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七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偉

ISBN 7-5333-0535-3



2001/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七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1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七三冊目次

史部·詔令奏議類

皇明嘉隆疏抄二十二卷(二)

〔明〕張函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皇明兩朝疏抄十二卷(一)

〔明〕顧爾行輯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六年大名府刻本

皇明嘉隆疏抄二十二卷

(二)

〔明〕張鹵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嘉隆疏抄

二十卷》提要

兵科右給事中臣夏言等謹
題為杜傳乞以光

聖政事昨該 御馬監等衙門太監等官梁恭等題

稱本官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戴義病故遺下

姪男家人戴錦等十一名乞量

賜職級准充校尉等因奉

聖旨戴錦戴俊准各與做錦衣衛副千戶其餘罷該

部知道欽此臣等特罪該科伏觀

成命私懷憂迫弗遑寧虞竊以武職非軍功不陞乃

國家之令典官職由傳乞而得實 先朝之弊事

且爵賞者天下之公器人君之大柄也惟功與

德乃可授非此二者不宜濫與

祖宗以來恒加慎重 列聖相承守為家法惟是正

德年間紀綱既紊爵賞太濫凡內官物故輒將

弟姪廝養及親交技藝人等一槩乞

恩傳陸錦衣衛大小官職始則或一二人繼而則三

五人漸而至十餘人極而至數十人自列職銜

自注所司自求管事自定名數 朝廷利其貢

獻左右為之祈請今日某太監故傳陸若干員

名明日某太監故傳陸若干員名執政之臣靡

然阿從而莫執 奏武選之法蕩然廢壞而無

復振舉十餘年來錦衣衛之官充斥官署至不

復振舉十餘年來錦衣衛之官充斥官署至不

能容太倉之米耗於俸糧幾至乏絕幸賴

皇上繼統御極首下 明詔內開正德元年以來諸

色人等傳陞乞陞大小官職盡行裁革臣等有

以仰見

陛下奮發乾剛收還威柄革弊求治之切意也當時

臣言猥以菲才實奉 新詔前項傳乞人員俱

已革削殆盡中外人心罔不慰悅名器自此稍

重國用由是漸紓 宗社靈長之基

國家中興之運端係於此奈何 改元以來未及

二年 詔令數有改易政體漸不如初外議徒

事紛紜 聖旨不聞允納至於傳乞一事尤為

嘉政之尤先前祇因太監趙山之死既啓其端

而後朱楊聰遂踵其例至於今日戴錦戴俊之

陞則抑又甚矣夫趙山楊聰之死

陛下念其藩邸舊勞明其沾恩未久曲加恩澤猶之

可也乃若戴義應事 累朝恭侍 列聖遭遇

聖明被膺簡任衣蟒帶玉平生榮寵亦云極矣迺者

病故 朝廷錫之諭祭賜以寶鏤原給齋糧帑

分麻布官造菜蔬優崇亦已過矣今因梁恭等

之乞復蒙 聖慈一旦官其二人則

恩實為過濫此則 臣等不能已于言也且

朝廷之政 祖宗世守之法皆大壞于 先朝而

陛下更化之功革弊之大蓋係於 登極一詔今

復有此舉則是欲蹈 先朝之故轍而非所以

全 明詔之大信也是欲違 祖宗之

成法而非所以隆 聖明之新政也况 先朝之傳乞

陛下既有以革之今日之傳乞

陛下又何為而從之若以 先朝之傳乞是則前日

之裁革非也前日之裁革是則今日之傳乞非

也先後矛盾首尾衡忒帝王畫一之政似不如

此臣等考之故典武職資格自軍功立至副千

戶凡歷四級以西北二邊賞格言之則該擒斬

虜賊四名額以西南番賊苗蠻功次言之則該

擒斬十二名額以內地反賊功次言之則該擒

斬二十四名若以領軍官南方殺賊二十五次

至三十九次例言之則該殺賊一百五十六名

以陣亡例言之則該死於戰者四人軍功得官

之難如此錦等何功而

陛下可輕與之耶副千戶係五品官月支俸米一十

四石歲該支一百六十八石雖非本色而在官

每員月支糧一石歲計一十二石俱出江南水

漕陸挽之勞小民水耕火耘筋力之苦錦等何

德而

陛下厚祿之耶且武職世襲至指揮使而上蓋軍功

之極賞也今與戴錦戴俊各副千戶若併加一人則當為指揮使雖非世襲而其秩甚重矣且戴義乃憲宗朝罪人有何功德而身死之後錦等又得冒軍功之極賞也

陛下於此誠宜察之慎之不當輕畀之也萬一此源一開末流日趨於濫人人據以為例

陛下後雖禁制不可得矣矧今天下災傷殆遍

國家府庫日就匱乏綿防無虞不言疲敝田野無人禾稔困苦虜寇無時不侵掠盜賊無時不竊朕正宜澄汰冗雜以寬調度貴重爵賞以勵才能舍此不圖寢成大弊數年之後冒濫如前

綱既紊百目盡隳天下之事將有不可救之患矣伏乞

陛下上奉祖宗之訓下為社稷之計今將此傳

陸戴錦戴俊官職特優成命痛加裁抑仍令內府各衙門今後各官物故不許名下之人冒陳

勞効妄自請乞以累聖德且使中興之政始終如一不復為後日之所釐正此則臣等區區

區昧死願獻之忠也惟

聖明留神則天下幸甚

嘉靖二年三月初三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屠僑等謹

題為遵成憲禁傳乞以惜名器事近該錦衣衛

右千戶所旗幟司校尉邢福海奏以隨侍

興獻帝之國三十餘年及姊邢氏寅侍藩宮之勞

乞要比照輔聖夫人家屬百戶魏振等事例陞

本衛所見任職事該兵部執奏未蒙

聽納隨該司禮監太監鮑忠傳奉

聖旨汪奉夫人邢氏弟校尉邢福海肅奉夫人顧氏

弟小旗顧錦都陞錦衣衛世襲正千戶兵部知

道欽此又該兵部執奏奉

聖旨已有旨了欽此臣等得報驚愕方欲論沮又該

邢福海顧錦奏以兵部註於帶俸數內乞要見

任奉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夫官有當授

則必任之以事邢福海等乞陞已非其據且嫌

於帶俸而欲乞見任臣等於此未暇深論直以

其官自不宜授耳竊以武職非有軍功不許輕

授此

祖宗之成憲垂之千萬世而不可易者也今邢福海

妄擬陳乞該部執奏為成憲之難紊也

陛下不惟不從併與小旗顧錦俱傳陞錦衣衛正千

戶世襲該部又行執奏為

成憲之決不可紊也

陛下乃不少思

祖宗垂憲之嚴與本兵職掌之重竟 批荅曰已有

旨了是何甘自紊壞至此哉且武職之授必有

軍功不待言也授而世襲以其祖考有勳勞於

國故官其子孫與國同休戚今邢福海等以其

侍 國年久不過執役之勞既非軍功之比以

其姊氏嬪御自有 封命之寵亦與私家無與

又其所擬輔聖莖奉等名號不同則各人在

官事體亦別在前日所進之恩非今日可授之例

原情據法雖百戶亦不宜授也况千戶千千百

皆不宜授也况正千戶而世襲乎是非之判甚

為明白治亂之機大有關係

陛下聖明豈得獨昧於此乎議者皆以為恭奉肅奉

二夫人之寵故邢福海敢有陳乞顧錦亦得併

傳而

陛下特有以私之也夫女謁之不可不戒也尚矣寵

既盛於內事必預乎外漢飛燕唐太真之禍可

鑒也若邢氏顧氏侍奉之勞則有寵命之褒矣

即欲推其私家亦不過賞賚之而已爾若武職

世襲以待有軍功者豈宜輕授乎况傳陞乞陞

官職乃正德年間權奸用事敝政也

陛下登極之日因其事乖 成憲首 詔裁革天下

臣民方切慶幸延頸以望嘉靖之治不意查革
方定 聖墨未塵而

陛下身先背之且前此以 宮闈親屬傳授蔣珊等

為錦衣衛指揮正千戶及吳振等為百戶該部

執奏臣等交章空言無施至今為憾茲乃又因

女侍之故至以校尉之役而輒隆以錦衣五品

之陞不獨止其一身之榮而遂及其子孫世官

之典在

祖宗不肯輕假以名器

陛下每濫以與人而全無顧惜若果有軍功者更將

何以待之乎此臣等之所未諭也夫

武宗之朝傳乞之弊起於權奸其流尚至於泛濫而

不可收拾今日傳乞之事或由 宮闈或由女

謁則恩常掩義公不勝私而其流之弊又有不

可勝揀者於此不戒天下之事未可知也伏望

陛下熟思臣等所言深惟

祖宗成憲之當守 朝廷名器之當惜 登極詔旨

之當信特為追寢 前命令邢福海等止以原

後供事不許再有陳乞則

陛下改過不吝上有以昭 君德於乾綱之羨而聽

言能行下有以息群疑於私愛之溺矣天下幸

甚

社宰甚巨等職有當言義不容默懇切之私不勝

仰望

聖心悔悟之至

嘉靖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嘉慶抄卷十一

戶科右給事中臣鄭一鵬謹

題為乞止傳乞抑奔競以正士風事近該吏部題

為纂脩事奉

聖旨孫元席春劉夔陸按察司僉事又該禮部尚書

席書題為乞 恩比照事例改陸館職奉

聖旨席春准陸翰林院脩撰劉夔編脩欽此

成命一下朝野驚愕不圖今日清明之 朝有此傳

乞異事也夫爵賞者人主之利器也威福者人

主之大權也命令者人主之大信也利器不可

以假人大權不可以下移大信不可以反汗茲

三者失一不可以為政臣謹按 會典內一款

凡內外大小衙門官員有不由吏部銓選推舉

徑自朦朧奏請乞恩傳旨陞除等項本科叅出

施行欽此又謹按弘治年間該科道建言該部

議得今後各衙門大小官員敢有不由吏部銓

選推舉擬奏定奪徑自朦朧奏請希求進用實

緣奔競乞恩傳奉等項阻壞選法本部叅送法

司治以重罪黜退為民等因奉

聖旨准擬欽此臣惟將以命德非人主之私與也賞

出於公則爵重而賞勸是以我 列聖愛之重

之布在令甲為子孫法我

皇上登極明詔凡傳陞乞陞者首賜裁革咸以體

祖宗愛爵重賞之意所以塞邪途清仕跡也不意今日又開此途又創出於文臣之中在席書一家之感恩得美其如 聖明之累何哉夫正德年間傳乞多類出於武職雜流美文臣清秩無有也豈非

祖宗之成憲縉紳之清議為隄防權奸猶有所憚而不敢為者乎今春等乞陞則往時權奸所不敢為而書取冒為之是其反浮於寧彬輩謂陛下為何如主哉夫人臣任職惟其稱而已發事為天子巡守重臣不為不尊矣書正宜責其弟俯職圖報奚內外之擇耶且 先朝子弟為臺諫者多

改授行人司職御此舊例也其有一二改入翰林院者俱實緣得之當時已騰物議其後旋即外補當春之改官也書胡不引前此之改授行人司為例今日之篡備顧引以為例可乎夫揚士奇等以文行優異選充纂備席春等以父兄貴勢改入翰林事體既殊人品大異安得比而同之乎恭照席書本以儉邪小人壟斷鄙夫自負議禮偶合 聖意恣行胸臆凌轢縉紳初因其弟改官未厭大懷怨望今輒奪以誣搆大臣既見其疏留中未出復肆哀憐為其弟改求館職向使席春不外補書等總之疏必不上矣書

挾私誣搆專恣欺罔總等甘為膺犬無復忌憚平生奸偽洞見真性書輩將誰欺乎身為大臣而為子孫乞官上壞

祖宗成憲下汗縉紳清議有臣如此陛下將焉用之如蒙伏望

皇上大奮乾斷收回 成命將席書亟賜罷黜為大臣專恣無耻之戒其席春等亦乞查照節年題奉 欽依事例拿送法司問罪黜退為民其書及總等挾奏事情亦乞明下 廷議別白是非取自 上裁則評善纒諂之奸不得以汗治朝實緣奔競之徒不得以玷清班庶公道不昧而

仕跡永清矣

嘉靖四年七月十九日奉

聖旨改陞恩典出自朝廷這所如何輒引大禮妄言掇拾又說偶合之辭大禮專正於綱倫好生不知事體本當究治且饒這遭該衙門知道

壯軍實而重安撫也所當亟為議復况參將衙門供應之類原議俱存非若初創設費區處合無將陝西參將照舊復設推選素有謀勇者一員前來任事其 勅書

符驗旗牌照例 請給該營原散歸各衛軍士選勾精壯仍復責付統領中軍千把總等官於西安左等四衛內選用平居無事住劄省城如法操練彈壓礦回每遇防秋帶隨固原專聽調遣其供應廩糧俱照原議查覆支用庶武備不廢而安撫有裨矣伏乞

聖裁

大清高宗純皇帝

上

一清理邊儲以祛姦弊竊照邊儲錢糧升合為重而侵欺盜冒律例甚嚴先該閱視大臣查出蘭州廣積等倉商人何思等侵欺隆慶二三四年召買糧一萬一千八百五十餘石料一萬四千八百九十餘石草五十一萬八千八百餘束照依彼中時估大約共值銀三萬三千餘兩臣一至地方聞之不勝駭異一面行臨鞏兵備道副使楊起元嚴限比追照依律例問罪該臣遵例防秋親詣提審查究已完三分之一訪得各倉姦弊多端不止此項通行設法鈞稽互相磨對各倉實見之數即

法度終於廢闕天下後世將為何如此其不可者一也 國家之制爵祿所以奔走群動報答有功爵以顯身名之謂也祿以養廉利之謂也名出於上而無窮利入於下而有限願洽之君終不肯輕名而重利者欲人知趨之也全等糜費 帑廩百十萬石盜竊名器十有餘年幸運追罰 恩已逾涯

陛下又從而衣冠之爵以情授權以寵加賤及臺廡溢於局外使將來捐軀殞命者薄名器為何物焉知所以德其上哉今日其造端矣此其不可者二也切念全等方革之初節奉 明詔有曰

大清高宗純皇帝

上

抗違妄奏者發邊衛充軍被革之後屢奉 明旨有曰朦朧奏辯的參奏重治又曰再來奏擾不饒宣之 綸綍威如雷震布之朝野昭如星日相去幾久盟約已乖一時儉人糾類朋黨依城負社竟有今日縱是不許寬緣比例然威明之首既成虛文鑽刺之心必無止足約束難持往迹甚明况閭安等五名俱係內臣傳乞事同一體法持兩端已作厲階終成幸竇且法久則勢將必玩人情如水隄防一開各相奔競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阻遏之計顧不難哉此其不可者三也 臣等豈不知將順可以獲

君德足以懷衆也 朝廷之體不可不全名器之

錫不可不重人言之騰不可不恤妨治之漸不

可不虞利害相權擇當從重不然犯衆怒以飲

誘豈人情哉再照奉全等自往歲九月抵十二

月始奉有 前旨查勘中間 奏擾凡七八次

俱經本科痛行叅出使該部據此豫為叅

奏縱下能果如 明詔發遣以去其幸謀或可潛

折實緣之奸 恩未必遽須須亦未必至濫濫

亦未必至此而竟至此將誰尤哉今職掌過事

姑容左右曲為求 請臣等又奉職無狀不能

積誠感格以回 天聽使汗流已浹而復反

國是既定而復搖此中外之所扼腕也如蒙乞

賜追回 成命將季全閔安等仍前革職通行拏

送法司照依

前旨問擬發遣使天下後世曉然知

陛下大信之必不易大法之必不撓光明俊偉而

新政無瑕類矣臣於全等本無德怨譏刺既衆讐怨

必多持以待罪言官勢難中寢惟

陛下諒其心赦其罪而采之納之臣等不勝拳拳祈

望之至

嘉靖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兵科等科右給事中等官臣夏言等謹

題為寢傳奉柱請謁以光

聖德事先該錦衣衛校尉邢福海奏稱係往奉夫人

弟安引先年事例乞要陞職已經本科據法叅

駁再經該部抗詞執 奏俱未蒙

允旨乃於十月二十四日該司禮監太監鮑忠傳奉

聖旨往奉夫人邢福海肅奉夫人弟小旗顧錦都

陞錦衣衛世襲正千戶 成命既下中外聞之

罔不驚愕臣等方合辭論列間又該邢福海顧

錦 奏乞見任管事奉

聖旨兵部着了來說臣等益切駭懼莫違寧處伏思

陛下仁聖恭儉法 祖立政自踐祚以來臨御外朝

燕處 法宮凡關 聖躬舉措未聞少有差失

雖文王之心成湯之檢身莫有過也詎意

今日有此傳奉之舉實為 仁明之累臣等忝為

諫官職司補過凡遇小有虧損

聖德之事便合力言不敢畏避不測之誅致

陛下事有過舉謹昧死為

陛下言之竊惟我

太祖高皇帝造創大業起自民間不階尺土闢關百

戰以有天下故立國之後設為武爵以待有功

延及子孫俾世其職比於文秩獨加優厚所以

重汗馬之助勵忘勇之節也是以本

朝令典曰武職非軍功不陞曰文職不許封公侯

死以此耳

祖宗之法子孫萬世之守可謂慎重矣

列聖不朝率由罔愆中間亦有爵賞謬濫之時多

中平政令之弊然而繼世之後旋復釐革徒

係治體貽譏後人何益之有矧惟

陛下位之初固已痛革先朝此弊海內臣民方

欣對今聖政維新更化未久顧踵故轍而

行之此實臣等所未解也且邢福海顧錦平日

不列行伍未經戰陣未有勞効而一日官以五

品待衛之職更令子孫世襲以

祖宗之法不可在公廷之議咸以為不可也又况以

排定父老之私冒國家軍功之賞尤不可以示

天下竊意邢顧二夫人之在藩邸雖曰供奉

內若宗封錫之榮煥加名號之羨後宮龍涯

分已逾涯所貴持身謙降用能長保

弟不當緣寵驕矜輒復廣希恩澤昔宋臣歐陽脩

所內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頓上疏云張氏

奉入官之前親戚各皆向在今日富貴何必廣

為開人自招謗議此言極為切當可以開諭常

情伏乞

陛下仰遵成憲以名器為重申飭內庭以汰侈

為戒特示裁抑之公以防請謁之漸且查得邢

福海所奏止是援引魏振事例所望亦已過

分而傳奉

聖旨乃有正千戶之陞兼許世襲所予反為增濫顧

錦陳情不知憑何實緣忽同內降事體大謬

漸不可長至於乞恩管事且有明例不煩論

列所有昨來傳奉邢福海顧錦世襲正千戶之

命尚乞聖明亟賜追寢勿以私昵害天下至公臣

等冒昧瀆陳罪當誅死緣大馬之忠誠不欲萬

世之下以此事首累

聖德則天下幸甚

嘉靖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吏科都給事中臣解一貫等謹

題為抑倖進以尊大禮以惜名器事先該吏部題

王价原係朝 親考察開住人數

祖宗朝六十餘年凡經考察退者並不曾有一人復

職王价假以建言大禮若遂其僥倖豈惟無以

為不職之懲抑且啓奸人倖進之端伏望將王

价仍以原陞教職致仕等因奉

欽依還照前旨用他欽此續該革職光祿寺監事錢

子勳奏稱伊與王价一般開住人員建言大禮

事同一體彼累蒙陞用獨伊仍着致仕似有不

均乞照王价陞用事例施行奉

欽依

欽依錢子勳准與他復職欽此夫以吏禮二部所擬

如彼

陛下所以處价與勳者復如此臣等深有所未喻故

不敢循默復有區區愚忠以獻竊思 大禮者

陛下天性自然之孝非因人言而成官爵者

陛下礪世磨鈍之物非可僥倖而得被議禮者皆何

如人耶其心果出於公果但知忠於

陛下果惟求其說之行決不敢自以為功亦不敢有

一毫覬覦之念猶之可也若假公營私望風希

旨以議 大禮為因以贊 聖旨為餌上欺

陛下之聰明下騙

陛下之官爵則為奸邪小人無疑矣得免刑誅已幸

又從而官之可乎王价欲京官則與京官錢子

勳欲復職則與復職豈二人皆君子而非小人

我臣等查得王价錢子勳俱係朝

親考察退人數平素無賴縉紳鄉間皆所不齒真

穿窬小輩也詎出果挾自知稿木冷灰不復生

然故假建言 大禮以圖進用耳非真忠於

陛下者也非真有心於議 禮者也

陛下前此將价陞一級勳復原職各致仕固已墮其

術中今又將价晉京職勳復原職各見任是復

蒞其套內我 朝起用人雖曰無常然惟考察

黜退人員則終身不復用者為定例以風勵庶

官今若復用价與勳則不惟壞

祖宗百年之制且啓小人倖用之門即今考察京官

在通何以示後諂諛成風邪佞得志故自議禮

以來始猶陽假陰售今如价與勳則明白陳乞

不致於必得而已矣始猶以獲一官為幸今

如价與勳則恣意豁豁不滿其所欲不已矣餘

人言固不足信尚書席書議禮臣也亦曰价勳

不可准與復職准之則與禮污壞其言亦不可

信耶小臣言固不足信尚書廖紀等若成謀

大臣也亦曰价輩不可復進京職復之則奸人

倖進其言亦不可信耶

陛下若以既采其言當用其人不復原其設心不復究其欺罔則今日某甲以議禮得官明日某乙以議禮得官小人將以

大禮為騙官之資誠如書所言不足以信今而傳後是朝廷之典禮真為此等人所污壞矣垂延富貴者朝以議禮駕言染指功名者暮以議禮藉口小人將以官爵為囊中之物誠如紀等之言無以懲奸而杜倖是朝廷之官爵真為小人所壞誠不忍

陛下之官爵為小人所騙伏望

嘉靖六年正月

陛下俯從該部原擬將王价錢子勳仍令致仕後再有假以

大禮建言希圖進用者拏送法司嚴加重治則朝廷之典禮尊不為小人所壞國家之名器重不為小人所騙豈非

清朝一盛事哉

嘉靖六年正月初三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兵科給事中臣劉體乾謹

題為杜請乞抑冒濫以慎名器以節秩廩以隆

聖治事近談御馬監等衙門太監等官李慶等題稱

本官司禮監太監鮑忠病故乞要將遺下姪男

鮑恩等八名陞級奉 聖旨鮑恩等准各陞一

級兵部知道欽此又一本乞將鮑璇等五十名

准收勇士奉 聖旨鮑璇等准收御馬監勇士

該衙門知道欽此臣惟 國家所以奔走天下

激勵人心者惟爵與祿惟予與奪也予奪公則

人無瀆志爵祿慎則 國無廢權故我

太祖之令武職非有軍功不輕陞授此其良法至意

同符堯舜者也而其已陞官職盡行裁革我

皇上見之登極一詔則又同符

太祖者也 聖聖相繼如出一轍 宗社靈長之福

端有繫於此者夫何慶等狡猾賦性貪員成風

輒以鮑恩等五十八名妄行 奏乞彼豈不知

祖宗之法昭如日月而今日赫然 中興之令典非

有 先朝之故事所可同者乃敢恣肆如此臣

待罪該科義激於中實有不容已於言者且恩

等官至指揮僉事名號不為不崇貴矣而又衛

屬錦衣地方不為不清切矣律之舊章宜深

懲而痛黜之者幸賴 天慈矜憫不使

嘉靖六年正月

十一

李慶者固當曉恩等以 王法之不可故違倖
得使之矢心圖報感激於無窮可也顧乃覬覦
非分邊躡崇階畔援無涯罔知

憲典於此不杜則章服如之何而不侈越名分如之
何而不陵替府庫倉廩如之何而不耗竭者哉
臣嘗考之 大明會典指揮使九級從當擒斬
北虜九名顆正千戶六級當擒斬六名顆實授
百戶四級當擒斬四名顆總旗三級當擒斬二
名顆若等身寄戈矛命等一擲甘心矢石且求
半資猶復官司勘驗奚止數人文移徃來動經
一載軍功之難得如此思等何人而可以希圖

嘉隆疏卷十一
此爵耶臣又考得指揮正三品月該支俸三十
五石正千戶五品該支一十六石實授百戶六
品該支一十石總旗一石五斗勇士每名該支
一石合五十八人而計之共支一百五十二石
五斗合一年而計之共支一千八百三十石是
雖糧米不敷多有折色而銀兩所給亦是民脂
豈可容恩等無功而坐食也我臣竊料慶等之
意不過謂忠逮事 累朝積有勞勛生前蟒玉
之榮金帛之 賜茲者榮域之建

諭祭之加天地父母之恩不可謂不至矣膺是
殊典已足酬功又何至上干 國家萬世之紀綱

下賤 國家一萬人之膏血以求為彼後人作
富貴耶是何慶等不知足也且昨鮑忠初故之
後京城內外眾口喧騰共謂忠家財約有九十
六萬雖事出人傳未委虛的而言以物致必有
根因推之其他房屋田土車馬衣服器玩稱足
則豈蓄不下幾百萬也觀其囊橐之私富盛如
此則其席恬之惡素行可知矣雖自今浩恩之
職擯斥之天下後世當亦不謂

陛下待忠之薄也縱忠有可嘉尚之功勞

朝廷亦自有優恤之恩典今 聖明在上功罪莫

逃賞罰不渝儻有可錄必 賜追崇是則惟辟

作福之大義而何須慶等紛紛 奏實耶且官

忠之子姪亦已足矣而劉鐸等五十人異姓別

宗與鮑門枝派又全不相及者又何乃混以名

藉一槩請乞憑城附社既欲益 朝廷之器以

濟已私引類呼朋復欲市 朝廷之恩以通物

賄遂使胥徒雜沓乎青紫斷隸混淆於冠裳臣

謂 雷霆之下而慶等之無忌憚一至於此今

胡維作梗邊塵屢驚策勳者日廣而職事不勝

其用遣戍者歲增而糧餉不副其需故致區區

固嘗屢

陛下之宵旰矣此亦慶之所親見者而區區為恩

一念庇覆之私遂不知有天下之大

君父之憂為所急也臣愚伏望

陛下軫念多事之際世怕 國體收回

成命將鮑恩等官嚴加 革鮑恩等勇士速

賜修罷仍令以後 內府各官有故若果著有勤

勞該在優恤一聽

裁以見 恩威出自 朝廷不許名下之人輒得

冒叙功勳僥求官職則真無冗授足以服西此

捍禦者之心俸不虛糜足以舒東南漕輓者之

力而內治既脩外患斯弭矣

嘉靖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

嘉靖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鮑恩故後恩惶非常說先已有准

乞數名了這起鮑恩等准三箇勇士准收二十

名其餘革除兵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鄭自璧謹

題為重爵賞以獨樂端以全政體事近談

御用監太監張忠等將官匠工人等援內官監

蓋造宮殿事例乞恩陞授職級并牙牌懸帶其

間以百戶乞錦衣衛千戶者二小旗乞百戶者

一冠帶匠人乞錦衣衛所鎮撫者四十四書篆

官乞序班者七匠役乞冠帶者十四工拙罔辨

踰分希恩貴賤不分率污奏判計得六十八人

蓋事之創見者也節奉

欽依都准他欽此 綸命既渙錯愕相應者不啻臣

等而已臣等竊惟 朝廷所以奔走群動者莫

嘉靖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

先於名器一事名器之所以致人榮者莫越於

文武二途故武職非軍功不授而千戶等官與

有長人之責必勲多績茂而後遷文非科貢不

銓而序班亦係議禮之司必資及試優而後授

間有外此而得非 恩出黃緣則姻聯戚畹然

亦固可指屈未有多至六七十人如今云者請

以近事言之甘肅之役坐食傲外死事邊戎未

需寸級頃者撫臣之代奏可憫也科名制額費

校述遭白首青衿動經遲暮屬今銓曹之需闕

可驗也夫骨朽而功未甄貌鍾而志猶爵以此

而倫之前項人役張順耗廩徒手攫官者難息

果何如耶

陛下試請少注睿思其輕重可否必當自悟否則臣等不知也且內官監以蓋造乞陞惟內臣弟姪百方鑽刺始籍錦衣其諸匠作則皆銜之文思院官僅入流而已然褻濫名器破裂舊規之失科部叅行無慮數四尚意 天啓 聖衷行收放罷顧可指為明例耶其若諫監匠作得官錦衣者臣等聞之故老惟有番銀李甲匠箭王見等數家然亦多歷年所事出 特恩蓋不得多見胡得無上事而以瑣屑之勞唐突之驟使小夫細卒例獲優崇繪役墨工咸通官籍其為實

嘉慶疏抄卷十一

二六

緣之計固得矣所惜議禮清地可廁工師

近侍衙門淪為匠局將使錄公影射之輩藉口藝技之微咸矜矜然有垂涎班列之想夫謂不作備於是舉乎又况此輩虛名徒掛實用全無程職業則專務淫巧以為智能論事功則玩日愒時以為勞勩避差役則假威 內府以復身家尚奔競則轉相效尤以冒章服干求之迹人所共知似倪之容彼亦自若 朝廷安所利而容之正德數年足可懲鑒幸賴

陛下登極一詔痛行裁抑宿弊盡釐以故察政體則先時縱而 新政始嚴酌名器則先時輕而

新政始重量倉廩則先時奮匱而 新政稍充計帑

藏則先時殫虛而 新政浸裕夫統御一道備

墜異趣賦入無增豐歉殊執揆厥所原豈不以朝廷之聽有偏與不偏冗贅之員有進與不進也

我臣等待罪該科親奉

前肯實不忍曲為將順致

陛下復蹈故轍以叢天下後世之議故敢昧死

上塵伏乞 約飭御以風不遜之俗嚴省試而庸信

度之工亟賜收回 成命將宮匠趙奎等照舊

供職著役果有年深服事之人量官一二於文

思院則情似可通法不盡廢再照張忠等當

嘉慶疏抄卷十一

一七

清朝肅政之時為恣意干紀之舉恢張倖門蹂踐公

器守法之人似不如此仍乞

天語戒飭務期安靜以速罪愆庶幾

國度不虧物議不作而後繫或可弭矣

嘉靖五年二月十五日奉

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兵部尚書臣金獻民等謹

題為重

詔令惜名器以絕厲階事武選清吏司案呈先談錦

衣衛革職千百戶等官季全等 奏辯復職該

本部備查季全等陞革緣由開立前件具題嘉
靖四年五月十六日奉

聖旨閩安等名由營建定礫歷陞的都准與原陞職

級內崔文著見任管事其餘季全等各與做百

戶職事不許當緣管事重復奏擾此外不許比

例陳乞有違犯的叅究治罪欽此欽遵案呈到
部臣等竊聞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又曰王者

不私人以官昔在

先朝權奸用事官職冒濫至不可言幸賴

皇上嗣統首詔裁革仕踞為之一清京儲為之頓省

誠 與第一羨政也迨季全王邦奇等倚恃

奸頑 奏辯節奉

明旨不曰 不畏法度則曰本當擊送法司究問

不 這遭則曰再來奏擾不饒

綸音 海內經今數年忽為此輩反汗則

朝廷詔令皆不足信於天下矣且

祖宗舊制武職非軍功不授而錦衣近 侍尤不輕

以界人今以權閩廝役市井蒙 非有汗焉之

勞樂授親軍之職則

朝廷名器皆不足示勸於天下矣以一日之間而

復冗官九十餘人以左右一二人之私情而壞

祖宗百餘年之法度凡在有位孰不深為

陛下惜哉雖曰不許當緣管事奔競者已成風矣雖

曰不許比例陳乞而 奏擾者已踵至矣故曰

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此之謂矣伏望

皇上洞察此弊痛塞其源念 詔令不可以輕變名

器不可以輕授將季全等照舊革罷以息人言

以消天變實

宗社無窮之福

嘉靖四年五月二十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四川等道掌道事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汪淵等謹
題為慎爵賞以三

國體事伏觀嘉靖元年三月二十五日奏

勅旨内外文武勲戚大臣大學士等官楊廷和等或
以定策或以贊襄或以迎立或以効勞或以迎
護或以當時在朝各序功次封侯者一人封伯
者二人廢錦衣衛世襲指揮者一十六人世襲
千戶者一十六人其餘陞官加官加祿陞俸給
賞各有差等臣等竊謂爵賞人主之大柄天下
之公器必慎之惜之勿輕以施然後爵賞之典
重而人主之柄尊否則賞非酬功爵不稱德滋
泛濫之弊啓鑽求之門不至於拂人心壞
國體臣等未之信也

陛下 興獻帝長子 興獻帝 孝宗皇帝親弟不

幸而 武宗皇帝不嗣則入繼大統光嗣

孝宗非

陛下而誰歸然則

陛下之有天下倫序當然人心共屬私議無所加人
力無所為况 先帝之遺詔明白 慈壽皇太
后之懿旨已定大學士楊廷和等何與於定策
太監扶安何與於贊襄至駙馬等官崔元等之
奉 符迎立太監張佐之藩邸劾勞惠安伯等

官張僅等之督兵迎護凡此皆臣子奉職之常
食君之祿者事君之事何足為功而殊
恩曠典一槩濫施其當時在朝及貴戚并
藩府諸臣

陛下即位之初俱蒙 寵榮或陞祿位或隆錫予於
分已足於禮已崇豈應再加非分之典夫侯伯
至貴之爵也非開國元勳不可以遽封錦衣衛
指揮千戶百戶至要之官也非汗馬勞勩不可
以輕授我

太祖高皇帝親冒矢石開闢幾二十年始有天下彼
時諸臣運籌戮力之功莫如劉基雖封伯爵尚
不世襲今日

陛下之有天下與
太祖高皇帝如何諸臣之輔

陛下與劉基如何

陛下非創業之君則不必行賞諸臣無開國之勞則
不當受賞何也天下者天下之天下

陛下應得而得之在

陛下不為泰於諸臣不為功胡乃輒生異議濫序功
勳官爵下及于爛羊祿賞反輕於敝袴古人謂
爵人於朝與眾共之又曰衆悅而後行賞今
陛下勅旨一出議論沸騰人心不服既非與眾之公

又無衆心之悅何所取而行之且

陛下此舉古今大典天下殊 恩擬議不下

廷臣撰 勅恐非 內閣跡同傳奉與屬私情何

以 詔天下何以示後世受者何足榮與者何

足惠 聖明在上舉動之輕爵賞之濫如此實

非巨等願望也臣等聞朕之不表身之災也况

於爵賞之大非所當得而得之安能無災

陛下恩雖厚而反貽諸臣之災非所以愛惜臣下也

詩曰股鑿不遠在夏后之世

陛下獨不以 先朝為鑒乎正德年間姦邪怙勢僥

倖成風冒功奪功傳陞請乞奴人厮僕悉廁宗

階冗食管貢布滿 朝著紀綱紊亂

國祚幾危幸而 陛下登極首先沙汰人心始快 朝政始清今

陛下行之未久何為而復諂前轍臣等愚竊謂此非

陛下意也亦非有識者所肯言也中間必有貪饕險

小急於富貴蠱惑

陛下行之假報功之說為自遂之謀獨不知於彼之

利賴得矣於

陛下之國事何我濟一己之私誤

陛下天下之大此輩置諸典刑尚餘辜夫漸不可

長隙不可開臣等恐此舉之後共一事者必自

叙偶一得者必要功奸回犯法之徒必援引而

覬覦黃緣 弄競殆無虛時其弊之流將日甚于

先帝之朝不至極弊大壞不已也臣等侍罪言官職

司諫諍治亂安危之機人心向背之繫大非細

故敢不捨生昧死為

陛下極言以救 今日之失以杜將來之禍伏望

聖明念大業之艱難惜爵賞之隆重收回

成命 俯恤人言庶幾 恩不濫施政無乖謬而

宗社可保於靈長矣

嘉靖元年四月初二日奉

聖旨朕藩邸入繼大統雖開天運有勞諸臣持封廕

以酬其功成命已下不必撓阻該衙門知道

吏科等科給事中等官臣張九叙等謹

題為慎爵賞嚴主威以正 國體事日者

陛下親降手勅付之吏兵二部臣等皆以紀元之初

肇脩大政必有 聖謨號召文武群僚以新天

下之瞻聽以振紀綱之弛墮是以異禮貌而時

陛下以入繼大統歸功臣下爵賞之施特超常格臣

等見之伏竊愕異夫王后無嗣建支子以繼

太宗禮之經也是以我

太祖高皇帝祖訓之製明示以兄終弟及之文其為

聖子神孫萬世慮甚深遠矣况

嘉隆原抄卷十一 三十四

陛下以武宗皇帝第一懿弟入奉 皇考孝宗皇帝

之祀為萬方民物之主既親且長倫序最正天

與人歸不約而合 武宗遺詔之頒

昭聖慈壽皇太后懿旨之出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

紀皆以職事奉 命視草宴尊我

皇祖之明訓當其時非敢擬之而後定也若

陛下以為元功進爵為伯給之詔券俾子孫世世承

襲食祿一千石恐非廷和等所敢當也漢盧植

語竇武曰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進之何勲

之有豈橫貪天功以為己力乎宜辭大賞以全

身名武不能用卒受謂喜之封以及於敗廷和

等之所知也費宋援起久廢之餘贊佐清朝之

政遇亦奇矣若蔭一子錦衣衛指揮使世襲恐

亦非宋之所敢當也

陛下與其重錫廷和等以延世之賞不若能任廷和

等盡格心之責聽信不專徒昇厚利有識者懼

矣親捧信符迎立等駙馬都尉崔元太傅壽寧

侯張鶴齡禮部尚書毛澄承事奔走亦其職也

前者賞銀各一千兩紵絲各二十表裡酬過其

其勞論者方以為濫彼之受之已不勝其愧心

矣我 朝駙馬都尉與公侯伯俱列為爵非若

前代徒為名號崔元以民間子弟惟材貌選尚

公主受茲重爵報答 洪恩雖勞不過比之以

勤死事之人臣萬萬不同無功而侯恐不可也

而况子孫世世承襲食祿一千五百石手張鶴

齡緣戚畹之私承封侯之業弟兄並列榮遇已

極加祿三百石盈溢甚矣况太師人臣之極以

奔走得之何以勵臣節哉毛澄以集議

大禮不得盡其職守固已蹶躄不安又以太子太傅

蔭子一人為錦衣衛指揮同知亦非澄之所敢

當也夫叔援立之功率因叔季之世主威削弱

強臣擅命而後有之我

國家體統嚴正事權無偏重之虞

陛下曆數在躬神人歆戴柰何自受擁立之名哉

寺之用事也自漢武帝數宴後庭潛游離館奏

請機事多以宦人司之迤於東京委任漸大於

是舉動四山海呼吸變霜霧非復披庭永巷之

職閨牖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

騰叅建桓之策漢之紀綱因以大壞及唐中衰

遂有門生天子定策國老之名唐之禍不可言

今

陛下聖德隆興非若漢唐之主出於宦寺之謀也

陛下何以太監張錦得預奉迎之役輒欲廢其弟姪

一人為錦衣衛指揮僉事

言若隆原抄卷十一

三六

陛下又何以太監扶安溫祥賴義秦文張欽張准各

能同心贊襄大計輒欲各歲加祿米三十六石

廢其弟姪一人為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當

武宗之世事多同禮監所擅幸

陛下一切置之不問亦已寬矣今乃以贊相大計歸

之臣等恐 主威之漸以不振也至於蕭敬景

經論列

陛下不惟不能遠之且復用之亦已誤矣槩因旅進

得加祿米三十六石廢弟姪一人為錦衣衛指

揮使誤又甚焉黃偉鮑忠各歲加祿米二十四

石廢弟姪一人為錦衣衛世襲指揮僉事且等

抑不知其何功也恭惟

陛下之在藩邸聰明仁孝久有令聞

武宗大漸之際天下屬心諒

陛下養成懿德必多近端人良士以為前後今

陛下錄從事潘邸効勞年久左右有功之臣乃張佐

董英戴永張忠刁永馬俊賈友陳宣閻洪趙山

黃錦李清生竚孫端趙霖李堂李雲張昇蘇瑾

郭神趙林陳林張柄劉臣劉鏡丁王劉榮各欲

加祿多者四十八石次者三十六石再次二十

四石廢弟姪為世襲錦衣衛官多者二人次者

一人其大者為指揮使同知僉事次者則正副

千戶百戶夫佐等各先任 藩府承奉等官不

過給應使命幸遭際會從 駕來京既已陞各

監太監諸職并得著蟒衣玉帶等項服色榮已

極矣今若加祿世襲則猥濫莫甚誠非古聖帝

明王行法自近之意我

祖宗愛重爵賞之心也昔者漢文帝之自代也當劉

氏開創之初諸王難作之際惟宋昌決策勸進

乃獨重資其餘六人但以叙進未聞以從

龍之功盡錄中官至二十七人之多也况此二十七

人者皆無宋昌先機觀變之功

陛下柰何欲事出漢文帝之下乎况我

祖宗之初治內之令甚嚴各監局內官無敢擅置家
人樹立田產交通外屬者是以志意專良無敢
敗事自王振以來始壞舊法甲第名田橫連都
鄙弟姪支附半於郡縣專樹黨類更相援引希
附強權者率腐身豎子以自銜進敗國盡政之
事至正德以來極矣

陛下方屏逐群小查革傳陞乞陞官員未一年也何
為蹈其覆轍私昵寺監且使錦衣衛內官監之
譏再見於萬夫之口我臣等誠以為不可方

陛下即位之後即勅下禮部頒賞勳戚文武大小臣
工既各以差受銀幣之錫美督兵迎護道踰惠

安伯張偉侍郎鄭宗仁趙璜不必復加祿陞俸

當時在 朝府部院寺諸司掌印官并各科道

官不必復賞表裏銀兩建昌侯張延齡慶陽伯

夏臣亦不必加官益祿盡皆蔭其舍人蓋前日

之賞 列聖以來登極之舊例也既賞矣旋復

賞之是何例也臣等聞之上出無名之賜為費

下受無功之賞為貪貲非經國之謀貪失格君

之本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陛下入繼大統天下之大義也奈何欲以私爵臣下
我臣等誠以為不可也我 朝外戚雖得例受
封爵然皆以 太宗嫡統之親以次叙進

陛下繼專承統之義又念顧復之恩勉以

招聖慈壽皇太后之命尊 祖母曰 壽安皇太后
本生母曰 興國太后已踰禮之經伸其情矣豈可
又推其情俾邵喜蔣綸得進伯爵徒取私厚外
氏之名於天下後世哉

陛下既母 昭聖慈壽皇太后則 孝貞純皇后乃

嫡祖母也自當以王張二家為外氏而二家各
已有封矣今復封蔣邵則爵制過盛外家寵偏
臣等聞之漢之王氏以次受封比綏和之末丁
傳皆為列侯陰冷女孽大千天常於是黃霧四
塞異世再見諫大夫楊宣曰此殆將土過制傷

亂士氣之所致也而西京之敝寔以是兆今春

以來黃濁之氣蔽天塞地晝夜不解日月星辰

精光失耀乃正月十九日雨土風霾大作變怪

異常皆 上天先事垂戒及我

祖宗陰示告教之意

陛下徒知驚惕而不知攬威柄決蒙蔽以回變異乃

欲大啓封爵及今外戚大臣侯一人伯五人世

襲高官又將及五十人何視之輕而予之多也

若

陛下念蔣邵二家時加存問俾以舊官得奉
朝請斯固悠久保念之道不昵私親之禮也臣等

竊又聞之爵人於朝與衆共之言人君不敢以天官私非其人也其所謂人君獨斷於上者則以合卿大夫國人之言而後斷之非獨出已意貿然斷之也今

陛下特降手勅大須爵賞既不先下該部集議可否視草代言 內閣又不預聞故乃與一二近習

欲擅替襄大計之功固結

陛下之寵幸播美威福既以世賞牽制 內閣又以

厚爵援樹外氏徧齊列卿及諸給事中御史以收其心而塞其口誠大謬誤也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治倡議者之罪亟收 前命以決蒙

主卷陸疏抄卷十一

四十一

蔽之漸如果斷自宸衷亦宜舍己從人示天下以王者無私之義遏絕姦諛杜群小微功固寵之心則 主威日嚴人無異議近習知懼政柄不移天變可回國體可尊矣此誠

宗社安危所繫天下治亂之機惟

陛下慎之重之無貽後悔也臣等披瀝汗膽不勝惓

惓

嘉靖元年四月初二日奉

聖旨朕自藩邸入繼大統雖天運有勞諸臣特加封蔭以酬其勞成命已下不必挽沮該衙門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鄭自璧等謹

題為慎爵賞以戒不職以勵邊臣事近該鎮守大

同地方太監武忠以老疾且疏乞休奉

欽依武忠與總兵巡撫等官同心協謀擒捕盜黨盡

絕以致邊方寧靜勞績可嘉不惟辭著照舊用

心鎮守還蔭第一人做錦衣衛世襲試百戶朱

振陞實授都督僉事蔡天祐陞右副都御史俱

照舊管事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仰測

淵衷意以武職非軍功不授忠等之功軍功也蔭忠

所以報功勵邊臣也各邊之臣素號明察者傳

之未真一皆曰忠謀勇人也此功以謀勇集

主卷陸疏抄卷十一

四十一

朝廷今日之命將以惡吾輩之驚怯者也二說皆

是殊不知飾詐能來 溫厚之旨而不能避與

論之公能蔽 冕旒之明而不能掩天下之目

能欺各邊之明上察而不能罔夫同一鎮之愚

且昧者誠如是奚以賞為臣敢詳為

陛下言之夫自大同告變赤子成警秉節鉞者徒擁

重兵寄心腹者坐觀成敗大臣虧河上之師主

帥辱推較之命 宗藩避難骨肉朕違闔鎮生

靈幾為魚肉迄今思之尤且哽咽幸仗

宗社威靈 廟堂謨筭桂勇奮激忠義倡率於先朱

振思報感恩收功於後其先後曠職廢事鎮巡

等官悉蒙原宥此曠蕩之恩出人望外者也
彼時臣等尤欲責以大義合辭糾舉然又諒聲
勢之孤危體朝廷之德意疏上而中止者三
終使人心未平

國法太縱此臣等之罪也忠之幸也忠豈不知哉
今據忠奏內其曰不習水土老疾益篤未審此
病何乃不作於叛軍熾惡勿遽惶懼之時而乃
增劇於地方底寧安恬暇豫之日其曰協謀鎮
撫擒斬首惡不知某起首惡出忠方畧卒至授
首某起助惡遣忠部下卒至成擒博訪廣詢漫
無一實而乃假病乞休備陳履歷謂忠無要挾
之意可乎

嘉慶錄抄卷十一

四十一

陛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不探其心而誤隨其計
睿旨溫醇

天恩優渥援他績以及忠因忠以及振祐臣恐祐思
今職之有裨振幸前辜之僅贖不惟忠不敢偃
然而受而二臣者亦不敢強顏而受之不然何
以自解於天下後世之公論哉此臣等所以萬
為不可者也如蒙乞賜追寢成命武忠不必
賜蔭未振蔡天祐不必陞職仍乞

戒飭忠等宜奮矢厥忠貞同補前闕候將來建有邊
績別如陞賞不得因人成事自甘碌碌之名罔

上售私輒犯洶洶之議以貽累

聖明以自速

天譴庶幾朝廷爵賞當功邊徼守臣知勵矣

嘉靖四年四月十七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嘉慶錄抄卷十一

四十一

兵科都給事中官臣許復禮筆謹

題為罷陳乞以重爵賞事近有針工局副使楊

等題本到科內稱

御用監太監丘清病故節蒙

天恩賜給寶鈔齋糧麻布蓋享堂碑亭造安葬

乃引故官趙山為例乞將伊姪丘麟量授職

請錦衛食糧直差題奉

聖旨准他丘麟與做錦衣衛百戶帶添該衙門知道

欽此臣等查得先因 御馬監太監趙山病故

少監王佑為陳乞蔭其弟趙雲為錦衣衛正千

戶臣等嘗具疏題 請力諍其非未蒙

臣等謹將原由

准信該兵部尚書彭澤等反覆具題諫阻亦未蒙

俞允中外臣民方且以為此 新政之累惟日望之

近又有太監楊聰病故小火者張通又以趙山

比例陳乞又授其姪楊倫為錦衣衛百戶今副

使楊純等又以為例而丘麟竟得驟陞錦衣百

戶之銜則趙山一時之 特蔭不得永為冒濫

陳乞者之定例邪臣等前日所以言極諍而

不容已者豈好為是喋喋哉正恐弊源一開未

派難禁有如是耳蓋武職必由軍功此

祖宗傳世之舊章傳乞盡行查革又

陛下即位之 新詔今使群小遂其請求則是

舊章不守 新詔自違天下人心必將謂

陛下拂 祖訓而濫 恩私廢 詔書而闕倖殆矣

其如治道何况此等 恩典在

先朝或由 青宮舊侍或酬久任賢勞則珍重褒崇

而偶一為之未嘗博施而濫及也今者不論厚

薄賢否而各聽其陳乞臣等竊恐名器泛濫則

功臣解體得之者不感其惠而覩之者亦不見

其貴重矣故古之明主謹繁縷不以輕授儲散

務必待有功良有以也况官爵乎且故官趙山

等皆

陛下潛邸舊臣也

臣等謹將原由

陛下莫不曰恤其舊私貽之過厚似無大害然人主

為天下守名器惟賢是與豈可得而自私凡在

庭闕之下者孰非

陛下之臣庶邪舊臣可厚則奉公勞瘁者豈可薄然

各家弟姪豈可數計若使侍門一闈人皆沾惠

舊新蒙 恩臣等竊恐人多日永雖倍漕河之

粟不足以贍其養而錦衣一衛且將不能容其

趾跡矣則前日之冒濫而除革者又何以使之

屈服乎臣等伏望

陛下遠遵傳世之典使 舊章不自我而愆忘近守

登極之 諭使 新詔不踰年而反汗名器用上

答

天心私授不狗下銷物議收回累次之

成命追奪三姓之廢官則倖門無踞陳乞者不得以

藉口覬覦者自是而息心此脩德弭災之實政

而感人動物之微機也臣等無任惓惓之誠干

冒宸嚴不勝悚息之至

嘉靖二年四月十二日奉

聖旨已累有旨了

嘉慶抄卷十一

四六

兵科給事中臣許相卿謹

題為裁倖進以伸公論事臣聞爵人於朝與眾共

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眾則論公公則民服故

刑賞者人主所得專不得私也頃者

欽准陞授太監張欽義男李賢錦衣衛世襲指揮同

知蓋騰物議率舊章累新政有必不可者

兵部尚書彭澤等言之安磐則又言之人三為

衆人不啻三論亦公矣而

陛下初諭曰已有成命了再諭曰已有旨了

諭曰該衙門知道是必欲私之也朝廷之政公則

一體私則萬殊恐中外有競小人自此乘隙躡

踵非分無厭之求則是業已啓之而何以禁之

然則欽為亂國經澤等為失官守臣等為負

言責但不知議者謂

陛下為能守祖法何如耳故尚書于謙再造

社稷官其子冕為錦衣千戶今尚書王守仁克平汀

贛官其子王憲為錦衣千戶欽非二臣比而賢

官崇於子冕與王憲是忠勳大臣之子曾不若

近倖中人之奴天下狗國死事之臣謂之其誰

不解體借曰

陛下念欽使令之適服役之久寵以賜金優以加

俸有識猶曰非德賞也况賢非欽之類欽之隸

耳而濫 恩如此人言如此

陛下尚吝改而持之益堅豈欲甘言媚諂惟恐失之

為愧而衆方蛇盤蚓結陰有藉之為地者乎何

陛下重違內侍而輕拒士大夫也漢儒董仲舒曰天

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嘉靖建元以來冬無

積雪春多霾風意者刑縱賞濫號令失常之應

伏望

陛下寢前 命禱賢官以感天意以昭公論非惟塞

小人非望之心亦助成

清朝無私之政臣不勝慊慊

嘉靖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奉

嘉隆聖抄卷二

聖旨

聖旨已累有旨了

兵科都給事中等官臣許自禮等謹

題為再乞

天聽慎名器以愜公論事頃者該兵部具題為

欽奉事據遊政司送據蕭毅等各告受賸前來本部

欲便遵節奉 勅旨將蕭毅等廢授指揮千百

戶俱照後註定各所司帶俸等因題奉

聖旨這各官都照原降勅旨與世襲蕭毅等著堂上

帶俸張潤等依擬銓註管事內附衙門該錄

的著戶部查照勅旨行欽此隨該兵部復題前

事內閣蕭毅張潤等不係軍功累與世襲不由

考選俱全管事上輕 國家之名器下貽誤等

嘉隆聖抄卷上

聖旨

之罪愆等因奉

聖旨已有旨了欽此臣等竊惟 恩賞一事前日群

臣交章諫止情已罄矣詞已竭矣未蒙

俞允近日吏兵二部及各衙門及南京六科十三道

等官又皆交章奏請亦未蒙 准信臣等仰承

聖意遲延月日不欲連章數諫者以候

聖心開悟洞見輿情不以改易為難而以從善為貴

且使要於至當而後已迄今閱月之久大臣累

疏辭免而尚未得虞感曉近習晏然冒受而醜

釀益深夫爵賞以為勸功也衆悅而後賞之理

之常也今

陛下延賞群臣而使物議沸騰如此則亦何貴於賞

武况錦衣係近侍衙門所關者重若不待選

擇而榮以廢叙私及其人則將來咸哂近習比

例帝緣充斥律所耗廩祿而竊威權又將復蹈

正德年間之轍矣况世襲必有軍功見任必待

考選此祖宗之成法累朝之事例若一旦

廢之何以定内外武臣之法守而服天下後世

之心也耶臣等職司言路今雖循默順

肯天下後世必將以今日為濫賞且責臣等以不言

之罪臣等與其受天下萬世之責且陷我

皇上於有過孰若披瀝肝膽盡言於上以不免於

斧鉞之誅為是邪且此舉未善若一人言之而

輿論未協未足信也小臣言之而遠臣未言未

足信也今大小臣工合詞奏

請遠邇臣庶不約而同

陛下獨可違之而自信乎聖王本人情而為治若違

衆心而直遂恐非所以與衆圖成之道也

陛下試於便殿燕閒之時悉取前後諸臣辭奏之疏

遍閱而詳察之其義可以自見矣密勿大臣功

在社稷誠有如聖諭詩復慰免者

陛下尚且准賜伯爵况近習之賡叙顧敢居然冒

受乎前日南道御史陶儼等奏稱中外臣民咸

謂

陛下偏厚戚屬欲徇其為得之情故連累

內閣以息其私賞之議今若此則是果如人言矣

紛紛物議何時而能解息乎且封廢過制在諸

臣則受貪冒之名在

陛下則蒙濫賞之失本以廣仁恩顧以虧

聖治臣等竊為

陛下不取也然戚畹驟進已不厭衆心而都尉封侯

則難開事例從龍超擢已為過望司禮舊任

自足酬勤今又世襲不由軍功見任不由考選

何以示法天下也况加祿陞俸係耗軍國之需

銀兩紵絲各有歲額之數蘇軾云與其平時耗

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貯以待之絕之供見今邊

患告急四方靡寧群小窺測投間抵隙人心未

定治亂攸分胡安國所謂舉動人君之大節賢

哲量之以行藏其道奸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

隣望之以厚薄其情正此之謂也况人臣之義

與國同休戚天下安則人臣安矣若惟貪圖

榮利而不顧國事之成敗前日正德年間之事

可以鑒矣是豈遠而難見歟而難知者哉且

維新快觀之際史冊必書四夷必覩天下諸藩亦必

拭目而且瞻者若本源一差未流難制臣等伏

聖

陛下思之若米無關於治亂不傷於國體臣等何

為不知將順德意為美而且好取威晚近習

之怨恟邪臣等言論及此拊心自訟深慚精誠

不足以感悟而言意不善於開陳愧古人遇巷

之誠曠頑垣諫諍之職臣等罪豈能逃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開張聖聽收回累次之

命姑且封蔭之恩於有功者別加議處務使賞當其

功不處非義之惠於無功者斷之以義務使賞

不濫授而絕僥倖之萌庶乎於

祖宗之成法何守而不墜朝廷之名器貴重而不

輕可以服天下之心可以銷覲覲之念可以弭

四方之變可以節糜費之供成中興之治者

者此其一大節目也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嘉靖元年八月十三日奉

聖旨這事已累有旨了如何又這等來說不准該衙

門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鄭自璧等謹

題為靳濫予以重武階以彰

聖治事近談御用監太監黃錦等題稱司禮監太

監黃英病故蒙遣臣發送事畢乞將伊弟姪黃

富等齊賜恩典節奉

欽依黃英歷事年久老成勤慎他弟姪黃富與做錦

衣衛指揮僉事著任南鎮撫司見任管事黃意

正千戶黃鉉黃鉞副千戶黃銳黃鏡黃綬百戶

陳昊所鎮撫俱見任管事欽此又酒麪局副使

米用題稱司禮監太監賈友病故已將姪男陞

授節奉欽依賈通與做錦衣衛正千戶欽此

甫聞崇朝疊此綸命臣等疑懼交集以為

陛下聰明睿智仁孝恭儉一日萬幾鮮有愆度誠不

世出之主何獨於爵賞一事重違倖請臣等

屢疏之而

陛下屢弗之畧不一轉移也竊惟

祖宗之於軍職非有突鋒排難之功雖寸級不得輕

授列聖繼承畫一相守間有一二造膝之人

雖破常格然且上虞國典下恤公議或令行

而終止或恩濫而中裁憚心固慄慄也逮至

武廟之日漸開倖進之門嗣我

皇上續緒懲懲鑿弊一洗而新之見諸

明詔天下欣欣望治之心溢諸眉睫矣既而時欲深法欲玩左右侍御之臣縶身家而速功利朝為一辭焉移

陛下暮為一辭焉移

陛下時則有若楊聰有若丘清有若郭昇有若潘傑范志以身沒而官其後者幾人有若崔文有若閻清有若周永以營建而官其後者幾人蓋進者半却者半未肆也然而倖賞浸已開矣至於年來

陛下求治之心愈切而有初之政益幸諸臣愛君之意漸微而故智之施不易一遇可惜名器當局

嘉隆疏抄卷一 三五

互為益梅轉相騰葛輒尔強聒如成憲然少長不倫群而官之親疎不分榮而榮之我

皇上中興美政其僅存者蓋無幾矣據今言之縱使黃英之於

陛下勤心納忠多歷年所即其實錄備瑩

旌功賜額賁幽之典迥特一時則英之百年之緡

能無報乎九原之魄能無慰乎是不在乎後

裔之官與否也又查得近年司禮監太監張淮秦文病故其弟姪原以指揮乞見任者各一人

惟戴儀乞千戶者亦止二人惟扶安病故陳乞過多彼時科部論列之詞未嘗脫口今以英一

人其弟姪得為指揮者一為正千戶者一為副千戶者二為百戶者三為鎮撫者一八人之中尚有異姓如陳吳者亦獲廁名曩歲濫觴未必至此臣等仰竊

陛下豈不以福威在上祈懇在側錫而厚焉夫誰不可抑豈知朝廷之恩節則平優則溢平則重溢則輕重則授之而下知榮輕則予之而人不德無益有損豈止於斯且以八人計之歲糜常祿奚啻百餘石月費俸錢奚啻百餘兩影占校力奚啻百餘人車從喧填里閉竦畏光耀多矣但其徒擁虛器無所於事名器之尊祇見其襲

嘉隆疏抄卷一 三五

耳夫名器者祖宗賴之以磨純勵世者而

陛下宜恭至此謂之繩武可乎况今各處春旱秋霖天妖地異國家賦入半屬蠲除

皇上已下明綽令各衙門興革利弊以聞其若惜名器法寬員固恐懼脩省之首務臣等方將畢輸

丹悃擬列臬囊因以徹九重而回於穆乃復仰此舉措敢兀然而自默耶伏乞

陛下為

祖宗守法為天下惜財塞厥費而拓其所僅存返厥初而副其所厚望官不以私昵而及匪人賞不

以徇情而裂當調寢二項

成命將黃富賈通等擊免甄錄則 聖政昭公論慝

實大中至正之道若 聖衷其有未憚則將黃

富照張淮等事例任之南撫以示優渥雖於事

體非宜然亦毋寧過厚之意若

聖衷仍有未憚則將富等近族一二人量陟一階俱

賜見任管事其餘族之疎遠與夫姓之別異者俱

照舊帶俸著役實通止與旗後所司食糧此則

臣等勉為將順之策殊非令之善者也惟

陛下擇而行之不惟清時美政可以忭中外而聖無

窮其於消災弭變之道諒非小裨也

嘉靖五年十一月初二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嘉隆疏抄卷十一

五十六

兵科都給事中臣安磐謹

題為重官賞以全 國體事臣聞賞以待有功而

一切無功者不得濫官以選良士而所謂賤類

者不得干故無功而賞則有功懈類賤而官則

良士羞臣竊見太監張欽義男李賢

陛下因欽而官之以指揮該部該科言之可謂剴切

詳盡而

陛下固以與之臣竊以為不可昔漢館陶公主為其

子求即明帝不許而止賜萬錢夫公主之與內

豎孰親公主之子與內豎之奴孰貴即官與指

揮孰尊明帝不肯即其女之子而

陛下乃指揮內豎之蒼頭可乎故臣謂不可而不可

者有八旗總千百戶

祖宗朝不輕以與人今以指揮賞及卑賤不可一也

狗內豎之私情亂天下之公典不可二也撓大

臣之執法拂言官之讜論不可三也蕭諛等以

蕭敬等之戚屬拜官且曰不可而賢以家僮受

職匪惟饒等差與之列而內臣之稍知臧否別

良賤者亦自不平不可四也開義男濫仕之途

使庶龍陳乞者藉為口實不可五也且今制

公主之子嫡且長且賢者官不過指揮李賢內豎

所養而比隆馬諸 公主聞之其謂

嘉隆疏抄卷十一

五十七

陛下何不可六也况張欽本出朝鮮隸于欽者如此
今朝鮮使臣常處館傳必將語其人曰張欽吾
人也其奴尚衣金紫躋三品地中國之人可知
矣外夷輕視本朝不可七也張欽為左右近臣
不宜為此犯禮之求使

陛下負謗於天下不可八也凡此八者在

朝廷則壞法令在天下則係安危在人心則關向
背無一可也而

陛下必欲與之何我伏望

陛下俯從該部之議及該科之言將前

命停止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嘉隆錄抄卷七

五八

嘉靖二年二月二十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兵科給事中臣裴紹宗謹

題為抑濫乞以清 朝政事臣惟

國家設武職之官以勸有功間有帶俸與見任者

等也是皆名器所在政體所關者

清寧宮前門長隨白恭題本到科內稱太監郭昇

病故援已故太監楊聰姪楊倫之例將伊姪郭

洪量乞陞錦衣衛百戶直差管事奉

聖旨准他郭洪與做錦衣衛百戶帶俸該衙門知道

欽此臣查得近日濫乞之官有趙雲有丘麟有

楊倫乃今又有郭洪效尤緣洪等有何功於天

下 社稷而輒希非分之恩濫無紀極而破壞

國家之名器政體一至此乎且太監郭昇雖稱歷

事有年勤慎頗著然蟒衣玉帶尊頭用事亦足

以酬其生前今既物故又復 恩蔭其姪濫與

前官是以報功酬勞之典而為啓寵市恩之舉

臣恐將來沮將士激勵之心結忠勲憤憤之氣

所得者虛名所貽者實害且

陛下以潛邸諸臣昵於私恩聽其濫乞似無太過以

臣反覆熟詳見今天下水旱災傷各邊急缺軍

餉謂宜澄汰冗員猶且不給若又濫乞群小將

使倖門不塞小人皆得乘君子之器入斯賤之

紀綱紊而政體乖

祖宗畫一之法蕩然不存 朝廷公平之政從此而

壞一遇有事何以勸忠而策能且潛邸諸臣不

輔成唐堯之治以榮身名反蹈釀

先朝故轍自取咎害只今道踣旁觀者已竊笑其愚

如正德時之為也臣等嘗為此濫乞趙雲等三

次疏諫不蒙 准信又該兵部尚書彭澤等亦

嘗執奏竟不 俞允而又有此洪之濫乞也嗚

呼澤及臣等皆股肱耳目之官

陛下棄之而不用以一元首而獨運於其上可不可

也伏望

陛下勉從彭澤之言及臣之論杜濫乞之徒無使如

楊倫郭洪接踵而援引也則 國是庶定

祖宗勸功之法不至於終更廢墜矣

成命早賜收回 宗社蒼生幸甚

嘉靖二年五月初一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兵科給事中 臣張原謹

題為慎重賞爵 事 臣見吏部奉

張太師壽寧侯張鶴齡進封昌國公慶陽伯夏

臣加太子太保欽此又奉

欽依都督同知陳鶴言進封伯爵與誥券子孫世

承襲欽此又欽司禮監太監張欽傳奉

聖旨都督同知陳鶴言男陳紹祖與做尚寶司司丞

欽此又該傳奉 聖旨舍人蔣泰蔣清蔣景俱

與做正千戶云振武受俱百戶欽此臣聞

命錯愕甚有不安於心者切惟祿以報德爵以賞功

天地之常經 九王之大法

祖宗之定制不可勿也易則濫濫則賤賤則無以收

檢人心砥礪世道

祖宗大統為天下我主當以爵祿為公天下之具以

待天下有才德之人不宜私恩外家而濫施妄

予以隳

祖宗天下法制也 齒齡等無間闢百戰之功非俊傑

九德之士結 以椒房之親重荷 恩寵富貴已

極名位已成 今無上事復加崇階一日之間徧

及四氏封 者一人封伯者一人進宮階者一

人授六品 職者一人五品武職者三人六品

武職者二 惟 寵賚頗後賞賜濫也

私厚戚屬輕用 王章臣竊為

陛下不取也萬言 國戚列佐都督循之舊例

進封以伯固 何可諉臣猶嫌於太驟鶴齡等果

何謂耶若以 母氏之恩罔極

陛下之孝未盡則去歲之詔置恩已至今茲之予又

似無名縱使 鶴齡等有積勞於 國則論功行

賞亦止宜於 一行豈可去年降一

勅今年又降一 勅去年加其官今年又加其官

洪恩過寵頻頒 鼎見以濟以借至於如此然則何時

可止也吳振武受又出異姓臣不知為何人今

皆曲緣私恩 一槩濫被輕授無度實啓傳陞之

厲階何以厭塞人言防杜僥倖臣所以不能不

駭且惜也公之與伯上爵也五品六品文武階

重職也封拜 大事也

陛下不謀之輔弼大臣輒自 內降 手勅率易行

之揆之事理殊為未安况 大恩不可以頻假

上爵豈容以 輕授 祖訓昭然法制俱在

陛下又似不宜任情率意行之也夫富貴忌於太盈

功名嫌於過盛造化消息盈虛之理有一定而

不可誣者是 以漢唐宋賢君往往慎重公賞抑

絕私恩而 不肯少焉假借乎外戚其外戚之知

義理時勢 亦或守禮法戒盈滿而不敢少焉

馮藉於公家用是上下共成保全之道而為善

處富貴之人書之簡冊于今有光臣方以免愛望

陛下顧今所為又似戾於漢唐宋賢君遠甚使天下

得而私相非議後世得而橫加指訐臣所以為

陛下甚惜者以此况今各處盜賊縱橫生靈糜爛饑

饉連歲餓殍枕藉而南京之所奏報又有不忍

聽者

陛下曾不少動于中而存心於宵旰顧惟拳拳戚

而數數累章乎 恩澤臣恐天下以

陛下無心於斯民而祇知有外氏其害非細也臣

所以為

陛下甚惜者又以此伏望

陛下以天下為家以萬民為念以義制事以禮制情

導 祖宗慎守名器之訓謹戚屬驕僭禮制之

防 俯納臣言特前項

恩典暫為停止徐俟他日再圖議行庶

賜賚有名官爵不濫

陛下不失守文之盛德戚畹得知足之令名臣之此

言非敢薄於

陛下之所親自顧備員言路封駁乃其典守觀茲事

理之或舛實有不能愜然於心者抑懼天下後

世之義及臣也是以昧死上

聞不勝隕越待 命之至

嘉靖二年八月初五日奉
聖旨談衙門知道

嘉隆元年卷五十一

一六五

工科給事中臣胡訥謹

題為慎名器以保全功臣事竊惟爵賞所以報功

也重則足以勸輕則至於濫不勸而濫雖堯舜

不能治何也失礪世磨鈍之術也孰謂名與器

君之所司而可以忽易乎哉近談吏部奉

勅太傅定國公等官徐光祚等六臣或兼加太子太

傅或加太子太傅或加太子太保在廷之臣相

顧驚愕謂此殊 恩胡為乎無故而普施也且

爵為公為侯為伯蓋先有絕代之功而後膺此

不世之貴惟子若孫得之已不勝其榮矣一旦

益之以非分之寵謂之何哉世固有以武臣而

加以散官者率皆奉若

天命未有若此之輕且濫也蠻夷戎狄不式王命逞

其凶惡寇掠我邊疆於是乎克致戎捷則加之

草竊奸宄規伺神器鼓群小而從之以皮劉我

生民於是乎克奏膚功則加之強臣跋扈侵敗

王章國為不軌以致震驚我社稷於是乎克定

其難則加之今光祚等六臣有靖邊之功與有

遏亂之功與有定難之功與三者皆無聞也而

猥加以宮保之名無功之賞有識者之憂也萬

一武臣中於前三者之功有一焉或兼而有之
又將何以賞之不可賞而賞是褻天之命不當

受而受是 不畏天之命何也賞爵出于天非夫
 人之所得私者也昔唐玄宗美張守珪之功欲
 以為相張九齡不可玄宗曰假以其名而不使
 任職可乎九齡對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也
 是以卒不之賞宋太祖時曹彬平南唐始行許
 以使相及一還語彬曰今方隅尚未服汝為使相
 品位極矣彼更何加耶因賜錢五十萬而使相
 亦未嘗輕負夫守珪有破契丹之功彬有平南
 唐之功唐不若臣於官賞之際尚如此其慎今
 光祚等庸能惟舊安坐而食曾不能建奇功樹
 偉績以求無忝於前人而無負乎厚祿豐爵覆
 餽之刺方且籍籍不休茲又賞之以散官寧不
 益重其過臣知此六臣亦必揣諸已而不敢虛
 受也昨談徐光祚等具辭節奉
 旨有奉迎防守勞之答之夫奉迎臣子之分也防守
 臣子之職也循分守職何功之有况中又有拜
 其迎守且不與而一切加之此尤可駭之甚者
 伏望
 陛下重念爵賞出于天不宜有所左右而致褻鑿宋
 祖之不與使相及九齡之諫止唐宗愛惜名器
 收回
 成命庶幾塞僭濫之源杜佞倖之門而鼓舞豪傑之

嘉慶源抄卷十一 一六六

具保全功臣之道兩為得之足以奠

宗社於無虞矣臣不勝懽懽

嘉靖二年八月十八日奉

聖旨賞以酬勞朝廷令典勅旨已下如何又來奏擾

該衙門知道

嘉慶源抄卷十一 一六七

兵科給事中臣嚴用和謹

題為懇乞

聖明

典童慎爵賞以重侍衛事臣竊惟我國家之制

設立親軍錦衣衛以扈從禁近語其職掌則

直駕侍衛巡捕職莫親焉任莫切焉其堂上

管事尤非帶衛帶俸之比每一員缺須兵部選

推二員恭候

欽點方得到衛管事蓋因其職任親切

簡授之始必極精詳非可請乞得之者也乃若前開

住後軍都督府右都督黃浦願可使之違例復

職會典內一款凡錦衣衛官為事復職雖遇

赦仍調在京別衛帶俸夫帶俸原衛猶且不可况左

右都督為武職之極品管事堂上廼錦衣之尊

官浦以革職閑住之臣一旦兼而復之其如

祖宗之憲典何方

皇上之御極頌恩也廕司禮監太監黃錦弟姪一人

與做錦衣衛指揮僉事錦即具奏辭免乞將原

任右都督姪男黃浦准復錦衣衛堂上見任管

事事下兵部迄今尚未題覆蓋以稽之

舊例在所必無是以從容有侍不敢壞法紀以徇所

請爾茲黃錦病故該監復申錦前奏朦朧授

贊事例陳乞伏蒙

准錦原請黃浦遂得復職管事夫錦在內侍中頗稱

勤慎人亦知之值今身歿之後

皇上念其舊勞錫以恩賚亦豈為過第以臣愚思之

則大有不可者據奏鮑璿昔蒙准陞錦衣衛

堂上管事是璿猶見任錦衣非若浦已經革職

贊止陞遷本衛非若浦起用管事於例亦自不

同况我

皇上御極以來飭綱振紀錦衣堂上諸臣或以自陳

罷免或以糾拾革去惟慮冒濫名器以妨職任

則鮑璿事例昔雖有之尚當議更以光

初政詎援前例之所無求今日之必得可乎不可乎

且予奪者

天子之大柄

命令一出誰敢撓之今浦之革任閑住廼

先帝所奪也該監代請復職是欲予其所已奪矣廕

錦弟姪一人廼

皇上所予也該監代為辭免是欲奪其所已予矣撓

朝廷之予奪伸群小之私情其誣

上行私一至于此若不及今裁抑竊恐此端一啟

希圖再入以干 憲典未必不自黃浦復職始之也寧不大可慮哉夫

陛下之加恩于錦者亦至優且渥矣黃保等六名欽

蒙 着查照鮑恩等例與他黃斌等三十名欽

蒙 准收充御馬監勇士以 朝廷錫予而言

實為

特恩以臣下冒受而言已為過分則于黃浦復職一

事惜其關於 國家名器尤為重大或以

法典裁之或仍

前者行看待錦亦不為薄何又復其原職至使濫廁

於錦衣處之堂上仍得食書以管事違當導之

嘉隆疏抄卷十一

七十

明例施 曠蕩之洪恩遽爾輕以授浦如此耶臣待

罪該科義不容默謹披瀝誠悃冒罪

瀆陳伏乞

勅下兵部查照黃浦復職管事一節果於

會典前例有無違礙併查鮑贊事例是否相同如

果臣言不謬即將黃浦照舊革任開住另選錦

弟姪一人授錦衣衛指揮僉事以承

新命可也如其不然或將黃浦復其舊銜調於在京

別衛帶俸可也其餘書官事等項職名一切削

去不許復得僥倖濫膺斯

聖恩與 國法庶幾並行於不倍矣再照錦衣衛乃

近侍衙門先年雖各衛官員無故不得濫入近

年以來乞 恩傳奉併冒功陞廢者較之原額

殆數倍焉迨我

皇上嗣登寶位紛紛請乞猶為未已夫以 侍衛之

官聲勢烜赫有力者孰不欲得之顧爵以駁貴

帝王所重而傳奉請乞陞官

祖宗於此為禁甚明在今日誠不可不慎其所與也

臣請此後凡有 特恩並乞

勅下該部具查事例取自

聖裁不得徑行傳奉其有朦朧比例夤緣請乞者悉

聽該部執 奏如該部徇情玩法容臣該科一

嘉隆疏抄卷十一

七十

併指實叅究庶倖端不萌而 政體以尊名器

無濫而 侍衛益肅矣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隆慶元年五月十六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禮科給事中臣管大勳謹

為懇乞

刀真名器抑冒濫以正 國體以裨

政事臣一介草茅幸荷

國恩由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伏蒙

上除前職感激情深洎埃報切日夕兢兢兩月矣

茲者伏覩 發下題本有司禮監太監滕祥等

題一本比例乞 恩復見任以圖補報事又一

本比例懇乞 天恩以圖補報事又一本比例

懇乞 天恩以圖補報事各奉

聖旨朕念黃錦効勞年久克著誠慎伊好黃浦特准

嘉隆錄抄卷一

錦原奏辭新恩并照鮑瓚例著復職管事兵部

知道著查照鮑恩等例與他兵部知道黃斌等

准收充御馬監勇士該衙門知道欽此臣反覆

捧讀深思過慮時事之當言者孰大於是臣又

何俟而不言哉臣竊惟爵位者

國家之名器不可濫也邱錄著 朝廷之大典不

可冒也自惟溪壑之欲未厭則請乞之端遂開

請乞之門未杜則專恣之漸遂起而天下之亂

實階之故聖王制治謹於未然忠臣為國必防

其漸况身居言責而目擊弊端之已著尚可隱

忍規避于 君父之前哉謹按革職錦衣衛

書後府都督黃浦及黃保黃斌等情臣請為

陛下一一陳其不可伏望

聖明俯察愚忠試聽馬臣嘗攷

祖宗之法武職非軍功不輕陞授而錦衣衛官入以

侍衛 殿廷出以扈從 法駕至為清貴故舊

例錦衣衛堂上官事體隆重凡遇員缺必由該

衛題請兵部慎加推選二員具名上請

簡用又錦衣衛為事復職雖遇 赦宥仍調在京別

衛帶俸蓋重任其選二百年成法具在今該已

故太監黃錦昔事 先帝頗著勤勞節蒙

國恩錄陞其弟姪義男為都督錦衣衛指揮等官

嘉隆錄抄卷一

若黃時坤黃時泰黃時鎧黃安蟬聯全紫其餘

未盡舉也

皇上登極覃恩又廢授黃詔為指揮僉事矣續蒙加

錄黃錦弟姪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僉事使為

錦後者揣知過分辭之可也如其不能別選無

犯親屬以膺 新命亦可也胡黃浦不思

先帝明旨罷革乘錦病勢臨危希圖復職妄引鮑瓚

例朦朧將錦名奏請夫瓚見任正千戶而乞陞

指揮僉事與浦革任右都督而復圖見任管事

者事例不合理難比照且瓚是時承

先帝旨准他不為例即已慎之矣今浦安得援為例

馬况原奏既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合候該部查議應否題覆取自
上裁顧乃百計啻緣急為請乞會冒無耻之輩遂裁
冠結綬於朝班之上廢黜不叙之流復佩刀懸
王於殿陛之間秩崇一品序拜三公豈不盜
名器而紊紀綱背先帝而忽前

旨乎浦之罪不容追矣再攷

祖宗陵寢設立衛所官軍以護神靈而守

御器此其制不可毫髮僭竊者也黃錦雖勤勞其分

臣子也其功使令也身沒之後

陛下命工部營壘地蓋饗堂建碑亭賜旌祠所以

嘉隆原抄卷二 一七四

榮寵之者極矣其墳墓祠宇令伊弟姪輩往來

看守同朝五責會聚一門勢氣張大誰敢為黃

氏竊塊土折寸木迺駕言守墳妄乞

朝命黃保黃稚黃如金等六名復冀

恩典進秩錦衣其越禮又何如耶夫以親屬而守先

塋家事也若命以職官則國之臣子矣豈有

堂堂天朝侍直宿衛之臣而為一中肯護朽

骨哉上擬陵寢下冒恩澤如之何其可也

國家事務日繁員職日冗而經用日匱戶部計筭

隆慶二年財賦所入不足充廩祿諸費共約欠

銀二百萬兩有奇見奉

明詔清查內外衙門添設官員及多餘冗員一體具

奏查革決無可以復添耗蠹彼黃斌等三十名

果何人斯乃敢盡寄食公家不顧清查之

命而反行冒充勇士乎夫勇士冗役也而益其冗馬

國將奚給每名計一歲當費幾何總三十人約

數十年其蠹耗又何可計耶且以

朝廷之廩祿養冒詐之厮流收無名之豺狼糜有

限之膏脂言之良可痛心切齒矣據引鮑恩等

例蓋先年太監鮑忠身故李慶等題要將鮑恩

等陞級鮑璇等收勇士隨該給事中劉體乾論

劾蒙先帝溫旨嘉納深燭冒濫裁革大半今

嘉隆原抄卷一 七十五

皇上秉攬乾綱肅清朝政近年陳乞等弊尤當盡行

釐革彼黃錦一中官供事之臣耳何為而生前

身後同宗異姓群然數十人者皆得被

封拜蒙甄錄而能便國家之報懋且重若此哉

中官尚然假令有安邦定國攻城掠地身膏鋒

鏑功銘鍾鼎者抑將何以報之伏願

陛下念名器之不可輕思會冒之不可縱收回

成命乞勅兵部備查前項事情將黃保等查議舊

典裁革以正朝廷之統體將黃斌等遵奉

明詔革除以節國家之財用毋得聽容妄引近例

以恣無厭之求庶乎冒濫之弊抑而請乞之

杜矣臣之聞

先朝宦官若懷忠戴義輩率能薦賢為國秉公効忠

贊助鴻猷光垂青史我

皇上中興罔幸有輔弼諸臣翼幹於外而

九重之地深望有懷恩戴義之賢以維持於中斯治

化可成而無疆之祚可衍矣仍乞

陛下勅諭中官各勉忠義毋徇私情妄為陳乞與外

廷協贊 聖治則 宮府一體內外同心而

中興大業端有賴矣臣待罪禮科事干名器責所

當言他非違邇臣無任懇切祈請待

命之至

隆慶元年五月十九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嘉隆疏抄卷十一

二十七

刑科給事中臣張達謹

題為去疑三專委任以杜神效以隆

聖政事臣竊惟 朝廷之政柄必有所寄天下之公

議必有所歸然必主政柄者秉直而不敢失司

公議者補察而無所私則

朝廷無失政天下無遺議矣今之內閣政事所出

之府也六科十三道公議所歸之地也

陛下即位以來委任內閣政由裁決可謂以心腹待

宰執矣而權倖率多於曲全形迹不無於規避

是內閣之任未專而政事尚有缺也信任科道

事由建明可謂以耳目倚言官矣而空言徒盈

於奏章成效罕聞於行事是言官之任未至而

公議尚有鬱也臣以非才謬膺言職受任以來

日夜汲汲思有所獻於

陛下重政本之任求監言之實而未得其說涉歷累

旬惶惑無任豈謂搜有先任給事中今降滁州

判官史道劾奏大學士楊廷和不法繼而兵部

尚書彭澤御史曹嘉給事中于桂相次論列之

夫史道輩指劾廷和蓋以陳官言事本許風聞

若可諉也至議侵內閣之權則倒持授柄臣不

知其何說彭澤糾劾史道是以議論大臣當存

禮節言官之口則因

嘉隆疏抄卷十二

三十一

臣不知其何心臣竊惟

朝廷之政柄必有所寄不在臺閣則在宮闈不在
宮闈則在近習臣請歷以前代治亂言之其政
柄在臺閣而亂者有幾在宮闈在近習而治者
有幾一數之則責成之地斷可識矣故臣曰
今日內閣之任不專而政事尚有缺也天下之公議
必有所歸不在臺諫則在衣冠不在衣冠則在
草莽臣請歷以前代治亂言之其公議在臺諫
而亂者有幾在衣冠在草莽而治者有幾亦一
一數之則委任之司從可決矣故臣曰

今日言官之任不至而公議尚有鬱也然此皆屢奉

綸音節經論列言官增氣而大臣心安煩復之論臣

若可但已也可已而不已不必言而必欲言之
者何也蓋恐疑二之未定而來讒賊之口間憐
之可乘而貽瀾倒之禍他日內閣之事或有與
權要相涉者必曰內閣所行未必皆公道也觀
前日楊廷和為史道董所論事是也意此說一
行則政本失而私黨啓敢有以此說進于

陛下之前者是欲離

陛下之腹心奸邪害政之言所當亟默者也他日言
官之言或有與貴倖相碍者必曰言官所論未
必皆公論也觀前日史道董所論楊廷和

也意此端一開則聰明蔽而巧佞行敢以此言
進於

陛下之側者是欲塗

陛下之耳目便嬖醜正之論所當速遠者也臣伏觀
宋史唐介論文彥博織奇錦以媚貴妃結堯佐
以固私黨且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
博愧謝不已一日張貴妃侍仁宗親見所為燈
籠錦者妃曰彥博以陛下眷妾故有此獻或以
為彥博夫人遺妃彥博不知也夫以彥博夫人
所為而遂以罪博則介言失實矣然仁宗終不
以疑介而博迄以功名終臣伏惟

陛下弘此之謨則疑二自消奸言不至腹心耳目之

司各得其職矣二者各得其職而天下不治萬
務不舉美祥不應者臣未之前聞也臣竊見
陛下愍嘉納有虛懷聽受之心懇款備極有至誠
委託之意宵旰勤勞有勵精不怠之勇而臣猶
進言於

陛下者何也內閣大臣未嘗蒙

召對之寵而言官章奏罕獲承乙夜之視故也且夫
古之任大臣者顧問備至延見不時是以不惟
疑議得決而抑且心志交孚至我

祖宗 列聖悉由茲道議機密則左右盡屏謀大政

則畧滿率忘令猷鴻軌載在策粲然可述所以開業之艱難致治之光華長有以也臣今伏見

陛下凡有大事令與大臣商確者惟

宣諭之有屢聞而召見之使罕覩且政關慎密甚

有家人所不可得聞同僚所不得議者如此等

事而欲展轉相託臣恐宣泄則未免失身之虞

因循則浸成誤國之禍抑亦情志隔絕恍惚

不孚

陛下雖屢降溫旨示之以無疑命之以展布而終

未免扞扞格也且今士大夫偶有交際非極稔

熟或寄聲於友朋或申款於簡素逮及相見尚

多生疎必至握手交歡言笑啞啞然後之以成

莫逆之好况

陛下體勢之尊威福之重轉移之間利害隨異大臣

非得屢奉而頗真覓心素而欲其慨然而不

疑直以身任天下之重臣恐其必不敢也方今

當

陛下清明之初左右謹戴盆之戒凡有宣諭舉當

聖心然中人之情狀難測設或積日累月巧言蠱惑

之後實緣傳奉以遂其已私假托大臣以文其

奸計問之內閣則曰

陛下之意也質之

陛下則曰大臣之謨也天門九重堂上百里切恐

大臣將有蓄疑於終身而無由一白於

陛下之左右者上下不交內外無攝為害又孰有大

於此哉夫以

陛下之明臣固知必無是但臣遇事而慮可也慮及

而不言可乎伏願

陛下自是以後凡有大政大疑必面召內閣大臣

從容講論更須明示惻誠不遺肝膈如此則啓

沃有資奸欺不生情志無間而大臣得其任矣

至於天下重奏自軍民切已之事以上及於左

右祈請之私大臣辭避之疏言官彈劾之文補

拾之論天下水火賊盜災祥之報日不知幾欲

以

陛下一人之耳目一人之精神而事加省覽事加體

亮勢不及也然無關於權幸無關於大臣者各

有司存皆能承奉德意就使容私十無一二

惟關裨劾與補拾者則未免有曲徑以彌縫假

倖門而掩襲甚之公道全廢私意橫行此大非

所以啓中興之治也臣伏願

陛下自是以後每日除天下之奏章軍民切已之事

有幾左右祈請之事有幾如此等項明著數款

一一附合仍照每日常格批出

聖旨各付有司其諫官彈劾補拾之奏必經

聖覽必由 聖斷必須 聖批然後頒降則欺弊自

絕請託不行何者人必非其用而後有所為彈

劾也事必乖其常而後有所為補拾也執此二

端則自餘章奏雖不必一一 省覽行之而當

自不必勞 宸嚴美行之而不當則諫官將繼

言之終何以述

陛下之明鑒哉是

陛下所親省覽者雖止一言官之奏而天下微情曲

隱固已網羅無遺所謂執一實以御百虛身不

勞而事畢舉之道也不然何以

陛下之聖明雄斷近者諸大刑罰奏疏雜沓而迄無

見反正也良由萬機無窮耳目有限

陛下或見其始而不見其終左右或舉其細而遺其

大是以雖甚悖禮悞國之事而卒蒙 聖恩姑息

之恩良可惜也夫大臣未蒙 面對臣方以

腹心之任不專也而論者以為大重言官罕承

命口臣方以耳目之司美職也而說者以為橫行鳴

呼衣冠之士縉紳之流也自相詆訐自相非議

快一時之論而啓無窮之疑因一事之失而傷

莫大之體有識之士孰不為時事仰屋撫膺始

之以竊歎繼之以長太息又繼之以哽咽流涕

也哉所賴 聖明在上養平和之福斥偏激之

論專委任責成之心絕棄便伺翼翕訛交鬪之

奸謂臣之言為

陛下腹心計也非為大臣作遊說也為

陛下耳目計也非為言職立門戶也則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臣冒干

天威不勝戰慄殞越之至

嘉靖二年二月十八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史科給事中臣周治謹

題為內外大不相和乞 賜天語嚴責以敦

國體共濟時艱事臣惟人臣事君無分崇卑無分

內外皆以盡心體 國為忠協力濟事為和舍

已從人為虛忘讐厚賢為公自古及今未有不

由此而臻治理者也况卿輔大臣爭於朝撫總

大臣爭於邊而求脩內治禦外侮萬萬無是理

也近如 內閣大學士翟鑾嚴嵩與吏部尚書

許讚不和互相詆訐及查兵部先因大同總兵

周尚文奏討錢糧馬匹 題覆疏內知巡撫總

兵不相協和近據督理糧餉右侍郎趙廷瑞之

疏又知總兵張鳳周尚文與總制侍郎翟鵬及

督餉侍郎趙廷瑞俱各不和人持已見各自為

心此不祥之事誤 國大禍目前立見臣請先

論其理而後及其事易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傳曰陰陽和而雨澤

降其論兵則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和之時義大矣哉天地陰陽不能違也近驗之

一身之見親切今夫心志寧靜則目之所視耳

亦聽為是之所至手亦從焉各從心所欲而效

其職然或目視而耳不聽則見聞不相為用手

持而足不行則運動阻而事廢其心與志所欲

曷克由濟人君猶心志也內外群臣猶耳目手

足也人臣苟知尊奉心志寧肯耳目自相違乎

足自相賊也故曰同寅協恭和衷我風教之大

禮讓為先禮讓之行 朝廷大臣為首

朝廷者萬物之所宗仰大臣者群臣之所楷模觀

而效焉必其甚者 朝廷有違言之隙則讒譖

之釁長於人大臣有動色之爭則攻訐之禍流

於下由今邇昔未之或易也

皇上臨御以來二十三年於茲矣由初年求治之銳以

及 今日憂民之切宜乎天地位而萬物育大

平有象而四夷來王也今

陛下日事禱祀而四方之水旱必傷未能消也歲開

納銀之例而府庫未能充也歲頒蠲租之令而

百姓未能蘇也特下選將練兵之命而邊境未

能寧也此其故何也良由

陛下勞心焦慮於上而下未有肯將命之臣也今何

時也以內則財貨匱甚而百役繁興以外則夷

狄驕甚而九邊虛耗為輔臣者宜於內魏同心

輔政房杜謀斷相資夙夜匪懈畏

天命而慈人窮凡可利 國家事志小民安邊徽音

不精思詳畫上以啟 君心下以勵群臣

天何大學士翟鑾嚴嵩萬濬積

龍靈崇已徇私播弄威福市恩怙愆聞二輔臣在

內閣有違言失色入見

陛下各有私陳背誠是二臣已不和矣何望其同寅
協恭和衷以事上而風下也輔臣以九卿
百執事位有崇卑均之為耳自手足聽命心志
以共成一身者也宜相濟而不可以相賊也輔
臣真知人之賢不肖宜明告吏部進之退之則
人心攸服不宜挾勢徇私以不可服人者為之
進退吏部宜有貞心直節如貞女烈士使人望
而畏之雖權貴不敢以非義相干不宜依阿奉
承一啟順端而後不可逆也今嚴嵩威靈氣焰
凌逼百司招權攬威使凡有陳乞者罔不奔走
其門先得其意而後敢聞於

陛下中外之臣不畏

陛下而惟知畏嵩也崔鑾則依阿委靡不能張主而
氣勢之弱猶不足以驅人之趨附名位之先亦
足以為嵩之妨碍尚書許讚兩世三君吏部亦
可謂世臣矣雖曰小心謹畏而直氣正色不能
預銷權位要求之心弱亦甚矣凡此皆

陛下所洞照臣言非誣也詩曰有果雍雍至正肅肅
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盛世承象也今卿輔
三套濟陽非互相訛訐以

陛下為何如王當此之時不思培植元氣愛護人才共

圖折衝禦侮之計而務修私怨果何心哉臣恐
大臣不和則儉邪細人乘間抵隙互相朋比媒
孽啓釁非國之福可懼之甚也往時論劾輔
臣御史如謝瑜童漢臣相繼假公事而罪讖之
去矣其伊敏生俞時等亦已露於聲色直言敢
諫之臣於權貴雖不利於

朝廷則大有力也今皆假以公事奉有
明命罪之謫之臣恐自是無言者矣

陛下之臣雖有如構抗驩堯誰復言之非

國之福可懼之甚也既今入秋宣大已報聲息而

文選卷之十一

文武總制大臣各立門戶各持意見平時既藩
籬扞格不相和協則必無長馭遠駕之策臨敵
擊兵按伏對壘得見甲可乙否彼是此非正臣
所謂目視而耳不聽手持而足不行其不誤事
敗謀臣不敢信也初設總制大臣欲其權力足
以制三軍之命如願指氣使無不如意也今乃
以相抗各自為心而恥相下各自為是而恥相
用假之權位以相角而非為衛

國禦寇謀也大敵在前而文武構釁非

國之福可懼之甚也臣又見總督兩廣兵部尚書
兼右都御史蔡經舉劾方面守令官員內舉布

按兩司而劾一都指揮僉事又以去任踰年逾月二知府劾以塞責舉文劾武苟且欺罔殊負朝廷簡命重臣撫綏遐方之心殊失鼓舞文武經畧地方之術今當致力中原宣威沙漠之日於忠勇將官宜折節優禮下之結其死心庶可得其死力也使韓淮陰無蕭相國國士之知終於遁去岳武穆不有內制其擒兀术強宋室當無難也今誠有韓岳之將寧肯低眉俛首受制於文墨刀筆之吏耶務須推赤心置人腹中明大義激其烈志有所異同明白曉諭不宜輒為裁抑以挫辱之為將臣者亦宜乘時立功奮勇先登以作三軍之倡不宜妄自尊大自取侮辱由是而人和所結堅利踰金湯又何患黷虜不成擒也臣又聞近日邊事內外掣肘文武諸臣誠喜於被論而退信如是則上負朝廷推轂之心下解三軍死綏之志庸懦不忠召虜人輕視之侮為

國大辱誤事非小也臣愚無知伏乞

陛下大明離照赫施乾斷無惑近論無忽遠圖戒輔臣無修怨以竊威福戒吏部毋依阿以輕黜陟戒撫臣毋辱將官以離士志戒將官毋懷小意以誤大事此皆目前緊要不可一日緩者

更望

陛下優容言官博采群策虛心聽納先務和德於上則大臣自爾公忠為國虛已忘鱗各務和讓於下群臣肅雍百姓太和人和薰蒸神之聽之中和且平區區外侮有不足攘矣此皆係於陛下建中和之極以先之臣微小無知竊見時事大傷國體私切憤懣恨力不能排聞以號訴於宸前誠得天聰而見施行則亦可以報賸味制於輔臣之手如謝瑜童漢臣輩陛下能知之乎臣愚無任戰慄殞越之至惟

聖明覆照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嘉靖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周怡這廝所說諸不和負君致禍都是然本心初發則是訕謗曰朕日事禱祀不如先務和德于上人和薰蒸神之聽之夫朕事天體神多荷 洪庇至於四方之廣豈得都無水旱若論天下治安則你凡為有位者果能秉忠修和盡誠同心贊主何患不治安焉他每內外諸臣不和如何不即時指名劾奏至此日纔說著從實輸情回將話來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曹嘉謏

題為持公論破私黨以伸國法以定

國是事臣愚竊聞之大順之道大臣之法夫法者

人君與天下共者也孰可以不法而獨責之大

臣大臣者近君秉政權以攝御庶官者也去君

近則勢易逼秉權重則事易擅受攝御則下之

附者易以篤三者之形成然後大臣之強不可

制君威弱而國法斃治亂安危之機轉目變矣

此大順之道所以必言大臣之法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創法制治度越百王酌古建官分列六

部故敢言復設丞相者誅大小稱位內外絕跡

故敢有上言大臣德政者誅政在

朝廷權在 主上故敢有交結朋黨變亂成法者

各以其罪誅大臣奉法各守其職司小臣盡忠

或為之外日互相關紐迭為唇齒此我

聖祖立國命官之體防微杜蒞之深慮也故李善長

胡惟庸非不肖勳舊大臣所嘗聯以姻婭而托

以心腹者也及惟庸不法被誅而善長亦以黨

比竟戮死夫豈少恩樂殘至是哉懲大臣之奸

惡者法固不得不盡也解縉以晚進舊生階官

不過七品所上封事又率激烈詆忤萬非善長

者之親之舊之深之久可比也顧乃一切

採用不加謹責是獎進直臣以散大臣之黨廣

開言路以收總攬之權又我

聖祖洞照奇衷防禦群邪之遠籌也恭惟

皇上嗣守洪基固當遠承

祖武大奮乾剛以詠大臣之強以杜壅蔽之漸以成

大順之道也但勵精之心雖切而輔導之事固

聞宵旰之計徒勞而獻替之誠孰進甚則招權

納賄樹黨行私故其勢不得不逼且擅其附之

者不得不眾且篤其受攝禦者不得不重是而

後立累息而後言矣是豈

祖宗不設丞相之法其豈使然哉良以假師保之虛

銜者陰據機密之權任票擬之大事者竊弄威

福之柄積日貫便力不可回其弊自至此耳正

德十六年明問以及新政之後其神效巨惡誤

國欺 君以推罪於天地

祖宗者百慮千修小臣愚不暇深論今止觀僉事史道

劾奏大學士楊廷和不法事狀遂得

嚴旨切責下之 禁獄及廷和具本自辯尚書彭澤

符奏附勢但蒙 溫旨諭留廷和至律身處家

之際無不該載是為大臣者真能擅威權以移

主柄黨大臣者直能取容悅以惑 聖聽矣且澤既謂廷和古往稷臣不過欲固眷任終

始矣既謂史道論救陸完王瓊許恭等為朋黨
奸惡納賄玩法乞要嚴加考究矣既謂科道官
不揆大體不徇公議舉奏黜退以示懲戒矣何
再奏乃稱廷和之可去可留史道之有罪無罪
科道之會本交章一二簡在

聖心乃敢冒昧反覆變詐巧佞百端幸矣我
太祖高皇帝之不相值也如其值之則上言德政交
結朋黨符同奏啓變亂

成法諸大罪安能追鉞斧之誅乎夫罪至誅戮亦大
矣澤獨敢為而不顧者澤豈至愚哉知廷和為
內閣之長其同官握票擬之權調停處置暗有機

關外廷一不得盡知也是雖

陛下聖明亦且盪惑不能事事盡防也不然正德中
聖齒尚幼至如廷和律身處家之際及力沮 衛不
附權姦不馮威武大將軍

勅書彩帳等事 龍潛藩邸千里隔越
陛下何由而得知之且著之

綸音重複申演必至數百言始已我臣愚於是敢謂
陛下之不知而私庇阿護者為之矣且史道之救陸
完等也納賄與否臣愚不能逆料但在御史則
范永鑾等御史則李承勛在南京六科則給
事中曹公等或連章或單本至稱保其必無求

之太過獨一史道之言獨一史道之罪哉且法
司天下之平也刑科者參駁之要也

內閣者票擬之地也而巧言危諫暗邀人心有不
赦之罪人所共知者史道既犯此罪當時

旨意何必詰責刑部覆題何必執奏該科出納何不
參駁 內閣代言票擬何不從中發之如近日

夷情手本遲悞之類也大家作好饒人以免連
累忽因訐及以私遂盡誣之以咎道道誠不足

惜也 祖宗之法度無乃乖張
朝廷之聰明無乃墮獲奸權朋黨之徒無乃猖狂

大肆不復知所忌憚乎書曰小人怨女詈女則
皇自敬德故言及衆與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

則宰相待罪受言之道宜爾也縱使史道言盡
謬妄廷和尤當引咎况辭多有指事或關人吏

部何憑重參以啓拿問之端彭澤何敢傍侵以
售迎合之計廷和又何必假泣疏之言感動

主上以蓋其雄辯二十年欺罔之過哉嗟夫大奸似
忠大詐似信臣愚不意梁儲陸完王瓊等復接

踵於 聖明之朝矣正德年間劉瑾錢寧江彬
相繼用事凡以言觸忤者輒捏寫

旨意令錦衣衛拿送鎮撫司打問以苦之然後殿鍊
經此毒聲以去彼時御史孟洋劾奏太學士察

儲新貴亦受此苦謫教桂林此權奸之所為非

聖世之所宜有也廷和每事盡咨儲等所壞何至今

日反襲其故智以蹈覆車之轍乎傳曰禮義不

愆何恤乎人言道與廷和既各奏辯在官而編

修葉桂章等又皆關涉事內兩詞備具眾口難私

陛下何不先令數臣明白開奏有無聞其免止之情

曾否見其原題之本各另上陳取聽

宸斷仍將道與廷和奏辯事情通送法司勘實具奏

道果誣罔則罪在道廷和果不法則罪在廷和

太祖典刑具在昭如日星 聖子 神孫正宜恪守

成憲安能庇奸以損威移權以階亂乎如此則

朋黨固結之根可以漸除大臣嘵強不可制之

勢可以漸抑壅蔽之途開大順之道昭矣若猶

縱其假 詔獄之威以箝制人口挾

緣綸之便以遮蓋已私竊恐伏 闕扣閣者駢集而

請劍以斷佞臣之頭者至矣臣愚再觀近日之

事權移群下政在多門稱誦功德者皆替伊霍

之尊希圖富貴者兩存離蜀之望彼方陰排異

已巧用私人翼張熾燭而其人不可揆也故寧

犯 天子莫侮權臣何也查望深者恐弃其垂

成之功蹤跡孤者妙施其規避之術人囚於獄

我銜於 朝人繼絙控我服錦繡詩曰有覲面

目視人罔極 廷和獨何心者曾無毫髮之愧若

痴狂者耶 吞狂直所以激敢諫之忠優禮舊

臣所以全堂 無之體伏望

陛下速允廷和休 致以曲保其身家仍將史道簿示

懲戒以少終 具慎憲公法既行私情亦遂庶幾

九卿六部近 恭謝遷韓文馬文昇劉大夏之風

六科十三道 逐追薛瑄王岐鍾同林聰葉盛等

之義而我

太祖不設丞相之 良法舊意始復矣仍望

陛下戒大臣各安 職守代言崇擬者毋招權以樹威

承 旨覆奏者毋附權而趨利吏部陞遷敘用

母陰行指使之 私科道糾劾論諫毋巧避薰灼

之勢其餘部 既諸司以及百執事俱無觀望以

求容奉承而結好上下協公內外同德然後

朝廷之威福不 移耳目之聰明不蔽大臣之專擅

潛消臺諫之 志節顯著大順之道成而天下之

治可言矣仍 望

陛下親覽此奏 早 賜施行俾臣愚無受失言之禍

以彰 聖朝納諫行法之美則臣愚不勝幸甚

嘉靖二年正月 九日奉

聖旨該衙門 知道

嘉靖二年正月九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四川巡按監察御史劉啟誼

題為預防流弊劾臣工事切惟

陛下自登極以來四年於此日御經筵以端治本

早朝宴罷以圖治道孝養 三宮以立皇極洗滌

宿弊以追蹟前古近者 大禮以定

詔示中外人心悅服天下想望治平冀復見

孝宗皇帝之政夫何在 廷之臣不能仰體

聖懷早夜孜孜以其成化理一有論列輒輕以朋黨

形之章奏臣愚以為此前世衰頹之風不可啓

其端於治平之世而當預為之防也臣觀漢宋

季世其間號為賢哲不免自相危言激論互為

標榜故奸人乘隙而中傷尋致黨錮之禍偽學

之禁淪胥及溺而杜稷隨之往事昭然載之史

冊故後世願治之君忠良之佐常為之憤歎不

平今遇

陛下清明之朝豈宜有此不避之言哉

國家以周禮建官六卿分職萬機之政一斷於

朝廷內無專權之相外無握兵之將雖有奸邪無

所施為况實無其人也內官五年外官三年各

一次考察論其貪廉賢否以定黜陟其制嚴矣

容有漏網則科道拾遺南北文章其在官則

吏部又得請 旨奪之外任而倖免者是少如

尚書楊旦侍郎汪偉俱

先朝舊臣累經考察自陳不聞有過而給事中陳洸

一旦撫拾悉皆指為朋邪擊之使歸此皆不可

曉也且 國家綱紀法度昭布森列

陛下神聖天日在上群臣檢身效過之不暇孰敢比

周為患近日議禮之臣各執己見不能將順

德意幸賴

陛下明斷又經 詔示群情翕然以定尚書席書言

事欲有紛更已屢蒙 聖諭量必知檢給事中

陳洸事有案卷荷蒙 省令退避即令行勅久

之公道自明學士方獻夫乞歸一疏又蒙

特旨諭以安靜 聖心於此已洞見群下之情矣但

今二三之臣宜深謙退使有問者必曰今

聖人在 天子之位大禮一節天敘天秩斷自

淵衷如其等何與焉如此則不失臣子敬

君之義昔成王稱君陳曰尔有嘉謨嘉猷則入告尔

后於內尔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

德此則各臣學識未到亦其所短也常人之情

無所懲則不知所警伏望

陛下因臣之言特賜 天語戒飭務使在

廷之臣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百僚師百工惟

時以撫五辰以成嘉靖之治以無貽後悔自玷

於清時况過年以來邊卒強悍兩弒撫臣而

國威大損大勢莫而賊犯我邊鄙甘肅之地危於

一髮致勞 九重西顧之憂在

廷之臣不知何能輔

陛下以振 國威以彌邊患也三年之內四海之中

大半災傷饑餓之餘死者未瘳病者未起流移

者未歸矧風雷星宿之變禽獸蟲蝗之災山崩

川裂天妖地異 上帝所以譴告之者可謂極

矣不知在 廷之臣何能佐

陛下以賑窮民以消 天變也戎籍無稽軍旅多空

京師及三邊無數月之儲郡縣無一年之積百

嘉隆疏抄卷十一

姓有朝夕不給之歎不知在 廷之臣何能佐

陛下以足食足兵也 國家養士為何所以匡濟時

艱恐不在區區口舌文士排擠角勝之間此則

陛下所當釁策群臣以關有為監之往古驗之目前

猶當漸銷異論極力隄防以救將來之弊也臣

又聞傳說之告高宗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

愆蓋告舜曰任賢勿二去邪勿疑孔子稱舜曰

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

其中於民陸贄告其君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受

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彰我之能好

諫者之漏洩示我之能容然則法

祖親賢聽言納諫此

陛下君人之體也大學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

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首其口出言定能容之諸

葛亮曰開誠心布公道廣忠益集眾思又曰臣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大臣之體也書曰敬爾

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此群臣之

體也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此諫諍之體也司

馬光曰先其大後其細先其急後其緩此言事

之體也趙抃曰君子不幸有註誤當極力保全

之小人雖有才能當排斥之不使安其位程頤

曰論人當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

嘉隆疏抄卷十二

有過此補擊之體也此四者又此口言官之體

也伏望

陛下因臣之言而思之朝夕敬慎以立

君人之體由是法祖親賢聽言納諫除忠邪之分

明理亂之原則舊章民憲不宜妄當又老臣者舊

不宜自老而骨鯁直言之士必示廣容以廣

聰聽如侍郎切士寧所論直言官選以部屬此劉

瑾時弊也恐非 祖宗之舊如聽其言切恐

緘默者出而敢言者主矣揚旦汪洋其察無過宜

當 召還科道等官以言得罪及議禮滿成之

臣俱官重移內地或復資原職死者

其家以示

陛下大造之仁夫

元首明則股肱良由是大小之臣以及諫官各宜

守居官之體以勉盡職業以無負

國家養士及任用之意如此則官守者修其職言

責者盡其忠時艱可濟嘉靖之治可成而所謂

比奸朋邪之說亦自銷融於春風和氣中矣

嘉靖四年三月十六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靖四年三月十六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曾林謹

題為乞昭

聖斷採輿議以定大計以彌遠患事

近該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等題稱南京守

備事權太重積威所劫惡民矢心承順武臣恣

肆捶楚平民被殺無敢訴冤又稱留都遠隔江

淮將臣推重人畏可為寒心乞要查照永樂正

統年間例更用等因荷蒙

采納下公卿群臣集議隨請以兵部尚書王憲會同武

定侯郭勛吏部尚書汪宗等議得守備權任委

實太重久任不易原非定規守備魏國公徐鵬

舉合行乞自陳辭凡公侯伯賢者一體推代之

庶事權不偏地方獲安平矣 廷議既上眾且

喜且懼以為此 國事數十年所當議者先是

臣工寡言深慮今 廷議僉同

聖哲英斷同濟相成之機也然又以鵬舉世緣動蔭

賞富無何中外寵要夕所交識公侯勳戚半屬

婚姻勢益盤基固恐未日勿動搖既伏承

俞旨眾乃舉丁加額嘆曰其大哉

聖人也圖永燭微燕翼垂裕固 宗社生民無疆之

休也及 聖旨自陳兵部復議題奉

聖旨徐鵬舉不准辭還着照舊守備管事欽此群工

乃相顧 嗚呼竊謂諸 臣忠謀非一人私議

嘉隆疏抄 卷十一

王五

陛下業已允之迺今忽異 前肯

聖謨淵深固非臣等所能測識然是議也臣忭叨陪
未議竊見諸臣深愛遠慮之意似有未盡徹乎

唯尊者敢陳其義作

陛下救其萬死而 非特為竊聞陳徙新之計不火未

然之時則主人徒以而不見聽論危亂之禍於

清明全盛之朝則明主因疑而不蒙察何也變

故未形而事未易逆觀也然而忠臣哲士往往

先事而陳憂未亂而後策者誠知夫過微之力

易而圖著之功難也漢文之際諸侯王賓貢以

時可為治安矣賈生乃逆慮其強大欲制分其

地而預制其權至於痛哭流涕文帝遷生之言

而不能用卒之七國並起幾危漢室乃知逆計

先見雖難置有清明而鑒往知來則迂士有時

曲中曲也 聖明御機舉工効忠徐鵬舉以庸

才切實能效力重賞將效靡遺而安敢有他志

廷議所云固非虛也舉之有他亦非謂徐氏不當

典兵謂徐氏不當世典兵耳昔周成王大封

諸侯分土建國至厚也命之曰其來衛王室奕

葉子孫無相為不利至明也其所命功臣又皆

太公周召之徒至忠也卒之諸侯強大竟以弱

周此豈成王命建之物志亦豈呂召所望於後

人者哉成王不能得於呂召之子孫而今欲厚

聖於徐氏之後亦難矣惟留都右江淮左建康

金陵長江天險者昔人所謂形勝三國五伐世

爭都焉故往昔豪傑圖形勝以得志於天下則

必以金陵為據又况我 皇祖開其創業根本

之地哉此豈可以他姓世典之手古者畿內之

地天子自治之下置卿大夫佐焉畿外之地則

以分封諸侯留都雖遠在東南非今日所都然

宗廟社稷宮闕百官園俱在也是即王畿之地矣迺

今徐氏得世世典之 陛下雖非錫之土姓徐

氏固隱若用南畿民矣且奉 命守土固得假

陛下之威福而誅賞之也彼民愚無知徒見威福之

柄徐氏世執之而其父祖子孫又世為徐氏隸

是故雷使之則畏附而不敢有辭惠恤之則感

思懷德牢結而不解夫世兵之臣為眾所畏附

與大得眾心皆古人所忌是故其仁其恭皆非

國家之利也

陛下世有天下徐氏世典南畿兩都相望徐氏與

陛下相世甚非所以明嫌遠隔尊卑臣之道也且

國家分建之制世祿而不世其土世爵而不世其

權是故 親王得世食其地不得職民而典兵

功臣得典兵職民然更推迭用或朝拜而夕卷

之不得歷世長任久而不易也是故臣無逆節

而君無叛刑今徐氏世爵世祿與

親王及諸功臣同而世世典兵職民獨與

親王及諸功臣異則徐氏固尊於

親王而重於諸功臣矣京師

陛下所垂衣而親御之者也團兵營柄諸功臣猶數

易歲更無得世重者留都遠在數千里之外迺

使一姓世典之繼不有後憂亦非所以一制而

同軌也周之東郊猶之南畿也東郊固周公君

陳畢公相繼保釐未聞世任周旦之子孫而不

易也且 國家初制原非世重者稽之古典參

之今制考之往昔安危治亂之故則徐氏不當

世任畿內政明矣且今議代徐氏任者非他人即

陛下勳臣其威重勢固與徐氏等而衆推公舉猶

可得才望賢臣為之孰與世任徐氏則雖有幼

愚不肖之嗣

陛下不得而廢之美此春秋所以重識世卿而深惡

宋之世大夫也故臣以為世任徐氏有害而無

利易徐氏有利而無害

陛下何疑而不亟易此惟 國家禮文制度大政懿

典有乖先王之制非 祖宗之舊者

陛下悉釐改而復之 聖神英武固千載一遇不世

之王也惟茲徐氏世世之制異先王之典非

祖宗之舊有未大之慮失尊上之體虧全安之福乖

同軌之制今所當釐正有莫先焉此諸臣之所

以乘時奮議深望於

陛下者也夫群臣未以此言進則上下猶相安今此

言聞矣

陛下縱推誠徐氏不免於疑長積疑懷畏之臣容復

可以典司兵事耶伏望 聖明鑒往代之失策

循先王之懿矩察後世之過計復

祖宗之初制採群臣之忠議杜將來之隱憂

特准徐鵬舉所辭解其兵柄仍 勅兵部別推才威

忠廉公侯大臣數員疏名上 請

陛下簡命而時更任之則一舉而衆善備且後世復

遠於憂患 宗社生民之計無大於此矣惟徐

氏霄焰聲勢視京師任事諸功臣不當拾倍南

都士大夫雖心志之然無敢私議者况敢為

陛下公言乎夫畏徐氏而忿有

陛下非忠也故敢冒萬死進愚說焉伏惟

聖明矜其狂而寬其死臣等無任恐懼願望之至

嘉靖十三年閏二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徐鵬舉准他辭堪充守備的兵部便會推兩三

員來看

廣東道監察御史臣陳謙謹

題為明公論以消私黨以福宗社事臣竊見近

日山西參事史道舉奏大學士楊廷和不法等

情廷和奏辯方已而尚書彭澤繼有所言科道

交章甫畢而御史曹嘉復有所論彭澤之疏一

出人曰此大臣之黨大臣也曹嘉之疏一出人

又曰此小臣之黨小臣也道若宣騰聽者駭愕

夫公論不明於天下而後朋黨之說起此國步

之禍階縉紳之禍阱戕元氣而傷太和莫此為

甚也豈聖世之所宜有而抑豈宗社之福哉臣不暇遠論近考有宋天禧之黨以小

人攻君子也慶曆之黨以君子攻小人也元祐

之黨則以君子而攻君子也夫號為君子而亦

至相攻是以不旋踵而有紹聖之禍覆轍既昭

後車下戒此何為也宋人有言曰是非不明則

邪正互攻公論不力則私情交起又曰小人欲

窅人之國者必進朋黨之說意其亦可畏也已

况自

陛下踐祚以來納諫求賢窮精圖治然旋乾轉坤功

業雖顯於無前制治保邦根本猶疑於未固權

奸搆美搢虎潛復墜之感冗員汰矣死灰萌復

燃之燭去歲江南大水而天道變於上京師地

震而地道變於下盜賊橫亘於中原夷狄憑陵

乎邊境此其時何時哉大小臣工正當蹇躬盡

瘁協志同心以承

陛下之德以建太平之業可也而可相忌相疑切齒

務怨倒戈自攻以快一己之私哉臣聞君子之

處小人必有其術而其應之也常恐其疎彼方

旁窺竊伺日夜以乘吾之隙吾大小相與彼此

戮力脩其本以勝之猶惧其有一朝之虞也而

顧胥讒胥賊自貽其隙長彼歡呼踴躍之氣而

啓其覬覦觀望之心此何為哉譬諸泛舟風濤

而舟子相快舟中之人弗之利而舟外之人所

必喜然不知舟既不測招招舟子豈能免乎忍

可快而天下之公論可畏也臣下不足惜而

祖宗之社稷可痛也臣又聞內閣者重地也

太祖文皇帝設以是職定秩五品

仁宗以後臨以師保其任尤重蓋國初章疏日簡

總攬在朝廷其勢不能不輕後世機務日繁

而擬票付臣下其勢不得不重勢有可輕而不於重

是以儒生堪視苦士司勢有可重而或失於輕是以

逆瑾恣專擅之禍曉事者斷知其位不可一日

而少虛權不可一日而少假也臣見曹嘉舉劾

之後內閣大臣乞骸家居或稱疾不出閉閣三

日擬票由中履霜滋堅冰之萌大阿授倒持之柄是徒知人言可避而不知太柄之不可移徒知他日責有所歸而不知今日漸不可長也虞變謹徵奉公體國者固如是哉夫

朝廷者政令之本原是非之衡鑑伏望

陛下清心觀理虛已察言明亂治之歸審邪正之辨

大奮 乾斷主張公議

勅下大小臣工均念時勢之艱各效公忠之義和衷

合德同寅協恭為大臣者推信布誠持廉秉直

弘容人之度勿以直言而見疑竭體

國之誠勿以浮議而見阻為小臣者以官為中務

嘉靖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奉

三十一

有嚴而有格以言為責務公是而公非任天下之重而無忘小嫌先

國家之急而顧惜大體必使衆言矛盾折衷於

聖心人情好惡會歸於 皇極國論與輿論不相異

同公議與私議無所抵牾秩分以相安同心有

斷金之利交歡以相濟勿頸乎許國之盟緣偽

明以樹黨者自撤其私門剗激論以惑人者自

消其幻術宮中府中無畛域之分南司北司無

水火之反如此則棟梁榱桷遂適用之宜耳目

股肱成一體之義君子有所恃而自與裨冠之

慶小人有所畏而不復漆指之萌立精明之治

功成渾厚之治體以臣工之和輯致

國家之治安其為

宗社之福莫大矣仍乞

陛下詔揚廷和等急出供職以成太平之功將史道

薄亦罪罰以昭含弘之治臣不勝戰慄懇祈之

至

嘉靖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靖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奉

三十一

兵科給事中臣陳時明謹

題為專信任慎差遣以戒不虞事切照前歲甘州兵變都御史許銘死之總兵官李隆為之也李隆志殺許銘造謀倡亂害忠良實天下之大惡千古之奸雄王法不宥之賊已該都給事中許復禮劉濟等給事中曾綸御史喻茂堅田麒先後文章為

陛下言之此皆言官尊朝廷惜紀綱忘顧忌據憤懣以曉左右也繼而巡撫甘肅都御史陳九疇領部密切訪察巡按監察御史劉紳奉諭等蒞治其獄二臣祇承聖意訊諸奸黨所請與

人不縱不刻圖惟公平於是許銘忠國之心受禍之慘李隆起釁之由鼓亂之實委曲本末靡不悉得獄具上諸朝

陛下下之法司詳勘依律奏請奉
聖旨這事情重大還於午門前會同多官從公再問明白來說欽此於是府部科道等衙門文武之臣集於午門前稠人廣眾之地秉公覆審咸曰李隆法難惟於謀殺情又涉於謀叛罪浮於罰法司擬惟當奏上奉

聖旨這事情重大還差三法司錦衣衛堂上官各一員

欽此臣愚雖無知亦竊疑此不必差而復差者也命下未幾都給事中劉濟等果以為言內開李隆謀殺許銘之情具於楊淮等之招撫按之勘法司會問無異多官覆審相同是宜速正典刑今復差官無非多方展轉等因奉

聖旨朝廷差官勘問正欲慎重獄情公聽斷以正國法豈有遷延徇徇之意你每如何又這等來說該衙門知道欽此臣於此仰瞻

陛下真日月之明雷霆之威李隆之惡許銘之冤已在容光之下矣所以復差官勘問者蓋由威斷出於朝廷使天下稟然知畫一之法不可犯

雖河西之人亦將膽落曰天子明見萬里也雖然臣愚猶心有所未安心有未安而隱忍不言是全軀持祿之臣也持祿不忠國有常刑臣以是不避斧鉞復瑣瑣以警言

進嘗讀易於旅之大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言獄未具者當求其情獄已具者當致其罰也又禮王制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告於王王三有聽以制刑言有司以疑獄讞諸王朝未聞王以既聽

之獄下之有司也今李隆罪狀已明招擬已定

無可疑者乃復遠動有司竊以為此舉或過况

陛下平日所托以為股肱耳目者在內則世勳三公

九卿臺諫諸臣也在外則地方撫按也今撫按

已勘而不信則撫按之臣不勝任矣甫於

闕前覆審旋復差官勘問則舉朝之臣亦不勝任

矣撫按不勝任使則撫按當罷去舉朝不勝任

使則日日隨行 朝著者此何人哉且

陛下今日所差以勘問者無寧他求才智優異者以

膺任使邪抑亦就其職事少閑若佐貳者以行

耶向也革數十百人於

闕廷之前參訂其獄猶不稱

聖意今獨以二三人於數千里之外探求巨猾秘縮

鬼蜮之情又安知其果之以當

聖意否耶為恐中有冤濫誣誤望降一

勅旨於撫按之臣亦能上體

德音若但求李隆真情罪狀跡跡陳九疇備詳之

矣罪犯重輕劉翀之差次之矣勘官之往如是

而已矣雖有他能其奈之何此臣之所謂不必

差官而復差者也非獨此也前日逆濠江西之

變其為謀非一日說者猶以為差官勘問有以

激之近聞巡按御史劉翀將及甘州五衛之衆

亦嘗疑曰劉御史領涼州人馬來洗甘州遂潰

散上山都御史陳九疇倉皇肆出撫按仍急張

告示諭以 朝廷只罪首惡他人無與眾疑稍

釋實以前日之變誣誤者眾故畏罪者多勘官

之往彼自疑曰謀首已擒勘官復來無乃搜索

餘黨乎萬一激成他變誰執其咎臣又有疑李

隆籠中之鳥必無復縱於山林之理勘官之往

不與俱至甘州誰將對理若與偕行彼豈不自

知惡極罪大終難掩飾萬一萌僥倖之心同惡

相助圖為激劫之詐若其奸計得行不西走哈

密則南走亦不刺矣異日誘引外患如唐之僕

固懷恩此時悔之其能及乎蓋事久則變生執

窮則慮易固其理也臣所謂不必差官而復差

者亦以此也臣畧計差官不可其說有五不惜

一為

陛下陳之稽滯 天討蓄天下忠臣義士之憤退有

私議一也河西人心甫定今復使之驚惶二也

設有疎虞他日必為 中國大患三也事出

獨斷臣下不與股肱耳目之臣各懷愧恥四也壞

朝廷復審之例後必踵以為常五也伏乞

陛下收回差官之 命早置李隆於法釋中外之疑

于以防未然之患使天下曉然知

朝廷無負於死事之臣而好亂樂禍者卒不能違
憲典之誅殛也事雖一端勸懲攸係惟望

留神省察無憚更張實在

廷臣工之願天下忠義之願臣侍罪言官妄賣
天聽無任戰慄之至

嘉靖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已差官了該衙門知道

嘉靖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奉

三

雲南道監察御史汪文輝謹

題為明言責正人心定

國是以保和平治體事臣本書生叨附甲榜觀政
數月旋以親疾乞歸繼丁憂變任職歲餘復遇
選改正當吏部都察院會考之日以定

國是一人心命題為疏彼時舉其端未竟其說大

臣不以臣為妄獲就御史之列臣自拜命二月

于茲矣朝拜官而夕奏疏臣職也登對必先自

盟臣心也願臣欲以言報效區區芹曝之衷憤

激于草莽者非一日矣况大計已畢正內外大

小臣工維新之日乎臣將請

嘉靖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奉

三

陛下采嘉言新 聖德以隆至治謹先舉直言大義

前日條陳之未盡者而詳言之惟

聖明裁擇焉一日正人心戒觀望何謂觀望蓋言官

司對駁職糾劾固將正 君心正

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者焉有已之不正而可以正

人者哉臣每追思 先帝晚年委任大臣皆夙

德重望協恭同寅可謂震賢和于

朝矣始以一二言官見 廟堂議論稍殊猜疑一

生嫌隙遂起間有觀望之徒潛察低昂窺其所

向而攻其所忌且勢無常勝情亦隨之或服或

叛能變于終朝乍賢乍佞評更于月日顛倒是

非惑亂 聖聽以致老成者舊進退不一而

國家大體傷損多矣其中又有鄉里故舊意氣激

成者要亦非大公之心也臣每見正人君子論

事理辨人物止蒙塞弊議正辭嚴時有指斥聞

者愧屈非終無所為而大義足以服其心乎四

載之間已往之失既在于此將來之事可為永

鑒使今日不知謹諸揆慮之微而踵其前弊因

此日流日甚臣恐後之非今猶今之非昔况傾

陷成風消長迭勝邪正混淆忠詐莫辨人才之

進退天下之治亂關焉大臣欲為

宗社大計者不深可虞哉昔宋元祐之事其始也

以君子攻君子卒使小人投閒排眾正而階禍

亂此尤覆轍所當鑒也故戒在觀望非言官第

一義乎二議曰謹條陳戒紛更何謂紛更古人

謂天下有治人無治法我

相宗立法至為精密而卒有不行者非法之弊也不

得執法之人耳臣每見條陳或因宣廢食欲改

舊為新且處非其任則察之不精言非所職則

語之不詳部臣恐重拂其情遷就題覆不知一

法立一弊生及行之不通又思復舊非惟民無

畫一之守即該部題覆日亦不足矣如臣舊職

驗試所與巡視其事者惟執繩引墨鎮之以靜

而內外竟自安服固不必作聰明以亂之也查

得前此紛更之事見有以庫夫作弊改添以行

戶矣巡視有科又參以工科矣至於本色折色

更新復舊前後奏請允為不一彼皆通達

國體者豈不謂簡便而可循哉而其弊更深于前

甚矣言之易而行之難也故臣舊有堂呈大要

謂不可輕於變 祖法重於違言官盤錯之地

掣肘之際在擇其任事之人而已即此一節其

餘碎瑣迂闊之議皆可例推此臣謂紛更所當

戒也三曰謹糾劾戒苛刻何謂苛刻臣謂論大

事者論大體論大臣者論大節如果心術傾險

妬賢嫉能行檢貪汙招權納賄真有實跡眾所

見知正言以斥之可也若行本端良而才或疎

淺心本質直而氣或粗暴一疏其短彼將自恥

追咎不遑不必別為指摘古之大臣有坐罷輒

退者不曰罷輒而曰下官不職有坐貪汙退者

不曰貪汙而曰簞盞不飾無非所以養廉恥存

國體也今則捨其已往揣其未行陰私之影響

言語之疑似連篇累牘見之奏章以致彼此相

謔前後相攻如市井喧鬧為眾嗤笑人己之間

豈不兩有所失我至於方面重臣如果貪暴奸

險貽害地方亟宜早逐苟人品未壞政體未乖

則纖小疵瑕人皆有之而棄短取長不徒為人
才惜亦以為地方惜也蓋去之者以庸常繼之
者不皆卓異也况今日以人言而去明日以人
言而用送往迎來有司之趨走百姓之奔疲已
為不堪矣故揆其小疵指為大蠹又巧為形容
極其醜詆務使當者不堪快於引去以此求人
天下能得幾全才以周 國家之用哉此臣謂
苛刻所當戒也四曰平意氣戒護短何謂護短
如人君有愆言官繩之大臣有過言官正之至
於言官之短所以繩之正之者又何人也惟其
無人是以天下有是非萬世有褒貶其短愈不
容掩欲自護不可也臣每見言官陳一事論一
人非未當該部不與題覆氣便不平即同列
明知其非亦莫與爭甚者為之辭曰此衙門體
面不可失夫臣子尚有一字認錯何以感
格 君父冀收 成命於萬一哉臣望自今凡
大體至計言官以公天下之心言之至於題覆
各部須斟酌停當是則曰是非則曰非大臣以
重天下之心察之不必徇以套語又之事理既
明人情自定彼或懷憤於一時寧不愧服於
日哉此臣謂護短所當戒也前此四事專責言
官也然其要總在大臣鑒前之失勿用將來希

旨之人蓋長希風旨之人進則忠貞直諫之士
遠忠貞直諫之士遠則獻諛諛譽盛德者日至
於前大臣任已之光明正大獨斷於天下行事
或有過差之虞孰從而聞之易曰夫履負厲言
賢者每傷於所恃也况所謂妄希風旨者必乖
巧人也焉有乖巧之人果可終信而不吾叛乎
又焉知不黨同伐異陰設機械以中傷善類乎
前日 國體既傷大臣自累者正以過信其言
辯之為不早耳若夫忠貞直諫之士雖見識有
淺深其議論成敗未必盡合意旨而精白之心
終可寄托剴切之諫終可深思况宰相之職不
當以救時自足當以格心為本格心之要祇在
去讒遠佞使賢者得行所志而已此臣所以先
責言官而并責之大臣也至論處
國事如家事進諫者當別緩急之宜以外臣視內
臣衆奏者當辨其玉石之異此蓋不專為言官
而發今日不敢過責 天聽者嚴於自治先清
其進言之本耳臣竊觀今日 聖朝氣象
陛下以寬仁聖神臨天下輔臣以公平明正輔治
天下中外人言無不洗滌餘孽清各大小
臣上清美撫綏効多當即賜食序者亦無容
余至臣言跡出於實歷艱中外清節誠百鍊美

臣之深慮過計者為精明之治既少見効渾厚之意不可不知細故可畧也振刷大嚴反為多事之擾中材可惜也撥尋大漸成頹薄之風雖隙可平也攻訐大深必起胥戕之禍和平之治體日乖 國家之元氣不免於剝喪矣故臣今百陳四事大要亦欲事

陛下者本之以忠誠發之以委曲處事者持之以剛斷而行之以平安論人者主之以正直而濟之以寬恕使大小臣工相推相讓同寅協恭以成和衷之治豈非 國家之福哉臣貧本粗莽詞或激厲自以為是矣未知果中時弊合於天

奏章卷十一

四四

下人心之公是否仰冀 聖明赦臣躁妄俯加裁決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勅下吏部于進退言官之際更加詳慎毋輕採毀譽中彼愛憎明據章疏考其心術務遠留邪正以仰答

聖明責成之意更請 申聆中外俾深懲既往為戒

將來對案焚香靜夜平旦此心此際孰監孰臨如發於觀望則當制之以義如發於意氣則當平之以理去偏諛而為正直去紛更而為安靜去苛刻而為寬恕去曲護而為冲虛則已正而人無不正 國是自定和氣自集消朋比之私回淳厚之俗大臣欲為真安

宗社之至計者亦可少舒矣臣瑣瑣干瀆不勝惶懼之至

隆慶五年二月初七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奏章卷十一

四五

貴州等道... 御史汪珊等謹

題為遵

成憲開言諾以防獲殺事近該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彭澤 奏為懲奸黨以重

國體以隆 新政事因罪新陞僉事史道論

奏大學士楊廷和而波及於臣等科道聞之不勝

駭愕竊謂此言諾開塞之機人情通鬱之會世

道否泰之運

社稷安危之端所繫甚重不敢不為

陛下陳之昔唐憲宗問宰相李絳曰比來諫官多朋

黨論奏不實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

意儉人以此熒惑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君

尊如天臣卑如地如有雷震之威人臣進言於

上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今乃欲推抑之非社

稷福也憲宗曰微卿言朕不知諫之益憲宗初

雖誤於聞聽及聞李絳之言幡然改悟遂成中

興今聞臣主俱羨光昭史冊誠為可尚大抵言

路開則人情通而世治社稷以安言諾塞則人

情鬱而世亂社稷以危此理勢必然不待智者

而後喻也在昔堯舜湯文之聖立諫鼓謗木上

自公卿大夫下至媒御工瞽無不得諫所以明

無不照而天下後世稱治之極迨夫漢唐盛時

雖治不古若而官以諫名亦得各舉其職是故

一時之公論以明國是以定而淮南之謀寢而

不發佞隋之臣效忠於唐漢至王氏擅權惡聞

其過欲重言者之罪遂成新莽之勢而正論之

士皆結舌而不敢以上聞李林甫不欲人言諷

諭立仗之馬一鳴即斥故循默成風以言為諱

因貽祿山之禍唐之社稷傾危以此言之則言

諾開塞果關於天下之治亂社稷之安危否乎

我 聖祖高皇帝灼見此弊故設立六科十三

道等官各寄一言責之任但有見聞許具

奏彈劾豈所以開言諾通下情以防壅蔽之禍以

崇 社稷之基以杜大臣顯權之漸以昭

聖世平明之治 神謀遠慮可謂至周悉矣

陛下繼統之初發 明詔首開言諾崇獎直言之臣

天下忻然以為

大聖人之所作為自出尋常萬萬澤荷

陛下眷遇之隆素負一時之望臣等將謂澤必遠

陛下以堯舜三代之盛

祖宗成法在所必遵不意不加詳思反導

陛下以拒諫之計夫史道論 奏楊廷和其言之是

與非自不能逃 聖鑒之下就使其言狂妄此

一時小臣之失耳夫懲善者不必吹齋畏噎者

不可廢食澤乃欲因此壅塞言者之跡沮壞

祖宗之法使科道官類不得風聞言事臣等恐臺諫

之氣自此而沮循默之風自此而起行將畏威

避劫杜口箝舌而不敢明目張膽復言天下之

事誰啓之耶

陛下之耳目誰與寄天下之人情誰與通隱伏之禍

機誰與發其為壅蔽之患豈小小邪澤之言曰

糾劾大臣必其奸貪不職負

國殃民者是也然必欲會本交章則夫獨立敢言

如唐介忠憤激烈如朱雲者偶有風聞果可抑

之使不言乎此其不可知者一也澤之言曰選

科選道尤宜詢訪學行老成請練治體者是也

然必欲聽堂上及掌印官參奏則是鈐制縛束

以示不欲直言之意復尋逆瑾之流弊非復

祖宗之良規此其不可知者二也澤之言曰不許懷

挾已私或為人所恩復怨者是也然止及於四

品以上則夫五品以下固不妨於懷私市恩乎

此其不可知者三也臣等故曰澤魚

陛下以拒諫之計伏望

皇上仰惟 祖宗之成憲深鑑蒙蔽之隱禍允踐近

日之 明詔毋使林於先入誤中之言如蒙

特降綸音收回 新命仍遵 祖宗朝故事許科道

道各得數陳所見不復拘以會本以自阻塞則

言踴躍而人情大慰風聲動而治化日隆矣

嘉靖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吏部看了來說

兵科都給事中臣曾忭等謹

題為乞正名義以杜邊患議功罪以存

國體事臣等竊惟推隱殫辭者明法之臣也慮遠

存體者燭微之君也是故輸刑讞獄必盡其情

執憲擬罪不遺其隱匪曰為深以明法而備讞

也書曰其刑上備有併兩刑是也察時度變以

權重輕議功矜疑以昭國是匪曰為真以慮遠

而存體也書曰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恆世重

是也故聖人觀時而制刑因人而議罪則

朝廷無失刑天下無異議矣臣等愚昧不識治體

然於大同之事蓋嘗反覆思辨竊見其大端有

四蓋內關國體外係邊防近示天下遠詔來世

所不可不慎者也是故叛逆之罪不誅則無以

明法而戒後憤事之臣不論則無以懲慢而勵

忠觀釁之臣不罷則辱身負國而大義乖矣招

降之賞太厚則損傷國體而

朝廷輕矣是故必知此四者而後可與議大同之

罪也臣竊觀禮部侍郎黃綰疏狀其於叛徒逆

黨簡以擒戮二豎遺孽亦議遣調雖未盡法差

勝於前矣其於劉源清之議誅雖未見其而邵

永武淫之罪則公論協矣其於沈傲之殺

用雖非為訓而稍鎮戴濂等之參則亦宜

賞曰量行則

其於楚書詹榮樊繼祖等之功雖頗為大然陛

國體亦尊矣若夫窮奸推隱辨功正罪不復遺餘

力者則臣等所謂明法之臣體固當如是也不

如是則綰為不稱

陛下任使矣至於觀時察變以權輕重議功矜疑以

昭國是以為朝廷惜大體為邊境防遠患

固聖明所獨斷非法吏所得招伏外越擬者

也夫今大同終事之期諸鎮觀望之秋

陛下更始善後之一機也臣等若畏避當言而不言

則臣等不忠於

陛下甚矣臣等固非為兵事談也蓋成事而說孔子

不與今事已既往業已告成言之徒增

聖慮傷國體耳又臣之所不敢也所望

陛下防遠慮存國體以圖善後策耳然非為愚言

之必可行也惟

陛下赦其萬死幸矣竊惟折奸莫先於聲罪誅賊莫

大於正名名不正罪不彰則多殺之不足威厚

宥之不足感夫謀殺謀叛之不辨則大義乖而

國是隨之臣等謹按律謀殺謀叛輕重較然遠矣

所謂謀殺者或三數人陰計詭圖掩眾所不覺

知而置人於死尋即解散者也必非為眾

數十人操戈挾矢明刃呼噪自夜達旦以與主將格鬪者也必非為劫殺良善焚燬公廨逼竄撫臣出奔親王父而不解者也此非

國家所...有固未易言耳臣請言其習者假令二三人誦人於遂潛殺之而奪其資又數十人者明火揚刃強劫人賊不知將坐以謀殺人律乎抑坐以強盜律乎事固當有辨矣况大同之卒累倡叛亂再殺大臣拒城逆命非一朝一夕之故稔惡積慮無君父矣其與忿士怒卒一時偶聚為亂者萬萬不可同日語也况律謀殺止言指揮千百戶而不及大臣總兵者豈其遺哉

其微意蓋可識矣蓋大臣者

天子之所改容而禮者也總兵者

朝廷之所推轂而遣者也賈誼所謂是皆於主上為近者也應堂之分誠不過於此矣此而可殺是不有朝廷也如是而罪之曰叛逆豈不顯明哉是故制律定罪不得與指揮千百戶同議將重撫鎮以防

國家於撫鎮重其權尊其位號隆其禮數而士卒猶時執而殺之小國不能正法聲罪以撫撫鎮重至復輕殺者之罪以與殺指揮千百戶同議自今以性撫撫感血下同未為士卒視之無

大尊頭撫鎮少不如意欲殺則殺之當復輕於前矣雖撫鎮亦將自視卑也日端端焉死生有領之慮又何暇焉

國家嚴法禁武以飭邊防也哉此其為誤誠非細故矣傳曰水弱而人卑之故多死焉火烈而人憚之故鮮死焉茲固先王嚴法重令使民易避難犯之意也先王豈樂為是重法耶且聖人立法創例皆因時救弊止天下之亂者也今士卒殺撫鎮亦既數見矣使律文眾輕

陛下猶當乘時立例以重其典以立天下之防今律有重條而故降示以輕典是奪主將之尊而導

民易犯也非所以明威別等正名杜漸之道也慮者以為不如此則無以為肆故大同辭耳臣等以為固不必然也夫職溥野釋脅從實

陛下神武之義不殺之仁與古之聖人寧失不經同一好生之心也即是以昭示天下傳播來世豈不光明俊偉之甚又何必文借輕典以惠奸慝曲援律義以貽後艱以姑成此辭哉徒使

陛下赦之不罪奸頑易犯之跋扈撫鎮不自謀之端貽邊境無窮已之禍臣等誠竊惜之臣等非為律例爭也此義既明則

國是 王法胥民 定後禍隱憂胥此焉接蓋東

偶不可追將桑榆之救也臣等愚願

陛下勅下兵部及法司諸臣從長查議申明律例榜

示各鎮使知大同不盡之誅寔蒙

陛下不殺之仁嗣是敢有聚眾劫殺撫鎮官者俱以

謀叛已行論重則稱兵聲討輕則據法追論又

使天下知

陛下義理之怒無復屢赦中宥之幸庶幾有所嚴憚

而不敢犯矣此固明法救時反重折萌之道也

惟 聖明裁鑒又看黃綰稱總制侍郎劉

源清賄賂交通貪功僨事春秋必誅

國典難貸夫源清受

卷十一

一

陛下命為總制大臣與有兵戎之責不能相觀機宜

以圖進止老師費財卒罔成功使醜虜深入幾

於危辱奉職無效罪當萬死然聞八議之典功

賢必議先王所以示厚廣仁也往者宸濠謀逆

源清為進賢令守孤城獨以忠義感激士民嘗

大書誓死報國及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

照汗青之句倡聚為死守復積薪圍其私第約

賊主則室自焚偕死以報國有家人請棄城

逃走者源清即撫死以殉宸濠遣偽將將兵百

餘人到進賢招源清源清大罵曰吾豈從若反

耶立斬齋偽諭者宸濠卒亦不敢加兵進賢隣

邑聞風始皆有固守志今兵部尚書唐龍注以

御史按江西首上源清功謂其首挫宸濠之鋒

而奪其氣使賊不敢東窺湖東諸郡屹然為閩

浙障救者源清之功也夫死生滅亡之際豈可

以聲音笑貌為哉源清視古人特卒未死耳使

源清而死

陛下萬一聞其事將不嘉而壯之乎昨者九卿科道

諸臣交剡論薦無弗上源清者皆有試於此也

由此觀之源清固賢且有功矣即其事少不當

尚當蒙八議之貸况今之罪猶或有可矜疑者

乎臣等又按律所謂激變蓋言牧民之官失於

卷十二

一

撫子非法行事激變良民為變者也源清未用

兵之前士卒亦既殺總兵驅撫臣誅良善迫

親王出奔為變矣固不得以良民論也源清本奉

陛下命將天威致王罰不得謂非法行事又明矣特

其累失機宜措置乖方滋令其大耳此則源清

之罪也

陛下即以是重誅之匪惟天下服

陛下之公明且知奉職不効者其責如此不懲警而

勦舉職者非人情也又何辭之與若治軍行旅

紀律申令皆主將之責源清向與郤永乖矣不

知又權倖任均不相令妄殺之罪視永亦當少

從未減若夫貪功任事之變則心術隱微之際所未易以形迹觀者夫縣令小吏也族滅大禍也源清為小吏能不愛族滅之禍以報先帝今當 聖明之朝為

國家大臣受學問之委顧盡棄其平生以負

聖王臣等誠竊疑之夫今中外文武臣工以才能明辨論議文采出源清之上者信不少若委身狗國忘家報主如進賢者臣非厚誣誠不敢多與也近南科諸臣連章會疏所以訟源清者大抵與臣等合非臣等實私天下公言也迺今欲與卻永同殺匪惟其心或不死恐嗣後人臣不究

宋王希隆疏表十一 五十六

顛末不自備省將懷疑畏不敢為天下出力任事矣即叛逆之徒亦必快心洩忿借口為資天下後世且將謂 國家以大同之故殺一非死罪素忠義大臣豈曰小戾云乎哉夫源清罪誠可誅當不在叛逆者之上今馬昇楊林親為叛逆者猶得以後功請保全議陞拜源清獨不可以舊忠代一死乎竊恐天下後世有辭矣伏望

陛下念其前忠嘉其舊績憫憐其矜疑之迹

特賜貸其死若其奉職不効之罪則請重加明罰以為人臣儆事之戒夫錄往忠以贖新愆不為義不以疑罪殺大臣不失為仁儆事不舉職則

必罪無有不失為斷如其誰不勉思忠義死效驅馳以報

陛下以避 明典或輕一人之罪以伸天下忠義之

氣固聖帝明王所以鼓舞臣節者也惟

聖明矜教又肯得黃綰蔡稱潘做孫允中俱應敘用夫潘做職重巡撫寄切安危鎮城中外將士吏民休戚寧動做當誰委耶自今觀之亂階不杜何以示威見難不援何以示智踰垣而避何以示體 勅符俱亡何以示守降志辱身伏隸叛卒何以示節觀釁自全何以示忠冒功祈敘何以示耻皇惑草疏為賊請貸何以示法夫

宋王希隆疏表十一 五十七

陛下以禮法廉取侍臣而做等以此報塞

陛下此而不罪方來之臣以苟辱為上計以觀釁為

良圖養亂蓄殃以成國難且使大義日乖臣節

日數誠非所以風示來世而教之忠也

陛下天地為量做等倘蒙

容覆得不竄流為幸已極猶將覩顏垢而玷鱗

朝紳叨迪簡之例哉臣愚願

陛下勅該部查照 先命仍罷做等庶少存廉恥以

激懦頑若楚書詹榮等之功賞則臣等前疏已

具夫 國家全盛之時大同一鎮之叛不明法

正罪使 朝廷誅罪討亂之義伸於邊圉願二

三小臣得以口舌乘時為功

陛下不勝其好生之仁俯聽其言然天下猶未能測淵衷之所注也若遂以為奇勲顯績優賞駿拜張皇誇詡天下後世將謂

朝廷為何夫賞不當功罪惟人不思勸且

國體輕重隨之以臣愚論之詹榮身陷賊中本無

疆土之責楚書秦使築濠非有軍旅之事乃肯

越職以謀敵因機而成事且其膽能入圍口足

說賊

陛下錄此而稍加賞異之亦可以為人臣出疆奔走

君難圖回敢於趨事者之勸矣若曰大同之功

非此二臣者莫可為莫可就也竊恐天下有以

窺朝廷矣將謂朝廷過視大同為勦敵強

不可制故招降餌伏者遂侈為奇勲受上賞甚

非所以示威崇體尊朝廷也故臣等為楚書

詹榮不宜厚賞者非為

國家吝惜誠愛體也無已則少俟歲月二臣資敏

當遷吏部別擇美秩加常敘二等請備制陟

陞足示優異則體全勞敘兩存不廢若夫樊繼

祖挫威於城下張賢受命於軍中亦復貪天因

人冒昧掠美又非臣等之所知也夫如走則賞

罰畢協而大義明規摸弘遠而

國體尊奸宄潛折而邊圉戢近可以示天下遠可

以詔來世矣惟臣等前議與勘事大臣雖有異

同然非臣等故欲與縮異也亦非縮之見不及

此也蓋法臣之體貴於詳明朝廷之體貴於

弘遠固各有攸當也臣等言官所論者

朝廷之體耳况國家善後之策邊鎮久安之圖

追鑒覆車議在今日必智愚併陳對非畢達廣

延博議然後聖治有基也臣等若內避異同

之嫌外懼羣小之非緘默不語仰負無收則不

忠之罪死且無贖又臣等之所大畏也且天下

之事非一家私議要於是而已臣等言而是則

足為縮助亦大臣集眾思廣忠益之道異也迺

所以為同如其非是足亂國紀則

聖明在上公論在廷是非公私無所遁飾臣等席

囊闕下以俟明誅再惟臣等俱遠方賤愚

歷塵群縣誤蒙拔擢待罪言官數進跡任過

承溫允感激知遇萬死思酬顧志慮庸庸放

事每過計誓死稱塞故言多忤眾觸犯時忌罔

知死所亦惟仰恃聖明耳伏乞

矜其愚而察其無他臣不勝恐俱願望之至

嘉靖十三年九月初二日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兵科給事中臣趙漢謹

題為開 聖心辨忠邪以存

國體以圖治安事臣切見近日言官以言獲罪奪

俸調遣詰責甚急人不自安臣言官也非為言

官惜也惜 國之大體也惜

朝廷日漸多事而此非治安之理也敢為

陛下陳之自古忠與邪孰益於國不待智者必曰忠

於 國者國之益也以今日言之若何為忠必

上為

陛下保盛德下為海內憂民窮為紀綱理其緒為法

度嚴其守近裁權寵遠慮不虞執是數者惓惓

祈望而不但已焉是雖未敢曰忠亦學為忠臣

之萬分者也惟夫忠與邪情相反而勢相勝邪

之所欲忠之所憎邪者利之忠者病之觸目熟

中心易憤而言易激激則犯忌諱侵近幸而奸

邪顧側目以圖之矣於是責之以輕率妄言俸

可奪也坐之以不諳事體官可譴也

旨由中擬力能轉展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夫以內臣

之私忿而滅天下之公言戕天下之士類以遂

內臣之怨報

陛下以此輩為有益乎有害乎臣竊仰

陛下純粹之質保有其性誠

清明之氣不累於物誘忠邪之辨當如明鏡之照妍

媿無微不見柰此左右忍為欺蔽何哉臣言及

此亦知左右之臣不巧為文飾之說以避怨報

之嫌必謂

陛下明睿所臨誰容欺蔽必謂臣言亦妄也臣謂

陛下設使知其欺蔽豈徒容之惟夫不得而知之其

為欺蔽也深矣臣請

睿覽試詳近日言官童疏果為其家乎為其身乎如

其不為身家當為

陛下矣而被言近侍每有陳奏必以中言官為辭則

是言官以忠

陛下為心而近幸者若以言官為讎也私忌而不顧

朝廷受過舉之名其為心也果忠乎邪乎臣固惜

此忠邪之不明也忠邪不明

國之大體見矣治忽之幾判於此矣且

陛下登極之詔凡 先朝以忠直諫諍及言事忤

旨死者葬祭廢斂降調者編氓謫戍者或起以原職

或酌量陞用而當時中傷言官多出近侍則又

顯戮遠竄曾不少貸此

新政之美者首開言路來藩壯輟為世道計切矣纔

二三年之間故轍仍循顛危罔戒謂之何哉語

云君聖臣直孔子曰天下有道危言危行今之

言者過直與危所恃

聖明在上際天下有道之日云爾如中外以言為謹

相率而為阿徇為卑遜以避反中之禍其以

聖明為何如以世道為何如豈不岌岌乎其殆哉臣

謂所當深惜者正謂此也而不當自為言官惜

也何也以言為責事有當諍諍而有感於

陛下有裨於治理雖殫軀碎首亦臣子之分也而况

此官此俸手使無益於事而徒有以重

朝廷拒諫之愆臣知蒙罪數臣之心方以不能積

誠動

天自咎而譴奪非其所惜也此臣所以重傷其類而

無所惜焉者也然惟犬馬之誠不能自已而因

譴廢言非臣之職是以實陳愚悃伏望

陛下采納

神一心之運用別群下之忠邪審言諾之通塞係治

道之隆替將必惕然惧悚然誤其於左右是非

枉道進退與奪必公必明奸邪無所施其術而

善類亦得以遠其疑又何有間隙而為言者之

指陳哉不然

國事日非將來之患非臣所得而測也

嘉靖二年八月初三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臣廖紀謹

題為乞 宥言官以彰

聖德用將才以固根本事臣惟君以納言為聖臣以

敢言為忠敢言之臣未必皆當而納言之道在

無不容蓋難以勸忠直亦以廣聰明二帝三王

率致雍熙悠久之治皆此道也近者馬永論郵

陸完等事委是出位輕言

皇上不加罪譴但使之南京帶俸閒住

宥過之恩永固感激不淺矣而臣初聞

命竊自深慶以為 睿知所發動涉精詳欲一掄揚

以盡愚衷而未敢也蓋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四方都會承平日久武備廢弛臣以

正德十六年任南京吏部尚書次年改南京兵

部尚書叅贊機務曾逐一觀視軍政該行整理

者不勝驚愕玩愒之勢已至七八雖嘗竭愚摠

慮補救一二偶因言官論劾旋以衰疾乞休遂

歸衷情耿耿恒以負任為愧臣雖身居田里而

一飯未嘗不以南京為憂蓋南京有操江營有

內小營有外大營先年軍士大約十萬餘名迄

今逃亡事故僅可六萬餘名中間又多瘠弱不

堪其精壯可用者僅可萬餘名未經戰陣不識

坐作攻刺之法一有警急難使驅使此兵之可

憂者一也南京城墉周圍七十八里東西南三面猶有重門八烟轆輻獨北邊一面人烟稀少

多蔬圃荒蕪之地守禦之備了無所恃此城之

可憂者二也平時操練并守門軍士所戴者木

盔所執者木刀竹槍迨原其故皆謂軍器悉貯

內府該班軍官俱不敢領以軍士每每逃亡并此

器械不可追究恐累賠償夫以平昔無事之時

虛應故事習為輕便卒然有事之日戴此木盔

執此木刀竹槍豈能禦變此軍器之可憂者三

也三者不獨臣憂之凡任南京有識者皆以為

憂也三者既為可憂而所恃者在將領耳南京

坐府坐營自公侯伯都督指揮以下中間曉暢

軍事固雖有人俱未曾經戰陣有警之時欲其

折衝禦侮難保必勝而將帥亦為可憂也臣近

荷 召用至京退

朝之餘每與已故尚書李鉞私相論及南京可憂

宜預擇練習戎務世任將領者二三貞奏

請用之坐營督率振起疲弱振揚軍政平時之聲威

可以懾人心有事之謀勇可以成事功斯為保

根本重地之至計不可不急圖也臣之此言同

朝二三大臣亦皆聞之前日楊銳

准告南京坐府臣心竊自私喜近日馬永獲南京安

置臣亦不勝私慮三將之去南京實

天啓 聖聰有此 成命乃篤周祜之遠覽保根本

之大猷誠 宗社無疆之休也臣懼忭之餘欲

候 天威少霽日陳本末申薦揚銳馬永寄以

營務重其責成以彰

陛下器使之恩釋臣昔者負任之愧言官一時未悟

聖意以馬永勇畧素著夷人畏服犯

顏申救如都給事中鄭自璧等言之御史鄭洛書又

言之

陛下皆不深究而御史魏有本愚昧奏詞狂直蒙調

外任 聖恩誠為薄罰在

廷之臣不勝悚懼故都給事中解一貫御史許翔

鳳等又交章論救臣以事關

國體職在用人未嘗不咎有本之狂而深望

皇上開容納之量先年給事中等官衛道等論及

世廟街踞雖蒙 聖恩調外旋以科道交救俱

賜復職此見

皇上明目達聰之哲舍私光大之量雖舜之舍已從

人禹之聞言則拜亦不是過

朝野傳頌至今不已今有本初試言職事體未諳

言雖煩瀆心本無他伏望 皇上恢天地之量 宥芻蕘之狂

俯從言官所請合無將有本仍復原職惟復量加罰

治則

陛下容諫之大度堯舜湯武不得專美於前矣又望

乞將楊銳馬永俱俾南京坐營仍照北京坐

營體統行事則

陛下奠安 宗社之遠圖上有以隆

聖祖根本之重地下有以貽 後嗣無疆之丕基矣

臣待罪銓曹用人者臣之職用將者兵部之任

今以吏部而言用將之事出位之罪自知難逭

但犬馬惓惓一念愛 君之誠憂

國之心自有所不避也干冒

天威仰祈 俯納臣不勝戰懼待罪之至

嘉靖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奉

聖旨覽卿奏之見忠愛魏有本准復原職楊銳着南

京坐營該衙門知道

吏部左侍郎臣霍韜謹

題為擴大公以贊

聖治事臣竊惟天下之治在人才人才振作在至公

苟權有輕重人競其私則忠賢沉屈下僚庸材

倖登要秩賢否混淆甚非所以贊

聖治熙鴻績也臣伏觀

陛下宵旰孜孜圖惟治理十有四年于茲矣是宜百

官有司無不競勸矣是宜治政無不理矣乃今

郡邑有司未見其慎職職私未見其改厲政治

未見其振飭生民未見其安養怨氣鬱積感召

變文皆臣等不職不能奉揚至公之罪也臣恒

謂天下不治皆百官不職之罪也百官失職皆

吏部之罪也臣未敢備舉謹自推陞官員一事

開具積年綱弊為

聖明陳之凡京堂有缺吏部不得擅推惟且缺員聽

朝廷特旨陞用考滿黜陟取自

上裁吏部例不考覈業績具存可質也自成化末年

權歸內閣萬安劉吉等招納權賄言官攻馬自

後小京堂推陞逐屬吏部甚至兩京府尹光祿

寺卿太常寺卿京堂三品官也推陞亦屬吏部

巡撫都御史至要且重職也推陞惟會戶兵兩

部吏部之權愈偏重矣重權所在人易行私故

自府尹及各寺卿凡蒙推陞即拜謝於吏部之門語云受官公朝謝恩私室古今大戒各官乃感恩於吏部不歸恩

朝廷吏部權重之弊一也若大理光祿各寺少卿順天大理等丞惟吏部專擅推舉故科道部官欲陞小京官只勿得罪吏部勿得罪內閣即可安坐得之矣或暗託腹心於吏部或假借吹噓於內閣小京堂官亦無不得之矣外任兩司知府雖有推陞卿丞之例地勢孤遠得與其選者或鮮矣剛直雅正之士不肯低首權門輟縮細人恒奔趨以竊位所任非材真材不任吏部權重之弊二也天下知府只百五十餘員知府之秩四品位不為不尊矣所統專城地方千里責不為不重矣生民休戚皆寄命焉權不為不要矣有缺推陞惟具一員

朝廷不能裁其可否重權一付之吏部科道官有得罪吏部推陞知府彼即緘口以去矣部屬官有才宜內任或被讒讒即陞遠方知府無所於懇美百官惟知畏吏部不知畏

朝廷吏部權重之弊三也近承聖諭自今巡撫員缺皆會官推舉

聖上睿見洞然隱微矣自是撫臣知推舉之功出諸

輿論予奪實由 朝廷不專歸恩吏部矣惟光祿太常太僕府尹卿丞之職吏部尚專讓焉甚非所以昭大公也夫卿丞美秩也况由是進焉六卿之長亦其選矣可勿重乎伏乞

聖斷者為定例凡兩京太常寺卿光祿寺卿太僕寺卿皆秩官三品者也遵照

聖上新定會舉巡撫事例會九卿推舉吏部毋自專馬兩京大理寺少卿寺丞太常寺少卿太僕寺少卿兩京國子監祭酒司業兩京府丞南京通政叅議皆清要職也合候四員具缺即會九卿推舉內外才望官八員請

旨擢用吏部毋自專焉於八人之舉也六部大理寺

科道中舉四人焉在外叅政叅議副使僉事運使知府中舉四人焉惟求內外均平使人無重內輕外之嫌也部屬與科道並舉使吏部司官無專陞京職之私也僉事知府運使才德昭著皆陞京堂使人知競勉守職無踈遠自棄也必九卿僉舉絕吏部擅權過重之弊也必四缺乃會推從簡便也亦猶六科給事中五缺以上乃一推補也否則人惡其厲已也將謀沮之曰是煩數會也僕僕廢時也自是內外官員轉遷秩皆知出諸輿論予奪實由

冊典屢行 宮掖太廣 恩幸弘博

神氣太勞有以致之與臣聞神氣在人猶水之在地

中凝則聚通則流流而不得其防則為溝為壑

靡所不竭故善養壽命者必以愛惜神氣為本

而愛惜神氣者必以慎節情欲為先是以古先

聖王妃匹有常數御幸有常期誠不以一時快

心適意而勞形搖精以貽莫測之憂况妃匹廣

則服飾必廣御幸多則寵賚必多徒取快心適

意之觀而恣為勞民傷財之事則或基無窮之

患故不為也今

陛下年齡甫壯正如四時之春春則方盛而易於發

揚唯於發揚時常思保合則盛者長盛茲者

聖躬違和甫安又如一陽之復復則尚微而戒於擾

動自非擾動中養以安靜則微者愈微此

法天立命之道不可不察也此臣所以雖在千萬里

之外而一念犬馬愚忠自有所不能已也伏望

皇上深念 天地

祖宗付託之重遠惟 子孫臣庶仰望之殷

敬身則如敬 天地

祖宗 愛身即以愛 子孫臣庶 神氣雖復而調

養保護必萬分加謹於前 宮掖雖廣而接見

御幸必一切大省於昔凡快心適意之事足以勞

臣竊伏自念若因仍舊弊則吏部何以勵勸百

官何以贊襄治化何以福澤天下何以仰體

聖心憐憫圖治之美臣等職職竊食何以逃罪乃謹

畧述推陞京堂官府官兩款積弊伏乞

聖明詳察焉如可施行乞賜

明旨行部著為定例永承式焉奸臣不便已私擅議

改更科道官指實糾罪亦臣愚區區仰贊

聖治之萬一也

嘉靖十四年九月初八日奉

聖旨只照舊例從公推用

嘉靖十四年九月初八日奉

兵科都給事中臣許復禮等謹

題為謹用人以圖治安以免物議事先該本科給

事中張原題為懲貪暴以儆在位該兵部覆題

節奉 聖旨是朱宸周傳陳昇等俱革了任着

帶俸閑住該衛掌印管事員缺係部裏便從公

訪推通曉文義練達事體立心操行素有譽望

的七八員來着欽此隨該兵部覆題推舉得署

都指揮張銘等八員疏上 請奉

聖旨再推七八員通寫來欽此中外人言嘖嘖咸謂

人數過多必有當緣請託之者如正德年間事

也甚者又謂投獻往田遣人打點物議紛紛莫

知其故臣等待罪該科莫容循默切惟錦衣孫

近侍衙門掌司法令然掌印管事官又日侍

宸嚴統率官杖總理庶務尤為一衛之樞紐必得廉

潔之人而後官校不貪必得簡靜之人而後官

校不擾必得謹愿仁厚之人而後官校不躁外

此取材辨者或恐喜事邀功取剛強者或恐作

威變法皆非此地之所宜居也先在正德年間

一因用匪其人遂至竊柄弄權勢傾中外使天

下惟知有權要而不知有

朝廷者十餘年幸而 聖王龍飛撥亂反正元兇

就戮餘黨悉除迄今衛所官校人員始知懲

畏法不敢生事害人朱宸等一經言官論列

陛下即為罷黜別選賢能代任臣等仰窺

聖慮深長知此衙門非尋常閑散之地此官非泛常

不急之銜關繫其重不可一日任非其人者也

近者朱宸等之退既為私矣為其貪矣若今

日進用者果如人言實請託則亦何異於彼

我將來之事會私之弊又不知其何如矣是不

惟不足以服天下之心亦且不足以服退者之

心也伏望 皇上慎重此選 勅該部詳加

訪察於 聖諭通曉文義之外務得廉靜謹厚

之人奉公守法不矜材智不弄威權不黷貨利

者斯可舉用如得其人雖不必多補員數用一

人而可以抵數十人矣况成化弘治年舊例該

部推舉三四人題請 點選一二人未有七八

員之外復推七八員之數推選太濫致使退閑

降級依憑城社者群然跋望人人自以為可得

無恠乎物議紛紛也如有前項實緣請託果如

人言者該部即行參奏或臣等科道官查訪得

實奏 請拿問庶奸說懲而賢材得矣然舉正

於既用之後又不若精選於未用之先為得策也

嘉靖二年二月初四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翰林院編修 臣楊名謹

奏為遵奉

明旨昧死陳言以効愚忠事本年

月初四日

臣以災異修省妄有建言

聖旨令臣明旨

擇詞之餘不勝悚懼切念臣本庸

劣無所知

何蒙

皇上簡拔及第

列詞林感仰

殊恩每懷圖報

見諸臣奉

詔陳言議論不一恐

未足以上慰

淵衷故以草茅之見騰為狂妄

之說塵質

眷覽但臣涵養未至故氣之平和

問學未明故

言多踈謬乃重煩

明旨巨驚悸殞越

無地自容既而伏自思省所以有

言實出於大

心一念之誠非敢故為矯激以速

譴責也以臣

之愚時務人品固未能一一周知

然得於見聞

真不容已者况承

嚴命之下苟復畏

非隱默或支離遷就以求幸免豈

不有負

皇上虚心納諫之

心也哉而臣願忠之初心亦自負

矣故敢不避

以所見聞出於臣民之公

論者為

皇上明言之惟

皇上既已許之復

察之臣愚萬幸臣惟吏部諸曹

之首尚書百

之表尚書百

往者吏部尚書有缺

皇上亦慎重其人不肯輕予今乃屬任於鉉豈不以

鉉為賢於諸臣耶然而

命下之日大小臣工罔不驚愕雖問細民亦切切

不已皆曰此地非鉉所宜處也蓋以鉉之為人

心行反覆舉動乖張志惟務於逢迎心抵期於

報復向總憲臺稟遭論列今遷吏部又被群言

臣恐失今不處使在位日久益以逢迎之巧濟

其報復之私內外臣工用舍盡謬則其為害可

勝言哉此鉉之不當用也如武定侯郭勛賦性

奸回立心險詐阿奉權貴以受

天恩蓋不必考其心術之微觀其氣象之著亦知其

為險人也

皇上使之典戎務屢代祀事及凡要緊

朝政皆得與議彼復不自檢飭肆意猖狂使為臣

子者朝夕觀效皆如勛之為人豈得無可慮乎

此勛之不當用也如太常寺者本司掌禮儀以

事神祇 祖宗尊迎和氣光照

國祚者也位列崇階稱為清要非心行純白資望

深久者不得與矣近者乃使陳道瀛金寶仁輩

庸惡道流統攝其秩臣每觀其聲音容貌既極

粗鄙及聞其素行則飲酒食肉貪財好色無所

不至一遇祭祀則專於分受品物及香燭柴炭之類而已如此等人如此等心而望其誠敬精白以贊助

皇上明禮之敬有是理乎此道瀛華不當用也臣竊妄以為是數人者群心皆曰不當用也而

皇上用之豈亦 聖心之偏於喜者耶又如皇上踐祚以來在廷之臣條建議論之間識見偏執

言詞純繆以上觸 天威自取罪戾者固非一人一事但據其迹雖若難恕而究其心則皆可

原自明示薄罰之餘懲創已久况皆累朝作養才能文行各有可取以遺我

皇上共成光明之治者也而可終忍於廢棄老死已

慨然允行近見大學士李時以愛惜人材為請即荷嘉納中外臣民不勝忻躍此可以觀人心矣

但下該部已久未見覆題則臣所謂遲回觀望不能悉力將順縱有陳焉不過塞責之說豈可

謂無哉臣愚竊妄以為是得罪諸臣群心皆曰當矜宥也而

皇上亦未能釋然豈亦 聖心之偏於怒者耶推而至於施為之間如稽復舊典以備一代之制真

盛舉也但未免工作勞費力並竭採運木植

燒造驪瓦裝載灰石所至騷然民無寧日則閭閻之下形諸愁嘆以戾太和者亦豈少乎又如

真人邵元節者以妖術進過蒙采聽於內府修建醮事維

皇上祈天永命之心不能自已但禱祠之說自古無驗乃今不惜靡費使之頻舉且

命左右大臣奔走共事而元節復率其徒侶持其燔樂敢於大內闡揚法事遂至不肖之臣妄為依

託且聞有昏夜之哀出其門下者亦不能必其無市恩播威廣緣借事之失也夫以

皇上敬一之心感格天地萬壽之福百祿之祥可以坐致乃使異端小術攘以為功書之史冊以垂

後世亦謂何哉凡此或皆聖心之少有所偏者故臣敢為內照自省及戒謹恐

懼之說蓋欲皇上遠稽堯舜所以德高群聖治冠百王者不外此

心之中和也使或一念之微一瞬之際及一事之未少有間斷即未純一即弗中和是故慎獨

之功確乎不可忽也乃臣之誠不足以孚感格言無足以備採擇至厘

明諭臣罪安可逃哉伏乞 聖明原臣願望之至宥

臣任慙之生將汪鋈等 早賜罷免得罪諸

亦明勅該部量為議處及大工完日加意休養無復有所興作以重困農民而禱祠之事一切遠卻如此而民心有不響應天心有不潛孚者臣未之聞也臣竊遠賤士朦朧狂言下言雷震莫知死所惟冀茲終憫再賜垂察斯世幸甚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嘉靖十一年五月初十日奉

聖旨這所既欲納忠論事自當吐露真誠明白拍說都乃心藏奸詐疑主欺君沽名賣直託言星異脅制朝廷泛引旁牽誣害忠善意引黨類志在報復亂法怨君好生無理着錦衣衛拿送鎮撫

嘉靖抄卷十一

一七六

司着實用刑究問奏請發落

刑科左給事中臣解一貫謹

題為慎選撫臣以安地方事臣惟各處巡撫都御史係一方之保障而邊隅又地方之險要者也得其人則不惟其身無害而且地方無事

朝廷攸賴非其人則不惟取殺身之禍而且貽地方之害於無窮上屋

九重宵旰之慮前日都御史許銘被害於甘肅今日都御史張文錦見殺於大同雖曰強兵悍卒大肆惡逆亦由二臣者非其人是以前居既無撫馭之策臨難又無克亂之才遂使將卒殺之如獵狐兔然而畧無所難也上為

嘉靖抄卷十一

一七九

朝廷之羞下貽地方之患任非其人其害一至於此臣竊見邇年用各邊將官皆由眾官會推而用各邊都御史反不由眾官會推只以腹裏地方為高以邊隅地方為苦往往推陞都御史皆先用之邊隅俟年歲既久而後陞選腹裏或在京在外不問其人為何如但年資稍相應者遇缺遂陞用殊不知職任有輕重地方有緩急邊隅之職任較之腹裡為重邊隅之地方較之腹裡為尤急腹裡安平無事之處常人皆可能而邊方決機應變之地則非有大材大抱負者不能也輕重緩急之問較然矣今乃一切顛倒任

用所以致亂職此之由昔人有云將不擇人以
官為序取敗之道也今日之事何以異此伏望
皇上軫念邊隅地方險要邊隅都御史職任重大各
邊一有巡撫員缺乞

勅該部會同九卿科道等官推選務要平日熟知邊
情曉暢戎務威望素著文武兼資者俱以副都
御史重任或以腹裏僉都而改陞或以腹裏副
都而改調或在外地面如宋之胷中有甲兵而
後推或在京堂上如唐之禁中藏頗牧者而後
用年歲既久功效攸著則兼以侍郎職銜而久
任之職任既重用又得人則足以為一方之保

障而地方可保無事

朝廷可保無虞矣夫天生人材自足以供一代之
用未聞有借材於異代者惟材者不用而用者
不材是以天下治日漸少而亂日漸多也今各
邊巡撫都御史如兩廣有盛應期順大有劉澤
宣府有張縉大同有蔡夫祐遼東有張璉延綏
有周金寧夏有張璠甘肅有 天敘雲南有吳
祺貴州有楊一瑛以愚料之奇材固有冗材亦
多幸地方安寧無事可見一有如今日不克負
荷者多至前車既覆後車當鑒臣願

免性之失為將來之戒寧寧事而過憂無後

嘉靖四年二月

二十

時而有悔乞 勅該部會議如某邊某人如臣

前所云則仍照舊任用如某邊某人不如臣前
所云則急另推官往代將本官改調相應地方

如今日蔡夫祐在大同懦怯無謀受制于賊惟
朝廷急 賜罷黜以警其餘則曲突徙薪賢於焦

頭爛額遠矣臣又聞各邊巡按御史其職任雖
較之巡撫為稍輕然亦有地方之責今都察院

差撥猶前巡撫然不論輕重緩急專一以腹裏
地方為上差以邊隅地方為中差巡按邊方者

必新進之御史而巡按腹裏者老成之御史
也殊不知

朝廷用人惟當權輕重緩急豈可以此為上下哉

若邊方得一老成練事御史與巡撫協力其為
地方之助多矣臣又願

陛下勅都察院今後差各邊巡按御史亦必揀老成
練事曾在腹裏巡過按者然後差往則巡按亦

得其人而地方亦有賴矣
嘉靖四年二月初二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嘉靖四年二月

二十

戶科給事中臣孫應奎謹

題為修大政祛流弊以隆

聖治事臣聞治天下之道大要有二文與武而已文以綏太平武以戡禍亂雖古聖帝明王所不能廢也然而用舍予奪雖懸之天子而進賢退不肖上以紓

九重之憂下以慰群情之望使守正靜俟者無久淹之苦而膏緣奸巧者絕倖進之私是惟在當任者之公與明矣但近年以來吏部每失於專擅而不公兵部多至於徇情而失當忘人臣匪躬盡瘁之節負

嘉隆疏抄卷五

十一

聖明勤政願治之心亦已甚矣故有或聽權貴役使而升非其人或受屬托而心懷貪得或陰厚鄉里而援引要職或膏緣相和而邪缺倖進波蕩風靡相習成俗矣今復緘默不言臣恐弊又惠生不能仰答

聖治是重貽罔上之罪矣臣敢冒干罪戾昧死為陛下言之且吏部者天下文官之所從出之地也夫何適者有副使纔二年即陞參政者有僉事纔二年而即陞參議者有知府纔二年即陞副使者有員外纔二年餘而即陞知府者有應任七八年而未及一轉者有才力不及而却陞兵備

副使者有陞驛丞為典史一選十數人而弊端

甚多有已選縣丞而地方狼狽不肯赴任假勢駕託而擅自復選者有陞遠方軍民知府久不赴任膏緣而即調復裏者有出身吏部大肆貪淫而却曲為陞擢者有吏部官互相排擠傾陷而無退遜之風者有凡遇好缺累次求討如乞丐者有序該陞遷自分不便而不肯就者凡此皆因循之陋習頹風日下吏治之不精百姓之不保有由然也至於兵部者天下武職之所從出之地也夫何適者有營求漕運嫉毀同僚而即陞總兵者有託親勦要而即推備倭者有交

嘉隆疏抄卷五

十一

權權貴而即陞都督者有因公至京營求而即陞都司掌印者有未諳邊務而却推邊關總兵者有邊方將官而却總腹裏成務者有推艱避難不任邊城而營求畿內守備者有貪墨無恥都司通省差人大索軍官謝禮而陞為參將者有以雙龍將官坐營而號令三軍者有參候用而經久不行推用者有將

御覽揭帖高下其手而賢否不盡聞者凡此皆漸染之弊政蠱壞日深邊務之不修保障之不固有由然也夫以天下機要而莫先於吏兵二部今乃積弊驟奸如此是根本之地固已不清久矣

通者幸賴我

皇上聖哲神謨洞鑒此弊易置兩部大臣更化善治

天下想望太平於變風動之機惟其特矣但弊

端惡甚一朝頓革是惟在控得人守理之也伏望

陛下睿慈邇來相沿之弊革新立賢無方之規將文

選考功武選職方郎中合無不拘本按請常格

凡遇缺人務要廣詢博訪惟求慎重有立堅定

有守之人然後用之仍照例久任必公庶昭著

者擢之京堂以酬其勞中間若有委靡不立而

聽人役使徇情失守而懷利自便者亦乞

賜示懲罰懲戒今後庶人知警也若惟蹈常襲故日

復因循在吏部而使好官美職能自擇而致之

如取諸懷袖在兵部只沿舊備格而陞遷如常

是賢否無別賞罰不加則凡罔上利己之事亦

何所憚而不為乎此則今日之積弊而革故鼎

新以成中興清明純美之化是故有賴於

聖明也仰乞宸斷特賜施行著為

令典務使著實舉行永為遵守不得朝四暮三廢於

半途而視若泛常如此則

國有常典人皆奮勵私意忘而弊端絕本源清而

忠良進文恬武熙海內又安

嘉靖十年十二月十一日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著吏兵二部看了各加整肅勿得

仍蹈前弊

嘉隆通抄卷三

全五

湖廣道掌道事浙江道監察御史臣盧瓊等謹

題為言官自劾不職乞賜

聖裁事竊惟我

祖宗設立科道責任最重成化年間原無考察事例

弘治以後法漸相沿節因多官會議考察六年

一次舉行蓋科道既考察留用則可以拾人之

遺非因科道拾遺而又令自相攻擊也

陛下龍飛以來考察再舉今經部院會考兩京御史

降黜比之庶官已嚴今桂萼之言復令臣等互

相糾劾蓋以言官賢否治亂攸關公忠方正然

後可以彈壓奸邪則明嚴肅然後可以振揚風

紀臣等才不足以集事明不足以察奸職欲盡

而知不周心欲為而力不逮曠濫之罪何所于

逃臣等所不能盡者職也所不敢欺者心也所

不敢亂者法也必欲扶同糾劾則是開攻訐之

門滋報復之計此漢唐叔世之事豈

聖朝所宜有哉誠恐紀綱法度無可執持非

陛下勵精求治之 聖心也况言官係天下綱紀又

在 陛下維持綜覈之耳伏望

念臣等之愚不能覲顏就列念考察之典不可數易

屢更得臣等量為降黜以肅風紀謹題請

旨

嘉靖六年七月初二日奉

聖旨這事吏部已查有

先朝事例又屢有旨著他每互相糾舉來說如何日

久杭違不遵又來執奏本當究治姑且記著便

從公互相糾劾若再回護決不輕貸吏部知道

嘉靖六年抄卷三

八十一

廣東道監察御史毛愷謹

奏為乞慎考察覈名實辨邪正以隆治道事

帝王之治莫先於用人而用人之道必明乎黜陟黜陟明則人心勵人心勵則庶官正庶官正則政務舉而至治成是以尚書稱述堯舜之治亦唯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此誠治化之本致理之經也漢唐以來考績之法未嘗不具黜陟之典未嘗不嚴而得人熙績之効遠不逮古此其故何也蓋唐虞之所黜者四凶也皆天下之所謂不肖也所陟者九官十二牧也皆天下之所謂賢也漢唐之所黜者未必皆不肖而所陟者未必皆賢甚者名實混淆是非反易有以不肖為賢而反陟之者矣有以賢為不肖而反黜之者矣是以黜陟雖同而治理不効也仰惟

皇上之德神聖卓冠前古

天動民惟日葵孳至於進退人才尤屢

聖慮慈當京官考察之期正

皇上靜攝致齋之日深惟治本灼見政教特

勅禮部并諭部院考察官員務要平允公當以俟

黜陟一時臣工懼動中外皆謂

皇上聖心之一王言之大真如天地之於萬物長

養生戡戡培傾覆無所不用其極雖堯舜之聖何以加諸一時當事大臣必能仰體

聖心恪恭 皇度以彰平日之典而唐虞熙績之盛

可以復見於今日矣但近年以來清議不甚

明公道不甚著人心不甚正士習不甚端是非

不甚分名實不甚考邪正不甚辯苟于黜陟之

間一有不當其賢不肖之實則於

皇上明允公當之 盛心不無有負此臣區區杞人

之見不能不慮也臣不敢浮議泛說請悉指其

明著之實而以徃事證之且如朝

觀年考察在外官員據有撫按藩臬歷年考語其分

遠其勢疎其情易公而難私然猶未盡得其當

至於京官考察止憑該衙門臨時訪采其分近

其勢親其情易私而難公是以賢否得實比之

外官尤為不易據臣耳目所見有行已端潔而

不同於俗者有守法公謹而不諧於時者有雅

靜愿慤而不善於承迎者有直介敢言而不容

於權貴者或反以為不肖而黜去之又有汙濫

而外飾者貪婪而巧避者佞諂攀援而無恥者

柔媚庸懦而無為者矯情干譽而無實者或反

以為賢而留用之此非賢不肖之跡果為難知

也揆其所由蓋毀譽之言易惑而愛憎之情易

投或倡之於一人而和之者不廉其實或中之
以一事而聞之者遂以為真或假借當事之人
務在中傷或致為縱橫之論必於求勝或因鄉
里親戚之故而互相造言必使有不可解救之
勢或乘權要嫉妬之隙而巧為遊說必使有不
可申白之情或雇倩無籍之徒摭拾妄奏或買
囑吏皂之輩媒孽誑言或投匿名之帖或通告
訐之文或言其行檢不修而不言其果有何事
玷缺或謂其官箴不守而不言其果有何事廢
墜或謂其貪矣而未嘗指其以某事納某人之
賄或謂其奔競矣而未嘗指其得某官出某人

嘉慶臨政抄卷上

九十一

之門或加以帷簿曖昧之事而辱及於室家或
摘其細微疑似之跡而遂畧其大節此賢者所
以或負不肖之跡而所熟者未必盡當也至於
不肖者自知其不為時論所與則又深為根蒂
巧於彌縫或借譽於賢者之口或倚勢於當路
之門或以鄉里而固結或以姻婭而憑依或托
門生而出入求容或假故吏而往來干謁或以
鑽刺而曲為夤緣或以黨與而自相援引或以
詞章小技而文其奸或以厚貌深情而掩其實
或為異同反覆之論以搖惑衆心或為陰險狡
猾之吏以挾持營道此不肖者所以得冒

之名而所留者未必盡當也如嘉靖十二年考
察去留有如余胤緒等當事者初知其賢能竟
以中傷而罷黜又如黎晨等當事者初擬退黜
竟賴夤緣而倖免荷蒙

聖明洞燭微情 旁咨輿論或收錄於既棄之餘或
顯斥於苟容之後固足以激勵人才彰明

國法矣臣愚以為圖善於既事之後不若慎防於
未事之前近日以來臣聞外議以為多有浮薄
仍踵故習旦夕奔馳彼此扇惑流謗生詭文非
飾過無所不至一時傳聞皆以為善者未必留
而不肖者未必去人情惶惑物議沸騰臣固知

嘉慶臨政抄卷上

九十二

聖明在上 一大語叮嚀且儆威飭罔敢不恭必不至
往日之弊竊恐流俗滋久積習難更萬一有如
愚臣所慮外議所傳者則於

平明治體不無有累臣官名監察職司糾舉既有見
聞諛不容默伏望

皇上俯察微言 勅下吏部都察院務秉公正之心
痛釐久積之弊考其素履不惑於浮言按其實
跡不眩於疑似其庸劣素著為衆所共棄者雖
盤據夤緣而必去正直有聞為衆所共與者雖
媚嫉妬害而必留名實不至於混淆是非不至
於倒置萬一見聞未直徇有虧漏人心所不服

公論所不容聽臣等從公舉論以明

國是以正公法則於

朝廷黜陟之典不虛

皇上平允公當之論無負而唐虞咸熙風動之化可

成矣

嘉靖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吏部都察院知道

嘉靖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

湖廣道試監察御史臣浦鉉謹

題為存君子退小人以裨

聖治事天下之治亂關乎君子小人進退之間君子

進則治小人進則亂此古今自然之勢也伏惟

陛下於尚書林俊陶琰 俞允致仕而去於太監秦

文復用委任守備 溫旨一下人心惶怖皆為

嘉靖之治猶未及見正德之風又將繼作凡太

息者不獨臣一人也昔

先帝武宗初嗣帝業惑於群小以致大臣若劉大夏

韓文等不能安位行志而去故十數年間劉瑾

變於先寧彬振於後小人接踵糜亂天下殘傷

嘉靖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

國本有不可勝言者幸

陛下入繼大統首以進君子退小人為天下急務於

尚書林俊陶琰德望係天下之公論才猷關天

下之安危乃以禮起用君子可謂進矣於太監

秦文等為寧彬之逆黨雄銳之羽翼乃罷遣閒

住小人可謂退矣天下欣戴人心鼓舞皆謂太

平之治不數年間尚可復見邇者

陛下圖治之心漸不如初任人之際頗乖物議罰俸

貶斥既以推斥臣工樂用之意認罪回話又以

沮撓大臣展布之誠政干闕官章疏累上而不

行事涉貴戚觸犯一及而移怒是以君子始焉

進進而終不能用小人始焉退退而終不能遠
故猶得彌縫於禁外以立黃緣之謀周旋於黨
內以伸援引之術臣恐將來進之者不獨一秦
文也不能用則安位行志之機既與其心而相
恃去國懷鄉之志必因時以自高臣恐將來去
之者不獨一林俊陶瑛也陰長之漸陽消之萌
於此可見若林俊等今日可容其去則昔日不
必起矣昔日所應起則今日可容於輕去乎秦文
等今日猶為可用則昔日不必革矣昔日所應
革則今日可容於復進乎臣所以惜其去者非
獨為一人也為天下之治也所以恐其進者非
獨為一人也為天下之亂也

嘉靖朝少卷十一

一七四

陛下整紛未久殷監不遠遲遲之間可無所庸心耶

伏願

陛下惜林俊等老成忠愛之臣收回致仕

成命仍留辦事覽給事中黃臣慎用奸邪之

奏革秦文守備以抑奸黨自此之後親君子唯信

任大臣處以優容之誼以養其德望託以心膂

之責以專其任使委以設施之柄以發其器能

不奪於羣小之私以抗其權不昵於貴戚之忌

以沮其志遠小人亟除奸惡溯其引用之自以

發其奸重以法律之施以詳其禁究其要求之

類以破其黨守以剛明不惑於左右之言持以
果斷不搖於是非之口則小人無可投之隙君
子有樂用之心仍將臣罷黜一以代林俊之去
一以厭秦文之心蓋臣之待罪諫垣其有臣無
臣不足為輕為重也庶幾

陛下取舍之分明進退之幾決

朝廷之政可清

祖宗之業可光繼述之孝可表人心悅而天意順禎

祥應而災異消太平之治可望矣

嘉靖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靖朝少卷十一

一七五

河南道試監察御史臣張曰翰謹

題為決壅蔽任夫臣重言諾以隆治道事臣惟天下之不常治其幾大要有三狎於近習而壅蔽之為害間於群小而禮遇之或衰憚於改過而忠諫之惡聞三者有一不預為之所則大壞極弊乘之矣

陛下嗣位之初剪除權奸起舊臣而任之事導諫官而使之言天下忻然謂太平盛治之復見矣夫何通者以來漸不克終崔文以齋醮邪術愚惑聖聰乃奪刑部職守付諸鎮撫司問理屈天下公共之法以遂崔文欺罔之奸陶淳以陰險之資結

交官豎撥置芮景賢違例受詞差官校遠拿知府郭九臯開告密之門以納賄竊威福之柄以凌人伏願

陛下大奮乾剛遠斥崔文懲戒專恣擅權之黨追回官校窮究撥謀受賄之人則壅蔽決而聖治日新矣刑部尚書林俊於崔文之事執奏不阿乃其職也

陛下竟違其請且著令認罪回話嗣是戶部尚書孫交工部尚書蕭瓚亦各以差錯字樣回話夫殿肱大臣撓其職而摘其細過何以安其位而行其志伏願

陛下於公卿舊臣隆以禮貌待以誠信朝夕延見講劇治理使群小不得伺間而大臣得以竭其忠則股肱惟人而帝業日隆矣言諾之通塞安危治忽攸係也蕙之使言猶弗敢阻絕耶都給事中李學曾給事中章僑以諫為職言之切直分固當耳

陛下不諒其忠誠而責其輕率妄言以是為輕率必緘默取容者乃為慎重耶以是為妄言必承望風旨者乃其當言也臣恐浸淫漸漬日甚一日天下大事去矣伏願

陛下於凡科道章奏留神省覽咨訪乎輔臣不謀於近習言有可用輒付施行於李學曾章僑容其切直免其罰俸

朝有諍臣
陛下得聞其過矣實天下臣民幸甚
嘉靖二年七月二十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巡按廣西監察御史巨謝汝儀謹

題為乞廣 至明大 央斷以昭

盛德事臣聞人君之德莫大於斷過者邨報傳布海

隅竊聞給事中衛道御史丘養浩以言忤

旨陛下尋用諫者之言復其官天下鼓舞翕然稱

陛下之至明大監崔文罔 上擅權

陛下 一察其奸即賜罷黜天下鼓舞翕然稱

陛下之英斷雖古之聖帝明王從諫弗去邪勿錄

與三代以下英君誼辟聞善如轉圜不為佞人

所惑者何以過此真足以匹休百王岳光萬代

忠臣又聞御史張袞因春時和欲

陛下憲 天行道乞將因議禮充軍為民降詔德

等官豐熙等量加放還錄用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中外欣然翹仰再造之

恩暨而奉 明旨曰蘇岩

聖心尚疑於孝道有妨不無芥蒂於中邪書曰從

諫則聖中庸論舜之大孝則曰德為聖

王盛節莫過於此直親要道惟斯為極事固在

此不在彼也豐熙等學識偏隘不能 承

聖意罪固狂愚也

陛下震之以雷霆之威放之謫之已足示罰

歲月之憂之危之其悔已深從而

可觀 請者雖頻未蒙 俞允今日正

陛下當憐恤之時也何者伏 闕諸臣傷於急迫因

筭物故為數頗多已非盛世之事今死者不可

復生幸而存者尚稽回春之舉臣愚以為

陛下之聰明仁恕諸臣之在竄逐者終當仰被

休光但恐鬱鬱於行伍卒隼之中依依於下僚編氓

之內今歲無一人焉明歲無一人焉歲月既深

易致損失人才難得成就之難而廢棄之易

陛下他日縱憐而用之亦何及乎在諸臣萬死固甘

於

陛下聖德不無有妨張袞之言所當急從臣又聞御

史喬祺極論內使谷大用不當取回

康陵司香欲

陛下防微杜漸收回 成命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中外駭愕延埶追奪之 命日又未見舉行其

左右者為之先容 聖心不無眷念於中耶易

曰履霜堅冰至姤之初六則曰羸豕孚蹢躅盖

履霜之微而知堅冰之漸因豕之羸而逆蹢躅

之孚皆喻君子之於小人貴防於微也谷大用

之罪惡重大皆莫逃於 睿鑑不假臣言也

登極之初執而付之法司真豈為曠世之舉而

聖恩浩蕩竟遣其誅已不足洩神人之忿一旦無故

從而用之禍機所伏誠為不測今日正

陛下當急防之時也何者往歲起用王堂

天壽山守備臣嘗抗疏論之未蒙 施行未幾王堂

且備南京以今去王堂守備歲月曾幾何時復

有谷大用之 命臣愚以為

陛下之聖神文武左右者欲顯用奸惡皆有所憚而

不敢為故其鑽刺黃緣甚秘而援引招置甚巧

今歲用一人焉明歲用一人焉

萬機之煩豈暇必照一墮其計根據將日深威福將

日移

陛下他日縱毅然欲去之不亦晚乎 先帝已誤

嘉隆邸抄卷十一

二百

陛下豈宜再誤喬祺之言所當亟行也夫日月惟至

明故其照臨之及不以遠而弗加天地惟至健

故時乎秋冬肅殺之氣斷斷而不移伏望

陛下不以遐遺推廣原復衛道立養浩之心將充軍

曹熙余寬等為民張漢卿郭楠等謫官呂柟等

慨然召還一體叙復寬免不以邇泄充大器

崔文之斷將王堂一體黜退谷大用發回

孝陵司香另選內臣中謹厚者以充任使則

陛下之至明與日月同照

陛下之英斷與天地同流不特前二事為天下鼓舞

懽忭翕然稱誦而已也臣愚猥蒙任使遠在萬

里大馬微誠昧死上干

天聽不勝隕越悚懼之至

嘉靖五年三月十八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隆邸抄卷十一

二百

兵科給事中臣張原等謹

題為乞禁濫舉將官事伏見近日各處保舉將官
疏奏旁十月無虛日抑且人數太多舉貢太濫
及至循名求實不無匪人與廁其間臣竊惟將
者三軍司命國家所賴制馭夷狄之人必其斬
將塞旗有萬人之勇而後可薦出奇制變有無
人之勇而後可薦敷詩書談禮樂有貫古洽今
之學而後可薦昔之人有在趙而強秦不敢東
向在漢而鮮卑不敢南牧者固雖非其比儔要
亦可謂智勇才識者也苟得若人馬用之庶乎
士卒豫附邊圉又寧 朝廷賴之以享平明之

嘉隆疏抄卷十二

二百一

福書之薦剡斯亦不忝矧今中原多故疆場有
警上厯 當宁宵旰之憂而 側身拊髀每以
選將擇帥為安中國制四夷之急務故廣求薦
舉之 詔每下於 大廷之間蓋自

祖宗朝未已然矣良法美意本欲蒐收真材網羅實
學使天下英雄畢集吾之彀中但董猶異味王
石不同體凡物之情不能皆齊又有匿詐以釣
名銳始而怠成者是故知人則哲在堯舜猶或
難之宜乎後人徃徃多識之不明也臣博觀諸
臣薦疏皆以人事

陛下之義固多真實可用之才其間不無是非混濇

賢不肖雜揉至有瀆貨無厭淫佚無恥懦怯不
振累經敗衄昔年劾罷而復祈推用於今日他
處失事而又欲改除此地者此類本非藥籠之
粼木視為蹊田之桃李乃或因其曲惡擊拳之
有禮唯諾奉承之適情阿私所好槩焉而濫及
之又有省祭官監生人等假稱建言輒行舉用
祇欲以公家之大典為商販之奇貨不知所為
斬將塞旗者誰也出奇制變者誰也敷詩書談
禮樂者誰也間有謂之儒雅者殆亦不過寬衣
博帶周旋揖讓之容而已耳

嘉隆疏抄卷十二

二百二

國家緩急之用何濟哉是何也連坐之法不行故
也我 祖宗立法有貢舉非人之律有舉用有
過之條而今皆莫之講每有論薦曰應
詔旨或曰遵 憲綱不思秉公 體

國乃惟徇利而任情 朝廷之上名實眩真而無
所底定本兵之地冊籍莫據而難於區處將帥
乏奇材異畧之士疆場多羽書烽烟之警其弊
皆原於此昔李克論卜相曰居視其所親當視
其所與遠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
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臣謂此言非特可以卜
相雖以之卜將可也雖以之卜諸臣工亦可也
今日連坐之法固難卒行然人情真偽每自

感而事之善惡必以類分苟因其舉人者以察其所舉之人或因其所舉之人以考夫舉人者率如李克之言以稽其是非以定其賢否黜罰隨以加焉按本塞源則亦庶乎可行也伏望

陛下勅內外官員并各處緊急缺人其非有地方責任并省祭官監生人等俱當自避嫌疑勿得輕易保舉將材其相應保舉者必求智勇兼備聞望素著之人而後具實 上聞勿得一槩濫及匪人正員之外人數冗濫再乞 勅吏部訪察舉主定擬賢否或有濫舉即行黜罰臣再有愚見敢茲情陳各處將官必久任而上下安之所

嘉靖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奉

謂將知士意士識將心是凡况山川之阨塞虜情之強弱人情之勇怯地方之虛實尤必以久而後諳知豈可數易屢遷視如傳舍使賢者因之生因循玩日之心不才者假之遂覲覲避罪之意昔李牧守代郡李漢超在關南趙督往延安皆數年倚如長城臣之愚見蓋亦如此更望陛下將各邊將官率責之久任成功勿得輕易遷轉其被劾官員已經平黜者查係犯贓其行止有虧失事重大人數終身勿復起用見在者必候其事明論定除為去留亦勿得先事遷轉使得遂其奸避則人知望長而邊方有賴矣

嘉靖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嘉靖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奉

三十一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兼學部
察院事趙貞吉謹

題為欽奉 聖諭事本月二十三日臣伏觀吏部

接出 聖諭朝覲在邇糾劾要公自朕即位四

年科道官一向放肆欺亂朝綱有奸邪不職的

卿等嚴加考察仔細說來欽此蓋近因御史葉

夢熊奏論邊事言辭躁妄上干

聖怒以致 聖諭嚴切臣聞之不勝懼驚臣切思葉

夢熊已蒙

皇上薄示降罰足以懲一戒百矣今又因此一人遂

波及于諸臣并及前四年之諸臣一時衆心洶

洶人人自危臣抱此私憂故不敢默也臣查得自

皇上登極以來科道諸臣近二百人中間豈無赤心報

國忠直敢言之士今一槩以放肆欺亂奸邪不職

罪之其罪不容于死矣臣恐考察之日所司奉

承 德意過于嚴切未免忠邪並黜玉石俱焚

則將來言路壅塞士氣銷阻有傷

國家女靜和平之福其關係匪細也恭惟

皇上聖德寬仁如天如地臣以仰戴鴻慈四海今有

所激故降此 嚴諭臣猥以疎庸謬承

委託當此衆心惶亂之時治忽將分之際豈敢惜身

保位結舌而不言哉臣嘗考往古漢唐宋之事

皆因鈞致黨人之罪遂將一時賢才銷磨殆盡
致國空虛無以濟緩急之用而陵夷以至于不
救此誠可為戒者哉

祖宗之制設立科道許其風聞言事或是或不是尚
有執政諸臣酌量可否取自

上裁縱有不當亦止各受罰責以為懲戒而已未聞
群數百人而盡加考察一網打盡以蹈漢唐宋

之弊者也伏望
皇上垂大造之 恩收回前諭特加 寬赦仍許科

道諸臣洗心滌慮以圖省改臣將見
聖諭之嚴既足以鎮狂躁之心而

聖恩之寬又足以作忠直之氣 寬嚴並施
恩威相濟萬世治安之道也臣待罪內閣一年之內

屢被科道官妄加詆毀不勝其辱是科道官本
知臣也臣今乃為此言以救之豈敢有一毫徇

私庇護市恩要譽之意哉
天地神明實鑒此心緣臣一念朴忠實欲為

皇上尊顯聖名為 國家護養元氣為天下愛惜人
才耳且臣兼掌都察院事亦有考察諸臣之責

與其調停營護于下孰若輸忠哀懇于
皇上之前倘蒙 聖諭垂慈曲加赦宥此無知之輩

豈不度越前代光美

祖宗而垂名于無窮也哉故敢冒萬萬罪為
皇上陳之伏乞

皇上俯鑒愚衷不即

加誅戮臣無任激切懇祈隕越候
命之至

隆慶四年十二月內奉

聖旨已有諭了

嘉慶抄卷十一

禮科都給事中臣張翀等謹

題為乞貸直贙近臣以昭

聖德事臣等伏見頃者 聖心獨斷

大禮告成多士盈庭噤不得語而翰林院編脩鄒守

益脩撰呂柟感激於衷各具陳奏詞指直贙觸

犯 雷霆節奉

欽依鄒守益這廝出位妄言不脩本業既知忌憚又

來瀆慢好生輕意著錦衣衛拏送鎮撫司打著

問了來說呂柟這廝不脩本業累次輕率

大禮已定了巧拾妄言故違前旨好生忤慢著錦衣

衛拏送鎮撫司打著問了來說欽此臣等聞之

嘉慶抄卷十三

于踞問事君夫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禮曰近而

不諫則尸利也竊謂柟與守益秉不欺之朴忠

職 今日之侍從不識忌諱有可矜憫况之二

臣者皆以掄魁之選夙負時名當

先帝時分甘岑瘁求志林下者十有餘年幸逢

聖明龍飛相與淬厲激昂願立於 朝以各行其所

學一時正人端士動色相賀誠見

陛下寤寐夢英登延忠讜有以昭古帝王聖哲聰明

之政成正大光明之業於億千萬年之遠也乃

茲相繼以言獲罪束縛逮繫事出不意驚駭耳

目夫之二臣者苟以顧望畏懼陷

陛下於有過之地則在 聖明自有應奏不奏之律
其誰敢議之而顧以其有指訐之私刺譏之迹
必置於理不少假借此固臣等之所未解也夫
諫鼓之置謗木之立葑菲之采芻蕘之詢古之
帝王尚欲取一得於千慮之餘求無過於有過
之內而

陛下特以二臣之言苦而難入有此舉動就使其言
粗疎無取引喻失真未能盡當 聖心此在

陛下聽不聽之間也而何必深罪之也耶之二臣者
非不知諸司百職各有分守但以事體舛誤關
係匪輕所司既知其不可而未能盡言臺諫時

或有言而未能盡徹 九天之聽用此越職冒
昧不敢愛身自古直慙之臣以言得罪皆足以
為盛德之累故英君諷辟往往含垢納汚以示
包容彼非不能強復自遂特所惜者後世之名
耳

陛下御極之初大開言路天下翹首跂足思見

祖宗堯舜之世而比日以來數罪之言者有志之士各
懷疑懼

陛下以泥沙視今日之人才不甚惜此所謂以有罪
之士而恣無已之誅臣等恐傳之天下垂之史
冊將謂

陛下塗耳目之聽虧清之治索忠義之氣孕危亂之

胎在此舉矣伏望

皇上大恢 聖度少霽

天威念狂直之無他思壅塞之可畏特將呂柟鄒守

益二臣 俯賜矜宥仍令以原職從事則

聖德庶大 聖政光明有以比迹堯舜而追配

祖宗此臣等之至願也

宗社無疆之慶也

嘉靖三年五月 日奉

聖旨

禮科給事中臣章僑謹

題為乞加意

聽納以省空言以勵曠官事臣惟

人君之治天下行為上言次之言而至於空言

甚非所以昭令德廣忠益也是故徒紛紛而寔

繁每抗激而不下聞者不足以為戒言者始足

以為罪其厭之也固宜夫古之言也善於治今

之言也病於治何也君臣之間蓄疑成離為言

詒大間猶之夫痿痺不仁殆成病痼疾久而盧

扁弗治也今日之事何以異此

陛下不以臣無似使待罪言官憂深瘵曠斧鉞在念

或有告者曰無多言且獲戾臣初未之信也改

元之嘉隆錄抄卷三詔明許科道等官直言無隱維時言者

唯恐其不盡一四

陛下行之唯恐其不亟斯何等景象耶邇來

聽納稍倦一變而為煩瀆之形厭惡日深再變而為

呵謹之漸蓋不知誰為

陛下畫此策者既不用其言亦不罪其人內可自使

外無失於士大夫此法極天下之妙而不知坐

天下之拙也此固

陛下神聖諸臣莫及問有一二過言不足信執此而

聚棄之歟其殆左右神姦日伺其便

宣奏之際指摘瑕庇而故以堅

陛下之信歟將來嘉靖之業萬一不終誰任其咎哉

臣嘗披閱前後邸報除災異建言與各衙門常

事奏題可得俞允外其如法言巽言責難

之言是非臧否一唯付之不理自夫有信任之

說卒未嘗面進一大臣自夫有罷黜之說卒

未嘗正安陸之祀自夫有內隆之說卒未嘗

清錦衣之藉言封拜曰不可玉田京山自若

也言賞賚曰太私貴戚新宅將興也言

詔令虛文渙汗之未能也言官府異法協體之尤

難也李隆僉曰可殺既朝審而覆勘廢鵬數

請行誅籍園圍以養生他如下羅洪載於法司

却崔文之齋醮票擬出自內閣章奏經由

乙覽寡欲以養心勤學而好問凡此等類言官言之

陛下行之一言足以了一事

陛下固拂之言者固激之是故累言之不足初不虞

以為煩且實也自今言之暮投疏而入旦取

旨而出應答如響各無滯礙言筭之通似莫過於

今日而漫應之曰該衙門知道繼而却之曰已有

旨了曰已知道了又繼則怒之曰如何又來奏

擾如何又這等來說伏而思之厭惡之狀溢於

言外但未之加誅焉耳則賢賤之塞寔莫過於

今日先朝拒諫十無一答其答者必見諸寔事也

陛下開諫十有十答其答者徒託諸空言也正德年
未縉紳摧剝之餘幸有今日諫官一書耳批
鱗櫻鋒豈不自愛將謂一得未救羞比仗馬之
立詎意薄言無采徒聞梟鳥之鳴然則臣等亦
自厭之矣惡用是說說者為我臣不佞不知所
裁將吞聲而為默乎抑引疾而求去乎靜言思
之不勝惶汗曠官之罪大復奚辭尚望

陛下開樂善之門進改過之轍布告有位凡以匡予
不逮匪言勿言勅人欲其可去論事欲其可行
無侈于辭以眩其名於天下各該承行衙門按
日覆 奏有不可者執之弗得弗措也

陛下亦庶幾夙夜勵精圖治 親覽軍奏委信
內閣不宜文過自賢務以至誠惻怛之心共成正

大光明之業如是而忠謨弗昌深乃官事請先
治臣之罪以告 宗廟之靈普馬周之諫唐太
宗有曰陛下欲為久遠之謀不必遠法上古但
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臣亦謂

陛下但如嘉靖之初太平何足慮焉臣不勝悚息出
一旦之命

嘉靖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浙江道試監察御史臣陳道謹

題為 宥愚直以彰

聖德事臣聞陸贄之告其君曰諫者直彰我之能賢
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容
頃者恭遇 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不受
朝賀御史馬明衡未測不知其出於

太后懿旨也輒有論列上干 天聽可謂狂且誣矣
然而原其本心則以為 朝廷議禮之初中外
憂疑之際 太后因而不受 朝賀傳之天下
將以為

陛下之意有所偏重而姦邪讒佞之流或從而援間
抵隙獻媚行私以僥倖於富貴利澤之途則天
下之事終不可回而其禍有不可盡述者乃冒
昧言之而不知其事本出於 太后非

陛下初心也
陛下自臨馭以來所以致孝致敬於 兩宮者平均
如一蓋無毫髮有愧於天地神明此天下臣民
所共知者也若今日之事果出於

太后懿旨則馬明衡等狂瞽之言適足以昭
聖明之達孝釋群下之憂疑其亦無足深罪矣今乃
下之 詔獄加之刑辟恐天下聞知者將以為
陛下因宮闈之事罪及言官本生正統之義不能無

所軒輊而諍臣義士且將卷舌杜口不敢復議

天下之事矣伏惟

陛下深惟社稷之計俯察螻蟻之忱將馬明衡

朱泚俯賜釋放以安兩宮之心以綏

九廟之靈以開聽納之門以答臣工之望則

宗社幸甚

嘉靖三年三月初一日奉

聖旨言官論事不察虛實妄言煩擾這厮輒先論救

著錦衣衛拏送鎮撫司一併打著問了來說

嘉靖疏抄卷十三

八

戶科給事中臣鄭一鵬謹

題為乞遵

成憲保全諫官以開言路以光

聖德事臣聞古今稱人君納諫為盛德為難事非諫

之難從也自古諫者言不切直則不能動人主

切直之言常至苦口逆耳而心實忠愛此聖主

所樂聞君子小人所恃以進退天下所倚以為

安危治亂之機也夫舜大聖人也成王大賢也

丹朱商受大惡也禹戒舜以無若丹朱傲惟慢

遊是好周公戒成王無若商王受沉湎酗于酒

德自常情觀之悖慢孰甚焉而舜成王樂受之

不以為嫌唐虞成周之治萬代莫及豈非納諫

之美哉至於周昌以桀紂比漢高帝賈生以亡

秦喻漢文帝汲黯諫武帝內多愆外施仁義群

臣皆為黯懼武帝稱其為社稷之臣此三君者

不惟不罪諫臣且曲加獎勵不如是不足以來

天下之直言也洪惟我

祖宗以納諫為家法

太宗視朝罷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日臨百官

可否庶務或有失中者爾等宜直言無隱入

顧翰林學士曰敢言之臣難得所以王魏之風世

不多見若使進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憂不治是我

祖宗固以言責諫官也 仁宗諭楊士奇曰近日覺

群臣之意甚好事或未嘗輒封章進來朕每聞

群臣之言未嘗不反復思之或吾言有過未嘗

不悔則常時諫官之言皆蒙容納也他如給事

中柯選御史何忠言事許直尚書李慶請罪之

太宗曰敬天故求直言朕正欲聞過爾請罪之是欲

朕為何如主大理寺少卿戈謙言事煩瑣免其

朝參自是言事者少 仁宗召楊士奇曰朕非怒

謙言事但其言有過實者你可諭眾人以朕之

實心遂 命士奇書 勅引過命謙如舊

朝參令百官言事無以謙為戒則當時諫官言事

雖許直煩瑣者不加罪也凡

朝政有關大臣有不公不法者科道于奏事時當

陸前面劾之土木之難給事中王埙面劾群奸至手

擊錦衣衛指揮馬順致死則當時諫官皆得面

劾也故當時 朝廷無缺失之政臣下多寔諤

之風以開有億萬年之業端在於此洪惟

陛下臨御以來兢業思治寤寐求言臺諫章疏一

採納士無賢不自感恩竭忠悃以為千萬載一

時也比來勵精之勤頗衰于性昔聽納之羨少

渝于初志近給事中鄧繼曾以言事忤慢致蒙

皇上赫然震怒下之

詔獄繼復調外任夫繼曾信有罪矣不過欲

陛下慎重 綸音以示天下傳米喬以觀四夷使天

下後世四夷稱為堯舜主斯我

祖宗所樂聞在

陛下新政之初樂受而舉行之者也奈何反而罪之

耶夫忠義正直之氣數百餘年培之而不足一

旦壞之而有餘在 先朝逆瑾寧彬用事內外

蔽惑諫官言事一切搆以奇禍遂使諫諍踴沮

奸佞秉權天下幾乎大敗而不可為仰賴

陛下改弦更化表忠納諫士君子之氣為之一振夫

何不一二年而復蹈也耶且繼曾所以敢觸諱

忌者以 聖德容納所致耳若加之以罪其誰

不愛身重祿縱大奸大惡如逆瑾寧彬更誰敢為

陛下盡言以身試不測之禍哉 朝廷設諫諍耳目

之臣顧如此 國家何類焉且今士大夫苟有一

善可稱皆思自愛惜保全恐虧令聞以

陛下之孜孜求諫固可以躋躋禹配

祖宗天下四夷稱頌未已今乃以言語之失罪諫諍

之臣無乃為 聖德累耶今天下郡國災傷者

十居八九江淮之民父子兄弟相食操履

挺而起者州邑相望李冬華水霜夏殞山谷

崩墜天鼓鳴震白氣晝見雷電夫特地震於元

且之日南京以達於河南浙江陝西等處不期同日臣歷觀史傳未有異異若此而天下無變者也

陛下於此之時正宜下詔求言上下交脩猶恐天未悔禍而大臣以讒間逐小臣以言語罪以此銷天變而召和氣臣未之聞也且近來臺諫言事比嘉靖初年十少七八矣

陛下前此初未嘗以言罪之也特以聽納少倦或避忌而不敢盡今繼曾若復補外誠恐群臣以為

陛下真有厭棄言官之意將相率緘默則言路從此沮塞奸諛從此競進天下之理亂安危未可知也伏願

陛下念天變之可畏民窮之可恤思忠義正直之氣養之難而傾之易將繼曾收回

成命俾照舊供職以為進言者勸仍願自今以往不復以言罪諫官許直者容之狂妄者恕之以作其剛毅果敢之氣默銷其懦弱不振之風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自可以合德

祖宗齊美虞周實社稷無疆之休臣不勝惓惓之至嘉靖三年二月十九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吏科等科都給事中等臣李學曾等謹

題為乞宥狂直以開言路以彰

聖德事近該禮科給事中劉寂為奉

旨查明銀兩事節該奉

聖旨內帑銀兩自有職掌豈容擅便動支劉寂不諳

事體輕率妄言本當提問且饒這遭者對品調

外任欽此臣等一聞嚴命相顧錯愕莫知所

以徐而思之此非

陛下意也太監崔文誤之耳臣等伏觀

陛下嗣位之初首開言路委聽言官間有論事過激

舉劾過許者亦每荷優容不加之罪是以言

者爭先獻納頃思忌諱先民有曰主聖則臣直

又曰君明則臣直信其然矣今日劉寂論劾

崔文傷於狂直實

陛下聖明有以感召之也夫崔文從事齋醮濫費財

用劉寂得於傳聞即指而論劾其事之虛實未

加詳察固不能無罪但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之心則可亮也迹雖涉於輕率而念惟納忠言

雖近於謬妄而志在惜財

陛下誠亮之則其萬一猶可逭也然此事匪特一

人之言之內閣大臣嘗言之吏部等衙門嘗言

之臣等六科并十三道亦嘗言之未幾復聞

內閣齋醮日漸停減大小臣工莫不欣欣相告謂

陛下樂於昌言而勇于從義如此三五之治無難致

矣詎意奸深崔文御寂于中旬月之後伺間乘

釁復有查明銀數之請誤蒙

陛下聽而行之寂因疏辯遂得調外之

命臣等故曰非

陛下意崔文誤之也夫文與寂雖有內外疏密之殊

均之臣子也

陛下於文一則曰饒他以寬貸之一則曰宜照舊安

心辦事以慰悅之至於寂則畧無假借非惟不

聽其言又從而斥逐之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

親果如是乎况寂本以一介草茅所受者

朝廷之官所食者朝廷之祿予之奪之寂何有

焉第恐因言罹禍則人皆以言為諱殆非

祖宗設立言官許以風聞言事防微杜漸折奸萌之

深意也且此端一開則直氣自是而沮言詭自

是而塞奸邪自是而肆志忠鯁自而垂首將來

雖變兆幾微禍貽隱伏或有大不利於

宗社者人誰敢言

陛下亦無從而知矣如正德年間逆瑾用事摧抑言

官始令回話不已而罰俸不已而降調劓致雄

銳恣于內寧彬橫于外上下乖隔

宗社幾危此

陛下於潛邸必嘗與聞今日諸臣亦有嘗所共見者

可不鑒其故轍而忍復蹈之耶伏望

特弘天地之量少霽雷霆之威收回

成命仍復寂官則寂之感恩圖報自不容已而

聖德之光大益有以昭于天下後世矣臣等無任懇

切析命之至

嘉靖二年八月初一日奉

聖旨朝廷設言官務以指實具奏不許虛詞奏擾劉

寂劾奏事不以實輕率妄言回話又不認罪姑

從降調外任以稱朝廷容宥之恩這厮每如何

又這等奏擾恣意回護本都當拏問究治且饒

這遭再不許仍前奏擾該衙門知道

浙江道監察御史王時舉謹

題為陳未議以重臺諫事臣切惟糾正百僚察舉

奸弊臺諫之職也凡人之情恒欲諱己之過而

已之所以處人者又孰肯盡言以招尤也惟臺

諫之職則發人之奸奪人之爵甚至律人之罪

咸任怨而不辭或機伏隱微事關利害雖身冒

艱危即抗言而無忌匪是者則有辱臺之罰此

其職宜然雖欲辭之而不可得矣使其持之不

專而人得以撓之任之不重而復有以禁之臣

恐智巧之士肯特緘默而苟容之矣非所以廣

聽聞而防壅蔽也臣擬以庸愚待罪諫未謹即

臺諫之當重者條為二事仰

天聽伏乞 勅下都察院再加詳議施行則憲體崇

而言踴躍矣

計開

一懲報復以倡敢言之氣臣每見內而科道外

而撫按凡有糾劾我

皇上必下之該部覆議者何哉蓋以言官之論列或

出風聞人才之難得尤宜愛惜故必廣之咨

訪考其素行可留則留可去則去公是公非

自有定議未嘗專以言官之言為然也故被

劾之臣惟宜杜門省愆以聽

上命可也或心迹未明具疏自白可也若乃私逞胸

臆撫拾浮辭徑欲罷斥言官其阻壞憲體也

亦甚矣此風漸長臣恐言者之杜口橫議之

紛紛而奸邪不得以 上聞也伏望

皇上軫念耳目重寄敢言為難今後凡被劾官員希

圖報復輒將言官指摘論劾罷斥者查照律

例重加究治庶諫臣不致構陷而奸邪知所

警懼矣伏乞

聖裁

一重再劾以發未盡之奸臣查得糾舉官員若

已有 旨發落不許再劾蓋以生殺予奪悉

聽 上命若 旨下而復劾之恐非肅將

明命之意其制固未嘗不美也但

皇上之所命允者多據各部之覆奏而各部之覆奏

者亦憑內外之章疏耳夫如是則

皇上之所命允者乃與眾共定之者也初非有意必

於其間也惟其善而莫之違也固云美矣第

恐佞巧之奸恃彌縫而漏網狙詐之徒依城

社而脫罪封疆之臣掩覆敗以為功有一於

此其關係豈眇小哉尚盡諉之曰業已有

旨而不敢再劾焉則奸愈長而弊愈滋矣非杜漸而

萌之道也伏望

皇上兼聽竝觀取人為善凡各部覆奏事宜如有未
盡之奸悉聽言官再劾則人無遺奸而忠悃
得以悉輸矣伏乞

聖裁

嘉靖四十五年十月十九日奉

聖旨都察院知道

嘉慶抄卷十三

十一

工科給事中臣衛道謹

題為優容諫官以隆 聖治事該禮科給事中劉

取題為奉 旨查明銀兩事奉

聖旨內帑銀兩自有職掌豈容擅便動支劉取不諳

事體輕率妄言本當提問且饒這遭著對品調

外任吏部知道欽此查得先談劉取劾奏太監

崔文以左道蠱惑 聖心糜費 內帑銀兩不

下六七萬兩因崔文有撫拾之奏而劉取遂蒙

外任之除臣切惟

祖宗設科道等官寄以言責所以防壅蔽而通下情

也言之而當則採而行之言之不當亦宜置而

不問古之善治之君於直言敢諫之士或賞之

緝或加之官正所以作其慷慨敢言之氣而誘

之使言也誘之使言尚有不肯言者况因其言

而挫折之乎頃者崔文奸邪壞事劉取劾之乃

其職也但其事不詳審言多過實誠為有罪然

亦薄乎云爾自唐宋以來諫官許以風聞言事

取之罪亦一時風聞之誤今遽斥逐之不亦太

甚已乎慨自 先朝逆瑾寧彬相繼擅權一時

敢言之士斥逐畧盡類

陛下英明誅竄權奸收錄擯斥士氣復振天下翕然

稱 聖夫何近日以來李學曾以觸忌諱而

律章備以觸芮景賢而罰俸乃今又逐劉取夫
逮近聞之莫不驚駭咸謂

聖明之世豈宜有此臣仰窺之有以知其非

陛下之本心也將無以崔文之奏左右之請重違其
意而有是乎夫文宦官也取言官也取劾文而

陛下逐取臣恐天下聞之必謂

陛下為宦官復仇而逐言官其為 聖政之累

聖德之累也大矣且聞非獨陷一劉取也近嘗排一
刑部尚書林俊矣始俊以守法不發李陽鳳等

於鎮撫司

陛下令其回話回話未幾而稱疾矣稱疾未幾而乞

休矣是俊之去雖名曰乞休實文有以擠之也

陛下以文一人之故既失一大臣又逐一諫臣夫大

臣者

陛下之股肱也諫臣者

陛下之耳目也內臣者

陛下之廝役也以廝役之故而去大臣與諫臣譬之

人以一指之過而自傷其股肱耳目謂之智可

乎且俊已去矣取已逐矣為文者方且侈然安

於其位 明百答之曰端謹老成曰小心廉靜

曰方切任用溫言善辭不一而足嗚呼彼文者

臣不知其何如人抑不知其有何才能而

陛下眷之不知何以至此極也且方切任用者不過

用之設醮誦經而已經醮佛老之左道左道亂

政者必誅文得免跌鐵之誅幸矣

陛下寵護之為之斥逐一言官萬一有權幸甚於

文而奸賊如瑾彬者又孰敢指而言之耶臣恐

人人以取自懲結舌尚容壅蔽日深奸邪得志

豈國家之利哉今天下誠少一劉取亦不惜

一劉取惜之者言官也亦不惜一言官惜之者

朝廷大體也 朝廷大體

陛下奈何自壞之耶伏望 念股肱耳目之重收回

成命將林俊遣官諭旨再賜慰留將劉取仍復原

官以存大體特 勅法司特崔文李陽鳳等通

行提問亟 賜罷斥則天下幸甚尤望今後諫

官言事雖風聞之誤亦特 賜包容庶幾盡諫

敢言公論大明 國脉延永而

聖治益隆矣

嘉靖二年八月初一日奉

聖旨朝廷設言官務以指實具奏不許虛詞奏擾劉

取劾奏事不以實輕率妄言回話又不認罪姑

從寬調外任以稱朝廷優容之恩這廝如何又

這等奏擾恣意回護本當拏問究治且饒這遭

再不許仍前奏擾該衙門知道

南京禮科等科給事中臣鄭慶雲等謹

奏為勤志聽言以端化本事臣等切惟人君以求
言為職臣子以進言為忠是故臣子言焉人君
採而行焉斯固君之明也亦臣之願也夫人臣
之所以蹇蹇為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
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夫君有過失危亡之
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人
君於臣子之諫而不聽是安其危而利其亡也
輕其君之危亡者非忠臣也樂其危而利其亡
者非明主也在昔唐虞三代之盛君臣都俞吁
咈於一堂之上言者無費辭受者無難色是之

四 皇極經世一

一至

謂至治三代以下人君於其臣之言或聽或不
聽而治亂亦因之不足論也

陛下自登極以來亦嘗求言矣然聽之者不什一拂
之者常什九臣子有逆鱗之忠

陛下無轉圜之羨臣等近因 聖體屢爾違和具務
學親賢保 聖躬數事上塵 庸覽其間千數

百言自謂披裂肝膽頗皆切於
陛下心身之學又竊謂

陛下於此必將有所感動覺悟 深宮幽邃之中有
篤恭持敬之道如禹之祗敬湯之日新文王之

小心翼翼武王之義勝欲則於 聖學

聖躬少有補裨而臣等之職盡矣近者伏覩邸報奏
旨談衙門知道欽此臣等愚昧誠不知所謂至於遠
近傳聞之人亦謂

陛下不宜有如此批荅也夫所謂談衙門者如今之
六部三法司百職事之屬也故凡銓選禮樂錢
穀甲兵刑名土木之事則固其所司存也謂之
曰談衙門知道可也至於臣等所言乃

陛下身心之學非可以外求也此在

陛下自知之而自行之談衙門何與焉語曰為仁由
己而由人乎哉明言為仁之道在己而不在人
也夫臣等所言非臣等之言也先儒之言也乃

四 皇極經世一

一至

古先帝王之所以保身保民永年昌後之道也
使其言之可用

陛下當採而行之使其言之不可用亦當明示譴責
以為言官大言者之戒今徒付之於談衙門毋
乃以其言為常談不足聽信姑為是尋常推托
之詞抑或以其言有拂戾於

聖心而為是拒絕之詞也夫人主之患莫大於拒絕
人言傳曰訕訕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
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謫論面諛之人至矣與讒
陷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其可得乎其言人言之
不可距絕也臣等愚今日如此之批荅非

陛下之過也句章奏者之過也然其端有二或隱匿

不以上聞是謂蒙蔽或票擬不由內閣是謂攬

權夫人主之患莫大於權柄下移而蒙蔽人主

之總明為國大憲其罪浮於亂臣賊子以

陛下左右腹心之臣而負此二者之大惡

陛下又可一日安枕而卧乎蓋蒙蔽者必至於攬權

苟權一入其手則其蒙蔽者無時而可解也我

武宗皇帝在御之日十五六年之間國不得治天下

不得安寧者其弊正在於此

陛下所親見者也奈何今日又忍蹈覆轍之耶臣等職

列諫垣遠在南服凡有見聞不敢隱諱切念騰

章於數千里之外待報於一二月之間心有餘

而力不逮言雖切而勢愈隔其所以望

陛下者如日月焉惟恐其虧也今臣等言焉

陛下復不以臣等之言為然漫不加省而果於棄之

不少愛恤則臣等之心益孤矣夫臣等之言不

足聽也不足怪也今老臣耆德杖起於朝法家

拂士襟連於國其所以排琅玕而叫閭閻吐忠

朴以報明主者方未已也倘

陛下不加獎用一切以是拒之其所以失忠良之心

塞諫諍之路豪傑解體奸邪萌志聰明日蔽於

上惡政日加於下唐虞三代之治無復見於

今日矣伏望

陛下自今以後勤勵萬機而不間於旦暮之功

俯聽群言而不遺乎蕪蕘之善切於身心者務躬行

之不忘利於國家者務舉行之必力則君身

正而萬事理國家治而天下平矣臣等萬死

謹再噴聞惟

陛下采納無任願望之至

嘉靖二年八月十五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隆通志卷十三

三

兵科給事中臣陳時明謹

題為容直言齋嚴謹以廣

聖聽以踐近習以安人心事臣切見禮科給事中劉

取論太監崔文以左道惑聖心糜費

內帑銀兩數多節奉

聖旨內帑銀兩自有職堂豈容擅便動支劉取不諳

事體輕率妄言本當提問且饒這遭著對品調

外任吏部知道欽此 嚴命一下舉朝驚駭夫

劉取非他言官也言官非他 朝廷之耳目也

自古帝王豈我

祖宗所以設立言官者以 朝廷缺失奸邪情狀責

之而使察察之而使言也所以博視聽而防壅

蔽也所以圖安全而戒危亡也言之而當雖於

君身不便左右不便強而從之其不當且觸忌

諱亦包而容之所以盡下情而冀善言也所以

畧小過而存大體也敢自以身荷

國恩官以諫名職當耳目誠見通者

聖學之不篤也時政之不脩也大臣之不親也忠諫

之不行也意必有左右檢校之徒惑移

聖心蒙蔽 聖聰者已而庶得崔文誘導誦經設醮

事出風聞崔文指以齋醮為由侵用

內帑銀兩至六七萬故為

陛下下言之所以輸忠款舉職事也當取此疏下時臣

切自愧均一待罪言官而耳目短淺識見踈暗

不知 左右欺罔有如此者將謂

陛下必痛罪崔文以彰 英斷以肅近幸也詎意閱

月之後復有崔文強肆之奏致有

陛下今日之怒乎寂以假齋醮侵 內帑劫崔文有

是事當 命內司稽勘果出風聞亦可因以戒

諭左右而為先事之防豫為 朝廷慮無不可

也文被劾時若無此事即當明白陳奏使外廷

知之何有事涉旬月之餘言者已目為墮甕矣

乃敢喘息而肆為反噬之計乎乃敢讒譖而誣誤

陛下手詩曰取彼諸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

止有些不受投畀有昊蓋痛憤讒邪之傷善類

而欲其死亡之甚也臣意文被劾自以肺肝畢

見所懼在

陛下之知其奸而致其罰也所經營者在乞哀

左右而求免於戾也正多方救罪之不暇安能謀人及

陛下曲賜恩宥文罪已脫矣人言亦稍息矣其彌縫

亦已固矣左右頗有助矣讒計度可行矣內外

一無顧忌乃讒言者發其陰事潛為沮擊之謀

陛下敢

要言官以必不能根究之事以激怒

陛下墮其術中而不悟也自古故敢諫之鼓立誹謗

之木樹進善之旌言之而善專其爵富其家不

善則姑置之猶不敢顯言其謀之過也舒徐以

諭之和顏色以悅之何則古先哲王誠見進言

之難而慮人之不敢盡言也言官進言實難循

默不言誰則不能蓋有言必有讎凡言官所指

不讎之者百千中間一二也所賴者

聖明為之主而庇護之耳猶司防之犬搏噬奸宄為

之主者不知憐恤其不為盜賊之齧粉也罕矣

自非忠鯁獨立之士幾何不為利害所怵故言

官敢言之難非獨臣以為難自古以為難也若

使言官持祿以富家積考以遷官從容附會上

無忤於君下無怨於人此言官之利也恐非有

國之福也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政事

日非而其社稷隨之矣其一時風聞之誤雖有

言過其實者人主亦當取其千里而畧其牝牡

驥黃皆人所謂不激切不足以動人主之心是

也至其正言不諱尤足以闡揚盛德古所謂主

聖則臣直君仁則臣直載諸前史可復尋也况

陛下嘉靖改元之 詔有曰給事中御史職當言路

今後凡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直言
無隱 明詔一出播諸萬國傳諸四夷載諸

史為千古盛德今寂忽以言得罪臣恐非

陛下明詔之本意也人有千金之璧固珍襲以藏之

也而自毀棄之而自默汚之觀者以為何如夫

嘉靖改元一詔

陛下下一代之大制度也猶漢高之約法也三章之法

亦草草粗具耳猶終漢世未之改易

陛下登極之詔質諸天理揆諸人心斷諸

聖裁採諸輿論與帝王致治之跡如出一軌轍固將

傳之 聖子神孫以為萬世不刊之典

陛下之寶 陛下當自惜之可也詎意方自為之而旋自背之乎

彼漢唐宋願治之主其自為法制猶兢兢持守

終其世而不肯少變

陛下有此大制度良法美意縱不能貽厥孫謀猶當

矜持永世今乃始終參差一至如此

陛下方比隆堯舜豈可使所為出漢唐宋未主之下

乎就使敢言委狂妄罪當加天下之人先以

明詔為主而資治之深也必將悵然曰向也求言今

也罪言何以異於正德之世天下太平無復望

矣敢雖狂率妄言之罪誰與家喻而戶曉也聞

諸中國尚不可况可使聞於夷狄乎敢設以他

事得罪猶之可也今以劾崔文而得罪天下聞

之必曰

陛下之寵幸宦官也文之所蒙幸者習道經建齋醮也取之所以得罪者忤幸臣關異端也寵幸宦官非朝廷羨事也崇尚異端亦非

朝廷羨事也

陛下雖曰取狂妄天下則曰

陛下阿私近幸之故

陛下雖曰取妄言天下則曰

陛下惑於異端之故將取之名愈彰而朝廷之失益著此一事最於言官之責庶幾矣如

陛下何忤己而罪言官彼漢唐宋願治之主猶弗為

史書陸風抄卷三十一

一三

也今以忤近幸而罪言官不亦異乎夫天下人心竭力收之而不足一事失之而有餘此事一出遠近傳布其於

無為 聖明之累此轉禍為福之機也

陛下寵幸崔文縱不治前事之罪然因其中傷言官亦足明其為兇悍無良之人知人之惡而不能

去自古以來未有不遺後日之悔者也况因文而罪言官虧

憤失蒼生思治之望首壞 明旨上玷

盛德阻言官忠蓋之門長奸諛驕橫之氣他日事有大於此者誰敢復為

陛下之言之後世有兼朱子綱目之筆者必書曰某月日以給事中劉取為某官分註曰時宦官崔文誘

劉取以為文愬之上怒命對品調外任自是在 廷以言為諱嗚呼文非獨誤

陛下於一時而實使

陛下取譏於萬世只此一事文可斬也後世之主固有始好言而終惡言如唐之玄宗者彼因在位日久世道小康志滿意得不勝驕矜之偏私汨其禮義之良心然卒致天寶之亂流離巴蜀局踣南內抑鬱而終今

陛下在位日淺恩澤未洽於人心威令未行於左右無玄宗數十年納諫之美而有玄宗末年拒諫之非今各省水旱異常留都疫癘大起草澤寇盜屢發人情岌岌方有土崩魚爛之憂此正朝廷兢兢業業上下交脩獎忠直求善政以祈天永命以收集人心之時若復惡言拒諫是病之人其烏喙而却和扁也况左右近習多官掖宿奸習於揣摩敢於縱肆方朝夕窺伺

陛下之淺深

陛下固宜操其鞭箠攬其銜勒以防不掉之虞今復假之恩顧拂逆天下之心為之默責言官箝制

天下之口細民猶鳥也鳥將散復從而駭之近
幸猶虎也虎出柙又隨而翼之臣恐此隸履鉏
不特起於秦指殿為馬將復見於今也伏望
陛下惕然猛省急收

成命存劉取以誘致盡言罪崔文以崩雲

聖德予以疏通既塞之言嗚予以招徠將散之人心

予以控馭泛駕之近習則四海清寧尚可望矣

若終迷不復他日之患臣有不敢盡言者矣亦

有不忍盡言者矣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言

改過貴速也臣待罪言官知言出於口必觸犯

近幸但職在進言非言無以報

國觸犯近幸固知有不測之禍然陷

君父於有過之地當蒙萬世不忠之誅罪一也一時

之禍是為累及身家萬世之誅實以得罪名教

臣非不解而為是警言也亦非瞋目宵行而自

投陷井也於罪戾之中擇與近且輕者而居之

誠日夜拳拳於君父不願

朝廷有此不美事也惟

陛下留神靜察勿以臣名位疎遠而亮其表悃勿以

成命已下而難於收回使天下之人知今日罪言官

之事果非

陛下之本意也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臣待罪言官

之臣亦幸甚昧死狂噴干冒
天威
嘉靖二年八月初七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隆通抄卷十二

南京山東道試監察御史李高等謹

奏為體察情以保治安事臣惟保安國治之道無

他要在通天下之情而已能通天下之情然後

能得天下之心古之善治者然也故天子聽政

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膠

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其意以尊卑之勢相

懸則上下之情易壅故曲為體悉多方以求通

之是以天下人心翕然歸往運祚之遠者七八

百年次者亦不下五六百年至於後世遠不及

古一治一亂要皆繫天下之人情通者治壅者

亂曉然可屈指計也仰惟

陛下臨御之初信用輔臣召起遺逸廣通言疏剝剔

弊端大小臣工朝入章疏暮奉

綸音靡不曲中人情允當體在朝在野欣欣望

治蓋

陛下真古帝王之資故大通天下之人情以基億萬

斯年之運祚者也近聞在廷諸臣何孟春等

有犬闕之舉致冒

天威宣諭擬辱臣等切惟諸臣雖直

陛下之聖明獨不能少垂察耶夫諸臣冠裳袍笏從

容朝署之間何其榮也身一伏闕遂至幽囚狂

之中鞭撻大廷之外何其辱也寧為此而

不為彼諸臣之情其必有甚不得已者

陛下之聖明獨不能少垂察耶

陛下之明日月也少肯迴光內照掩躬自省察諸

臣今日之情果何為哉俯伏闕廷之下以干

朝廷不測之威其情必壅而不能上達者知其有

所壅

陛下必思所以通之矣尚恐罪之邪惟

陛下之明不如之意斯以諸臣為欺罔將見諸臣之

情益壅則天下之情亦壅天下之情壅則恐天

下之心危甚哉人心之不可測也自古天下之

情不自壅皆由小人而壅之今日諸臣之情桂

萼張聰之所激也蓋

陛下大禮之詔下未旬月而萼等敢為兩考之疏

不除萬世之笑未已之說以策惑

陛下之聽上援天子之尊以行冒臆之見欲

陛下為朝更暮改之政以快其曲學偏見之私在

廷諸臣之情隔於陛下之遠而不能面陳見於

筆牘之繁而不復取信故惘惘危迫而至於伏

闕諸臣至於此豈得已哉

陛下當思所以體悉之不宜重壅之也在易上下交

而其志通於卦為泰上下不交而其志不通於

卦為否否泰之幾繫上下交與不交耳

陛下身為保泰之主其可不思所以通上下之情耶
且諸臣之所以為此者以

君臣大義百不忍有故忍而就此耳

陛下從而加之罪使或此風遂長人乃訓之朝署之

間俛首結舌旅進旅退胥而為害是豈

陛下之利哉况情之於人猶水之於川也通之則順

壅之則逆故傳曰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

陛下其可不加之意哉伏望

陛下遠法三代之哲王近守

列聖之成憲博采群議不偏聽而生奸大通物情不

壅下而啓蔽惜人才如元氣繫人心於命脉實

宗社無疆之休亦

聖明永終之舉臣等不勝願望之至

嘉靖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這事已經發落况今又有詔旨了李高等這厮

每狂率輕瀆又來拾掇好生欺慢法度本當拏

問治罪姑從寬饒這遭還各罰俸兩箇月再敢

有來撓亂奏擾的定行責治不饒該衙門知道

吏科給事中臣史于光謹

題為赦過着罪以光

聖德事臣聞之聖人喜如春怒如秋天道在我也其

喜以天故天下共仰春生之仁其怒以天故天

下共範秋成之化往歲先後言禮伏

關諸臣坐噪妄之罪

陛下怒而罪之此稟秋肅物之權固天之道也然是

時中外臣民皆知

陛下特出一時玉成之意使之動心忍性所謂益之

以凶事非固欲終絕之近該御史張袞疏乞

聖宥果蒙 勅該部看詳邸報一出不但舉朝臣工

加額忻仰比都下廝後賤吏皆歡呼告語以為

聖天子將還前日得罪之臣矣天道煦物之春其襲

人一至是哉既而吏部詳覆上請

聖裁而 命下報罷又有以仰見

聖意玉成之深欲其磨礪之久然後用而全之也夫

大地之春有所不動動則必舒

聖人之仁有所不行行則必貫况諸臣皆

陛下所親拔擢欲與共圖治理以茂 中興之業者

而廢謫已兩閱歲大臣未遂其先憂後樂之忠

小臣未遂其幼學壯行之志家居者或年垂髫

暮謫竄者或處于瘴鄉一旦有如劉安世之齋

志以沒如范祖禹之梅州不絕

陛下愛惜人才之心必有 有過後時之悔雖人才

消息代不終之然沮德明求粟之奸寢淮南叛

逆之謀者皆譽望素著之臣也伏望

陛下早施春生之仁即起諸臣於懲艾之後必皆感

恩思奮以圖報稱將來績效可必其有大裨補

聖治無疆之休者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嘉靖五年正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隆隆抄卷五

二六

南京刑科等科給事中臣以仁山等謹

奏尚乞鑒 天威有狂直以言路事臣等近聞

兵科給事中鄧繼曾以言事觸犯忌諱致蒙

陛下下之錦衣衛獄夫繼曾之言事過當誠為有罪

矣而 詔旨太峻譴責太嚴驚駭物聽不亦為

已甚乎恭惟

陛下御極之初開廣聰明大闢言路雖有拂意逆耳

詆訐狂妄之言尚能 虛心以聽俯就延納其

時天下之人歌詠頌歎以為古之聖帝明王亦

不過此是以 先朝之積弊大害一旦悉舉而

更張之而天下帖然以無事夫何未及二年之

久而

嘉隆隆抄卷五

无

陛下聽諫之美漸不克終前既怒劉寂之言而深斥

之矣茲復怒繼曾之言而繫之獄焉臣等深惜

聖明在上而乃有此舉動也繼曾身在言責有所見

而未安於心者不得不上 聞以效一時之愚

陛下不以其言為然猶當寬大含容未宜遽棄今乃

囚之於幽禁之中苦之以桎梏之慘若將有大

辟重辜而不可少恕焉者不識

陛下何忍於繼曾如是武臣等逆知非

聖意也蓋恐欲竊政弄權之人假此以激怒

陛下或摘其剴切之辭而目之曰此乃彰

聖上之過也或指其狂直之語而名之曰此乃讒
詔旨之非也凡可詆毀無所不至 陛下不察赫然

震怒而墮其計中耳殊不知近侍之威權既重則

陛下之耳目自塞臣等恐忠直由此而解體其堂諫由
此而咋舌目覩特弊口不敢言將來

主上之過失孰從而規之 朝廷之疵繆孰從而舉

之臣下之奸邪海內之休戚孰從而指陳之假

使其時或有美權蠹政荼毒海內如劉瑾假寵

納賂濁亂朝政如錢寧江彬諸人

陛下何由一一知耶况今天下災異疊見東南之死

殍成丘盜賊之生發不常人民之艱難已極

陛下視今日為治耶為不治耶正宜重軫

淵衷思圖治理豈宜輒罪諫臣自生蒙蔽伏望

皇上廓日月之明大乾坤之量思 祖宗建章諫之意

赦繼曾狂妄之愆復繼曾原任之職以開諫諍之門

以作骨鯁之氣使天下知 聖明之世決不以

言罪人尤望自今已後凡有奏章必付閣下票

旨詳議而行務使事體歸一如此庶幾納忠之人猶

有效忠之願破奸謀於欲肆激忠義於將靡

仕稷之福多矣非特臣等之幸也

嘉靖三年四月初四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南京浙江等道署道事監察御史臣梁世驥等
奏為 宥言官以存

國體事臣等切惟人君以無聽廣納為明以藏疾

匪瑕為量明無不照則邪佞不敢奸量足有容

則諫言日進是故逆耳之言明主之所亟求

而直言不聞識治者至以為甚於災變之可畏

也近該給事中鄧繼曾以 睿旨不關於

內閣而建言遂失之弊在儻非涉之於疑則必聞

之有誤要之忠直之過也

陛下責以悖慢誠是也下之 詔獄得無甚矣乎臣

等聞之既驚且駭將信而疑以為

陛下即位之初既 詔科道官照舊言事矣今茲舉

也無乃 聖意之少違耶臣等竊惟國家之治

否由言路之通塞體勢所在關係匪輕自古善

視人國者每先之此固

陛下之所洞鑒者也夫繼曾之所論建其中詳悉固

未及知觀其意大約以王言為重耳臣等敢以

為本無邪心也非為身家謀也在昔商書說命

有曰王言惟作命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

言如綸其出如縛蓋言所係之重且大也如其

善而莫之違則一言有與邦之利如或未善而

莫之違則其害又可勝道哉繼曾之心疑有見

於此又以身為言官職專封駁言不激切不足
以動

陛下之聽用動効忠之益遂違納約之規是誠可罪
也原其情誠非為身家謀也實本無邪心也罪
亦可恕也况夫古先哲王每以為聰明有限治
亂非常從諫者昌自用則小於是手植旌置鼓
立木垂鞞以來夫諫矣又慮其不諫也於是乎
假之以優容喻之以德音又恐其不直也又於
是乎有金帛之錫衣馬之賜惟欲必聞其過而
后已以至於言之難受者則每置於包荒之中
事之所無者亦必以為先事之戒固未嘗厭薄

言諾而罪之也古之諫官言及乘輿則天子改
容事闕廊廟則宰相待罪又未嘗以言受責也
故唐臣陸贄進言於其君曰諫者直示我之能
賢諫者狂表我之能恕今繼曾之言直矣狂矣
能恕能賢乃

陛下之美德今茲罪之得無少損乎且我
祖宗以來設官分職獨專以言責寄之科道百餘年
來扶持綱紀懷懼奸邪多有賴之未聞以進言
而下獄者惟正德年間乃始有此其特其事鑒
戒頭然

陛下之親燭也豈以為盛德事耶今一繼曾固不足

惜所惜者 國體之所係治否之所關耳蓋人
情畏懼者衆剛直者稀自茲以往事若有大於
此而難言者誰為

陛下言之哉夫天下事至於人不敢言則國事之可
畏者至矣言之誠可於邑况今災異頻仍饑饉
又甚天見變則五星聚于營室地見變則震動
聞於四方人心危則盜賊充斥於各省尤可傷
者鳳廬江北父忍食其子夫忍食其妻道無完
骸野無生意此仁人之所不忍道也

陛下正宜大下哀痛之 詔廣求消弭之方不憚於
省躬不難於聞過庶幾上谷

天意下回民生甚不宜以言為諱而况可置之於法
也哉傳曰主聖則臣直又曰唯明主可以理奪
在昔誼主或聞諫而怒後悔怒而賞之書之史
冊後世以為羨談如蒙乞霽

天威將繼曾出之獄而薄其責恕其罪而復其官用
以嘉天忠直因以勵夫將來則

陛下納諫之美名各受之盛德始光前軼後而休明
之治此其基之矣臣無任懇切之至

嘉靖三年四月初四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浙江道監察御史王官謹

題為優容直臣開言路以圖

新政事臣讀近日 朝報談給事中李學曾董喬王

事林應駁為諫言回詰事奏奉

聖旨各罰俸有差臣反覆思惟不勝驚懼切謂李學

曾等所言俱剴切忠直其於

新政深有裨補在

陛下當欣然嘉納以獎言者而乃罰俸罪責為阻塞

言路計耶臣聞人君之治天下以用言為先故

人言之用不用言路之通塞攸關言路之通不

通天下之治忽所繫歷指前代明有徵驗不敢

備述臣請畧舉我 朝之治耳目所及見聞者為

陛下陳之昔我 孝宗在位時 御經筵勤學好問

退朝之暇延訪儒碩咨諏治理至於臺諫及諸

臣言議罔不嘉納而俯從之故其十有八年之

間令出唯行信實必罰海內晏然軍民樂業及

其佳也天下至今猶思之慕之而尚冀其復出

也此無他用言故也其後 武宗繼立好尚武

畧不御經筵退朝之暇惟異類邪術之人雜侍

左右日與狎昵晝夜頡頏外事巡遊極諫忠言

扞格不入故其十有六年之間政出多門賞罰

刑濬海內騷然幾致大亂及其佳也天下至今

猶恐之怨之而惟恐後之繼今者復若是也此

無他不用言故也夫同此天下也一傳之聞而

忽懸異祇在人言之用不用焉關係良不小矣想

陛下毓德藩邸之時已嘗知之方其 入繼大統天

下臣民之所仰望于

陛下者不但直如 孝宗而已蓋將以克舜禹湯文

武而深望之也今纔二年耳 詔令不信刑罰

不中名雖嘉靖之維新實多正德之遺弊一時

中外之臣咸懷忠良因事獻納各圖報稱豈意

陛下以忠為妄以諫為擾以臣下奏薦之資為

朝廷罰贖之具一至此乎臣恐天下之事其所由

未有漸者其幾也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

務蓋禍患之幾藏于細微而非常人之所預見

及其著也則雖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聖人于

幾則競業以圖之今日之罰俸雖小然無已則

將揖忠良之口壞耳目之司必有禍患之來奔

潰決發而不可收拾者其幾甚大也

陛下於此將欲為 孝宗耶為 武宗耶將欲安天

下耶危天下耶為

孝宗以安天下則臣民安而

陛下亦安矣為 武宗以危天下則臣民危而

陛下亦危矣夫豈汎然身外之事不切於己者

陛下可不早見而預防之我伏望

陛下將李學曾等特賜優容收回罰俸之

命於其所言事理一一聽用行令益恭厥職勿替初

心仍將嘉靖二年以來大小臣工奏章通行查

出 燕間詳覽如欲

陛下時 御經筵日近元老者其言可用也必用之

如欲

陛下讀大學衍義溫習講章者其言可用也必用之

如欲

陛下停齋醮慎近習遠聲色重刑賞者其言可用也

必用之以至一事之建白一政之匡救一

嘉隆疏抄卷三

一四六

命令之封駁務必考究可否採擇施行用集衆人之

長以成一人之治庶乎慎終如始鑒

武宗之愆成 孝宗之羨中興之道無踰於此不然

則權移左右害及臣工深成欺罔之奸重致敗

亂之禍其去正德之世無幾矣又何以

新政為哉臣愚犬馬懷私不容緘默用是昧死冒瀆

伏乞

陛下試垂聽焉

嘉靖二年 十八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吏科都給事中臣鄭大經等謹

題為恭遇脩省懇乞

聖明宥狂直以開言路以崇實政事臣等切聞天心

仁愛每徵於災異之形而人主格天不在於彌

文之著故必有脩省之實政而後有格天之實

功其交感互發之機捷若影響而祈天永命之

道豈可以襲取而得哉恭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 天心默佑 靈祉呈祥固有以徵

順信協一之理至誠得天之應矣邇來天變疊

皇上每遇災沴以來時申脩省之政是宜天心降鑒

嘉隆疏抄卷三

一四七

而百順咸集也夫何地震之異復見之

京師當一陽初長之時正 泰道方隆之會

輦轂之下遽有此變大小臣工罔不悚然駭愕災異

之疏甫陳脩省之令隨布固於此覘我

皇上敬畏天道不遑暇逸矣然自有災異以來

陛下所以畏天彌變以為脩省云者亦既勤矣而災

異頻仍至形禁近若真有以譴告之者何哉母

亦徒循脩省之故事而未底脩省之實政歟明

王遇災而懼所以脩人事回天心者固非一端

必首下求言之詔以集衆思以咨善道而脩省

之政以是為先務焉今顧有不然者臣等於本

月十一日接到南京刑科給事中駱問禮陳十
事章疏見其因事敷陳委曲詳盡語涉狂妄者
間亦有之誠不能過於 聖明洞察之下但意
在納忠而言涉忌諱詞若支蔓而心實無欺據
其一念耿耿之忠直以克舜三代之盛王望
陛下一時臣子咸欲步武夔龍而後已也臣等心切
愧之荷蒙

皇上不加深譴姑從降級為問禮者感激
鴻恩圖報無地復何言哉臣等切以天變方形適際
君臣交儆之候而罪摘狂顛殊非仰承
二帝之心以此應天其何以致脩省之實以盡格天
之道耶伏望

皇上擴包荒之度 弘虛受之懷俯亮愚忠夜回
成命俾問禮仍以舊職供事承其言之可行者悉付
施行則實政允備而天心默順

聖恩覃布而災異潛消脩省之政尚奚以加於此哉
不是之圖雖日從於衣冠儀度之間以是為脩
省焉竟奚裨於實政而挽回乎天變也耶臣等
待罪言責深負曠厥脩省方嚴不避瑣

實干冒 宸威無任懇祈之至
隆慶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工科都給事中臣馮成能謹

題為仰戴 天恩恭陳末議乞 賜益弘虛度

宣布德音以隆至治事恭惟

陛下自臨御以來 聖德含弘虛懷延納中外進言

者悉荷 無容此誠克舜翁受敷施之量四海

方切頌揚以為太平可指日待矣乃近日

內閣傳奉

聖諭朕即位以來賴卿等輔弼近來科道等官不諳

事體本內政屢次欺言是何意卿等詳處來說

欽此一時科道諸臣誠切驚疑茫然莫知所自

皇皇若無所容者待罪數日以來荷蒙

陛下天地之量曲 賜優容以此知

陛下本無厭言之心偶因一二言者詞涉踈狂故發

綸音以為後警耳 至德至仁臣等得於親承者誠

感激無地矣但嚴切之 聖諭方傳播於群臣

而容納之 仁言未宣昭於天下恐千里之外

四海臣民未知 聖意所在妄疑

陛下不樂直言而從此以言為諱大非所以彰

聖德而勸將來也臣至愚極陋屢進妄言屢蒙

採納感戴 天恩誠願以一身殉 國家者當此之

際正言詰通塞世道理亂之機故敢仰窺

聖意懇效愚忠惟

陛下垂聽焉臣聞君仁則臣直故必有不世之仁君而後有不阿之直士又必有不阿之直士而益足以顯不世之仁君二者常相須而成也故漢書云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治功照當時而芳聲垂後世者用此道耳陛下聖明御宇化理維新諸臣際遇昌期各思靖獻是以數月以來章疏籍籍

陛下自一處觀之誠覺其煩然自諸臣人各懷忠者尚猶以為少也但才識不同見聞亦異故或有激於意氣涉於風聞而粗疏影響誠如

聖諭所謂不諳事體者臣等反身循省誠愧悚汗下

嘉隆疏抄卷三

一平

仰服 聖明矣若謂之有欺者則諸臣之所不敢也人臣之罪莫大於欺諸臣志在效忠安敢有此孔子論事者曰勿欺也而犯之然則犯者固所以為忠非所以為欺也苟其心之不欺則無論其言之當否在茲蓄而竝容即其諳事體者行之不諳事體者置之在

聖明之決擇耳譬諸一身以耳目為見聞以一心為主宰固不可盡信耳目而即指之行然謂耳目之見聞有未善可也而遂疑耳目之欺我也寧有是我天地之容物也非不麟鳳也鷹鷂虎豹無不為焉非不珠玉也燼木礪石無不具焉君

人者固效天而法地者也使非純良懸直竝列

于朝家言戶說竝聞於上其何以示天地無所不容之量哉夫容一言之不當者則不當者集

棄一言之不當者則不當者離何者上忠之士進不關人主喜怒退不顧一身安危者千百之

一二也其次則上下兼度是非利害竝存於中係乎上之所導耳故明君開導而求諫和顏而

受之猶恐士之畏懦而不敢進若責而詰之則忠言日希而讒諂者至國是將日非矣天下之

患尤有不可言者安可弗慮也昔唐太宗常責王珪溫彥博附下周上而次日謂房玄齡曰自

嘉隆疏抄卷三

一五

古帝王納諫固難朕夙夜庶幾於前聖昨責珪等痛自悔心公等勿因是不進諫也是太宗始雖責之終則悔之又誘之使言其益廣聰明而成貞觀之治宜矣

陛下固將上法堯舜者何有於太宗前者之

諭固即太宗之責臣下者今豈無悔心導之使諫若太宗之 諭玄齡者耶况今災變頻仍霖雨大

水若大同之水電遼東之火旗尤為大異者此正側身脩行下 詔求言之日也伏望

陛下法天地之兼容師帝王之遵軌 渙發德音昭示天下凡 朝政之得失生民之利病人才之

邪正仍許科道等官直言無隱廣開衆正之跡
大昭無我之公使天下曉然知前日之

諭乃一時有為之言而非

陛下之本意直言骨鯁之風播行於 廊廟而懷忠

積學之士莫不興起而願行其志則忠言日聞

聖聰日廣而合天下以成仁即唐虞熙皞之風復見

於今矣夫人君德莫大於改過名莫大於從諫

自惟邪臣欲阻塞言路以自便已私者則曰諫

官彰君之過不知改君之過者正所以彰君之

美也一不察而惑之則獲蔽之禍生無所不至

矣惟 聖明其坐照焉 臣愚忠激切于旨

天威無任悚慄待罪之至

隆慶元年七月初五日奉

聖旨聽諫乃朕素心說得是未嘗不即嘉納昨諭

謂不諳事體者你每今後官審擇所言以承朕

意禮部知道

貴州等道掌道事四川道監察御史臣鄭本公
等謹

題為容諫臣以開言路事臣等切惟人君之德莫

大於聽忠言人君之量莫宏於容直諫自古聖

帝明王致盛治于當時衆芳聲于後世他美雖

多二者其最也即惟

皇上登極之初首頒 明詔內一款給事中御史職

當言路今後凡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

許直言無隱可謂直得帝王為治之首務矣一

時大奸大惡皆以言官糾劾而剪除峇蓋大利

大病皆以言官建白而興革頗多足皆

陛下兼聽廣納英識明斷故數月之間歸美

至德稱頌太平至不容口中外臣工知

陛下銳意治道故進言者多原其意固欲盡忠于

朝廷究其實間亦有風聞過當者是何也言不激

切不足以動人主之聽亦其勢然也

陛下于如此之言始則受而容之置諸不問所以安

之者誠是也繼而厭之又繼而罪之夫厭之已

不克終美罪之是何矯枉之過歟近者給事中

劉寂劾奏太監崔文俊費

內帑銀兩續談崔文泰

陛下優旨待文獨令劉寂查明銀兩未訖所以寤之

者至矣及劉寂自劾乞罷又調外任處之不已甚乎夫朝廷設官豈特奔走承順為哉有官守者欲備其職有言責者欲盡其忠今寂有言責者也知而不言則得罪公議言之少過又得罪朝廷跋于前而躓于後為此官者不亦難乎倘有事關

社稷機涉安危臣下俱畏罪而不敢言倉卒之際不亦殆乎譬之人有盜者家童廉得其過而謂主人曰某人盜若干某人盜若干與主人所失之數雖不盡同原其意則惡盜厚主人一也奔則怪其言之過而撻其身豈理也哉昔者給事中

梁本茂御史謝珊論及內閣印信一事

陛下始則令其自查繼而釋之今寂之事正與本茂等類而言之有據又非本茂等比

陛下昔之處本茂等既如彼而今之處寂者乃如此臣等恐天下窺見聖德之淺深也唐陸贄有言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由是而觀之今日容寂則美在朝廷而失在寂如罪寂則寂有直諫之名而朝廷反得拒諫之謗矣伏望

皇上察天位之惟艱念人言之當恤乞將劉寂原奏

帝訊再加詳察其事果實見諸施行其言若過置而不問仍將本官量情戒罰免調外任照舊供職如此則言路大開言官作氣

天子之明可見萬里之外矣

嘉靖三年八月初一日奉

聖旨朝廷設官務以指實具奏不許虛詞奏擾劉寂劾奏事不以實輕率妄言回話又不認罪姑從寬調外任以稱朝廷容宥之恩這厮每如何又這等奏擾恣意回護本都當拏問究治且饒這遭再不許仍前奏擾該衙門知道

嘉隆疏抄卷十三

五十三

廣東等道監察御史臣朱寔言等謹

題為容直言以隆 聖治事臣等伏惟

陛下龍飛之初 聖德欽明垂心政理

命令之布儀刑古式天下延領企踵思見治化之成

夫何近日以米事不稽謀

旨皆中出凡有批荅每奪涼凝事多拂乎民情

旨未愜於公論字或未稱乎 睿文詞或未達乎

淵意臣等愚昧恐 聖質英明雖得之天縱而萬機

繁冗間涉於忽畧歟不然則顧問者失其職而

代言者非其人矣方欲陳列而給事中鄧繼曾

乃能先言之此

嘉慶通抄卷三

一五六

陛下直言之臣也顧乃以為忤慢下之

詔獄既而又有不必擬罪降一級調外任之

命違忠直而杜言跬恐非 中興盛事臣等固不敢

愛死而已於言也夫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是以古之帝王皆虚心納諫以知得失如唐太

宗令諸司凡詔勅頒下有未穩便者必須執奏

不得順旨施行務盡臣下之意今繼曾有補拾

封駁之責顧不當循默自處也

陛下欲追隆古好諫受言之量豈反愧於唐太宗乎

臣等又請以 祖宗之事為

陛下陳之

太祖高皇帝嘗采忠顏之直嘉許好問之忠又

詔天下使言朕過今繼曾雖愚曠欲忠直於

陛下也何賞嘉之未及而反罪責之耶

太宗文皇帝嘗曰敢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使

進言者無所畏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

今繼曾亦敢言之臣也何

陛下反以為忤耶 睿宗發皇帝虚心求諫盥手受

疏其有關於治體者讀之數回不忍釋手在位

未嘗輕出一諫官今繼曾以言獲罪榜笞拘繫

淹以旬日而又謫之遠去是黜諫官矣

陛下敬紹

嘉慶通抄卷三

一五七

祖宗動法 皇考殆不宜有此舉也且正直之氣難

培詭隨之風易扇自今以始誠恐人將循默大

臣重祿不極言小臣畏罪不敢言其患之大殆

不可以勝論者矣伏乞

陛下收回

成命慰繼曾而復其官以作言者之氣其諸臣凡有

敷陳猶望包以 睿宗以温顏涉詆訐者可

以優容之詞藻者許其直致匹夫片善採錄不

遺庶士傳言聽納無倦總天下之智以助

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

命令則君臣同志而遠邇歸心

絲綸明允而萬方舉式時艱不足憂而

中興之治成矣

嘉靖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隆深抄卷三

五十八

刑科給事中臣沈漢謹

題為乞 宥言官以廣

聖德事近試監察御史魏有本題為明用舍以肅軍

政以安邊陲事奉

聖旨馬永未出位妄言欲為逆臣奏請卹典朝廷以從

寬發浩魏有本這廝如何又行論救輒來奏擾

好生狂妄不識事體難居憲職者對品調外任

該衙門知道欽此臣聞有官守者備其職有言

責者盡其忠此先正之格言而實後世為人臣

者之繩鑑也馬永武臣也身為上將手握重兵

折衝禦侮戡東安邊其職業也顧不務此出位

妄言

陛下罪之誠是矣而魏有本復為之論救者豈以永

之職為當言也又豈以永之所言為是耶蓋以

永之在邊智勇過人輜畧出衆士卒感其惠外

夷畏其威實

陛下干城之將也其為陸完奏乞卹典所言雖非然

陸完已死矣子孫已微矣聲勢無所可托富貴

無所可求其心猶可亮耳昔齊威王使章子將

以應秦師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齊王不應後

章子大敗秦師左右曰王何以知章子不叛也

曰章子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而欺生

君哉魏有本之意以永不過受知於陸完尚思
圖報於既死之後不忍負之又况荷

陛下生成之恩履博之德其圖報稱於

國家者又當何如耶故有本畧其言而取其意錄
其功而忘其罪是以為論救耳今

陛下遽斥逐之不已過乎夫有本諫官也非馬永將
官之比也官以諫為名則天下之得失利病皆
得而言之其言是固當從之其言非亦當容之
何者以諫官之職在於此也

陛下責馬永出位妄言而有本之所言則非為出位
陛下責馬永不脩本等職業而有本之諫言正脩其

職業今

陛下於有本之言不惟不聽之又從而尤之則非
祖宗建官之本意亦非

陛下用有本之初心似與近日責馬永之
明旨不合也漢唐令主一遇天災必求且言敢諫以

明朝政關失今

陛下上法祖宗遠媿克舜近因四方奏報災異

詔令臣工同加脩省其有利弊與革事宜速會官議

擬來者是即聖帝明王克勤天戒之盛心也故
方求言而罪人言是徒有求言之名而無求言

之實臣恐天下皆以言為諱杜諍臣之口塞諫

者之心甚非

國家之福也以是而欲彌災致祥胡可得乎伏望
皇上恕狂瞽之言開進言之路少霽

天威收回 威命 勅下吏部復還魏有本原職使

照舊供職倘以時方試職輕率遽言或量加罰
俸以薄示懲戒則

陛下無拒諫之失而益廣從諫之量盛德無疆令名
永世矣天下幸甚

嘉靖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河南道監察御史臣鄭洛書謹

題為獻愚忠請齊 天威以弘

聖德事內開近諸臣奉職無狀刑失其中

聖聰明見萬里洞燭枉直又置諸臣于理當雷厲風

飛陽開陰闇臣猶必盡其說者臣聞周之士也

貴士貴而後官貴官貴而後國貴國貴而後主

尊故刑不上大夫所以尊君勢屬臣節也當今

事勢雖有緩病不可繩之以急政雖若法輕不

可一之於用法以急政救緩病以用法救輕法

臣恐如病之深者怒藥之不為功而以毒攻之

使良醫措手無所此可慮而諭也自

陛下臨御以來天施地育舍垢藏疾疏通耳目嘉惠

言事之官其能隨事納忠開陳 主意者固自

有數餘非尚而誕謾則卑而淺陋甚者捕風捉

影承舛襲訛致有今日自觸法網孤負

陛下敬大臣體群臣之初意屢 聖怒傷

國體者不細亦臣之所私惡也但念

祖宗設立臺諫委以言事臺諫固未必能皆賢所言

未必皆是然酒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

決壅蔽達聰明也

陛下尚亦垂情及此乎伏願 俯察臣言而垂情於

此則至道容眾至德容下臣雖失之而君得之

也春秋之義立法貴嚴用法貴寬倘蒙

陛下矜憐諸臣無知少寬罪譴去其大甚與之更始

斯君子長者之道也夫法所以待有罪雖至親

隆貴不得輒私然臣以為人主能使其臣無犯

君之法不當以刑法即加其臣今其犯法者多

豈盡不才乎蓋因循詭習之久薰蒸漸漬之深

而

陛下奮然以剛決之一旦未知趨避此臣所以有望

於姑從曲 宥先教後刑也

嘉靖六年八月 日奉

聖旨這御史所奏言雖似忠意猶庇護姑不查究該

衙門知道

廣東道監察御史臣周在謹

題為乞 恩寬宥言官以開言路以彰

聖德事內開先任吏部尚書王瓊侍郎桂萼力薦其

才以為可用御史胡松劾其舉用非人奉

欽依著吏部對品調外任邊方用績該吏部覆題奉

欽依王瓊既公論有干不必起用欽此臣敢論萼之

薦瓊及松之論萼夫瓊之廢斥久矣萼欲起而

用之萼誠見西北二邊虜患孔棘意以經畧之

任惟瓊可辦而不知瓊之不足以當此選也夫

瓊以陰賊險狠之資久在謫戍如柙中之虎思

欲咆哮食肉者非一日矣即一旦起而用之彼

將背其所舉援其所私以逞其無忌憚之為何

所不至哉是故逆制而預排之松豈好訐以為

直哉故萼之薦瓊固為 國也松之論萼亦為

國也萼急於用人故專取其才松審於擇人故深

鄙其行其心一而已矣夫萼

陛下之股肱松

陛下之耳目今萼之薦瓊非而古位如故松之論

瓊雖是而遠調遐流是何待股肱之厚而待耳

目之薄耶臣聞宋唐介劾文彥博之私仁宗以

之彥博為之營救甚力

陛下之聖遠過仁宗桂萼之賢不及彥博調松之後

不聞一言救之大臣休休之量固如是乎伏望

宥松狂直收回

顯而

聖德彰矣

嘉靖六年八月 日奉

聖旨周在這廝好生輕率狂妄錦衣衛拏送鎮撫司

打著問了來說

欽差鎮守州永平山海等處總兵官右都督馬

永謹

奏為陳言請乞 天恩重言詔宥罪臣昭

聖孝以廣 聖德無窮事臣伏觀 詔書內一款朝

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

鈞此欽遵臣聞天經地義以孝為先行孝之誠

尊親為大

聖君創始制儀為世立教至重伏惟

皇上以至德承鴻業行大孝奉 恭穆皇帝立世廟

聖心切至天下共知 御臨之初 詔令群臣講明

尊崇之儀誠繼天立極禮制度將以仁孝化

行天下垂教萬世之盛典也奈何當時言禮諸

臣莫能仰承 聖心至孝固執愚誠一時伏

闕觸犯 天顏將學士豐熙郎中余寬等下獄杖責

問擬竄逐窮荒罪誠自取雖死無憾即今群疑

盡釋 大禮講明公議一定禮儀制度頗有成

規 恭穆獻皇帝奠位 聖心慰安我

皇上大孝至仁之盛典足以憲萬世而無疑巍然煥

然盡善盡美臣復何言緣人臣之事君如子之

事父比時廷臣講禮異同誠未能仰達

聖德至孝原其一念上報 聖明之貞本無二也今

蒙斥逐流離淹有歲月捫心悔過無玷自新生

不若死終為天地間之弃物臣本武夫與諸臣

素不相識但遭際 聖君德侔天地明竝日月

寬慈仁厚海宇包涵 臨御之初下

詔博采羣言以廣視聽臣雖猥無能荷

聖明作養見今累官叨銜五府濫司總戎負寵懷恩

能無感激自守邊方以來每思盡死報國苟有

一得之愚可以上荅 聖明仁孝至德者敢不

冒干斧鉞之誅直言無隱昧死上陳如蒙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將豐熙等言禮被罪諸臣通查見

數憐憫愚執宥其罪愆或復原官或從寬釋庶

君澤下流天包地容物不終廢諸臣咸感再造之

恩必皆誓死盡忠仰圖補報在 廷諸臣亦且仰見

聖德如天仁覆四海洋溢四夷如我

天朝聖君仁恩之盛浩蕩無涯莫不畏威慕德革心

向化而臣等亦得共承休光于無窮也臣民幸

甚天下幸甚臣甘服妄言之誅雖死無恨矣

嘉靖五年九月初二日奉

聖旨豐熙等罪過朝廷自能從寬赦宥馬永如何出

位妄言著一併回將話來談衙門知道

刑科給事中臣陳守愚謹

題為乞均 恩赦過以實備省事先談試御史魏

有本題審用舍以肅軍政以安邊噤事奉

聖旨馬永出位妄言欲為逆臣奏請卹典朝廷已從

實發著魏有本這廝如何又行論救輒來奏擾

好生狂妄不識事體難居憲職著對品調外任

沈衙門知道欽此續談都給事中鄭自璧等題

乞 宥諒將官以安地方以光 聖德事奉

聖旨馬永出位妄言欲為逆臣陳乞卹典朝廷已從

寬處置鄭自璧如何輒為論救好生不識事體

本當究治且饒這還各罰俸三箇月該部知

道欽此監察御史鄭洛書題乞惜將材以安邊

境事奉

聖旨鄭洛書這廝結附馬永瀆擾朝廷好生狂妄本

當治罪但巡按用人且不究治該衙門知道欽

此諸臣感戴之懷已出憂惶之外且愚伏念三

疏所陳無大懸殊而 宸鑒所施若為差等反

覆思之得非以魏有本試職未久輒干大議而

忤 聖情耶夫彼臣之所以獲罪者正以初試

未請事體加之歲時宜寬且且罪之職是

之馬尚望前途失晨之鷄猶思改旦以一事

之失而遽屏之于外彼雖孜孜悔過莫蔽狂慙

是

陛下涵育之恩獨遺有本一人而臣之所以不能已

于言也况適者災變異常上動 宵旰之慮已

命臣工各加脩省臣惟自昔帝王遇災恐懼未始不

以求言為首務頃者有本所論即其十言之中

不無一言之得首有一言之得固

陛下所庸采取以備脩省者而亦弗忍棄其人矣且

脩省之初乃招延之日倏爾出一言官以疑群

望臣恐事有利病不聞激切之言人有賢否無

復舉刺之公

陛下雖減膳徹樂勞神凝思弊習不除和氣不應有

負純心多矣如蒙伏望挽回 成命仍特魏有

本復其原職或 嚴諭如鄭洛書或罰俸如鄭

自璧等庶

天地果無覆載之私而草茅均沾雨露之澤凡為臣

子者宜無不披瀝肝肺以圖補報化戾為和實

肇于此臣無任殫越之至

嘉靖五年十月二十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光祿寺少卿臣余才謹

奏為廣求言以達民情事嘉靖六年正月初五日

欽奉

聖旨近因大學士楊一清奏請寬恤小民以宣脩

省之澤已有旨待郊祀後令各衙門開具

條件降勅頒行朕思民間疾苦情狀甚多一時

所聞或有未盡則此夫匹婦猶有不被其澤者

可著諸司四品以上及六科十三道各將利民

事宜具本陳陳限正月二十日以前奏采以備

朕采納斟酌施行所言務要切于政事合于民

情忠誠明白足以消彌災變副朕敬

天恤民之意禮部知道欽此欽遵 明詔渙頒群情

欣躍茲蓋

皇上敬

天勤民勵精圖治每存心于天下尤加志于窮民誠

古帝王不虐無告不侮寡寡之盛心也九重留

意于閭閻一念潛孚于膏澤的然有足徵者但

拘以四品始得以條陳則求言之道尚為未廣

切照 朝廷之上或 賜御書或

頒宸翰或 賚鮮品或 賜宴勞不能備及群臣則

可限以官若夫下 詔求言豈宜復有內定臣

嘗伏觀 大明律一款凡 國家政令待失軍

民利病一切與利害多事並從各陳所見直

言無隱若百工技藝之人應有可言之事亦許

直至御前奏聞其言可用即付所司施行此我

太祖高皇帝之所欽定而 累朝詔旨亦皆首以為

言兒好察邇言設詔求諫舜禹為君率由此道

是故不惟問之在朝而又問之在野不但詢及

薦莛而又詢及工鼓不言者尚誘之而使其進

言况當言者顧拘之而俾不得達哉今之四品

以上大臣皆能諳練世故洞達民情必有敬承

明詔以對揚 清問者矣但群臣之中或冒事故居

家得熟聞于土俗或因公差便道得採訪于民

風均為臣子豈無留心民隱之人同冒儒書獨

無啓沃 君心之語若有所拘則向隅之泣不

聞于朝葑菲之詞見遺于野是豈廣詢博訪之

美意哉若小臣輕躁言多浮泛無稽亦當示以

明旨不必復拘品級欲達四聰在此一舉伏望

皇上大開納諫之門廣闢求言之路勿拘四品以上

許令百官之中有能稔知民情見聞的實者俱

要條具以 聞但須直言簡易庶幾使于

御覽不許虛飾繁文以致質于 宸聽如此則

皇上明見萬里之外小臣吐露一得之愚而天下軍

民之情皆得備達于

上矣臣不勝激切仰望之至

嘉靖六年正月初八日奉

聖旨這事已有旨了余才既知民閒利病著明白
具奏來以備采納施行該部知道

嘉靖六年正月初八日奉

十一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臣浦鏗等謹

題為廣

聖恩宥愚直以開言跽事臣謂天下治亂之機係言

跽之開閉言跽開則忠言直諫得以上

聞而治道興言跽閉則姦巧諂佞得以下恣而治道

壞此古今不易之常論也近因邸報刑科都給

事中高時上言劾明國公郭勛違法事情

陛下將郭勛拏問高時加俸一級臣仰見

聖明天縱 睿知神授昭如日月威如雷霆不以勛

平日眷愛之臣而法為少屈也天下聞之人心

聳然大奸大詐之徒聞風震疊潛消屏息無首

隱伏而不敢作矣臣切思河南道監察御史今

見監揚爵春初所奏中間一槩舉郭勛之事

陛下不加斥謹薄示懲責只下獄監禁者臣亦仰窺

聖心蓋將因爵之言觀勛之行察之真而後發之如

時之獎也抑將察爵之心試言之忠置之獄而

欲使之悟而後喻也蓋揚爵之為人臣初不知

其何如人也近出巡經過耀州富平一入其境

察其平日儉素之行忠直之心外無狡詐鄉里

服其誠恪素稱孝友風俗藉為觀法兄亡而棄

官養母喪而廬墓致思耕田讀書足跡不入

城市之內俟時守正請謁不造府縣之門其行

如此去年荷蒙

陛下錄用起廢入官今春感 恩圖報積思陳諫乃

移事親之孝而為事 君之忠也古人求忠臣

必于孝子之門有臣如爵可輕棄之乎况楊爵

與高時諫言之時不同事 君之忠則同在高

時既得蒙加俸在楊爵亦當蒙 寬宥且在獄

已逾半年悔悟亦非一日矣伏乞

陛下擴天地之量溥生成之恩察其愚直

宥其狂妄將楊爵或從輕釋放仍留供職置之

朝宇之間使得展布靖共之才進思盡忠退思補

過斷不上負吾

君下負所學也庶幾闕納諫之門作敢言之氣言踞

大開臣下孰不效忠思奮竭力熙載以觀太平

之盛歟臣遠處關陝干冒

天威下情不勝戰慄恐懼戴罪之至

嘉靖 年 月 日奉

聖旨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臣鍾繼英謹

題為懇乞 恩宥言官弘

聖量以廣忠益事臣惟國祚君德與言踞譬一元氣

然其消息盈虛機相為運者也言踞關則君德

隆君德隆則國祚昌未有不由于關言踞者也

敢諫之鼓聞善之旌止輦之受勤切懇至如將

不及抑獨何心哉蓋所以防微決壅運元氣以

葆天和耳目者吏科給事中石星見歲序更新

乃萬化伊始之會以故有亟圖政理以慰人心

之疏其疏中所指語言率多勁直不識忌避宜

有以觸 天威以犯雷霆之怒者加之重譴革

職為民夫復何辭然臣謂石星非敢于訕謗也

乃恃 聖量天寬不覺肆言之至此耳我

皇上踐祚以來旁求耆碩博採謀謨無論大小一有

所陳輒 虛懷以納之屈己以從之内外臣工

孰不頌我

皇上涵弘之度博大之仁夏出千古也茲乃于石星

之言不少假借是前此諸臣咸被

皇上優容之恩而石星獨蒙斥逐之譴天地萬物一

體聖人一視同仁我

皇上寧能恣然已耶天國之所以隆替者機而已矣

言之所以通塞者亦機而已矣其機一窒則疏

氣莫伸口挫月摧挽之難及然則有國者其可不慎厥機乎且臣之于君言其所敢言者不足以為異而言其所不敢言者乃所以為忠君之于臣宥其所可宥者不足以為難而宥其所不可宥者乃所以為大臣忠則賢君大則聖石星日者肆言無忌指摘

乘輿是言其所不敢言也我

皇上若能俯賜優容還之舊職是宥其所不可宥也臣願我

皇上毅然以大聖有居毋徒使臣下得以獨專忠言之譽則言路開君德隆國祚昌而元氣之

周流機從此始矣臣不勝祈望墮越之至

隆慶二年三月初八日奉

談衙門知道

南京刑科等科給事中臣駱問禮等謹

奏為懇乞 聖明廣延納以隆 大業事臣等伏

觀邸報御史詹仰庇言事狂妄蒙

陛下命錦衣衛擊打一百棍為民且不許黨護奏擾

并將各監局科道大使裁革又該尚書劉體乾

言事蒙

陛下責其不遵 明旨奏擾罰俸半年臣等不勝駭

異切惟體乾係大臣仰庇係言官皆

陛下所賴以昭 盛德而定 大業者乃不思敬懼

圖報自抵罪戾

陛下既已賜之顯罰夫復何言但臣等不能無慮者

方今寇盜頻興災傷荐至所缺者財用所急者

清查而二臣所言皆外切時宜內關宜堅且信

任大臣優容言官乃帝王之要務

祖宗之盛節

陛下之雅意也而一旦有此道踳藉藉皆謂

陛下忽時政輕言官而縱宦豎臣等雖知

聖明必不如此亦無辭於眾口且自古帝王未有輕

用百棍之刑者况以施之言官緣去歲

陛下杖石星無恙今又及仰庇此皆天幸爾萬一不

幸致有不意則殺諫臣之名豈 聖明所宜有

哉即二臣所 奏詞涉狂悖若經理財用則自

有不容已者

陛下乃并各監局之科道而革之怒甲移乙天下人

心洞若觀火雖至愚知非 聖明雅意也伏望

陛下廓天地有容之初度 懋堯乎用中之初心

信任大臣不以萋菲之私言而易股肱之大義

優容言路不以一時之喜怒而惟萬世之紀綱

慎儉德無間頭微 釋成心有向冰雪如一財用之

微不自專也必曰輔臣以為何如該部以為何

如科道以為何如必三者無間言而後適于用

一刑法之小不自專也必曰輔臣以為何如法

司以為何如科道以為何如必三者無間言而

後即於刑推而 萬機莫不皆然則

聖德益昭 聖政益舉而 大業亦可永固矣夫劉

體乾應言免其罪罰瞻仰庇應否復其原職使

大小諸臣母以二臣為戒二臣所 奏應否畧

其言詞之懇而取其用心之無他若監局錢糧

應否仍令科道巡理在 聖明以國體政計為

念則所施為舉動當必有超等上竝

祖宗而不以 成命為泥者非臣等所敢知也臣等

千冒 天威不勝惶懼懸望之至

刑科左給事中臣汪思謹

題為容狂直廣聽納以隆

聖治事臣聞古之人君其致治者必受諫其受諫者

天下必治其召亂者必拒諫其拒諫者天下必

亂亂者弗弗改過不吝湯之所以盛也至其後

世下 祖德智足拒諫言足飾非以其無當之

材適自焚之禍是商之天下以受諫而興以

拒諫而亡此一代之明驗也唐玄宗撥亂反正

姚宋韓張諸臣論諫建白靡不見從天下肥美

之言誠足傳美萬世天寶以後漸肆荒淫林甫

專權仗馬有戒而祿山之亂成矣是玄宗之天

下以受諫而平以拒諫而亂此一君之明鑑也

其他史冊所紀無不可徵是故人君必以聽諫

為聖惡諫為愚治亂存亡關係不細臣嘗在諫

太祖高皇帝人臣竭忠成全其君與夫拾君之失持

若之過補君之缺之言未嘗不仰嘆

聖祖之德上與成湯同符也 聖子 神孫率遵

遺訓重熙累洽天下賴之至乎

孝宗尤稱盛焉正德年間群邪用事忠諫阻抑天下

幾危

陛下即位之初首開言路除科道官以言為職百

司庶民皆許疏陳得失莫不乘時自奮以答

聖明望治之心

陛下聖德為謙多所獎誘遂使正德之亂轉為嘉靖之隆天下臣民何其幸也當時論諫既多不無雷同鄙陋臣之愚昧實嘗過憂以為芻蕘之言恐致厭棄已而仰瞻 聖德無不包容馴至改元漸不逮始或應之以漫語或替之以嚴詞甚或示之以薄罰一二年間遽不相似此豈雷同鄙陋者直有以竄 聖聰歟抑其狂直峻激有以犯 天怒也然則臣之初憂今見效矣夫忠臣非故訐其君也食其祿不可不匡其不逮也君而誠賢則曰彼食而祿者彼非自為也彼為吾社稷人民也彼有蔽吾聰明而誤吾國家者可誅彼有徇吾意欲而竊吾祿位者可誅彼有為吾達民情壽國脉正王法陳治道者則可賞者也

陛下豈未嘗如此一思乎昔唐臣陸贄告其君曰臣之進諫有失中君之納諫無不美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証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然則諫而失者賢君猶當誘之以求天下之善况其諫而得者既不能用乃又從而罰之乎臣請以近事言之如東廠受人民趙紀告詞 奏拏知府鄭

臬科道兩次會題正其非法

陛下乃曰趙紀所告係干人命重情又贓私數多持差官校拏解來京待解到之日朝廷自處置你每如何又這等來說章僑會本之外復獨爭之陛下又曰趙紀事情待一千人犯拏解來京之日問理明白朝廷自有處置這給事中如何這等來說顯是輕率妄言本當查究且饒這遭還罰俸三箇月又日來說罰無章 命令未善李學曾請定議格條并悉付 內閣以杜私謁

陛下又曰朝廷政事自有舊規這給事中如何這等來說顯是輕率妄言本當查究且饒這遭還罰俸一箇月 天怒所加朝野驚愕豈但諸臣惶懼失措凡使明目張膽欲抒愚衷論大計者亦皆望風退縮不敢復為撥蛇復虎之事矣以

陛下如此聖明而使臣下有諱言畏諫之心其為害豈淺淺哉且科道止據 朝廷成法謂東廠不得受狀 駕帖不得出京非謂郭九臬不可提問也查得趙紀曾以前項事情兩具 奏擾未嘗一言及人命贓私一節該衙門勘破奸弊已經叅着立案不行奸謀未遂乃輒添入事情捏告東廠此亂法梗化之民所當懲治不赦景賢不思例不應受法不應行乃輒具

奏以惑

陛下及輕論劾之章吏肆無理之辯遂使

陛下反疑諸臣之言謂不足聽諸臣豈不知人命至

重我豈不知賊罪可惡我平時內外貪酷官吏

科道糾劾能職未嘗少恕即如近日東廠管事

千戶陶澤接受宗源銀兩威逼鄒興致死諸臣

曾以告之

陛下豈于九臯乃獨欲脫之邪

陛下于淳已明之獄止革管事尚未遽罪何獨于九

臯之未經勘實者而致嚴如此耶臣愚以為此非

陛下本意必左右惑之姑飾詞以相應耳又况提解

嘉隆疏抄卷十三

全三

問理則有司存獄之既成自合請

旨何勞 朝廷之屑屑處置也其不幾于行臣職邪

至于李學曾之 奏中間多論及貴近群情衆

怒讒言孰與必有以激

陛下之怒者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也不然則如

景賢受狀之變亂 成法不以為罪而空言建

白者乃抵之罰邪是皆臣之所大惑也夫臣而

狂直輕率以犯君上者罪也臣而緘默阿順以

誤國家者亦罪也然而犯上之罪得罪于一時

誤國之罪得罪于萬世今

陛下方赫斯怒詰責諸臣而臣復以狂言冒犯斧鉞

豈臣之大不避忌亦恐得罪萬世不可以自

寬耳又况

陛下本來好諫冀克有終豈其不一二載遽爾大相

遼邪故臣愚日望

陛下改之不敢謂

陛下畢竟如此也孟子曰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

也臣之所以狂言不敢負賊其君之名也伏惟

致商室之興亡鑒玄宗之得失敬

皇祖之遺訓嗣 孝廟之芳聲備察愚衷少加

嘉隆疏抄卷十三

全三

賜詳覽與三四大臣商議改正收回李學曾章僑

罰俸之 命更加獎誘如此則豈特

陛下君德增盛斯實 宗社無疆之福也

嘉靖二年七月十五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巡視南城試御史巨蕭廉等謹
題為懇乞

聖恩宥法官以重風紀事竊惟

京師五城例差御史巡視欲其禁伏姦慕綏輯善

良以莫安重地但

輦轂之下權貴實繁雖以御史執法之官亦不能勝

其撓法之衆必賴 朝廷主張於

上特有震撼曲為保全然後風紀可以振揚職任庶

可克盡近該御史楊松巡視西城偶因少監黃

雄違法等事未敢擅究先行奏

請雖其為言不無忿激之過乃其為心則欲守

陛下之法以安

陛下輦轂之民非有他也隨該黃雄奏辯仰蒙

皇上罪松奏事不實降其職級調之外任夫黜罰之

餘猶叨敕用之資是

嚴譴之中實蒙 寬大之恩矣為松者固感戴無涯

而臣等同官之臣亦方震悚無地安敢復有陳

告以干 天聽哉但念言事過激固松之罪而

見事即奏亦御史之職也若因一言爭謬遂寢

其事一事過誤遽罪其人則不惟臣等將來懲

噎廢食臨事束手竊恐貴勢得志姦尤效尤風

紀不振或至重地不安其於

聖治關係不小此臣等所以不敢避同事之嫌而朝
陳其先事之慮也仰惟

皇上廣大同於乾坤 明睿竝於日月自

即位以來未嘗以指斥

乘輿而輕罪一言官乃今以於論中璫而重譴一御

史正昔人所謂千人主易忤貴臣難萬一天下

傳之史冊書之其於 聖德關係尤為不小此

臣等所以不敢不一陳愚悃於

君父之前也伏乞

皇上推日月之照臨擴 乾坤之覆載

察松無他

俯容照舊供職庶法守不撓風紀益重而

聖德益光

聖治將益盛矣臣等無任懇祈悚息之至

萬曆三年十一月同御史俞一貫等題奉

聖旨近來御史通不諳事體如何又來奏擾且不

該衙門知道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馬錄等謹

題為優言官以存大體以彰

聖德事竊惟自古帝王未嘗不以納言受諫為美德故曰主聖則臣直又曰君仁則臣直蓋平居無犯顏敢諫之人則臨難無伏節死義之士故敢言之臣 國家求之惟恐不得若夫庸庸碌碌趨炎附勢以保富貴之徒則利於身而不利於國人主得此將安用之故朱雲折檻漢室雅重且言官舉劾大臣自是常事無足異者昔狂生誣毀賢相李沆且謝之古今以為美談見今御史曹嘉慶有重疏論列大臣蒙

陛下改調外任已於公論不愜尋復有茂州之

命夫茂州僻在萬里殆有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之意臣謂嘉雖過當要亦有志敢言之士得罪恐不至此况其所言未必盡為妄謬

陛下以此處之不亦甚乎夫人主之於言官言有不當寢之而已未有罪之之理罪之而又罪之不亦甚乎臣恐天下後世謂

陛下為不善開言路矣且天下之事大臣得行之言官得言之勢宜兩重不宜偏枯傳曰敬大臣也體群臣也

陛下因曹嘉論列大臣怒之之深必謫竄遠方而後

已是大臣何厚於言官何薄也臣近見通報乃知非出

陛下意也惑於給事中毛玉御史劉廷鑑向信章之言也夫數臣者或懷觀望或為所私乃為此舉投井下石獨何心哉即嘉死于窮荒數臣由此遂得美官雖快一時之意其如天下萬世公議何哉夫曹嘉一時有感失之躁急

陛下罪之有所諉也至於給事中閔開陞授僉事命下已久一旦忽有萬里投荒之行使中外之人驚駭而莫知其端言者謂曹嘉之本假手于閔此曖昧之事誰得而見况嘉雅有才識人皆知之

固不假手於人而亦非人之所使也小人進言羅織連坐如此

陛下無乃墮其術中乎夫大臣科道皆

陛下臣子慈父於子無所偏愛今使嘉與閔也因大臣而貶竄遠荒恐非

陛下之本心而為大臣者恐亦無以自安矣嘗謂異類相攻勢之常也猶可言也同類相攻非常之變不可言也且天下之患莫甚於朋黨編觀今日之勢黨議將起矣

陛下可不體乾剛奮宸斷早為之處乎且臣與曹嘉實同鄉里臣有比論必有謂臣私于嘉而為之

地者臣但知為

陛下盛德惜為 國家大體惜萬一

陛下惑於人言復以處曹嘉問者處臣臣亦不復

顧美惟望

陛下不厭煩勞 親覽臣言惜人材難得

陛下吏部復嘉問二臣之官使得涵養德量以就遠

大之器豈非

嘉靖二年五月初二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河南道監察御史鄭洛書謹

題為述格言以資治道事臣觀三代而下君之英

明者莫過於唐太宗臣之善諫者莫過於魏徵

當時勸行仁義君臣道合太宗謂侍臣曰林深

則鳥棲水廣則魚遊仁義積則人自歸之此本

乎魏徵之勸也遂致貞觀之治外戶不閉斗米

三錢可謂盛矣所上奏疏具在唐史宋名臣包

拯曾列三條進呈於君厥後仁宗四十二年深

仁厚澤刑以不殺為威財以不蓄為富兵以不

用為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為賢以寬厚待民以

恩禮待士大夫天下翕然歸仁君德治道不下

太宗豈非有得於拯之疏乎臣伏謂魏徵言於當

時亦可采納於今臣輒不自揣竊附包拯之

意亦謹登五疏備列於左伏望

陛下萬機之暇特 賜覽觀則其君任賢納諫之美

其臣輔君進諫之忠可以槩見而治亂興亡利

害得失明白切要可為龜鑑拊髀古人責備廷

臣將必有在亦廣學立政之一助焉惟少留

聖意天下幸甚

計開

貞觀二年太宗謂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

為而暗徵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

問下民舜明目達聽故共鯨鱸苗不能蔽也
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
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
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近
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太宗曰善
臣謹按兼聽則公忠讜論進偏信則侵潤膚
受行此魏徵論聽納任用之本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之帝王有興有
衰有朝有暮皆為蔽其耳目不知時政得夫
忠正者不言讒諂者日進既不見過所以至
於滅亡朕既在九重不能盡見天下事故望

太宗隆慶抄卷十四

二五

卿等以為之耳目莫以天下無事四海安寧
便不存意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天子有道則
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宜也魏
徵對曰自古失國之主皆為居安忘危處理
忘亂所以不能長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內外
清晏能留心理道常如臨深履薄國家曆數
自然靈長臣又聞古語云君舟也人水也水
能載舟亦能覆舟陛下以為可畏誠如聖諭
臣謹按太宗欲通下情而防壅蔽魏徵亦以
畏民心而保君德交相儆戒爰至太平

貞觀十年魏徵上疏曰臣聞求木之長者必

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
安者必積其德義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
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
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為一
體輕物則骨肉為行路雖震之以威怒亦皆
貌從而心不服也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
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民念高
危則思謙冲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
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
始而敬終慮獲蔽則思虚心以納下懲讒邪
則思正身以黜惡賞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
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繹此十思選
賢任能則可以無為而治矣太宗褒答之臣
謹按魏徵告太宗十思而充之雖比隆堯舜
可也

貞觀隆慶抄卷十四

一六

貞觀十四年魏徵上疏曰臣聞君為元首臣
為股肱齊體同心合而成體體或不備未有
成人然則首雖尊高必資手足以成體君雖
明哲必藉股肱以致理夫上之不信于下必
以為下無可信矣若必下無可信則上亦有
可疑矣禮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
長勞上下相疑則不可以言至理蓋信之則

無可疑疑之則無可信者豈獨臣之過乎夫以一介庸夫結為交友以身相許死且不渝况君臣契合既同魚水豈有變志易心哉此雖下之立忠未著亦由上懷不信任之過薄之所致也豈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乎誠能敦求時俊上下同心則三皇可四五帝可六矣太宗深嘉納之臣謹按君臣一心則君體其臣臣體其君地天交泰之時也太宗常言為群臣思龍逢之誅又使群臣為已思隋事之失可謂上下相信豈非魏徵此疏有以啓之歟

貞觀十五年太宗問魏徵曰

比見群臣都不

論事何也徵對曰陛下虚心採納誠宜有言者然古人云未信而諫則以為謗已信而不諫則謂之尸祿但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懷忠直而不能言疎遠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懷祿之人慮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與緘默俛仰過日太宗曰誠如卿言朕每思之人臣欲諫輒懼死亡之禍與赴出錢冒白刃亦何異哉故忠貞之臣非不欲竭誠者乃是極難所以禹拜昌言良為此也朕開懷納諫卿等無怖懼不盡言臣謹按言路通塞

關君德之盛衰太宗患群臣不諫魏徵以愛身畏罪為告蓋欲使言者無罪成太宗納諫如流之美也

嘉靖六年六月初六日奉

聖旨這所言朕已省覽該衙門知道

嘉隆疏抄卷十四

一八

南京兵科等科給事中臣魯論等謹

奏為俯順輿情以宥言官以光

聖治事臣等竊惟言官之犯 聖顏未有不以罪自
懷者自懷罪以犯顏豈得已哉蓋事出於天下
之公不得已而犯顏以爭之寧自速罪刑及於
天下也伏念

陛下登極以來廣開言路常見其有犯顏之官而未
見其有犯顏之罪雖以疎愚狂菲之人亦萬一
有裨補焉往者有禮科給事中劉寂所論崔文
事情皆公天下所不容者也

陛下乃至謫譴臣等竊為過矣近見邸報又知東廠
嘉靖疏卷十四

密差旗校出數百里之外前至德州地方緝拿
劉寂坐以冒支舍人王福廩給私米官舡及御
史黃國用擅出紙牌護送等因當蒙

聖旨將劉寂等一千人犯拏送鎮撫司臣等聞欽此
臣等切照舍人王福自是齋文人役亦不應付
劉寂不過乘其便順豈有無所憑據冒支之理
御史黃國用適有河道之任因公順差以防剽
掠縱使盡為劉寂護送亦為 國惜賢禮導之
出疆之義於法於禮恐亦無甚妨礙也再照東
廠之設止於京城百里之內緝訪姦細惟逆瑾
孽敵擅權始有私自遠出拏人之舉紊亂

朝綱天下至人痛恨

陛下自擊而欲痛改者也乃今一二年間復有此舉

聞者駭愕前後言官亦往往備論俱未蒙

俯賜俞允而崔文何人乃能累動 聖怒如此其於
國體甚有乖違臣等待罪言官不容隱避敢相率

冒死 上言伏望

皇上俯順輿情稍霽

天威勅下法司將劉寂照舊改調黃國用照舊巡歷

其餘一千人犯暫從疎放庶 國法正而言路

通強臣少戢而治道隆矣

嘉靖二年十一月初十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靖疏卷十四

二十

河東道試監察御史臣張曰韜謹
題為信任大臣停止差官織造以光

聖治事近者大學士楊廷和等懇乞停止差官織造
奉 聖旨卿等所言具見忠誠愛君惜民至意
朕心已知宜安心辦事但官已差了著安靜行
事不許分外擾人臣仰窺

聖心深知地方之窮困旱潦之頻仍餓殍載塗盜賊
四起官之不宜差也亦知差官一去多方騷擾
剝削凶殘民不堪命差官之為害也又知諸臣
之所言者皆忠 君愛 國之實心不可不聽
納也 聖心聰明是非莫掩然知是之當從而

不從非之當改而不改者獨何哉益為信任大
臣之弗專而群小之為害也然君子小人不容
竝立自古未有群邪蒙蔽於內而股肱大臣能
盡忠於外者近聞崔文輩二三群小愚蒙
聖衷禍弄威福惟圖一身之富貴而不顧

社稷之安危亂政 先朝
陛下未曾明正其罪豈期今日乃敢復蹈前日之為

乎夫內閣九卿科道諸臣之所以惓惓論列不
敢輕於奉承者其識見之忠貞防慮之密遠決
非此輩所能及者

陛下誤不之聽獨於此輩之言乃聽之而不疑

疑其非矣而獨不肯改豈 聖明聰明為此輩
所昏乎抑剝殺不足為此輩所制乎臣聞織造
之官揭借銀兩費踰數萬方有此差

陛下乃責以安靜行事不許分外擾人是數萬之債
誰代之還耶既欲還數萬之債則勢必肆其餓
虎之威殘斃百姓也

陛下為民父母痒疴疾痛舉切吾身可也寧驅餓虎
以食人耶伏願

陛下俯察廷和等之忠誠念地方之困苦百姓之流
亡亟 賜停止差官織造照依該部議處施行
仍 勅司禮監將前項蒙蔽奸佞小人查出斥

逐于外庶
宗社無疆之休在是矣

嘉靖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刑科給事中臣韓楷謹

題為 有狂直以光 聖德事臣聞人君以困為

明人臣以進言為忠用言者不當計其言之遜

逆進言者不當計其身之利害皆惟理之所在

何知耳矧言官職司獻替義存舉正言及

來與天子動容事關廟廟宰相待罪法固使之然也

豈得謂之沽直近名而欲其啜伊脂韋以自媚

耶歷觀古之帝王未始不以求言為先務後之

英君誼辟乘時有為而其間言路之通塞治道

之否泰未始不相關焉

陛下升潛勵精圖治虛襟受言海內欣然庶幾復見

帝王之盛而行之未久持之靡堅一二年來頓

不如初頃者給事中鄧繼曾上言 綸音當審

陛下罪以輕率忤慢竟繫 詔獄未蒙釋放夫一繼

曾不足惜也第 國體所關為可深惜耳兼之

衆庶愚頑未易戶曉一經聽聞轉相驚愕必謂

清明之 朝且諱言矣 聖明之君且拒諫矣

流傳四方關係非細况夫災變日報

天怒方殷盜賊肆行民窮日甚此正下

詔求言之際豈可反以言為罪哉臣竊聞之君人之

度天寬地容君人之德海涵春育今有一繼曾

於 聖德未必有損罪一繼曾於

聖德未必有光何也繼曾以言為職者也而以言獲

罪於繼曾何負焉使

陛下始焉下之獄矣而終釋之則天下之人必將皆曰

陛下之所以優容直言也如此

陛下之不牽制於近習之私愛也如此天下之頌

聖明者皆集於

陛下矣如此而謂於 聖德有損不謂之欺罔臣愚

未之信也使

陛下始焉下之獄矣而竟罪之則天下之人必將皆

曰繼曾以言職而獲罪也如此繼曾無負於

朝廷而 朝廷竟不加察也如此天下之頌忠盡

者皆集於繼曾矣如此而謂於

聖德有光不謂之欺罔臣愚亦未之信也况天下惟

中才最多故古之帝王常矜容愚狂以作士氣

若蹇蹇諤諤者不蒙甄錄而惘惘欸欸者竟見

摧折將相顧驚駭率為誕慢諍臣噤口直士咋

舌

陛下將誰與共理耶此風一長敝俗競成求疵索瘢

無所底極刑獄寔繁法網太密甚傷清議大鬱

輿情豈可以望於治世者哉亦豈所以望於

陛下者哉臣與繼曾並列言官知繼曾之當進言而

不當以言為諱知 朝廷之當用言而不當以

言為罪耳他固非所恤也惟

陛下留神省察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嘉靖二年二月十八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隆錄抄卷十四

十一

刑科給事中臣葛鳴謨

題為留輔臣 宥狂直以消 天變以安

宗社事臣惟大臣進退繫天下之安危忠諫從違關朝廷之理亂故自古至今未有不以受言而興任人而治者也竊者大學士楊廷和以道事

陛下至於不可得除引辭

陛下輒准致仕給事中鄧繼曾以言事忤 旨

陛下怒而下之獄一則輕放大臣果於不任股肱一

則罪逮言官顯是自塗耳目臣以為此天下治

一忽之機乾坤轉移之漸所繫至不小也

陛下若以廷和為衰老可去則國無老成人古所甚

惜况空靈 天朝耆舊不滿十數人

祖宗儲養四五十年以遺

陛下者慈令一旦棄之耶若以廷和為執拗則百人

在中書有封纒詞頭者有對使者引燭焚手詔

奏曰但道臣沉以為不可者其君未嘗以為執

拗而當時致洽之盛至今可考也廷和不撰織

造 劾書乃為

陛下往後謀非徇其欲而身是

陛下何不鑒其忠而乃厭其執拗邪若以廷和議禮

不能仰承

陛下之孝思則其所議於古未嘗無考據於事未嘗

無兩全非如造妖捏怪之徒駕邪說以榮惑

聖聽者至如功在杜稷則 睿旨亦嘗許之矣胡乃

以萋非之言而遽聽其引去邪伊尹之告太甲

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

求諸非道繼曾所言所謂逆於心者

陛下若矜其狂而求諸道未始無益也今以其言詞

之忤慢不惟不聽又從而罪之山藪蔽疾川澤

納汙瑾瑜匿瑕國若念垢天之道似不如此假

便繼曾所言悉從過當

陛下亦當念其官以諫名理宜廷爭于以少齟

天威用存 國體以倡言者之風可也不然則隨行

結舌亦將焉用彼為矧其言若有可取

陛下乃加以忤慢臣恐將來人懷覆車諍臣杜口

天下事不知何所底極也方今山崩水湧雷震

天鳴或白氣且空五星聚室至正旦地震徧滿

寰中根本之區災異尤甚內而列郡人相食外

而邊境之軍儲此皆

杜稷之憂天之所以謄戒

陛下者至矣臣每一讀報不覺涕泗交零

陛下深居法宮之中不知曾一念及否也今流民鬻

聚賊已漸不可撲滅各邊夷狄亦聞窺伺萬一

長驅深入以戰則多疲兵以守則多饑殍當此

之際何以支持計今正宜任股肱以資啟沃之

方信耳目以決進退之患豈可引去者聽其去

進言者罪其狂哉伏望

皇上仰思 天命之難謀 俯念四方之多故收回

廷和致仕 成命使之展布四體益竭忠謀左

右大猷股肱王室將繼曾速賜赦出以旌直臣

從此日坐便殿 召廷和輩數人與之揚確政

事清心寡慾端本澄源一意更新追惟過誤公

好惡以登材俊抑偏聽以杜私門罷傳乞以重

王章節浮費以養材力振敢言之氣用廣聰明停

織造之官培植邦本如是而 天變不消天下

不治者臣未之信也若以臣言妄誕棄而不錄

臣恐將來多事方勞

聖慮豈臣所能預言亦豈臣所忍預言哉伏望

陛下省納臣言必見之施行臣不勝幸甚

宗社不勝幸甚

嘉靖三年二月十六日題十八日奉

旨該衙門知道

吏科等科都給事中臣李學曾等謹

題為矜狂愚以廣從諫事昔聖王之興詢芻蕘拜

昌言自公卿大夫以至百執事罔不因事納忠

致主於理下逮於矇誦警箴庶人傳言工執藝

事以諫然猶立謗木置肺石於是民隱畢達國

是日昭矣迨後世以降官以諫為名如諫大夫

起居注知諫院統寄以言責而求言之道始盡

惟官以諫為名專其職也使專職者懷疑顧忌

挾慮遲回是聖王之罪人也寧忍自負乃若此

我亦惟上之人鼓舞以作其氣優容以昌其詞

聽納以行其志乎信以收其效此所以來天下

之善而成天下之治也故主聖則臣直古今美

稱言出而禍隨國家大戒其機可不慎哉給事

中鄧繼曾諫有專職也頃者觀

綸音之發偶觸於中而狂瞽之言遂冒於

陛下責之以輕率忤慢固無所逃罪矣但其區區愛

君之忠拳拳為國之意 天王聖明夫豈昧此

詎意 震怒之餘下之 詔獄繼之貶黜是猶

斥一鳴於仗馬戒三緘於金人非徒不導之使

言而且奪其職遂令 朝著之間見者解體海

宇之內聞者寒心凡居言職者鑒茲覆轍皆入

畏途卷舌吞聲撫膺竊嘆則上而政治是非

而生民休戚遠而盜賊夷狄近而肘腋蕭牆誰
將為

陛下告我猜疑日開扞格日盛

陛下乃孤立於上而天下之事未見其可也伏唯

陛下熟思悟言踞之不可不廣也直臣之不可不惜

也天變之不可不畏也人言之不可不恤也乞

將降調 成命速賜收回仍令繼曾照舊供職

則從諫宥不拂之量改過垂不吝之休

宗社生靈不勝幸甚

嘉靖三年二月十九日題二十一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慶臣疏抄卷十四

二千

刑科給事中臣張達謹

題為乞宥狂愚以彰聖德以保治安事臣竊

惟帝王之盛德莫先於受諫國家之大失莫甚於罪言上自典謨下逮史冊歷二帝三王之盛以迄於宋元之末造其間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忽若響應聲如影隨形信然不謬

陛下深察於此即位之初首詔求言凡

先朝以忠得罪之人死者加秩廢子存者復官陞俸風勵所及誰不忠奮故言職之臣今日進一言瀕刷弊政明日進一言斥逐姦人日揭天開治功炳煥然當求理之朝苟避犯顏之咎豈不

上負聖明下忝職司也我是以昨者給事中

鄧繼曾伏觀

綸音以為未悉於理有此奏陳蓋不知

陛下上聖之至非下愚可窺獨斷之雄非儉人敢

竊或者批荅之際

皇心未加偶有未當為之臣者正宜持之從容感以

誠惻待聖衷覺悟然後進言則

陛下有聽言改為之羨天下蒙久安長治之福豈不

善哉顧顛直之性一時激發迫切之詞冒昧上

陳遽逢震怒責以輕率忤慢而下之

詔獄遂會誠可謂狂愚也矣雖然其一念朴忠下

忌諱不顧利害實則可憫臣竊聞古之求言者

有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則輕率可聽也有曰事涉詆訐者固可優容則忤慢可宥也又况近者四方災傷骨肉相食地震山崩妖星怪電奏報旁午正當下詔求諫之時固非稍過罪言之日

陛下若不矜宥繼曾狂愚使凡言職者以之為戒治體所切緘口不言禍機之伏拱手待至因循積習將不大為國家患也我且繼曾奏事迹涉輕率而特事所關亦至切詞類忤慢而國體所繫固非輕古人言有安危出令治亂在所

任此惟

陛下熟思寬其罪而察其言則聖德有光治安永

保臣與繼曾同官亦知覆車可戒今復昧死而

言者非為繼曾遊說也實為天下

國家慮耳若曰朋比即護此則問

上之罪惟有剖心則明伏冀

陛下加察

嘉靖三年二月十五日題十七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工科給事中臣解一貫謹

題為信任大臣以光

聖德以保治安事近該內織滌局題差內臣前去蘇

杭等府提督織造該部議處以為未便

陛下不聽也繼而尚書喬宇等言之

陛下不聽也終而大學士楊廷和等言之

陛下不聽也臣等不勝感懼之憂豈在廷大小臣僚

所言皆無一人之可信無一詞之足取哉臣等

科道小臣議論固不足采而宇與廷和等皆老

成大臣亦無足采哉何

陛下之不聽也夫科道者

陛下之耳目也大臣者

陛下之股肱也而

陛下則天下臣民之主宰也繩愆糾謬知無不言者

臣等耳目之職也扶危持顛以道事君者宇與

廷和等大臣之職也而明目達聰從善如不及

改過無少吝者豈非

陛下之盛德哉今此織造差官臣科道等官以為不

可九卿大臣亦以為不可至於

內閣重臣又以為不可

陛下堅執一不之聽臣等恐耳目股肱皆失其職而

天下之人聞之以為廷臣無一人足信足

矣

陛下孤立於上群小蒙蔽於下是豈可不為之寒心

也哉夫 上用袍服誠不可缺不可緩但有並

於事無害於民

陛下差之可也必差內臣而後足於用否則不然

陛下差之可也天下時和歲豐財力富饒

陛下差之可也今此三者未見其有一可言何也觀

先朝差此宮時陽假進 御之名陰肆剝削之計供

上用者纔一二私帶造者常八九是無益而有害矣

陛下何為而不聽也又觀該部議處物料今彼處司

府官買辦織造令彼處鎮守官提督必期於足

用不失於後時一有所誤責有攸歸如此是不

煩差官而服用自之矣

陛下何為而不聽也又觀宇廷和等之疏

陛下念天下凶荒各色錢糧尚且蠲除

慶成大禮亦已省免獨織造之差不為停止是哀矜

之念徒事虛文又况地方流徙死亡白骨成堆

幼男稚女稱斤而賣十餘歲者止得銅錢三十

文實不待則母子相持大慟投河而死讀之使

人酸鼻而不覺其淚下是歲凶民窮之極矣

陛下又何為而不聽耶臣等知

陛下至仁之主有天地父母之心豈忍愆然於此是

必一持惑於左右誤聽之耳夫大臣立於

必一持惑於左右誤聽之耳夫大臣立於

廟堂而佐 天子出令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

不可不用也今喬宇楊廷和等

陛下既以為賢而置之具瞻之位矣中外亦以為得

人矣顧乃一切以為非計而不用其言是徒備

其員也非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之道也中外

之臣聞之皆曰彼密勿大臣尚不足聽我等小

臣何益於事是拒人於千里之外也非薰之使

言也彼為大臣者亦豈能安於其位而有志經

世者亦豈肯隱默居官哉古人告君之辭曰木

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又曰良藥苦口利於病

忠言逆耳利於行此言受諫之美也又曰君之

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

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

敢矯其非順之則喜而有福背之則怒而有禍

如此則善安從生此言拒諫之失也臣等待罪

該科有言責之任義不容以緘默故昧死為

陛下再陳之伏望

陛下聽字與廷和等所言收回差官

成命只照該部原議施行則大臣遂以道事君之忠

皇上有從諫如流之美而臣等區區言官之責亦少

塞矣十冒

天威無任戰慄之至

嘉靖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靖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奉

一二十六

河南道試監察御史王時柯謹

題為乞霽 天威少弘聽納以盡下情以別淑慝

事臣聞伊尹告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

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孔子曰君有爭

臣則無過舉父有爭子不陷無禮故子從父命

多謂為孝臣從君命莫謂為貞夫能審其所以

從則知所謂孝知所謂貞矣以此觀之則臣子

之於君父言之順逆命之從違孰是孰非孰孝

孰貞

陛下當知所擇近日桂萼董綠議典禮逢遊機會

聖心簡在傳陞美官吏部考清吏司員外郎薛蕙湖

廣等道監察御史陳相段續鴻臚寺右少卿胡

侍上言辯解連章論劾雖不避齒君站馬之嫌

實求盡臣子諫爭之職

陛下之心豈不以為承順者之為恭而拂逆者之為

忤諸人之見亦豈不知從之則順而有福拂之

則逆而有禍誠不敢為身謀坐視蠱惑為

國家蠹爾臣聞典禮雖天之敘秩而淳庸則在乎

上德罪雖天之命討則刑罰則主乎君實恭之

協政事之懋臣亦與有責焉此數臣者言雖過

乎激切心亦諒其無他然直道難容枉道易合

正言難入邪言易從此其所以 天威震怒

聖衷莫回於萼等益堅倚任之心於諸臣益致猜嫌
之怨臣愚以為

陛下猶天地父母也群臣雖有遠近親疎尊卑貴賤

之不同其言雖有順逆從違可否承弼之不一

而其實為天地中之萬物父母中之嫡庶子則

一也今以一議禮之故而諸人超遷群言獲罪

或捕下 詔獄或左遷外任臣恐海內聞之以

為

陛下私於庶孽之邪媚忘其嫡長之孝貞且乏天地

包荒之量而有日月照臨之私

陛下之淺深從此可窺而桂萼等坐要美官安享厚

祿寵遇日隆揚揚自若而群臣緣此坐罪舍其

榮遇而甘僂辱自非喪心病狂何至於此而桂

萼輩肆以巧言上激 聖怒以要忠誠之名而

使臣工皆為誹謗已圖取寵於上而使人人得

罪於下已方曳履朝堂而使群臣遷逐外境已

叨金馬玉堂之榮而使群臣蒙械繫種楚之辱

士君子忠厚仁恕之道殆不如此就使其論為

正其人非邪臣不知其何說將以自解於天下

後世也就其中論之席書恥與同事蓋天理之

復明方獻夫復悔前說實人言之有激而張惣

桂萼堅執前非大肆報復使其為席方之唇舌

二人且不廣之而其假借人言以為己重二人且掩避焉是又欲為席方之唇舌而不可得者臣查得弘治年間事例文職傳奉者黜退為民而近日蝗飛蔽天識者以蝗虫為嘉禾之蠹亦猶儉邪為正直之害變不虛生理之先見臣觀漢唐黨錮之禍其始也蓋決已之憤其後也至於亡人之國卒至其身亦有所不免以其載在史策班班可考伏望 皇上畏上天之變守祖宗之法採忠直之言消朋黨之禍將薛蕙等特賜宥宥胡侍復還原職以示優容方獻夫席書從其辭以全名節張璉雖已到任桂萼患病未出乞勅吏部改除別職庶不違弘治年間之例而諸人亦得齒冠裳之列

嘉靖三十七年七月一日題劄二日奉

威嚴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聖旨這事情尚未問結這厮奸生玩法本當拿問且饒這遭再來奏擾不饒該衙門知道

京畿道監察御史臣林有孚謹題為容忠直以昭 聖德懲貪婪以儆臣工事臣聞臣直適足以昭德法行乃可以懾姦近該給事中何曾論列時事言之剴亮者陛下當之嚴下之 詔獄又該撫寧侯朱麒賍私賄諸法所必治者陛下憐天下之平悉與寬免當宥而不宥不當宥而宥臣竊惟 聖治未平夫鄧繼曾言雖不思而忠犯 九重之怒事則有裨而心罄一得之誠惟求職以言而盡無暇計出言而禍亦隨蓋陛下之直臣也

嘉靖三十七年七月一日題劄二日奉

陛下不急容納之頃乃罪其輕言而禁錮捶撻無所不至將使無復敢諫者是必有甚不便於左右者也夫稟之使言尚有弗言者况從而阻抑之言踞壘臣恐在此一舉矣朱麒通同乎群小而侵漁之端公行乎賄賂而論劾屢至祇欲利盡歸于己不復知職負而民已疲蓋陛下之憂也

陛下不即窮治之乃復令其仍舊守鎮而廝役羽翼皆在不問將無復能制之者是必有甚便於左右者也夫圍之以法尚有法外者况從而縱弛之茲愈肆臣恐在此一舉矣伏乞

聖恩務極其公溥特諒鄧繼曾之戇愚曲從宥免

作言路敢諫之風

國憲不可以私奪特昭朱麒之賊迹顯加削罰以

示守臣不職之戒則

聖德愈廣

聖政為平而臣工皆知所勸懲矣

嘉靖三年二月十五日題十七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嘉靖三年二月十五日

三十一

戶科右給事中臣鄭一鵬謹

題為宥狂直以振士氣以廣言路事臣聞人臣之

職以進言為忠人君之德以納諫為明古之帝

王或稽眾舍己或好問好察或從諫弗弗乃至

立謗木設諫鼓百工技藝之賤皆得執藝事以

匡其上其有不恭則有常刑其汲汲求諫如此

之切者誠以人主之威至尊而勢至重薰之以

言猶恐其默而况加之威則臣下不得自盡

人主不得聞過而社稷危矣仰惟

陛下臨御以來拔擢耆俊察納忠諫臣下進言者雖

狂訐煩瑣類皆優容化理清明班班可述此皆

嘉靖三年二月十五日

三十一

陛下納諫之效也臣以為

陛下執此之志始終不渝則堯舜不難至

祖宗不難法矣近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論諫大禮

俱以言辭忤慢下錦衣獄忠義之士咸知二臣

之無罪無一人敢為

陛下言者臣竊以為此非盛德事也大臣之事君猶

子之事父其忠愛固結無所逃焉者也余芹曝

背雖野人亦有是心而况職列侍從值

聖明無忌諱之朝士皆得盡言者乎夫呂柟言雖激

切其愛時感事忠愛之心誠有可亮者且二臣

文行謹青為翰林所重而呂柟大節尤著

逆瑾播害柙獨懷寶遠逝講學明道以俟時之

清

陛下龍飛二臣先後茹拔夙夜圖報固欲舉

明主於三代之隆而躋之堯舜之上也有臣如柙輩陛下正宜置之左右以資論思啓沃之益顧忍摧折

而挫辱之耶夫士氣振揚之餘雖中人易以自奮言踣阻塞之後則賢者難以自立蓋士君子

之正氣國家之元氣係焉在

先朝佞倖煽惑群臣言事者一切搆以奇禍故忠賢

播棄言踣阻塞天下幾至敗壞此

陛下所親見也仰賴 聖明振作培植士無賢愚感

三君臨政抄卷四

二二三

德採納然士君子之氣尚有萎蕪不振未能悉

復我 祖宗之舊若更加摧折誠恐此風益靡

元氣日耗國事之安危理亂未可知也且

陛下以天變勅臣下同加脩省柙守益以進言相繼

下獄又豈應天以實之意邪誠恐天下將謂

陛下有厭聽人言之意則忠良正直之士遠諛諂面

諛之人至

陛下誰與其理哉伏至

陛下深惟 社稷安危之計 天地人心去留之機

念士氣之當振人材之可惜不以容受正言為

難而以言踣阻塞為懼將呂柙等特

賜寬宥俾照舊供職則士氣益振

聖德彌光 國家元氣愈固一舉而數美從之矣臣

一 備負諫官思報

厚恩惟在竭誠為此不避塵瀆伏惟

聖明矜宥裁察幸甚

嘉靖三年

聖旨這事情待鎮撫司問了朝廷自有處置該衙門

知道

三君臨政抄卷四

二三四

南京雲南等道監察御史臣田麟等謹

奏為宥慈直開言路以隆

聖治事臣等近見邸報奉

聖旨劉最劾奏事不以實輕率妄言回話又不認罪

姑從寬調外任欽此臣等聞

命不勝驚駭竊惟言官之進退係言路之通塞言路

之通塞係天下之理亂而君子小人消長之機

世道升降否泰之會恒必由之臣等不敢遠引

請舉我 孝宗 武宗之事為

陛下陳之往者弘治選任言官人各思奮雖有觸犯

忌諱者每優容之故十八年之間言路開君子

衆而幾至雍熙之治其在正德權姦柄國中傷

言官言出于口而禍隨之故十五年以來言路

塞小人衆而曠成壅蔽之禍然則通塞理亂消

長之機果可誣乎今我

皇上繼統以來首頒 明詔召還忠直中外歡呼以

為 明主出矣言路開矣凡言責之臣孰不激

勵思奮然章疏屢上而猶患於忠讜之未盡議

論雖多而未見其成功之有濟近日以來又大

異於前矣邇者給事中劉最因論齋醮而糾及

崔文且調外任科道諸臣交章論列莊誦

旨意曰本都當拿問曰不許仍前奏擾臣等以為

陛下登極之初望太平可立致也不二年間而一日

若此臣等切為 聖明惜之夫人主之於諫官

必廣聽以啟其盡言之忠必優容以作敢言之

氣狂直者宥之踈淺者恕之諫而不已非盛德

事矣况從而黜之乎且最以言為職而舉劾中

官盡感之非乃其分也就使言或過當觸犯

大威

陛下亦當宥之以獎方來以彰 聖度然後人得以

輸誠布悃勉盡其職况齋醮之事舉

朝皆以為非崔文之奸天下皆知其罪今乃右文

而逐最官府未見其一體黜最以快文行罰不

不能無異同臣等實不知其可也原最之心非

有他也欲斥佛老欲祛奸佞欲

朝廷惜財欲 人君節用其區區忠亮之心以

陛下之 聖明豈不有察冒昧干瀆之罪以

陛下之寬仁必無不容意者左右媒孽其罪以激

雷霆之怒擠排下阱而肆中傷之計耳臣等恐自最

既黜之後人或以言為諱設有奸邪誤國讒佞

害正事有大於此者誰復為

陛下陳之

陛下亦何由而知之然則最之去留若輕關於

國體者甚重况清禁之臣 天子耳目所司者

朝廷紀綱所在也豈宜輕於黜謫以傷

國體自塗其耳目自壞其紀綱也哉夫最言官也

前此刑部尚書林俊大臣也最以文而調官俊以文而獲譴

陛下於最不少假借於俊不加勉留臣等恐奸邪得

志傾陷忠良天下之勢自此紛然多事矣長循

默之風挫忠鯁之志恐非

國家之福也方今邊夷騷動而軍士暴露於外者

不息旱荒太甚而生民死亡於道者相繼正

陛下憂勤圖治用賢求諫之時而元老謝退諫臣屏

斥何以慰天下之望哉伏願

嘉慶隆慶抄卷十四

一三七

陛下收田成命復最之官不徒宥其罪而且從其言

留俊之去不徒用其人而且行其志則

聖德益新人心感激嘉靖

中興之治庶乎有始終全美之盛矣

嘉靖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程啟克等謹

題為宥言官以弘化理事先任給事中楊言題稱

王邦奇奏告不實事件節奉

欽依楊言輕率妄言對品調外任欽此續該吏部擬

除外伏念國家之患莫大於壅蔽人臣之罪莫

重於依違壅蔽則忠言遠而是非不明依違則

觀望多而紀綱廢壞古之聖王深為此懼於是

立敢諫之鼓設進言之旌復置言官以言為職

不匡之塞國有常刑古稱從諫如流又曰從諫

弗咈三代而下此道漸衰以順旨為納忠以諫

諍為揚惡小人巧於揣摩其言委曲逢迎君子

嘉慶隆慶抄卷十四

一三六

期於責難其辭忠鯁剴切時之治亂亦係於此

陛下宵旰憂勤勵精圖治徃者給事中衛道御史丘

養浩魏有本曾存仁相繼以言獲罪

聖恩通賜保全蓋 天地之德原本好生故

雷霆之威終期開霽優容收錄並無遐遺可見

聖德含弘光大萬方無不感仰邇者王邦奇流言動

衆大肆猖狂

陛下勅付外廷多官鞫訊群臣悚惕莫敢出聲楊言

冒昧上陳似為不知避忌其區區之心實欲因

言以盡其職也因事以効其忠也臣等皆以不

言為羞楊言願以敢言獲罪下同輿卓請

刑清既不伸復斥外任此等用舍何以勵臣工示天下哉况其官為給事中以言為職參與會同之末初無出位之嫌縱使言有過激不有愈於不言者乎狂悖輕率不猶愈於觀望者乎今使不言者官守觀望者任使而敢言者出之外任恐非

陛下求治之初心也若使人各以言為諱禍機病蠱誰期發之舜之好問好察不以蕪蕪而或遺禹聞善言則拜固常屈已以求諫誠知夫進言之難而導之使言也故曰國將興賞諫臣又曰君仁則臣直又曰主聖則臣直有臣如言

陛下仁且聖矣赦而復之國家之興不在是乎伏望皇上念祖宗設官之意

宥狂瞽逆耳之愚痛懲壅蔽依違將揚言復還原職庶幾聽言之知使過之仁圖治之勇三者備焉所得多矣

嘉靖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楊言已調用了吏部知道

兵部右侍郎臣黃宗明謹

題為乞靈威嚴遵原 旨以平政體事臣竊見翰

林院編脩楊名一本陳愚見以禪修省事奉

聖旨覽此奏是見納忠但說奮力自性朕性拙不能

如曰以喜怒失中用人去人有不當有未盡有

不合民情者可明言之伏惟 聖度寬弘

聖諭溫厚為揚名者自當俯伏遜避待罪

闕廷以俟誅譴豈惟臣子之分亦進退之體所當然

者顧乃不勝其好名之私率意妄言撫拾浮辭

以干 聖怒奉

聖旨楊言這廝納忠論事自當吐露直誠明白指說

却乃心存奸詐疑主欺君沽名賣直託言星異

脅制朝廷泛引旁牽誣害忠良意引黨類志在

報復亂法怨君好生無理着錦衣衛拿送鎮撫

司着實用刑究問奏請發落臣伏讀前後

明旨寬容威猛各當其施直若日月之為明而雷霆

之為威已足以成揚名定案夫孰敢有異議哉

然揚名疏內妄肆論劾至詆吏部尚書汪鋐為

小人之尤夫汪鋐初掌銓衡方將矢心以圖報

效而遽以小人尤目之則其心豈能隱忍其

受而不為之辯說哉是則汪鋐發憤所為至於

辭無過激連根引蔓追答既往之罪通詆在

廷之臣以泄其怒此亦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但刑

罰輕重自有中制包荒憑河各有攸當連坐之

法非異代之美政今以一揚名之妄言而必欲

並受主使之入則在 廷之臣比肩立

朝者孰不人人自疑儻錦衣衛該司官奉法過謹

則將以疑似之跡風聞之言窮極根株日引

而不能已况揚名已歷兩公用刑死而復蘇瘡

痍正苦當此嚴冬萬一困斃深固豈不反為

仁明之累臣生常 聖明備位卿佐遭逢非偶安忍

坐視旁觀緘默自便致使刑罰失中以起紛紛

之議哉此臣之所以終夜長嘆繼之以淚觸目

嘉靖疏抄卷十四 四十一

萬死而不能已於言者也伏望

皇上勅下錦衣該司遵照原 旨止將揚名速具獄

詞奏 請發落其餘寧失不經免及無辜庶使

反側有平心之漸而揚名亦得全生以彰

皇上寬仁之度矣

嘉靖十一年十月十九日奉

聖旨揚名罪惡死之有餘未傷吾仁明之治方將究

主使之人名雖執不招想若宗明即主使之尤

著錦衣衛拿送鎮撫司一併究問來說不許畏

避

欽差巡視京營吏科左給事中臣魏良弼謹

奏為乞垂 天鑒以宥罪赦過事臣竊見南京山

東等道監察御史等官馬駁等論列吏部尚書

王瓊事狀

陛下特勅錦衣衛差官校將馬駁等通行拿解來京臣

連日及覆田惟馬駁等遠在留都事多傳聞未能深知

陛下所以召用王瓊之意乃仍溺舊聞泛舉往事肆

其論說自以為盡忠

聖明不自知其已昧進言之體而陷於狂妄之罪矣

陛下差官拘囚無非使知懲創以輕率論列為戒抑

且安瓊之心欲其感 恩思報展布才猷以贊

嘉靖疏抄卷十四 四十二

休明之治也但駁等職居言路言雖冒昧心實求稱

况十人之中半為試職皆誤蒙

陛下近日簡拔之恩豈其不思圖報而其心遽有他

哉蓋以中人之性事

聖明之主雖抱區區能免牽繆所損

陛下天涵地育藏疾納汙庶幾奉令修職可幸無罪

而已臣又惟虎豹在山藜藿為之不採夫虎豹

人所惡而逐之者然能使窺藜藿者惧焉則虎

豹於山未必無益也故狂妄之言固若可罪然

自古以來奸臣不敢竊威禍之柄大臣不敢行

黨比之私小臣不敢肆偷惰之習權豪不敢長

縱恣之風正以二三臣工知則必言無論虛實

言則必盡無所迴避故人皆有所忌憚也故

聖主御世寧使有狂言無使有隱論然後

朝廷有虎豹在山之勢若使為臣者量而後言慮

而後說則瘦伏之情有遺於聰明之外者多矣

故曰聞言貴博聽言貴審蓋聞之博則奸慝不

遺審而行則是非不謬是在

陛下垂深長之思而已如蒙俯

賜寬貸曲示優容或將敷等行彼屢法司提問以懲

其既往之愆或重加罰治別行戒飭以開其自

新之跡如此不惟敷等感激懲創凡聞敷等之

風者皆知以狂率為戒而知所以求自盡矣臣

極知愚戇觸冒

天威無任戰慄待罪之至

嘉靖十一年正月初五日奉

聖旨魏良弼這廝懷恣黨救著錦衣衛拿送鎮撫司

打着問了米說

戶部廣東司主事臣周天佐謹

題為應 詔陳言以彌災變事臣竊惟

陛下以 宗廟災變痛自修省凡政事闕失許各衙

門條陳且欲務關 國體民瘼不許泛濫彌文

虛應故事仰見

皇上畏天之誠求言之切治道更新之會轉災為祥

之機也大小臣工孰不感惕思效其愚乃今關

政猶有在而忠言未盡聞此何故與實以

聖明采察之度未崇而臣下畏望之心猶存也蓋示

人以言未若示人以政求言之切乃示人以言

耳而御史楊爵之獄未釋是未示人以政也臣

時即欲冒昧 上陳但聞 詔書且下意曠蕩

之恩必首及楊爵今復不蒙

恩宥臣展轉思之心實未安况 明旨既許條陳苟

有所見寧忍終默 國家置言官以言為職楊

爵所言之事豈逃 睿見惟以過直犯怒誠可

矜察而爵今在獄中已經數月且

聖怒之下一則曰小人一則曰囚犯以盡言極諫為

小人則為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奉職納

忠為囚犯又孰不能為容悅寡過之臣哉言行

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

之

陛下試一思焉其所以怒爵而罪之者果合於天心

否耶昔人有為雷建之所摧折萬鈞之所覆壓者

爵既遭矣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先朝露而

殞是使諍臣飲恨直士寒心楊賢一身之利害

不足深惜而所關係

聖德之損益不細也方今

陛下恭默思道畏天勤政 聖心洞然臣願察爵之

疏原爵之心特 錫釋放仍乞明示嘉納不吝

採行旌爵之忠謹以風天下之直則

其德如天地之廣如日月之明由此而天意不回未

之有也

嘉靖三年四月十八日奉

聖旨

欽差總理江北等處鹽法兼理九邊屯田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臣龐尚鵬謹

題為懇乞 優容言官以廣忠益以保萬世治安

事竊聞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則臨難無抗節

死義之臣夫節義之臣何代無之顧

朝廷所以愛惜而成全之者何如耳

陛下求賢若渴從諫如流獨於言官狂躁者必杖而

遣之彼慙直不情無人臣禮罪由自致更復何

詞然推其懇惻之情亦未嘗無可原者

陛下恭儉仁明為萬世法乃言官復兢兢然懷後艱

之慮而因事納忠非賣直以沽名也蓋恐心思

或解於憂動則佚慙易長耳目少偏於視聽則

威權下移忠臣愛 君必防其漸言雖過激心

本無他

陛下駭聞其所言獨未及深察其心遂使正色危言

者無以自存而一時骨鯁諸臣皆岌岌乎若不

能終朝美忠諫路塞則諛佞成風時政之闕失

不聞 朝士之忠邪莫辨事關

宗社 況默苟容

陛下孤立於 內庭理亂安危何從而知古稱賞諫

臣而虛懷延納士猶途邇却步中心切疑况逆

耳之言嘗蹈禍不測即使忠智者決擇於其間

亦何忍冒敢諫之名以遂

朝廷拒諫之失乎且

陛下罪言官並發原籍為民固待之以不死也萬一

草莽餘生或斃於杖下他日史官載筆乃曰

朝廷不能容直臣其於聖德之累豈小哉先哲

有言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言納諫為英明

之主也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朝有直臣姦究不

生言忠貞為社稷之衛也故言跖之通塞而世

道之治亂因之古人望言跖與城門並開其慮

遠矣伏願

陛下擴天地覆載之心鑒古今興亡之轍凡言官狂

直曲賜優容儻欲薄罰以示懲戒乞少霽

天威免其廷杖下法司論如律附過還職或

命輔臣集九卿廷議請自上裁但責其論事持

大體不為風聞所誤以致是非混淆而已

陛下何容心哉仍行錦衣衛自今以往凡奉

旨杖言官許即時執奏改送法司會同擬斷併乞

著為令使奉行者不得依違則直臣接踵於

清朝讜論飛童於禁閤驅群邪壅蔽之患燭四

海理亂之源萬世太平從今伊始聖子

神孫永以為訓此社稷無疆之福也其二三逐臣

乞給復冠帶不終絕之使克責改圖若

於其愚姑從遠錄用以整發其良心此尤

陛下特恩中外所踴望而不敢必也再照文武官員

凡於朝班失儀者五品以下悉

面糾拿問夫天顏咫尺孰敢忘敬慎之心其或言

動周章皆戰兢之過也刑曹收問不過照常納

贖本無大罪乃校士得奮呼而執之如捕重囚

備嘗窘辱此在頑鈍鄙夫或強顏不慚若使諸

直節奇氣之士摧折多矣乞

勅法司酌量情法凡有失儀俱於朝退後具本參

劾候明旨施行考之前朝辱罵不及於公卿

鞭朴不行於殿陛事傳青史至今以為美談

願

陛下留神其於國體官常所關大矣臣無任惶悚

待罪之至

隆慶三年八月二十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南京禮科等科署科事南京戶科給事中臣

用賓等謹

奏為懇乞 恩慈鑒亮建言臣上以昭

聖德事臣等侍罪南垣接到邸報伏觀七月內該太

常寺少卿周怡一本為感激

天恩深厚竭瀝血忱以圖報萬一事內條陳定

君志以修德業等事奉 聖旨這斯抗違降二級調

外任用吏部知道欽此臣等竊念周怡向事

先帝以建言得罪落職編氓二十餘年今際遇

昌時仰荷

陛下推 先帝遺詔召用之恩復授原任旋蒙不次

遷擢竟至今職遭逢真可謂不偶矣為怡者正

當祇承

陛下休德不暇何至遽有抗違而自罹

明廷之辜罰乎繼而旬日復接邸報內錄有怡前疏

全抄臣等再三披閱則見其疏內語多率直徑

情無忌委失人臣恭順之體似與

陛下近日所謂審擇所言以承朕意之諭少有違背

陛下責 大義罪在抗違並行降調薄示懲戒之意

天高地厚之恩在怡亦當感戴無涯矣臣等復何詞

但臣等竊念 天子之尊如天也其威雷霆也

人非病狂喪心其誰肯抗天而觸雷霆也哉語

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開邪謂之故人臣進

言於君或以將順或以匡救皆所以務恭敬之

實而盡忠君之道爾稽古虞廷以帝舜之聖臨

御在上智如大禹豈不知其峻德重華之盛而

顧疊疊告戒無所隱避今見之經傳其懇切如

此蓋忠臣事君必防其漸聽其言雖過究其意

則美此自古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之良圖也彼

怡者直以感激

先帝生全之厚恩感激

陛下之錄用并不次超擢之奇遇故欲效虞廷之所

以事其君者以盡其愚忠於

陛下以少罄其生平葵藿之悃觀其疏內首言受非

常之恩者當有非常之報遭希世之遇者當伸

希世之義則其情可見矣雖其中間過於狂慝

未加審擇而其心實無他也豈敢故為是以抗

陛下天地之尊以觸

陛下雷霆之威而甘蹈於不測之禍也哉

陛下倘能熟思俯察而優容采納之未必非涓埃之

裨於高深則怡願忠之初心遂矣如必字字而較

之句句而摘之則 日月照臨燭火失其微光

雷霆震迅品物失其故態怡以狂瞽上干

天威將亦何辭以自解哉書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

言逆耳利於行古人稱主聖則臣直良有深意
陛下天縱聖神寬仁大度即位以來虛懷納諫言路
宏開而登極詔內又有許諸人直言無隱之
條復終之以替帝軌而翊皇猷尚有資於忠盡
之論所以廓獻納之門而誘掖臣隣者戒著明
矣周怡感千載一時之恩效忠之有地其輸誠
入告務期靖獻殊不覺其言之慙直至於如此
爾即怡之能王適足以彰

陛下之至聖臣等猶意

陛下當亟賞之何乃復以其直而非之乎怡與起廢
諸臣曩日以建言得罪其忠誠昭灼天下莫不

誦之頃

四書附錄抄卷十四

五十一

陛下之收錄之者亦必以其當日言事之忠也今諸
臣方各慶幸得主而事之以伸未究之志詎
知會幾何時而怡復首以建言蒙譴則不惟

陛下收錄相與諸臣之初心稍覺自異而起廢在列
諸臣效用之心將不亦因是而幾於疑阻乎况

陛下之罪怡者固以其疏內一二語詞直遂不知審
擇罪之誠是也然臣等參閱其疏內亦有云惟

願

陛下萬有千歲永保四海之福長居九五之尊子孫
千億萬邦協和庶幾臣之鄙心少紓萬一如此

等語其將順頌禱之悃何如也既可摘其抗違
者而罪之獨不可嘉其將順之詞而姑宥之乎
彼士人危言峻節得罪廢置旋復用者多有
改途易轍毀方為圓而怡乃能吐露肝膈若此
縱其言狂慙有類抗違而其終始正直一節不
少變易亦可嘉也臣等與怡素無交驩之好今
惓惓為之控訴於

君父之前者非敢阿黨比周以忤

陛下也誠以怡之情有可亮怡之罪有可原或恐

宸覽少畧未曾加察爾可亮而不之亮可原而不之
原於聖神之德猶為少歉天下後世其謂

四書附錄抄卷十四

五十一

陛下何臣等職耳目之司於此而緘默不以上告是

臣等亦有負於

陛下之任使矣天下後世又將謂臣等何此臣等所
以不揣愚昧而不容已於言也仰望

陛下廓天地之量廣大造之仁愍臣等愚昧之衷銘
周怡抗違之罪或復其原職或量改別衙門用

使之策勵以圖後效以終補報庶乎含弘徧覆
而聖德益光大小曲成而臣工競勸矣臣等

不勝惓惓懇切祈望之至

隆慶元年九月初九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南京工科等科署科事南京戶科給事中臣張

煥等謹

奏為懇乞 天恩俯宥狂直官以彰

聖德以重 國法事臣等近接邸報內開該南京刑

科給事中駱問禮一本條陳十事又該巡視西

城御史楊松一本論劾內臣黃惟俱奉

明旨處分降調臣等仰觀 天威震疊不勝戰悚伏

念 皇上臨御以來納諫聽言隱惡揚善

聖懷虛廓容如大造二臣獲罪至是其中情狀必有

法不可以輕宥者乃荷 皇上不加重譴俱降

級留用是使困心衡慮省咎自新

天恩深澤二臣雖捐糜無以為報矣臣等竊念

國家設六科給事中使之班聯侍從凡

朝廷政事彼皆得而敷陳之又該十三道御史使

之執持法紀凡群臣邪僻彼皆得而彈劾之惟

其以言為責是以雖不敢樂有直諫之名然事

或得於風聞或切於目擊則不惟責不容委而

一念忠赤必欲達於 君父之前然後其心或

可少慰也問禮所奏於事理當否臣等不敢復

贅但顧其心以為我 皇上近俞言官之請復

舉 面奏之制感激踴躍竊喜隆古都俞吁咈

氣象宛然在目故發之詞語委失詳慎然言雖

可罪其心則無也至若楊松論劾黃惟之事

臣等不及知但按所奏以為當 今法紀凜然

釐數之下惟敢恃強喝眾毆傷平人問訊開傳景元

持崇突入則惟用計開脫情所必有松執此且

題固責任當然其心亦無他也是二臣者在問禮

欲為

陛下獻一得之愚故不日知其詞語之躁妄在松欲

為

陛下申三尺之法故不自覺其題 請之過激我

皇上則有之原其意則問禮所言於時政不無少俾

松所奏於群小不無少警也旬日之內兩被降

罰是二臣雖不足惜臣等恐傳聞失真曾為言

事得罪將見人心疑畏緘默成風倘

國家有大利害臣下有大效惡誰復敢為

皇上言之此臣等所以日夕憂懼而不容已於言者

也方今財用匱乏災沴叠見淮揚水害甚慘

京師地震可畏邊陲雖幸少安而兵餉之乞請莫

支聞廣雖云奏捷而山寇之哨聚如故當此多

事我 皇上敬畏 天變洞悉民隱至不遑寧

處者頃因言官論列廣求足 國阜民之方務

人各一疏用備采擇雖芻蕘未賤皆得盡言蓋

時勢至此不得不然爾 皇上求言於前而罪

言者於後似非所以鼓舞群工而使之有懷必吐也法紀人心所關甚大伏望

皇上俯憐言官論事原出無心收回

成命俾駁問禮楊松仍以舊職供事果其罪難竟有或

量行罰治以懲其後至於黃雅既蒙

聖斷降發更乞 明諭大小中官自後各宜守法以

供職後或有亂法干紀如雄者許言官據實劾

奏則骨鯁直諫之臣接踵而出雍熙太和之治計

日可待矣臣等無甚悚息待罪之至

隆慶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隆疏抄卷十四

五十五

史料給事中楊傑謹

題為乞廣 聖恩表忠義以感激人心以維持世

道事臣聞忠義之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天柱

地維賴以尊立聖帝明王急先褒崇以維世範

俗者也是以史傳所載貞臣烈士心事彪炳至

今讀之古道光華照人顏色然豈獨古之人能

爾哉我 國初死節之臣生氣凜然表表可錄

褒崇之典實有待矣 今日者矣臣自少時傳

聞父老談及革除之變時當事之臣若尚書鈇

鉉張紀陳迪齊泰侯泰侍郎卓敬胡子昭黃觀

郭任陳性善都御史景清練子寧茅大方大理

嘉隆疏抄卷十四

五十六

寺少卿胡閔寺丞鄒瑾太常寺卿黃子澄少卿

廖昇盧原質侍講方學儒婁連修撰王敏英給

事中陳繼之龔泰黃鉞戴德毅韓永御史高翔

曾鳳韶魏冕王度葉希賢中書舍人朱和郭節

梁良玉何申郎中梁田王主事陳教布政使張

昂按察使王良副使程本立僉事林嘉猷知府

姚善陳彥回葉惠仲長史劉璟紀善周是修斷

事高巍知縣顏伯瑋鄭恕教授陳思賢教諭王

省都指揮馬宣朱鑑等雖職有宗卑委任不一

要之均能奮不顧身以義自殉視死如歸不為

勢屈或先事而矢謀或臨危而抗節或竭力而

固守或同心以赴義或從容自殞或慷慨就

或窺身海濱或結誠岸序誠天地間正氣中流

砥柱方駕古人無少媿者也而錄忠詔後尚為

缺典此臣竊為之嘆不得不汲汲與之哀鳴而

干贊 聖德者也且當其時而死其事者臣之

分也天地之義也盡吾之心固無較於人之知

不知也哀其死而錄其忠者君之仁也天地之

道也所以教天下後世之為人臣為人子者不

可一念而忘忠孝之心也君義臣忠各盡其道

焉爾仰惟 聖明御極百度維貞凡可以風勵

天下之道罔不欲修舉而推行之俾萬邦臣庶

知所自奮若夫錄精忠於既往啓襟抱於將來

關係風教宜小補哉臣敢摠厥愚悃冒昧

上言伏乞

皇上矜憫群忠立準萬世 勅下廷臣詳為萬古計

議旁求博訪務俾不遺各舉所知列疏

上聞果與臣言相孚乞將銖鉉等死忠實跡付史局

編校載在史籍以垂諸不朽仍念其盡忠所事

各追贈官謚錄用其子孫俾所在有司創立祠

宇以時享祀則銖鉉等孤忠勁節轟烈天地英魂

義氣光臨組豆九原之下雖死猶生皆

陛下賜也天下後世將莫不曰銖鉉等真忠臣也知

而錄之自

陛下始也凡懷忠義者莫不欣欣感激爭自奮發矣

夫仁莫先於恤死教莫大於表忠一舉而仁道

立教化行人才之盛亦因以見此帝王盛節萬

代所瞻仰者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臣不勝懇

切願望之至

嘉靖十四年八月初三日奉

聖旨這給事中不諳事體輕率進言本當究治且饒

這遭

雲南道監察御史臣趙允謹

題為憫忠貞厚恤賞以勵風俗事臣伏覩正德十

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欽奉

詔書內一欵宸濠之變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

許達仗節死義一時被害之人日久尚未褒錄

都御史王守仁倡義督兵平定禍亂并司事協

謀有勞之人亦未及論功行賞該部即便會官

議擬奏來定奪欽此節該兵部具題其都御史

王守仁等已蒙

聖恩封賞有差續該禮部何祭清史司為孫燧許達

祭壘題奉 聖旨是禮部許達同時死義精忠

言嘉隆疏抄卷十四 三十九

大節著在天下孫燧贈禮部尚書許達贈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建立祠宇春秋祭享祠額與做

旌忠還著照贈官品級祭壘他男各一人做

世襲百戶欽此臣切惟人臣不幸而臨大節其

幸而成大功者 國家褒賞之典皆不容已但

生死心跡之間不可不辨何也節一出於忠貞

功或成於際會褒節所以勵萬世實功所以勸

一時使人皆執節未必無功然有功者固不必

其皆有節也當宸濠初變人心洶洶一時遠近

提師旅嬰城守者固皆奮然忠義之臣願慮定

而行效觀釁而動仗

皇威於坐勝因衆志之既携跡雖心微功成不計故

大加封賞報典已逾厚矣惟都御史孫燧副使

許達變出倉卒命在呼吸獨能抗節不屈折以

危言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至於臨刑罵不絕

口忠義激烈心跡昭然使一時省臣皆懷忠憤

如燧與達則平時不阿皆可抗其謀臨時守死

皆可奪其氣兇威自威惡黨自消宸濠必不得

出江西至安慶待攻城不克狼狽旋師而後就

擒項蒙 詔旨褒加 恩禮稠疊

賜之祠額題曰旌忠惟二臣之跡與心

淵衷洞鑒復何敢議但臣愚竊謂官雖不同同歸於

言嘉隆疏抄卷十四 三十六

死功雖未成能成其志今贈官視其所任隆子

止於百戶臣恐隆重之典激勸之道容有未盡

何則依違以立罪或減於得生遷延而待功或

遂夫厚報如二臣者一死重於太山大節勝於

成功也况父子出於天性哀痛極於終身萬一

二臣之子困頓於家貧儉寒於卑品或祿不足

以供其祀勢不足以贍其家一有不當其心則

人將為死者之薄不如生者之厚皆愛生以希

功惡死而毀節人心未厭風化有虧故臣愚以

謂

陛下隆重之典激勸之道容有未盡者誠有慮乎此

也伏望

皇上憫二臣之死之苦

勅下該部議處其贈官不必別有所崇惟於廕子

節於百戶之上量贈爵職以示

殊恩則不惟慰二臣長隕之心為二子終身之地而

國典以公人心加勸臣節勵而效究消矣

嘉靖元年八月十五日奉

聖旨是孫煥許達忠節可念伊男原廕百戶上還

二級與做正千戶世襲

嘉隆疏抄卷十四

二十六

禮科給事中臣章備謹

題為錄忠裔以均郵典事正德十六年正月間該

臣奉 詔往雲南等處

開讀既而謁諸先賢有所謂二忠祠者並祠翰林院

學士王忠文禕刑部尚書吳忠節雲於其中額

賜曰二忠者也先是元梁王弗四據有茲土我

太祖高皇帝特命禕往諭不屈死之繼雲往亦死精

光偉烈輝映後先事載盛南誌及諸文典者為詳

朝廷深加悼痛 贈官錫謚廟食於茲以彰忠義

之教以峻夷夏之防以壽我

明億萬年之命脉者其意已獨至矣臣自幼時聞諸

父老者曰我金華人

國朝求以德學文章黼黻太平之治者有宋濂氏

以文章節義表樹君臣之間者有王禕氏濂徒

蜀禕死滇中二氏子孫門祚衰落談者憫焉臣

同鄉晚進景行有幸而萬里之外莫瞻遺像

感愴益深訪之士人猶或能道其遺事雅敬如

昨豈非所謂理義入人之深乎載猶一日者乎

查得先年雲字徽以

恩廕補國子生知縣事歿於官言者上濂事始末

朝廷復官翰林承旨 賜謚文憲近六世孫德芳

乞 恩比例錄廕已經該部行查去後則濂之

子孫亦庶乎不長棄矣獨禱自

國初以迄今日子孫未嘗一

命之賜揆之郵典似為未均夫人臣死國固無報

之望而國家勸忠則有世祿之恩蓋將以厚

往而開來也死事於雲則先文學於濂則並而

廢錄一節若干禱乎少斬馬何耶

國家百五十年餘仗節死義之臣後先相望是固

祖宗養士之報而偉倡率之功要不可誣故宸濠之

變孫燧從容死之許達慷慨死之卒之罪人得

而社稷不搖

陛下得以中興遂之功不可少也故臣嘗有言曰

孫燧許達

中興之忠臣也王禕吳雲

開國之忠臣也

中興之迹近而易見故言者易為

力開國之事遠而漸忘故論者難為功然而

帝王興滅繼絕之道醇功報德之典雖在異世

猶或追之况國初之臣耶是意也給事中毛

憲言之監察御史唐龍言之虞守隨言之可見

公論之在後者益不容於泯沒嗚呼韓厥有言

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

陛下何忍篤近而遺遐厚於彼而嗇於此也伏望節

省濫官之私以郵忠義之裔

勅下查禮部籍有無嫡庶孫男起取來京或量與一

官或送監讀書遠附吳敵之例近如德芳之

恩天下將指而目之曰此國初忠臣王文忠之裔

也顧不美歟併乞查雲自徽陰後存否承襲而

與之續焉則

恩典同而無不均之嘆風化彰而有興起之效其於

國家豈曰小補之云禕等子孫幸甚

宗社幸甚

嘉靖二年五月初一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江西學道監察御史臣龐尚鵬等謹

題為遵 明詔廣 郵典以勸忠義事近接吏部

欽奉 詔書將原任光祿寺少卿充軍馬從謙

員外郎杖死申良右給事中充軍張達給事中

充軍常泰清紀郎為民周秩各擬贈官有差奉

聖旨這厮每無理都不准後該部仍具奏續覆

請奉 聖旨已有旨罷欽此臣等仰見

陛下權出 獨斷恩不濫施何復更為

續擾但竊念馬從謙申良等抗節死義排斥權奸無

非為 宗廟 社稷計今雖死填溝壑而孤忠

勁氣凜凜猶存伏遇 先帝覃恩

皇朝通志卷十四 一六十五

皇上新詔豈獨草莽生全之臣讀之感泣即馬從謙

等皆百拜泉下不圖 今日復見

天日重明矣茲該部兩題 恤典未蒙

俞允豈

陛下猶未詳其往行而深察其心耶馬從謙以危言

犯 先帝之怒復聞有陰嗾之者遂終蹈不測

卒無以自明至今士論昭然皆知非

先帝意而申良張達常泰周秩等或以大禮或以大

獄或指斥時政皆奮不顧身力持

國是天下皆信其為古人之遺直而深憐之

皇上懲別精嚴徒泥馬從謙被誣之跡而崇使諸臣

並絕於 生成之外今考其因事納忠與前後

建言得罪者聲跡並著百世同符而

陛下矜卹之恩乃彼此懸絕輿情洶湧紛然有詞皆

謂 明詔流傳海內稱快今朝令夕改何以布

大信於天下莫不罪臣等職列臺諫

詔依違無以廣

陛下覆載之公激天下忠義之氣且將曰

陛下仰體 先帝至懷自 登極迄今無一念不祇

承 先帝獨於存恤馬從謙等與

意不同先是諫垣之臣存者 召用矣歿者

極錄矣 詔墨未乾觀聽頓異恐以後凡應題

皇朝通志卷十四 一六十六

恤典一切報罷則嚴穴之人聞

命解體正直之士望風撻眉此於世道

維新之時誠非細故豈獨為五臣惜哉事關與奪之

公將為萬世之法豈輔弼諸臣日在

陛下左右皆不得與聞耶何無勸導之者雖臣等亦

無以自解於衆論而不能釋

朝士之疑也伏望

皇上勅下廷臣議 俯察輿情仍從該部所

請或量為區別使馬從謙等得釋其前過事

先帝於九原取取英魂啣結思奮雖死猶生而天下

直節奇氣之人更相感發效忠於

陛下者益濟濟清明矣臣等無任激切祈望之至

隆慶元年八月十八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吏部知道

嘉隆通志卷十四

本七

吏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臣王治等謹

題為懇祈 聖明重 明詔廣恤典以光

盛治事近該吏部欽遵 詔旨查議原任光祿寺等

衙門少卿等官馬從謙申良張達常恭周秩

恆錄之典奉 聖旨這所每無理都不准欽此大小

臣工莫不驚疑以為

陛下臨御以來 恩澤廣大在以言得罪之臣蒙被

為尤渥也豈獨於從謙等五人斬之乎意者五

人生平間有不逞以當

褒貶者歟然其因事納忠節槩固相近也借曰有所

軒輊豈宜一槩棄擲臣等備員言路若不懇請

嘉隆通志卷十四

本七

不為無罪但以此事原在吏部奉行獻可替否

亦其職分如其不行執

奏臣等將併糾其阿循之失以批鱗叩

闕不 允不止未為晚也至本月十一日接到吏部

一本為申明 新詔以廣

聖恩以昭大信事內陳遵 詔邱錄從謙等不可中

止之故語意明白怨至矣猶未感動

天聽奉 聖旨已有旨罷欽此臣工愈加驚疑以為

前此群臣奉 詔邱錄之議俱蒙

賜允獨此至再之請 天語峻拒使

廢也 有遺拾遺補闕責在臣等豈容終默夫馬從謙

等應該 邱錄緣由且列該部疏內臣等無

重誓直據此 邱錄之典有不容已者六端焉

竊惟先年諸臣進言雖忤觸

雷霆而心本無他一念報主而已蒙

恩責斥蓋誤於擠陷者之語非

先帝本意也是以憑几 詔邱諒其為

國之赤心而忘其蕙蕙之小過此固

堯舜之德 覆載之度超越千古遠矣

陛下似宜成終續美一也伏觀

皇上明如日月萬物畢照誰不仰之則從謙等善狀

不可獨使沉昧於覆盆之下二也

皇上仁如大造萬物並育誰不感之則從謙等幽魂

不宜獨使抑塞於寒谷之中三也

皇上登極一詔傳布天下信如四時矣從謙等既合

明詔邱錄之條而忽中此焉恐無以示大信於四海

四也正德十六年以後嘉靖四十五年以前建

言得罪諸臣雖然查舉然事遠人亡未免遺漏

方許撫按續舉若使傳聞從謙等不蒙

恤錄恐遠近觀望顧避野有遺忠

朝有缺與非 盛世美事五也且時事多難方

乏材遠撥博取不過求為

陛下矢謨摠忠弼贊擔當以濟天下之事焉耳今使

諸臣言不入議不行閣臣不得與聞

旨意禪贊可否 元首股肱似乎間隔

陛下虚心信委者又何人也誠恐山林遺賢將身幾

遠引矣即強出馬求順

旨而不求濟事雖臬蕪何益於 今日哉一事輟而眾

正之志阻焉此不容已者六也伏望

聖明俯納該部及臣等愚忠將馬從謙等或照前

邱錄或分別輕重量加 恩典不惟表忠獎直容死

者是以激勸乎生人而言聽道行見用者尤足

以興起乎未用唐虞都俞之風雍熙太和之治

機括在此臣等誠為世道計不為從謙等五人

請也下情無任懇祈之至

隆慶元年八月十八日奉

聖旨馬從謙所犯係子寫父不准申良等姑依原議

吏部知道

欽差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陳

洪謨謹

奏為承 德意錄愚忠以光

聖孝事嘉靖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節該欽奉

詔書昔者孝未遂於尊親事多拂於天性君臣之際

未免少乖舉措之間或多違戾今彙倫攸叙大

禮告成朕方欲同心以和典禮之衷敬事以建

臣民之極爾內外諸司百僚務宜體朕之意有

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凡舊章未復

弊政未除人才未用民生未安邊備未飭軍儲

未充一切有補於政理利於軍民者其一條

嘉靖錄事本卷十四 一七十一

具奏 聞朕將舉而行之期於得萬國之歡心

致天人之祐助以成至治以全大孝則朕之志

於是乎可慰矣欽此欽遵臣伏聽之餘仰歎

堯仁如天 舜孝通神然猶不自滿假許令臣等修

職盡忠一切有裨於政理者條具奏

聞是即成湯檢身如不及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之盛

心也臣愚且闇荷蒙

聖恩揀拔擔任撫臣矢心戮力無以仰酬萬分然鄙

懷偶有所見不以上 聞是有

若如是而忍負之臣之罪豈容誅哉用是敢布其腹

心馬臣聞諸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

踴泣而隨之又曰父母之所愛所敬者亦愛之

敬之終身不衰至於犬馬盡然而况於人乎前

此在 廷諸臣因議 大禮各出已見未當

聖心伏諫踴泣於 殿陛之間誠亦有罪矣然揆之

禮則以臣子事 君父之常耳豈可深以為異

乎諸臣如侍即學士以至給事中御史主事等

官皆 祖宗 列聖之所培養且

恭穆獻皇帝好賢學善遠邁東平龍潛之日每見賢

臣貞士輒降禮遇則諸臣者正

獻皇帝所深愛而致敬焉若

陛下如有其過憫其愚從其寬貸之調諭遠戍者復

嘉靖錄事本卷十四 一七十一

還原職被撻物故者優恤厥後是即禮所謂父

母之所愛所敬者愛之敬之終身不衰之意真

足以仰慰 獻皇帝在天之靈其於

聖孝豈不為大有光哉臣聞

陛下英資天授紹統之初嘗 禮召輔臣

賜之燕坐又嘗敷 錫群臣渙頒 恩典

君臣之際禮遇隆重何嘗有非但此舉措揆之

堯舜之德委有遠矣 給言播告凡有耳目者孰不

感慨激烈以為 聖心必有不安於此者矣然

湯武之聖史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故曰用

人惟已改過不吝

陛下奚獨吝於是乎况侍郎何孟春學士曹鼎等皆

操履醇厚學識闡深正宜置諸

左右以資啓沃修撰等官呂柟楊慎鄒守益王元

正安碧張漢卿朱泚馬明衡等皆涵養冲裕論

思有體亦宜出入禁闈以責後效至於給事

中等官張原毛王裴紹宗王思王相胡瓊等身

後無以為發妻孥未免流落尤為可憫然此皆

諸臣愚戇之甚不能將順其美之罪也如蒙

皇上廓與天同體之量推威與維新之

恩特許聖慈將前諸臣曲賜優貸俾調謫者得

以及時效用物故者可以自慰無憾

帝隆正抄卷十

二十七

聖諭之所謂有罪改政理者宜莫急於此而得萬國

之歡心致天人之佑助或亦不出此矣臣犬馬

微誠冒昧萬死不勝戰懼殞越之至

嘉靖四年正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禮科給事中

題為亟旌忠勇以昭激勸事臣惟宣武功而彰

征討朝廷之大政也旌功能而表忠節激勸

之大機也故上有必賞之典以耐功則下懷必

報之忠以竭義感應速而武功競帝王安攘之

道在是矣近該總督宣大兵部尚書翁萬達奏

稱急處總兵官員以安極邊重鎮事內聞總兵

周尚文病故緣由一時傳播中外聞者莫不悼

惜則尚文之為將也封疆所賴而公論攸歸可

知矣臣嘗訪其為人淡薄當志忠勤自許馴驕

悍之卒而制其命削方形之變而代其謀忠勇

帝隆正抄卷十四

二十七

素著有足稱者及今虜騎深入聞

命疾趨奮勇先登仰仗天威多所殺獲虜逆榜程

宵遯此一時奇功也遇蒙

皇上明見萬里特賜褒嘉陞其官秩

綸音渙頒固足以感動乎人心矣但考尚文之功似

有未盡之賞慮謀宏遠意必有在昔宋藝祖

英辟也太原未下不與諸將使相非有執各之

心亦非以其功之不足以為使相也照例賞以

待之所以鼓其志而將厚其終也臣愚妄揣

聖心亦以邊境未寧尚文之賞固將有待而施乎然

曠功之恩可徐施於生存而繼賞之典當終全於死

後今尚文既死勲績猶存

皇上恤典之隆所必加者臣復何言但賞不踰時而

後人知感厚以酬功而後效忠赴義者有所奮

因一人而勸千人者此機不可失也臣惟願

皇上速施與厚報而已誠於此時

勅下該部查其先今功次從公會議贈之以爵命之

榮耀之以延世之賞則

仁恩所被直若春風時雨萬象皆忻九邊之廣百萬

之衆感激而思奮者又安知無出於尚文之右

者乎且查向日大學士翟鑾伍堡之修初非格

戰之功特仰賴財力之高猶得廢子為錦衣衛

千戶尚文知衛 國而不知有身誠今日長城

也所以處之者可出自擢鸞下乎此臣所以請

皇上之厚其報也臣又聞之忠莫先於狗義莫先

於敢死董賜江翰膺北虜之衝遏南奔之勢兵

援不至而繼之以死是誠

社稷之臣也朝祀廢贈 國有典常已蒙

皇上憫念忠魂另議舉行矣但照孤遠之臣忠赤每

滯於 上聞廣遠之德 仁恩恒寄於

命今辭之足以通天下而感人心聖人所不廢也嘗

觀我

大且高皇帝之廓清胡元也此平一

詔人心翕然景從凡遇將帥死上事者每每

親製文祭之聞者莫不感泣踴躍是以三軍合心百

戰無敵 功高萬古有由然矣夫人心本無今

昔之異而特勢又有難易之殊以

開國草創之時及則未附尚能通人心于

詔諭之間而况 今深仁厚澤萬方攸同其易感又

可知也臣願

皇上勅下該部查直勳既明即行翰林院特將董賜

江翰死事之功撰文 諭祭顯布

朝廷憫惻之意惓惓垂恤之仁務使明白易知感

人易入則聞者激烈悲壯意氣奮躍惟恐董賜

江翰之不若以自棄於 朝廷也由是率忠義

之師壓焉合之虜可一鼓而空北漠矣此所謂

心戰為上制挺以捷利兵者也

皇上廓清之功將不與 聖祖同符哉此臣所以願

皇上宣諭祭以彰 德惠也夫三臣者成致異致而

同功一體臣非敢私厚於三臣也誠恐

九重深遠下懷難訴而當事之臣不能上體

聖心任已意而舉奪於其間則冒濫或得於幸成功

忠反抑於捐棄以致

皇上嘉功憫死之至仁將鬱而不能下究絕望窮蹙

之將士亦隔而不能上通安能奮發興起以自

效於頗牧之流而副

皇上拊髀之思乎臣待罪言官切見邊方未靖每望

聖慮苟有一得之愚敢不上塵

天聽

皇上少加垂察焉臣不勝干冒懇切之至

嘉靖二十八年奉

聖旨周尚文連疏自伐功勞又肆言甲辰未得酌報

許多怨恨姑未行究治不知如何即死這廝言

官不行重劾乃欺肆狂譏朝廷擅權市美吏部

都察院察看了來說

嘉靖二十八年奉

二十七

欽差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陳

洪謨謹

奏為乞廣 仁恩全名分以振紀綱事臣聞禮莫

大於分分莫大於名而紀綱者所以彊理上下

整齊人道不可以一日紊焉者也禮曰紀綱既

正天下大定韓愈氏曰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瘠

察其命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

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我

朝創制立法稽古建官內外相承上下相維大綱

小紀秩然不紊以故百六十餘年海內乂安雖

有一二悖逆之徒包藏禍心妄干天紀者皆不

旋踵底於殄滅

二十七

國勢益尊而無抗阻之虞此無他名分定而紀綱

布耳乃者大同叛卒既賊嘗將官復戍害撫官

陛下初欲寬貸許其自新有識之士皆以為紀綱所

繫李唐藩鎮之禍漸不可長既而鬼褫其魄復

肆跳梁幸賴

皇上震怒命將出師人人自奮勇氣百倍不旬日間

就擒斬者五十餘人此警服奸惟易危為安之

機也近睹邸報侍郎胡璿擊軍宣府駐劄總兵

桂勇行取回京別用等因臣愚且暗遂阻江湖

不識 廟堂至計第以今日之事有進無退

王師所指必令殲厥馘魁搜捕首惡而後青史肆赦

脅從罔治庶幾威令可行紀綱可振否則奸宄

猶昔而欲國體之尊世道之理蓋亦難矣又

親邸報張文錦妻李氏奏稱邊官挾讐謀同計

害辯雪極苦冤抑等情節該奉

聖旨張文錦處事乖方激成邊患李氏何如又捏詞

奏辯主使之人着將抱本之人追究明白來說欽

此臣不知其中所辯何事但伏讀

聖諭似有致憾於文錦而不容釋焉者夫以文錦叨

膺重任致茲大患誠宜深加譴責以為付託不

效之戒然事在朝廷雖誅夷之可也若因假

手士卒又從而懲過之傳之四方群小皆藉口

而寢生陵替之嗾其奈

國家紀綱之大豈細故也哉昔宋太祖時李漢超

為將取民間女為妾又稱貸不還其人懇於太

祖乃召而問之曰汝女當嫁何人曰農家也又

問自漢超為將契丹敢祀邊乎曰否太祖曰漢

超朕之貴臣汝女為妾不猶愈於農婦乎漢超

不守關尚能保汝家之所有乎遂責而遣之由

是將師感恩誓死圖報遂開大業史稱宋祖得

待臣之體終三百年饗養士之報其以此也且

文錦在大同若果貪財縱肆剝削軍民或安與

軍役致誤軍機猶有

朝廷大中至正之法况其心本為

國謀其事亦為邊計若槩指以為激變死有餘慘

曾不少惜將來萬一地方有事誰復肯任其責

哉矧自正德年來江彬用事誘置邊卒出入

禁庭後雖分遣歸鎮其輩猶懷怏怏迪屢不靜且

檢知內地軍士強弱積弱不如意輒敢撫劔疾視

警其長帥漸成驕橫難制甘肅之變已為之先

矣然則何獨歸咎于文錦乎伏望

皇上擴天地有容之量普日月必照之明將臣言下

之廷論察詳公論再查張文錦賈鑑修復水

口果為公無私或量賜優卹或容其奏辯免

行追究庶名分可全而紀綱為之稍振矣臣非

敢為張氏之謀也實以為國體計耳伏冀

聖明憐察無任戰怖待罪之至

嘉靖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陳洪謨受命巡撫一方當理職務未必修舉如

何又出位妄言欲盡理天下之事况大同之事

情朝廷處置得宜恩威並著邊境已寧張文錦

家屬薄示懲戒有何追究却乃持出意見輕率

奏擾好生不知事體著從實回將話來該衙門

知道

刑部見監楊繼盛妻臣張氏謹

奏為籲天乞恩願代夫死事臣夫原任兵部武選

司員外郎因先任本部車駕司諫阻馬市預伐

仇鸞逆謀 聖恩俯從薄誥旋因鸞敗首

賜瀟洗一歲四遷歷底前職臣夫拜命之後即

恩感泣私圖報效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臣所親

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尚狃書生之習遂發狂

論委的一時味復奇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加誅俾從吏議臣夫自杖

後入獄死而復甦者數次剗去臂肉兩片斷腿

觔二條膿血流約五六十碗渾身衣服盡皆露

汗日夜籠衲備極苦楚又年荒家貧常不能給

止臣紡績織履供給餉食已經三年該部兩次

奏請俱蒙 特允監候是臣夫再陷於死而

皇上累置之生臣之感佩惟有焚香禱祝

萬壽無疆而已但聞今歲多官命議適與張經一同

奏請題奉 欽依依律處決臣夫雖捐軀市曹

亦將瞑目地下臣仰惟

皇上方願養冲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

惜一迴 宸顧下垂覆盆倘蒙

鑒臣蟻蟻之私少從未減不勝大幸若以罪重不赦

願即將臣斬首都市以代臣夫之死夫雖遠

魁魁親執戈矛必能為疆場效命之臣以報

皇上臣於九泉稍有知識亦復即結無既矣臣無任

激切祈懇惶悚待命之至

嘉隆庚申卷十四

八十二

錦衣衛鎮撫司見監犯人沈東妻臣張氏謹

奏為披瀝血誠懇乞

天恩容令身代夫囚事臣夫沈東叨中嘉靖二十三年

進士除授直隸徽州府推官續蒙行取選授禮

科給事中來猥以愚昧之性冒妄建言誠當萬

死荷蒙

皇上寬宥下獄待罪經今一十四年束上有老親下

無子女孤苦伶仃俯仰無賴止遺臣一身寄居

旅舍暮力作女工以供口食艱難萬狀度日

如年臣夫之父今年八十有七衰病侵尋風燭

不定養生送死之且更無可託臣孱弱寡妻顧

言亦除沈東妻事

下全一

此失彼欲歸以養舅則夫饑殍無資欲留以給

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臣夫求縲囚之臣誠不敢

復顧私家切視

聖朝仁恩曠蕩庶類樂生豈臣一門窮苦顛連自遺

覆載之外臣每自念何惜一死所以忍苦為延者誠

望 天地有曲全之仁

雨露無不被之澤也今臣舅以當此死之年臣夫未

有再生之日臣願以身代夫繫獄斬容臣夫送

父年終仍又赴獄待罪庶使臣夫得復見父

少伸父子之情臣以舅付託於夫亦得全夫婦

之義則臣舉家感戴

天恩萬代御結圖報無窮矣

嘉靖四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法司知道

嘉靖四十年九月二十四日

八十四

戶部尚書臣馬森等謹

題為明會計以通時變預遠圖事山西清吏司案

呈查得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南北直隸各府州
地方田土通計夏稅歲額除奏諮并摘撥莊田
及農桑絹絲人丁折絹及本色絲綿各存留本
處與解納

內府外實徵起存麥米共四百六十二萬五千七
百五十七石九升八合零內除京庫小麥三十
四萬二千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係歲解承運
庫之數與坐派南北二京各監司局及內外邊
鎮堡各倉庫本折色并絹布豆折等項俱有項

明會稽疏抄卷十五

下解納外止有派剩小麥一萬七千餘石每石
折銀一兩共一萬七千餘兩并各絹布折銀九
萬一千六百八十九兩四錢四分秋糧除奏諮
外實徵米二千二百一十六萬四千七百一十
七石八升七合零又除存留及地畝花絨存留
本處並起運本色外實該起運秋糧米一千三
百一十一萬一千五百四十五石一升三合零內
該歲解承運庫折銀米三百七十一萬八千九
百九十二石三斗七合六分零漕運米四百萬
石南京各倉米一百八萬三千二百八十七石
零抵斗黑豆二萬六千三百一十六石零

內府各監司局光祿神樂觀及在京

宗人等府部院等衙門并南京各府庫等衙門坐
派米豆約共五十六萬六千九百一十一石九
斗零又內外各馬房倉場邊鎮各倉口坐派民
運本折不等外只有派剩米二十四萬二千五
百七十五石零每石折銀七錢六錢不等共該
折銀一十五萬八千四百三十三兩零京庫折
色布銀三萬八千六百一十三兩又帶徵馬草
內除存留及起運各場外該折解太倉庫草七
百一十九萬五千二百三十九束折徵銀三分
五厘并南草三百九十六萬七千九百包每包
折銀二分二項共該銀三十七萬八百七十兩
零在京五草場并備派

明會稽疏抄卷十五

內府會無稻草等項折徵寄庫銀共約四萬五百
七十八兩七錢四分此外各衛所府縣屯田地
畝牧地子粒租銀與各省府戶口鹽課鈔關船
料商稅等銀應解太倉庫者約歲額共二十六
萬六千九百八十八兩零通計歲收太倉庫銀約
共不過九十八萬四千一百六十四兩零內除
各鈔關本折輪收歲該一半及扣二項扣省等
銀共一十一萬四千五百七十兩外皆奉
詔蠲免十分之五又少銀四十三萬四千七百九十

七兩零及香歲支公侯駙馬伯祿米折銀及在京文武百官京城內外各衛所官軍勇士折俸折絹布鈔冬衣布花并各營將官家丁軍士馬匹折支口糧料草

內府各監局會無買辦棗兒等項神樂舞生夏衣冬麥太常寺猪價

欽賞番僧夷人各衛所軍伴雜役折米銀在京五草場召買草束商價共約歲支銀一百三十五萬餘兩九邊近年發王客二兵年例銀增至二百三十六萬餘兩以上京邊通用銀三百七十一萬餘兩除前歲入折糧等項銀九十八萬四千一百六十四兩零半兩准浙等處各運司等衙門歲解鹽課共約一百三萬餘兩通融支放外此外尚少歲支銀一百六十九萬五千八百三十六兩零並無坐派年年按括已竭今隆慶元年奉

詔蠲半又少去銀四十三萬四千七百九十七兩零通計歲用額數實少銀二百一十三萬零又查得九邊各鎮倉庫歲派山東河南北直隸順天等八府及盡山陝二布政司全省之稅糧民運輸納共本折約銀三百六十四萬一千五百五十兩三錢二分七厘今奉

如蠲免十分之五則又少民運銀一百八十二萬七千七十五兩一錢六分其各鎮軍士月支升合俱不可少以上通共實少銀三百九十五萬一千四百八十兩零無從措辦及照先為計處蠲免錢糧以濟邊儲以裕

國用事該本部題以隆慶元年奉

詔蠲半通計歲入之數較之歲出不敷數多隨行酌酌事宜條為四事已經題奉

欽依通行欽遵訖但恐按括未得未能盡如原議之數而各邊支用欠數尚多呈乞轉行計處施行案呈到部看得計補蠲免乃一時之權宜而經

久之謀充當酌議預圖臣考先臣王瓊任戶部尚書因宣府鎮奏討缺少增添軍餉奏稱弘治年間各邊歲發共止四十八萬兩今該鎮稱增添官軍原無會計議行勘議別處然猶一鎮耳未聞如今增至二百三十餘萬也及查宣府鎮原額官軍止五萬八千六十一員名今增至八萬八千八百七十七員名而凡屯糧秋青草束皆日漸耗以至無徵即此以例他鎮此餉之所以日增而戶部實為難繼第先任戶部諸臣未有以陳於

先帝之前而言官并各部院邊鎮諸臣亦未身任其

青而不加察耳臣伏讀

明詔有曰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糧朕加意節省用自有餘大哉

皇言有以仰見

皇上節愛之仁同乎天地而唐虞之隆可復見於今

日矣顧臣等雖庸駑謬司

國計敢不奮激以對揚

休命但往事因循已成七年之病今承空乏急無三

年之艾臣前所計歲入發邊在部之數已為無

備而在各邊所儲猶日亦不給此臣所以不得

已而為通時變之說也臣不敢避瑣瀆而再條

大書隆慶抄卷五

一五

開措處于後蓋窮則變變則通若拘泥執滯坐

視而不為先謀則臣之罪無所逃矣然此先目

前之急則可以為久遠之圖則非古人有言國

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今臣查京通二倉存

貯糧米共止七百萬餘石總以各衛官軍月支

二百五十萬石計之僅足二年半之用耳而漕

糧四百萬石內除撥餉鎮三十萬石又

顯陵承天二衛官軍免減折與撥運劍州金甌軍行

糧昌平密雲二鎮軍餉外每年實止運納京通

二倉三百四十九萬二千六百五十五石四升

加以拖欠漂流歲不下二十餘萬石今歲漕糧

改折十分之三又內外各衙門歲派白糧奉

詔若或撥支湊給則歲用之外所存無多欲為三

年之蓄亦不可得况於六年九年之求乎萬一

河道阻滯輸運不通而白糧亦阻六宮百官之

需皆取之於太倉又將何以為備耶兼以四方

虛耗百姓困窮邊餉增多原無額派掇括之計

已極善後之策何在此臣所以抱杞人之憂而

又有預遠圖之謀也臣請議處目前於先而復

詳其說於後焉蓋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必

自今蓄之乃為可得若但知目前而不懷永圖

則臣負

大書隆慶抄卷五

一六

陛下委任之罪雖粉骨碎身亦無以自贖矣伏望

皇上留神俯賜垂察臣不勝幸甚邊方幸甚天下幸

甚

計開

一南京倉坐放軍士月糧隆慶元年七月例該

本色該臣先任南京戶部尚書會同右侍郎

萬士和查照總督糧儲衙門題

准隨宜折放因見本月來價頗平改放折色六萬石

每石折銀五錢共支放在庫銀三萬兩以江

西舊例本色南米一石每石連耗腳實徵八

錢民且稱便今雖會派本色已行徵收尚未

依期合行該省將坐派南京倉米本色內收

折六萬石每石折徵八錢內將五錢解南京

戶部庫抵還前數扣解三錢之數解太倉庫可

得銀一萬八千兩以接濟邊餉

一南京工部見在庫銀一十九萬三千五百一

十四兩先該部

題取十萬兩但於內新增蘆課銀一萬九千四十

九兩零原係本部集官會議題

准行巡江御史清查當不止此數仍行申明嚴查盡

行起解

一漕糧奉 詔改折十分之三該免運米改折

九十萬六千六百七十九石五斗九升改免

米改一十八萬七千九百四十壹石伍斗

一升先時災傷議折每免運一石折銀七錢

改免一石折銀六錢及查嘉靖二十年該御

史鄭芸題因邊餉缺之議將漕糧改折十分

之三每石折徵一兩內將輕資蔴板并耗米

等項折銀扣解濟邊餉被時戶部止照常議

折免運七錢改免六錢而原議折耗等銀通

不查處以致二十二年輒洽襲此議改折

發邊有失建議之意又查得嘉靖二十七年

尚書方純題

准每免運一石徵銀九錢改免一石徵銀八錢已有

前例相應查照改折徵納且臣任江西巡撫

時查知江西免運改免皆每石加耗四斗又

加濕潤米一斗又三六輕資折銀一錢八分

楞木蘆蔴折銀在外大約免運一石民間徵

銀一兩三分改免八錢以上其河南山東雖

係一六輕資較之三六二六若為輕少但臣

先任大理卿見外詳河南衛輝府輝縣民人

王傳招內每免運米一石徵銀一兩伍錢以

此例各州縣亦相去不遠故河南布政司每

年督糧道到小灘買米交免將餘銀解回

抵補 王府祿糧是每石九錢知不虧累計

此各扣折徵之數亦不背

明詔可多得銀二十一萬九千餘兩以濟邊餉

一隆慶元年漕糧四百萬石奉

詔減折十分之三內除剡鎮本州倉原額三十萬石

舊例折色十四萬石本色十萬石又改撥天

津倉改免米六萬石及

頭陵承天二衛免運原議改折免運三萬七千七百

三十四石七斗改免一萬三千五百二十八

石三斗共改折米五萬一千二百六十三石

外實止歲運京通二倉免運米三百二萬二

千二百六十五石三斗改兌米六十二萬六
 千四百七十一石七斗通共米三百六十四
 萬八千七百三十七石內以改折十分之三
 計之該改折米一百九萬四千六百二十一
 石一斗以議單每軍該運正米三十石七斗
 二合計之該用軍三萬五千六百五十四名
 以兌運不標減存事例該每名每月扣糧銀
 二錢每年十二月每名合扣糧銀二兩四錢
 通共該銀八萬五千五百六十九兩六錢以
 每軍一名行糧三石每石折銀五錢計之該
 給銀五萬三千四百八十壹兩但於內有
 江北衛分減給米麥二石八斗二石六斗者
 大約亦該行糧銀五萬餘兩奉呈查先該本
 部議覆巡倉監察御史蔣機題為陳末議申
 漕規以裨
 國計事內款開補缺舡以濟糧運將漕糧改折應
 減運軍行糧及免改米席板枋木輕營等銀
 照數折追一同管解漕司以備補造缺少淺
 舡題奉
 欽依去後今該臣查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內該
 本部會議准漕司條陳款開議補缺舡以濟
 全運乞留河工銀兩補造舡隻原係輕齊銀

兩每扣耗米二升折銀一分歲得餘銀二萬
 兩已經題奉
 欽依自嘉靖四十五年起至隆慶二年止應徵河工
 銀兩准留三年收貯准庫補造舡隻去後本
 部失於查明參酌議處以致復將改折輕費
 席板行糧等銀又行盡數准解漕司補造船
 隻之用似涉太多其減存料價又失開議今
 查九邊民運以隆慶元年奉
 詔蠲半少銀數多乞如臣今議將輕齊席板等項總
 算折徵每兌運一石徵銀九錢改兌一石徵
 銀八錢解赴太倉庫查扣撥濟邊餉其減存
 糧銀兩與行糧扣價約共一十二萬五千五
 百六十餘兩內扣三萬五千五百六十兩遵
 照巡倉御史原議摘解漕司湊前原議河工
 并嘉靖四十二四五年三年減存糧銀查追補
 造船隻已自有餘外共十萬兩仍通查確一
 同漕折銀兩解赴太倉庫接濟邊餉但在外
 省府諸臣一聞改折遂將應撥運糧軍項不
 行取補則月糧無支而減存料銀置之停閣
 且運行糧南京各衛例該水次倉支給其餘
 各衛所俱於本處倉分及准徐鳳陽等處支
 給勢必推延仍合嚴行漕司并行各衛改

折十分之三照依上年全運撥派各該衛所定數造冊發各省府州縣照例查覈追納徵解庶不悞事而可期實用

一南京兩總每年例該撥運江西浙江二省糧米各十萬石以資三三輕費幫貼之用計江西十萬石約該漕軍三千二百餘石各旗軍行糧皆例於本衛造冊赴江西水次將該省額運南京倉米內坐支每名三石約該行糧九千六百六十餘石每石例該折銀五錢外應扣脚耗銀三錢名曰行糧扣除共約該銀二千八百九十八兩合應照數取解太倉庫接濟邊餉其浙江十萬石旗軍行糧查果在有司坐派南京倉米內支給亦照行例一體查扣解部

一南京上元縣庫見貯南京都察院項下贖贖銀一萬五千六百七十三兩九分零戶部總巡郎中項下銀二千七百六十一兩九錢五分零刷卷御史項下銀二千八百三十二兩二錢一分零江寧縣庫見貯南京都察院項下贖贖銀一萬二千四百八十三兩一錢一分零戶部總巡郎中項下銀八千五百兩四錢九分零刷卷御史項下銀五千二百五十一

二兩八錢六分零二縣寄庫銀共四萬七千五十三兩六錢九分零除南京都察院量存十分之一合取解二萬五千三百四十五錢九分其總巡刷卷項下盡數解部共該銀四萬四千二百二十八兩七分

一各省并直隸府州所屬遞運所除坐派支關夫船外尚有額稅防夫每所或三四十名或二十五名本為交接防送巡軍囚徒而設今俱各舍長解及差壯快人役管解並不用此役皆多在司道府州縣衙門供役打差相應行撫按衙門盡數查出革去將隆慶二年防

夫徭役銀兩通行解部接濟邊餉

一各省并直隸府州縣各編有民壯快手機兵等役及各巡檢司弓兵皆本以護守城池及巡地方等役近來因循習弊多不操練皆在州縣打差撥送過客及司道跟用合無行撫按衙門各照額編原數每十名查扣二名工食在官革去募役通將扣過名數及原額若干造冊一同解部以濟邊餉

一醫獸之役原為聚牧孳生馬匹而設今駝騾馬各派卷寄民間自行餵養牧馬草場又聽軍民耕種另行收納租銀並無千百成祥放

牧何用警獸在官而各州縣猶照原額係編前後歲解太僕寺作為公用支費似出冒濫合通行該府州縣但有額派係編前後者俱各查追役銀類解戶部大倉庫充補邊餉不許解寺仍行各該撫按衙門清查永為歲用開報

一各處攢造稅契銀該本部原行查解並無十之一二而各處稅課司局皆徒存虛名俱係州縣私自徵收牙行稅銀今查止順天府武清縣歲解商稅餘四千兩張家灣鹽商牙行五百兩其他如徐州有一千兩淮安府一千

餘兩近皆奏請 聖裁

一京師積蓄全在太倉嘉靖二十年以前在倉糧米尚有七八年之蓄今止二年餘矣不無可憂蓋皆緣嘉靖二十年以前因邊餉缺乏議行改折後又累次充運遺鎮及河阻歲災倭警燬船各因而議折以致月漸耗少若不

自今議行積貯則七年之病而三年之艾終不可得矣向者漕糧四百萬石內除劄州三十萬石係原議外其三百七十萬石皆應盡

輸京通二倉計一年除二箇月折色外該歲支二百六十七萬石猶有一百萬石存貯似

有三年之運而餘一年之積也今自嘉靖十一年以 顯陵承天二衛兌運改折又於嘉靖二十九年北虜侵犯改撥劄州班軍行糧及昌平密雲二鎮糧餉共去二十萬七千三百四十四石六斗遂習為例在昔既以改折

空運而耗減在今歲收又不查復原額則後各處有水旱之災日亦不足矣是則今日之所當議復者也

一湖廣荊州安陸二衛改

顯陵承天二護衛兌運當矣而船米則宜灘派之各總衛所代運不宜改折以虧原額也以湖廣

之三萬七千七百三十四石三斗改折猶為有說而江西之一萬三千五百二十八石三斗偶緣是年派二衛兌運因而槩之何也是皆原議未妥相應改正仍復本色行漕司分派各總輪運

一薊鎮撥漕糧充班軍行一萬二千一百四石七斗原非舊額出於庚戌年虜邊義撥本出一時之事因襲為例則謬甚矣夫班軍惟兩京在外衛所分班入衛者則有之在各鎮則惟圭客二兵雖調用班軍其行糧亦令作客兵內會計為當况該鎮二十四萬石漕糧本

色原額既以改折十四萬石又何必取此本色以虧大倉之額相應改正輸納京通二倉其缺之前額軍餉改作客兵半例內會計加發銀兩可也

一密雲鎮近撥漕糧十四萬一千八百一十石八斗昌平鎮三萬九千二百七十二石五斗俱非原額亦皆始於庚戌之警言共該漕糧一十四萬四千八百三石三斗歲撥山東河南二省兌運水陸輸納官軍其亦有累臣先任漕運都察院曾建議寄國通倉本部委官另行轉運者只為恤在運官軍之困尚未及為

大清高宗純皇帝卷五十五

二十五

儲蓄深長之思也今照太倉歲積不前相應依舊改在京通二倉上納以足原額其昌密二鎮軍餉照數議行比照大同事例於隆慶三年為始預發銀兩於秋收之時委官抵石糴買上納昌密二倉庶可復歲收原額三百七十萬之數縱有拖欠一二十萬石每歲多此二十萬糧則漸漸充裕而三年之蓄可必矣

一臨清德州二倉原係本部題差主事監收糧米以前皆有數十萬石之蓄後因倉攢守支告難又各差去主事避嫌不肯發銀糴買漸

亦減少本部以前諸臣因見發還銀兩不敷又歲各取解十萬餘兩抵數以致今蓄積無多臣思此二倉皆在運河之北相應議復原額於隆慶三年照例積貯萬一河道有阻即此亦便於轉運

京師則有備無患而不至於坐因矣

一積蓄之務本以虞今日倉庫多虛在在告乏又節以水旱兵防之故在外者奏乞停徵在內者奏乞多發每至撥括無遺別無善後良策不知夏秋稅糧額數之入已定而今歲出者至增數倍而難繼何能有餘若預備倉

大清高宗純皇帝卷五十五

二十六

祖宗之制甚周乃今奏行者多不究心遵守徒為虛文一遇水旱輒行

請發內帑失量入而出之規非居重馭輕之勢年復一年將來必至不能救藥矣蓋邊鎮之會計雖講而兵馬未覈出納未清無以時勢陵夷屯牧不脩大非往日之舊而因時酌損以就中振作量劑其出入者則在今日宜亟行講求者也於在外預備倉宜申明

租下之舊制查議先後所因車者而詳計之戒飭有司着實查行則亦庶幾有備於外而各處或遇有水旱之災不至束手無策而皆紛紛仰

給於 內帑矣

一 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此
生財之道萬古不易也而在今日之勢有難
言者美昔人謂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雖
欲無饑不可得也今則一人耕之不止於百
人聚而食之矣九邊之兵馬比

祖宗之舊增添數多而歲派民運錢糧止是舊額而
又加以征調客兵之費日亦不給且秋青屯
糧漸以耗減無徵欲量入為出而勢不可得
者况四方風俗民情日以奢耗而務本者少
作無益害有益者皆未之察費出無經而官

民糜費今欲變今之俗由古之道不去冗食
節浮費不重守本課農桑務本業不得而更
化也今農官有專設營田有重委

朝廷非不留心於此也而無實意舉行之者故未
見有可績之效則庶而富富而教崇本抑末
制節謹度以量入為出者則在內外諸臣竭
心一體以圖報勵有為於今日而后戶部始
得而平量劑之以調其盈縮也不則終於
揆括計窮而救藥無術矣以上所議臣所謂
慮遠圖者以此但生財積貯究極本源消內
外一體着實施行而后有濟至於冗役冗食

之費累經建議輒復停寢而邊鎮兵馬添增

數多秋青屯糧減少無徵皆非

祖宗之舊清查覈實酌損革興天下稅糧原額已定

邊餉不敷從何區處通候該部院科道諸臣

議開另行題

請至於漕糧改正欲自今為之則又以奉

詔蠲免歲用不敷無銀糴發其前應復舊漕糧乞於

隆慶二年會議定擬其糴買事宜乞於隆慶

三年查照施行伏乞

聖裁

隆慶元年九月十六日奉

書嘉隆紀抄卷十五

十八

聖旨這所奏都准行你部秉還行與內外諸司各要

實心經理樽節以濟國用

吏科右給事中臣劉體乾謹

題為財用詘乏懇乞

聖明特 賜節省以足

國裕民事臣惟近自北虜陸梁肆為不逞

陛下赫然震怒爰集義帥奮欲有大舉而捷伐之

一時國計所須往往告乏顧各該建議諸臣或

欲徵歷年之欠戶或欲加數省之賦額無非以

供億既繁調度莫繼遂為一切不得已之計

姑以紓困急佐經費也臣愚不知生財大計但

聞之宋臣蘇軾有曰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所

謂豐財者非求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

而已由軾之言觀之則今日之事不在於經餼

之紛紛而單冗吏清冗費乃當今理財之第一

義也臣不暇遠考臣嘗見原任禮部尚書霍韜

之奏有曰我

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矣合文職計之蓋

已逾十萬矣此固韜之言也猶自成化五年以

前者云爾也計之於今則歷年邊功之陞授勳

貴之傳請不知其幾是武職又不止於八萬矣

各衙門之添設大臣之恩廕不知其幾是合文

職又不止於十萬矣臣以是推之成化五年之

吏視洪武初年之吏為冗今之吏視成化五年

全宋陸游抄卷十五 十九

之吏為尤冗也遠而擬之宋制止二萬四千餘
員唐止一萬八千餘員漢制止七千五百餘員
與唐虞之建官惟百夏商之官倍用又奚啻倍
蓰不但此也他如內官閹宦之收入者漸廣未
有底極錦衣衛官之

奏乞選充者漸多未有限制中書科等衙門乞

恩帶俸者漸濫未有區畫極之而禮部之譯字生鴻

臚寺之通事序班光祿寺之厨役

神樂觀之樂舞生內而各監局之勇士匠人并寫字

及以大工除者其間狐媚猿攀透轍不一蠅營

狗竊窳窳且多臣不能悉舉蓋已萬萬於

祖宗時矣是皆張口待哺以仰給於

陛下者也且如勇士匠人至賤者也勇士每月則有

月糧一石馬料豆九斗穀草三十束匠人每月

則有月糧一石直米三斗五升所費固已不貲

至于一官則有輿隸廩祿之類所費又不止此

也其所以糜爛其財賦者豈少者哉臣又思

之土地猶夫

祖宗之土地戶口猶夫

祖宗之戶口也賦稅猶夫

祖宗之賦稅也獨至於用度乃百倍之是其所入者

少所出者多譬之富室大家生理猶前而窮客

全宋陸游抄卷十五 二十一

之資廝僕之費視前及侈則千金之產有不索然而罄者哉此其蠹

國耗財之原所宜痛懲而亟罷之者也不此之求乃於憔悴無聊之民而屑屑取盈焉此臣之所未喻也臣愚伏望

陛下勅下各該衙門除見今聽征官員并在營軍士

不查外其餘內外大小衙門一應冒濫倉糧及前項人數逐一查議何人應存何人應革扣算定擬停當備造文冊 奏繳仍乞

明詔務從簡約庶見為 國節省之意此臣之所謂

單冗吏者一也臣近又查得光祿寺卿高澄等

題稱本寺所費錢糧自嘉靖元年至十五年積剩銀不下七八十萬自嘉靖二十年以後本

寺供應日增歲會銀兩又多拖欠以致不且等情臣近又查得本寺進

御果品項原無定額臨期止憑內官小票數目交納及果品既進小票隨即取去明日內官又復以

昨日所進者竟與本寺行戶以備上納臣固知

聖明節儉之意然始如一而所以有前後多寡之異

者因內官之濫漏乾沒於其間也蓋其經制之初

有品度其供應之際自難以稽查以本寺諸臣不敢問其真偽不敢辨其是非而會焚之

徒得以自便而自取矣臣不意

老弊在上憂時惜費日有孜孜而若等之嗜利行私其無所忌憚者一至於此也然此但有自光祿寺一處言之其他供應等衙門中間轉移侵盜尚有未易悉數者臣嘗讀周禮見周公於凡王之饗膳酒醬之物次舍喪服之用一一為之度

數而又於歲終大宰以九式節財用蓋亦聖人防姦之微意也臣愚伏望

陛下做成周之典 勅下禮部將內外各該供應等

衙門所用品物錢糧再三酌議如其衙門日合用品物若干通計一年合用錢糧若干開具

明白 上請裁定著為令典每遇年終仍選差科道一員逐一查盤

奏繳以防冒破如此則豐約有正數取之者不得而妄取盈縮有定規供之者不得而妄供而糾

察會計之事又得以行於其中則沉匿掩蔽之患自無所容而帑藏之貨賄將見其有餘矣此

臣之所謂單冗費者一也二冗既除則事之害財者去害財者既去豈財者自至而徵欠加賦

之事可無講也該者謂臣等所見或非拯溺救焚之策臣則謂二冗之除慮在奉行者之未得

其人耳若果當事大臣直能仰承

德意悉力奉行則所省當不下數十萬金朝馬在彼

能省數十萬金之費募馬在此即得數十萬金之蓄見效甚速為力固易民既不擾國亦不乏也且月計不足歲計有餘一月既有數十萬金之蓄一歲常有數百萬金之蓄是所謂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如之何而可不行耶况今天下府州縣百姓資產蕩析邑里蕭條嗷嗷之情大非前日而所在官司急於督併然籌楚不勝之際固不可謂全無欲辦之心而死亡不贍之餘亦難保其必有可完之理則亦徒掛簿書刑罰而已是節用愛人之道

全唐書卷五十五

二十三

臣固不敢於此時諫為迂闊之談而目前辦幹之圖臣亦不敢盡以為得也即使久戶徵馬盡如諸臣之議而冗吏之聚而食之者如故侵費而盜之者如故則亦無異乎世之所謂揚湯止沸者如新不抽沸終不止揚之何益臣固知於徒虛匱乏之患無補也且此輩皆貪饕無厭之徒俸門既開必至侵淫未已將來之吏能無愈兄於今日者乎竊竅未遂必至泛濫無極將來之費能無愈於今日者乎而百姓之欠者從而益欠加者難以復加雖有百劉晏者出何以為措手之地耶故臣敢謂冗吏既革冗費既清

雖不徵欠戶不加賦額貧可使富也不革冗官不清冗費雖欠戶日徵賦額日加富可使貧也臣愚懷愧尤望

陛下念時事之多艱憫生民之未遂節省一念斷在必行中飭各衙門當事大臣務要著實舉行毋得陰為庇護就延時月曲示包容相惜顏面使此輩當緣倖倖以圖苟免中間如有此情弊及應革應清相干衙門人役敢有推調抗違并鼓動浮言陰為阻壞者許臣等科道訪實奏奏治罪仍備論京城內外諸司除事干緊要軍務其餘一切不急之需併從裁減如是則

全唐書卷五十五

二十四

國豐而裕無功不成士飽而敵有戰則克蠢彼醜虜情宥之則為舜格有苗不但如漢文帝不有則為殷之鬼方不但如唐太宗進退伸縮無不在我業隆湯武功光

祖宗顧不長以示天下垂後世也我使失今不圖悔將無及臣恐敵人無歲而不入則邊備無歲而不嚴邊備無歲而不嚴則錢穀無歲而不費府庫已竭而調度方殷根本已空而盡耗不止如不幸而加之二三百里之災或連年之缺財已盡而計窮敵已至而力屈殆有不能不重煩朝廷之憂者矣是豈容臣等悠悠拱默坐視之時

平臣是以不辭固陋條例

上陳伏惟

陛下憐其迫切不容已之情赦其冒昧無所知之罪

留神採納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嘉靖三十年二月初八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嘉隆抄卷五

二十五

陝西道監察御史臣黎貴謹

題為重國計以保盛治事臣聞古者三年耕必

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無三年之

蓄者曰國非國也以臣觀今日京師困竭已不

不可言而各省三邊亦皆動以窮告一有盜賊

水旱師旅之興輒東那西補或借發

內帑或橫歛民財猶不足之權如此一年且不足矣

安望其有三年之蓄乎此天下治亂所繫

國家命脉所關蓋不輕而重也臣請借小以喻大

今有中之家歲收百畝之入以供公家之賦

下以為父母妻子之養善為家者必先預計入

之豐約以權其一家之支費晝夜思之吾家歲

入幾何為費幾何其合營辦者何業合裨補者

何缺然後取之無窮用之不竭不善治家者反

是矣今朝廷制天下之用未必如人之慮家

而又承正德靡費之後安得不困竭乎臣姑舉

一二言之如國初所賦夏稅麥四百七十一

萬二千九百石今所賦四百六十二萬五千八

百四十三石國初所賦鹽米二千四百七

十三萬四千石今所賦二十二萬二千

三百七十四石而宗室之番官吏之冗內官

之繁軍士之增及凡百支費視

國初不知幾倍蓰矣以賦入則日損以支費則日

加雖巧者莫知為策矣不知

陛下當如何而慮也臣愚願

勅下該部使詳考 祖宗初天下賦入若干

上用若干 宗室若干官吏若干內臣若干軍士若

千及凡百支費若干所餘若干正德年賦入若

千 上用若干 宗室若干官吏若干內臣若

千及凡百支費若干所餘若干有無與今日賦入

之數仔細斟酌何者當益何者當損逐一定為

經制以十分為率幾分供 上用幾分供

宗室幾分供官吏幾分供內臣幾分供軍幾分供

不時之費又餘幾分備盜水旱師旅之用幾分

備遞年拖欠或特行蠲免之數將來

宗室日蕃祿食如何而周官吏內臣軍士日增用

度如何而給倘有警急如何而可以轉移相濟

如何可以裨補無缺一區畫

上請特加裁定永為遵守以後逐年將內外之費用

及見在或有餘或不足之數總為稽集半年一

次奏一聞則

陛下自知賦入有限而費用不容於不節矣然其數

散在天下逐時收支增減不一未易以考也必

如成化年間事例今各司府所屬一應係官錢

糧每半年一次查算分別舊管新收開除實在

造冊仍要見實在庫銀若干何項應解京何項

應存留支用倉糧若干每月官吏軍士等項該

放若干約量可足幾時支費此外尚該若干有

餘可備盜急如有不敷亦明白開報上半年限

七月下半年限次年正月順差舖馬人役照地

遠近定限送部查考所司敢有不依限次造報

及所報之數不實將經該官又行巡按御史提

問如此則所賦與所費之數如指諸掌矣雖然

臣所言者節財之流耳所以害財之源則復有

說焉大率由拖欠侵欺之弊壞之臣嘗差福建

刷卷查盤稽考各屬拖欠侵欺之數以一縣周

歲計之大率四分甚者五六分一縣如此天下

可知其弊又由近年為令者已完糧未完糧皆

未考滿皆得轉遷是以人無勸懲因循苟簡自

謂三年一陞例可立待一應錢糧無復查理致

使小民拖欠侵欺百弊並集及上司督責一時

掛捷逮繫死亡相繼非徒上損

國用抑亦下傷民心臣又願

陛下特勅該部再為議擬除以前

詔旨應該有免者盡數與免以後嘉靖二十年為始

查照節年題 准追徵事例通行嚴加申諭守

令務將一應錢糧依期追徵仍令考滿之年申請布政司查理任內錢糧果完方與轉呈撫按覈實給由及起送吏部之日再行戶部查單相同方准復職如未完及捏報者吏部查出即行降罰雖有他美亦不准陞扶同保送官仍一體問罪如此則守令之官皆知安於久任注意錢糧拖欠侵欺之弊可絕期以十年日增月益而財不可勝用矣

嘉靖二年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吏科都給事中鄭大經等謹

題為酌議任官事宜以少裨

國計事宋臣司馬光嘗謂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

在官則在民言不能兩利俱存也方今

國儲內匱官帑之搜括無遺民病誅求海內之虛

空日甚既不在官又不在民矣母乃屯政不脩

而財源日蹙邊儲加益而覈實未嚴以故歛之

甚勤取之盡法而時艱無濟也屯田之法專官

而經理之矣查覈之令詳議而布告之矣所以

開財源節財流者亦既講求脩舉孜孜不暇逸

矣第善政脩復于廢墜之餘奚濟燃眉之急切

實稽檢于尺籍之著難窮影射之奸近聞戶部

題每年正額缺至一百五十餘萬此皆張口時

哺不容一毫虧欠不容一時稽緩者也夫以

國家全勝之天下四海雖多放尚稱又安財用缺

乏至此萬一不逞之變突出不虞潢池之警忽

生意外財用所需為第一急務者何以應支豈

直諉于難為而遂已之乎及是時正宜悉心區

畫通融酌處若恬然不恤坐以待之無異燕雀

晏然于堂室之安者其害可勝言哉臣等待罪

該科任人事宜職得與聞故據臆見用備采擇

少資 國計諸凡職掌所關者俾令各

蓋時務所急莫先于此而芻蕘畢集庶或有裨于時艱之萬一也

一曰重推務我 國家通商裕國凡財貨舟楫會同之所置關推稅部臣專

勅往督之蓋取商賈之纖微以資

國用重本抑末之意亦行乎其間幸來當事之臣

固有潔已澄源通商利國者然操柄行私義法干紀者亦往往有之夫關市之設取之民者已無遺利乃不盡利于

國顧充嗜利者之囊橐亦甚矣近年題

准輪差府佐一員監收防範亦云密矣但委官通判

嘉嘉格疏卷十五

三十一

部臣不肖者少假體貌既甘心以聽而不復計

其視錢糧掌於部臣委官不與名雖監收實無稽檢近日九江鈔關主事楊柟稍不降節通

判郭希泰劫制之因得所侵匿不下數萬在他關務尤可類推夫當

國用匱乏之時顧以自然之利不充公家之費而

以資墨夫之貪良可痛恨茲欲益行加額必至

橫征而無藝欲折衷定數尤恐膠柱而難通其要在乎得人而已故必擇部臣清望有聲者不

必拘于主事不必限于一司而部之日聽堂官考察一如御史出差回道之例果操持堅定賦

倍往時者咨送吏部陞授憲職京堂官以示風勸各府委官輸差推官一員每委更易循序遞

差不許推諉在部臣止據所報定稅商人執票

赴委官上納稅銀寄頓府庫積至一季通查傾銷該府掌印官年終類解既不得增添以浮于

數亦不得減省以要于民彼此互稽雖無定額

而有定數至于相見儀節酌為定例以便遵守庶賢者得以自白其心不肖者亦以有制而不

敢放肆美各該地方抽分小稅所在巡按通查附報各差部臣一併類解敢有仍前乾沒者聽

巡按糾治以懲不恪蓋與其括索無告之窮民

嘉嘉格疏卷十五

三十一

不若因自然之利加處治之法着實舉行未必

無資于 國計也伏乞

勅下戶工二部查議通行適因考察各差部臣諸涉

瑕疵者斥調降謫不少貸既足示警矣工部主

事揚時喬操持潔白後先莫並所上權利事一書是占素養若不稍加優處無以倡率將來伏

乞 勅下吏部將揚時喬別改清職以示表異

部臣不職者回部考察即行處分不俟大計以定去留如此則勸懲不惑而人心競勸矣權務

之不可不重者一也

二曰革冗員我 國家因事建官宜無濫職可

裁矣但各衙門事務稍簡而員額浸多因事增置而添註如故匪直屢祿之虛糜事體亦未為妥順也內外各衙門咸有可議者羊米錢糧詘乏屢行裁革報到裁減官員率多雜職儒官所省幾何徒滋繁擾在京各衙門各俸新皆出州縣徵解以充減一員省一員之供應大者姑未論即如兵馬指揮一員約計俸薪五十餘兩每月額設弓兵七名或八名約計工食銀五十餘兩每城革去三員可省銀一千五百餘兩即此推之凡京堂部屬監局衙門事務簡而員額多者通行查議南京各衙門事務簡而官全設者乞

三嘉隆疏抄卷十五 二十三

轉行南京吏部將各衙門量其繁簡悉從裁酌員下俸薪勒限停征庶寬一分之惠近有在外革去訓導揭稱所革俸資無從稽考夫省官本以省費而漫無究竟如此合無通行查革已征在官者作正支銷不得仍前埋沒兩京衙門裁革官員及裁省俸薪

勅下該部一併查銷庶官有定員食無冗費而于國計未必無少裨益矣冗員之不可不革者二也
三曰併差遣夫奉
天子命以有事地方凡以按歷觀風拯民疾苦職任不同要在為民則一事有定員事不可更置也

邇來緝節侈于儀文生民疲于奔命奉使輒跡繚絡道路迎送之擾供億之繁當事者雖日勤裁省而

制使大吏統舉動體貌自別勢固有不得不然者比年歲不告登民力稱竭若不及時通變非所以廣德意而適時宜也姑以直隸言之臣曾任順德府推官每見巡按苦于無事可為而各差巡歷者一周覽間事務畢集夫直隸僅八郡耳實不逮一大省巡按者二而各差胥得按歷之臣愚以巡按可以兼八郡而兩防閱武巡閱二差乃其專職巡按可無與已至于各差事務可兼

三嘉隆疏抄卷十五 二十四

者通行酌議稍加裁省南直隸及各省兵備屯田水利等差可議併者一體裁酌至于先經有事地方添設兵備事寧之日相沿之日尤屬贅員至於各府通判多至二員三員者通行酌議可革者革可省者省不惟供費之節縮足以紓民之力而繁文既除亦可免多事之禁錯矣至于禁止迎送之際尤宜一併申飭庶官省而民力可甦事省而官屬無擾矣均乞

勅下部院從長計議以紓
國計差遣之不可不併者三也
四曰催勸報夫徵食之禁不嚴則民生奚賴查

勸之報不結則文具徒施過因貪黷日熾凡撫
按糾劾有司擇其甚者欽奉

明旨提問追贓以禁貪黷以衛民生法禁亦嚴矣完
銷者十無一二玩忽故縱沿習故事者相望焉
殊非所以重法紀而昭官戒也伏乞

勅下都察院通行查檢近年行移提問勘合完過若
干未完若干監追贓銀完過幾分未完若干逐
一查明行各該巡按衙門嚴限完報及遵照近

日題覈輸運事例速行歸結則法令之布既足
以昭大信于天下而剋剝于民者亦可取之以
償于民也差內追完贓銀揭報該院以憑稽考

間有事由誣捏罪非自致顯有的據者亦須明
白開豁奉

旨定奪毋重相徇之私而忘大公之義均乞一併通
行庶事有歸結而法無枉縱勘報之不可不催
者四也

五曰酌開納夫治經事貴通變酌而行之惟其
宜焉耳方今財用匱乏是歲計不足之數毫釐
不可缺者及今若不措處而倉卒為計惟有加
賦一節為足以救目前之急竊恐邦本所在關
係匪輕羊來兵餉之加倍于常賦而水災旱寇
無虞無之小民亦嗷嗷待賑于上矣若剋肉充

勝氣息雖存而大命隨之其何能及哉近因

帑藏空虛專官括索毫髮靡道而州郡所積盡行

徵解無復有存焉者矣夫名器不可假人而鬻

爵非盛世事少知治體者孰不知之臣愚以天

下事執一者難以達化通變者所以趨時方今

民生困竭與其括待盡之民以傷

國脉孰若取有餘之民以紓

國計者之為得也我國家任官之法極為詳悉

始焉官不輕授而考選之必慎有司小吏少有

不職監司者隨以法繩之未嘗假借以恣縱其

不肖而黜逐謹責未始姑待于三年之後也夫

親民之官不得而輕授矣開曹散局似亦可行

也品秩之崇不得而濫加矣空名虛銜似亦可

與也伏乞 勅下該部通行查酌可無碍于選

法者量行開納要亦特詔而通行之以權取之

于民而無損于民者也此開納之所當議者五

也凡此五者事非常經裁之可以善治時當變

易措之是以宜民要之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

賜省一事則 國受一事之福其于

國計未必無涓埃之助也伏乞

勅下部院一併酌議見之施行臣等不勝願望至于
根本所在日望成

皇上崇儉德以先天下諸凡上供錢糧支一二

者勅下該部查照嘉靖年間事例量行折色

或三年停止或間年一行一通融之間而價之

以濟民困可紓矣至于服飾器用尤宜節儉以

昭令德方今天下名雖治平而財匱乏實有莫

測之憂宵衣旰食此其時也尤望我

皇上亟加之意臣等不勝懇祈之至

隆慶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嘉隆疏抄卷十五

三十七

戶科都給事中臣李邦義謹

題為仰體

聖心敷陳愚見以圖國裕民事臣等切惟食貨者

王政之所先積貯者天下之大故周官嚴九式

之條而王制重九年之積蓋以量入為出酌盈

濟虛誠有天下者之不可以一日不講也近蒙

皇上軫念積儲匱乏特

諭計部以處理充蓄之計仰見

聖明憂國憂民之盛心凡有見聞皆思所以贊

廟謨於萬一况臣等特罪該科與聞

國計者乎但錢糧之數目浩繁而出入之頭緒紛沓

有未易以旦夕曉者昨見該部條列八事以上

亦可謂幾於詳盡矣然臣等竊疑之見再四訪

求猶有一二可以引而伸之者敢甘隱默不併

為我

皇上陳之臣等切惟理財之道莫過于大學一書至

謂生財之道則不過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

之者疾用之者舒而已而唐臣陸贄亦曰生財

之豐歛在天用財之多寡在人節之雖虛必盈

不節雖盈必竭合而觀之則開其源與節其流

理財者舍是無別法矣方今山林川澤悉入

徵輸夏稅秋糧各有歲額舳舻千里運糧為生

其所以充邊儲而供

國用者既有成規矣頻年以來倭虜為患此外復有坐派之名養馬養兵之費而當事臣工權宜議處至於贓罰商脫寺產事例度牒引錢所以搜括之者亦既無不盡矣况今閩廣鋒鏑之餘殘傷未起淮徐荒歉之後逋逃未歸而江之在山之東亦且以水溢旱乾紛紛具奏則聚財之法誠不可以一毫復加于民者矣然則處理充蓄之計舍樽節其何以哉昔人論節財之法有謂在于軍冗負汰冗兵節冗費今之冗員誠不知其幾也嘉靖四十年為帑藏匱乏歲用益煩

嘉隆疏抄卷十五

三十九

該本科建白已經議革之矣然所革者不過務司壩驛之流以上曾未有一議及之者其為省能幾何哉茲且不暇遠舉即有錦衣衛恩廕之輩踵接肩摩各衙門帶街之官日增月盛是雖賞勞酌功之典所不容無而冒濫之費則不可不為之慮矣一澄而汰之或禁止之於後則所省不既多乎民出食以養兵兵出力以衛民此定例也况京師之眾皆取之於漕糧又率數石而致一石其徵解搬運之苦不論也奔何其事以易視之查得戶部所開月糧之數共該支米二十四萬五千餘石及查營操總數則至于九

萬焉其餘或係錦衣衛官校人等或係各衛所官吏勇士官攢人等或係各該匠役人等湊之乃合前數臣等訪得此項月糧弊孔甚多有以一人而每月包領數石者有以一吏而每月冒支數石者考求其故則以兵馬之實數司農不得而知也錢糧之出數司馬不得而考也各司止據衛所開來之數即以付之糧廳糧廳止憑各司所發之即以准其支給漫無稽考如此則以無為有以逃作在之弊亦將何所不至哉失以每月二十四萬餘之錢糧止養九萬營操有用之軍士而其不操之軍士無益之眾反從而兩倍之若是其謂一一皆充實用則臣等所不敢信矣伏乞

嘉隆疏抄卷十五

四十一

勅下兵部候各衙門遵奉

前旨將各項冒濫人役查革外仍要查核在京各該倉糧人數某項若干某項若干造為食糧總冊用印鈐蓋一送戶部一送本科查考如遇支放之時各該衛所造冊送司十三司領要數齊核實然後發之糧廳撥支其各該衛所官吏凡遇月終通將支過扣選之數齊赴本所註銷如或參差不齊虛應故事者聽臣等該科察究則冒濫者庶有所懲矣至于錢糧冗費近年言官已

言之屢矣而卒未收節省之效者其故有二握
韜鈴者或邊事未其諧一遇警報輒自周章至
虛實未探而調遣先發者矣有威望頗輕則參
遊等官各自主議有先發後聞而不可制者矣
若此則邊餉焉得而不費我不知按伏者兵家
之妙策向嘗責其不調遣謹調遣無非以節行
糧之妄費而已然均一調遣也行糧之支聞在
薊鎮則有百里外全支五十里外半支之例而
宣大等鎮則未之議焉或者非畫一之法欤邇
來宣大之費視他鎮為多未必不由此矣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嚴行申飭各邊鎮巡等官今後須要
嘉隆疏抄卷十五
明白哨探詳慎調遣其有不遵約束將領聽其
脂名察究其各邊鎮行糧應否照例查議則錢
糧不患其不節縮矣夫錢糧固貴於節縮而尤
貴於措處查得
舊制大倉解發之銀止以供客兵之用而主兵則取
足於民運以夫各鎮屯糧秋青馬莫等項湊給
耳邇來各邊多事以屯地馬草則稱拋荒棄置
久矣一遇缺之即行
奏討大倉如之何不告匱也近聞有能措處者將
無得草場給軍採打即役其力以修邊牆而人
不為怨者使人人效此則各鎮之中豈無一二

可以措處以少省大倉之萬一哉乞
勅該部再加查議移文各邊巡撫示以
國儲匱乏凡有地方可以措處如屯種馬草之類
不拘多寡儘力區處或於各年民運拖欠之中
設法督追完解以充下半年正項之用年終各將
措處過錢糧若干督撫過拖欠若干以上年為
額今年省數於銀若干造冊
奏報其區處督造數目過多者或
特加廕秩或從重獎賞則激勸之餘孰無公家之念
誰無共濟之心雖不敢大望其贏餘亦可省十
百于千萬矣凡此皆臣等管窺之見瑣屑之談
嘉隆疏抄卷十五
無非欲省一分則裕一分之意至於轉移運用
之大則惟在於
聖明留意焉耳再照
國計須相事宜手之腹心元係一體則視之誠不
容有二焉者近有淮徐等處水旱為災十室九
空逃移過半其糧運之額俱累見在人戶包陪
官軍師生俸糧已稱數年不給其艱難之狀悉
具撫按疏中亦臣邦義夏問差回所目擊者今
欲 奏留商稅與改折二事誠知其萬非得已
而該部靳弗全與豈非以
國儲為重恐開奏改之門雖知其急未暇理與然

臣等切伏思之淮徐之地糧運之襟喉非他處可比其荒歉又為數年之積患亦非他處可得而同也失今不處誠恐枵腹之久或有脫中之呼其於糧運關係不小是不可不為之慮也况開商稅數十年米原係彼中借支之數即全以與之亦不過歸其故物已耳運糧必不可折亦當權其受災輕重量准二三年仍行漕運衙門嚴督折銀完解以充軍士月糧正數則公私兩便而救數望救之眾亦且幸寬舒於目前矣至於招撫營田一節事本堪行然非得人以任之茲有能濟者臣等訪得漕運巡撫王廷素滌清嘉隆疏抄卷十五 四十三修亦稱簡靜但處理通變之才原非所長當茲嘉隆疏抄卷十五 四十三多事之時兼此重大之任豈可以因循坐視者伏乞

勅下該部查訪如果臣等所言非謬將王廷改之別用另推幹濟有才望者代之至於所屬府州縣官亦須另行撫按體訪精力才幹者調用庶地方得人而招採有道輯寧可望而運道無虞矣

嘉靖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戶部看了來說

南京刑科給事中臣駱問禮謹

奏為懇乞

聖明定經制以裕財用事臣惟今日之所缺者非財

用乎憂其缺則思致其盈

陛下之所以朝夕軫念而大小臣工所以仰承

德意者非節用乎然九重之尊

萬機之繁四海九州之大非節揮可見即

陛下欲刻意崇儉辭度欲勵行狗國將自何處始今

上下大小之用習為故常即一事少缺人且歎

歎不曰廢罷則曰固陋不曰天下之大何必惜

此小費則曰一人之見欲以亂此大經不惟拘

常者不知變通之計而當事者亦無以自解於

眾人之口哀益失宜措置乖度從而反費者有

矣蓋自古帝王之治有一定之經制布在方策

班班可考人惟不察故茫然莫措手足然舉而

言之則人又將笑且謂緣其言本五尺童子所

共知者而臣率爾言之以為獨得之見豈不迂

腐然自古帝王經制之猷節儉之實卒莫有此

出者又安能別求其說是以不避譏誚為

陛下誦之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

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軍入以為

出嗚呼數年之外莫可加矣大學所謂財則恒

是者即此而已宋臣蘇軾所謂萬世之計者亦此而已今誠急舉其議

勅下戶部統計天下一歲常賦之入若干析為四分存留其一以三分待國用又計一歲所常用若干如其處以其事用若干其事以其人用若干開立前件彙為書冊分布大小臣工使各出所見其項可去其項可減詳議所以陸續

奏送然後會議畫一其項果可去其項果可減其項雖不省然比之其項猶在可已不拘於故常不牽於眾論去冗剔蠹必就其三分之二數而後用而

嘉隆源抄卷五

四十五

陛下亦愈自節抑以下為蒼生上為宗廟中為社稷苟可省者不以崇高自憚則經制之要節儉之

實同符帝王兼舉經傳所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者庶其在此何者蓋統天下財用之數合天下眾人之見使同酌其所當然同識其所以然而後適於儉則不惟當事者確有成笑不至倒施而居常習故者亦知言不得已之意可無他議得時永久宛大地生一世之財自足一世之用今取民之法無所不周不必更制其入誠制其出決無不足於用之理唯今舉動率非祖宗之舊而於帝王量入為出贏一用三之意漫不

加省故陵夷至此誠宜操切振勵而亟返其道

則真始也雖若固陋急迫不足展舒而久之漸

安迨其後則豐亨裕大之勢將有不可勝喻者

孔子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蓋均無貧

智哉斯言誠以孔子之意行古家宰之法成王

周公復生莫之或加矣然方今國計多若燃眉

而臣且為此書生迂闊之談非不自知顧帝王

經又節用之實莫能出此出於此則泄泄於始

敷敷於終無名之征刻剝之實苟可取辦一時

者百出不顧以驅民於水火反稟有新同歸於

救而國將不可為矣今

嘉隆源抄卷五

四十六

國家苟且之計不可謂不用矣以救濟之堂為錢

貨之地其始也不待其識者皆患之而今則有

識者亦視為當然矣市井無賴朝得十金夕可

舞文官府紈袴養繻目不識一丁是不履京師

而我然冠服且有官守之責名器之溢漸不可

長矣分遣臺臣括天下之遺聚之京師而不知

各郡縣先已坐置此等不惟蠹政於今書之史

策且將為後日笑顧猶可泄泄不為之所而欲

以苟且不終日之計圖其目前哉臣故不避澁

請為

陛下言之抑古者家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抄五穀

入歲歲有豐凶則入有多寡禮之大倫必與
上下故曰凶年殺禮誠不得已也今也歲無上
下一切均禮

蠲免之詔既不得不下則其不足之數於何取蓋此
財之所以愈匱也誠定為經制以常賦之三分
備用矣仍於每歲之終計其所入少加盈縮如
遇常賦不登則又當加損要不過其用三之數
蓋量入以為出而必不可量出以為入也魯君
問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曰盍徹乎自今言
之可謂無策矣然帝王經久為國為民之良圖
卒莫能外此臣故不避譏諷為

陛下終言之如蒙乞

嘉隆疏抄卷五

四七

勅該部議擬施行則其盈縮斟酌之間尚當冒昧一
二如曰書生之談必不可行也則亦當更求其
說如上下相顧坐嘆而已則日甚一日恐更有
不可為者臣不勝惓惓懇望之至

隆慶 四月十一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戶科都給事中臣張漢卿等謹

題為節 內費以重大計事近該

內承運庫署庫事司禮監太監梁棟等題稱急缺
金銀寶石珍珠乞要區區應用該戶部覆題梁
棟等自奏成造却混稱例賞及舉已往費用聳
動 聖聰冀圖多借查得本倉銀兩未及往年
十一已支過數計無所出等因奉

聖旨這合用錢糧你部裏還上緊通融計處進用毋
致缺少欽此又先該

內府供用庫署庫事

御馬監太監梁棟等題稱會計年例錢糧要將減去

嘉隆疏抄卷十五

四十八

三分之數暫於京庫粳米撥補該戶部題覆近
查內官內使人等實在食糧之數計支米石歲
額有餘若於太倉撥給是踵先弊欲將該庫見
在并解到錢糧通融支用等因題奉

聖旨這該庫糧米嘉靖元年減免三分之數暫准於
太倉給以後年分照舊欽此又該戶部覆奏乞
將該庫以後年分白糧務開倉糧的數坐派節
奏

聖旨糧米還照前旨徵派欽此臣等待罪諫垣職司

封駁竊見未便理難緘默夫人君宰天下歸
出入以理經費譬猶巨室治生必較收入多

以為致用贏縮苟有不足必先樽節若復浪費鮮不困踣仰惟

皇上登極實承彫弊之餘天下一歲之供不是一歲之用內比郡邑外達邊陲罔不置竭加以連歲災傷生民疾苦若卦

朝廷百凡度支賞予成造一一檢量多寡存舊裕

新徒欲傾耗府庫誅求小民以恣無窮之用恐非為 國家經常久遠之圖也伊尹曰慎乃儉

德惟懷永圖自古忠臣愛君率皆相用為戒臣等項見天象謫見地理震驚災沴頻仍財力殫

屈每有 上言輒望

大清高宗純皇帝御批卷十五

四九

皇上躬行節儉以圖富庶之效伏觀

綸音有曰躬行節儉朕自有處置又曰躬行節儉已

知道了仰窺

聖慈惜福節用無不拳拳特以職掌人員先意伺隙

肇啓侈端乃至誤蒙

聽納督責取盈臣等固知非

陛下意也且梁棟等以成造急缺錢糧奏行

進用是欲括戶部之銀也梁棟等以元年粳米減

免 奏行撥補是欲耗太倉之粟也夫

府庫之財孰非

陛下之財亦孰非供

陛下之用但戶部太倉 軍國重計京師百萬生靈

四方非時災沴各邊緊急調度一切干係儻至

缺乏何由支持竊度棟等之心不過緣以職掌

迎合 上意以取寵悅多積歲餘以資浪費豈

知樽節計量為 國家愛惜財用乎臣等見得

內承運庫自

先帝升遐之後凡豹房各處積年收貯并抄沒犯人

銀兩俱各運貯其中雖會奉有

詔旨運送數百萬於太倉銀庫收貯竟斬不采臣等

外間未知的數度其所積不為不多雖比年關

領成造鋪 官賞賜等項節有動支該部又經

供進三十六萬今未三年即已告乏支費之繁反

過 先朝夫以

先帝十五六年之積蓄不至今日三四年之

供用若不痛加裁省雖罄天下之力恐不足以資

將來之費也又查得

內府供應庫弘治年間會計歲用粳米止四萬六

千石正德年來

內府人員冗濫會至八萬五千餘石既經奉

詔查選減革又節奉

欽依事內一千員名原額糧米着照數減派必其食

糧人數比前漸少額供米石自當有贏餘雖減

免三分計亦不至多矣若能稍益積餘足可接

濟支費今又准令太倉撥補已為重冒若復以

後照舊徵派歲餘之數民何以堪大凡

內府運納錢糧小民十倍艱辛坐費無藝良可矜

惜經 國制用豈應若此夫

內庫不足取之該部該部不足取之郡縣小民小

民不足將誰告耶即今東南財賦之鄉

國家倚為盈裕疾厲橫作饑饉存臻骨肉相食既

已一面賑濟又復一面括索臣等竊為不可也

傳曰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今公

私俱竭既非在官又不在民徒以靡費珍巧之

且侵漁冗濫之手不可不深察而熟計也該部

剴切論奏豈固為吝借以違

上命哉 國家大計不可不深長慮耳伏望

皇上憫時愛物去奢從儉自 乘輿

御服以及 宮掖悉從節省一應寶石珍珠無益實

用悉行裁禁一切 賜予不必濫及其梁棟等

奏稱 尊上 徽號例賞內外官員銀兩動以

萬計見今倉庫缺乏地方災傷內外

恩賜通行停罷不必過費以益匱竭其

內承運庫見存之數務在樽節用度候至豐熟漸

次供進其 內府供用庫白熟粳米減免之數

仍查先年歲例全派及節年徵補拖欠之數通

融支用歲計有餘以續不足太倉撥補暫免撥

運以守舊規仍遇會計年例務要開具食糧的

數酌量派徵再乞將各庫前項經管官員

勅下司禮監通行查勘果於錢糧混舉增加道非啓

費即為罷退別選廉慎老成之人更代掌管若

祇緣供應過求附益亦乞

天語叮加戒飭令其協心樽節無恣妄費以遺罪譴

如此則

國計得制用之宜民生免逃亡之苦治安大計莫

重於茲矣臣等冒昧

上言不勝隕越顛望之至

嘉靖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知道了

雲南道監察御史臣詹仰庇謹

題為財用十分缺乏乞

賜清查欺冒以裨國計事臣惟理財者經

國之要務節用者為治之大端財不理則綜數無

法而無以開財之源用不節則侈靡無度而無

以止財之流皆非求安圖治之術也今天下財

用日竭而在倉庫空虛當事諸臣無計措處議

下群臣各陳所見以為經理之宜臣猥蒙任使職

居言官恨無濟時之策惟懷竊祿之慙每于奉

命巡視監局庫藏不敢不悉心盡職以負報稱謹以

得于所見有裨財用者于

皇上陳之臣于本年四月內查得內監銀糧浩大租

稅甚多其收納關支漫無稽考奏行大使李可

華查報去後隨據本司將本監收各庫廠作年

例買辦關領物料總數造報到臣仍批行再查

房租地租年計所入若干從何支用一併查明

回報開隨據內官監揭祖

先帝時凡遇傳報緊急細巧

御覽器物雀各匠攢修及時買辦進貢南方茉莉

香蘭草松桂等花木俱是

御前請出銀兩本監量為增添自隆慶元年以來

未前項傳造器物愈見精美而四時進貢花草

果品之類俱是本監委曲辦處止非屬廠費須

聊以濟急所以不敢言者別無他意蓋為節奉

傳造不係外傳此內監所切于忌諱者也如謂

地租者房租者或以楊村寶坻二處為言蓋二

處地方乃係河下稍低一澗泊所在原非版籍

民田案查成化弘治年間御馬監春夏收牧馬

匹本監題准採行蘆葦葦蓋

皇木之用每遇年豐收成之後量取此項以為盤運

蘆葦之費或云山西廠臺基廠等畔租者案查

先朝將本監在監年老內官不能供事者出居外廠

空閑餘地自行耕種以為優老之需日積月滋

漸為園圃本監量收地租輸之公堂以備儲飭

廠房之用如謂房租者案查隆慶元年九月內

該細瓦廠官呈稱本廠道衢高峻四面穢水灌

注主乞及時修理該先任太監李芳建議各官

協力修舉添造圍房每月量取房資以供傳造

之急又云如去歲成造圓鰲山添顧匠役買辦

物料所費不貲不敢明載如修理後苑藥欄欽

安殿觀花殿清望閣玉芳軒等亭慈寧宮花園

乾清宮擬設各樣南花松竹樹株及四時供進

時鮮蔬菜果品并修理南城河東金海亭軒龍

鳳船隻鞦韆架等項及傳造寶雕輝貼金雲壁

櫃龍箱擎臺香几等件及成造白玉石等盆俱
係本監委曲措處而于戶工二部並無干預也
等因到臣又據大使李可華申稱內開親詣該
監清查再三不肯開報但查得細瓦廠東西樓
房共一百七間南北平房共三百九間廠內房
七十餘間房租多寡不等每月計約銀一百五
十餘兩歲計一千八百餘兩灰廠一處內外三
小廠每月共租銀五十四兩冀廠每歲租銀五
十兩此特舉其可查之一二耳至于在外楊村
寶坻等處抽分清河猪房土城撞糠房馬鞍山
大石窩周口慈家屋琉璃局大石廠小石廠藍

靛廠

皇木廠共十四處則有地畝子粒抽分銀兩在京神
木廠山西廠鑄鍾廠臺基廠等重廠稻田廠揪
棍土廠通廟宅隆福寺瑤瑤密窯北果園洗
花房河西花園柳花園土城花園外而添作蜂
窩東給廠共二十一處俱有房租地租月報內
備用廠金殿廠外水窖廣通寺慈感房西安門
北小石廠海眼荊溝橋狼谷地亦有租銀本監
該管房地廣闊錢糧甚大各處租數目難以細
查前項地方猶報不盡節年徵收租銀本監隱
匿不行開報及查光蒙

嘉慶隆慶抄卷十五

一五五

欽差巡視庫藏給事中龍光御史楊相題准自隆慶

三年正月為始聽本科道遂將該監庫廠積貯
合干錢糧照依供應庫查刷事例務求明確數
目戶工二部辦用高解一應大小錢糧俱要會
同科道監收如有數目不明隱漏參差等項從
重察治及令帶管大使逐項登記出入之數本
監往來文移不行科道掛號私自收受少有隱
漏參差許本官具由申奪在卷等因到臣看得
該監供應御用器物費雖浩繁照各該部關領工
部辦納且有年例定額而成造匠作又不係雇
工覓資則供應有賴可免貽累之難據查隆慶

嘉慶隆慶抄卷十五

一五五

二年本監開派工部物料照依嘉靖七年事例
尚該銀一萬四十餘兩及太監李芳酌議裁減
止用九千餘兩在正派之中尚可裁省則其無
待前項房廠稅租以為附益之需從可知也且
細瓦廠店房係內木廠石廠在官匠作悉皆官
錢楊村寶坻等處抽稅神木山西等廠地租原
皆官地其間曾經題

准者本監遂緣此使漁以為民害夫何以

朝廷之土地視為已有濫取租稅充入私囊慎言
官聲言其冒欺之罪動輒委諸供進支用則是
利歸己而以過歸諸

朝廷也如果賴此租稅以補

內府不足之用則皆為公費也亦宜報之于官明
白支銷孰得而議之何必隱匿不行聞報而顧
忌科道之稽查我伏乞

勅下戶工二部會同司禮監巡視科道將前項房廠
在京者行五城兵馬司在外者行順天府隨據

查勘要見租稅若干仍拘本監弘文等科書手
吳求儒等質實報年收租稅作何支用及未
盡報者逐一清查應革者議革毋滋奢以蠹國
病民應留者議留悉取在內庫公需應存多寡
以濟本監幫補之用者造報循環文冊存查仍

嘉隆疏抄卷五

五十五

令巡視科道掛號監收中間如有隱漏容科道
官查出參奏及照揪根一廠逼近西山該監假
籍混占民業查得先年曾經撫按等官取隨卿
等稔知民病代為申奏已經該部覆奉

欽依查勘大監李芳捏詞妄竇仍舊侵奪取煤射利
各廠之中惟此一廠為甚誠妬國害民之尤者
也仍乞 勅該部節查題奏文卷及行勘事例
嚴速催報或以本廠原額存留其餘混占小民
山地盡數給還庶國計少紓民困少息矣再照
人若之奢侈四方係之安危
朝廷之者好左右視之趨向其美不可不慎也臣

切觀該監開稱成造圓鰲山修理宮苑花欄龍
鳳船鞦韆架傳造金樹櫃白玉盆之類悉皆浮
費冗用誠如該監所謂未及外傳者也吊取戶
部銀兩在廷諸臣所謂乞之內帑以備緩急今
果如該監所云則是以有限之財供無益之費
臣不知其何取也蓋

朝廷費出于無經則小人覬覦以為利用無一二
而浸濫則十分之七八分矣如成造圓鰲山物
料取諸各庫匠作役之在官其費無經其工可
稽而遂報萬餘金即今一事之冒濫若此他可
知矣况當中外訕之之時果能身親即儉俾內

嘉隆疏抄卷五

五十六

監諸臣凜然畏法奉公不敢效尤欺冒則
內帑用之何事取盈于邊輸而司國者何至為賣
官鬻爵之謀哉臣目擊時艱乃敢因事效忠少
冀有裨 國用之萬一耳伏望

皇上念邊餉措處之艱嚴群小靡濫之費服食器用
惟以節儉為主如金櫃玉盆刻絲之類皆無益
之冗費也悉亟停止近侍之臣或以織造採辦
玩好逢迎
陛下者是即奸貪小人之徒也則屏斥而深罪之如
此則正直者進而好尚尚端儉節成習而
國計日裕矣

隆慶

聖旨詹仰府奏內乃敢再照人君之體這斯時逆臣
次狂妄着錦衣衛等在午門前着實一百根
為民不許黨護奏擾各監局利道大吏辦事
只照舊行

嘉隆政抄卷十五

一五十九

欽差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臣靳學顏謹

題為財用至急講求貴廣懇乞

中飭當事臣工協心共濟以祇承

明命事准戶部咨該戶科都給事中劉繼文等題前

事該本部議擬恭候

命下本部催行在外撫按等衙門查照節次題奉

欽依內事理各據所見於凡財用有裨事體無碍可

以弘濟今日缺乏者無論巨細作速條列次第

上陳仍要人具一疏不許連名共奏止於塞責又不

可仍前進延有辜

嘉隆政抄卷十五

六

明命通候條議完日容臣等會集多官逐一再行酌

議覆請 宸斷施行等因覆奉

欽依備咨前來准此臣頃者觀時多事奮欲劾諸臣

攄吐宵臆有所論

奏緣臣平生疎鹵不練世故又自十年以來衰病

日侵並將少時聞見遺亡殆盡今該部覆奉題

請責臣等以言臣既不容緘然必強所不能則惟有

迂誕之說或諸臣所已言而臣復為之竟其所

未悉者如斯而已其於

國計有裨萬一與否不敢必也臣不勝兢惕待罪

之至臣惟今日耗天下之財者天下之共也而

邊兵不可以言耗即以山西論之以八百里之
邊而守以不滿五萬之卒無時不言脩無處不
言守無歲不罹虜患也即一意主戰或可言冗
然山西之計在守而不在戰雖城操老弱之軍
無不從事於脩築之役者若以其不在戰而汰
之則任戰者不多而脩築者無賴焉即如灰溝
一營今招軍十年矣尚不滿其半也故他鎮兵
或患冗山西兵獨患少至於山西軍糧原不及
數而軍士有逃亡馬匹有倒失故以不及數之
糧而餉不滿額之兵若歲無災傷而年例應時
早給則僅僅充足若軍滿其額則糧不盈筭矣

嘉慶御批卷十五

且民力有限譬如血脉一有鍼銛之漏便成全
體之枯今養兵之費既不容已則自兵以外但
一力節省而已無徭役夫馬供給交際迎送之
類皆不必言至於詞訟一節今世目之為生財
之一術而不知此其為耗民之一孔也臣巡撫
衙門自數年前限解賍銀兩因攬受多詞臣愚
以為一省獄情有巡按臬司守巡主持於止有
郡縣有司分決於下民之冤抑者鮮矣若巡無
又加多事則官司紙贖一兩之入民間有十數
百兩之費不啻也賊罰所得能幾何哉臣今特
受詞惟關軍情邊事地方利弊其餘民間

之競一切不行凡事關兩院者臣即於批詳中
委曲數語以省異同之擾故臣巡按賊罰從比
免簡可也臣於理則中單提詞訟為言者以民
間之詞訟正如有國家者之用兵一開釁端此
罷而彼不肯休心欲惜才而勢不由已此二事
最相同也今山西無礦可開無錢可鑄以鹽法
而通行矣屯田而盡闢矣以耕作則盡力矣財
用之誑乏日甚臣謂除節省外無策焉然諛部
責臣等以言者蓋不止為山西計為天下計也
臣請陳其迂誕之說臣惟詩曰殷鑒不遠在
夏后之世天殷之所鑒者夏周之所鑒者殷則
今之所鑒宋也太祖立國懲唐藩鎮遂欲盡
去天下之兵故於京師置禁軍十萬而天
下諸踴總之亦不過十萬曰以
京師十萬而制一路有餘力焉當時曹彬潘美等
所將以下江南平漢伐蜀威越皆禁軍也乃一
再傳而西備寧夏北備契丹慶曆以來召募漸
多至八九十萬治平以後又增十五六萬至熙
寧以後又有女直之備而兵益不勝紀夫彼待
財用不言誑之故倭人得以窮其豈專豫人之
說是宋之患不在乎理財以困民也而坐失駁
戎之無策不獨夫駁戎之無策也而坐失上下

嘉慶御批卷十五

之苟安不獨其上下之苟安也而坐夫國是之不定夫天下之患莫大乎上下之苟安也而宋人恃之彼其元昊請和則舉朝稱賀契丹尋盟則邊防解嚴敵計日密我圖日踈而不悟也莫大乎國是之不定也而宋人忽之彼其世方無事言官請繕洛陽則目為迂謬戎及近郊廷臣言和言戰則終日不決大計如此一者可知而不悞也議者歸咎於王安石之理財夫敵強則兵增兵增則食益欲不言利得手而宋計又如

成祖北征至於南望北斗虜弱極矣初非若宋人立

嘉隆通志卷五

五十三

國之初即有契丹之鄰也東盡西極奄有諸險又不若宋人之僅保中城棄險資敵也其始沿邊一帶置兵不過四十萬人此後胡孽日滋叛氓日起至今增兵益戍稍倍於前初不若宋人之十倍其初也與圖廣遠二百年來無彈丸黑子之虧初不若宋之疆宇迫蹙也客兵雖增主兵多缺初不若宋人軍餉之外又有歲幣輸鄰歲錢賂敵也然而自嘉靖年間即言訛之歲歲講求而卒無一效何哉臣亦反覆思之而不得其說於是乃以臆撥之曰宋人雖增新兵而天下原無養兵之費我

朝海內皆兵民處其七以供舊軍之餉而新軍一切仰給太倉是舊軍之餉不減而新軍之餉日增其費一也前代惟周有豐鎬漢置南都率有其名而無其實也我

朝留都之設建官立衛稱兩京焉坐食公帑其費二也宋人宗室亦有王公之號而親踈燦然或通名仕版或處民間我

朝分封列爵強支固本不農不仕啖民脂膏其費三也夫此三費者天下之大費也皆前代所無而我朝為獨盛焉又駸駸乎日增也賦歛安得不日急儲蓄安得不日匱哉今之計

嘉隆通志卷五

五十四

宗室者形之章奏亦屢以煩而見之施為則病其窒或中有機括此在樞軸之臣必有違於權而通其變者非臣愚所能竟其說焉至於留都官曹備設軍衛林立是否

聖祖垂統 列聖貽謀初意此在館閣之臣討論

綜覈必有得其詳而言其故者非臣愚所得預其議焉臣愚惟有見於耗天下之財者在兵故敢陳兵說以俟司計者擇焉夫天下之兵有四曰邊兵曰京兵曰留都之兵曰腹內衛所之兵此四兵者坐食則同而緩急之用異焉又其月有五曰見伍曰召募曰徵調曰清勾曰充發此

力目者尺籍則同而名實之歸異焉然四兵之中邊兵為急何也戎狄日臨所以外捍而內恃之者非邊兵而誰乎京兵則居重馭輕彈壓四方非故次之至於留都腹內之兵除駕運差廢宜以做工之外無庸施矣五目之中召募見五為實何也應急濟事所與負材勁而當矢石者非召募而誰乎根生土著所與長子孫而充營伍者非見伍而誰乎徵調則虛彼實此但資糧守耳故曰次之至於清勾充發按冊則可觀責實則難必無益兵數而專取擾民矣夫惟邊兵為急而邊兵之中又惟見伍召募為實所謂新

嘉隆疏抄卷十五 六十五

增仰給太倉者正此輩也今為計者曰欲言理財先裁冗食夫邊鎮自大小頭目以及督撫之臣其見任在職者彼或為身謀或為利計姑無聽其說試使曾見任在職而今罷去者令之熟計而獻之曰某所居鎮兵誠多可損也食誠冗可裁也如是而損其數裁其食何不可之有然而臣知彼不敢為是說也其敢為是說者必其人未嘗居是地者也誠使為計者知緩急之異用也而酌量於損益之間以緩之損而益之如免班軍之役而徵價以解邊非一計乎實之異歸也而通融於因革之際先其實而

其名如省克發者解而量其等以折贖非一計乎夫所貴乎兵者不謂其習號令開枝擊日走演場而已謂其衝鋒對敵旗鼓相當乃兵之實猶之醫也不謂其明素難究岐黃議論風生而已謂其臨榻對症起死回生乃醫之實也今虜視邊兵易與耳然邊兵猶有戰時而以殺人為樂盜馬斬級之事接踵見焉不獨邊兵雖邊民亦有奮死而一躍者何者彼固習見而教嘗之雖濱死尚冀一生若他兵則不能耳是以邊兵則易腹兵腹兵則易京兵京兵則易南兵謂其終世皆不嘗寇皆不足恃也臣嘗有驗於此

嘉隆疏抄卷十五 六十六

請試言之臣每見海內但有山賊竊發之寇多不動用官軍非陰匿雖職則承二判簿以為之將非鄉夫里保則義勇快壯以為之兵在北則有鹽礦徒毛葫蘆角腦之借在南則有南狼兵土官之借觀正德辛未壬申之間劉賊起霸州無幾豎子耳舉中原之衛所而不能當至不免於邊軍之調是以有郎山之捷嘉靖中年倭寇倏海上五十餘人耳轉掠十餘府至於應天門外而四十八衛者無一人出櫻其鋒卒見夷於淮揚民兵之手是以有振武營之設已巳之役復衛所尚實也而卒無一至此固年遠莫大

也郎陽有行都司漢中有衛所近日一何勉而不能圖乃往返數千里外調邊鎮之兵以臨之又么麼目前之驗也臣所言者非謂盡去腹內之兵謂既名以兵當責以實欲責以實當試以戰欲試以戰當限以輸香戍守之法彼其或速而不可使或弱而不願戍則優其身以自便而移其食以解邊有事則按籍而徵之而饋餉一出於官無事則任其自便而耕商無異於民要之無事時多有事時少也而名籍屯牧居住部署固在也人有恒言軍強民弱謂夫正屯之外又兼餘地餘地之外又買民田差役不能干有

嘉慶御批卷十五

六十七

司不得制比夫民之輸筋督竭筐篋終歲而辨官捐親戚去墓墳隨地而占籍者相什百也臣又見庚戌以來山東河南江北等處有檄皆創募義勇餘者臣不知在山東者臣畧知之山東義勇蓋六千人其始一名徵銀八十兩而民不堪命今漸減至三十餘兩民猶以為病也而國又無賴焉此盜去關門之計今皆不敢言去臣恐以為既不敢言去試以六千人者分為二班賣其馬之半而歸其值於官以其半而給三千人者歲一上班其下班三千人者每名於正貼戶下徵銀三之二貯庫而優免其身以自便遇

有徵發計日而與之銀其上班者來歲亦復下班而交其馬於上班之人三年無事則計其所貯以一年者留補不測以二年者解輸於邊其河南江北等處亦復如是其於邊餉又一計也臣又見天下腹裏民壯原非

祖宗舊制亦自己已以後始今不過充游手白攝之差官府掃除之役無事時多有事時少亦終歲無戰鬪之事者臣

嘉慶御批卷十五

六十八

請亦如義勇分班之例其於邊餉又一計也故曰臣非欲盡去腹內之兵以此兵二百年來而未嘗見敵如邊兵之一年及偶一見敵而往驗又章灼如此今乃與不可一日緩之邊兵同一坐食焉孔子嘗言不得已而去兵今當去何兵不得已而去食今當去何兵之食今日固不得已之時也司樞度者可容忽焉一不致較或曰懲噎廢食不可夫是其食雖日一遇壹不可恃以為療饑之資也若乃京兵臣言其次者非謂京兵虛設無謂冗食無益也謂京兵依託輦轂涇育 太平比夫邊兵之日臨鋒鏑濱危亡者有間也若乃求其實則京兵視邊兵乃以心視臂主臨僕焉為係甚重今乃懷生顧養銷糧積弱為邊所易也柰何望其控制四方以攝羗胡

變夷狄臣愚以為欲京兵強亦宜試以戰欲試以戰亦宜責以輪番戍守之法夫

京師去宣府薊鎮總數百里耳以京營九萬之卒歲以一萬而戍二鎮是九年而一成於京卒未為苦也不數年而成徧而京卒之怯亦與邊兵同其勤矣又以

畿輔之卒皆親軍之兵矣夫出京卒以戍薊鎮則延固之費可省出京卒以戍宣府則宣府之勢益強宣府之勢益強而大同之氣自倍逆胡雖眾即敢打晚巖而搖根本則畏宣大以全力而制其後京卒之勤當其前而仰攻深入之事

嘉隆疏抄卷十五

李光

鮮矣臣所謂耗天下之財者在兵在京與邊猶當倍其數而責其實何敢言耗也乃若腹內留都徵調清勾充發之兵則緩急名實居然指掌之間通融斟酌其時已適今不為臣見夫內外並耗三費交加而區區於今日能一役明日裁一負洩之以尾閘而益之以吠瀆也何益於計哉臣又見近世之言理財者曰財無從生也惟有節費而已臣愚以為前代生財之法較之今日尚缺一大政焉蓋前代大政何謂其無從生哉而錢法是已臣聞人之所由生衣食為大王者利用厚生必先乎此此出於天時地利人

力相待而成三才之用者也有此三才即有此布帛五穀增虧相乘有無相質而非有水旱之災兵革之奪糶疫之妨以一年之歲功而供一年之日用自周也今天下之民愁居懾處不勝其飢寒之慘司計者日夜憂煩違違以匱乏為慮者豈亦布帛五穀不足之謂哉謂銀兩不足耳夫銀者寒之不可衣飢之不可食又非衣食之所自出也不過質遷以通衣食之用耳而銅錢亦質遷以通用與銀異質同神者猶雲南不用錢而用海色三者不同而致用則一焉今獨柰何用銀而廢錢惟時天下之用錢者曾不什一

嘉隆疏抄卷十五

李光

而錢法一政久矣其不舉矣錢益廢則銀益獨行銀獨行則豪右之藏益深而銀益貴銀貴則貨益賤而折色之辨益難而豪右者又乘其賤而收之時其貴而糶之積在豪右者愈厚而銀乏行於天下者愈少再踰數年不知其又何如也則錢法不行之故耳言計者又欲開礦夫礦不可開開無益也一禁而不可地地則亂也臣試根極錢說而司計者擇焉臣聞錢者泉也如水之行地中不得一日廢者一日廢則有枯槁之虞從成周兩漢唐宋以來見之史一可觀未有用銀費錢如今日之甚者也而用

錢之多鑄錢之盛者尤莫如宋太祖欲積錢至五百萬而贖山後諸郡於遼靖康中趙良嗣奉使歲加稅銀一百萬於金其平時賂契丹寧夏也歲幣率有常額其外國亦用錢可知又宋之饒州處州江寧等處皆其鼓鑄之地今江南人家嘗有發地得窖錢者則無南北皆用錢可知其餘書史所常言無慮鉅萬累鉅萬之說率多以錢計臣亦不暇枚舉今去宋不遠天宋用錢則民生日裕鑄錢則國用益饒此裁成輔相之業惟人主得為之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因位而制權因權而制用故又曰錢者權也人主操富貴之權以役使奔走乎天下故一代之興則制之一主之立則制之改元則制之軍國不足則制之此經國不易之一大政也奈何廢而不舉臣竊聞江南富室有積銀至數十萬兩者今皇上天府之積亦不過百萬兩以上若使銀獨行而錢遂廢焉是不過數十富室之積足相與矣

且夫富貴其權一也
皇上今出數寸之符移片紙之檄以匹夫而拜將相焉又能使同姓王異姓侯焉於公帑未有損也此取貴之權若是乎其易也若乃今日與人以千金馬明日與人以萬金馬曾不踰年而大倉告匱矣夫何取富之權若是乎其不侔與誠以有其權而不用與無權等耳昔漢文帝之寵鄧通也曰吾能富之賜以蜀山之銅而鄧氏之錢滿天下夫鄧氏之錢滿天下則天下之貨萃於鄧氏明矣吳王濞擅鑄山之利而輒稱兵與漢廷抗亦不過竊漢廷之權明矣以竊一日之權尚足以得民而抗漢况以
萬乘而自振其權可勝用哉今之為計者謂錢法之難有二一曰利不酌本所費多而所得鮮也臣愚以為此取效於旦夕計本利於出入蓋民間之筭非
天府之筭也夫
天府之筭以山海之產為材以億兆之力為主以修潔羨達之士為役果何本而何利哉此所謂本猶不免用銀之說爾臣所謂本蓋無影之權是已何則鑄錢之須一曰銅料一曰炭一曰轉致一曰人工夫此四者在民間計之銀一分而得

錢四文誠十不酌五矣自臣愚計之皆可不用
銀而取辦者誠將天下出產銅料之處贖軍徒
以下之罪而定其則以收銅於西山產煤之窖
以法司有罪之人而准其罪以納炭其運銅則
通水踏者附以官民之舟如臨清帶軌之例通
陸踏者資以驛遞之力而給之官庫之錢其運
炭則

請出府庫見貯之錢或於京城或於近縣或於營軍
如係官則量給以軍食如係民則平給以腳價
如是而患無材與夫轉致之難臣不信也至於
人工取之見役而皆是則又不煩銀兩而可辦

嘉隆疏抄卷十五
也臣不知工部及

寶源局原額匠役若干見今坐食與否即以營軍
九萬人論之油用其一二十人足矣而謂妨訓
練耶今京城之而斂金刺綉擊技力作之徒與
夫靠衙門而衣食者孰非營軍奚啻一二千也
而未嘗患其妨凡此皆不用銀而可以成務固
無本利之足較矣其二曰民不願行強之恐物
情之沸騰也臣愚以為歷代無不用之至稱為
錢神我
先朝又用之祇見其利不聞其病正德嘉靖以前所
盛行之蓋五六百而值一兩今七八十歲八國

多尚可一

召而訊也獨至於今屢言而屢廢甫行而輒輟何
哉臣竊詳之錢比鈔異於小民無不利也獨所
不便者奸豪耳一曰盜不便一曰官吏為奸不
便一曰商價挾持不便一曰豪家蓄藏不便此
數不便者與小民無與也臣竊聞往時但一行
錢法則輒張告示戒嚴衛不先之於賣菜之傭
則責之以荷擔之賤彼愚而相煽既閉匿觀望
之不免而奸商蒙右依託城社者又從旁簧鼓
之以濟其不便之私一口而下令二口而閉匿
不三四日而中沮矣務大計者宜若是其易動
我臣聞施恩澤者自無告始行法令者自貴近
始豈惟貴近自

嘉隆疏抄卷十五

七十四

朝廷始可也
請自今以後追紙贖者除折穀外而責之以納錢上
事例者除二分納銀外而一分以納錢存留戶
口則兼收錢穀商稅課程則純用收錢此謂自
朝廷始又因而 賜予之費
宗室之祿百官之俸則錢銀兼之又因而驛遞雁
付雇夫雇馬則惟錢是用又因而軍旅之餉則
分其主客量其遠近或以代布花或以充折五
此謂自貴近始夫此數者有出入而民間無

底滯之患誠以上下交會血脉流通故也輕歛
輕散官府有餘積之藏誠以正賦之銀既無減
於常額而一切之費又取辦於一權故也此權
不可行之於天下以啓盜權之釁

請於寶源局或西倉專設侍印或即用左右侍郎一
員督於上以十三司員外或主事分理十三省
事於下以科道各一員監之銅科工材各有職
掌各省歛散各照分司先之以區畫條議計定
而行而又輕重適均無駭於俗仍以唐宋以來
舊錢兼之或

上有施於下有納於

八書陸源抄卷十五

三十五

上著之以必行之今遲之以歲月之效又之而本末
兼利公私循環可以輟鼓鑄之勞而罷工作之
使矣臣愚不揣竊謂千慮一得也昔我

聖祖初制鈔時下令甚嚴有以金銀貨物交易者輒
沒給告者然不徒責之下也後又

令各處稅糧課程賦罰俱准折收鈔則

聖意淵微可測矣此固血脉流通之意所謂泉也而
法以佐之所謂權也夫

帝主以元氣為橐籥以造化為鑪鑪而風行神運不
言所利乃至與齊民實堅筭本利較錙銖至愚
非所望也臣又聞之邊鄙強固則夷狄休眼中

原文安則邊鄙傾嚮故中原者邊鄙之根本也
百姓者中原之根本也衣食者百姓之根本也
閭閻之細有終世無銀而不能終歲無衣寧終
歲無衣而不能終日無食今百司夙夜區畫不
遑者乃在銀而不在穀臣竊慮之夫以

國家建都於燕東極齊西盡秦南阻江淮
神禹之重

金甌之固此萬世不拔之業也而臣竊有慮焉何哉
誠以

京師北據幽都更無郡縣而守在強狄雖有東齊
西秦其形勢皆不是以扼中原而自固

八書陸源抄卷十五

三十六

京師以南絕無名山大澤之限強藩與國之資
皇上南面而臨之所恃以為腹心股肱之重者惟河

南山東江比裏八府之人心耳此數處之人率
驚悍而輕生易動而難戢游食而寡積者也一

不知意則輕去其鄉一有所激視死如歸臣固
觀之熟矣八府遭歉則走山東山東遭歉則走

江北又未已也匹夫作難而千人嚮應往事蓋
屢驗之然其耳之計無他不過曰恤農以繫

其家足食以繫其身聚其骨肉以繫其心而已
今試移文於此數處者而毀其官舍之所藏每

郡得穀十萬焉則司計者可安枕而無慮矣得

三萬焉猶可以塞轉徙者之望設不滿四萬真寒心哉臣竊意其不滿萬者多也即有水旱何所賴焉即有師旅之興何所給焉臣觀自古中原空虛未有如今日者也漢以前有厥倉石隋以前有洛口倉唐有義倉宋有常平倉皆隨地而貯不專

京師今徐臨德州皆有官倉本為寄囤至於存積幾何哉臣近日有疏為山西積穀荷蒙

皇上通行各省臣非不知以用賢為榮而所慮者人意向不同或行之不力或施之無序輒以為無益有損焉臣且不堪任其咎也臣前疏謂一曰

嘉慶御批卷十五

三七

官倉蓋發官銀以糴者此必甚豐乃可以舉一曰社倉蓋收民穀以充者此雖終歲皆可以行臣知中原空虛不但穀少而銀亦甚少其官倉一節今歲已不能舉又聞有災變則社倉一節今歲亦不能行但能以今歲始講求其條件加意於積儲即明歲舉而後歲效未晚也此二倉者社倉舉之甚易而效甚捷然非官府主持於上則其事終不能成矣社倉即義倉也蓋始於漢耿壽昌而盛於隋長孫平唐戴胄之徒唐又最盛計天下積至數十萬以上及推其設義倉之開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入是以

多臣所謂法令之有貴於施行則惟各民正稅之數於十分而取其一以為社倉蓋富者必田多田多則稅多稅多則社入多亦唐意也要之其出也則中歉賑極貧大歉賑中戶又大歉焉乃沾及於富室所謂恩澤之加自無告始也今之言官倉者今年曰倉無銀焉明年曰庫無銀焉如是除八分紙贖之外無幾耳言社倉者此曰官戶當優免彼曰役占何科擾我也又曰我不願賑於後亦不願出於今也如是不過貧民下戶之輸無幾耳是二法終不可行而中原之空虛如故也夫民之飢也必至於轉徙

嘉慶御批卷十五

三七

轉徙不已必至於盜盜必先諸官戶與夫役占有有力之家而此輩多不悟官府主持而鼓舞之終空言耳臣

請下之各省以唐宋歛穀之法為則而就土俗合人情占歲候以通其變限明春以裡盡報各府已前見貯之數以品其虛盈於明年冬丞丞通計一歲二倉新收之穀以驗其功能著而為令歲歲備之在官倉者特其豐歉而歛散之利歸於官若民有大飢則以賑之在民倉者特其豐歛而歛散之利歸於民雖官有大役亦不許借此藏於富民即藏富於官

皇上所為南面而恃以無恐者其根本在此今之言計者不憂穀之不足而憂銀之不足夫銀實生亂穀實弭亂銀之不足而泉代之五穀不足則孰可以代者哉故曰

明君不寶金玉而寶五穀伏惟

聖明垂意臣本腐儒不勝其懇懇愚忠每所陳說多

從迂誕又不知其可否冒萬死至竇

天聽伏望

皇上 勅下該部再加採擇可行則行有當圖之以

漸而勿驟有當斷之以必然而勿撓不可行則

罷其議臣亦仰塞 明詔少緩期會之罪臣不

嘉隆抄卷十五

五十九

勝幸甚

隆慶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戶部着了來說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臣蕭廉謹

題為懇乞 聖明廣延群策豫處 國計以保邊

圉以永治平事臣奉都察院劄付一道內開戶

科給事中雜遵題前事戶部覆奉 欽依行令

臣等條陳理財事宜在外限三月以裏到部欽

此財用誠為 國家大計誠之誠為今日深憂

科部題覆誠為救時忠言 聖明欽依誠為

經國至意臣子於此苟有一得之愚自當首拜以

獻矧煩勒限開導敢自任情緘默乎願臣待罪言諾

一年有餘矣先該戶科都給事中劉繼文題行

會議臣時不能一言非不能言也竊嘗攷理財

嘉隆抄卷十五

六十

一事由嘉靖中年以來諸臣之題請部臣之議

覆不知凡幾矣自今觀之果無一之不行者乎

即如今年群臣之條陳部議之條件不知凡幾

矣自今觀之除臣等所奉清理邊費而外果有

一之見行者乎夫 上有求言之意下有盡言

之臣而事靡成功 國鮮實效何也母亦事關

重大者不敢言故所言類皆瑣細而不足行與

言涉貴近者不得行故所行類皆委隨而不能

遂與引前事以觀其效良可觀矣則雖使白圭

持籌計然畫策臣亦竊疑其無益何也苟無神

論鬼運之謀則亦竟為盈庭築舍之費也

事屢陳不無條貫錯雜一年屢議不無事體周章徒使全盛之世屢揚朝不謀夕之聲

聖明之朝數蒙言不能行之議故臣之不言非敢自

異諸臣竊以為道謀可省而國體尤所當重

也况天地生財本有此數今日雖云困誑之極

百費未幾悉充然苟力持節省之心要以數年

亦當漸復至其所為節省亦豈必多言哉惟在

聖明再加之意而已

陛下誠於投珠抵璧之風益嚴匪頒好用之式

常存為天下守財之念時塵四海困窮之懷則

慈儉之寶自足以格臣民之心而凡內外之蠹穴倖

門自將改絃易轍共圖節省以仰符

聖心矣所出日省則所入日增浮費日省一分則

內帑日增一分固必然之理也欲求長策又孰有

大於此者乎且內帑之一金郡邑之百金也

郡邑百金之供閭閻十家之產也

陛下誠為內帑惜其一金即為郡邑省其百金亦

即為閭閻全其十家矣慈儉發於一念覆育

徧於萬民以裕國計而所以培

國脉者胥此得之又何事於他求耶此則微臣所

知亦臣之所欲言者也外此則非臣所知亦非

臣之所能言者也臣嘗逮事先帝又嘗蒙

恩任使查刷光祿錢糧豈不知

陛下用費節省比之嘉靖年間十減六七然猶狂瞽

冒昧以是為言者以為聖性恭儉誠視

先帝有光而所遭時勢則與先朝迥異先帝藉

累朝豐裕之積又適四海殷盛之時故雖四十年興

作尚可支吾而一時群臣凡遇取用亦自不必

爭執此非會計之得人臣之順乃時勢之易也

陛下雖承累朝熙洽之餘實當先朝匱乏之後

自非萬分節省不可康濟故一有取用則當事

諸臣未免冒昧執奏此非會計之失人臣之逆

乃時勢之難也

陛下誠不以得失而責計部不以順逆而疑諸臣一

洞察於時勢難易之間而理財之長策自可立見有

不必群臣之屢言不已者矣此尤微臣一念愚

忠所欲為

陛下言之者亦未必非科臣部臣之所欲言者也伏

乞

皇上軫念時艱留心國計赦臣狂瞽

鑒臣血誠少賜省錄而力行之焉宗社幸甚生

民幸甚臣千冒威嚴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萬曆五年正月題奉

聖旨戶部知道

兵部車駕清吏司署員外郎主事湯繼盛謹
奏為乞 賜聖斷罷開馬市以全

國威以絕邊患事臣以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考

滿到京陛臣今職荷蒙

皇上養育簡用之恩雖粉骨碎身何以克報况臣官

居兵曹職專馬政親此開馬市之誤豈敢苟避

禍患隨衆隱默不言切惟胡虜悖逆

天道大肆猖獗犯我城 闕殺我人馬擄我妻子焚

我廬舍驚我 陵寢其辱我中國極矣臣在南

都傳聞此報冠髮上指肝腸寸裂恨不能身生

兩翼飛至都下以剿逆賊以報

皇極經世一

國雙言茲者恭邁

皇上赫然震怒選將練兵尅日興師聲罪致討以報

百萬赤子之雙言以雪城下陵辱之恥不惟天下

臣民共相慶幸我 列祖在天之靈亦相慶幸

多矣臣至都下見僉咨求開馬市之書大放肆

無狀竊意上觸 聖怒其征討之志已決其間

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臣會議題奉

欽依暫准開行臣不覺仰 天大呼喟然長嘆曰

國事乃至此哉國事乃至此哉夫以漢之武帝唐

之太宗不過庸主耳猶能威震夷狄氣壓夷殿以

皇上之英武國家之全盛英雄豪傑勇夫壯士之伏

干草茅下位者又不可勝數其蠢茲胡虜及不
能生擒酋長剿絕苗裔而乃為此不得已下策
之事我臣請以開馬市之十不可者為

皇上陳之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虜素賈服尚

可言及此去羊入寇殺擄如此之慘則神人所

共憤不共戴天之深讐矣今不惟不能聲罪復

讐而反與之為此和議之事何以上解

列祖之怒下舒百姓之恨此忘天下之大讐一不可

也信者 人君之大寶雖匹夫匹婦尚不可少

失信義况于 天子之尊哉

皇上北代之命屢下臣民所共知四夷所共前者也

今各處兵馬集矣糧草器械備矣天下日夜引

領仰望 王師之興真若大旱之望雲雨也乃

翻然而有開馬市之議則平日之所以選將練

兵者為何備糧草器械者為何不有以孤百

姓仰望之心乎此失天下之信義二不可也

人君居中制外統馭四夷以其有

國威之重以屈服之也今以堂堂

天朝之尊而下與犬羊為此交易之事是天壤混有

冠履同器將不取笑于天下後世乎此損

國家之重威三不可也天下豪傑聞胡虜殺戮

民之慘奸擄婦女之辱其憤恨不平之氣

與逆賊決一死戰雖深山窮谷之隱逸亦願出以復天下之讐。馬市之一開則舉相謂曰：朝廷忘赤子之讐，嚴兵甲之用矣。將焉用我哉？將見在天下者不肯出在冊籍者，將謀去矣。異日欲復名跡，誰肯與起此腹，豪傑效用之志，四不可也。自去歲大變之後，天下頗講武事，雖童子儒生亦知習兵。此機既動，兵將日強，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中國夷狄已和，天下已無事矣。將焉用武？有邊鎮之責者，日弛其封守之防，無兵戎之寄者，益惰其偷安之氣。廢弛既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懈天下脩武之心，五不可也。宣大人民，懷携二之心久矣。一向雖有交虜之事，猶畏王法之嚴，而不敢自肆也。今馬市一開，則彼之交通者，乃王法所不禁，將來勾引之禍，可勝言乎？此開邊方通虜之門，六不可也。天下人民，憚于水旱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國家之兵威，而不敢變動也。今馬市一開，則彼皆以為天下兵威已弱，蠢茲醜虜，尚不能服，群起為盜，又焉能制？則將來腹心之變，可勝言乎？此起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去歲胡虜深入，雖未見一兵交戰，然猶以為戎兵倉卒未備，其疑畏之心尚在也。今

皇上聲罪致討，調兵半年，及至于今，止為馬市之開，則彼得以窺我之虛實矣。目中又奚有乎我哉？此長胡虜輕中國之心，八不可也。犬羊之性，變詐無常，謀深計巧，反出我之上。我將欲以此羈縻乎？彼殊不知彼實以此愚弄乎？我或遣重臣，載金帛至邊，等候開市，彼違約不來，交易未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即行猖獗，撞關而入，未可知也。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遣衆入寇而駕言別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疲馬而過索重價，或因馬市而過討重賞，或市馬之後而別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以羈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此墮胡虜狡詐之計，九不可也。胡虜之產馬有窮，中國之生財有限，大同之馬市一開，宣府延綏等處定不可罷。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雖得馬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須費銀數千萬兩。一旦胡虜之馬已盡，中國之財告乏，將安處乎？永久之計，將安在乎？此中國之財，胡虜之馬，兩難繼，十不可也。彼倡為開馬市之議，以欺誑皇上者，其謬說不過有五：有曰：外開馬市，暫以為羈

縻之術內修武備實以為戰守之計耳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自羈縻乎我非所以羈縻乎彼也虜性無厭請開馬市之後或因有所請許之再有所請又許之請不已漸至于甚不堪者一不如意彼執違約則彼之入寇為有名我之不應其所求為失信矣孰謂犬羊無縻之欲可以市馬之小利羈縻之乎如曰欲脩武備以圖戰守雖不用此羈縻之術亦可矣此其說之謬一也有曰方今急缺馬用正欲買馬一開馬市則我馬漸多彼馬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以之耕駕田車也不過為征虜計耳如交易果可以無

嘉隆通抄卷十六

五

事則市馬又將安用不益重其寄養之擾乎况虜以馬為生彼安肯以自棄之良馬而市于我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斃而已此其說之謬二也有曰初許市馬暫繫乎犬羊之心將來許貢則可為永久之計夫謂之進貢者豈古之所謂威賓來王者哉不過我賄彼以重利苟免目前之不來彼貪我之重利暫許目前之不入耳况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許貢則彼白手來取重利矣是市馬則獲小利而無名開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亦豈許我此其說之謬三也有曰虜雖犬羊最

不失信觀其聲言某時擄某處再不愆期可驗彼既許其市後不來則斷保其再不入寇殊不知虜之種類日繁加之以擄掠人口日增其日用之服食器用俱仰給于中國市馬之利焉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盡皆義士孰肯守小信而甘于凍餒以至于死乎縱使少有羈縻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一二年之後將何如處我此其說之謬四也又有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動衆征討於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脩內治之為上乎噫為此說者是損國家之兵威養虜

嘉隆通抄卷十六

三六

寇于日盛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文之遏莒湯之伐葛伯高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哉蓋春生秋殺之迭行上天生物之道恩賞兵刑之並用王者御世之權也譬如人身四肢俱皆癰疽毒日內攻乃猶專食膏粱而憚用藥石將不至於傷其元氣乎此其說之謬五也夫此十不可五謬之說明白易知則馬市之開不利於我中國明矣而于虜賊則甚利焉蓋數十年來虜賊以中國之百姓為佃戶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去年

入寇莫敢與敵虛實既已覘矣故今請開馬市

則可以坐收 中國之重利况馬多務自

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虜

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匪獲青蚨之

利是昔者彼猶為出門討租之人今我則為上

門納租之戶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夫此

事利于虜賊而不利於 中國滿朝臣工皆知

其不可然有人敢議而行之無一人敢非而止

者何哉彼議而行之者其意以為征討之事已

難收拾虜再入寇 皇上則明必治追究夫謀國

者之不忠專征者之不勇誤事之禍何以能免

况前日交通已有成效莫若委曲新日開馬市猶

可二三年苟延日後時事未知如何且暫免目

前之禍暫固目前之寵虜縱背約再為脫避之

計未晚也然不思 皇上所以寵任之專禮遇

之厚爵位之重錫予之隆者蓋為 張國是征

討逆賊豈徒欲開馬市而已哉其所以不敢非

而止之者其意以為事權既不在我特勢已至

鷓突有欲謝重擔于人而無由者吾何以冒禍

擔當使有所言而馬市罷開強其以守而虜再

深入則必歸咎於止開馬市之人加之以誤一

國事之罪矣孰若隱默不言大家因循之為上然

嘉慶元年卷十六

胡虜之寇與不寇不係於馬市之開與不開前

此未嘗有議開馬市而止之者去年胡虜何以

深入此時罷開馬市虜或入寇亦與去年同耳

止開馬市之人夫豈誤天下之事者哉臣以孤

寒進士初入仕途父母早喪妻子無依非不知

隱默足以保身言事足以取禍也竊惟

皇上初時震怒奮武其氣若此之壯 命將征討其

志若此之勇則知今日馬市之開乃議者之奸

計斷非 皇上之本心也以 皇上之英武而

臣下庸懦避事不足以副之心欲持行而手足

痿痺良可深恨此事係 國家盛衰之機臣敢

忘憂患忍隱默乎伏乞 皇上俯察愚臣之罪

言回思欲討之初志念犬羊之志欲難壓非市

馬小利足以係屬其心 祖宗之 社稷無疆

非三二年苟安無事可以永保其緒收回

成命罷開馬市銳意戎兵決志征討務欲擒俺答于

關前驅醜類于海外使虜之畏手我亦猶我之防彼

則上而 祖宗幸甚下而臣民幸甚奉

聖旨這事邊臣奏已久又會官集議揚繼盛既有所

見何不早言今差官已行却肆意噴奏好生阻

撓邊機搖惑人心又本內脫一字着錦衣衛筆

送鎮撫司打着問了來說

嘉慶元年卷十六

兵科都給事中臣曾卬等謹

題為乞平政令示鎮靜以安危疑以全威體事臣

竊見遼東守臣奏報遼陽軍士變狀及兵部覆

議經略事宜反覆思惟無任驚愕仰惟

聖明御極禮備樂和天下臣民咸望至治而邊鎮之

兵一紀四叛雖于

聖德無所缺損而咸和之化胡可謂醇速變激亂固

撫臣之過而軍士悍傲輕於變背胡可謂順紀

綱法度幾至淪斃胡可謂立人心枕隍鼓之易

搖胡可謂固此臣之所以日夜疚心者也然以

四事隆疏抄卷十六

國家深長患者故不敢妄有陳說近觀兵部先後

覆題不免于懲嗟廢食之過也臣等敢遂終

言之臣聞天下之勢如權衡然平則物得宜而

爭奪息幾微輕重之間則低昂懸判矣

國家大鎮凡七而叛者五豈撫鎮皆不肖哉蓋姑

息之弊滋而徧重之勢成也今縱不能亟圖而

善反之豈可復助其勢而益昂之乎以臣愚論

之

命拊爾下庶宣布

德威迺重法厚斂以肇覺端

罪誠不可辭然巡撫者天子所命大吏也自

軍士視之則亦有冠履手足之分即其舉措少

率而 國家紀綱法度固森不可亂迺今驅逼

而拘繫之無異小吏然甚至鼓衆閉關呼噪稱

叛此可謂非罪乎今縱不能明法正罪以杜驕

悍固宜平議而均治之矣兵部迺過懲於大同

之故遂不復為 國家長久之慮不待勦報即

懸斷而遂議之夫巡撫越牆而避於都司本軍

士逼逐而拘置之也則曰畏法懼罪意有所待

鼓衆呼噪擅開城門罪迹已彰也則曰嗷嗷哀

求原無他意至于欲免查也田則與免查欲更

置巡撫則與更置庇其罪而深為之辭惟其意

而莫之或逆於撫臣則厚文周法惟懼弗深於

軍士則曲隱旁飾惟懼弗恕失輕重之倫忘久

大之患長驕悍之氣滋邊境之憂計非所以為

安也臣等愚不知大計然竊以為今日之事異

於大同亦遠矣夫大同之所以敢行叛亂其事

有六高城深池以守則固一也多聚厚積餉給

不置二也隆冬沍寒我兵不耐三也鼠伏

親藩庇同城社四也外隣強虜急可奔援五也愚

積惡稔累叛無懲六也夫賊有此六恃而我又

以不習之兵寡謀之將臨之此賊之所以怙終

為叛而我之所以師久無功也遼陽遠在寧廣

三百餘里邊臣節戍士馬精銳厚餉積芻堅甲

四事隆疏抄卷十六

二十

利器悉在廣寧遼陽僅一副總兵分守之地有兵不過五千萬糧仰給遠在外地城池高廣僅半大同附近諸夷則東為朝鮮北為朵顏海西毛憐諸衛皆國家冠帶效順之國歲時稱貢之臣非若此狄強黠無忌世為

中國讐盜著比也夫外無強虜之援內復鮮

親藩之庇大同六特無一有者也是故閉門呼譟而終不敢有他者非誠有所畏懼蓋自量其力也臣非妄意誠知其無能為矣今

陛下重于舉事思與天下休息此不過一傳檄而定耳夫重抑士卒則挑釁速搗將激目前之變偏

罪撫臣則傷體損威將貽久大之憂二者皆安危治亂之機不可不慎也臣愚以為自今以後遼東諸臣復有奏報事狀

三原隆統抄卷十六

陛下宜慎之以靜曠然示之以無事一若邊境常報悉付巡按御史從公體勘長慮周謀聽其肅

實委悉以聞

陛下權其事變觀其時利徐圖而平議之罪在巡撫則罪巡撫罪在軍士則罪軍士刑罰平而法令昭穆是為國家久安之賴兵部不得過事並息延斷是非曲為低昂偏右軍士重抑撫臣其

其名分乖舛法度隨廢見張皇之形示懦怯

迹使天下得以終窺我而無畏也夫待之以無事則反側不疑示之以鎮靜則國威不繫付之於邊臣則罪狀可稽得情而徐議則闔關在

我即有一二委曲不盡法者猶曰邊臣之故而廟堂之體固自尊也如此匪惟足以安反側之心抑足以全國家之體旬日之內軍士不款伏而

請罪者臣不信矣又何必如兵部張皇損威而後為安也伏望聖明虛心定變順應平施不得過勞聖慮重屢廟堂以損

陛下英明之治臣等無任惓惓

嘉靖十四年四月十三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嘉隆隆統抄卷十六

十二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臣曹忭謹

奏為仰 聖斷 勅群臣敦實效以成安攘大計

事臣伏觀邸報近該北虜無道入寇內甸深犯

畿輔

皇上大奮 乾剛斥諸不能任事之臣乃從中指授

方略不旋踵間驅逐犬羊奔竄出境京畿幾百

萬生靈仰仗 天威赫奕 神武布昭不致淪

胥塗炭胥我

皇上福祐也臣遙在江藩秋聞驚憤緣臣本書生未

諳戎務顧復自念虛叨

皇上耳目重寄適當疆場多事之秋又值

嘉慶朝卷十六

十一

明詔臣言之際苟有一得之愚敢自隱忍緘默以負

我

陛下虛心之訪生視時難而莫之救正我臣且不敢

毛舉細故煩瀆 聖聰臣切見今日之所以釀

成外患而漸至邊務廢弛不振者非言之不詳

計之不熟也失在於空言而不能行虛文而無

實用耳臣聞之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臣嘗

讀宋史至司馬光上五規其一曰務實臣愚以

為切中當時之弊蓋方彼時議論多而成功少

所以當敵人亦得以輕易視之所謂待汝家議

論定時我已渡河矣方今

聖明在上海宇全盛茲醜虜氣已驕盈天道好還

行當殄滅固不足以重壁堂守之慮然臣則以

為議論紛紜茫無定着當事之臣祇以虛文相

應及至緩急便無措置如此不已歲復一歲其

流之弊臣不知何所止極也夫自醜虜為患以

來

皇上焦勞 宵旰廣集眾猷一時建白臣工先後相

望其所以言防守之宜備禦之略亦爍爍然明

著矣然而言之未見其底績行之未見其濟事

何也言之者一人議之者一人而行之者又一

人諸臣建議也

嘉慶朝卷十六

十四

陛下不以為不可採而悉下之該部者議是帝堯詢

謀侖同大舜好問好察之心也該部據議題覆

陛下不以為不可從而悉下之諸當事之臣即便施

行是又周文過魯為初則宜善後守寧之心也

然而言之者一人議之者又一人也而下其議

於諸事之臣則其言其筆又有合不合利不利

有宜於昔不宜於今宜於此不宜於彼宜於守

常不宜於通變若是則勢必齟齬為諸臣者方

且眩於明實牽於制守因循度日無敢違眾

聲言是議之者一人而行之者入一人也此所

以玩愒之弊日以深而虜患之來日以近也臣

愚伏望

陛下大施 聖斷勅下廷臣乘此虜騎遠遁敷求實
心任事之人責以循名採實之政求言雖廣用
言必當如脩邊必求備邊之實如練兵必求練
兵之實如屯田必求屯田之實如馬政必求馬
政之實如清理錢糧冒濫必求清理冒濫之實
如召募民間勇敢必求召募勇敢之實如此之
類難以枚舉言言求行事事求實言之實求
一事之濟一事之施求一效之臻則精明治功
煥然振起而踵承習弊一朝頓革安內攘外之
弘綱守邊固圉之大要誠在是矣臣又惟禦虜

嘉隆雜錄卷六

十五

與牧民不同治邊與治民不同非得於嘗試曾
經慣歷及在地方目所親見耳所親聞身所親
到關隘阻險夷虜情偽與夫料理緩急設施先
後未能直知灼見縱使言之鑿鑿可行亦恐不
如親身經歷之為真也自今以後仍望

陛下急勅總督鎮守等官將所管轄地方一應禦虜
事宜悉心講求多方區畫有何措置可使內地
無虞有何整頓可使邊疆不擾徑自條陳具

奏定奪不必牽於文義泥於臣言彼既親在地方
其於知見必的即於因言求效殊勝泛論浮談
如是則內焉群策畢舉外焉謨謀入告而機非

遙制事有責成屢屢預備有方向至臨期無
臣愚偶有所見故敢披瀝誠悃為我
陛下陳之伏望

留神覽省生民幸甚邊圉幸甚不勝大願

嘉靖二十九年十一月初十日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近因邊務建議紛紜該部題每每
徇情依違議論雖多實行者少戶部兵部還查
近日各官條陳疏內擇其於兵馬錢糧有裨實
用的會同該科重加詳定歸一具奏務要着實
施行其泛濫不切窒礙難行的不許題覆

嘉隆雜錄卷六

十六

南京吏科等科給事中王燁等謹

奏為陳膚見以替修攘事臣等竊惟戎狄之為中

國患由來久矣而猖獗之勢比年滋甚夫

聖主當陽正四夷來王之會而真頑醜虜敢於肆

驚若此意者上天赫怒故驕其心視其醜倣

手於我 聖武之君一肆芟蕩以貽

聖子神孫萬億年之安乎不然何蹂躪我疆土凌劉

我人民而猶狡焉不已其侵軼之心耶邇來陳

選將練兵繕壘蓄糧之議者章滿 闕庭

皇上亦多俯賜採納付之有司矣但今日

廟堂之殷憂在於斯臣民之共憤在於斯西北之遺

黎洵洵焉不能朝夕在於斯畢收群策以成一

勞永逸之功正

皇上宵旰至意也臣子苟有所見皆當敷瀝悃誠以

備採擇况臣等以言為職又安敢猥陋自嫌借

冒是懼徒習循默無所陳納以效此款款之愚

乎蓋天下之事貴於謀定而濟之以實古豪傑

之臣不動聲色而應猝難常有餘力由此

道也謀之不定緩急之間一失其分而

矣宜急而緩則渙散頽弛無以備不虞

之早則資軍水則資舟以待之也况濟

舟行太行之卓乎宜緩而緩則張

垂於事理有急之形坐緩之實則今日攘禦之

計恐不能不勤 聖慮耳以為緩耶則募兵買

糧內外切責固宜矣外此有糴通德食糧之議

者有歛京師畜產之議者責有煩言何張皇至

是耶此謂有急之形以為急耶則

皇上嚴旨以責其治兵矣而司兵柄者未見兵之所

以治責其備糧矣而司國計者未見糧之所以

備不理其本而惟末之圖故力雖勤而功愈廢

萬一有警則秋期迫其不逞之虜顧可以空言

退耶此謂坐緩之實臣等謹以邊務之大勢先

為

陛下陳之夫兵也者氣也故治兵莫先於飽其氣今

委蕭積弱之不揚甚矣臣等每以虜事詢諸

緣邊之人率採手感頌謂莫之敢撓臣等雖甚

罷薦竊笑其說之卑也夫括虜部而周數之大

約僅二十餘萬而以駭悍自逞者惟吉囊與俺

答何不孩二部共七萬人竊據河套為我門庭

之寇耳其餘如亦克罕之荒昏伯思罕之古吉

庸瑣固皆鼠子也我兵無論外郡環邊關者四

一餘萬矣聚寡之分固已不倫一整我師制之

師驅彼害利易駭漫無紀律之虜一默則兵自

群皆奔矣况仗 聖天子之明威以臨之哉將

謂虜之獷傑猶豺虎之不可禦虜信豺虎也然
執豺虎而屠之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者獨非人
乎哉蓋勇智竝用必非徒勇者之能當也若去
年秋平定嵐石之寇是又入窵之獸耳以孤懸
之虜深入千里之內地不知經幾巖邑越幾險
阻使闢外有人縱不能迎敵奮擊以暢我軍威
亦必堅壁清野以銷其貪暴時出掩擊以牽其
肆掠候其去而集後陳以尾之遣驍騎而左之
右之夜則多鼓鑿聲以震之或銜枚以襲之晝
則多張旗幟以疑之或據險以邀之或閉其泉
源牧地以困之乘其困極而殲之虜固遺我之

一萬餘人抄卷十六

十九

獲也乃一籌不展使得以呼嘯跳梁而去此志
士之扼腕而憤懣焉者也雖然亡羊而補牢未
為晚也臣等但恐牢之敝而羊愈氾逸耳夫秦
晉之民古所稱尚氣槩逞勇力者也今宜勇而
反怯者有三弊焉勢之分也法制之束之也心
之携也何謂勢之分聚數寸之鉄以為權可以
擊堅而無缺引而夫之則弱豎可以伸之撓之
聚四十萬之兵以壓虜鮮不靡者然環數千里
之邊分戍之而聚焉者蓋寡矣及寇之來則又
分其兵於某處按伏某兵於某處應援某兵於
某處防禦崎零隔越王所謂小敵之堅大敵之

擒也况虜騎之來無慮數萬而諸將所領僅止
三千雖使孫吳頗牧復生無可為者故不為佳
昔楊琳孔壩溝之敗賊則為近日丁璋石湖嶺
之覆沒勢則然耳是蓋以竊發之禦大舉不知
因勢變通之過也竊發之禦兵不得不分其
防多也大舉之禦兵不得不聚其勢重也臣
等謹按東自柴溝迤邐至靈州以西無處非套
賊窺竊之徑然大舉之衝則有二焉東犯應朔
順聖等處則大同其衝也西犯平固環慶等處
則花馬池其衝也大同固為重鎮矣臣等請增
戍於高山聚落二堡以為之翼其次則偏頭寧

三五萬餘人抄卷十六

二十二

武鴈門之兵所當蒐補焉花馬池近固知所重
矣臣等請以固原總制叅遊等官移鎮彼地更
增戍於安定柳楊二堡以為之翼其次則定邊
興武之兵所宜整訓焉寇東侵則聚重兵於大
同以遏其衝高山聚落之兵應之偏頭寧武鴈
門之兵又應之如勢重不可支則宣府左援之
延綏右援之寇西犯則聚重兵於花馬池以遏
其衝安定柳楊之兵應之定邊興武之兵又應
之如不可支則又延綏為左援而寧夏為右援
若窺延綏則大同花馬池之援亦如之其深入則
省府之兵與州邑之民兵又協應之不以非我

信地而東兵以坐視不以已出我境而返轅以
自敵如是則聯絡之勢固矣不但已也賊牽於
東則西兵偵然虜帳之遠近虛實而遣死士以
擣其巢穴賊牽於西則東兵偵探虜帳之遠近
虛實而遣死士以焚蕩其產畜如是而犄角之
勢成矣聯絡也設或羽檄紛馳而延調於戎
裝之未辦客兵方集而虜已掉尾而去則若之
何在重總制鎮撫之事柄而使威令信義之素
乎則臂指之使首尾之應無不如志矣犄角可
也設或輕重以自擾緩急而後機二者皆取敗
之道也則若之何是在重優偵探昔之賞給使
之必明必信則謂知戰之地知戰之日而我得
勝算美奇正分合有定策而無定形翕張運掉
勢在我而不在敵何有於不腆之虜蓋寸寸而
守之不若扼其吭之為要惴惴以防其擊不若
擣虛之為得勝也此今日經畧之要機也若以
為固原之鎮未可以議遷而花馬池之懸隔未
可以易守臣等請以往事明之延綏之兵昔駐
綏德而虜勢橫遷之榆林而虜勢遏者正得扼
吭之策雖然如法度之東何武兵也者將之利
器也將也者國家之利器也今之馭兵以折軍
之法嚴諸將領夫兩軍相敵鋒鏑交加不死則

卷之六 二十二

傷今禁將領之折軍是不欲軍之戰也乎今之
馭將若謂寧拙守無巧戰一有驍果之將出邊
牆數步則持其後者得以開邊釁議之而何敢
言擣賊巢穴耶是不欲將之戰也乎夫戰之與
守交相為用言不戰而守者是示怯且損勢也
是故有勇兵無勇將有勇將無勇制率皆遲回
顧望以偷生之罪為得計養成偷惰欺嫚之風
以銷縮其肅切敢勇之氣是猶持太阿惜其鋒
禁不擊賊也此猶可言也至於摩抑頓挫持將
士以一切剪剪之法使不得搖其手何哉蓋豪
傑之將率有俠氣不可經檢故古人見怒蛙則
式之見螳螂以擊輪則避之此意可想也今呼
甲冑之士如奴隸而又舞文弄墨以密其防故
勇敢之不變為怯弱不可得也且今之文士固
將昭軟物引繩維以作法于下者猶或自越于
禮法之外而刀以剪剪之法持百死一生之將
上不惟無以止其氣亦恐無以服其心也臣等
請除寡謀債手邀功浪戰者罔赦若有維折軍
而奮勇克捷者有弱而且有成美者悉從寬假
以開放其心除貪利刻單遲遲失
機者罔赦除惰節跡目治之無責其承迎無
持以苛細以長養其按石超超也桑掉缺之

卷之六 二十二

則緣邊將士不戰而勇增百倍矣雖然又如人心之攜二何將之與兵相倚為命者也故可與之生可與之死可與之赴水可與之蹈火而後可以言戰守是何也恩之有以結其死心威之足以制其死命故也今諸鎮之兵素以忠勇著者延綏一鎮而已其餘不索糧而旅謀則憚後而狂駭甚至執主帥加兇逞焉紀綱之不振義分之不屬至此極矣為之帥者平居諄諄翁翁以取歡猶恐變生不測也安望驅之鋒鏑之間出死力哉是故一事姑息煦之如兒子而彼不以為恩反疑阻焉臣等以為是不難存乎其

國恩寒餒事育之資皆仰給於我而上下之義分森然猶在孰謂終頑逆不可懷來也得若人而明之以信義乎之以心腹有經有紀不震不懼則恩之無不感威之無不畏且將歌舞涕泣喜其來悲其晚矣若謂積疑已深恐不得而威之臣等則謂無名之惠適以生阻而有恩之威足以招攜何則誠偽之分也且養戰士如蓄蠶夫然終日發縱指示以馳搏狐兔則精神鼓舞

人耳宋宗澤之撫揚進岳飛之撫張用彼皆劇賊也皆稱干戈與我為仇讐者入營勞來而即戴之為慈父卒效之死力况邊士世受國恩寒餒事育之資皆仰給於我而上下之義分森然猶在孰謂終頑逆不可懷來也得若人而明之以信義乎之以心腹有經有紀不震不懼則恩之無不感威之無不畏且將歌舞涕泣喜其來悲其晚矣若謂積疑已深恐不得而威之臣等則謂無名之惠適以生阻而有恩之威足以招攜何則誠偽之分也且養戰士如蓄蠶夫然終日發縱指示以馳搏狐兔則精神鼓舞

盡技能而大有獲也不然則安疲樂怠惟教待食於人且釀成驕悍之氣博噉人矣五代廂軍驕甚動生反側而宋祖以一劍治之遂帖然定者此明徵也若延綏之兵獨以忠勇著而獨尤艱於衣食抑揚御率之道似或闕焉至於治兵備糧孰不以為至急矣但臣等所謂不理其本而未之圖者有說焉今之議治兵者清戎募兵二策而已以清戎言之清解雖勤而連亡相繼徒克吏胥囊橐為生民一重擾耳况土風不諳甲冑不勝而無濟於用乎以募兵言之往年大同之變蓋嘗召募而罕有應者縱有之則見

伍之軍不敷支給而新募之兵將何犒餼耶此皆不審事實而為浮談者也今之議蓄糧者不曰京倉挖運則曰外發銀言挖運則飛輓之費不貲而京食之儲有限言發銀則粟價翔踊

費不貲而京食之儲有限言發銀則粟價翔踊鑑為銖用錘竭帑銀以輸邊譬之以石填海也况軍士所急需者粟耳芟粟告罄積金如山曷用哉夫然後知漢之錯實邊實粟為有見之言固可勝一而兩得者也傳曰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今邊境饑饉沃壤盡棄人散財匱久矣何司計者不立根底久遠之圖耶人將謂屯政之壞由於法之廢乎則謂必盡寬其法而

後屯政可舉耳何也利歸於下則不戒而人情樂於趨法持於上則愈嚴而事體漸以弛故寬大之政遠人尚焉而况於荒莽寒瘠之地尤宜施也臣等聞往年邊師募之墾藝俱廣不惟封其私圖而且便於公糴不惟大車小負為度廩之克而架梁防護尤足為捍圍之固瑣見者不欲利之遺於下也於是清屯勘地之疏紛紛焉今日追屯糧明日夫屯地正德初年寧夏之變以其鼓衆怨而遂歛然起矣擾之以弗靖持之以太急夫然後人情散而地荒地荒而糧乏糧乏而益攜今邊民之日就凋瘵且甘心叛為虜

嘉隆錄卷十六

二十五

用者其由来豈一日耶言之至此誠可惋憤臣等乞

皇上

渙發 明詔沿邊壤地有能佃種者無論軍民無拘籍貫無限頃畝悉與為業永不徵科其壯夫健卒有可耕之力無可耕之資者官仍量給種具三時藝獲仍督令遊騎更番巡邏以防剽劫將官墾執廣者無得多蓄死士以護其世業以壯其軍威軍府有司但定其疆畔治其爭盜毋妄生擾害仍 勅撫按等官時加優恤勞問如此則兵農錯布耕戰相協三年之內殺殺屯屯可以平糴於無事之時以勸農可以

有事之日以恤士田畝皆困倉糧不蓄而自亨

乘耒耜者皆于城兵不募而自足何此之不為

而顧為不得已於然省之急空竭 內儲剗心

腹且無益肢體若謂王制無不獲之士而繩

武人不可以弛法也則膏土茂田悉藉於與草

之蕪沒而顧新於我軍我民之播佃息乎忍

容將領錙銖為軍士腴削而不欲其且戰且耕

以自食其力乎若謂懸餽待炊不啻涸轍之鮒

而西江之挽不及於救也則空運發銀一二年

問偶一為之以拯困急若以此為蓄糧之長策

則非矣至於勞來安定猶在州縣之官時其艱

難而賑之察其農事之勤惰而董督之稽其夫

家眾寡之數而什伍之候其蕃茂然後為糧之

儲蓄民兵之調發無施不可而竊發之寇不必

煩官兵而捍禦有餘力矣邊方州縣正官員缺

擇進士之俊茂者銓補有建是議者

皇上既俯採之何銓部之宜行而久不行也或者慮

騎之咆哮衝突則我馬辟易矣虜之弓矢命中

則我兵不可支矣如之何臣等謂避所短而用

所長此亦兵家制勝之策也步不能當騎騎不

能當軍蓋衝車奮擊則整而銳重車列陣則固

而嚴聞近年固原等處有戰車矣何廢不用

嘉隆錄卷十六

二十五

乎臣等讀史見趙宋順昌之捷歐城之捷皆步
兵也以長刀巨斧呼踴而進虜固馬不及馳夫
不及發而潰矣向不倣而行之徒專於弓矢之
程况戈矛及戟神槍機碗連弩之利器虜豈有
之而遂謂不可支乎縱馬之不可缺則茶馬鹽
馬點馬牧馬之制何盡隳弛而顧紛紛於買馬
責豈無所歸耶况孳蓄之馬也墮腫於江之
南北無濟於戎備而徒為民之巨蠹是誠不可
解也調馬於邊或於近邊之死監而歲解備用
之銀於軍府斯無利於軍民矣臣等見弓矢之
造備天下每郡計數千金率為姦胥巨猾之欺
冒而徒以敝弓往矢應常額厚取諸民而於戎
備無絲縷之益此又不可解也以歲造之值悉
解軍府聽其選工精造以便給用茲不可耶若
謂馬價弓材之利悉歸於邊恐稽覈之難而侵
魚之弊滋此又數米命婦炊之非所以語經畧
之宏規也前數年者有

皇上一號令舉措之間惟得人而任之為難耳方軍
情之未協則撫綏訓定之為難方財用之匱
則劑量贏縮之為難方兵威之弛則鼓舞振
勵之為難可戰而戰可守而守可進而進可止
而止則應機轉化之為難事變橫出則鎮

裕之為難自非本之以至誠之德濟之以不匱
之才者鮮能堪此責以紓

君父之憂故必採天下之公極天下之選如宋北事
委之韓琦范仲淹其人庶幾有成績乎若夫兵
難遙度事由中覆機不容髮疏不時報則心腹
手足之間脉理之不貫或有之矣臣請尋戰守
調集之機宜先發後聞可乎軍中賞罰生殺之
柄一由彼制可乎倣便宜置吏之意文自守巡
以下武自參遊以下悉由專奏易置如往年楊
一清之保舉胡經仇鉞等官疏入即報可乎倣
市租皆輸幕下之意賞犒支給悉由隨宜專決
不以銖兩稽勸使不得展布可乎圖遠大者無
近功而兵家之勝負無定形請不急其旦夕之
效而惟責其成功於五年之上下不問其城堡
小戰之失利而惟取其軍律氣勢之恢張森肅
可乎擬議責精咨詢貴廣以禮敦辟名臣俊士
足為主帥之師友者以替軍機如古幕府之開
可乎遠近士民有藝勇絕倫者許招至麾下優
其賞給為軍鋒之冠候立戰功奏請補用可
乎此皆朝廷馭將之大制固非小臣所敢議
議然

皇上一振宏綱以洗積習頽弛之弊以建萬億年永

固之圖則推較之美固不可以不申兵柄之歸
不可以不專且重也近日有議河套之復者臣
等以為議復河套於今日誠落落不可幾鮮不
指為狂易人矣但兵也者勢也弛之則垂翅而
委地派之則動乎九天之上信得豪傑而委重
焉數年之後可以捧河而南地還之

陛下不然吾所恃以限隔胡虜者黃河一帶水耳險
為彼賊而二千里衍沃之土使得以收牧孕育
於其間異日醜類益蕃則為損益甚其蠢動
將不但今日已也奉天意以驅殄驕虜此固復
我故疆承先烈以固永圖與好大喜功快心

狼望之比者異矣至於郊坰通之遺孽非我
族類其心必異不密為之防而欲倚為緩急之
用井陘之役夜半之諜何如哉疾癥已發蓋不
待徵往驗於劉石之禍也此實隱憂之宜圖而
尤不可輕發以起釁潛移默奪要在柄事者
之善處耳若夫衛所偏天下而繫兵籍者皆備
販之夫將領承世蔭而司軍政者率裙屐之子
我武之不揚不止邊疆也乞大賜振整自
兩京以至郡縣之兵一體訓練以備不虞則克
詰戎兵固隆古制治保邦之所急務也臣等猶
有說焉急治其標故不得已而投攻伐之前

保和榮衛為元氣之護良醫恒契監焉夷狄其
標也民其本也急於攘禦之策而忘其輯寧之
治饑凶之謂何而催通之使揚鑣親馳於宇內
征督不已繼之筮楚筮楚不已繼之械繫有司
承望以苛急里胥當緣以肆姦民之騷縶不便
甚矣周書有之用顧畏于民君是獨不宜深長
思乎臣等進此猶有說焉董正治官乃四征弗
廷之本故折衝千里之威常在樽俎間也今大
小臣工果能精白一心罄竭忠悃以仰承

聖德否乎乞

皇上嚴加戒飭俾自今伊始義利必明而庶隅之無

嘉隆源抄卷十六

三十一

闕好惡必公而賢否之不滄切主憂臣辱之
義而靖恭以匪懈知本固邦寧之訓而保愛勞
傷庶內治修而外攘之功不難於舉矣臣等叨
竊南垣仰報無由感切特艱有懷欲盡遂以猥
焉蕪濫之辭冒干天聽幸賜鑒納以裨涓
埃此實

皇上不遺芻蕘天包地育之至恩也瞻仰
宸極臣等無任懇悃戰越之至

嘉靖二十一年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兵科給事中臣丘樞等謹

題為剿虜收功乞 賜申飭邊臣以圖善後事臣

等竊惟中華之禦強虜張 天討以蕩群氛乃

王師之所以成百勝而振風猷以壯聲實尤邊計之

所以保萬全也昨者胡騎跳梁擾我東鄙

天威 廟略立 命六師殲之河東古北斬馘無算

不旋踵而犬羊遁跡焉誠足以伸華夏之威而

洩神人之憤矣然以利害較之孰若先聲震懾

而使其不敢來又且豫備周嚴而使其不能入

豈不尤為長計哉此則方未之急務而邊臣者

之責也乃兵部議處十策其於安邊謀

國蓋亦曲盡其機宜矣臣等復為條例規畫以劾

一籌恐議論愈多徒重邊臣之牽制耳謹直敘

管窺大略以俟 聖明採擇焉一曰破邊臣之

常套夫邊事之不振皆常套拘之也人亦孰不

知其為非而相傳已久驟改為難於是互相倣

效以釀成沿襲之害而不知其為誰之罪矣即

如兵馬係一方之保障而豈堪迎送之糜錢糧

竭百姓之脂膏而不惜餽遺之濫總副之職非

不重也而任下官抗禮致軍令之相妨勘合之

禁非不嚴也而借各站通行使郵程之俱備有

往復之金幣以清禮有泛常之宴會以雜財以

巡撫而薦總督之功以替撫而敘巡按及臣等

縉紳之美功名念重乃甘自處於諂諛夫如此

類未易枚舉合無許新任總督鎮巡等官除成

規良法永為遵守外其餘事體因循任行整飭

縱使振揚少過浮議流聞亦無遽以文法繩之

則後略於蹊徑之外可以綽綽然衣帶其驥足

矣 二曰除邊人之積習巧猾之弊何處無之

其在邊方為尤甚蓋疆場之外防禦為急而刷

游弗違姑息為多而法網易弛且恐招怨主謗

故皆執是而莫之問耳即如邊士之擅殺降夷

也豈不沮歸附之心墩軍之私易虜貨也每至

啓窺覷之機除糧賞可憐寒餒之脫巾攘奪

首功不免英雄之喪氣盜賈以及虛出則廩庾

為虛占役而又實開別名籍徒具軍地有清查

之名矣募兵之疎而莫能誰何屯糧有徵收之

數夫官吏之濫而無從對照其他百孔千穴蓋

更僕未易數也合無許新任總督鎮巡等官盡

將官府及地方中累年宿弊次第剷革無分官

民豪右但有一沮撓聽指名奏

願以憑究治昔人有言興一利不如除一害正此之

謂也其三曰邊務之虛文自庚戌以來封疆

之

分區擺邊也條例事宜及奏報功次也未嘗不
僕僕然稱勞也然不務粉飾不涉支吾者幾人
哉他姑弗論只如昨日河東數戰說者遂以為
二百年來之所未有則前此各邊紛紛報捷凡
所謂官軍奮勇血戰斬獲首級奪回達馬夷器
哈虜敗逃出境皆紙上之空言可知矣合無許
新任總督鎮巡等官愈加刻厲此後如某事當
行某事當罷某事宜請某事宜專務期着實舉
行責其成效無徒推點門而取快目前非但上
為國家下為軍民而亦即所以自為其身矣
獨不見近年以來各邊之宗師虛文者豈不微
一時之幸少間敗露而斥罰隨之矣畢竟何益
也耶萬一諸臣不悛仍前搪塞聽本兵及巡按
并臣等該科不時劾奏積衰之邊察庶其有瘳
矣乎臣等迂見如斯言病而不處其方舉槩而
未竟其說欲不開事規不煩題覆使得便宜行
事各效所長而不敢多岐以亂其心遙度以掣
其肘也伏乞 勅下兵部申飭前鎮大小諸臣
鑒前轍之非遙勉同舟而共濟閩外之事悉以
委之諸凡建白注措 許以不從中制焉至於
功罪賞罰自有 典章在也其各邊應否通
戒諭一體遵行均惟

嘉隆原粉卷十六

三十一

皇上裁之臣等無任悚息企望之至

嘉靖四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奉

聖旨這厮每既知見如此如何不先行奏論且遂因
欺君謗上勾賊入犯兵科本職如何不効立擁着
錦衣衛等在衛裏打六十棍着為民其餘都降雜
職邊方去

嘉隆原粉卷十六

三十四

吏部尚書臣楊博等謹

題為欽奉 聖諭條陳邊計事准兵部咨該

內閣傳奉

聖諭朕看得東西二鎮虜寇搶殺至甚防虜之計如

何預處卿等會文武群臣着實詳議來看欽此欽

遵節該本部覆議合再通行大小官員懍忠殫

慮破格講求各另刻期具 奏容臣等酌量緩

急會同 內閣并五府九卿科道各官逐一詳

議列欵上 請取自 聖裁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臣等竊惟狂胡匪茹分道憑陵東犯

薊鎮則 九重震驚西犯偏關則三晉騷動搶

殺至甚誠如 聖諭荷蒙

皇上軫念生靈日勤宵旰 特諭輔臣公同臣等詳

議預防之計臣等雖至愚極陋目擊時艱敢不祗

承自昔防慮不過戰守二端而各邊地勢不同

戰守亦自互異即如薊州昌平保定三鎮有牆

可恃虜難保其不來但當乘高據險使之匹馬

不入即為上策山西宣大遼東四鎮無牆可恃

虜難保其不入但當堅壁清野使之一毫不得

即為中策臣博臣本固臣士詹連日面相酌議

除重將權明軍令修城堡等項事宜已經各官

條 奏不敢緊及外謹將近來東西六鎮戰守

之機其大且要者列欵 上陳伏望

聖明特賜省覽 勅下該衙門會官詳議裁定施行

及照奉 旨建白者臣等之事也詢謀參酌者

輔臣本兵之任也至於削去虛文力求實效者

則總督鎮巡兵備將領之責也若使臣等言之

輔臣本兵議之邊兵不肯力任其事或明肆異

同或陰行規避紙上空談譬之畫餅竟何益乎

安攘之效所據責成邊臣同心寅恭實心幹理

乃 今日之第一務也又念兵凶戰危人情所

難 朝廷所以驅策之者惟在賞罰有功不賞

人固弗勸有罪不刑人孰肯輕蹈白刃之禍哉

近歲薊鎮潘家口磨刀谷失守總督王忬楊選

相繼棄市而總兵叅將遊擊友從未減是以今

歲虜警屢稱敵戰竟無一將請纓而死可以見

其情實矣頃蒙 宸斷逮繫鎮巡人心始知警

惕而副將等官田世威劉寶晉進忠吳光裕等

分有信地不能固守其罪尤重亦當先行收問

合無將田世威等提拏到京聽法司查照所犯

一併擬罪以為邊臣縱寇殃民者之戒臣等不

勝懇切祈望之至隆慶元年十月二十九日題

奉

兵部集議來說欽此

計開

一定刺昌守牆之議刺昌二鎮因山為牆延長

幾二千里自庚戌虜變以來屢經修繕河坊

口古壯口黑谷關一片石等處拒回大虜明

有徵驗因獨虜潰牆近說者遂謂牆不可守

是誠因墮而廢食也蓋前年墻子嶺失守乃

通州官軍今歲界嶺口失守乃河間府官兵

守兵單弱援兵不至調度之失宜豈可歸罪

于墻哉合無聽總督侍郎曹邦輔督同鎮巡

等官趁此冬閑躬履邊垣逐一閱視稍有不

備即為脩補春秋兩防將調到入衛邊兵分

營配搭每站各得一二千名駐劄適中地方

猝遇虜眾攻墻令其併力戰守彼仰面而攻

我乘高而擊虜騎雖強恐亦不能飛渡

一定宣府南山之議宣府東踞咫尺平其海昌

治岔道八達嶺等處俱有通賊要路總督軍

門統領重兵拱護南山實以 陵京為重連

年關外增設墩臺深得關禁待暴之義近議

紛紛欲將兵馬列於張口左右衛等處俟其

南下方守南山失策甚美合無備行總督御

史王之誥督同鎮巡等官今後春秋兩防仍

照成議謹守南山以慰

君父宵旰之懷不得藉口外防致貽內患

一定山西擺列之議馬門寧武偏頭三關均為

山西門戶馬寧一關外有大同猶稱屏障偏

頭一關西連延綏獨當虜衝先年馬寧一帶

添築邊牆增兵未為無據然邊長八百餘里

原守官兵民壯不滿數萬名曰擺邊實為故

事固未見其乘墻拒守如刺昌二鎮其難過

虜之歸者也蓋刺昌合諸鎮之兵為守頗易

山西止一鎮之力為守實難今該給事中張

齊議罷擺邊得之目擊非臆說者但事在關

外遽難遙斷合無聽總督都御史王之誥督

同鎮巡等官虛心酌議務求長便具實奏

聞如果可罷每歲秋防官軍民壯止宜屯駐適中地

方遇有虜謗相機戰守以保萬全

一定保鎮防守之議紫荊倒馬龍泉諸關皆峯

疊嶂頗稱天險且藉宣大為之屏蔽虜若南

犯諸關勢必經由二鎮即使介馬而馳亦須

數日可到但當明其耳目養其銳氣虜犯宣

大巴入內邊南窺內尉保安靈丘廣昌等處

然後乘墻保守斯為得策近年以來先期擺

邊不惟空勞士馬亦且糜費餉餉合無聽總

督侍郎曹邦輔督同鎮巡等官每遇春秋兩

防預將兵馬分定地方操練必須的有稽報方可登塲以成以逸待勞之計

一定大同搗巢之議大同地方外連朔漠與虜

為鄰虜犯山西保定勢必由之先年總兵馬

芳梁震每遇虜入輒率勁兵出邊搗巢故終

震之任虜即入寇不敢久駐蓋牽於內顧耳

合無備行總督都御史王之誥督同鎮巡等

官今後虜果深入發兵搗巢冬春虜賊馬弱

之時虜雖不犯我境間一搗之亦不為過有

功破格陞賞縱有敗衄不當輒加開邊啓釁

之罪至於宣府亦可效而行之蓋總兵官馬

芳驍勇不減於震戮力報

國此其時也

一定遼東積貯之議遼東一鎮濱海鄰夷中通

一線之賂一切兵食悉皆仰給本鎮之產且

地甚肥饒收成常稔但鎮人愚昧不肯少為

積蓄之計豐收之年粒米狼戾一遭凶荒坐

而待斃如嘉靖三十八年三十九年人至相

食食既不足兵自難振何以責其敵愾之功

合無備行巡撫都御史魏學曾督同守巡兵

備等官多方設法令其開墾荒蕪每歲

賤處發官銀糴買收貯仍教諭民間照依

南規則各自蓄積務為一年三年之備惠既

不費承在可行 隆慶年 月 日奉

聖旨

嘉隆現抄卷十六

二早

欽差戶科給事中臣張東壺謹

題為虜志益驕邊患至亟乞擇要酌發豫明戰

守以重 陵寢以安畿輔事臣於十月二十日

欽奉 勅諭前往宣府地方查勘邊情至居庸

關乃先詣關外隘口通將隘後境上備行採度

盡心延訪反覆不已是以頗見要領不覺倉皇

蓋臣以為患迫南山比之在背之刺妨踈東路

何趨燃肩之火哉款待事竣還奉

聞誠恐不量緩急既承負循默正其疏間忽聞喜峯

入 貢夷消息已至有款捨居庸關進入順古

北口出去捨一箇月纔回等語又節聞走回合

說虜近來攻堡寸鐵不遺今回打撈勾合大眾

要便來捨都說好捨等語是虜志益驕貪心無

已視吾 中國深入則深得利大舉則大得利

臣今不敢效迂緩之談請先以近畿要害戰守

機宜望 闕陳之臣惟 京師天下根本而

陵寢諸山實 京師擁護也山後紅門諸口近在永

寧縣之南即今所謂南山隘口譬之人身

陵寢諸山是 京師肩背南山又 陵寢肩背也譬

之人居則 京師正堂 陵寢諸山後堂也南

山後門也近被大虜得人嚮導南山之外已為

戎馬之場則我之肩背已受敵矣而 陵寢三

十里之外 京師百里之外即為近邊矣臣惟

言之寒心寢不貼席蓋往者虜患猶在宣天西

北若今所患宣府北路即在 京師直北矣查

得九月虜之入也自北路獨石而下其出也徑

由滴水崖邊散出夫知山由是踈則入由是踈

可知也訂滴水崖邊至隆慶州城止八十里計

永寧縣至邊五十里設若大虜更由滴水崖及

近突永寧而入則輕颺之騎直擄南山不日可

至其為 陵寢京師之慮又可知也此豈得與

往事同論也往者附邊猶恃三衛為我藩籬之

人又謂北路龍門所一帶皆山險林深不通大

舉之處是以防備獨在所後若今三衛技部附

邊住牧悉為壯虜驅迫星散藩籬已空而險深

之處皆不足恃也往者吾中土人未嘗為虜所

使若今宣大邊民屢遭虜掠間有點猾者乃反

安其利而樂為之用又有前大同鎮叛軍清風

寨亡命之徒久投魏幕先其所往于是我民之

所知路即外虜之所知路也聞前攻隆慶各堡

斥呼姓名以報怨此又臣之所為寒心也往者

宣大諸邊緊受虜患若今獨石之西龍門城至

黃河岸界計一千五百餘里近因總督之臣悉

意修築頗稱高厚又墻之外浚之為壕城家之

外究之為害虜騎雖強不能徑突故三四年間虜患暫息凡以此耳近於中路攻墻皆可憑守今惟北路獨石以南至東路沿海四百餘里輒因沙石難規財力未逮止於極衝之處修完而已則此二路斷為虜所必窺而復來也况声息欲捨居庸其意可知臣又查得嘉靖二十一年虜由鎮河堡入直犯太原千餘里無能挫其鋒者二十三年由善房堡入直由宣府西路深入及保定易州而止當時調到三千營之兵合十數萬之衆亦未嘗有出堂堂之陣者今若由近邊而入呼吸風雷附近人馬勢有難支與之守

嘉隆疏卷六

四十三

猶不暇責之戰又安能乎迨至報及軍門方始調遣且若盡合宣府總副參遊之兵除少卒擺守之外所統征調已計不及二三萬之數而虜騎之至動以十萬為號少亦不下其半又不知果有出騎之將可以截遏否也此又非之所以寒心也臣惟今日邊事無有急於此者謹即居庸為中按其圖勢高論之八達嶺者居庸直北之門也居庸以東則為禁山自張家口至歸家口聯絡為隘者十一皆隆慶永寧所轄也居庸以西不係禁山自八達嶺至糜子谷聯絡為隘要緊之隘首居庸所轄也居庸所轄一口失守

南下入山即湯谷蘇林口皆可由之而出畿輔無復阻險矣然尚有新修墻壕頗可為守若永寧所轄張家口失守則直循青龍橋東口遂入西口而所謂湯谷口諸口皆可由之而出畿輔者也若紅門諸口失守則直擣陵寢後山殊無間截而南突之騎即至灰嶺賢莊諸口皆可由之而出陵寢以達畿輔無復阻險者矣紅門之口尤為緊要臣嘗聞土木之變虜由湯谷口出入已成舊蹟之踞而青龍西口八達嶺者即其從入之門也今八達嶺堅完足守則其勢必將惟張家口是窺况九月虜之哨騎已突諸

嘉隆疏卷六

四十四

口至青龍橋東口石佛而返豈非鄉導者先示之踞而為今日屬意之衝者哉故張家口者亦京師近日之憂所當固守者也雖然所謂口者非直為山徑蹊間如棧道然別無從入之踞也兩山夾擁而隙其中特少狹焉而已即其踞畫牆為限而虜馬登山架梁如飛反出其上可以徑越彼時守口之兵聞皆自擇崖險為駐足之地懸砲石以待其上衝之鋒所謂技止此耳臣誠過計憂慮無已兵法母恃其不來毋恃其不攻不知今日吾所以待之與所謂不可攻者何也今在目前近計臣猶未暇贅論也臣嘗親至張

家口觀之與八達嶺相去二十五里猶有可越之坡若青龍二口則為南下總會咽喉別無歧踞於此築塙浚壕務在周全如式預塞其險隘以兵守之擇一把總付之似為得策亦不費力也水寧之兵殊不足恃况內地承平日久南山類垣已成通衢而諸口之外平坡尚多不專於口所能為恃是以反覆念之今日之事必可以戰方可以守適見宣府撫臣調坐營董賜之兵二千已至東踞然臣之憂慮猶未已也守口者為口多而兵分待戰者恐賊勢重而兵寡故也若能於此增之勁兵又委專守而東踞然將

嘉慶通志卷十六

四十五

及坐營之官兵則使近應北踞堵遏之鋒相機隨處截殺不當緩急又使為南山防守也軍之耳目寄於鋒砲軍之聲嚮通於哨諜若令調遣早馳策應有時堅壁得先收斂有及孽孳孳頽頽晝夜准備或者先聲所至姦細得窺亦可潛沮狂謀不為無益者也臣為 陵寢過許又有意外之慮者蓋嘗總而論之紅門十一口聯列於前此第一重藩籬也若灰巖賢莊錐石馬門德勝虎谷六口聯列於後此第二重藩籬也陵寢肩背所托惟有此耳夫有險可守得人能守則為藩籬不然則通衢矣是知賢莊諸口又入

陵之近門也四海治黃花鎮皆可徑通之踞四海治邊林谷峻深樹卉蒹葭零賊常至見今人跡蕭然無行者若伺知北虜南下乘虛東窺抑或虜酋復勾引相通能無意外之慮乎且南山諸口一失其守而此皆為受敵之衝似宜更議蓋以二千勁兵更置守吏俟寧即撤去雖有新添察將選合 陵衛之兵三千然此皆內地未曾見敵之眾猝然有急臣安敢以為足恃也不然較其防守稍緩者移守於此相助聲勢亦無不可四海治雖有守備其可用兵不踰四百此惟可為守株待兔之夫耳議者皆謂四海治宜添設

嘉慶通志卷十六

四十六

察將一員以防近賊且謂黃花鎮永寧邊之應援保安 寢陵所係不小也臣蓋於此反覆踏勘非苟言者約而論之臣所謂要害者則北踞之滴水崖大虜從入之踞不可以不先守也南山諸口 陵寢倚托之門不可以不重防也張家口青龍口 京師近捷之徑不可以不扼險也賢莊諸口後山入 陵之門不可以不加意也擇所要害先以勁兵酌宜守之早謀後伏憑險固守如懷來封水谷以西即居庸關糜子谷接界之外口也有警亦宜駐兵榆林上過四犯之踞下扼南口之險如此彼見有備未必敢犯

而主容諸營一時併集經緯其中併力截擊亦自有所顧忌又虜騎倏忽剽掠尤不容遷延左次即今宣府諸路皆宜整備預待調遣為頃刻起營之計後來查勘計日計里有慢期者各該承調官員當即以不依期引兵策應等解法司議處合先嚴例預做底幾聞敵即趨應接有恃聯營合勢軍聲自張虜亦不敢深入南下矣大同正兵頗稱趨雄蓋總兵周尚文不衰據鞍顧盼之氣又能嚴臨陣先退之刑是以士卒用命敵人知畏以太師呼之謂宜

命總督衙門豫合同正兵及諸路參遊速整戰具

嘉隆疏抄卷十六

四七

豫待調遣一有警報即令火速馳赴總為

京師保護更不得以主容異心致誤大事其遷延者亦聽查勘計日計里察問不分主容不許原情一併同罪又惟見今之勢宣府最急大小將領俱係待罪人員蓋由諸將遇警雖裝糧被甲惟怯褫氣惟保軍以求自全竟不聞有提刀略陣義烈發心肯保代以為報效失事之後自甘巾幗更加懈弛若不早嚴加罪之則雖使搖動京師如敵所大言者亦豈無如此而已乞勅下該部特行嚴例如再聯營觀望不併力殺賊及引兵策應不與敵見面者總司參遊守備等營

嘉隆疏抄卷十六

三十八

翰林院編脩臣胡經謹

奏為請大奮

乾剛益整 王師靜難一方以振綱紀以綏四方事

臣聞文以定治武以戡亂明主張弛之大道賞

以酬勞罰以懲逸馭世鼓舞之大權故仁義並

用而政事和恩威茂著而人心服恭惟

皇上御極以來承 聖祖神武之威新

列聖弘文之治藝倫叙而父子君臣之位定典禮秩

而堯舜周孔之道明是故海宇絃頌筆門俎豆

中土之民至有老死而未見兵革者固宜人人

效忠夷狄率德乃大同之存呼聚稱亂至戕殺

主帥囚偏撫臣以自外文明之化亦虞之苗夏

之危矣通蒙

皇上赫然震怒亟諭征剿真乃文乃武 大聖人執

蠶茲窮寇職決有日乃復誘引胡虜數萬餘騎

衝斥突入直抵版城與之接援我軍腹背受敵

眾寡殊勢以致解圍左次幸而胡虜以草枯不

能久駐復自解牧河套以圖其後此正天奪其

計而使我軍得為之地也 臣愚無知竊意今日

之憂不在叛卒而在強胡今日之罪不在強胡

而在叛卒易曰履霜堅冰至言所由來者漸也

始以正德年間召入邊卒為親兵而勢橫因

窺中兵虛實而氣驕至殺撫臣殺裨將則叛形

露矣乃復貸不治若必謂 王法無如我何養

成大變固其所也臣切思歷代養兵之厚無如

我 朝一農所獲不足以供一軍之需近雖散

犒愆期要亦當事者之責而 朝廷養養之恩

固世世在也乃敢據我城郭弄我利兵資我糧

餉脇我良民害我 王師是其滔天無赦之惡

臣不願與之俱生也然此特釜几魚肉耳安足

上勞 聖慮於獨惟胡虜自我

高皇帝驅逐之後

文皇帝迅掃之餘兵休息今百有餘年故部落蕃盛

方馬精強勢則然也我

國家承平日久士不習戰將不閱兵城堡不脩火

堠欠明虜乘則遠避虜去則狎追以是習為故

事歲復一歲求欲無大舉互寇如今日無能也

臣本南人不諳此事然竊料此虜雖強備禦有

方亦無有大患也何則臣聞不掉之尾起於中

乾風邪之疾危於內虛今幸際

聖明在上群賢布列根本之地敦大強固有同磐石

雖遭茲乾虛特氣數之少慳耳夫夷狄猖獗自

晉唐而宋幾千有餘歲至入中華翻天覆地之

交極矣幸而 天厭胡虜為生

聖祖畫驅而蕩滌之今甫六十年仰觀

天道俯察人事豈止虜能復蹶踣時耶雖然天下事無恃彼之無患而恃我之有備易曰童牛之牯慎其微也猶豕之牙握其機也蓋微慎則早見而豫定機握則用力要而成功易今虜寇交侵譬則入之身外感內傷未可謂非疴疾也良醫藥之則遐齡之微萬一輕視而徐徐云吾不知所生矣臣職叨近侍心切過憂謹條禦戎討賊十事忘昧為

陛下陳之一曰定 聖謨以成大計二曰設大將以

一紀律三曰益將兵以格賊勢四曰重將權以

嘉隆疏抄卷十六

五十一

肅軍威五曰善召募以資實用六曰厚陞賞以勵人心七曰畧微過以便展布八曰時糧粟以健士馬九曰崇正議以安將士十曰嚴關隘以防奔潰臣竊惟

陛下 一身天地神民之主也

陛下 一心萬化闔闢之原也故君志定而後天下之

治成孫子曰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夫大

同有兩陸之藩籬六鎮有西北之要害燕晉有

天下之脊脊無大同則宣府之勢奪燕寧大則

六鎮之兵搖無六鎮則西北之民危而東南無

安枕之期矣伏願

陛下俯救一方之弱兼收群士之策乘焰燭之方張

絕炎炎之無已雖號四方之兵費太倉之粟耗府庫之財不得已也而為之是為應兵應兵強易曰田有禽利執言又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其斯之謂乎夫大將六軍之司命社稷靈長之寄也故漢高拜韓信於行陣而七國服宋祖命曹彬為都部而江南平是兵之有大將猶指之有臂臂之有身身之有心伸縮進退惟心之一是而已邇者

命憲臣為副使 遣武臣為帥夫亦為備常虜設也

今擁眾直入且號百萬則非常虜矣集兵四萬

嘉隆疏抄卷十六

五十一

夫亦為討叛卒計也今虜寇相援眾寡莫敵而負固援強前掣後曳獨且奈何哉矧兩貴不相使謀猷之下豈無異同臣謂今日大將誠不可不設也待之不可不重也求之不可不慎也必其智足以識微量足以容物謀足以成務望足以壓眾如古裴度曹彬其人可也使其耳目改觀易聽以將軍自天而下亦

陛下神武之大節也臣聞今之邊患一虜挾了十夫

披靡虜騎至萬望風退守此正近時急弛積弱

之弊也昔 聖祖定中原江上卒耳

文皇帝北伐土兵耳是故虜不自奮存乎時將下自

任存乎君今之邊臣可以討賊則有必克之日
兼以禦虜恐無兩顧之勢且今所集者四方兵
耳若外攘內攻則非一數萬兵不可伏乞

陛下俯從群臣所薦中外所服者添設為制使督帥
與張瓚邵永軍表裡相濟一專於攻賊一專於
防虜而兩軍將士悉聽大將之命庶乎統紀一
而無忌彼顧此之患血脉通而有此失彼得之
助故曰成大事者不惜小費近憂者必多遠
慮古之立將也乃親操鉞而授之柄將拜命曰
君不許臣不敢將於是軍中之事皆由將命故
曰從此上至天下至淵者將軍制之今

朝廷之上惟在擇將不在畫策將得其人則凡安
危之計攻守之器乎吸變化自有機度所願者
予奪生殺降拜調度之權悉以付之而兼以專
便宜行之而無待於請如

先朝之任靖遠伯王驥則智謀勇鬪軍器自勵虜寇
不足平矣募兵之道六一曰貴別二曰貴精三
曰貴速四曰貴靜五曰貴聯六曰貴厚因能任
器謀勇竝收夫若居上小者居下之謂別選壯
招勇詐可貪可俠可盜毋使懦弱之濫與世
豪之依附之謂精春氣漸青虜將復至矣即今
為亦已遲矣而復遲緩猶拱手徐行而救火

嘉隆抄卷十六 五十四

灾溺之中是以兼程督率朝謀夕發以赴軍門
之會之謂速邊鄙之民樂戰而輕死飢餓之民
重食而輕命故因地呼號者不崇朝而雲集因
饑收納者不煩命而子來使之為將者若禹之
行水也若其行無節也則地方不擾而行伍充
民濟安而強壯用是之謂靜游食之民性同
飛鳥見利則趨利獲則走勢之所必有者於是
編行伍明分數彰連坐之法定犬牙之制如古
千夫長之謂聯七尺之軀父母妻子之養親戚
墳墓之繫誰則無之今一旦驅之戰冒鋒鏑櫛
霜踣使非恤其身家多其犒賞其肯為

國家出死力耶是之謂厚夫正義授命正士之忠
立功要名中材之心而酬勞報功則人君勸獎
之盛典也是故千金之予必有死士書曰功疑
惟重於功也不如是不足以勸天下之心伏願
勅下本兵備查

先朝此征故典定為賞格著為定令以授大將大將
以示諸將士如是而人心不勵臣未之信也昔
鄧禹漢名將也一將出關輒為赤眉所敗光武
畧而益任之卒能佐興漢業功首諸名將蓋以
兵家勝敗固常事也伏願
陛下鑒功過之竝使各得失之細故無拘文法從以

嘉隆抄卷十六 五十四

權宜征西將士張膽直氣無復瞻顧之患矣兵者國之衛也食者兵之命也用其力而先奪其命敗之兆也乞

勅戶部大加計度時其飛輓備其糧草使軍門調度給散之有餘斯萬民之幸也是故佚之而後可勞馴之而後可擾生之而後可死志曰千里餽糧士有饑色夫士而且飢其孰與戰哉武王曰予有臣三千惟一心蓋心一而後哲哲同哲同而後力齊力齊而後戰勇人同之變或撫或剿前此猶可說也今日之事有討而已矣易曰得其首獲匪其醜仁義並用之謂也蓋首從別則賊心二而力孤玉石分則良善安而德溥然必威行而後恩可施勢窮而後力乃屈故將欲生之必固死之文武闔關之機也切念天時人事此賊已漸失所據矣大兵衝之不北走胡則南走中原近

陛下分遣諸將益守各關誠豫防之道也仍乞嚴加勅責關將有潰賊若干人者必戮擒賊一人者同賞要害鎖鑰則此賊逃無所止大同之浮賊不日且獻矣然此固大畧也若夫運量之妙攻守之策雖以老將如趙克國者而不敢為漢遙度以取金賊况弱質綿力未學軍旅如愚臣敢置喙

執然臣之食

陛下之食之也臣之身

陛下之成之也日擊狗鼠之跳梁心切犬馬之報効僕不以臣言為妄狂而加封非之采則天下臣民之福也臣不勝恐懼待罪之至

嘉靖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嘉靖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

兵科都給事中臣曾忭等謹

題為乞正名罪慎舉用以杜姦萌以圖永安事近

該鎮守太監王絕等題稱據廣寧軍民人等狀

告呂經苦害軍民十一事乞轉奏

皇上欽慮施行再乞差總兵官卻永侍郎周叙前來

撫安等因又該兵部題奉

聖旨呂經已有旨革職閑住了還着錦衣衛差官校

齋駕帖拏解來京問理素驛并地方有罪人犯

都着巡按御史查提問擬來說歸邦奇也不必

去吏部另推可以撫靖地方的兩員來看欽此

臣等伏讀

臣等伏讀

臣等伏讀

聖旨仰見

皇上好生不殺體權建變推誠矜物與古之聖人寧

失不經同一至仁也臣等敢不特順以紓

至懷惟九重嚴遠君門萬里邊城變故之狀軍

士驕悍之罪臣工憤懣之氣不徹于

聰睿者尤多也至

陛下所觀者又皆危城之疏况一偏之論議且復抑

揚輕重於其間

陛下何所度衷而裁之乎傳曰膚受之愬智者惑焉

文致之罪即臯陶聽之以為有餘辜矣今日之

事非類

陛下聖明公虛洞燭鎮靜遐思若遽聽邊臣之奏從

軍士之請則所以處此又不獨如今日矣近有

山海關守臣帖報兵部開稱本月二十五日呂

都御史進廣寧總兵勸說不必久住軍士恐生

他變呂經不從二十六日叫罵字者進各軍聞

知云你將我貼丁不與又將糧銀減半今還罵

本害我各吶喊撞鍾打鼓齊人將都察院門打

開擁入將呂經遍身踢打鏢肘送監又將都察

院并文卷盡行燒燬着總兵太監奏本討

赦等因臣等於兵部借觀之乃知危城之疏未可盡

信雖蔽之弊不可不深察也何也蓋危城諸臣

臣等伏讀

臣等伏讀

寄命軍士白刃在前死生在念苟可以免於戮

辱則蒙蔽之罪無愛矣故先後奏詞所以伸彼

抑此者非有所恩怨而厚薄之也自全之所在

於此也且今之官府所以得行威雷者以

陛下之委任權力在已也呂經奉

命取田則權任固奪矣縱欲為雷誰復與用命者况

其受侮遼陽潰死者屢彼縱自媿寧復不畏死

耶若曰往政之雲則遼陽已發之其苛政刻令

御火又悉除而更之矣此其為情亦大可察也

夫今日邊境之禍平心反本而論之撫鎮計刻

之過軍士驕悍之習

國家數有之積三者寔相因而成之是酷吏亂卒厥罪惟均法固不得輕重之也

明旨已下 命使已行呂經之罪臣等不敢復言矣

至於軍士之多寡若不正名聯義以昭示天下

竊恐姦雄之竊笑而亂臣賊子之接迹也嘗聞

投鼠者忌諸狐穴於城則灌者避焉何也以其

所托者重也巡撫者

天子所命大臣也即其有罪

朝廷明典固在也軍士誠聲于朝

陛下英明剛果其治經猶厲鼠耳豈當以麾下小卒

輒自碎辱如此且聞其髮須手校體無完膚袒

裸牽繫將示通衢此何等刑辱耶雖經所自致

如 朝廷何經不足道獨不畏

陛下耶臣等請得數其罪夫執辱撫臣殘

天子命吏罪一焚燬公廨擅閉城門罪二欲易撫鎮

則執名以請要君廢置罪三既執撫臣乃以狀

訴先發後聞罪四謂曰請轉奏

皇上而不具姓名傲君無上罪五中央堂陛之等倒首

足之序裂名分之防蔑視 王章輕玩

憲典罪六此豈薄於呂經者哉若不獲真正元惡數

十人數其罪而責之則將來軍士無復嚴憚自

是

國家紀綱愈不立法愈不行邊境效尤循琛而動

陛下之憂日滋以大矣兵部議曰軍士被毒雖淺積

怨寔深中聞恐有三五姦徒幸禍乘機鼓扇愚

軍者若曰無與於軍而二三姦徒為之是欲示

勸官意也勸官職在地方志幸苟安而

廟堂所議之復云然他日不過誣執二三乞見丐

子進獄成獄以報

陛下以甚 明詔如此胡不直宥而悉赦之猶不使

無辜被茲刑戮也臣等近又看得巡按御史曾

達題稱臣奉

命巡視居庸關四月十九日赴教場閱操見行五紛

亂喧囂不肅予不知操上馬輒墜廢弛殊甚欲

據法行罰却被管軍人眾環座號呼大噪不服

臣恐激變只得姑息夫御史

陛下觀風之臣搏擊之司也今其為詞迺甚卑其為

情亦甚畏矣豈不心哉時事如此將來亦大可

見矣夫旬日之間中外三變雖大小或殊固可

以規人心無畏也如此猶謂法令能行紀綱能

立此非愚則謂管軍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

注嚴寬夫誠者皆推今日之事實

陛下今且有左驗矣而群臣猶玩忽不戒直為是煦

煦以幸目前之安不知養亂蓄變將自誰道也無

亦慮 國家舉事之難乎臣請得而言之昔曹
中葉京師再難為德播遷天下多故蓋云擾故
藩鎮之臣乘敵而起憲宗憤懲創撫系世之
弱簡賢練衆信賞必罰果斷博謀卒之淮蔡底
定諸藩再興赫然稱中興焉然此猶可諉曰異
代事也臣請證諸 本朝者正統間大虜入三
直犯 京城駐兵德勝門外可謂危篤矣而叛
賊葉宗流等六七人者皆乘時並起各擁衆數
萬據上稱王七省之間騷然震動內外交變殺
此萬萬然失而 廟議既定群臣効忠卒之醜
虜悔禍叛賊悉平竊竊之聞天下安無方今
聖明英武群哲勵翼登異 太宗之時亦不過而
數十小卒掣肘結舌竟不出一語以問罪人此
臣等之所未解也近又傳聞軍事之議欲聽
軍士之請以周叙代歸邦奇等語
陛下所以罷邦奇不遣者蓋念邦奇之無辜也
欲易之此固
陛下知人善任之意非因軍士之請而欲以叙更之
當事之臣過為承武倖以叙往及此又何慮唐
時藩鎮之為耶蓋撤武倖以叙往及此又何慮唐
子以為要君蓋廢置予奪 君上之權也軍士
得請而廢置之則是 主上之柄解也

阿倒持非所以為順也且將來邊鎮效尤紛起
以請
陛下從之則難繼不從則軍士固有辭矣夫體損威
尤莫有大焉者此尤臣等之所扼腕不平者也
伏願
陛下勅下兵部再加詳議特遣大臣一員前去查勘
務得真正首惡數其罪而責之以昭示天下無
得即聽邊臣取二三不辜苟且了事及
勅吏部別推才望庶靖大臣一員往代巡撫毋得輒
聽軍士之請遂以周叙往以肇將來廢置之端則
未盡之法猶有存者庶幾可以示後而昭來也
若或冥頑不悟首惡不款
陛下問罪與師言順名正勝負曲直非所與論矣昔
成湯居亳於葛為隣葛伯放而不祀湯使問之
曰無以供犧牲湯使饋之牛羊又不以祀又問
曰無以供粢盛使亳衆往為之耕有童子以黍
肉餉葛伯殺而奪之湯遂代葛夫始以柔恤之
仁也終以兵征之義也是故天下咸服而後世
稱聖今
陛下所以寬大兩鎮者無亦成湯牛羊粢盛之饋將
以昭吾仁也萬一兩鎮冥頑不服首惡不款則
陛下仲武康怒必赫然加之終不免於葛伯之誅矣

夫葛伯隣國耳罪止於不祀及殺一童子而已而湯卒征之今軍士固國家世養臣僕罪浮於葛伯甚矣

陛下庸肯盡宥之乎 聖謨淵深或出於此固非臣等所能測識然而不能已於言何也誠激於中不能自己也今中外臣工私相告語罔不憤然為國不平然不以告

陛下者彼自計其身得事

陛下之日遠或十餘年近或三四年非罷即死耳自顧身親頭顱使國家暫安無恙彼得以安食坐享以遂其肥家保妻子之計即他日安危責

固不及也誰肯為國家出長治之謀畫久安之策以自取踈棄之罪哉臣等誠愚昧往歲妄論大同事至今大同之民怨入骨髓即大臣亦惡臣為異已讒毀構議無所不有賴

陛下天地之恩曲賜保全日夜思惟冀效涓埃以答高深而聖恩深重仰報無由又兵戎邊鎮實

臣該科之責是以忘其愚陋復陳覬縷臣等非不知養默足以自全緘口是以和眾然如負

陛下何此臣之所以萬死而不敢默也且今日邊境屢叛屢赦誠恐習久而民安殆將忘其為非以

叛逆為當然猖亂為常事不復知有上下名分

之辨紀綱法度之防積習成俗恬不為異水流風靡日深月甚雖

陛下大聖以教化隄防之未易挽而回也今建議諸

臣瑣瑣於紀綱法度之論若常談迂論徒聒

陛下聰明者然使天下聞知凜然知大義之不可干

正議之不能容扶世弼教折亂賊之萌是故未

可少也

陛下容而聽之又使知

陛下之舉動體權達變一時濟艱之策諸臣所論則

守經持體萬世不易之常權以濟變經以詔後

固並行不悖也昔孔子作春秋取二百四十二

年之間亂臣賊子而筆誅之孔子非不知死者

之不可追而空言之無補也然而不已者蓋誅

死者於既往所以戒生者於將來孔子固為後

世慮也故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然則今日如臣之論又安可盡廢哉伏乞

聖明俯賜洞察天下幸甚邊鎮幸甚臣等不勝慙慙

嘉靖十四年五月初九日題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

兵科都給事中臣鄭自壁謹

題為明賞罰勵人心以靖地方以重民命事臣聞

賞罰者人主之大柄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

舜不能善治此言雖籠統論政而論於興師之

際尤為切要臣等敢因大同之事一為籌之且

軍士叛逆罪惡深重 朝廷屢頒

詔旨而不信重賞金賞而不從其克頑慆悍之性犯

順無將之執已自可察見威以刑殺良不為過

但

陛下好生之德天地與同揚武之餘恐延無罪不得

已而為寬假之舉所惜將官軍士姑息苟安老

師費財迄無成效揆厥所自蓋

朝廷賞有餘而罰不足故也

陛下以都督馬永所奏下 廷臣會議本日早議得

欲令侍郎胡瓚所領人馬再令馬永帶領本鎮

八馬若干一併前進臨逼城下守取首惡如彼

不肯擒獻攻城進取等因議擬 上請竊惟進

兵之說一以全 朝廷之威一以彌不測之變

今日處此事之第一策也臣等至愚夫豈不知

但今 天兵臨城渠魁即殲此固生靈之幸設

若似前據堅守深屯關握鑰前項兵馬進退無

據白手平人被賊驅使方攻則拋石下天

本鎮之軍攻開則先鋒受敵者皆無罪之卒鋒

銛之下善惡不分軍士貪功慘酷無忌誠恐逆

賊未見誰何而闔鎮平民糜爛多矣且官陞三

級銀五百兩 朝廷之賞也解人之肢體焚人

之室廬逆賊之罰也富貴之與生命輕重較然

人非病狂喪心未有以生命而博富貴者今

朝廷激以富貴賊徒窮人以生命我施其人之所

輕而彼加其人之所重趨避之間審擇已久緣

是降 勅切責之旨若罔聞知互相擒捕之文

徒成畫餅克敵制勝固不難哉如蒙乞

勅兵部一面照依前議行令侍郎胡瓚等調統兵馬

逼壓鎮威一面再 請黃榜一紙先行申諭本

鎮似以為 天兵此來專為剿除謀殺桂勇家

口真正首惡 宗室居民并九堡去逆效順軍

士無得驚恐其總兵及副總兵遊擊等官所統

在城官軍平日俱受 朝廷厚恩分當圖報各

要奮激忠義整擗兵馬若遇 天兵到日即為

內應將逆卒首惡擒出以免大軍進城致有玉

石俱焚之憾有功者照格陞賞如再仍前扇惑

訛言或畏懼威劫或私德小恩或牽連戚屬縱

一惡養亂互相觀望不用命者事寧之日總兵官

以下應戰軍卒以上官照失誤軍機軍照謀叛

為從等律悉行處死無赦夫苟示之以此彼將謂助逆者死不討惡亦死不助逆死於賊手不討惡死於王法與其徒死賊手孰若死於

朝廷利可富官可貴而名實兩全我宋儒蘇軾論

諫云今有三人馬一人勇一人勇性半一人性

有驅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焉其

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

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虜怯半者奔利必跳而

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頃更顧見猛虎暴然向

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

豈有怯勇我輩皆以勢驅之耳夫諫美事也而

金瓶梅詞話卷一百一十七

猶以勢驅則夫鋒鏑之下尚可以言語文字為

我故今日之舉內應為先內應之幾賞罰為本

賞罰明則人心勵人心勵則攻守咸宜上全

天地好生之仁下免肝腦塗地之苦事不濟功不成

者無是理也臣等待罪該科列名會議勿欺之

際語不成倫惟

陛下採其愚得速賜

宸斷而施行之臣等不勝幸甚之至

嘉靖四年正月初五日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

詹事府詹事臣霍維翰

題為夷情事自土魯番攻陷哈密奪我金印據我

城池屢年經畧未見底定今西番求貢尚書王

璽譯進番文一十餘紙俱裔夷小醜之語無印

信足徵之辭則土魯番未有悔罪之實可知也

彼未悔罪邊許通首恐戎心益驕後難為馭而

邊患愈滋可虞者一也哈密城池雖稱險要乃

無番文足據後日作何興復或者遂有棄置不

問之議夫土魯之無道也而我哈密久矣我遂

棄置不問彼愈得志將劫我罕東誘我去斤掠

我瓜沙外連北狄內擾耳肅而邊患遂種何矣可

金瓶梅詞話卷一百一十七

虞者二也牙木蘭者土魯番腹心也擁眾二千

遠來款塞彼乃不知耶安知彼非詐降詎以誘

我他日犯邊則曰我納彼叛人不歸我必害也

自是哈密永無興復之期矣彼叛眾亦六而我

之邊患愈無休息矣可虞者三也牙木蘭之降

也虜餽口食仰給於我費已不少矣猶曰羈縻

之策不得已也若土魯番擁眾叩關曰取彼叛

人也將驅牙木蘭而與之也彼則詭曰降也

殺生也今出則死而不肯去將從而納之也恐

為內應而有肘腋之憂土魯番擁兵於外牙木

蘭為變於內即其肅危矣可虞者四也亦以今

吐西饑荒其肅孤危尚慮不保雖棄哈密可也
臣則曰保哈密所以保其肅保其肅所以保陝
西也若哈密難守則棄哈密然則其肅難守亦
棄其肅可乎因稟其肅併棄臨洮寧夏可乎西
北二邊與虜為隣退尺寸則失尋丈是故疆場
重守之議不可不慎也或謂其肅去年銀一錢
易粟二升矣軍士空腹救死不贍在其肅且稟
稟何有於哈密臣曰此則戶部之罪也昔我
太祖皇帝之供邊也悉以鹽利其制鹽利也一引輸
邊粟二斗五升是故富商大賈悉於三邊自出
財力自招遊民自墾邊地自糶救粟自築墩臺

嘉隆疏抄卷上

六十九

自立儲位歲時屢豐救粟屢盈至天順成化年
間其肅寧夏粟一石易銀二錢時有計利者曰
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
鹽一引也戶部乃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銀
於戶部間有輸粟之例亦屢行屢止且雖輸粟
亦非復二斗五升之舊矣商賈耕稼積粟無用
遂徹業而歸戎虜入寇一遭兵創生齒日逐凋
落遊方日遂困敝今千里沃壤莽然空虛稻米
一石直銀伍兩然則欲足邊糧莫善於
太祖皇帝之鹽法矣戶部何為而不行乎臣曰輸粟
于邊則利歸遊民若輸銀于戶部則利歸戶部

嘉隆疏抄卷上

七十

禮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臣張紳等謹

題為杜狡夷竄罪狀以安中土事頃者日本國差

來進貢使人宗設等與後到一起宋素卿等在

於浙江寧波府地方互執詐偽相與仇殺因而

橫肆抄掠殺官民一時巡察備禦等官坐視

恬然任其逸去節該鎮守太監梁陞巡按監察

御史歐珠陳德鳴先後報到臣等聞之相顧駭

愕竊惟外夷入貢我國家著有常法其未

也接之以禮其叛也示之以威其所以自為備

固不以逆順為之疎虞也日本國僻在東海舊

號倭奴自漢魏之相際也適中國俗尚貪狼頗

知用兵唐攻百濟白江口之戰大受挫衄以有

日本為之強援也在勝國時許其互市艘艘數

十戈矛充斥時出其重貨貿易即不滿所欲燔

蕪城郭大肆侵軼世祖至元十八年擊日本兵

十餘萬死於海島還者僅三十人蠢茲裔夷恃

其窟穴之幽凶狡之性往往出沒海洋窺伺中

土得間則張其戎器以劫殺為事不得間則陳

其方物以朝貢為辭劫殺則利民財朝貢則利

國賜間有不得而利無不在此倭奴之大情也

我太祖高皇帝洞燭其奸乃洪武七年及十

四年兩却其貢僧人如瑤發陝西四川各寺居

關廷

住仍著之祖訓曰日本國雖朝實詐暗通奸臣
謀為不軌故絕之夫當開國之初四處賓服
雖西北大虜皆遠去邊徼稽顙

顧茲小醜時犯海道因此於山東淮浙閩廣浙

海要害去處列置衛所及所設總督把總巡哨

等官又專設巡視海道副使一員并都布二司

堂上官往來督視所以備禦之術可謂周且遠

矣宣德之末來稱貢朝廷不逆其詐燕賞豐

渥捆載而歸蓋已墮其計中矣正統中入我大

嵩犯我桃渚屠殺蒸庶血流成川或得孕婦相

竊刺剔計其女男以為賭酒之具或縛嬰兒於

柱沃之沸湯視其啼哭以為笑樂其為荒淫穢

惡不可勝言前吏部右侍郎楊守陳論著其害

最為深切讀者隕涕乃今二起夷醜相繼到來

既曰譯得宗設等舡隻人口數目差異又稱譯

得宋素卿等勤令係應銷繳之數迺至數目則

是各官已稔知其隙情態矛盾法應預防况在

彼無兩貢之例在此無兩受之禮真屬乘分強

弱已判譬之群犬百十相聚主之者所宜別其

牢檻嚴其羈縻然後可保其無彼此吞噬之虞

一失措置未有不喧喧而爭傷及人類者也恭

照巡視海道按察司副使張芹提督市舶司內

官監太監顧恩布政司右叅政朱鳴陽知司署
都指揮僉事張浩等均承委注慣樂因任明議處
未定而今素卿之慢藏啟竊職之奸逆已已形
而聽宗設之謝罪其愚弄之術避地觀物王盜賊
縱橫謀未展於一籌禍幾延於兩府寧以府衛
及備倭巡捕一應謀事人員倉皇失措既散自
全先事未能協心以隄防臨期不能併力以剿
殺遂致賊黨奔逸莫之誰何翱翔海濱劫掠巨
測苟或赦而不問何以謝橫死之生靈以黜而
不戮何以整積年之偷惰通令據法查覈死創艾
後來及照日本國葛爾海夷猾亂中夏元年使

嘉靖隆慶抄卷十六

七十三

者肆為不軌荷我 明天子仁聖曲賜宥容茲
以讎殺我內地謂宜檄諸夷之甲與問罪之師
但爨起使人國王無罪且其國與朝鮮琉球諸
夷俱係不征之列載之 祖訓聖謨洋行伐之
不祥勝之不武伏望

皇上勅下禮兵二部作急計議備行准浙閩
等官凡沿海要害去處如遇前項夷船到彼就
便督發官軍併力截殺仍行浙江鎮守使守官將
見獲夷黨宋素卿等勘審明白取問罪由宋素
卿先年潛從外夷人數重賂逆瑾脫網羅還宗
設人眾俱係從逆賊徒罪在不赦通令

刑以昭 天朝之法以嚴肅復之防但其中間
容有出於脇從非其本意亦須分別等第量重
情輕數人歸諭本國以示好生昔漢之英君誼
辟或棄珠崖或謝西域垂之史冊為世美談况
倭奴詭譎情態具有明驗若更許其通貢是利
彼尺寸之微損我江山之重其於

皇祖垂訓之意不無背馳尤望

皇上震赫斯怒絕約閉關永斷其 朝貢之途毋徒
敝所恃以事無用此非臣等區區之私見實沿
海億萬生靈之心也其一應懷事人員并死事
方面劉錦及官吏軍民人等被殺緣由仍

嘉靖隆慶抄卷十六

二一四

勅該部及行巡按御史作急備查奏

請大昭賞罰以示懲勸毋得通同隱蔽責有攸歸臣
等又訪得寧波紹興等處間有一種無賴潛從
外夷誘引作奸如宋素卿者寔繁有徒合行給
榜文於各該地方張掛曉諭倘有前項無賴踪
跡可疑許隣里首告官府不特覺察即便擒拏
家屬從重究治庶幾中國之務常尊外夷之侮
少禦而五兵不試萬邦咸寧 凡沿海生靈得以
共享太平之休於無窮矣

聖旨

嘉靖二年六月十八日題奉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李崇謹

題為責成任事重臣及時經畧併陳末議懇乞

聖明加意邊務更祈

申勅大小臣工協心為國以圖久安長治事近該總

督宣大王崇古等題稱酌議北虜乞

封通至其緣由條例八事該兵部題奉

欽依刻刻成冊分送應議諸臣會議重覆參酌詳議

上請奉 聖旨這事情你們既酌處停當都依擬行

還着王崇古悉心經畫務要穩妥仍督率鎮巡

等官比常倍加防守毋得因而懈弛以致疎虞

致此臣有以仰見

嘉隆疏抄卷十六

七十五

陛下制禦夷狄之道安不忘危之心所以責成任事

重臣而叮嚀之者至矣崇古復何所辭敢不竭

心殫智以求無負

陛下委任之重乎已成之勢易圖而未然之情難觀

故不徒苟安於目前而必思預防於事後事無

常形而必使在我有常勝之勢所持者以有備

耳難乘者機也易失者時也乘其機及其時急

為之備經畧不可緩矣經畧既定臂指隨使恩

可施威可加羈縻可久可撫可拒可戰可守執

其樞而應之無不可者不然曝肉以伺鷹望奉

以搏虎恩流於姑息威由於構怨而曰任事口

久任其誤事草小狀今有愚憂言不此倦谷夷

首之多詐而在板井生齒之日蕃不謂其將來

之無患而深慮板井之未歸今日之舉非盟非

和叛服難料不可恃也就其事情事勢處之耳

若以為即可相安於無事之天不敢保也若非

乘時及機急求其可恃大為整頓有以待之為

可久之圖則經畫未必其穩安防守未免於疎

虞適以隨詐謀而滋禍端矣臣不敢避嫌謹議

其急於經畧者有六為

陛下陳之一曰修邊古稱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王公

設險以守其國故增兵莫若增險

嘉隆疏抄卷十六

七十六

國初設大寧城於山後設東勝城於三降城之東

東直抵於遼陽西直抵於甘肅東西聯絡列鎮

成屯通為一邊山川限隔虜人不敢跨山踰河

而南牧雖時有侵擾亦易以禦 中國之人

亦不敢逃虜去亦即歸以無可以生也自後棄

大寧而守東勝遼之勢始分又失東勝而河

套之虜始入又失河套而形勢弱矣猶賴都御

史余子俊秦綽楊一清王瓊馬文升劉太夏等

經畧諸臣脩築崖崖深廣濶濶審擇要害增

城墩堡置敵臺謹斥堠有外邊之險有內邊之

險來亦可拒也去亦可守也因循極壞

天子二十餘年間權門一開用匪其人撫臣日
初速轉將領惟知饋賂內外之險不備番斬之
迹徒存虜騎得以縱橫東西任其出入生靈極
其慘毒財物悉歸氈幙日惟媚虜通虜之術是
用可忍言其今復苟延歲月偷安自保虜氣日
驕板升日眾以中國之人為虜之用日移日
棄愈退愈近不知將來所失又何如也為臣者
受又恩深重忍漫然目覩而心安乎

陛下寧忍坐待其困敝而不之救乎則今日汲汲於
修邊以設險求其遺迹而變通之其議不容已
矣夫一曰足兵夫城堡堅要害固斥堠謹則來可

禦去可守而屯戍卒伍豈可少哉

國初沿邊戍守各有定數有標兵有調兵兵非不
足也傷殘於槍殺戰歿之多流移於饑饉刑役
之苦有其名不足其數實其數不足其用練習
未豫而憂恤之恩寡也故練兵必先定兵是兵
必預恤兵方可揀擇強壯稽查逃亡嚴賞開後土
並自之禁查照先年李綱余子俊王質楊一清戴
△等題行事例審而行之而後軍伍可充戍守
古有具及今修邊開屯一應役使之人悉於召募
內選領用人工完即罷不復為例其原設屯戍
操調軍伍悉仍舊差而愛養之勿妄役使併那

戒糧食致生怨尤今既禁其搗巢耕馬媚虜私
易而將官家丁又不得冒功陞賞則必藉此鼓
惑以起事端工未就而內變如此如之何其可也
以召募輪番用工以原額選揀習險乃為可恃
所謂效死勿去地利不如人和勇敢之氣自倡
率作之功可期此足兵之議不容已矣一曰足
食古者寓兵於農食足而後兵可用也養軍之
費不賴於官則用自裕軍之自養悉出於田則
家自給今各邊地土皆古之邊郡也趙充國之
備匈奴先陳屯田之利

國家立屯政官有屯軍有操軍有守城軍有調遣

軍率四人食一人焉其制固存也今或以荒蕪
或以典賣或以占種而屯田之法壞矣邊地雖
未必皆可墾而必有可墾者以其可墾者召募
為之官給其資民盡其力或令軍民自種無事
則耕有警則守清查其畝額而量徵其科稅就
近轉輸為力則易仍查照先年劉大夏楊一清
等開種召募事例便宜行事務蓄積有餘邊儲
不匱不惟糧食足而內帑可省軍民樂於有
養而逃遁亦少此足食之議也一曰理財
國之大計財用為急今欲修邊則有用功之費足
兵則有召募之費足食則有墾田之費其在軍

則有月糧之費有行糧之費有軍賞之費其在
屬則又有入貢之費有撫賞之費有補市之費
必皆動支於官而不可取辦於軍仰給於內而
未能遽盈於外則戶工二部於茲不可不講也
天之生財止有此數國之所入亦止有此數而
請取無窮一或告乏何以繼之臣請戶部會議
開除事例銀兩若干前後抄沒財產銀兩若干
及天下各項徵解錢糧銀兩若干以若干存留
京用以若干專候邊用工部會計開河修河各
項營繕錢糧已支若干未支若干以若干相應
存留以備邊用不急之工一切暫停南京兵部
收積地租草場各項銀兩若干俱應查存不許
冒濫支用以備邊用惟太僕寺馬價許借支以
備召軍買馬之需仍將各處查盤錢糧已未解
到數目通行查明請差各該科臣會同該部實心
體國一一料理的確應否裕用務求邊費可繼
二三年後事有成功以漸而舒先勞後逸伏望
陛下節用惜財以險德先天下留有限之財濟邊務
之急固祖宗之疆宇保生民於熙皞是大慶
也此理財之議也一曰用人夫邊鎮之守雖
腹裡秉賦剛柔雖分南北大要以通方

嘉隆通抄卷十六 一十九

勤強幹為用總督總兵文武大臣固皆極其選
者尤莫重於巡撫邊方巡撫其任最重往以希
望遷轉之速殊無經遠之圖是以不奉總督之
令巧為規避之所坐致邊事之費積弊至今今
若詢舉求循休違苟簡而獨責成總督難矣自
今邊方巡撫務求實心幹理經濟惟才非兩考
不遷總督總兵兵備將領凡係邊臣俱要久任
超遷夫久任超遷則人有固志事有遠圖然兵
備分守守備副參遊擊指揮而下皆有地方之
責府州縣官亦有委任之事今無通行查揀一
番不堪者邊方改調腹裡堪用者腹裡陞調邊
方各舉所知各隨器使或可以修邊或可以練
兵或可以屯田各盡其才各成其用邊事庶有
濟矣此用人之議也一曰重任古者藩鎮節度
之臣專制一方錢糧軍馬調遣給發偏裨將領
叅贊官俸俱得自處攻守應接隨機自使人堪
任使動無牽制是以權重而法行任專而事易
今者事必待奏奏多遲疑持奏者之議論不同
同事者之意見互異是以節制下移於抗違督
率每撓於欺玩號令不獲自由兵餉難乎濟急
精神耗困於文劄之煩冗志氣消阻於展布之
危艱雖欲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其可

嘉隆通抄卷十六 二十

得乎臣請令以便宜之權獲專閫外之寄
事關大計者必須奏請可以自處者徑自施行
言官不必詳細過求少寬文法俾可自効巡撫
將領以下悉聽節制至於追論一節人所深畏
是以欲言復寢欲為未敢必項朋好黨惡誤國
亂政方可追論若心誠為國事涉差錯亦當秉
公直情豈容挾私傾陷播弄臆致傷國體臣
請毋得槩及庶乎人無顧忌而經畧可見事有
責成而諉托不負此重任之議也臣之末議何
敢自是一念惓惓寔懷隱憂

先帝每恨邊疆無任事之臣以致邊政廢弛之久每

嘉慶通志卷十六 二十一

一思 先朝經畧諸臣為謀之忠痛連歲生靈
搶殺之慘未嘗不長嘆太息思欲為久安長治
之策而未得今 聖德格天 天開太平之治故
使從古所未服之夷酋倏然款順又如王崇古
等毅然自誓且才謀周慎足以當之此所謂幾
與時也伏望

陛下以繼述為大孝日與大臣謀畫修攘銳然講求
以法 祖宗之心以成

先帝之志必欲安天下靖疆圉保太平有道之長

勅下吏兵二部慎邊疆之選嚴久任之法不拘常格
不惑浮議激勸有方務求實用其在武職進以

安邊受賞不以小勝為功考選之期一例超遷
不分文武誠能懷柔處置得宜勿啓累端大昭
朝廷履育之仁務求所以招徠拔升之術以此為
功特加頭擢偷惰憤事重行論罪

勅下戶工二部經理錢糧務備邊用選差廉明郎吏
管理仍差風力御史稽查毋令妄費毋使破冒
以便二三年接濟期於成功為務毋分彼此共
圖實效合行事宜通行邊鎮督撫鎮巡等官作
速遵奉修飭整理勉圖安攘毋徒空言玩愒更
祈

嘉慶通志卷十六 二十一

二十一

申飭大小臣工各秉公忠宮府相為一體中外不宜

異同輔相協和文武兼濟惟以國事為重保邦
防患是急深為遠計永底咸寧久安長治之策
無出此矣

隆慶五年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本內差字改正行

兵科給事中臣嚴用和謹

題為邊方失事重大懇乞

明亟賜正法典嚴勘驗以警將來事即今山西石

州之陷薊鎮永平之慘達虜深入侵犯劫殺焚

燒數百年來邊方失事未有如此重大者也臣

待罪該科自聞警報以迄于今蓋嘗連名具題

申飭參論幾至二十餘疏仰干

天聽荷蒙

採納悉下該部着覆議行臣愚無容復贅但一念隱

憂尤有見於今茲事勢甚不容於舒遲寬假俾

二邊失事諸臣仍得以踵習故套僥倖漏網者

敬為

皇上陳之夫山西薊鎮諸邊察遊兵守其列星羅總

督鎮巡監臨策應

恩賚之施獨先糧餉之給罔後無非為禦虜計也今

虜騎長驅縱橫出沒犯山西已至月餘出邊始

盡搶薊鎮未幾旬日滿載而歸平時修築分布

竟是粉飾空言猶謂

國有人乎罪狀昭彰刑憲倖免在山西則鎮巡止

於聽勘輕重未分在薊鎮則方欲掩敗之功希

圖倖免猶謂

國有法乎夫

嘉隆疏卷二六 三十三

朝廷之上所恃以整肅邊務畏服人心者惟此法

典焉爾法典誠立則重臣畏罪謹之加將卒懼

刑戮之及孰不淬勵激昂圖萬全於戰守以免

罪愆法典一慙則人知勇往者未必有功退縮

者未必至死交相蒙蔽詐冒紛如本遠避不前

也而曰堵截本卻走觀望也而曰被圍本兩軍

未交也而曰對陣本一籌莫展也而曰調度甚

至掩他人之功以歸諸己割漢人之首以行其

私主將樂軍士之虛報軍士樂主將之通同因

緣為奸肆行欺罔將來邊事日就廢弛誠有莫

知紀極者矣然則為今日計是尚可舒遲寬假

不亟亟於法典是正哉欲正法典須嚴勘驗山

西失事諸臣有罪無功屢經科道論劾可據斯

固不俟勘驗宜以失律喪師罪之特其間罪有

輕重差等爾若薊鎮所報斬獲達賊首級太多

使果一一皆實則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其罪猶

可少贖豈知近據所聞尤有大可駭者如永平

衛開住指揮周文成同子避難在途遇賊砍死

其子移屍道傍以歸次日往尋身已無首人有

見者語以官軍割去夫昌黎樂亭之間死於賊

手者無算即一文成而不知姓名首被割取者

可恨也又聞巡按巡關所至號哭奔告者

嘉隆疏卷二六 三十四

女賊數百人會謂所親被賊砍殺官軍割去其首欲於首級內尋認夫據報功首級不滿一千今無首身屍告有數百即此以觀則其所報功次真耶偽耶又何可得而掩也且總督劉燾巡撫耿隨卿總兵李世忠題揭相同俱云官軍奮勇追殺上山達賊一滾下崖跌死於中者不知其數將數十丈深澗頃刻填滿茲據劉燾揭稱耿巡撫行委推官高尚仁將前崖下跌死賊騎逐一番檢割取得真正達賊首級六顆餘多腐穢難辨殊不知深澗寒冬何至腐穢支吾遮飾情蔽顯然蓋賊將出邊必同輜重先行每以搶掠平民為殿官軍不能邀擊達賊於前又不能奪回人口於後顧乃驅之顛墜以死然則跌死者不知其數悉為虜去男婦無疑夫此展轉溝壑者先後報稱自相矛盾如此則其所報功級九百五十五名顆真偽錯雜如數百人所奔告者益可信其不誣矣堂堂

嘉隆疏抄卷十六 一十五

天朝正值

聖明臨御之初大小臣工弗思殫忠竭慮湯臈腥膻總副叅遊既以故套而欺督撫總督巡撫復以故套而欺

嘉隆疏抄卷十六 一十五

負屈含冤之鬼幽魂遍野白骨盈山風雨晦冥悲號悽慘奪全軍之氣損中國之威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燾與隨卿身膺分關重寄事勢至此良足寒心尚且不思引咎自歸乃交章題請論功行賞將誰欺欺天乎於此勘驗不嚴則故套踵習掩罪飾功僥倖脫漏者衆矣法典何從可正也伏望

皇上勅下該部即將山西失事諸臣分別罪犯輕重各開應該拏問發遣革職罰治罪條請旨定奪再無舒違實微以傷

嘉隆疏抄卷十六 一十六

國體嗣後雖有報獲功次揆諸理勢豈有賊進一月無能捍禦賊退一朝遽克成功明是割取漢人首級不問可知况州城破陷向來所無縱有奇勲何可贖其薊州所報功次亟咨都察院轉行該巡按巡關御史務要親自研審驗視果係真正達首方為准報其有告認首級諸人俱聽一一當前認識審對明的即與領還查係某營某軍到取如律重坐仍行曾經達賊殘傷州縣各將殺死無首身屍逐一查數開報前來蓋貨財乃達賊所貪首級必官軍方取查無首之身屍稽見在之首級則其真偽多寡大數較然

著矣若勘驗明白中間真正達賊首級無幾多
係原被殺死平民首級則將士之罪固莫可逭
督撫欺罔誇張自叙功績其罪尤有甚焉即將
總督鎮巡等官一併重加叅奏恭候
處分庶法典可正而將來邊事少知加警矣

隆慶元年十月

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嘉隆原抄卷十六

十七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沈涵謹
題為虜情漸改邊事可虞懇乞

聖明嚴飭督撫諸臣急圖善後事宜并叅玩愒將官
以固疆圉事臣於五月內出關彼時即訪知俺
答及青把諸酋雖稱款

貢而貪欲無厭且其部落時肆搶虜已經案行各
道轉行各踞叅將今後但有虜賊百騎以上臨
邊拆牆不拘已未入口曾否搶掠先行馬上差
人星夜口報一而據實申呈以憑題

奏區處去後隨訪得八月初四日有大同新平邊
叅將尤繼先帶領把總劉祿在於所管邊墩備

嘉隆原抄卷十六

十六

牆隨同家丁二十餘名射箭被擡腰在低處埋
伏窺見箭已射盡尚未打箭帶領達賊百餘人
將尤繼先拉去打訖二棍背射二箭箭有家
丁前去救護賊怒砍傷旗牌張儒家丁楊達子
木廷丹張存禮等四名俱各未死今已平復當
有遊擊時爾直同守備麻承勳差通丁郝白三
李登楊羔索王三等送與擡腰直遠段二百疋
牛十二隻羊五十隻皮金二百張隨擡卓席筵
宴至晚放回又訪得八月二十九日有黃台吉
第三妾威兀慎比妓以送回革任守備王懋賞
原逃通丁為名帶領夷人六十餘名由宣府

全石衛鎮溝臺并牆一空約有一丈六尺直至
本衛北門眺望許父意要進城被守備黃明臣
再四阻闕與羊二隻燒酒黃酒各一罈燒餅一
千餘回嫌太少奪去黃傘一柄有通丁任達子
鐵蓋于大瓦撒等引至張家口見叅將賈國忠厚
賞云訖又訪得九月間青把都部活將新開口
堡守備趙熙扣執索銀六兩買瓜食訖方始放
回又訪得十月初二日打喇明安部活把都兒
台吉銀定台吉帶領精兵三百餘人一半皮襖
一半穿申由膳房堡野狐嶺第二臺拆牆三空
各長二丈許一齊進入聲言要與青把都一樣
撫賞隨將該堡守備張汝松名下把總張維屏
官軍趙尚義等家丁武應舉等拾餘名搶去又
將居民閻留兒石正妻砍傷及虜去走踏打柴
人十餘名因見衣裳藍縷俱各放回併搶去居
民武二等馬驢十三匹頭見此與和邊外連日
放回白朝曹伏江二人講話等情夫臣未至地
方以前無論已乃自七月以來搶虜劫奪無虛
月也小民被虜無論已乃把總守備叅將等官
皆挫辱也窮夷零賊之剽竊無論已乃懼懷也
都兒台吉銀定台吉等夷皆見今撫賞皆也情
情如此寧保其貼貼無他變乎月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臣沈涵謹

題議處兵馬糧料積弊以充軍實以甦民困事臣

以一介草茅待罪關陝惴惴然恐無以稱任使

而副

德意也所至召長吏集父老問所疾苦除事可使民

而臣又度可徑行者已隨事調停不敢一一瀆

奏乃若兵馬錢糧事關軍國須用

題覆方便遵行然非查審的確委係斯民剝膚之

災則亦不敢以瀆

宸旒也為此冒昧條列上請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議覆施行軍民幸甚臣愚幸甚

計開

一議買馬查得成化年間因延綏鎮添設城堡

抽選土兵每名免額糧二十石供軍名為免

糧土兵未買馬也至嘉靖三十二年項上

兵一例買馬入衛仍每名再抽一軍名為新

抽不免糧土兵當時苦於民差者冀投軍以

免糧而糧未必皆二十石也中間八九石者

有之甚至二三石者有之一槩投充不虞後

來有抽軍買馬之禍隆慶二年該總督陝西

三邊侍郎王崇古見得買馬苦累編戶議將

倒死馬匹照糧數多寡分定期限知糧是二

而飄然長往又不能親過於臨時脩築徒勤捍禦何賴守備膳房堡張汝松新開口堡趙熙萬全右衛城黃明臣各有城守之司俱乏預備之策送銀兩送段幣惟知媚虜為計謨或欺上或剝下但以了事為得計防虜於未入之始哨探已自欠明過虜於既入之後堵截何嘗効力以上各官所當重加罰治者也如蒙伏乞勅下該部再加議擬將賈國忠等重加罰治以肅邊紀仍乞

申飭督撫諸臣凡一切邊事毋事姑息毋徇晏安從長計議務求停妥果有窒礙難行者不妨明白

嘉慶御批卷六

一五二

具 奏其膳房堡一節或諭令俺答青把諸酋一面將搶去人口等項照原數送還一面將銀定諸酋依夷法罰處或來歲開關絕此一枝進貢或今歲

欽賞不許此酋復領然酌虜情務求得策如俺答等處置得宜銀定等叩關悔禍似應量為撫賞以全 中國之體如俺答等推諉不管銀定等執迷不服則虜酋合謀情形已著似又當另為區處以申 中國之威庶寒盟者既得以制其短長之命則窺伺者或可永其款貢之心矣再照夷狄犬羊也邊臣日與犬羊從事

於刀頭馬足之間難保其絕無叢陷諸臣不能仰體

朝廷初意每恐虜人反戈以為起釁自我遂愒愒然為一切彌縫苟且之計日惟無事是祝而皆弗恤馬不知虜反日驕

貢反日壞因循至此即封疆之臣亦自知其漸不可收拾矣更祈

天語叮嚀督撫諸臣

朝廷原無意必夷情難保終始使果受我約束則照常撫賞以嘉向化之誠儻其額外請求亦當量為節縮以示有限之義如或肆然虜掠志在

嘉慶御批卷六

一五二

挾求尤當不時具

奏求申一擊以昭不測之威俾操縱予奪機常在而我而虜恐恐然以不得撫賞為患則

貢市可長而疆圉益固矣

宗社幸甚邊防幸甚

萬曆四年十月十三日奉

聖旨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沈涵謹

題為酷暴邊官離視降人陰壞邊事懇乞

聖明申飭督撫諸臣亟為破格招降以弭隱憂以保

又安事臣伏觀本年八月二十六日

勅書內云副叅守備等官統領精壯慣戰官軍各照

地方分投布列營陣且哨且行出於境外或二三百

里或四五百里務將野草林木焚燒盡絕使賊

馬不得住牧欽此夫草木近邊者尚欲燒盡况板

升盤據乎曩輔臣條議八事內亦曰散逆黨蓋

深見投入夷狄者非陷於罪累即迫於饑寒是

故當有以解散之無使厚為

三五陸疏抄卷十六

一九三

中國患也誠至計也臣自任事以來訪知邊外板

升內為中國通逃之淵數外為醜虜住牧之

巢穴逼近大邊實

國家將來隱憂又聞管墩官軍在邊投降人口不

肯收留或羈繫墩內以陰戕人尋爪在猶未敢

輕信然亦未敢謂其必無也隨即案行各道通

行各站恭守等官嚴加曉諭守地官軍但有降

人到邊審非姦細不論男女婦幼使招納如有故

殺及送虜者從重擬罪去後遂於八月未見以

招有降人報臣者後因巡歷所屬行至龍門

地方見一老人越嶺而來望臣聲冤而其聲甚

哀遂停驂而睇視之見其衣裳藍縷容貌憔悴

潸然淚下問之悲咽不能出聲隨發巡捕千戶

張世勳審取口詞批行分巡口北道兵備副使

王汝梅究報該道審明招解到臣臣覆審得勝

良被擄年六十一歲係大同雲川衛人嘉靖四

十年九月內被大舉達子攻破張化堡將良槍

去跟住一十五年母要回家不得空便近於萬

曆四年七月十八日度得使走至牆下說我原

是中國人今要投降有守墩軍一人問其姓

名來歷知是一家隨說我是你姪兒勝友學但

如今法度利害我不敢收憑你從何處扒入待

三五陸疏抄卷十六

一九四

到家時我來看你等語良見勝友學不肯收留

又不敵復回虜地捱至次日晚到一邊牆空處

扒入尋訪到家後不知何人與鐵山堡操守任

服義說稱勝友學將伊叔收留任服義將勝友

學拿去狠打二十大棍莊上眾人見打了勝友

學將良不容在莊居住說如今法度利害誰敢

留你良因無奈故來聲冤求救等語覆審勝友

學執稱相同臣察該道招情及審據勝友言語臣

不勝痛恨夫叛中國者殺無

赦尤仰荷

臣明特從輔臣之議明開散逆黨之條夫逆黨不曰

誅而曰散正謂往而不返者尤當設法以招徠之也況來者可麾之去乎今滕良係攻破堡寨擒去人口較之輕身投虜者已不同科乃友學係伊族姪至垂涕泣而道之而不敢開關延入馬良幸而扒牆得入矣友學以連累之故竟遭毒手操之五十幾濱於死致使鄰里鄉黨視滕良如鴆鴆焉惟恐影嚮之不幽而禍及已焉堅去人不返之心助夷狄厚積之勢於民為不仁於陛下為不忠有臣若此將焉用之查得任服義係三科鄉試武舉例不參提除批行該道依律擬議從重究治及將滕良賑濟安插以示優恤外臣

六言陸頭抄卷十六

元十五

為照前項情節皆臣之得於親審者今一則曰法度利害我不敢收一則曰法度利害誰敢留你臣不知所謂法度者果朝廷有此法度令其不收也抑替撫耶抑將領耶皆臣所未解也夫替撫諸臣身受國恩謂其不能仰體朝廷恤邊至意而縱令邊官拒不納降固臣所未信然使其果能申明約束嚴諭將領俾使皆知朝廷有散逆黨之意而故犯者必痛加懲治以警其餘則滕友學何至忍於不納任服義何至敢於酷刑滕良亦不至間關於萬死一生之後而哀鳴於臣矣是替撫諸臣有不能辭其責者且

臣查得隆慶二年招過降人大同至二千一十一名宣府亦四百一十一名陞賞過將領趙奇等二十二員及查萬曆二年招過降人大同止九名宣府止六名萬曆三年宣天兩鎮招過降人各止六名夫相去無幾時而招降人數多寡懸絕如此是可謂無其故哉大抵邊臣每以中國收降虜酋索賞為詞即使其言信然將安於不收乎乃今滕良投降將及三月未見有人瓜尋者且一向邊臣亦何嘗因不收某夷降人而戒去某夷撫賞也此又必無之事也臣又聞往時虜酋因邊外空闊住牧不常自嘉靖二十五

六言陸頭抄卷十六

元十六

年以來板升漸多即今左右衛一帶邊外聯絡不絕又有中國人如馮豪傑等為之掌管遇有投至者即每名給穀九石牛一隻鋤一張豐州等處膏腴地土任其開墾以故去者接踵夫中國之逃入夷狄者既付之無可奈何而力不能制乃間有逃回中國者又必欲曲為禁阻而復還之夷狄彼方懸利以誘之而邊將乃嚴刑以拒之自弱之道也非計之得也伏乞皇上憫念宣大為國家重地板升實將未隱憂勅下該部再加議擬如果臣言有據仍乞申飭替撫諸臣嚴諭各該將領將逃回人口加意存

或困於饑寒則原其苦楚之情作何安插或
陷於罪累則分別輕重之等作何免差豈有罪
不赦則彼不敢來而吾亦無柰彼何故不如
寬之為愈若優恤不厚是堂堂

天朝反不能如彼給牛給穀矣且又嚴禁將領之剝
削痛懲有司之科斂務使見在者有樂土之安
逃去者動思鄉之念儻仍有任服義等輩則照
依軍法網打施行庶邊事有瘳內地益固矣若
不趁此閑暇之時大破常格痛作一番將見板
升所居 中國人將及十萬此而不已邊鄙自慮
陵京肩背且弱萬一虜酋寒盟以

嘉隆疏抄卷十六

九十八

中國攻中國則今日之馮蒙傑等又將繼立草薶
全而後矣其為邊害可勝言哉夫勝良不足惜
也顧其事雖止於一人而所係於邊防者甚重
臣謬有地方之責而又得於聞見之真故敢冒
昧陳之惟

皇上裁擇焉臣不勝隕越祈望之至

萬曆四年十月十六日奉

聖旨

嘉隆疏抄卷十六

九十八

十石者隨倒隨買十五石者二年十石者三年各陪補十石以下每石徵銀五錢帶貼軍裝永免買馬意非不美也但各營馬死即勒限買補勢難延待且原議徵銀之說察格不行仍一例買馬如延安府膚施縣土兵郝馬兒糧止一石二斗楊小壯兒糧止一石四斗見今俱買馬匹且一買之後有被別軍搶充者有姦軍剋減草料因而倒損者獎雖盡言而操防守備等官率多通同作弊每將自己馬匹轉賒本軍本可值銀數兩輒令本軍回籍討取有索至四五十兩者如慶陽府環縣土兵一名趙仲傑其戶丁指馬先討銀二十兩又揭借天右銀三十兩又揭賀棟馬作銀三十兩又取戶丁銀十九兩又二次揭溫國銀四十一兩皆有文案可據以致各軍戶內地土無人敢種有司以事干軍旅無端追逼甚至將荒地之四鄰毫無相干者而株連之矣此而不已則逃亡日衆荒蕪日多其為邊方之害非小也查得延安慶陽二府原額免糧土兵共四千七百八十二名續抽不免糧土兵共三千一百二十六名共免額糧六萬二千七百二十八石七斗零合無通融計

嘉慶通志卷十六

二十九

嘉慶通志卷十六

二百

本非懸絕日時所議通融之法無論軍多糧少州縣固省十之六七即軍少糧多州縣亦省十之四五况以延慶之地糧供延慶之兵馬有何不可照各處之糧石定徵銀之多寡有何不公徵銀則民無逃亡給價則馬鮮倒損有何不便固公私俱利之策亦均平齊一之道也伏乞

聖裁

一議選軍天選壯丁以實軍伍此邊防急務也使一選永後以誰曰不可但有犯罪逃逝者有因糧差負者暨一切無籍棍徒勢非得已

大清聖祖

卷六

三百一

然後應選而各官不察來歷止憑賄保即為收營有著任未幾而隨即逃走者有一人而兩三處投充者有虛捏姓名住址清句到縣茫然不知為誰者甚至故持有離姓名捏報投充以圖陷害者即如延長縣董愷因與伊叔董迎秋相敵即以迎秋名字投充清平營軍一名領賞銀五兩却同伊男董開僧逃至神木堡令董開僧復現馮堂詭名愷亦冒頂秦天右名姓投軍二名仍各拐賞銀五兩見彼伊父董迎恩具告至情願討一明文以圖了後不相干涉又山西派民李栢鉢先與

警表世宰備工盜十級逐後以世宰姓名在神木堡投軍一名拐賞銀五兩隨即逃走該堡反句世宰應軍至悲涕泣而道之此皆且所批問告實者其他缺人之被累離人之被害者可知也徒有選州之名絕無選補之實虛伍殃民莫此為甚則今虜款雖未題

准召募

然萬曆三年召募不與之禍至今尚酷而今之選補逃亡及招聚者亦何異於召募也

合無以後選補召募之時除嚴審本軍外各該衛所營伍將召選到軍人一面暫且收營一面將本軍姓名住址開送該道移文原籍衙門查有著落方許收糧萬一復逃亦清句有據不至莫可必託而騷擾地方也再照將官中與軍士同甘苦者難謂盡無其人而私役私占科斂扣減者則比比皆然更有利軍士之逃以圖月糧之扣者尤為可恨合無以後每年終行各該道將衛所操防守備等官逃軍數目設法嚴查分別有無多寡以定功罪而總副參遊等官則各視其所屬之數而勸懲焉詳報督撫嚴實施行庶慎召於始而又稽逃於終不但問問免清句之擾而營伍皆實在之軍矣伏乞

大清聖祖

卷六

三百一

營伍皆實在之軍矣伏乞

議倉糧照得各邊腹倉場如銀蓋糧料則專
備容兵支用民屯糧料則專備主兵支用除
民屯隨收隨支無容別議外惟銀蓋糧料節
因虧缺已久容兵免調以故積貯日多紅腐
日甚及差官查盤輕准池爛重坐侵欺即如
往年侵溫糧草何止數十餘萬雖奉有

明旨嚴刑追併然人亡產盡豈能照數還官問其人
則曰監追查其贓則曰變賣空有追納之名
竟無完報之實徒使及無辜而相繼斃獄
者豈盡同繫之家屬哉損

國計干

和莫此為甚此固由各犯之侵盜可恨而各倉之
積久所耗者不終無也向該閣視侍郎吳道
直查得固原鎮節省陳朽芻餉題行戶部行
臣會同總督衙門議處除查明另報外他如
分守河西道浙屬永盈等倉近年以來除容
兵年例銀貯庫盈引改借別道俱未台買外
即光年積貯是在糧三萬二千餘石料二萬
四千餘石草五十七萬餘束以往年虜未款
時總兵容兵計之雖止足四五年支用然積
久未支率多陳腐若不及今急為易換則泥

爛益多甚者與灰土無異萬一地方有事所
調容兵豈堪食用合無將一應容兵糧料草
束行替撫及臣通行各道酌量往年虜騎充
斥時某處某處約有容兵若干約費糧料草
各若干量留平淺鮮黃者以備緩急其餘新
舊相兼搭放軍兵支用如倉糧每石時值銀
五錢即於軍兵銀內扣留五錢責令原收人
役或召商糴買抵斗還倉料草准是陸續易
換歲以為常惟主客數目明立文案每歲終
仍於報部邊儲冊簿內明白登答不得差錯
致難稽考庶

國儲不致虧損兵馬亦獲實用美便伏乞

聖裁

萬曆七年二月 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兵部一本議處兵馬糧料積弊以充軍實以慰
民困事車駕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陝西
巡按沈涵題前事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看得陝西巡按沈涵條陳三事
內除議倉糧一欸係隸戶部徑自議覆外其議
買馬選軍蓋均於

國計有裨合就開立前件議擬上
請定奪候

命下之日備行欽遵施行

計開

一議買馬 前件臣等看得免糧上兵原未買

陝西巡按沈涵抄卷十六 二百五

馬後因倒死照糧賠補故議立買馬之例相
沿日久遂致編戶苦累不堪誠有如巡按沈
涵之言者今欲通融扣算計糧徵銀解道貯
庫每馬一匹定價十兩約以三年查照遠近
給銀自補如糧銀拖欠倣起運事例照數查
叅無非目擊買馬困苦優恤負軍之意相應
依擬合無移文該鎮備行延慶二府以後免
糧上兵每糧一石徵銀三錢三分各詳該道
貯庫限自萬曆八年為始如有拖欠比照起
運事例一體查叅每馬一匹定價十兩率以
三年為準若遇倒死并追賊對敵損傷等項

悉如所議於前項收貯銀內支給責令自補
仍每軍每年各除月糧外給銀六錢以為軍
裝之資其馬過三年不死者犒賞銀候巡撫
衙門臨時斟酌行之不必拘定為例數年之
後銀有積餘專備軍馬之用不許別項那移
支費伏乞

聖裁

一議選軍 前件臣等看得召募軍率多無籍
棍徒捏報投充希啣銀賞陷害平人及該營
將官利軍逃脫侵扣月糧虛伍殃民誠有如
巡按沈涵之言者今欲慎召於始格選於終

陝西巡按沈涵抄卷十六 二百六

無非防詐冒以實軍伍之意及查萬曆三年
十二月內該鎮督撫官楊兆等會題為重
責成嚴清勾等事內稱鎮高兩鎮營衛將領
千把總等官不善撫恤致軍逃亡以十分為
率二分以下者附近三分以下者降一級五
分以下者降二級亦於年終聽督撫官查其
分數分別具奏永為定例等因本部覆奉
聖旨是欽此在卷大畧與前相同相應議擬合無備
行陝西督撫轉行各道將領衛所查照原議
以後如有選補召募到軍一而暫且收營一
面將本軍姓名住址冊送該道移文原籍衙

門查有着落方許給賞收糧不得仍前一駮
混收滋奸者竝聽該道將衛所將官巡軍數
目設法嚴查分別有無多寡呈送督撫悉照
薊鎮事例舉行伏乞

聖裁

萬曆 年 月 日 奉

聖旨依議行

萬曆抄卷十六 一百七

戶部 本議處兵馬糧料積弊以充軍實以蘇
民困事者得巡按沈泗條陳內除買馬選軍二
事兵部議覆外其議倉石糧一事係隸本部大率
謂各邊腹倉場銀鹽以料因虜納款客兵免調
積貯日久紅腐日甚何米不堪食用乞要通行
各道酌處量留鮮黃以備緩急其餘搭放主
兵支用就於主兵銀內扣留召買抵還歲以為
常通融主客酌處新陳與本部近題事理相同
相應議處題

請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陝西督撫各都御史及谷都察院轉

行巡按御史并劄付各糧郎中查照先行近本
官所議通行各道備查各該倉場節年積剩買
在客兵糧料草束總計若干某處緊要每年約
費若干今該量留年鮮黃若干以備緩急如
果見在數多相兼搭放主兵即於主兵銀內各
照時估扣銀召買如粘抵還另項收貯其主客
數目明立文案每年終於邊儲簿內明白填註
報部稽考如客兵糧料草束見今積貯乾潔是
支一年查照前行不必盡行召買將銀報部
省京運年例庶糧草不致沓爛邊儲
計亦有裨益矣伏乞

聖裁

萬曆七年 月 日奉

聖旨是

皇極經世卷六

百九

巡按臣州監察御史臣邵光先謹

題為勉竭愚衷條議時政以重邊省事竊惟寧國

靖疆莫急於兵食而強兵是食莫要於紀綱貴

防通與南貢途驛站疲困宜為蘇息之謀備

文乃致遠先務科舉重事宜計經久之費臣忝

司耳目叨按貴州恪循

憲綱之條期寒風紀之責除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

隨時因事舉行外今一年已滿謹將後項時政

關於大體而速當救補者列為五事上塵

天聽伏乞

勅下該部詳議如果可採

皇極經世卷十六

百十

俯賜施行然識淺才疎自知無補於

聖治而千慮一得或可少裨於遠方也臣無任惓懇

仰望之至

計開

一會計原額以足軍餉照得貴州貴前黃平等

二十衛所旗軍迷中上編氓三戶塚充原額

共一十五萬八千六百四十五名軍餉銀米

原額本省府州衛所屯科秋糧與夫四川湖

廣協濟折糧銀兩通共二十三萬八千四百

九十有奇一歲所入本是一歲之用邇年以

來軍士逃亡數多逐細清查見在者止有二

萬七千六百七十餘名不及十分之二矣軍
 去粮存宜乎異餉餘十分之八也銅仁如兵
 不過歲用一萬七千有餘雖移此與彼似可
 給足然猶待哺嗷嗷乞擾蓋緣川湖異省參
 越相視連員為常而播州宣慰司為甚本省
 官負藉口土司難徵推調成習而黎平都勻
 程番三府為最司計者厭錢穀而漫無清查
 秉柄者任溷混而藉以漁獵事干軍需大計
 豈宜苟率相沿合無行巡撫貴州都御史督
 同布政司掌印官督粮務政通融會計貴州
 一省各衛所見在官軍共若干各府州縣并
 各衛學官吏師生共若干銅仁新募并石阡
 思州防守軍兵共若干每年該關支俸廩月
 粮魚鹽共若干本省銀米并川湖協濟粮銀
 原額之數給放有無虧贏如有餘為犒賞征
 剿支用如不足查議於何項措處明白具
 奏若督粮參政不依時赴川湖催徵本省并川湖
 掌印管粮官完粮不及分數照依近年前後
 巡撫都御史趙 吳 題

准事例撫按官會同參
 奏一體照例降調懲治以儆忤慢著實舉行毋得
 仍前姑息勸懲明而催督必勤原額足而邊

餉有賴矣然不汲汲於正額之稽查惟孜孜
 於別項之措處議商民之稅用未濟而民膏
 已竭開吏農之例財未裕而吏弊叢生猶醫
 眼前瘡而剜心頭肉也况眼前之瘡未必能
 醫而心頭之肉剜割幾盡矣地方瘠薄恐滋
 弊藪而傷元氣所當深慮者也伏乞

聖裁

一青成酋長以靖苗患臣惟貴州夷民俱三苗
 遺種伏則為民逞則為盜不可以中國之治
 治之所以樹長為理列以僚屬秩以品級又
 寵以漢官冠裳俾其壓東部夷以相安於羈
 縻之中也邇來此義不明姑息意殷獷悍為
 甚非為鈴束罔加抑亦縱容得利作梗獨途
 剽掠官商惡用長為執昔者孔明征夷就用
 其豪傑自來以夷治夷制禦常道况以本土
 之酋長治本管之部落實為本等職守名正
 而言順也合無行巡撫都御史申明激勸之
 令行都清威清思石畢節各兵備道將所管
 土司各所轄地方定其疆界立以碑石嚴令
 保安境土約束苗夷如本界內盜賊出沒
 究酋長即將夷盜解獻方與贖罪如有
 亦量行賞若有縱容庇護通同分贓等情

則聽巡撫衙門徑自查治重則題

請或照例降級或削奪土職以示懲創有能竭忠報

效歷有殊績者敘議具

奏乞

恩勸以示優異於羈縻之中而寓鼓舞之術則土酋

庶知斂戢奮勵而道跡可望靖寧矣伏乞

聖裁

一並著恩威以肅紀綱嘗聞朱子有云其具不

在兵食而在紀綱臣以為紀綱之振肅在恩

威之並著乎夫所謂威者非刑驅勢迫之謂

也惟信義以服其心而自有餘威矣所謂恩

者非家賜人益之謂也惟廉約以節其力而

自有餘恩矣觀聖言忠信蠻貊可行梁毗清

操酋長感悅者可槩見也貴州之紀綱敝也

久矣假餉稿而私囊橐官軍不蒙實惠張虛

勢而冒功名地方徒滋勞費相詐相愚則人

心厭而威信不立餽贈而動支軍餉撤酒則

累苦旗甲宴會看筵繁靡花幣豐盈豐碩奢

侈之狀迺有過中原者勞民費財則民力竭

而恩意不孚其軍民怛惕風俗偷頹法度日

弛紀綱日紊大壞極敝有由然也原任巡撫

吳前弊知懲措施似涉於過驟新任巡撫

陳清直素著矩矱可必其改觀但舊弊延

滋必仰仗

宸斷始可芟除宿弊而昭示遐方也懇乞

勅下巡撫部節使陳痛削前弊以漸更張大布恩

威並行不悖罰必當罪賞不踰時每開誠而

布公勿喜功而妄動務敦信以孚軍民之心

如有不率者震之以軍法可也清約以自持

儉朴以率下一應靡費悉行裁革務節財以

裕軍民之力若嬰其極則雖與士卒同甘苦

亦可也臣聞夷性至詐也而可以信孚至貪

也而可以廉感行將畏威懷德無事則可得

歸心有事則可效死力軍務重任兼制事權

行無掣肘法度紀綱翕然振舉庶乎數年之

間近悅遠來食足兵強我

皇上柔遠之仁威遠之義洽於無疆而弘於無外矣

伏乞

聖裁

一蘇息驛站以重 貴遠臣惟貴州全省南接

滇中北聯湖廣既阻舟楫站極崎嶇險所有各

驛馬館夷民不便軍令代當多蕩產傾家若

清平衛則累及衛官之雀覓矣各站扛室站

軍不逃軍餘幫送時摩肩胝足若清平衛則

累及操軍之幫助矣上山下箐絡繹無休以致十室九空軍伍散乏愁苦呻吟之狀有不忍見聞者緣本省之遞送煩簡而雲南之供應甚繁進京之貢扛有數而夾帶之私貨無考各衙門之差委有限而黔府之遺給無窮夫黔府保千勳歲年有貢賦但內官指揮千百戶蔣旭等滿載貨珍反覆連絡多為近結遠交私認通賄一舉俱以進貢為名不知所入於內帑者有幾何也指揮沐勳一稚子耳襲職後由南京娶妻回還擅遣欽差沐府公子傳牌馳驛家眷囊用夫及二百餘

卷之六

五

名馬至七十餘匹虎狼惡僕騷害多端雖臣裁抑於過省之時由湖至貴州省城哭聲載蹄矣又雲南土物繁多之不才官員囊私溢滿者諂說求討俱給以軍務

符驗無一日而無黔府之牌也至於雲南布政司銀扛之差諒必歲有定起有定數差委官員多係營求便道回家夾帶貨物以濟已私私扛反多於官扛然各官祇為倚借之便而不知沿途之苦刻於肌骨矣且兩界相距半月程途尚從羅仲雜居不時出劫萬一真偽不分漫藏誨盜累及官扛干係匪輕此又隱憂

而出於夫馬之外者也况貴州為滇南咽喉之地倘貴之驛遞有阻則滇之門戶不通而蘇貴州者無非為滇南計當通融酌其利害而預成其不虞者也懇乞

天語叮嚀雲南總兵官黔國公沐朝弼收斂族僕毋輕馳驛騷擾禁止馬牌毋得濫行遣給再乞勅雲南巡按御史查究指揮沐勳奉何

明旨差遣馳驛如有虛偽從實治罪仍將三司各道等衙門一應冒濫夫馬牌票立法稽查如有緊急鄰近公務難以煩填勘合應用憲牌者即用巡按印信掛號貴州巡按委官接境地

卷之六

六

方查辦明的一方准應付如無巡按印信者即行裁奪但遇起解金銀等扛於一月之前雲南巡按御史查驗的確扛數委官姓名夫馬數目移牒貴州巡按御史行按察司轉行上下路兵備道差撥官軍逐程護送如有混帶私物多索夫馬者計沿途夫馬之費坐贓然治又卷查奉都察院勘合為條處驛傳事宜以蘇困散事內開四十一年以前扣減驛遞銀兩照依原議清查解部貴州驛站窮瘡無憑扣解祇為帶贖銀乞

所念定方疲敵一併豁免仍嚴草經過官員并本

撫按司道察守等官食剝廩餘不許折覈不
惟可以蘇驛傳之疲困而可以防道踣之不
虞庶於

朝廷貢途為有益矣伏乞

聖裁

一議處費用以全

盛典照得嘉靖四十三年甲子當科臣繆儔監臨

初到地方即首理科舉事務詢其費用該司
應以原無定額每科動支巡按衙門賊罰等
銀湊用臣甚訝之答前此當事者不為計慮
既而詳訪虛糜空虛軍民凋瘵雖開科之時

嘉慶庚辰卷去

百十七

議派坊牌銀二千二百二十兩尚且追徵艱

苦欲處之而計誠無所出也臣雖預期巡事

裁省然至於禮不可缺而費不容已者更難

不照節科事例批允以充用為事雖苟竣終

非可久之規案行布政司會同按察司并提

學道酌議可垂永久詳報題擬該司呈稱會

同按察司按察使鄧璉提督學校副使劉日

材查得貴州自嘉靖十六年開科以來一應

錢糧原未計處節科止是隨時呈動察院衙

門賊罰等銀湊月如壬子科以前文卷水漫

無憑稽考之卯科用銀七千四百九十餘兩

戊午科用銀七千九百四十餘兩辛酉科用

銀六千三百八十餘兩三年所積止僅足當

科之用今甲子科蒙本院刻意節省先將一

應宴席供用等項酌減裁定舊規幣儀盡行

單去是以用銀僅止二千七百三十餘兩典

禮既敦軍民不擾然猶措處不前只得查照

歷科舊規呈動本院賊罰銀一千五百七十

餘兩支用其餘用過之數多係那移借貸尚

未補還清絕况本院賊罰銀兩近奉勘合解

部委應酌處以圖久遠議得貴州本以夷地

嘉慶庚辰卷去

百十八

設為藩司地瘠民窮財用缺乏不及中土一

大縣而首舉人材

網朝盛典合用禮儀其費實不容缺略者也查有

樂人坊牌銀兩每科原額二千二百二十兩

近奉勘合止給舉人一千二百六十兩尚餘

九百六十兩每科追收不完雖奉勘合起解

竟為虛文本院賊罰銀兩每年以十分為率

八分解戶工二部二分存本處備賑貴州事

簡賊罰不多近年解戶工二部每年共不過

一千二百餘兩極多不及二千兩若當科年

分賊罰銀並前項坊牌餘銀存留支用即上

年為準似足以濟科場之費但俱奉勸合起
解之數必湏題奉

欽依方可留用合無呈乞念恤邊省委與別省不同
具題留用永為定額庶免別項那移科擾
等因到臣為照貴州荒徼建藩以來附雲南
鄉試伏蒙

皇上久道成化文教誕敷至丁酉年闈專科又至丙午
年增解額人文漸著雖椎髮卉服之輩莫不
喁喁向風猗歟盛矣夫賓興

大典既比美於中原而科場費貲誠當計夫經久
且前項賍罰牌坊等銀解之所以克

大帑而存之可以完

大典莫非

朝廷之公事也矧養賢以及萬民而其利無窮乎

如蒙

軫念賓賢乃

國家重典而貴州實窮苦荒陬乞

勅該部查議如遇當科之年將巡按衙門本年分賦

罰銀兩姑免解部與前項牌坊餘銀俱留為

科舉之費監臨科場巡按御史嚴嚴細查不

許冒破事完之日布政司將用過支存數目

報戶禮二部查考巡按御史報都察院查考

仍行先儘坊牌餘銀支用次將賍罰銀兩
支如賍罰銀兩支有贏餘盡貯為本處備賑
亦不得因而妄費庶賢材永藉作養之
恩而軍民不苦科擾之累矣伏乞
聖裁

兵科給事中臣陳時明謹

題為嚴武備以壯國威以防近患事臣聞天下之患發於遠者不足畏而發於近者為可畏發於國之所戒者不足畏而發於國之所不戒者為可畏發於戒而有備者不足畏發於戒而無備者為可畏何則緩急之勢異而禍害之輕重隨之切惟國家建都於燕乃中國極北之盡處也東鄰渤海元良冷則女直奚契丹雜種北接沙漠則蒙古餘孽彼之窺我者固近而速我之所慮彼者不可有一時之放逸一處之滲漏也宣大遼東諸鎮皆

禮部題本卷十七

祖宗所規畫障以重垣限以深堦藉以烽燧戍以重兵雖廣騎時或竊入去都城尚遠諸鎮亦自謹其封疆慎守其土而備其不虞賊未則戰賊去則守故虜騎條來倏去不能為吾大患也惟若庸關以東至遼東之四海冷與朵顏三衛虜寇只隔一山諸部落遠者去都城不過三四百里近者僅百數十里耳國初嘗以永平以北山後置大寧都司統興營義營等衛以守其地後以朵顏等部恭順之故移大寧都司置歸備於保定等處空其地與之以為我東北外藩離使之東捍女直壯捍蒙古所謂守在四夷是也此

虜在我

祖宗時食我黍稷懷我好音朝貢以時種類微弱故得彼此相安後正統己巳之變為也先所誘我是以有土木之禍弘治庚申之後為火篩所脅我是以有魚臺之慘近年以來招納我叛驅掠我邊鄙其衆增益部落日繁則今日朵顏三衛非復前日乞活之比矣數年前嘗聞朵顏衛酋花當之子把兒孫與北虜小王子結親此賊狡黠情偽叵測為虛聲以恐喝我邊上將士未可知也心媚大種而獻女結納亦未可知也變詐如此尚敢以痴蠢無知易之乎往日嘗我

禮部題本卷十七

參將陳乾把兒孫實為戎首今石塘嶺殺我指揮殷隆等或亦此賊為之蓋三衛之衆朵顏為強諸酋竟詐把兒孫為最朝廷雖歲加以爵銜特優以金帛終不能滿其溪壑之欲馴其豺狼之心此賊不死異日東北有事必此人也數年來縱令醜類抄掠我人民近耶歸一二即要市我名器都給事中許復禮等憤其以堂堂中國為最爾胡雛所欺侮已具疏為

陛下懇懇言之矣今日之事不與則結怨而起釁與之則損威而示弱二者皆當審處臣愚以為中國者乃中國所自立之中國初不係於猾虜之

輕重也彼雖禽獸豈不自念曰往歲吾嘗殺害中國將領部下時嘗侵犯中國人民今復持所掠之餘以易官爵中國無乃不我與乎知其不與而求是易中國也中國假羈縻之術忘嚙普之憤徇其欲而與之是示弱而畏夷狄弱則替替則受凌欲求弭亂而無乃速之矣乎今固當示強以破其奸嚴備以防其詐振威以折其萌區區不智之說不可當猾虜之變而施之也所謂防其詐折其萌者臣請為

陛下細言之京城東北一帶雖逼近胡虜原無邊塞所恃者山嶺陟峻林木稠密虜騎不能暮越而

嘉隆疏抄卷上

三

已往日居庸以東有松木數百里後以供薪燒炭之利取者無禁如近日黃花鎮守備張楠之所為者遂使林木日就踈薄往日彘額諸部落時向吐虜大營盜馬過塞下者或語我以虜中動靜吐虜亦追趕吐虜亦敵殺不甚相往還近見我邊備廢弛入無空回故連合為一共來犯邊加以把兒孫調和其間遂使二虜日就親密况薊州等處雖設有三堂若一巨鎮然衛所單寡卒伍空缺將士亦罕經戰陣名為邊鎮實則腹裏之兵緩急實不足倚仗東北諸胡數來朝貢孰見我山川險易約我為人備知我士馬虛

實此虜於國家真癰疽結於脇下而豺狼伏於門庭也萬一吐虜萌深入之利把兒孫挾不逞之姦潛通吐虜出我不意掩我無備縱都城金湯萬雉其若郊甸之民何且自此以南地皆平廣更無險阻四通八達騎兵之利鳴鞭馳驟任其縱橫臣嘗考之前史五代時唐失榆關之險盧文進導契丹入陷新州金之攻遼自古此口入陷燕京元之攻金或自古此口或自大喜峰口今諸關口皆近郊之險要也雖有戍守備疎力微又嘗考之元史金人恃居庸之塞冶鐵鋼關門布鐵蒺藜百餘里太祖距關不能前召札八兒問計對曰從此而止黑松林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若勒兵銜枚以出終夕可至太祖乃命札八兒前導日暮入谷黎明諸軍已在平地疾趨南口金鼓之聲若自天下金人猶睡未知也此驚起已莫能支吾關既破中都大震元人知中都有備分兵三道右軍循太行而南取保遂懷孟澤潞等州大掠平陽太原之間左軍循海而東取平滌諸郡大掠遼西之地中軍當雄驪而南破清濟濟南等郡往者已已之變然則白羊失守虜騎直犯京師其先至者星散搶掠大眾既去零騎百餘猶驅掠各郡乃命楊洪等

嘉隆疏抄卷上

四

追至關鐵馬夫考之前代既如彼驗之近世又如此今不可不於無事之時而預為之慮也蓋我各邊有山川之險有亭障之隘有備禦之具且居民踈濶蓄積甚微虜入則戰雖有所不得不無所損內地原野平曠居民稠密城郭遼遠加以州郡無兵民不識戰虜雖深入亦無邀遮之患而所掠有無窮之利然所以歷百餘年而不敢大舉深入者一則懲我

國初殺伐之威見我各邊將士猶足敢與之力戰將謂內地之兵皆然不敢輕我無人二則見我各邊重垣復塹高山深谷恐我縱之使入據險

五

五

邀截斷其歸路三則自疑精銳深入老弱輜重在後或為別部所鈔或為邊將所劫如近世威寧海子之類四則東北諸胡各有分土道遠虜入掠必由其境牛羊未分其擄獲部落先受其騷擾故閉途距境不使得通此所以百餘年但於沿邊剽掠未嘗大舉深入也今則不然去歲西師屢挫虜氣益張凌轡我將士躡藉我城堡安行徑入如蹈無人之境牛羊金帛如取囊中之物此已自啓其輕我之志欲動其無厭之心矣加以新有把兒孫之隙此且之所以拳拳也夷狄嗜利如蠅蚋之赴腥羶靡之復集寧知紀極

遭挫則遠遯有獲則復來近西邊稱虜騎萬餘散漫賀蘭山後北邊報虜營聯路駐牧威寧海傍然未見大入犯邊安知非多方詭我俟秋高馬肥出狙詐以乘我無備耶虜雖犬羊其形耳目甚長近因延寧地方原野蕭條而又有大臣在彼總制宣大舊鎮有備而亦有大臣在彼提督三處俱未可以得志彷徨塞下以誘我不虞今之事勢殆實誼所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寢處其上也臣愚過為杞人之憂聊設必無之喻儻虜以散騎延入延寧境內以綴我西師又以輜重往來宣大塞下以疑我北鄙納茲人反戈之

五

五

謀因兀良哈同利之突入我東北空虛之處重兵據我隘口輕騎駐我郊牧餘騎掠我郡縣扼我運道此亦坐困都城之術也已已之變喜寧導也直趨京師田小兒為虜謀出禁荆抵臨清幸虜無大志得利即返當時若縱其姦計其禍蓋有不可勝言者矣近世名臣如大學士丘濬者欲以大學都司移於保定者立于永平或遵化或薊州以為重鎮凡舊所屬衛所移於沿山要害相為聲勢此直老成卻慮之圖也但保定當紫荆之衝實郊外咽喉之地備亦不可無而安土之衆為遷邑之舉事亦不可輕性在

朝廷較量利害審度時勢不使有意外之變
為善處之術臣迂淺之慮非特一虜患而已自
占有國家者必居重以馭輕安內以制外項以
流賊之故調發邊騎入剿邊上將士周歷諸省
悉見城池卑淺將士怯弱隨

駕南征經過名都大郡又見人物繁華財貨富貴近
日各邊餽運不繼將士不免凍餒加以故虜強
盛日有鋒鏑之苦安知其不厭窮邊為地獄之
愁慕中華有天上之歡昔唐中葉府兵法壞而
為曠騎其曠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以變廢應募
者皆市井賈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

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猛將積兵皆聚於西
北邊安祿山見武備廢弛遂有輕中國之心發
所部十五萬眾反於范陽引兵而南無敢拒之
者乃使封常清詣東都募兵六萬人皆白徒未
經訓練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官軍大
敗高仙芝退自陝西哥舒翰潰於靈寶玄宗幸
蜀而長安不守矣近甘州假告糧而殺害巡撫
大同因下操而抗拒巡按御史宣府於教場鳴
喊寧武因點名潰散其他倔強不服者又往往
來告兵情勢動如此勢已寢乎其可畏矣萬一
有奸人呼唱於其間豈直為患邊陲而已哉前

日何錦之在寧夏近日李隆之在甘州使其姦
謀得遂事亦未可量也况近年以來水旱不時
國家多事賦役繁重民不聊生匹夫不逞一呼成

群小則流剽鄉村阻劫道略大則攻圍城郭敵
殺官軍隨城隨起習以為常蜀寇甫平而羈賊
起羈賊方息而曠徒作此徐樂所謂土崩之勢
也樂之言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何
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
之地然起窮巷秦涼荆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
是之謂土崩昔有唐之李蒼侈日甚賦歛愈急
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百姓流殍無所控訴

相聚為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人不習戰每與
盜遇官軍多敗於是王仙芝起於長垣黃巢起
於宛旬其後巢賊自嶺南迺蹈江越淮直陷東
都神策軍士皆是長安富家子弟賂官竄名軍
籍厚得廩賜未嘗更戰陣聞當出征父子聚泣
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於
是賊巢入長安僖宗走興元今觀其宰相稱疾
不出天子大廷涕泣良可哀也今邊塞有疎脫
之隙胡虜有窺伺之形戎卒有跋扈之心窮民
有離渙之迹古曰明者見於未形聰者聽於無
聲今形聲暴著夫人皆能見之亦能聞之不待

明者聽者而後能也事機如此豈可聽其自來任其自至而不為之慮也哉大抵禍患已來從而圖之為力既難幸而獲濟亦必有所損傷禍患未至先以待之用力既易雖有不測亦不能大為災害今日之計上策莫若備文事其次莫若嚴武備所謂備文事者親賢遠奸節用愛人而已所諸嚴武備者臣有管蠡之見不避狂瑣之誅謹為

陛下陳之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易萃之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宋儒立氏曰君子當萃聚之世而除戎器非右武也持戒不

虞而已既濟之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豫防之宋儒程頤曰自古天下既濟而致禍亂者蓋不能思患而豫防也宋子罕曰天生五材民竝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晉人有言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操蓋教戰乃所以息戰而訓兵乃所以寢兵也我

太祖高皇帝聰明睿神武不殺天下既平猶今日諸官某處練兵明日遣某官某處練兵蓋無寧歲凡制為 祖訓曰胡戎與西北邊境至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擇練兵時謹備之况今

天子自為守邊而將可不選兵可不練武事可一日不為邪我

太宗文皇帝聖神文武繼志述事祇承 德意故太宗燕都親控隘塞內難既靖猶今歲出開平明歲出興和 躬御鞍馬與胡虜角逐蓋恐一時武事不競後嗣將弱故不憚一已之勞而為萬世慮也以教閱言之 國初南北大小教場之設以練五軍將士永樂初既有五軍營又有三千營以司寶纛令旗神機營以司神槍火器是為三大營各營管操官曰提督各哨分管曰坐營曰坐司而 中都留守山東河南大寧四司歲

輪班馬步官軍練五軍操練此 祖宗時營操之舊規也景泰初因胡虜憑陵選三營精銳分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是為團營每營官軍一萬員名其提督及坐營掌號把總等內外官員略如三大營之制而命兵部尚書或都御史一同提督天順初罷八年復置成化初罷二年復置分奮武至振威為十二營此則後來隨時之建置也自夫團營建而三營漸輕今三營壞而團營亦散籍有萬人之名營無萬人其實科道點閱官員據其日報到營名數無從究其隊伍實有之真內外坐營等官假以軍伴

工匠為名一任意於差占之役老壯不聞有簡別之期勇怯不聞有蓄留之等去歲止鄣有鎗命於團營選兵三萬聽征夫團營本摘二營精銳而後今團營選兵則兵之不精可知而今團營猶夫昔之三營也臣嘗觀五代史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為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居半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周世宗自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一甲士奈何浚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簡諸軍精銳者陞之上軍羸老者斥之又以驍勇之士多

嘉慶疏抄卷七

一上

為諸道所蓄召募天下壯士咸遣諸關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其餘步騎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所向克捷宋之藝祖亦踵此制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關所掌兵揀其驍勇者陞為上軍而命諸州長史選所部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由是曠悍之士隸禁籍矣又懲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踞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士卒不至驕惰夫周宋都汴去邊尚遠餽輓亦便猶以兵不可蓄財不

可浪費今各省水旱連年災厲迭見

朝廷以小民困苦雖有蠲減之恩有司慮國計匱乏率多廢格而止當催徵之際期以促限迫以嚴刑使閭里窮民質田毀屋鬻男賣女歲租僅辦生事一空豐年流乞道踞凶年轉為盜賊况漕運之粟近亦千數百里遠者往返萬餘里計其程途非周歲不能至有江湖風濤之險有洪壩搬撥之勞渠鋪淺闕之患當夫秋冬交河水涸漸涸裸身抗淺入水牽舡不幸舟敗米漂則貨家易產以償官猶不足則逃竄四方至死不歸者有之今諸軍日月所食皆農夫之脂膏漕

嘉慶疏抄卷七

一上

卒之汗血也以輓輸之難如此而養此疲鈍無用之物均一覆載之下幸與不幸有如此哉臣愚以為今日之事民之財力竭矣兵之凋敝極矣非大有所更張不能祛積年之弊非大有所振作不能復已去之威近日本兵請於本部尚書外別設一員專督營務良以此也請命本兵大臣會同內外提督坐營等官將各營見在將士大加簡閱仍命給事中御史按其不如式者如團營所統十二營必滿一萬之數兵必極一時之選如五軍等三營驗其實在之數以杜其占後覈其逃亡之數以致其清勾然欲選

兵當先選將今各營坐營多以功勳之胄為之
此輩生於紈袴之家長於婦人之手目未嘗辨
旌旗之色耳未嘗聆金鼓之音身未嘗經鋒鏑
之交足未嘗履沙場之地若一旦授以坐營重
任彼建樹大將旗鼓坐於將壇之上儼然一大
將也叩其中之所識也不過衣服與馬之間飲
食男女之際而已既無材能又不省事且聽信
心腹家人及積年識字棍徒置剝削行伍賣
放軍校營務廢壞職此之由今各營坐營官請
用出入均勞之例必邊上有功將官方得入為
坐營其武弁之胄非卓然有志功名擢脫膏粱
氣習者但世其祿不任其事可也下而把總管
隊官務要先擇其所管部伍先令自選以次
引驗如一隊五十人就俾管隊官自選精壯者
幾人老弱者幾人逐一引於該管把總等官處
驗看果精壯則留之果老弱則去之如有濫誤
則隨其多寡而杖責其原選之人甚者呈稟於
提督官處易置之如有受財作弊等項情由則
呈稟科道官處奏重治之如一把握該管若
干隊就俾逐隊自選除老弱類開外其選中者
明開某隊武藝精通者幾人膂力強壯者幾人
逐隊開寫引連坐營官處驗如選取不精輒則

量行責治重則呈稟提督官處更換其人如有
受財作弊等項情由則開具揭帖送科道官參
奏重治以罪如一營該若干總坐營官逐總自
選畢引送提督官處驗看有膂力者試其膂力
有武藝者試其武藝則因以觀該管將領之才
否則不行用心視為泛常會同科道官員參奏
斥罰提督官逐一驗中者仍送科道官處覈實
有不堪者駁回另選且計數奏聞請
自戒諭其簡選之法驗之年貌以求其老壯駁之身
材以求其勇怯驗之技藝以求其精疎雖伍兵
並用而尤以弓矢為主蓋刀鎗旬日可精弓矢
非積久不能熟弓矢既熟則他技皆餘事矣去
取之間雖以武藝為尚尤以膂力為先蓋武藝
可學而能膂力不可強而至膂力既壯則武藝
皆可學矣團營取不足則於三營見操將士中
取之猶不足則於四都司京操軍士中取之其
四都司兩班京軍宜略倣周宋之制簡其驍銳
者陞為京軍即命原衛所官司將選中軍士
當房家小津遣赴京常住待其衰老仍遣回原
衛所收伍其餘班操官軍亦不必赴京虛耗
國儲亦略倣大學士丘濬輔郡之議該班京操將
士就於附近郡操備東則以永平或薊州西則

以保定或易州南則以臨清或徐州但此乃宣
府不必設輔郡邊城芻粟價高委輸實難內郡
將士至彼不能戰陣虛糜錢糧有事則以京營
精選將士戍之三營將士除選團外餘留本營
操演宜復簡其壯健者免其做工嚴加訓練別
為一項一次備意外調發一次備團營選補其
老弱不堪者團營則退回三營若慮外衛所選
取既多原伍空缺則京營老弱將士願回原籍
附近衛所者聽其便收充補伍近世名臣大學
士李賢嘗言於

英宗皇帝欲以在京軍官老弱疾者令兵部漸漸

英宗皇帝欲以在京軍官老弱疾者令兵部漸漸

二五

調出在外以省冗費誠有見也選取既畢賞賜
一月糧亦宜略做前世之制稍為之差等團營聽
征將士為一等三營聽選將士為一等老弱做
工為一等如此則勇壯者勸而疲懦者勉兵庶
幾可用而國無浪費之虞矣然則兵法有曰兵
無選鋒曰止又於每營之中拔其尤驍銳者三
千員名置為遊兵若先鋒之名於各邊都指揮
等官中擇其善戰有謀者授以署遊擊若先鋒
之號就俾於邊上平日所知慣戰將官中自指
揮而下奏取數十人以為領哨把總管隊等項
應用又於邊上夜不收人役中選其通年出塞

及工於初營者奏取數十人以為京營哨探人
役之師名仍統屬於該營操則別置於一處使
之常為戰裝一遇有警

命下即行有事之時本營悉行就以充該營遊擊先
鋒之用若只發所部則俾受節制於所在三堂
等官每歲發遣二三枝於宣大等處以代內地
邊操備禦之行寇入則聽所在三堂調遣與邊
上遊奇備進以為犄角之勢不得仍踵京營閉
門坐守之怯不得肆為禁旅偃蹇驕悍之態輪
班出戍周而處始以識胡虜情狀以經戰陣勤
苦以習塞上風寒其更代之期道里之費又因
時制宜而區處之有方至於教練之法臣不避
煩瑣為

英宗皇帝欲以在京軍官老弱疾者令兵部漸漸

二六

陛下復陳之今京營將士教戰之法月凡三次操練
除祁寒酷暑工役外月不過數日通計一歲不
過數十日耳其下操也又不過聞鼓角火炮之
聲音趨走數十步吶喊數聲而已質明而入營
未午而歸家未嘗習擊刺之方開馳射之法甚
至於都人所言京營下操非操練也乃比較也
今日下操則追昨日該操不到之罰銀明日下
操又追今日該操不到之罰銀何嘗有警弓發
矢揮戈躍馬之實其將士之入教場也挾一無

鞘之刀或以竿而為鎗或以棒而為銳即其器
仗真如兒戲昔英廟北狩都御史楊善往迎
也先密遣一人先來因問向日土木之圍南朝
兵何故脫衣甲而走荅曰太平日久將卒相安
因四方無虞營備寺宇而已何曾操習被爾
虜兵陡然衝突如何不走嗚呼善言京營練習
之無素將士之無能歷今日猶昔日也今日之
教練請勿以營中成法拘之使將各以已意教
之周旋進退必有擊刺格鬪之實技左右開闔
必有陷陣潰圍之實勇猶張巡所謂使兵識士
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識人自為戰
斯為善矣或如宋太宗親閱之法刻木為箭鏃
畧以氈綱命強者兩相射避即搥之取其不避
者又以木挺為馬槓施諸韋稍俾地騎相擊取
其尤勝者各分等級遷讓之夫格鬪之法如手
搏然精於手搏者他人雖奮力擊之終莫能就
而乘虛一手其人即仆雖一人可敵數人雖中
人可敵壯士格鬪之法其避箭杜穴擣虛固自
有方平日不習一旦臨敵不耳目眩皇則手足
軟顛故有平日挽強命中而臨敵不能彎弓平
日運稍風生而臨敵不能牢握昔尉遲奉期
由目定手捷故也至於神槍火礮亦宜使

宋書陸倕抄卷七
二十七

放演習其安置之宜付量其高下之勢蓋搭礮
之放尤難高一寸則騰空低一寸則入地徒聞
旬礮之聲殊無摧擊之益亦以平日未嘗量定
故臨敵不知所以持架安頓也如此簡拔如此
教練則營伍充實將士勇銳有此十萬之眾賢
於他日不習之兵百萬可以折蠻夷猶夏之萌
可以銷寇賊茲究之漸可以省
國儲無用之費 國勢有雷霆之威有泰華之固
豈直虎豹在山而已耶是則所謂伐謀之上兵
也此法既立而又一年一蒐補三年一大閱以
若此施為雖似紛更然于緩急實為有賴宋蘇
軾有言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有事
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今之形勢似不可謂之
無事矣如臣言可用乞下 廷目會議務求
國勢之尊安無憚更張之煩擾愚謬之見亦其大
略耳若夫條目之詳綜理之密自有
廟堂深識永圖非臣之愚所能為也一得之愚冒
瀆 天聽惟
陛下留神省視臣待罪該科切有所見不敢不言不
知忌諱罪當萬死謹題請
計開

宋書陸倕抄卷七
二十八

國初永平以北山後置大寧都司統興營義
會等衛以守其地後以朵顏等部恭順故移
大寧都司并所屬衛於保定等處空其地與
之近世名臣大學士丘濬欲以大寧都司移
於保定立于永平或遵化冀州其屬衛移於
沿山要害相為聲勢但遷邑之舉事不可輕
要較利害密度時勢善處之

一備文事在親賢遠奸節用愛人嚴武備有管
蠶之見 國初南京有大小教場以練軍伍
將士永樂初既有五軍又有神機等營官軍
而中都留守山東河南大軍四都司輪班官

軍隸五軍營操練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銳分
十營團操每營官軍一萬員名今有萬人之
名而無萬人之實要命本兵大臣內外提督
坐營等官將各營見在將士簡閱仍

命給事中御史按其不如式者每營必滿一萬之數
兵必極一時之選然選兵先當選將各營坐
營官用邊上有功將官人為營管其武臣世
胄但世其祿不任以事把總管營官負所管
部伍先令自選以次引驗團營未足於三營
取之尤不足於四都司取之四都司軍簡其
驍銳陞為京軍家小赴京常任其餘班操將

士就於附近輔郡操備或永平或薊州或保
定或易州臨清等處但宣府不必設輔郡以
京營精銳將士戍之三營將士聽征為一等
聽選為一等老弱做工為一等

一兵法有曰兵無選鋒曰北每營之中當拔其
尤驍銳者三十員名置為遊兵若先鋒之名
於各邊都指揮等官中撥其善戰有謀者技
以署遊擊就俾於邊上所知慣戰將官中奏
取數十人為哨領把總管隊等項又於邊上
夜不收中選其工於劫營者奏取數十人以
為京營人役之師遇有警

命下即行仍每歲發遣二三枝於宣大等處以代內
地邊操備禦之行其更代之期道里之費因
時制宜區處

一京營將士教戰之法月凡三次操練除祁寒
盛暑工役外月不過數日通計一歲不過數
十日耳其下操也又不過因鼓角火炮之聲
音趨走數十步吶喊數聲而已質明而入營
未午而歸家實未嘗習擊為之方開馳射之
法甚至如都人所言京營下操非操練也乃
比較也今日下操則追昨日該操不到之罰
銀明日下操又追今日該操不到之罰

嘗有彎弓發矢揮戈躍馬之實其大將之教
場也挾一無弦之弓揮二三無羽之箭或腰
無鞘之刀或以竿為鎗或以棒為銳即其器
仗真如兒戲今之教練請勿以營中成法拘
之使將各以已意教之周旋進退必有擊刺
格鬪之實左右開闔必有陷陣潰圍之實勇
至神槍火礮亦宜使之常於演習如此簡拔
如此教練則營伍充實將士勇銳有此十萬
之衆賢如他日不習之兵百萬可以折蠻夷
猾夏之萌可以銷寇賊姦宄之斷可省
國儲無用之費是所謂伐謀之上兵也

嘉靖三年 月 日 奏

聖上覽奏備虜防患事宜兵部看了來說

刑科給事中臣屠律謹

題為脩兵政復舊規以固根本以防不虞以消災
變事臣惟安不憂危明王之所以盛弊不知救
庸主之所以衰既往之迹昭明可考仰惟
陛下勤學鑒古敷公準今洞察高出百王謀猷遠追
三代曩嘗發 綸音有曰朕以人君深居官禁
不知外面事情群工開 命無任懼悅至今傳
為美談咸恐無所建白以負
陛下也臣以諫為職敢援政之弊於今而關係天下
之至重者言之惟我

太祖高皇帝剪胡元凋弊之俗定萬世不易之規罷

中書省而設六部並樞密院而置五府五府之
官設左右都督各一員同知各二員僉書各二
員統領天下軍所分掌在京軍馬上下相維體
統不紊歷代之兵制莫良於斯至如公侯伯但
帶銜隸籍以假文祿府事一無預也比時員缺
寧 命六王之仲子為署都督分僉府事未嘗
輕及公侯伯誠為慎重權任成化初員缺定襄
伯郭登嘗 奏舉都督指揮六員蒙
欽依補之猶能率循 舊典迨今承平日久事漸乖
張而其掌印者既侯伯僉書者亦侯伯應任之
臣不過三四而已缺多廢久與六部事體

然以 國家兵馬綱領之地坐擁羨養驕侈
徒利不知興弊不知革恒驕倭流之術而為溫
飽之圖此 舊規不復之大弊一也至於

京師為天下根本之地五軍三千神機團營乃四
方觀望之兵存強幹弱枝之勢宿居重馭輕之
機今乃坐營坐司皆委之侯伯中間謀勇才略
堪任營事調度布置頗服眾心固有二三其人
餘則聽人指揮一丁不識幸今無慮恬不知慮
固也一遇有警則多算能料者誰歟直前效用
者誰歟不待臣言固莫逃於

陛下之洞見也况我

太祖高皇帝肅嚴軍政凡有事征伐則

三

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單身還第軍士各歸

其衛又降律令各衛禁止軍官軍人不得私下
接受公侯所與金銀段疋衣服織物及非出征
不得侍立於公侯之門 聖謨遠矣洋具載典策

今以此禁暴禦侮之兵宿彼呵前擁後之具名

雖管操實乃情事此 舊規不復之大弊二也

執此二大弊臣恐非 社稷磐石之計亦豈動

戚帶礪之福乎矧今 天變屢入其清地變屢

失其寧人變屢失其常為

陛下消弭之要固非一政足以為兵則政之大者

也蓋國之有兵人不敢犯猶地之有險人不敢
踰是以易有汴封洪範不去兵政所以有天下
者立武以衛 國備兵以保安世仗當時平而妄
動贖用固以激亂使或世玩而廢弛不修亦是
招亂固周公詰爾戎其之戒不肅默於成王極
盛之日也惟

陛下負不世之明可望祛累積之弊乙

勅兵部會執政大臣早為計處從寬體訪於侯伯之

才德聲望果堪委任者委任猥知劣陋果當罷

斥者罷斥各處帶俸都督有年力勳蹟者查取

到府任事不使虛糜祿俸在京在外都指揮有

才識超凡藝勇出眾名譽素著可以備急緩之

用者按成化年事例奏請 上共裁量擬署職俾

之坐府坐營必如此則人才奮勵感武振揚可

以固基本之重可以杜觀觀之奸可以消災異

之患上續 太祖 太宗之緒遠垂

聖子神孫之謀如以臣言為非臣再以時勢論之今

郡縣無高城之據深地之阻而盜賊之患視

國初何如也今夫兵馬精壯在開渡權在伍而敵

愾之氣視 國初何如也今夫武備朽箭折

殘旗破鎧而器械之嚴視 國初何如也宣天

二鎮乃 神都北門宣府原設常軍一十九萬

大同原設官軍一十二萬今兩鎮之間僅十之
三其延寧甘肅遼東以及天下衛所可以例推
而強弱之勢視 國初何如也今夫川廣流賊
諸藩夷虜恃驕犯順羽檄交馳而外難之侵視
國初何如也今夫賞不及于勞臣

恩偏重於權倖而鼓舞之術視 國初何如也兵政
一弊如此日益泮渙而弗振矣且

祖宗於兵政任重都督而不輕授侯伯者豈無謂哉
蓋都督流官無所怙恃心常小而畏常深恩之
易感威之易行公侯伯之世爵難禡有犯不能
盡其法有求必欲盡其恩此良法美意通於任

用別於嫌疑者如此其善也夫事常敗於所忽
禍每伏於無形伏望

陛下念

祖宗創造之難察臣愚一得之細除宿弊而一新之
則制治保邦千萬年長久之計不外是矣

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嘉靖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

刑部尚書臣葛守禮謹

題為脩舉農兵以壯邦本以保萬世疆域事臣竊

惟我 國家定鼎金臺切近北虜初定經制內
設推關外聯各鎮表裏相維計慮之悉防備甚
完確乎天府之固也自大寧內徙

京師遂露左肩其初猶恃朵顏三衛為藩籬後乃
夷情漸變交通向道陽順陰背於是北虜得以

近境窺伺竊犯不特而我之登陴戍守亦無虛
日矣庚戌之後 朝廷旰食者已二十年夫有

常備則有常兵可也初以倉卒至調陝西客兵
以為備待土兵練成則免調遣今既二十年矣

土兵之練者何在而調客兵如故且秦兵未遣
而越兵復乘山東義勇亦以防秋而至果土人

在羸不可用乎古稱燕趙為天下精兵處不宜
至今邊不可用也嘗考春秋而後燕趙與虜為

隣各以其國當之未聞借兵於列國也至漢設
沿邊郡各以其郡當之未聞借兵於列郡也今

以萬世疆域而為朝夕暫保之計或者有遺算
乎夫人情安於因循故不議罷客兵亦抑不親

調客兵之害爾彼其遠地室家妻子靡托內顧
之心日夜不忘經年遠戍介冑蟻聚無所幹替

何能自安此在本軍之苦不堪者一也往來在

途不免騾驢約束縱弛劫掠亦有所至寄寓男
女相雜市肆用強嚴禁不戢此為居人之害不
堪者二也至於歲用行糧司農之供億者已過
千餘萬矣而山東之費亦將二百萬餘矣年復
一年可常繼乎且近邊州縣一二家富又坐商
人派賞客兵糧草連年負累皆思南遷此為官
民之病不堪者三也陝西亦邊地也防禦雖切
今那西而補東顧崇失彼亦非通計也此為三
秦之缺不堪者四也且庚戌以來虜犯東方又
復數次每來必入客兵固在也然則何益乎而
鄉民奔竄無路延頸束手任其虜殺以素不習

隆慶四年抄卷十七

二十七

兵無以自衛故爾如此不已即數年間中原坐
困財匱民稀不可復支持矣虜乃長驅不知何
如為計也臣愚以為及今客兵在邊伏望

皇上亟勅畿輔撫按各行兵備等官督令州縣官
畧做唐官府兵之意從古寓兵於農之法將各
州縣壯丁但能勝兵器者編為保甲分為守調
二籍除火器子擊槍力隨宜便置其餘貧者亦
令置連珠棍一根甚貧者官為屨給不妨農事
隨便演習調字籍者免其本身之役仍量加資
給一有警報悉聽信牌調集分布與即給客
兵行糧守字籍者在域在鄉各就近屯聚防守

賊至各出與戰北虜既舉國入寇我民亦隨在
應敵縱不大勝亦可令失利而去或者先聲所
及虜知有備而自不敢入矣昔宋神宗世衡守清
澗教士農工商皆習射而夏人戒不犯可知也
凡此皆不煩平日預養偶一用之雖厚其賞資
所費不多彼亦自保家鄉不誤生業不惟為
國敵愾亦且為地方復讎鼓舞勇氣自倍子
子孫孫世共守之是疆域之長城永賴之保障
也此與客兵之利病相去豈直萬萬哉但須禁
其擾害時其訓練利其器械明其賞罰及其津
貼處辦酌量地里遠近定擬聽調人數并諸凡
未盡事宜通乞 勅下該部并各撫按官從長
議擬奏 請著實舉行地方幸甚軍民幸甚臣
熟思時事備虜為先而備虜之方惟農兵為要
謹摠一得冒昧開陳伏乞

隆慶四年抄卷十七

二十七

聖明裁斷施行

隆慶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奉

旨兵部看議來說

吏科給事中臣曹懷謹

題為隆繼述抑爵賞以圖治理事竊惟書曰監于

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傳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

蓋興革者人君之大鑒不守則應爵賞者人君

之大柄不慎則濫隨與濫智者察焉

陛下倫序攸歸入繼大統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

陛下不得而私也凡繼述之道必重至計毋事變圖

必顧公道毋示私恩其大者務學以明理正心

以御物親賢以訪得失納諫以廣聰明去諛以

防壅蔽遠色以清志慮省躬以杜災變儉德以

舒匱乏如是則繼述之道盡而

祖宗在天之靈慰矣

陛下嘗究心于此而行之未力耶抑舍此不為而漸

不克終耶邇來封拜大行名器日濫往者王田

今者泰和固知

陛下之眷注者將也陳也因以推恩者張也夏也流

以愛及者勳戚數家也

陛下獨不視天下如固有而乃私德於人耶或不念

流弊之極似無意於繼述耶蓋王田泰和之封

雖分所當得而嫌於大驟紹祖帶俸雖不甚踰

制而惜其文階成典且存固不敢喋喋以取煩

瀆也若 皇親封公 國朝未有 宮端重秩

視為剪桐豈所謂昭不足狗尾續者乎傳陛下

陛下正德弊政吳振武受首為厲階豈所謂爛羊

頭籠下養者乎凡此皆示天下以私不可為後

世法者也諸臣者席寵太過無知妄作設或請

陛下取武庫奪必園 陛下將何以應之耶曾

馬應而却顧耶臣以為萬言猶知恤人言也始

激怒 陛下而獄二臣繼疏請而解之至方隅

丈尺亦曲從該部所定斯二者不可少之也乞

軫念四方告災 勅下工部暫停估計之命稍遲歲

年乃所以益金萬言令名也輪則不畏公議者

以情言之孰不知蔣為 母后氏也隆之宜也

但一門太盛慎猶濫觴振等則貪饕無厭非所

以慰 母后而 陛下之孝亦不純矣乞

勅下兵部削免振等所授且昌國之封鶴齡以何功

而敢冒此不韙 陛下亦何忍棄

祖宗之法于不足守耶更乞 勅下吏部并夏臣徐

光祚等數臣宮秩之 賜收回

成命斯惜繁纓之意也由是太公至正昭王者無私

之道而善述莫大於是矣

嘉靖二年八月十八日奉

聖旨已行旨了

陝西道試監察御史臣王璜謹

題為惜名器昭 國典以全威視事臣伏見

陛下推恩四氏有封公者有封侯伯者有加宮保者

有為尚寶司丞者有為錦衣衛百戶者在

陛下以為必如是而後可親親也臣切思之甚為不

可故敢不避忌諱為

陛下陳之張鶴齡之封公因父爵也昌國之封侯後

之謚蓋榮終之典也今以其父榮終之典而為

其子生日之封不審鶴齡身後將何以加之也

臣恐不至於封 王不止矣王非臣子所當封

也 皇親之疎遠者尚多而其親且近者張氏

之外猶有夏蔣陳邵四家也鶴齡既公矣四家

必將援例以 請不從則親戚之間似有厚薄

之分從之則公爵不勝其冗且濫親同恩宜同

陛下亦將無善處之術矣且今之稱公者定黔英成

而已鴻勳茂績其紀於 入常者視鶴齡蓋不止百

倍也今則鶴齡於四家之列抑可以服天下服

後世哉此施於張氏者之不可也前此

皇親封伯遲則五六年速亦二三年而夏氏之封又

遲至十六年之後今陳萬言猶未逾年即封伯

爵比於諸外戚則太驟夏氏則相懸矣夫

皇親而封伯當封者也以當封之爵而乃不能少待

於二三年之內臣謂萬言之處富貴亦甚不智

也其子紹祖固他日之伯也伯者武衛尚寶者

文職

陛下欲貴紹祖武臣中獨無可以居之者乎以待位

武衛之臣而置之文職之列踰階侵官莫此為

甚况議奏討房地之事即今物議未平守法奉

公之臣如葉寬翟璠者猶繫獄待罪而陳氏父

子封爵拜官日加一日臣恐天下有以窺

陛下之淺深矣此施於陳氏者之不可也官保所以

蒙養 聖功以致他日之太平者也此天下第

一等人之任彼夏臣者不過循理守分保有富

貴而已愚是以當此雖曰兼官不親其事似不

大害事者然量才而授官帝王之先務顧名而

思義君子之盛心以此言之

陛下之賜夏臣之受皆非矣此則施於夏氏者之不

可也玉田之封亦足以榮蔣氏矣

陛下以為未足而復使為指揮者二千戶者三一門

貴盛其賞之僭已不待言矣然猶諉之曰至親

也吳振武受

陛下之何親也而乃亦冒錦衣之榮此門一開凡與

皇親瓜葛者皆得為錦衣矣若夫奸巧之徒伺間投

隙行錢神以交通假親黨而冒爵此又勢之必

至而臣預料其必然者也此施於蔣氏者之不可也凡此數者

陛下固已行之矣然聞言必察者智也改過弗吝者勇也

陛下天錫勇智臣不敢謂不能察於是不能改於是也伏望

陛下依納臣言收回 成命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不勝激切之至

嘉靖二年八月初十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靖二年八月初十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廣東道監察御史臣劉繼謹

題為明公義割私 恩以無隲大業以保全外戚

事臣近見都督同知陳萬言奏討新宅房地該

部上念 國是下米群言公則抗顏直

奏私則婉轉譬喻蓋欲冀

陛下之俞允萬言之醒悟以共成

中興之治也夫何萬言不勝憤憤遂以辭地故激

天怒致將郎中葉寬等下之 詔獄臣聞之相顧駭

愕莫知所以不知

陛下此舉果今日之急務乎抑事有可已者乎葉寬

等之執持果為

陛下乎為其身與家乎抑有難於萬言而故為是乎

夫寬等無難於萬言不為其身與家直以守官

之故以求無負於

陛下則 陛下不過以椒房之親不遂其請而為是

耳如此舉措其為失德甚大不可聞於天下後

世明矣夫萬言本以寒素叨緣 戚里荷蒙

賞養甲第連雲其視昔之蓬華已大有間正宜仰守

祖宗之法旁觀 緊朝 后族居宰之制上體

聖懷敦守儒素不但為 君 后迓和平之福且所

以培植 國脉永世成休端在於此其或萬言

喪其平生之守蕩不知止

嘉靖二年八月初十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陛下尤當以禮檢制使毋自驕奢以貽子孫之悔今
不惟不知檢制乃以纖毫之過而械一臣是以
縱萬言而使之陵越也我

太祖高皇帝艱難創業傳之

陛下中間 列聖相承

皇后齊體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女謁不通苞苴不行

嚴整儉素之風可垂萬世並無以外戚私室之

故而械繫有司夫 列聖不為而

陛下為之是 陛下有矜 列聖多矣萬言雖

貴戚亦臣子耳陷 君父於有過之地而已欲享

棟宇之安心寧忍乎方今留都九早請糧之疏

大清高宗純皇帝卷十七

三十一

日聞三邊告急士卒辛苦倉無數月之儲兩淮

各鎮奏討官軍月糧者不知幾處四方多事十

室九空正

陛下宵旰憂勤圖惟治理之日乃以 外戚一第而

為此舉動臣恐失忠義之心杜諍臣之口非

社稷之福也借使萬言未曾置第賃住京師尤當酌

量緩急詳審機宜俟時和年豐為之未晚今萬

言上棟下宇儘可棲身欲富之心亦何大速哉

迹萬言之心不過欲藉

天子之威以示張煇灼之勢以榮投獻耳不知教

以儉子孫猶以驕奢趣之而况萬言起家之

乃自陷其弊也且新宅

先帝御幸之所其地面陽逼近 宮闈前者科道已

備言之尚有臣子之心豈肯求請其地伏望

皇上念 祖宗創業之難思二臣職守之自戒目下

驕奢之漸保 外戚無窮之緒

大奮乾剛特將葉寬等釋放戒萬言以禮則

大聖人之作為天下不勝感仰

嘉靖三年七月十九日題二十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大清高宗純皇帝卷十七

三十一

戶科都給事中臣張漢卿等謹

題為裁抑 戚晚思倖事近該泰和伯陳萬言奏

討莊田以贍家口該戶部覆題奉

聖旨給賜皇親莊田 累朝俱有事例還照前旨便

查空閑地土來說欽此臣等該科敢陳敬之新

惟賞予過多則恩數而為儲陳乞大繁則法傷

而為藝僭則濫藝則弛皆非所以尊

憲典保 貴戚訓臣民也自昔外戚之家莫不以謙

約退慎為盛美亦莫不以貪縱驕盈為深戒興

衰廢替載之方積歷歷可考其國家欲保愛而

曲全之亦莫不裁抑其勢而節減其欲也乃者

泰和伯陳萬言起身寒微聯端

帝室即其平日為人頗能誦習經訓豈不知雅尚冲

澹樂循朴儉為是與區區博利之徒汨沒富貴

而不能振拔者有間也彼 眷之初衆方望其

躬自檢修不忘儒素為諸戚首倡以裨益

清明之化顧不自愛惜日事貪冒去歲深冬寒泣亟

起大第經費數十餘萬勞役數千餘人入春以

來增從愈甚營伍疲卒罷操執錘街巷小民轉

餽上工咨怨之聲盈傳道况夫四方災沴相

繼江淮餓死之人寃穴掩埋動以萬計萬言曾

是不思惟汲汲完美不顧

國家治忽今復求給莊田且欲自收租利及該戶

部查覆抄沒地土變賣給賞殆盡近郊田土又

係輸納佃種民業別無空閒仰荷

睿旨猶欲再查臣等以為

陛下慈愛戚屬必務保全誠宜杜漸夫士之受祿且

是代耕况復崇爵祿十倍之乃謂不足養贍更

求增加田土今抄沒田產既已將盡其餘公私

之田無非軍民世業且因窮小民一塵之地一畝

之官終歲耕作求數斗之入以供

國賦而養私室豐年厚入猶稱不足稍加災沴頓

至顛越是其謀生已促矣其不至流離散亡者

幸有畦田咫尺猶足繫戀其心今又拆割而畀

之 貴戚之家彼既受為田里專其封植必將

析改田廬易置佃戶巧事誅求多生騷擾小民

其何以堪不亡不盜不可得也自萬言之奏被

有 優旨遂至轉相效尤錦衣衛正千戶文榮

張揖亦各緣 貴戚相繼煩奏俱經該部奏批

復奉 欽依還查空閒相應撥給的果者夫邦

畿之田圖版有數節年侵奪所餘無幾

皇上御極之初差官清理正其疆門退其侵牟小民

方纔歡悅仰戴 天日 戚里喧闐忽並起而

吞侵之若果人滿其欲郊牧之內豈復有餘田

乎夫庸常之人所望 恩寵賜予逾涯驕恣
積不至猖狂踰檢僭侈干法不已也是以
國家立法率多裁損用圖庇護查得先該本科題
為禁革求討莊田欽奉

憲宗皇帝聖旨是今後求討田地的都不准欽此成
化十五年又該御史李介題昇平日久野無不
闢宜有空閒厚祿之家奪田速怨今後不許奏
討違者科道糾舉祇奉

欽依節年遵守 新政以來又申禁約萬言等明知

戒諭諄切却復故違奏討若誤

准給是虧紀法臣等奉有前例罔敢依阿伏望

嘉靖疏抄卷十七

三十九

皇上割恩以義杜漸以法將萬言等前項奏討莊田

舉照節年事例一切裁抑

勅下戶部通免再查仍乞

天語丁寧諭令各戚務皆循法守分保延爵祿無過

請求致干 憲典則

朝廷恩義兼全責戚始終無患矣

嘉靖三年五月初三日

聖旨該衙門知道

湖廣等道監察御史臣張仲賢等謹

題為遵 成憲重名器以全戚畹事近該吏兵二

部傳奉 聖旨張鶴齡封昌國公陳萬言加伯

爵陳紹祖做尚寶司司丞舍人蔣泰蔣清蔣昶

蔣振武受俱做錦衣衛正千戶百戶等官仰惟

我 朝 列聖之待外戚其優厚也固隆之以

恩其愛惜也每節之以禮蓋以母后之黨椒房之事

事關 孝理情切姻締優之以大官厚祿俾富

貴榮顯 恩固隆矣然其事行之有序而不驟

施之有節而不過者又所以防驕侈之萌杜陵

踰之漸以保全愛惜之也是以百季以來外戚

之臣 寵雖渥而不踰其制世雖久而能身其

成者有禮以為之節也

祖宗成憲皇親不封公如會昌慶雲等侯皆以本爵

終身先太師如張鬱在 孝廟時寵榮雖盛以

都督之職帶俸三年之後始進以侯爵身後方

以公贈固非在生而封爵也壽寧建昌二侯雖

為 太后至親然 皇子誕生 東宮既立始

進今爵亦非驟然而養之者至如錦衣世官亦

不可輕濫昔 英廟時袁彬以保護之功累

數年備嘗辛苦回鑾之日止授以錦衣之職又

越數年方以指揮處之况 皇家公主

子始得授此官名器之重昭然可知亦未有外
戚舍人考及異姓同日授官三五人者也是皆
祖宗之慎重官爵保全外戚而復節以禮率皆類此
聖明中興賞罰操縱百世瞻仰尤當致謹而不可忽
焉者今日之推 恩外戚是一大制度天下後
世之所取法者固宜遵 祖宗之成憲未可任
情為之也且壽寧侯張鶴齡 恩寵已極前日
皇上推恩已有加祿之典今復此舉似為踰分况上
公之爵每待元勳 戚畹之家未宜輕授并與
世襲若在生待之如此身後有請何以待之陳
萬言為國懇親待以異 寵固為當然但都督
未幾驟加伯爵若復加 恩何以繼之陳紹祖
之官尤當酌廢與之見任亦非
祖宗成憲廢外戚之法也蔣翰幸沐
寵光進以伯爵榮及祖考一時榮遇無與比隆者彼
當謙益自持盛滿為懼可也顧乃却非分之望
恣無厭之求子弟蔣泰等一日之間得授三官
吳振武受俱得連茹祿陰名器之假甚為疑易
若以為
陛下致孝兩宮推恩 后族禮固從厚臣等愚昧以
為所謂禮之厚者乃得中而不過者是也厚祿
之家 寵榮既盛有禮以制其心使其驕侈不

生常保其感自是以致

兩宮之歡心所謂事之以禮乃

孝之大者伏望 聖明上鑒 成憲下恤人言

俯從吏部所 請張鶴齡免加新爵陳萬言釋以時

陳紹祖免為見任蔣泰吳振等毋令輕濫名器

使天下臣民曉然知

皇上推恩至公不私外戚使他日史官傳外戚者毋

曰戚畹濫封自鶴齡始驟進萬言始見任自紹

祖始濫官自蔣翰子弟始杜泰等之源塞冒濫

之賂俾外戚之家守禮遵度永保富貴與

國家同為悠久其為 恩寵曠廣無窮美臣等侍

罪言官事有當言不敢容默固其職也伏乞

聖明俯賜採納

社稷幸甚外戚幸甚臣等幸甚

嘉靖二年八月初九日奉

聖旨陳紹祖着帶俸其餘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巡視南城福建道試監察御史臣蕭原謹

題為薊鎮募兵 都城懇乞 嚴禁以定人心以

重根本事據南城兵馬司呈本月初旬有薊鎮

差來千總任世用等率領軍伴多人在於報國

寺地方揀立黃旗一竿手執陳遊擊白牌一面

上開奉譚總督鈞帖前來召募家丁三千每名

先給行糧衣裝每十名或二十名逐起解送經

旬日餘收送不計其數事干地方合行呈報等

因到臣聞 國家制治勢有重輕地有內外

杜外固以屏內而居重乃可馭輕洪惟

京師自 文皇帝始稱 行在即設重兵尚且起

一與嘉隆疏抄卷十七 下重聖二
取各省富民以填實重地及後定為

都會又蒙 列聖於額兵之外歲派山東河南等

處班軍一十六萬以備不虞其致重根本如此

通年以來行伍消耗營卒僅存八萬有奇又值

薊鎮多虞班軍復撥去六萬之數其見在之兵

亦可謂單弱之極矣近該戎政侍郎王之誥題

請召募職等尚頗疑之以為在京居民止有此數恐

今之所收或即前之所汰且恐四方負罪之徒

與諸鎮亡命之卒入於其中不無可慮然號召

驍果壯實京營固蒐乘補卒之謀猶不失居重

馭輕之意也至於薊鎮誠為北門鎖鑰家丁誠

係上將爪牙關乏固所當求召募豈更無地乃

委任桀猾直叩 都門標插黃旗廣收赤籍不

惟疑駭物望抑且搖動人心方今人心久弛戎

政初修軍法既好待所不便近利又常情所必

趨萬一在營壯士因懷颺去之心則督營大臣

又費招呼之力號令因而不能肅隊伍必至不充

雖曰 國家一統天下一家在此在彼固不常

較但使人無固志視利以為前卻軍無定籍任

意可為去留不惟非疆翰弱枝之義亦恐非

國家長治久安之道也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嚴行禁約以為離次棄伍者之防再

一與嘉隆疏抄卷十七 下重聖三
照譚綸帖文原開順天州縣等處而陳其可等

召募乃直至五城地方不惟於

國體有乖亦自與其將令相悖法所當究罪不容

辭伏乞

皇上勅下都察院將陳其可任世用等嚴行提問以

為生事邀功者之戒仍行譚綸將前項收到人

數中問如有京營士卒速行解回着伍庶倖

塞而民志以定戎政飭而根本益固矣臣無任

激切之至

萬曆三年十一月題奉

聖旨陳其可任世用着薊鎮總督官提了問欽此

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
石璠謹

奏為慎守 祖宗家法事臣伏覩

御劄及傳諭欲於 世廟告成奉安 神主之後奉

聖母章聖皇太后親詣 廟所謁祭臣已同費宏楊

一清賈永等據禮正對未奉

明旨今早司禮監官復傳 聖意欲令禮部即具儀

注臣仰窺 聖孝惟欲速從 母后之令耳但

從令固孝而孝有大於從令者臣愚不敢默然

以誤 君父於過舉也臣惟

祖宗家法凡 后妃入宮之後未有無故復出者又

大廟尊嚴上同於 天乃 天子對越 神靈之所

非時享裕祭雖

天子亦未有輕易輒入者而况於后妃乎其曰后妃

廟見即今之 奉先殿是也

聖祖神宗累經齋酌行之百五十餘年 列聖相承

已為定制中間納妃不知凡幾亦未有一敢議

及豈至於今日得遽為變更之說哉孟子曰規

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我

祖宗天生神聖明物察倫創業始謀以垂永久萬世

聖子神孫之大師範也有所舉動遵而行之若為圓
者之有規為方者之有矩擬之議之甚矣豈不與

則今日之家法即

祖宗當時之家法今日之治功即

祖宗當時之治功夫何間然之有釋此不務而顧聽

紛紛之言曰 國初之禮有未備今日之廟有

不同任意徇情一切自用彼容悅幸臣豈有愛

君之實哉

陛下聰明睿智出於天縱雖曰有所撰作不削而合

然 聖不自聖尤見

法祖宗之道况一代開創之興主多少連思多少歷

事以立後世之法恐亦有未易以度越者臣愚

以為

祖宗之法不可輕變者如此抑臣聞之乾剛坤柔陰

陽定分各止其所不相侵越是故古之人男治

外女治內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曰正

宮闈以正 朝廷入曰正家而天下定其所以慎

其防者如此漢唐之季事不師古陰盛抗陽女

既時作夷狄侵擾群小得志其患有不可勝言

者以

陛下乾剛中正之資為天下百神生民之主豈宜輕

變 祖宗之法致使 太后無故輒由正門出

入輒入 太廟街門求往坤顧行乾之事陰乃
冒陽之位其幾既見不容但已異時縱無

然亦豈可不加之慮哉臣僕鄙之臣輔導無狀固不足言誠恐上為

聖德之累有非小小以故不敢阿諛苟容孤疑觀聽以成

君父之過以負天地之恩也伏望

聖明思乾坤陰陽之義畏祖宗創建之法謹天下萬世之防務抑其情以合於

道所有謁廟儀注速賜停止以成大孝之德臣愚幸甚天下幸甚無任悚息待罪之至

嘉靖五年八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

聖母欲一謁世廟以伸恭惠

皇孝之意雖奉

慈訓而禮制命令皆出乎朕亦是禮所當行非為干預外事有害政體况冊立皇后及各處進

皇太后表物皆正門而入卿如何說以陰冒陽又言不可輕出正門語欠酌量非大臣體國師保愛君

之心該部知道

貴州道試監察御史周冕謹

題為懇乞 聖躬詣 太廟行 大禮以安

神靈以慰人心事近該禮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費衆等題為 廟建禮儀事奉

聖旨你每原計在秋祭完工今果完了何必又待朕雖非長者豈自己變詐如何交與鬼神不序昭穆

何得成王禮著作急擇日奉安 仰主朕難躬事或太子或命攝行事悉照 先朝儀節出

主上香奠獻等次皆除且准舊行其儀來着欽此又該禮部題 廟建禮儀事奉

聖旨依擬行欽此大小臣工捧讀 綸旨罔不喜動顏色皆曰我 主上以孝治天下而急於奉先

也如此真天地神人之福也臣濫廁言官無內補報一得之愚昧死 上陳臣聞聖王繼天立

極莫大於典禮而報本及始莫先於宗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蓋自仁率親以至

於祖尊尊之義隆自義率祖以至於禰親親之仁篤尊祖敬親仁至義盡王者萃人心以立人

極正綱常以昭萬世莫要於此臣謹按易曰王假有廟禮曰惟孝子為能享親蓋子之於祖考

其氣本相為流通其心常相為感應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必子孫之精神萃於已而後

祖考之精神萃於廟此古今不易之道也禮孝子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蓋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孔子嘗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先儒朱熹解之謂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孔子之心必以親致其祭而後其心始憮然也洪惟我 皇上德符天地孝法帝王 睿知夙成 神謀獨斷觀會通以行禮廣因心以盡制誠所謂考三王建天地質諸鬼神而俟百世者矣茲當 大工告成之始臣仰見肅清廟貌煥然一新森嚴氣象照耀宇宙祖宗 列聖血食億萬年悠久無疆之休端在今日非陛下之誠敬無以萃其神自數年來每祭皆於景神殿 聖心常有所不安今 廟成而祖宗列聖得復其定位非陛下之誠敬無以安其靈

睿宗 皇帝以精爽之在天與

祖宗 列聖同入 新廟合享一堂懽欣交孚不言而喻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通其志於斯時也霜露既降仁人

孝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陛下之誠敬無以展其思文武百官皆得躬逢其盛思欲一覩 聖天子穆穆之容至止廟廷以行大禮以交 神明非陛下之誠敬無以慰其心蓋陛下之心即 上天之心即 祖考之心惟陛下之誠敬斯足以致祖考之來格臣恐命攝者之心豈能如陛下之心而其誠敬豈得如在

在此一舉比於常祭萬有不同伏望

聖明俯從所請或于奉安之日或于秋祭之時齋後一心親致孝享 祖考精靈昭然在上

皇上誠敬 越在文武百執事奔走左右詩之所謂肅雝顯相丕顯丕承無射於人斯其在周廟者不有在於今日乎自此奏假之誠下觀而化不顯之德百辟其刑天地神人共相慶悅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矣臣愚無任拳拳懇祈之至

嘉靖二十四年六月十三日奉

聖旨這事昨已有旨周冕這厮如何首先敢犯着拿送鎮撫司打着問明來說

湖廣道試監察御史臣朱淵謹

題為舉大禮以昭

聖孝事臣伏觀本月二十五日禮部捧到

聖旨二月三十日 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日節命婦

免朝賀欽此臣惟

皇帝陛下入嗣大統已歷三年孝養

兩宮常如一日茲者辭免之 旨必出

慈壽之心謂

陛下憫災適勤備省 毋慈體國當示謙冲但

睿旨簡嚴不言所以臣民觀聽焉得無疑咸謂朝賀

之儀近在 興國太后既以舉行今者

陳書隆泰抄卷十七

四十九

慈壽誕辰乃聞報罷事體不類禮數損殊傳布之間

關係不小伏惟

陛下之有天下天與人歸但 武皇上宵蒼生無主

當時為 孝廟後者亦惟

慈壽所欲立耳手提神器親授吾

皇母子之恩天日在照

孝宗格天之業身後人之所付托於

陛下者亦惟 母后一人而已上天之意萬姓之心

所以致望

陛下之事

母后者宜何如哉竭 一人之誠極天下之養致敬

致樂盡情盡文乃所以慰答天人之心舉行備

省之實臣愚竊謂今日

朝賀之禮在 母后雖云固辭在

陛下猶宜敦請比之常例加意舉行以安

太后之心以全 天子之孝則

聖意以彰群疑自釋夫母子之際人所難言妻非成

文嫌隙易啟伏願

聖明曲加調護益篤孝誠允臻雍穆之休共享和平

之福興衰隆替實係於斯臣不勝奉奉犬馬願

效之至

嘉靖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奉

陳書隆泰抄卷十七

五十一

聖旨免命婦朝賀奉

昭聖慈壽皇太后懿旨這御史如何不識事體孝奉

兩宮朕豈敢聞越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好生打

着問了來說

山東道試監察御史臣馬明衡謹

題為舉行 盛禮以光

聖孝以安群情事臣惟臣子之事君親莫不願其有德而獲福尤莫不願其有壽而享福故歌詠慶

福天下之至情也 國家以孝治天下每遇

萬壽聖節則文武群臣畢 賀於外

皇太后聖節則命婦入 賀於內所以昭福德之休

而盡臣子忠愛之極也茲者二月三十日恭遇

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先該光祿寺請辦壽麵

陛下欣然舉行臣雖至愚有以仰窺

陛下純孝之心至誠至篤上欲承權於

不孝禮疏卷十七

五十一

皇太后下欲廣示孝愛之風於無窮也伏觀近旨復

令命婦免 朝賀臣竊疑之非惟臣疑之在廷

諸臣及衆庶莫不盡疑之者夫暫免

朝賀在尋常固有是事然當儀禮紛更之時正人心

勿皇之際忽傳此報至情所激安得不疑故皆

私怪竊歎以為其意若出於

皇太后則中間必有因事拂抑之懷往時存沒之惑

故情無聊賴不暇及此耳若出於 聖意則

陛下母子至情有隆無已豈以

皇太后聖旦之節而忍輟此

盛禮哉此臣民之疑所不能自已者也况前者

興國太后令且節命婦已行 朝賀臣見當時左右

之人 宴賜之餘咸欣欣然有喜色今

昭聖皇太后聖旦之節相去未越月耳乃輟而不行

前後情文大相違異臣民之疑又何足怪乎伏

惟 孝宗皇帝臨御天下十有八年深仁厚澤

實在人心至今父老道及

孝宗時事甚至流涕天下人心之思

孝宗如此則其思

昭聖皇太后當何如哉

陛下仁孝夙成 恩禮之隆宜無不至然萬一因禮

文未節之微稍成嫌隙此其關係非細故也夫

不孝禮疏卷十七

五十二

母子之間人所難言人臣愛君思杜其漸况孝

敬難篤而易疎讒言易聞而難合微之往事自

古為然其在今日尤不可不委曲而加之意也

伏願

陛下思

孝宗皇帝之仁思念

武宗皇帝之付托追前日

皇太后之懿旨體今日

皇上之深情益隆 孝養之誠務盡惻怛之實

聖旦之期還令命婦入

賀彼此之情洞然無間則

皇太后安

陛下安天下臣民俱安矣雖有今日之疑適為

陛下隆孝之地耳臣言及此不覺痛心伏惟

聖明俯垂

睿察則天下臣民不勝幸甚

嘉靖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免命婦朝賀本奉

昭聖慈壽皇太后懿旨這御史如何不識事體孝奉
兩宮朕豈敢間越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好生打
着問了來說

嘉靖錄抄卷十

五十三

浙江道監察御史何維栢謹

奏為懇乞 天恩暫令大臣陳情終制以植綱常

事臣本月初六日伏讀

聖旨毛伯温着在院管事臣謂

陛下待大臣可謂至矣然猶有未安者

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以為法國史記之

以傳後誠不可不慎也臣以為起復一事關係

國家典章甚重連日惴懼不已於言伯温素行臣

不盡悉其為御史特在湖廣素有青天之號

陛下久知其能足以重委故援金革之例起之於衰

經之中 天語丁寧勢不容緩伯温感激被

命亦不敢再辭忍情赴道決期而至蓋實以厚報

陛下而不忍傷知遇之隆者此特情事實不獲已今

者幸賴 聖明感格之誠停止安南之後六省

生靈既各遂安居之願獨伯温一人不得以慰

孝思之情乎夫天下未嘗無父母之人也故三

年通制達之貴賤而皆然人子至情雖加一日

愈於已故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

也伯温以 國家大事奪情起復猶可言也今

既無事矣則當乞 恩求懇終餘服以報於父

母之懷顧乃延留 朝署苟自日月不能以情

事懇求 廷可謂自奪其親者矣然臣觀伯温之

所未及陳懇者有二一則感

陛下之隆恩已有明旨而不可遽違一則以衰病

在病所當諱避而不敢於輕瀆故隱忍以自狗

耳夫諱避乃一人之私情人倫實萬世之常道

故苟含悽於公所內不能以自盡則非所以為

子進退無據外無以與於

君則非所以為臣大節一節而蓋棄故臣願

陛下保全伯溫之節廣錫爾類之孝責令陳情乞終

禮制臣奉聞曾閱伯溫陳辭本內云七月二十

日朕閱則是守憂之時無幾而事

嘉靖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奉

陛下矜其不得已之情令其暫回原籍以至家之日

為始補曩者離疾之時以足三年之制畢事乃

起一如常例如

陛下念其遽來不忍遽去不得已暫令移去郭門擇

間僻之館處之以奉晨夕盡禫而止然後方面

拜朝廷之恩出獲毫網之任是本經以從權

陛下善以禮導其臣大臣能以禮律其身無為後世

譏誚昔富弼有母喪歸琦言是復非盛世事富

公竟不可奪仁宗卒從其請天下後世咸嘉其

君臣賢明共由是禮而不悖如使伯溫今日果

於自奪而不亟請大臣不以為非小臣不以為

陛下聖明之時猶有此事伯溫之才猶忍為此則胥

效成軌循私滅倫將無所不至矣異日國史演

之曰大臣起復自

陛下今日始矣豈不可深惜哉臣日夕痛心以所關

至大一念至誠不能隱默謹此 奏聞伏乞

聖明裁斷則伯溫幸甚世道幸甚不勝殞越祈望之

至 嘉靖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毛伯溫朝廷因征討起復已有旨着到任管事

嘉靖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奉

這御史如何輒來奏擾且不查究該衙門知道

上科等科左給事中等官臣安磐等謹

題為明禮制以崇風教事臣等竊見禮部

題永福長公主七月二十六日行嫁臣等聞之禮

在室孫女為祖父母期永福長公主於

孝惠皇太后為在室孫女今服制未滿

孝惠皇太后几筵未徹行嫁則釋服而從吉其辭几

筵也亦用吉臣等謂於禮不合臣等謹按唐高

宗之妹衡山公主應適長孫一氏有司奏以永

徽元年秋成婚時太宗之服未除于志寧以為

不可告於高宗曰縱使服隨例除豈可情隨例

改請從喪華高宗從之夫女於父母孫女於祖

父母名義稍似不同其為尊親一也三年之喪

與期之喪輕重雖若不同其日月之不可增減

一也高宗能以禮處其妹

陛下獨不能以禮處其妹也乎三年之喪至遠也高

宗能待之今去期甚近直數月耳

陛下獨不能待之乎且問闈小民有期之喪女應嫁

者亦畏議不敢冒禮而行况聖人以禮治天下

作極四方悉憲百世者乎臣等區區之私不欲

聖朝有一闕事請俟期畢然後禮成亦未為晚臣等

又見禮部二儀注駙馬見 公主行四拜禮 公主坐受兩拜駙馬雖賤夫也 公主雖貴婦也

夫屈於婦逆陰陽位守禮意亦已乖刺至於見

舅姑之禮亦未開具如何拜乞

勅下禮官更議臣等不勝奉奉

嘉靖二年七月初三日奉

聖旨公主婚期

孝惠皇太后已有遺旨相見拜禮只照舊現行該部

知道

嘉慶疏抄卷十七

三十八

禮科右給事中臣陳樂謹

題為憤切醜虜積逆題

宸斷除胡邪正祀典以昭華夷大分以明萬世綱常

弘聖作以預消虜患事臣惟天極尊于上地維奠於下聖人立乎其中惟天地立聖人於中國是以函夏為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地此天地華夷之限阻隔之以山川區界之以風氣殊別之以言語辨異之以衣服乃二儀開闢之所建而人力之不可混也故內夏以外夷而夷不可借夏如夜之不可為晝覆之不可加首此萬世之綱常天地之大義也故蠻夷猾夏而征誅必

嘉隆通志卷十七

一五十九

加戎狄是膺籍稱厥功春秋子奪炳若日星也臣見近者北虜強稔惡逞毒犯我中土往年犯太原次年犯澤潞昨犯紫荊矣而我邊氓逋掠在彼導之攻劫往年有石天爵次年有白通事昨有王三矣夫北虜而犯我中國是以夷猾夏也我氓而附乎北虜是夏從夷也履霜堅冰漸不可長臣愚竊謂今日治禦安攘之方固欲群策之畢舉而第一莫急之務尤自於嚴內夏外夷之辨明萬世之綱常以正百代之典禮始今日綱常典禮之極有關係者胡元之鬼不可祀於我中國聖帝明王之列是也

嘉隆通志卷十七

一六十一

當祀胡虜之君又何以禁胡虜之侵既當禮其神又何以過其人此臣愚之所以晝度夜思輒轉而竟不可解腐心疾首扼腕而不能平者也臣按帝王廟祀之建所以崇德報功昭極明統奉上天以尊中國也故自盤古以迄於今上下數萬千年歷數百君而所取者止十五六人曰三皇曰五帝曰夏禹商湯周武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茲數君者純金美玉無少疵議不惟功德俱盛而且太統相承所謂功德者有功德於中國非謂強其本國也所謂大統者承帝王之正統非但言其一統也擇之甚嚴取之甚精矣夫何十數帝王之下乃使蒙古忽必烈元人稱為世祖者廁於其間夫蒙古之冠其先則字端義兒其姓則奇渥溫氏其居則烏桓之比其所謂鉄木真而元人稱為太祖者雖荼毒中原猶未殄滅南統迨忽必烈時力愈雄而惡愈肆直乘宋之弱而吞噬之習中國以胡語譯中國之書以胡字官中國之正以胡人濁我寰宇數我彝倫始則以夷猾夏既則變夏於夷當此之時吾天地所開之中土五萬古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區域盡淪胥而為夷狄斯皆忽必烈之巨罪也得罪於中國帝王實得罪於天地也

若以為功是有功於夷狄而非有功於中國也
若以承統是得統於夷狄而非得統於帝王也
我太祖膺圖撫運起而驅之祖功聖烈所
以掀揭宇宙超越古今正以其驅開闢以來中
國所本無之夷狄復開闢以來帝王所本有之
中國胡元為中國之所當驅是中國決非胡元
之所當居矣中國非胡元之所當居是胡元決
非中國之所當祀矣故必去胡君之祀而後驅
胡之功彰今欲存胡君之祀者顧不自吝華夷
之限而無以深著聖祖驅胡之功耶臣嘗捧
誦我太祖諭中原之檄首日自古帝王臨御
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
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猗歟大哉我
聖祖森嚴數語如秋霜據斯言也使
聖祖興於忽必烈之時則忽必烈亦必在驅逐之首
夷狄生既不可居中國而治天下豈豈可以朝
中國而享帝祀哉臣固知祀忽必烈於帝王朝
者非聖祖之本心也是則當黜也臣又謹攷
國初太祖高皇帝因禮部尚書牛諒奏三
皇開天立極大有功德於民京都春秋季祭
祭宜令太常掌之上諭曰五帝三皇及漢唐
宋創業之君俱宜於京師立廟致祭初不言元

君同祭帝王廟也臣益知祀忽必烈於帝王廟
者非聖祖之原議也是則當黜也臣又謹誦
大明會典洪武六年議定三皇五帝三王及漢唐宋
創業之君俱於京師立廟每歲春秋致祭遂建
帝王廟於京師止言漢唐宋則無元可知矣而
下列位號乃及元世祖失不序其代而祀其君
臣益知祀忽必烈於帝王廟者非
聖祖之定制也是則當斥也夫此胡君既非我
聖祖之本心原議之定制也而乃冒列祀典以至於
今者何也國初諸臣定禮議制者成之也諸
臣多曾中元進士受元爵秩於此不過欲強假
元以帝統認予元以帝祀以掩其初仕元之非
耳顧胡國秦養之私恩而不念中國天地之大
義臣為國初諸臣深惜之也然
聖祖不斥正之者何也聖祖國初見於
詔諭者嘗曰朕元末流末是知
聖祖之意祇以生於元世不忍遽泯元迹姑亦暫祀
之耳虜見淵衷豈不謂一再傳世
聖子神孫即與胡元渺無干涉自有善繼其志而黜
之者孰料衷衷百餘稷穰常踵舊規若當然因
而弗改臣知太祖在天之靈亦必切望黜此
胡鬼於冥漠之中矣夫禮樂必待百年而後興

制作賞侯千聖而不感此所以當也

皇上道合重玄權操三重 郊廟群祀之典無不整

正精當於 太廟之配享者曾去姚廣孝矣以

其嘗從胡教也於孔廟之祀者曾去吳澄矣以

嘗仕胡君也而胡君之鬼顧可祀於帝王之廟

而不去於我 皇上崇正黜邪於胡佛之宮之

像之骨屢闕除之夫佛氏誠宜除之然猶胡邪

之無位者耳乃若忽心烈以強有力干取大器

梟雄悍惡夫胡邪之渠魁也此而不去顧廟而

神禮之彼豈不陰助其黨以梗

皇上聖神顯除胡邪之妙用哉胡君之鬼決不可崇

祀於中國如胡佛之鬼決不可崇奉於中國也

不嘉隆通抄卷十七 二十六

如也讀史而至此當為乾坤一墮淚而宋祖以

骨肉之恨與忽必烈實不共戴天之讐也而乃

使之共坐一室共享一牢臣知宋祖之心必不

安也非惟宋祖讐之也諸帝王實蓋之諸帝王

咸以神明之胄居中國而馭四夷豈意數千年

後天翻地覆有胡元一大變也今并使腥羶之

鬼披髮左衽之裔列之於一堂臣知諸帝王之

心必不安也蓋其與夷狄並立也非止羞其為

夷狄也羞其為禽獸也何也

大明一統志我 朝廷脩之信史也內載元氏之祖

實倉白狼所出志載之言必有明徵若誠然也

是胡元蕪夷狄而禽獸矣而可與諸帝王同廟

不嘉隆通抄卷十七 二十六

以穢精禋之享乎

皇上抱千古獨出之見正百王未備之章能去此胡

無疑難也夫今不去後鮮能去之者臣不忍令

天下後世謂中國祀胡君自我明始也帝王廟

之初建脩撰姚涑已嘗奏稱元世祖不當與祀

當時禮官不能集議一洗前訛而謬引夷而中

史 73-311

為慕義稟命臣於中國也如是則中國之為非
謂竊中國之統盜中國之土如胡元之直夷者
而可中國之也禮官引此語以寬假胡元而不
識夷宇遂至背盤聖經誣民惑世是謂邪說甚
於洪水猛獸之災啓夷狄侵亂之禍也如曰待
勝國常厚臣謂 太祖於元之末王縱之北道
封其孫為宗禮侯正使之存其宗祀也其優厚
已過矣夫彼原為胡地之人沒有胡地之依亦
奚賴我立之廟而顧以堂堂中國強祀大漠北
胡鬼以示厚我如曰係國初所行臣謂制度禮
樂因時損益我

皇朝通志卷十七

一六五

皇上登極以來所釐正者顧非 國初之典秩耶惟
求其大當而已胡元竊中夏百六十年非不久
也 太祖一旦起而驅之漠外無遺蔓焉是我
太祖之驅胡君不因其久居而存之而

皇上之驅胡是顧可因其久祀而留之耶惟我

皇上乾斷奮然議斥其祀是

聖祖驅胡元在世之君

皇上驅胡君既歿之鬼掃蕩廓清之功

皇上當與 聖祖一也臣謂帝王廟祀當議斥胡君

者若此臣因此尤有大惑者焉

國朝於歷代帝王陵寢之祭

制命官各有歲時其重與也臣考方輿圖志自伏羲

以至宋孝宗三十五陵所祭之處俱實有陵墓
順天府所祭元世祖陵臣遍考府志絕無陵所
不知何憑祭之臣聞胡元沒皆返葬漠北之谷
不加築為陵不知去我 朝邊圉之外幾一百
里也今每遇祭但權於府西廟址掃管席幄以
畢事夫既曰祭陵而祭實無陵既非祭也而祭
於空地以 禁闕之旁而望空祀一舊嘗竊據
之胡鬼其惟曰宜乎况陵墓無望祭之禮而華
夷天限隔越封禪荷所望乎臣以為祭元世祖
陵義亦無據通罷之便臣自家食已知此胡君
之失當除此祀典之失當正既而承乏之官官廉
竊禮省職司如彼其專也遂叨連任已幾三年
籌度如彼其久也而竟使畏難前却不敢建明
是自待如彼其卑也臣念是輒不量力審勢獻
一得於

皇朝通志卷十七

一六六

聖明之前以求不負於所學不負於中國帝王伏望
皇上俯賜察納行令該部會議備考

太祖撤諭并諸革元之旨質以春秋內夏外夷謹微

之大義將帝王廟所祀忽必烈及木剌寒外水

絕根本仍 勅該部查所謂元世祖陵委實在

何地方考經據理較之伏羲以下帝王三見有諸

陵應否致祭如果順天府原無此陵或遠出國家輿圖之外即議罷祀然後

皇上以黜胡尊夏釐正祀典大義 詔諭海內必有以發舒華夏之氣震驚煇裳之心續議重委本兵嚴責總督選將練軍閱武招亡行間募勇設奇以為必可勝敵之計是大義既明則士氣自奮士氣既奮則兵威自揚斯可以繫不孩之頸梟台吉之頭致之 闕下以奠 中國萬萬年磐石之安誠 大聖人之作為曠世之事業也 臣鄙見如斯胡鬼有知當先愧遁或能殃咎宜加臣身憤切衷懷不自覺其詞之過激惟冀

四十一節陸軍抄卷十七

二六五

皇上優容體悉虛聽勇行臣不勝千員戰越之至
嘉靖二十四年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戶部左侍郎臣唐胄謹
奏為導

成憲以昭典禮事臣惟自古一代帝王之興必生一代佐命之臣以為之輔故君當大統既成之後必隆褒臣之典非但以報其功亦所以尊崇吾之德業以昭示萬世也我 太祖高皇帝南京功臣廟之建此 開國之大典禮今有六十九年天下至今無不仰者近日武定侯郭勛無故將伊始祖郭英奏欲添祀以致該部乞請多官會議不敢遽抑之者以稱伊祖與在祀徐達等功同一時但達等物故各當廟建之時而英獨以後不與此可欺以其方之一言惑之也及都給事中邢如默之奏已明而我 皇上慎重猶欲禮部看了來說豈如默之論禮雖甚當而敘事或未詳也臣惟

四十一節陸軍抄卷十七

二六六

皇祖當開基洪武之二年正月己巳 命立功臣廟於雞鳴山六月丙寅帝成遂論功列祀凡二十二人 命塑死者之像 庶生者之位 蓋是時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甫成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茅成皆已死先棲神於下壺蔣子文等廟今復祀此所謂塑像者此也而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華高吳良吳禎曹良臣康

茂才吳復孫興祖俱見在所謂虛位者此也是
當論祀之時已合生死者之功而定之矣助何
據而敢為此言也我及細讀 奏稱英於洪武
十七年論開 國功受封至永樂改元始卒享
祀非功優劣實死者先後然後知勛乃不學少
知之誤也蓋洪武十六年雲南既平論功以大
將穎川侯傅友德進封穎國公而於副將已侯
之藍玉仇成王弼許世其爵因論及偏裨謂陳
桓胡海鄭英張翼等兵興以來屢効勤勞今勲
尤著於是各授都督僉事桓封普定侯海東川
侯英武定侯翼鶴慶侯子孫世襲食祿各二千
五百石蓋廟之定祀至此已十六年而英始侯
其所論功者乃雲南之功而助誤以為
開國也且 大明一統志凡天下郡縣例書人物故
鳳陽志英蓋各以其地言彭韶尹直楊廉所著
皇明名臣錄俱不載英惟黃金 開國功臣錄五百
九十三人凡建功於 國初者不論大小皆錄
而英亦與蓋各以其人言
皇明祖訓首章議親條下開列三公二侯五家而英
以 皇妃王妃駙馬之貴其家亦與蓋專以親
言俱與廟祀無與助皆泛引以為証又惑也又
太廟配享當庚永安未除之先凡一十三人其已死

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
趙德勝之七人於洪武二年正月丁未
太廟之享已躋在配至九年始加封號贈謚而徐達
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等六王則各隨
其卒之年進侑 皇祖親定即古禰祖從享
祭於大蒸之義比之廟祀其典尤重英於廟且
不與祀而又欲望其配享豈不尤惑也我夫英
功累至侯非不大又以武弁習詩書備孝友恭
儉讓虛之德為世所仰而勛今日之祇奉
眷顧且能奏 大禮大獄諸罪之釋以將順
聖德之美亦為可重故尊祖而陷於不知其情雖輕
而與我 開國之大禮所關則重前代帝王之
舉此者若漢高祖唐太宗之自於其身漢明帝
之於其父光武皆身當龍虎風雲之會自擊乾
坤再造之期麟異攀附之勞素手於平居而山
海排倒之機又獨得於臨境其明戴之力雖俱
不負於山河帶礪之盟而意氣之異則自有出
於牝牡驪黃之外如西漢元功十六位次東漢
雲臺三十二及唐凌烟二十四之圖蓋烜赫宇
宙歷其世代未有異議而欲參差之者至今照
朕青史然皆托褒揚於位貌而我
聖祖之享配則以血食寓褒揚其報亦重故評

精如六王以元勳配享廟祀兩聯上俎其配享
六王以下今尚六人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
再成胡大海趙德勝皆取其死事而當時茅成
亦死事者惟與廟祀而不得配享六王以下十
五人以功多於五百九十三人之中僅取馮國
用丁德興華高吳良吳禎東茂才吳復曹良臣
孫興祖九人以酬其功雖今配享六人之中惟
取胡大海趙德勝耿再成俞通海張德勝丁得
興茅成而下六人其桑世傑雖在配享而不得
兼廟祀其祭法之妙非口舌能言筆墨能盡者
故今位列參差之間尚不可輕移易况有無之
類敢得而增損乎使勳而知此縱英侯功先於
開國亦當俯首歛避况後以南征而敢啓口也執伏

皇上於英之配享廟祀且寢其議使在

天之靈慰 聖祖當日之心額序之席悅諸臣素聚
之魂而英平生謙讓之精爽安食家廟於百世
不致忸怩於非擬之旁則勳知孝而不知學之
誤亦可洗雪以全終臣節而我

國朝之一代典禮崇隆於 聖明之世而史籍萬
萬年無疆之光矣臣以事干 祖宗成憲故敢
罄衷披瀝冒瀆 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伏望
聖恩俯賜鑒納則輿情允協禮樂昭明神人悅服矣
嘉靖十六年二月初二日奏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靖十六年

翰林院編脩臣鄒守益謹

奏為守禮義以明國論事伏見

皇上欲隆本生之恩屢下群臣會議以求天下之

公而公卿至於臺諫百執事交章論奏推大宗

小宗之義辯正統私親之等惟恐觸前代覆轍

皇上舍已從人務以禮尊親而群臣獻可替否以義

君上激

陛下不察而誤信之尊號之上斷自

宸衷大小臣工莫敢匡救近日建室之議復勞

聖諭詰責以為欺

皇隆疏卷十七

七十三

朕冲歲甚失綱常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而公卿

至于臺諫百執事畏懼天威不敢復陳一

言以解

陛下之疑而所司以漸奉行道踳相傳且謂有孝長

子之稱是

陛下徇情以為孝群臣順命以為忠若此風長而不

已則

陛下獨斷于上而不顧天下萬世之公群臣依阿于

下以苟一時之富貴而忽宗社長久之計棄

禮害義非國家之福也昔曾元不父之殺

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今之

致隆 獻帝非但一簣之失也以

獻帝之明念曾子之守禮其不以

陛下為姑息之愛乎昔曾公受天子之禮樂以祀周

公蓋尊之至也而孔子傷之曰魯之郊禘非禮

也周公其衰矣萬世之下將有非禮其衰之嘆

上累 獻帝

陛下其安之乎大小臣工據絰援古欲

陛下專意正統罔搖異說於

獻帝尊稱存始封之號避 皇考之嫌而於

陵廟歲時遣重臣代祭俟 皇嗣既蕃立後安陸以

全百世不祧之尊然後 宗廟

宮闈無僭越之嫌而不獨本生得追崇之宜播之

宗藩而安傳之天下而服此群臣忠愛惻怛之至

情也

陛下不察而督過之謂忤且慢則 睿智清明之心

有所挫奪而喜怒好惡不無少失其平矣夫

陛下入繼大統以考 孝宗天下臣民愛戴

孝宗之德而思報之於

陛下誰敢有二心者况 聖德高明視朝講學

圖治在 廷之臣莫不感激

初認思佐太平大權之至重孰敢為欺欺之一言

獨不敢宣之於口實不敢萌之於心獨一二奸人變亂墨白指忠為欺離間上下之交推性忠直之氣而求以投間抵隙竊弄威福此先王之所必誅而不必聽也

陛下不知誅斥而誤信其言臣恐姦說漸進共濟邪謀公論元氣索然萎爾天下之事有大可憂者矣臣歷觀前史論所後所生之義者昭昭可攷也冷衷段猶之徒當時所謂忠愛後世所斥以為邪媚也師付司馬光之後當時所謂欺慢後世所仰以為正直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古也臣愚以為大小臣工宜披肝瀝膽伏節盡忠中

嘉慶通志卷七
師丹司馬光之正以開悟 聖心不可恃於

威嚴遷就回互二三其德以冒寵祿而陛下屈已從善不吝改過察群臣忠愛之情信而用之其忤旨去國者召而復之使各展布四體弼正闕違而如冷褒段猶者斥而絕之庶幾

聖旨堅定國論昭明無復敢有動搖

宗廟離間 官闈而 盛德大孝光于四方太平之治尚其可圖也昔者 先帝之南巡也群臣交諫沮之 先帝赫然斯怒重加罰黜豈不以

臣之欺慢違犯為可罪哉然

先帝也今日入繼 大統獨不能容群臣之盡忠於

陛下乎今天變地震災怪頻仍民窮盜起白骨盈野至有父子兄弟相食此自古以來所罕聞也所

宜上下交脩畏天憂民寢食弗寧之時豈泄泄相安自諉無虞臣待罪史館預脩

先帝實錄每見姦人用事政刑日非潛然出涕愧無能匡救以報 先帝之德若復緘默自全以負

陛下而從背言死有餘愧是以冒陳狂愚冀徹聖聽使異日史冊之上德業日光則臣屏伏田里與

有寵榮干犯 天威不勝隕越俟罪之至

嘉慶通志卷七
嘉靖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鄒守益這廝出位妄言不脩本業既知忌憚又未清慢好生輕意着錦衛李送鎮撫司打着問了來說

禮科左給事中臣王治謹

題為議舉典禮以隆 聖政事恭惟

陛下出震當乾龍飛物觀大小臣工莫不欲披瀝丹

誠以贊 明德臣極愚陋待罪禮科尸素懷憂

片曝思 獻久矣初以 先帝新棄群臣

陛下身當大事 聖孝純篤哀慟何堪故不敢遽

進瑣言以瀆 天聽茲者 山陵就功

梓宮發引有日

陛下必誠必信之心既盡乎送終之典則善繼善述

之道當即為萬世之圖臣愚愧無博古通今之

學幸際 更化善治之始伏念禮道莫嚴於

宗廟莫重於 朝廷莫急於親近乎輔弼侍從之臣

莫要於致謹乎 深宮處 居之節謹條此四事

味死 上聞儻蒙

采納議行不勝戰慄感戴之至

計開

一曰議 宗廟之禮以隆 聖孝臣聞古者天

子宗廟尊崇始祖萬世不遷如木之本群枝

生焉如水之源萬派由焉故致隆如此其次

則昭穆遞遷非曰薄之歷於祖也

先帝孝心無窮追崇罔極尊 成祖如

太祖竝萬世不遷蓋以 成祖戡定內難再造洪業

故倣周文武世室之制永言孝思已為義起

之禮矣若夫 獻皇邁德肇慶誠優入

聖域追崇之至固世德重光也但以貴雖曰

天子之父然實未嘗南面臨天下也而乃與

祖宗諸帝竝列以親雖曰 武宗之姊父然實嘗此

面事 武宗矣顧乃設位於 武廟之右此雖

先帝之愛有加無已然揆之名義終似未妥

先帝之心終有未安是以雖當進饗 太廟之後而

世室之養猶竝舉之不以為瀆者豈非孝思

之極有以體親意於不言以為或者

獻皇儻不便於饗于彼則必樂乎饗于此耶夫

宗法至重不可不明名分至嚴不可不辨魯祀僖公

躋於閔公之右春秋譏其逆祀彼固諸侯均

之魯君一國者也但先後少紊猶為乖禮况

獻皇生為親王臣事 武廟其心豈安於偃然處其

上乎且漢不追崇定陶王宋濮園之禮猶斬

於稱皇考固當時議禮之臣不明於父子天

性之經也 先帝追崇 獻皇尊稱大備誠

得天經地義可為人倫之至但聖人制禮緣

人情而酌其中漢宋之制不及於禮則

先帝追崇 獻皇誠萬世不刊之典魯制過禮貽議

於經則 獻皇入廟稱宗迺今日所當更議也

先年 世廟生事誠奇異安知非 天地

祖宗之意鑒 獻皇不安之心無以自解而

先帝兩廟之奉未得歸一故一旦產此奇莖以示吉

兆以昭 獻皇萬世廟食之祥當在此不在

彼耶伏觀 先帝遺詔拊享斟酌改正近議

孝烈皇后別祀而祔 孝潔皇后於 世廟夫婦之

義始森然明白真可法天下而傳後世以慰

先帝在天之靈矣不知 獻皇廟祀及今

先帝入祔之時亦斟酌改正否耶且 世廟祔於

太廟也雖親於

祖宗實歷祔

卷十七

祖宗終不免有桃遷之時若奉於 世廟也雖於

祖宗稍差然禮專且尊實為萬世不改之祀但事體

重大非一介小臣所能窺測伏乞

勅下多官博考詳議務求至當可質鬼神可俟百世

於以妥 獻皇之靈則

先帝孝思之心為益懋而

陛下奉承 宗廟之孝為益光矣伏乞

聖裁

二日議 朝講之禮以圖治安臣惟自古帝王

勤學好問視朝親政汲汲遑遑無敢暇豫者

豈好為是勞苦哉蓋天工人代一日二日有萬

幾焉非講學無以明其理非勤政無以周其

陛下嘗閱資治通鑑古人成敗具在此書試觀前古

有從逸豫而不蹈災危者乎有勵明作而不

享治安者乎則勤學親政斷斷乎不容已也

我 祖宗創業守成稽古作則如

御殿御門各有成規午朝兩朝各有

定制經筵有禮日講有官與夫前後左右妙選宿儒

大臣奏事面相可否所以重熙累洽之治近

代莫及者非偶然也

陛下新臨萬邦臣下仰觀

聖顏和粹齋莊劄毅莫不慶幸以為

陛下必繩 祖宗克勤勵精以培萬世太平之丕基

也今 梓宮未行

陛下哀慕方切臣子忠愛之道且欲當盡禮節哀勉

襄大事保和息慮調和

聖躬為急非敢遽以此時青備

聖上也但不日 山陵事畢祔 廟禮成則

陛下孝思可以少寬朝講所宜並舉去臣愚以為

朝講之儀似宜預定斯

陛下便於以時舉行群臣得以如期趨侍伏乞

勅下該部稽查舊章條例儀注或刪去虛文或增補

未備於講也務有啓沃

聖智之良規於朝也務有博議取舍之實事猶望

陛下朝夕勤政終始典學毋憚於難毋怠於易毋因

一人言事偶然不當 聖意遂與輕厭之心

庶乎 盛典不為虛文則 聖德日崇

聖功日起而萬世治安可坐致也伏乞 聖裁

三曰議親輔弼之禮以成德業臣惟人主必待

賢能以弘化人巨必遇聖主以立功上下相

頌誠甚殷也

陛下恢弘新政優禮老成推恩舊學

聖德至矣一時諸臣際遇奇矣中外莫不忻慶以為

嘉隆源抄卷十七

一八十一

明主思興堯舜之治故眷注左右輔弼之臣如濟巨

川者飭舟楫也如備大寒者振衣裘也誰不

思効寸尺以答 明時觀諸臣辭

恩陳謝之疏感激之詞矢報之心許國誠矣然崇之

以恩尤專親之以禮感恩於言猶貴爵之以

心若徒恩數隆渥而接遇稀疎爵秩優崇而

志意間隔則人將曰

陛下於諸臣憐其舊勞云爾非任賢圖治之謂也諸

臣陛下承被 恩登云爾非簡在亮功之

謂也不惟失臣民治望之心且無以明

感激酬報之志好爵豈能糜之哉洪惟

太祖平定天下之始 召社數等置諸左右更番直

贊四時燮理亦分屬之

成祖創置 內閣使典機務接遇甚密至於

孝宗優獎臣下猶為切至當時君臣之際如家人父

子之相親無膠離阻隔之患議處天下之事

如議處家事之真切無干撓掣肘之難此所

以能開萬萬世無疆之休也伏乞

陛下取法 祖宗親自樂善信老成如著蔡倚輔弼

如股肱早 朝之後即 御文華殿披閱章

奏 召見閣臣面相可否臺諫隨之許其糾

正俾各輪所見 聖明參決進退著為定規

嘉隆源抄卷十七

一八十二

率以常行不厭如是則 朝廷之待輔弼也

禮優於恩輔弼之報 朝廷也行副其志雲

龍風虎之喻都俞吁咈之風不過如是斯

上下交而德業成矣伏乞 聖裁

四曰議謹燕居之禮以澄化源夫人主於宗廟

易於齊明以心存於對越也於朝廷易於端

拱以心存於照臨也况公卿在側臺諫在下

左右前後皆秉禮之臣便佞邪媚自無所容

雖欲放達游騁不可得也乃惟燕居之時境

靜心閒百念易起深遠邃密外人不知富麗

繁華何物不具巧佞便僻何人不窺或以宴

飲歡或以聲容呈或以遊戲道或以騎射諷
或以技藝獻或以貨利嘗凡此皆人情所易
惑而難悟者也夫百物之養生人所需六藝
之學射御居二臣非敢謂人主當一一禁忌
屏絕乎此也蓋接之貴有時用之貴有禮過
則違和疾病所由生也惑則累德危亂所由
起也此古今不易之定理是以聖王致慎患
臣進儆防之惟恐不早節之惟恐或溺也至
於冠服頰笑之間嗜好起居之細皆當從容
中禮以建

皇極而表萬方近日人言嘖嘖若謂

宋嘉祥隆通抄卷十七

六十三

陛下宮中閒燕所御有非諒陰所宜者臣意

陛下聖明必無此事或者奉承之人預備大早

九重萬里遂成訛言然燕居之禮

陛下雖天縱聖人亦當致慎不可忽畧伏望

清閑之燕敬謹齋明調適服御愛惜精神防嗜慾於

未萌使周旋而中禮考求家法參酌

典制優重 中宮相成儆戒左右前後悉擇淋哲使

掌服御而知飲膳典器用而知

起居各許其隨時進諫因事納忠再察謹厚內臣

約其徒凡無益之事溺情之物毋迎悅要

以漬 聖修焉庶幾燕閒之際非僻不干

法官之中化源澄徹所以正

朝廷正百官萬民者綽然有餘沛然莫禦矣伏乞
聖裁

隆慶元年三月初四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宋嘉祥隆通抄卷十七

六十四

翰林院脩撰臣唐景崧

奏為舉曠典以備大禮事臣聞祭祀之禮莫重於

郊丘君臣之情必通於燕享古之帝王所以大

本始之報而篤慈惠之恩於此乎在則

大祀慶成誠祀之不可廢者竊照嘉靖三年正月十

二日祀 天地此日例該慶成 賜宴

皇上因禮部之請念災傷之故 特賜罷免此懼災

恤民之盛心也臣竊以為郊則尊 祖以配

天孝之至也宴則受釐而介福仁之至也一舉而仁

孝之道備此帝王之所貴 祖宗之所詳定而

重世守也豈可偶因水旱之故例以他宴遂廢

而不舉哉自 武宗末年巡幸在外或曠而不

郊或郊而不宴神人乖隔災變頻仍可追觀也

皇上升潛繼統百度惟貞 敬天事神靈祝響登今

臨御已及三年之久內居臣尚不能同一日之歡非

闕典歟此前妨於 國郵今則委於歲凶議者

必曰日食正朝前代曾以受賀見警災傷迭報

今日當以省禮為宜夫禮有大有小大者不可

損小者不可益也郊祀祀之大者慶成寬之大

者今此 特從罷免損孰甚焉禮猶體也體不

備君子謂之不成人郊丘之際欽天監擇日禮

之始也光祿寺設宴禮之終也終始且備其

大成今損郊而廢宴有始而罔終也謂之備禮

可乎臣誠寡陋無所知識攷之周公制禮尊后

稷以配天而行葦之詩則因祭畢而宴彼之聲

歌是知郊之必有宴也唐張九齡告其君曰天

者百神之君而王者之所受命故繼統之君敬

天之命以報所受故於郊義不以德澤未洽年

穀不登而闕其禮又知災傷之不可廢郊也宋

朝因郊肆赦補給賞養為費不貲郊祀禮畢必

宴紫宸廢郊則廢宴矣然景祐不以淮汴之溢

澶河之決而廢郊乾道不以一府八州軍民之

饑而廢郊景祐猶夷簡柄用之時乾道則未嘗

召對垂拱之後未聞其以為非則又知災傷之

不可省郊而廢宴也竊見江淮告災

陛下惻然憫郵發帑遣重臣往賑濟之其為民亦

至矣要在大臣委任得人處置得宜民沾實惠

以不負 簡命爾况禮行於郊百神受職則風

雨調寒暑時而休懲應之亦轉災為祥之端也

顧可惜一日之樂而不克承百靈之貺哉伏望

皇上深惟大報之禮光昭大備之儀 俯察愚言

特賜俞允 勅下有司照例舉行則數年曠典一朝

載觀神人介胥悅之休而君臣慶同遊之盛矣

嘉靖三十二月初七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南京吏科給事中臣歸大道謹

題為部院大臣當率先庶僚導

聖謨承 天眷以勵世風以固邦本事臣准南京通

政使司經歷司手本近該禮部 題據各撫按

奏稱該省地震數次而推其所以致異者由內外

臣工奉職無狀有負

君父之委致干 天地之和而期其淬勵庶耻夫廉

耻淬勵則官邪不作而世風勵矣真彌變之格

言致治之良圖也然革弊而究其原則易化苟

不探其自雖耳提面命之猶舊也夫何益之有

哉蓋風俗之寡廉鮮耻者係於士人之操行而

士人之操行恒以其官之利鈍為向背者也今

有以便佞為才以諂媚為禮以滑稽為明達以

罷軟為謹愿以推姦避事為老成以黨惡和光

為忠厚如趨附貴勢鄙行也鑽刺權要天恩也

而衆方慕以為能豔以為榮其於廉耻何如哉

然不過苟且祿位欲以便其身圖耳故廉耻不

自立所以反澆薄而還之淳者其責在於吏部

蓋吏部者百官之表也文選之銓敘考功之考

察百官視其進退以為作止者也使吏部嚴飭

其屬務秉公持衡而官以人授不通請托不私

情故遷轉稽其賢劣廢黜由於愆罪而恬澹者

拔擢躁競者沉抑則廉耻不求勵而自勵矣風

俗有不正乎伏乞 勅下吏部詳定其遷轉之

格凡內外之出入陞遷之遲速悉有成法而臨

選之際必明開某人有何勞蹟於例應授某官

具題請 旨聞有銓叙不當許科道隨即駁正

而不得毫髮私意輕重於其間然臣於廉耻之

說而厚望於大臣者蓋以恭覲

聖旨這奏到災異仰承 上天仁愛朕心感惕便通

行內外臣工各加脩省盡心職業仍着嚴飭兵

防消彌邊患欽此欽遵臣罔不夙夜祇虔奉

勅旨而大臣尤當整竭忠悃恪恭職業遵

聖謨以飭治承天眷以迎祥凡可以消彌災異臻雍

熙者當無所不用其心無所不効其力而該衙

門本等政務尚可因循而不知奮勵顧已而不

實舉行耶且廉耻淬勵則賢才輩出而人存有

政舉之漸豈特勵世風固邦本而已哉所以彌

邊患者實不外於斯也馴而致之內順治而外

威嚴文德脩而遠人服天地位萬物育贊

聖治於無疆輩 皇圖於永固矣奉

聖旨該部知道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葛守禮謹

題為揭官箴明士節以正始進事臣等竊惟夫人之情靜則無欲聖賢之教禁於未發實見人為諸生時莫不誦法聖賢講明道義願得效用以樹勲名及其出服官政矯然不變寒者固多乃輒動於利欲恣其性情喪盡其平生者亦復不少何者勢分移人非有卓識定見不能自立爾臣等今春謬以職掌得與大計群吏之治見以貪酷不謹去者不勝嘆惜然已無及矣夫破甑既以無顧而完璞所宜慎雕今科進士增額至四百人固以一時濟世安民於四百人者攸賴

嘉隆通抄卷十八

三

也然鑿往逆來切慮未必無一二復蹈不避者昔人謂禮者禁於未然之前法者施於已然之後與其既敗而行法孰若方初以明禮提撕一悟則所全多矣今當諸士觀聽聿新之始臣等謹將官箴士節彙舉切要者數事條上懇乞聖明俯鑒嚴命曉諭使其為候伊第一義將不至於迷途而失愈遠矣諸士幸甚官民亦幸甚

計開

一端趨向昔人謂士品有三道德功名富貴是也顧人之所志如何爾夫道德尚矣果趨向在此由是而建功名必為光明俊偉之業

但志在功名而隨世襲俗以就之雖未必無所成立其於道德所慊多矣若或見之不定而甘心於富貴則以俊良登而不免為鄙夫也可不痛戒之哉

一崇節儉夫士多寒微平生韋布蔬食亦嘗安矣一旦登庸則率多侈靡蓋於紛華易悅遂爾慕效故也不思費不能充則將假貸於人債負求償則廉耻必喪是終身之累矣故必早見於此極意節蓄即衣馬僕債之需亦從省減淡泊餘甘則官常可保矣此不惟負士為然富者亦執此道尤善矣

嘉隆通抄卷十八

四

一正心術夫士君子立身行己忠誠端謹明亮正直由是而發於事業皆有實地無可訾議者上也若夫陰險譎詐佞傾陷奸偽欺負皆喪其良心者人初不及知而自知則審矣天地鬼神陰鑒潛譴何可誣也必慎必戒

一勤職業夫開科取士固欲其克艱任事也詩稱夙夜匪懈臣分當然一命以上人各勤職則天下無闕事苟受若直怠若事人將以為不才而擯弃之矣既服有官而欲自暇自逸斯豈理哉故隨分盡職者忠臣之道也

一敦禮讓夫人齒有長少位有崇卑則所以相

處謂胸自有定分蓋其道者謂之順失其道者謂之逆諸士始進則苦自處勿抗志陸侯以自蹈非禮可也

弘器度夫信君子立身天地間參贊化育并包萬類皆其分內事若至一藝一令輒自滿假是謂器小易盈更何容受至乃放溢溢而益謙虛功崇而彌退遜斯為服聖賢之訓得君子之道也

隆慶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具題二十九日奉

聖旨是

嘉慶帝御批本大

三

吏部右侍郎臣何孟春謹

題為乞恩議救見災預防後患事昔宋蘇軾官杭

州歲饑奏于其君曰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救災恤患尤當在早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救之於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臣切見今歲戶部兩次會官議賑淮徐等處災傷是救之於已饑之餘用物博而所及微矣然又有可預真者古人云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向去之災如人初病繼來之災如病再發氣力衰耗恐難支持今各處累歲災傷幸被

皇慈大施拯恤民於百死中微有生意來年收獲知

嘉慶帝御批本大

三

復何如軾謂當及救之於可救之前莫待救之於不可救之後者實前事之鑒也宋孝宗時朱熹論荒政曰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無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其病時湯劑砭灸不可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所以將護節宣少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不深畏今者饑民雖免死亡然皆鳥形鵠面蕭然無異於大病之人新起若有司加惠撫綏寬其力一二年間筋骸氣血庶幾可復其舊若遂以既愈而不復致其調攝但見其尚能耕墾田疇撐拄門戶而既責以

年之逋負與夫倚閣之官物是人其必無全理
夫熹之所論譬若軾之論也熹謂乾道間旱稅
苗皆常蒙恩宥而流殍甚衆久而不復蓋次年
帶納逼迫所致至淳熙初乃以存饑始蒙蠲放
則三年之間所失已多而無及於事又明年之
所常鑿者也臣敢通錄如前上勤

睿覽望 詔在廷參加規畫臣聞漢元帝時魏相因
歲不登奏故事詔書二十餘事凡賈誼見錯董
仲舒等所言皆條請行之唐宋諸臣因災進言
于君多按前代故事我

祖宗惻怛民隱之實德發于 詔今為荒政者甚
備且載有司臣無容盡述惟願
陛下特勅該部詳檢而速行之敬

天保民救災恤患之術蓋必有在若稍增飭計酌議
論則前代故事見諸史冊亦極詳悉臣敢亦擇
擬一二頗切于 今月者竊附愚忠用坐于後
幸惟

陛下少垂省焉臣忝居議列上責 天聽無任惶恐
激切屏營之至

計開
一唐德宗時陸贄奏曰聖人作則皆以天地為
本陰陽為端慶賞者順陽之功行於春夏刑

罰者法陰之氣用之秋各事或愆時人必罹
咎典藉垂誠言固不誣天人符同理當必應
既有繫於舒慘是能致於災祥雖天所降沴
不在郊畿然海內為家無論遐邇願滌瑕以
德消沴以和成惠之相濟合宜陰陽之運行
自序臣惟 今日賞多濫得罰失公平可用
之財未歸藏府最彰之罪弗正典刑以月令
推之愆時咎徵水旱並來良有攸自贄所謂
慶賞刑罰者惟

聖明留意省 新恩之常祿可以補困窮追巨罪之
逋賦可以補租賦檢視臺諫前後章疏一聽
于公可消前矣

一宋太宗時王禹偁奏曰一谷不收謂之饑五
穀不收謂之饑饉則大夫以下皆損其祿饑
則盡無祿廩食而已今旱雲未沾宿麥未茁
既無積蓄民饑可憂望下詔直言君臣之間
政教有關自乘輿服御下至百官俸料非宿
衛軍士邊庭將帥悉遞減之上答天譴下厭
人心俟雨足復故雖朝行中家最貧俸薄亦
願首減俸以贖耗蠹之咎但感人心必召和
氣臣惟 今日饑則淮南江北等處為甚饑
則湖廣等布政司在處有之成化間有政

紹曾奏要將在京在外文武官員位高祿厚者額設早隸減名數還官公用該部查例具奏多寡次第已經斟酌彼時不為災傷且有此議近日侍郎吳廷舉又奏南京府部院等衙門直堂早隸應令退出若干賑濟次第明白深合昔人適賦之意四品以上祿厚則家不可以言貧五品以下貧家則俸不能以

更積禹俸所謂上答而下厭者惟

聖明留意自四品以上悉遞減之文官五品及武官四品以下聽其自審為義無積不強在京在外官有因事加俸添早之資即當裁削以備

拯恤右夫 乘輿服御 宮禁用度應體大

禹克儉之德 內帑何患無餘中貴外戚百

凡賞賚無論舊例際茲歉歲俱各省免災傷

寧日通議定奪

宋高宗時李光奏曰方今之患莫甚於州縣

之吏蓋公廩多不見容而賍貪竊得幸免百

姓受弊不可勝言慶曆間歲旱范仲淹請遣

使者往勞來之於是命仲淹為江淮安撫今

日早荒民多流移願選公忠諒直之臣進民

情曉吏治者以安撫為名察郡縣貪苛之人

孝宗時趙汝愚奏曰講世荒政全在得人任

得其人則能每事隨宜措置不至乖疎任非

其人鮮不敗事守令之不堪倚仗者宜委諸

路監司體察監司之責在今尤須謹擇若早

傷分致稍重踏分須選帥臣有才望者專一

措置施行惟今日所在有司得人甚少災傷

地方復有貪苛之吏民何以勝光等所請安

撫體察者惟

聖明留意右都御史吳廷舉等通民情曉吏治責

任斯在固當追效古人伏望

勅旨叮嚀而督勸之使於當職人員有賞格以待能

幹有刑條以懲不職在新濟農之倉大舉惠

民之政則齊民獲免於饑餓饑民不至於流

徙流民不至於殍亡斯副

朝廷好生之意

宋高宗時廖剛奏曰昔晉饑民乞糶于秦秦

伯以問諸臣百里奚曰救災恤鄰道也行道

有福鄭之于豹在秦請伐之秦伯曰其君是

惡其民何罪于是乎輸晉之粟故後世不以

秦伯為有德于晉而以晉之閉糶為有義夫

秦晉敵國猶通有無以拯其民孰謂一說之

內乃欲分彼此耶昨歲旱所在不收糶糶

將沒民日艱食竊慮州縣官吏各私其民朝

越相視而不相恤則老弱有溝壑之患而壯者聚為盜賊在朝夕矣欲望申戒諸路監司使之監察所部官吏毋得過糶庶幾通融周急國難饑民臣惟今日荒熟相近地方有米願糶有錢願易商旅規利船裝車載有司正當招誘以通有無而州縣官各私其民彼踞此郡有米去處過不出境是豈臣子與國同休戚之心 朝廷一視同仁之義哉臣訪知各處為監司而過糶亦間有之則所謂通融周急者惟 聖明留意

勅下該部行撫按官今後有災地方召人與販無災州縣遇有鄰郡米客收買許依市價平糶仍約課務不得邀租收稅則商旅皆領出於其途有無一通價值自減而饑或接濟夫一宋孝宗時趙汝愚奏曰諸郡連歲旱傷流徙未定不可不厚有施惠以慰人情合將旱傷州縣人戶第四等第五等來年諸物稅錢盡數蠲放使彼無窮之民家被德澤預知嗣歲青苗未接之際免有徵催自然人情稍安不至失所臣惟 今日重災地方百姓艱食已多流徙若不蚤加安慰彼總上者亦將首鼠兩端待夏徂秋日月尚遙豐凶之期豈能自

定戶有有遺各懷憂思寧于無相率而逃失既眾羸弱者餓死溝壑強壯者聚為強盜賊一起倖難計擒在盜相尋邦國深禍汝愚所謂使彼預知免催徵者惟 聖明留意

勅下該部行撫按官於重災地方再行詢究分別等第先後 奏聞曠然垂思以示諭之微催既寬逃亡必少所在田畝不至拋荒鄉農安心布種自救其饑萬一更罹薄災可以不仰官司重為拯恤而將來公家租賦亦免失陷矣

嘉靖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是躬行節儉朕自有慶置朝廷制祿養廉正賴臣下各修職業共濟時艱文武官俸祿只照舊制不必減旌別守令預積倉糧係是巡撫要務新政以來已兩次降勅申諭未見著實舉行動還着右都御史吳廷舉侍郎席書并各該巡撫官處置從宜用心賑濟存司貴石明白舉勸憑進黜禁約限糶省諭蠲免議行張鶴齡等并王欽等已有旨了

吏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臣楊紱等謹
題為商人困苦乞

勅戶部查給價銀并議良法以蘇民困以重根本事
臣等伏乞

欽命督理巡青稽察錢糧之出入倉場之利弊節據

安仁坊等草場商人柯奉呈開泰等辦過倉場

草料本家戶部給領價銀安仁坊該銀五萬兩

有零明智坊該銀二萬兩有零北新場該銀五

萬兩有零西城坊該銀三萬五千兩有零臺基

廠該銀二萬兩有零天師庵該銀二萬兩有零

犧牲所該銀五千兩有零其餘幾千幾百未支

未估者又不下十餘萬兩各稱資本既竭產業

已盡借貸無與呈乞轉行戶部查給議處等因

到臣臣惟京師者天下之根本富家者

京師之元氣今之商人其初則京師之富家也

正宜加意優恤勿憚其財力使元氣充實根本

堅固然後可以資緩急之用此古人御外理內

之術而我成祖填實京師之意也頃因報充

商人辦納草料該部無價以給之或給之而過

其時資本有限派納無窮以致各商逃竄死亡

者一百餘家其見在者又無價以給之其受虧

楚是故鬻產之帖日標於門嗟嘆之聲時聞

於道

踞雖有千百金之產者莫不廢垂生理惟恐着
商人也 聖明在上輦轂之下可累其民如是

耶該部錢糧委係缺乏蓋為邊情重大年例客
兵奏討無已及各項料價多有勢之家也而無

勢之民豈不可畏乎方今南北二虜尚未底定

出其財力以申中國之威者賴有此民耳窮

鄉僻邑遠不可恃其可恃以為重者京師之民

居多也使外有黠強之寇內有愁嘆之民是豈

國之利哉乞 勅該部查將前項銀兩多方處給

不然積累日多邊釁日衆萬一有警辦納不前

豈惟下陷小民抑且上誤

國計矣臣等再照設法善而後其行可以委任專

而後其事可濟查得倉場草豆等項俱係地畝

錢糧各省大戶解銀到京自行召商上納此舊

規也後因攬頭多侵欺之弊大戶有賠補之苦

守候之費其不便於民一也又查得各省解到

銀兩較之時估又有羨餘以資別項之用二也

嘉靖五年隨該山東叅政常道題將前項銀兩

暫寄太倉召商上納又該戶部覆題奉

聖旨是欽此是其法非不善也但邇來多事用度浩

繁前項銀兩一入太倉盡為緊急那移而商人

之價始有三四年不得領者矣為今之計舊規

宜

恐不可復也臣愚以為各倉場既專委主事催辦草料亦宜專委員外或主事一員將解到倉糧草料銀兩另立簿籍收貯公署一遇商人出

有通關查照給事中譚太初題

佳事例隨即給價年終會同科道衙門查算如有羨餘方送太倉則商人或解倒懸之苦既有專職而各省未完錢糧亦將有所查考矣乞

勅該部虛心詳議或復舊規或專委官員如以臣言

非是亦別求良法以經久若將前項銀兩仍入太倉而徒曰截出通關揆次給價又落熟局而商人之困苦猶夫故也臣等非不知庫藏空虛

亦非不知尚書方純悉心

國計極其難處蓋為

國家之根本慮耳故敢冒瀆

天聽伏乞

聖明軫念商人之苦根本之重亟

賜議處庶於

聖治不無少補而臣等之職分亦得以少盡矣

嘉靖三十四年十月十三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戶科都給事中臣張漢卿等謹

題為全大信昭至公以惠窮民事臣等聞之惟天

立君將以惠民也惟君惠民所以奉天也古之

人君制民恒產以安其居薄民稅入以藏其富

孚之恩信以固其心此謂奉天以惠民未聞仁

人之言方布而輒已惠政徒善而復使窮民眈

眈然有望而弗得焉此豈帝王致治之盛節哉

臣等查得先該戶部題為傳奉事節該奉

聖旨是畿內根本地祖宗朝屢有優恤禁例近年

以來奸猾無藉之徒妄將軍民田土指作空閑

設謀投獻管莊官校人等因為乘機侵奪藉勢

混賴橫征巧取百般剋害利歸群小怨在朝廷

以致軍民失業盜賊主發朕在藩邸已知其弊

賢奏深用惻然便駕勅差科道部屬官各一員

前去會同巡按御史親詣查勘但自正德元年

以後朦朧投獻及額外侵佔的盡行查出各依

擬給主召佃看莊人員盡數取回欽此仰惟

聖心軫念及此畿甸之民罔不歡忻鼓舞以戴

離照之明思享太平之福矣聖帝明王至公至仁之

政何以加此乃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主事

沈希伊受 欽命會勘安州地方鷹房首場及

涿州薰皮廠地土已明白應該給主羅董又戶

部俱各覆題相應准擬其冒昧奏辯之徒臣等
又嘗據法駁之是衆見之明合輿論之公所以
奉將 德意加惠窮民全

陛下之大信也况

陛下即位以來畏天愛民田獵盤游之事一切屏却

則鷹房草場地土係民產者宜照數還主係官
場者宜盡數革去管莊官役通行取回撥置之

人各宜於法戶部覆稟言等之章可行也及奉

聖旨這鷹房地土原係先年舊有的都還照舊與他

不必紊亂紛更欽此則鷹房之害民者固在也

陛下服御器物動遵禮度其辦取給各有司存則近

年謬立薰皮廠即宜革罷管廠內官郭添等并

家人郭英等生事害人宜如戶部覆稟言之請

及奉 聖旨這地土已有旨留用了罷欽此則

涿州受管廠人員之害猶前也臣等竊惟去年

之 旨惠念民困可謂切矣陛下可謂公且嚴

矣群小乘機藉勢尅害軍民之情罪可謂無所

避矣今 綸音屢分舉前大異所謂信與公者

安在乎小民至愚而神怨不在大治當慎微畿

輔之人心誠不可重失而屢傷也 先帝之世

群姦擅政惑導誘積以歲年以致政荒民流

天下雖二諉者至今以八黨為惡首馬永成既

死矣谷大用止得降遣之罰有識者方以為恨

况薰皮廠永成之所創立奪之平民勲舊之家

而重取無名之稅今馬俊乃敢直蹈前惡妄奏

免查其鷹房草場又谷大用受姦民李義所投

獻以益脫脫黃王之舊址假名撒放海青其實

私徵子粒而趙霽利踵姦轍黃緣仍舊夫俊與

霽以從 龍之舊狎思恃寵罔

上行私無異前日馬永成谷大用之所為

陛下又不深察且從而許之是前日畏天愛民之善

政一變而成放寵納賄之弊端 王言不信於

天下公道首壞於近習畿甸之民疑且不安橫

暴之害久而益甚怨譴召水旱之災流移增盜

賊之黨臣等謂馬俊趙霽滕朮奏辯眩惑

聖明干預 朝政敢拂公論律以

祖宗之法該當深罪而不可緩其主謀撥置積年通

同生事害人之人並宜擊問以懲其後其原場

并侵占軍民勲戚之地俱各照革給王召佃以

招

陛下至公至仁之法以蘇小民數十餘年之困况該

戶部逐一執奏委曲懇切誠欲宣布

陛下惠民之德以副海宇之望

陛下竟兩答以已有旨了是通置不省無復聽納之

意矣非所以勵臣等弘

主德也臣等待罪該科事關職掌誠不忍

陛下拂公論以徇私情失大信以貽民艱而傷

新政之大體也伏望

皇上詳察各官查勘之明俯從該部執奏之切法行

自近罪俊與彰以懲妄奏欺蔽之姦令出惟行

盡革屬房草場董皮厥等積弊以除勢要侵奪

之患其管莊人員盡數收回投獻撥置生事害

人之人從重究治使儉小玩法之惡無所容庶

厚澤流而民患息太信全而至公昭矣

嘉靖七年正月初七日奉

聖旨這地上累有旨留在公用了罷

十九

吏部尚書楊博謹

題為開讀事文選清吏司案呈伏覩

詔書內一款各處府州縣大小繁簡衝僻難易不同

或逸而得譽或勞而速謗既乖黜陟之宜遂起

趨避之巧士風日壞吏治不脩吏部通將天下

府州縣逐一品第定為上中下三等遇該推陞

選補量才授任各官考語獎薦同在優列者先

儘上等府州縣陞擢行取次及中等次及下等

不惟視等以為歲月之遲速仍視等以為官資

之高下內有以才優才短更調者各就中酌處

之欽此欽遵隨將天下府州縣大小繁簡衝僻

難易細加查訪逐一品第又通行各處撫按官

分別開報今已查理完備呈乞具題案呈到部

臣等竊惟吏治不清則士風日壞即如郡縣向

來不分繁簡衝僻難易則勞者無所勸逸者無

所懲避繁求簡避衝求僻避難求易勢所必至

以致緊要難治之地方缺人整理日漸廢弛頃

雖漸次剗革然必法有畫一方可行之經久

皇上登極之初首念及此可謂仰體天心洞燭民隱

深得帝王之大經大法矣臣等奉行

綸音不勝踴躍其於各處地方今止備核民情未暇

通論形勢大率以地方殘破遠方困備盜賊猖

儼災沴仍仍繁難文才疲難治為上稍易者
為中易者為下每省總括數語以陳其繁細列
等差以盡其詳使一方利病宛然在目治道緩
急可指諸掌為守令者果能觀邊方殘破則思
保障之畧觀遠方困憊則思拯救之術觀盜賊
則思撫循而掃蕩觀災傷則思賑卹而安輯觀
衝繁則思愛人而節用觀刁疲則思力本而善
俗外以是脩其實政內以是課其成功至於推
陞行取必準於此以為遲速高下又念一紀之
間一方之事體更變不常五方之民俗美惡難
定本部每十年釐正一次今將南北兩直隸浙
江等十三省府州縣上中下三等開坐進呈恭
侯

聖明裁定勅下遵行此外合行事宜各臣等另行題請
隆慶元年八月二十五日題奉

聖旨是欽此

一北直隸臣等謹按北直隸

畿甸重地根本係焉永平逼近邊陲屢遭虜患順天
役賦竝繁禁嚴蒞田星羅棋布事務掣肘而
養馬之累則諸縣同馬河間類多水患真定
保定跋極衝繁軍屯達塢交錯其間撫輯為
難且每秋防守三關更為勞費順德俗淳訟

簡大名廣平地僻土饒賦稅易辦長民者折
廉悖儉加意撫綏可不勞而治矣

一南直隸臣等謹按南都根本重地應天賦重
後繁頗為難治蘇松常均稱煩劇蘇為景松
次之常又次之至於歲遭水患時增軍餉則
諸郡之通患也鎮江太平寧國池州安慶民
業差瘠吏事殊簡不甚難治微俗鄙吝健訟
棄本逐末頃者且有礦寇守令非蕪而有威
者不能其職江以北盧為善地揚衝而侈俗
淮安轉漕煩劇特甚鳳陽地廣大荒與淮北
一帶不困賦則因役徐邳俗悍且無水陸孔

道州邑疲弊一望蕭條不可以江北簡易例也

一浙江臣等謹按兩浙當天財賦之半頃歲
後秀陸梁東則寧紹台溫西則杭嘉湖諸郡
邑曠被蹂躪以故增兵置師加賦給餉視昔
勢近方稍寧議者即欲罷兵輟餉海上卒
然有警不知何以應之况定海倭倭夷入
貢之為兩浙門戶懷安攘之遠圖者豈容以

一日忘備哉至於杭嘉湖地饒多利俗尚浮
華賦役不均逋負日多救弊補偏誠為急務
處州依山盜礦黨與本眾且與衢嚴嚴州之
寇聯踪哨聚時肆剽掠義烏民俗曠悍竄名

兵籍散無所歸恐生他變先事預籌不可不加之意也

一江西臣等謹按江西界吳楚閩廣之間土薄民勤俗尚儉嗇頗稱安攘南昌省會衝煩吉安健訟奸猾至於豪右掣肘田糧逋負則二郡同也南贛密邇閩廣巢寇時發而贛當其衝故軍門兵備叅將在焉贛州南枕彭蠡九江東據上流江湖水寇四出為患而饒郡內有藩封邑多頑梗瑞州地狹民頑撫州訟繁多益袁州臨江建昌廣信頗稱饒庶第袁州界湖水寇當青撫臣南贛山寇當責督臣有

司又能輕徭薄賦養而教之瘠土勞瘁之民庶幾其有庾序

福建臣等謹按福建僻在南服昔稱沃壤頃島夷入犯山寇內訌地方荼毒極矣大抵福興泉漳以海為襟民習獮悍而月港海滄安漳浦同安福清等縣則為溟渤要害延建邵河以山為枕民多負固而上杭永定大田永安松溪光澤等縣則為逋逃淵藪福寧居通省上游八閩喉舌南粵係廣閩交界倭寇巢窟地勢民情尤難控制且閩中地狹人貧殘傷之餘錢糧無措窺伺者未已兵食之計不

可緩也反側者未安綏靖之方不可後也端本澄源補偏揀弊全賴有司風勵激勸則又繫乎撫鎮諸太吏焉

一湖廣臣等謹按湖廣襟帶江湖澤多田少民俗慆輕鮮有積聚且道通九省冠蓋輻輳郵驛苦之即今宗室日繁徭賦日重採辦之後財力愈難故其民率誥蹙而難治其大較也武漢德安民貧地瘠承天陵寢所在費冗事繁荆岳潯沔之間頻遭水患盜且乘之近日鄖襄大水盡損田廬則又向來未有之變長沙地雖稍沃稅糧甲於他所黃州澆

頑常德困憊辰沅半為賊穴麻陽溪洞諸蠻連結永保每肆劫爭去歲支維之害實緣於此衡永僻處慶簡靜庶幾可為然已非復曩時比矣加志窮民者其尚思援拯之策乎廣東臣等謹按廣東界嶺海間昔稱饒富然地遠法踈官多驕貨以致山海諸寇踪跡嘯聚師旅繁興民之殘疲既極而廣西兵燹又全仰給近增巡撫雖稱得策方在經始故廣潮惠肇南韶諸郡盜熾事繁選用守令為急雷廉高瓊諸郡民淳務簡稍為次之至於擇海道副使以備諸夷擇嶺南兵備以防山寇

擇屯監餉事以脩舉此政講求鹽法庶幾南粵有息肩之日乎

一廣西臣等謹按廣西當領南右偏幅員甚廣國初以桂林為首會肇建靖藩於時編氓稀少招徠墾荒歲久蔓延田土半為侵占額日減宗人日繁祿糧軍餉支給不敷昔惟江州五百餘里夷獠阻灘為患潯州大藤等峽諸蠻巢穴其間與安西延陸洞與武崗接壤為獍盤據又柳慶以西八寨者稱盜數耳今則珠連繩貫在在有之如古田洛容荔浦思恩懷柔等縣為其蝨食將無民矣是以官多降調

惟事誅求以致土官驕橫民散徭越城劫庫戕害方面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邊方之官非才不足以戢亂非守不足以服人非久任不足以諳土俗而識物情斯乃謀國者任人之責也

一河南臣等謹按河南為諸夏中區向稱樂土近以宗室日蕃黃河歲徙祿糧工役勞費不貸民始不堪命矣開封河南懷慶衛輝彰德五郡衝繁雖同彰德間於趙魏軍民雜處牽制尤甚歸德地連數省統轄非一宿姦大猾特發首難之端南陽疲弊且多曠盜殷富則

汝蔡為優勁強則河洛為最是故藩祿軍需均當規筭第恐皮盡而毛無所附方來之患

有難言者保釐大臣其蚤夜慎圖之哉山東臣等謹按山東齊魯舊域海岱粵區濟兗東患在役重其民頑輕於流移青登萊患在賦煩其民悍敢於武斷濟南雖稱沃壤而武瀆濰蒲一帶即古廣斥之地一望白茅充州水陸之衝且宗藩河工勞費不貲至於沂費鄭滕則荒落甚矣東昌青州差有可觀均非昔比登萊地本瘠鹵舟車不通雖值豐歲猶多逋負大率濰青依山多曠盜萊登瀕海

多盜徒臨淄之間多姦俠單曹之境多妖民保釐大臣實心綏輯之外又不可不銳意於防練矣

一山西臣等謹按山西大同府逼臨虜穴最苦侵暴太原府屬如興嵐岢保河一帶虜一大舉輒入其境斷烟宿莽蕭條甚矣汾州宗藩不畏國法頗為地方之害踞澤沁遼環列太行上下深谷林密盜時竊發徃歲青羊山之事可為鑑也平陽雖稱富庶其實止蒲絳臨汾太平襄陵曲沃翼城差有可觀地震之後則亦太不如昔矣是故休養內地之民使

之裕於供邊乃一方保釐者之責否則割肉
女膺立見其斃可嘆也已

一陝西臣等謹按陝西內綜八郡外控三邊吏
茲土者收且兼師焉責誠艱矣西鳳漢中稍
稍饒裕百需給仰供應頗難延慶平涼臨鞏
逼近邊陲虜一入無論貨產鋒鏑死傷之患
獨先嘗焉三邊視諸郡尤衝而勢不相貫故
甘肅星懸於河外寧夏株保橫城榆林一望
虜幕千里餽糧獨其人輕生敢戰相恃無恐
頻年更番入衛耗亡半矣墮城殲將蓋有由
然又其甚者固原為開府調度之中重兵屯

戍自去秋敗績之後懸賞選募至今銳士尚
不滿千若虜襲舊塞直驅踐汗隴薄涇邠窺
三輔特再晝夜力耳鳳沔之墟夙多回種而
無良亡命者又多逃匿其中立俟風塵鼓煽
而起腹心之患其將大乎是故有牧帥之責
者所當觀釁而預圖也

一四川臣等謹按四川西南粵區上則松茂建
昌番夷時肆侵暴下則播酋石砭土司互為
劫掠控制消彌非一朝可圖者也成都素稱
沃野賦重役繁供億稱訛叙州地饒而高拱
諸夷共費不貲且大水多產其境深僻之擾

商民殘疲重疊土寇連結施州諸夷屢劉木
已而妖人內訌受患尤烈保順衛疲民朴務
簡馬湖僻小民夷相安龍安新造全在經始
大抵蜀地夷漢雜處氣習靡淳地理逶迤巡
歷難徧加以大水之困大兵之殘民貧多盜
勢使然也是在撫按廣于咨詢司道勤於躬
歷督率有司持廉省費愛養撫綏數年之後
或者蜀其有瘳乎

一雲南臣等謹按雲南遠在西南漢夷雜沓無
事則互為鴛鴦積弊然也府屬如雲南臨安
大理永昌鶴慶楚雄足稱沃壤曲靖為入滇
之踞供億惟艱武定當新建之區安輯為要
元江景東麗江姚安杜勝鄧州露益諸夷其
情叵測鎮巡同心恩威兼濟方可稱治至於
旌別庶官責在監司撫字百姓責在守令惟
求得人而已

一貴州臣等謹按貴州初屬四府行都司永樂
年間始建省治官則流土相參民則漢夷雜
處不當中土一大縣一線之踞外通滇南官
軍月糧仰給川湖二省黎平寄治湖廣五開
衛銅仁僻處萬山逼近苗穴都勻程番與廣
西接壤土酋仇殺素稱難治鎮遠當湖廣之

衝面水背山險頗足恃思州石阡孤懸一隅
勢可隱憂險惟思南城下有江足通舟楫商
賈行旅比之他郡不甚蕭條大抵貴州開為
雲南無貴州是無雲南也內安外攘其詔在
大臣之責哉
隆慶

聖旨

嘉慶抄卷十八

二十九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霍韜謹
題為議處黃河疏通運道事內開臣前月過徐州
聞建議引水自蘭陽注于宿遷少殺河勢臣與
少詹事方獻夫議水溢徐沛猶有二洪束捍諸
山環列若蘭陽注宿遷則鳳陽歸德平地溢決
恐數郡一歉第聞時有定筭不及竟言今聞愈
溢則前議猶宜言之先通運道後處水患此緩
急之序也前議起夫疏濬然沙汙隨水勢無限
極今運舟皆由昭陽湖入若沿湖側畔築砌長
堤濬為小河河口為閘以特畜洩目前運道可
以無阻較之役夫濬淤勞佚大不侔也近山東
兪事江良材到京臣與面議亦曰此策一時之
利也前議疏濬蘭陽不若疏通衛河上接黃河
可得三利三代以前黃河東北海宇內全氣隨
而鍾聚我 太宗定鼎 神京宇內全氣一旦
千萬年而獨盛今圖便宜之策自河陰懷孟之
間審勢引河注于衛河至於臨清天津則不惟
徐邳水患可殺一半而京師形勝亦壯一倍此
便利一元人漕舟淑江入淮至洪問入御河達
於京師御河即衛河今由河陰原武導河注衛
水平由江入淮至天津水迅仍由徐沛至于天
津是一舉而兩運道也此其為利者二水流行

於地猶血運於人身今河水注于徐沛潰決猶
血注于下為痔蓋津疏一支于海猶血運于肘
股州郡疏為溝溢引水猶血運于肌膚自陝西
沿邊尋養漢故跡脩復則內資灌溉外御夷虜
猶血運于頭顱臣聞今大學士楊一清云陝西
沃壤若得人力盡邊而耕三邊軍餉可不煩饋
運又聞副使周用云臨清若脩溝不惟可備旱
潦亦可捍御戎馬一舉創始三年見効十年可
要其成臣謂此策果行不惟治河患山東河南
北直隸郡縣轉疲敵為富饒矣期十年之力
聖德神功配天無極此其利有三萬惟

嘉靖六年八月

聖明省覽

勅下該部詳議臣再考古今事宜畫為圖本以備討

論

嘉靖六年八月

聖旨這議處河道事宜工部有了來說

工科都給事中臣嚴用和等謹
題為淮水漲淤運道阻滯乞

勅管河諸臣速加疏濬以裨

國計事本年八月二十六日接到總理河道都御

史翁大立一本據據管理南河郎中王楫呈稱

清河縣東南直抵通濟閘外口計長五里淤高

沙嘴約長五六百丈通濟閘起至淮城西門皇

華亭止沙淤三十餘里方信二壩衝決二百餘

丈海漫隄工五十九里淮安城外水過屋簷城

門俱用土塞寶應湖隄已報衝決數處其勢甚

急又據呂梁洪主事唐鍊報稱山東莒州沂州

鄭城等處洪水漲溢俱從沂直二河湧至邳州

漂流男婦畜產難計其數呂梁以下糧船脫幫

等因臣等竊惟南北運河為

國家之氣脈而淮安徐邳尤轉輸之咽喉今徐州

茶城之淺挑濬未幾清浦淮河之沙淤塞隨繼

且又寶應湖隄方信二壩衝決大壞莒鄭等處

浙直二河湧水至邳咽喉兩關豈宜如此阻隔

况新到漕糧臣昨聞之巡倉御史楊家相隨到

隨收陸續上廩交納俾便返還則此八九月間

糧艘南下實惟其時若不亟行規度併力開濬

切恐曠日持久風氣凜寒凍合河水舟楫難進

今冬船隻既停滯於中流來春糴米將裝運之何賴其為

國計關繫尤矣匪輕有河漕運之責者信不可忽易視之姑徐徐云爾先為水患可憂民窮當極等事該臣等具題一部議覆一切艱鉅工程如茶城淤塞西岸遙陔曹單黃河隄埽俱行都御史翁大立刻期報元其淮河口等處屬南直隸者行侍郎趙孔昭首守巡管河等官分投修理已經奉有

明旨茲准邳淤塞比前既為尤甚則協心共濟當此豈容緩圖所有應加濬治修築事宜合行

申飭伏乞

嘉慶御批卷十八

三十三

勅下該部查照節次題覆再加詳審議擬請自

上裁一面移咨侍郎趙孔昭親自踏勘作速區處淮

河上下一帶督令南河郎中王楮及淮安府蘇

各官邳河上下一帶督令呂梁主事唐鍊及邳

州各官董率夫役分任責成或且留方信備決

口未塞以泄積滯之水或從西湖嘴起濬至仁

義壩另開便道以通往來船隻或仍開通濬開

由外口起至淮城西門以循故道從長計籌較

其用力多寡緩急先行濬濬如淮河近已衝開

亦宜乘勢加工俾其大通無阻及將實應

併方信仁義二壩衝決隄岸乘時修築一面移咨都御史翁大立宜知

聖明德意固當勤宣臣隣職司各有專責業已報知淮邳淤阻便須從北路星夜馳還會同侍郎趙孔昭詳審諮議督該河道郎中主事及各地地方兵備守巡府縣等官上緊率作興事應挑濬者挑濬應修築者修築期於文書到日先將曾否疏通緣由具本奏

聞定在河水未合之前挑濬修築事竣俾南還漕艘北來進解船隻俱得通行完報庶於

國計有裨責任無忝蓋侍郎趙孔昭職專撫綏既

嘉慶御批卷十八

三十四

有地方之任而漕運乃其總督則河道通塞厥任惟均固不得以越俎代庖為辭都御史翁大

立住劄濟寧雖去淮邳稍遠而河道實總理之

則急於宣布慰安淮邳罔即往理寧無致夫舍

己耘人之議矧今履霜屆候堅冰漸凝一或疏

濬怠緩從事失時則漕運糧船在北者既不能

以南返進解各船在南者又無由以北來其

為誤事夫豈云小

聖明在上法紀昭然各該當任諸臣詎能違於遲誤

曠越之咎載再照變通宜民固因時救弊者

不廢而集思廣益尤圖大為難者所當生

都御史翁大立建議治河上策以保萬年運道
欲從子房山趣馬家橋上下約八十餘里從此
另開新河置舊河於隄外凡黃河出口之地並
不相及而波濤凶險從此可避十利三難之說
可謂明且盡矣但事在彼中難以遙度而按圖
指點不若身親經歷者為尤真今工部尚書朱
衡先任總理河道開竣河成沿河一帶地方靡
不周知相應另開與否見聞必悉伏乞並
勅該部量事體之可否揆工程之難易備細斟酌明
白敷陳議覆請

嘉隆疏抄卷十八

三十五

集

廷議詢謀僉同如果足為運道永遠之利則計大
事者無惜小費懷永圖者豈安目前詎可因循
以失事機之會若或開之無益真知灼見其不
必另開仍須廣詢善後萬全之略以貽漕運萬
年之安蓋黃水之泛溢不常則防禦之謀猷當
悉固不可廢人事而委諸天數亦無至多議論
而少克成功也臣等無任悚懼
隆慶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奏
聖旨工部知道

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寺少卿臣華湘謹

題為正曆元以定歲差事臣聞自昔聖王承

天御極必以治曆明時為先蓋乾坤奠位之後四時
七政隨天而運寒暑之代謝為歲虧盈之互易
為月晝夜之環轉為日經緯之錯列為星辰步
筭之周審為曆數而王者曆數所在也故能奉
順陰陽時以作事以厚生而世治時苟不明
晦朔弦望失其節分至起閉乖其期違留伏見
爽其候則攝提失方蟄蟲不伏無以諧浹生靈
而災祥至矣曆之明否治忽隨之聖王所以必
慎焉然曆之來由黃帝而訖秦末凡六改也由
漢高祖而訖漢末凡五改也由魏文帝而訖隋
末凡十三改也由唐高祖而訖周末凡十改也
由宋太祖而訖宋末凡十八改也由金熙宗而
訖元末凡三改也一曆之改集眾見而治之測
驗之必精課試之必密策無遺算思無遺智法
無遺術宜其行永久而不變然歷代善言天者
不數世而輒差是為故哉杜預曰陰陽之運隨
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歐陽脩曰事在天
下其易差者莫如曆臣切考其所以差者由天
周之有餘日周之不足也天周有餘則天常平
運而舒漸差而移於東日周不足則日常內轉

而縮漸差而移於兩天之差而於中星乎驗
焉堯之初昏昴十而日在虛亡度虛者北方之
宿則日行北陸極於亥朽之子也今之冬至初
昏室中而日在箕陸度筭者東方之宿則日行
東陸躔於折木之寅也計今去堯未四千年而
退餘五十度矣再以歲差及赤道黃道考之勝
國至元辛巳造授時曆天正冬至歲差一分五
十秒今差三度六十四分五十秒也日躔赤道
十度今躔六度三十七分也日躔黃道九度二
十二分一十七秒今躔五度八十六分七十四
秒也故洪武中瀾列簿士元統上言我

嘉隆曆抄卷十八

三十八

朝承運以采曆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授時之
數年遠數盈漸差天度距至元辛巳至元統上
言時歲在洪武甲子僅一百四十年迄今則二
百四十二年矣年愈遠而數愈盈然則治曆者
豈可不隨時脩改以求合於天哉平立之分不
脩則陰陽二軌不順孤矢之分不脩則黃赤二
道不正殆見推步之明及日月交食并七政躔
度必違天而不入於也是以正德年戊寅日食
已卯廢辰月食時刻刀秒起復方位頗與本監
所推不合山東道監丞御史朱節為歲差以正
歷學事濫以臣充之觀秘書加以歲月而謂

嘉隆曆抄卷十八

三十八

至來年至冬以驗二十四氣二至二分日月交
食合朔弦望併日纏月離黃赤二道及昏日夜
半中星七政躔度紫氣月宇羅喉計都等類視
元辛巳委有所差備錄上之仍

勅該部延訪四方之人如能知曆理之揚子雲如善
立差法之邵雍如靜深巧智之許衡郭守敬令
其參別同異重建曆元詳定歲差以成一
代之懿制可也方今天下涵沐

聖化之中豈無其人哉臣雖不佞或可執一籌以備
驅算也

嘉靖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

嘉靖禮部卷十一 三十九

刑科等科都給事中臣劉濟等謹

題為遵

舊制平刑獄以服人心以廣 聖德事仰惟

國家置三法司衙門專理刑獄一切大小罪犯刑
部都察院主鞫問大理寺主評審鞫問者未當
評審者雖屢駁不置必使情麗於法罪協其情
而後已蓋於是權姦不得以恩怨為出入

天子不得以喜怒為輕重此我 太祖高皇帝立國

之初稽古定制所以平天下之刑使天下之人
君子有所懷而守法小有所警而遠罪萬世
所當遵守而不可廢者也其後又有錦衣衛鎮

撫司專理 詔獄刑法特峻繫者倍苦已非好

生之意故中間因革不一然出常制之外其所
職掌則止是推鞠取其招由奏行法司擬罪評
審如律然後奏 請發落其間或有冤抑刑部
都察院必一體與之辨明大理寺必一體與之
駁問 高祖之良法善意亦未嘗盡相悖也

法久漸弊姦究乘之其極也至以

天子詔獄為權倖伸忿之所而三法司平刑衙門虛
設不用其所得理者不過踈遠不關涉大紀綱
者而已蓋至正德為甚於今思之良可於悒

陛下升階盡革舊弊諸大姦惡悉下法司人心痛快

共贊英明邇來漸為私移入乖初意法司所擬雖在大惡多弛法以從輕鎮撫所讞雖在小過蓋任情而加重舊制既愆初政亦失上虧聖德下拂群心災變之來夫豈無自臣等屢屢言之

陛下不以為信然也近日劉最之私討應付黃國用之私出紙票顏如瓌之私用違禁包袱與大郭九臯張守等之事前後株連群囚

詔獄臣等以為郭九臯等實係趙紀所誣曾致再三瀆奏乞付法司辯明劉最黃國用顏如瓌之罪律有明條法所當舉

宋嘉隆通鑑抄卷之六

四十一

陛下天性寬仁或者追念最昔在廷因言得罪國用如瓌俱係小夫不必深求從而赦之未可知也不然則推問既明照依定制奏送法司施行如律擬罪而已是以被逮以來不復為言既而忽然獨斷不令照例擬罪最則充軍矣如瓌則為民矣國用則降邊方雜職矣夫罪至於充軍為民降遠方雜職亦大矣使其不應是律所失固不為小若其與律相合何不使法司明白議擬昭示天下以為懲戒而乃為此曖昧不明之舉哉且陳惠言雷仔等情詞相連俱係一千人犯彼乃皆送法司而此獨煩

上裁其故何也傳之天下必謂最等之罪本不至此

陛下獨過為偏重爾不然何緝訪於羅織之間鍛鍊於詔獄之手而又裁決於內降之旨哉李洪陳宜罪至殺人降級而已王欽兄弟犯該姦黨亂政克軍而已以國用視洪宜以劉最視欽等美嘗天淵懸絕而

陛下顧乃一律罪之其何以示天下耶夫刑以輔治也刑而不平適以滋亂何者民心不服而怨讟生惡人無忌而姦宄肆肆使堯舜在上皋變在下亦將何以為之此其所係誠非細故臣等以言為職豈敢終為緘默以負

宋嘉隆通鑑抄卷之六

四十二

國家任使伏望陛下念

祖宗不可不守毋偏聽以害公毋獨斷以害明母任情以害仁母各過以害正悉守定制以勵初心仍將近日

特旨發落過劉最黃國用顏如瓌三臣俱送法司擬以律例應得罪名若其果係犯該克軍為民降詭彼甘受無詞如有可原亦與分豁其郭九臯問明之日亦付法司擬審無勞

特旨以乖大體自茲以往凡獄皆然則刑法無不平

聖旨無不厲而天下咸服矣

嘉靖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奏二十七日奉

聖旨劉最先因劾奏不實擅取關文黃國用私出紙
票顏如瓌違制欺法用黃龍袂私包自物各輕
玩法度已從寬發落了這廝每如何又來奏擾
各犯事發不行劾舉恣意回護本當拏問究治
如饒這遺還各罰俸一箇月該衙門知道

嘉隆疏抄卷十八

四三

刑部陝西清吏司主事臣唐樞謹

奏為正 國法以光

聖治事臣竊見近日李福達之事

陛下存心懇至駁勘再三惟欲求民之平誠古帝王
欽恤之盛心臣實欣誦不已奈何臣下之負

陛下欺蔽者肆其讒諛諛者混其說固位者緘其口
畏威者交其詞訪緝者失其真是以

陛下之惑滋甚而是非卒不能明於其所哀矜而幾
至於僻矣臣請得細陳之願

陛下細聽之細察之臣竊惟
陛下之疑此獄有六謂謀反罪不當輕意於所擬一

也謂天下人有形相似者二也謂薛良之言勿
可聽三也謂李班之申文明悉四也謂文臣立

黨欲以傾郭勛因而輕捏五也謂崞洛等縣諸
證人皆警勿可信六也臣願為

陛下一一細解福達始而王良李鉞從其意何為繼
而惠慶邵進祿等師其傳何事李鉞十月下旬

之約其行何求口稱我有天分等語其情何謀
劫庫攻城張旗封爵雖成於邵進祿等其原何

自風流記太上玄天垂文書其詞何指要之反
狀甚明故在外撫按諸衙門曰可殺在內府部

諸衙門曰可殺陝之人曰可殺山之人曰可殺

嘉隆疏抄卷十八

四十四

京畿中無一人不曰可殺是諸大夫國人皆曰
可殺惟左右之人曰不可則臣不得而知也此
第一疑之不必疑可得而知也且福達之形最
易識或取辨於青布之竝立或明驗於自刃
之禿頭聲言於李俊李二李三之証是其族識
之至明發於戚廣之妻之口是其孫識之矣始
認於杜文任是其姻識之矣對証於韓良相李
景全是其友識之矣一言於高尚節王宗美是
邠州主人識之矣再言於邵繼宗白成是洛川
主人識之矣三言於石文舉等是洛川道賂人
皆識之矣此第二疑之不得疑可得而明矣薛

良怙惡小人誠非良善故所訐福達事情類多

不平

不實但所言張寅即李福達即李五即妖賊實
是採訪明白今已驗之矣况福達踪跡詭秘慧
術過人人皆落其計中苟非薛良狡僭之人亦
不能發彼之陰私也此第三疑之不可疑可得
而明矣是時李福達因見薛良非良民又見李福
達指龍虎形劫無殊李福達又見五臺縣張子真
戶內實有張寅姓李又見五臺縣左廂都查無李
伏答軍籍齊李五名皆逐為止粗率因小疑而
誤大獄據纖智而釋元兇殊不知五臺縣嘉靖
元年黃冊始收張寅父子入戶時張寅年五十四

歲則張子名衛輝店內之交可考而知矣等縣
止有在城坊李福達其行五故又私稱李五今
改福達字為伏答乃於左廂都追查又以李五
為實名求其貫址安可得耶則軍籍之無查可
考而知也况福達既能妖書妖唱燒煉等事安
知其無妖術若果有妖術則龍虎形殊砂字亦
不能盡必薛良之誣矣此第四疑之不當疑可
得而明矣京師之自外方來者不止一福達既
改名張寅又衣冠言語似人郭助從而信之亦
理之所有也亦意料之所不能及也文臣縱有
傾助之心亦安能加之罪乎此第五疑之不待

疑可得而明矣若曰薛良讐言也則一千甲証非

讐也若曰韓良相戚廣輩讐言也則高尚節屈乳

石文舉諸人非讐也若曰魏恭劉永振讐言也則
即今布按府縣官非讐也若曰山陝人讐言也則
京師各色人員皆非讐也何獨如眾口盡願
福達之誅乎此第六疑之不容疑可得而明矣
臣竊見

陛下勵精求治是追三五天下臣民深所仰戴但三

思有聖賢之訓多猜非

帝王之宜伏望

陛下六疑一釋大奮

乾剛即將福達明正典刑以為

聖世一大快則政治之光可為萬萬世傳矣臣侍罪

刑官激切妄言罪當死不勝悚懼待

命之至

嘉靖六年四月十一日奉

聖旨這事屢着多官會問未見明白待問了朝廷自

有處置唐樞這廝奸生輕率狂妄輒乃出位奏擾

本當擊問重治姑從寬着為民該衙門知道

嘉靖六年四月十一日奉

四十七

戶科給事中臣常太謹

題為捕逆賊以正國法以絕禍本事先該都察

院覆題要將山西問定反賊李福達等依擬處

決奉

聖旨是李福達等都依擬處決未獲李大仁等密緝

擊解歸結欽此近見李福達奉

旨提解到京監候仰惟

皇上神明英斷其父子反逆之罪諒難倖免今人藉

藉皆謂此時李大仁倚托權勢夤緣左右至令

婢僕詭詞奏辯以為翻異成案之計臣竊以為

李福達果有冤抑李大仁與其母妻子姪俱在

何家潛藏觀望無一人親自出官奏辯即此觀

之虛實可知况奉

旨緝擊已經二月當其事者若罔聞知果何故耶昔

漢光武時湖陽公主蒼頭殺人董宣以雒陽令

數主之失叱奴下車格殺之桓帝時小黃門張

讓弟朔有罪匿於讓合柱之中李膺以司隸校

尉率吏卒破柱而取朔殺之光武天下初定桓

帝業已就衣人猶不敢玩法豈有

聖明之世乃有叛逆之賊深依窟穴無人緝捕豈法

之寬縱一至於此抑所依憑之氣焰有可畏耶

况李大仁親福達子洛川之舉與謀實多合謀奉

有鞠問之數若不預為緝獲恐事定遠遁追捕無由

又訪得李福達死黨二十餘人潛與大仁傳報

消息其間如魏慶王玄張公吳保張老人等廣

携財物明住城外缸市李大仁屋內朋同營謀

輩較之下豈賊黨縱橫之地及照伊親薛濟趙勝楊

丹等山西問擬供明何冤可辯乃令其家人薛

奎趙禮賈文章扶同逆賊假稱分豁捏詞代辯

其情甚有可惡乞

勅法司并巡城御史務要將李大仁王玄魏慶吳保

張公張大仁等密切差人緝獲同李福達一併

究問其薛奎趙禮賈文章及雇債抱奏婦女

亦要捉獲究其受財扶同情由庶乎

國法昭彰禍本殄絕人心知警邪慝不萌矣臣侍

罪該科且李福達改名張寅之時亦嘗暫寓臣

縣僻鄉寫遠踪跡詭秘近因其事敗露體訪真

切曾一言之不勝忠憤所激輒敢再瀆

天聽伏乞 俯賜采納臣不勝拳拳瞻望之至

嘉靖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李大仁等人犯着緝事衙門巡城御史上緊密

切差人緝拏務要得獲同李福達併問該衙門

知道

大理寺右評事臣常固臣謹

奏為應 詔陳言早大獄以圖治安事臣聞人君

為求言之舉必將有用言之實人臣遇得言之

秋必當納進言之忠臣自七月初旬到任隨患

感冒泄瀉等証神衰骨立自分不免負

聖明嘗具疏乞休未蒙即行罷黜近始勉強供職伏

讀九月十五日 詔書有云爾內外諸司百寮

務宜體朕之意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

其忠一切有裨於政理利於軍民者宜一一條

具聞奏朕將舉而行之臣竊慶幸雖克之親聞

下民舜之樂取諸人不是過也臣雖不肖忍負

聖明之德乎臣惟古司刑官有士師即今之大理是

也夫理也者理其情之是非罪之輕重而已矣

有廷尉平即今之評事是也夫評也者評其是

非之當輕重之宜而已矣古廷尉平專掌平決

詔獄故銓曹參注必以才望清高標格孤秀者

署之臣之庸腐愧非其人而誤蒙

陛下之欽除者則其職也職在與聞刑獄請得以獄

之大者一一為

陛下評之臣自授官以來竊見以大禮事群臣伏

闕涕泣以諍觸犯 聖怒大臣調任者吏部左侍

郎何孟春一人以為首其餘充軍者學士豐熙

等凡八人杖病瘡死者編脩汪恩等凡十七人以送迎忤使臣而拿問者副使劉秉鑑知府羅玉等凡幾人以織造抗使臣而拿問者布政馬卿知府查仲道等凡幾人以失儀下獄者御史葉奇主事蔡乾前後凡五人以京堂官訐奏下獄者御史任洛副使任忠凡二人此皆

國家大獄上干天象下體民心關係甚鉅者也臣不敢愛死妄議以為伏闕諸臣狂直之罪信有之矣然其當宥者猶有三焉蓋雖已性情猶可推其初不過欲

陛下特重太宗出奉正統為宗廟社稷計至深

太宗出奉正統為

宗廟社稷計至深

且遠若諸為首者又特以職銜在先故名次亦先之耳如本寺奏疏雖在寺正母德純為之首然臣在病中猶署名焉實微忠所不容已也彼豈能迫之使從也觀此則其他可知矣此當宥者一也古昔聖王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今陛下行孝似先失廷臣之歡心臣風聞

獻皇帝寬明仁聖使其有靈恐不能安其也此當宥者二也

陛下悉起而用之天下至今以為美談今日貶黜者安知後日無優恤之者乎是

陛下自安其過而遂其美以遺後人也惟自今失之

自今復之則天下萬世皆將謂

陛下前日之赫然怒者猶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者也今日之釋然悟者猶日月之更人皆仰之者也豈非聖明之盛事耶此當宥者三也臣願

陛下大奮明斷凡去位遠戍者悉復其官不幸死者悉錄其子孫庶幾猶不失欽恤之意爾以送迎及織造逮繫諸臣其踈慝之罪宥有之矣然其當宥者猶有四焉蓋太監賴義以奉迎

神主經過順德地方副使劉秉鑑等送迎館穀禮也顧因驛遞之傳報失悞倉卒不及候迎因院宇之規模相似因循不及更易其跡誠若可惡然皆一時小過所謂人有不及可以情恕者也且不免窘辱於當時拿問於今日亦足以贖其罪矣此當宥者一也布政馬卿等受藩宣之寄為

陛下保障一方者太監吳勳奉織造之勅或失安靜之旨故卿等少為鉗制以安其民是知有

陛下之民而不知有使臣也命使且然則其他豪強不得以擾民可知矣

陛下守上者皆若人也天下何患其不治耶此當宥者二也劉秉鑑馬卿等及賴義吳勳等雖遠近不同均之臣子也勳等一言遂不辯其是非曲

直而卿等遽有拿問之辱臣恐宣力四方者莫不聞而解體也此當宥者三也

先帝朝內使四出罕聞有此今

陛下在上反顧有之者必當特長權姦之過今日待

陛下為甚厚而致

陛下為甚大也此當宥者四也臣願

陛下廣昭仁恕釋其囚盡復其官庶幾猶不失明允

之音爾諸臣以失儀下獄者罪固不可這矣然

臣以為臣子之微或失儀於

君父之前斷非敬之不至乃以敬之過甚所致耳是

過也非故也故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且

陛下往歲亦嘗行之矣何獨至今日而異之或曰失

儀者拿問亦 祖宗之法也臣竊謂

祖宗之良法美意充有大於此者誠能舉其大不拘

其小得其意不盡其法則所謂善繼人之志善

述人之事者也臣願自茲以後侍臣於失儀者

必從而糾之所以盡其職

陛下於既糾者從而宥之所以廣其量上下交盡夫

誰謂不可耶以京堂憲臺為所屬小民奸奏下

獄者罪固有所歸矣然臣愚以為諸臣不之惜

所可惜者 朝廷之大體爾夫

天子所以為至尊而天下之人仰之如天敬之如神

明者特以等級明白截然不可踰體統森嚴凜然不可犯爾故曰廉遠地則堂高又曰體統正

而朝廷尊今所屬得以奏去其堂官小民得以

奏去其方面是等級可踰體統可犯也是豈

陛下之福邪且陳彥童所奏憲臣方囚首垢面係累

於法司而彥童何人顧偃然得寧家以去樂護

等刑部鞫之於前大理寺評之於後法律具在

誰敢密私於其間而 內批降級調用亦莫知

所由臣聞之道踞凡此皆非

陛下本意或有左右其間者爾臣謂此

先帝朝權姦播弄威福之所為而謂

聖明之世亦有之乎倘有之則前車之覆後車之戒彼

獨不見前日播弄威福者之禍耶况西虜跳梁

正日夜占驗天象之時而少知天文者使之不

在左右恐亦非計之得者北邊軍士反側議者

猶欲添注官司以備之易州兵備豈可遽議裁

革故當時兵部執奏科道之文章殆有見矣

陛下嘗得一省覽否乎臣願復諸臣之官正妄奏

者之罪以存大體或有擬除令吏部考其賢否

而為之黜陟焉庶幾乎用刑用人各得其當也

臣與前項諸臣三四人鮮有桑梓之好筮仕之

始亦寡平生之交但念臣前疾雖已漸平弱質

終難久恃為不及時少盡微忠萬一填委溝壑則負

陛下擢用之責則負臣父訓育之恩則負師友他誨

之功臣每思之誠有食不甘味寢不安枕之意

此或臣之良心也所謂人無不善者也所謂君

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臣安敢避嫌

遠罪自賊其良心而不盡其愚耶昔有虞皇陶

為大理天下無雷刑其稱舜曰臨下以簡御衆

以寬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唐戴胄至大理犯顏

據正叅處法意有罪當流者太宗欲置之死胄

嘉慶抄卷十八 五十五

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

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置諸此釋小忿

存大信也太宗從其言夫虞舜皇陶二聖父子

太宗戴胄兩賢相得惠澤流於當時聲譽垂於

萬世凡有道之君有志之士莫不嗟嘆企服於

無窮今臣位微才劣固不敢望戴胄之賢於萬

一况皇陶之聖乎然

陛下寬信之德則上追虞舜而下視唐宗者矣臣敢

曰吾君不能從付諸太息而已况况通者水

早瀟瀟風雷星隕地震山崩泉湧蝗蝻之灾殆

遍天下又西戎犯順說者謂應春首五星聚於

營室之變有識多為之寒心臣以為消弭備禦

之道固自有在然平反刑獄亦一事也蓋刑獄

不失其平然後下得人和以上致天和近得內

寧以遠消外憂爾其轉移幹運之機亦非此疏

所能盡者伏乞

聖明揆狂夫之言舉蒙瞽之意下臣言於法司議果

前項諸臣其情可原請從肆赦以昭

陛下之仁如臣所言於律有碍情甘顯戮以彰

陛下之義拳拳忠懇不勝待罪之重

嘉靖三年十二月初二日奉

聖旨這事各有旨其未發落的朝廷自有處置鞏固

這廝不務本等職業却又賣直沽名肆意奏擾

好生輕率煩瀆本當拿問姑從寬降二級調外

任該衙門知道

嘉慶抄卷十八 五十五

都察院右都御史俞諫等題

題為亟除姦邪以正

國法事案查正德十六年四月內該科道官交章

劾奏節奉 欽依王欽王錦錦衣衛等送都察

院問得明白來說欽此該衛挨拿王錦脫逃止

將王欽并其弟王銓等送到院依律問擬題奉

欽依這厮每朋姦日久亂政多端都情罪深重王欽

依律處決王銓等鋼枷釘連當房家小押發兩

廣極邊烟庫地面永遠充軍遇赦不宥但逃殺

了欽此續據河南巡按御史拿獲王錦到院問

擬如律題奉 欽依王錦依擬處決欽此其後

王錦屢次捏奏俱經本院覆題奉

欽依仍依原擬取決贓銀照舊監退查得王欽該追

贓銀三十萬兩王錦五十萬兩王銓一十六萬

兩依奉節行該道將各犯每日杖併本院將該

吏每五日一杖併二年之間陸續追得王欽銀

四萬二千四百五十兩王銓一萬八千七百四

十六兩其王錦到院未久亦止追銀五萬八千

八百三十一兩共計一十二萬兩仍欠八十四

萬兩未完蓋臣等未嘗不嚴限追併以自速恃

逆 明旨之罪也近日王欽仍前捏奏意圖緩

死而已遽奉 明旨各犯贓銀免追都饒死王

欽發遼東缺嶺衛主錦陝西肅州衛王銓廣西

奉議衛各永遠充軍家小隨住欽此臣等思於

新政自相違異兩經執奏未蒙 允俞既而科道交

章乃奉 欽依王欽等該追贓銀都察院監二

年之上如何不行嚴限追併近已有旨饒死充

軍了罷欽此夫以各犯之贓銀未納罪臣等追

併不嚴臣等固不敢辭但各犯請張為幻姦邪

叵測自恃囊橐可以通神安肯完贓相率而就

死地故 新命一下物議沸騰臣等苟佞無所

容措竊以各犯紊亂 朝廷侵盜

國課載於律例具有明條處死追贓發遣又節奉

有 明旨今王錦甫獲監追未幾而

聖旨忽爾中改既全宥其死又各免其贓且所配皆

得善地則姦計大行而

國法全廢矣臣等雖欲阿徇奉行以違

陛下之責豈能追天下後世之責乎又况各犯浚淮

揚之膏脂以害乎黎民 朝廷之課稅以肥其

家蓋有年矣然則今日淮揚災變非常人之死

者過半謂非若輩惡孽之所至殆不可也戶部

近奉 欽依集廷臣會議多方區畫欲足銀二

十萬兩之數以充淮揚之濟然謂太倉所積僅

七十萬兩難於動支夫以堂堂

天朝太倉僅七十萬兩之積一遇有事動則告乏願

王欽一家上應追贖銀尚餘八十萬兩之多悉從

寬免至於賑濟乃復多方區畫如此不幾於慮

事之疎為謀之失耶與其庇此一二免死姦人

以布私恩孰若追盈其數用活數十萬饑民之

為大德乎且各犯之心不過畏死設以

陛下之仁務存 欽恤則姑免其死已出意外至若

免其追贖以虧 國用與之善地以廢

國法非臣等區區之私所望於 新政之隆也伏

望 皇上大奮乾剛收田 新命王欽毛錦既

免其死與王銓未完贖銀仍照各數追完三分

之二俱收發兩廣極邊烟瘴地面永遠充軍遇

赦不宥仍照前

旨施行如此庶乎

國法不至於大廢

國用尤得以小補而姦邪亦少知所警矣

嘉靖二年十二月初九日奉

聖旨王欽等已有旨了便着發遣再不必奏擾

刑部尚書臣葛守禮謹

題為申明律例嚴禁禁官以全民命事臣等竊惟

我 國家稽古制律例為五刑其笞杖既有百

十之數而大小之杖又有圓徑分寸之等取其

可以法膚而不欲其見骨也至於徒流各有等

則亦不過苦之遠之而已若夫罪大惡極衆所

共棄者乃入於死然不遽置之法問以刑部評

以大理 朝審以多官及至臨刑又三覆而五

奏若不得已而後加刑焉蓋兢兢乎視人命如

此其重也此我

皇祖垂欽恤之典即虞廷欲並生式之意也我

皇上登極之初大布 恩赦與民更生以至停刑有

旨執審有貸此其 矜憫之仁即帝舜好生之德也

顧我 皇上惻然有憫念黎元之意而在外有

司無以奉承 休德臣切噫之如鞠審止宜隔

別然對多方詳究自可得情即有決罰應用鞭

朴今以為不足示威乃不論罪犯輕重動用夾

棍等刑剥皮碎骨慘不忍言有聞一事未竟而

已斃一二命到任甫期年而拷死數十人者輕

視人命有若草菅其見諸董奏如汾州知州齊

宗堯三年致死五十人榮河知縣吳朝一年致

死十七人初聞甚駭惜未有以重處也乃今遠

近聲聞酷以成風殘民以逞在在有之是

皇上用之以收民而彼自以屠民任之也且痛楚之下何事不成威劫之餘何求不得此固國所以多冤抑之人而貪饕所以滿谿壑之欲也小民何以堪命哉若不嚴加禁戒日甚一日則下激民變上干天和所繫非小也伏望

皇上特降嚴旨勅下臣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各處撫按官督同司府等衙門加意戒諭各該有司不許設置夾棍等項慘刻刑具如有仍前濫用者即照非法刑事例問以降級為民中間有故勘禁故入平人致死者依律抵死本官監司若

嘉慶四年七月八日奉

卷十一

姑息縱容只知為人惜官而不知為民惜命者酷官別有舉發監司責有所分如此則上下知警有司不得肆為刑殺而小民得以為生矣再照守令所以敢於酷刑者不知律例之故也律有故勘禁故入抵死之條例有非刑降級為民之戒各官素未講讀是以任意肆行全無忌憚夫既不知以律自治而又安能以律治人查得大明律講讀律令條下有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剖決事務每遇年終在內從都察院在外從分巡御史按察司官按治去處考校若不能講解律意者初犯罰俸錢一月再犯答四十附過

三犯於本衙門遞降敘用欽此則是於已任各官皆今講明律意矣乞 勅各該監司着實舉

行其未任如辦事進士各衙門堂官督令人各熟讀講明仍不時考校務使通曉其舉人監生待選於吏部者每遇考選摘取御文數條令其背錄本文解釋大義觀其通否分數以定銓選次第則凡在官者皆能通律例之人既不敢以自犯而於民之觸犯者可以按律而治刑罰清而百姓服查殘斂而天下無冤獄矣臣民幸甚隆慶四年七月初八日奉

嘉慶四年七月八日奉

卷十一

聖旨這本說的是近來有司官不遵律例酷刑害民撫按官全不舉察任其所為負朕愛恤民命之意你部理便行與他每着嚴加體訪有這等的便參來處如有姑息容隱法司該科一併指實參奏

刑部尚書臣毛愷等謹

題為乞 禁刑獄之濫以慎職守以彌災青萬一

事臣等適者屢覩在外各撫按官後先

奏報災傷幾旬吳楚之南北山之東西與夫雲

中二谷之間率洪水暴濫壞人田舍雨雹飛蝗

彼此荐作地方被災廣且重大夫變不虛生災

田人召仰惟

皇上恭儉仁慈愛民勤政宜乎人安物阜時和歲豐

今若此將非大小臣工職守未盡有以致之也

乎否則何其反常若是也夫水與雹蝗皆陰物

也為災廣重陰莫盛焉求諸所致厥類雖多而

刑獄乃其尤者蓋刑秉陰令主肅殺臣等所職

業在於是無亦中外之獄容有橫濫不法如水

之泛濫莫可防隄如蝗雹之害稼奪民生命者

乎夫漢廷遇災象免大吏律以漢法臣等誠莫

知罪之所逃矣謹以中外刑獄之濫者有六敬

為我

皇上陳之竊惟大凡詞訟自下而上而越訴者有罰

非係正官而擅受者有罰今則有舍本縣而薦

告之州有舍州而薦告之府有府縣未結而

薦告之監司志在誣人紛然無忌又多私自訴

諸州縣之佐貳首領等官彼既利其易行此亦

因以自利至於正官之好事者亦或不審其情

之輕重理之是非槩行准理遂使告訐之習相

煽成風險隲之夫終訟不止豈曰濫詞虛誕之

詞累人衆多本無辜而捏稱上犯非知見而指

作證人蔓引枝牽動至數十各該問官祇宜摘

取緊關數名聽審為得至差人下逮盡數弗遣

奔突斗呼驚及鷄狗束縛馳驟無異大羊投到

則緇然滿庭供明則被誣過半而欺詐凌霄無

論也是日濫拘人犯到官審理宜速然或才性

遲慢而未即審或事勢忙迫而未暇審則又不

分人數多寡事情重輕且行寄監寄倉寄舖焉

至於追贓之犯有以斗粟貫鈔而又為拘繫有

以家屬姻黨而令代償忽漫因循動淹歲月

被犯之人坐井觀天悲歎抑鬱被累之家晨昏

供給生理俱廢是日濫禁從古訊獄固未去刑

然刑之即如自有所在故鞭扑祇以作教決罰

不過警腿固未嘗厲為非法之具而猛以用之

適體也今之用刑者異於是刑手則有梭指刑

足則有夾棍刑頭則有腦箍甚至烙鐵灼體錘

龍灌身竹簽釘指燒酒澆鼻諸如此類備極慘

毒身無完膚因致就斃其意以為不如是則不

足以得其情而服其辜即未必盡如臣等所言

然如傷之視百不聞一如草菅之視十當八九矣是曰濫刑獄之擬議責在明允與其過求母寧過恕故罪有惟輕之疑殺有不經之失蓋一成莫易君子慎之也奈何今之司理好事吹求苛刻是務以深文巧詆為能以哀矜勿喜為拙故入夫罪則旋添情弊以合律妄引夫例則摘去字句以從招甚至情托狗人通賄自鬻於以程其是非之實又有不可勝言者由是扣胃之夫接踵於獄中姑究之婦不止東海一人而已是曰濫擬獄有定議自宜查照落閣有以為情重律輕罪外加譴或指修理或指備荒或指作興或指軍餉巧立名色重為厚料遂使賣男鬻女散之四方破產蕩家委之溝壑者往往而是是曰濫罰凡此六濫刑獄之蠹民生之殃召災致疹大率因之儻蒙

皇上不以臣等所言為謬或於修省萬有一分之助伏乞

勅下臣等遵將前弊嚴飭司屬及各南京法司并各巡撫衙門仍各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按御史一體痛為禁革夫大事二十日程中事十日程小事五日程而濫禁者應以不及論刑猶兵也不得已而用之因公科歛律例猶嚴為之防而濫

刑濫罰者應以貪酷論政出多門議罪不當均非法紀也而濫詞者掌印官以罷腰論擅受與夫濫擬者俱以不謹論若夫濫拘一節初犯次犯量為戒飭其屢犯者送調別用以數者祛革濫弊似或宜然務在着實舉行毋事姑息庶乎幾致刑措太和洋溢豈惟災沴不生將雨暘時若年稱大有矣弭災召祥固非一端此其最先者云臣等不勝惓惓不勝待罪

隆慶三年九月初四日奉

聖旨近來刑獄太濫致干天和委當嚴禁你部裏行與內外各該衙門務要平恕明允痛祛濫弊以

副朕欽恤彌災之意有仍前苛刻害民的在內法司在外撫按官來處治

浙江等道掌道廣西道監察御史臣王濬等謹

題為守 成憲以平國法以服人心事臣等切聞

創業垂統之主必立綱紀以遺子孫繼世承序

之君必守紀綱以法祖宗是故紀綱也者成憲

之謂也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司馬光

亦曰謹守祖宗成法不聽之以逸欲不敗之以

諛諂則世世相承豈非萬世人君之所宜省念

者哉仰惟

太祖高皇帝除亂以造區夏稽古以立紀綱是以置

刑部以司刑獄平民情置都察院以糾百司辯

枉免置大理寺以審成獄評重輕故犯人經此

三法司者始無枉縱矣其後姦惡重情亦有付

錦衣衛鎮撫司推鞠者不過取其供詞奏行法

司擬罪而已成法具存也久而弊滋則權姦擅

威福之柄高下其守蓋至正德年間此法變亂

極矣

陛下丕承前烈剷除夙弊一時大好大惡悉付法司

天下稱快比及二年漸不如初臣等竊為

陛下惜之且如王欽兄弟姦黨亂政法司間擬死罪

聽決者也乃奉

欽依饒死克軍李洪殺人罪應抵命者也法司覆奏

擬問則吳節奉 欽依降五級而已至於劉景

之私起關文黃國用之私出紙牌顏如瓌之私

用違禁包獄皆當付之法司擬罪者也乃今特

奉 欽依劉景最克軍黃國用降邊方雜職顏如

瓌為民夫王欽李洪皆犯至死非常故所不原

者而皆縱之今以劉景最視王欽以黃國用顏如

瓌視李洪其情罪重輕不啻霄壤懸絕也而充

軍降級為民不論情罪不恤人言至此皆臣等

之所未解者也

陛下新政豈宜踵此舊弊哉臣等嘗聞舜為天子瞽

聵殺人臯陶亦且執之舜亦不得廢法於其父

如此也况王欽李洪輩儉邪小人兇悖大惡法

所必誅者乎今亦何獨曲為輕縱至此極哉漢

之時滑橋犯蹕高廟盜環文帝欲誅其人致之

族張釋之執法抗論而犯者皆得平反蓋法者

天下之公共也如此况劉景最黃國用顏如瓌情

犯殊科緝訪被逮法當擬罪者乎今亦何獨故

為重譴至此極哉此臣等之所深思而未解其

故者也夫王欽輩故輕縱之母謂不足患也大壞

祖宗之綱紀而使小人者得計效尤無復顧忌深可

患也劉景最等故重譴之母謂不足惜也自壞

祖宗綱紀而君子者解體失望無以展布深可惜也

小人效尤君子解體而人心不服則天下之事

將有不可知矣臣等官當執法責在言諾曰
擊此弊豈容默而已哉伏望

皇上念祖宗之紀綱而不阻撓於私恩小忿奮
剛以獨斷而不偏惑於左右嬖倖仍將王欽兄

弟照舊追贖待決李洪劉最黃國用顏如環俱
付法司問擬如律奏請發落如此則

國法平而成憲不悖人心服而天下萬世稱聖
矣宗社之慶也豈獨臣等之幸哉

嘉靖二年十二月初三日奉

聖旨劉最先因劾奏不實擅起關文黃國用之私出
紙票顏如環違例欺法用黃龍袂私包自物各

輕玩法度罪已從寬發落了這厮每又如何求
奏擾各犯事及不行舉劾恣意回護本當拿

問究治姑饒這遭還各罰俸一個月該衙門知
道

刑科等科都給事中臣劉濟等謹
題為議處重罪以存

國法事近該臣等具題犯人王欽兄弟謀蒙
寬貸以為

陛下感於請諫之言故弛縱奸惡務為姑息奉
欽依王欽等該追贖銀都察院監禁二年之上如何

不行嚴限追併近有旨饒死充軍了罷故聆
睿旨仰測宸衷乃知欽等之罪不惟公論始終以為

當殺而
陛下亦始終以為當殺欽等之賊不惟公論始終以
為當追而

陛下亦始終以為當追但寬縱之由臣等則歸罪於
權倖之請託

陛下則歸罪於該院之延緩夫奉法不敏致生弊端
既違嚴限追併之

旨復唱三分減一之議該院之責夫豈能辭
陛下既以云然何不遂奮乾劍追究欺獎孰為延緩

孰為請託各抵之法以大振綱紀攝伏群奸而
乃隨以罷之一言知惡而不能誅知獎而不能

革自古有天下者之大患可不戒哉夫欽等負
必誅之罪累百萬之贓死有餘辜而獲全免臣

等連疏論奏

嘉靖二年十二月初三日奉

嘉靖二年十二月初三日奉

七十一

陛下畧無俯從臣等欲阿順不言則廢

祖宗之法欲堅執前說則拂

陛下之意展轉思惟求一善術不可得也竊意欽之

兄弟罪應有差銓則原奉

聖旨定擬極邊煙瘴地方充軍矣至如錦者固在不

赦而欽則尤為首惡可同錦而并赦之乎大凡

侵盜官物雖微必償今各犯賊幾百萬俱是侵

冒盜價

國課所關

陛下既戒其死復免追賊既不為 國家惜此

憲章復不為 國家惜此財用滋亂長奸莫此為甚

嘉隆疏抄卷十八

方今多事之秋公用浩煩內而戚畹營建第宅

外而四方賑濟饑荒供億不敷計臣莫措使得

全追前贓給散應用亦自所濟不少

陛下何不思及於此而幡然改圖乃惑謠言以乖大

計此臣等之所深惜也故臣等議以為欽兄弟

之罪宜必誅首惡不可盡數欽兄弟之賊宜悉

數追完不可少免如錦者既保首領亦宜改發

極邊煙瘴地方不得與之善地如此則

祖宗之法不至盡廢而奸究之徒不至大橫矣伏惟

深念 國法俯從眾議不勝幸甚臣等適論平刑方

遭譴罰然而言不容已冒死再陳忌之者必以

為奸之誡之者必以奸為好殺所恃寸心無愧上

祈

陛下之垂鑒耳他亦何敢計哉

嘉靖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嘉隆疏抄卷十八

刑科都給事中臣李錫等謹

題為正刑法以隆 聖治以服人心事臣仰觀

陛下大禮告成載頌 新詔內外臣工咸與更始有

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臣等悚聽之餘不勝忭幸以為

陛下舍私之度其惑誘臣下者至矣於此不言負

陛下也臣等待罪刑科刑法不中臣之責也敢不昧

死 上陳臣等竊惟刑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

至公大正之制也一有偏枉天下弊矣今人君

不可以尊而亂臣下不可以卑而撓故曰三尺

法王者與天下共者也又曰惟刑之中中之為

嘉隆通志卷六

七十三

言不偏與枉之謂也是以大舜不奪臯陶之守

法中才漢文於張釋之之守法未嘗不屈意從

之蓋謂此也洪惟

陛下德侔大舜量陋漢文 踐祚以來於刑法一節

尤加慎重矜恤之 詔屢頒審讞之臣再遣迷

谷回春寬獄清雪天下臣民不勝慶幸夫何二

三小臣自罹恢恢之網

陛下所以哀矜者容有未盡是以不避斧鉞為

陛下言之且如掌欽天監事光祿寺少卿樂護華相

易州兵備任忠一則奏於屬官馬能一則呈稟

欽免人犯固皆不能以無罪也法司據法擬議

陛下依擬處斷罪斯當矣顧迺徑 批降調

聖斷雖審恐無以服數臣之心至如浙江布政馬卿

杭州知府查仲道南京主事侯廷訓一則督過

於使臣一則訪奏於東廠亦皆不能以無罪也

鎮撫司已行問報

陛下付之廷評法司宜矣顧迺由中徑批 聖憲雖

詳恐有以拂本 朝之制臣等考之禮曰刑者

劓也劓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者也今樂護等

推情於鎮撫擬罪於刑部大理寺又從而詳允

刑已成矣

陛下烏得而變之夫不變者公也變者私也舍公就

嘉隆通志卷六

七十四

私將焉用之又曰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

命三公參聽之言獄不可專也今

陛下於馬卿等徑行 批斷不付法司似與此禮之

意不同也又如御史歐珠已蒙免提今復提問

不幾於食言及汗矣乎凡此皆背經旨之訓戾

祖宗之法違中外之願孕禍亂之胎其所係夫豈淺

淺哉伏望

陛下益廓弘人之度克免無我之公念古訓之宜從

思

國法之當守將樂護等並依原擬馬卿等付之法

司歐珠速賜釋放則明刑足以弼教大法可以

服人大律之徒可匹漢文之風斯下矣天下茲
甚謹題請

肯

嘉靖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隆疏抄卷十八

五十五

吏科給事中臣曹懷謹

題為信法令以全紀綱事聞宋臣朱熹曰人君正

心術定紀綱蓋紀綱定則朝廷尊而萬事理故
之紀之綱以定四方我 朝廷設官分職各有

司存聯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以聽常刑今之三
法司是也假鎮撫司以聽禁獄古之掖庭是也
事下鎮撫者必送法司擬罪乃

祖宗至公平之法即刑人於市與眾共之者也使
奪法司之獄而下之鎮撫必奸佞之徒快私憤
復睚眦順指氣使以養成禍階豈聖主所以壽
命脉之源培根本之道哉前者奪刑部之李陽

鳳以歸鎮撫此則

嘉隆疏抄卷十八

七十六

陛下之失刑也今奪都察院之程景貴以復歸鎮撫
忍視

陛下再蹈之哉不知誰為

陛下畫此策者試思之其人可勝誅耶信若是則五
刑之用任一鎮撫足矣始恐法司為空庭法官
為冗員豈古所謂士聽之公聽之而後王審之
者耶如皋陶之所掌呂侯之所訓鄭僑之所請
簡何之所定以一鎮撫而能議擬耶是則例侍
太阿之柄授之刑政咄錯孰大於是耶且景貴
罪官也李陽中貴也信墨之請而遠械景貴已

不能無偏聽之私而必付於鎮撫者豈為墨報
復之地耶蓋法者天子與天下共者也烏得縱
墨一人而壞天下法耶譬之主人委戒獲以田
產人有告戒獲某私某私為主人者將治吾之
戒獲乎抑訶謹其告者乎今景貴能祭墨之賊
私猶告戒獲於主人也乃下景貴於獄猶訶謹
其告者也戒獲能畏其主哉以

陛下之聰明天縱何暗於此而不潛消默奪其奸佞
之心耶嗚呼景貴或不足惜也所惜者

祖宗之法也 朝廷之紀綱也伏望勿躡前轍速收
今 命并付景貴墨等以歸法司則有罪無罪

嘉慶疏抄卷十八

七十七

昭然於畫一之下庶刑以弼教而奸佞可杜紀
綱可立矣

嘉靖二年六月二十二日題二十三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欽差總督江北等處鹽法兼理九邊屯田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龐尚鵬謹 題為誅逆賊正

國法以銷禍本事臣自為書生時讀嘉靖初年

欽明大獄錄前後翻異若矛盾然及詢諸海內士大

夫乃知李午係山西太原府五臺縣人本逆賊

李弼之姪初名福達因發戍逃歸竄居陝西洛

川縣倡白蓮教聚眾稱亂攻殺長吏屠其城後

餘黨盡滅惟午變姓名占籍該府徐溝縣計稱

張寅納授太原左衛指揮使數被韓良相等詰

其罪悉當緣脫免已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馬

錄捕治之午即賂武定侯郭勛移書請托欲待

以不死錄飛章劾勳黨逆賊執其手書及午反

狀以 聞尋奉 欽依李午抵法郭勳着回話

勦懼

先帝怒禍且不測遂陰結貴近陽欺 朝廷流毒

縉紳如刑部尚書顏熙壽都察院左都御史

聶賢天理寺卿湯沐等皆讞議法司也或逮繫

詔獄或禁錮終身給事中劉琦御史姚鳳鳴等皆抗

疏言官也或埋魂犴狴或委骨窮荒山西布政

使李璋按察司使李廷都指揮馬勇等皆原問

三司也或已遷官而行提於別省或已罷職而

追捕於私家甚或以通問致書而稱為朋黨以

偶語立談而指為訛謗其餘羅織成獄者通計
部院各寺科道等官凡四十餘人衣冠之禍可
謂烈矣逆賊李午與其親男李六仁李大禮等
乃脫然於法網之外業有成案人不敢復言臣
亦以事經數十年無從發其隱矣近巡歷山西
三關至安綏訪徐溝洛川二縣皆李午狼躡之
鄉也質知故老益知其詳復聞嘉靖四十五年
四川妖賊蔡伯貫反逆就擒狀招以山西李同
為帥即李午之孫也傳習白蓮教自言為大唐
子孫當出世安民結謀倡亂扇惑人心隨該四
川撫按移文山西捕李同下獄反覆按問佐驗
甚明稱李大仁李大禮皆號為祖帥查刊刻大
獄錄姓名來歷一一相同則李午以妖術傳家
世為逆賊別無可疑今撫按衙門將李同等依
律坐斬題 欽依聽秋後處決臣復行山西按
察司取原發招由與大獄錄參對彼此互見不
謀同符乃擊節嘆曰天之所以誅逆賊信毫髮
不爽能巧護於生前而不能撫詞於死後能苟
免於其身而終不免禍於其子若孫如此天網
恢恢疎而不漏似亦足以示凶德之報矣然李
午身為叛賊殺長吏屠城邑且縉紳之禍滿天
下雖舉族誅夷人猶有遺憾乃得仍復其官老

死牖下豈天道乎今觀李同之獄而午之罪狀
益彰法當剖棺殛其屍以正芥越之誅以洩神
人之憤此千古一大斷案也李同以妖言稱伏
罪止其身若以李午之窮兇極惡盡法絕之即
使閻門無噍類亦不為濫是在持法者權衡于
其間臣何敢懸斷也言之罪誠不可勝誅矣若
助世受 國恩結 明主乃當逆賊陷縉紳
白日撼風霆蒙蔽 日月使眾 朝側目卷舌
藏聲而樞要之人悉願指氣使默會其意權奸
之可畏一至是哉萬一陰蓄異謀人人皆重足
而立倪首聽命焉其為禍豈忍言哉正劫之罪
似當革其生前之爵貶為匹夫以示懲創誅權
姦於既往垂鑒戒於將來此誠今日正人心銷
禍本第一義也至於大學士桂萼張璠等時以
三法司被逮缺官奉 命典獄彼皆心膂大臣
也一言悟主動若轉圜乃觀望扶同竄易原案
甘犯天下之清議而不卸使
國是淆亂人心危疑載筆特書不免為
清朝之玷禍端寔長誰任其辜似應追論前愆以明
彌直之責參之往牒察之輿情使罪坐所由當
無他詞矣先是獄既定
上以馬錄為首惡欲誅之賴萼等申救得改永遠充

軍編發南丹衛錄之免死多其力他或有所牽

制不得自專使當其時正色危言以去就爭之

必不至此乃以迎合徇時曲為自全之地克是

心也亦將何所不至哉再照大獄諸臣多一時

忠謹之士其英風勁氣百折不回寧忤權臣而

不敢忤國法世之所謂狂流砥柱非耶今以

姓名官階具載獄狀刻本見存凡未經

恤錄者乞通行擬議請自上裁特加優異以廣

天地生成之恩以伸忠良感慨之氣其於士風世教

豈謂無小補哉或告臣曰往轍可鑒何用招尤

臣謂天地有正氣宇宙有正人故天綱地維萬

古不墜若依阿邪人埋沒正論終使亂賊之徒

得以苟容於後世天地且顛覆矣

國家何賴焉天道有知亟當返正豈渠魁虐焰猶

能為厲於銷滅之後耶

陛下秉道嫉邪為萬世計倘不以臣言為大謬乞

勅該部覆議施行臣素抱綱常嫉惡已甚故得諸見

聞義難緘默惟

陛下聖明少垂矜察臣無任墮越祈望之至奉

聖旨法司知道

山東道監察御史臣張英等謹

題為守法除姦以隆

聖治事臣等竊惟姦不可惠惠姦則弊政益滋法不

可撓撓法則臣必失守是故古之聖帝明王法

必與天下共之刑一有罪而世以為懲宥一無

辜而世以為勸焉

陛下龍飛大寶光啓中興 登極之詔有曰一凡問

囚犯今後依大明律科斷又曰其有奉旨推

問者必須經由大理寺審錄此則帝王與天下

共法之心也奈何近日以來法吏畫一事多中

出深入則不必擬罪輕縱則從末減臣等不

敢多舉謹按死罪犯人王欽王錦皆經都察院

問擬明白大理寺審錄評允又屢次奏奉

欽依追賊處決人數廼今一旦奉命俱得免死充

軍又免其追賊發遣不幾於惠奸撓法乎夫王

欽兄弟特一匹夫耳在先朝則結交黨與以

亂先帝之法在今日則當緣請託以亂

陛下之法大臣執奏於前言官論列於後俱奪於原

擬恬不為動是豈足以懲勸乎天下耶况其應

追賊幾至百萬除送官外尚欠八十餘萬皆自

姓膏血邊境軍需今太倉所存不滿六七十萬

以供百官萬民

陛下豈可思縱一人而免其數十萬乎天下之財此
盈則彼縮今淮揚水旱廷臣議賑移東補西
不過二十萬之數使當時欽錦不壞鹽法以賈
利或者未必至此極也小民之命得一金則可
生今地方窮困道殣相望則陷小民百萬之命
者未必非欽與錦也

陛下何故而可輕宥之乎方王錦就獄王欽脫逃
陛下嚴督之

命惟恐其不獲今王錦已獲則欽并欽而釋之是豈
陛下之初意乎致仕布政潘鐸不過舍匿保藏之耳
罪亦被職論徒而首禍者乃止克軍此生者之

嘉慶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奉

心怨未以為平也欽等朋黨黨員繁多有徒

陛下新政之初誅元兇而窮黨與或明肆市朝或監
死桎梏而欽廼得以其資力從容倖免則死者
亦將不瞑目於地下矣况見監未決如廖鵬初
獲方問如魏英輩能保其不循密穴以求倖倖
於萬一耶弊法滋奸殆無紀極是宥一王欽王
錦而於人情

國法無一可者

陛下何不容臣等守法而可撓之如此哉臣等備員
言路無有法守故敢反覆論之伏望

陛下斷自宸衷急寤

新命嚴辟以止辟之戒絕惟貨惟求之私將王錦王
欽仍照前

旨處決其未完贓銀或於家屬名下追併或儘其家
產盡絕以備

國用以資賑濟如不獲已乞於欽錦內殺一人以正
法宥一人以示 恩又不獲已則追贓完日同

王銓俱發極邊烟瘴地方充軍如此則刑罰平
而人心服矣

嘉靖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嘉慶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奉

六十四

巡視南城地方福建道試監察御史臣蕭原謹
題為懇乞

聖明遵 成法慎庶獄以重民命以光 聖德事本

月二十三日該錦衣衛題奉

聖旨這該司官是何問理且不究王印等係海戶這
等刁惡錦衣衛拏去紅門枷號一箇月滿日發邊
衛克軍欽此臣惟我 朝設立法司職掌庶獄凡

一應大小事情皆當付之聽理然必具兩造而
後其情之曲直可辨必據律例而後其罪之重
輕可明今查王印等評奏積書劉儒交通苑官
大肆侵盜等罪太監孟冲亦奏王印等久不應

嘉隆疏抄卷十八 天十五

役誣竊官銀等情論苑官海戶統攝之分則王
印等如果逃役竊財固孟冲所當察治據屬官
被本管非理凌虐亦聽開具奏陳之律則苑官
如果敢

君虐民亦王印等所得奏言是其彼此攻訐虛實未

明正宜併行法司速為實成可也先奉

欽依不問劉儒而止問王印等不送法司而止送鎮
撫司中外臣民已共驚異以為

陛下仁孝根心素守

祖宗成法何以有此今者該司具奏未經平允而遽
奉 中批未賜矜疑而特加重罪中外臣民又

共驚異以為

皇上明慎用刑素存

欽恤至意何以有此抑豈左右之人陰為黨護之計
以故回易

天聽重撓法紀乎夫孟冲奏實未有質證安知其為
實王印等情虛未嘗覲許安知其盡虛即使本
犯果有枷號充軍之罪未備兩造亦不足以服
其心况查 大明律例其罪似不至此今乃移
情以就法重法以快情臣恐不足以服天下之
心也王印等固不足惜其如
皇上何哉法司縱不足惜其如

嘉隆疏抄卷十八 天十六

祖宗何哉臣叨任言責巡視南城前者錦衣衛之齋
帖拏人今者王印等之囊頭就戍皆在臣巡視地方
且見二日之內士民動色道踣興嗟竊謂此雖
一事之失一夫之微而上為

祖宗成法

皇上盛德所關下為法司職掌黎庶生命所係不得
不為

陛下言之伏乞

皇上仰 成法之當重 念民命之不可輕

勅下法司將王印等并劉儒等一千人證事情從公
鞠問如果王印等刁惡情重查照律例奏

請究治倘或別有冤苦亦許其毋泥

成命奏

請開釋庶法自不挽民自不冤法司之職掌以明而陛下之

欽恤威德愈光緜矣臣干冒威嚴無任戰慄待罪之至

萬曆三年七月題奏

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兵科給事中巨趙漢謹

題為亟處倖臣以保新政事臣聞我

太祖嘗曰蕞蕞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奸

之漸嚴哉戒辭豈非百世嗣皇所宜慎思而

深畏者哉是故國無權奸禍亂何由而作朝無

蕞蕞專恣安得而容故將擅政者必先問於言

言不足以通上下之情而其奸以售其權以攬

禍亂始矣夫方其竊弄之初不過便己之私逞

己之勝而已上挾制令下拒人言至於自知不

免則驕虎之勢不亂不止况夫勢之所在爭附

者衆故奸不獨成亦黨之者成之耳臣觀近日

習倖之臣根據於

陛下左右其間擅政如太監崔文者日漸以長尚可

不豫處之乎今論文之罪者不止以十計頻煩

勅旨不曰已有旨了則曰該衙門知道固

天之力若無如奈之何者臣易不憚煩而復以為言

正以聖明受其蕞蕞忍其專恣行道之人皆

知其亂撓新政之首猶未知其臣

竊見

陛下繼統以來納言如嚮從善如流苟有一得之愚

陳於前者必嘉其言之有理而舉行之

玉音在耳何光且大也而今者以文之故致使

命令漫出不厭衆心豈

陛下知而顧為之式蓋文之力能展轉矯詐致此也

且 睿覽於論文之疏果一一得而悉之乎抑

止見其略節也如止於其略節者見之安知不

有黨文者為文受匿被劾之條况察言者之過

以激 聖情之喜愠乎又安知其不覘見

聖情護成前 旨且以說

陛下為優容以防

陛下之見疑乎夫謂已有旨則文之罪不必諸人之

再言謂該衙知道則又之罪已逃

一人之獨斷此即文之挾 皇命拒人言以諱已罪

其為進蔽可謂甚矣若文之所專恣者豈特庇

一廝後李陽鳳而已邪李陽鳳之事不甚大而

文快心之大者在能矯 詔獄以制人在能制

尚書以回話在能加言官以奏擾臣恐克其勢

蓋不亂不已也近者相傳初工部尚書趙璜准

呈發文家人之罪文疾之輒捕告人痛杖幾死

叱之去曰此杖寄與趙尚書的文之作威無狀

至此則其呼叱大臣如正德年間劉瑾之為者

不患其不能為也是以再干 勅旨責林俊以

違旨以試於後也俊何人也而文敢誤

陛下幾罪一着舊邪此皆其獲蔽之深而

朝廷之上有所不得而知者也且請

陛下俯察臣言念臣非讐文也不忍

新政亂於文也不忍

皇上粹質茂年誤中文間而有過舉也由臣言之誅

文以慰人心可也如

皇上好生之德為文求全請亟 賜斥逐使之遠去

左右則所以庇文者

愚莫大焉文不斥人言不已文必執迷自圖臣恐權

奸之禍無日矣

嘉靖二年五月十四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隆疏林卷十九

三

刑部廣西清吏司主事臣楊永祐謹

奏為奸佞杜深患以隆治化事臣備員法曹愚

事三年所理斷惟民間鬪毆盜劫事是皆冗瑣

未節未足深究獨恨 國有大姦根據

君側關生民之利害繫 社稷之安危復霜堅水不

可不早為之慮也昔漢臣張綱奉使州郡理輪

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

將軍梁冀河南尹雋不疑恣肆貪叨條其無若

十五事臣嘗仰慕其人之手采今為法司官乃

坐視 朝廷巨惡元兇而不敢發一言以正其

罪惟日求民間之小疵臣誠報報然有尸位素

餐之羞是以不顧利害敢昧死為

陛下言之恭惟

陛下嗜學好問昔在 藩邸時蓋已傳之四方

登極初年委任元老耄耄粹端殆十之八或者又謂

從 龍諸臣如今司禮監太監張佐等多練達

廉靜之人可與共成化理也黃童白叟莫不延

頸以望太平之治奈何不一二年內臣崔文周

用田頤蔡秀諸群小伺隙投間首倡左道蠱惑

聖心建設齋醮 宮無虛日彼數人必曰為

陛下求長生之術而

陛下以為 宮中事無與於 朝政可無害也昔

年百有十歲文王九十有七未聞有此秦始皇

求仙海島不免沙丘之亡漢武帝比昵方士徒

招晚年之悔宋徽宗事道教當時王志老王仔

昔林靈素等群起而迷之卒召此虜之禍至今

談者猶恨

陛下試詰崔文等歷數秦漢以後之帝王事道教為

仙者誰耶不誰不能為仙而保享於太平無虞

者又誰耶臣固知其無他彼輩不過為要

君固寵榮身肥家之策耳不知天下大事皆由此而

壞蓋邪正不兩立出乎此則入乎彼其機漸不

可長大臣科道交章論列皆忠悃誠怛為

國深計者

陛下每曰知道了而群小之胡為自如也故崔文自

以為得 君既專莫有能捍之者矣遂肆行無

忌縱放家人李陽鳳多索工價科取城夫有身

在工所而地方又以夫征錢者怨咨載道側目

以視 輦轂之下而有此良可畏也是以廣東

道御史劉黼發其奸工部尚書趙璜移咨刑部

拘執李陽鳳等追究情狀為崔文者正當痛悔

一 往失具 奏認罪以道萬一之誅奈何恃

寵驕恣巧言飾詐奉 駕帖取刑部人而付之

撫司正恐奸貪敗露而為脫免之計也刑部尚

書林俊執法不與蓋亦漢臣張繹之之忠於文帝耳釋之為廷尉罰犯驛者金帝欲加重而不肯易棄盜環者於市帝欲族誅而未之從雖申屠嘉辱寵幸之鄧通帝且遣使謝焉然則文帝非為臣所屈也為天下伸法也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言舜雖愛親不敢撓臯陶之法今刑部按治一內豎家人未正諸法而竟奪之鎮撫司夫林俊即

陛下士師廷尉之官也

陛下以其官任之而不察其守法何用是官之為哉

必崔文巧佞譖翹曰

陛下明旨林俊且敢抗故林俊不惟不得執法且冒違旨之罪崔文巨姦至是愈不可遏矣俊經術學義人為士人師範家居十餘年

陛下特起而用之可謂知遇矣一旦崔文以私意阻撓林俊且爾况其他又孰敢有發其奸以回

天意者乎鎮撫司平素受制內臣承望崔文風指不暇又豈敢直陽鳳之罪以昭國法乎此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然也使

陛下法不信於天下取譏後世有愧於文帝崔文為之也即文之所為黎德

宮闈盛感

君愛縱放家人扼腕卿相凡此皆人臣之大惡而文兼有之又不自以為罪方且假仗

主威挾制中外揚揚焉魯無忌憚是何異於逆瑾在先帝初年也耶瑾初詭謀秘計以要

君寵而乘隙伺機以中縉紳之禍然後天下之權悉屬之瑾幾危社稷遺禍徧天下歷數年而始

定臣恐崔文不去終非國家之利周用田頌蔡秀相與朋比植根膠固皆不可不早為之慮

也臣不勝犬馬愛君之誠輒敢事為之說而味死以獻伏惟

陛下曲加容貸留神省覽奮發剛斷一正宸心乞勅司禮監按崔文并周用田頌蔡秀左

道憲君之狀逆諸殊域無為君側之害必欲昭布天下付法司以正其罪則又義舉也仍

勅鎮撫司將李陽鳳等務求科索實情從公奉請必付法司擬罪庶幾國體不至盡壞而小人

欺罔之端亦可少塞也臣無任激切戴罪之至嘉靖二年五月十一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禮科給事中臣劉景謹

題為乞除大奸以正大法事臣惟自古人君雖不能不用臣而用之必慎所擇苟非其人則講張詭異足以懷君德朋黨好惡足以成國禍故君側之惡古以為患而毒藥猛獸之喻賢士垂切戒焉仰惟

陛下聰明天授洞燭事機即位之初首竄前朝元惡有所委任必擇淳良由是 聖德昭明天下稱誦奈何一日壞之於一么麼之崔文臣按崔文身妻卑微驟居近侍 恩榮莫逾不知感恩揣分乃敢首謀

陛下於有過之地法宮深嚴恣為齷齪言官論劾陛下一切不省近聞指此為名動支

內帑銀六七萬兩任意侵剋司禮監既不奏聞陛下亦惟付之不知 內帑之藏 累朝積蓄國家命脉所寄文視為已藏而攘取之陰耗國本其罪彌彰且憑恃寵靈折法司之囚折正宮之氣使天下謂

陛下庇邪豎拂大臣以上稟 清明之德文實啓之不慈文不知陛下何辭以謝天下臣竊感為臣又訪知今提督東廠太監芮景賢性雖恬靜任用匪人如千戶陶

淳心性險惡衆所素知藉用牙爪積年兇狡竊網良善細隱莫遺外以酒食結縉紳而陰圖彌縫其惡前給事中閻閱御史曹嘉素惡之不與交通則因事以文致其罪由是黨錮勢盛無敢言者近聞於陳勳家緝獲錢寧家人朱喜與同官分其贓銀萬計不以奏

聞擅自脫放又賄擊奏訴冤逼其懷狀者自縊只此二事其狡猾欺罔之罪有不容誅而景賢不悟任其愚弄壞事此景賢之罪難逭矣臣愚欲乞陛下大奮乾剛亟將崔文查究其支費帑銀必誅之於市以為首惡之戒芮景賢降

勅切責陶淳下之法司究問明白以正典刑庶權奸知警地方以寧

陛下清明之德有光平明之治無損世道幸甚臣職當言路苟有所聞不敢緘默惟 陛下垂聽焉 嘉靖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林鉞謹

題為除大奸以信跡今事臣竊見司禮監太監蕭

敬本暴白是非辯誣極乞

恩放歸以延殘喘事內開嘉靖初年三月內該都察

院出榜於京城街市張掛將臣姓名入於犯人

之列伏乞察誣枉准臣私宅養老以終殘年

等因奉 聖旨爾歷事累朝供奉

列聖諸練事體才行老成多效賢勞忠勤茂著嗣位

之初特加委任宜照舊安心供職以副眷遇至

意不允所辭榜文便着收了各衙門不分是非

只據論列之詞一槩出榜張掛都着四將話來

欽此 成命播宣傾朝驚愕皆知

陛下誤信邪言遂其奸計夫

陛下初服俯從言官論列首闢異端以正人心

勅頒榜文四方風化至有闕類不獨指揮使孫洪之

頭驛列蕭敬於壇壝而天下咸知蕭敬即未敗之

劉瑾畢真也 先帝赫怒斥廢私第驗之錢寧

廖鵬王准得實豈獨蕭敬與錢寧張銳張雄等

十數元惡顯有徵証及查都察院問過小吏孟

鎮等文卷內蕭敬在 先帝時因太監劉養得

其金七百兩屢捏馬 先帝旨意故為御史官

鳳儀參 奏云協臺憲以行私通姦臣於授判

情何減於劉瑾罪實浮於錢寧又都察院題復

云明受吏胥之賍故贖 朝廷之法情罪既屬

於獄案數欺悉洞於 宸衷據此則蕭敬為奸

黨之魁豈謂枉誣之耶往歲

陛下不知而誤用之群臣交疏堅乞斥誅

陛下獨宥之蓋其奸謀之深黨援之衆且見於當時

孫洪之疏禮部覆 奏蕭敬在司禮監已所經

閱不可謂不知胡不即時

請辭而隱待於後耶賴

陛下明聖獨允其奏奉 聖旨是這本內所言都係

風化重事着都察院查照律例通行出榜申明

禁約今後再擬庵觀寺院私度僧道尼僧女冠

等項的都拿問治罪欽此欽遵是蕭敬之是非

誣枉節奉 聖斷緣係 欽依事理臣子豈敢

擅妄增減一字耶如部院之臣惴惴權勢泯去

其名不惟取戾 國憲自知有敬不知有

陛下則大不忠也今蕭敬所暴白申明故在榜文頒

掛之後蓋恃

陛下柄用之專且不先陳具疏而輒擅取榜文一道

以觀蓋輕

陛下妙年大肆無忌實蓄無

上之心時司禮監無一人正救之者非惧

陛下傾寵之故而不敢言必彼之奸掩其不知而收

取之偽托辯疏詳裝請老以熒惑 聖聽

陛下憐之至加慰諭眷留着今收榜切責部院此語

陛下保佑姦回之過不知其紛是敢威天下令天下

知其勢之能轉移乎

天子與明其尤付 君之專且甚也

陛下特令收榜使天下臣民咸知蕭敬之故遠近

傳必相畏曰蕭其權勢傾軋中外雖在左右親

信者咸莫之若不然

天子號令力得而反之九卿大臣以之而請罪雖以

尚書毛澄都御史金獻民係望於時皆憚勢內

嘉慶通抄卷九

十一

顧持位而結舌是

朝野唯知有蕭敬矣夫都察院受寄

天子之耳目遵布號令以執攝臣民而歸之治易曰

渙汗大號言如汗出而不可復反言曰今出惟

行弗惟反以公威私民其允懷皆號令行則

朝廷尊令一不信則人莫適從今

陛下狗蕭敬人之私情以廢天下之公論及令敗

政是

天子大權蕭敬得以其制臣見挾姦之節將躍趨

以爭附萬方之耳目弗定將擾而無制志不軌

之徒將輕令以玩法網關係誠切重也伏望

陛下大奮乾斷誅罷蕭敬以警 悞黨仍乞

勅都察院頒行原榜崇信號令以伸

朝廷之尊用定萬方臣民之守且不敢愛生避禍

焦心冒昧陳 聞

嘉靖元年四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嘉慶通抄卷九

十三

禮科給事中臣章僑謹

題為糾劾事先是東廠太監芮旦賢接受人民趙

紀詞狀具奏追勸蒙

陛下過聽不疑輒差校將知府郭九臯一千人犯

掣解來京問理已經刑科批帖去後都給事中

劉濟會臣等駁言之於是景賢有分理之奏

陛下褒崇獎借侈美溢情雖古寺人彼呂強張承業

秦翰等若無在其右者使誠操持而廉慎也才

識而老成也行事而安靜也

朝廷委任臣方為得人賀而安所庸吾喙奈之何

其不然耳只以拿官一事言之其罪狀有六

祖宗設立東廠名為緝事衙門京城內外密訪逆謀

妖言等項重情原不該受外方民詞景賢無上

事而接趙紀之狀罪一先年張鏡張雄等雖當

天地閉塞之時狐鼠縱橫之日其或有詞不當

理則送法司景賢招權無事作威作福而甘出

銳等下罪二受詞誤美奏行彼處撫按勘報一

吏人事耳何必追提來京天順年間大學士李

賢極言錦衣衛官校差出害民

英宗為之斂戢成化中大學士商輅又復言之特坐

廠汪直也至弘治以來此風頓復踴稱我

明成康正德不足論也今景賢差此輩手搥

駕帖兩處等入未免騷擾地方置

陛下有過之地罪三知府秩二千石視諸侯今之所

謂方面天子共與安天下者也故治理效重

書褒嘉九臯雖庸知府也一旦差人數千里外

檻械之奴隸之殆實誼所謂不可令眾庶見者

乎辱朝廷名器失士大夫心罪四會題時臣

等咸謂景賢以安靜聞不應有此華縷其必千

戶陶淳為之今而曰未嘗被其惡美將誰欺欺

夫陶淳京城三尺童子皆知其惡或呼為陶蠅

豈景賢獨不知之邪政主文於內陶淳行事於

外彼此相扇搜洗作奸正恐景賢由之而不覺

也夫不知而用之謂之不智知而縱之謂之不

仁不智不仁其究不忠罪五近言者止於陶淳

罪狀不聞有景賢考之於理罪人不在臨洮永

平而在肅牆之內乃欲以身庇之畜其猛狗之

力覆車在前明鑒不遠失今不治後患益深罪

六夫此六者 稟示有神靈 朝廷有法度天

下 人有公論景賢其何說之辭老成無靜不

如是也向拿主事陳嘉言則以太監為之

訟者有說也迺今輕信一民人而便拿一府

自此開告密之門長刁惡之風興羅織之

衣冠之辱解志士之體變

成法之良嘉靖之治蹈正德之亂是誤

陛下者昔有崔文今又有芮景賢矣可勝誅哉為景賢計聞言引咎亟請停差將人詞連送法司以謝天下天下之人皆將聞景賢之賢也如此而能不悛改過俾補新政如此則臣等亦與有休焉默可也而其執迷自是不能會釋終為亂法之臣乞將芮景賢罷斥將陶淳邢政擊送法司將郭九臯等一千人犯改付相應衙門問理速罷差遣天下幸甚臣不勝一念憤激知言出禍隨惟

陛下察其愚忱無使緝天下之口

嘉靖二年七月初七日奉

聖旨趙紀事情待一千人犯等解來京之日問理明白朝廷自有處置這給事中如何這等來說顯是輕率妄言本當查究且饒這遭罰俸三個月該衙門知道

兵科給事中臣趙漢謹

題為杜群奸以保治安事近見南京

孝陵司香內使谷大用奏乞乘京閑住及請

康陵司香自叙不端致有憫念微勞殘喘等語臣觸

目激中不勝駭異此奸尚蓄此意耶臣未暇審

其平生以汙簡劄即其大者蠱惑

先帝濁亂 朝廷大下之稔惡也而顧以有勞自居

逃避斧鉞保全首領 朝廷之誤恩也而復以

殘喘自計出死而過求喙窮思噉蓋未但已也

舍罪而言勞積怨慝負蓋未少忘也故假乞哀之

詞行姑試之術積由來之漸冀再竊之威言似

淺而謀實深迹若孤而力有恃臣不知谷大用

以何特視 今日謂 聖明為何如而復萌此

意也臣無知識嘗過慮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正

今日之大防也觀於谷大用之奏蓋信然矣不敢

不為

陛下言之臣惟罷閑官吏干預政事律載明條嘉靖

以來屢有禁革近聞京城潛住此輩其所干預

者殆非細故也

陛下知之否乎 新政之初大臣不為清議所容者

被斥而去近聞此輩時令家屬挾貨來京營求

起用無所不至其於清議誠不少顧矣

陛下知之否乎夫吉凶之理貞勝不常君子小人迭為消長而世之治亂因之方今天下有治之名無治之實其於君子小人用舍之際所當深思而切慮者也乃為罷閑遣斥之輩失志無聊之徒投間抵隙窺竊 寵用黨政傷和黨邪排正尚有識者謂有此則治邪亂邪不極於亂不已也然若等有狐狸魁魅昏暮竊發蹤跡未著猶有待焉者也而谷大用則在押之虎使縱而逸之能不於通衢白日挾諸邪而肆其毒乎臣是以斷謂谷大用之奏於君子小人進退之幾大可慮也臣請

金和隆疏抄卷九

十一

陛下早為之所深察治亂之由益嚴邪正之辨書曰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必於君子也可否拒濟勿以逆耳之故傷其和終始惟一勿以偏聽之疑衰其敬則君子安矣其防小人也慎其聽察難其用任則彼固無憂而乘無階而緣矣然小人之尤如臣之所論者又不但克艱克慎於用舍之間而已也若不申明勅法正其罪屏其勳臣慮其難圖矣

勅法司查照谷大用所奏罪惡正其典刑否亦投諸

四裔以痛絕之再行巡城御史緝事衙門察訪京城內外如有潛住罷閑官吏非分干預并去

位大臣通交權勢等弊從實奏請嚴治庶乎法度脩而綱紀振奸邪遠而治理得矣

天下幸甚

嘉靖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隆疏抄卷十九

十九

兵科都給事中臣鄭自璧謹

題為遵

詔旨戒專橫以安地方事查得 詔旨新政詔書內

一欵近年各處鎮守協守分守守備等官違例

奏帶人眾到於地方科斂財物奪占功次所在

不才官員因而乘機指一科十貪利成風以致

百姓受害深可痛心詔書到日例外奏帶人員

即便各回原籍原衛間住當差違者許撫按并

按察司訪查奏奉問官舍旗軍調邊衛差操

民發口外為民書辦省祭等官革職不敘今後

敢有仍前奏帶人多及軍民官錦衣衛旗校者

該科即時劾奏究治欽此近該鎮守湖廣等處

地方御馬監太監潘真奏帶叅隨家人奉

依准他續又奏討書算人役奉

依各處分守鎮守太監合用應付書辦跟隨官舍

等項取用着照成化弘治年間事例行撫按官

勿得搜索阻滯還通行與他每知道欽此臣等

聞 命不勝惶懼竊憶正德年間權奸用事各

省鎮守內官科擾地方殘害百姓廢法逞私無

所不至未必皆出自本人正由叅隨書算人等

獻諂貢諛出奇用智一以乞主者之憐一以為

肥身之計以致民不聊生盜賊蜂起幸賴

陛下登極一詔如日中天天下臣民方得更甦而直

乃復蹈故轍為諸藩首倡

陛下畧不加察特 賜俯從臣等不敢遽行叅奏者

以為此 朝廷一時誤 恩該部執奏諒蒙

俞允今但曰已有旨了誠臣等之所未諭也仰惟

陛下登極之初欺公玩法者悉聽糾察嘉國殃民者

置之重典豪橫屏跡奸諛縮頸是誠雍熙太和

之機也大何年來漸淪

聖旨凡鎮守分守等官或狀惡著明或賊私敗露或

非分請求撫按交章彈劾科道屢疏執奏

批荅之下不曰着安靜行事則曰不許生事害人辭

尚從容法流寬縱然詳味

綸音猶禁其欲而不得肆懼貽後患使知所畏而不

敢為雖儉小童緣曲家庇覆然而

陛下勤恤民隱之至不虧損也不意近來復有此

等小人等請求以致

陛下有此等批荅激亂長奸誣頑縱恣

朝廷多及汗之失問閣喪樂生之心大矣

初政將矣不知何所抵極也臣等窺真之意自以為

權在法尚勢雄一省非復向之一太和比矣欲

事誅求未得肯察故必以此輩贊相之然後可

從而羅織也

陛下不惟不禁而又使人不得禁雖曰縱一人而實乃以導衆人在直雖得私恩小惠其如設湖澤之陷岸何况鎮守之置以鎮靜地方用防意外撫按之司所以除奸革弊鋤梗別強

祖宗良法美意凡以為民也今勢應鎮靜者假借以爪牙理宜振作者消阻其風采倒行逆施不可

明甚

陛下何所見而復為之哉訪得太監潘直蓄智藏機設柔奸而飾惡佞詞下士假偽貌以濟私夤緣恣法外之求破例竊維新之政即其廣置心腹已可燭見肺腑如蒙乞將潘直取回量加懲

戒別選奉公守法之人往代其人惟復降

敕切責使勉圖自新以贖前罪仍乞收回前項成命以後遇有各省積年無籍投充鎮守分守衙門

書笑人等生事害人者撫按官訪拏重治庶效尤者得以杜其漸而灾傷憔悴之民僅得安生矣臣等待罪該科謹遵

明詔伏乞

俯賜施行臣等不勝幸甚

三年十一月初八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戶科右給事中臣孟奇謹

題為消沮姦黨以重

朝廷事訪得太監李宣在

先朝時出入逆瑾門下差徃江西看事得貨數萬回

見逆瑾而有重寶八千之餽駭人心日此時宣

府馬氏女得幸就以私第見之遂謀京倉提督

大肆貪饕人不堪命嘉靖初奉

詔裁革人心大悅近者又更諂諛

皇親結為姻好夤緣左右復有提督京倉之

命上累新

詔畫一之法下啓奔競女謁之端宣之罪惡不容於

誅矣抑宣之為此豈無所效尤邪蓋

先朝姦黨如太監魏彬者其弟魏英不惟以女而婚

江彬之子且又以一女而配

皇親長寧伯以一女而妻襄城伯張明者張太監鏡

之兄也其女而與豐潤伯之子錢寧者錢太監

之家人也其女而與王駙馬之孫彼屢鵬又何

人哉以大寧侯而為之婿夫非我族類往哲格

言薰猶不雜聞之前典彼數大家或其先姻連

帝室或其先勳紀太常世業守前徵未遠乃姻媿

淪雜罔計所養納朱於管庫之人同穴於輿臺

之地惟利是求曾無顧顏志士聞而傷心舊臣

為之歎息蓋高門降衛實自已作而蔑先辱親

於是為甚自

皇上中興以來克遵 典憲除舊布新而

先朝姦黨內臣弟姪家人猶潛居都城布列

禁地鑽刺伺窺無所不至襲前日之故智圖後日

之牽復若其謀遂成則其禍匪細此風不剪弊

源益開點世塵家將遍動戚伏望

皇上負宸輿懷思清汚俗將李宜取回閑住將一切

姦黨名下管家及弟姪家人盡行逐外則肘腋

之下豁然清謐若夫勳戚之家敢有似前貪利

結姻者即係姦黨許科道官直言糾舉及緝事

嘉靖二年八月三十日奉

二二四

衙門訪察筆送究治雖異仍通行出榜禁約如

此庶使已汙之族知所愧懼而方媿之黨輩心

於將來矣

嘉靖二年八月三十日奉

聖旨李宜已有旨了一切奸黨名下管家及弟姪家

人先年蠱惑誘引亂政壞事都不曾明正其罪管

家的還着司禮監查祭南京各監局當差弟姪家

人不許擅入禁門今後勳戚之家都不許貪圖財

利與結婚姻有違犯的從重治罪該衙門知道

兵科給事中臣張原謹

題為

請逐憚人以端治理事頃者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程

啟克封進宸濠與太監蕭敬交通私書因具疏

以發其奸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繼而兩京科道等官交章論

劾節奉

聖旨已有旨了欽此臣側聞 綸綍無任驚惶晝夜

思惟莫得其說夫罪之至大莫過於謀逆情之

至可惡莫過於通黨故春秋示無將之戒漢法

垂不道之誅我

嘉靖二年八月三十日奉

二二五

大祖立法擬以十惡之律而著於常赦不原之條蓋

皆為此

陛下豈以敬之交通宸濠謂為小過而可輕宥之邪

宸濠本以宗室至親尚且削其譜籍置之典刑

敬何人也獨可逭其罪邪

陛下昔在藩邸隔越數千里之遠知其奸多未之詳

猶可諉也今自即位以來凡江西逆黨之所招

承宸濠簿籍之所記注與夫兩京科道等官指

其實而數其罪者不下二三十疏則

陛下知之亦已明矣乃復排群議任已私不肯罪之

不罪之猶可也顧又置之左右委以機務抑且

屢賜 溫旨勅留之臣不知其何為也且敬受
累朝厚 恩不思所以圖報乃敢植私黨而潛為異

謀則其得罪天下得罪 宗廟得罪

社稷大矣

陛下獨不能無疑於敬而有所不安乎雖敬亦自知

為天下為 宗廟為

社稷之所不容而凡朝夕侍奉

左右之際將亦有疑於心而不自安也上下相疑恐

非 陛下之利敬平日收恩於名下私覆其黨

與凡 皇城各監局及各官分置皆有其人况

其掌家太監如劉恭門下家人如王諒者素稱

嘉慶通志卷十九

狡猾最善黃緣布在內外為之應援而

陛下左右多所交通諉或

陛下時一不察誤聽浸潤之言使彼得施其默助之

奸則敬又將得地矣先日以罪放逐之人皆倚

敬之去留以為起復臣竊為

陛下危之書曰去邪無疑今

陛下知敬之邪而曲護之延以歲時竟猶豫而不肯

去之不去敬則愛全矣

陛下縱全私愛奈天下人心何奈

宗廟 社稷大計何

陛下若以敬為知事而司監執筆不可無敬今敬之

年八十五六亦已老矣就使其精神尚健能復

幾時他日若敬已死

陛下亦將復用人乎抑亦以必欲留敬不死而用之

乎敬以柔媚而嚮人以陰險而賊物歷年已久

更事頗多清慮設謀最深且熟真所謂老奸巨

猾也自成化年來累被言官論劾畧不畏懼退

避每語人曰找受

國厚恩不忍遽去俟

大婚後即當懇辭耳今大婚之禮既成止見其一嘗

具疏請陳旋即復爾自臣觀其意祇欲以壓服

人言也厚顏據位貪昧隱忍無一毫愧耻畏避

嘉慶通志卷十九

之心敬尚得謂之人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洞垂離照俯念敬之事已敗矣罪已

大矣順天下心為 宗社計速發

詔旨將敬放黜則

陛下保全敬之恩實大且至况敬囊橐積蓄甚多計

其餘牟用之不盡使敬優游安享老死請下亦

當感

陛下於無窮也臣又按劉恭先因納賄招權被人論

列彼乃稔惡不知悔改王諒及其子仁以市井

匹夫投托敬之門下席其權勢冒罔受官凡此

皆嚴置打點為敬腹心肆為貪饕極其富貴敬

類此輩以為保位之計而不恤壞

陛下之事此輩賴以高圖富貴之資而不恤壞

敬之事故之所以不肯去不能去者以此輩

氣之謀主臣以為此輩之罪不可赦也更望

陛下下法司將恭等明正其罪遠示竄斥仍

勅內府內臣以後敢有代敬請托夤緣者一體罪之

庶有以剪其羽翼除其本根而奸計不得潛滋

特是於按問抵隙之時姦黨無復翹首跋足於

依草附木之望矣臣與敬等本無睚眦第見其

壞

嘉靖元年十月十八日奉

三十八

陛下之治者甚多是以昧死為

陛下備陳其愚臣無任戰慄待

命之至

嘉靖元年十月十八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禮科給事中臣董僑謹

題為申嚴禁令以杜姦謀以保治安事通者南京

孝陵神宮監司香火使谷大用奏為懇乞

天恩司香圖報以便調理一節

陛下付之該部知道是蓋不與其進也仰惟

聖明銳意中興決不為此輩所惑而臣竊有過慮者

則為谷大用等罪大惡極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幸未即誅方喘息不寧猶恐不保首領以沒而

何敢於自鳴其為此謀蓋以嘗試

陛下也不於此時早辨而痛絕之死灰復燃之心羸

豕躑躅之勢豈一大用而已此臣之所謂過慮

也痛惟先帝初政清明可繼列聖之美未

幾為大用等所誤內連瑾賊外引寧彬樹八黨

之兇釀十年之禍而污我明百五十年之治

遂使先帝不得正其終論者言之備矣

陛下知之悉矣是故節奉欽依列其罪狀則曰他

每隨侍先朝朋奸黨惡百計蠱惑離間

宮闈竊弄威柄變亂成法放逐大臣陷死忠諫導

引巡遊招權納賄盜竊名器冒濫爵賞古今

大惡神人共怒本都當重治姑從寬處谷大用

丘聚降倭南京孝陵司香欽此乃正德十六

年四月之明旨也禁其夤緣則曰谷大用魏

彬張永等皆先黨比盡武專權亂政張銳張忠
張雄于繼蘇縉孫和劉養等相繼進用彼此效
尤朋奸壞事幾危社稷貽累先帝俱罪惡
深重朕在藩邸知之甚悉新政之初始從寬發
遣黜革豈容賈緣再亂天下今後但有與他每
通請謁的即係朋黨一體從重治罪欽此嘉靖
元年十月之明旨也夫天語戒嚴雷霆凜
於缺鉞由前旨則大用等死有餘辜由後
旨則大用等生無還理不知一旦何所窺矚何所依
賴故違詔旨而敢於陳乞如此敘
奉迎之勞懷康陵之便假生還之語投干進之

機既誤先帝復欲誤

陛下既誤先帝於在仰復欲誤先帝於
康陵其為設謀積慮可知也罪不容誅矣臣謂不早
辨而痛遏之而姑從應之恐乘間伺隙每飯不
忘一邪先登群兇競起擅久債之毒而甘心於
熟路不但一大用不但如往時而已也

先帝既誤

陛下豈容再誤耶且今在左右諸臣號為老成練達
者有之所望中外夾持共塞蹊徑將小人似無
容足之地萬一應不及此而輕啟其實致被誤
亂天下將來玉石不分矣臣之所過慮充

之所當慮者也關係匪輕且早禁絕不惟是也
臣又風聞有等先年壞事罷開文武官吏人等
或以考劾或以裁革自宜畏罪遠去老死牖下
未為不幸顧乃潛住京師交通往來夜聚曉散
鬼秘神奸或亂衣冠以混眾或假名姓以欺人
或挾貨以營求或流言以飛謗變黑以為白倒
上以為下權門乞哀怨家致仇恣肆浸淫漸不
可長凡此皆先朝之罪人新政之所宜誅
而不赦者也即其奸謀去谷大用等無幾矣如
臣愚慮亦合通行禁約伏望

不復用之意然後

陛下大奮乾剛申嚴異命先將谷大用遠徙以示決
勅司禮監及南京守備衙門務要嚴加鈐束其有賞
緣如大用等前項罷開官吏人等更圖復用蠹
害新政者宜着緝事衙門通行訪拿斥逐務
在盡絕不得容隱回護知而不舉者許臣等科
道指實劾奏以故縱論仍望

陛下以謹微之思圖精勵之治庶上下一德法度整

嚴久安長治之策端在此矣臣待罪言官今日
不言將有不勝其言者以故冒昧不敢謂杞人
之私也伏惟聖明裁擇嘉靖二年五月
七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等謹

題為內臣糾眾 闕下毆打朝臣乞賜

乾斷以全 國體并自劾退以振紀綱事本月初九

日辰時臣等候

陛下退朝散出 掖門偶見內官集有數百餘人填

塞 掖門外臣等以為 朝廷頒賞伺候因即

前行聽聞喧攘回見眾內臣擁採監察御史李

學道按拉在地剝去冠帶口叫打死拳歐脚踢

拔髮棍打頭破血出兇橫莫救一時大小臣工

相顧駭愕以為自古所未有之變蓋帝王所以

治天下者在法度臣民所最敬畏者在

朝廷今 掖門之外皆 朝堂也乃糾眾多人毆

打朝臣猶謂有法度乎猶謂有 朝廷乎及詢

被打之故蓋因御史李學道巡視中城兵馬司

地方於六月二十七日總甲具呈并徐氏投告

有已故夫陳用先日逐去義勇許義私自淨身

投入 皇城今來家持刀赫財等因到官已經

本官叅 奏夫許義既入 皇城即不當出外

既已具 奏即應候 朝廷處分今乃不候處

分糾眾毆打御史于 闕廷之下臣等切惟御

史為 朝廷耳目之官 掖門係 朝廷嚴禁

之地敢有稱亂是視 朝廷為無法度矣

陛下為何如雖 先朝奸宦橫恣亦所未見不意乃

見於 今日此事傳于遠近人將謂何四夷

朝貢何所觀瞻臣等甚為

陛下惜也今所歐人眾臣等不知其誰何然 掖門

內臣必知之錦衣旗校必知之內官監必知之

蓋許義既選入 皇城必有執事係何太監名

下以此推求則今日糾眾毆打皆此太監之所

為也身為太監為 朝廷禁近之臣敢於蔑視

法度蔑視 朝廷猶使近在左右殆恐不可况

漸不可長奸不可縱臣等不能不為之隱憂也

伏望

陛下與念及此大彰 乾斷並行究治以振綱紀以

保治安再照臣等侍罪紀綱重地才識闇劣先

事不能寢朋奸之謀臨事不能為解禁之策目

激此變實切慙悚乞將臣等速行罷黜以為不

職之戒臣等不勝懇切待罪之至

隆慶二年七月十一日奉

聖旨這行兇的着司禮監并緝事衙門照前旨上緊

訪拿同許義送法司究問紀綱法度朝廷自有

主張卿等各宜安心供職

雲南道試監察御史臣詹仰庇謹

題為懇乞 嚴究恣肆內臣以飛逸欲以端近習

事臣惟損德害身之大莫過於逸欲而逸欲之

漸每起於近習蓋人君深居 九重延接正人

之時少親近便嬖之時多侈靡習成逸欲易生

至於損德害身則莫之知也是可不為之戒哉

臣聞本月初五日夜內官監研製火藥發火延

燒房屋十餘間道踰傳言謂製辦煙火進上

臣聞之不勝驚駭夫

陛下躬行節儉四方仰頌阻抑寵倖中官斂迹臣固

四書卷之九

陛下不肯為此也兩廣不寧邊關報警言父異查見

餘哀未忘臣又有以知

陛下不樂為此也蓋由此輩細人誦說側媚說巧奸

邪思無以悅

陛下之心志將欲緣此以為取寵之階慮無以娛

陛下之耳目將欲藉此以為求媚之漸而於

君德有損 君身有害彼何知焉况

官禁之地法當嚴防柰何以研火藥而焚燒房屋

設若蔓延難遏將若之何縱肆無忌至於此極

若不嚴行究治則小人得肆其奸而侈靡之事

實抵隙而進矣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敦尚儉德深惡逸欲之漸以端近習

之風乞 將內官監失事人員盡行查究而

切煙火燈棚悉皆禁止則於

聖德不為無補 聖身不為無益也且今正春伊始

萬象更新茲一舉動天下所由傾耳拭目者矣

若以上元之樂為微事烟火之舉為細故不足

以為 聖明之累者是欺

陛下而誤

國家也再照每年正月十一日起至十五日止

京師東角頭張設燈市繁華異常每燈一架值金

數百中官富家賄財競買而遊觀喧嚷男女混

雜淫侈之俗莫此為甚臣請

京師者四方之表率也

陛下既以節儉為天下先而 京師顧奢靡蓋則

四方相尚民用俗偷有由然矣仍乞

勅下嚴禁革使天下知敦本崇實以成朴儉之風

未必非 國家之福也天下幸甚臣民幸甚

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隆慶三年正月初十日奉

聖旨失火人犯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林潤謹

題為再裂忠肝迷民情申逆罪乞正典刑以彰

天討事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故亂臣賊子天下

之所共誅幽明之所同憤也臣近因嚴世蕃羅

龍文罪惡顯著敬陳其槩上竇宸聞仰荷

聖明洞察專委拳拳送臣感激就道馳赴九江凡所經

過府縣及江西境內之民聞風聚觀歡呼鼓舞

若出於湯火之中而躋於春臺之下又莫不舉

手加額祝曰

聖天子為民除害造福誠願

萬壽無疆臣備詢其事始得逆狀之詳竊思世蕃之

首惡雖擊而餘黨猶未解禍根猶未絕人情洵

洵尚慮其後此臣所以切齒痛心不避銖鉞而

再竄天威伏惟

陛下少垂察焉切照逆犯嚴世蕃罪惡滔天積非日

而近時不法之事又非一端任彭孔為主謀佳羅

龍文為羽翼任惡男嚴鵠等家人嚴珍二等為

爪牙窮兇極欲無所不至在省城已占食基而

又併吞宗室之府第在袁州已占官地而又

侵奪平民之居房改祝聖之寺以為家祠鑿

穿城之池以象西海其直欄橫檻峻宇雕甍巍然

廟堂之規模也袁城之中列為五府南府居鵠西府

居鴻東府居紹慶中府居紹康而嚴萬與嚴世

蕃則居相府廊房迤邐萬間店舍環巨數里招

四方之亡命為護衛之壯丁森然分封之儀

度也總天下之貨實盡入其家傾天下之庫藏

莫比其蓄世蕃已踰天府諸子各冠東南其

豪奴之嚴年謀客之彭孔倚勢而作威福家資

亦稱億萬閭閻膏脂剝削殆盡民窮盜起賊此

之由從古以來未有以擬其貪而彼方揚誇於

眾曰朝廷有我富子粉黛之女列屋群居所

衣皆龍鳳之縵所飾世珠之寶張象牙之床

圍金絲之帳朝歌而夜飲絃左斟而右舞宣淫無

度汗蠟綱常從古以來未有以擬其奢而被又

揚揚誇於眾曰朝廷有我樂乎養家丁已踰

二千納亡叛更倍其數以造屋為名而聚四千

之眾以防盜為名而皆發數千之兵精悍皆在其

中妖術竝收於內且則發鼓而聚暮則鳴金而

解故有嚴珍一則窩藏強盜而白晝行兇如郭

宜三劉相誣洪斗文繼李錦段回鍾福秀等百十

餘人明稱嚴府官舍山沒於湖廣江西之界打

劫無忌近有萍鄉縣匪聚入之家則被其殺死

男口淫污婦女有瑞州過客况巧兒則被其殺

死性命劫奪財物此則袁州府已擒獲三十餘

名招申兵備道可証也有嚴壽二則陰養刺客而昏夜殺人壽二與胡龍之妻何香兒稔遂遂令勇士刺其夫而拐其妻此在分宜縣訪獲成招監候可証也或奪人子女而致其孤寡者則有嚴銀一占周龍一之妻嚴銀二占易通秀之妻嚴恩一占易江一之妻嚴來童占鄔銀六之婦或受人投獻而毆傷人命者則有嚴和鳴之傷鄒均重嚴鳴鳳之傷黃質鍊嚴樊之傷任良諫嚴瑞朋之傷鄒公顯或奪人田地而負累陪糧者則有嚴富之騙陳寶也有嚴景八之騙孔源也有嚴臻福之騙彭栢也有嚴進壽之騙鍾發聲也有嚴琴之騙楊宗儀也有嚴珍之騙郭寓也有嚴七之騙鄧承勳也有嚴積之騙彭槐也或奪人房基而指價不與者則有被嚴保之害者李元三也被嚴恩之害者崔元二也被嚴勤之害者王鎰也被嚴珍之害者黃葵也被嚴漢二之害者袁堯明也被嚴興四之害者傅運也也被嚴亥之害者林紹新也被嚴仲一之害者彭述吉也被嚴百二之害者蕭珠也被嚴銀之害者張文耀也被嚴志之害者朱寶王奎五也被嚴珍二之害者楊允積陳子良也凡此皆嚴之黨今彭孔之主謀敗露者已如斯而陰秘者又

嘉隆疏抄卷九

三十一

不知其何限也臣切思宸濠逆謀之初亦不過結納賊首誘致姦人受獻田產而已今世蕃之不法揆之於逆濠無異故今日民苦于蕃始甚於當日之苦於濠耳且注廣閩楚山谷之賊垂涎彼家積蓄蓄威觀釁蓋嘗一日忘也是在江西隱憂不在世蕃則在山賊矣况世蕃包藏禍心已著於在朝之日臣又請舉而實之伊潘典樸妄懷思念籍沒其府則有咀咒之詞又有九五當乾之牌見貯河南布政司是樸不軌之迹甚昭彰矣然其陰結於內者實世蕃也世蕃受典樸賂金十餘萬而主其謀故典樸敢逞其狂背之志及聞世蕃問遣而典樸之望已孤遂差樂工三十餘人至其家倒贓回至吉安地方俱為世蕃計殺此中外大小臣工之所共明也故臣前論伊蕃之疏有曰託交竄逆之門數萬通神陰扶默助蓋已指世蕃而言矣是世蕃之陰結典樸又何異於錢寧臧賢輩之交通宸濠乎幸賴聖明英斷早發典樸之姦先逐世蕃於外以消隱憂邪於未萌不然則內外夾謀雖萬不能為宗社之憂而中州之民恐亦無噍類矣然則世蕃在朝之日梓沐厚恩有懷異念况今怨望於罪逃之時乎况今不法

嘉隆疏抄卷九

三十一

之迹又昭昭如是乎是世蕃居 朝則為堂賢
居鄉則為逆濠以一人之身而總群姦之惡至
於財壞上風流毒善類紊亂紀綱斷傷元氣則
又群姦之所無者臣謂雖赤其族猶有餘辜豈
特止於一身而已哉臣又反覆思之嚴嵩又惡
得無罪孔子謂事君之道止曰勿欺嵩獨不聞
是訓乎夫嵩位極人臣寵絕百僚以義則不可
欺以 恩則何忍欺而高顧公然欺之何耶自
世蕃問發雷州並未赴伍僅居南雄二月而返
南雄去雷州三千餘里而抵袁州則數程耳嵩
於往歲乃敢朦朧奏 請量移附近衛所夫近
已近於家不知又更移何處未赴伍而求改移
既在家而復請乞斯疏一上物情俱駭嵩獨不
顧恣意行私茲非嵩之欺

陛下乎既而復蒙

聖旨云嵩有孫鴻看待此恩已特是

陛下辭婉而意嚴真明見萬里亘古莫及矣嵩又恬

不為怪仍復容留在家以 明旨為不足恤以
國法為不足遵惟知有私恩而不知有公義茲非

嵩之欺

陛下乎近奉 旨拿問有伊孫冒功監任錦衣衛指
揮嚴紹庭在仁京隨差家人走報只二十餘日即

祇袁州嵩一聞報又遣世蕃潛遁乃躬謁在備
有司囑之曰小兒在家即不能隱今回文只云
老夫有不赴之病令其回家既次日度世蕃之
去稍遠又遣其婿袁應樞囑之曰但回云向在
該衛並未回家各官乃應之曰無病而謂有病
已不敢誣棄伍而曰在伍孰能當罪是眾睹昭
然尚猶粧飾無忌茲又非嵩之欺

陛下乎向日在 朝嵩猶諉曰以一身供奉

皇上家中之事難以盡知今在家矣世蕃朝夕與俱

矣訴冤哀泣者聲徹宮禁嵩亦曾聽聞矣有司
受詞數千為之問理者十一二其餘盡送與

嘉隆疏抄卷九

四十一

嵩嵩亦檢閱其詞而處分矣然則世蕃之惡嵩
猶諉於不知臣未之信也夫既知之而又縱之
不特縱之而又曲庇之此臣之所以反覆思之
謂嵩誠不能無罪也故敢披瀝血誠以極忠悃
而併鳴於 君父之前伏乞 聖明詳察

勅下三法司會同多官將臣所奏事件逐一查究如

果臣言歷歷可據願將羅龍文嚴世蕃處以極
刑碎肉梟首圖示天下以洩神人之憤嚴詔庭

併提查單仍乞 遣忠直剛正 德望大臣

一員領 勅前去會同江西撫 嚴安撫將
彭孔明正典刑以謝萬姓之怨

招納亡叛之輩尚有數千餘人則設法解散毋貽地方之患其家財不啻千董則藉沒輸邊且以杜姦賊窺伺之心逃軍嚴緝等與家人嚴珍一等則提問如律其地基田基應還官者還官應給主者給主原占妻女曾否給配原負稅糧曾否豁分今袁州一府四縣之田七在嚴而三在民在嚴者皆膏腴在民者米瘠薄在嚴則聚戶優免在民則獨累不勝臣聞百姓困苦難支逃散流離者接踵併乞行議處如近日言官所請限田之制限制之外悉與百姓均差以蘇困疲仍出給告示聽民赴理一一俱為處分毋畏

嘉慶四十二年

一聖旨

強禦要在安民茲特地方一時之幸實

宗社無疆之慶也其致仕大學士嚴嵩伏乞

聖明裁斷少加切責以為人臣欺君之戒臣僻遠孤

寒感激知遇糜軀圖報乃其素心銜直沽名委

所深恥此犬馬之微衷實神明之共監謹此干

冒

天威臣無任忠憤激切恐懼待罪之至

嘉慶四十二年

聖旨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林潤謹

題為外軍怨望

朝廷黨眾肆害漸成大亂懇乞

天威速賜處治以昭國法以絕禍根事臣濫役巡

視上江備訪江洋夥賊強劫皆土豪巨室以為

之窩主有軍犯羅龍文逃回原籍歛縣藏匿

死迹涉可疑臣隨密行徽州府推官栗祁緝捕

據本府揭稱文龍近潛往嚴世蕃之家不知何

故臣又訪得到家隨差兵番同該縣協拿詎意

龍文擁眾自衛竟致脫逃聞又投入世蕃家矣

夫世蕃龍文二犯悖逆兇醜罪惡滔天仰荷

聖明洞察逮獄考訊一時人心奮躍孰不曰使世蕃

龍文粉身碎骨庶可以洩神人之憤伏蒙

聖恩寬宥以不死姑從未減克軍為二犯者宜感

激再生沒身圖報可也乃弗自省愆反懷怨望

藐視國法竟不赴伍而安身富貴借擬王公

此無忌憚何如哉如龍文之居則據山為險去

縣五十餘里謁祖則鼓舞盛張冠裳炫耀居常

則擅着蟒衣妓女環列且扣集惡少出入靡常

今之江洋行劫雖未必盡出其門要皆多彼之

黨美世蕃之暴橫無異於在朝之時或肆為

訛毀或縱為淫樂或奪人財產負國背

恩亂風敗俗莫此為甚聞鄉間舍窀每赴想於官司

者動以百計近以造屋為名聚眾至四千餘人
奇謀詭秘人心動搖百姓挈父毋妻孥而逃有
司以城池倉庫為懼不有推官郭諫臣申文上
司解散而地方之變成矣夫此二犯橫惡素著
於平時狂兇更彰於謫後以世蕃之逆而濟以
龍文之險以小人無忌憚而更懷怨望之心
况其交結往來神出鬼沒而莫知其狀招集黨
與夜聚曉散而莫測其蹤此其意欲何為哉夫
今不誅後患難圖亂機所伏關係匪輕故敢披
瀝以聞伏乞 勅下法司詳訪如果臣言不
虛乞 將嚴世蕃羅文龍差校提解或行各原
籍撫按嚴拿竊恐臣已發覺二犯必聞風暫赴
該衛仍之行各着伍所撫按嚴提解
京究問明正典刑庶法度昭而姦究知惧禍根絕
而 朝野寧謐矣

嘉靖四十二年

聖旨這逆犯着林潤等送來京問

南京山東道監察御史臣林潤謹
題為乞黜巨憝以消民怨以快士論事臣仰惟我
皇上敬

入勤民任賢圖治適者偶因早曠經時風霾示異又
俯從言官之請

特命兩京部院老察諸司百官四品以上京堂着其

自陳又聽科道衙門拾遺叅劾甄別賢否去留

至明至當故凡在位諸臣莫不洗心改行勉圖

職業以共成太平之治蓋彬彬然盛矣然內外

喧騰咸謂風憲大臣之中有罪惡昭著極為公

論所不容者尚得倖脫是猶未免為

清時之一塵穢也臣待罪南堂博採群議不忍隱默

敢舉其人併條具顯跡為我

皇上陳之謹按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鄧懋卿奉

命總理淮浙等處鹽法蓋因

內帑空虛邊儲匱乏我

皇上特勅其經理財用以濟時艱亦出於不得已之

計也為懋卿者仰體

聖心潔已奉公調停區畫使上不失

國課下不失民情斯為大臣謀

國之忠也顧乃自蔑

當兵尚法行私所屬郡培姓無遺府則定以

州則五百縣則二百三百各有通等其益運司則無算焉兩淮尤為益商輳集之所懋卿明對運司欲取銀十萬兩應用運司遂令商人黃球黃煥王鎰等照引科派共計四萬兩送進其管收則經紀周仁等其投進手本則知事龍蕊瑞其押送出境則楚瑞同商人黃球等也以兩淮一運司推之則兩浙長蘆等處可知矣夫懋卿查理鹽課不知有增於

內帑幾何而搜入於私囊者如是此贖貨無厭背公營私其為罪一也又平民李守謙告親人王鏞等侵匿寄項財物懋卿將鏞等親提面審定

嘉慶隆運抄卷十九

四十六

罪發府鏞等懼罪具送禮銀三千兩被守謙妻父千戶社詩在於本院門首限執又商人吳章被人首告頂堆事情吳章懼罪送銀八百兩主簿吳道東門子徐熙進其送銀之時吳章令家人持銀被聽事官搜獲併原進發照收手本眾目共見道踏傳醜夫懋卿職司風紀正當嚴加律紀以振肅百僚而乃蒸露賊心如是大喪名檢玷辱風憲其為罪二也每歲進會百金為常及至揚州明知巡撫景韶貪殘過甚則以為奇貨而挾之乃對府官作公語曰吾將參之使景韶聞風曲意阿承設酒一席幾費千金

金銀器皿極其奇巧金花飾以寶珠而下貯以銀瓶魏贖之禮聞亦萬餘然後始得其權類又

往鳳陽謁

陽敢帶戲子王權王灼等仍分付江都縣帶領茶廚郝信張元等及承應人等共百餘人各給路資工食皆出自里役靡費無紀此奢侈縱肆及道悖理其為罪三也且陵轍有司欺虐百姓在揚州駐劄纔三月耳而平民斃於杖下者二十餘人如場官姚佩送冊稽遲厨役蔡京置酒欠整皆小事也俱杖三十而身故聞沿途打傷人亦不計其數小民吁嗟無所控告此殘忍酷毒不

嘉慶隆運抄卷十九

四十七

恤怨言其為罪四也北直山東連歲荒歉餓殍盈野死亡枕籍至屢我

皇上宵旰之憂多方振濟懋卿躬履其地目擊其形畧不知動念仍責取於有司有司勢必取之於民是浚垂斃之民膏血以自封也我

皇上愛養元元而懋卿固欲戕之果何如其為心也揚州

重地自有倭患以來兵費浩重益以去歲之災重以撫臣之剝削富者蕩產貧者流寓商亦相挈而逃懋卿查覈過嚴人已不堪加無名之派去歲益徒幾欲相聚為亂

邦本斷喪元氣禍雖隱而貽害實深其為罪五也夫懋卿之罪

朝野共知遠近側目此言官會議論列皆私恨竊嘆遲疑發言懋卿廣以結交巧為彌縫非惟言之無益抑且惟其中傷臣一介孤寒愚蠢寡慮獨念忝居言職既知而不言是自負脂膏之罪不忠之甚也豈人臣事

君父之道哉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禮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君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爵也翅翼雖傷不避也臣犬馬區區實如此伏乞

皇上察臣微衷衷伏乞

嘉靖四十二年

四十八

勅下部院再加體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懋卿速賜罷黜庶民怨消而士論快如臣有一言涉虛臣甘受顯罰以為言官妄言之戒臣無任激切忠憤之至

嘉靖四十二年

主首

兵科右給事中臣李伯辰謹

題為庸穢具臣不堪憲臺重任懇乞

聖明亟

賜罷斥別選才賢以安邊徼以重名器事頃者治郎陽都御史員缺該吏部會推而以通政使趙文華充任一時傳聞舉

朝臣工莫不相顧駭愕驚訝不已胥謂文華何以堪此抑何遽任此耶夫郎陽重鎮界轄夷方方今苗患未盡正疆垣有事之秋而劣情僭據非庸才得據之地臣竊謂其有不可者敢併舉其平生而悉陳於

嘉靖四十二年

四十九

君父之前謹按文華本以狎邪小人市井無賴其素行久不齒於士論緣以獵涉浮詞濫叨甲第初受部屬即放肆不檢乃以考察調外任及佐州善狀無聞會舉憲署績刺實緣營遷京職未及數年荐至通顯猶謂其所居非切要之地尚可置而弗論也今循資遂得濫推撫治則繼此而二以六卿八繼此而長於六部亦將循資而弊可濫及矣臣固不徒為今日撫治惜將為他日之名器重山也夫古今小人不假之以權未可能濟其惡白何也勢不得行耳苟虎而

任付之匪人抑將何以彈壓軍民示威夷服以紓

朝廷南顧之慮耶臣固知撫治斷非文華之所能堪而名器之壞尤不能不為之深惜也參照通政使趙文華邪媚鄙夫污庸末品筮仕不謹即考察而謫官鑽刺通神遂夤緣而復進部屬甫遷通參尋改即其龍斷於富貴之場可知兢兢於權賄之賂狐媚猿攀為勢而龍賂日章蠅營狗苟恣貪雞食而廉耻盡喪鄉黨羞稱縉紳共鄙縱居閑散之地猶為汚玷於班行加茲憲臺之重何以充堪於任使伏乞

聖明俯察愚衷勿俞所擬仍

勅吏部從公看詳如果臣言不誣將趙文華亟行罷斥毋得顧望回護復使之覲面充位久玷清朝所有前項撫治員缺另行推舉才望相應者

疏名

上請庶名器不致於濫觴而邊方緩急為有賴矣

嘉靖三十二年八月初三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陝西道監察御史臣王廷諱

題為乞聖嚴姦佞強辯無耻大臣以勵臣節以昭

聖斷以光

聖政事臣惟禮義廉耻立國之四維刑賞予奪君入之大柄匪四維以攝之則風流俗敗其潰靡極匪大柄以馭之則姦惡長姦其亂將大厯考古昔聖帝明王臻美當時垂休百世率由是道莫之有改也今

陛下明聖洞燭幽隱收攬威權親握大柄雖古帝王何以加之然

陛下之臣乃有不法冒姦惡以叨大位廷議亦

既黑白之矣

陛下亦既洞悉之矣而猶使之自決隄防自破廉耻

強辯飾非覲顏在位是不能不吐露血誠仰望

陛下早為之所也近該科道等官交章論劾吏部尚

書汪鋹在任奸惡情狀該鋹自陳乞休節荷

俞旨勉留臣仰見

陛下推誠待物以禮遇下一以全大臣進退之體一

以養上人廉耻之節甚盛事也臣聞賈誼有言

曰上設禮義廉耻以待其臣而下不厲節行以

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汪鋹若果以禮義自防

以廉耻自厲當不惡人言彼瀝誠悃再四陳乞

必欲求去則

陛下優容之體大臣進退之義兩得之矣今汪鉉自陳畧無懇詞且強為飾辯大肆猖狂全無忌憚臣聞宋仁宗之時任用臺諫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廟廟則宰相待罪至今相傳以為盛事今錄處

聖明之朝敢肆其奸佞貪鄙之狀掇拾奏辯欺貌

朝廷天下後世其將謂何臣實不勝憤及其汪鉉

奸惡諸臣已悉言之臣不敢贅惟觀其奏辯

之疏必欲上挾輔臣旁及僚友下連司屬以圖

報復盤根固蒂之計人皆指為神奸鬼猾牢不

可破臣則知其實市井無賴小人之所為而鉉

甘心為之决裂甚矣其辯諸臣劾已者俱指為

挾私夫挾私與否臣不能知然使鉉平日果正

大光明清白自持人雖欲挾私有言將以何為

指實鉉不自引咎而惟欲以挾私一言鉗制言

官之口古來姦臣肆惡堵塞言路皆此等之言

為之也近聞其語人曰御史出外巡按自有許

多政事當幹不在進言臣聞之實驚且駭此實

李林甫專權誤國之術而鉉取以自用耳昔李

林甫作吏部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

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之不暇焉

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

斥去悔之何及時補闕柱礎上書言事即默為

上却令自是諍諍路絕而朝廷之士皆容身保

位無復直言任李林甫之所為矣今鉉以林甫

自待臣不知其視

陛下為何如主也至於所言欲禁偽學此尤奸險尤

惡輒敢無禮自有宋大儒闡明道學之統我

祖宗列聖及我陛下

聖聖相繼以道化民而於申

初天下提督學校憲臣之諭猶拳拳焉道又化成天

下之士方知講明義理砥礪名節有所倡而勉

於為善有所畏而不敢為惡今鉉欲以此為禁

將欲使人盡如鉉貪昧無耻蠅營狗苟桎梏於

貨利不顧禮義不惜廉耻然後為善耶何其不

忠之甚也昔漢桓帝誤聽牢脩而有黨錮之禁

唐文宗誤用訓注而有朋黨之禁宋哲宗寧宗

誤信蔡京韓侂胄而有姦黨偽學之禁一時端

人正士斥逐殆盡至今言之猶足酸鼻漢唐宋

之天下竟以滅亡載在史冊一一可觀也今鉉

欲以誤

陛下臣不知其視

陛下為何如主也臣反覆觀鉉之疏其姦惡無耻其

可驟見而

陛下猶不即斥去尚使供職者臣仰見

陛下之意欲存大臣之體以聽其自決耳然禮義可

行於君子而黜罰當加於小人臣觀汪銖之意

決不能自裁以義懇切求退仰承

陛下之休美何也臣有以驗之而知其必然夫往年

汪銖在都察院科道諸臣嘗糾劾其姦惡至斥

為面帶千層皮銖乃強顏就列動輒肆辯今復

蹈之是

陛下之所知也不知累朝大臣被劾曾有此論辯否

乎被劾人負不許論辯所以防奸徹壅故

祖宗重禁之今被劾論辯實自銖始此知其不能懇

切于求退一也後遇吏部尚書員缺銖乃自陳

才能獻於

陛下以求任用其轉吏部亦有疏

上陳臣猶記其語曰使臣十年不死得以十年在部

而天下有不治者請斬首以謝不職之罪夫天

官家宰人物之權衡

陛下所慎重而不輕以授人者也苟非其人一日不

可使居其位而况可以自售得之且使之十年

在位乎銖之意不過款媚假

靈寵招權納賄行私報怨肆姦惡耳其為此言誠

溺於其中而不自覺也此知其不能懇切求退
二也夫官階之可予可奪

陛下實主之也臣下何得而專之往年

陛下常有責吏部矣為汪銖者自當輸情服罪祇

候明旨可也却乃先詣權門長跪乞憐且曰

汪銖得吏部尚書是老先生與的全仗老先生

扶持其跟隨官吏莫不掩口非議一時士夫傳

以為笑雖卒以嫁禍而銖之行檢蓋彰於人矣

此知其不能懇切求退三也夫由前觀今則汪

銖姦鄙成性無耻自恣若非待

陛下明示謹發彼中貪昧隱忍慙榮慕祿且或不免

有長跪乞憐如昔日之所為者是不惟有資

陛下待大臣之盛心其為汗

聖朝清明之化損國家威重之體亦不少也孔子

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我其未得之也患得之

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夫曾謂患

失之鄙夫而可使之冒大位列

清班乎且家宰者百官之首也士風者治理之機

也上古所以稱治者以士夫尚廉耻而風俗厚

也後世所以不治者以士人寡廉耻而風俗薄

惡也今之士風惟在競交結阿諛趨諂之為務

而禮義廉耻漫不知為何物若汪銖前後論列

幾數十疏且猶偃然在位恬不為恠談笑如故
撥辯不已是無禮義廉耻之尤者也今其姦惡
已敗露矣 陛下若不亟去之則在

朝諸臣將亦倣效成風廉耻道喪實不知其所抵
極故臣欲 陛下亟去汪銖者非有深讐宿怨
於銖實以百官表率之地非鄙夫士人所宜久
據而強辯無耻之臣尤非 聖世所宜有正以
導正習而勵臣節也孔子曰遠佞人記曰見不
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是無非言斥邪
遠姦實平治天下之大機括也伏願

陛下俯察陳言之委深為治理之源察汪銖奸佞欺

嘉靖十四年九月

奏

負之狀早為辭斥別選德望素著老成廉靜公
清直亮大臣一員以克其任使凡內外大小臣
工如有姦佞無耻如銖輩者決不容苟

堯舜之世而相勉為善不敢效尤則士習可端風俗
可正而太平清明之治可坐致矣實天下生民
之幸

宗社無疆之幸臣冒瀆

天威無任惶悚待罪之至

嘉靖十四年九月初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禮科給事中臣孫應奎謹

題為乞斥大姦以除惡本以光

聖治事內開臣惟君子小人各以類聚而消長之機
繫人主進退之何如故願治之君好善固篤而
惡惡尤加嚴焉何也蓋君子以禮義為大闢求
之不誠則未必輕進小人惟利祿之圖營營窺
伺何所不至非深拒而痛絕之則寔繁有徒此
小人所以常勝君子而亂之所以常多於治也
然則進退之權容以不知所輕重乎昔曾參大
賢也其傳文學之文章論平天下之道在潔矩
繼之以公好惡均財貨矣又繼之以容賢利國
妨賢病國之臣對言之以見得賢臣而治道斯
舉然獨妨賢病國之臣則申之曰唯仁人放流
之併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夫曾參繼推得賢為
潔矩之要而尤諄諄於去惡若與之為仇者蓋
狡獪一入則賢俊必無所容而禁伏兇人乃所
以保安善人凡以平天下之道不越乎此也臣
一介書生遭逢

聖明簡置諫垣惴惴終日帝以無所補益為罪然竊
觀時事若於曾參之說正今日所宜採擇者焉
臣請昧死為

嘉靖十四年九月
東之臣觀通者御史曾紳等感激思報忘其危

辱糾劾群小劉龍輩以効忠忠奉

欽依吏部從公看丁未說臣不勝欣躍慶幸臣謂

陛下明目達聰察微燭隱洞破諸奸大開言路意

汪鉢者雖欲逆言官杜之口以自固陰黨諸臣

而封植之結為腹心張其羽翼然必有所畏而

不敢也及鉢將具本覆題揚言與部臣曰若欲

去他每官寧去我官曲為餘說悉加褒美一時

誼傳臣甚駭愕自古奸惡排人好惡變亂黑白

敢為膝敵者以君之不能察也今

聖神御極雖照中天猶肆無所忌如此不知視

陛下為何如主鉢固昔所無而今僅有之奸臣即欲

忘身奮擊陳於

丹陛既而思之奸弊昭白情狀畢露必為

聖明所燭而逆遂誅寔理所必加大奸教盡實天亡

之矣臣坐不安席臥不安枕仰望

明旨逾於飢渴是月二十一日趨入本科聞鉢覆本

已下臣即往吏科視之伏讀

御批盡正鉢之所因而各區處之使群邪震疊四海

聲觀臣歡幸喜悅不覺舞蹈嘆曰真

曠世盛事

大聖之所作為也非我

皇上聖學精一心源澄澈曷能無私好惡以建此

萬機我但鉢罪止罰俸一日以此固王者重絕人之意

然愚臣竊有說焉凡如臣賊子與其知而不亟

去不若不知之為愈也方其君之未知則彼雖

為惡尚懷顧忌曰君未之知耳知之則禍將

不可言及其既知猶疑不決誅逐不加則彼

復將逞謀用智誣上以私殆無紀極延至大弊

然後從而處之甚不而迥一死然民禍以極國事

已非亦已晚矣此理彰明不待慮而知者也今

陛下於鉢既已知其奸發其隱其明亦極矣何不教

然遠去之以為天下大快而尚使之在位哉春

秋大義君人者律令臣聞春秋無將若取之以

律鉢則鉢之誅當不遲之今日而

陛下猶未明法勅法豈將小懲而大戒以為小人之

福歟臣則以為

聖意曲成固無不至然鉢血氣既衰行險僥倖之機

已熟雖聖人與居不可化而入且人賞之可使

為善者而復罰之可使不為惡臣觀

陛下於鉢胥額大臣之中擊冢宰之任排群議而用

之位長六卿封及三代加之以宮保廢之以子

孫其委任恩寵亦云極矣

陛下之所以必為此者將以利其忠也苟有人心容

不匪躬鉢猶大為臣蔽若無關於

君父之休戚誠恐積而不可解臣恐區區罰俸未必能為之懲勸以變其奸直將以縱其無忌憚之心耳臣意

陛下將無以錄其日為能勤且忠今特小失姑再試之而後絕之似以臣則以為自古小人其得君秉權必有可觀之才必有可見之績但其心惟欲藉此以竊君之寵患得患失重負

君恩流禍且深他何足錄今錄於部事辰入申出罔間寒暑誠不可謂不動也順承

意旨足稱任使誠不可謂不能也然積招物議怙終不悛身當罪小幟招邪佞可謂之忠乎惟其不

忠故欺勤能祇足為部事之蠹逞奸之具而已人臣之罪甚大于不忠尚可再試之耶

陛下所賴以與其治者人才也銓衡之地人才之端縱秉執公正或失不明而邪正之權低昂稍欠

猶足以為上習之害敗亂之兆况不忠如錄而可與之朝居之也臣知錄不亟去則風之所

鼓氣之所蒸既不勝其漸染而彼復以從違為禍福以奪其所守中人以下將悉化為邪佞

陛下下一日萬幾錄之抑揚播弄豈能一一而察之亦可以為默識矣然則

陛下欲得真才以臻治理可不汲汲於銓曹之也

加之意乎臣請復以臣之所見者言之嘉靖十四年正月期當考察十二年久正庶官入覲之

期該身斯任其當知所欽飭亦明矣臣於十三年起復赴京十月內行至徐州以下道踞傳呼

咸謂汪公子來矣臣行數日果撐駕座舡牌榜吏部人爭走郡縣而奴隸之夫皇官快迎送接

踵由沛縣至矣夫撫按二司監守一省猶且榜禁子姪親舊勿令過所屬如以考察論之則天

下司府州縣孰非錄屬而乃適期使子招搖於道途此何為哉餽遺滿載關節私通一特物議

之沸騰真足以為清朝之辱也又請以臣之所聞者言之富饒大驛每選本科承差此謂之

償勞猶有說也大縣典史之缺悍然張王欲留以陞大驛驛丞其應選人員則沮抑久或反以

窮絕驛分處之多致無所控訴姑乞恩開住遂使積年勤苦不得以享一日之榮豈我

皇上欲使物各得其所之意哉眾口傳議謂亦惟視賄賂之有無為俯仰之頓異耳欺天罔人負

君誤國臣不知錄之所為何如也陛下誠以睿明已照復即臣之所聞見者察之則錄

果忠乎奸乎米可以不速去乎進退之幾臣知陛下不崇朝而決夫夫臣家居三載入科甫及數月

固非有積憤風然於鉞者也臣聞君之所愛臣亦愛之其在狗馬且然况大臣乎則欲相忘於

無言者亦臣之心也此年以來又聞一忤鉞者則立中奇禍不然亦以計漸去其或僅存十無

二則臣亦誠危矣然臣不暇自顧猶謹復為陛下陳之以鉞之必去為快以去之不速為憂蓋君

臣之義憂樂同之大奸當踞群枉門開冒竈公器而爵祿不足以為天下勸庸非

陛下之所憂乎則臣亦為能默以為容愬然自便耶伏望

陛下諒臣愚之匪他 俯採末議

大奮乾斷將鉞亟賜斥逐以絕奸謀仍乞

命下明正其罪 宣播於朝與眾棄之使天下曉然知兇惡之斷不容於

聖代而千萬世之下永仰我

聖明之為不可及則天下幸甚

宗祧幸甚臣愚不勝款款祈望之至

嘉靖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南京戶科等科給事中陸鳳儀等謹

題為督臣賈橫不法罪惡上彰懇乞

聖明亟 賜罷斥以肅臣紀以安地方事伏惟

皇上御天立極任賢輔理一時內外臣工罔不精白

一心以承 休德間有一二恣肆不忠者皆出

自 聖斷即時擯斥不使廁迹於 治朝此誠

堯舜知人安民之道而萬年太平無疆之慶端

在是矣然今之元兇巨蠹猶得以肆然一方長

惡不悛未及去焉是共驩幸容於堯舜之時而

地方之受其害者何限也臣等待罪戶兵二科

事于錢糧兵馬有所見聞不容隱默竊照總督

浙直福建江西等處兵部尚書胡宗憲才不逮

於共驩而兇則過之握兵八載于茲不思盡率

竭忠以報 優眷之萬一而乃敢於欺

上罔下蠹 國害民無所不至雖累百牘未足以

數其罪也臣等不暇他舉姑撫其前後數事大

為公議所不容者試一一為

皇上言之前者海賊王直本與宗憲同鄉素相識善

受其贈遺軍前所用恭時宜將洲陳可願皆賊

人姦細先於太倉州敗露被熊知州拏禁倖脫

者宗憲乃倚為腹心使之往來賊中暗相約好

嘉靖三十六年三月內王直勾領倭船六隻入

寧波府岑港約眾不過三千上岸四散抄掠燒
毀房屋殺害居民不可數計而軍門但以招降
為名按兵不擊及出薪米酒肉以供饋之日費
百金以上叅政劉燾屢請出師不聽其為抗賊
嘆憤賊住港內半洋彼此交負往來無忌總兵
官盧剛造其舟欲宴屢夕而返宗憲乃預為賊
具奏乞 赦其罪且欲以海防任之盟約已堅
王直遂挺身來詣相見之際待以賓禮伴以指
揮乘以肆驕任其自便畧無防禁此果何為者
也幸賴我

皇上明見萬里斷以必誅宗憲始不得已倒牌將王

皇朝隆慶抄卷十九 三十四

直送按察司收監復口諭按察使寬之在外蓋
欲陰令之逸去而諉罪於該司也該司覺之不
從其言雖王直卒正典刑而三千之眾竟連天
誅人心憤憤無所以洩誰之咎歟而猶拚以為
功叨竊 殊恩橫行胸臆自立報功廟於吳山
塑像其中飾虛侈繪無壁比於燕然勒石不以
為恥果何以慰眾望而服人心也哉此宗憲之
欺 天冒功大罪一也上年江西報警賊亦熾
矣宗憲屢奉 明旨親詣會剿然竟不聞過江
西一步迨至十二月始為一出徒途巡觀望於
衢婺之間所過縣驛每於夜半取辦海味珍羞

猶有不前輒筆斃吏卒無數其驚懼而自盡者
不知其幾矣彼何時也乃泄泄然自恣如是耶
使非 天威遐震而江西之諸臣併力則前寇
何從而盡也即今福建盜賊尚爾紛紛興化福
州之間皆倭寇也雖有巡撫游震得為經畧未
能盡殄亦不聞宗憲協謀戮力一舉而匡攘之
却乃晏然抗城府第與歌童妓女淫佚無度時
或宴客遨遊西湖之上則以兵為戲自城門直
抵湖山擺列軍士盛張旗甲以為觀美軍中有
能彈射一禽一魚者賞以銀牌又或托稱燧火
養重不出其視福建之賊肆毒三年恬不為意

皇朝隆慶抄卷十九 三十五

近日巡按浙江御史張科屢侵之報在福建乃
不得已於今年九月二十二日始辦浙省猶復
逗遛中途不急進也伺彼一捷則又將貪天功
為己力耳然則前日之 明旨屢下豈宗憲皆
未之聞耶此宗憲之違 旨玩寇大罪二也浙
江自倭寇為孽歲報除正賦外每歲加派田地
山場稅銀共四十七萬五千九百兩名曰軍需
是固不得已以救目前之急也而宗憲乃大肆
侵蝕於其間主客兵徒張虛數支銷案卷莫可
稽查已經給事中羅嘉賓御史龐尚鵬查盤計
功計其冒破侵剋入已每歲當不下十數萬矣

邇來兩浙稍寧而連年大水滄浸民不聊生加
派無已而侵費益廣不慮之自為身家計也誠
厚矣然其如民命何故兩浙素稱殷阜乃今
則富者貧貧者逃且相率而為盜矣前春夏間
衢婺諸湖之民十有成旬晝搶掠若更削而
竭之以積總府之銀山而填宗憲之慾壑臣等
切恐盜不在海上而在境內張璉林朝曦之事
不可鑒乎此宗憲之惡刑為害大罪三也夫加
派有四十七萬之多矣前此又奏取各省解到
軍餉銀兩直隸二十九萬兩兩廣一十五萬兩
以及南贛河南山東江西并湖廣等處亦幾百

嘉慶通志卷九 六十六

萬軍門徑發批廻銀兩貯之杭州府庫以腹心
寄之知府李景萃不用牌票惟口傳取用此銀
係四十七萬之外文移不經布政司而亦科道
查盤所不及考也彼四十七萬之數開除既無
下落此銀更又作何文銷其與李景萃交通乾
沒無疑矣又曾容銀二萬兩付鄉官嚴中才坤
買綿以賞倭為名求其不擾省城二人各將前
銀盜匿入已竝無實綿一兩仍派湖州寧波二
府出綿夫賞倭已非美况又任二人者之侵盜
乎蓋其託為軍前督畫皆敗名險行趨利附勢
之徒雖有文墨全無行止宗憲與之日夜耽嗜

淫逸雖明知其侵匿不計矣如蔣孝如呂希周
如田成法皆游古揮槩出入軍門競為僭僭重
費供給盡財生事不可勝言此宗憲之糜費無
紀大罪四也至於歲造段疋所以供

上用也浙江一省該派銀四萬三千四百八十一兩
六錢宗憲妄為剋減乃令各府每銀一千兩扣
解一百兩名為助軍前任金華府知府李一元
扣解稍遲即以忿怒軍機參論則各府孰敢有
不順風附承者哉大約一歲扣除共銀四千餘
兩即一歲而他歲可知矣計其前後所侵歲供
銀兩奚啻數萬但縱必得銀兩是數庶幾幾

嘉慶通志卷九 六十七

造可供 上用宗憲既侵其十一之價則段布
濫惡不堪供用有由然矣如前年曾委嚴州府
通判胡方監造卒以段疋不堪究此宗憲之
侵欺誤 國大罪五也且總督自有常俸又有
廩給宗憲又任抗城該驛每日一小送三日一
大送侈費亦已極矣及查浙江通省共三十九
驛每歲為計慶軍門供應事假以廩給各色派
取通省驛分共計銀八百九十二兩八錢又抗
嘉寧紹台溫六府每府各派銀八十兩金衢嚴
慶湖州五府各派銀八十二兩四錢通計各府
派解共銀八百九十二兩零與各驛銀數相等

皆以供應軍門除省城不計外據各驛派解每
歲供應共得銀一千七百八十四兩夫以總督
之官既有省城之送供而又派之二十九驛既
有三十九驛之派供而又倍取之於十一府是
何供應之廣也不獨浙江為然今直隸江西福
建各亦解供如之四省民力竭矣更何堪此其
所差令人健步人等到驛每口糧一分折銀二
兩馬一匹折銀一兩武林驛以此大書木屏宗
憲屢至驛中雖目見之弗問也蓋已身罹剝取
之事又安能禁其下之不效尤也故驛遞自南
至北皆被此輩朋合赫詐所執皮套火牌不令

宋嘉慶朝抄卷十九 五十九

人看但口稱軍情緊急應慮糧若干馬匹若干
任意細剝勒騙慘酷猛於虎狼要皆軍門縱之
使然貽害不小此宗憲之毒流驛傳大罪六也
官爵之命出自朝廷總督雖專治一方命官
豈得而擅耶宗憲但知財賄之可貪而不知明
器之不可假如胡良瑞富商也因其送銀八百
五十兩與之把總張曉里戚也因其送家鄉花
園一片而授之揮使他若承差章廷桂先在溫
州打死館夫已革而不用矣後以指揮戴冲霄
引進即給之劄付發募兵五百名與其管領指
揮祝壽麒納銀八百兩收貯賞功所以為公矣

次日取進私室給與把總劄付四道千總劄付
一十六道隨賣與襲十九等得銀二千餘兩宗
憲亦何故而私章廷桂祝壽麒賄入劄出如持
左券故先納銀領劄而得冠帶者無慮數百皆
為假虎之孤張威挾勢生事害人詐取財賄乘
以歸之宗憲此則其賣官通賄大罪七也又
鄉宦茅坤旦夕與宗憲飲酒嬉樂者也近日
請杭州右衛軍器廠以為私宅宗憲竟不念
務重大此廠非可以私授人者而乃輕徇茅
之求茅坤遂圍圍廠界占為己有該衛軍士
號呼曰

宋嘉慶朝抄卷十九 五十九

祖宗以來有此官廠一旦送人將來何處造軍器耶
此則其以私滅公大罪八也兵隸督府本為地
方防禦而設其不宜調用明矣上年夏間宗憲
親男前往直隸應試乃發壯兵銃手一百餘名
護送出境所過騷擾其隨行門子之至崇德與
鄉宦余田家僮爭效兇闖致彼妓婦懼擊自縊
却乃專惑門子之言發兵七百擊擊爭而無辜
平民數十餘人到院各知打八十常特殞命
八人復欲羅織余田加以他罪使非布政使胡
松力為救解則余田之冤抑又將無伸雪矣今
年六月內強盜四日餘董搶掠宗憲本亦聞有

銀山之富也宗憲得報輒差指揮張曉統帥神
弩手及精兵五百名前往家鄉看守夫兵者

朝廷之兵也之以送子以之守家又以之為門子

報讐向軍門之自便如此耶此則其私自調兵

大罪九也居官以名檢為先雖在卑冗無敢踰

越總督且瞻豈容湯發宗憲聞杭城鄉宦洪梗

之女有殊色密託罷閑中書書孫通意使洪梗

就花園中置酒酣飲乃陽醉入內與女相見繼

即以見禮銀一百兩致款竟不顧部民娶之為

妻洪梗以是出入都府說事過錢何勢逞威白

奪人田地財物氣燄重灼自潘泉諸司以下無

不折節下之者甚至通事夷來住之妻倡婦人

每令進府通密不出或迷浹旬出則重以金銀

賚之外人有告不准狀者皆此婦帶進批出又

部下健步徐子明之妻亦以戴冲霄暗報常取

進用與之比狎人視督府為宣淫之地矣此則

其縱欲敗度大罪十也參照總督浙直福建江

西等處兵部尚書胡宗憲姦欺無比貪縱異常

海上要功屢致言官之論劾閣中奏疏敢於

明命之抗違志怠於官成而恣意荒淫亦有靖共之

節權專於勢盛而擅作威福畧無臣子之忠剝
數省以實一家東南之財力已竭盜

國賦以充私室兵民之怨憤難平任險詖以為慕

宿積蠹滋甚器以張鳴翅播害無窮軍殿

送作人情奉公之意何在官兵調充私用守法

之戒奚存沉湎酒色之場毀兼衣冠之寵官常

大壞臣識盡隨負

國殃民莫此為甚此天下首惡人共以浙中大倭

目之蓋不可一日復居總督之位者也伏望

皇上俯鑒臣言

勅下廷臣再加查訪使臣等所論宗憲十罪一有不

實是誣忠為欺將臣等坐以重罪以為言官妻

指之戒如果臣等所言不妄伏乞

聖斷速將宗憲解斥另推資望相應忠勤公慎者以

代其任則庶乎督府得人四省賴以安息而

皇上永紓南顧之懷矣臣等冒昧陳言無任殫越悚

恐之至等因奏奉

聖旨吏部看未說

刑科等科都給事中官臣高時等題為跋扈權奸稔惡怙終抗違強辯懇乞

聖明早賜褫奪重權以正欺罔以杜後患事近該巡

按御史車邦祐等遵奉 明旨查叅翊國公郭

勛招納亡命兇徒濫開違法大店擅收私稅酷

用官刑四路邀截客商貨物百計霸占軍民房

屋貪賄專權召灾致異等項不法事情據實具

奏仰惟 聖明洞察弊源着勛從實回話續該

都御史胡守中亦將郭勛奸黨重情串結緝事

旗校暗握廠衛機權冒占官軍侵欺糧賞嚇騙

各商資本貪濫包辦工價狂悖不忠抗違

明旨恣望不遵 勅書等項欺心情節即具本論劾欽

奉 明旨着令鎮撫司一併勘問臣見先後

命下之日京師兆民賢愚老幼相向歡騰皆云老奸

巨猾蒂固根深賴我

皇上離明乾斷一旦與民除害逆折奸萌百姓之福

也是以輿情公法律之勛之罪不容誅美茲者

僅蒙

皇上漸令認罪回話姑待勘明處治此實

聖明御極頓挫奸權之道必有深思遠慮非臣等愚

昧所能窺測顧為之助者法當惕然省感吐實

露情辭避兵柄哀乞貶竄贖免重愆猶難追控

放逐之譴矣夫何郭勛文過逞奸執迷不悛數

日之間連章三次撫拾長辯中間情實愈戾一

則曰臣實不甘深懷怨望在 聖明固已盡識

其微而狂悖支吾端不止此欺天罔人聽言可

以觀志臣不知其何心也意者勛之恣肆飾非

尚謂守中邦祐所論事情未得肯察緊要若可

巧言遮蔽殊不知跡踪敗露欲蓋彌彰雖使三

尺之童亦能言其梗槩夫以勛之罔利無厭言

之如南京東南財賦之地淮揚魚鹽饒腴之所

臨清徐州德州亦齊魯膏腴之區也勛皆置有

秘店同夥計與販群聚充斥道路水陸船車各

懸翊國公金字牌面騷動地方關津不敢正視

侵漁民利歲入鉅萬而貪夫黷壑難填之愆可

謂無遠不至矣且以頻年剝削畿輔軍民膏血

已盡雖至朝廷近侍內官房屋勛亦任情吞併

全無顧忌如南城水頭華嚴庄屋一所田連阡

陌值銀三十萬兩此則勛之白占近故蕭敬太

監之業也東城溝沿衙衛大宅一所中間古銅

玩好之器未計其數又有城外庄田二處值銀

二十萬兩此則勛之白占近故魏彬太監之業

也城外八里庄房屋田園一所值銀十萬餘兩

此則勛之白占近故常彩太監之業也城南八

里庄輪與膏腴墾宇田園一所值銀二十萬兩
此則勛之白占近故竇瑾太監之業也又如太
監溫璽物故家資玩好值銀十萬勛則用強奪
取過半又古庄田一處值銀萬兩克抑無伸整
將各官一應護 勅御祭龍碑毀廢無存所創
庵院寺觀殿宇拆毀改造庄舍孰敢攔阻蓋由
郭勛威力暴著凡有觸其怒者欲求止於破家
而不可得所以聞風戰懼不但大羊之畏猛虎
也人言但願得罪於官府不願得罪於後府勛
之忍心害理當何如其為報也且以運糧船隻
成造工價不少 國家賴以為用勛則每年積

三言 卷二十

使黨惡光棍將銀貨挨借運糧軍士按月收
息幸其浪費貧窘逼勒就將官船准折私債不
論船之大小新舊一槩折卸變價是誠何心哉
權奸之惡貽患於商賈貽患於畿民貽患於內
官貽患於漕運從此不治日夕月深殆將無所
底止矣民之蠢蠢國之盜臣不圖見於

聖明之世也已上貪饕大畧是又出於御史車邦祐

聞見之外者矣又以私植黨與言之郭憲郭勛
通同壞法嘗為守中所論矣若夫勛之坐地運
籌藉為謀主則有逆黨張綵嫡弟張維亡命生
員楊紹言罷斥鄉官錢俊民翁守法喇唬高廷

專一舞文弄法撥置行私五人尤為無賴中之
巨魁至於託之心腹可備緩急之用者又有橫
豪官校人役陳錄孫聰梁永濟彭福李福郭經
劉宣恭鐸郭慎黃曙李魁陳益趙勳王叢林邵
寶申鑑司昇王瑚孫應乾李濟王月李昂李秉
馬奎張燮莫非鷄鳴狗盜之輩也若夫布為牙
爪生事害人則有棍徒孫錫孫濟裴應龍袁元
瑣戴保光周踞王三孫淮來福邵宗彘李茂日
逐走透厥衛消息詐財為生則有刁潑校尉劉
致李淮呂保居鐸梁米等狐假虎威軍民切齒
且又剋剋官軍極其狠毒興言至此真可流涕

三言 卷二十四

每年山東河南等處春秋領班都司到營樂取
磕頭銀二百兩領班指揮磕頭五十兩隊下千
戶寫字旗軍各五兩辨納各為定分要之皆非
各官之已資也却將班軍行糧賞米一一扣除
交送明白方免網打取辱凡遇外衛工價無措
明縱孫聰陳瑛用強挨借低銀每一百兩先扣
保頭銀二十兩互相影射完工一候官軍班滿
回衛輒便濫批詞狀或差管工把總守催責令
該衛監併加倍追收解償私債以致原籍軍餘
貧窘徹骨而轉徙流離者踵踵也勛之貽患及
此可謂忍矣又如京衛官軍未盡派撥工所蓋

國家節養餘力優恤軍士之渥恩也奈何郭勛私室計日役占者不計其數聽信投充跟用者有之仍令辦納月錢者有之買開田籍者有之脩造房屋庄田凡有一技一能手藝軍士莫不輪者役使止給米一升皆隸陳祿孫聰置有私簿挨次分派含冤動控訴無門損壞營務實由勛始蓋勛者既叨掌管府事又兼提督京營全不仰思我

聖明委任眷注者何如而勛顧可以為是也是其上

狐

君父之恩天理人心泯滅盡矣再照郭勛舉動乖方

書嘉隆疏抄卷十

五

乖方機緘巨測踪跡可疑者非一事也且如重犯張延齡包藏禍心罪在不宥平人稍知法度者自能遠避嫌疑以圖全身家勛為閣閣權貴與之交通代伊管理店庄家私如此存心豈無所為也哉京師舊制不許堆積糧食律法必有深意勛之庄第貯蓄雜糧各以萬計可謂多矣又如各倉每月放糧之期令人隨處權買多方私自豐殖有積無散此欲何為律開違式器用不許擅置勛先年令漕運將李節鑄造流金圓爐六十面發發芳爐四十面又嘗造金銀山等項侈肆物件臣庶之家不知作為何用然其

借擬玩法尤駭觀瞻外國不許交通關津不許私度亦禁例也勛則奉拳然必欲革去巡關御史又令家人李福孫錫王二等潛住縣頭遠郡販鹽販茶販馬交易恬無忌憚

祖宗之法度森嚴不知是為何物是必勛之貪鄙究殘根於天性恭惟一堯舜在上尚不格心感化

聖明今日不可不為之慮矣易謂童牛之牙將以預防其觸也積家之節將以預制其長也臣等伏

覩

明旨責勛內云好生強悍無禮恬不畏法欽此則知勛之嫫媿情狀自悉於

書嘉隆疏抄卷十

天

聖明日月照臨之下若無容言矣臣又切謂小人為惡亦恐人知人未及知猶有所憚也迨夫貫盈敗露人皆知之矣然又不能明正其罪屈法姑容彼將安意肆志養成隱憂履霜不戒而堅冰必至天下之勢則然也且駙馬謝詔英國公張溶惠安伯張綱均一朝廷動戚罪犯輕重此勛為次今皆置之明法而不貸者蓋以功在外戚位望已隆則強梁難制故惡雖小而必治使人不敢輕犯也夫勛之過惡深重無以加矣且惡之羽翼尚多聲勢甚權與昔無異一時執法問官未免遲疑觀望事體

尤為不便中間疑忌機會所在不可不審

聖明天縱高出尋常萬萬臣等何敢多言伏乞

皇上大施剛斷早奪坐府督營權柄

勅下錦衣衛將首惡郭勛及一千奸惡人犯拿送鎮

撫司同前謝詔張濬等一併究問明白不許回

護徇私從公具本奏請

明旨治罪將見軍民之冤抑可伸奸邪之黨類自散

禍胎永絕

國法昭明而

宗社無疆之休端在是矣

嘉靖二十年十月十七日奉

嘉靖二十年十月十七日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郭勛受朕恩眷出群臣之上不意

交結逆囚包藏禍心代管家店跡此一端槩可

知矣朕奉天命以倫序入承天位張巡齡謀為

不軌人誰不知勛也敢復為之便着錦衣衛等

送鎮撫司一併問了來說科道正係耳目所寄

這等事情通無一言都當追究且姑記這高時

能興忠言加俸一級該衙門知道

兵科給事中臣張潤身等謹

題為乞宥不職武臣早振威德以綏遐荒事昨

見撫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咸寧侯仇鸞題為地

方盜息民安事內開嘉靖十年正月起至本年

十二月終止各處報到賊情共九十七起已獲

賊人二百四十五人未獲一萬一千八百四十

名盜賊充斥莫此為甚庶民罹害不言可知是

惡得謂之盜息惡得謂之民安乎然此猶其小

者耳姑舉一二大者言之先該巡按廣東御史

吳麟題稱陽春西山等處賊首趙林花等一千

餘徒呐喊攻打擁進高州府內劫去庫銀八千

四百七十兩銅錢六萬二千七百餘文并雜貨

寶石及胖襖褲鞋等件劫去茂名縣監囚九名

劫掠官衙吏解內外城關墮民二百四十餘家

被傷官軍男婦二百三十八名口燒毀房屋四

十餘間財畜等物難計其數隨該兵部查察失

事人員節奉聖旨這官且不提都着照前

旨住了俸戴罪殺賊林山仇鸞也住了俸督同

都布按三司守巡等官且照奏內事理務將前

賊擒剿盡絕以靖地方以此仰見

皇上天寬地宥正各官勉圖後效用贖前愆之時也

奈何推避者託疾乞休貪懦者素餐備事鎮巡

亦何推避者託疾乞休貪懦者素餐備事鎮巡

且然他尚何說哉故未幾而黎文貴等起於林越城劫庫拒捕傷人御史徐錦之疏可徵也未幾而許折桂等肆於海洋官軍被戮凌轢逼省御史吳麟之疏又可徵也然黎文貴等之惡比之趙林花等有間而論法俱所不容許折桂等之兇比之趙林花等過之而原情或在可憫向使鎮巡得人因威素著應剿者搗其穴不失時而縱恣應撫者為之所不先時而隱忍則一張一弛動中機宜法立而軍威遠振今行而盜賊屏息矣詎有嘯聚竊發以至月異而歲不同者哉所據前項失事地方各該鎮巡兵官俱經該部參論已奉 明旨處治外似無待於臣等之贅言者切惟事論大體當委任以責成禁法太甚必更化而善治全兩廣之寇漸以滋蔓兩廣之兵類多急緩若復因循姑息後必救藥不勝美選將練兵固今日之急務也參照鎮守兩廣總兵官仇鸞叨承倖位模稜踵厥祖之風奔競權門納賄竊征蠻之柄少不經事宵中未有甲兵私以威公嶺外吳堪保障三年澄而草展一籌豈能夾勝千里群盜起而流徙兩省未必學敵萬人即其策勵不前益知負託已甚備倭官江寶職本專於司兵才乃疎於禦寇任海寇

之縱橫初不動擊揖澄清之念恐官軍之陷覆累不輪同舟共濟之誠鎮守廣西副總兵張經歷任有年禦戎無策或搖撞伏草時聞有盜或赤子弄兵歲無虛月地方之弊已極干城之將奚賴分守參將 縉倫安地備失事罪無所逃素病乞歸避難情尤可惡以上四臣均統兵權而任大責重仇鸞尤為之綱均曠厥職而玩寇殃民仇鸞尤為之首然兩廣之時勢頗殊而一以得人為本苟非出眾之才必不能樹安攘之績也如蒙 聖旨軫念遐荒小民仁當徧覆兵戎大事機貴先圖乞將仇鸞等早賜罷黜仍勅下兵部詳議其事慎選其人必其盡剿兇殘大彰警戒而又宣布 朝廷之威德無遠弗届申明中外之教化無思不服則庶乎奸謀閉而不興亂賊惧而不作也懇 惟 採納地方幸甚 嘉靖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

南京廣東道署事試御史臣謝珍等謹

題為乞燭劾貪驕恣武臣以廣 聖德以全

聖治事臣等近接得邸報武定侯郭勛奏為陳愚見

遵 祖制答 聖明通選法用人材立稽考惜

民財蘇困苦添鎮守以清政治永圖真安事奉

聖旨這所奏事宜各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臣等覽

誦大駭 聖明在上內外大小臣工莫不祗肅

靖恭罔敢踰越而勛乃妄言實亂肆無忌憚如

此據勛之言則是六部院寺科道及撫按監司

守令盡皆不才天下政務盡出勛之指畫乃理

嘉慶二十二年

也謂 聖明之世盡無一人可用盡無一事得

宜何其誣妄之甚乎觀其所言各項事宜類多

影響恍惚妄意僥倖未嘗見有何利弊其添

設鎮守乃其至意之所在也必是久關內臣重

賄鑽求勛乃利其不賢之入并其日後肆出雲

民以供奉於已為之惑探

陛下却乃謗讟諸臣以鉗眾口臣不敢縷舉以塵

天聽請只以此一事與勛辯之其曰天下官吏貪污

害民皆因

陛下無腹心耳目之人在天下也又曰文武官員推

艱避事該內臣劾奏則奸貪斂跡此正 先朝

奸邪之人所以盈惑 君心蠹害

朝政之言而勛乃敢以陳於

陛下之前乎果如勛言則內臣用事莫如正德年間

內臣斂手莫如

陛下臨御以來是以正德年為太平極治而今為

積弊之時也夫數年大壞極弊

陛下 一洗而更新之得失治亂不較自明而勛之倡

議顛倒若此意豈無所為乎如勛之言果行則

陛下累年東養安堵之民一旦困苦愁嘆當復如正

德年矣且宦官用事害政傷治不獨正德年為

然自古有之

嘉慶二十二年

陛下斷自宸衷毅然裁革可謂度越百王傳之萬世

而連祚綿永書之史冊而宇宙增光乃謂嘉靖

年來不知何人奏請

皇上節次因事取回豈奏者為妄奏而

陛下為過聽耶

陛下光明俊偉之事而勛以為偏私不公之甚其恣

肆不臣何如耶

陛下為萬國臣民之元首凡文武百官莫非

陛下之股肱耳目心膂而刑餘之屬特以備門掃之

役耳君臣一體忠義天性豈惟宦官之親而大

臣群臣皆疎也宦官鎮守利於宦官勛欲用之

科道巡視不利於宦官勛欲去之欲

陛下盡疑天下之臣而獨倚宦官為腹心耳目勛何

切切於宦官也前代有以宦官為腹心耳目者

陛下視之為何如而勛欲以此望

陛下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

勛之言不恭不敬莫大於是又其言曰文官弄

法武官已被鉗制不得如文武并用之時又非

虛心為國忠於

陛下之言也勛亦武官獨被厚 寵位極太師班列

三公之上此武臣之極也正宜持滿戒盈謙虛

自保以求無負殊遇斯謂善道乃欲以一身攬

九卿之權以數言鉗百僚之口內結宦寺外悅

群小揜掩軍機忌人干預何為若我使其者真有

感恩圖報之誠經 國濟時之略方今邊塵累

警當決策以折衝 天討方行當身先以邁往

其職分之宜補報之地胡為逡巡退縮置無一

籌可展而招權出位為此誣妄之說乎知人如

陛下聽言如

陛下照臨如日月摧折如雷震不暇近習某悅仗倖

如

陛下而勛敢肆無忌憚瀆亂 聖聽如此萬一得

行又將無所不至矣天下之人一聞勛奏莫不

驚惶憤嫉顛控無地臣等特罪言責致鉗結以

自固乎其他怙 寵作威輕世罔利又不能盡

舉者伏惟

聖明俯察則勛之忠邪自見速賜區處天下幸甚

嘉靖十七年六月初二日奉

聖旨這鎮守內官無益於治朝廷自有處置這本所

言專借事攻激勳臣本當拿究且不究治該衙

門知道

戶科右給事中臣鄭一鵬謹

題為糾劾事先該巡按山西監察御史馬錄劾奏

武定侯郭勛嚮託犯人張寅事情奉

聖旨都察院知道欽此續據武定侯郭勛奏辯奉

聖旨張寅事情着撫按官從公審問歸結郭勛既從

實認罪該衙門知道欽此臣切聞

命下即欲論以為郭勛受財囑事徇私撓法事既敗

露又不輸服假捏事端驕橫專恣無大臣之節

漸不可長疏其未一隨訪得張寅情罪深重乃

知勛之罪有不止於專橫者查得張寅前年午

係延安謀叛賊首李鉞親姪習白蓮教煽惑愚

民僭稱王甯糾合徒眾攻破洛川縣城池劫掠

虛獄焚燒縣治賊殺延安潼關等衛指揮千戶

及洛川知縣等官擄掠居民財物頭畜以萬萬

計又妖徒邵進祿等假授為官規取宜川郿州

雍州等州縣幸被官軍撲滅脫身逃走續該兵

部題奉

欽依將該道守巡守備兵備各該軍衛有司掌印捕

盜等官住俸挨拿後李平改名張寅潛往山西

徐溝縣地方買置庄田被居民薛良告發獲獲

在官則張寅者罪大惡極人神共怒王法所必

誅而不赦者也勛為

陛下股肱大臣明知張寅係謀叛首惡自宜應時覺

發為國討賊乃與之往來交結為逋逃罪人

之主至捉獲到官又多方救解欺君負

國莫此為甚勛非喪心病狂何至於此是謂勛利其

厚賂而為之邪則是貪黷無厭在

國有常憲在勛為常事耳謂非利其賂直平素與

之交游而張寅者其家世則逆賊也其所為則

圖為不軌謀危社稷也勛果何利而與之游

邪勛為五府大臣掌握戎樞乃與逆賊交通此

其意何為者邪參照武定侯郭勛狡獪宅心險

賊成性往往差防軍出關擗擊職官嚇詐銀兩

被都御史孟春都察院糾劾又假採石脩理等

項科斂軍士財物禁約燒酒遣邏卒搜索酒家

挾詐人財被給事中葛鴻糾劾他如希錢舉之

意則咎辱謫官御史周廣幾至於死受李隆之

囑則大廷對眾涕泣為其稱冤及司禮監三

法司會問李隆果以逆誅且勛近又貪圖虎賁

衛所官地便好隣近房屋買鴛本衛指揮劉勳

王琬等具本捏奏窳狹不堪居住隨買已故學

士唐鼎榮家壞爛房屋抵換夫

朝廷設立衛所拱衛京師而勛敢貪圖騙奪非

懷不軌之心豈敢如此背實憲奪公主田園

率以逆誅勳敢謀奪 朝廷衛所其惡豈止憲
比夫 祖宗設立衙門各有深意就使損壞但
當脩理假使功臣第宅有與府部廠衛相近規
圖更換者

陛下亦將許之乎臣知其決不可也且唐皇住房價
止二百三十兩而衛所地址寬敞堂宇高大奚
翅拾倍勳乃上下囑託朦朧欺蔽其惡復何所
不至邪夫易稱履霜堅冰言馴致有漸也况罪
狀昭著如勳者若不加罪何以為人臣欺罔不
忠者戒

陛下何惜一勳不以正 國法哉如蒙伏望

奉天府志卷二十一

二十七

皇上大會乾劍將郭勳革去管事重加罪譴其張寅
事仍行山西撫按衙門差官押解陝西撫按衙
門審係情直照依先題事例明正典刑如果干
礙郭勳一併參究其今拆虎賁左衛速為改正
該部受囑朦朧欺蔽及指揮劉勳王統千戶唐
相等及兵馬等官畏勢通同罔顧 國法俱屬
有罪乞 勅該部從實回話其指揮劉勳等及
兵馬等官着錦衣衛拿送法司問罪如此則政
刑不惑而人臣欺罔不忠者亦知所儆矣

嘉靖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南京吏科等科給事中臣王輝等謹

題為新任輔臣素著奸惡恐終負

聖眷乞 賜辭黜簡賢良以圖 盛治事臣等每讀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有曰明明在朝穆穆布列
聚精會神相得益章化洽四表橫被無窮至此
未嘗不三復欣感焉恭惟

皇上天縱仁聖求賢圖治之心勤倦朝夕真天下臣
民千萬載希濶之遇果得真亮純實之輔仰宣

德化則豐功偉績高明廣大何啻天地日月也夫何

臣職不脩上負 聖主關輔理之效以勤

宵旰之慮臣等實為承春 命者懷憤懣焉前效

之去如距斯脫此固仰賴

明威之昭格矣臣等猶慮後人之負 聖眷龍前非

而加甚耳竊照新任太學士仍掌禮部事嚴嵩
貪婪無耻巧同駙儉媚嫉成性毒甚魁蝎外謹

恪而內即恣淫陽恭順而陰肆驕橫姦邪百狀
屢經論劾復加鄙惡是雲焰方熾又從而煽之

也

皇上不世出之主而斯人猥居端揆豈不瀆

聖朝哉竊惟嚴嵩奸惡之詳已徹 宸聰而復加要

任將惟以其位次之及而姑試之然替書樞機

庶務之舉廢係於斯自官之邪正係於斯而輔

臣非姑試之位况士風日墮民生日艱夷狄日橫求賢更化正今所宜汲汲也而非姑試之時臣等蓋反覆思之設或人心可感萬一嚴嵩感激殊眷蠲舊惡以勉新圖亦有可望乎但古昔大臣勲業之建皆積之深厚故能發之光大嵩自筮仕以來其汙辱之行街談巷議譁然以為口實雖欲改圖如大本之既撥素望之不孚何哉則後效之不可望彰彰明矣臣等又思之聖君當極萬一不敢大肆其惡但內外臣工多淺陋於利欲之私而忘其忠義之良久矣若復樹斯人以為之標則互相朋比為害滋蔓是故嵩一人之貪雖未足竭天下之財然貪者皆將德附焉而天下之事債夫惡源本塞未流愈濫是則塞源之計正當於濫議之夫嵩之柄用簡在帝心而臣等敢言之似不免按違拂之罪然君門之深重萬里奸臣之詐偽百端故老智如棟而共工驩兜得以象恭而雜進此街巷之譏為堯之言堯之所必採也 新命甫加任事伊始而臣等遽言之似不免於躁妄之罪然與其言之於蠹政之後則焦頭爛額何救於焚不若言之於方任之始猶得以效曲突徙薪之愚款也臣等之論嵩亦既屢矣而猶說諫不已似不免於

嘉靖二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奉

執贖之罪但輔臣政樞也嚴嵩奸邪之尤者也高不去則必蠹 聖政以煩 聖慮舍是不懇為 陛下言之餘無足言者夫况洗潔乃心脩舉乃職綸音煥若而猶畏權避罪隱默乾沒以自取容臣等雖至愚極陋如上負 聖明何所不敢也亦不忍也且 君父即 天也而臣子者精一無二天心對越以俟 明命之降而已 皇上俯賜鑒察以為出於天下之公議而採納之將嚴嵩罷黜別求賢輔以成高明廣大之業使微末小臣得緣 聖主之光以竊榮照臣等之幸也若以為大臣之進退而小臣是議罪其冒昧而黜罰之則身像辱而仰報 君父之心庶幾其無負焉官具臣等之分也披瀝悃誠冒干天聽不勝惶恐之至 嘉靖二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奉 聖旨嚴嵩朕簡在既久眷任方深前已有旨留用了這本如何又這等來說該衙門知道

兵部武選清吏司員外郎事王事臣楊繼盛謹
奏為感激 天恩捨身圖報乞

賜聖斷早誅姦險巧佞專權賊臣以清

朝政以絕虜患事臣前任兵部車駕司員外諫阻

馬市言不及時本內脫字罪應下獄被逆鸞威

囑問官將臣手指拶折脛骨夾出必欲置之于

死荷蒙

皇上聖恩薄罰降謫不二年間復陞今職夫以孤直

罪臣不死逆鸞之手已為萬幸而又遷轉如此

之速自今已往之年皆

皇上再生之身自今已往之官皆

西嘉隆錄抄卷二十

皇上欽賜之職也臣蒙此莫大之恩則凡事有益於

國家可以仰報萬一者死有所不顧而日夜嚮思

所以捨身圖報之道又未有急于

請誅賊臣者况臣官居兵曹以討賊為職然賊不專

于胡虜也凡有害于 社稷人民者均謂之賊

臣大學士嚴嵩盜權切柄誤

國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方今在外之賊惟

胡虜為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為最胡虜者大羊

之盜瘡疥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

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

以除外賊者故臣

請誅賊嵩在剿絕胡虜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

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嘗劾之矣然止皆

言嵩貪污之小而未嘗發嵩僭竊之罪嵩之奸

佞又善為撫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

皇上之仁恕又冀嵩感容留之 恩而圖為改邪歸

正之道故嵩猶得竊位至今嵩於此時日夜感

恩改過可也豈意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

之計因

皇上之留而愈恣其無忌憚之為眾惡俱備四端已

絕雖離經畔道取天下後世之唾罵亦有所不

顧矣幸賴

東嘉隆錄抄卷二十

皇上敬天之誠格于 皇天 上天恐姦臣害

皇上之治而屢示災以警告去年春雷久不發聲占

云大臣專政然臣莫大于嵩而專政亦未有過

于嵩者去年冬日有赤色占云天下有叛臣夫

曰叛者非謀反之謂也凡心不在

君而背之者皆謂之叛然則背君之臣又孰有過于

嵩乎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

當應于賊嵩之身乃日侍其側而不覺

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

皇上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既不見信雖

上天示警言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

叛君之十大罪為 皇上陳之我

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 詔天下罷中

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 殿閣之臣

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平章 國事故載諸

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

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

死此其為 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為輔

臣儼然丞相自居挾

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 題覆其初

惟先呈稿而後敢行及今面稟而後敢起稿嵩

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為人絡驛

不絕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

及至失事又謝罪于人雖有前丞相之專恣未

有如斯之甚者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

之權有丞相之權又無丞相之下係以故各官

之陞遷未及謝 恩先拜謝嵩蓋惟知是權出

于嵩惟知畏懼奉承於嵩而已此壞

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 人君之所統馭天下

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

皇上今嵩票本蓋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有

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且如

皇上用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

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于衆曰此人不親附于我故

票本罷之

皇上宥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

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于衆曰此人得罪于我故票

本報之凡少有得罪于嵩者雖小心躲避嵩亦

尋別本帶出 旨意報復陷害是嵩竊

皇上之恩以市已之惠假

皇上之罰以彰已之威所以群臣感嵩之惠甚於感

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於威

皇上之罰也用金賞罰之權既歸于嵩大小臣工又

盡附于嵩嵩之心胆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

皇上之明斷乃假權于賊手如此也此竊

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

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

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蓋

人臣以已之善而歸之於君使天下皆稱頌君

之德不敢彰已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嵩于

皇上行政之善毋事必令于世蕃傳于人曰

皇上初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蓋惟恐天下之

人不知事權之出于已也及今則將

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為書十冊名曰嘉靖

疏議使天下後世皆知

皇上以前所行之善盡出彼之撥置主張

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如此乎

此掩

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

皇上今當崇本蓋君逸臣勞之意當乃令于世蕃代

票恣父逸子勞之為世蕃却又約諸乾兒子趙

文華等群會票擬結成政黨亂政滋弊一票屢

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 旨音未下滿朝

紛然已先知之及 聖旨既下則臣前所講若

合符契臣初見高時適原任職方司郎中汪冕

稟事于高曰昨御史蔡朴然守備許守等失事

本部覆本已具揭與東樓已票送入未知何如

東樓者世蕃之別號也高云小兒已票罰俸內

分兩等甚有分曉

皇上定是依擬臣初甚疑及後 旨下果如高言即

臣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前經歷沈鍊

劾高

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執勅蕭鄙奔走

嵩門下為嵩心腹感嵩之恩又畏嵩之威倉皇

落魄莫知所措差人問世蕃如何西世蕃乃同

趙文華擬票傳當趙文華袖入逆函於李本李本

抄票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高之本世蕃猶

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

之權又以子而並已之權百官孰敢不服天下

孰敢不畏故今 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

又曰此時父子二閣於他日一家盡獄囚豈深恨

嵩父子並專權柄故耳此縱姦子之僭竊四大

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

為輔臣宜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為龍一斷之

計先自貪冒軍功將欲令孫冒功于兩廣故先

布之伊表姪歐陽必進為兩廣總督親家平江

伯陳圭為兩廣總兵鄉親御史王汝桂為廣東

巡按朋奸比黨據龍奏合先將張孫嚴效忠冒

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首

級七顆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鶴

襲奪鶴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

千戶今任職管事有武選司吳亨十九號堂稿

可查天效忠嚴鶴皆為世蕃子也隨任泰養未

聞一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

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冒濫錦衣衛官爵以故殿

陽必進得陞工部尚書陳圭告病回京得掌後

府印信黃汝桂得驟陞大僕寺少卿是豈既稿

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

私黨此倘既作倣效成風蔣應魁等今子冒名

打死發遣皆高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
蔣應魁等會冒科道則勅之在高會冒人所共
知科道乃不敢勅然則高積威足以箝天下之
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
仇鸞總兵甘肅為事單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
等陣亡正胡虜竊伺之時使高少有為

國家之心選一賢將胡虜聞知豈敢輕犯

京師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處道兵部鸞為大將
及鸞冒哈丹見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詹子
萬父子彼時嘗自誇以為有鸞之功矣及鸞
權日盛出高之上及欺侮於高嘗自嘆以為引

虎遺惠後又知

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誹
謗以泯初黨之跡以眩

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萬
在終而萬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

皇上有疑逆鸞之心故耳是勾虜有逆者鸞也而受
賄引用鸞者則萬與世蕃也使非萬與世蕃則

鸞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
賞進不肖受顯戮高之罪惡其出鸞之上矣此
引背逆之數臣六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胡虜
犯京深入失律歸路已絕我軍奮勇正好與之

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尚書于汝襲問計于高
高宜力主剿戰以伸中國之威以紓

皇上之憂可也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
猶可掩飾此處戰敗

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自回去以故
汝襲傳令不戰及

皇上拿問汝襲求於高高又曰雖是拿問我其揭帖
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襲招出真情故將此言

毀哄以安其心汝襲亦恃高平日有回天手段
故安心不辨及汝襲臨刑始知為高所誤乃大

呼曰嚴嵩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襲不出
戰之故天下皆知為高主張特

皇上不知之耳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
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私也刑部

郎中徐學詩以論劾高與世蕃單任為民矣高
乃於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

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曹罷黜荷蒙

聖明洞察其姦將應曹留用夫應曹乃

皇上供事內廷之臣高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
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中

屬汝進以論劾高與世蕃降為典史今高于嘉
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逼赫吏部將汝進

罷斥夫汝造言官也縱言不當

皇上既降其官矣其為典史則無過可指也萬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以勝數耶夫為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焉不惟罷其官又且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為之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是黜陟之權

皇上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萬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萬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撓于萬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附專主於文武官遷陞不論人之賢否

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效

皇上為心惟日以納賄賊萬為事將官既納賄於萬不得不剝削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為甚有司既納賄於萬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地方之民為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思亂皆欲食萬之肉

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以當萬殘害之苦非

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軍民人心既怨恨思亂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城

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亂治我

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為少變

皇上即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復古反萬為輔臣諂諛以欺乎上貪污以率其下通賄賂者雖貪如盜蹠而亦薦用奔競踈拙者雖廉如夷齊而亦罷黜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為固滯巧彌縫者以為有才勸捐介者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練事卑汙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萬先好利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貪萬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萬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

皇上之聰明顧若不知者何哉蓋因

皇上待臣下之心出于至誠誠實事

皇上之姦入于至神以至神之姦而欺至誠之心無怪其墮于術中而不與也臣再以萬之五姦知之

皇上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之臣萬必託之以

伺察 聖意故先用賈賄結交情熟于

皇上言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喜笑軟戲之聲遊

觀燕樂之為無不報高知之每報必酌以重賞
凡 聖意所愛憎舉措高皆預知故得以遂逢
迎之巧以悅 皇上之心

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為盡合
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

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謀此其姦一也通政司納
言之官嵩欲阻寒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
文華為通政使凡奏章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
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纔進呈本內情節嵩
皆預知事少干于嵩者即先有術以為彌縫御
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

得以展轉掩飾其故是

皇上之納言官乃賊嵩之攔路犬此其姦二也嵩既

彌縫周密所畏者厥衛衙門緝訪之也嵩
則令子世蕃將衛衙官籠絡強迫結為兒女親
家夫既與之親雖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
於賊嵩之奸惡又豈忍緝訪發露不然嵩籍江
西去京肆千餘里乃結親于此勢屈不便欲何
為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

皇上試問嵩之諸孫所娶者是誰之女便可見其是
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爪葛此其姦三也嚴衛衙為
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奏劾故于科

宋吉嘉隆理抄卷下

三十一

宋吉嘉隆理抄卷下

三十一

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與中書行人之

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與行取之列

考選之時又擇熟軟圓融出自門下者方選科

道者必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

使知其罪而不得言言之而亦不真既選之後

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為之餞贖或心

有所愛憎則唆之舉劾為嵩使令至五六年無

所建書使陞京堂方面夫既受嵩之恩又附嵩

且有效驗孰肯言彼之過乎其雖有一二感

皇上之因心而欲言者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言

而若門下之人每張大嵩之聲勢陰阻其敢諫

之氣以故科道諸臣寧忍負子

皇上而不敢忤于權臣也是

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姦四也科道雖籠

絡停當而部屬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惧也

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

門下或援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為兄弟或

通為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知故

嵩得預為之擺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

蕃知故嵩得早為之斥逐連絡蟠結皆世蕃

合為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太非世蕃之人

皇上向思左左心腹之人果為誰乎此真可為流涕

者也是

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誠破嵩之五姦則其十罪立見噫嵩握重權諸臣順從固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

皇上之知遇宜深抵力排為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巧足以肆其謗懼嵩之毒足以害其身寧鬱快終日凡事惟聽命于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為嵩積威所劫然于

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為次輔畏嵩之威亦不足怪以

皇上聰明剛斷雖逆竊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忍于嵩之顯惡顧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蓋不過欲全大臣之體面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耳

然不知國之有嵩猶苗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在位則為一日之害

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念百萬蒼生之塗炭乎况邇未疑

皇上之見猜已有垂異之心志如再

賜優容姑待之恩恐致以前宰相之禍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也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一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

惡家業未落幸復令職方統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徒言取禍難倖萬一之功哉顧

皇上既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

皇上况臣狂直之性生于天而不可變忠義之心激于中而不可忍每恨壞天下之爭者惟逆竊與嵩黨已殛死獨嵩尚在嵩之姦正恣又倍于鸞將來為禍更甚使舍此不言再無一可以報

皇上者臣如不言又有誰人敢言于伏望

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姦群臣于嵩畏威懷恩固不

必問也

皇上或問

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

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實重罰置以專權之

罪以正國法輕則

諭以致仕歸家以全

國體則內賊既去朝政可清矣臣見胡虜則既

聞逆讒之死今又聞賊嵩之誅以冀

皇上之

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奔其胆况賊臣既去豪傑必出功名見既明軍威自

震如或再寇用問設伏決一死戰雖繫僂答之
頸梟吉毒之頭臣敢許其特易耳外賊何憂
其不除慮患何憂其不絕乎內賊既去外賊既
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故臣欲捨死圖報而
必以討賊臣為急也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
去內賊者則

皇上之事臣感

皇上知遇之厚不忍有荷

皇上再生之恩不得忘感激無地故不避萬死

嘉靖二十一年

日奉

聖旨這厮因謫官懷怨撫拾浮言恣肆竇奏本內引

嘉靖疏抄卷二十

三五

二王為詞是何主意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好
生打着究問明白來說

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臣董傳策謹

奏為姦貪輔臣主持邊帥欺君誤

國贖貨鉅萬大員 聖恩懇乞

宸斷早除元惡以圖安攘實效事臣近見北虜寇邊

財用詘乏屢屢

皇上宵旰之憂至發帑藏濟急

聖意所嚮遂令言官糾劾邊臣累下

明旨究治此誠感發人心之一機也然邊臣之敢於

欺罔皆由輔臣嚴嵩之主持而言官所稱未有

極陳元輔奸惡之誤 國者臣側耳數日寂無

所聞蓋皆畏彼之中傷而愛身惜死故寧負

不嘉隆疏抄卷二十

三十一

陛下而不敢負姦臣耳臣知

陛下之英明神武非不洞燭其姦特以輔臣尚為優

容今自悛改而萬恬不知警負

恩日深不思主憂臣辱之義益肆誣上行私之姦居

位一日則天下受一日之害今言官既不敢言

諸曹又不能言 國家養士二百年一旦披靡

不忠至此臣竊私心痛之

祖宗舊制天下事皆諸人直言無隱况今有

君如此寧忍負之臣敢披肝瀝膽條列萬之大罪伏

惟

陛下少垂聽焉夫邊疆之守責在督撫諸將官皆撫

請將官所以鎮安邊陲者徒以財用得人之死

力也今戶部所發歲不下百萬至為一切司且

之謀日不暇給而諸臣尚猶深結萬心以求

護已之敗所請財賦大半入萬之家或以數萬

希圖內轉或以盈箱冀掩喪師展轉饋送殆無

虛日遂令軍士教數待哺救死不瞻虜至閉城

任其得利而去萬為元輔匿不以聞甚至邊臣

已罹法者萬猶受其賂遺曲為掩護所謂豺狼

當道安問狐狸此其懷邊防之罪一也吏兵二

部文武人才所推用恒必由之而萬擅撓部事

賄賂公行選司注官至持簿入萬之門任其填

發將官求推善地動輒培寇軍士以充饋獻如

近歲萬家為文選方祥為職方皆萬之至親擇

為心腹順指氣使不異奴隸至有文管家武管

家之誼此其鬻官爵之罪二也

大工鼎建財用不貲識者蓋以民力為憂而萬猶乘

機侵剋縱恣無厭採木侍郎劉伯躍係萬同鄉

行部動支贖罰銀兩或坐派民錢致之萬家前

後累致數萬他如築堡脩城之費萬皆假公營

私而徵諸者又甘為浸潤或因而攘人私囊遂

至冒破日甚講求無措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

不在官則在民今天下財賦既不在公帑又不

在民間其在萬家可知也

陛下試令人查檢萬家恐當有富於帑藏者此其虧

國用之罪三也趙文華罪惡滔天賴

陛下英斷斥之使去而萬猶恃乾兒之愛所得囊橐

鉅萬盡寄萬家蓋造大房居

皇城之西鎮殿上將而萬擅收人已畧無顧忌遣令

數人護送文華南還比至徐州即駕座船赫州

縣私役民夫及支給供費敢護私人類如此其

樹黨與之罪四也天下諸藩臬有司歲時問安

萬家動以千計勢不得不培寇民財財日困

則萬家日富因絡繹遣人解回江西動起關文騷

擾驛遞勢如狼虎所至折乾要索綁縛官吏莫

敢誰何此其擾驛遞之罪五也自萬貪饕不顧

一時嗜利無耻之士盡出其門昏夜乞哀或以

五六十求吹要地或以七八百與選清班士風

大壞官箴日喪緩急不得賢才用而萬猶洋洋

坐政府自謂得計回視要地皆彼腹心莫敢出

一語即有能自振拔者亦不得不隨風而靡此

其壞人才之罪六也夫此六者罪大惡極釀成

患階徒以冀之奸邪善能變眩名實擠人死地

而世蕃又以市井無賴之資入市攫金逢迎父

惡恬不為怪一時臣子非受萬父子之舉即畏

嵩父子之姦誰肯為

陛下言者臣待罪刑曹目擊姦惡平生讀忠孝書蓋

孰聞致身之義久矣臣豈不知此疏一入縱

陛下知臣忠直而違忤姦臣之意一有譴責立可關

節致死况臣羸弱多病允易傾危加之親老

無子孤立異鄉寧不自惜但有感於

聖明在上何姦不燭而諸臣患得患失動以及身之

禍自委有 君無臣誠可憤惋臣故不論一身

利害冒昧上 陳為天下蒼生懇祈

明主速 賜乾斷以求安攘實效臣之微軀何足惜

式儻蒙 俯賜採納乞

嘉靖三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奉

勅九卿科道官從公會議數高罪狀取自

上裁但令解柄放還即天下蒼生受福而

陛下勞心焦思不為無益將見人心聳然思奪三軍

之士氣增百倍而黨惡漸可消除賢才漸可效

用邊防漸可脩舉官爵漸可愛惜

國用漸可充積地方漸可寧謐矣臣不揣踈賤發

自忠憤伏惟

聖明憐察臣不勝激切惶悚之至

嘉靖三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董傳策這廝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同特來覈

問來說

刑部雲南清史司主事臣張紳謹

奏為懇乞 聖明亟處大奸巨惡輔臣以謝天地

以靖虜患事臣自幼讀書知

君父之恩等於天地每懷忠孝欲報明時耿耿於中

又矣臣自二月以來病卧在床屢聞邊報甚急

錢糧空虛至屢 聖慮求所以備邊禦慮之宜

又安長治之策臣因扶病強起感激泣下曰

聖明求治如此之勤憂民如此之切而下有奸臣重

負 國恩使 朝廷美意不能下究今天下臣

民徒痛入骨髓然皆畏彼之威愛已之死既不

敢言夫畏威愛死而不敢言其自為計則得矣

其如 君父之前時事之急何哉乃敢焚香具

疏瀝血懇陳誓布赤心仰塵

天聽語曰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察之憐之臣謹按大學士嚴嵩

陛下任之甚顯優之甚厚以貴則位極人臣以富則

貲蓋天下錄其子至工部侍郎錄其孫至錦衣

中書賓客盡登顯要親戚盡衣青紫古今以來

可謂極榮遇矣犬馬尚知報主而况人臣受知

君父又極其優渥者乎報恩且不暇而又况恣行貪

險大壞政事乎臣不暇歷舉姑以今日邊情之

所以急錢糧之所以乏人才之所以以下皆本於

嵩所致為

陛下陳之何為邊情之所以急

國家所恃以屏翰醜虜者在乎邊鎮而已苟邊鎮諸臣皆由公道推舉各得其人則必能留心邊務何至今日皇皇我自嵩輔政以來一時督撫將帥由賄賂所得方其未推之先俱不論其才但關節通於嵩者該部迺敢以其名上及其既推之後俱不論其功但問安勤於嵩者該部隨以其名陞托名脩邊者實非脩邊以餽嵩也托名築堡者實非築堡以餽嵩也賄賂一入或指敗為功或謂入為適覆沒全軍得以廢子戕殺

平民得以陞官相欺相隱日其一日至使

祖宗二百年以來邊防之計畫為廢壞如此則醜虜安得不橫防衛安得不弛耶臣切謂嵩不罷雖有善用兵如韓信李牧邊防無能為也何謂錢糧之所以乏 國家定額以給發邊者取之戶部而已苟戶部所發督撫將帥盡得以供軍需嵩不重責常例似亦足用何至今日大費我自嵩輔政以來一時督撫將帥既以賄賂為事豈肯取之私家必至尅減軍餉朝出戶部之門暮入姦臣之府以十分計之四分輸邊六分餽嵩矣臣每過長安街即見嵩門下無非邊鎮

齋醜絡繹日以十數計未見嵩先餽其子世蕃

未見世蕃先餽其家人嚴年即嚴年之富已至數十萬則世蕃可知語曰人臣不可使富於

國家欲何為耶致使軍餉盡歸私第而沿邊將士凍餒不保朝夕臣不意

祖宗

二百年以來養軍之費為所耗散如此則戶部

安得不竭四方不得不窮也臣切謂嵩不罷雖

有善理財如桑弘羊劉晏軍餉亦不能足也夫

邊防急矣錢糧乏矣使為之人才者猶足以供

陛下

之用則亦不足憂也奈何今日之人才又為嵩

所敗壞無有底止乎蓋自彼輔政以來不顧

朝廷名器為紀紀所在惟知私家囊橐大開鬻爵

之門其子世蕃又以市井無賴之資藉父虎狼

之勢凡百入具惡善人罔所不至故一時無耻之

徒如鳥攫鼠如蛆蠅穢肉或在內也則謀為

遷秩終歲打點于京師有以三千五千調美

官者有以七八百得與選者公行白日乞哀

昏夜遂致麻痺然成風如喪心狂病然臣不意

祖宗

二百年以來養士之節其廉耻禮義盡為嵩所

敗壞一至于此又安望今日人才有能貞忠為

國愛民憂時也臣切謂嵩不罷則人才日下人才

日下則理財禦邊終莫能為也夫

國家之量重且大至於邊防錢糧人才盡之矣今皆為萬所壞如此

陛下雖愛民之深求治之切奚益哉雖然不但已也其險是以傾人其詐足以惑世其辯足以亂正其才足以惑附已者不顧公論立登之顯要不附已者不畏天道立陷之死地其意蓋以箝天下之口使天下之人深畏其威而不敢言既不敢言然後益得以恣其兇惡無所顧忌忠義之士安得不悒悒激憤懷深長之憂也臣讀宋史至仁宗之朝夏竦在位當是時元昊陸梁文真犯順于是歐陽脩論竦奸邪傾險懷詐不忠

歐陽脩論竦奸邪傾險懷詐不忠

西三

仁宗遂罷之蔡襄言於仁宗曰陛下罷竦之日士大夫賀于朝萬民歌于路至飲酒斗舞以為歡夫退巨奸使人心踴躍如此則忠義奮發群策畢舉又何憂乎元昊何畏乎女真哉今

陛下聖神劉健即堯舜禹湯文武豈宋仁宗所能彷彿其萬一如襄者亟斥罷奸臣趙文等當時百官兆民莫不舉手加額極口稱快咸服

聖神明見萬里以為太平盛事今嵩者又文華十倍斂怨已深不可不憂處以謝天下者也況今虜騎縱橫東南未靖府庫空虛天變屢見正人心恐懼之際若不先因其惡速加罷斥則不足以

謝天下又何以鼓舞忠義書其成功哉伏乞

勅下九卿科道等官會議如果臣言不謬即賜罷斥則人心歡悅猶有甚於蔡襄所云者沿邊將士不戰而氣自倍言詞應府不令而政自清邊防立見其固誠恐見其是人才立見其正矣臣區區之念惟於報

主與嵩素無惡意嘗不知言出禍隨况臣孤身萬里抱病日久少加譴責即性命不全學老妻少流離異鄉臣之愚不及此哉但念古人忠君愛國之益於社稷即捐身為之臣以是惟知

嘉靖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奉

一四四

君父之恩為重平生之學為重而不違恤其他也惟陛下察臣之心赦臣之死罪不勝悚懼恐惶之至

嘉靖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張紳這祈着錦衣衛挈送鎮撫司同時來究問

朱

刑科給事中臣吳時來謹

題為乞

察姦邪以清政本以光安攘大業事臣連日伏觀
聖明以邊事為急將各悞事之臣究問大小臣工無
不忻躍者舜四罪而天下咸服一怒而天下舉
安正

聖明今日之謂也夫邊臣剋剋軍餉以餽執政之臣
罪也何辭至若執政之臣與之交結通同上欺
人主下壞邊防揆其所自厥罪惟均若不一併究治
臣恐病根不除久必復發臣待罪諫垣有聞而
不告是之謂上負

天子也臣不敢也臣聞四方多壘士大夫之恥宋臣

呂蒙正尚以四方無事變夷宿服自卜相識之
盡人問其故直以為我無他能可見唯知為國

求賢使文武各稱其職而已今大學士嚴嵩輔
政已二十年若謂文武進退悉由吏兵二部則

輔臣不宜下侵其事今既下侵其事而引用匪
人以發露 國害民邊事日非誰之過歟萬年

已老志慮精神大不如前位極志滿無所他望
唯有贖貨之心不自厭足私令其子世蕃入內

托言書寫干預 國政擬探揭帖蓋出其不
意等語未下先已傳播人口世蕃亦每每先以示人不

稍辭避高曾對臣言小兒之意如此臣謂

聖天子明明在上萬機獨斷即有一二謀及宰執高
宜自竭其愚不應謀及其子世蕃以輔臣之子
自當避嫌不應窺覘幾微以市恩欺人於外也
濫引伊親萬家為文選郎中方祥為職方郎中
彼此為姦賄賂公行吏部推一官覆一事必稟

白世蕃而後敢推敢覆兵部推一官覆一事必
稟白世蕃而後敢推敢覆世蕃何曾有恩報之
心論其人之賢否事之是非助其父以忠於
君上我不過視其所入之多寡而已即不論他趙文
華高所引用也征南回將銀二萬兩銀絲帳一

床送與世蕃嬖妾二十七人各金玉首飾一副

世蕃猶以為未足文華告病疏草即世蕃為之
若非

聖天子明明在上文華且馳驛榮歸矣張經之被逮
也將銀五千兩送與世蕃求救及其不免止於

銀五百兩送還經弟張中洲名曰踏費夫經
朝廷之罪人也若非先前受其重賄死後何為贈

以踏費子若非
聖天子明明在上經且幸保首領矣王汝孝蘇州失

事將銀三千兩央檢討梁紹儒過與世蕃止問
軍罪當有給事中袁愈劾去紹儒特是世蕃不

敢言耳蔡克廉一陞淮陽巡撫即行吉安府將
銀三千兩送至其家赴淮安不及數月賊報方
急而克廉果陞戶部侍郎去年給事中張登乞
要久任蓋指克廉特未顯言之耳揚順誤
國欺君

陛下之所知也何功可錄而三廢其子既送監讀書
為錦衣衛千戶及百戶乎人言陞賞一次順即
用銀三萬兩方祥以職方司承行亦得二千則
三萬之多必無疑也臣思

聖天子明明在上今已洞察其姦矣必不肯輕以廢
子之典濫加順有罪之人必世蕃誤高嵩因以
嘉慶通志卷二十

陛下也吳嘉會脩邊冒破

陛下之所知也何功可錄而驟陞三級連廢三子乎
人言嘉會將脩邊銀兩打造銀器五扛送與文
華轉送世蕃曾被尚書方純面折其事今御史
萬民英言其鑽刺結援蓋其所鑽所結非世蕃
而誰臣思

聖天子明明在上今已洞察其姦矣必不肯輕以廢
子之典濫加嘉會有罪之人必世蕃誤高嵩因
以誤下

陛下也夫為朝廷彌盜安民於外者不過文武諸

臣然而以督撫為尊

朝廷之激勵人心者不過曰賞曰罰然而以得中
為權今唯賄賂之行可以免罪可以脫身又可
以陞官塗子亦何難於剋軍民之脂膏以博頭
榮而復榮於任難為朝廷圖久安之業者夫
邊事之難人人知之若知其難必須自盡其力
不能則繼之以死又不能則宜自度罔效以聽
其罰於朝廷但不應掩其莫大之罪以竊非
常之恩今日陞官明日廢子欺罔

朝廷一至此極也今之軍民貧困極矣謀

國者既乏長策又敢私其黨類任其培剋而又酌

以陞賞之厚典焉是幸賊之來以為市也不亦
深可痛哭流涕乎故今邊事之不振由於軍民
窮由於上官貪由於謀

國之無人技本塞源之喻願

皇上察之也昔楊溥相業俱可稱述其子以事受誅
家藏十萬金今萬之貪子不比楊溥而世蕃之
狠過於楊因每月二次差入搬運回家充斥道
路絡繹不絕其果何所從來哉萬梁方祥南行
俱各滿載人有萬百萬方十萬之說其在世蕃
又可知也伏乞

勅下九卿衙門提証如果臣言不謬將高放等自呈

以存

國體世蕃肆諸市朝以正 國法庶幾

天討彰而弊源清將內順治而外威嚴安攘大業掀

揭古今於南倭北虜無難矣

嘉靖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邊臣不忠欺君禍國已處治了吳時來這厮原

非真忠為主本懷譏怨朕躬事

玄怠政先說一二遠臣次及於首輔必有主使同計

的又日久奉使不行自以亡命待之抱恨朝廷

假此沽名錦衣衛便拏送鎮撫司好生用刑追

究主使之來說不許支護

嘉隆抄卷二十

四九

刑部江西司署郎中臣徐學詩謹

題為奸貪輔臣欺君誤國懇乞

宸斷特 賜罷片以清治本事項者逆胡犯順入侵

畿甸焚殺之慘前所未有致歷

皇上勅諭文武群臣凡有見聞可以助大破逆賊虜

寇者人人盡言昨又蒙

聖諭示諸府部院科道欽此仰見

皇上憂勤惕厲之誠先事預防之慮群臣莫不震疊

思效條舉自陳而未嘗有探本之論盡言於

皇上者臣備員郎署非不知隱默遷延可以苟祿全

身而出位言事罪當萬死伏念委質為臣身非

嘉隆抄卷二十

五下

已有觀事積忿義激於衷又遵奉

聖諭人皆盡言所以不避責勢自死陳之臣惟外攘

之備在於急備內治備內之要貴先端正本原

歷觀前中得人則理匪人則亂其應如響今照

大學士嚴高位極人臣職司政本處險莫測貪

饕無止以內勳貴之交結以外群小之趨承賄

賂填門舟車載道凡文階武職自布按察遊以

下瑣瑣無論至如巡撫總兵等官每一遷擢例

索銀千兩諸他珍奇玩異之物尚難數計益不

如是即不能安其位凡此非扣軍衣糧則剝民

膏血而未也故嵩每歲四季遣家人數千輩

籍樓播座缸更番迭運擅後夫皇肩支關領沿
河驛州縣望風承順高輔政十年不為不為
不為不專大臣不法小臣鮮廉民負軍剝日其
一日釀成虜患其由來漸矣而高且泄泄焉自
為得計日肆欺罔臣嘗計高往歲參論序班龔
桔等跡內無故自表云寸絲尺錦不敢收受門
可羅雀等語萬目所視萬手所指將誰欺欺天
乎然此特無事時爾見今虜勢猖獗武備廢弛
正宜張皇六師克詰戎兵之日况身号元輔世受
皇恩如蒿者尤宜食不下咽寢不帖席創往更新捐
軀殞報圖贖前愆而何謬引佳兵不祥之說以

不奉隆疏抄卷二十

五十一

漫清問且其饗餐如故恬不知畏薊州總兵羅
希韓奏

旨擊問萬子太常寺卿嚴世蕃接收失事問董李鳳
鳴銀二千兩囑伊代任他日鳳鳴必將培尅邊
軍取償倍利尚安望其練兵蓄銳為京師之屏
衛哉漕運總兵員缺世蕃又接年老昏庸郭琮
銀三千兩囑伊推補他日琮必將培尅運卒取
償倍利又安望其釐奸清弊為漕河之保障哉
此二臣失事老廢眾所共知又常多事之秋一
且舉而委之重任聞者莫不愕問故而臣亦
得以知其槩又近日火館書辦例與八品此

聖恩也該部未題先世蕃即激為已力而預索願

布陳世良等一千二百兩 王府科史至瑣猥

也舊吏未滿之日世蕃即許為註撥而得受盛

充相銀三百兩故大而銓曹本兵之選擢起用

微而官辦吏胥之營求頂撥以世蕃權臨勢托

而得美地者十常八九臣徒見積忿痛心流毒

滿目故不得以悉數而亦不敢以實

開網利之密不遺鉅細誠前此輔相所未有之貪亦

前此輔相所未有之富也夫高即蒙

聖上之優養久叨一品之厚祿歷計不下數萬似可

充其欲矣而不知足平居無事賣官鬻罪賂遺

請托之賊歷計何啻百萬似可充其欲矣而不

知足柰何於

宵旰不遑緊要用人之際京師安危糧餉緩急所

倚賴之官而復以賄屬李鳳鳴郭琮為之不知

萬之心何心也又自九月初旬以求嵩之私宅

後門暗集車輛數十運行李出張家灣旬日未

息本月十三日黎明時分嵩潛自中直所住私

宅看發女轎四十餘頂回去非嵩為屬即世蕃

衆多之妾媵今河路接舡一十二艘滿載南還

彼亦自知其非各舡封識悉假別衙門名號以
誑道踞臣聞 君逸臣勞又聞

不奉隆疏抄卷二十

五十二

主憂臣辱萬既平昔不克任事以成

主上之逸臨變又乏籌策以舒

宵旰之憂及事稍不寧人尚望瀆即顧其家為重賄

悉徙而南以先眾望於已得矣如

君父何負天地罔極之恩精神人共憤之禍不知高

之心何心也臣授職至今每接士大夫論高父

子無不切齒痛恨而七八年間竟無一人少敢

抵牾誠以內外結成而世蕃狡驚擅執父政諸

衙門奏請稍涉疑畏者必先關白世蕃而后

聞又高權柄足以假平下石機賊足以先發制人勢

利足以廣交自固乘機構隙足以示威脅眾文

詞便給足以飾非強辯而精神警敏揣摩精巧

足以趨利避害而彌縫缺失其私交密會令色

脂言又足以結當路之權心而緘其口即巨奸

老猾鮮能逃其術者乎

天威在上 離照方中若論高者不能顯禍於正

言直指之時而往往托事假令陰中於遷除考

察之際臣晚進不能悉記姑即目覩如先任給

事中王燁陳璫御史謝瑜童漢臣等彼時俱蒙

聖恩寬宥而今安在哉故天下之人視高父子如鬼

如蜮不可識度寧痲心疾首敢怨而不敢言者

誠畏其陰中之不測也伏乞

皇上勅下科道備加詢訪指實參論如臣言不妄將

賜罷斥別簡忠良委任責成

乾綱總攬於清穆之上而六卿分治其職自無阻撓

叢脞之患天下官司庶府庶幾革心向化而治

攘之政一舉可振內順治而外威嚴尚何醜虜

之足慮哉此

聖諭所謂大破逆賊虜寇之大端也昔宋臣岳飛以

精忠神笑之將當偏安板蕩之餘論天下太平

不過曰文臣不愛錢武將不惜死而已况今四

海一統

聖人在天子之位又何六平之難致然文臣愛錢欲

責武臣之死大臣不止而欲責小吏之庶必不

可得今街衢小民亦相語云臊子到門前閣老

還愛錢有口不敢言况陳列食祿者乎故臣不

量狹寒踰分觸權與萬無一毫私怨惡也儻涉

虛誣其受欺罔之誅死無悔憾

嘉靖四十年 月 日奉

聖旨這厮乘間上言復報私情着錦衣衛拿送鎮撫

司打着問了來說

南京廣東道試監察御史臣王宗茂謹

奏為糾劾誤 國輔臣深負

皇恩不堪重任懇乞

聖斷速 賜罷黜以快 朝野以圖安攘事臣聞舜

之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

元而難壬人註曰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不

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服從矣頃年

我

皇上九重靜拱百工怠事以致蠢茲北虜敢肆南牧

仰賴

皇上勵精圖治大奮乾剛赫然震怒如 軫念度支

嘉隆錄抄卷三十一

二十五

多方夙備食可足矣罷息誅求敦宗節省遠近

懷矣 從諫如流求賢若渴德元尚矣而獨所

謂壬人者或為

陛下之繁察或為言官之論列

皇上亦俯念忠讜察納敢言一犯清議輒加咎譴雖

舜之明目達聰禹之去邪無疑何以加焉但豺

狼當道此特狐狸之問耳澄濁必於其源安秀

貴去其本臣敢昧死為

陛下言之自古宰州之設所以上佐一人下率百寮

相道得而萬國仰中華清而夷狄賓蓋以京

乃四方之極宰執為具瞻之係此調燮之機

理亂之本也故有苗來格虞歸其贊之功而越

裳來享周賴姬旦之力以至北門鎖鑰之對中

國司馬之相則夷狄之強弱每視輔弼之忠佞

是以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朝有良相敵國豈敢

侮哉則其責誠大而其任誠不可不得其人也

惟其責大而任重故唐之陸贄亦曰古先聖哲

之垂言立訓必懇懇切至以小人為戒者豈將

有意讎而沮之哉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

致禍之源博傷善之釁深所以有國家者不得

不去之耳良由自古以來雖明君而為奸臣蒙

蔽以致亂亡者多是以我

嘉隆錄抄卷三十一

五十六

太祖深鑒前轍罷置丞相恐滋偏聽獨任之弊也臣

訪得太學士嚴嵩本以邪媚諂諛之徒濟以寡

廉鮮耻之行

陛下入其詐術之中進極人臣之位久持

國柄切掌 朝綱凡有奉 請多資其判決一應

陟降咸出其用舍雖三尺之孫亦沾一

命之榮

陛下待之無以加矣固宜靖共爾職用酌殊遇尚懼

至德之莫報忝據之可羞也乃因根蒂盤固氣

焰熏灼作威作福無忌無憚以總化為長官以

彌縫為嘉猷備縉紳之所患以為智巧冒

之所戒以為行能賊通萬國寬舍九地引用奸邪以為羽翼之助大小諸臣半為門下之人使中外嗾罵人神怨恫雖唐之揚國忠宋之秦檜嵩將殆有甚焉如吏部者銓選之曹黜陟之司也嵩撓吏部之權則每選額要二十員名州判三百兩通判五百兩天下名區聽其揀擇自州判而上以至二司雖間多恬退而奔競之出其門者每年生旦不分遠近皆來稱壽折段銀皆百兩有餘該部非不知其柄之頓移也一不從則禍立至孰肯犯其怒耶兵部者將帥之府邊陲之管也嵩撓兵部之權則每選額要十餘名員管事指揮三百兩都指揮七百兩三邊要地不許匪人自指揮而上以至總兵雖不無安靜而營求之感其恩者至於歲時皆來叩頭果饋或至千金該部非不知其職之不專也一不從則禍立至誰敢當其鋒耶即二部而諸部皆然臣獨舉二部者例其餘耳此嵩誤負之罪一也如應天府監生滕應表借刁琛銀五百兩充為饋送即除廣東德州判官未及到任物故此債尚未償完至今告追不息臨江府富家將三桂逃罪來京潛任吏部考功司郎中員外萬家私宅一月用銀二千兩萬家持鄉曲伊親百計

免案既由賂而能脫人則由賂而能官人可知即今外官之升沉不必稽其器能察其勤惰但視禮物之豐菲簡書之疎密足以方正志謀之士或不得為

陛下之用矣此嵩誤負之罪二也如己酉年因人論劾自分莫逃欲潛搬家屬回籍其他財物玩好不暇殫述但聞治裝之時有一家人曰請老爺檢點金銀器皿以紀入庫之數前列數十卓嵩坐於後愈出愈奇惟見卓之前增椅之後退尚無置屐蓋不知其數目有一門官窺視其間云發藍金銀溺器狼藉卓此皆雲南之物而遠

集於此不知

陛下官中亦有此器否耶此嵩誤負之罪三也如袁州府分宜春等縣其膏腴田產授獻地宅不違悉數聞相府之後別置庫室五間下鑿一丈二尺傍砌大石上布堅板盈室皆積石灰煤炭云內皆積珍寶金銀器物其成錠金銀并賞賜銀兩猶不在是此其深藏貽遠誠竭盡心思勞費畫謀若以此而謀國尚何不臧之有此嵩誤負之罪四也所畜家人五百餘名并袁州所屬皆冒伊親名色終年水陸其供應船隻馬匹月無虛日日無虛時少有遲緩即網打帶索

雞犬不寧小民無由由控官司不敢阻當雖督
運糧船亦且讓其先過至於開壩商舟未有免
其破碎即今徐淮地方驛門晝閉過客有關文
者惟在門樓垂繩上下蓋懼狼僕鄉里之擾害
也此萬誤負之罪五也如

陛下所食太官滋味不過數品天下臣民無不知之
蓋不極王食以費天下也高除

陛下賞賜膳盒之外凡窮海之脂極陸之毛絕域之
所產人間之所無罔不畢至以供宴飲是九夷
四方之待萬有其於待

陛下也其故何哉以 國家之事皆由於彼也此萬

誤負之罪六也如往年虜犯京畿正 主憂臣

懼之日卧薪嘗膽之時尚不惟漫無禦備之策

尚有棄時之索謠云臊子在門前宰相還要錢

雖此狄亦聞之可謂 國之有人而陰消其犯

順之謀乎都人兒童稔聞其贖貨病

國之久亦為謠曰介溪介溪好不知幾禍福到頭

終有報只爭表早與來逢蓋萬積惡之孽曹益

負 恩之殃不小竇 國之罪匪輕不能假手

陛下而但假手于上天也為人臣子致人怨惡之至
無可奈何而求乞降災於天其惡可想已此萬

誤負之罪七也如

陛下因邊鄙多事太倉空虛雖各處

王府苟有羨積亦奉 表輸納以助軍需蓋以見

忠愛之心且臣子之分所宜爾也 王府於

陛下有骨肉之親高於

陛下有股肱之託若存一毫愛

國之心當不知何如為裕

國之謀矣而乃因

陛下不信人言遂愈縱給擊之欲不顧賢否之混自

為編脩以迄於今聚類夜惡凡為乾兒子三十

有餘其踪跡尚藏猶可致言省以責後效者臣且

不敢毛舉外若尹耕梁紹儒之數則其已敗露

者也即其已敗露者如此則其未敗露者又可

知此皆衣冠之盜獸心之人雖不嚴氏之姓實

同一本之親其孤因城墜且鼠憑社黠肆毒稔害

不可勝述夫富貴者

人主之操柄而高之能貴合田人如此則其柄不由

陛下矣此萬誤負之罪八也此高之欺天罔人雖汗南

山之竹不足以紀其惡縱有張蘇之口不能以

言其詳而共充大彰明 覆著痛恨太息於天下

者茲其梗概耳臣惟

陛下臨御以來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海內殷富四海

向風何至邇年百物虛耗軍民窮困南征北伐

殆無寧歲乎蓋天下所恃以久安長治者財

也兵也不才之文官以賂而出其門則剝民脂

膏去百而求償其千去千而求償其萬黎民幾

何而不困其困民如此又安有撫恤之政哉不

才之武官以賂而求其門則侵漁芻糧或支之

不及其時或散之常非其數軍士安得而不弱

其弱軍如此又安有折衝之功哉即今天下之

民竭其地之出不足以勝其求彈其廬之入不

之以免其禍征誅之酷及于雞豚嗟怨之聲徹

於蒼夏以公家之賦稅既有常數而私門之苞

苴反無定額也不然則臣前所謂數十卓之器

皿五間庫之深藏豈神輸最運執官歛之於民

而又納之於嵩也嵩之接受若固有之視之若

不其惜而不知蕪楚之苦膏血之盡一蹶之大

向隅之悲僅

陛下聞知亦不能不怡然而憫矣臣惟願者各處地

震由臣下專權之徵也而所謂專權者寧有出

於嵩之右者乎

陛下用嵩將以論道經綸燮理陰陽而至於傷天地

之和招怪異之至何取於嵩而信任之哉

聞

陛下之帑藏不足以支諸邊五年之費而嵩之積蓄

可以瞻諸邊數年之需是不惟孔子所謂富於

周公而且富於

陛下矣夫

陛下以四海為富豈真不如嵩哉蓋

陛下之積而有施而嵩之獨積於無用祇見其多而

為害之甚耳

陛下與其為賣官鬻爵之令以助邊用盍去此蠹財

惑眾之臣以全 國之元氣乎臣又聞數年以

來忠諫之士敢怒而不敢言者由嵩交結足以

售其姦陰險足以肆其毒未為朝陽之鳳即為

立仗之馬不為 廷挺之鬼則為避微之卒高

有身家之念孰肯犯大難之端為此無用之言

以費必死之慘哉是以多卷舌而長吁結氣而

有待也臣為行人時每聞臣庶言及切齒腐心

久矣彼以尚非言責思懼出位適蒙擢用待罪

南臺幸則當言之列遭遇受言之

君既知姦慝復為緘默則臣尸位素餐之罪既不可

違而 國家言官之置不如刻木為人而列之

於 朝且無食祿之費矣臣非不知嵩日薄西山暴虐無幾然一日業乎其官則一日流毒於民

陛下為三皇五帝之隆而容此共工驩兜之屬以月
恒日升之聖而暱此朝不謀夕之姦臣不知天
下後世將以

陛下為何如主也臣非不知謝事高蹈獲勇退之名
隱惡尚全養壽命之道何乃自苦如此蓋以身
許國則死亦人之所不免耳而况於毒民以
逞誠非細故為邊開釁實由斯人可隱忍自全
以貽

主上之憂乎臣非不知儉人無才不足以動
人主一為所動非跡迹之臣未孚之言所能離也然
進言在臣聽言在

漢書陸倕抄卷二十

二六三

君不敢逆睹其不聽而不進也臣非不知

左右爰立皆其深締之腹心一言浸潤則為僭放妄
噴刀鋸伏焉臣亦盡其職焉耳其他不暇顧也臣非

不知蒿之數十假子待蒿而舉火一苞或去諸
藜安附則所以為竊符之救井石之下者不知

其凡幾也臣既為機上之肉其后不遑恤也臣
非不知錢至百萬可以通神以蒿之富性願指

氣使臣無死所矣臣雖握粟又何計焉臣父母
垂老妻子俱少非不知承歡膝下樂其妻孥之

為快也臣死之後父母失養妻子零丁孤苦有
甚於天下臣民罹蒿之害者然時事至此殊

非太平之象將為戎馬之場臣且舉家焚燎自

經林木有甚於失養孤苦者此時若用微臣之

言猶為不遠之復則臣之父母妻子享安寧之

福有甚於臣之生矣臣以一死而易天下之治

父母妻子之安顧不偉歟夫蒿之血氣既衰戒

之在得固也其所以得之不以其道愈得而愈

無厭者蒿能持之入地下乎為後計也臣亦人

也寧無計後之心而犯

陛下之怒欲去必不可去之姦以取必不可生之辱

雖後亦不遑計良以世受

恩榮作養之遠每欲捐軀以報

陛下之知遇復敢畏死當言而不言也哉臣大馬之

誠誓不隨綴班行之後以累平明之治伏乞

俯鑒臣言將葛速賜罷黜以謝

陛下并究臣不當許大臣之罪以謝嚴蒿則臣鄰幸

甚天下幸甚再照吏部為百官之長選司為衡

鑑之公衡不公則輕重或得以滄其等鑑不空

則妍媸或容以逃其形此進退人才之機而古

今理亂之源尤不可使一壬人廁乎其間者也

案既以奔競而為中書復假權勢而入吏部玩

法干紀肆行無忌公禮私覲明受不辭遂使中

外唾罵賢愚共怒號私宅為囊金之府聞

京師有小萬之謠夫以嵩之奸佞欺負而宋又以
邪僻濟之則寵賂之彰

國家之敗臣不知其所終矣頃值

皇上宵旰求賢若此近臣濫竽華秩固宜上體

一人之憂允稱百僚之式使來身之遠人聞之愾然

有韓范之威可也而乃穢墨如此傳笑四方何

以示 中國之清乎且朝

覲在通冠裳咸集似此巧人偽夫必善潛世詐索亦

不可一日居乎其位以妨賢哲之蹠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并將萬案亟為罷斥別選正人以克斯任

庶名器不濫而官箴以肅奸慝用懲而變方可

過矣臣感激於衷不識忌諱冒昧

上言干瀆

天威誠無任戰兢墮越俟

命之至

嘉靖三十一年九月十七日奉

聖旨

錦衣衛經歷司經歷臣沈鍊謹

奏為懇乞 早正奸臣誤 國之罪以決征虜大

策事臣觀昨歲逆虜犯順得和而歸遽又揚言

入首陰懷故智致屢

皇上宵旰之憂奮揚神武張皇六師必欲乘時以興

北伐此固天地神人之所共憤文武群臣之所

願戮力者也然用兵之機必先

廟美方今 廟美必先為天下除奸邪而激忠義則

虜賊不足平矣伏讀

聖諭有能大破逆賊虜寇者人人盡言欽此臣至今

思割肝膽竭股肱以效其至愚臣誠憤懣誓不

與此賊俱生切見輔臣嚴嵩受

國重任視如鴻毛貪婪之性疾如膏肓愚鄙之心

頑於鉄石當此之時不聞其勞心焦思延訪賢

豪咨謀方畧以為治 國安邊之策惟與伊子

世蕃日夜圖惟不過為自全之計人有欲為忠

謀奇計者恐其勝我也則多方以阻之人有欲

貢諛言諂色者樂其親我也則曲意以交之揣

摩之術利於錐刀而不用之以經

國狐媚之態病於夏畦而不用之以親賢納賄以

驚官吏也已成常例則心知其過而不能回開

遂以結士夫也用市虛文則外懼其顯而不能

止原其所以納賄者以為既得其財而又可以制其心既得其心而又可以資其力此其為身謀善矣其如 國家之事何哉邊將非多用黃金不可以得官彼曷肯奮身却敵以錢而買死守臣非累通書幣不可以致譽彼曷肯忘已愛民以私而為公乃今考察之時又其父子獲利之日矣 朝廷賞一人則曰由我而賞之也罰一人則曰由我而罰之也於是人人皆思所以計萬父子之愛憎而不復知有朝廷之恩威矣臣今不能指其細姑舉其罪之大者有十納將官之賄以開邊陲之釁罪之一也

受 諸王餽遺令

嘉隆疏抄卷二十

六十七

宗藩失職罪之二也攬吏部之權奸賊狼籍至於驛丞小吏亦無所遺官常不立風紀大壞罪之三也索撫按之常例奔走書使絡繹其門以致有司駮歛而百姓之財日削教化不行罪之四也陰制科道官俾不敢言罪之五也齋醮候能中傷善類一忤其意必擠之死地而後已使人為國之心頓然消阻罪之六也縱其子受財以歛怨天下罪之七也日夜搬移財貨騷動道途民窮財盡國之元氣大虧罪之八也為內閣滿堂而奸貪日甚無一善狀罪之九也不能協謀

天討以舒 君父之憂罪之十也故今虜寇之來者

三尺童子皆知嚴嵩父子之所致也又况重之以十罪乎吏部尚書夏邦諱名為公室之臣實為私門之吏大事而白嚴嵩後救行小事書通世蕃而後敢發三公但來議豈可以父子而干預六卿之政耶為邦諱者少有骨鯁之風昌言執法彼不能不面而改行藉能陰措其手不過解官而去耳惟其計利之心一動則患失之謀百出始也因賄而得官既也因官而納賄勢利堅於膠漆道義薄於秋雲妾婦之道至工丈夫之心已喪如之何其察天下之官吏也

嘉隆疏抄卷二十

六十八

官吏之言曰內閣吏部要錢吾黨守清無益於是內外遠近相視成風庶耻不行盜賊蜂起今之考察將以進廉退貪不除此三人者雖去賊墨之吏無庸也身為汗辱之吏而曰我將進賢退不肖也吾誰欺欺天乎使內閣吏部盡忠則六卿盡職矣又何至於丁汝璉之失事乎迺今日之事未為艾也猶未有阻止伐以為不可然虜賊之稱貢也許亦來不許亦來而

朝廷之出兵也來亦伐不來亦伐善用兵者可以守亦可以戰不善用兵者不能戰則亦不能守矣今能阻 朝廷之不北伐能保虜寇之不南

侵乎但整兵列陣候隙而後動以保萬全之勝
則存乎將帥之能耳今之欲阻壯伐其心曰事
成則功歸於將帥事失則罪歸於輔臣此所以
倡為不可戰之說于其間其為欺君誤

國之罪又大矣伏乞
皇上勅下廷臣將此三人詳議其罪應誅而誅應斥

而斥則賞罰明而賢否別忠臣義士無不仗劍
而起感激奮勵爭先效死而虜不足滅矣邇者

颶風大作

皇上所宜速發乾剛以回天變以慰人心臣不勝

惓惓激切之至

嘉靖三十年正月

初八日奉

聖旨這廝作賊壞事被調今見考察在邇自知不免

乃敢出位恣肆狂言排陷內閣吏部計取直言
而去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打問來說

戶科給事中臣胡汝霖謹

題為懇乞杜大臣奏所以存

國體以勵士風事為獨見禮部尚嚴高近為河南

道監察御史桑喬等論列奏稱懇乞

天恩辭明心迹乞

賜罷黜以謝人言事臣讀其疏竊為萬恥之臣惟

庶恥節義以治君之先時大臣被論列者惶恐

待罪乞

恩求懇而已是非虛實付之廷議用舍與奪出自

上裁不復飾辭強辯如嚮向之為者大臣進退體貌當

如是也故當其時朝多恬退之士人屬庶恥

之節風俗醇厚世稱治焉伏自

陛下臨御孜孜化理側席求賢以

恩禮遇大臣以庶恥勵士氣宜其報

陛下者厚也然而奔競成風貪夫日盛雖貴臣大官

而亦有懷徒隸無恥之心者穢行既彰致招論

列輒為具奏辯誣以明其心迹此皆鄙夫細

人飾辭文過名為避實幸

陛下或偶信之不加譴斥以持位保祿而已夫心迹

既明是自謂不負任使也是猶可以冒顯秩享

重祿也而曰乞

賜罷黜豈其情哉是以貪且詐者報

陛下此風既久習以為常損傷大體恬不知愧非所以崇禮讓勵廉恥之化也仰惟

陛下乾剛離照至斷至明群臣之賢否言官之是非如物在鑑洞照無遺誰足以欺罔

天聽而尚為九卿大臣

陛下之知尤親且切者豈待謀諛自辯然後其心迹

明哉况高會跡顯著更將何辭自其被

命典禮以來

眷任隆重正宜竭誠秉公仰答

陛下恩遇萬分之一而老惟貪得志非報主持身多

穢見利乘誕甚不稱典禮寅清之職頃者考選

嘉隆疏抄卷二十一

三十一

譯字童主賄賂公行貪濫無節始則問口以邀

其金繼則增價以厚其利中外傳笑誰不知之

此其跡甚顯著故御文彙喬等指以論列而高

乃謂被劾事情中間谷有未白于眾者強顏飾

非不顧清議高可謂無愧恥之心矣伏蒙

陛下不究其罪不奪其官

陛下過大臣以禮如此臣竊謂奏辯之風不息則

無以存大臣之體庶幾之節不立則無以勵小

臣之行士趨日下往而不返

陛下揚勵憂勤任賢圖任而朝有奏辯之風士之廉

恥

陛下雖欲臻唐虞三代之治當誰與共之伏乞

宸斷自今大臣有被劾者止宜遵照故事乞

恩求退是非虛實廷議自在用舍與奪

聖斷自明不得飾辭強辯有傷大體其言官挾私懷

隙論列不當者一惟

陛下察之罪之此于

陛下禮義廉恥之化或可以仰裨萬一者也伏惟

聖明裁擇臣工幸甚風化幸甚

嘉靖十六年六月十八日奉

聖旨是今後大臣被劾者省已不許強辯

嘉隆疏抄卷二十一

三十一

兵部武選清吏司郎中周免謹

奏為懇乞 聖斷免正輔臣冒濫軍功以肅

朝綱以清選法事近該工部尚書歐陽必進奏

員外楊繼盛論勿輔臣嚴嵩懇乞

天恩辯明無干事情以白心迹事奉

聖旨覽鄉奏知道了嚴效忠事情兵部查明來說欽

此臣濫刑武選職方武職功次稽查冊籍聞見

頗真不忍含欺以負不忠之罪按大學士嚴嵩

平生心事兩京科道及部衛各衙門等官數其

事而責之其該已詳且盡臣不敢再噴

聖聽謹即其冒濫軍功一事為

嘉隆疏抄卷十

七十三

陛下陳之臣卷查書 靖三十七年十月該通政司連

狀送據嚴效忠言稱見年十六歲係江西袁州

府分宜縣人考曾武舉未第圖報無由願咨送

兩廣總兵衙門聽用以圖報效本部咨送提督

兩廣軍門聽用訖未及年餘該鎮守總兵官平

江伯陳圭都御史歐陽必進題稱嘉靖二十八

年廣東瓊州等處勦賊剿平差委效忠赴京報

捷即比例將效忠與做錦衣衛試所鎮撫未及

月餘隨有嚴嵩告稱有元效忠患病不能受職

情願與親弟鵠替又言稱效忠前項軍門斬獲

首級七顆該三二級與嚴嵩署十戶題奉

欽依備行去訖臣任職方協司郎中時因見邸報指

問嚴效忠為誰皆曰內閣嚴嵩家人也又指問

嚴鵠為誰皆曰嚴嵩之孫世蕃之子也臣聞之

不勝驚駭意以為 朝廷輔臣受

皇上寵眷至厚其子官階已崇其孫亦多庇廕天高

地厚之恩雖粉骨碎身不足以報豈有令家人

報捷又令其孫冒濫軍功之理竊疑不信既又

聞士民傳言道踳這次兩廣功次有嚴閣老家

人姓名在內原未有人親去平地要功得官臣

始信人言不誣憤悶不平久之不意嵩居宰輔

表率百僚乃惟知為家謀而不知為

嘉隆疏抄卷十

七十四

國謀較效市井之行忍壞

朝廷之法一至於此臣以事非職掌不敢進言今

幸 聖明在上因尚書歐陽必進之奏辯

勅下本部查明來說嵩合當任部查明奏請

聖斷可也其子世蕃乃私創一稿令人封送到臣皆

一片虛詞與堂稿多不相合欲臣依從題覆臣

深憤往事皆非真實上下蒙蔽緣係為奸正欲

明目張膽直言無隱以上聞於

宸聰顧恬不知畏猶自作稿欲部聽其指使欺罔之

心可容誅戮天地鬼神鑒臨在上其稿見存可

以對證臣請折之如曰嚴效忠果有勇何不

容送宣大之近而惟送兩廣之遠如曰效忠曾
考會武舉未第何本部並無本省起送公文今
又自開民人不言武舉之故如曰效忠果係鶴
之親兄世蕃數子俱幼未有名效忠者此滿京
士夫軍民所共知如曰效忠果世蕃之子據當
時通狀止十六歲豈有能赴戰陣親冒矢石之
勇如曰效忠斬獲首級七顆何軍門將士未見
有斬獲之多者止宰相一孫獨能勇冠三軍遽
收七級之功如曰效忠對敵右手中傷左腿砍
破計二月二十五日方在陣中不及一月差委
何以身體畧無他恙即能飛報軍情于萬里之

京師如曰效忠到京金瘡舉發近日疾故何以嚴

鵠替職之日止告不能受職而捏添病故之說

如曰效忠試鎮撫之官當督况奏捷之功止終
本身原無承襲之例如曰效忠功次當併見行

事例當先奏請何故止用通狀而逼迫同官
以行臣訪得原無嚴效忠親赴軍門聽用嚴鵠

原非效忠之親第其奏捷皆詐添之姓名其功
次皆買奪之首級千計百較神出鬼沒無非做

成圈套以為嚴鵠造謀欺罔之情明若觀火有
不待智者而后知也將誰欺乎其歐陽必進嵩
之鄉曲陳圭係世蕃親家依阿朋比預為之慰

誰謂其無蓋谿壑之欲巧詐之術發端于嵩之
權奸濟成於世蕃之詭譎者也夫嵩之惡已無
所不至况又如以其子之惡中外之臣順之則
有喜拂之則有害一惟言莫違罔不畏之如虎
即此一事其他罪狀可勝言哉昨世蕃又封一
帖與臣云昨稿明日即上本勿遲蓋恐

朝廷因遲致疑等語臣仰見

皇上所以待嵩者真如肱股腹心未嘗有一毫疑二

于其中嵩亦以

陛下待極其隆人言遽難以搖動故欺上罔下之事
公然肆行畧無所忌憚於外今乃自知事出虛

詐有干軍國法典權

日月之明奸莫能逃是以惟恐因遲致疑踪跡敗露

自懷疑而不能安也天地鬼神昭然在上其帖
尚存可以對驗臣竊思

祖宗之法有汗馬勳勞真正擒斬者方准計功陞賞

所以鼓舞將士為萬世不易之法紀猶慮有法
外之遺奸也又參之以冒功買功奪功之明條

行之既久法為甚嚴

累朝以來未見有宰相之孫送軍門報效者今嵩不

惟容送軍門而且捏添名姓以無作有是大壞
祖宗之法者自嵩始惟嵩以輔臣敢冒濫於其前是

以蔣應奎唐國相以卿貳之臣亦敢冒濫于其

后
陛下方追論之內外人心少知驚畏今高之冒濫若

不究正將來效尤誰復禁乎在

陛下無一毫負于高在高之負

陛下已到十分極處
陛下以公天下之心尤欲望高之不欺臣恐不可得

矣臣與高原無夙怨臣雖至愚非不知含默可
以免高父子之毒害但功次真偽係臣職掌將
未敢替管本於今日自甘為高之奴隸則得
罪于天地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二十一

二十七

祖宗得罪於天下萬世之公議

陛下他日追論其罪臣雖萬死亦何能贖是以寧盡

言以致彼之害不敢畏忌隱默以負

陛下官守之責以孤 朝廷作養之恩是忠于

陛下之職分也高見臣之言必設為他說以自辯以

激

皇上之怒以中臣孤危之禍伏望

聖明察臣犬馬之心特

賜寬正使內外臣工知

朝廷之上有森然不可犯之法則賞不加於無功
而將士知勸

朝綱整肅選法精明臣雖隕首亦無恨矣臣無任

冒昧恐懼戰慄待罪之至

嘉靖三十二年二月內奉

聖旨這事已着該部查這所不候處分肆行報復着

錦衣衛拏送鎮撫司打着問了來說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二十一

七十八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臣鄒應龍謹

題為貪橫廢臣欺

君靈 國恩乞

聖明亟賜黜罰以隆 聖治事臣竊惟

朝廷之優禮臣下何其至哉貴以崇爵富以厚祿

以榮其身潤其家足矣然未已也猶郵其私而

廢及其子若孫復為之崇爵厚祿視其父祖亞

焉 朝廷之優禮臣下何其至哉夫是則為之

臣者正宜夙夜匪懈雖捐糜其軀猶不足以仰

答萬一也而况有貪橫欺罔靡所不至者可以

為之切齒痛心者乎此臣所以不避斧鉞而敢

披瀝乎

君父之前也切照工部左侍郎嚴世蕃本以父官得

承 簡命歷陞清要位二冬卿

朝廷之優禮也可謂至矣為世蕃者臣不知宜何

如以報

朝廷也夫何頻年以來大肆身謀蔑視

國法臣不暇一一悉數其罪謹摘其尤者一二以

賣

天聽夫爵賞者

朝廷之大典也臣下烏得而私之然世蕃則視猶

已物廣致賂遺每一開選則其官銀若干其官

銀若干于陞遷也亦然其缺銀若干群衆相

競則價值驟增蓋米有不遂其所需而可以自

然得者試舉一以例其餘往年吏部稽勲司缺

主事凡資格相應者悉就而謀之如群兒爭啖

一餅然于是世蕃之門紛然如市有刑部主事

今告病禮部祠祭司員外郎項治元本以富家

必欲得此乃增至一萬三千金世蕃家人嚴年

為之遞送兒陞吏部主事人以所賂之數有符

昔之富豪沈萬三者乃以沈官兒呼之士論置

然醜聲且甚本官季以抱愧抑鬱遂告病去夫

京官之陞轉未必盡此輩也然此輩不終無也

夫是以往 咸河南道監察御史今陞河間府知

府張九功 除陳時事有謂吏部舊用千金今則

增至萬金 百益指治元而言之惜乎不明言其

姓名而公 謂至今惜之爾今歲三月陳選官員

有舉人潘 鴻書等欲得山東臨清州知州自揭

金八百乃 稱貸在京賈人一千五百金託中書

嚴鴻以二 丁二百金送世蕃竟除此官于特察

執大臣多 但面斥其非者鴻業則惶恐自去事

遂露于同 僧夫有司之陞授未必盡此輩也然

此輩不終 無也 念京師稱貸利十其五

計所 價已不下三十金矣

而誰取乎夫即此二事觀之則餘可類推矣不特此爾每遇歲時及父子生日中外各官俱有饋遺遂為定例畧不見疑然則世蕃父子所蓄可勝計哉以過送之人言之有轎夫牛班頭者有家人嚴年者有親識中書錄龍文者有伊子中書嚴鴻者此輩固多而此數人則其尤著者爾然數人之中嚴年尤甚蓋由主人勢熾薰天故彼自爾專重以鶴山為道雖與士夫相往來歷年贖貨何止百十萬金往歲大學士嚴萬生辰彼則以數萬金為壽夫家人之富如此主人當何如耶又有極惡家人嚴冬者今在南京揚州儀直等處用強奪買人田產數十處每處價可數千金賣者價銀纔得十之四五而已利取民則侵奪民利如此類甚多昔人所謂敢怒而不言者其斯之謂歟夫世蕃贖貨欺君不忠甚矣然猶有可議者往年母喪例應回籍荷蒙 皇上軫念伊父萬年老綸音留以待養 命其子錦衣衛都指揮命事嚴鵠送喪夫為世蕃者猶當比例歸情以盡子道可也夫何一聞成命遂喜不自勝蓋彼自知所為不道唯恐身去被人摘摘且縱潘偷安已久亦不任行路苦辛悲

酬空惚也故肆然家居明正昭容暗通賄道姬妾滿前酣飲竟夕今一目已盲而檢心不悛昔人謂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者曰敢必其不可得矣然縱子鵠沿途取索郡邑為空恣意鞭撻生民塗炭此其為心何如也夫天下水旱頻仍倭虜未服民窮財乏難以措身者正由世蕃父子貪淫過甚為官者勢必剝民脂膏空人皮肉以奉彼之欲以償已之費而后已夫是則民奚以不貧民貧則國奚以得富去歲因天旱奉聖旨斥貪墨荷蒙皇上聖明所斥降者凡數百人而此賊實為罪首反不與焉可則彼父子積威所劫天下畏之如虎狼蛇蝎且黨類紛列動搖掣肘言之自取禍階故人不敵及之爾比臣待罪行人原無言責今蒙 聖恩擢以言官尚可憐惜一死而緘默苟容以負 皇上以負 祖宗乎恭照工部左侍郎嚴世蕃本以鄙夫認膺廢秩不思奉公盡職顧乃罔上行私明請託之門行同狗彘陰塞忠良之路狼似豺狼項治元一主事也受金一萬三千則陞京堂者所獲之多具身並備鴻業一知州也必

用金二千一百則轉方面者所費之數可知任
中書羅龍為腹心自目之曰此吾弄臣是

朝廷之官輒敢玩侮聽家人嚴年之主使人稱之
曰鶴山先生是僮僕之賊亦爾尊榮一歲而生
日禮節序禮客官之解送魚貫珠聯一季而茶
果儀問安儀各處之饋遺斗量車載運運珍奇
貨貝水陸絡繹無休道路為之長嗟奪占田地
房園左右倚凌未已士民付之一嘆錦衣玉食
替擬王侯作福逞威權傾中外生民之膏髓剝
歛無遺時事之艱難坐視罔恤居喪無禮教子
惟貪不忠不孝大姦大惡故天下雖婦人小子
亦願鬻其肉以泄其憤懣之心然內外有文武
百官莫敢指其名而數其欺罔之罪此臣所以
切齒痛心而冒死以瀆

天聽也再照大學士嚴嵩致位首相受

國厚恩積黨蔽賢何有廟廊之度招權納賄寔同
市井之為庭訓無方官常失職戒之在得甘悖
先聖格言專擅選官輒犯

天朝明律此其罪而首論者也錦衣衛都指揮僉事
嚴鵠叨 朝廷之冠裳藉父祖之威勢視祖母
喪為奇貨一敗恣意需索郡邑因之罄囊送錦
衣官為近臣官極力承迎豪傑為之喪風此

其毛頭鼠輩亦敢狐假虎威非當併論者也如
蒙

皇上俯納臣之愚衷 則察逆黨如果臣言不謬將
嚴嵩等或姑令誅或加之顯罰或斬世蕃之
頭懸之繁竿以示天下萬世為臣子不忠不孝
者之戒則天下之人有不稽首稱快仰頌
聖明者未之有也如是則群黨可以漸除善類可以
日進官清則政善政善則民安

國用有不足四境有不寧

聖化有不隆感者亦未之有也如或臣言不實則願
斬臣之首亦懸之繁竿以謝世蕃父子以為天

下萬世言官欺誑者之戒則臣雖在九泉亦無
恨也臣干冒

天威無任惶悚戰慄之至

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嚴嵩小心忠慎祇順

天時力贊玄修壽君愛國人所嫉惡既多年矣却一
念縱愛悖逆醜子全不管教言是聽計是行不
思朕優眷着致仕還着馳驛給祿米一百石資
用這疏奏有名各犯錦衣衛等送鎮撫司好生
打着究問來說鄉黨龍蓋忠言事常有特嘉吏
禮二部擬官來看各衙門知道

欽差巡撫延綏等處地方管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臣部光先謹

題為條議榆林兵馬事宜以裨節省事准兵部咨

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蕭 款題議處額兵班

兵擺兵標兵家丁兗兵六事本部覆奉

欽依備咨到臣又准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都察院右

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戴 咨同前事煩照該

部覆奉

欽依開款內事理中間應議者會同總兵官逐件一

一酌議可因可革務求長便經久可行希稿過

院以憑會

奏為附疏抄卷三

奏施行等因准此除議處家丁兗兵二事遵照部

覆應酌處者徑自酌處應欽遵者通行欽遵外

該臣會同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都察院右都御

史兼兵部右侍郎戴 議照邊方事務勢以時

移機因宜變更化斯善者何憚於更張又道可

循者不嫌於仍舊所有議處額兵等四事謹揆

驗時勢相度機宜開立前件議擬上

請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酌議覆

請定奪施行臣等幸甚疆場幸甚為此具本開坐謹

題請

七百

計開

一議額兵御史蕭 原題按榆林主兵原額六

萬七千七百有奇兵部冊開實有五萬四千

五百有奇據各城堡冊開實有五萬二千三

百有奇近該臣督同左叅議沈人种及同知

等官分投點閱除有數無名有名不到原係

虛冒相應開除外僅有兵五萬一千六百有

奇而原額新增家丁通夜與入衛四枝皆在

其中一應老弱減存後占歸伍亦在其中夫

榆林素稱雄鎮而兵額僅此勾募其容已乎

奏為附疏抄卷三

但臣訪得清勾最為民害往往旗識假以單

票挾詐而勾到者亦隨拘隨放特為貪猾開

一碼局召募苦無主著往往將官各以家丁

頂充故募到者亦倏有倏無反為尺籍增一

弊政如先年募兵詭名領賞旋即逃亡而里

族無干之人歲被混勾至有願出賞銀還官

以自免者此則召募之弊又為清勾之弊也

况用兵貴精精兵在練若將役占歸伍與見

在著伍之數時加操練較之召募似更實效

如蒙容臣先入會計姑俟接管御史再議惟

復別有定奪該本部覆議看得所陳議擬在

一節其意主於減兵額而因以減餉費也但榆林係西北重鎮逼近虜巢且窮邊絕塞寒苦極甚其兵之額數雖缺仍當設法充補雖清勾召募有弊亦不可因噎廢食若據其見在兵數遂定為額則原額錢糧亦當裁減此後雖欲增一兵而不可得勾募之法即盡廢矣合行該鎮督撫官再會議停當具奏至於按臣所謂用兵貴精兵貴練將役宜歸伍與見在著伍之數時加操練則最為切要此在巡撫總兵者實為著者實舉行勿得因循玩視為故事

前件臣等議得延鎮總兵極為衝險兼之入衛累苦軍士逃亡數多山額兵日虧而召募清勾之議並起然一法立一弊生勾募俱不能無弊若併其清勾而廢之不惟原額之兵不得復舊舊兵逃亡無所充補而老軍係干版籍土軍係免田糧亦必棄之而不勾乎據此見在之兵似難即為之額合無停止召募之令以杜虛冒之端照依近日臣等題奉欽依嚴勾補一款申明清軍之令責成有司著實勾

解不許聽憑吏書里七扶同破調年終分別查叅以勸戒嚴禁合將領不許徑勾強優

縱下生奸再照延綏鎮固稱雄兵亦強但大操小操合操分操之法俱不講久矣目今臣等會同總兵官督同各道責成副參遊守操坐等官將清出役占與見在及勾到者俱照法著實訓練務臻實效期堪戰守斷不敢玩愒因循自取罪責庶兵可日強而餉不虛靡矣伏乞 聖裁

一議班兵御史蕭 原題按榆林自開鎮以來每年蒲州南陽潁上寧山及潼關等衛各撥班軍防守年滿交替除地近衛分防守不缺外其南陽等衛每班約計二千有奇而其上班多不及期又不及數無馬無甲無異菜備一入地方分派各堡止供脩築口糧益菜歲費萬金彼中人情不樂遠戍常願解銀充募先經撫臣奏行自嘉靖四十三年為始免其上班每名徵銀五兩四錢即於應支月糧內扣除解鎮募人應役行之三年尋復停寢此等班軍在各衛則困疲客作在本鎮亦耗費客糧誠為無益似應議處臣近查閱該鎮各兵應汰頗多除前項虛冒開除外幾有二千亦係老弱以之征戰誠為不堪以之脩守尚可備數合無傳免前項班軍令之納銀即令

存留老弱代充脩守似亦兩利但人情苦不自足異省情不相關各衛既免終歲戍守所省甚多前項量扣糧銀若復任意短少則該鎮反致無措伏乞 勅下該部著為定例比照納班銀兩責限解京併入年例轉發該鎮庶各衛無敢通召該鎮別可裁省該本部覆議看得所陳議班軍一節固為權宜之計但恐班軍既撤徵銀復難則輪戍召募俱至廢弛巨事干 舊制遽難輕議變更合無咨行該鎮督撫官將蒲州南陽潁上寧山潼關等衛所班軍從長計議要見徵銀解京轉發該鎮募人應役果否於邊備有賴酌停妥具奏以憑覆議 定奪

前件臣等議得蒲州南陽潁上寧山潼關等衛所班軍輪戍乃 祖宗舊制徵銀募役之議嘉靖四十四年曾一行之計非可以旋即停止今議復行恐人情懈於偷閑異省視為秦越軍既不米銀又不解因噎廢食徒為畫餅各堡脩守將為賴之但每年上班發不依期軍不及數相應申飭令無將前項衛所班軍照舊輪戍仍照近日題 准申明舊例痛懲玩法官軍以保孤危邊鎮事例通

行各省撫臣嚴行各道每年將該班官軍照數揀選依期督發如領班官無故脫班及軍士不到數多者與衛所官俱照所少分數查叅提問住俸降調若該道不嚴行督發以致備禦缺人一體叅究雖征戰之用難以責成而備守之力亦有攸賴矣伏乞 聖裁

一議擺兵御史蕭 原題按榆林每年秋防自七月初一日為始調集各城堡兵馬分布定邊營等有牆去處名為擺邊至十月初一日撤放每兵日支行糧一升五合每馬日支料

三斤草一束歲費不下三萬查得該鎮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千五百里中間有牆不及三一其餘皆係極衝無牆有兵亦向不擺夫無所不備無所不寡兵志甚明况有所備有所不備虜獨不可由所不備以攻其所備乎且以二萬三千之眾擺四百餘里之牆約數夫而一兵以此禦虜其不格亦明矣又虜舊止秋犯今無時不犯如去年雙山堡之犯則十二月擺邊已類掬水搏沙立限又若刺舟求劍故虜先秋而犯則擺兵未至後秋而犯則擺兵已撤即當秋而犯而擺兵亦莫

其為徒費無益如此盡

用重哨探之賞也蓋

在脩築脩築固則分布

數月有聲肯在哨探明

所調兵馬遠者亦三五

守以若師費財也前

但令各在原所整棚聽

省談本部覆議者得所

說其詳至謂脩築固則

明則徵調自不後時尤

易懈秋防時刻難緩若

偷安倘致誤事關係匪

官再從長計議擺兵應

邊不如脩敵臺脩臺即

如守敵臺守臺乃所以

臺甚堅保障允賴延綏

議處停當一併回奏

前件臣等議得擺伏官

軍務但延綏一鎮邊延

餘里有牆可恃有兵可

可恃又無兵可操矣今

少調早撤已省客餉

帑藏缺乏之時亦應議處以圖節省合無每年防

秋仍照舊規分派果虜堅守盟誓邊烽稍息

擺牆腹兵減半派調固原正兵遊兵馬亦量

選帶與軍門標兵以備緩急本鎮擺守官兵

仍舊預布或在堡團練或乘時脩築選差遠

為偵探如有渝盟結聚消息傳調馳赴原分

信地相機戰守至於脩敵臺一節本鎮沙漠

木石不便且無人守仍令查照近日臣等題

奉

欽依築邊垣一款次第舉行應動錢糧陸續具

奏務求一勞永逸是堪保障庶徵調少而客餉可

節脩築固而防禦有賴矣伏乞

聖裁

一議標兵御史蕭原題按榆林兵馬自正兵

遊兵而外有所謂標兵者不知起自何時蓋

緣巡撫身膺閭寄時復邊巡故招選親兵以

備緩急其為慮非不深也然自臣言之則竊

以為過計夫撫臣專制一鎮一鎮之兵孰非

可用豈必別選親兵而後用之是不廣也况

兵以標名將領不敢知司道不能詰姦究者

得馳於法外游情者得潛其伍中雖以何

之約束最嚴前弊頗易然終不若除此名色

之為大公也臣查得三邊總督止有遊擊亦無標兵惟甘肅巡撫創招標兵河西切齒此亦所當議者伏乞

勅下新任撫臣將前項兵馬再加簡閱除牌馬司酌留供役其餘併入遊兵一體操調此雖無節省可言然撫臣無養兵之名則事權專尊而役占無所藉口兵去親兵之號則軍法齊一而家丁亦將革心今之姦情潛消後之影射較寡其為節亦必有可計者該本部覆議看得巡撫都御史事權與總督不同責任與總兵亦異蓋總督總兵凡遇緊急即當躬探

甲冑親履戎行以此各設標兵所以便臨陣備策應也今各處巡撫身不臨敵乃亦設標兵一枝名為親兵徒滋驕橫坐費錢糧此不獨延緩一鎮為然揆之事權責任均屬未安御史蕭備陳其為不可誠為至當之論合咨延綏巡撫部即將標下兵馬併入遊兵管內一體操調不必另立親兵名色若別有滯碍明白具奏

前件臣等議得巡撫事權既與總督不同責任與總兵亦異標下親兵委宜預防驕橫併之遊兵管一體操調但遊兵各營俱係軍人四

枝又係入衛而標兵多係召募餘丁及節年投降降虜人若使歸之遊兵各營必至解體堂堂鎮城何以恃之查得正兵營兵馬除軍人外多係家丁降人常年趕馬搗巢與標兵常並立功相為犒用原議召足五千今不足數合無併入正兵營分為奇正聽總兵官操調臣等節制該道稽察止陳留精銳者二百名并建鎮以來原有牌馬司官舍通夜軍人五百名責令中軍官督率齎捧

令旗令牌防護
勅書符驗關防及巡遊之用庶事勢可防未然而人心不至解體矣伏乞

聖裁
奉

聖旨

欽差巡撫陝西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郭光先謹

題為陳未議以裨邊政事臣一介草茅叨承

任使前撫延綏茲移關陝自分謫劣未效涓埃頃際

廟謨責成及時大脩邊政臣日夕惴惴焉以曠廢是

懼緣循例防秋謹親詣沿邊閱脩城堡查理倉

場物竭庸愚期圖報稱然兵馬錢糧事關地方

大計竊恐訛紊有不容不亟為議處者相應題

請伏乞 勅下該部再行查議覆請

定奪施行倘於兵食有裨臣愚亦可少塞責分矣

計開

一議復將領以重安壤竊照陝西省城舊有叅

嘉慶原抄卷二十一

二十一

將一員統領馬步官軍三千員名時常操練

彈壓礦回七月間撫臣隨帶赴固原防秋捍

禦虜患該前任撫臣議 題裁革叅將量留

馬軍一百八十名與同標兵一百二十名選

委中軍官一員統領操練隨帶防秋其餘散

歸西安左等四衛止食原糧固為節省行糧

計也該臣視事以來看得本鎮地方遼闊外

而防禦番虜內而控制礦回難以內地例論

且不論秋防禦虜即如近日區區回徒竊發

一時兵將無可用者卒難措手一營之兵練

已將成削去將領任其散歸坐食甚非所以

嘉慶原抄卷二十一

十二

於邊儲滿內實存項下數目不投銀米草束
 大約又差二萬有奇隨行該道及監收官逐
 一細覈據同知王世科開稱廣積等倉官積
 遲文相等將自嘉靖四十三年起至隆慶五年
 止支放過銀三萬一千三百三十四兩零糧
 八千三百二十二石零草三萬三百四十二
 束於季報冊內仍造實在項下未曾開銷等
 因臣惟錢糧支放必由該道掛號覈實支放
 而不報開除其中虛捏冒支等弊難保必無
 除委隔別官員細加查覈外夫財用詘乏雖
 百計積覈節縮尚恐不足經用而臨鞏一道
 所屬倉場錢糧侵欺者已三萬有奇不明者
 又三萬有奇其甚則各道所屬倉場其侵欺其
 不明者又不知其幾矣及今若不通行嚴查
 求一清絕的數必致弊日滋徒充姦蠹囊腹虧
 損 國儲致誤 巡計干係小合無
 特勅巡 按御史與臣會同選委廉幹官員親詣本鎮
 沿邊倉庫吊取嘉靖四十二年至今止收
 支京運民屯並引等項錢糧卷簿并該道收
 支掛號底簿逐一對查詳細磨算其見在銀
 糧料草務要拆到倒數拆稜秤盤支放明白
 者准令開銷果係差訛者即行改正侵盜那

東晉書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移者追究下落有罪人犯擬如律例干碍職
 官一併招參造冊呈詳臣等覈實具
 奏庶倉場為之一清而將來姦弊可祛矣伏乞
 聖裁

奉

東晉書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欽差巡撫陝西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部光先謹
題為遵

舊章嚴申飭以重地方大計事竊惟全陝政務莫先
於邊備莫急於錢糧所以整飭稽覈者邊道各
有責也所以督催轉輸者糧道與有責也規條
雖昭然具在而弛玩由於因循相應申飭以示
契緊伏乞

勅下該部再行查議若於邊備錢糧有裨履請
定奪施行地方幸甚臣愚幸甚為此開坐具本謹題
請

旨

計開

一飭邊道候代之令照得沿邊地方兵馬錢糧
為重兵備兵糧守巡各道監臨責任匪輕省
得先該總督右都御史郭 題為議處邊道
守巡兵糧官員以重邊防以清錢糧事該吏
部覆奉

欽依山陝等邊兵備守巡官員如遇陞遷不許徑自
離任務候新官至日交代誠有見於邊道官
員子係之重而特加嚴責之也查向年既
又原行寢廢各該官員一遇陞遷即行離任以憑
限逼近為詞不候新官交代即行離任以故

嘉慶通志卷三十一 十五

視監司為傳舍每優游以待遷一切錢糧收

受支放惟付之監收等官及各倉官攢之手
任其侵欺虛冒季報歲報之數不過抄騰轉
報徒為舛錯難憑凡脩築城堡清補士馬偵
備夷情等項何嘗一一親理及遇一時負缺

有一人帶管二三道者地里寫遠固稽察難
周緣更代不常且姦弊易作而邊儲之不清
機務之稽誤有由然也合無申明前例凡陝

西邊方兵備兵糧守巡官自責令專心本等
職業著實幹濟各將所屬屯糧設法清查追
徵應派鹽引及時從公召納糴買糧料草束
選委廉幹官員兩平召易出納親為稽覈盈
縮每自劑量務使姦蠹盡除倉場充裕城堡
刻期脩築兵馬加意訓補查屬情狀時時偵
探先事預防與夫整器械等項務要一一躬
親經理求塞職任果有勞績顯著者不次陞
擢以示優異遇有陞遷必候新官至日將任
內經管錢糧造冊呈請總督撫按衙門詳允
交代明白方許離任如憑限稽違聽總督撫
按查照離任日期扣算原憑明限行移彼省
撫按查該其丁憂降調等項不便行事似難
稽留亦須一體造冊呈委鄰道該道交代明

嘉慶通志卷三十一 二十六

白不許徑擅離任如玩愒怠忽致錢糧有姦弊職務有疎虞者照例查叅究治庶責成專切而邊儲邊務俱有攸賴矣伏乞

聖裁

一飭糧道分督之責照得陝省八府額徵稅糧外供四鎮軍餉內給

諸藩宗祿欠一分則缺一分之用所需甚急而催督不可不嚴也查得布政司設有督糧道叅政一員督催通省糧儲又該巡按御史潘民模題

准責成分守隴右道叅議就近督催臨鞏二府民糧

奏為隴右道叅議

二十七

緣以職掌互攬事不畫一兼之各官畏避嫌怨未嘗親歷督催以故各該有司徵輸怠緩每遇查叅之時顧又朦朧報甚至銀米未徵在官勒令大戶虛文起解即作完數批廻通關經年不獲及行查究始拘大戶監追方於花戶追討各官固苟免罪罰而於

國計民生胥病矣又因督糧道裁復不常并分守隴右道及布政司官每年叅疏之所未及推延姑息逋負如常而固靖河階等衛所軍士月糧

隴右道儀祿糧累年積欠職此由也近奉

新例查叅有司降俸降級者數人稍知警惕但全陝

八府圻界遼闊必督糧道與分守隴右道照地分管依例叅處斯可以杜推諉而便督催合無今後民運糧草在西延平慶鳳漢六府聽督糧道在臨鞏二府聽分守隴右道各就近專管毋過夏秋開倉之期二道各備歷應管府州縣嚴督掌印管糧官員上緊追徵依限通完批差經收人役解赴原定倉口上納勒限掣取通關銷繳不得任憑紙上之數即作已完徒滋規避其督糧隴右二道并布政司官視各府完欠分數一體照例查叅庶督責既嚴而糧儲有濟矣伏乞

聖裁

奏為隴右道叅議

二十六

一飭軍需清理之法照得固原鎮軍需錢糧有朋令銀有地畝銀朋令銀者成化十三年事例原領官馬官軍每指揮歲該銀六錢千百鎮撫四錢二分旗軍三錢地畝銀者成化元年例也田一頃除額徵糧草外徵銀一錢俱解陝西行太僕寺收貯聽買馬支用然總貯雖在於該寺而徵收則出於衛所軍職倉部中鮮奉公朋合銀兩例應本官本軍出備事未起額官則派於舍餘軍則派於戶丁

道查催赴附近倉場上納而地畝銀又解行
 太僕寺交割地畝遠近其在千里之外者
 起解艱難又有因而竊費武流事熟入死不
 惜更併不罰其有通同經收人役乾沒侵盜
 如查出四安左衛千戶蘇宇宜可鑒也若
 不立法徵收終於軍需無補及照延綏鎮朋
 合銀兩即隨官軍糧俸扣留近據該寺各道
 議稱地畝銀兩應隨屯糧一併催納人情事
 體俱屬順便令無通行固原鎮兵備兵糧守
 巡及屯田等道自萬曆三年起將朋合銀兩
 行令各營衛管軍掌印官員每遇雙月支領
 官軍俸月糧銀之期分別應出朋合有馬官
 軍職名明白開於冊內指揮每員一錢千百
 戶鎮撫每員七分旗軍每名五分齎赴本管
 該道查明掛號發監收官於支放之時照數
 扣留每年應出之數六箇月可以扣完通以
 雙月為期而畫一便於查扣將地畝銀兩行
 令管屯官隨屯糧一體催併赴附近監收官
 處照數納收一項糧草即收一項地畝銀
 併出費通關之內二項銀兩俱另行收貯
 備用如遇各營衛官軍缺少馬

呈臣督撫巡按巡茶衙門詳請方許造冊赴
 該道掛號支領實補其收支數目自行各道
 俱填入近立軍需循環簿內倒換查考仍聽
 各監收官將收支數目每半年一次報行太
 僕寺類查互相覺察朋合銀不扣留者監收
 官以徇情隱匿查究治罪地畝銀有拖欠者
 管屯官照屯糧事例一併查叅則科派之擾
 侵漁之弊解運之苦一舉俱革而買馬之需
 可望日充矣伏乞

聖裁

聖旨

金嘉隆疏抄卷五十一

年

欽差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臣部光先謹

題為省繁文以節財用事近准吏部咨該本部題

前事等因奉

聖旨這冊籍繁文前有旨著各衙門查議裁省竟未

見有著實奉行的覽卿奏崇簡務實深得為政之

體各繁冗文冊依擬盡行裁革其朝覲考查文冊

都察院亦照例止用二本內閣及該科俱不必造

送其餘各衙門都著遵前旨裁省具奏欽此欽遵

又准吏部咨該總督劄遼右都御史梁 題同

前事內一件錢糧百分缺乏乞

中外臣工協心體

因以是經用事該本部覆議查得前項一冊恭備

御覽既經各該巡撫具數奏

進青冊送部本部憑以具揭

進呈總督又造一冊亦屬無用相應通行督撫衙

門自萬曆六年為始巡撫將前冊奏

進送部總督止於會本冊不必造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先後備咨到臣除欽遵通行外照

得臣總督延寧甘肅四鎮兵馬錢糧事務文冊

浩繁然關係稽考而勢難減省者不敢輕議外

所有繁冗冊籍無裨實政徒滋勞費料敢亟應

裁革者相應開列題

請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覆

請行臣等督撫等衙門遵照施行庶繁文可省而財

用少節矣

計開

一件查理脩守工程以固邊圉事臣查得延寧

甘肅四鎮撫臣每年終各得春秋二特督脩

過城堡邊垣墩臺敵臺水洞水口等項工程

并用過錢糧及督工管工效勞官員造冊咨

臣總督衙門覈實撥造簡明文冊具本會同

各撫臣 奏報青冊送部查考臣總督衙門

又照前造寫一冊送各撫臣備照而各撫臣

亦間有又復造冊隨本 奏繳者是一事而

造冊四翻矣夫工程一也 奏報亦一也以

一事而造冊四翻事體重複勞費不貲相應

議裁合無照依錢糧百分缺乏事例通行臣

等督撫衙門遵依自萬曆六年起以後每年

將脩完工程用過錢糧等項聽各鎮撫臣就

近查覈明白造冊 奏報青冊送部覆行巡

按御史或閱視大臣勘覈具

奏其無臣

奏報之時止具本稿會臣具

奏不必造冊送臣亦不必造冊

奏繳以省勞費伏乞

聖裁

一件軍務事查得臣總督衙門每歲赴邊防秋并不時巡閱凡兵馬錢糧邊垣城堡墩臺等項該道既有稽覈專責已造冊呈報矣而各將領守操各管糧監收等官各又造報雖係沿習舊規然糜費紙工徒滋科斂臣昔閱視蒞邊時止責成該道造冊其餘官員免造地方頗稱簡便所據前項文冊通應議裁合無

奏准

三三三

行臣通行守巡兵備等道總副叅守操防等官遵守今後臣不時巡閱該道將所管地方邊垣城堡墩臺軍火器械境內將領所管操防等官各實在兵馬數目各倉庫主客本折并節省錢糧及軍需等項總類簡明一冊送臣查閱及與循環查對其中脩廢強弱盈縮自可攷見其將領操防管糧監收等官俱免重造共圖省節杜絕科擾如有指稱造冊科斂軍丁者照例叅究此雖臣可以徑行裁革者但邊方武弁科斂成風恐不題奉

欽依無以易觀聽而祛宿弊也伏乞

聖裁

一件仰承 德意酌定降罰官員事例以一政體事臣查得每年終該延寧甘固四鎮巡撫衙門并陝西布政司及督糧屯田二道各將全陝府州縣衛所守巡關內關南關西河西隴右西寧分巡平涼撫治尚渣潼關神木榆林靖邊定邊寧夏固原靖虜臨鞏岷岷甘肅西寧莊浪兵備等道各將所管州縣衛所額徵起運夏秋民屯糧草開造已未完分數文冊并應叅掌印管糧管屯官員職名揭帖咨呈送臣總督衙門覈查類本會同各撫按官

奏准

三三三

題叅此乃舊規也為照前事既有四鎮巡撫衙門造到該鎮民屯完欠分數并應叅官員職名冊揭即可類叅而布政司係通省會計之司督糧屯田二道俱有專理之責其前項冊揭亦不可少俱應照舊至於守巡兵備共二十七道各造冊揭事屬繁文徒為無用相沿日久相應議裁合無自萬曆六年終為始將前項冊揭止聽四鎮巡撫衙門并布政司及督糧屯田二道依期開造送臣覈查類本會同各撫按官

題叅其餘守巡兵備各道俱不必重造以省

聖裁

伏乞

聖旨

奉

不若陸孟抄卷二十一

三五

欽差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

佘都御史臣部光先謹

題為虜部各歸原巢仰贊

廟謨申飭善後事宜以維

貢市以重安攘事萬曆七年十二月十六等日節

據延綏總兵官傅津塘報據坐營官龍成清水

營守備侯璉各塘報差通事文達子沈收兒崔

天才等出邊哨探得套虜大小頭目隱布台吉

阿賽把不能控充賴也鐵器莽吉素阿不害等

各帶領部落各於十月二十四及十一月十三

等日西捨回套等因又據延綏東路管叅將事

副總兵濮東陽孤山叅將丁思忠各塘報差通

夜王効高敬等出邊哨探得套虜酋首卜失兔

阿不害帶領部落於十月二十六日回套等因

本月二十六日又據延綏總兵官傅津塘報據

定邊副總兵聶大經塘報據原差通夜張達子

湯忽等報稱出邊哨探得虜酋切盡黃台占同

伊母哈屯并弟秦把都兒男打兒漢把都兒及

部落各小頭目帶領眾達子從寧夏邊外五岔

河過河於十一月二十六日回套各等因到臣

案查先准巡撫甘肅兵部右侍郎侯 谷稱已

將原住甘涼永昌南山一帶接擁海寺河套虜

首下失免阿不害切盡黃台吉等撫押并大小頭目威正恰把不能等十四五大枝各准給牛羊小市令其作為盤纏其餘頭目及零星諸虜一面境荒蕪行驅逐各部落精兵并老小俱從石峽水泉毛卜刺水寧蔡旗黑山寧遠新河乾河板橋等處各開門偏地馱載帳房跟趕牲畜陸續東行數年結聚之虜各邊會集之首一時出邊盡絕等因備咨前來併於虜王東歸疏內具題訖隨行據寧夏西塔參將張夢登靖虜管參將事遊擊李崇義各塘報西回各虜屯聚大小松山陸續起行漸次回套等情前來臣維時值冬深河水結凍各虜屯聚大小松山雖曰漸次東歸然首下失免阿不害等尚在住牧未見起行恐住牧日久別啟異謀又經通行各鎮撫鎮嚴行各該大小將領加謹隄備及哨探動定消息去後今據前因為照東虜順義王俺答託言禮佛雄住青海西虜都督同知卜失免阿不害等共圖規避將裝河西營之難積之久也必潰壁之水科之溢也必決速近威以為可虞臣朝夕切隱憂焉伏候

皇上

聖德弘敷萬里固封嘉瑞

神威遠震三尺堪繫單于幸賴宰輔之忠謀益張廟堂之勝算以故臣等得以敬遵撫防而大小諸首罔不奉

命惟謹東虜固安靜歸巢西虜亦聯絡回套一時邊境安堵無虞真曠世而僅見也然事難逆觀而謀在預圖其制馭之機宜所當因時喫緊而自治之永計尤當未雨綢繆謹集眾思勉抒管測假羈縻之微權而維

貢市者上事有三圖戰守之長策而重安攘者其事有五臣職任開外惟當見之施行第上關廟下係邊紀非祇奉

宸嚴無以聳華夷而揚文武也相應題

請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詳議覆請

定奪行臣遵奉舉行西陲幸甚臣愚幸甚為此開坐具本謹題請

旨

計開

一重播告以宣

威信竊惟

朝廷渙號尚爾三令五申中土編民亦須時俞辰

告况夷狄乎向來套西離因俺酋東歸

亦以漸回套雖聲言日後仍復往讎尚爾
繫情敵國但因前被挫而回勢頗窮蹙日

今游散住牧抑恐別起戎心乘此群醜初
回之時當為做竊鎮定之計相應大宣

朝廷 威信而播告之令無容臣會同各鎮撫臣
選差官通徧諭河套松山各酋以及西海

諸虜大都云我大明列聖皇帝受
命疑圖代 天御世以至仁綏中夏以大信撫四夷

曩者因爾等納款效順 嘉其慕義嚮風
錫之官爵許以 貢市數年以來安身福利爾等又

住西海拋棄原巢今俱歸還各復故土焉
嘉隆疏抄卷三 三十九

爾等幸今後益當嚴戒部落堅守盟誓勿
得縱容猶虜別生事端毋得聽信奸徒分

外求索獻 貢依期互市循法恪守外臣
之禮則 上天鑒爾忠赤篤爾福祐

聖德包荒 皇恩浩蕩凡可 寵養必不爾斬其視
爾昔年雖曾入犯所獲不過粗粟布衣糲

跛牛羊各遺將士亦必攝爾巢穴殺爾老
幼且婦孺年通宵不得安枕其利害安

危何如也況我 天朝 聖君宰化於上
賢輔贊襄於中文武戮力盡瘁於下余重

信義振肅綱紀四夷賓服萬邦作孚光天

之下以及海隅莫敢不委命無二心者非
特爾北虜一域輸誠已也若不守初盟聞

有狂態騷奪鼠竊致啟蒙端奏聞 闕廷
天威有赫不惟絕爾 貢市停爾撫賞抑恐聲爾罪

狀利既不得害已隨至後悔無及等因俾
之通曉庶播告一布

威信益昭可以懾定群心而恪守
貢盟矣伏乞 聖裁

一別市地以便撫防竊惟陝西三邊前虜游
散塞外雖無疆界然住牧亦各有定所如

卜失兔阿不害打兒漢台吉威正恰把不
嘉隆疏抄卷三 三十九

能等在河套分水梁等處與延鎮榆林迤
東以及黃甫川一帶相向切畫黃台吉等

在河套可可腦等處與延鎮鎮靖堡迤西
以及寧鎮清水營一帶相向賓兔台吉著

力兔台吉炒哭兒台吉等在大小松山與
寧鎮中衛甘鎮涼莊相向丙兔台吉克臭

台吉等在西寧境外西海一帶其互市地
方原議分鎮分地各照附近立廠交易者

固取其道里之近俯順夷情實所以分諸
虜之勢便易制馭數年以來遵守無異頃

因套虜西搶瓦刺遭其挫衄而虜王俺答

假以迎佛西來卜失免阿不害切盡黃台
吉糾合諸酋率領部落傾巢而西與俺答
計議舉兵以圖報復俺答料其備嚴不與
同讎率眾東返卜失免阿不害等因前謀
未成遂懷羞憤蜂聚於甘涼永昌內地南
山一帶雖云尚欲西讎實則住戀水草臣
恐任情占住久假不歸邊防大界豈宜混
潰計會撫臣指授守巡該道方略務期廓
清內地據報撫諭力逐已出境外聚牧大
小松山漸次回套而該鎮內地頃爾一清
矣臣查得先因諸虜經過甘鎮指稱討降
人尋牲畜纏擾買賣生事已於虜王代乞
藏僧脩貢疏內併言禁諭以後互市俱
要各頭目躬至市所方許交易給賞如或
流住別鎮即將賞賜收貯俟回日方給不
許別虜代領以長驕志至於各虜經行邊
地缺少盤纏者許隨地告賣牛羊以資路
費此謂借道西讎一時事也此外不許妄
行纏討以啟騷擾之患各鎮亦不許濫行
給與以滋無厭之求已經題奉
欽依通行各鎮遵守第當此各虜還巢之期不為分
別區處申明初議令其各照原地各守本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市則將來東奔西逐迄無定時此乞彼求
何以耐應不免啟爭端而糜撫費雖夷狄
不可以中國之治洽虜情不能以疆域
限而杜漸防微機不可失况虜中順逆向
背之情得之全在偵探而偵探之法臣已
行之詳且悉矣茲者惟在當事諸臣一加
之意分地制馭從實議察而虜安能有道
情執合無容臣通行各鎮撫鎮諸臣各選
差的當官通不時深入各虜營帳議察偵
探是否原地原巢住牧不許往來別市地
方游走生事無端求乞以後凡遇互市之
時查照前例預先宣調有名各酋首務要躬至市廠監
督兩軍交易應得賞給照例給發問頭目在帳不能親
身詣市者亦即准其給賞如不在帳者即差管通往
調親身赴市方行互市賞賜不得送給以長驕玩如往別
鎮地方官通即嚴駁不准隨帳而往不許遽歸必至
其地見其入而後已察其情形據實稟報奏鎮一面稟報
該鎮撫鎮及該道將領以便撫防一面咨報軍門施行
要互相覺察毋得自分彼此則虜中動靜消息時在自
前得順逆向背之機以用我攻伐謀之計端賴於是
匪直維持市事已也伏乞 聖裁
一優市長以責統約竊惟陝西三邊

卷之十一

三十一

貢市在河套松山諸酋首 貢馬則統之順義

俺答代 進在西海諸頭目則獻之甘鎮 具 題給軍而互市之所則有四馬延鎮

一市在紅山墩套內大酋都督同知卜失 兔阿不害主之而赴本市者則指揮千百

戶打兒漢台吉等二十九員寧鎮二市一 則在清水營套內酋首龍虎將軍切畫台

吉主之而赴本市者則指揮千百戶著刀 兔台吉等一十六員一則在中衛松山酋

首指揮同知賓兔台吉主之而赴本市者 則千百戶那木太等六員甘鎮一市在扁

都口頭目丙兔台吉主之而赴本市者則 大小頭目著力兔等九名然卜失兔阿不

害係一套相傳之長年雖尚幼性實難馴 就中主謀者則切畫黃台吉也切畫通佛

經而有機變者賓兔台吉部屬頗眾據 松山丙兔台吉乃俺答幼子因西搶派往

虎踞海上四市惟四酋主之以其狡也夷 類以狡為能故眾屬服而歸之我因其狡

而以計馭之俾為我用則餘酋則不出籠 絡中矣昔者漢臣征夷就中蒙傑用之以

夷治夷亦制禦夷狄之常道也茲四酋者

監市有年恭謹可尚雖每年類題

賞賚止於常格今若稍加優異責以統約各市諸酋 是或以夷治夷之一策也合無八年互市

如果謹恪如初容臣於監市疏內特為題 請將四酋各另給 勅諭加給 賞賚優以市長名

目責令約束本市酋夷平時期安靜不擾 互市務公平無爭但有近邊騷擾竊奪作

及及不守市規者即責成本酋追還仍照 夷法罰治以示懲戒若以後統約有功破

格題 請加 銜厚賞如理市無規約衆鮮 法於本市撫賞及應請 欽賞量行減削

以示裁抑庶操縱張弛之權在我不爽而 羈縻駕馭之機措施有要不然每酋而撫

之日亦不日矣伏乞 聖裁

一固人心以 大防竊惟內夏外夷古今之 大防等如王八地乃截然而不可紊者自首

虜款互以互不遺關要隘去處未免盤詰 疎延鎮草柱以及寧鎮花馬池一帶草取

塞外彼時之日將官率領結隊往逐今則 出入無時其有奸頑軍餘夜宿虜帳數日

方歸者蘭 項在紅地方人等希竊過外 山礦利濟 入草地甚有甘為虜使

涼永等處向因虜衆往米內也胡越一家

容易引引如涼州奸軍土隆者幸而按之

早也又兼以猾酋善結人心每遇亡命徒

徒藉加恩馭推食解衣曲為牢籠以致流

及窮寒降丁間有歆艷動心投身塞外

者若不嚴禁以峻其防彼既知我虛實

他日反為虜用貽患匪輕合無申明律例

備行四鎮撫鎮責成各道各將領操防軍

衛有司官員凡各邊隘口關門處所專設

官軍嚴密盤詰守墩軍夜各照邊牆地界

常川瞭望除官通軍夜公差外其餘軍民

人等但有無故越牆過口擅出竟外者即

便追襲嚴拿審究照例問遣若係故背本

土潛從外附及走泄事情者容臣會審明

實照依律例議擬具題即便斬首梟示

邊關以為漢人投夷之戒其延寧採草務

要定期委官率領朝出暮返不許奸徒潛

留塞外致惹事端蘭靖莊紅寺處嚴禁礦

徒如潛放出邊該管將領操坐官以縱容

治罪甘肅虜賊盡數出邊乘此清涼益加

機察俱期嚴峻大防杜絕後患又如地利

不如人和為洲歐魚者獺也華人之入於

皇隆紀卷三十一 三五

夷者豈得已哉夫虜塵不警獲免屠戮沿

邊生聚日漸蕃衍矣但鄰邊有司雖多公

勤政鮮拊輯操坐防守等官則科擾習為

常套而培養沐息則未也軍丁息戰無鋒

鎬死亡之禍脩築工役亦少告休矣但將

領等官潔已恤軍者固多利已剝軍者已

有之而蓄養威銳則未也勢窮思逃無恠

手有轉而之他者仍容臣會同各該撫臣

立法禁約以後沿邊住種居民止於供辦

租糧派守營堡各營堡軍丁止於整器養

馬練習戰守以外一錢一物一差一役不

計科派苦累如有不才官負仍蹈前弊照

例參革重示懲處庶恩法並行而軍民懷

畏必將樂為我用而效死弗去矣收人心

以固根本嚴邊界而鞏中華安攘之長

策或者其在是也伏乞 聖裁

一祛積累以實訓練竊惟用兵貴精兵精在

練延寧甘固四鎮軍兵素堪戰陣自款塞

以來操練罔聞士氣靡振倘爾寒盟緩急

何恃該臣視事即已酌立規條播告各鎮

將各營堡軍丁盡數查出逐一簡選先定

部伍次定執把大操小練日省月試教習

皇隆紀卷三十一 三五

訓滿青之副參遊守稽查試驗屬之守巡
兵備臣與各撫鎮各於春秋巡行偏閱考
其成而行賞罰由此著實舉行可望成效
抑有三累馬三者何延寧之抽充也甘肅
之節省也四鎮通丁窘乏壯士之消耗也
而延鎮缺餉另案查議不與馬夫入衛之
兵在延鎮者四枝在寧鎮者三枝重在護
衛 陵京固難輕議但往來更替歲無寧
時工役備營人無遺力比其反也輿尸携
單慘不勝言而士卒之死亡馬匹之倒指
十居二三矣休息無幾徵期又至一時無
措則於各鎮守營堡抽取壯丁壯馬補之
若副總兵祁棟臨行抽充搶攪紛紜甚無
紀律已糾察罰姑為記過然軍馬之精壯
有數逾年之抽取無休全鎮株連坐致消
耗一累也節省錢糧原為厲款免調客兵
以故兵餉應有盈餘甘肅鎮原無客餉屢
年以軍士逃亡馬匹倒元者即扣主餉內
月糧料草而名為節省夫兵有額餉亦有
額餉既有餘則兵必有虧頽區區於節省
之名任其軍士消耗營伍空虛而不
一累也兵以奇用戰重前鋒四鎮降夷通

丁破敵衝鋒屢見奏凱自納款後既無搗
巢趕馬之利而月糧一石不足糊口時每
枵腹既銷壯氣因無固心或派徙他方或
復歸虜地而駭椎之士日漸消耗何以倡
勇敢而望批擣一累也以臣愚見延寧二
鎮入衛兵馬回鎮之日即行整理軍缺則
清勾戶丁丁絕則另行召募馬缺則議討
馬價買補或取之互市惟求兵馬堪以禦
侮抽取積累永為社稷寧鎮軍馬單弱相
應照延鎮例止以兩遊擊營二枝更番副
總兵一枝免其入衛協守地方以備緩急
甘鎮孤懸既無客餉免論節省原缺額兵
責成各該守巡兵備等道逐一清勾召補
完足充實行伍至於降夷通丁先該前任
總督戴 曾經題奉
欽依以臨倉扣除給稿然臨倉還官數本不多每名
每季不過二三錢斗亦難濟數况其鎮
又扣為節省乎臣任御史時巡視京營彼
時議重前鋒各營漢人家丁每名支銀二
石又查得宣大二鎮通丁除每月支銀一
石外真虜每名每月加糧一石降虜每月
加銀五斗即可養贍合無先儘臨倉還官

聖裁

糧銀次於主餉內湊放照宣大例真虜降虜分別加給以示優卷就中分等與失本色折色聽照各鎮事例施行據四鎮冊報名數總計不過一千五百餘名計其所加

勅內亦明開軍士不用命者許以軍法從事是將之

勅內亦明開軍士不用命者許以軍法從事是將之

三十九

一甄將材以肅軍令竊惟各鎮總兵官係一方安危例得便宜行事而裨將

所以責士卒效死力者以其有此令耳奈之何款塞以來人心弛玩法紀因循苟且偷安怯懦不據漫然不知軍令為若何間有憤惋流弊者而欲振起之飛語四起流謗通衢竟不得安位而行志平時視之藐然臨陣則畏敵而不畏將安能驅之制勝乎若此者固玩愒之所致實威愛之未孚也蓋良將之治兵猶善御者之訓馬豐其芻粒節其足力而後責之千里脫或逸軌則鞭策之夫撫摩惠愛將之芻粒也申令

勅法將之鞭策也若先以潔已自矢禁私

後止科擾恤饑寒同甘苦卒未饜不先著

卒未令人下旅蓋視卒如嬰兒然及有不法

者即如武穆之取民一芻而立斬以殉楊

素之後隊觀望而悉行誅戮彼三軍者方

將服其公且明畏威懷德之不暇而敢有

非其上者哉合無容區以後執此以甄馭

諸將如愛洽矣威行矣號令嚴明三軍懷

畏將之良者也雖謗書盈篋勿惑焉又其

任五年十年可也崇其秩由亭障以至登

壇亦可也若貪殘率及寡恩損威號令不

嚴墮壞軍法即便參拏究治永錮終身不

許賞緣復用庶將領得人而軍令自肅戰

守之大要在是矣伏乞 聖裁

一嚴守欽以資保障竊惟四鎮仰奉

廟謨大備邊政各城堡墩牆俱備有次第矣然邊地

土多沙棘蕪之風雨剝落日久難免圯薄

若不時善葺則數年之後盡為丘墟矣

而盡地保守之令不可不申嚴也款順以

來餘丁寓民逐於耕牧逼近大邊穴居野

處忘其與虜鄰矣不惟葺葺善葺致虜無

涎而土重難移收斂未易况流寓之人尚

勅內亦明開軍士不用命者許以軍法從事是將之

三十九

有不識面者一旦有警將何歸著且城非不高也臨時守倉卒何恃而乘牆拒守之令不可不預講也合無備行各該撫臣責成守巡兵備等道及副叅守操等官將所轄城堡墩牆畫地保守毋致損壞按季一閱如有懈薄坍塌工少者董率本管軍夫備補工大者查撥鄰近軍夫彼此協助務期備復如舊相傳永久本管將官凡遇陞遷比照交代兵馬事例將城堡墩牆一交交代明白方許離任新任將官亦不許朦朧接管違者俱以不職一體參治其沿邊居種人民仍責成各道照節年編派守城之法相度地里編入就近堡分春夏耕作任其便宜治生秋成移住堡內若緊急與在堡人併力乘墉拒守聽本堡該管官提調自守城之外分毫不許干擾則金湯永固收效預明昔人所謂設險守國聖壁清野者在戎虜之守盟否有以待之矣伏乞 聖裁

一假便宜以寄聞外竊惟虜情秋防為急每

年秋防三月總督駐守花馬池調度機機

伏空官軍往回及掣放兵馬俱具疏奏

報此係題 准舊規節年遵守無異蓋彼時虜衆擁河套邊患惟延寧為急自亦不刺殘破之後松山西海尚鮮虜蹤而甘固二鎮邊情稍緩以故經畧諸臣節次題有前議誠據要害扼喉吭之勝策也第今日虜情則非昔比矣賓兔台吉延據大小松山父子兄弟種類日漸繁多切近甘鎮涼莊固鎮蘭靖等處丙兔台吉流住西海與吳台吉等九枝踰牧黃河南北切近甘鎮西寧固鎮河沁等處而甘固與延寧均之為急矣四鎮俱臣聞外事如上年夏中丙兔台吉掠番前督臣董 將有沁河之行今歲秋中東虜與套虜回巢臣則有蘭靖之行若照舊規仍駐花馬牽制遙度安能悉中機宜矧該兵部題奉 欽依革除舊套一切戰守悉聽邊臣調度是授之以便宜也合無容臣以後每歲秋防一至花馬巡督不必株駐餘日仍歷緊急要害關隘一體閱查遇有警急隨之提兵向往庶少假便宜而調度可期不爽矣然猶有二議焉一則軍門中軍官 欽設之當議也一則陝西總兵官株守之當議也夫中軍傳宣

今襄晉軍機關係匪輕向來於養病閒住
總兵副參中往行選擇委用查得蒯濬宣
大二軍門中軍官副總兵參將俱奉

欽依陞授陝西三邊軍務重大與二鎮相同似應一體陞授或副或參查照

西總兵官秋防三月跟隨總督帶領兵馬
擺守寧鎮花馬池延鎮定邊營大牆亦綠
固鎮無事移彼協守是亦一策第近年以
未陝西總兵官非剿階文之番則防河冰
蘭靖之虞顧此失彼若仍令株守定邊花

馬等處勢不能也且延寧二鎮目為陝西
總兵官擺守邊界彼此秦越推諉閱邊
備不無廢弛今歲秋防臣相度時宜除去
擺守舊套責令各本路將領嚴督主兵分
守信地協以客兵伏援陝西總兵官專守
固鎮地方撫防番虞象議俱以為便其陝
西總兵原分延寧邊界相應仍歸二鎮各
照一體脩守如有緊急聽臣酌量軍機臨
時調發協力禦防伏乞

聖裁

欽差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臣部光先謹

題為敬遵 明命甄別防禦文武諸臣并議虜王

藏僧

賞賚以慰華夷以廣 聖化事准巡撫甘肅兵部右

侍郎侯 咨准總督部 咨為敷陳防虜事宜

以圖保安邊疆事照得近報虜王俺荅已離海

寺漸次東移將出甘鎮境界出境後各該防撫

文武官員俱應遵照先奉 明旨分別功罪具

題合咨前去煩將該鎮大小文武官員俱自

虜王上年初來入境為始迄今歸巢出境之後

凡住牧與夫往返經過各地方要見其官提調

其事其官經理其事其官防禦其處其官協守

其處與夫處備犒賞差遣出入虜巢等項各供

事人員其為勤勞其為疎略其為處置得宜其

或周章錯戾其為勤能濟事其或徇畏誤事一

一錄敘實蹟分別功罪明白備細開咨本部院

以憑覆覈具 題施行至於虜王誦經脩善

鈐東部落跟隨頭目恪守法令及藏僧導化有

益拜今隨送小僧應否併敘 賞賚亦希咨

報准此行據分中西寧道右叅政李文呈稱遵

照軍門撫院屢行牌案提兵會同副叅等官本

照軍門撫院屢行牌案提兵會同副叅等官本

照軍門撫院屢行牌案提兵會同副叅等官本

哨尹濞汪廷佐等晝夜防禦西至水泉東至安遠逶迤幾五百里諸虜經行關門隘口多至數十虜自到任迄今撫逐過達虜二百八十起計虜士萬有餘二年來奔馳行昌日無寧晷應守者守應接者接其款順乞討者量行撫犒分外求乞者理論停止及虜王東經鎮羌復蒙督撫檄示親帶兵馬移駐黑松一切宴賞賚馬防撫情節督同同知張栢遠判胡松年涼州衛掌印官滿繼隆巡捕官李可久等曲突徹桑事事戒備虜王辭謝東歸地方保障無犯錢糧節節有經絕無啓釁招侮各官勤勞允當敘錄分巡

西寧道副使張九一呈稱本道先任分守涼州

正值虜王初過聲勢甚急即遵照督撫屢行凡一應宴賞分投委官先運赴經過處所沿途有備虜王忻然戴恩部落無敢跳梁為地方憂今當經鎮羌回巢又預備段梭器物責令經歷李士震密移占浪附近協濟守莊二道本道親駐山丹以防卜失免切盡諸虜乘間反側一切防撫事宜自任事以來逐虜於峽口扁都開市於洪水山丹或受策撫院羈縻日勤或視樽窮邊艱辛備歷節據塘報共計撫逐過虜數約二十萬有餘各官勞勩宜錄並無畏徇疎虞西

備道副使董汝漢呈稱蒙軍門并撫院因虜王移駐西海案行本道先事戒嚴及一至海寺今日索米麪明日索布帛今日索匠役明日索顏料虜或七八人或十數人摩肩累騎者塞鄙相望可虞者酌給運持以去如過索無以應亦大費唇吻曲諭之以塞其請其西北二川俱係通海要路番漢雜沓每朝夕設兵按伏隄備雖未對壘倖誠實枕戈未敢解嚴虜王并藏僧終始帖然其各項官役通夜撫諭勤勞功當叙錄甘肅行太僕寺卿馬出圖呈稱自虜王過海之日以及今出海之期地方原無積蓄錢糧止有搭

頭朋合銀兩係買馬支銷今蒙軍門并撫院牌

面預備虜王經過量准買馬盤纏虜衆紛擾該本寺行主簿李鳴鳳分整親驗秤兌無差著藩同知張栢給付官軍領買又督本官各備莊堡省諭鄉兵防範收斂一特地方毫無疎虞鄉村安堵且馬匹印烙給軍營伍賴以充實錢糧查無冒破情弊莊浪兵備道少卿兼僉事石楨呈稱自本道入境以來即當順義回巢之衝每會恭將劉承嗣差人前赴西海哨探及報過遺羌消息地方寒苦百無所出遵照軍門并撫院屢行牌案星夜差人前去臨鞫三原等處收買段梭

并各項雜用物件及復差人邀其入境宴賞禮
待一一各照等第行令通判李逢明等撫待本
道帶領兵馬移駐岔口凡所管堡寨盡行設備
買馬銀貨並無短少虜王及各部落各皆安靜
守法一毫無失供事官員入役誠為效有勤勞
甘肅兵備道僉事李尚呈稱向為虜王在海邊
蒙督撫明文謹守信地以防復讐諸虜遂督責
兵將晝夜偵哨隄備一時不敢怠緩嗣是果有
諸部落屢差驍騎窺視瓦剌往來不斷及欲結
好哈密以圖假道該本道蒙督撫示諭密遣人
於哈密守土者以離間之後有超忽兒極號狡
猾先行帶領部落二三千以為前鋒盤住數月
聞虜王東還及驅逐卜失免等各回故巢又復
經由所屬即親行督率參遊守操各官嚴明烽
堠隄備致令邊外徑行亦無敢復肆驕橫又據
督理甘固糧儲戶部郎中高時呈稱自虜王以
來部落往來甚眾聞知將領軍士多發沿途邊
堡按伏防範應該折色民運銀兩各州縣但有
解到即照原封發給如有拖欠不時嚴催督
依期饋運竝無延緩各等因到職卷查准兵
部咨節該宣大前任總督宣大侍郎鄭 宣府
兵 大同巡撫今陞總督宣大侍郎鄭 宣府

巡撫今陞兵部侍郎王 兵科都給事中裴
才 左給事中李 先後巡按陝西監察御史
邢 趙 李 羅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黃
雲南道監察御史馬 南京廣東等道監察御
史林 等各具 題俱以虜王離巢遠赴西海
孤懸重鎮萬分可虞鈞求邊境寧謐等因節該
本部覆議責成督撫同心協力設法隄備及或
曰傳諭備答不許妄行索討或曰隨宜撫處不
可周章憂懼或曰勒令約束無容騷擾密諭熟
番敘避或曰經過處所整兵設伏以備不虞或
曰備戰守示羈縻處置番族得宜或曰禁茶市
量酌給申嚴法令以重
典制俱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又准宣大軍門咨內稱虜王欲過西
海甘寧延固各宜隄備撫犒等因准此該職會
同前任總督董 將分布兵馬防撫事宜題行
該部覆奉
欽依備咨前來該職慮以本鎮孤懸絕塞地方綿遠
番虜四通窺伺平時尚且難支今加順義又總
雲谷眾酋拜卜失免環套枝節雲擁潰出一
兵力何勝撫逐故當虜王未入境之先即出
傳諭各該地方官餘軍民凡虜王應用預備

犒俱係在官錢糧一毫不許聽信科派本院親行督兵防範自保無虞毋得妄言惑眾毋得啓釁交通選差官通在於寧夏賀蘭山後寒澗處所探得虜王帶領頭自并部落甚眾欲由涼州寧遠入水泉兒境一面行令先任分守西寧道叅議令陞分巡道副使張九一賞給犒待一面行西寧兵備道副使董汝漢備辦海寺應用諸凡物件一面令撫夷官薛如玉帶領通事持職牌面限以日程住止所在安置鍋灶備給供應以防奔逸問萬曆六年四月內節據副總兵等官李昫等各塘報虜王俺答率領各頭目於本

陝西通志卷之三十一

中九

月十六日自境外昌寧湖起營由寧遠堡閣門入邊住歇周家灣職又恐虜情叵測跟隨撥置乃以佛本夷教虜風崇信可即以迎佛利導差弘化寺僧人領真藏卜率領徒衆七八人與虜行則聯轡教以正果善言止則焚飾誘以慈悲諸法群酋禮敬奉持十七日起營由永昌城迤西過大跋到橫梁山滾石溝一帶住歇二十二日起營到新城兒石頭口一帶駐歇二十七日由西九條嶺透洪水花寨曹古城地万到大馬營泉腦住歇五月初一日起營到扁卻口住歇

初三日辰時帶領隨行部落俱已出境續後虜騎不時絡繹行走沿途一毫無犯止於出口時量買馬匹充為布施以准西海弟姪子男互市之數一應料理俱都司姜河并今遊擊王國柱原任守備鄧敷共為之及至扁卻口又備出境宴犒賞待使往西海禮佛去訖所用油蠟米麪香紙遇乞甘州則甘城備之遇乞西寧則西寧備之事情冗俗雖不可枚舉一時虜王果聽諭守法茲無別項情態崇虜部僧徒人眾齋供浩繁或半月而一畜馬或數日而差人討賞又欲大開馬市於甘涼之說比照番夷求賣茶馬之

陝西通志卷之三十一

一五十一

說在市馬則無錢糧在茶馬則犯明禁勢其難為時兵部左侍郎部奉命總督自到任以來每准咨文通行各該兵備守巡將領操坐等官整練兵馬振揚威武慎固城守儲積糧餉選差官通傳諭虜王鈐令各處邊外經行哨探各處西寧消息如果守盟照常撫處倘有變動相機堵遏不時馳報以憑施行是誠與職協心共謀凡事著實舉行該職時常巡歷西自嘉峪東至西寧無險遠大小堡寨營不躬至其地一有見聞申飭各道轉行各該將領文武等官刻意遵行但有干涉虜情星夜報調

度處分然西海相離固原甘鎮隔遠其宜大總
督侍郎吳 并大同巡撫今總督郵 原差宣
大官通兩朝式桃趙從政相伴而來甚為暢曉
夷情雖 曾同軍門選差甘州二僧把死卜虎
囊素字定藏僧固原通官申小達于即申佑陶
染等甘州通官李福保郭銘等守住虜王復以
百戶王良臣官通周東李文學王甲饒彥章紀
臣宛得才胡祿紀淮等輪番探聽往來傳報凡
僧虜動向靡不先知隨有虜王信佛甚篤代求
藏僧進

貢該職各行總督部 會本題

准頒給

勅賞圖書職事虜王自謂有功藏僧而藏僧受恩

中國朝夕思樂為用職與總督部 見得虜眾傾

巢而未不可不防共思藏僧遠來虜眾誦為活

佛其轉移回巢鈴攝群醜此固大機括矣遂以

三事邀請藏僧一曰為

聖上祝延萬歲二曰祈

天風調雨順伍穀豐登三口禳除時疫天下太平藏

僧乃躬請壇壇慶誠誦祝職復摩公署靜室相

與講和釋典性多嗔悟情既 德容語以

日閱本兵大意諭令順義回奈恐其年老無常友

與爾弗便所賣馬匹指為布施老弱不堪倒死
累軍陪補有損善教茶馬另有
欽差御史專管為番夷度生與虜無干藏僧領受去
後虜王及部落約半年絕口不言賣馬每月可
省千金又因茶馬御史題

准禁止番茶兼

內閣輔臣諭示不可輕許不惟大馬市不開而以
茶易馬遂泯然矣間或求討食茶官庫貯有押
送回夷序班價買包茶五千餘包用之不盡且
未拂其情也但延寧套虜卜失免阿不害各部
因往年西掠瓦剌備遭挫衄乃糾連虜王聲言

雙殺瓦剌且欲威脅回番諸夷大小部落精騎

又有十萬餘延互數百里涼永甘屬碭口水泉

寧遠等處往來如蜂如蝗或戀牧豐草趁趨南

山或施捨佛僧糾纏海上或覬覦近郊邀求犒

賞或會事索降絡繹不絕該職與總督部 通

行守巡二道將領自扁都口一帶恐耕牧不便

發正兵營兵馬分布堡寨自鎮城東至水泉大

路發奇兵副總兵王國勳標下遊擊王國柱各

輪一月帶領兵馬每十里添撥巡軍每堡寨加

設按伏督同信地都司守備日每巡邏其永昌

一帶二副總兵李昫尹瀛輪住高古城帶領兵

馬防護南山耕牧獲心皆朝夕無暇職又置
為柄牌不時傳宣一切事務虜情防禦撫處不
許玩怠仍以軍法警省示凡百撫待宜實隄
備收斂各求詳盡仍多差人哨探停安惟求
夷情先服地方無擾職恩虜王居海已久遲遲
不歸者非但部落盤聚難解亦以諸虜相煽復
警未決及有順義書稱欲求和哈密假道復離
瓦刺譎圖得肆河西尚有息肩期邪該職揭報
關部示以會同軍門當為力止但諸部落復離以
此為上策乃先陰搗原在虜帳回夷借為間諜
密傳哈密守土老人諭以利害默為禁遏各司

全唐錄卷之三十一

五十五

道會議通呈粘附在卷本年六月見虜王不行
恐天寒草枯將支吾再歲隨差官通申佑李福
保等再以
廟堂令其早還故巢不得久留受病撫諭該各官
通回稱虜王云固原靈門甘肅都撫傳示
內閣兵部勸我回套為我年老子幼好心我依著
七月初五日起身及官通問其去路虜王以先
次已入扁都口地方亦漫令各虜衆多恐攪擾
止事又卜失免達子山在路邊等候倘留住不
得早行可由鎮無茶茶處經過方便一報
軍門即行職事

有車歸消息難本前意

守盟約固無他虞然隨從頭目部落衆多狼子
野心恐難一一制馴在我防撫尤當萬分嚴慎
除本部院不日提兵移駐蘭州就近調度外煩
為會同總兵官即查虜王的於何月日自某地
方起身由該鎮某地方經過中間左右調有某
營官兵駐劄如或兵力不敷再應調鄰近某營
官兵馳赴按伏總兵官提兵與該道俱移駐就
近城堡相機防撫大率兵馬要聯絡形聲不可
先露陽示撫處陰為隄防其一切撫賞宴待乞
求盤纏等項固不可過厚以滋虜欲亦不可峻
拒以於期望要在本院與主將亦該道臨時隨
機應變斟酌而行仍將起身的日經過出境地
方設備官兵緣由咨報該職查得虜王起身離
海雖有消息而經由道踏尚無的確况回巢窮
蹙與先至之日不同所有防禦事宜委應預備
以保萬全備照軍門及先今題
准兵部議覆事理行令在浪道備辦入境撫待分守
道備辦出境撫待分巡道通行協濟二道以備
缺乏職仍將兵馬一一設備以防不測其西寧
然將楊繼芳并二操守張繼武史守寧兵馬聽
會該道分布各川以防復離未行之虜不可以
虜將行既行而懈其終甘西平川守備馮官甘

全唐錄卷之三十一

五十五

肅州參將姜顯宗
兵馬會該道各整棚頂待以防復離將過之虞
或聽調遣不可以虜未至而偷安探得虜王仰
華寺起身欲至黑河會軍此其入內總路如由
鎮差自黑古城西古城濫泥寬溝橫過大踏無
堡寨直從本堡開門出邊有安遠黑松古浪靖
邊大河涼州居虜行路之左任安遠有借禦都
司唐堯輔黑松有涼莊遊擊兩鉢古浪有操守
方濟文各兵馬靖邊大河上自防守管驛官但
鎮差兵馬不多而安遠古浪靖邊大河亦止宜
守本堡其黑松遊擊兵馬半駐黑松半調安遠

肅州參將姜顯宗

三

遊擊隨之涼州副總兵李駒亦量帶兵馬移注
安遠相聯防禦岔口武勝莊浪居虜行路之右
武勝岔口止有防守其兵馬守本堡莊浪參
將劉承嗣兵馬移駐鎮差協同守備王允恭百
凡料理帶管上操魯光輔護守莊浪城池紅城
子守備王一心分兵南大通各相聯防禦如有
不敷鎮差參將汪廷佐馳赴古浪永昌副總兵
尹應驛駐涼州各按伏暫署總兵事副總兵王
國勳帶正兵并本營兵馬二三十名親行分
布安遠黑松古浪等處東則莊浪兵備道移駐
岔口西則分守西寧道移駐安遠古浪分巡

西寧道移駐石硤會同王國勳相機撫防甘肅
行大傑寺鄉移駐古浪查驗馬匹如由扁都口
入境必至寧遠堡出境中間有洪水黑城花寨
大營堡暖泉山丹新河石硤水泉兒河東河西
二堡居虜行路之左山丹洪水雖有守備石硤
雖有都司黑城花寨大營暖泉新河水泉止有
防守不惟地衝兵寡而荒草長茂青嫩必為虜
所戀牧其各兵馬止宜保守本堡雜項指使而
洪水黑城花寨大營堡因虜衆往來向俱正兵
營撥兵協同防守撫阻石硤水泉并其中各堡
直至東樂俱贖理奇兵二營輪班防範兼保經
行今遇虜王經過見調奇兵營添撥兵馬令千
總官移駐洪水標下遊擊王國柱帶兵移駐大
營堡各駐劄相聯防禦高古城水磨川永昌衛
沙河懷安涼州衛永寧堡寧遠堡俱居虜行路
之右內永昌有副總兵尹濂涼州有副總兵李
駒如高古城水磨川沙河懷安永寧止有防守
管驛官寧遠雖有守備俱難獨支涼州副總兵
宜至高古城并分兵寧遠協濟永昌副總兵則
分兵水磨川并零星崇岡金川王秀鋪及出邊
寧遠送踏所在各駐劄相聯防禦知或兵力不
敷贖理奇兵二營應該輪班官軍查照馳赴按

肅州參將姜顯宗

五十六

伏暫署總兵事王國勳提正奇二營兵馬二三
千名移駐附近堡寨分守西寧道移駐永昌永
寧分巡西寧道移駐黑城新河山丹會同王國
勳各相機撫禦甘肅行大僕寺卿移駐江水查
驗馬匹其間文官如同知通判經歷知事武官
都司指揮千百戶通夜等官役或督率鄉兵收
斂保守或司銀帛犒待或計買馬匹牛羊盤纏
各聽該道隨其所長委用將至寧遠之時與既
過寧遠之後勢皆東壯而行鎮番將汪廷佐
將沿邊一帶或內或外悉加隄備而李昫尹瀛
兵馬亦不當遠製仍防後至及反噬各情大率
兵馬聯絡既以陽撫陰防其一切撫犒宴待自
虜土而下各分別大小以為差等變會牛羊盤
纏量其價值以為銀貨多寡勿令過厚以傷財
勿得嚴拒以拂虜一悉遵軍門方略調度其
本職駐劄所在俟臨期將標下遊擊弁兵馬親
行盡數帶領相度緩急東則涼永蒞浪西則山
丹石硤未盡事宜主將該道臨時變通不可膠
於一定若夫嚴論軍民番族早為收斂不許張
皇不許與虜交通竊取虜物俱行該道再出告
示張掛已經咨報會行其軍門於七月中旬離
固原至蘭州職於六月初旬至山丹漸移涼州

各提兵駐劄間又准軍門咨稱汪浪兵馬單弱
復行加添標下勁兵分發各堡協同防禦其一
切撫防事宜似為極周且備但隨行虜眾各附
虜王前後而甘永涼州隨山隨口擁集而歸紛
紛紜紜殆不知幾十萬眾內有告計賣給牛羊
乾糧盤纏悉行守巡二道相機分投委官量准
親信頭目易換布梭飯米作速押送就便開門
聽其出境其虜王處則有軍門與職會給牌面
約束部落不許騷擾虜王遵守且感戴恩禮大
小頭目均露每切切留心禁治俱不敢纏擾生
事直與編民馴服無異於八月二十八日由大
通河寬溝兒入鎮羌境界職遵照軍門原行備
行各道委官自順義并妻子而下一切頭目台
吉首領哈等酌量大小重輕各給授賞犒告乞
賣馬無易銀貨以資盤纏即於九月十一日自
鎮羌東閣門出境透往東壯草地去訖虜王及
諸部落雖居海二年所帶錢糧數亦不多既未
滋虜款亦未致缺望並無輕率畏徇啓釁招侮
之事是其撫防之勞比之對壘相敵者功倍萬
全等因又准巡撫寧夏右副都御史羅 咨准
總督部 咨同前事據報虜王俺答七月初五
日自仰華寺起身回巢除本部院不日提兵移

駐蘭州次移靖虜及寧夏一帶就近調度外合
咨前去煩為會同總兵官嚴行各該大小將領
等官各將所部兵馬著實整練以備緩急一面
選差軍覺通夜遠為哨探虜王俺荅自某月日
離甘鎮其地方境界見在何處或駐紮或兼行
相距本鎮幾日之程約有若干里若徑奔賀蘭
山後迤北經行歸巢即我境外止宜嚴兵固守
免事遠交如彼有所乞求不妨量給以示恩信
若由賀蘭山附近及平虜城地方經行即我境
界所宜周防不可少懈大約至某月日可到該
鎮境外某月日可以離境務要預先籌畫應發
其管官兵若干前去某處駐劄按伏總兵官仍
提兵與該道移駐就近城壘相機防禦大率兵
馬要聯絡形聲不可先露陽示撫處陰為隄防
其一切撫賞宴待乞求盤纏等項要在本院與
主將并該道臨時隨機應變斟酌而行至於赤
木口中衛乃通套捷路惟恐姦人引誘由此經
行亦當先探防備設計預阻一面將近境之日
與經過地方遠近及大約離境日期設備過官
兵緣由先行咨報以憑施行准此該本職即會
同總兵官張臣通行各該兵備叅遊協守等官
整練兵馬以備緩急調遣一面選差通官得勝

王左隆明抄卷三

五十九

等前去什鎮會同軍門原差通官哨探俺荅經
行道路消息續據齋報本王與職書云西海迎
佛已畢有固原宣天總督甘肅都撫傅示
內閣兵部勸我回套為我年老子幼好意今從寧
夏地方過河套內蓋寺造佛又准總督部咨
據原差守探通官申佑李文學具報虜王欲經
由寧夏地方過河等情本部院切慮自此而東
迤南則逼近固鎮蘭靖一帶地方迤北則由松
山切近寧夏中衛及赤木口等處境稟稍北則
從賀蘭山後經行設法諭阻正在喫緊除本部
院移駐寧夏適中小鹽池地方相機調度一面
差人前去虜營宣布
朝廷恩威諭以
封貢大義彼特西行禮佛止於什鎮經過今未奉
明旨難由寧夏內地宜從舊路歸巢若有違悖恐難
保令名及設法誘阻外合咨前去煩為查照原
行哨探虜王如果由山後經行差人乞討宴賞
查照甘鎮事規酌行如有欲由中衛赤木口一
帶經行消息一面選差官通深入虜營設法間
諜寢杜虜謀仍一面將中衛赤木口各營諸水
田徹壩放水注成巨浸橫城馬頭船隻酌量擇
匪使之知無船可渡有水難行無草可牧不經

王左隆明抄卷三

六十

內地嚴峻夷夏之防斯為完策事完將效勞人
員敘錄谷報准此隨據本職原差通丁得勝等
走報虜王已於九月十一日從鎮羌起身出邊
要從寧夏地方過河回套蓋寺造佛等情該本
職切思虜王回巢欲由內地渡河此犬羊圖捷
取便之私耳然邊關為華夷大防豈可輕令虜
眾驅馳內地况未奉

明旨安敢聽從自仗此際防撫阻諭喫緊攸關職有
隱憂焉隨即會同總兵官張臣遵照軍門原行
選差通官把亦等前去虜王帳內多方撫諭及
宣傳松山住牧分定寧夏互市首肯肅象勸阻

虜王宜感 天朝恩德守

朝廷法度仍由舊跡歸巢不可經由內地質免即
欣然應承一面行各該叅遊協守等官查照原
議信地設伏總督部 移駐寧夏小鹽池本職
移駐邵綱堡各通中調度寧夏兵糧道念事周
有光處備撫宴等物總兵官張臣提兵各移平
羌堡赤水口地方以待十月初一日虜王俺答
帶領大小頭目部落住歇赤木口邊外地名亂
井尚稱欲由內地取捷回巢因前宿免講說官
通撫阻以山猶豫未決本職即查照軍門原行
令偏地放水示以人馬難行之狀據匿船隻示

以人馬難渡之形復差撫夷守備鄭賜帶領備
走虜營通丁吳教堪等前去會同軍門原差通
官申佑等照前宣諭虜王探實內道難行河無
可渡即行聽從部落求費馬匹以資盤纏本職
督同該道僉事周有光都司等官戚龍施才等
查照甘鎮事規酌備撫賞筵宴易馬貨價等項
於本月初五日運至赤木口邊外亂井地方虜
王帳內處所逐一宴賞易馬畢虜王傳示部落
受過

中國大恩不可經由內地騷擾漢人即於初六日
申時由川底原路回巢訖等因并各敘防撫效

勞供事文武官員及稱虜王俺答等與卜失免

阿不害切盡黃台吉賓免台吉丙免台吉及藏
僧鎖南堅叅等亦應併敘又准巡撫侯 咨准
總督部 咨為申嚴防範以戒不虞事照得虜
王雖已東歸然套虜卜失免阿不害切盡黃台
吉等率眾住牧甘泉南山一帶糾聚各枝欲擊
瓦刺雖夷狄相攻
中國之利但彼部落既眾徒黨繁夷性犬羊恐
難制馴在我防範均當戒嚴合咨前去煩為會
同總兵官嚴行各道及大小將領等官整飭兵
馬嚴慎城池比常十分加謹隄備仍選差的當

官通前去虜營傳諭各酋若欲往擊走刺則當
西出境外若不往則當各回原巢不許在此久
住仍將動靜消息不時塘報軍門以憑施行其
一切防撫事宜要在本院與主將相機而酌行
之大要無虞彈制並行不悖操縱張弛允協機
宜為上也等因准此行據守巡西寧二道右叅
政李文副使張九一呈稱原住甘涼永昌南山
一帶接擁海寺諸虜巢帳聯絡延互約幾千五
百里止為復警原無遠去之意遵蒙督撫明文
一面將卜失免阿不害切畫黃台吉即省令撫
夷官通臧繼武王良臣王甲著落押送仍督各

公署陸軍抄卷三

一室

該將領將大頭目威正恰把不賚等十四五大
技各准給牛羊小市令其作為盤纏其餘小頭
目及零星諸虜一面燒荒兼行驅逐懷恩者固
不勝其感激而畏威者亦不勝其象息各皆聞
風爭趨若恐或後原其所以實由軍門帶兵久
駐蘭州先以樹之風聲撫院隨帶兵馬巡行沿
途盛張聲勢因此卜失免阿不害切畫黃台吉
去力哥等各部落精兵并老小不計其數俱從
石硤水泉毛卜刺永寧蔡旗黑山寧遠新河北
腰墩乾河板橋等處各開門遍地馱載帳房跟
趕牲畜陸續東行數年結聚之虜各邊會集之

酋一時

兵部咨

重鎮萬

聖明速賜禁

史邢

命下移咨陝

油麵茶

隨宜撫

宜示虜

酋率眾

勅該鎮諸臣

中裴

子少保

合候

命下移咨各

套外賀

免事遠

內地經過

聊為犒

拒阻務內

敢肆別

戰守致

西監察御史李 題為虜王無延茶市懇乞
聖明至 賜禁止以禱

國計以固邊防事又准本部咨該總督宣大山西

軍務兵部右侍郎吳 并巡撫大同右副都御

史鄭 各題為夷情事又准本部咨該巡按直

隸監察御史黃 題為虜王率眾西行乞
勅當事諸臣嚴戒備預撫處以固疆圉事又准本部

咨該雲南道監察御史馬 南京廣東等道監

察御史林 等各題為災異頻仍謹條時政懇

乞
聖明隨時俯省以回

天變以圖治安事俱覆奉
六十五

天變以圖治安事俱覆奉

欽依移咨前來又准宣大總督侍郎吳 咨同前事

節行甘寧延固撫鎮衙門通行欽遵防撫間又

准本部咨為敷陳防虜事宜以圖保安邊疆事

該前總督董 會同巡撫侯 具

題虜王西行一切防禦撫處事宜本部覆議恭候

命下移咨陝西督撫查照原議嚴督本鎮大小文武

各官照依分管信地加意提防應撫應禦相機

行事固不可周章以損威重亦不宜疎略以啟
弊端如有怠玩債事不奉約束者並聽指名參
究倘虜別有請索要中茶馬即便差宣大執裁

不通大路原設脚力二十九頭人夫八名每

遇接送官使雇馬一匹用銀一兩雇夫一名

用銀六錢擺設中火遠處用銀三五兩近處

用銀一二兩官職大者費銀百餘兩官職次

者費銀三五十兩計一年約有二三千金該

縣無正額錢糧皆借里甲湊辦以致人民逃

竄雞犬罕音言之可為流涕嘉靖四十二年

間該前任撫治郎陽都御史吳 目擊艱苦

題
請塞路迨今十餘年未竟未見邊絕者雖是人情說

暢亦因當時塞路之議未得其要領爾臣等

為商南縣經過官使由河南未道出南陽府

新野縣自陝西未道出西安府京兆驛此三

處固岐路所由分也合無請

旨申飭遇南來者着落南陽新野府縣官遇北來者

着落西安府官當將傳牌阻回今其從洛陽

及潼關大路經行如府縣官不肯攔阻或官

使仍假徑路取便者即至商南竟內該縣不

許應付聽臣等通將各府縣掌印官及經過

官使據實
題參從重究處則法嚴而人心不敢犯路塞而疲
困自甦伏乞 聖裁

總兵等官李昫等各塘報虜王俺答於萬曆六年四月十六日自境外昌寧湖起營由寧遠堡關門入邊從周家灣永昌城迤西過大路橫梁山滾石溝新城兒石頭口大河口九條嶺洪水花寨曹古城大馬營泉鵬扁都口至五月初三日辰時帶領隨行部落俱已出境續後虜騎不時絡繹行走沿途一毫無犯等因前來該前督臣董會同撫臣侯具本題

知訖臣奉

命本年九月十九日抵鎮看得虜王俺答久居海寺雖曰禮佛建醮恪守盟約但跟隨部落衆多

與夫河套松山西海諸酋往來叢險易生選差通官申佑陶洙周東李文學陶帶布梭米麪等物前去西海會同宣大通官珊瑚等在於虜王俺答帳內假以布施更番守探以觀動定及行甘肅撫鎮守巡兵備及大小將領整練兵馬陽示撫慶陰為隄防務保無虞間又准本部咨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趙題為虜王久駐西海地方不便懇乞

聖明早

賜議處以慰邊氓事又准本部咨該巡按陝西監察

御史羅題為虜王援市要求懇不可厭懇乞

聖明亟

賜禁止以靖邊圉事本部俱覆奉

欽依備案前來通行甘肅撫鎮遵依訖續准巡撫侯

次為議慶虜王代乞藏僧脩

貢以彰

聖化事內稱虜王俺答代乞藏僧鎖南堅察等進

貢方物馬匹乞要優被職事等因該臣會同撫臣

侯具本題行禮部覆奉

欽依賜授鎖南堅察大覺禪師星吉藏卜都綱職事

圖書僧帽袈裟與俺答及跟隨頭目把漢那吉

等一併

降勅賞賚衣襲綵段等項已經委差臣標下千總原

任都可張九功等領賚前去西海虜營

頒給領訖續准兵部咨為邊鎮急缺馬價收買市貨

懇乞 聖慈早賜議發銀兩以濟急用事題奉

欽依動支太僕寺馬價銀三萬兩差主事朱衣解發

前來聽臣酌量分發甘肅二鎮各一萬五千兩

以充市本及虜王在海東歸宴待撫賞之用又

准本部咨為秋防屆期乞

申飭邊臣以裨安攘事又准本部咨該兵科著科事

左給事中李等題為遵

廟謨獻愚忠以飭秋防以保治安事俱覆題奉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馬緣由前來該臣隨將虜王出甘鎮境界及經
寧夏境外由川底原踏回巢日期緣由二次具
本題

知訖今准前因臣惟止虜為

中國患自古然矣

三帝三王不能除秦漢以來不能服迄於胡元而其

變極矣幸而

天啓

皇明

大祖高皇帝迅掃腥膻復古今

帝王之統

成祖文皇帝犁平沙漠奠內外夷夏之防二百年來

各虜固向背靡常至嘉靖間俺答則黠橫滋甚

雄據北庭萬有餘里侵擾各塞五十餘年遇我

穆宗莊皇帝

格

天心之助順致孽孫之乘降俺答執叛獻俘傾心效

款仰蒙 睿衷獨斷

特用良輔淵謀

錫以王封許之貢市俺酋既稽顙而臣服套虜亦嚮

化而東歸蓋九年於此矣然東西塞界各有攸

分而照種撫防尚易為力詎意順義王俺答託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禮佛教移帳西行大糾宣雲以及河套諸部盤
據西海者三十餘萬往來涼永者日無寧時靡
結難消積薪可慮呼吸之間安危之繫也其相
緩急而隄備因情勢而輯緩期不輕率畏狗啟
彙招侮以仰副

明命誠有未易者大小文武咸切隱憂臣聞外司
更抱危慄而安能逆覩有今日也即如虜王入
甘境首以開馬市為乞夫宣大已開馬市矣毋
論荒邊虛耗措辦不前即屬贏餘事體亦疑幸
而百方開諭及謂先

奏停宣大而後此中徐圖虜王遂語塞而馬市止

矣臨行雖易馬五百匹乃告作盤纏以恤窮蹙
耳虜王日會藏僧無延茶市夫茶市乃

中國制番之命而濟邊之急甚大計也若奪番之
茶而阨之嗟番不中馬而化之虜非所以羈戎
羌而剪羽翼也幸而諭以番虜各有所市而虜
不易茶素有

嚴旨若應佛僧齋醮之用止應量為處給難以侵奪
番利遂不復言而茶市止矣佛僧乃虜王之所
敬信以為進止者使食其餌而為之謀吾事去
矣幸而撫臣招邀入鎮首祝

如壽次祈年豐次讓民災徐徐密語以機事及

貢方物授職給賞佛僧益為我用矣虜聚日

易起戎心動靜消息全在偵伺通官申佑陶崇

李福保等密約言大通官珊瑚等日窺左右以

觀其變或用間以離其心或危言以挫其銳及

結誘親信者以自其機而虜情常在目中矣虜

王名雖迎佛意在構怨若乘勝則驕溢之氣益

恣遭挫則憤感之心未已進退徘徊歸巢無期

其為疆場善未已也各通官每以成敗利鈍借

言為間虜王若於兵者計正無聊及宣諭

內閣兵部之意即幡然依聽假以年時未吉且東

回以圖後舉其情尚繫敵國而利我

中國者有在也虜王既不得志於剋刺則無以掩

群醜耳目遂倡和土魯番哈密之說令虜使出

嘉峪關意欲挾

中國之勢以要之及諭以大義不得由禁關而又

先洩其謀於哈密保全貢夷而為我藩籬者尚

固也虜王乃切盡黃台吉誘之而西切盡因虜

王不與同警鼓下失兔同糾虜眾十五枝住於

黃草灘已將那吉誘之帳內而欲邀留虜王會

事以阻東歸及導之出鎮差謂水草便虜王

唯而姦計遂沮矣等夏鎮城

宗經樹屏于係匪壘而外有漢唐渠壩本鎮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臣蕭廉謹

題為懇乞

天恩俯容入衛兵馬番休以甦疲鎮事臣奉

命查理四鎮兵糧自入境以來日夕講求利病用圖

節省但所見士民皆云四鎮最苦無如榆林榆

林最苦無如入衛兵馬緣本鎮孤懸套口逼近

虜巢地既五穀不生兼且百貨不至較之諸鎮

最號衝疲邊墻千五百里城堡三十八座僅有

軍丁五萬而奇馬二萬而奇較之諸鎮亦頗單

弱自嘉靖二十九年虜犯薊昌議將本鎮兵馬

挑選精壯四枝入衛節年奔疲節年傷損兵則

逐營抽補而抽補不足則取諸捉生馬亦逐營

買補而買補不得則許其搶免每年三月例當

上班開歲以來即行整朔馬給官價每枝歲幾

萬金而鞍轡衣裝出於兵士整備者每人尚須

數兩也此等窮軍何從措處既牽搭傍人出錢

幫貼又預指月糧減價扣賣大率身未出門而

一歲之糧去其大半矣其在隻身單丁尚猶可

說如有父母妻子竟特疇依此整朔之苦也整

朔未畢啓行屆期婦女老倪倉皇奔送情同死

別禱求生還號哭震天嗚人掩泣此離別之甚

也別去兩月始達薊昌一到薊昌地方即

所關安可使虜窺之倘此端一開則套虜徂焉

松山徑踞而後事未可知也幸而放水匪船多

方伐謀及諭以失信難保令名遂仍回川底行

而寧鎮內地得以無擾矣虜王已行卜未免切

盡羞憤無聊蜂聚涼水南山占戀水草惟恐別

啓事端及設法宣諭而驅逐之遂席捲而東而

甘鎮內地無一虜帳矣其若虜之住者陳兵彈

制行者隨兵護防或犄角或按伏勞不勝言告

恤者隨宜處置妄乞者據理諭止朝應此暮酬

彼時無少息千端萬緒累牘難書大都虜王以

及授官各酋俱恪守外臣自雲部以及河套諸

虜俱馴如編民自西來以及東迄兩關歲矣而

始終不擾若此豈人力之所能致哉蓋由我

皇上 聖神文武 德冠百王 順治威嚴

業超千古 垂衣裳而朝萬國王帛攸同

飭綱紀以靖九邊戎矛載戰華夷一統羞稱漢武唐

宗千羽兩階快觀

堯天 舜日遠光 二祖之烈近揚 先帝之休

中興之治倚與盛式

聖旨

奉

危數坐三秋防守晝夜不休餘暇修工催促愈
急此亦守之苦也兵不得顧馬又尅馬料以聊
生故亦多倒死將不得顧兵又科兵糧以供費
故兵多逃亡者聞首反骨未歸大半委填溝
壑存者僅餘黃瘦喘息多有顛踣道途此死傷
之苦也幸而還家有同再世閭里稱慶骨肉相
依曾不月餘又當整餉賞糧束裝捉生搶免紛
然襍出無異轉駒又有一班存留冬防其情尤
苦去米之際動經二年又有一班選留標兵其
苦更甚征戍之久閱歷五年歲月既深情狀尤
別身世寄寓室家他離風俗傾頹閭井蕭索總

全唐書卷五十一

一七五

計二十年來損傷兵馬何止數萬糜費公私錢
糧何止百萬畢竟薊鎮僅以供脩築之工未必
得其防禦之力也且先年士馬強壯習俗忠勇
尚能綴虜東犯之謀為四方應援之助今則役
久而疲人窮則詐不惟為虜所輕自保不暇亦
且人懷怨望漸逞兇狂此其所當亟為議處以
弭後患等因臣惟兵馬入衛薊鎮本以鞏固
京師大義所關諸鎮似不必恤然苟有益於薊鎮
則固恤於諸鎮亦可也而論者皆力言其無益
為無害於他日即無益於今日亦尚可也而識
者皆曰邊計其有害何也內外賓主其勢既分則

秦越肥瘠其情自將不切勞苦怨咨其心既貳
則橫潰決裂其究必將不支此河上之詩閭左
之戍所以為千古明鑒又不但日費料糧歲費
裝賞為內帑之尾閭漏卮所過搶奪所止奸
盜為地方之城狐社鼠已也節經中外論列不
下數十疏然廟堂之上則以兵不中制必聽
薊鎮自裁薊鎮之臣則以事難逆視必俟教練
有成而後裁教練既日復一日孰為成就之期
入衛則年復一年未有停止之日近該兵部題
覆秋防畢日議處邊人望之不啻雲霓今又寂
然是尚未有定說也茲者臣滌事該鎮之際正

全唐書卷五十一

一七六

上班整餉之期羣擁馬首備訴諸艱臣亦勉以
臣子大義再三譬曉但耳聞其室家悲號之聲
目觀其道踣窮蹙之狀真有一念慘怛不能自
已者故敢竊附於使者宣德達情之義冒昧為
皇上陳之臣亦知廟堂尚以醜虜匪茹為慮薊鎮
尚以擺守不敷為詞姑不敢言諸鎮請言榆鎮
姑不敢言撤戍請言番戍臣查得該鎮兵馬原
定四枝分為兩班更番入衛後因三十二年薊
鎮有警議留一枝冬防止放一枝回鎮次年仍
發二枝遂使每年止有一枝休歇而休歇一年
者又該冬防行役一年夫所責衛兵者以其

勇可戰守也若一牟一度往返燕秦如此奔波而責以捍禦容可得乎是薊鎮徒擁虛名榆鎮備受實害而 國家又抱隱憂殆二失也臣又查得寧固衛兵俱係更番薊鎮修練頗已就緒如蒙

聖明察愚臣之非敢飾說念疲鎮之委已莫支

溥浩蕩之恩 施節宣之政俯容四技兵馬照舊番

休三月上班十月回鎮前項冬防標兵俱行撤放姑俟虜情有定再為議處庶兵力少節而不致重困人情少安而不致重傷必將戴

聖主嗷枯之恩奮壯士敵愾之勇而在榆鎮稍省買

補馬價在薊鎮稍省賞給客糧其於

國計亦或少裨矣此亦愚臣節省一事也臣干墮

天聽無任激切惶悚之至

萬曆五年三月題奉

聖旨兵部知道

欽差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臣部光先謹

題為議處慶至代乞藏僧備 貢以彰

聖化事准巡撫甘肅兵部左侍郎侯 咨據甘肅行

太僕寺卿兼河西屯田道僉事馬出圖呈稱會

同甘肅兵備道副使武尚賢鎮守甘肅總兵官

陳銳當堂譯番得僧使鎖南釋迦執稱鴉兒論

哈乃是藏稱其主之名其秦化王即官制內載

烏思藏原封闡化王初封年分失記今長男名

札釋藏卜又有弟札釋堅察俱在藏未來先年

差人進 貢因路開難行至今未回已經二十

三年未曾進 貢見在西海活佛是答賴刺麻

係札釋藏卜師傅因差本僧隨來着他代求進

貢欲討 勅書復封札釋藏卜貫項國師闡化王

札釋堅察亦隨進 旨量討賞賜佛僧答賴刺

麻名鎖南堅察見與順義王說去勸化衆達子

西番為善近 朝廷地方仰慕

皇帝俞翁進 貢求討 勅書恩賜袈裟印信陞

授世界佛號或國師禪師今差來番僧南迦札

釋是活佛徒弟入佛僧阿撒賴刺麻係答賴刺

麻徒弟名星吉瘋卜今討進 貢任

朝廷賞何職事差不僧管綽是阿撒賴刺麻徒弟

各齋緣番表四紙順義王一本係屬自內開
欽封順義王臣俺答稽首頓首謹奏

大明仁聖皇上投遞番文先帝前永樂年間有好善作
佛的僧原進 貢來賜法衣加衫僧帽各加職
品隔兒麻巴失陞佛像名薛兒超兒計陞我箇
我乞兒刺麻先前超兒計陞買答兒包的素都
是佛名俱有職品加衫僧帽賴義王又求討取
和如今答賴刺麻討大寺金剛佛刀兒計長討
玉石印加衫僧帽鴉兒論哈討古世泰化王穿
的衣阿撒賴刺麻討大國師衣服三人所進
貢物件俱開達于漢人西番三國大事成一家上

邊是 天下是 朝廷 皇帝進 貢萬曆六
年九月二十五日藏僧三本係番字携弘化寺
賴麻僧直藏卜譯稱不能盡職大畧內云

仁天自在 朝廷法主

皇上頂上莊顏如意寶珠聖寶座無垢蓮花座前
進文釋迦比丘鎖南堅察供敬多多叩頭今脩
積福祿如水中之船脫生鳥思藏地方自稱經
綱身一切地方尊聖如來法知轉代法輪世界
盡數不去妙座恩與不盡我今 朝廷法主
皇上你的恩典如同白界坐單一切為塵倚靠身了

東方 朝廷國度整華佛的教門一時不違俺

大皇上身受萬萬堅牢分付各眾僧懺悔祝讚重押
本進 貢釋迦磨彌佛舍利子一顆西天聖地
彌麻銅造就的無量受佛一尊青獸頭上腮一
箇禮龜物件俱全上進火牛年十月初上吉日
思也洞地方寫又一張星吉藏下番本大福壽
吉祥大高天一切恩典法主

皇上脚下供敬叩頭進這時九節受福吉祥如須彌
山堅牢住世千年又說雪山地方上中下得濟
普生妙法音無垢讚觀世音菩薩顯化這是名
稱上師鎖南堅察賢吉祥名為輪大地眾生三
俱全照法所成供敬可憐念保佑經刺麻鎖南

堅察同我刺麻為輪回轉法功德今討買頂國
師水晶印信衣服俱全

皇上答報恩典護法靈應

皇上的身與意三吉祥保佑祝讚不絕進

貢彌麻銅救度佛母一尊西牛角一隻馬一匹
龜等物上進土虎九月內寫各等情據此議照
烏思藏闡化玉原係先年議 准進貢之國由
四川路經行入 貢嘉靖間曾進一次因夷使
未回今二十餘年向未 朝進其藏僧答賴刺
麻即鎖南堅察在烏思藏稱活佛本國甚為
敬信順義王俺答懇求一見因而遠久住西海

恭順義王為頭邊底雙障的根盡除備積白善

無邊分外這一方增盛上稟心腹讚言又供啟

三寶供養為妙捨施世主我自心想月月日日

不忘這一方烏思藏釋迦磨彌佛增送供養香

火有稟讚文無量收執者裏順義王說這世該

我派興時節到了乞討職事印信官帽衣服俱

全賜與我同一切姻緣們無量不可思意祝讚

朝廷萬萬歲超聖元覺如來成就果位祝讚懺悔

不絕押本西天聖地彌麻銅造就連座背光佛

一遵進 貢等物數目另有文書上

貢土虎年吉月初頭大成法輪仰華寺寫吉又一

張貫頂國師闡化王番本吉祥三足世界一切

想不盡天地大力徧滿轉輪法主

大皇上脚下如意寶座前盡焚香頂禮稟奏世界一

切主

皇上壽如不動經網堅牢世法二禮如日月光普照

天下我們分又好有這西邊 朝廷地方安寧

大皇上脚下安生稟奏心腹事有我的父封貫頂國

師闡化王職事見在如今我的老父身好

皇上與了職事到今我們自理想化身這箇俺順義王

請到邊地調理陸道眾生顯同面奏有先好稟

討與職事水印信衣服俱全我們一切

尊禮極崇事事俱從指化向善戒殺率眾守法

以數十萬之部落往來於甘涼道路之間未敢

結驟騷擾雖虜王又欺之誠亦藏僧教化之功

也我 朝二百年來未聞此事關係

國運之盛豈不補哉今闡化王託虜王俺答轉求

代進方物并復本王名號願為臣子及藏僧各

賴刺麻阿撒賴刺麻進 貢授職無非敬順

天朝之意似應唯從及查本鎮西寧并肅州甘州一

帶住牧番僧多有印信圖書龍授國師禪師刺

麻等項名號之規並有毘盧帽袈裟之賜順代

請藏僧求討悉為有因及查前歲順義進

貢鞍馬等項該宣大軍門差中軍官朱瀚等代

進事規合無將藏僧各賴刺麻阿撒賴刺麻并代

闡化王男札釋藏卜進 貢方物驗收原采夷

使省諭回海查照前規會同軍門

題請差官代 進其藏王札釋藏卜討

勅封貫頂國師闡化王弟札釋堅恭討賞賜各賴刺

麻討 勅書授世界佛號或國師禪師并討毘

盧帽袈裟印信阿撒賴刺麻任賞職事俱聽禮

部議給 頒賞以後或准幾年一次進

貢道遺善持經呪番僧比照前例齊進方物隨虜

物化馬否仍於順義佛僧各給賞賜論今相

既又原住地方約束部落遵守

朝廷法度一以協藏僧求 貢之意一以慰虜人

向善之心是亦以夷治夷之一機也今將取到

口詞譯過番表並進 貢物件開列於後呈乞

會 題等因到職案查先據虜王屢次投書懇

求有活佛等一名答賴刺麻等二名阿撒賴刺

麻我今請他念經并藏裏秦化王乞

題本著他三人進 貢寶物陞秦化王男貴項國

師秦化王答賴刺麻世界佛國師禪師阿撒賴

刺麻任 朝廷陞職事賞賜和合一統共守

朝廷地方江山蓋見大了是為萬古之該職查得

帝制內載洪武初年改封烏思藏都指揮使司

封番僧為六王內有闡化王名色即虜所稱秦

化王之意由四川路歲時進

貢今虜所云亦似有據尤恐未的復差通官饒芳

章等親赴西海面會虜王藏僧查審端的隨據

虜王差首阿即甲兒亦大阿恰等藏僧答賴刺

麻差徒弟南迦扎釋闡化王差番僧鎮南釋迦

阿撒賴刺麻差徒僧管縛各執番本隨帶方物

以見恭順不為虛假今乃求討進

貢職事原為編屬曠古盛事莫大於此隨行該道

會同甘肅道鎮守衙門逐一會議應否准從計

慶傳呈報去後今據前因看得虜王過海迎

佛佛僧勸化遵守信義又各請求進

貢陞職是固 國家太平之福實

聖明來遠敷化之效 廟堂訂猷所致况河西地方

各寺番族原有授國師禪師刺麻等項名色賜

有印信圖書僧帽袈裟衣物已為有據若令各

夷自進方物但恐路遠難於驛遞應付况屢年

順義進 貢鞍馬等項俱係宣大軍門差官代

進今亦查照前例行之實為省便但闡化王復封

之事雖據審有口詞進有方物惟人不屬於本

鎮事止見於官制難以遽准而遠人向化情不

可孤合將方物准其類 進量同藏僧給與

賞賜其復封之事聽禮部行四川巡撫查明議覆請

自 上裁然又切思甘肅孤懸河西環統四隅

非虜則番西番信佛尤篤於虜如使聽藏僧之

進 貢而安居虜衆日益趨赴西番日益構結

物聚必爭焉知久而不變乘此虜王藏僧既皆

有求於我則我之所以收撫操縱者正其機也

宜將藏僧各准進 貢節節悉授其職事賜

給 勅書衣帽圖書星章亦量授職事衣

帽仍同順義王及跟隨頭目把漢那吉青把都

兒綽力庫台吉擺腰台吉周俺禿賴恰一併量

頒賞賜傳諭藏僧率眾回籍選差高僧伴送順義回

住原地聽 朝廷就近號人約束套虜西虜一

禁守法住牧如不即回查那分定地方各該撫

鎮責差通官調取務期解此則目前宜然耳

且虜之信佛極為誠篤使不因其機而利道之

則驅逐甚急反生別虞又必照依近行事例前

宣大總督王 方 每年行本鎮將肅州經僧

馬徐卜刺見授指揮童赤卜刺欲復指揮祖職

每年遣送入虜傳教經典並非繫縻以堅納款

之義今藏僧既授有職事空其進

貢即為戎屬民矣况佛僧原教皆稱入虜化胡仍

當行三年一次或鎖南堅來星吉藏卜輪派一

名親來帶領高僧三名分送宣大虜王帳一名

榆林宣夏之中共一名西海仰華寺一名二首

僧往來其地撫化使各虜及居原地念經脩善

其今次所准進貢之事在三年一次即隨所

居虜營撫臣查照地方代進永為定例再照

甘肅貧苦百物不產互市所費原有

京帑至於數年一應撫當非於自理為贈則出

於商旅課稅亦間有儲蓄於城支剩餘銀並木

呈請錢糧亦未嘗扣派軍費於地方毫末

涉悉皆一時措處以貧苦地應數年之久

有寧能幾何達虜無知居海者求布施賞賜往

來者求喫食犒賞實無虛口况住久達虜若松

山賓兔西海丙兔等應酬煩原係分定市虜

俱各安靜守法是無俟言云往來酋虜如超胡

兒一枝原不保本鎮市虜皆稱迎佛見虜王留

戀內地每費驅逐及出又指討降人尋牲畜

纏擾實實生事考其所以於原市地方身不

親行止圖須給賞賜在本鎮又討買賣未見多

有牛羊亦不過止討賞賜已見今順義在海

亦當講明凡遇各鎮互市有頭目正身方准

互市給賞如派住別鎮暫賞賜俟回日方給

其經行之虜縱使隨地告牛羊過路盤纏並

不得妄索賞賜以文善後策制馭之權也蓋

虜王藏僧既培其根本以大勢而零虜碎枝

亦當裁抑以示警戒庶納之義斯可永久事

干虜情相應併議為此除使僧鎖南釋迦等

省令暫回西海聽候明文以合谷軍門煩為酌

議具奏施行等因并所進番表方物鞍馬

並官齋送到臣卷查先准兵部咨為虜王擁眾

離巢遠赴西寧海上孤懸重鎮萬分可虞懇乞

聖明速賜禁遏以保安疆圍重該巡按陝西監察

御史邢題該本部覆題欵依備咨內開

如果諸虜以建醮而求請禱祭油麩茶果之類亦須隨宜給發以慰虜情餘聽督撫諸臣隨宜撫處既不可過事周章以自生憂懼尤不宜示虜疑形以生虜心斯無外之化與無虞之戒並行不悖矣等因又准本部咨為虜酋率眾西行迎佛乞 勅該鎮諸臣便宜防撫以戒不虞事又准本部咨為虜王垂延茶市懇乞

聖明 賜禁止以裨 國計以固邊防事又准本

部咨為夷情事俱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節經

通行遵依續該前督臣董 將虜王俺答經過

甘肅地方防撫事宜及前 赴仰華寺建醮鈴束

部落不擾地方緣由會同 甘肅撫臣侯 具

題訖續准本部咨准宣大總 督侍郎吳 咨為虜

王懇求撫賞預行酌處 慰夷情事合咨前去

煩將虜王請乞撫賞酌 量給等因准此該臣

隨行甘肅巡撫侯 議給務期撫處得宜

及行總兵官陳鏡并守 兵備等道通行各該

大小將領多方防撫去後 續准巡撫侯 咨稱

萬曆六年扁都口西海 首丙免寺互市其跟

隨順義王俺答部落在海 念經設醮各頭日屢

次懇討賞馬布袍馴馴 准以抵 四海頭日互

市之數 落雖眾久安 學法並 撫騷擾等因

前來隨該臣具本題 知悉今准前因該臣

同巡撫甘肅等處地方替理軍務兵部右侍郎

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侯 議照自古明王有

道守在四夷來則不拒制以之常道也曩者虜

酋俺答以愛孫把漢那吉 降

朝廷制馭得宜彼遂感 恩許義構賴爾臣

錫以爵賞 准其 貢市烽燧 邊陲無謐八年

於茲矣頃者俺答信尚佛教率領伊 把漢那

吉及頭目青把都兒綽力 吉擺 台吉周

俺禿賴恰各隨帶部落前來西海仰 華寺求見

烏思藏番僧答賴刺麻名 南堅參與其徒弟

阿撒賴刺麻名星吉藏 齋誦經談禪說法

遂尊崇二僧為活佛而 乃能勸化本酋與

把漢那吉等向善戒殺結 脩行以致俺答等

傾心信服守盟愈堅約束 落秋毫不擾今鎮

南堅參星吉藏 與藏主 化王長日札釋藏

卜次男札釋堅參因事故 各具番 衣物鞍

馬求託俺答亦具番表 銷南釋迦南如札

釋管綽進 貢懇乞復 事北虜西夷相率

歸化寔由我

皇上 聖德光昭海宇 神威 振荒遐足以萬國

天工四夷輸貢順洽威嚴 減於

今為獨盛而曠古所僅見也所據

進到番表方物相應差官代進以達悃誠

道里為遠相應照海虜丙免等貢馬并兆

一帶番僧進貢事例并鞍轡留邊聽候給軍

及照封授錫予自

朝廷出外夷之嚮風臣服固以得沾波為榮而

國家之懷遠綏來以假此以為羈縻之術虜王既

為各藏僧陳乞相應分別議處况俺答率眾西

牧已久若非早令還巢不但東虜無人鈐束抑

恐西海致生他虞因彼之求乞而示我之操縱

此其機也與夫申諭正酋互市禁戢徑行索擾

全書陸疏抄卷五十一

各事宜通應一併題請伏乞勅下禮兵二

部從長查議合無俯順夷情將藏僧鎖南堅

藏卜亦量授職事給與衣帽仍與本藏閣化王

長男札釋藏卜次男札釋堅察先行厚加

賞賚以勵其效順之誠使鎖南釋迦等三名併行量

賞順義王俺答厚加賞賚仍降勅獎諭以嘉其

率賓之義跟隨頭目把漢那吉青把都兒紳力

庫台擺腰台吉周俺禿賴恰一併量

賞止藏王扎釋藏卜乞請勅書復封事宜聽該部

請定奪或行四川巡撫

典制酌議上請定奪或行四川巡撫

查明具奏仍容臣等選差通官傳諭鎖南堅

參率眾回藏另差高僧伴送俺答回住原巢

約束部落以後每三年一次鎖南堅參率星吉歲

卜輪流一名親帶高僧三名分給宣大虜王帳

一名榆林寧夏河套之中共一名西海仰華寺

一名二僧往來其地撫化各虜各居原住地方

設齋誦經戒殺脩善不許為非作歹仍乞著為

定例許令鎖南堅參等每三年進

貢一次其所進方物隨其所居虜營地方聽各

鎮撫臣就近會同各督臣差官代進應給

單發查給如果撫化有功亦聽臣等督撫官據

實奏請加職優賚以示厚勸仍通行各鎮及

傳諭虜王鈐束部落以後互市俱許各頭目躬

至市所方許交易給賞如或派住別鎮即將賞

賜收貯俟回日方給不許別虜代領以長驕志

至於各虜經行邊地缺少盤纏者許隨地告賣

牛羊以資路費不許妄行纏討以啟騷擾之患

各鎮亦不許濫行給與以資無厭之求其原

進馬三匹容臣等查給無馬官軍騎征為此合行

原進番

表方物開坐具本專差指揮張九功齋捧代

欽差巡撫陝西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先德

謹

奏為災報頻仍民隱可憂乞

勅當事臣上備查恤民事宜酌定經制以蘇困窮以
永治安事據陝西布政司呈蒙臣案驗前事行
間又據經歷司呈蒙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張憲
翔趙楫案驗亦同前事等因抄呈到司依蒙查
取邊腹守巡等道及西安等八府州縣應裁應
留公費公差等項銀兩數目前來該本司左右
政使朱炳如會同按察司按察使孫坤覆加查
議斟酌裁留總計陝西通省原額均徭里甲銀

嘉隆疏抄卷三

十四

力二差及各衙門公費等項共該銀五十九萬
三千七十二兩七錢三分八釐萬曆四年蒙巡
撫陝西右副都御史董世彥巡按御史劉光國
會議裁減銀三萬五千六百九十六兩四分一
釐今復裁減銀三萬九千四百四十五兩五錢
七分七釐存留銀五十一萬七千九百三十一
兩一錢二分呈乞奏

請以後照此行各該有司遵守編派等因具由仍
分別總撤備細造冊通行呈繳到臣案查萬曆
七年十月內准戶部咨該戶科都給事中郝
春等題該本部覆議恭候

命下移咨各省巡撫都御史及各都察院轉行各巡

按御史備行司道將各府州縣均徭里甲及各
衙門公費銀兩公差人數凡一應錢糧但係小
民出辦者通行清查議處其項應減某項應革
某項仍舊查照各省賦役書冊舊式分類開造
某州縣銀差若干力差若干各衙門公費若干
量減若干止存若干原設人數幾名今量減幾
名止存幾名呈報撫按衙門再行酌量會議財
必求省亟除冒濫之姦事必求妥永立畫一之
法固不可因循故習止報虛數虛文亦不可裁
單過多使之難行難久陝西限明年二月具

嘉隆疏抄卷三

十五

奏本部覆議上

請行撫按刊布成書以司冠府以府冠州縣止用銀
力各差總數每州縣各另冊備列細數以後
年分依此徵派永為遵守及申嚴撫按查訪各
有司有清約樽節實心為民者即行獎薦如堅
持故套仍前加派小民餽送交結以要聲譽者
指名參究即贓非入已但係額外濫用者亦照
科斂例罷黜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准此已經案行布政司會同按察司查報
裁留冊由前來看得各項銀兩數目冗濫尚多
又經駁行復查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巡按陝

西監察御史趙楫議照民間之苦累莫甚於里甲差徭而欲蘇其困疲尤急於除革冒濫今查陝省所屬西安等八府州縣歲派均徭里甲銀力二差及一切公費等項有司不能秉公覈實積書得以需緣作弊相習故輒任意加編銀則恣肆糜費人則濫役生姦在官司以為年年之成規雖皆稱便在小民乃受日日之剝取被累何堪茲者荷蒙

皇上俞允部科之議責成各該撫按諸臣查議裁革誠為祛積弊恤民瘼之盛心也臣等侍罪地方仰遵

今嘉隆疏抄卷三

五十六

聖明重養元元之意悉心奉行期圖節愛督責布按二司嚴加清查酌量裁革今據所呈各項銀兩除前任撫按諸臣裁減過三萬五千六百有奇今復裁減過三萬九千四百有餘計其先後共減去七萬五千餘兩則於全陝久疲之民或稍得寬恤矣既經該司及復查議前來相應具奏及照裁定之數即當以米歲為始但本省內係例係二年一編萬曆九年各項差銀業已預行編定揭示州冊矣若即更改恐啓姦人那移侵隱之弊應併議伏乞

勅下戶部再加查議上

請令無行下臣等轉行布政司將前各項銀兩除先年裁減過銀三萬五千六百九十六兩四分一釐外今次裁減過銀三萬九千四百四十五兩五錢七分七釐自萬曆十年為始停免派徵仍出示曉諭使各小民知悉以彰

朝廷寬恤之恩其存留應照舊實用銀五十一萬七千九百三十一兩一錢二分刊刻成書以司冠府以府冠州縣止用銀力二差總數每州縣各另一冊備列細數照此編派永為遵守仍嚴諭有司官員務要痛條前愆果有清約樽節實心為民者聽臣撫按即行獎薦如有堅持故弊通同積書人役仍復濫派以充私費者亦聽臣撫按查訪得實照依該部所議論以科欵從重叅黜如此庶冒濫既革而疲民獲蘇息之澤法紀嚴明而有司免加派之弊矣

今嘉隆疏抄卷三

五十七

萬曆八年十一月

欽差巡撫陝西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李堯德

謹

奏為欽奉

聖諭事據陝西布政司呈稱卷查先蒙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石茂華并巡撫陝西右都御史董世彥案驗俱為前事行間又據經歷司呈抄蒙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劉光國刑例案驗亦為前事抄呈到司依蒙查得全陝各府州縣自隆慶二年起萬曆二年起額解各邊鎮民運夏秋糧草除各年徵解并陸續帶徵及奉詔蠲免外仍有拖欠未完隆慶二年三年四年糧共一十五萬四千七百六十二石七斗草三十五萬三千二百一十九束應照山東河南事例盡數

蠲免隆慶五年六年糧共一十九萬三千六百八十二石六斗草四十六萬五百九十五束并萬曆元年二年糧共一十七萬四千一百四十六石八斗草五十六萬九千四百九十八束俱應照例每年帶徵二分但陝西設臨邊徼地土瘠薄兼以水旱頻仍故見徵錢糧不能全完帶徵尤難催併縱使嚴刑峻法然民窮財盡不惟情有不堪抑且徒斃無益合無將前隆慶五六兩年

未完糧草亦行題請免

拖欠糧草亦行題

請免萬曆元二兩年未完糧草照舊帶徵其屯糧折價一節查得西寧衛被遭水雹災傷軍士凋疲而萬曆四年見徵屯糧內九百九十六石每石應准折銀三錢以恤貧困其餘衛所俱應照舊徵納等因造冊通行呈詳總督撫按各院先將西寧衛萬曆四年見徵前項未完屯糧批行准令折價以二優恤訖及查民運錢糧存留本處者亦應併查

蠲免據呈尚未議及仍駁行本司再加查議蒙此行據西安等府各將民運存留錢糧查明併入起

嘉隆隆抄卷五

十九

祿之內分別已未完應徵應免數目冊由到司覆查相同議照全映稅糧外供四鎮邊餉內給宗儀祿糧及官吏師生人等俸廩等項支用額數已定難容拖欠第延平慶臨肇五府設在邊徼土瘠民貧田無豐厚之獲歲多水旱之災所以節年追徵不前積累欠數官司比較雖嚴小民逋負如故西鳳二府雖居腹裏而邠州淳化麟遊汧陽等州縣素稱疲累糧草亦多未完夫自隆慶二年起六年止拖欠除二三四五年內奉詔量免三分外仍該未完糧五十九萬八千八百五十三石一斗八升九合七勺九抄六圭草八十

五萬二千三百五十四兩一錢五分
內五六年拖欠之數似應仍照山東河南事
規照舊帶徵但前項地方委俱窮困且係既往
年例終難盡完合無俯從會

題併行

蠲免其萬曆元二兩年該糧二十九萬九千九百五
十三石一升二合七勺三抄三撮九圭草五十
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三束六斤二兩三錢七分
仍照例帶徵庶錢糧不致虛存小民得霑實惠
等因造冊通行呈繳到臣接管卷查萬曆四年
九月內准戶部咨該本部題稱邊鎮錢糧山東
河南北直隸各省自隆慶二年起至萬曆二
年止拖欠二十五萬餘兩皆在見年以前之數
若不酌量

蠲免則遭逢

恩諭之日而獨起運邊鎮者不得霑
恩其何以彰

浩蕩之盛查得隆慶二年三年四年

詔徵七分數該銀六萬九千餘兩續止完得一萬
七千餘兩歷年既久勢必難完况前項拖欠又
係已往年例合無通行各邊鎮督撫衙門及各
省撫按官查明盡數

蠲免其隆慶五年六年萬曆元年二年拖欠銀一

十八萬八千餘兩每半年帶徵二分又查得山西
陝西自隆慶二年起至萬曆二年止各拖欠分
數雖據該撫按冊報尚無前後完數臣等查照
冊報列在後開合亦通行各鎮督撫聽自會同
各該撫按官查照山東河南前例分別年月久
近分數多少酌議應徵免數目一面
奏報施行一面造冊繳部查考至於各處原係存
留本處地方以備歲支者難以懸斷本部亦咨
各巡撫官查覈有無拖欠斟酌地方盈縮應免
應徵具本

奏報又各處屯糧舊例原不改折但遇有災傷奏
請議處災重者折銀三錢災輕者折銀三錢五分今

漕糧既蒙

恩諭改折屯糧亦宜照例施行合行各該撫按衙門
查果地方貧瘠軍二周疲者本年見徵屯糧每
石亦准折銀三錢以示優恤候

命下之日通行各鎮督并各省直撫按衙門督同司
府州縣一體遵照施行仍備將

蠲免過并應徵錢糧各數目造冊

奏繳督冊送部查考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計開陝西布政司隆慶二年三年四年未

完糧三十四萬三千八百石八斗草一百九萬
六千四十四束隆慶五年六年未完糧二十一
萬二千四十七石草七十萬四千六十一束萬
曆元年二年未完糧二十萬一千九百三十二
石一斗草六十萬二千五百三十九束一議改
折屯糧本部原無額數聽彼處撫按徑自查照
前開則例施行准此行間又准總督右都御史
石茂華咨准戶部咨同前事該前任巡撫右副
都御史董世彥奏行該司特本省應徵應免邊
鎮糧草查報前來祇因存留錢糧未曾議及又
經駁行再查及該前任撫臣傅希摯并臣接管
歷行催查去後今據前因除西寧衛萬曆四年
見徵屯糧內九百九十六石原被水雹災傷軍
士凋疲已該前任總督撫按諸臣批行該司每
石折銀三錢以示優恤無容再議外該臣會同
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
左侍郎部光先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張憲翔趙
楫議照全陝乃西北重地而沿邊且番虜為鄰
較諸他方誠屬衝要其應徵賦稅仁

朝廷為經

因之需在小民為惟正之供雖毫釐亦合亦難容
於逋負但本省地方迤袤廣濶田有瘠腴之殊

民有貧富之異中間易完郡邑不待官司鞭朴
即爾依期通完至於疲敝去處縱加嚴刑峻法
竟難盡輸所以年復一年積負數多茲者荷蒙
皇上憫念黎元

持賜

聖諭下部查議

蠲免則

清蕩之洪恩誠千載之奇逢也今據該司查議要將

隆慶六年以前者盡數

蠲免萬曆元年以後者照舊帶徵雖與山東河南事

例稍有不同第所欠之數皆係已往年例且歷

歲既久勢必難完據其該司所議無非推廣

聖恩寬恤生民之意相應奏

請如蒙

勅下戶部再加查議合無行下臣等備行布政司通

行所屬各府州縣將隆慶二年起六年止糧五

十九萬八千八百五十三石一斗八升九合七

勺九抄六圭草八十五萬六千三百五十三束

一十二兩一錢五分盡行

蠲免以彰

朝廷休息貧民之典其萬曆元二兩年糧二十九

萬九千九百五十三石一升二合七勺三抄三

徵九圭草五十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三束六斤
二兩三錢七分仍照例每年帶徵二分務期通
完若各府州縣掌印管官管員怠緩催徵不行
依期完報者查照
例從重來處如此庶法紀昭明而有司免致廢事
免廣施而小民均霑實惠夫

嘉隆五抄卷五

萬曆八年二月

欽差巡撫陝西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李克德

謹

題為查議驛傳以蘇疲困事據陝西布政司呈蒙
前任巡撫右副都御史董 批據本司驛傳道
呈蒙本院案驗照得陝西地方遼遠事體參差
即以驛傳一事論之有召募者有親當者有州
縣大而馬贏牛頭編僅十之二三者有州縣小
而馬贏牛頭編至十之七八者有糧輕而站價
亦輕者有糧重而站價亦重者若不稍加調劑
參互折衷輕者無論已如重者偏累何備仰本
道即便會同布按二司并在省在外各道將驛
傳召募事宜稽諸往牒酌諸民情采之輿論從
長查議應否將西鳳延慶平涼五府所屬各驛
遞馬贏牛頭分別衝僻每匹頭定銀若干俱照
糧石均攤通融較比泉多益募務俾輕者獲蘇
重者不累在西鳳二府應否官為召募與臨鞏
漢中三府一體施行在延慶平涼三府應否仍
存頭役或親當或雇募聽其自便而價值一以
官定為準不得擅自增損其各所牛頭應否稍
做山西事規酌量衝僻定議車輛夫頭名數與
夫合用工食草料每年共計該銀若干或令車
夫常伺候者若干外剩銀若干應否收貯在官

嘉隆五抄卷五

以備臨時不敷雇募應用與其未盡事宜議擬明白通行呈詳以憑施行又蒙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劉 案驗亦為前事照得本院巡歷所屬諮訪民瘼念謂陝民苦累莫甚於驛遞頭役若求調停莫善於徵銀召募合行查議備行本道會同本司并守巡該道即便查議西鳳二府馬驢頭夫應否徵銀雇募近驛殷實居民代當酌量地方衝僻物價貴賤各擬定數每馬一匹該銀若干驢一頭該銀若干宜稍寬裕使募夫樂從與其餘未盡事宜一一從長計處務要事

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一 禮部 三十一 題二

體穩安經久可行通行呈詳以憑施行蒙此該本道左叅政李戴會同在省各司道議將各驛通西鳳漢三府徵銀召募延慶平三府仍存頭役酌驛遞之衝僻定頭價之多寡查州縣之貧富擬徵銀之高下與夫各項事宜逐一列款通呈巡撫都御史董 蒙批據議官民兩便可與經久仰布政司會同守巡該道即便妥官分投召募完日冊報以憑具

奏應禁條款摘出總示曉諭欣動聽 案全在於此其臨鞏二府所屬富塔亦有差等 查此照各就行屬稍稍調停仍會同分守隴右道試

再酌之仍查五年應裁支值銀兩應於其年其季分減派查明揭報施行蒙此又據經歷司呈 抄蒙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董 詳批頭役為陝民苦累久矣革去頭役易以召募而又酌衝僻塔腴之宜詳節縮禁約之制舉而措之陝民其蘇矣但察言召募未及替換之期且徒立一活法聽民自為之恐澤猶泥而不行也所定各驛馬驢等價固知有權存焉若論大體一馬而用數百一驢而用數十或至百十此列省所無人之所駭聞者然稽其實用則又不減是數是用雖實而名則濫將無以請

命於上名不正則事不成又何以責成於下本院謂

莫若再查各驛昔以一馬而包用五匹者即以五匹召募包三四匹者即以三四匹召募昔皆包馬今皆實數銀不加而名亦正似為近安以是而請於 上豈不明且易見哉至於牛夫歲用之銀似覺太濫鋪陳造作之法似有過奢布政司仍會同按察司各道再加酌議通詳行繳依蒙備行各道委官召募及將應禁事宜編示曉諭仍行再議聞又蒙巡撫右副都御史傅 批據分巡關西道呈稱長寧隴汧等處始因關山林稠虎盜叢生公差皆由止踞高平等 驛

行續因山開盜直率由南路合用馬匹廩糧在隴汧俱係本州縣應付在長寧取給甲軍苦累逃竄似與秦伏等州縣事體相同合無摘掣止路之有餘以補南路之不足等因蒙批仰驛傳道會同守巡關西道從長查議務使事體人情俱各妥便通詳定奪此繳行間又蒙本院看得驛傳重務節集議雖業已施行恐中間猶有未妥確者屢催司道再加綜覈以憑具

題及蒙本院查得先呈驛傳款開西安等府協濟各處站銀數多經該官吏往往自分彼此視站銀若加派以協濟為緩圖不肯及時徵解以致

申計紛紜牌仰本司即便會同按察司并驛傳道查議西安等府歲徵站銀應否再加調劑各照地方之等差定為站銀之規則其分發各邊各府州縣者應否裁去協濟名色止與本處站銀一例徵完收貯府庫聽驛傳道酌量緩急分發應用官民有無兩便作速會議施行依蒙行准驛傳道并守巡關內關西關南隴右河西固原臨鞏洮岷潼關榆林神木靖虜兵備兵糧等道各將掣改馬驢量減牛隻應增應損各項事宜逐款查報前來該本司掌印左布政使朱炳如右布政使張國彥會同按察司署印分巡

內道副使李時漸驛傳道左叅政李義提學道副使李維楨分守關內道左叅議徐汝翼屯田道僉事賈館議照全陝地方內通三邊四鎮傳報濟奏轉輸軍餉外達諸夷川貴進

貢朝賀解運錢糧往來公使絡驛不絕較比別省極為衝繁共設驛遞一百八十九處馬驢牛船一萬一千四百七十一匹頭隻向因差無定規費出不經額外科派之弊漫無限量小民私帶之苦不可勝言先年議改官支民困少蘇然頭後尚存驛遞視為奇貨一遇吏頭官吏需索見面牌頭科欵使費百樣剝刻加以差遣人負

分外需求稍不遂意輒行凌管弊端種種難以枚舉况僉頭人戶率多隔遠親詣不便私雇代當而積猾攬募又多方勒索如中馬一匹原編銀九十兩下馬八十五兩往往多至三四百金故僉頭之家必至破家蕩產小民馬得不窮逃驛遞馬得不疲累耶今蒙各院軫念民瘼議令徵銀官為召募誠解懸之良策除臨鞏二府先有題奉欽依見行召募外延慶平涼三府驛遞稍僻百姓辦銀不便各願仍有頭役西鳳漢三府路當衝繁徵銀頗易俱情願募當業已試行年餘民果實需省惠至於西安等府歲徵站

銀原以夏秋粮石起派分解各邊及各府州縣支用因其地方衝僻相懸驛分用銀迥別故裒多益寡劑量調停以此處之有餘補彼處之不足聞省通融原無協濟之說後來官吏因循玩愒將徵解外府銀兩稱為協濟緩於催徵每每解不及時亦應酌處等因與夫一切應議事宜斟酌損益列款登啓通行呈詳前任巡撫右副都御史傅祇因掣減牛價等項未明駁查聞本官陞任該臣接管以來屢行查催覈議去後今據前任除召募頭役之法禁單科索之弊已該前任撫臣批行司道編示曉諭無容瑣

奉 旨 著 照 舊 例 行 事

三十

濟外臣會同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張憲翔趙揖議照通變以宜民為貴節省以覈實為先全陝民瘼莫苦於驛遞之供尤莫甚於僉頭之累緣親當不便私相雇募積摺勒索漫無紀極而為之應頭者又往往指一科十大家侵費何惑乎小民之困極而驛遞之疲弊也茲從長議擬將西鳳漢三府單頭徵銀官為召募延平慶三府仍存頭役或親當或雇募聽從民便而馬驢頭匹之工費又各酌議規則已經試行二年餘矣上下稱便似屬可久惟派徵站銀視舊額雖若少增然詳覈其實所省不啻過半是無節省之名而

有節省之實法莫良於此者及照萬曆八年又當更審之期既經司道多官會議前來相應列款題請如蒙 勅下該部再加詳議上請行下臣等欽遵再為明白開行所屬永為遵守庶經制一定驛遞有裨疲困之民自此獲蘇矣計開

一酌衝疲以定頭價臣等看得驛傳之衝疲不同頭匹之多寡當審全陝驛遞往時頭匹有額而衝僻未分止是因習舊規以致勞逸不均今值更變之始亟應調停以蘇徧累該前任撫按諸臣行據該司呈准守巡關南道議

奉 旨 著 照 舊 例 行 事

三十

稱漢中各驛馬驢價銀原係近年創議召募恐人不樂從故稍從寬裕今行之二年始覺大豐似當量減又該固原道查稱永寧馬驛額僉馬驢四十三匹頭原額價銀二千二百六十四兩今各募夫告要加增隨該驛傳道議允量增銀一百八十八兩於減扣各所牛隻銀內撥補又該分守隴右道議稱臨鞏二府近因關山踏開一應公差不住北諾多由南路故慶平洮陽二驛差撥加繁安會一帶并洮岷驛遞差撥稍簡應將臨洮府協濟華昌之泰清寧伏通遠五州縣驛下馬四匹驢

五頭內製改洮陽驛馬一匹驢一頭慶平驛驢二頭其餘馬三匹驢二頭俱行裁減其警昌府屬保寧青家西鞏延壽科鈞灣洮州六驛各減下馬一匹共六匹改抵臨洮府製減前項秦清等五州縣驛馬驢之數又准驛傳道查稱各驛原議馬價似應量加增益其應增銀兩俱於減扣牛隻銀內撥補等因該本司會議得漢中各驛路當棧閣山險崎嶇額頭甚少如正馬一匹率以十數匹副之先年僉頭正戶親當不便私雇近驛居民代當每馬馬至八百餘金績該驛傳道分別衝僻每匹定銀二百八十兩或二百四五十兩每驢定銀一百八十兩或一百四五十兩自萬曆五年為始徵銀召募視昔僉頭私雇之費已蠲十之四五矣即今行及二年猶覺銀數太多守巡該道議要裁減不為無見西鳳二府上年亦議召募斟酌衝僻定價每馬多則一百七十兩少至一百二十兩每驢四五十兩以至三十餘兩自萬曆六年為始試行年餘民皆稱便今查西鳳漢三府各驛額定馬驢原議等差績因頭數已定不欲增損於頭上於頭價隨時低昂故馬價列有十四等驢價亦

不下十餘等是頭數既有多寡而頭價復有高下不惟事不畫一難於稽查抑且文移瑣繁不便縷分且各驛馬差嘗稱繁而驢差嘗稱簡既行召募止當計驛之衝疲實用銀若干而馬驢價值三府雷同銀多而馬驢自多銀少而馬驢自少事體歸一人無藉口合每馬定銀一百一十兩每驢五十五兩脫有輕重之別即二驢可併一馬雖馬驢均撥亦無偏累查得三府屬京兆驛設在會省實用銀七千一百五十兩應定馬四十五匹驢四十頭渭水驛當川貴諸省之孔道四鎮八府之交衝實用銀五千五百兩定馬三十四驢四十頭潼關潼津華山豐原新豐五驛係兩京各省之通衢內豐原驛多淫高一踞且隔淫渭二河道理頗遠實用銀五千六十兩定馬二十六匹驢四十頭潼關潼津華山三驛各實用銀四千九百五十兩各定馬二十五匹驢四十頭新豐驛視豐原迤東少淫高一踞實用銀四千六百二十兩定馬二十三匹驢三十八頭底張威勝永文新平四驛路接寧固甘肅三鎮各實用銀三千九百六十兩各定馬二十四驢三十二頭宜祿驛視新平迤

南少寧夏慶陽一路實用銀三千五百二十
兩定馬二十四驢二十四頭岐陽驛設在附
郭實用銀二千九百七十兩定馬一十七匹
驢二十頭白瀑郃城鳳泉岐周四驛路接川
貴臨鞏陳倉東河草涼梁山四驛視岐周迤
東雖少臨鞏一路然棧閣崎嶇道里頗遠俱
應一例各實用銀二千五百三十兩各定馬
一十五匹驢一十六頭漢陽驛設在附郭視
岐陽稍僻三岔松林安山武關馬道青橋關
山七驛視梁山迤東少微當一路內漢陽松
林馬道三驛原係民站各實用銀二千三百
一十兩各定馬一十三匹驢一十六頭其餘
俱係軍站各有甲軍相兼走遞開山驛軍少
驛疲實用銀一千九百八十兩定馬一十二
匹驢一十二頭青橋武關安山三驛甲軍稍
多各實用銀一千六百五十兩各定馬一十
匹驢一十頭三岔驛軍多路近實用銀一千
四百三十兩定馬九匹驢八頭黃沙順政青
陽金牛栢林黃霸六驛止接川貴視開山迤
北少漢南一路內順政金牛黃霸三驛亦係
民站各實用銀一千九百八十兩各定馬一
十二匹驢一十二頭其餘俱係軍站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卷五百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卷五百

軍相兼走遞黃沙驛軍少驛疲實用銀一千
四百三十兩定馬九匹驢八頭青陽栢林二
驛甲軍稍多各實用銀一千二百一十兩各
定馬八匹驢六頭建忠順義漆水三驛路通
榆林延安內建忠多涇高一兩實用銀一千
六百五十兩定馬一十匹驢一十頭順義漆
水二驛各實用銀一千四百三十兩各定馬
八匹驢一十頭延慶平涼臨鞏五府驛遞向
係僉頭內臨鞏三府先經河西按院查議近
驛者准令親當隔遠者於正頭名下徵銀官
為召募題奉

欽遵行已久今據隴右道既議前因合將臨洮府
協濟鞏昌府秦清等州縣驛下馬四匹驢五
頭內掣改洮陽驛馬一匹驢一頭慶平驛驢
二頭其餘馬三匹驢二頭俱裁減其鞏昌府
屬保寧青家西鞏延壽梓鈞灣洮州六驛各
減下馬一匹共六匹俱改抵臨洮府掣免前
項之數其餘各照原

題遵行延慶平涼三府除永寧馬驛召募年久今
稱不敷量增銀一百八十八兩於減扣牛價
銀內撥補外如瓦雲安寧白水高平瓦亭隆
城涇陽七驛路通固原甘肅差撥頗繁雖與

西安宜祿接連然各驛俱不置買馬匹止備
驛頭走通用價頗少其驛頭又與馬站相兼
撥差較比宜祿等驛頗輕又當另為一等每
馬定銀一百一十兩每驛三十八兩政平彭
原華池弘華靈佑曲子靈武清平山城九驛
路通慶陽寧夏雲陽襄道三川邠城撫安合
明干谷文安奢延石嘴青陽銀川一十二驛
路通延安榆林雖與西安新平漆水等驛接
連而各驛亦不置馬俱係驛頭且與驛站一
例差撥又當另為二等每馬定銀一百兩每
驛三十五兩義合河西二驛止通山西隆蓋

聖裁

西安府屬一十七驛共定馬三百五十五匹
每匹工料銀一百一十兩驛四百九十二頭

每頭工料銀五十五兩共用銀六萬六千一
百一十兩內糧站銀六萬三千九百五十一
兩扣留牛價銀二千一百五十九兩

鳳翔府屬五驛共定馬七十七匹每匹銀一
百一十兩驛八十四頭每頭銀五十五兩共
用銀一萬三千九百兩內徑留平涼各所牛
價銀一千六百五十九兩六錢

漢中府屬一十八驛共定馬一百八十一匹
每匹銀一百一十兩驛一百八十六頭每頭
銀五十五兩船六隻每隻水夫工食銀二十
八兩八錢共用銀三萬三百一十二兩八錢

平涼府屬九驛原額中下馬一百六十二匹
驛二百四十八頭定價不等共該用銀二萬
六千七百九十三兩內扣留牛價銀一百八
十八兩

延安府屬二十驛原額中下二百三十一匹
驛一百七十八頭定價不等共該用銀二萬
八千一百兩

慶陽府屬一十四驛原額中下馬一百三十
三匹驛二百六十六頭定價不等共該用銀
二萬一千九百七十九兩
鞏昌府屬一十九驛共定中下馬一百七十

匹馬二百七十頭各價不等共該用銀二萬

三千五百六十兩

臨洮府屬一十一驛共定中下馬一百三十

二匹馬一百四十一頭各價不等共該用銀

一萬六千六百二十二兩

寧夏所屬六驛原額中下馬二十八匹馬一

百二十八頭定價不等共該用銀六千五百

五十六兩

甘肅所屬一十一驛原額中下馬一百五十

一匹馬一百八十七頭定價不等共該用銀

一萬四千一百一十七兩四錢

奉旨准其酌量核奪

三十八

一裁支應以定經費查萬曆四年六月內准

兵部咨為查慶驛遞銀兩以昭

聖恩以寬民力事該保定巡撫都御史孫丕揚等題

前事備行前來已經案仰布政司即便會同

驛傳道速查通所屬驛遞每年某其驛遞各

額徵工料支應銀各若干已支若干餘剩若

干見貯向庫計筭積至幾年約句一年支用

即應免派一年用寬民力依蒙會同驛傳道

議照陝中道里遼瀾驛遞星羅內有四鎮八

郡之轉輸外有各省番夷之進

貢路當凡道事係邊情較諸別省尤為繁劇查得

全陝共設一百三十驛五十九遞運所額編

馬駝牛船俱係僉頭坐戶自行置買走遞先

年差多費廣民間陪累無窮近來差少役閑

節省過半比之北直隸山西等處徵銀在官

按月雇募者不同故摺節雖多難以數計惟

有各驛支應銀兩先年亦派於夫頭名下聽

其自行收取輪日支銷向因浪費不經自萬

曆二年議免徵銀改作官支酌量地方衝僻

定為規則通省共派支應銀六萬四百八十

九兩視諸往昔十中已蠲其四五矣迨自萬

曆三年七月以後遵奉

奉旨准其酌量核奪

奉

新例一切牌票驛行禁止驛遞應付者止於勘合一

項日積月累贏羨頗多行據原委西安等府

同知等官沈紹先等查報各驛餘剩支應銀

足供一歲正用較之未裁以前所有又不啻

五六矣除甘肅寧夏二鎮并臨鞏漢三府所

屬共六十五驛該支應銀一萬二千四十二

兩原係西鳳二府協濟之數據申地方踴遠

鮮銀不齊俱各僅僅足用無容別議外其西

延等五府所屬共六十五驛額徵支應銀四

萬八千四百四十七兩內西安府原派銀一

萬七千二百六十二兩延安府原派銀八千

三百五十二兩慶陽府原派銀六千八百七
 十六兩鳳翔府原派銀三千二百七十六兩
 平涼府原派銀一萬二千六百八十一兩今
 查西安府每年實用銀九千八百八兩扣貯
 三四兩年節省銀一萬二千二百三十八兩
 一錢除萬曆五年扣抵免徵外尚餘銀二千
 四百三十兩一錢延安府實用三千六十兩
 扣貯三四兩年節省銀六千六百三十三兩
 除萬曆五六兩年扣抵免徵外尚餘銀五百
 一十三兩未完民欠銀二千五百五十四兩
 九錢慶陽府實用銀一千九百八兩扣貯三
 四兩年節省銀四千六十八兩除萬曆五六
 兩扣抵免徵外尚餘銀二百五十二兩未完
 民欠銀四千九百五十九兩一錢鳳翔府實
 用銀二千一百二十四兩扣貯三四兩年節
 省銀三千二百五兩一錢除萬曆五年扣抵
 免徵外尚餘銀一千八十一兩一錢平涼府
 實用銀五千一百一十二兩今稱各年支應
 銀兩支銷盡絕並無扣貯止有未完民欠銀
 一萬四千二百六十九兩四錢總計五府每
 年止用銀二萬二千一十二兩該省銀二萬
 六千四百三十五兩自萬曆三年七月起至

四年終止共節省銀二萬六千一百四十四
 兩二錢拖欠在民者不與焉除西鳳二府各
 免徵一年延慶二府各免徵二年外尚有扣
 餘銀四千二百七十六兩二錢并漢中府積
 餘銀六百八十三兩五錢共該銀四千九百
 五十九兩七錢即今行之殆及二年未嘗有
 不足之計較前實用即可定為額數以後西
 安府止徵支應銀九千八百八兩減派銀七
 千四百五十四兩平涼府止徵銀五千一百
 一十二兩減派銀七千五百六十九兩鳳翔
 府止徵銀二千一百二十四兩減派銀一千
 一百五十二兩延安府止徵銀三千六十兩
 減派銀五千二百九十二兩慶陽府止徵銀
 一千九百八兩減派銀四千九百六十八兩
 等因前來臣等覆查相同除批行該司將前
 各驛應減應徵支應銀兩俱自萬曆七年為
 始查照實用之數派徵應用候有餘銀再行
 扣減用寬民力外其各府前項見徵未完銀
 兩俱係姦民拖欠合無嚴行各州縣勒限追
 徵務要通完與前扣抵餘銀四千九百五十
 九兩七錢俱另項收貯再議免徵如此庶幾
 出有經而小民受賜矣伏乞 聖裁

西安府屬京兆等一十七驛實用支應銀九千

八日八兩

延安府屬金明等二十驛實用支應銀三千六

十兩

平涼府屬高平等九驛實用支應銀五千一百

一十二兩

慶陽府屬弘化等一十四驛實用支應銀一千

九百四十八兩

鳳翔府屬岐陽等五驛實用支應銀二千一百

二十四兩

漢中府屬漢陽等一十八驛實用支應銀四千

五百九十五兩

臨兆府屬兆陽等一十一驛實用支應銀原議

一千八百一十四兩四錢

鞏昌府屬通遠等一十九驛實用支應銀原議

三千一百八十九兩陸錢

寧夏府屬在城等六驛支應銀原議一千九十

四兩四錢係西鳳延安三府徵解

甘肅所屬沙井兒等一十一驛支應銀原議一

千三百七十一兩六錢係西安府徵解

一減夫車以均轉輸臣等看得各道運所請也

設有衝僻而編大略相同尚無分別則

不均之嘆歷查各所差撥底簿以一歲通融

計策大率俱有餘力該前撫按諸臣備行該

司行准分守關西道議稱平涼各所每編牛

一隻即車一兩夫一名今每年議給淨銀二

十兩止備轉輸軍需經過輜扛應用大率用

日少而曠日多此外別無夫役且各所相去

不過四五十里斟酌衝僻應將高家凹涇州

花家莊上郡現固原隆德神林靜寧高家堡

九所各減牛一十五隻平涼茂亭安國鎮三

所各減牛一十隻共減牛一百六十五隻該

銀三千三百兩免行餘頭又准分守隴右道

議將臨兆府協濟鞏昌府之好地掌錦布峪

甸子川三所牛一十五隻擊免作節省將青

家程家嘴會寧西鞏安之秤勾灣六所各減

牛二隻梅川野狐橋二所歸併一處梅川所

減牛一隻共一十三隻改抵臨兆掣減前數

又准驛傳道議將潼關起至乾州止每牛一

百隻量減五隻萬店起至宜祿止每牛一百

隻減扣一十隻共減銀三千八百五十七兩

又將鳳翔府原金平涼各所牛隻共減銀一

千六百五十兩六錢俱改抵各驛加增馬價

支用其該府既有編派平涼牛隻而平涼郊

又協濟該府牛七隻彼此徵解往返不便各
應抵數換回及稱西安府設在腹裏各所額
派秋青馬草半係折價每年該銀一千三百
餘兩無所支銷若有忙差此項銀兩足供應
用其應扣牛隻雇夫銀兩相應於緊府額糧
內通融免徵又惟該道議稱南路隴汧二州
縣并長寧驛近因關山路開差撥加繁北踏
平涼一帶差撥少簡各遞運所每牛一隻原
定工食銀二十兩秋青草銀三錢似屬尚多
每隻再減銀一兩止給一十九兩三錢所減
銀兩於內應給隴州一百兩汧陽縣二百五
十兩長寧驛六百五十兩召募民馬與甲軍
里甲馬匹相兼走遞其餘銀兩平涼府收貯
以備忙差雇夫支用其西安府各遞運所站
道與平涼相等亦宜一例酌減等因通呈詳
允備咨本司查得各遞運所原額牛隻鳳翔
之編派平涼者十分之九西安之協濟臨洮
者十分之七鞏昌者亦十分之五若做做山
西扣留之法似俱可行相應酌量衝僻定擬
應扣應留以適均平之宜除各道已議改掣
外及查西安遞運所設在會省差撥頗繁
量扣牛一百十隻存留二百九十隻霸橋

嘉隆疏抄卷三十二

四四

潼關止當京諸省之通衢咸陽所又加川貴
各邊之轉運七所差撥亦繁內灞橋新豐二
所視渭南咸陽少涇高一路各減扣二十隻
存留一百八十隻其餘潼關華陰羅汶橋渭
南咸陽五所各減扣一十隻存留一百九十
隻底張起至邠州止共五所視咸陽遼東少
鳳漢川貴臨鞏一路內底張蒿店底響三所
設在腰站各減扣三十五隻存留一百六十
五隻乾州邠州二所設在附郭各減扣三十
隻存留一百七十隻停口宜祿二所視邠州
遼南少慶陽寧夏一路與平涼各所衝僻相
同內停口設在腰站減扣五十隻存留一百
五十隻宜祿亦有駐劄同知減扣四十五隻
存留一百五十五隻高家凹起至安國鎮止
共五所路接宜祿止通固原甘肅然各所額
頭原少俱照該道前議高家凹花家莊上郡
現安國鎮四所各減扣一十五隻存留一百
五十五隻涇州有守道駐劄減扣一十五隻
存留一百六十隻平涼所設在附郭存學所
路當交衝各減扣二十隻存留一百八十隻
固原所雖在鎮誠止供一路減扣一十五隻
存留一百四十隻隆德所起至定遠所止共

嘉隆疏抄卷三十二

四五

一十二所俱接甘蘭鞏昌一路內隆德高家
 堡靜寧神林崔家嘴五所各減扣一十五隻
 青家會寧安定三所各減扣一十八隻西鞏
 秤勾灣二所各減扣一十七隻金縣所減扣
 九隻定遠所減扣一十四隻俱各一例存留
 一百四十隻蘭州所係甘肅接壤減扣一十
 二隻存留一百六十隻鞏昌止關通運所設
 在附郭差撥亦繁量扣一十隻存留九十隻
 柳林所路當偏僻減扣一十隻存留七十隻
 石井兒沙泥梅川甸子川好地掌錦布峪六
 所充為偏僻各減扣五隻存留三十五隻定

嘉慶抄卷三十一

四十六

羊寧河河州三所各額牛二十五隻酒店所
 三十六隻三岔所三十五隻野狐橋所二十
 隻路雖偏僻數亦不多與河西各自來原係
 解銀召募俱各照舊免行減扣價值在西平
 二府俱每隻二十兩三錢在臨鞏二府俱每
 隻照舊二十一兩在河西各所亦照舊一十
 八兩應存牛隻係西鳳二府徵銀者照舊
 召募係平定臨洮三府僉頭者親當召募查
 照前欵遵行其減扣銀兩在西平二府除改
 抵馬價等項并免徵外其餘俱解該府貯庫
 如遇番夷進貢軍餉轉輸夫車一時並集

果係十分不常繁差臨時方許議請官銀聽
 其雇募短差每十里每夫給銀一分驟車六
 分牛車一分五厘照依地里遠近以馬二食
 多寡仍令所官置簿明白登記事完在西安
 者送驛傳道在平鞏臨洮者送守巡該道各
 稽查若係平常差撥止令見在之夫以有餘
 補不足照常應役如此一以杜冒濫之弊一
 以免查盤之擾伏乞 聖裁

嘉慶抄卷三十一

四十六

西安府屬西安等一十五通運所共額牛三千
 一百隻內除裁減一百八十五隻外餘牛二
 千九百一十五隻每隻工料秋青草銀二十
 兩三錢共用銀五萬九千一百七十四兩伍
 錢
 存留各所走差牛二千七百四十隻每隻議減
 銀一兩共減銀二千七百四十兩止給銀一
 十九兩三錢實用銀五萬二千八百八十二
 兩
 扣留牛一百七十五隻共該銀三千五百五十
 二兩伍錢連前走差牛減銀共六千二百九
 十二兩五錢內除撥補本府各驛馬價銀二
 千一百五十九兩又撥抵鳳翔府減徵站銀
 一千一百兩尚餘銀三千三十三兩五錢該

府貯庫聽候忙差雇夫并各所官紙紅等項
支用

平涼府屬平涼等一十二遞運所共額牛二千

三十隻每隻工料秋青草銀二十兩三錢該

用銀四萬一千二百九兩

存留各所走差牛一千八百四十隻每隻減

銀一兩共減銀一千八百四十二兩止給銀一

十九兩三錢寧遠該用銀三萬五千五百一十

二兩

扣留牛一百九十隻共該銀三千八百五十七

兩連前走差牛減銀共五千六百九十七兩

嘉慶隆慶抄卷五

內除撥補永靈馬驛馬價銀一百八十八兩

鳳翔府徑留抵補各驛馬價銀一千六百五

十兩六錢又留抵補減徵站銀七百四十七

兩六錢二分二厘二毫分撥隴州銀一百兩

汧陽縣二百五十兩長寧驛六百五十兩餘

銀二千一百一十兩七錢七分七厘八毫俱

解平涼府貯庫聽候忙差雇夫并各所官紙

紅支用

臨兆府屬蘭州等九遞運所共額牛七百七十

隻每隻站銀二十一兩共用銀一萬四千九

百一十兩

存留各所走差牛六百五十五隻該銀一萬三

千七百五十二兩

扣留牛五十五隻該銀一千一百五十五兩該

府貯庫聽候忙差雇夫并各所官紙紅等項

支用

鞏昌府屬北關等一十四遞運所共額牛一千

二百九十四隻內裁減一十三隻餘一千二

百八十一隻每隻站銀二十一兩共用銀二

萬六千九百一兩

存留各所走差牛一千一百六十一隻該銀二

萬四千三百八十一兩

嘉慶隆慶抄卷五

扣留牛一百二十隻該銀二千五百二十兩該

府貯庫聽候忙差雇夫并各所官紙紅支用

酌派徵以蘇疲困臣等看得全陝州縣設有

邊腹不同而地土肥瘠亦異額派糧站如通

融較論固當以八府分差等若細加調劑仍

當於各府所屬之中亦分等第庶適輕重之

宜該前撫按諸臣已行該司查得西安府屬

三十六州縣如涇陽三原渭南臨潼藍屋鄜

縣華州蒲城同州朝邑韓城富平咸寧長安

一十四州縣地豐民富宜為一等共糧四十

七萬七千四百六石一十九斗每糧一石派

銀二錢六分七厘咸陽高陵藍田興平醴泉
 華陰郃陽商州鎮安洛南山陽乾州武功一
 十三州縣地土稍豐宜為二等共糧一十七
 萬五千五百四十一石四斗五升每石派銀
 二錢五分八厘其餘州縣俱宜三等內耀州
 白水商南邠州澄城五州縣地方雖疲猶可
 支持共糧一十一萬三千六百九十一石二
 斗六升每派銀二錢四分七厘淳化永壽三
 水三縣民鮮生理地土瘠薄共糧五萬四千
 九百一十四石三斗五升每石派銀二錢四
 分一厘同官縣比昔繁累額糧一萬一千一
 百九石二升每石派銀二錢二分三厘一絲
 華耀二州韓鄜郿商富永山七縣共查布三
 萬二千六十三疋一丈綿花七千一百一十
 每布一疋花二十斤派銀一錢鳳翔府屬八
 州縣原派站銀頗重通應量減如鳳翔岐山
 寶雞隴州郿縣五州縣地土肥饒宜為一等
 共糧一十二萬六千四百九十九石每石派銀
 二錢六分九厘八毫六絲一忽四微八纖四
 塵一眇扶風縣雖居衝途民生稍豐宜為二
 等額糧三萬七千一百九十五石一斗七升
 每石派銀二錢六分七厘四絲三忽一微二

全唐陸運糧卷三十五
 五十五

織四塵五眇麟遊縣雖僻邑小稍累汧陽縣
 雖繁亦站役漸減二縣宜為三等共糧二萬七
 千四百四十四石六斗每石派銀二錢五分
 九厘八毫七絲漢中府屬一十六州縣共糧
 三萬三千一百七十一石一斗大都額數俱
 屬輕省每石派銀九錢五分八厘九毫四絲
 查布五百九十七疋七尺每疋派銀三錢平
 涼府屬一十州縣地臨邊境素稱疲累比之
 別府不同難列一等如涇州固原靜隆德莊
 浪崇信平涼七州縣雖疲猶可宜為二等共
 糧七萬七千六百石二斗七升每石派銀二
 錢五分四厘鎮原靈臺華亭三縣疲累為甚
 宜為三等共糧六萬六千六百七十八石每
 石派銀二錢三分六厘延安府屬一十九州
 縣地臨邊境亦與西鳳不同難列一等如鄜
 州安塞保安安定延川甘泉延長中部綏德
 米脂清澗一十一州縣雖稱疲累猶可支持
 宜為二等共糧七萬七千三百六十五石每
 石派銀二錢四分一厘洛川宜君膚施宜川
 神木府谷吳堡葭州八州縣素稱凋疲宜為
 三等共糧八萬八千六百二十石每石派銀
 一錢九分六厘慶陽府屬五州縣地臨邊境

全唐陸運糧卷三十五
 五十五

土瘠民貧與延平二府相類如環縣合水真
 寧三縣稍稱疲累宜為二等共糧一萬五千
 一百二十九石每石派銀二錢五分九厘寧
 州安化二州縣素稱凋疲宜為二等共糧七
 萬六千六百二十七石每石派銀二錢五分
 三厘臨洮府屬五州縣如蘭河二州民生頗
 可宜為二等共糧二萬三百八十三石每石
 派銀二錢四分秋金二縣地方稍疲宜為三
 等共糧一萬七千四百石每石派銀二錢三
 分渭源縣地瘠民貧難列等第額糧四千二
 百六十石每石派銀一錢八分四厘鞏昌府
 屬一十七州縣如秦州徽州安定會寧四州
 縣地方頗豐宜為一等共糧三萬八千八百
 一十石每石派銀二錢六分五厘清水伏羌
 階州成縣文縣禮縣西和漳縣秦九州縣民
 生頗可宜為二等共糧四萬三千三百八十
 石每石派銀二錢六分一厘其餘州縣俱宜三
 等內隴西寧遠兩當三縣雖稱凋疲猶可支
 持共糧二萬九千七百四十石每石派銀二
 錢一分六厘通渭涇州疲猶甚額糧一萬一千
 八百三十石每石派銀一錢六分九厘以上
 各府一歲所派止是一歲之用總計比舊西

高陸縣志卷三十一
 五十一

安府增銀五千九百九十六兩二錢鳳翔府
 增銀三千四百四兩七分漢中府增銀一萬
 四千二百五十八兩鞏昌府增銀八十兩延
 安府減銀三千三百一十兩慶陽府減銀三
 千一百四十兩平涼府減銀六千兩一錢臨
 洮府減銀一百九十兩如此庶輕重適均而
 地方無偏累之苦矣伏乞 聖裁
 西安府實徵站糧八十三萬三千六百六十二
 石查布三萬二十六十三疋綿花七千一百
 斤各派價不等共徵銀二十一萬九千七百
 九十八兩一錢
 各驛馬駝工料銀六萬三千九百五十兩
 各所牛隻工料銀五萬九千一百七十兩五錢
 支應銀九千八百八兩
 應解各處銀八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兩六錢
 鞏昌府二萬七千七百九十三兩
 臨洮府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四兩
 固原各所堡七百二十五兩
 甘肅各驛遞二萬八千八十九兩
 寧夏各驛三千一十五兩
 平涼府一百兩
 漢中府二千五百兩

高陸縣志卷三十一
 五十一

慶陽府四十兩

汪高二縣一千七百七十八兩

鳳翔府實徵站糧一十九萬六百七十九石派

價不等共徵銀五萬八百四十三兩八錢

各驛馬駝料草工食銀一萬三千九十九兩

支應銀二千一百二十四兩

應解各處銀三萬五千六百二十九兩八錢

平涼府三萬二千九百五十五兩內除徑留銀

改汧陽縣牛七隻銀一百四十二兩實解銀

三萬二千八百一十三兩

漢中府四百一十九兩

宣夏各驛二百四兩

隴州五百二十兩

汧陽縣八百八十兩

長寧驛六百五十兩

漢中府實徵糧站三萬三千一百七十一石查

布五百九十七疋各派價不等共徵銀三萬

一千九百八十八兩外西安府應解銀二千

五百兩鳳翔府應解四百一十九兩共銀三

萬四千九百七兩

各驛馬駝船隻二料銀三萬三百一十二兩

支應銀四千五百九十五兩

自隆德起至蘭州止又自寶雞起至褒城止

又自政平起至華池止又自三原起至甘泉

止共三十二驛每驛月給紙紅銀七錢書手

并潼關驛加增抄報一名工食俱六錢其餘

各驛俱每月給紙紅銀五錢書手工食銀四

錢五分各道運所自潼關起至咸陽止共八

所每所月給紙紅銀六錢書手工食六錢自

底張起至固原止并華昌北關進運所共一

十六所每所月給紙紅銀四錢書手工食銀

四錢五其餘各所俱每月紙紅銀三錢書手

工食銀三錢至於應備傘扇除舊規原係有

司并軍站預備者各照舊外在各驛預備准

於支直在各所預備者准於減扣牛價各銀

內動支置造明白登報循環以便稽查如此

庶用有定議而無臨時之失誤官有常供而

免私下之需求矣伏乞 聖裁

一申明鋪陳以便稽查臣等看得各驛額設鋪

陳原有等差每副上鋪陳定銀二十三兩五錢

中鋪陳八兩五錢下鋪陳銀二兩每五年徵

銀一次官為置造通計一省上鋪陳二十七

副中鋪陳七百六十四副價各照舊其下鋪

陳二千八百三十二副改絹梭俱用綿布其

并西安府應解銀一百兩又於牛價內替鳳翔府解減徵站銀一千一百兩鳳翔府實解銀三萬二千八百一十三兩五錢七分七厘八毫通共銀六萬九千五百二十七兩七錢七分七厘八毫
 各驛馬駝料草工食銀二萬六千七百九十二兩
 各所牛隻料草工食并與鳳翔府互換牛七隻共該實用銀三萬七千六百一十二兩七錢七分七釐
 支應銀五千一百一十二兩
臨洮府實徵站糧四萬二千六百九十五石六斗五升派價不等共徵銀九千九百六十二兩外西安府應解銀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四兩四錢共銀三萬二千七百八十六兩四錢
 各驛馬駝料草工食銀一萬六千六十二兩
 各所牛隻料草工食銀一萬四千九百一十兩
 支應銀一千八百一十四兩四錢
 鞏昌府實徵站糧一十二萬三千六百九十七石九斗八升派價不等共徵銀三萬一千二百一十五兩四錢外西安府應解銀二萬七千七百九十三兩二錢共銀五萬七千九百一十

八兩六錢
 各驛馬駝料草工食銀二萬三千五百六十兩
 各所牛隻料草工食銀二萬六千九百一兩
 支應銀三千一百八十九兩六錢
 應解各州縣驛銀四千二百六十八兩
 秦清軍伏四州縣四千一百八十八兩
 靖虜郭城驛八十兩
 甘肅及各驛遞西安府應解銀二萬八千九兩
 各驛馬駝料草工食銀一萬四千一百一十七兩四錢
 各所牛隻料草工食銀一萬二千六百兩
 支應銀一千三百七十一兩六錢
寧夏各驛西安府應解銀三千一十五兩鳳翔府應解銀二百四兩六錢延安府應解銀四千四百三十三兩八錢共銀七千六百五十四兩
 四錢
 各驛馬駝料草工食銀六千五百五十六兩
 支應銀一千九十四兩四錢
 一酌處公用以免科求臣等看得各驛馮牲因念頭其一應公用紙紅傘扇并貼寫書手俱係夫頭輪流供送雇覓應用此外又有單日之下程變日

通各官職單祿微養贍不足欲科求難矣

先該驛傳道議允驛丞每月給薪水夫銀一

兩貼寫書手京兆驛二名其餘各驛各一名

每月給工食銀九錢續增潼關驛抄報書手

一名月給銀六錢其一應公用紙劄等項每

月衝驛一兩五錢餘驛一兩俱於官支銀內

徑自開銷近查各驛報到不拘衝僻一驛俱

一兩五錢緣事無定據以混冒又查議各所

紙紅正在西安而未及別府事關一省均當

酌處但驛道有衝僻事務有繁簡錢糧有多

寡迎送有勞逸苟無分別不惟無以示激勸

而尚緣冒濫將無紀極如陽平白水二驛各

歲該官支銀三十六兩各以薪水紙紅書手

工食計之僅是本驛自用將何以應付官容

而求節省附餘裁通應酌定數目以便遵守

除驛遞各官每員月給薪水夫銀一兩以資

養廉外自潼關起至咸陽止共七驛每驛月

給紙紅筆墨等銀一兩五錢書手京兆驛二

名其餘各驛俱一名每名月給工食銀九錢

自底張起至固原止又自興平起至鳳翔止

并金明弘化通遠漢陽兆陽共二十一驛每

驛月給紙紅銀一兩書手工食銀七錢五分

金匱雜抄卷三十一

五十九

金匱雜抄卷三十一

五十九

手巾靴鞋俱各裁減每副計該減價銀四錢止
 用銀一兩六錢共該減銀一千一百三十二兩
 八錢總計八府三等鋪陳共用銀一萬一千三
 百八十九兩七錢并漢中府屬船價銀一百五
 十七兩二錢每糧一石加派不等西安府五釐
 七毫八絲四忽六微鳳翔府二釐六毫七絲三
 忽漢中府二分四釐八毫五絲延安府一分四
 毫七絲慶陽府一分二釐一毫八絲平涼府七
 釐七絲七忽臨洮府八釐九毫四絲鞏昌府九
 釐一毫九絲徵完各該府查照分別三等置造
 印記分發各驛收用二年半拆洗一次五年期

嘉隆新抄卷五十一

聖裁

滿聽該道委官清查堪用者聽令拆洗充用不
 堪者變價奏補新置即於應徵銀內照數減除
 庶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伏乞
 西安府實徵銀四千八百一十六兩六錢
 本府各驛上鋪陳一十副中鋪陳一百六十四
 副下鋪陳六百六十六副共用銀二千五百
 九十四兩六錢
 應解各處銀二千二百二十二兩
 鞏昌府三百六十一兩四錢
 臨洮府五百二十六兩二錢

甘肅各驛一千一百二十四兩四錢

寧夏各驛二百一十四兩

鳳翔府實徵銀五百九兩六錢

本府各驛上鋪陳二副中鋪陳二十副下鋪陳

一百一副共用銀三百五十八兩六錢

應解寧夏各驛銀一百五十一兩

漢中府實徵銀八百二十四兩二錢

本府各驛上鋪陳二副中鋪陳四十八副下鋪

陳一百四十五副共用銀六百六十七兩

白水陽平二驛船六隻每隻價銀二十六兩二

錢共用銀一百五十七兩二錢

平涼府實徵銀一千一十一兩

本府各驛上鋪陳四副中鋪陳四十六副下鋪

陳三百六十副共用銀一千二十一兩

延安府實徵銀一千七百三十七兩六錢

本府各驛上鋪陳二副中鋪陳一百五十四副

下鋪陳二百五十一副共用銀一千七百三

十七兩六錢

慶陽府實徵銀一千一百一十七兩六錢

本府各驛上鋪陳二副中鋪陳六十六副下鋪

陳三百三十一副共用銀一千一百一十七

兩六錢

嘉隆新抄卷五十一

五十一

臨洮府實徵銀三百八十四兩外西安府應解

銀五百二十六兩二錢共銀九百一十兩二

錢 本府各驛上鋪陳二副中鋪陳六十四

副下鋪陳二百一十二副共用銀九百一十

兩二錢

鞏昌府實徵銀一千一百三十六兩三錢外西

安府應解銀三百六十一兩四錢共銀一千

四百九十七兩七錢

本府各驛上鋪陳二副中鋪陳一百三副下鋪

陳三百七十二副共用銀一千四百九十七

兩七錢

寧夏各驛上鋪陳一副中鋪陳一十五副下鋪

陳一百四十副共用銀三百六十五兩內西

安府應解二百一十四兩鳳翔府應解一百

五十一兩

甘肅各驛中鋪陳八十四副下鋪陳二百五十

四副共用銀一千一百二十兩四錢俱西安

府應解

一預徵解以期給募臣等看得全陝驛遞傳報

聲息轉運軍餉極為苦累而所需站銀最為

緊急比緣立法欠詳徵解每至愆期命頭自

後者經歲取討不完即光稱貸加利停運

致蕩產未免遷移驛遞若之何不夜散難支

也今西鳳漢三府改議徵銀與甘肅軍夏一

帶一體召募兒應募者多係貧乏身負重役

藉此為生買備馬鹿牛車什物等項必須預

給銀兩草料工食亦須按時給領人方樂於

應募苟失時貽害孰肯以他人之累而自苦

也若不嚴立催徵之濫則站銀必不可完驛

遞必不可振民困必不可蘇矣合無行令驛

傳道通行各府嚴督各屬州縣掌印管站官

各將應徵站銀如夏站預於頭一年冬季秋

站預於本年春季徵完類解該府道融收貯

專聽驛傳道酌量緩急分發應用各該官員

不得自分彼此假以協濟為名緩於催督以

致愆期誤事如違聽臣等遵照兵部題

准例比依拖欠京邊錢糧一體查叅住俸降級仍

先提管站官家屬該吏監併完日方行釋放

各府州縣仍置站價文簿按季令該吏齎赴

驛傳道查比庶責成既嚴而站無負逋夫頭

樂募而驛遞可支矣伏乞 聖裁

一議南馬以便走遞臣等看得京兆至潼關等

六驛每驛原有安置南馬戶李順安等九名

共五十四名每名每年給工食銀四十二兩

共銀二千二百六十一兩零往時各夫止供探報徒費工食原非事體若責其與民馬一體走差又非人情今酌以銀數之多寡定以走差之次數如京兆等驛中下馬每匹一百一十兩則視南馬四十二兩幾三倍矣况南馬銀非見領似應從寬以三差走遞一差委屬均停合無行令該司轉行各驛將安置戶李順安等各歸原驛其工食銀兩自今為始買馬與召募民馬分別等第民三南一輪流走遞不許失候庶差有定規銀有實用其有裨於衝驛亦多矣伏乞

聖裁

奏為

奏

欽差提督軍務兼撫治鄖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楊俊民謹

題為議處救邑以蘇民困事臣為照鄖陽一鎮接壤四省周環盜藪曠穴無處無之該前任都御史徐 彈勞經畧章程且備臣自接管以來練兵弭盜戢殲安民一應職掌事宜督同司道官次第修舉行據陝西布政司分守商洛道右叅議文作勛稱陝西西安府商州商南縣戶口逃亡殆盡夫馬供億不給百姓敷敷困苦已極若不早為計處將來整頓益難除中間事涉細故該臣徑與處分外所有係干題

奏為

奏

請方能經久必行者臣會同巡撫陝西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傅 摘採三事仰瀆

天聽

勅下該部詳議可否早

賜施行臣等不勝惶悚祈懇之至

計開

- 一議塞徑路臣看得商南縣僻在山徑之中東至河南內鄉縣三百里東南至河南浙川縣二百七十里南至湖廣鄖縣三百一十里西南至山陽縣二百八十里西北至商州二百六十里止至洛南縣二百五十里委係小邑

官通明行曉告以茶市乃

中國待西番之市行之二百餘年虜人不得恃強

欺壓番人侵奪市利如馬市乃北虜新款之市

甘寧延綏已各有定處行之數年實免等亦不

得分外求開自失信義若虜人挾奪番人茶市

則番人亦可侵奪虜人馬市此乃自起爭端我

中國必不輕聽并將馬市亦禁不與是彼求利而

反有嘗矣至於虜王會佛量准給茶以示恩信

則本部前覆已明在督撫諸臣酌議而行惟求

國體不失虜心無二而已如有他逞務要相機堵

截毋得過為疑畏再照兵難遙度將貴專謀機

會變於斯須便宜在於問外諸凡未盡事宜徑

自臨期酌處固不必一一取成於千里之外以

坐失事機等因題奉

聖旨是這撫禦事宜著該鎮總督鎮巡督率各該文

武等官查照先今題覆事理協心著實舉行務

保無虞毋得輕率畏徇啟釁招侮事完後仍着

開具頁蹟分別功罪來說欽此欽遵又准本部

咨該兵科都給事中光 等題為狡虜撲掠熟

番挾求茶市伏乞

聖明早行策戢以保邊圉無虞事等因覆奉

欽依備咨則來隨經通行整兵預待間續據涼州副

一議補戶口臣等看得商南縣土著人丁額數

原少近年逃避差徭望家四散鄉壤日就凋

耗所遺田產盡為郎陝一帶流寓人民典賣

甚至田連數頃糧未過割課積千金差不承

認在原籍勾攝假稱占著商南在商南徵辦

却謂差當原籍徒使子遺之民節受包陪之

累臣等再四揆度合無將各省派寓人等置

有產業勢難遷徙者行商洛道委官清查通

將貧富等級業比的確候今次大造之年盡

入該縣版圖認納差糧不得似前規避仍行

各原籍除名免其重役買址既定可杜影射

之奸叢等易舉庶解倒懸之苦再照派民新

附義當優卹除正額糧草難以議減至於均

徭銀力二差十分為率土民派六分新民派

四分稍待三五年後人心樂從然後一槩均

攤將見人隨籍定戶口漸充糧隨地納供輸

自裕救焚拯溺計誠無便於此伏乞

聖裁

一議單冗負臣等看得商南縣賦役繁重厘里

蕭條官司供應委果不能支持洛南縣生員

九十餘名山陽縣生員七十餘名各儒學設

教諭一員今查該縣五十三名設教諭訓導

各一負每負年該齋夫銀二十四兩門子一
名銀七兩貳錢稍有拖通寒官無賴終歲追
徵民力不堪合無比照二縣事例將訓導一
員永為裁革及照見任訓導祁修業歷任已
久復令其赴部候補本官難勝跋涉之苦該
縣不免齋送之費姑俟陞員不必銓補齋夫
門子銀兩照數除豁所謂寬一分民受一分
之賜伏乞

聖裁

大清高宗純皇帝

聖裁

嘉隆疏抄二十卷 丙府藏本

明張鹵編鹵字名和儀封人嘉靖乙未進士歷官

右副都御史調南京太常寺卿是編專錄嘉靖隆

慶兩朝臣僚奏疏分三十七類凡四百餘篇蓋續

張瀚疏議輯畧而作故類例雖稍有出入而大致

畧相彷彿云

皇明兩朝疏抄十二卷(一)

〔明〕顧爾行輯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六年大名府

刻本

皇明兩朝疏抄序

余覽古今之疏議宋元以前盡於名臣奏議其書也博而能載

國朝以來盡於皇明疏輯其書也詳而有體是輯也蓋張太宰公典郡之時而銓次正德以前之疏議以成帙云歷祀而嘉隆間凡正士蓋臣所為條紀綱見情素者闕弗載時若大名郡守桂君以其臺中時得

皇明兩朝疏抄

前序

一

方

賈石葵所輯稿若干卷謀梓之會弗果而司理顧君成其志以續疏輯之傳迺走使請弁言於余余嘗側瑣闈之列矣凡

列聖所以懸鞞置鐸而求諸臣之所竭志畢慮而謀者余故得縱觀之矣然其冊藏於璇宮而不得聞於青衿之士其言筆之於史而未廣之金石之傳凡學士大夫曾不得稽

國家之故實睇先哲之芳猷盖自疏輯之後得是書以備所未備者而

十聖之事詳天下之屬耳目者衆矣余聞之立言者先於經世裨實用也考治者始於近代識時務也人之情靡不貴遠而賤近然稱古則易而言今實難跡其說遠引乎臯夔周召之事而究其用未足以當歐富司馬之一籌者比肩是也今第即皇上

皇明兩朝疏抄

前序

三

五

以談漢魏其事殊矣即唐宋以談

熙朝其事殊矣而即我

祖開創之時以談

今日其事復殊矣夫言非得實弗可用已言不可用直秕稗耳故由今之時徵前言致實用則嘉隆其始也盖天下之事有始勤而終怠不戢其振刷有始行而終弊不戢其更張而論著建明者因歲異而月不

同矣至如國家之典禮臣下之賢邪謬以一定而說當兩存忤

意於一時而定論於異日者皆有志之士所欲比觀而覆視也宜何所去取焉嗟乎鏡治理於方今則不必襲太上之空言覽先達之獻替則不必起賈董於異代是書也將

廟謨是以也豈曰備故諫已乎顧君佐郡

皇明兩朝疏抄

前序

三

五

有聲其職此執是往矣

萬曆戊寅孟秋

賜進士資政大夫工部尚書前大理寺卿戶部左右侍郎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侍

筵應城李幼滋撰

皇明兩朝疏抄序

荀卿子曰逢衣淺帶解果其冠畧法先王而足亂世術是俗儒也余始不信迺今知之夫古今推知言者宜莫如孔子孔子序次詩書如周召畢散之屬誠言崇議班班詳矣而芮伯家父諸詩所為憤時政作也每篇之中反覆三致意焉夫孔子於周何勤勤哉豈非以時之所趨政之所宜周召諸人之敷陳往往能當於用而古昔可勿論耶我

皇明兩朝疏抄

前序

四

五

國家經制遠軼前代

聖聖躬守蓋二百餘禩矣麻化醇政淪浹寓內一時忠蓋石畫之臣龍變雲蒸聲施響赴無不談王說霸述禮徵樂然或不當而請尚方搜城社折檻鎖樹而不動上之人亦聽然嘉納見諸行事以此其際

何讓周召畢散而芮伯家父所盱衡扼腕不能得萬一于君者從今日得之藉第令孔子而在舍周無適矣噫嘻士君子學古入官固為

國家用耳苟一切糟魄往訓磨效陳迹而不關于時宜世且土苴視之

國家亦何賴焉故曰法後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薄以今持古以一持萬今時之

皇明兩朝疏抄

前序

五

明

大儒世治之所必賴者也今夫醫其小者也長桑君知病人之死生望氣診脈虛實實針砭施焉迺克有濟不而執方書以印病病愈不治何則見見聞聞勢固殊也諸縉紳先生訂謨遠猷無不望氣診脈言中其實此之不為而動曰先王先王法守之謂何余駐節郡中幸北虜款塞無羽檄驚退食暇即取諸名臣疏議讀數四過凡

國家制度之沿革俗化之隆污臣察之忠邪生民之利弊若借箸指掌盡在目中而世廟以來多董重不傳私心固憾之一日郡理顧君手一編示余曰此

世穆兩朝奏疏也今將就梓矣余受而卒業道然嘆曰美哉洋洋乎其詞直其事核是不足償余之私憾哉殺青甫就謹為志于簡端

皇明兩朝疏抄卷前序
萬曆戊寅孟秋

賜進士中憲大夫河南提刑按察司副使奉

勅整飭大名兵備前監察御史膠東姜繼曾撰

皇明兩朝疏抄凡例

一 是編止嘉靖隆慶間前此經濟錄及疏議輯畧所載者今不重錄

一 是編止據省署舊錄中多脫遺草率抄謄未敢選擇徃往憶及昔時海內所傳諸疏及近年諸名公忠謨謹論在人耳目者今多未備容俟購補

一 分類三十有七疏九四百有奇中間事屬經濟者率多掛漏至一事而經二三人言者或并錄之取其有關封駁非必備時務也

皇明兩朝疏抄 九例

一 門類先

朝廷後庶事畧做經濟錄及疏議輯畧例至各類諸疏前後並不編年論爵一隨抄謄早暮序入爾

一 諸臣意見不同言論各異有堅持古道而時制未協有忠憤激發而論事過當者均取之以備參考

九例終

大名府知府滕陽王嘉賓

同知新城王之輔

通判金華王三錫

青城于禴

推官吳興顧爾行

開州知州新添兵東昌

元戎知縣雷萬德

上黨賈傑

大名知縣晉川孫杰校刊

卷一

君道類

獻愚忠以答聖眷疏

勤朝講重延納以臻新政疏

慎五始以隆新治疏

立本慎幾明法以保大業疏

陳愚見以保治安疏

稽古脩德以答天眷疏

保泰九劄

敷陳大政以裨中興治疏

楊一清

張鹵

任惟賢

沈教

譚績

周相

吳時來

夏棻

竭愚忠補衮職以隆治安疏

為熙元惡究盜盜以正國法疏

卷二

君道二

陳謹始之道以隆聖業疏

效愚忠陳末議以仰裨聖治疏

務學親賢以慰群望疏

諫止聖躬脩養疏

圖政理以慰人心疏

開言路杜奸萌以全聖德疏

陳賢見以裨時政疏

獻愚忠以裨聖政疏

正國體以全聖孝疏

勤物政以保天命疏

蓄愚衷以裨聖治疏

定大體正大法急大務疏

從儉納言嚴法紀疏

受言崇儉以充聖德疏

因事納忠以清化源裕國用疏

崇儉德協民用以永圖治安疏

劉春

方鳳

陳以勤

吳嶽

鄭慶雲

楊鼎

石星

王嘉賓

曹懷

管律

李儼

魏時亮

王得春

方鳳

周弘祖

王時舉

傅孟春

賀一桂

卷三

聖學類

重經筵以養聖德疏

鄭一鵬

豫戒遊逸以謹君德疏

湛若水

請冊立東宮疏

張居正

正法守申令式以隆中興疏

洪異

江選東宮內外官僚以端大本疏

張鹵

法祖類

疏議續博覽錄

三

遵成法革弊政以培國脉疏

張紳

慎選官僚疏

呂應祥

早舉東宮朝儀以備典禮疏

羅洪先

請舉冊立東宮大禮以端國本疏

張鹵

早定東宮朝賀禮制以慰群情疏

唐順之

願獻微忠疏

郭希顏

宮闈類

慰問中宮以全聖德疏

詹仰庇

速請正位中宮以端治本疏

王時舉

宗藩類

議處宗藩事宜疏

戚元佐

條議宗藩至切事宜疏

何起鳴

撥賑王奏加祿米疏

王國光

駁肅王請地疏

賈三近

極備宗室乞早賜慶分以正紀綱疏

胡維新

卷四

巡遊類

聖駕南巡思獻愚忠疏

王廷相

慎舉動以光聖德疏

張鹵

疏議續博覽錄

四

差遣類

停止差官織造疏

楊廷和

俯從謫言停止織造疏

張紳

慎出命以示大順疏

汪思

信詔旨以正國法疏

許復禮

重降明旨大懲奸黨疏

章僑

停止差官以重恤邦本疏

張原

闕念節民亟停差官織造疏

楊廷和

| | |
|-------------|-----|
| 信明詔以杜弊源疏 | 鄭日璧 |
| 從衆論以塞禍源疏 | 王黃 |
| 收成命以防後患疏 | 喬棋 |
| 憫人窮以昭聖德疏 | 楊一清 |
| 暫停織造以蘇邊民疏 | 吉棠 |
| 獻愚忠以惜財費疏 | 李廷相 |
| 慎差遣以廣仁恩疏 | 郝杰 |
| 禮臣類 | |
| 優老乞言以裨聖政疏 | 何天衢 |
| 好尚類 | |
| 速停齋醮以充聖德疏 | 楊廷和 |
| 闢左道以保聖化疏 | 鄭一鵬 |
| 並誅黨惡遺奸以隆聖治疏 | 張紳 |
| 乞信大臣守職以充聖德疏 | 張嵩 |
| 闢異端以隆治化疏 | 鄭慶雲 |
| 禮臣下以勵節行疏 | 葉奇 |
| 同政本以隆聖治疏 | 汪思 |
| 敬大臣優臺諫以隆聖治疏 | 李錫 |

| | |
|-------------|-----|
| 除邪妄以彰聖化疏 | 夏言 |
| 重延納以隆新政疏 | 胡應嘉 |
| 亟圖覽本顧問以隆交泰疏 | 溫純 |
| 進召對錄疏 | 張國彥 |
| 留用老臣以充盛治疏 | 嚴用和 |
| 備省類 | |
| 災異備省應制陳言疏 | 楊一清 |
| 懼災備省疏 | 朱鳴陽 |
| 嚴交備以答天心疏 | 程啓克 |
| 疏議續輯各目錄 | |
| 乞修省以消天變疏 | 周瑯 |
| 修德以應天數疏 | 汪俊 |
| 應詔陳言以答天戒疏 | 鄭岳 |
| 史異陳言以消天變疏 | 仲選 |
| 務實勝以答天戒疏 | 劉世寵 |
| 順人心以回天意疏 | 何維栢 |
| 災異陳言以裨實政疏 | 曾鈞 |
| 因變陳言以謹天戒疏 | 趙錦 |
| 亟拯淮徐赤子以回中原疏 | 賈近 |

節三

節首陳言以復政疏

汪份

務實德以合天戒疏

彭汝霖

陳言節首以消天變疏

華湘

急勸聖志以合天變疏

秦武

歸政言以消天變疏

周瑯

吳其節言以消天變疏

賀桂

修言陳言以合天戒疏

蕭中

節首言言以副聖懷疏

顧漆

白如言言以副聖懷疏

楊吉

疏議續輯各首錄

七

亟修首以回天意疏

何起鳴

修德政以彌災變疏

方鳳

修急務以彌災變疏

鄭一經

卷五

節違類

請宥言官以彰聖德疏

張君正

停取銀兩疏

張君正

直言天下第一事疏

海瑞

一法令以全治體疏

余贊

陳弊端以圖善策疏

張遠

擴善端以寬無辜疏

陳相

宥言官職檢士以杜亂階疏

鄭慶雲

停工作罷織造以固邦本疏

張漢卿

罷征遠關商稅以通貨財疏

劉穎

陳愚悃以附餘忠疏

林俊

乞省無益之費以昭聖德疏

雷應龍

慎予奪以全大體疏

雷應龍

戒逸豫以充聖德疏

高世魁

陳切務以裨聖治疏

王俊民

疏議續輯各首錄

八

慰人心以隆治道疏

楊爵

緩雷殿工作疏

劉鼎

崇節儉以隆聖德疏

魏時亮

停止欵取銀兩以裕國計疏

李春芳

慎政令以崇國體疏

劉思賢

聽忠言信詔旨以防欺弊疏

李巳

因事納忠以隆化理疏

賀一桂

卷之六

特政類

直陳時政切要疏

張左正

陳愚見以裨聖治疏

凌儒

陳愚悃以廣天恩疏

顧存仁

時務最要三事疏

魏時亮

陳愚悃以裨聖治疏

霍韜

預陳用人理財大要疏

張鹵

舉曠典以激人心以風吏治疏

張鹵

勤聖學勵臣工以成治道疏

何維栢

急圖政要以保治安疏

殷士儋

竭愚忠以陳政要疏

鄭復淳

敷陳會試切要疏

張鹵

條獻末議以裨聖政疏

陳以勤

應詔陳言疏

王世貞

仰承德意敷求實政疏

鄭欽

應詔陳言疏

周弘祖

卷七

貢獻類

罷額外進獻以重詔令疏

張紳

停免額外貢獻以昭大信疏

張紳

恭進俘獲古器疏

曾自吾

却貢獻以光聖德疏

鄭一鵬

釐弊類

查明銀兩疏

劉宸

納忠言懲欺罔以謹初服疏

邵錫

舉正欺弊疏

劉取

戒幸成以圖長治久安疏

林若周

飭法令徵盜姦以保治安疏

安盤

復成法以慎杜姦萌疏

張鹵

審輕重別公私疏

孫漳

懲欺罔以杜後漸疏

鄭自壁

遵成法以裨國計疏

劉繼文

復先朝大選常規以肅門禁疏

陳三謨

酌議文馬違限事例以整肅官疏

陳三謨

爵賞類

杜傳乞以光聖政疏

夏言

慎爵賞嚴主威以正國體疏

張九叙

慎爵賞以正國體疏

江淵

| | |
|---------------|-----|
| 慎名器以懷公論疏 | 許 |
| 慎重爵賞疏 | 張原 |
| 慎名器以保全功臣疏 | 胡訥 |
| 慎名器以重名器疏 | 鄭自璧 |
| 慎重賞以戒不職疏 | 鄭自璧 |
| 慎名器以懲奸頑疏 | 鄭自璧 |
| 止傳乞抑許競以正士風疏 | 鄭一鵬 |
| 重爵賞以彌弊端疏 | 鄭自璧 |
| 靳濫予以重武階疏 | 鄭自璧 |
| 慎議閩廣軍功以嚴激勵人心疏 | 張鹵 |
| 疏議續輯各首錄 | 士 |
| 獻愚忠以永圖善後機宜疏 | 張鹵 |
| 抑倖進以尊大禮疏 | 解一貫 |
| 遵成憲禁傳乞以惜名器疏 | 屠僑 |
| 杜請乞抑冒濫以慎名器疏 | 劉體乾 |
| 慎選寺臣以重祀典疏 | 陳三謨 |
| 慎名器抑冒濫以正國體疏 | 管大勳 |
| 慎名器裁革恩疏 | 周弘祖 |
| 國是類 | |
| 卷之六 | |

| | |
|-----------------|-----|
| 去疑二專委任以杜神姦疏 | 張遼 |
| 持公論破私黨以定國是疏 | 曹嘉 |
| 明公論以消私黨疏 | 陳講 |
| 存君子退小人以裨聖治疏 | 浦鉉 |
| 正名義以杜邊患議功罪以存國體疏 | 曾亦 |
| 乞正廷臣會議條格疏 | 張鹵 |
| 廣至明大英斷以昭盛德疏 | 謝汝儀 |
| 味死陳言以效愚忠疏 | 楊名 |
| 採輿議以定大計彌遠患疏 | 曾亦 |
| 擴大忠以贊聖治疏 | 霍韜 |
| 疏議續輯各首錄 | 士 |
| 覈名實辨邪正以隆治道疏 | 毛愷 |
| 敦國體共濟時艱疏 | 周怡 |
| 欽奉聖諭疏 | 趙貞吉 |
| 揆直類一 | |
| 乞貸直類近臣以昭聖德疏 | 張紳 |
| 均恩赦過以實修省疏 | 陳守愚 |
| 加意聽納以省空言疏 | 章僑 |
| 勤志聽言以端化本疏 | 鄭慶雲 |
| 容直言養嚴謹以廣聖聰疏 | 陳時明 |

| | |
|---------------|------|
| 有忠直以彰聖德疏 | 陳迥 |
| 赦過有罪以光聖德疏 | 于光 |
| 均心救過以實以省疏 | 陳守忠 |
| 廣求言以達民情疏 | 余才 |
| 獻愚衷請霽天威以弘聖德疏 | 鄭洛書 |
| 寬宥言官以開言路疏 | 周在 |
| 私虛受以隆至治疏 | 馮成能 |
| 宥言官弘聖量以廣忠益疏 | 鍾繼英 |
| 廣延納以隆大業疏 | 駱問禮 |
| 察忠直慎去留以重新政首務疏 | 歐陽一敬 |
| 考察不公有妨新政以杜私恩疏 | 胡應嘉 |

卷九

授直類二

| | |
|-----------|-----|
| 優言官以存大體疏 | 馬錄 |
| 信任大臣以光聖治疏 | 張日翰 |
| 宥任直以振士氣疏 | 鄭一鵬 |
| 宥任直以安宗社疏 | 萬瑪 |
| 弘聽納以別淑慝疏 | 王時柯 |
| 宥言官以弘化理疏 | 程啓元 |

| | |
|-------------|-----|
| 有任直以光聖德疏 | 韓楷 |
| 垂天鑒以有罪赦過疏 | 魏良弼 |
| 警威嚴以平政體疏 | 黃宗明 |
| 鑒亮建言臣工以昭聖德疏 | 岑用賓 |
| 優容言官以廣忠益疏 | 龐尚鵬 |
| 俯宥任直言官以彰聖德疏 | 張漢 |

表忠類

| | |
|-----------|-----|
| 闡揚幽忠以彰聖典疏 | 賀一桂 |
| 表忠義以維持世道疏 | 楊傑 |
| 憫忠貞以勵風俗疏 | 趙允 |
| 錄忠裔以均卹典疏 | 章僑 |
| 錄愚忠以光聖孝疏 | 陳洪謨 |
| 亟旌忠勇以昭激勸疏 | 沈策 |
| 廣恤典以光聖治疏 | 王治 |
| 廣恤典以勸忠義疏 | 龐尚鵬 |

崇節類

| | |
|-----------|--------|
| 顧天乞恩願代夫死疏 | 楊繼盛妻張氏 |
| 廣仁恩以振紀綱疏 | 陳洪謨 |

披瀝血誠懇恩身代夫囚疏 沈策 張氏

財計類

明會計以預遠圖疏

馬森

節內費以重大計疏

張漢卿

查理倉漕風弊以裕國計疏

王國光

催節年逋負錢糧疏

王國光

節省以足國裕民疏

劉體乾

敷陳愚見以圖足國疏

李邦義

酌議任官事宜以裨國計疏

鄭大經

十五

清查欺冒以裨國計疏

詹仰庭

節財用以固邦本疏

李

講求財用疏

靳學顏

酌量地方以慎查比疏

賈三近

裁省繁文疏

王國光

稽覈存留稅糧疏

王國光

卷十

邊事類

嚴開馬市以絕邊患疏

楊維

杜欵夷以安中土疏

張紳

慶夷情疏

霍韜

振紀綱以緩四方疏

胡經

平政令以定危疑疏

曾汴

正名罪慎舉用以杜姦萌疏

曾汴

陳末議以備經畫以贊安攘疏

張鹵

獻愚忠以預飭防秋大計疏

張鹵

飭人心以仰圖大振安攘疏

張鹵

慎法紀以振戎機疏

張鹵

再飭春防大計以慎固疆場疏

張鹵

十六

陳膚見以贊修攘疏

王燁

申飭邊臣以圖善後疏

丘旻

條陳邊計疏

楊博

經畧邊務疏

李崇

嚴杜妄請以重邊儲疏

賈三近

循舊章責實政以安民生疏

賈三近

議處兵餉以肅江防以圖永安疏

王篆

竭愚忠飭武備以固江防以衛重地疏

王篆

陳末議以飭邊防疏

周弘祖

際盛世竭愚忠以裨邊政疏

胡維新

設險隘以固邊防疏

胡維新

集輿論列邊情以光裕無疆聖治疏

胡維新

聖時入寇以申法紀疏

胡維新

武備類

嚴武備以壯國威疏

陳明時

特增武舉額名以廣羅將材疏

張鹵

預上京營五論以大振戎機疏

張鹵

附進京營議疏

張鹵

修兵政以固根本疏

管律

修舉農兵以壯邦本疏

葛守禮

疏議續輯各書錄

十七

卷十一

外戚類

隆繼述抑爵賞以圖治理疏

曹濂

惜名器以全戚畹疏

王璜

重名器以全戚畹疏

張仲賢

裁抑戚畹恩倖疏

張漢卿

議禮類

行大禮以慰人心疏

周冕

收成命躬時享以光聖孝疏

張鹵

舉曠典以備大禮疏

唐皋

舉行盛禮以安群情疏

馬明樹

守禮義以明國論疏

鄒守益

遵成憲以昭典儀疏

唐胄

議舉典禮以隆聖德疏

王治

除胡邪正祀典以昭華夷大分疏

陳棐

定從祀真儒以

周弘祖

上風類

振賢科定額貢以羅真才疏

張鹵

表揚六世同居義族以彰風化疏

賀一桂

揭官箴明上節以正始進疏

葛守禮

民隱類

議救災預防後患疏

何孟春

全大信昭至公以惠窮民疏

張漢卿

輿地類

議天下郡縣繁簡疏

楊博

疏議續輯各書錄

十八

河渠類

議處黃河疏通運道疏

霍韜

曆法類

正曆元以定歲差疏

華湘

刑獄類

平刑獄以服人心疏

劉濟

信法令以全紀綱疏

曹懷

疏議續輯卷目錄

十九

平大獄以圖治安疏

韋商臣

正國法以光聖治疏

唐樞

酌處緝訪事宜以廣聖恩疏

歐陽一敬

申明律例以全民命疏

葛守禮

正國法以銷禍本疏

龐尚鵬

禁刑獄之濫以慎職守疏

毛愷

卷十二

重慶倖臣以保新政疏

趙漢

糾劾近倖疏

章僑

懲究內臣以塞弊端以清化源疏

賀一桂

嚴禁外以杜奸諂疏

章僑

全國體以振紀綱疏

王廷

嚴究恣肆內臣以端近習疏

詹仰庇

權奸類一

申逆罪正典刑以彰天討疏

林潤

疏議續輯卷目錄

二十

斥大姦以除惡本疏

孫應奎

罷姦佞以勵臣節疏

王廷

庸穢不堪憲臺疏

朱伯辰

昭國法以絕禍根疏

林潤

黜巨蠹以消民怨疏

林潤

權奸類二

褫奪跋扈權奸疏

高時

劾姦貪驕恣武臣疏

謝瑜

罷斥奸貪以清治本疏

徐學詩

糾奸惡疏

王燁

早正奸臣誤國以決征虜大策疏

沈鍊

究正輔臣冒濫軍功疏

周冕

糾劾誤國輔臣疏

王宗茂

察奸邪以清政本疏

吳時來

亟處大奸巨惡以謝天下疏

張翀

早誅奸險巧佞賊臣疏

楊繼盛

早除元惡以圖安樓疏

董博策

貪橫廢臣欺君惑國疏

鄒應龍

急斥姦險大臣并嚴明例疏

周弘祖

張璠疏

十一

辯明輔臣被論事情以昭公論疏

周弘祖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一

君道類

獻愚忠以答 聖眷疏

楊一清

伏念臣章句孱儒柳蒲弱質遭際 盛時久歷仕籍既

廢而興任每無平文武求退而進位乃矚乎台衡頃當近

僕千紀之時獲遂山林優老之願驚駘又病豈有意於騰驟

朽木不凋分宜供於介爨恭遇

新皇御極圖任舊臣改任今官俾總邊鎮伏讀 制詞屢

有寬朕西顧之憂之 諭夫 主憂臣辱安敢避難

用是扶疾以起千里遐征誠願以其力之所能為者圖報

聖恩於萬一也邇者遽蒙

召還內閣之

命屢疏相誠未荷 俞允進退維谷不知所為仰惟

陛下應運挺生代 天化育日新庶政而機柄獨操器

使群材而權度在已虞舜之好問好察如何加馬大禹之

克儉克勤德斯懋矣

嗣位以來五年於茲敬 天法

祖愛民勤政日有孳孳不自暇逸然而求治之心徒切至

治之效未弘臣竊觀正德年間 乾綱下移權奸竊柄始

則劉瑾中而錢寧後乃江彬海內騷然幾成大亂

陛下起而振之政務歸於 內閣裁斷出於 宸衷近臣
非惟不能與力亦且不敢與聞是宜 天人協應海嶽效
靈柁何近歲日蝕地震旱乾水溢之災曾見疊出至於物
異人妖有近代之所罕聞者 聖德清明豈宜有此皆臣
下奉職不效之過也 臣年老衰非但乞骸骨將就木既
不能仰承 聖眷任事供職若終無一言以去則上負
恩私下干物議其罪莫可自贖矣謹以今日至切至要者
疏爲五事爲 陛下陳之倘蒙留神覽觀 俯賜施行於
治道不爲無補 臣雖屏伏田野與世長辭復何憾哉然此
特其大要若夫 陛下有愛民之心而民未阜康有任官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十一
之誠而事多苟簡其政密矣而夷狄不免於侵陵法令彰
矣而奸頑未見其懲艾其他弊政尚多 臣昏眊之餘不能
盡述 陛下責公卿之所有事責臺諫使得盡言必有陳
其顛末以俟 采擇者矣臣不勝悽悽愛 君體 國之
至

物欲之所漸則於天下之事安能真知其是非得失之所
在務決去而必行之哉此講學所以爲 人君圖治之第
一義也 臣竊聞 陛下在藩邸時 恭穆獻皇帝專教之
讀書令紀善伴讀等官誦說經史一切玩好俱不令至前
一切愉人俱不得在側故 幽潛之德孚於上下恭默之
化洽於臣民 嗣位之初首開經筵祇循 舊章選擇儒
臣日侍講讀又聞 命內閣取尚書以俗說訓釋且爲韻
語以便諷誦至於無逸洪範等編尤加嚴究書史之外凡
百玩好悉無所用天下之人皆謂仲虺稱成湯不邇聲色
不殖貨利周且稱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三
陛下盛德何以加諸是雖 天性高明而 獻皇帝之善
教有之徵矣 臣愚竊謂 帝王之學與書生異不必求諸
文詞之幽深不徒事夫章句之尋摘要在繼其功得其要
而已 經筵有定期然儀衛森嚴勢分隔越恐講官不得
効其忠 日講乃常典然往年或廢於寒暑或阻於風雨
所謂一暴十寒之弊或不能免焉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
厥修乃來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所謂時敏者
謂勉於有所不及也所謂緝熙者繼續光明無少間斷也
臣昔觀京師每見舊時講官其進講也多摘取書中好語
稍有嫌忌者即不以講且其所講不過隨文釋義不能推

廣言外之意以開 聖聰又或於講終獻使語以驕
上心 臣知今日必不為此伏願 經筵之餘 退朝之後
日御 文華殿 命官進講仍乞降之 霽色接以 温
言令其從容開說不許嫌忌其講經也務發明身心義理
之大要其講史也務推演興亡治亂之大原所謂必求諸
道子馬能自得師因而推及今日之政事某事有合於古
某事當用於今某事善可為法某事惡所當戒 陛下疑
神定慮默繹深思聞聖賢義理之論譬猶親近其人監古
人隆脊之原設若身處其地有所疑必形諸 顧問有所
得必措諸躬行如此則講讀之制不虛行講讀之官不虛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四

御製五倫書及故太學士楊士奇李時等所著三朝 聖
諭錄天順日錄等編 君臣答問微然唐虞都俞吁咈之
風百餘年來政事修舉道化隆洽實由於此至於憲陳論
列事情天下方向官迷職來京得入觀 天顏而承 清
問不惟周知事之利弊亦得以見人之賢否逮至 憲廟
稀接大臣而上下之情始見疎遠我 孝宗皇帝弘治十
三年以後時 召太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并尚書馬文
昇劉大夏都御史戴珊等諮訪政務 而賜裁決昌大休
明之氣象至本思之正德年間 視朝稀濶大臣不復接
見以此威福之權下移近倖紀綱法度幾於蕩然 天啓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五

設心常在於詩書理義之中百凡外物自不能奪之本源
澄徹而物理自明推之仁民愛物而無不通放之家國天
下而無不準致治之大本實在於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
大學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伏惟 聖明留意焉
二曰 聖政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我 聖祖稽古建
官以政事大權分任六部即六卿分職之意我 太祖皇
帝始設 內閣簡儒臣居之以備 顧問職論思資望深
者荐加師保職銜以輔養 君德翊贊化猷即三公論道
之意 列聖相承皆不替 召見部院大臣面議政務口
與 內閣之臣共決可否金匱石室之藏不可見其見於

聖皇誕膺 寶曆積年弊政剷除無遺靡惡奸佞登崇俊
良嘉靖之治跡為中興天下之政務必由六部擬議必由
內閣 皇上總攬乾綱 萬機獨斷近臣不敢干預可謂
千載一時矣但 內閣之官自 朝察日講經筵之外未
聞時時接見六部等衙門未聞 召對商高宗之命傳讀
日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又曰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
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夫既不得常接 天顏則交修和
羹所川其方納誨輔德亦或托諸空言及其久也壅蔽之患
生竊亦慮福之人或由是出矣臣願 陛下退朝之暇
進講之餘不時 召見內閣重臣將一切機務面議可否

取 旨裁安六部都察院等官凡章疏之上并臺諫之臣
有所論列亦乞時 賜宣召面加質問聽其盡言不許忌
避庶幾 朝無失政 國無隱奸非惟大臣不敢欺蔽行
私怠忽荒政而 陛下亦得以明習天下之事矣
三日聽言 閣 朝廷之有言路猶人身之有血氣也血
氣一日不流則百病生言路一日不通則百邪作古昔盛
時嗇夫庶人皆得進言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後世以
諫設官其途已狹若為諫官而復不得盡其言則 朝廷
耳目將誰托耶我 國朝設立六科十三道皆以言為責
列聖相承未嘗不以開言路為事言路開則庶政清言路
塞則庶政紊矣 陛下即位之初求言如渴納諫如流凡
科道官有所論列輒下該衙門看了來說又或 褒之以
所言有理其所建白多見 采行言路可謂大開矣奈何
各官人品不同識見各異通達 國體實心効忠者固多
事體未練輕率妄言者亦有以抗直為高者每過乎激襲
見聞之偏者多失其真或一事而辨論無休或數人而自
相矛盾遂至上干 天威每加詰責雖多所冀貸亦或因
而貶黜者有之甚至有下之詔獄者有械繫入京者似與
聖主從諫弗弗者不侔似與 初政聽言之意不類然此
聖德之不能優容其實諸臣有以自取之耳願彼言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六

官雖涉狂妄猶勝絀默雖涉戇直猶勝軟熟論事有過當
其心必自諉曰我所見如此不敢不盡也論人有失真必
曰我風聞如此不得不言也若從而詰責之罪黜之自非
灼有定見確有定守者孰不思全身遠害而為容容唯唯
之歸耶竊恐中外相傳以言為諱弊政無因而祛官邪無
從而糾民隱無從而達天下之事日入於弊矣嘗聞陸贄
之言曰諫者多秉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狂
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為
威德李絳之言曰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
幾就有諫者晝夜思朝則寡減比得上達十無二三故
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况罪之乎近歲以言得罪者臣
不能知其詳悉不敢泛有所指且如去歲之間御史侯秩
論臣不宜入 內閣上激 聖怒降二級邊方用夫秩之
論臣辭雖無據心實無私臣之昏老委不常用 陛下雖
誤用之臣亦不能自強侯秩所言不為無見伏願 陛下
遠師帝王聽言納諫之德近循 初政樂聞讜言之美令
後給事中御史論列時弊指陳缺失及糾彈官僚者一一
親賜省覽擇其言之當者或即 賜施行或令該衙門看
詳覆奏上 請定奪其有未當亦乞 曲賜優容置之不
問仍 召還侯秩復其舊官或令吏部量才陞用豈但愚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七

臣之心獲安而兩京言官皆得安心舉職矣再乞 勅吏部通查一三年來以言得罪之官開具事由疏名上 請或復其舊職或量為叙遷如此則 聖德彌光治功有補凡有言責者咸激奮發執不思所以自効哉

四曰宥過仰惟 恭穆獻皇帝至仁大德克教 天心篤

生我 皇上濟龍升御 出震繼明奠萬國於熙平園群

生於嘉靖推厥本源功德隆矣 皇上嗣位首議尊崇之

典考經據禮至再至三既而采納廷議斷自 聖心尊尊

親親亦既兩盡無復遺憾夫何一時言禮之臣不能推廣

聖上因心之孝紛紜抵牾力持初說終當率眾伏 闕謹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嗷無忌在禮法為不恭在事體為不順上屋 聖怒將學

士豐熙即中余寬奪下之 詔獄加之繁繁或充軍或為

民甚至有斃於杖下者罪誠自取夫復何尤似惟原各官

大抵徇於學術之偏襲於聞見之陋其心惟恐 陛下之

所處者有非典禮將為 聖德之累不思 陛下之所處

者止所以為禮也今經二年矣充軍者無算管遊裔有同戍

役之夫為民者編齒村氓不與表冠之列雖有自新之念

無復自致之門所以節該大臣言官羣有論列未荷 俯

從近該御史張袞具奏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中外臣

文然稱頌既而吏部覆題又復派滋眾心感焉夫 陛

下之罪諸臣者亦因其可怒而怒之俟其改悟固未嘗終絕之也譬如 上天之於萬物霜雪雨露皆所以為恩然霜雪摧折必有雨露之沾涵然後群生得遂未有嚴寒之後不繼之以陽春也 陛下始因諸臣罪狀可惡而寬詢之又因其能自改悔而收復之正合 天道生長肅殺之意臣湖南人也稔聞 獻皇帝察人怨物之量 陛下體

而行之 獻皇帝在天之靈必無不喜且慰矣孟軻氏曰

人恒過然後能改因於心術於慮而後作諸臣抱罪既久

悔悟已深叙而復之必當有以自効伏願 日月回照

雷霆震感乞 勅該部通查言權被罪之人充軍者令其

雷建釋感乞 勅該部通查言權被罪之人充軍者令其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生還鄉里為民者量授一官叙用不幸因筮致死者亦令

有司優恤其家庶足以見 聖德如天無所不包非惟被

罪之人感再造之恩而凡為臣工皆興踴躍愛戴之誠

矣

五曰和衷臣聞之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釋之者曰君臣

上下當同其實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歇會流通民異物

則各得其所所謂和衷也夫 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其情

易踈而難親其分易睽而難合故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

後歲功成 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 上下不

交則德業不成有國者之深忌也 陛下即位之初 召

用者舊委任忠良視大臣如腹心崇獎臺諫時受讒言待
群臣如四體 上下可謂交矣中外欣欣謂和衷之化可
成矣自夫 大禮議興大小臣僚不能仰體 聖心推廣
聖孝各持初見務求必勝 朝廷之上如聚訟然二三言
禮之臣乃援古典執經義以釐正之於是衆論歸一而
大禮告成矣然自是 上下之情不通和德之風不著是
皆群臣負 陛下而 陛下何負於群臣哉夫虞廷九官
濟濟相讓推賢讓能庶官乃和竊觀近歲臣僚正直忠厚
之道微乖爭凌犯之風起惡聞人善而樂談人之過失務
驕仇者不顧 朝廷之事體喜攻訐者不究事情之虛實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二十
公卿降志於庶僚賢否混淆於構議或因一事之失而際
其平生或信一人之言而輒相附和忿戾之氣每形於草
奏交構之辭幾成乎罵詈自古太平有道之世未嘗有此
不可聞於四夷不可訓於後世伏望 陛下恭已賞成
虛懷聽納 元首股肱上下相濟手足腹心相視一體便
上之情必宜於下無壅蔽之憂下之情必達於上無扞格
之患伊乞 天語丁寧戒諭中外臣工各以恭遜相師毋
衆猶忌之風以博大成俗無崇儼薄之行協心以理 國
事如輔車之相依同德以亮天工如巨川之共濟然大臣
皆應僚之表也尤當廓有容之德體包荒之象求賢如恐

不及見善如已有之正身以率下則孰敢不恭乎心以應
物則孰敢不服乎以和典禮之衷予以迂衡平之治大臣
既和則庶官無不和矣然所謂和非和光同塵之謂也不
矯為異所以為和不苟為同亦所以為和古之大臣上殿
論事互有異同下處則不失和氣何者其心公也公故和
凡其比周朋黨相非相怨者皆私心為之也臣願 陛下
和德於上百官和德於 朝萬民和於野漢臣所謂心和
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之
由是三光全而寒暑畢五穀熟而民人育諸福之物可致
之祥澤不畢得豈但災沴可消而三清未盡之年惓惓一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二十
寸之忠所冀 今 留神省察

勤朝講重延納以臻新政庶隆 張 園

仰惟我 皇上不受 乾符嗣登 大寶人心嚮慕千載

一特臣祗以職任事宜塞責應 詔未即盡言非敢然也

固以紛沓章奏已盡諸凡亦以 皇上未有行事而臣固

未得其所言也今自冬徂夏已歷三時謹以三事大端

頗有明微而禹政弘敷盡此攸繫者上為 皇上陳之一

曰 早視朝以肅觀瞻臣惟惟天行健而奉 天者所宜

先惟勤有功而勤民者所最急故憂勤惕勵為帝王相傳

不易之心法以致治良圖誠未有先于是者我 太祖高

皇帝大訓有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十復出迨暮乃

退而朝疏抄 卷一 十二 勤

罷又曰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天命去留

人心向背皆決于是甚可畏也自是 國家 九制隆平

率先是訓今 皇上自臨御以來每 視朝太晚向當

先帝梓宮在殯 山陵未畢之時而晚固以此時 奠獻

几筵瞻依哀慕實以式崇大化之志不欲遽嬰機務之煩

若此者臣固得而解之也今 大喪免矣 山陵畢矣雖

聖心孝思無窮而人心屬望殊切乃 皇上每視朝之際

為 祖宗既退朝之時通運海潮或盡漏移刻鐘鼓方鳴

或曙日盈廷班行未就又視 祖宗退朝之時而更晚矣

且臣僚所切望于 皇上者固欲振久弛之人心也今每

見諸臣退 朝各清明之氣盡消鐘領之程又促恐或廢

事實切憂懼是于臣僚之屬望者而未有以答其心

先帝嗣位之年每朝過早惟二十年之後漸緩 朝儀

復以益行成美托之 皇上今若當 龍飛虎變之初而

不隆 宵旰明作之績是于 先帝之付托者而不有以

成其美臣故以是切望 皇上急為改圖然臣所望者非

欲 皇上一日三朝一如 祖宗之舊亦非欲 秉燭視

事以為過甚之勞惟望 明初發而視 朝日既出而

罷朝則截有規程人心既定時方卷署 聖體亦安所以

樹萬年四海之觀瞻者此其一也 二曰勵 經筵以資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十三 勤

啓沃臣惟帝王之學雖于羣布不同見聞之功由于積累

則一蓋人心易危道心易微一日之暴良不足以勝十日

之寒接賢士大夫之時多猶不足以勝其接宦官宮妾之

時少故必功不間斷者而後可懋其修為又經以載道固

所以盡帝王之心法而一帝一皇一王一霸又各自有心

法之不同史以載事固所以盡古今之治亂而一代一朝

一人一事又各自有治亂之不一講學之功必次第詳陳

始末悉述則知亂生于治而圖治為難否多于泰而保泰

為難邪問于正而去邪為難善雜于惡而從善為難其用

始鑒戒而啟經綸故必義不間越者而後始結其條貫

學君德誠非易易我 祖宗披荆棘擐甲冑於時之至
難學而學者莫先于 二祖自是勤學一事為 累朝世
守家法在 先帝初年其輔臣頌之有曰憂勤惜大禹之
寸陰始終念 高宗之舊學大極典讀之與細包又冊之
繁可謂修為條貫備極無餘至 遺詔諄切猶以廢學為
恨今 皇上初御 經筵宥密疑神恭默體道于諸臣所
進奏講章直講必諦觀詳聽灼有心得其人心鼓動所望
以紹 聖學而甚至治者何如也夫何 經筵方啓而即
罷 日講開日而數罷近復蒙 宣諭 經筵日講俱斷
罷停臣愚以為勵精之初即其如此駸循以後更將若何
皇明高朝錄抄 卷一 十四 講筵
講筵經幄之臣必有為 皇上言者經今數日杳不一聞
夫近代人主有能開聽納復御 經筵則史必特書以誌
褒與 皇上何如主也詎可謂 成命已頒即默下以告
臣故以是切望 皇上速為改圖然臣所望者非欲
皇上竟日窮年以下同于韋布亦非欲分章限卷以苦僉
于章程惟望 於禮部所請 經筵日講之日俱有定期
矣非關遇 大朝會典禮其功不宜少停 累朝所御
經筵日講之書俱有定名矣不可趨為簡掛避忌其或雖
為問越且 內殿清涼亦不侵炎暑繼以盛夏將臨 經
筵難下且儀宜且暫罷其 日講之儀固殊為簡便仍乞

宣諭照舊施行于 日講之官更乞量加員數當講之際
更乞 親賜討論至于 經筵事宜亦更乞 裁定是後
寧期簡約而常行無苦儀文而暫廢所以收存心沃心之
實功者此其二也 三曰勤 顧問以决壅滯臣惟德業
成于上下之交而否泰係夫君臣之際自我 太祖首著
君臣同遊之篇 列聖相承以為太平我 孝宗每與諸
臣論事多或連日夕或移晷君臣堂陛一語然家人父子
之風至今大小臣民猶切頌播至我 先帝為西苑春遊
平臺夜召文華紀盛之時其來諸臣格心謹論造膝嘉話
以成喜起休風明良盛事視 祖宗 列聖尤有烈光茲
皇明兩朝錄抄 卷一 十五 講筵
惟 皇上輿望益隆憂畏臣嘗以大臣入閣奏事必諫官隨
入為 請即誤蒙 首詔嘉納今既數月矣羣臣既無
召對之命輔臣亦無 數語之及歷稽 先朝向所未有
况今士風傾側國是倉皇財用詘乏甲兵疲敝凡可憂甚
危之事舉萃目前雖極力圖惟恐將有失而乃乘以虛文
怠玩之人心臣固有不知其所終者故以此切望 皇上
急為改圖旬日間于退朝之際或日講之餘 首命輔臣
六卿進之 便殿下及臣等但列名諫署亦輪次隨從或
親給筆札或第為 面對令其於見今時政最急且大者
各舉數端即陳所見其言虛實勿浮學累勿泛必求實用

以濟特艱既盡群情隨加 聖斷果常可扶脚 賜施行
如 日月一照臨雷霆一震發盡決疑梗大致新合天下
雖大庶務雖繁固可日 皇上一言括典之而有餘所以
聖 明目達聰之機要者此其三也且自 皇上即位以
來間多浮議即今臣民之踈遠無知者尚有諸臣民章奏
多不 省覽 官中鎮日惟事遨遊若此者固以三者無
勵精之跡以行之也三者既行則人心悅豫 義問宣昭
聖德益崇詭言自息凡臣等所欲言 皇上所當行者始
可期次第而舉矣臣犬馬朴忠煩言瀆冒無任頂越惟
皇上為宗社臣民之留意焉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七不勤五明

慎五始以隆

新治疏

任維賢

臣伏觀 詔書內一欵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
諸人直言無隱欽此欽遵臣惟體元居正係澄源端本之
幾而謹始圖終實其治久安之要易曰君子作事謀始書
曰慎厥終惟其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自古帝王未
有不謹其始而能謹其終者亦未有圖終而不謹於始者
也仰惟 陛下聰明仁孝 藩邸著聞順天應人入承
大統踐祚之初首頒 渙號與物更新弊政則釐革之
舊章則率由之而又聞 諫斯從力行不惑退奸如脫距
進賢如拔茅天下臣民莫不歡忻鼓舞易聽改觀願仰

皇明兩朝疏

卷一

七不勤五明

聖人之作而思見 德化之成也何慶幸歟然而 聖人
莫測愚昧難明最爾草茅愛深望遠不無默議潛疑於萬
一謂 陛下曩者 經筵御矣而徹講太早大臣敬矣而
延接太踈言官論奏間有依違政事處分不無同異謀畫
不專於輔相腹心尚寄於貂璫事干權倖遂寢閣不行罪
本貫盈或資緣得免凡若此者殆由中心好之故見
德而不見威矣 臣竊意 陛下孝友純篤 聖情靜專正
在孜孜默之餘而適當一日萬幾 追尊之禮未墜思慕
之心甫切宜其有未遑者闕於前而補於後將有待於
今日也耶道以思至言以時壅嘉靖億萬年太平之治端

肇於此去故即新懲前慮後軍機之會不可失也臣慙慙愚賤謹述慎始五事條列于左上塵 睿覽臣非不知珠玉填委焉用瓦礫而顧臣於 龍飛下 詔之初觀臣於 鳳曆紀元之始良念臣守雖異忠愛則同誠欲 陛下慎諸始也慎而可以善其後保其終矣惟 陛下能垂萬方之善故小臣敢效一得之愚詩曰采芣采菲無以下體語曰不棄九九之數則嘉謨可聞也伏望 聖明寬採納以勤敬自勵以克瘳自期光 列祖之闕休衍 中興之景運豈惟臣等幸甚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干冒天威不勝戰兢頓越之至

皇明兩朝疏 卷一

十八 臣

一曰務學修德以慎出治之始臣務學非博聞強記之謂經則師其意史則師其迹考古今以昭勸戒論人物以辨忠邪親近儒臣切劘治道 躬覽章奏察納善言窮天下之理通天下之情此務學之大也而其要則在於勤勤則心志開明義理昭著而無他岐之感矣修德非彌文外飾之謂靜則養其性動則節其情存祗懼之心以畏 天矯愛憎之偏以應物出入起居罔有不欽視聽言動率歸於禮嚴忿忽之戒絕密密之萌此修德之大也而其要則在於敬敬則天理常存人欲不肆而非僻之子矣二者交養而日進無疆則 皇極以建化源以清大本正而天下

之治可成也董仲舒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之謂也 陛下春秋英睿睿智夙成及時有為心逸功倍當務之急莫先於此惟 陛下留心幸甚

二曰親賢遠奸以慎輔治之始蓋君子小人勢若持衡不容並立 人君用舍之際實開治忽之機內君子外小人此泰之所以吉亨也 陛下雅重耆碩不喜佞諛堯舜之資殆不過此但董陶涵養貴謹其初今與士大夫接不過視朝數刻 經筵片時而 尊嚴如天咫尺千里雖有嘉謀忠言何階可達臣愚以為師以道之教訓傳以傳之

皇明兩朝疏 卷一

十九 臣

德義保以保其身體此古之義也 陛下退朝之後必當數召大臣相與圖事推誠盡禮不為虛文其 經筵勸講亦須 虚心盡下假以 溫顏及釋管諷有疑必問非盛寒暑不可廢遠侍御僕從擇正人以充之直諫多聞踰常格以待之正心養德必有助也至若趨和承顏逢迎導款此奸人也厚貌深情妨賢亂正此奸人也招權市寵背是從非此奸人也而九恃私恩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寃伺間隙惑溺聰明者必深排痛絕使無所售其術而容其欺知之必去去之必決無係吝也將見 大明既升群

而康唐虞少治可以幾也蓋之戒雖曰任賢勿二去邪勿
疑此致治之良規直王之求鑒也惟 陛下留心幸甚

三曰聽言專任以慎水治之始古者諫不置帝自公卿大
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所以廣視聽而防壅蔽也我

朝科道之設既有專職以隨言盡規而 皇上布告之條
又許人直言無隱是以嘉言罔伏讜論時聞諱復者似於

頻煩諷切者隣於譏訕援據者幾於撥入指遠者類於迂
闊詞激者近於沽名慮深者嫌於過計然惟求其濟世興

邦之益而無計功謀利之私言之必聽聽之必行之必
果甚至犯顏逆耳亦當獎借優容必求諸道其或因論列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二十一 任中則
以濟私傲驕劾以復怨詭欺驚愚言非急務曲以阿世則

又不可不察也方今 聖明在上任職惟良員無冗濫各
得其分乃簡厥修罔公之戒成王曰勿誤于庶獄庶慎孔

子曰先有司此專任之意也 陛下誠能以格心屬輔相
以進學青講官以進退人才聽之銓習通融財賦聽之民

部據禮守經聽之宗伯選將論功聽之不其懲奸殲惡聽
之法吏程工謹度聽之司空激揚補察聽待行其言糾

率澄清風憲得伸其志矧可持循事無掣肘不抑奪於
內批不遷惑於眾口不阻撓以近習不煩擾以紛更臣勞

於下功歸於 上天何為也先民有言受諫則明拒諫則

昏又曰為政莫先於守法有言是者盡其忠有官守者盡
其職群策畢用庶政無廢治道之成斷可必矣惟 陛下
留心幸甚

四曰重吏安民以慎共治之始蓋四海之利病係於斯民
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於守令之賢否故曰守令民之師

帥所以承流而宣化者也其可忽歟今群僚長吏遴選則
上於銓曹而獎率則由於撫按是亦守令之綱也秉心惟

公則愛憎取舍之不偏激揚懲勸之皆當賢者得以安其
位而行志不肖者無所用其伎而肆奸此民之所以安也

然而尊者易驕卑者易凌為之上者殊情異尚甲是乙非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二十二 任中則

或以安靜為因循或以興作為生事或以忠厚為遲鈍或
以老成為迂闊或以介特為簡傲奔走承順者謂之能辦

集期會者謂之敏此曰賢可舉彼曰必不可舉此曰不賢
可刺彼曰必不可刺旌揚或因於善擢擊或逞於怒將凡

逢迎奔競之徒興而循良實行之風泯矣臣愚以事貴協
恭不宜獨任莫若巡撫有所舉刺則下巡按覆覈之巡撫

乏焉則科道等官苟當公事於其地者亦可移屬薦勸必
其彼此同辭見聞一轍然後從而進退之設其幹理操持

不無可錄而封章薦剡脫或見責則亦蕭若藩臬守巡之
署而博參臺諫輿論之公量材登用無輕棄也臧否據之

撫按而斥陟之銓衡而又為撫按者同心合力互察交
稽惟以人才為可愛而不以形迹為拘惟以賢否為去
留而不以好惡為進退獎之重而待之優期之深而望之
遠不記其舊惡而開其自新不錄其暫失而責其後效則
公道昭明人心奮激吏稱其官民安其業其間聲最卓絕
者亦宜準昔人故事或 聖書示勞或章服示勞或增秩
賜金或錄屏書績俾得專於化理而布其才猷久任而起
遷之非過也亦以為民也曹曰在知人在安民朱熹曰幸
相擇監司吏部擇郡守則 朝廷亦可無事此探本窮源
之論守約施博之道者也伏惟 陛下留心幸甚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王三 任六

五曰養將治兵以慎防治之始夫安不忘危大易所訓文
事武備聖人所兼古者不以無事忘戰良有以也方今
聖明在上大德誕敷萬國歸德靡疆四方無金革之聲
口不言兵茲惟其時而何犯是不趨耶蓋宴安易溺儆戒
難忘而不蠹始於虫生法弊由於人壞我 朝兵將之制
內則總之以府部而外兼聯之以重鎮其養之厚教之嚴
擇之慎悉臻其極設奇制勝將不之良而舉隊振頽兵自
足用故法無不善或奉之者慢之也 禁旅畿兵不容置
喙以在外者言之兜黎之曹本由膏梁而作養之方亦殊
曠缺上之所以致待與其所以自期既多乎凡苟且無以

端其本於前及其以序而承家循賞而遊事又多玩愒卑
污無以矯其習於後翰畧則不閑也騎射則不習也城
支資賸削曲怙勢輕典靡不為之至於城池器械之當
修亦廢棄而不省而撫按守巡之就闕或督率而未嚴卒
徒懈於私役體使非其素儲其或羽檄方至桴鼓甫鳴固
已睢眙震縮而股戰心寒矣而况以行伍有限之財供將
領無窮之欲鎮守欽之都司都司欽之衛所衛所欽之軍
旗家無餽備身無完衣名徒掛籍力不兼人何望其敵愾
禦侮也臣愚以為修武在治兵治兵在擇將擇將在素養
素養在申法武并適于方其幼也悉養於學校之必至而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王三 任七
不狃於規提學專其責守巡課其能撫按獎其進第其
優劣而籍之以為異日委任之張本及其長也克任其官
考之必嚴而不容以倖進撫按司其柄守巡勵其成本兵
眾其實別其臧否而刑賞之以示多官懲勸之典常礪其
氣節治其驕慢察其穩占止其誅求慎屯田之修飭馬政
之廢申律例之禁謹戎器之除訓練於無事之時振作於
有事之際將帥其兵兵愛其將孰敢慢其上以殘其下者
耶若其才之可以推轂而授鉞參謀而制閫固自有文武
之科推選之制足以羅而致之而駕御之方鼓舞之術
乘之運則又 廟堂之上自有其人誠能專其任而不撓

其權何患將之不養養之不擇擇之不良而兵之不治也
易曰君子思患而預防之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
患此保治之要法經遠之宏圖也惟 陛下留心幸甚

立本慎幾明法以廣 聖德以保大業疏 沈教

臣惟人君繼世而有天下天下之大主之一人上有宗廟
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蒸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
子孫長久之計一日而委萬幾之紛董一舉而係萬世之
仰瞻苟願治之志未定而治道不于其大者圖之則德意
不洽于民心何以享治安之盛基業勿延於可繼何以紓
負荷之隆若道缺失而天下將日去矣自古聖智之君必
致念於修身立政之本而加慎于重熙累洽之時以之圖
治則功成以之享治則澤久有道之長良不誣也仰惟

陛下德妙日新業承富有夙夜孳孳勵精圖治期登天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二十五疏一

於全盛之歸蓋廣德而保業無所不至矣 臣等方將仰成
不暇也尚復何言哉但 臣猶有見聞不能緘默自分愚昧
不識忌諱敢試言之而 陛下賜垂覽焉 臣嘗考宋儒之
言曰天下有三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大本一心也上
得天心中得聖賢心下得兆民心是矣大幾萬變也一曰
救弊之幾二曰用人之幾三曰應敵之幾四曰行師之幾
是矣大法三綱也一曰君君之法二曰父子之法三曰夫
婦之法是矣是三大也德之所由行而業之所由因 陛
下不可不加之意焉者也 臣請疏其十目條舉今日之事
而縷陳之嘗聞 陛下登極之日早雨旂霽五色雲見天

心之昭格是固有屬於嚮明而致理矣邇年來旱乾水溢南甸之羸疴弗食山崩地裂西土之變異戾常方春而地震不寧幾遍天下今淮揚且苦疫癘大行矣入夏而風霾屢作竟至經旬今寧夏又報風火延燒矣若是者是殆天心仁愛之深乃時出夫驚懼之象而人事脩省之實豈莫穰夫君致之愆也 陛下之於天心固宜自考其符否矣然則敬 天之怒上帝是祗者今可少自暇佚哉 陛下即位之後 親幸太學起川老成賢人爭輔是誠翕然於聖作而物覩矣邇年來 經筵日講一暴十寒聽諫納言甲不移乙道撥法守可徵也所以遵用之者何如 咸憲皇明西朝疏抄 卷一 二十七 沈三

下加志窮民者今可漫自怠緩哉 陛下總攬乾綱因勢而利導事制而曲防所以救弊者初亦甚可觀矣而迄今則殺人者不抵坐似有以開釋視民命之端蓋國者免發遣亦何以嚴悉除奸黨之戒織造之官是矣恐憑賊社者不顧杼柚之空龍虎之歿建矣求福利者弗學藤鼠之耗夫救弊猶防川也不惟其隄築之捍而又從而決之則未流不可復塞矣然近者諫官還奏而太監王堂之撥軍遂寢則又懋昭 聖明而參而之漸杜矣說者以為弊之有救其幾正在於此語曰履霜而知堅冰雨雪而先集霜非 陛下所宜深省者乎 陛下分正庶職登元臣於休皇明西朝疏抄 卷一 二十七 沈三

武舉所以預待乎應敵者慮非不周矣但一遇有警所在
動搖月糧乏而屯之政勿修連營借給 內部矣楊腹
之兵何以驅其力戰長技設而少射之訓弗習臨時以卒
予敵矣束手之卒何以望其成功失事之戮不赦於玩寇
之官則曰姑責後効也而倉卒孰有効死辟難之科不行
於政衛之職則曰方有新詔也而京師誰與守衛應敵之
機殆委之不察矣奸宄之萌盛世亦不能免 陛下專設
總督於兩廂時遣總制於三邊所以定計於行師者備非
不飭矣但一旦多事飛報旁午腹裏之患似不足平而請
調邊兵或見於潢池之竊弄邊疆之急我則何恃而檄取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三十九 沈五

辭而欲加之罪若是則君使臣以禮之道乖矣將見忠賢
鮮而讒佞日米臣為今日所甚懼也人道之久本乎父子
之有親而父為子綱則子之備極其孝者亦視分之限制
何如而其大則在於無違耳 陛下議隆大禮而兼盡至
情則既行之曲當矣但議論攪擾而意見或不定因心之
孝本無窮已而儀文崇厚禮宜有以制情罔極之恩自難
報稱而 位號尊隆名必須于考實自 王國而統天下
天命人心固自有在也然始封之地 統緒當存而不可
忘其所由興先 尊尊而後親親天理人情於是為至也
然 大禮既定邪說可廢而不必徇其所偏執由是而天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三十九 沈五

夫臣之有言也既如前但言或有過心則無他惟陛下採而擇之因言以考實不以為可棄而以為可行省察於念慮之微體驗於事為之著持循於朝廷之上檢束於燕獨之時事天必脩德以召祥致治必法古以建極御民必行仁以成化救弊必拔本以塞源用人必信任以責成應敵必治內以攘外行師必推故以布威君臣必孚誠以合道父子必則義以弘恩夫婦必養福以達順如是則聖德之治豈以廣大大業之固益以永長矣臣不勝惓惓願望之至

陳愚見以保治安疏

譚

臣伏讀易傳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此政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意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今天下事至正德十六年歲入危亂其去敗亡者無幾矣皇天眷祐九廟有靈萬生聖人入承大統天下臣民思安如救溺頑治如拯焚圖存如追亡陛下即位以來奉天動民賞善罰惡痛懲前弊革故鼎新罔未嘗不汲汲圖治以答群望也臣以為今日之事治之名則有矣治之實則未也夫事常患於名勝而實不足天下無治之名則君臣之間尤以為未治思有以圖之惟其名勝而實不足則玩愒歲月坐失事機不惟其治而亂已潛藏隱伏於其中矣昔賈誼在漢文帝時欲為之流涕為痛哭陛下之聖明遠過文帝臣之愚尚不如賈生陛下自以為今日之事比之文帝之時為何如也臣竊憂之憂之而不言言之而不盡其心皆非所以勉修職業圖報陛下也是以輒忘愚陋不避斧鉞謹條陳四事一曰澄聖慮以鑒典戒一曰親大臣以脩時政一曰開明辨以新聖學一曰容直言以廣聖德臣昧萬死為陛下獻陛下察臣之心矜臣之愚不錄其罪不以苛非見遺少加採納庶幾於新政有補萬一

死其無憾矣。聖慮以聚興衰臣竊謂天下事無大無小要必歸於人心思慮之中故孟軻氏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天下事若委置之思慮之外漫不經意鮮有不顛仆者。仰惟 陛下上承 祖宗萬世之基其下負中外人心之仰望以一人而御四海之廣以一人而應萬物之衆所若者何地所守者何業可委而不切於思乎。臣以為不必遠求唐虞泛觀千古請於 孝宗一十八年春至隆盛 先帝一十六年幾入敗亡少摠 聖慮究其所以。在 孝宗朝其教畏 天戒者何如其恪守 祖德者何如其親信大臣者何如其開納忠讜者何如其培植 國脉者何如其愛養民力者何如其慎重名器者何如其寬征薄斂者何如其使諸司不失其守者何如其使人人之樂於効用者何如。至今父老言及 孝宗朝政至有泣下者蓋思慕之切真如赤子之於慈母也。在 先帝朝一切反之以致末年大壞極弊宸濠乘隙而妄竊寧府諸宗室以此而連禍茲皆 陛下在 燕邸時目擊耳聞非臣子所忍一盡言也。臣以為宸濠之變 先帝啓之寧府諸宗室之死宸濠使之使 先帝守 祖宗之法體 孝廟之心則宸濠必不敢妄竊 神靈而寧府諸宗室不遭屠戮保全國家矣。臣知 陛下於此固未嘗不為 先帝惜亦未必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三十一 譚二

不為寧府諸宗室痛也。然深宮無事之時夜氣清明之際於 先帝之所以招亂 孝宗之所以致治曾一仰思之乎。今日 朝政敬 天法 用人行事親賢納諫勤政愛民果能一一皆 孝宗之舊乎。亦或有一二已蹈 先帝之失乎。臣以為殆未之思也。登極以來惟改元一詔深類 孝宗行事所以收拾既失之人心培養已喪之元氣 宗社萬年靈長之命脉正切於此改元之後漸不如初矣。今日之事又漸不如元年矣。一二年後臣又不知為何如也。臣願 陛下凡一切舉動添其念慮此在 孝宗朝何如其在 先帝又何如務痛懲其所以如 先帝朝者力追其所以如 孝宗朝者由此而進之。三王五帝不難到也。若但苟且因循漫不著念臣恐養成禍本紀綱壞於上風俗壞於下民愁兵怨 國步日危後之悼念亦如今之悼昔也。詩曰殷鑒不遠孟軻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此 往稷與衰之介天下治亂之機惟 陛下其深思之。親大臣以脩時政竊謂內閣大臣在 陛下為腹心之寄六部大臣在 陛下為喉舌之官故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謂之曰元首股肱蓋言君臣相為一體不可岐而為二也。陛下所以處之者貴親而不貴疏在心而不在外宜着實任不宜禮貌虛文今在位大臣一切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三十一 本

事務託之章奏章奏之外竟為限隔臣以為大臣不時
宣召相與商確政事茲在唐虞三代聖帝明王之遺唐
宋英君詎辟行之我 國朝 太祖 太宗 仁宗 宣
宗 英宗 孝宗行之最限隔者 先帝一十六年在位
大臣未開一 宣召 先帝時 朝政日非其悞正在此
陛下登嗣寶位已入二年其諸大臣曾幾蒙 宣召相與
議及時政乎不意 陛下之聖明乃於 先帝之已悞者
不改圖也臣願 陛下自今以後但凡一切事關機務政
切大體者宜御便殿宣召大臣相與商議斷自 聖心以
決行止如是在臣下不致多煩章奏 陛下不致多煩
聖明兩朝疏抄 卷一 三十五 禮部

陛下泥而不行意者謂其為舊規乎所謂舊規者非我
祖宗列聖之舊規非漢唐宋英君詎辟之舊規非唐虞三
代聖帝明王之舊規特我 先帝朝之舊規爾况凡事當
裁以大義度以經權事當更化何拘於舊規事當守成何
拘於創立臣願 陛下急改圖之以上述 宗社之福
下蒼蒼生之望者在此也開明辨以新 聖學 竊謂開
人君之致治本於道人君之求道本於學故堯舜禹大聖
人也生而知之若無待於學矣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曰精曰一曰執者明雖生知亦未
嘗不資學以有成也學而有切于治道有補于聖心臣以
聖明兩朝疏抄 卷一 三十五 禮部

群望豈復有加於此哉然道在六經有是非得失邪正之
歸事在諸史有公私理亂興亡之鑒勸誨之臣所以啓沃
開導 聖心者要不出於此然 天威嚴重下情慴感而
義理之在經傳又非急遽嚴憚中所能盡意兼是三者欲
其有所啓沃開導恐亦難也在臣下進於空談或者無益
于治體在 陛下徒為色受或者無補於身心臣願 陛
下自今以後儒臣進講之時少降 威重賜以溫顏及獲
問辨咨訪道理於一章中或要指未會於一句中或體認
未明何者於政體最關何者於治道殊切務虛 聖懷究
極所以如是則勸講之臣舒徐展布必能盡其委曲發其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三六 禮六

有佞言伊尹告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
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傳說告高宗曰木從繩則正石從諫
則聖是古之聰明睿智之君未有不求諫為急也而賢
邪相與曰天下如人一身一身必血氣周流無所壅滯而
後能無病從諫者使下通上意上達下情如血氣之周流
於一身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治亂之間係言路而
已我 國家稽古定制設立給事中御史等官寄以言責
蓋防臣僚不法時政失宜 朝廷用之為紀綱 陛下委
之為耳目凡官曹設施措置乖方刑賞踰制 朝廷政事
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其舉劾言雖過當亦示曲全無非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三七 禮七

曰 國家之患孰為大向對曰大臣持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能上達此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此下令吾欲進善有謁而不能通罪至死晉平公且如此况不為晉平公者乎望 陛下擢山澤之通大虛受之量勿罰及無罪以失平明勿阻撓職官以壞執守勿過罪言官以喪士氣勿常差官校以搖人心勿濫賞外戚以重民力勿信任巧飾以蕘眾怨遵崇 祖訓禁却時失虎已以受犯顏必容上以彰 陛下好諫之誠下以免 朝廷舉動之失雖堯舜禹湯文武復出不是過也以上四事臣一得之愚感時念切遭值 聖明不知忌諱上冒 天威不勝戰

卷一

三十八

罪之至

稽古脩德以答 天眷疏

周相

臣竊惟黃河之清所以應聖人之出天生 陛下為中興之主固宜有是澄清之徵然河之未清不足以虧 陛下之聖清而張大喜祝之臣從而文飾之竊恐諛佞之門漸開大非 陛下遠宗帝王之意臣嘗聞之伏羲之時闢出於河禹時書出於洛文王時鳳鳴岐山成王時海不揚波此皆 帝王之瑞而今昔所共誇者然四聖人不聞有致祭于河洛山海之間而瑞傳于今蓋烈今 陛下黃河之清固與四聖人同瑞者而獨遣官瀆祭者豈不自異乎聖人哉夫以 陛下敬天勤民七年而始得與四聖人同瑞皇明曲朝疏抄 卷一 三十九

以一旦祭非其禮而不得與四聖人同傳以世為天下法豈不深可惜哉禮官不能遠稽古昔以大將順之美而獨近採末事以襲凡陋又不重可惜哉且河之澄清效靈決非區區河神所能得私者今獨祭諸其側得無棄本從末而河神又焉敢貪天功為己力乎奉祭神既亦非所宜臣仰窺 明旨免賀則 陛下亦既昭察禮官疏請之非典特以 聖度包荒不欲直拒人故姑 任其違官祭告一節以示不當從之意但 聖意淵微類非臣民之愚所能深察臣恐繼是以祥瑞獻諛者或踵接於四方也臣願 陛下特罪其祭修德答天親賢納諫稽古垂憲且三復

太祖高皇帝諭丞相汪廣洋之言、勅諭天下臣民、凡祥瑞不必奏、凡灾異蝗蝻、即時報聞、如此則、聖德有徵、天心悅豫、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宗社臣民不勝慶幸、臣冒昧觸瀆、無任戰兢、隕越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四十圖一

保泰九劄

吳時來

臣聞履泰不難、保泰難、故易於泰之九三、泰之極矣、而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重致其艱、貞之意、蓋慮時之不能常泰也、以光舜之聖、嘗慮虞之際、恭之極矣、而曰克艱厥后、克艱厥臣、尤叮嚀於嚴戒、性之憂、蓋言泰之不可不保也、以今日之天下、陛下視之、豈不幸其太平無事、謂既泰矣乎、不獨陛下以為泰也、臣愚亦以為從古熙皞之世、亦若未有今日者矣、然臣愚獨有憂焉、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若上下不交而志不同、君子之道不長、小人之道不消、則謂之否、臣是以憂之也。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四十圖一

敢以君德之大、與政體之要、條為九劄、上陳太約鑒微、慮著欲通上下之志、明消長之勢、令久安長治以圖、永億萬世無疆之業耳、伏乞 聖明親覽而施行之、則宗社之福也、緣係恭 進保泰九劄、以光 新政、以降萬世無疆之業、事理未敢擅便、為此開坐謹題、請 旨。
第一劄曰、致戒懼、臣聞堯之咨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夫堯知舜之大聖而授之天下矣、又何慮舜之不克保、而以困窮永終之語戒之也、凡人之情有所畏、則克戒懼、無所畏、則不克戒懼、至於人主深居法宮之中、習於安樂、易於怠荒、方其為安樂怠荒也、

從而告之曰是所為困窮水終也則困窮永終之事未有其形不見可畏既以無形而不畏而其為安樂怠荒也日甚然而人心天命自此去矣此荒之所以誠葬而首啓之以執中之說也臣惟天以天下之大托之陛下先帝二百年全盛之天下傳之陛下不識陛下將安享其盛以為無事而一無所動心乎抑以天命去留之幾不可期人心向背之伏不可測而務戒懼乎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以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臣觀陛下天性高明聖度博厚御朝聽講思道求治誠若克自抑畏然不知退朝之暇亦如御朝之時乎入接宦官宮人之時亦如接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聖子 奉 燁 賢士大夫之時乎臣願陛下靜而自思嘗存戒懼之心求悟執中之旨以為祈天永命之基伏讀太祖高皇帝造觀心亭謂學士宋濂曰人心虛靈乘氣機出入操而存之以為難朕罔敢自暇自逸此太祖之克戒懼也成祖文皇帝諭近臣曰朕每退朝默坐未嘗不管束此心為切要此成祖之克戒懼也臣願陛下遠法堯舜近法二祖也誠近法二祖則必思所以操存此心罔暇逸矣則必思所以管束此心為切要者矣此心既定一中常在將見四海永賴矣天命益固陛下將保此全盛之天下以傳之萬世豈不休哉是臣愚所深望於陛下第

一義也伏乞留神 第二劄曰端遊華人皆曰陛下好遊幸臣愚以為遊幸者陛下之過也特遊有善有不善所與遊得人不得人耳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此遊之善也流連荒亡為諸侯憂此遊之不善也齊景公與宴嬰遊而作君臣相悅之樂此與遊之得人也魯隱公觀魚于棠而僖伯稱疾不從此與遊之不得人也宋太祖與諸臣賞花釣魚賦詩我太祖與宋濂同遊令侍臣賦醉學士歌且諭曰俾後世知朕君臣相樂居此也此皆古今美談然則遊幸何可無也惟與遊得其人則遊自善可以為度與遊非其人則遊自不善可以為憂惟陛下審其所與遊者何如耳臣愚以為陛下退朝之後欲遊幸某處盍召一二輔臣同遊或敷陳道德或商確政事或歌詩或寫字蓋堂陛禮嚴下情每阻於上通不如遊幸之時稍畧形跡藹然如家人父子使諸輔臣有讜言忠益得以造膝上陳人將指此遊曰是虞廷廣歌氣象再見於今日豈非曠古盛事耶如此則遊幸正為訪道問瘼之賢臣猶恐陛下之不好遊也不然流連荒亡般樂怠傲損令名傷大體臣竊憂之遊何可得也是端遊幸所以為怠荒之防也伏乞留神 第三劄曰戒嗜奸夫淫聲艷色之移人也久而不

覺其入焉故自古邪人欲投王人之意而陰移其權則必
多為玩好之具以誘人主之好故誘以好色所以移人主
之目誘以好聲所以移人主之耳人主不察其意因而視
之聽之以為此小節無傷也不知一有嗜好即生悅樂一
有悅樂必至沉溺此不足別為淫巧以充之玩好日深政
事日棄精神損於內聲名損於外是故耳目之嗜一成而
國家之敗由之彼邪人亦豈謂其禍之至此哉其初意每
不喜其君之持正則彼無所利故多方求悅其君非真愛
其君也不過為固寵之計而其禍乃足以敗人國家甚可
寒心也昔太祖謂宋濂曰自古賢哲之君知天下之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甲申 奏 保也遠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頌久而
不厭後世之主當天下無事侈心縱欲鮮克有終蓋誠深
慮於此也宋儒曰人主之心惟在所養養之以善則善養
之以惡則惡夫所養之惡孰有過於聲色哉臣仰窺 聖
德恭儉必無此好誠恐邪人有以此而希寵者伏乞 陛
下審察於此見美色必思曰是蔽明之物也罪之見淫靡
必思曰是蔽聰之物也罪之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誠
養心養德之要務也伏乞 聖神 第四劄曰 綸音
臣誠觀 陛下每臨朝雖雅穆穆蓋有大舜恭己正南面
之度焉矧稱無為而治不言而信以其有五人為之左右

贊襄也今 陛下得毋以在位者師師濟濟固有所謂五
人者足倚任乎臣聞舜雖曰無為雖曰不言而都俞咈
未嘗一日不接見亦未嘗一日不籌咨焉臣愚願 陛下
退朝之後日講之暇 召閣臣一發 綸音臣竊想 陛
下所以慎重而不發者必將曰言或不善則人或議之故
特慎之至耳臣愚以為帝王之言不必皆盡善正在因其
不善而與天下共改之臣聞 太祖嘗謂徐達曰人之行
事一時知慮有未周及既行之後亟欲更之已無及矣其
間有未盡善者諸公宜執正請亟為更張誠 帝王之度
也故言雖善君不聽人言而執持之猶之乎不善也言雖
未盡善若能聽人言而速更之猶之乎善也弘治之政於
我 朝獨稱盛焉亦以 孝宗皇帝延接群臣而諫諍請
讀之官日不離左右得以獻其可替其否而表意良法遂
因之而旁達於天下也今以庶事之煩不必勞 陛下一
一親裁定之而問之也章奏之煩不必勞 陛下一一親
翻閱之而問之也任 聖心所欲為與所急務者隨 陛
下之意發一語商一二事令諸臣 面奏可否臣見 陛
下誠一宣召之而臣工之惕勵自萬倍也誠一咨問之而
風聲之暢達自萬倍也大舜恭己之化正在於此夫諸臣
之事 陛下猶父也 陛下之視諸臣猶子也焉有父子

不接一語而情得通者乎臣誠願陛下之一發 綸音也所謂事約而功博也伏乞 借神 第五劄曰習奏事臣聞敷奏以言漢唐宋之盛皆有 面折廷爭之臣又曰以口舌爭則不獨以封事奏而且以口奏矣故封事雖千百言不如口奏何者以 上易知下易達也或者以 大庭奏事尤恐 聖覽未遍 聖心未達難於對衆處分臣愚以為不然今此諸臣中有聰明如 陛下者乎此心無之矣但諸臣親之故習知之耳 陛下未嘗親之故不知之耳夫以素不親習之事一旦而欲諳練若素官然即充弊以為病矣臣愚以為此不足為 陛下患也患在不親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四六 表六

而習之繼自今誠親而習之未有竟不能知者也 臣愚以為稽定 大庭奏事之儀尤須復 會極門奏事之規故事 會極門封進章疏 列聖於此親對諸臣批答 臣曾見有 寶座在焉今政務雖煩其大者日無幾也章奏雖煩其切要者日無幾也 陛下亦何憚於此不一親之習之乎誠令各部院科道擇其大而切要者如軍情聲息地方災異民間利害疾苦不公不法弊端奸萌等事務為明白簡易之文或每日一見奏之如妨政病國之甚者仍口奏 大庭 陛下居高而聽之若不 省覽則亦徒然無益矣 臣愚即請 陛下留意知 大庭之奏者必軍情聲

息也必地方災異也必民間利害疾苦也必不公不法弊端奸萌也須納之 御前即退 御會極門 召奏事者問故如此日以為常一日習一事知一事明日又如之日之間可知一事矣由此窺有不盡知天下事者乎臣聞成祖謂侍臣曰朕於閑暇作書製筆精妙甚稱人意因嘆臣藝如此豈是生而能之亦由積學所致今之學不及古人亦由自怠之過臣未嘗不竊嘆 成祖之因書悟學也臣願 陛下勿以不知自為耻惟以不親為憂長存積習之心毋懷自怠之意庶天下國家之故可以漸致通達而坐剖之豈非萬古不世出之 聖人哉伏乞 借神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四七 表七

第六劄曰 嚴禁言夫聖者代言也天子代天言宰相代天子言此自古若相相須之義必然之勢傳曰天子之道惟在責相蓋如此也 先朝批答每與輔臣面相可否輔臣擬 旨奉 御筆親裁然筆機煩瑣一時 覽者不竟未免調 旨封進內或閣臣所議未當 上心有欲改更者亦必發下閣臣再看詳過然後批發所以重王言求其至當也書曰爾有嘉猷嘉謀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宋臣歐陽脩有言天子曰可宰相曰不可天子曰是宰相曰非夫宰相何敢與天子爭是非可不可也蓋欲求其至當服天下人心也自七月以來批答 嚴旨文理未

協者有之事體未當者有之中外駭異以為此 皇上親筆也則閣臣何不爭之於內或閣臣擬票即則又何以稱順之於外也又安知不有不出閣臣之筆閣臣不得而知也或有未經 御覽不由 聖心 陛下不得知也臣愚以為即今發票務遵成規其合 上心者行之其有未合者須發閣臣明示 聖意再三詳看 更之未為不可也如不由擬票徑從 內批者若事理未當容閣臣執正閣臣不以言是閣臣不得行其志又何以處居其位容臣等指斥之矣是重票 旨所以為難政之防也伏乞 留神第七劄曰 慎傳奉夫傳奉者 特旨也以其無前事而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四八 朱本

覆請 旨定奪然後施行當必以部議為必可據弗以內降為必可行即覆議未當 上心亦必下之閣臣擬票安妥至於 聖明果有美意欲行亦必先與輔臣商確庶政體歸一而 朝綱以肅若事體未當該部不以執奏是部臣不得其職又何以處居其位則容臣等彈劾之矣所謂慎傳奉所以為候政之防也伏乞 留神 第八劄曰弘虞受 陛下自臨御以來旌 召遺直延納忠言既而厭言官之不諳事體者一聞都給事中馮成能之言又慨然 溫俞之美 陛下之仁不惡切諫如此故凡懷仁抱義之士孰不爭趨 召命一扣 屢前生其胸中之蘊故諸臣之不憚切諫者無非一念之誠亦仰 陛下之仁能容之也易曰拔茅茹以其彙貞吉此泰之象也臣方為今日賀焉近因太常司少卿周怡進言言味致動 嚴旨黜之外省怡言誠誕 陛下薄譴之誠是也然臣觀諸臣中稍稍志意消沮敷陳修飾恐不得復如前日之慷慨而激切者且使海內願進效忠之士或生思歸其隱之念則彙征之吉又轉而為彙征之凶萬一事所不敢言誰其言之恐 陛下自此不得復聞直言又何從以復彰 陛下之仁臣愚以為言之當而容之非 陛下之能容也彼其言之當也惟其言之非當而容之乃 陛下之真能容之也

斯舜之所以為隱惡而揚善也夫以怡之身而以狂言
忤先帝 而先帝謫之今蒙 陛下召用之又以狂言
忤 陛下而又被謫怡兩立 朝而兩見黜為怡得美其
如 陛下召用之初意尚淺願 陛下即下 溫旨大開
言路仍 召怡補之原職使天下之人聞之仰 天地之
大見日月之更則怡不得冒進言及謫之名而自古人君
納諫之美名皆歸於 陛下之一身庶善言得以日進於
前而奸萌不得以潛生於下矣伏乞 留神 第九劄曰
禁誣指夫誣指者告訐之漸也小人欲害君子則必創為
誹謗之說或更為違抗之論夫加之以違抗誹謗之名則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五十一 奏李 德
人君不期信而自信之一旦怒觸雷霆雖救之不可得
已此風嘉靖末年最盛趙文華以之殺李默胡濙以之殺
楊允繩林恭以之殺馬從謙致使天下奸險壬人九挾私
忿者持此一說以挾制有司傾陷良善而怨聲至今未磨
也彼小人不過為報復之計以伸其私憤而乃使 朝廷
之上無故而罪一人成一過塞可為寒心傳曰欲加之罪
何患無詞此風一長非 國家之福也今蒙 陛下昭雪
冤抑臣知其無此患矣臣愚以為不申誣指告訐之條則
惡無所懲永樂時有校尉訐朝臣謗毀時政之失者 成
祖曰此必誣之蓋朝廷未嘗行此政彼安得有此言命錦

衣衛訐之果挾私忿誣之因曰人主聽言之際豈可不審
向若不察則死誹謗者多矣即付之法司此其明驗也夫
委質縉紳之流安有誹謗之事不特無誹謗之事身依日
月之光將順不違又安有所謂抗違之意也罪以誹謗則
誹謗矣罪以違抗則違抗矣臣聞天下有道君子有所恃
而敢於為善小有所憚而不敢為惡今後願 陛下照
亮天下臣子原無違抗之心誹謗之事如有告違抗者即
以違抗之罪罪之如有告誹謗者即以誹謗之罪罪之庶
奸險不得竊視人主之好惡以行其中傷之計賞罰得中
舉指得宜而人心服矣伏乞 留神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五十一 奏李 德

敷陳大政切務以裨中興盛治疏 夏 猷

臣自通籍至今叨荷 國恩十有九載念昔經事 先帝

濫厠瓊閣未效涓埃旋蒙謫調浙綠收錄薦歷外臺頃者

皇上龍飛御極臣以服闋赴京忻見漢官威儀快覩 天

顏咫尺誤存 甄拔遂貳罔 卿感激 洪恩誓圖報塞

願臣駕劣殊非駿逸之才日閱異祥徒循驗寄之舊茲勤

千慮之積用憊一得之愚謹以時政之大有關於 國體

有切於 聖躬者列為六事冒昧上聞伏乞 留神詳覽

俯賜採納施行臣愚無任惶悚懇祈之至緣係敷陳大政

切務以裨中興盛治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王十一 林申

一曰修 朝講之實 祖宗朝會群臣每日 御門奏事

四方人員無間大小並得引見蓋欲不時咨問備知地方

之災害生民之疾苦政事之得失官職之賢否俾下情得

以 上通 天子明見萬里法甚善也今日事引奏竟成

虛文而所奏者又多泛常瑣屑不足以從聞聽行之既久

自不覺其厭且玩矣臣愚欲乞 皇上於 御門奏事之

時間垂 清問下及易苑使舉朝政觀萬方易聽下民因

之鼓舞職官有所警惕機括轉移之間治化流行之感莫

過於此仍乞 勅該司今後所奏之事務擇緊要重大者

其處奏何穴異其處報何聲思甚官位舉何官員實能

某官恭劾何官員貪濫其他瑣碎不必瀆 聞如此不惟

聖聰日遠 聖心日謹在廷之臣亦莫不知所觀感戒惕

矣至於講筵之設原為進德之階非若雜生俗士再董攝

句為也 臣愚欲乞 皇上於 講筵之後而舉大臣商確

政事評論職官咨詢風俗料度夷情其有條對夫次欺蔽

不忠者科道官得以而糾之將見諸臣日近 天顏渥承

顧問莫不爭自磨濯益脩職美而 聖德益純 國體愈

練施之政事罔有不得其理者矣伏乞 聖裁 二曰肅

郊廟之儀人君父天母地而紹統於 祖宗郊社禘嘗所

以虔報祀而重本始也 皇上郊社廟祭親臨舉禮誠之

至矣第 乘輿出入傲驪森嚴萬民於此具瞻四方由之

式聽 居尊之體不容或褻臣愚欲乞 皇上自後出幸

南北貳郊為浙在前屬車在後冠服 御輦率由舊章以

示臣庶至於行禮之際仍 勅該部諭令執事者雍容雅

步毋致贊呼迫促拜跪參差庶乎致敬致慈各竭其誠來

格來歡並受其福矣伏乞 聖裁 三曰慎燕息之容案

儒有言人至一日之間觀賢士大夫之時少接宦官宮妾

之時多燕息之間正謹獨之虞也臣愚欲乞 皇上於退

朝之暇不忘 臨御之儀凝然淵默端然靜重詳繹 祖

訓熟閱奏章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將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王十一 林申

見食息起居威儀不忒前後左右閒隙莫不澆養精神
天德於茲日懋神元翕聚 聖壽之日增矣伏乞 聖
裁 四曰隆心齊之託人君一日萬幾所與共理者宰相
也古稱君明臣良治其畢張又曰相道得而萬國理輔弼
之所係大矣臣愚欲乞 皇上日親輔臣慎終如始即票
擬之未合惟中 諭以示公苟啓沃之可從務 俞允以
示廣而為大臣者亦必仰體 眷倚之重其據為禁之忠
受善貴虛而濟之以斷接下有禮而靡之以公鑑別惟明
深惟誠偽之辨取舍當務核名實之真庶乎上下交而
德業成矣伏乞 聖裁 五曰重耳目之寄自古言官之
設以為耳目之司故史稱晉有李勉朝廷始尊又曰今日
臆落於溫御史言官之重由來遠矣我 朝建立科道以
司糾彈凡以肅百僚振紀綱使人有所憚而不敢肆也頃
者 朝廷之後乃有中官群歐御史總領節奉 聖旨批
許差弊拿送法司重究又中 諭五廷等紀綱法度朝廷
自有王張臣竊謂 乾綱獨攬將必重懲群惡追究至使
各正其罪以明至公而後已無何許勢不必送法司矣至
使者不究矣李學道又從而綱外矣紀綱法度于此大木
恐非所以示四方傳萬世矣夫中官者 陛下之僕從也
言官者 陛下之臣子也漢時御史大夫司糾校尉尚儀

以礫諸市今許義一賤 廝耳御史纔行糾參即被毆辱
命未保諺謂隨加解風憲之官以快逆習之忿重不諳之
譴而輕無 君之誅備侍之海隅遠夷將謂 中朝御史被
內臣痛毆幾死又調外任紀綱法度一至此哉且許義何
人敢於 朝堂之間肆行寬惡抑有何力能驅策群小耶
此必陰有所受乃敢欺 君辱 國如此所謂豺狼當道
安問狐狸顧不求首謀之人而薄示加功之寬耶夫御史
巡城據法行事亦其常職今橫被毆辱毀裂冠裳即驟
以獎之平生意氣如此沮喪甚矣況諺之乎學道一人不
足惜其如耳目之寄何其如 朝廷之綱紀何臣愚欲乞
皇上申飭近習追究至使明正 憲章以示懲創其御史
李學道仍乞 勅下吏部議擬仍令照舊供職耳目無所
壅蔽綱紀不至陵夷官寺知警而群工思奮矣伏乞 聖
裁 六曰專督撫之任 國家控制夷狄閩堡星列將士
雲屯督撫分閫調度備亦密矣承平日久邊事日非黠虜
跳梁為謀巨測頃者遴選督撫之臣責以簡練之任 戒
諭申飭每履 聖懷其所注念於邊防者何切也夫提督
之務自古為難西北之患于今孔棘自非嘗試其事自擊
其時與身履其地者固非可以揣摩測度據紙上之陳言
為壘中之勝算也今眾言盈 廷群策角立督撫動有製

肘行多顧盼其何以鼓精神而樹勲業耶臣愚以為備邊御厲惟在擇人既得其人矣則必聽其言行其志兵馬錢糧衣甲器械機宜調度一任其所為而無中制焉又必寬其文法儼以歲時一捷具錄小劾勿罪而惟要其成功至於三年無成冒破欺怠者治以重罪不宥如此庶乎賢者得展其謀敵不肖者難免於罪矣而庸患不足平矣伏乞聖裁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五十七

竭忠補衮職以降萬世治安疏

劉書庸

臣一芥草茅謬通任藉昔荷先帝簡命供事潛知臣職雖微肢豈徒效章句之末技以希身家之富貴哉區區狗馬之忠冀將有所啓沃以裨皇上身心之功今日治理之地爾伏自即位以來六年矣海內無不乂安而災疾未消外夷非不威順而伏機可慮朝政若振飭矣而權柄漸移任路若清肅矣而熟套仍舊凡若此類百司庶府引領勵精之治海隅蒼生思見德化之成其仰望於我皇上者何切至也而近日精神意氣漸不建勳臣替因舊臣也處心積慮豈忍忽然謹條列五事冒死為皇上陳之伏惟 睿神採納獨出 英斷 宗社幸甚 臣愚幸甚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五十七

五十七

一曰保養 聖躬蓋人主一身天地神人之 主必志氣清明精神完固而後可以當萬機之繁 人主前後左右何者非聲色之娛嗜慾之端此非大智大勇鮮有不為所動者而精神意氣坐此日損雖有願治之念先失其據勵之不矣如之何其可伏願 皇上繼今以後思此身付託之重念此心保守之難疑神定慮忍性抑情毋違旦夕之樂而輕萬年之慮毋以有限之精神而當無量之攻如

此則 君德日益清明 君身日益強固 宗社無疆

福端在是矣 二曰總攬政權蓋 人主之權禮樂刑政之本必一政一令出自 上裁而後臣下莫敢自行其私在昔 先皇英明果斷恩威莫測一時大小臣工欽手屏跡竊美威福者誰與今政府之所擬議百司之所承行非不曰奉有 欽依也而斟酌依違之際 皇上曾出獨斷否乎故人才之用舍果盡協於公論而無敢自快其恩讐歟臣未敢知也 國事之紛更果盡出於忠謀而無敢私意其上下歟臣未敢知也即如輔導 東宮原係閣臣之責而敢為身便之圖 朝廷名器本為勵世之典而今皆為市恩之具 先皇之世誰敢如此乎伏願 皇上大勵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五十六 廢

明作之志獨觀 萬化之原於此用人行政即庶府之所建白閣臣之所擬稟而參以 聖裁時出獨斷則臣下莫能測其機而權柄不至於偏重矣 三曰慎乃儉德蓋人主貴為 天子富有天下而窮奢極欲以縱耳目之玩逞旦夕之樂者何所禁而不為不知有 國之藏富皆小人之膏脂也矧 朝廷歲有經常之費邊鎮歲有年例之發一歲之入不足以供一歲之出而復加以無益之作財用幾何而不匱哉自 皇上御極以來 內府取銀之數不下數十萬矣求珍寶之異作鰲山之澄服御器用之間金雕王之飾淫巧之技騰而耗財之弊滋其於身心

實用果何所裨益哉伏望 皇上念內帑空虛之甚憫民征輸之苦不作無益不貴異物當中外無事之時而厚為儲蓄之計則府庫充於節用而有備可以無患矣 四曰留心章奏蓋章疏之達於 上或言 君德之臧否或言 朝政之得失或言人品之忠邪或言時事之利害雖運言者未必一一皆中而原其心無非效忠之心也 皇上置之而不顧不惟進言之人托諸空談而愴邪之夫豈生 猜忌讒言之不聞於 上職此也伏願 皇上至之理者曲順其情言及 君德而反已自修言及 朝政而更化善治言及 人品而舉錯必公言及時事而酌議必當如此則聽言者既見之行事而進言者益樂於效用矣 五曰起用忠直蓋忠直之臣 國家之幹古之聖帝明王必培植其氣節而隆重其委任是以 國運恒必賴之然所謂忠直者非曰承望風旨而肆為攻擊以泄他人之憤迎合權要而互相薦拔以樹浮朋之黨者比也自 皇上御極以來臺諫之臣或以勸政諫或以節用諫或以進賢退不肖諫此等之臣抑何所利而為之要皆忠直之所發也 皇上業已斥逐之矣夫以臣之庸劣揣分遠愧於逐臣而班行濫竿於 近侍忠直之士反使之白首於林壑

手非 盛世所宜有也伏願 皇上嘉其批餅之忠怒其
愚直之罪有 詔賜還布列庶位廣仁宥於既往作直諫
於方來不惟 皇上包荒之德同於獲麟而諸臣之感恩
圖報於將來 永矢啣結矣 皇上誠味臣之言而默自
改省臣雖干冒斧鉞死亦何憾如不以臣言為然而但假
之優容臣即叨冒官秩碌碌班行思之有餘愧矣托臣所
敢知也伏乞 皇上留神省覽 宗社幸甚 臣愚幸甚為
此具本謹具奏 聞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十一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一終

為黜元惡弑大盜以正 國法事 方鳳

臣惟內臣之惑上也或一言之欺蔽一事之導引皆所謂
惡也而非所謂元惡也必據天下之大位握天下之大權
專天下之大利壞天下之大法若古之讐士良魚朝恩輩
而後謂之元惡也求其人以實之太監蕭敬是也大臣之
欺君也或一事之自利一法之自便皆所謂盜也而非所
謂大盜也必侵上而剝下損人以利己竭天下之膏血喪
國家之元氣若古之元氣載史彌遠輩是也而後謂之大
盜也求其人以實之尚書李燧是也蕭敬以鬼域之奸日
培月養漸成巨猾勢在劉瑾則附劉瑾勢在錢寧則附錢
寧勢在江彬則附江彬其惡浮於三逆之上而其術絕於
三逆之外故三逆以次敗殛敬獨恬然無事罪愈深則位
益安禍愈烈則福益盛在 陛下聖朝尚為所惑况其下
哉敬在 先帝時凡各處鎮守太監撥兵一進一退動賄
萬兩方得批發 旨意及交錢寧謀立宸濠長子繼承
大統又得數十萬兩其心未嘗一日在 陛下也且近日
亳州知州顏木奏敬得受叅將石璽金銀萬兩蕭敬迴送
石璽貨物數多夥出交通書信三十五紙皆有實跡則其
惡不為不稔矣天下皆曰可殺而 陛下獨以為可用
陛下之舉錯其公安在哉李燧以奴隸之才汚縉紳之列

在邊境時以趨諂太過公論不容累劾而去因見太監張
 永在彼經過緣乃蹇驢敝服跪伏道左且訴且泣感動永
 心曲為救拔其子李繼先星馳至京多方打點遂入要地
 父子謀求利孔百出父事錢寧託為城社內臣有力者欲
 奪官地則曲意奉承外戚有勢者欲借官銀則專心餽送
 凡工部數十年所積之財一旦假以修造為名外則分獻
 於權門內則潛入於私弄以致官物一空公用告乏臣近
 日奉 旨查窺每件及吾莫究其會給事中儲昱劾其查
 窺公文洗改五十餘處侵失官銀尚欠五十餘萬則其盜
 不為不多矣天下皆曰可誅而 陛下獨以為可赦 陛
 下之賞罰其明安在哉夫蕭敬不誅則張說等其心不甘
 於法費錢寧其目不瞑於地下而內臣之任司禮者無以
 懲惡而勸忠矣李燧不罪則貪墨者得以肆其志廉潔者
 無以申其情而大臣之司 國計者亦怠於奉公而守法
 矣伏望 陛下昭明公之心行正大之法將蕭敬即日拿
 送法司明正典刑而李燧父子務要查實明白整其百萬
 家資還充官庫然後依律處罪則人心服而 國法正矣
 臣每侍朝見敬在 陛下左右未嘗不心熱面赤輒欲借
 上方劍斬佞臣以謝天下實不欲與之同朝實不願清平
 之時有此奸慝若 陛下必欲用敬乞將臣放逐以為多

言者之戒干冒 天威無任戰慄待罪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二

君道二

陳謹始之道以隆 聖業疏

陳以勤

恭惟 陛下剛健純粹之質稟之自天高明光大之學養之有日茲者 出震乘乾統御萬國 德音煥發治象更新在廷之臣莫不舉手加額躍然奮勵思有以自效其尺寸而况 臣曩獲侍 經幄奉 清光叨承 恩眷者嚮九年餘居常兢兢焉以靡所裨益為愧乃今躬逢千載一時之會其叩心瀝膽以效忠干 陛下者敢後時乎 臣嘗聞萬化之原出於君身治道之要存乎謹始易曰正其始萬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一

七

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書曰王乃初服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所言不同其意一也今 陛下紹登寶極正履其始上而 天地神靈之所顧屬下而 華夷臣庶之所觀望前而 祖宗列聖 九廟之所寄託後而 聖子神孫萬代之所效法皆于斯時繫焉儻舉措云為一或不謹則所失豈細故哉宋臣司馬光曰楊朱見岐途而泣非虛言也 臣為此懼乃敢援古證今條為十事以 獻曰定志曰保位曰畏天曰法祖曰愛民曰崇儉曰攬權曰用人曰接下曰聽言皆有關於君道之重而不可不謹諸始者君夫正心謹學之大要安內攘外之弘畧 臣且有待而

不言也伏惟 陛下 留神察覽為 編惟人君欲有為于

天下其始也莫先乎定志故宋 臣程顥有言曰君道之大惟在明善惡之歸辨 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何者人君主天下之利勢也富貴尊榮所自出也志或不定則事之感于外者有限而吾心汎汎然應之靡所適從凡夫求富貴尊榮者且將窺其間而以不正之端中之矣夫心有所中遂牽引之而不返其流之弊可勝言哉 臣竊以為 陛下今日之心涵養于積學之久如水之澄如鑑之明以此為帝為王固無不可者但當時萬幾紛至窺伺甚多若不先定其志示人以所嚮往之實止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二

七

治化又安可圖也 臣愚過計惟願 陛下堅持聖志一意以求太平為主此志既定吾心始有用力之地而念茲在茲拳拳焉日趨于正聲色不足以亂之貨利不足以奪之逸遊不足以間之便佞不足以惑之克之不已則志向益純所為益力其致帝王太平之治也何有此定志之術所當謹于始也天下重器也得之固難守之尤難知其難而畏之則天位可保而可恃不知其難而忽之則負荷恐有未能勝者故傳曰君以為難易將至矣君以為易難將至矣 臣觀古之言保位者曰帝乃在位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曰心之憂危如蹈虎尾涉于春冰誠知夫

位之重不可忽也伏願 陛下俯察此意不以有位為
樂而恒以保位為難在閭閻羣滿之中常若議者之居其
後當積日累月之久不敢頃刻縱其心母以一念之逸豫
而貽四海之憂母以一時之踈畧而致千百年之累民雖
安輯也而管恐其攜離政雖修舉也而常恐其廢墜世雖
治安也而管恐其亂危如是則可以永保天位而 國家
之祚垂于億萬斯年矣此保位之難所當謹于始也天人
相與之際流通問事作乎下象動乎上不可誣也在昔
成湯顧天之明命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皆能祈天
求命後世稱之彼昏不知以為天人遠不相涉惟所欲為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上 三

而莫之懼及天命既去悔何及矣由是言之天雖高遠日
監在下人君舉動以禮則福祉隨臻一有私僻則咎殃必
至影響鼓桴莫喻其捷可不畏哉伏願 陛下深察天道
之甚邇務修德正身以為順承之寶雖處幽獨而常若降
鑒之孔昭雖對臣民而常若在帝之左右凡發諸念慮必
思曰得無拂于天心乎凡施諸政事必思曰得無忝于天
工乎一瑞應之見不以自侈益懋德以副之一災異之臨
不以自諉必引咎以回之如此則 上天孚佑景福熾昌
其于維新之治不有光乎此畏天之誠所當謹于始也治
道不必遠引前古其要在乎善法當世之成憲而已故莫

遵禹訓商秦湯典周守文武之謨烈何其憊憊不敢忘哉
蓋祖宗立業其更事也詳則其防患也深其謀慮也遠則
其立法也密故子孫承之自可以世守而無弊苟非至於
大壞固未易以更變也至後世則不然或自作聰明狹小
制度或庸昧寡識戎棄典章者之國無籍焉何以為治洪
惟我 太祖肇造鴻基 成祖嗣承大烈其勞心焦思匪
訓立法以為 子孫萬世計至永遠矣伏願 陛下思貽
謀之深隆繼述之孝以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必法其所以
為治人民者 祖宗之人民必法其所以為養官爵者
祖宗之建置不可授之非其人府庫者 祖宗之蓄藏不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四

可用之非其道至于 聽治之暇尤望恭取 祖訓置之
座右細加省覽守而勿失仍申飭中外諸臣 凡有闕于成
憲者一切遵奉如故則曩時平治之畧足為今日守成之
規所謂率由舊章永無愆矣此法祖之善所當謹于始也
聖王以一身立乎萬民之上能固結其心而使之無亂者
亦惟能保愛之而已故禹感臯陶之言則曰安民則惠黎
民懷之周官大司徒之職亦曰以保息六養萬民可見愛
民實為人君之先務繼世之主率多生長深宮于民間疾
苦不能盡知遂使宸慮不經于四方君門隔絕于萬里堯
痛結于民而上不恤窮愁徧天下而上不聞不知民猶水

也君猶舟也水以載舟亦以覆舟民以載君亦以覆君而
可忘情也哉伏願 陛下重念民為邦本弘施曠蕩之恩
大慰黎氓之望民好安逸也無工役以苦之民急衣食也
無暴斂以困之貪吏非所樂者黜之以悅其心法禁非所
便者 蠲之以順其意而 聖衷尤當念念在民毋以巖
廊之尊而遺草澤之賤母以萬乘之安而忘匹夫之憂斯
薄海內外均蒙休澤而民有不懂然戴上有乎此愛民之
心所當謹于始也自古帝王莫不崇尚節儉故唐堯所居
之室茅茨土階大禹非食周生卑服民到于今稱之後世
若漢文帝惜蠶室百金之費身衣代綈足履草屨宋仁宗
見後宮首飾珠玉輒閉目不視我 太祖乘輿服御以銅
代金 成祖所服衣袖至下敝垢此豈不知享有四海之
富而顧靳于此其意或以一錢八帛皆出于百姓之膏脂
故下忍妄用焉相沿至後此意遂泯靡費金帛有如泥水
母感乎上下之積益恐百姓益感感愈窮苦也伏願 陛
下以此軫念先帝所司會計務藏之數嚴其出納仍取弘
治以前支費舊籍一一遵守而又 躬尚儉朴為天下先
宮室之奉但仍舊貫乘輿能省之物悉加裁省凡宮中冗
聚之人奇巧之玩無名賜予無度取索一切出而罷之靡
幾遠近向風家給人足而天下治矣此崇儉之意所當謹

皇明兩朝疏稿 卷二

五

于始也權柄者神聖之所資也故當常使在上而不可使
在下洪範有言惟辟作威惟辟作福無有作威作福言
政當一統權不可分也漢之衰也元帝移于近嬖孝成委
于臣下至唐永淳間悉歸官掖天子拱手而已此所謂倒
持太阿而反授人以柄未有不傷敗者矣宋臣呂公著曰
欲威福之不移莫若捨已而從眾眾之所是我則為之眾
之所非我則去之夫眾未有不公知人君獨為天下公議
之主威福將安歸也斯言良為有見伏願 陛下深玩此
意見 朝廷有大興革人材有大進退治道有大刑賞先
與諸大臣參詳可否而 陛下方臨以日月之明奮以雷
霆之斷 躬自裁決而施行劑量一出于 淵衷諮詢不
及于近昵庶幾威固于內權重于外治天下可運于掌上
又何患焉此攬權之要所當謹于始也古稱明君者惟在
辨君子小人而用捨之故雖唐虞之朝俊又在官而所以
難壬人者猶加謹焉况後世乎嘗觀齊桓公始任管仲則
興後任非其人則替唐玄宗始任姚宋則治後任非其人
則亂夫以一人之身委用不同而利害懸殊如此則所關
係亦大矣哉我 太祖嘗言用人之道當知姦良若知良
而不能知姦而不能去則誤國自此始伏願 陛下以
此為鑒于內外臣工一一清心以圖簡照之方大抵君子

皇明兩朝疏稿 卷二

六

福

多敦實行小人多託空談享多體國任事小人多謀身
規避君子多面折廷諍小人多阿諛順旨君子多為國慮
賢小人多妨賢病國由是以觀庶可盡得其情實夫然後
因人而進退之一則優禮保全使得畢其靖獻之忠一則
深慮曲防使無容其巧投之術如此則賢之途開群枉
之門塞而大業可成矣此用人之方所當謹于始也君臣
之分等諸天地然天地之氣必交通而後萬物可成君臣
之情必相孚而後理道可立故帝舜之于大禹曰臣哉鄰
哉鄰哉臣哉高宗之于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其一
時相與之氣象何其親且密也後世君之于臣太相隔遠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七
于朝參之外接見頗疎遂使經邦之道闕疇咨于大猷
安之私溺偏信于近習有如昔人所慨者惟我 祖宗之
朝每每召見群臣講論治道至於大誥首篇特著君臣同
遊之訓其意遠矣伏願 陛下篤一體之誼于退朝之暇
即御便殿召文武大臣入內與之親接或訪以撫夷夏和
陰陽之道或詢以進賢退不肖之方或于簿書之外命極
言臣隱或給筆札俾疏陳時務庶幾君臣道合血脉流通
政事舉無不當而世道可登諸理矣此接下之規所當謹
于始也人君以聽言為尚故言路有通塞天下之治亂係
焉孔子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所以

祖宗臨御之時文武軍民凡有可言之事許且至御前陳
說此無他他人君一身之寡而應萬幾之繁必有所不知
因之竒耳目于言者且闢而廣之所以圖天下之治也方
今 更新之始在臺諫諸臣知必爭竭心腹以論天下事
伏願 陛下大開言路凡政令之得失百姓之休戚群臣
之忠邪使之皆得直言無隱其言之當者納之用之且顯
擢其人以示勸其未當而或過訐者亦濳容而不加罪
夫以言者上逆龍鱗而犯忌諱下結讐怨而取禍患亦何
所利哉其心蓋忠于國也不諱其心而挫折之則勁氣消
沮忠臣杜口漸清不聞其過遂以階亂豈非大失者乎此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八
聽言之公所當謹于始也右臣所言以 陛下英明天縱
加之 銳意更新知皆優為之無難而臣獨懷此區區貪
于傾竭不自知其言之繆妄亦以唐虞成周之君古之所
謂聖人也而其臣乃以兢業陳謨抑畏作訓蓋恐忽之于
微世必有以受其病縱之于早後或無以圖其終故其言
不能已也臣愚淺劣固不敢上擬古之賢臣然欲致 主
上于唐虞成周之盛是 臣犬馬一念之忠也竊不自揆輒
敢敷陳觸冒忌諱 陛下不以臣鄙猥常談或有可取
即留中省覽一一裁而行之則于 中興聖業亦庶幾有
毛髮之助此實 宗社生靈之幸不但臣一人受賜而已

效忠陳末議以仰裨 聖治疏 吳嶽

臣待罪南銓曾無善狀思少自靖日獻其道無絲毫愈冀病侵尋精力困憊恐一旦隕先朝露竟無以報塞萬分徒負 恩私呼不瞑目於地下矣謹條陳六事用塵 上覽伏望 皇上採擇施行 臣不勝幸甚

一曰勤召對 臣聞高宗之於傳說也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乃置左右勉以交修而說也惟逸豫是戒師古典學是訓茲用克紹先王為有商令主恭惟我 皇上懋勤聖學 日御經筵豈不以 養德進道在是乎願 經筵

率拘常例 皇上之聽講也不終日曾無反覆問辨之功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九

儒臣之進講也有成規殊無從容啟沃之益時方欽承靡暇而感動無絲毫實效鮮矣 臣愚以為 經筵之外莫若於退朝之暇仰遵 祖宗成憲 皇上時御便殿召進輔臣或講學論道上下古今於一切軍國重事悉謀議而審行之則咨諏善道詢納讜言 諷明新猷之風將復見於 今

日矣敢乞 聖裁

二曰陞輪對 臣聞漢文帝入蒞大統首問丞相陳平曰一歲決獄幾何錢穀出入幾何平曰有主者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識者以其言為知體正以當時無輪對之制所問非職掌之人故平對乃尔自今言之大小

九卿森布在列而分職任事各有攸司若非延接之勤咨訪之教其何以考庶政而綜覈其名實耶願 皇上接見群臣不過 視朝之頃耳且 朝見自有定儀即 奏對常規姑取以塞責若事閑大計非效言可了其悽悽之誠自難以上達也 臣愚以為常 朝之外當更煩 聖慮

將各部院等衙門編為班次分定日期每屆期 皇上親御便殿暫免 朝參依次召入輪對其科道官亦得分番 叅與可否凡錢穀兵馬禮樂刑名民風吏治之汗隆政教

紀綱之得失 皇上上一番清問令其名昭職掌次第數陳斯 聰聽之下自足以得其要領久之則人品優劣職

業修不悉難逃於 聖覽即諸臣數觀 天顏仰承 休德亦罔不知所奮勵而庶績其凝矣敢乞 聖裁

三曰容直言 臣聞山有猛獸菴菴不採朝有直臣奸宄不生良以直言者決壅去塞邦家之利也今之諫官言事或

諷未通練意每失於稍偏氣涉輕浮詞多傷於過激所謂犯忌諱觸逆鱗有弗遑恤者矣伏望 皇上少霽天威曲加寬宥其言果善不徒加納而已即亟見之施行其言未善姑置之勿論耳不必加以責罰有優容而無嚴譴所以倡敢諫之風廣納善之路也倘令言出禍隨動先咎至人人率以為戒將使賢智結舌忠貞杜口大臣持祿而不

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萬一有伏奸隱惡其誰肯不測之禍為 皇上陳之語曰一指在前泰山不見壅蔽之謂也敢乞 聖裁

四曰崇節儉臣聞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為貴光祿稱茅茨上篋禹稱卑宮惡服漢文身衣弋絺足履革鳥亦惟省財以養民敦樸素以為天下先耳恭惟 皇上登極之初

下蠲貸之 詔罷侈靡之供四海之民莫不延頸踵踵嚮嚮望治以為更生之辰也 節儉之風聞於天下久矣邇來忽聞 內帑匱乏復取足於戶部人人駭之且戶部所掌財賦乃軍國重費一切邊方 奏討兵馬支用皆仰給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十一

於此倘餽餉稍缺調度不克則患伏肘腋豈宜司 國計者之憂哉此費之决否未省而儲之不可不饒裕也若 內帑則尚有可權廢者伏乞 皇上於賞賚服食之需裁

損從翫玩好靡麗之物屏棄勿陳誠一崇雅素則可省者自多可費者自少積之久必濶有餘羨矣不然財源已竭 摻括已空此外無他術也敢乞 聖裁

五曰正題覆臣聞 國是不定係叔敖昔以為憂何邇來言事者執德不弘往往各持己見凡有建白期莫敢為少 有異同即生他議以致法甫立而弊生令朝行而夕改意

見紛紛何時定乎伏望 皇上勅下部院大臣凡遇各官

建議下各衙門議覆者果簡亦可以變通宜時人人稱善即 題覆中亟請施行務有以應乎輿情事苟乖違徒爾紛更滋弊人人稱不善即 題覆中明列是非不必曲徇乎彼見惟來事理允當無嫌於人已相形大臣絕黨比之私言官何恩怨之有此受益之道取善之公人臣為國而非為身也敢乞 聖裁

六曰復執奏臣聞 內批下各衙門稍有干碍者大臣遂有執 奏必直陳利害明列是非準則 典章援引事例積誠布款務以感悟 聖心在早塞樊源永絕禍本斯功實不謬而大臣之節屹然矣設以 成命不可復回姑委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十一

曲以聽回解是自為之地而謀國疎矣脫有權奸乘機事伏隱微其害未有易言者將誰任其咎乎昔玄宗停斜封而致開元仁宗收內降而肇慶曆此前者之驗也伏望

皇上離明洞察 勅下各衙門務秉忠赤凡事應執 奏無但首鼠兩端重貽後悔斯上下之情通而依憑城社者無施其計矣敢乞 聖裁

務學親賢養 聖體以慰群望

前蒙

臣等伏聞 陛下入春以來 聖體屢爾違和今雖暫就

平復定自天祐之然臣等私憂過計以為微陽之復當保

小愈之後尤慎况以 陛下身為 天地 祖宗 社

稷臣民之主厥繫甚重不可不謹凡茲致疾之由蓋緣

陛下年方冲幼血氣未定 宮闈之內或不能以禮防制

以致 聖體有所虧損即今以後再不加息日服一日為

疾益深後悔何及此臣等積憂之餘情不能已故不避忤

越為 陛下言之夫 宮闈深遠最人之所難言亦人之

所忌言是故以子之親尤不能得之於父况於君臣之間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十三

乎然竊念此等事關係甚大使遂以為難為忌而不言之

其為不忠莫此為甚伏望 陛下恕臣等之狂畧臣等之

實少加 悉納其於 聖體不無少補萬分之一 臣等萬

死萬死且昔聖帝明王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無求不得

無欲不遂若可以自肆矣然必自朝至晏戰兢兢居內

之日常少居外之日常多保情愛護若恐有一毫之不至

者何也蓋所以防情欲之過養性命之源務使志氣清明

身體強固上以副天地 祖宗 社稷臣民之望下以演

子孫千億之福皆係於此也夫元氣之在人身如木之根

水之源木傷根則枯水傷源則竭人傷其元氣則軀休屏

弱精神短少壽命不宏子孫不蕃是以上世之君每

此率多壽考久於其位而子孫衆多末世之君往往不及

故其歷年昌後亦每不前八若也蓋上之則無欲次之則

能寡欲下之未免有欲非惟不能寡而又縱之此其所以

不同而其效驗昭昭也然嘗欲之道惟在於正心蓋欲者

邪之動正心之道古先聖賢皆有成論然其最親切緊要

者則莫如直德秀氏德秀之言曰惟聖可以養此心惟敬

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理欲本交戰

利正每相形真萬世聖學養心之要道也伏望 陛下以

此言為法於視朝之暇退御文章殿將古聖賢書藉日賜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十四

披覽凡義理之可發心道術之可以為治者皆探索其精

微者究其議論又於 經適日講等官揀擇其中其人醇

謹端厚文學優長者數員與之講論以資啓沃凡 宮闈

所行之事使彼皆得聞之儻有所失庶得以時匡正至於

元老大臣尤宜日賜 召入訪詢治道至日夕乃罷退朝

之後以禮制心以義制欲務使暗室屋漏之中不忘上帝

臨汝之念鼓瑟鼓琴之際常存摯而有別之規則心不期

正而自正欲不期寡而自寡矣若然則君身強固 君德

清明 宗社有萬年之休子孫演千億之福非惟臣等之

幸實天下 國家莫大之幸也夫昔口之藥治病者利也

排心之言治國者不為惟陛下得補俯納臣等無任願
望之至

皇朝兩朝疏抄 卷五

十五

諫止聖躬養德

楊東

八月十二日該禮部捧到 聖諭內云東宮權命監國重
大仍奏請朕少解一二年調養或可親政恐若初不敢又
取逸耳欽此凡在廷大小文武臣工聞之莫不驚駭 聖
諭何為一至此朕揆厥所由 陛下不過得一方外之士
欲假調攝脩養耳且古之聖帝明王未有過于堯舜禹湯
文武也 陛下所欲取法者亦未有外于堯舜禹湯文
武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德之功業見于經載于史昭然可
考未有欲 東宮監國而自托脩養者也堯舜既不自為
禹湯文武亦無所事 陛下何必為此哉堯舜性之也非
聖明兩朝疏抄 卷五 止
不知脩養可以為仙禹湯文武身之也亦非不知鍊道可
以成佛數聖人雖知之不可易而學之不可易而學不可
易而得也不易得所以不學豈謂堯舜之世無仙人堯舜
之知不能學仙哉有學仙之術有成仙之人大段所居之
地不同所理之事亦異耳 皇宮內院豈有白日昇天者
哉昔孔子嘗遇老子問禮出謂弟子曰今見老子其猶龍
乎龍即仙也孔子非不知老子之為仙不可學也不可學
豈可得哉臣待罪僕馬之門傳聞 皇上之諭始則驚而
駭繼則感而悲叨列群臣之末豈可默而無言犬馬之誠
有如周昌期期不敢奉詔伏望 皇上端拱清穆恭默

道以純心契 天心以孝念格 玄念一日二日萬幾難勞
目力以處分不費精神以調攝不通聲色保復元陽不求
仙而自仙不希壽而自萬有千歲矣黃白之術金丹之藥
皆不脈而用者恐傷元氣本性此臣所謂所居之地所理
之事不同正謂此耳至于監國事體重大臣尤不敢議自
有五六大臣并九卿科道至議况 陛下神武聰明自有
定裁臣今止云三代以上至于漢唐宋諸君不惟不足法
且不暇及言耳 九重之暇肯一留意焉庶杞人之憂或
可備韋弦一少助云臣昧死冒言不勝戰栗恐懼之至

奇政理以慰人心疏

石星

臣聞天下之治不日進則日退人君之心不日強則日偷
適今四序更始之期正萬民維新之會矧庶職來同之際
尤群心屬望之時苟因循玩愒日甚一日則不但將來治
效未可遽臻即欲長如隆慶元年之治亦不可得矣臣本
草茅寒士至愚極陋遭 聖明待罪該科思欲補過拾
遺其道無由切見 皇上入春以來天顏漸耀視朝漸稀
章奏頻煩經筵廢靡雄心銳志不無少減于初年怠政惰
萌將大貽憾于後日臣目擊耳聞心實用憂欲先此而言
則日月侵奪漸不可長今正月已畢天氣正融 皇上不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十六十九 朝
以此時勵精而治更復何俟臣子不以此時發憤直言更
復何為是以不避斧鉞上陳六事咸切於 皇上之身心
今日之要務至其節日之詳施為之序始末及之焉
一曰養聖躬夫人主一身乃 祖宗之所付託萬民之所
瞻仰關係至重不可不養安養之道節飲食寡嗜慾其
道也恭惟我 皇上即位初年清心省事飲食起居咸中
於禮無容議矣迨則有不盡然者試以鰲山一事推之夫
為鰲山之樂則必縱長夜之飲飲食并能節乎語曰皓齒
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膾命曰腐腸之藥昔賢以為
旨言今人以為至樂 皇上倘不亟戒沉湎於茲萬一起

居失調 聖躬虧損後雖悔之其可及乎今驚山之事已往不可追陳然酒色之害今尤可深警伏願 皇上念閔係之匪輕懼酒色之深累田此節飲食寡嗜慾為禹之惡旨酒為湯之不邇聲色則血氣充盈精神強健 萬壽無疆而兆民永賴矣 二曰講聖學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言人君睿智特選雖由于天縱而啓迪開導必資于問學故我 祖宗有經筵日講之制定于二月內舉行蓋天氣融和則功夫之進脩為易萬象咸熙則人君之政治宜新累朝相承率由不廢所以建大業于前番洪淋于後者有此也今經筵一事雖節有言官申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七十一

請未見慨然舉行切恐修而春矣修而夏矣又修而秋矣歲月愈邁德業無聞不亦重可惜哉臣故不厭煩瑣特面申請伏願 皇上以務學為意以明理為要將經筵一事及時舉行則緝熙光明而帝王心學可考之而不謬矣

三曰勤視朝人君裁決庶政通達下情莫先于視朝故南面之訓著于書采芡之戒嚴于詩知此為重也 陛下即位以來未明而衣日盥而食視朝可謂早矣歲無虛月月無虛日視朝可謂勤矣然自正月以來則似稍倦于勤者蓋緣元宵以前有歲時之娛元宵以後有 聖節之樂暨爾優將迎亦宜然或有奸諛之徒迎合 聖意必有以

先帝二十餘年不出宮闈天下宴然勸 皇上效尤此則大不可者蓋 先帝雖不視朝紀綱振肅大阿獨持故百司奉行可幸無事至其賓天之詔有曰朝講之儀久廢則亦悔之矣今 皇上當朝儀久廢之餘萬事叢脞之後若不再加勤力何以保厥有終伏願 皇上日日視朝以周知乎民情以總理乎萬幾不惟可以作精明之治亦可以快觀視之私矣 四曰速命允蓋人臣隨事建言冀入主之聽人主聞言命允誘人臣之言也故君無稽命臣無隱情上下相達治化可舉 皇上即位初年臣下有言未嘗不允也未嘗不速也雖或事涉無當不宜俯從亦速降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十八

明旨不致遲悞今則臣下進言有允不允者矣不允者固未審何如而允者亦違常期矣是豈愚言拙計不當 聖心故濡滯以示警也抑亦左右內臣遏抑章奏不使達於宸聰耶臣常因而數之事有關於 聖躬者則留中不下事有關於內臣者則稽遲不允甚或有以此得罪如此則雖有指鹿為馬之欺南召喪師之禍亦無由以知之矣且尋常章奏稍緩可也若于北虜消息軍機重情呼吸之間便有利害若或稍遲為禍不細伏望 皇上從此于尋常章奏則三日而下其其機之事則當時進覽庶 綸音速示而聖蔽可通矣 五曰廣聽納古者有進善之旌有非

諫之木所以開治道而來諫也 皇上即位初作虛心求
諫仍詔軍民人等直言無隱雖其盛德何以加矣後以太
常寺少卿周怡言事誤犯忌諱 皇上遂怒而遷之外職
又以禮科左給事中陸鳳儀言事偶遺 聖旨皇上亦大
怒而斥之為民大誤犯忌諱非諫臣愚也遺落 聖旨非
大不敬也若有披鱗引極之臣不審又何以處之乎故二
臣去而言路少塞矣伏願 皇上廣翁受之量夫樂善之
誠仍召二臣復還舊職再諭諸臣勿以二臣為戒則忠言
至計因而畢陳于冕旒之下矣 六口察諛諂孔子曰浸
潤之譖膚受之愆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故成王息三叔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十九

家之福也伏望 皇上深察其情于凡一切譖毀之言悉
置不行保全善類而天下之至明必歸矣夫當今之時胡
虜猖獗 國計空虛其能背理傷道之事不知其幾更政
損益之政尚費神思恐勿論而以六事首陳者非無謂
也蓋此六事俱干 皇上之身心當今之急務六事既脩
天下之治可徐而理也 臣憂深慮苦發詞狂直非不知觸
忤 聖懷干犯群怒但念 愆不可縱機不可失故為割切
之談以徼萬一之聽倘 聖心由此轉移莠業由此克終
則雖干冒斧鉞亦所不辭 竊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
寧必縱使承意陷主不致至正臣今日之謂也伏望 皇
上鑒大馬之微忠採蕩蕩之過計將臣所言俯賜加納仍
由此以往面召輔臣以通上下之交躬覽童疏以達軍國
之務選將練兵以解疆場之危節用省費以裕經制之計
于凡節目之詳施為之序一悉心講畫成底成續精明
之志與天同健雍熙之化與春俱融豈直斯民不勝願幸
則 祖宗德業亦有遺光焉

聖明開言路杜奸萌以全聖德

兄邸報有吏科給事中石星一本歲序更新萬化伊始
懇乞 聖明亟圖政理以慰人心事奉 聖恩遠斯惡言

訕上好生經理著錦衣衛拿在午門前著實打六十棍為
臣等不許欺縱欽此 驟見不勝駭愕切思 陛下即

位統逾年耳前於太常寺卿周怡則調外任矣於禮科左
給事中陸鳳儀則斥之為民矣今於給事中石星既使為

民常差而復廷杖之幾乎就斃矣數月之間所以慶進言
之臣日漸以甚如此此豈言路抑遏之機而奸邪鼓弄擅

竊之漸治道亦降于此乎繫誠不可以無慮也臣時見報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即欲具奏陳其不可頃緣 陛下節有籍田春祭冊立之
儀即有疏諒未暇覽乃違違教旨今各舉已峻事萬機從

容輒敢冒昧一言非不知觸犯忌諱拂逆左右然而不容
已者誠以待罪言職不敢顧惜一身之利害而陷 陛下

於過舉也臣請即其不可者為 陛下陳之國家置耳目
之官所以補過拾遺不使人主陷於不義也是故在朝有

諍臣而後人君無過舉給事中以諫為職者也例當隨使
糾拾凡上言動少差皆得面言之若夫箠楚言官而真

言上上不得聞其過而怠心生矣怠心一生萬幾叢生
聖明矣故臣謂石星一事啟 陛下怠政之漸其不

二者一也古人云伏罪死義之士必在犯顏敢諫中求之

是犯顏敢諫之臣世道所賴而立而培養成全則在 大
君優崇而護惜之耳嘉靖末年權奸在朝士氣萎靡 陛

下即位凡以連言得罪者或起用之或錄錄之加恩控既
往實以激勸乎將來士類稍稍生氣矣石星入科未久乃

即能蹇蹇諱諱正色危論此實 陛下育息之人物是猶
萌藥始生正宜吹噓培植以期成全顧罷斥廷杖是摧折

其生意也士氣由此銷沮而側媚佞阿之風興矣於世道
何賴此其不可者二也 臣嘗觀古中世之主欲止人之言

往往加以誹謗之名夫人臣進言于君無非效忠于國詞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非激切不為動人主之聽自非病狂喪心而敢忤犯此情
理之所當察若夫禁人之言而謗加之則言涉于直者皆

謗也是雖欲以箝言者之口而實不足以服天下之心誠
恐名色一立非所以訓臣下臣竊惑之其不可者三也言

路者國家之命脈繫焉其通與塞而治亂隨之言路一塞
則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無言言之而天下之事去矣

聖明之主方導之使言而顧止之乎臣謂處石星一事是
杜眾正之路而開群枉之門此其不可者四也 聖明之患

前史載之詳矣故我朝聖旨付之內閣擬之昨石星之旨
見其從中批出莫不疑惑咸以面言為私天覆地載縱在

是有未當諒亦包荒而遠慶之如此如果出于 聖衷已
非納諫之美如出左右所擬或生羅蔽之歎竊弄之漸殆
不可長此其不可者五也宦官不預政 祖訓戒之嚴矣
陛下即位加恩從龍之臣雨露置布欲其沾造化之仁固
然也為此輩者正宜愈加勤慎小心以拱掃拂之役可也
但小人難養近則不遜從來內官未有條陳時政者而李
芳則妄肆其如簧之口他如黃浦之旌襲錦衣滕祥則為
票旨王本之生事高麗 朝廷置之不行此輩防遏之嚴
猶恐其肆然無忌若夫縱容之過其亦何所不為正德中
劉瑾事可為明鑒言官斥逐正以示其用事之端耳不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七五

由前言之則關言路之通塞由後言之則繫奸邪之滋長
誠非細小然也昔者仲虺之美成湯也不曰無過而曰改
過吉甫之事宣王也不曰無闕而曰補闕蓋人不以無過
為難而過以能改為貴語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過
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臣願 陛下以從善為心以
聞過為喜平旦而思留神俯察推前日起用建言廢棄之
意而施于今日以言得罪之臣待石星召用陸鳳儀原因
條陳邊事謬遺言意字眼亦非大罪俱復原職使天下曉
然知石星一事乃偶爾一時之誤庶幾可復于無過而不
至于有闕矣左右有言臣下短長者必察其毀譽之由左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七六

陳履見以裨補政疏

曹棟

臣聞上下交而德業成德業成而天地泰古之 聖帝明

王未有會此以言治者也 陛下改元一 詔派澤寧區

雖深山窮谷莫不喜若更生臣亦手舞足蹈以為得親漢

官威儀也詎意甫及二載漸不克終豈如其觀之盛而延

數年而後可議也哉抑 陛下志慮未定而有多岐之感

邪果左右匪人而坐蒙蔽之術邪嗚呼多岐之感涵養可

充也蒙蔽之術膏肓可慮也傳有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

世開元天寶若出二君元祐豐亨分為殊軌其治忽盛衰

不待智者而可知也 陛下嘗念及此否邪臣不暇毛舉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王曹一

縷悉上瀆 聰聰政以時事之大且急者疏為六條伏乞

推揚園之道採葛藟之言親賜 睿覽次第施行臣愚幸

甚天下幸甚

一曰謹嗜慾君身者天下之本 陛下春秋鼎盛其在血

氣未定時也椒籩未繁宗桃攸繁必也法健順之德以成

剛惟之化則龜斯綿綿而國祚有萬世之固矣二曰勤召

對人主接賢士大夫之時少親宦官宮妾之時多 陛下

初幸太學時聽經筵臣已窺求道之盛心矣第崇重難隆

啓沃未格規諷雖寓問難不施必也退 朝之後復御便

殿或召元老大臣或命翰林儒臣咨而訪焉移時漏下不

試較之深宮燕閑群小比附天理人欲果孰勝邪持以

歲月功效自見三曰明進退人主進一有德則百工勸退

一不肖則百辟懲治亂之原實出於此如戶部尚書孫交

刑部尚書林俊二臣者累 朝稱德一旦起而用之誠所

以勸百工也夫何柄用未幾二臣建明多未採納甚至回

話以塞俊而交因有齒寒之疑所以筭疏乞休請骸骨之

心方未已也伏望 開誠溫諭言聽計從務俾弼成正大

光明之業如工部侍郎陳雍衰而可令致仕者也乃留以

供職巡撫四川都御史許廷光貪而可令罷黜者也乃留

以調用內子監祭酒趙永師儒之官風化之首屢被人言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王曹一

五經掃地乃復賜勉留亦何顏侍講帷之側臨士子之

上哉必也嚴禮義之防昭勸懲之典則人存政舉而治功

可成矣四曰杜請託明主愛一頓一咲昭侯蔽蔽禱以待

有功 詔罷傳陞固有出於頓咲蔽禱之外者矣近者內

豎之請廣外戚之請第隨乞隨與大啓私門臣恐曠蕩之

思難飽溪壑之欲氣洩針芒堤成蟻穴不可不預為之防

也凡非分干請一切擯絕不與乃所以兩利而俱全之也

五曰重綸音易曰渙汗其大號書曰大哉王言蓋王言者

出焉為經天下後世所憑藉也近聞 旨意批答間亦不

由內閣如翰林院編修張潮奏緝 聖學以培治本乃此

曰該衙門知道不知所謂該衙門者何所指也大臣建
言官交章乃屢批曰已有旨了不知所謂旨者是歟非歟
傳稱成湯改過不吝亦皆非耶伏望用遵 成憲俱付內
閣擬票庶政體歸一而令出惟行矣六曰禁偽行晉尚清
談祀遂不振宋搢國是脉因以微習俗移人不可救也蓋
孔大聖也顏孟大賢也程朱大儒也心學淵源萬世不墜
近者邪說橫流壞人心術一人倡之百人和之雖號為士
大夫標榜道學互相推獎考其行則有大不然者不過
欺世盜名以為利祿之階耳始則甚微而末流無所不至
乞 勅禮部申明榜示痛加禁革庶敦士習而崇正學實
聖王教化之源也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十一 下四律一本

獻愚忠思神 聖政疏

管律

臣謹按三代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
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綠古無專誅之官故乘
時布令以速天下之言俾民隱上達王化旁通是以治隆
俗美良有山然今 陛下有堯舜之資居堯舜之位任喉
舌以公卿寄耳目以臺諫委腹心以近貴託藩屏以世勳
恭儉求治於今五年夫何海內多屯平康未覩臣仰窺
陛下必有勤於宵旰而未暇逸也蓋比者 陛下以大禮
未定 世廟未成無申純孝之心固不違他務茲者 大
禮定 世廟成純孝之心盡矣當此歲運更新之初正乃
順序為政之際臣濫冒言官既有警說不忍堅守口之戒
不為 陛下獻焉臣聞為治有術要在擇人故伏義書卦
以內君子外小人為太以內小人外君子為否故曰太曰
否係乎人之賢否關乎 國之盛衰歷漢唐宋之興替未
有不出乎此者臣願 陛下謹於任用務量才度德勿昵
匪人博訪旁求勿循近嬖如此則 尊德庇民捷於影響
嘉靖之治有不蔚然而興者臣豈信之乎臣又聞天地閉
而萬物否上下交而德業成是以政事之興蓋本于君臣
之協也君臣不協則上情下忌縉紳有識之徒必懷嚴穴
畏佳之思矣百揆庶務誰與輔之故曰同寅協恭和衷哉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十一 下四律一本

臣頌 陛下推公愛以體群情察厚誣以防讒間如此則
精白敬應捷於影響嘉靖之治有不蔚然而興者臣豈信
之乎臣又聞國之綱紀存乎賞罰聖帝王賞不避仇罰
行自近故曰人主御天下貴無私也蓋私則啓驕驕則強
強則橫橫則不可制矣夫豈社稷之福臣頌 陛下賞
功勿使濫于廝養罰罪勿使脫於苞苴如此則趨善遠惡
捷於影響嘉靖之治有不蔚然而興者臣豈信之乎臣又
聞王言惟作命發乎適而見乎遠四夷之所觀望萬姓之
所信從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故曰一言以利天下
其機如此可不謹歟臣頌 陛下於批荅之間究事情之
皇明兩朝脈抄 卷二 主理律二
可否審關係之重輕務詞與事宜事與理合如此則率作
與事捷於影響嘉靖之治有不蔚然而興者臣豈信之乎
臣又聞后從諫則聖蓋入君一身獨任天下之責深居九
重之中民情世事易於壅蔽故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人
主固與成厥功是以方 制封駁章奏舉正欺弊費
之給事中激濁揚清肅僚度貴之監察御史 祖宗以
來惟恐諫官依違乖職故常叮嚀諭之臣頌 陛下虛懷
納聽隱其短而用其長原其狂而亮其直如此則諭誠布
相捷於影響嘉靖之治有不蔚然而興者臣豈信之乎臣
又素方一介之士鑿然惟用卷卷盡心以事 陛下者唯

此五聞也是五者光能之故黎民於變舜能之故萬邦作
又禹能之故不距朕行湯武能之故兆民允殖四海承清
今之望 陛下三三帝四三王使中興之業增多於
太祖高皇帝開創之積者中外華夷同心而固也
陛下豈肯自遜之乎如臣言可采乞於 萬機之暇 賜
清夜之思融會 聖心而達之政事可也如有委以該備
門知道固甚臣寸草之心矣

皇明兩朝脈抄

卷二

主理律二

正 國體愜群心以全 聖孝顯 李 儼

臣伏見 陛下繼統之初虛已用賢登華庶物比我臣正

莫不一心一德相與輔致太平但議禮之時群臣各陳所

見不無異同蓋去古既遠禮文殘缺聚訟之論從古則然

遂至遠近漸成否隔姦人乘之惑上誣下無所不至 國

體既壞人心亦拂 陛下聰明天授豈不知之蓋純孝之

心無窮禮儀猶未全備不能不為固蔽之也今 世廟嘗

成而祀享之儀咸備 實錄既進而尊崇之典大彰臣下

何復紛擾奸諛何復觀觔易曰遇雨之吉群疑志也言剛

明若上揆孤之終自當釋合悔悟更新洗滌瑕疪此其時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廿七 中

矣傳曰得四海之懽心以祀其先者然後為天子之大孝

欲得四海之懽心未有不自 廟堂始當此之時宜有曠

蕩之 思以昭雪紿枉與天下相志於涉蕩乎平之域謹

昧死敢以正 國體愜群心二事為 陛下陳之

一曰虛心以廣 聖度 竊謂 陛下之於群臣如天地

之於萬物蓋臨博愛未嘗有偏特見近日言官累疏欲加

死者 恩典欲復竄謫名籍未蒙 俞允又加應該遷陞

差違官員率多從中阻格以近觀之似 陛下尚欲較計

議禮異同而督過之未忘爾夫議禮諸臣固守一得之愚

不能斟酌從宜以觸 天威自取罪戾又何言說但其初

心亦欲以此獻忠 陛下以效區區而不知其拂戾一至

於此拂戾之迹既以取怒 陛下其區區之忠亦與 陛

下平心亮察之也况忠心一伸萬事可冰釋矣代望釋去

前疑不主先入處以無心示以至公向日打死竄謫諸臣

俯從言官論奏量為優卹叙用各該遷轉差遣官員有常

格者俱照常格使天下瞭然知 聖心虛明應物真如天

地之無私無物不在覆載之中矣天下幸甚 二曰果斷

以消朋黨 竊謂 大禮已定前事既往天下猶有萬機

人才不可驟必正當靖恭分理萬事之機公平以盡群才

之用豈可獨揭議禮二字為的於天下使人疑賢否惟望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二 廿八 志

其的之所在而趨之近見文武臣工章奏文開必牽引議

禮者十常七八或以排排善類或以援引黨與或以翻異

成獄或以脫免罪逆或以變亂 舊章無耻若郭勛亦將

接此遮飾愆尤固不特庸書等數臣而已彼其意以 陛

下聰明洞察難於欺罔惟此一事足以取信若 陛下既

信從之大小臣工誰敢異議於是鹿馬可以易形白黑可

以易位天下事惟吾是聽無不 意矣蔡京之紹述奉檜

之和議欺上禦下用此術也國家受禍不遠之鑒况 朝

廷之間朋黨一立四方效之駸以成風臣見內外百司同

軍則相傾同官則相齟肆其偏心以相詬病攻乎異已而

代之位者往往皆是也此豈 清朝盛乎耶伏望 陛下
察往古安危之故究群臣忠邪之實奮 乾剛獨斷之權
以破背公死黨之私向之議信是而行事非不以其是而
掩其非向之議擅非而行事不以非而沒其是百司
庶府毋得動相傾陷奏牘之間毋得牽引舊事如有仍前
諛佞無耻煩瀆 天聽惡怒走馮陽攻陰擠者聽 臣等劾
奏降 旨切責或即坐以奸黨之罪使黨與潛消時靡有
爭宗社之福也天下幸甚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二十九

萬

勤初政以保 天命疏

魏時亮

本月初七日該鴻臚寺傳示免 朝一日至十一日復不
免 朝大小臣民咸謂我 皇上初政甫及一旬免 朝
至再臣獨以為 皇上時衰未釋耳今當抑哀除服之
日必將勤政事近儒臣悅聖學親經史者不但 御門已
也顧初政一事即繫人心稍有怠忽無以慰百姓之顛想
望太平之心慰百官滌慮思承 德化之意人心所在
天命所繫臣敢不為 陛下悉陳之恭惟 陛下 天地
宗廟之主百官政事之主億萬生靈命脉之主九夷八蠻
皆向之主也 陛下之勤急關係匪細而初政之敢忽人
心屬望尤匪細者昔帝舜初政詢岳闢門明目達聰武王
踐祚訪於箕子成王除服訪於群臣古之聖帝明王孽孽
汲汲於初政者類如此 陛下勤於此焉即將舉於堯舜
之隆躋於三代之上迺今 問學問政之勤懇未著而
御門奏事之傳免再申豈人心之所望於今日者哉蓋今
日之天下百姓窮困已極四方盜賊甚多 國家元氣耗
竭夷狄窺伺甚密中外拭目挽回者 陛下之親賢勤政
耳 陛下下一加意焉甚非難事甚不勞者若稍稍怠忽則
天下之元氣豈可以再壞哉有諷於 陛下者必曰 先
王餘年不 朝今數日暫免何害此最非忠愛

陛下以慰人心保 天命者所當立作者也蓋 先帝初
年日勤政事日御 經筵納諫甚多親賢無倦故一之
學聞事心之旨數十年後方始廢 朝然 先帝明於親
輔臣凡身之疾痛事之大小悉問之剛於制近習凡要緊
章奏疊置前列雖不要緊者不敢以滋礙蔽斷於去姦邪
凡中官姦臣素雖信愛一覺便斥夫 君德最莫先於剛
明英斷者而猶不免因 朝政之廢遂致海內之虛 遺
詔所謂蓋愆成美端在 陛下則 陛下明斷英烈悉遵
先帝即他年 萬壽日隆尤不可怠况今尚在 光帝初
年勤政之時天下望治之日而可怠乎昔周宣王初嘗憂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三十一 卷二
起矣後因姜后脫簪之請遂翫然早朝晏罷以成中興令
主夫一宣王也吳起幾失人心早朝遂成賢主孰謂 朝
政之可怠哉若 陛下以 朝政為勞精神稍覺不勝臣
請先言攝養精神之畧 陛下將有不勞而治者夫儒臣
經史保精神之良藥也宴安近侍成精神之配毒也自古
致治之君未有不親經史儒臣者而傷生害治之君未有
不由宴安近侍者顧 明王之自擇何如耳若 陛下以
御門稍覺虛文懇乞 斷然力行科臣所 請并開經筵
日親經史儒臣朗誦問答務講求保愛精神養心致治之
法進居 乾清早晚尤以尚書并大學衍義娛目養心或

即少屏左右端坐凝神儼對越 上帝務希減幸 御後
官之期則 陛下精神日強將萬萬年無疆惟壽豈但
朝政不勞而已哉 陛下盛德大業於此日將隆矣先臣
王守仁所謂養德養身只是一事非虛語也若 陛下應
有免朝之日直示臣下某日暫以其事免 朝若 陛下
出御大早果難只宜 欽定日出為度昔周政不綱而視
朝無一定之限或太早或失遲暮詩人諷之曰折柳樊圃
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夙則暮蓋言狂夫尚不敢越折柳
之限而人君何可越日出之限哉是故一有定限則 陛
下慣習將自有不覺其勞者矣矧 陛下聰明仁儉中外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三十一 卷二
傾仰有年茲必不以朝政為勞而恒以宴安近侍為戒臣
固謂 陛下下一釋服抑哀之後未有不勵政事近儒臣悅
聖學親經史者也伏乞 陛下鑒近日之免 朝知臣民
之屬望拳拳惟 天下太平為念惟 聖體保愛為心體
天之行健以 御門 御便殿 御經筵 勤政動學為
聖功奮 天之乾剛以讀書靜坐養心不溺於宴安近侍
為 聖德體 天之光明下濟以納諫諍辨賢邪慎賞罰
真意流通於臣下為 聖治此只在 陛下斷然有為不
時召見咨訪若古之聖帝明王之孳孳汲汲者則百官政
事可以允釐四海生靈可以永安九夷八蠻可皆歸化而

天地 宗廟之付託可永保於萬萬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三十一

新德衷以裨 聖治疏

王得素

竊惟聖哲之君應時而興必思明目達聰以廣維新之化
 賢智之臣獲主而事尤宜披肝露膽以盡獻納之職此固
 其相須之甚殷而相遇之不偶者也我 皇上嗣登 太
 寶 朝宁政觀頒布 綸旨海邦易聽即其直言無隱之
 求真巍然中興之令主矣臣切受 簡書巡省兩浙未能
 身遊 虞廷之盛而一念犬馬之微忠欲有所建明以為
 更始新政之助者殆夙夜不遑以自寧也敢紬繹 詔款
 遺意或上有關於 國體下有切於生民者條為八事開
 列奏 聞雖塵埃之小知無補於嵩岱之高而江海之深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三十一 李
 又何擇於涓流之細况臣備員臺東既有當言之責而
 皇上納諫若渴又有可言之時則亦何忍自甘緘默以速
 曠稟之罪哉伏惟 詢謀不遺於狂瞽 兼聽旁及於謏
 莛 留神采擇見諸施行庶一得之陋少有裨於 萬幾
 其所以行 宗社無疆之祚者亦在是矣

一曰正官闈管閩漢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
 原蓋上以事 宗廟而下以繼後世是不可以不重也故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
 妻皆有所限制而不敢過匪惟遏逸慾之漸亦以養壽命
 之本誠萬世之鑒戒也今 後宮之內老弱幽闕者不知

幾千百人陰氣鬱積怨望充盈有傷天地之和豈可不為之一處乎昔唐太祖踐祚聽中書舍人李百藥之言遣尚書左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於掖庭西門前後簡出三千餘人至今傳為盛事况今皇上嗣極之初治法堯舜將陋貞觀之政於不足為者臣請勅下禮部早正母后之位以聽天下之內治更選良家女備充妃嬪之教其餘婦女若未經先帝御幸久禁宮中者皆宜出之各歸親戚任求伉儷庶陽道常盛陰氣常微而所以順養聖躬消弭氛祲者此其大端矣伏乞 聖裁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三十五

春二

變殊制凡典其事而當其職者必得人以任之則義文可飭誠信可通由是郊而格帝廟而饗神存此焉出所謂惟賢者而後能盡祭之義者此也我朝建官置為太常寺職專祭祀原係正三品衙門則隆重之意樂可見矣故天順成化時有以禮部尚書而掌寺事者宜與將守約涿州郭景賢是也弘治正德時有以科甲名儒而居寺職者灤州齊章崑山魏校是也豈嘗以異端雜品而濫厠崇高之地偃然與公卿並駕齊驅者乎昔因先帝祈天永命建設齋醮故如師宗記者乃以黃冠羽士之流一巨顯祭至此今奉遺詔凡禳祀之舉盡行停止則官守

不可廢而宗記實不可用也臣請勅下吏部將宗記遷還本宮另選宿儒有德望者為之脩復祖宗之舊制永懸異教之匪人庶典三禮者皆實直惟清之士必能盡忠盡物以秩祭法以明祭義而相聖天子之明禋者其始庶幾乎伏乞 聖裁三曰惜名器嘗聞爵祿者天下之砥石帝王用之以彌世磨鈍者也故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夫以官賞而分功德則德之貴於功官之重於賞古人用意之微權衡之妙自有不容濫焉者矣惟英君詎辟掌損百萬之資而斬一即之拜其意亦在此耳竊嘆工部尚書徐杲者迺執斧斤攻造作一匹役之至卑且賤者也縱令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三十五

春三

其有誰妻之明公輸子之巧曾何係於國家之輕重哉請經營官殿勞苦而功高則優以厚賞亦云踰分矣顧乃授之高官以崇其爵錫之異服以華其躬膺之世祿以裕其後名器之濫至此已極誠者每以為扼腕而興嗟也臣請勅下吏部削去尚書之銜追奪飛魚之服放歸田里姑與冠帶以終身其子孫之在卿寺及錦衣衛者盡從罷斥仍編匠籍以供役用以後凡一技一藝之人不得曲意逢迎希干寵祿亦不得非分遷擢汗穢衣裳庶官不及私昵爵固及惡德薰猶不共器而居牛驥不同皂而牧朝政肅清而四母之聞風必為翕然稱快矣伏乞 聖裁

四曰禁諛諛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固天之常道而
祥則喜見災則惡亦人之恒情顧容悅之臣每藉祥瑞以
希寵榮好大之主多因祥瑞以誇功德臣嘗稽之往牒如
赤莖素養并柯其德之類史不絕書而要之諛諛之風則
從此濫觴矣恭惟我朝開國卓越千古故大聖人之
所作為亦迥出常情萬萬也姑舉一二事言之洪武二年
陝西寶雞縣進瑞麥一莖而三穗五穗者甚衆
太祖曰朕為生民主惟思脩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
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為國家之瑞蓋不以物為瑞
也永樂六年福建布按二司奏言栢生花為瑞成祖曰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三十七 春四 佃
朕主宰天下于生民休戚未能周知故委任爾等鎮撫藩
方以圖安戢而乃肆志逸樂於軍民疾苦一毫不言今言
栢花為瑞夫時和歲豐物無疵厲百姓富足四夷順安此
國家之瑞也乃降 爾書切責之大哉 王言有以仰見
二祖光明正大之心矣邇年以來獻瑞者不一而足凡形
諸表跡見諸歌誦者備極諛美之詞間有災異則多所忌
諱匿不以聞甚非所以憂治世而危明主也今 皇
上當履端正始之時不可不防其漸臣請 勅下禮部通
行曉諭中外臣工毋得仍蹈前愆以消邪佞之風以養直
諒之氣凡四方或有水旱疾疫之災寇賊盜寇之變不特

據實報聞使可以知戒懼而備修省庶 皇上敬 天勤
民與 二祖同其盛而諸臣忠言諫論亦與魏相同其休
矣伏乞 聖裁五曰慎題覆夫中外臣工身任官守言費
之寄者孰不懷忠悃竭誠敷陳時政思各建白以自獻
於 上然甲可乙否見多矛盾彼此非言有同共故下
之該部議以覆請於 天子 天子可其奏而降有 明
旨則當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期於永世之必行此實尊
君命重 王言之太義也但前此六卿擔當任怨者固多
獨斷之猷而依阿詭隨者未免徇人之見每至言官論事
奉 旨依擬之時委曲遷就漫無定主不曰誠如言官所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三十八 春五 佃
論則曰與本部查訪相同使 如綸之言 渙汗之號玩
若民間之常語多致廢格不加遵守此豈可以為訓乎臣
請 勅下各部今後遇有諸臣章疏務秉公詳看持衡察
酌是者直以為是即與奏行可也非者直以為非即與論
罷可也蓋苟可以同固不容於立異苟可以異亦不必於
尚同協輿論以裨 國是又何嫌疑計較之有哉若建言
者不顧 國家大體仍撫拾以沽忠題覆者不論事理當
否仍阿比以混上許科道官互相糾劾庶乎大臣秉執持
之義則庶官懷畏忌之心是惟不言言必可見諸施行而
言官之所頒布莫不世為天下法矣寧復有壅蔽之患哉

伏乞 聖鑒六曰清輪納臣伏讀 新詔款開 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糧欲加意節省以免微派之煩又欲差風力科道官清查以稽侵漁之弊累年積弊一日振刷此真盛治之事 太平之象也臣以為積弊固難於清查而善治莫先於法 祖蓋 祖宗立法至精至密惟行之久而廢隆則弊斯作焉所望以修舉之者寧不在於 今日乎嘗聞成化以前糧長解戶上納白糧及各料物戶工二部委官同科道驗收運送 內府糧長解戶不與內臣等見面故軍校不得脇勒內臣不得多取小民亦不致虧害及弘治以後部官避嫌各款糧料不肯驗收俱令小民運送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二十九 卷六

內府以故內臣軍校視此輩為奇貨多方刁指百計需求有白糧一石加至二三石乃能上納各項物料倍出三四百兩始得批迴糧解之人費踰常數不得不稱貸陪納輕則蕩產重則喪身雖有禁例誰敢與內臣抗衡雖切踴訴無由向 九重上達其困抑苦楚之狀不可勝言斯民一蒙是役殆將與死為隣矣且積習既久盤結已深彼視魚肉平民若秦越也而司 國計者獨忍其貼於危亡而不拯援之哉臣請 勅下該部查成化年間事例將承永庫及各監各局等衙門凡係 上供錢糧或添設科道一員或將巡視光祿寺工庫科道就便兼備如滿糧長解糧料

至京者徑赴該部與科道官處投文掛號聽部委官會同驗收運送 內府收貯各該內臣止許司鎖鑰紀出納並不得與民見面肆行索詐仍每月終科道官將一月內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各數日查算明白備造揭帖進呈御覽庶乎姦弊可祛財力可省而 祖宗之法度可復更始之治功可成矣然非 皇上下奮 乾剛毅然獨斷恐令未下而阻撓之計百出雖有良法美意其何以行之哉伏乞 聖裁七曰慎貢選夫建官惟賢任事惟能故網羅天下雋傑以布列於庶位者惟貴得其人而已不必拘拘于資格之限也近奉 新詔以舉人絕望于九卿歲貢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四十一 卷七

不得為方面 首諭吏部毋拘三途大哉 皇上所以飭吏治作士風者信莫踰於此矣但舉人之中年資壯茂志向高遠者儘有其人久緣在上者期待甚輕遂消阻自棄今遇 聖主旁招俊又破格超擢必有個儻非常之才奮發而興起者矣至於貢行非敢謂其獨劣也蓋緣埋沉歲月壯心已曠雖欲建功立業恒苦平日暮途窮此所以終難於策勵耳臣請 勅下該部查覆先年選貢之例每歲於正貢並行然行選貢又先於慎選提學但有員缺必多方博訪不分內外拔其華實並茂而非徒以道學欺世盜名者簡居是任諭令 校士之時不以一毫徇已徇人之私

得以參乎其間而取其力之強健也行誼之雅飾也
 術之純正也儀度之端嚴也然後舉而邦之於國及試
 之 大廷果能無此四長則從而會磨之否者先黜其人
 而後其提學所取亦坐以不明不公之罪庶幾百薦之
 士皆得以及時就錄賢能彙萃可以備三途之用可以預
 兩司之權而後明定采之事功亦從此致矣伏乞 聖裁
 八曰恤災傷竊惟淮安徐沛乃 國家根本之地而鳳泗
 州又 祖宗陵寢之區則所以緝營底定之者比之他郡
 縣尤當加意焉臣去歲出差南來道經彼地見其水患異
 常室廬漂沒田野荒蕪百姓流離嗷嗷待哺之狀誠有不
 忍言者矣况加以開濬新河工役繁興勞傷益甚今雖竣
 事而民之瘡痍未復寒無以衣饑無以食其屯住山嶺者
 亦無以居皆賄賂相視聞欲嘯起而為盜固理勢之所必
 至也夫樹藝者培其方長非難而難其枯槁為難蠶醫者
 已其疾病非難而難其膏肓為難其在乎今民方枯槁而
 疾入膏肓矣所以回生而起死者若非大加賑恤其何以
 濟乎查得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內 先帝念淮徐等處之
 遭水患而不忍斯民之陷於危亡也特 允輔臣所 請
 許差刑部左侍郎吳鳳前往被災地方動支徐淮二倉米
 錢四萬石運使徐德銀五萬兩及空府州縣無礙庫銀與

皇明尚朝疏抄

卷二

聖裁

皇明尚朝疏抄

卷二

聖裁

預備倉糧相兼支給一時百萬蒼生賴以全活而他變亦
 因之不作臣請 勅下戶部體照癸丑年事例擇遣大臣
 一員詣彼經畫賑賑以宣 德意以布 仁澤或止令彼
 處總理河道及總督漕運衙門就便分理優恤以救燃眉
 之急庶乎民皆懷感恩服而邦本可固寇亂可弭矣至於
 天下但有被災殘破地方并乞即與推廣一視同仁此又
 聖明如天浩蕩之恩聯屬人心之至計也伏乞
 聖裁

為定大禮正大法急大務以全 聖治疏 方鳳

臣惟禮者為治之本而必先于正名名分不正不足以為

治法者輔治之具而必先于賞罰賞罰不明不足以成治

至于萬幾庶政尤必以先務為急不急先務則為之無要

施之無序而欲禮之定法之行亦難矣欽惟 陛下聰明

睿知應天御極未及三月而隆恩善政遍及海宇然謂之

大有作為則可進求以堯舜之道而尚有未全者况以近

日之事觀之將來之作為又未知其為何如也 臣請冒死

陳之所謂大禮者 興獻王之議是也 陛下不肯自私

而付之禮部禮部不敢自專而會諸多官其所考定亦惟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為一 遵古人不易之制合天下人心之公而無一人敢以私意

參其間者雖周公復起亦難改移 陛下留中不決一月

有餘臣仰窺 聖心不過為于孝思不忍遽定而獻諂希

寵之臣遂立異說以搖庸聰伏望 陛下割恩從義堯已

復禮不必論 孝宗 興獻之親踈而當躋 太祖太宗

之心不必泥一家一國之私恩而當垂天下萬世之法則

大禮自定而治本立矣所謂大法者處決大獄是也太監

張銳張忠等罪大惡極無一民尺地不受其害論其情罪

當與江彬錢寧一律賊臣蕭敬等曲為救拔法司未減止

坐一死雖皇陶再興惡難別議本留于中半月必待御史

知所謂會審者將以其罪尚輕而欲加之以快人心抑

因其重賄交通宮掖而欲殺之以壞國法耶伏願 陛下

奮然獨斷毋事姑息將張銳等早賜處決勿惑于近侍之

回護勿阻于 宮感之挽扶使將來內臣皆知畏法罔敢

作慝則大法正而治具張矣所謂大務者御 經筵以親

儒臣開言路以防繼蔽是也雖聖如堯舜舍此無以成治

蓋 經筵之設所以培養德學講求治理不可一日而廢

也 陛下經筵日講之議遷延不斷而 內閣大臣動以

經月不得一見且聞有造為難問之言而多方誘引者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為一 切憂之科道之官所以補拾過遺規救時弊不可一時而

廢也今 陛下比之即位之初聽信漸踈而事屬左右親

信者輒以有肯為辭且聞有不由 內閣調停而徑自批

發者 竊痛之伏願 陛下以經筵為必當御而 內閣

師臣時 賜召問義理有未明者相與諮議事體有未安

者相與商度一言一動師保是依而內臣不得與如此則

得于講究之餘者親切有味而禮樂法度之施自無不宜

矣以科道為必可信奏疏之繁多見 陛下之好諫不當

有厭心言辭之顛直見 陛下之容諫不當有怒心或可

斷之于獨而左右不得沮此則得于聞見之下

聰明日啓而當政室長之事無不照矣臣待罪言職幸際
陛下必欲以堯舜望 陛下 陛下必如此而後可以為
堯舜否則一心之微攻之者衆邪正相勝不彼則此而天
下事之可慮有不可勝言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為三

從儉納言嚴法紀疏

周弘祖

昨親郵報偶 皇上有收買珍珠寶石之諭隨該都給事
卞魏時亮監察御史賀一桂各奏乞 恩停止俱未蒙
賜允臣嘗聞弊造濼器而群臣諫者十餘人武王受堯而
召公反覆敷言於其德既實之辯天命去留人心尚背
之機尤奉奉焉夫舜聖人也武王亦聖人也濼器微物也
受堯細行也而集諫至數十人數十言者豈虞周之臣事
此神聖之君當此細微之事不知將順德意而顧為此曉
曉哉良以忽小者累大輕始者鮮終故明王慎德必謹於
微而忠臣愛君當防其漸我 皇上嗣統以來 恭儉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從二
德見之 躬行播之 詔令不一而足此天下所共見共
聞也豈宜有是臣意茲 諭偶 皇上慮未及此决非
聖心之所安也故冒昧再為 皇上言之夫錦繡綺綺
珍玩儼自古目為迷心之醜毒比為伐國之斧斤矧茲珠
寶粟米可衣飢不可食在天地間尤為無用之物而價置
之勝踴採辦之艱辛甚至一粒一顆可當中人數家之產
陛下亦安忍以數萬家之產而易此無用之物哉昔堯
舜之世投珠抵璧下至漢文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後宮
無珠玉之飾宋太祖戒宮中用翠羽 皇上 盛德配舜
同克即漢文且羞言之又何有於宋太祖乎此區區太馬

之心所以繼三臣而不能已於言也然臣之此言道其常
 耳而臣之迂腐如此尤抱隱憂焉珍珠產於積表寶石出
 自滇南他貨有也今雖諭戶部收買然戶部必取辦於
 商人須轉售於官今之二省比裁領表自
 此種造逆以來已累勦餘居民半盜昨者會且本揚帆直
 指徑逼廣城大將俞大猷閉關自守坐視其焚劫殺掠十
 八餘日飽載而歸及賊去已遠有把總者復斬平民一家
 七首以充賊級僅餘一子奪新大猷文狀而殺之以其在
 省城且然其他孤遠郡邑村落鄉井可知矣滇南自鳳繼
 祖倡亂之後民瘼日瘁節日驕歸母嫂於留都前後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從一
 題奉 明旨 欽依無下十教沐朝弼視為故紙若罔聞
 知即毆方殊域奉絲綸隻字無不風行雷動會謂中土世
 臣而儼蹇抗拒如此耶即其敢於慢君如此其他免殘
 濫管斬芟小民可知矣夫以此愁苦思亂之民朝不保夕
 又奚暇為珠寶乞求裁兩地之採取既希則商人之轉販
 亦寡戶部將何從得裁縱有得亦必重貲購求於豪富勳
 戚之門臣不知其凡費備幾何也豈不其可惜哉伏乞
 皇上念茲民貧財盡之日正節用愛人之時不作無益害
 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將前項收買 成命 特賜報罷
 若俞大猷之狡滑縣閔玩寇殃民沐朝弼之狼惡跋扈罪

狀尤著均乞 大奮乾剛齊以 國法則民命全而邦本
 固 臣紀肅將 皇威丕著矣臣千冒 天嚴無任戰慄待
 命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從一

受言崇儉以光 聖德隆治 王時舉

臣近觀邸報吏部一本恭遇 太祀感激萬衷敬獻祈

天永命十劄備 康採餉臣上以隆萬世治安事慶戶科

都給事中魏時亮等奏原任給事中石星遇缺推用卷

聖旨石星如何起用姑且不究戶科都給事中魏時亮

等一本懇乞 聖明仰崇節儉憫恤民窮事內奏修寶珍

珠寶石奉 聖旨庫內缺珍寶着戶部買些來進用如何

這等說姑不究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竊惟寶忠直者治之

機 皇上則放逐之雖言官薦之而不從寶珠王者治之

靈 皇上則好樂之雖言官諫之而不止是一念之好惡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聖主舉十

雖微而關乎世道之隆污者甚大一時之從違雖輕而垂

乎萬世之勸戒者甚重臣待罪言官惡得無論臣嘗觀曆

太宗退朝謂長孫后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賀曰

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太宗說之夫

以太宗勉勉納諫晚年猶有廷辱之疑賴賢后之言而悟

甚矣受言之難也 皇上臨御之初召用建言諸臣後者

則恤錄之度越太宗遠矣乃今獨不容直臣之諫豈不欲

以 明主自若乎臣知 皇上必不為也又觀唐玄宗初

年以風俗侈靡其珠玉錦綉焚於殿后妃以下皆毋得

服珠玉錦綉及後在位日久用度日侈後官賞賜無節焉

夫以玄宗能自刻勵晚節猶以奢敗識者謂之鮮克有終

甚矣崇儉之難也 皇上登極之詔凡織造採買悉皆停

罷超越玄宗遠矣今乃獨不能禁珠寶之進豈不欲以節

儉自勵乎臣知 皇上必不為也又觀戰國時齊威王魏

惠王會田於郊惠王曰寡人國雖小有得寸之珠照車前

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

之所以為寶者與王異有四臣者將照十里豈特十二乘

哉惠王有慚色夫威王乃戰國中材之主猶知所寶在此

而不在彼况 皇上天縱之聖登三邁五顧肯居祿威之

下哉臣又知 皇上必不為也夫此三者皆 皇上之所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聖主舉十

必不為乃今言官薦之而不從諫之而不止者臣知其故

矣 皇上之意豈不以為人臣食君之祿不當言君之過

吾以至尊之威雖盡得天下之口無不可者殊不知君不

自明兼聽則明亦不自暗偏聽則暗故古之人君設誹謗

之木置敢諫之鼓樹進善之旌導而求諫用其言而顯其

身猶恐其人之不言而過失之未聞也况震之以威乎今

皇上之所逐者不過石星一人而已不足慮也然在 朝

之臣鑒石星之愆而以言為諱者所當慮也脂韋之習既

勝骨鯁之氣磨消甚至大臣持祿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

不敢言其為難極之患不既深乎 皇上之意又以為人

君以一人治天下常以天下奉一人吾以四海之富饒
致天下之珍無不可者殊不知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
於奢何以示後故古之人君捐金於山投璧於谷沉珠於
淵惡衣菲食敦朴以為天下先猶恐其令之不從而淳風
之或漓况導之以侈乎今皇上之所好者不過珍寶之
微而已不足戒也然天下之人從皇上之好而以侈相
尚者所當戒也競靡之念咸彰黷貨之風愈熾甚至卿大
臣皆徇利以寶家士庶人皆徇利以寶身其啓交征之患
之既大乎臣故曰關治道之隆污垂萬世之勸戒者此也
伏望 皇上恢張 聖德俯採狂言察石星陸鳳儀等言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聖五集三 万

雖逆耳心則效忠誠為圭璋之器亟行起用以復其官思
珍珠寶石等寒不可衣饑不可食徒為美觀之具亟行停
買以杜其侈庶言路開而善道日闢儉德崇而淳化益隆
矣

因事納忠以清化源裕 國用書 傅並奏

臣聞天下之化始於閭閻人君之德成於 恭儉故虞舜
克諧二女必先於民財之阜成湯不迺降色允謹乎貨利
之殖古之聖帝明王所以維持國本宣暢化源而綿雍熙
之業者端不外是仰惟 皇上睿資天縱 洞察理欲之
幾 儉德性成克慎奢靡之習天下臣民莫不引領傾心
日望 治化之成本月十一日禮部接出 聖諭祖宗之
制宮中設六尚皆預教以讀書使稍知禮法茲已缺少著
照例選民間女子年十一歲以上十六歲以下者三百人
進禮部知道欽此欽遵夫六尚之員既缺則選納之制當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聖五集三 万

陛下乃於從古之後方為此舉是誠動中典禮益昭
盛德之至聖臣仰體 德意亦既遴選以進夫供役于內
數百人足矣使新者既入而舊者不少於放竊恐幽閉之
思上千和氣女謁之盛適召災疹非所以增 宮闈之福
也如蒙 勅下各官量減三百移其廬葺以養今日之所
在者庶乎人不必加而使令足費不必增而財用裕一以
消怨曠之氣一以省 宮掖之費所以凝天和而延百福
者端在是矣奉月十八日續該戶部接出 聖諭取銀三
十萬兩來欽此 陛下富有四海則府庫之財皆 陛下
之財取之固無不可然王制曰天子不言有無言貧言

邦用出貨財者戶部之責也今竭四方之財以輸戶部竭戶部之財以輸各邊計歲用之缺多者百六十萬是財用之不足莫有甚於此時者也今日一朝而取三十萬兩臣恐不知其將安用之縱令事合給用亦乞勅下該部量入為出不必取入宮中以增內帑之冗耗昔太祖謂宋濂曰自古賢哲之君知天下之難保也遠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顧久而不厭明明祖訓真萬世之龜鑑臣仰窺聖德仁明恭儉固能恪遵祖訓但恐左右之人或以聲色貨利獻諛希寵者伏乞皇上勉崇儉德益敦化源念宮政之當節下之禮部皇明兩朝疏抄卷二 四十七 傳二

崇儉德恤民困以永固治安疏 賀一桂
該司禮監傳奉 聖諭買各樣寶石珍珠疋疋多買些三日要欽此又節奉 諭旨催取甚嚴臣聞自古聖明王莫不以節儉為急務蓋生民之休戚國家之安危繫焉事在前代臣不遠述我 聖祖深鑒奢侈之害碎胡元水鼎漏却陳氏鏤金床凡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皆令有司以銅為之其作法于前如此 聖子神孫世世守之遂使天下富安久遠永賴 皇上登極之詔停止採買珍珠等項一時臣民舉欣欣相慶咸謂 聖人有作規模宏遠恢辰 祖宗盛治無難也本年九月內該司禮監傳奉皇明兩朝疏抄卷二 崇一
聖諭買些貓睛碌寶石來隨該戶部題為傳奉 聖諭事伏奉 聖旨且罷中外聞之莫不歡欣鼓舞欽頌 聖明從善如流實天下治安之機即此一念一事充之 聖德必日新太平可坐致矣今乃復有前 旨臣愚忽聞不覺驚異以為 皇上法祖之初心從善之真念惜財愛民之至仁不無少替而中外臣民鼓舞瞻望之心不無以失臣復竊思 皇上聰明仁儉德由天縱忽傳此 諭必以為宜有四海何惜是微物故未憶前 旨已罷偶再傳之耳殊不知儉約者君德之本未有不身先而能率下者奢後者禍亂之源未有不由小而漸至大者語曰作法于涼其

弊猶貪作法于貪弊將安救 聖心轉移之間蓋天下安
危之會也昔舜造濬器禹雕其矧堦若十餘不止夫濬器
雕矧特小物耳何諫者之多耶忠臣事君必救其源若至
橫流則無益矣是故買珠若微事而漸實不可長也況今
災異非常水旱相仍正恐懼備省之時而黎民饑寒流離
者遍野未聞急為賑恤之當盜寇跳梁竊伏者盈耳未聞
急求安攘之策顧捐有益之財以買無用之物何若是急
執伏乞 聖慈俯恤民困務將珍玩等物一切停止惟專
意崇尚儉德以永治安則中外臣民莫不仰頌 皇上恤
民之至仁從善之盛心矣臣不勝殞越待罪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上

崇

皇明兩朝疏抄

聖學類

重經筵以養 聖德疏

鄭一鵬

臣聞自古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所
以作聖者亦惟輔養之有道焉耳是故周公在前史佚在
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則承弼之有人也有師以道之教
訓有傳以傳之德養有保以保其身體則輔導之有方也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則積累之有漸也故成王用
能嗣守文武大訓以篤周祜其輔養若德有此具也恭惟
皇帝陛下春秋尚盛察知夙成日 御經筵緝熙典學此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上

四十八

大有為之基也曾子有言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
則光大矣光明高大不在乎他在 陛下加之意而已所
謂加意者無他惟在以周成王為法而已臣待罪諫垣思
效涓埃莫補崇深夙夜思惟謹以切于 經筵者三事條
陳于左伏惟 聖明裁察幸甚緣係重 經筵以養 聖
德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一講讀之官莫難於得
賢古之人君急於得賢也咨詢舊牧明揚側陋乃至僚寮
下以求之矧近者乎竊見南京吏部尚書今起復羅欽順
國子監祭酒今養病曾鐸翰林院修撰今摘官呂柟道德
深純經學宏富皆負海內重望或累薦而未起或遷謫而

未選士類莫不惜之乞 勅吏部必加起用俾以舊樹且
付 經緯使待盡其論思登沃之忠其有巧言令色便僻
側媚者願 陛下速斥而遠之無得為善類之黨則左右
前後莫非正人書所謂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以日夕承
厥辟此之謂也 一學問之功莫先於論辨臣聞 太祖
時宋濂等講經義從容 賜坐咨及時事 太宗時楊士
奇等日造 宸前承 顧問灑下十教刻始退 孝宗御
經筵每有疑難曲加延訪吏部尚書王恕至於 聖躬過
勞為言今 經筵講讀數行儼然而退情慈畧不相接而
望輔養之益不亦難哉乞於勸講之際 聖心有所疑者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四十九 應二六

如何致亂下至閭閻艱難生民疾苦務令詳究敷 便治
亂存亡之迹常觸于目做于心自然知所警戒中庸所謂
好問好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者此之謂也 一學問
之功莫貴於有恒切見 孝宗皇帝御 經筵至十二月
方纔傳免近年率以十月傳免夫天理人欲不容並立日
與聖賢相對則道心常存而警戒愈慕之念自生日與賢
士相親則敬心常存而規誨彌直之語時聞即此心而充
之則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合德 祖宗矣今天時尚未
甚寒伏願不必傳免或別於 便殿溫和不處令講官日
逐進講既得以調攝 聖躬又得以輔養 聖德使天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五十 應二六

豫戒遊逸以謹君德疏

湛若水

臣父以險難退廢山澤恭遇 聖明繼極以人言起臣草
野之中置諸勸講之列臣勸講官進講之時 聖容淵穆
聖聽靜專臣豈勝 聖學緝熙之望邇者以暑月暫輟講
事臣切憂之夫人之心無所用則放有所做則存故廢於
講學則或繼以逸欲不可以不豫戒也孟軻曰雖有天下
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言人主不
可以一日不親賢講學也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
作聖夫聖狂遠矣乃係於一念之微可不寒心哉夫天下
之事禁之於未然者妨救之於既壞也難此臣所以日夜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五十一

湛

念此至切也夫以大舜之聖其臣猶戒之罔遊于逸罔滛
于樂無若舟朱傲惟慢遊是好傲實是作罔晝夜頌頌罔
水行舟朋滛于家用矜厥世言雖聖不可以不念也不念
則怠荒怠荒則傲傲則慢慢則遊遊則暴暴則朋滛而
矜厥世也夫矜世極矣其始起於一念之微可不寒心哉
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首陳殷三宗周文王之無逸其後
嗣王生則逸故享年有永有不永繼自今嗣王其無滛于
觀于逸于遊于田無逸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
若言不可不念勤恤戒遊逸以永命也夫不惟勤恤是念
則觀逸遊田之事與觀逸遊田之事則耽樂之心勝故

下絕於民上逆乎天也夫天民親矣其弗訓弗順乃生於

一念逸欲之微可不寒心哉臣謂 陛下今雖未御 經

筵日講然而憂勤之念兢兢之心蓋不可以寒者問者臣

願 聖明於一日之間以端居靜思為本以溫習講求為

業以敬親事天為職分以勤政親賢為急務處處存體

認天理俾此心無異於 經筵日講之時稍萌逸欲即為

禁止舊德老臣如大學士楊廷和等新起宿望如戶部尚

書孫交刑部尚書林俊等及九卿大臣時 賜召問以

其成王畏相之心尤擇內臣之老成忠厚者俾給侍左右

以取其旦夕承弼之益外則有輔相之賢內則有侍從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五十二

湛

正出則有正學之程入則有遊息之規謹十寒之戒尊克

念之訓存傲戒之心勵無逸之教法天不息與時偕行則

君德成而萬化理矣臣職在於以經義勸聖學以德業裨

人主故不容不言記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實臣愚

之心伏乞 聖明留意覽臣所奏根本重事存省坐隅為

天下力行之臣不勝犬馬之願

請冊立東宮疏

張君正

臣聞太子者國之大本君之儲貳自昔聖帝明王莫不早
 建元良預定儲位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臣昔侍 藩邸
 竊聞 皇子聰明岐嶷 睿賢夙成我 皇上茂膺 天
 眷篤生 聖子中外人心感切仰戴去歲 皇上登極之
 初禮官即疏請 冊立伏奉 聖諭以 皇子年尚幼先
 賜名而後 冊立臣有以見 皇上慎重典禮之意但人
 心屬望已久大計亦宜早定查得我 祖宗故事 宣宗
 以宣德三年立 英宗為皇太子時年二歲 憲宗以成
 化十一年立 孝宗為皇太子時年六歲 孝宗以弘治
 五年立 武宗為皇太子時尚未及歲也今 皇子年已
 六歲比之 孝廟年適相符較之 英 武兩朝則已過
 其期矣伏望 皇上率由 祖宗之舊章深惟 社稷之
 長計以今首春吉旦 勅下禮官早正 儲宮之位以定
 國本以慰群情至于 出閣講學及一應朝賀等禮稍俟
 數年 皇子睿體充實然後舉行亦未為遲臣愚昧荷
 皇上恩遇列在輔臣之末事關 宗社不敢不盡其愚伏
 惟 聖慈俯允施行天下幸甚

法祖類

遵成法革弊政以培國脈疏

張 冊

臣聞 千古道二帝所以聖儀刑文王成王所以賢伏惟
 我 皇上英竇神斷絕古今登極以來夙夜憂勤不憚
 興筆思以復我 太祖 太宗之盛海內臣工皆有以仰
 窺 陛下遵遵祖宗之盛心矣節該都御史何孟春及科
 道等官徐景崇汪淵虞瓊楊鈴王秀等各題款將各處廢
 裏鎮守內臣通行查革以靖地方節奉 欽依或推應節
 老成的去或查照舊青行或謂鎮守繫是舊制或謂這所
 言與成法有違因循牽制不欲變更臣竊揆 聖意非謂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五十三和
 鎮守內臣之設真可恃以保我子孫黎民也特以左右之
 人交謔合諛皆曰此 祖宗舊制也載之會典而可稽
 陛下亦曰此 祖宗舊制也行之累朝而未改踵訛襲非
 不以為其不知所膠固者 景皇帝之弊法而非我 太
 祖 太宗之貽謀也夫 太祖之時內官不得與外事諸
 司與內官監文移不得往來其為檢梘之法不可尚已永
 樂初我 太宗皇帝乃命三四內臣鎮守遼東開原及山
 西等處蓋專為提備邊機議然非常而設至於腹裏地方
 或遇有事其鎮守之任或以公侯伯都督之武臣或以尚
 書侍郎少卿之文職事寧之日仍取則京所以為萬世計

者蓋已不遺餘力矣及正統之末權閹誤國遂致我英
宗皇帝漢北之征 景皇帝以邨王藍國 尋據大位天
步艱難所在盜賊蜂起於是福建浙江山東四川等處始
命燕以內官為鎮守易文職以巡撫之名隨 該山東右
布政使裴綸奏稱山東為畿輔之邦勅遣內官唐廣鎮守
其地緣山東難同邊徼見有右都御史洪英狂彼巡撫督
同都布按三司常川操練軍士保固城池乞勅從長計議
凡非邊境有巡撫官員去處一體取回庶內臣無輕出之
勞有司免供應之擾景太元年十月十九日奉 景皇帝
聖旨內臣是朝廷家人去年各處賊寇生發人民流散因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五十四祖二 中

臣等去歲人民不得寧息因此差內外官員各處巡撫
守拊捕他每着安生樂業如今也有不才的縱容跟隨人
科害軍民有之都察院便行文書各處巡按御史按察司
官體訪果有此等之人應拿問的便拿問照例發落應奏
請的奏未處置夫由前之旨觀之始與縱虎出柙操挺殺
人者無異由後之旨觀之是知兄臂之不可終而姑勸以
徐徐知鄰雞之不可撥而月取其一善守 祖宗之法者
固未有不計天下之利害不惜事休之是非輕徇左右率
意自遂如 景皇帝之舉動者也臣惟 景皇帝之時舒
良王文之徒表裏用事政以賄成無復忌憚其前項內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五十五祖三 中

無足法者茲因舍我 太祖 太宗 世無變之法而如
 景皇帝之法乃謂禁已持久不復改為不亦非姓之甚耶
 夫 景皇帝原旨謂內臣朝廷家人但有緊急事務着他
 來說其言似是而實非其實無益而多損只如往歲宸濠
 之變逆節方萌預發其奸者按察副使胡世寧也又狀已
 熾戡定其亂者巡撫南潁都御史王守仁也而鎮守江西
 太監王宏先事不能告密於京師館時竟為其心降虜則
 所謂有事未說之云其果足恃耶夫太平則坐一省以毒
 朝廷之生靈遇變則懷願望以孤朝廷之委托是鎮守內
 臣之設不惟無名而適以為奸雄之資固愚民之所
 皇明兩朝疏 卷二 五十六 祖四
 未解者也頃來各處鎮守內臣革面革心不敢作惡臣固
 知 陛下聖智神武以大馬川人羈縛街勒無復狂逸奔
 蹶之慮然縉紳奇之腹而欲其不養竊脂之口而使之
 不肉區區之私竊恐其可制於一時而難保於他日此愚
 臣所以不識忌諱而肆為狂瞽之言也夫漢高畫一之法
 變於孝武而復於昭宣然後有吏稱民安之效宋室忠厚
 之規變於神宗而復於元祐然後成旋乾轉坤之功今自
 承 先朝大壞極敝之餘所任黔黎困窮已極重以災異
 迭出遑徵交馳此正 陛下痛革弊政以迓天休扶植凋
 瘵以培國脈之日也伏望 仰思 太祖 太宗成憲之

良 俯察 景皇帝立法之弊及於會前後臣僚紛紛不
 已之論 勅下該部集議通將前項地方應革鎮守內臣
 逐一查革以復我 太祖 太宗之舊他日書之史冊曰
 革守鎮內臣自 陛下始益真足以追配二帝而掩迹成
 王矣顧不億數臣自分此言一出未免為 陛下左右所
 不喜然失今不言為國家異日之遺恨愚臣負國之罪將
 無所逃矣
 皇明兩朝疏 卷二 五十七 祖五

正法守申令式以隆 中興盛治疏 洪 異

臣聞繼世而治天下不脩 祖宗之法治不可得而致也

歆修 祖宗之法不任賢智之士法不可得而脩也治以

法致法以人立天下其果無人乎顧所以用之者何如耳

得其人矣守其法矣如此而不 祖宗其治者臣未之聞

也洪惟 太祖高皇帝撫有天下稽古定制斟酌損益通

變宜民盱食宵衣垂三十載仁心美意洋溢於善政善教

之中直若精金美玉行諸萬世而無弊者也 聖子神孫

期於世守以永億萬年無疆之休夫何中被群奸扇亂更

變不常陵夷至於正德末年壞亂極矣幸而 祖宗功德

皇明兩朝疏批 卷二 五十八 洪 異

之在人心者未艾是以天命有歸肆命 陛下龍飛 藩

邸出繼 離明即位一 詔汛掃姦孽之流恢復 祖宗

之舊規模大備昭然如視青天如循大道天下臣民懽忻

鼓舞皆謂 陛下將大有為而太平之治可以指日而待

矣 即位以來昧爽視 朝孳孳圖治又選用老成人望

布 列庶位三公九卿率多 先朝耆舊練達方正之臣

然而及今三年民困未甦流亡未止災異未息刑罰未清

士論未明 國是未定盜賊滋熾風俗日偷夫以宜治而

人不治者何也臣愚以為 祖宗之法未修也 祖宗立

法之意未明也夫自正統以來 國步多艱奸臣誤 國

舊章或意事意變更相繼權巧立名第 祖宗之法非

不昭然在也得其名者已非其實有其職者或無其權妄

增濫設愈變愈多加以 累朝補偏救弊之政屢有轉移

急切新進之徒只謀近利條格冗雜事例繁多欲便已私

隨意援引一有論駁則曰此 先朝之制也此其人 奏

雅之例也以此而感 聖聰以之而排駁議 陛下將伊

誰適從乎方今天下之事臣未暇悉舉姑以其大者言之

陛下今日之法果皆 祖宗之舊已乎昔年弊政果皆盡

去已乎職任之外別置所司傳奉之徒尚未盡去守爵之

未修也子粒莊田與民爭利無名之費倍於正供賦役之

皇明兩朝疏批 卷二 五十九 洪 異

未修也下多僭上卑制踰尊一食百金一費巨萬風俗之

未修也軍士驕縱尺籍罔思鼠耗狗偷儲絕之軍政之

未修也水行陸挽動費千夫過山折乾巧於需索驛傳之

未修也條例浩繁訖無定主生死出入隨行愛憎刑名之

未修也倖臣第宅僭擬王者名山勝地半入溜流建置之

未修也凡若此者皆天下之所扼腕嘆息而莫之奈也

陛下嘗者請 太宗之時嘗見有是乎今之二三大臣雖皆

在位然但使之循常供職例以奉 命為賢此殆孟子所

謂好臣其所教者也雖有不佞亦將無以自見况其年皆

六十有奇西山景暮未見竹無幾矣 陛下春秋鼎盛政

務控忽治效未臻老成將盡 胡無人焉誰與共理可不
 及此而為先事之圖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
 繆牖戶言修政及時也且我 朝自洪武以來百五十年
 矣 國祚中微 陛下入承大統實為 中興再造之主
 正當及時追復舊章修明 太祖 太宗之業以新天下
 耳目以一天下心志而顧可以無事自委乎當此可為而
 不為此臣所以齟結而長嘆也伏願 陛下不以微臣之
 言為不可行而以 祖宗之法為必可復遴選三公九卿
 之中有賢良方正識達治體者特加 眷注使之披瀝肝
 膽具盡所見備將今日內外官制職掌倉儲錢糧賦役風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六十 滯
 俗禮制軍制驛傳刑名造作之類逐一議擬何者為 祖
 宗之法何者非 祖宗之法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何者
 行於今而不戾於古何者於古而不宜於今繁則刪之
 冗則去之害則除之善則復之務求於理而致於道無避
 忌諱毋沮權豪毋以 先朝之所常行者為拘毋以耳目
 之所習聞者為是隨條論列纂成 中興令典進呈 陛
 下揭諸廊廡日賜磨覽校 正每遇 經筵之日復與諸臣
 面訂可否務求至當永為 不易之規頒行中外使各臣工
 循此而行若有法外生事 必罪無赦如此則天下之政出
 於一而九奸巧之徒無由 而得紊亂 聖聰 陛下於萬

幾應亦將自有一定之見而非奸巧之徒所能惑矣上
 下一心君臣同德 太祖 太宗之法寧不復見於今日
 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願 陛下留意焉干冒 天
 威不勝戰慄悚懼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六十 滯

慎選東宮內外官僚以端大本疏 張鹵

臣于正月十二日與禮部尚書高儀等同日具本以

冊立 東宮大禮事上 請既而荷蒙 明旨允俞臣仰

見我 皇上上欲以隆 宗社萬年之計下且不遺臣愚

一得之言爰暨中外臣民不勝慶戴且各該衙門已具儀

擇吉事行在邇臣惟自昔帝王慎重儲闈固貴于早定尤

貴于預養故臣前本有謂周成王為太子方其尚在襁褓

之中必太公為之太師周公為之太傅召公為之太保伯

禽唐叔與之遊詩書禮樂以為習故成王能聖為成周令

主今所有 外廷官僚之選除師傅保之官輔臣與大臣

兼領其餘官僚尤宜于應選臣僚之中求其德誼誠篤學

術純正心行光明之人而 簡任之必不宜一使淫薄矯

飾之流得慶清貴以妨至公但 東宮講學備官事尚有

待臣且不敢贊 瀆至于 內庭應選人員近在目前其

機最尤為切要何者 皇子殿下當此 千秋曆齡與內

臣侍從其勢易為親密其情易為浹洽其為事易習其為

言易入故昔我 孝宗敬 皇帝之在 東宮也我 憲宗

純皇帝擇內官覃吉任典 聖高吉為人溫雅誠篤通詩書

識大體議論方正每于 午宗前口授大學中庸論語諸

書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說五刑六部及天下民情

畏再軍務以至諸凡情弊悉直言之嘗曰臣安敢望而責

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故至今仰 孝宗之聖者而必多

吉補導之功臣愚以為 東宮內臣之選見今在內人員

抑豈盡無能如吉者乎不則亦須求得其近似者方慎選

以充此二事係于天下國家首務誠非他事可比萬望我

皇上遠法帝王懿則近遵 祖宗成憲果以臣言不謬乞

勅下內閣令其選 東宮備官開講之日會同部院大臣

以選 外廷應備官俸再請 勅下司禮監令其目今即

會同在內近侍及各監局老成公直管事人員以選 內

廷應備官僚務各秉至公以求至當如有營求冒進之人

聖明兩朝疏抄 卷二 六十一 東二

計內外諸臣但有聞知即指名論究庶我 皇上啓後洪

猷 皇子殿下基命成德皆于是盡得其機要而 國家

億萬年無疆之治將益厚于昌隆矣

慎選官僚

呂應祥

臣等恭逢 皇太子冊立該輔臣等官選擬序事恭坊等員吏部題 請銓註開隨該科道等官先後論列選擬非人仰荷 陛下高明洞燭各有 處分或歸原職或令致仕中外權股各缺已蒙 聖諭有吏部推補臣等待罪該科無所知識但請禮有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又曰選天下端七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輔翼之故太子見正市間正言行正道皆正人也以此觀之則今日推補必有孝悌之行而有博聞今古者然後為有道之士可備禮樂之輔若漢唐宋以來輔翼非人不足言矣獨嘆服我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六十四

十一

先朝 列聖之慎於擇人而未嘗限於所選也又嘆服我皇上 勅諭且不備員之見誠超越千古而與 列聖同一心也 成祖文皇帝問楊士奇曰少今燕 東宮何官士奇對曰左諭德 上曰吾嘗察之獨胡廣與汝所行不忝 東宮官則 成祖文皇帝所倚以輔翼 東宮者胡廣楊士奇二人而已又問 仁祖皇帝擇 東宮講讀官尚書蹇義等以侍郎儀智應 詔蓋以儀智道理明執守正雖老精神不衰是 仁宗皇帝倚以輔翼 東宮者老臣儀智一人而已及至 宣宗皇帝擇用官僚以兵部尚書張本兼太子賓客 英宗皇帝擇用官僚以兵部尚書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六十五

十一

左春坊左諭德然以上諸臣考其出身或以歲貢或由學官或自守令或從布衣蓋期在得孝悌博聞之才以備禮樂之輔然亦不過此臣耳今 陛下且不備員之勅臣等仰見 陛下之心即 列聖之心也但今官僚方輔而論紛紛至豈不以 太子天下之本官僚輔翼之臣然與茲選者未盡皆孝悌有道術之士所以效忠于 陛下者不得不起眾怒一言之耳今 陛下 勅吏部選補萬一選補之後眾心難服甲可乙否再致人言臣等竊以 清明之朝師保之選誠為榮盛之事而致使人心疑惑指摘納賄之跡形於章奏傳布四方有碍觀聽故臣等思得今在 京在外九卿總兵等官其職不過一事其治不過一方凡有員缺尚書會同九卿等衙門各官公同推選題 請點用况官僚太子之輔其關係天下國家之大伏願 陛下 勅吏部照會同推選事例集各衙門官公同于 朝會內閣輔臣將已補各官及各員缺應補之人一一究度先之以孝悌次之以博聞有實行顯著者方許疏名上請點用庶幾合眾公於下遵 聖斷於上則人心自定人言自息垂之世世以為選官僚之法真才可得矣再願 陛下 勅會推各官不可推舉奔競之人蓋奔競者之立心也隨時勢以為轉移人好利則進以利好名則加以名百

計營求以快其欲遂其貪而已少遇利害輒叛而去望其
納忠責其死報不可得也今陛下聖神文武默運化
成其奔競者固無所容而太子進德之輔允宜斥去此輩
臣一得之愚上塵 聖覽如可採納 賜施行豈惟臣
民之幸實 宗廟無疆之休也臣等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李木 第 三

不

早舉 東宮朝儀以備典禮疏

禮部

聞自古聖王之貽謀也未始不以禮為防而其禮之得
又皆究微隱以周其慮蓋於辨等威防漸習雖節日至
細舉動至暫其關係至大而可久者尤不敢忽蓋所以為
天下萬世而非以自私也臣伏祝 皇天眷祐 前曜揚
輝 陛下深惟古典早建儲宮已嘗下 詔覃恩四方矣
既而慎選宮僚備輔導以隆法制天下皆知 陛下此舉
至公至明所以定大計而消覲觐為慮至深且遠也獨於
令節上箋之禮稍遲以歲月者意者以 王體未充而又
燕以謙抑耶夫人情之不容已者即禮之所由生今天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六十七 聖
荷 陛下覆育者已二十年有位者皆出授置而有知者
皆由涵濡而與之生成而又屢被 霽霽之恩正思所以
報稱而莫之為圖者及聞 儲宮之建又二年矣使其徒
抑法制之隆而未親威儀之盛亦何以一其視聽作其忠
愛而使之不倦哉臣聞竭股肱之力致保護之誠天下臣
民與臣殊責至於望 清光樂盛美而罄私願者其心則
一而已竊以明年正當天下臣儒朝 覲會試之期而元
日又為三始之吉欲乞 聖裁即於是日候 奉天殿大
禮既成請 皇太子出御 文華殿受朝賀如儀至思是
前內自幾旬外達意即上計之吏下及蠻夷君長雕題左

祀之晉凡奉正朔而未王者皆得歸附 庭墀必自慶以
 為朝 親而且得見吾 君之子也儒生學士稱說仁義
 者莫不矢初服而篤忠貞必且自慶相與謳歌吾 君之
 子也是禮雖止於拜稽而實則可以萃群情可以塞眾望
 可以昭大義不出 宮禁而闐四海不逾頃刻而垂萬萬
 年無疆之休是宜區區節日舉動而已哉或疑未告 廟
 而臨臣民與禮不應臣請暫於 奉先殿行禮或即代
 告自可通誠益推 祖考之愛有甚於子孫之敬而繁文
 在可累矣或疑膚質和粹不宜遠離阿保臣請擇左右慣
 習之人委之扈從重裝累茵周帷複幔戴日而出納陛而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本个案
 行亦自與深宮不異又况血氣得動盪而益舒智識由習
 熟而漸廣其於宣節不無相宜至于出 閣講讀自有常
 期不敢預讀此正所謂禮之權也 青輅既乘綵仗斯備
 凡冠服之制几案之規旒羽飾蓋之章其職掌有常員而
 納藏有常處也乞 勅所司及時督造仍查內外執事侍
 班員缺從公推補務得人不得其位至於周廬之士虎賁
 之威亦望嚴擇然後任使是不特取其膂力以壯羽衛實
 欲審其志意可托于城蓋文物以昭敷而 陛府以飭威
 斯二者又禮之微者也臣待罪宮密職當引古誼以贊助
 道術今觀典禮未備分不宜默惟 陛下亮其忠察其微

隱而早漸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本九案

請舉冊立 東宮八禮以端 國本疏 張 爾

先該禮部尚書高儀等丁隆慶元年正月十一日以

冊立 東宮事上 請冊于十二日該 內閣傳奉

聖諭 冊立東宮事年尚幼且 先賜名後行 冊立事

欽此于時臣仰見 聖心謙冲慎重雖于禮官之 請未

即施行而 明旨昭然業已 允俞一時中外人心莫不

誼傳慶忭已共戴吾 主器之有屬矣今欽遵 前諭已

一經年而 皇于睿齡又及六歲益聞岐嶷英哲茂異

時所宜蚤 諭教啟 聰明親正人習正事其機正在于

此故周成王之為太子也方其尚在襁褓必太公而之太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七十官一

師周公為之太傅召公為之太保伯禽唐叔與之遊詩書

禮樂以為習故成王能聖為成周今主况我 祖宗列聖

先後建 儲諭教時期始 太祖高皇帝慈愛鴻敷無

不 儲養若 威德之立 仁宗也亦惟于即位之二年

在宗之立 宣宗 義宗之立 憲宗也俱于幼穉之不

年且 義宗之立 冊立之時年未及二歲 孝宗之

冊立之時其年方及五歲詳稽 九制中開時期年歲稱

是尤多此皆性牒堪憑而 成法莫掩今 皇上自即位

以來視之 祖宗列聖建 儲之期則已遲 皇于十秋

之齡視之 祖宗列聖受 冊之年則已過 皇上雖欲

復事為謙而前聖長規 祖宗明憲固豈可盡違耶又且

今當一歲元春萬方在 觀人心屬望于此彌切臣以待

罪該科充閣職司伏望 皇上俯鑒愚忠 特垂天聽

勅下禮部再加詳議果臣所披瀝懇誠言不盡謬 容令

將 冊立事宜即具儀擇期上 請 欽定舉行則 國

本一定而後祿昌 儲闈預教而 至治永矣 宗社臣

民不勝幸甚

早定東宮朝賀禮制以慰情願 唐順之

臣聞古者豫也太子所以重宗社也太子既立則有臨蒞

之位有朝會之儀所以奉人心昭禮度也伏惟 陛下聖

謨獨運深惟 宗社根本之重早正 東宮儲貳之位以

繫宇內之心者二載於茲矣茲以儲躬冲幼務行謙抑凡

遇歲時令節及千秋慶賀令進箋 內庭此皆禮出從權

時有待令 皇天迪保庶美日昌雖能德尚縮而麟姿益

茂至於未歲首春又當天下百官述職多士賀與衣冠成

萃於 天都歡欣交通於萬國咸思望 元良游存岐嶷

之光以思報 陛下曲成範圍之大德者其心益有窮極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七十一

哉而文華受朝之儀缺而未講臣民稽首之敬抑而未伸

非所以彰 主器之殊尊答群心之屬望也臣愚伏願

陛下俯覽萬物作親之誠大昭育震重暉之盛特 勅各

該衙門凡 東宮朝賀一應儀注早為詳訂駕輿扈一

應法物早為完繕所貴周慎豐美以飾采章而聳觀聽其

青宮內外侍從禁衛一應職屬早為擇補務求忠謹端亮

以專羽翼而資併護儀物既修官聯既備及茲正陽履端

之辰蒼龍應律之候群臣請 奉天殿朝賀禮成即詣

文華殿朝賀 皇太子則離明之照成於兩作 前星之

耀增光紫極而內外官僚之衆四表 朝賀之臣咸於快

觀爭觀之餘興起其愛戴趨附之忱各思恪共乃職以對
揚 聖天子貽謀燕喜之休命者必自茲益篤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七十一

願獻微忠疏

郭希顏

臣退伏獻生未報 恩死如贖目今天下談士皆稱南
 優北虜為中國憂臣切以帝王欲安天下有緩急若孔子
 所謂不在顯史者是已明內之尤急也臣往歲恭讀 聖
 諭欲建帝立儲者道路相傳以立儲賀臣度曰立儲難
 皇上誠欲立儲宮則重臣有言請計者如猶木也其若安
 儲臣願陳忠之日久矣以為說從則兩在俱利臣之大榮
 也說不從則出位死罪臣之大懼也乃聞歲星變地震繼
 又 大殿災皆天垂仁愛之象諺意在廷或有出死力為
 皇上計此迄無一二調護者臣欲避死終不言每思 主

皇朝兩朝疏抄

卷三

七十四部一

文

恩感泣忽然忘生又臣嘗疏罪監國後有謗者必追咎及
 臣則是不言亦死為負 國言之雖死為報國臣寧一有
 報 陛下不敢言立儲請言安儲何者 君相相信則儲
 安兄弟相保則儲安父子相體則儲安相信有道釋疑是
 也相保有道分封是也相體有道總攬是也三者安儲之
 急務何謂釋疑臣觀自古蒙無故之議者仁君不及全其
 臣履危疑之地者慈父不能庇其子今 皇上至愛莫如
 二子至重莫如元輔其初固何嫌何疑也蓋自古者倡為
 二王面陳嚴嵩之說臣恐輔臣疑而不自安則何暇言後
 然尚可諉也由差遠也 二王疑而不自安則誰與承桃

此大可慮也由最近也不必疑於王 諭二王以母忘恭

敬使知嵩終無他也不必疑於王然後 王心無所惶
 感而師保是依大臣無所忌避而匡贊愈力臣故曰疑釋
 而 君相相信是為至和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何謂分
 封臣聞神龍離淵人易狎之美玉出匱人或伺之如此於
 外防也 二王親則 皇帝之子也貴則國體之寄也顧
 同處京府智與年長則崇尊所共欲防不預則譏隙所由
 萌昔三代之盛也大封同姓使各有寧宇以衛邦國而况
 于親子乎是故幼而離膝膝下者所以薦恩也長而出就
 藩封者所以疆本也今親藩遠離禁闈臣仰窺 天慈為

皇朝兩朝疏抄

卷二

七十五部二

文

王縱繼但官府不宜久居出封若已預待 王誠能恭叔
 齊之風高子滅之節大臣盡計 聖明早斷及時 勅王
 就國周其衛翼殊其寵數於制於情似為兩盡臣故曰分
 封而兄弟相保是為至福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何謂總
 攬臣惟父子之愛天性 皇上之子幾何恒情體子者未
 有不身任其難大而欲相安于無事也不觀之今時何時
 乎四郊多壘一日萬幾天意人心莫不頌 大聖人萬萬
 年垂拱者誠以南南而事權非 皇上神謨獨運太平未可
 反掌而收也若曰儲宮臣知天序所屬堯舜不能以揖讓
 聖德無私伊周不得而假手即京府獨處允宜親就需賢

涵養沖資討論往古得失相切劘於仁孝之道而一毫外
務不得與聞况時事固非高枕之日而 聖父又非倦勤
之年分封之典既定留京之意已明臣願 皇上端拱以
順天人從容而議建立以無不可者臣故曰總攬而父
子相體是為至治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內外各守屏翰
彼此永無猜妨官中問省之箋不時而進麾下富貴之想
奚自而生大之而傳世享國與天齊久次之而全終股肱
與國咸休至治昭而夷狄自貢至和感而天地自位至福
隆而 宗社自延此安儲之上計而今日之先急也每嘆
古者忠臣不退耕而忘君烈士不避僇以直諫臣嘗得置
皇明兩朝聊抄 卷二 七十一 郭三

輔臣只知 天恩莫報輒憤激椎心且先國者不讐其私
愛君者必及其後知而坐視非忠圖之不早非智是故在
廷不言在野不容不言惟 聖明仰慰 祖宗九天之望
深恩 聖母一昧之託察臣愚始終為 主無他赦草莽
言計自臣始則士豈有不嚮風勿首而爭效 闕下者哉

宮闈類

慰問中宮以全聖德

魯仰庇

臣本草茅荷蒙 先帝作養發身科第叨任庶僚無益尺
寸伏蒙 陛下簡拔擢臣臺諫荷國厚恩愧無補報前次
二疏干冒 天威自分貶斥幸而 聖恩浩蕩俯賜寬宥
臣雖粉骨碎身未足圖報切謂職居 官有聞輒言無
忠君愛國之誠又以 聖君明時不宜多言又謂言官所
言又中機會外此皆為無益臣謂此言未必皆非但負
聖君負明時則非臣所以惓惓報國之忠也今不敢一一
煩噴 聖聽切舉事之最大有關於 聖德者為 皇上
皇明兩朝聊抄 卷二 七十一 詹一

陳之嘗謂天子之有后猶天之有地也天子理陽教后理
陰教所以建天下之極為萬世之經也恭惟 皇后殿
先帝所賜以配 陛下以正位中宮者也 陛下宜遵
先帝之命篤宮闈之好以為 宗廟社稷之主以為四方
家人之則可也切聞 皇后殿下舉動端莊有拂 聖心
去歲 聖駕謁陵 皇后隨行朝野懼慶祥疑以釋近聞
又出坤寧置之別宮寢食起居不侍左右以致抑鬱成疾
陛下畧無眷顧之意中外議論紛紛聞者莫不垂涕萬一
疾甚不起其如貽天下後世之譏何其如為 聖德之累
何伏望 陛下遵 先帝之命念 宗社之重及今請就

正宮命直侍曉事官人奉以湯藥加以慰問則皇后柳
樹之氣以舒而康體亦因以平和矣臣每入朝之際聞諸
大小臣工無不以此為陛下懷憂但以事屬宮禁不敢
直言臣謂知而不言者欺也言而不盡者蔽也欺與蔽臣
子之罪死有餘辜也用是披瀝心血冒犯天威伏望
俯賜鑒納臣雖萬死亦瞑目甘心矣

速請正位中宮以端治本疏

王時舉

近觀邸報該雲南道御史詹仰庇一本披瀝忠悃乞加
慰問中宮以全聖德事奉聖旨后已侍朕多年無子
又多病近因病移居別宮以暢意樂心或可疾退而不曉
宮中事多言姑不究又禮科都給事中王之垣一本懇乞
聖明正位中宮以慰人心以光聖德事奉聖旨知
道了待后疾調理稍愈即還本宮該衙門知道欽此臣觀
之不勝駭謔臣待罪萬里之外雖朝政之得失尚不聞其
詳况宮闈事乎今書之邸報傳之中外矣凡大小臣工
莫不相顧垂泣以為事關君德之最大者臣敢惜死不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于九 奏
為我皇上陳之臣惟天者萬物之祖地者萬物之母故
子思子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未有天地不位而萬物能
育君猶天也皇極者則君之位也所以理陽教以
聽外治者脊此焉后猶地也坤寧者則后之位也所
以理陰教以聽內治者脊此焉位之時義大矣哉今皇
后母儀天下其位尊矣置諸別宮其處卑矣位尊而處卑
謂之拂經拂經則必有乖矣抑鬱之憂譬之地不得其位
則水旱震騰之變於此乎召之雖天有剛健之德其能獨
運於上以底萬物之育乎故曰如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物
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此之謂也皇

上之意以為 皇后多疾移居別宮或可疾退殊不知
皇后之事 皇上也猶地之於天也地非天以為之幘幪
則無以安其靜正之貞 皇后非 皇上以為之瞻依則
何以慰其坤順之懿睽違日深抑鬱日甚疾將日劇况能
退耶 皇上之意又以為待調理稍愈即還本宮殊不知
皇后之居宮中也猶地之居中央也豈可以疾之增減為
中宮之出入耶 皇上中天地而為綱常主將使天下之
天夫婦無不各得其所今 皇上乃與 皇后共奉
神靈之統者而使之不正其位乎共理萬物之宜者而
可使之不安其居乎又 先帝之選擇而作配者可使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八十五

宗藩類 議處宗藩事宜疏 咸元佐
臣聞國家極重之勢慮不可返天下殷憂之伏謀當預圖
方今 宗藩日盛祿糧不及人皆憂之言官亦嘗屢切陳
之然而卒未聞有善處之策往歲本部會議 宗藩條例
事有畫一之法冒濫不得容其奸冗竄頌裁時稱一快然
天潢繁衍而椒聊瓜瓞者不可限也 國課有額而歲徵
難派入者不足供也近因行臣建議事下本部臣係該司
職掌已經通行各藩及兩京各衙門人據所見得具疏
請今已及期止有兩京禮部一疏稍擴條格畧陳其弊而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八十一

封泉建諸子周錯要地如北平天險 文皇居之北平東

盡諸侯而西瀕大河如大寧遼左上谷雲中 遼寧谷代

四王為之葆塞雁門南控河上而西倚嘉谷如太原關中

延慶環靈酒泉張掖則 秦晉慶肅四王為屏蔽也如內

郡 諸王亦皆秉鉞部江崇權握勢維城維翰基布星羅

此固一時也迫於靖難以後世襲隆平齊谷繼譚漢趙旋

靡或懲或貸日積猜嫌尋梟益煩在權盡釋 朝堂無

調之迹府察無內補之階情親而勢愈疏養弊而防滋密

此又一時也嗣是而後驕侈漸盈開作不典荒酒謫暴歲

無虛牘亂倫逆節屢犯明條法多園丘之收辟有勅蓋之

皇明兩朝詠抄 卷上 八十二 歲二

慘况乎却用繁增經制無畧體靜其解尾大為虞仁人悽

惻而寒心志士痛哭而不足此復一時也其在於今則入

多祿寡支用不敷假貸揭債朔食望米以致資身無策日

不聊生乃有共遵而居分餅而膳四十而未婚二十載而

不定語及中冓則言之醜而不可詳存為道殣則狀其悲

而不忍見強梁者變弓走馬白晝搶奪於郊衢乘輿者執

擗擁蓋潛身竄入於輿皂此又一時也夫 高皇草昧之

初利建宗子 文皇靖難之日思贖前車用意不同各有
彼當至 列聖以迄於今時移勢改恩以義裁其分其理
自有不能以曲盡者矣即如 高皇見超一世豈不知宗

人之有今日但 開國之初固當如是至於世遠親降因

時損益亦待後善繼述之 主變而通之耳夫 國初親

郡王將軍總四十九位女總九位至永樂年間增封 親

郡王將軍四十一位女二十八位其數尚未盡多也而當

時祿入已損於前不能全給今二百年來宗支造入 玉

牒者共計四萬五千一百一十五位而見存者二萬八千

四百五十二位視 國初不啻十倍天下 王府之祿反

多於歲供 京師之米即使盡發 上世之輸猶不足王

祿之半為今之計欲裁 宗藩之祿以分給之則各宗所

入刻削已盡而且至於無可裁矣欲加小民之賦以周給

皇明兩朝詠抄 卷上 八十三 歲三

之則貧民之業誅求已極而且至於無可加矣夫各宗迫

於饑寒而嗷嗷相聞有司苦於無措而遑遑在慮况乎名

封婚禮請乞保勘奏報查駁文移展轉更有甚不易者以

參之乎夫今日之事已為難處十年之後截長補短每人

而生二子又知其增幾何人也中間雖有老死夭亡然死

者不如生者之多所增率四五萬添一人則添一人之封

添一封則添一人之祿繼此而復益以數千百萬祿米

國家常賦不足以供豈有神運鬼輸之術以濟之哉議者
有曰 國課不給稍做漢家分王之意使各宗人自為養
生育多寡皆不必顧則冒濫自絕亦可少蘇有司之力為

此說者意非不美然以一人論之且如 郡王其祿千石
儻生十子則每人而百石三七垂爰尚有本色米三十石
也又一相傳則或生三四子或生十數子則以三十石米
而三四十數分之矣又一拜傳亦復如是則愈分而愈微
夫婦感獲少者不下數人朝饔夕飧婚姻死喪其何以賒
彼庶民之家亦有產薄而世傳不乏者以其各有營業而
日生不窮也今 宗室坐食自守而欲人自為生臣固知
其不能矣臣謂當今 國事之極大者莫如 宗室天下
之大可憂者亦莫如 宗室於此而不開之以生路固不
可開之以生路而不善通夫 祖宗亦不可豈不觀諸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全四

祖宗朝乎彼 國親王之祿五萬復有段綰茶搨等月亦
復萬計不數年而止給祿米不給雜用反不數年而減為
萬石又不能給而代肅遠慶寧國諸王且歲給五百石
是 高皇令出自已而前後之言已不信矣至永樂祿日
殊 秦魯唐府各五千石 遼韓伊府各二千石 肅府
僅七白石 慶府雖七百五十石而 御王常於數內撥
給而 文皇去 國初未遠而 祖訓之文亦不盡守之
矣况 親王出城歲時訓練苑苑 祖訓也而靖難
以後則寢之 郡王子孫任用以官陞轉如常 祖訓也
而 累葉以來皆無之則 高皇祖訓 列聖以不遵而

奉行之矣其在今日事勢愈難尚可朕柱而調瑟乎即位
高皇而觀今日之困如此 文皇而遇今日之難為又如
此乎援照制祿之初而蓋給之乎抑通變其術而別為之
議乎况封建同姓世世相傳此古之所有坐食縣官爵職
世授則古之所無臣故以為欲善其法必須大破常格不
拘 祖訓各藩封爵不必盡授有不封者士農工商各從
其便一切出城越閩之例盡弛其禁使人人得以力業則
各宗有謀身之策而 國家紓空乏之憂我 皇上親親
之誼亦庶可以善其後矣臣之此議人非智不及此而不
敢以聞於 上者良以 祖訓難更又恐出城之禁一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全五

全五

萬一有不逞之徒啓暴生變則追論首事之臣不免其錯
始禍之誅耳又聞 高皇帝時平遼訓澤葉伯臣應 詔
陳言首請裁抑 諸王而 上輒大怒被逮死獄其後不
數年而 親王之祿亦遂大減是 高皇誅其身而用其
言伯臣之身雖僂而有功於 國則大矣臣於此時無故
而發大難之端非不知其事之可危但今日之事 國事
也人臣之義苟利於 國死生以之臣職掌所關禍福利
害皆所不計即使使用臣之言而誅臣之身臣無所悔何者
害及一身為甚小而利在 國家為甚大也昔扁鵲過齊
桓侯客之及見其有疾論以不治將滌乃三見而不信以

致於不可救今 宗室之病已在腸胃然酒醪可及再益

數年而深入骨髓則痛焉其將驚而走夫臣故借擬數款

開列如左條議上 聞伏乞 勅下本部通行各 親郡

王大集將軍中尉從長計議當今各宗子女見有幾何各

處賦稅見有幾何自今以後人數合增幾何天下民力足

能供億幾何各省錢糧尚可加派與否各宗坐食可為父

計與否將臣之所議與相治之制彼此參酌扼便孰何

利何害當必有一定之見如於事體人情果為利便即具

奏前來聽本部議覆施行至於臣之意見所不及與之易

地所難行者則化裁通變全在當 國者一劑量之耳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八十 疏末

不勝切望之至 一限封爵查得嘉靖年間 皇林王台

翰奏稱 宗室之中其較難免不必較其妾媵有無上定

其子女多少議 親王限以五子之外其餘多生者止給

冠帶祭才並無爵祿令其自行營業或商或農所行從便

親王以三子為例將軍以下各隨等差已經本部酌議具

覆 先帝未賜決允遂寢其事臣謂人之子女原有定數

不必限也惟限其生子之數則於人情似為少排宜乎

先帝之未允也然而生不必限封則可限蓋 帝孫王孫

親疎有等 恩教禮秩階級有差今 國朝歷世已二百

年以親論之亦遊減矣故除初封 親王且姑照例襲

後三世而後每加詳議外其 累朝支派之分列各藩者

當立為定制以限之如 親王嫡長子例襲 親王庶嫡

庶次子許封其四共五位焉 郡王嫡長子例襲 郡王

英嫡庶次子許封其二共三位焉鎮輔奉國將軍有嫡子

許封其二無嫡子止許以封庶子一人 請封鎮輔奉國

中尉不論嫡庶許封一子以上各爵職如有生子數多不

得盡封者 請名 王親軍

開俊秀子弟一體 王親軍

例止任外官其德力 王親軍

親王之子例為 王親軍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八十 疏末

軍中尉之子例得職祿令其自行營業或商或農所行從便

封者竟與齊民等不苦而生稍居 侯爵所分貴賤貧

富迥然懸絕已為不情況書必賴燈火之資經商必藉

貨遷之本力穡田得乎賦賦之授工藝不能無俯仰之累

彼將何以為生耶臣以為宗女宗婿尚有婿資多者給銀

百兩今後合無將 親王之子不得封者至十六歲 賜

之冠帶仍給銀六百兩 郡王之子不得封者至二十歲

亦 賜之冠帶仍給銀四百兩將軍中尉之子不得封者

有志入學 賜之衣巾若止務生業不必 賜各子仍

俱給銀一百兩以上各子通減處給則或仕或不仕咸有

所賴似無失所之嘆但與查勘一節極當慎詳庶
 以滋妄費之弊如是而各宗之子猶或有不能自立而
 廢業者則譬諸家有不育之子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
 擅出城郭 國有明禁今既任其生業則必不能出
 惡為不可臣嘗稽之 祖訓並無禁出城郭之文其所
 以禁之不出出郭者為近日放縱不法者設也苟能各務
 生業守王度一有不檢稍加繩之雖出城何害也或曰
 宗室有罪例不加刑今入仕矣職與交易情事一切貸之
 則貪婪竟縱交弱暴寡益多事矣臣愚以為 宗室不加
 刑責原非古道即刑罰不加則大亂之道也夫人情有欲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八十八 八十九

所以平其情而不亂者恃有司之法絕之耳今 宗室一
 有小過不以有司治之而動必奏 請苟以錙銖斤兩彼
 必忿爭而遽欲聞之 朝廷則往來勞費靡時妨業彼小
 民者豈願為此哉若復不較而姑縱之則錙銖不治千金
 可攫斤兩不戒則腴產可侵故曰有司之法不行大亂之
 道也太常人之愛子弟者必望師傳用夏楚以威之今之
 有司皆士大夫 國朝之外傳也今之宗室皆 皇家苗
 裔族屬子弟也與其姑息而養成惡德以就罪辟孰若
 嚴而造就成才以歸於正之為愈哉且聞今之貧宗備
 無所不為匿名執役其心極極是叨諱其名而陰

忍其辱也若顯拔縉紳之列而均受舉劾之公分授四民
 之業而平以市官之法此大公至正之道不足以言愧矣
 臣嘗熟思而酌議如此 一議繼嗣查得 郡王無嗣止
 許本文奉祀不得接兄終弟及之例已申明人知共守
 惟 親王若得之親弟親姪繼襲臣愚以為 親王之得
 封謂其為 帝胄所分 天子之次子親之欲其貴愛之
 欲其富故崇之以禮貌不使與兄弟同輩大相懸絕耳今
 子孫相繼世世富貴固不必言但至乏嗣則統緒已絕即
 以本文奉祀使香火不泯亦已矣而何為又使親弟親姪
 繼襲其爵哉 國家功臣遇有乏嗣則許族人襲爵此謂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八十九 九十一

先世嘗有勳勞於 國故報功之典不當刻絕繼其世緒
 是所以勸百工也至於 親王則以親論而非以功論傳
 之數世其澤已斬其福已過彼親弟親姪自有本等爵職
 何緣躡進王者之尊乎臣愚以為自今以後有絕嗣者止
 推倫序相應賢能著聞者一人管理府事雖有親弟親姪
 不得冒 請復繼王爵 一別疏屬查得 國制郡王六
 世孫以下世授奉國中尉夫奉國中尉之職自 親王而
 推則七世矣自 郡王而推則六世矣即自奉國中尉而
 推世世不改則與 國終始將萬世矣攷之古昔典禮莫
 備於周然周家五世外無會慶罔皆弗之及非薄之矣親

親之殺天秩不然其禮固有云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族竭矣今至奉國中尉孰非 皇家祖免以下親乎且祖廟之制親盡則祧今我 朝開國 四祖肇基 德億熙仁皆為藏主則於 祖且然矣而况平屬乎臣於前款議將中尉止封一子然奉國中尉世世皆封一子則恩數無窮親疎無等揆諸古者六世親竭之說大不侔矣合無今後奉國中尉授封一子再傳而下不必 賜封止將所生第一子給銀一百兩使為資本傳至五世而止其餘悉聽自便庶恩義並立而法制亦可逮及矣 一議王君查得郡縣王及郡縣鄉君各隨父之差等 請封初不限其數之多寡及至選配儀賓各有職事 請命祿米從人等項今男封既有限制合無將 親王之女止封其三 郡王之女止封其二 將軍中尉之女各封其一 王君之祿俱各照舊外其選配儀賓既有職事 請命列之官階足為榮寵合將祿衣免給亦無不可以上各女有不盡封者仍各給以婚資使為贍用出自 親王者給銀二百兩出自郡王者給銀一百兩出自將軍者給銀八十兩出自中尉者給銀五十兩選配之婚聽其自為生理其應舉入仕者悉按宗女宗婿除已前者勿論外以後各宗女婿給銀五十兩之外不必另給冠帶婚資一體聽其自便 一議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九十一

感上

費查得冒妾子女擅婚之氏輩野子女與一應庶人例雖皆不與封然其各子猶有不等口粮尤為便利但前項各宗各庶或有年已長成不堪讀書及無產運營或驕惰遊蕩不能生理者一旦革其口粮恐不聊生似亦 聖世之葉人矣合無將以前者俱各照舊遵行外自今以後所生之子各宜豫為教訓聽其從便生理不必給以口粮則宗人不至告病而 國家亦可以節無益之費矣 一議擅婚查得 宗室 請封選婚必有本部題覆行選各宗選有之日奏結完備本部查明具覆方有勘合行令入府成婚若未經奏 請而徑自配偶或雖經奏 請未授封號而先以成婚皆為擅婚擅婚之子例不得封歲給米五十石仍本折中半兼支此定例也但各府擅婚最多皆不顯言其弊或假捏奉到勘合或言遵照相沿舊例原未奏 請淑恭宜安人等號此等名色雖各有不同皆屬擅婚例無授封之理然後既不肯自首其弊而奏抄到部必不能違例題覆則一切立案不行固其法之不得不然也夫各宗格於例而無由申其願 臣等拘於法而難以徇其情乃有老大未婚而饑饉不給種種苦抑不可勝述者矣為今之計莫若使各宗自首明言其為擅婚之子照例給與本等口粮士農工商仍聽其便自今以後生者止許 賜名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九十一

感上

不必再給口糧本從官生理可也伏候 聖裁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卷二

條議 宗藩至切事宜

何起鳴

臣等惟當今 國家有二大事所宜及時講求者外之邊防內之宗藩是也邊防近蒙 聖明軫念已經會官集議見今各邊整頓漸有次第惟是 宗藩一年來愈斯靡趾綿衍繁盛即祿歲增民財日訕比之邊方尤為難處近按玉牒實在之數親郡王將軍中尉及未名未封與庶人等項共計二萬八千四百九十一位郡縣至君儀賈不與焉其視 國初分封之數不止萬倍總計歲支祿米八百六十餘萬石較之漕運四百萬石之入又不得倍之 國初以十稅一今則十而稅二三未止也夫本根茂盛則枝葉蕃滋臣慮再越十年又不止前數矣以故 宗室則衣食不充嗷嗷控訴有司則艱於處給莫可支持賈誼所謂失今不治終成錮疾誠可憂矣恭惟 世宗皇帝周覽遐思爰 命禮官集議定為 宗藩條例一書頒布各藩永為盛典無容議矣但中間條例未盡遵行臣等職掌所關爰 陳曾臆列為九事仰塵 天聽惟 聖明留意焉 一臣謹按洪武八年初定諸王宗人祿米每歲 親王五萬石郡王六千石二十八年 太祖謂戶部尚書郁新曰朕今子孫衆盛原定 親王歲祿米五萬石今天下官吏軍士彌多俸給彌廣其斟酌古今稍節省以資乏用議更定親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卷二

王歲祿萬石御王三千石夫洪武八年至二十八年封
未諭時也即憂之用料酌節省如此 祖宗不為萬世計
耶查得議處改折 御王以下哀多益寡尚有定論惟是
親王歲祿參差不一夫 親王為 朝廷屏翰祿降重
良不為過但 親王一體祿次懸殊而本折有輕重地方
有貧富尤非所以遵 祖訓而一衆心也合無降諭 親
王使知 朝廷經費之難同宗貧瘠之極使議願減原額
之數或願改折若干或願每歲輸祿若干以補本府宗室
不足之數各令具 奏 朝廷降勅復與堅坊示勸倘數
月之內後一無奏 聞者該部通計斟酌減務令均齊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九十四

處以治其生亦得宗子維城之義似不必過為拘泥者
先年 郡王有犯罪革爵者嗣後弟姪遠孫多至貢祿月
襲乃又并其子女同進封者糜費國力莫此為甚條例查
革信不刊之典美何頒行之逾四年不聞一疏奏議豈以
天下 御王一承繼正爵無冒襲者乎臣不暇悉數如
晉府交城王表袖以輔國將軍應不得襲崇端王表叔之
爵又加弟為鎮國將軍 郡王繼絕 祖訓果有其文耶
舉一交城而諸如此者尚多也請乞 勅下禮部通行有
王府去處撫按官轉行長史司等官具啟 親王及管理
等爵查係以前犯罪革爵及故絕 郡王弟姪遠孫曾經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九十五

冒襲者作速具 奏冒襲本爵能自首者仍許襲爵身終
其子以鎮國將軍管理府事餘爵悉從改正通查具奏到
日該部該科覈實施行毋得再為具文徇情容隱一 宗
室新封一位則祿米新增一分年復一年無所底止及今
不處則病國病民病宗室無一可者臣見該部題撥各
宗祿米行文各布政司止云於附近倉庫撥季撥給不知
作何坐派處分以故賦日多歛日急而民亦莫知其所以
然矣合無 勅下該部通行有 王府布政司備呈以前
本處祿糧若干作何撥給或於額糧內增加或於額糧外
區處有無完欠各查明造冊具 奏此後凡遇 冊封即

上將軍中尉等爵應給祿米若干作何處分派撥俱年終
類奏查考至缺少去處各該撫按官此日 詔書督率所
屬查催完納此外亦宜善為區處毋只靠損貧民如山東
泰山湖廣泰和香錢之類積剩者皆可補奏是在有地方
責者一加之意耳一 國家軍息宗室全在名封婚禮不
失其時今據 王牒所請將軍而下未名者八千八百位
有奇未封者五千二百位有奇至使 恩禮過期宗人怨
憤殊非事體臣見該部題覆可謂疏通而猶後閣若此何
也蓋議撥雖由該部而 奏請遲速應否合格實在 親
王與另城郡王也訪得各處 宗室初生奏報及 請名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九十五
請封選婚必有同室司府保結然後具 奏閱節通於錢
神文核於歲月是故名封未得而祿頌以為借債之券
矣臣愚以為此必輔導嚴 欽限凡宗子初生該府嚴實
限一年以裡奏報名封婚禮俱不許過期如無違碍而奏
請過二年之上者年終類奏凡十位長史教授罰俸二十
位以上者長史教授輕則任俸重則議斥其長史六年無
過賢勞茂著許得一体陞用給 誥命服色自本年六月
以前各 王府奏到名封婚禮有礙題覆者該部備開選
錯失格及保勘不到錄由通行巡按御史轉行各府長史
教授等官限文到一月以裏作速回 奏以憑提覆施行

如再才踰故違稽備該部悉遵 詔旨嚴行查案治罪
郡王故絕府第也嚴督歸 親王掌管侍有親轉給此定
例也近又著之條例其明何迄今未見以一第一條奏
朝廷者此微利為乾沒計即有司者奉行未至即即
臣所知如 兩陵王故絕遺下府第產田金銀財物不止
數十萬計若非御史趙若目擊將軍勤州等有何不
為田潤王語等所影射即觀此一府餘可類推也乞 勅
該部一面再行河南撫按官將兩陵王遺下府第莊田等
項查追實數作速具 奏一面通行各處撫按備查凡係
故絕 郡王及削除 親王廢所逐一查明從實具 奏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九十七
其報到之數該部登記簿籍付所司掌管候本處有新封
者照數撥給以充祿糧不必更屬該府以滋隱沒 一條
例開載改正禁工蓋有見於花生蠶育之弊最為實亂
天潢所當首章臣等訪得 王府間有一二裁革而其占
檢者尚多即有議革黃綠復業 朝廷法紀沉閣不行近
如 遼府收樂工張繼之女塞子川兒朦朧 請名希圖
承襲若非該省御史相繼糾察不幾於冒祀 宗親乎
親王如此郡王而下從何究詰此樂工所當及車而收買
子女之禁尤當嚴也合無 勅下該部通行各 王府及
各該巡按御史原設立官廳監數變賣入官樂工編籍

當差樂婦從良改嫁通限一月以裏將改正過數目要
變賣過房產者于編配過男婦若干造冊具奏政有仍
前占悖者重行懲奏先將該府轉導官提問凡王府收
買子女果係缺人使用無例具奏限以名數收買一次
不許在於境內境外擅自收取以恐濫穢違者許所在官
司申達巡按御史將轉導官并差遣人等參奏治罪一
親王而下至中尉自王妃以至安人卿君身後皆有御
祭蓋朝廷親厚終盛典也臣頃奉使見一二處御
祭有司供辦祭器豐儉不一在王府則欲極豐在司
則欲儉在遺祭官則於豐儉之間稍為裁酌故有一祭
費數百金者有一祭費十金者慶慶不同歲歲不定其間
不良有司未免因緣為奸本以教族適以病民臣查得
會典所載止見牛犢羊豕其餘祭器止云轉屬買辦豐儉
未有定數合無勅下該部酌議凡遇各王府應行祭
禮照依爵位定差等文移該衙門通將合用品物備細開
寫各照彼處時估動支官銀買辦不許額外多增一物道
累小民各王府亦不許希圖折乾製慶盛典庶典禮歸
一人易遵守一王府奉奏司止許理一應雜事有呈
長史司并護衛指揮司發落與內官衙門無相統攝備載
祖訓可考近訪得各王府內使等官營求出外管莊收

卷二

九十九

刻乃需索有司夫馬張打旗號擅作威福羅織人重
行厚歛靡所不至王慶深宮無緣得知所以然者由各
近來玩視祖訓私收闖入編滿宮中各求克利是以
以外生事擾害軍民招納投獻恬不知畏且其第宅墳墓
之類務極卑侈僭踰制典依憑城社莫敢誰何伏乞勅
下該部通行各該撫按轉行長史司等王知會嚴加禁
軍內使人等格遵祖訓一應錢糧止令屯老旗甲人後
催辦不許擅自出外擾民仍通行各王府將見在內官
內使盡數清查凡不係照例奏封不由內監撥給者一
一單退仍嚴私割之律并第宅墳墓違制蓋造者通行
皇明兩朝疏抄卷二 九十九

釐正敢有抗違者巡按御史查叅長史官一體治罪凡此
九者或議勸捐祿糧或議查革冒襲或議清府第正樂工
無非以義御親之意或議分封或議祿糧或議名封婚
禮無非以恩厚親之意至於定祭物禁肉使又無非恤
民衛親之意皆慶宗藩之至切要者所以廣條例之未
行而濟一時權宜之計耳如蒙勅下該部議覆上請
蚤賜施行其於宗藩未必無小補矣此外又有國家
經久計者議論不一有謂郡王以下宜定限子女襲封
其限外之數止給冠帶口糧者有謂奉國將軍以下宜節
節秩者有謂親王傳至祖免以外馮一有之嗣者止

卷二

九十九

許親支以本爵承官府事不得繼封者有謂 即王六世
孫以下將中尉長子世襲其餘止 賜宗派名目聽其自
便者有謂 宗室既有限制不許 請封則不宜困之一
城使畢力農商其有才識超邁者悉照 祖訓許其肄業
所在儒學以取科目仍照 親王仕格不得授以京秩有
違犯者 體糾劾此則事關重大臣等至愚極陋何敢
陳臆見惟願 廟堂之上上張燈畫 特降 手勅廣集
公論定為經常遠大之計上請 宸斷施行實 宗社生
民無疆之福也

覆岷王奏加祿米疏

王國光

湖廣清吏司崇崇本部送戶科抄出 岷王定耀奏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查 岷府
始祖 岷莊王於洪武二十八年分封雲南永樂二十二
年移國湖廣武崗州奏奉 仁宗皇帝聖旨岷王每歲全
支本色一千石欽此正統元年三月二十五日日本府奏稱
祿米日用不敷本部覆奏奉 聖旨 聖旨還添本色
祿米二百石不為例欽此天順元年六月十九日日本府又
奏稱不敷本部的議具題奉 英宗皇帝聖旨加添祿米
三百石折鈔與王欽此成化五年九月二十五日日本府又
奏照依 親王事例賜與祿米一萬石本部又經覆奏奉
憲宗皇帝聖旨將折鈔數內支與本色一百石欽此成
化十年四月初五日日本府照前具奏本部又經覆奏 憲
宗皇帝聖旨王既奏稱祿米日用不給准將折鈔二百石
都撥與本色欽此正德九年十月初八日復照前具奏該
本部看符鈔內填無日期不問恐差來官羅尚仁撥置捏
寫授進及諛府輔導官不能以理勸諫又經覆奏 武宗
皇帝聖旨是差來賫奏輔導官本都當究治且饒這遭欽
此俱經節奉 欽依欽遵去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
詳詳 岷王定耀奏稱原支米一千五百石係所在行糧

分封祿米未經復欲比照 宗藩條例 請給祿米二

千石將前項米石截日停支一節為照 岷王祿米石數

原支一千本 祖宗分封之定制續增五百實 累朝厚

睦之殊恩查有卷案原非行糧且查該府自成化年來累

引 親王事例奏擾俱未加增今定耀復又假捏名色混

行奏討以近各 王府宗室繁衍歲支祿米視 國初不

啻數倍雖照舊例尚不能供使額外加增何以取辦照

得 岷王溪鑑為欲不思禮義多防群小是為敢違 祖

宗之制所據陳乞難以別議恭候 命下本部照會湖廣

布政司轉行 岷王長史司啓 王知命前項祿米照舊

皇明高廟疏抄 卷二 源一

關文不得再行且奏

駁肅王請地疏

賈三近

臣查得萬曆元年十二月初六日該 肅王縉熿奏為懇

乞 天恩憐憫親藩歲用浩繁俯從該部初議存留

欽賜祖業莊田以資世世養贍事內開乞討已奉 明旨

裁革抵補軍餉莊田等因奉 聖旨戶部查看來說欽此

臣隨具本恭駁該府抗 旨違例亂法罔 上納賄冒襲

等情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該部據例案寢迄今一年

為該府者正宜循禮省愆安分知足終其身享有 王爵

以及子孫亦云幸矣乃本月十五日復接得 肅王縉熿

一本為再乞 天恩憐憫親藩歲用不支國帑豈舉早違

皇明高廟疏抄 卷二 源一

明旨俯賜查給祖業莊田以濟十分窘迫以資世世養贍

事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臣謹按 肅王所 奏大畧

與前相同而欺罔偽辯無人臣禮且咎臣不宜恭駁言詞

乖憤比前尤甚臣請據實為我 皇上陳之夫該府不當

讓 親王路人所知也不當讓而竟讓為亦路人所知也

當是時禮官執 奏屢矣數萬之賄朝入權門 王爵之

旨眷從中下執手可執錢神有靈不然 世廟與 先帝

之初旨固在也而何一夕遽變也哉通神之賂既可以謀

王得王則巧賄之媒自可以求地得地此其故智無足異

者但天下事假令不論可否不究是非弊曰無財可求吾

力可辯焉則渾敦迷謀發得志而國家之紀綱法度
蕩然矣臣竊詳該府偽辯欺君罔上者蓋有六焉夫
仍支輔國祿見有明旨也而該府所奏乃以叨進親
王愈難倫約為詞中若鞅鞅然不安於輔國之俸者此其
偽辯欺罔者一也裁折祿之莊田抵補軍餉奉有欽依
也而該府所奏乃曰莊田盡歸朝廷能補軍餉幾何還
給臣府能損朝廷幾何夫歲一萬二千所入國家豈
有愛焉直所不當與者雖錙銖不妄也徒知與朝廷較
量多寡而不論事理之應得與否詞語悖戾謀謀披飾此
其欺罔偽辯者二也不曰百年之蓄積罄於一朝之賄賂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一百一十 駁三

而顧駕言於歲用浩繁三喪未舉百口為累矯詐之情顯
然立見此其欺罔偽辯者三也該府富饒誰無耳目二百
年來咬噬壽汝之所不能繼者一旦破例得之此何等營
為也而詭言十分窘迫窮其刻骨將誰欺乎此其欺罔偽
辯者四也前項莊田一則曰欽賜一則曰祖業不知
賜自何朝受自何王祖訓未開會典未載臣嘗考
載籍宣德年間該府康王請加祿以宣宗諭之曰洪武
永樂間補王歲祿五百石莊王不言者以朝廷念
地遠輸轉甚難故也仁孝即位即加五百石矣朕遵
祖訓不敢違由是觀之則知該府先王祿止千石有自來

矣使當時有前項欽賜莊田則宣廟勸諭中何不及
之縱使有此亦懷王以前之所當得者耳而豈支輔國
祿者所宜有耶此其欺罔偽辯者五也該府奏中又妄引
皇上登極新詔宗室節年因事減祿糧者准復有違
及該部題覆天下王府田土洪武永樂以前不動之例
不思恩詔所言乃是復其所本有非增其所本無也况
中間更有除敗倫傷化之條查得該府以叔繼姪倫次乖
紊風化倒置雖謂之敗倫傷化也亦宜縱有是祿例不宜
復況未有乎至謂部議洪武永樂以前不動之說臣未詳
考即如所奏亦但指舊係親王所有者言之耳使懷
王尚在孰得而議革之該府冒爵其土田正所當動者耳
而安得援以為例耶此其欺罔偽辯者六也夫該府欺
君罔上者六而及答臣之不宜參駁橫謂未聞奉赫然
之明旨一經言官駁諭遂可訕然中止者豈該府亦未
詳臣之職掌乎朝廷設立言官職主參駁內可以封還
奏章外可以糾正姦蠹上自王侯下及庶職中有不公
不法者孰非臣等所當言者乎故棄德崇茲請庸回者
臣得而指摘之驕奢淫佚賄賂宣彰者臣得而糾劾之狡
詐異常貪饕無厭者臣得而駁正之蓋朝廷為紀綱之
宗而臣備員耳目為國家衛紀綱者也使天下無此紀

綱無此議論則寧漢遼伊接踵於世矣且逆如寧漢橫如遼伊其初尚未敢肆也姑厚賂左右以求試焉一試不已以至於再再試不已以至於三屢試屢效如取如携夫然後見天下事惟吾所欲為而無復忌矣臣數年竊見肅府之已三試也謀王則得王謀地欲得地嗣是以後更復誰思乎尾大不掉昔人憂之無將之戒春秋所謹晉鄭勅周吳楚抗漢勢終僭踰幾始妄求此其漸不可長也伏願皇上大奮乾斷察偽辨之存慮世罔之說體世廟越世豈有相繼之意邊先皇續煩不准繼罷之旨勅下該部速集廷臣會議將該府仍舊革去王爵特從禮部初議於肅府請罪一人掌理府事庶使倖得者釐正而綱紀肅清矣求者竊謀而藩服帖然矣臣不勝竦息待罪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一百四

聖

極論 宗室乞早為處分以正紀綱疏 胡維新

據山西布政司分守帶管分巡冀北道右叅議范大儒呈先據大同府知府師桂呈稱 廣靈等王府輔國將軍克燔等不持紅領迫脅本職要將竹與各府祿糧白手全領因無印類未敢放支克燔等率領衆宗俊柵等到府治大門外喊叫擁入府堂圍繞將本職搶擄衣領羣行兇歐衣服盡行搗碎緣由蒙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胡 批行分巡冀北道速查報又蒙巡撫大同右僉都御史張邦彥批行分巡道查明議報蒙此已經備行大同府同知周國卿會同長史司查勘去後今據本官會同左長史孟鵬年右長史周祐呈稱合卷行 廣靈王府輔國將軍克燔等先因平素不守禮法蕩費多端致將原給祿領當與各宗去訖嘉靖四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糾同 昌化王府鎮國中尉克級及不知爵名百十餘位至府東公廨將本府知府師桂圍繞要將原當與人祿糧白手支領比師桂因見各宗無有長史司原給印領向伊理說本府放銀全憑印領比號相同方行支放黏附卷內以憑開銷查盤今既無有原給印領狀本府憑何執照况各宗衆多面目亦不盡識准候計議傳當方取奉命各宗不聽即將師桂圍繞定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一百四

聖

王府素國將軍克燦等將師桂束帶搭作三段救解方散
師桂隨具呈聞有克燦不遂前謀因見 素強王克燦素
有瘋疾且手下常有先在今脫逃棍徒馬秀曹瑤子許廷
實及未到儀賓郝國舉素教誘為非於本年五月初二
日克燦又糾同 昌化王府鎮國中尉克蘇等百十餘位
前到府內裸形赤體百般辱罵又主令克蘇克拉要拔府
治井內救勸方散至本日二更時分克燦出同馬秀等及
不知爵名 素強五六十位擁請 素強王刊於大同府
大門外各擊鞦韆等物將大門砍打喊稱定將無賴
宗室祿糧先放方能及聲言要打府官北因昏夜及庫獄
皇明兩朝疏抄 宗二
在內帥桂隨令巡更人役將府門關閉各散訖至五月初
五日該府因見各宗窘迫不已隨將前因具啓 代王乞
為酌處給與各宗間當准長史司牒奉 代王令各宗
素不守禮騙借人錢不肯檢用專一開場賭博包姦酗酒
任意花費未及數日罄盡又糾聚宗類倒告害著長
史司行文大同府轉呈撫按守巡衙門自四十一年冬季
領狀為始其放債之家止許得要本錢不許圖利分文等
因奉此該長史司隨將前因行諭各宗及後牒大同府訖
克燦等不遂前謀仍向師桂處堅要白手全領比師桂復
將前因啓知 代王處蒙允令書辦官王鴻儒等傳令本

府將無領各宗支與七分收有印領各宗支與三分以後
再不許借質以啓爭端師桂遵素支放間於本月初八日
不期克燦仍要白手強行全領平空糾合各 宗室擁跑
至府堂主使 潞城王府鎮國中尉俊柵將師桂衣領搶
住又主使克燦克燦及 潞城王府輔國將軍克煇 饒
陽王府奉國將軍廷堪各下手將師桂自府堂探拉至二
門外羣行兇毆又有 昌化等王府奉國將軍等將俊樞
俊祿克燦俊熊克蘇俊樞克燦俊燦俊燦俊燦俊燦及不
計名爵百十餘位先後羣計幫助不已以致克燦等肆行
無忌比有 代府監放祿糧官校蘭文道王大印等在傍
皇明兩朝疏抄 宗三
看見慌懼當即啓知 代王差令各役前來將克燦等及
為首克燦等節次挈獲赴府拘禁去訖各宗見事不諧方
各走散師桂隨將前因及各宗節次懷恨減支等項支離
詞語一併具由關行本府啓知 代王及通申合于上司
照詳外今蒙會查前因為照前項宗祿係千餘糧支放自
有舊規率循已非一日今各宗既無原領強膺放支撥之
條例已屬違礙該府曲為啓允三七放支酌諸事體亦似
調停為各宗者正宜悔於平素之浪費而感其今日之酌
處可也願乃愈恣驕取肆謬圖糾衆而毆打府官恃強
而致裂章服 典制罔念紀綱何存所據克燦克煇俊

柵克煇克燦廷拱所當首級共 來強王克燭并俊樹後
祿克燦俊樹克蘇俊樹克煇克燦俊樹克燦俊樹止於
從似難罪論再照馬秀曹瞎子許廷寶郝國庸撥置社
同惡相濟相應重究及照 潞城等王府教授田國用郝
米李廷寶蘇民望周文騰均係輔導之官俱乏匡救之義
亦應併究會勘相同緣由到道為照輔國將軍克燦等并
儀質郝國庸根從馬秀等及教授田國用等已經各官會
同勘議案究前來無容別議及照左長史孟鵬年右長史
周祐責全攸存啓陳不早似應併論等因備由到下據此
案照先據大同府申前事已經批行查報去後今據前因
皇明兩朝疏抄 案四

議懲者也 饒陽王府儀賓郝國庸以邪狎聯姻 宗室
助兇惡等辱府臣朝夕之羣聚為非明其教誘強霸而自
手支領暗是主唆亦應從重究治者也 潞城等王府教
授田國用郝米李廷寶蘇民望周文騰年君頑逆義味匪
持救正失於先時不使循規蹈矩坐視忍於臨事遠送
冠裂蒙相應擬究如律者也 代府長史司左長史孟鵬
年右長史周祐職司輔導豈宗儀漫不相關見味幾宜致
聞見喧然可駭雖幸 親王之禁戢底定於一時所據各
官之啓陳終屬於後至相應併究者也再照大同地方
當邊境廣集緊切歷鄰軍民積素驕悍周畫區處為力甚
皇明兩朝疏抄 案五

除批行該道將化人馬秀等挈門另報其 來強王克燭
併俊樹等惕從雖出一時原無下牛兒跡姑行長史周
王省諭戒飭外臣會同巡撫大同右僉都御史張邦彥
照 廣靈王府輔國將軍克燦 昌化王府鎮國中尉克
輟 潞城王府鎮國中尉俊樹輔國將軍克煇 寧津王
府奉國將軍克燦 饒陽王府奉國將軍廷拱縱情怙惡
心狡 典章生事造端習成風俗白日橫行城市張
勢以作威半夜羣擊府門聚徒衆而逞惡視 命吏恒
如臧獲何事輒肆欺凌素公法有若弁髦故意不行遵守
其它不法雖未及通查據此真情亦自宜首論相應從重
高宮親齋謹題請 旨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三

巡遊

聖駕南巡思獻愚忠疏

王廷相

仰惟 皇上下諭禮部欲躬詣 顯陵相卜吉北旬日之內合行事宜靡不整辦齊備戒行有期臣竊觀 皇上南行之計決矣必矣無疑矣但臣日來稍有私憂過計之慮 欲聞 皇上九發九止而不收輒觸 君父之怒既而思之人臣事君有犯無隱心有所不忍而不敢言是欺其心不忠甚矣况大臣有心替股肱之托與人主有同戚共樂之義者哉故終不得為 皇上陳之伏惟 宥其莽獷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之誅少加 聽納幸甚幸甚伏自 聖諭下議南巡以來 說者曰所過地方災傷特甚人相噬食流民載路盜賊蟻 興恐有犯傷車之應以致驚動 乘輿者又有云 聖駕 南巡近邊首虜如花當部落回風為患深入腹裏如往年 搶至昌平地方致使京師戒嚴者又有云今日之行 卷 衛官軍旗校及內外從官諸人役不下數萬其糧料草 束車輛馬匹各處供應所費不貲郡縣倉庫在在空虛百 姓聞風外避有言無所措處有此三者皆衆人之所慮患 之在外者若處置得宜猶可其無虞臣之所慮乃不在 此仰惟 皇上玉體清明常加靜養善極猶時小有小快

人也遠涉長途日昃靡縱安憩輒植未免勞頓而况衝 風塵隔殊水上六氣蒸之互內受之萬一倘致 聖體 違和 聖心不暢誰其任之登頓山原不如深宮大庭理 察之為安觸冒風塵不如逆神靜室適遣之為樂 皇上 何乃自苦而必欲親行哉臣惟每日於朝祭之時獲觀 天顏精神發氣滿容便於一二大臣言之不覺喜動於心 時而聞有不快即為不樂今者 皇上遠行去適就勞舍 靜而動安得不為 皇上慮之此臣之所以不得不竭愚 忠陳之也臣又再三思之人君巡幸一時其所關係至太 至重至緊至要何以言之君中可以制外事勢機權盡由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我也處外必假付託事勢機權半由諸人也况勞人動輒 之餘加之苦急無聊之故變生於倉卒忠起於不測此理 勢之或有者觀諸自古以來人主巡幸之事載在史冊是 為後世殷鑒者其得失安危之跡可考而知也知之而不 言之是無深遠先機之見者也其以至難之事草草視為 容易泛常者也是不愛重其君犯險徼倖危微倖于萬無事 者也伏望 皇上垂鑒往事少為加察焉且 皇上必欲 躬詣 顯陵者乃欲自致其誠孝於 先皇也以臣觀 皇上之孝蓋自古以來所未有者矣何以言之漢宣帝嘗 繼昭帝之統矣而不能尊 皇其父宋理宗能皇其父矣

而不能稱帝以廟祀漢哀帝能稱皇而廟祀矣而不能宗
祀以配天今 皇上之於 曆皇廟祀矣蓋謚矣稱 宗
矣配 天矣而因心之愛無所不極自 臨御以來建
皇極贊 天地康四海服諸侯而繼述之業日為之隆雖
大舜之克孝武王之遵孝亦未有過於此者伏望 皇上
自信之自重之况天子之孝與士民不同又何必躬自勞
苦遠涉數千里之途以下同於士庶人之愛敬乎今日之
事 皇上必欲合葬或送而南或遷而北定有 宸斷臣
請常事自行仍望 皇上選遣安靜老成曉事親信內臣
一人與臣同事再 勅內官監選責各色該用人匠數十
人聽臣指使或送或遷兩月之內即有次第 皇上安居
九重清穆高拱而臣等亦能辦集其事却將戶部所供糧
草賞賜各項銀兩留為修建 顯陵之用一舉三得不惟
可以慰 皇上誠孝之心亦可以免 皇上遠行之勞亦
可以濟修 陵之費大事易得以成而亦無意外之虞矣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干冒 天威不知避忌死罪死罪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三

真舉動以光 聖德疏 張鹵

昨於二十三日該 內閣題內開伏蒙 聖諭 祖宗設
立上林苑海子朕于三月二十六日往視止用京營官軍
扈衛各該衙門知道欽此其閣臣合辭勸止意極明切乃
不蒙 允俞奉 聖旨已有旨了欽此臣入 朝聞之不
任駭愕退而思惟蓋自 稜祀回鑾之日人心即漸橫
議以為 聖駕未久當又有遊幸南海子之行臣彼時仰
體 聖心懸斷事理以為必無是事今果若人言何
皇上一不詳察致有此舉動耶夫帝王一舉一動臣民仰
之史牒善之未有無事空行者故于棠之觀春秋示戒以
為萬世人君昭垂大法 皇上自臨御以來變置教出無
非克謹 天戒上法 祖宗如 奉 郊祀耕籍田謁
陵幸學動皆以正忽于此乃無故而出其將謂何况 陵
祀回鑾迄今才兩浹旬正宜盡意 警蹕之煩以養安寧
之福而事又在所萬分得已 皇上夫何樂于是舉以徒
致駭異人心負累 聖德伏望 皇上俯鑒群情 特賜
收回 成命停止是行則光昭 聖德安定人心實大有
裨補臣等以職司所在犬馬愚忠無任祝頌誠切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四 光一

差遣

停止差遣織造疏

楊廷和

近該臣奏等乞免撰差官織造 勅書節奉 聖旨官已
 差了再不必奏執初欽此臣等一聞此 旨相顧驚愕備
 員大臣素蒙 禮貌不意 聖明一旦有此在 朝群臣
 亦皆彼此駭嘆非止正德年間亦未見此 批答 內閣
 題奏有如此 旨意者臣等固當引身退避以明不可則
 止之義但展轉以思不能庶幾改之之望若以具奏執初
 為嫌而乃倖倖然見於其面非臣等之所宜自處也臣等
 豈敢以此擾 陛下哉恐累傷不堪織造之擾千百成群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五
 起而為盜賊以擾天下也亦非敢固執已見違初不通也
 執 祖宗之法欲望 陛下遵而行之以保 宗社勿與
 天下公議大相違初以取後世之譏也今臣等言之不聽
 九卿言之不聽六科十三道言之皆不聽獨二三邪佞之
 言聽之不疑 陛下獨能與此二三邪佞之臣共治
 祖宗之天下哉 聖旨又謂織造係 累朝事例臣等考
 之洪武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天順 累朝並不出差官織
 造雖成化弘治中間一行之亦非 朝廷美事 憲祖
 孝考郵民節財 聖德善政非止一端 陛下皆不取以
 為法乃獨此不美之政以為 輩例言也方 陛下登極之

初嘗傳 旨欲更換廣西鎮守廣東市舶并提督大驛馬

房守備倒馬關等處及看守蘇州府珠池各項官員臣等
 先後具題俱蒙 俞允停止各官不差 勅書俱免撰馬
 海內之人方傳頌 聖政之美今日何故織造一事乃不
 蒙 嘉納且特降 旨雖以 御筆親批決非司監官所
 敢擬議不知撰寫進呈果出左右何人之手哉 祖宗臨
 朝一應批答皆內閣擬 進惟正德年間權奸亂政始
 有擅自改擬營求 御批以濟其貪私者 新政以來不
 曾明正其罪遂令此輩邪佞小人敢於今日復蹈前車覆
 轍其心惟欲蒙蔽 聖德以圖身家富貴不顧生靈休戚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六
 杜授安危 陛下何忍聽其奸詐壞 祖宗之法度哉
 祖宗至正德間幾致傾覆仰賴 陛下再造乾坤轉危為
 安中外軍民始獲稍甦然 國勢民力比之成化弘治等
 年百尚不及一二今日豈堪再敗壞耶與言及此可為流
 涕臣等決不敢撰馬 勅書以重誤 國殃民之罪伏望
 陛下俯垂鑒察停止織造官員不差仍乞 命司禮監官
 將前項蒙蔽 聖德邪佞小人逐一查出斥逐在外不許仍
 前奉侍 左右以杜後來亂政敗 事之漸實 宗社萬
 萬年無疆之慶也

俯從讒言停其差官織造疏

張紳

臣等頃見 皇上徇內織造局之請差內臣二人前去蘇杭織造科道諸臣力言其不可九卿諸臣力言其不可前後章疏累數千言凡天時水旱之災民生死下之狀織造開端之弊差官割割之苦 詔書及汗之失治道進退之機不惜忌諱披瀝血誠以入告我 后於內者要亦詳且盡矣而一二起驟之徒持之益堅 陛下入其奸言主之愈力人心恫疑莫知所為於是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等起而為 陛下懇懇言之是宜 陛下重苦口之論以快 宗社億萬年之圖充不忍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七

七

人之心以救江南數十萬就死之生靈也顧督之以上緊撰寫 勅書責之必具掇執拗 朝著譏然相顧失色廷和等惟重愛 君無已之情體 國不私之義復抗顏論奏真欲以言之從違為身之進退豈得已哉正以違官提督織造既非 祖宗令典所載又非今日事勢所宜正德年間差去內臣雖或末良猶恐 朝廷一旦清明不無按法之誅是故有所畏而不敢盡其惡者 陛下猶得以救之也今 陛下棄已革之尋自復之縱之於既嚴之後而與之於再構之餘雖有 明旨不許生事擾人其將何功忘憚而欲責為脂以不肉也此廷和等言之不可以不

聽者一也往時百姓忍死十五六年以望今日謂隆冬之後必有陽春幸而 陛下首詔天下凡織造內臣盡數革回天下欽然若更生不圖未二三年即有此舉則此百姓之厚望於 陛下者幸然失望於 陛下也夫以無所忌憚之內臣而馭此失望之百姓安危之兆明若觀火此廷和之言不可以不聽者二也况今四方災異層見叠出跨

江南北奏報危急大抵皆乞求拯救痛災危苦之言 陛下終夜以思宜有惕然未寧者為民父母忍復重泰亦以失其心乎自昔大盜之發必有孽端前項重傷之地多係古時椎髻之區切慮米春二三月間賑恤無術幸災伺隙之徒緣此以逞潢池多盜弄之孽 九重屢宵肝之憂其時雖欲樹生之肉肉已無及于事此廷和等言之不可以不聽者三也廷和等所謂古之所謂三公居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也臣等所謂古之諍臣立殿陛之下與天子爭是非者也臣等爭之不足而廷和言之 陛下督責之廷和等爭之 陛下依違之猶未慨然明 詔天下曰織造停差臣等雖頑劣無狀未敢言去恐廷和等之不能安心於辦事也以輔臣言事不聽望望然而求去此豈國家之利哉此其言之不可不聽者四也伏望 陛下仰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八

八

聞天時人事之變俯察諸臣懇悃之言崇儉朴以先天下

寧兆庶以固邦本前項差官繼造之命亟賜收回只如該部原議施行誠為官民兩便仍乞嚴行蘇杭等處凡織造之家不許造作淫巧苛異服色以長侈靡之風以傷醜醜之化實宗社億萬年無疆之福臣等不勝悵悵願望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十一 九

慎出 命以示大順疏

汪恩

適者給事中劉東得罪褫職科道諸臣以為斥逐言官殊乖治體交疏懇請乞 賜優宥不意上犯 天威嚴加詰責 聖恩浩蕩尚免刑誅蟻微軀粉骨難報臣已隨班入謝感激無涯退而深思猶有疑感既存胸臆不敢腹誹謹用數陳冀回 天聽此臣區區一念之忱 陛下誠有社稷深憂則曰是朴瓦者或可聽也不然則曰是狂愚耳不足問也其又不然則是奏擾之罪無復可逃萬鈞所壓雷霆所擊摧折敗壞臣復何惜但恐天下之事方將勞聖慮耳然臣念 陛下聖明必不肯至此極也臣聞之易曰重巽以申命夫巽順也重巽者上下皆順也上順道以出命下順道而從之於是乎風四方而鼓萬姓古之善治天下者用此道也 陛下之出命於此始有愆乎 陛下即位之始 詔旨流宣臣工奉行罔有或怠可謂得異之義矣既而初心漸弛 德意頗乖人心未免驚疑臣下未免駭異馴至今日更又可愕 陛下豈未自知乎臣請言之 聖諭有曰朝廷設言官務以指實其奏不許虛詞奏擾似也然言官風聞言事自 和宗來固已許之蓋勢有所不及詳機有所不可泄一有見聞即當奏報徐行勸實庶足防奸如曰止當據實不許風聞則論諫日難檢邪且

肆矣 聖諭又曰劉宸劾奏事不以實輕率妄言回話又
不認罪宸誠輕率可罪矣然崔文之惡群言競興各以所
聞告之 陛下多糜內帑宸亦奏所聞耳其虛其實固不
可知宸既有聞不敢不告宸之心律文曰奏事詐不以實
宸何嘗詐使宸而不以所聞告乃為詐不實耳若夫回話
之說尤有可議方崔文有訴 陛下下令宸查明銀兩耳
宸之再奏亦止言內帑不得查究崔文不當構陷耳 陛
下固未嘗責宸回話又何必認其罪哉 聖諭又曰姑
從寬調外任以稱朝廷容宥之恩臣則以為 陛下何能
容宥之有夫崔文 陛下弄臣也劉宸 陛下爭臣也弄
臣以快一身者也爭臣以利天下者也假使宸更疎狂徑
訐 陛下猶當宥之以彰仁聖乃為弄臣私昵之故而黜
忠直之臣未見其為容宥也 聖諭又曰這厮每如何這
等奏擾恣意回護本都當擊問究治且饒這遭再不許仍
前奏擾夫諸臣之意蓋為 社稷深憂故敢交章匡救豈
敢為同官奏擾 聖情以輕蹈擊問究治之禍又况竟疏
初心已分顯戮其身不敢保於京乎何回護之有 陛下
殆亦不亮諸臣之心矣虞夏多治亦既盛矣而君臣之間
更相勅戒不敢怠忽 陛下繼亂而興治績未就苛災大
沴所在興嗟正宜恐懼修省訪聞缺失乃禁臣下使勿復

皇明兩朝錄抄

卷三

十一

十一

言臣之愚狂誠不收奉 詔也夫自 興獻帝尊 聖 在
廷群臣不能悉合 陛下之意及為近日都督同知陳鴻
言 賜第之事又復議論相乖左右近裏必有獻諛旨使
抑或借此與諛將謂外庭於 陛下懿親每不相假遂使
聖情疑惑心意漸疎謂此輩為尊承謂群臣為違慢言不
足聽計不足從是未可知也如其信然則 陛下之赫怒
固止然此豈盛德事哉又使內帑銀兩 陛下既有職掌
不容擅支矣若以妄劾崔文為宸之罪則直罪之可也何
為而使宸查明以難之及宸言其難然後加之罰也是乃
挾術構陷之謀殊非王者正大光明之體又 陛下先因
刑部之叅已曰崔文已有旨饒他後因崔文之訴乃又
極其慰留 溫語褒詢不一而足是方以有罪而怒之忽
以有德而彰之私情公議轉展相妨意有偏投便為所勝
臣恐 陛下剛明之資或有可憾也夫王言如絲其出
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綉一言一話若其細微流布四方
實關大體蓋一時詰難雖下情易窮而少有乖違則人心
未服甚非重累顯出順從之義也 陛下如欲諸臣勿言
何不 俯從衆 志省察愆尤割去已私深惟至計納諸臣
之說復劉宸 官自今 聲言擬行一切責付 內閣務
俾詳慎勿高入順人心如或過差責有攸在若是則群臣

皇明兩朝錄抄

卷三

十二

十一

將順之下又奚奏獲之病乎唐臣魏徵言於其君曰願使
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固亦臣之夙願也臣言已盡涕
淚交零待罪 關廷不勝戰慄

明倫彙編

卷三

十三

信 詔旨以正 國法疏

許復禮

頃者錦衣衛左衛所鑾輿等司旗校王邦奇等奏本到科
為懇乞 天恩比例查功復職等情臣等披閱奏詞相顧
驚愕不意 陛下維新之日輒敢有此欺頑奸負之徒以
感亂 聖聽此事關理亂之機臣等不容緘默照得

皇上登極節奉 詔旨正德元年以後各衙門官軍旗校
人等緝捕妖言奸細并不係臨陣對敵強賊一應陞授職
後者通行查革欽此欽遵今王邦奇等係先年厥衛緝捕
妖言奸細近奉 詔旨查革人數先該兵部題為 開
請差得道部屬等官遵照 詔旨內事理查革類奉

明倫彙編

卷三

十四

禮

欽依選得兵科給事中夏言四川道監察御史鄭本公兵
部武選清吏司主事汪文盛錦衣衛千戶陳澍李經公同
會勘各據本衙所關造文冊兵部選官堂稿各人親供逐
查清查廢對扣算停當備造文冊會本題 請奉 欽依
是這冒濫人負既會同清查明白并其餘事情該部都看
了來說欽此欽遵隨該兵部題覆節奉 聖旨是各該官
員旗校都休擬查革中間係職官革盡職級的還與他冠
帶閑住被革人負有朦朧奏辨的你部裏及該科來奏重
治錄此欽遵先因錦衣衛旗校費宏等及王邦奇等六次
抗違 詔書奏辨復職已經臣等六次叅出兵部立案未

經治今又妄引 勅諭 拾勒官大為欺罔之詞 肆
臆之語 惟欲惑惑乎 聖聽不顧乎 詔書其前
致勘官為奸邪指查革為欺罔是非倒置變白為黑大
肆狂悖之言 無復息憚之意 則是狐鼠得其依憑而目中
已無法度矣 此輩若猶縱而不治 終將何所紀極乎 且奏
內首以遵 勅旨為言 乃為近者節奉脩省之 勅諭也
臣等嘗能冗貨裁冒濫乃為脩省故天之實未聞冗濫復
職而反謂可以修德動天也 查得弘治二年七月內該禮
科都給事中等官韓重等題為修省與外事內稱武職非
軍功得陞旗校因行事陞職其非 祖宗舊制合通行查
聖明兩朝詠抄 卷三 十五 許二守
革具題節奉 孝宗皇帝聖旨是察妖言的只照成化年
例給與不陞擊強盜的應捕人員舊不陞定為例欽此大
哉 聖訓萬世當遵以此觀之 先朝修省揖災正發禁
革冒濫而邦音等乃引此以為求復職之媒不亦謬乎
知 勅諭之當遵則必知 詔書之不可違人未遵 勅
諭而先違 詔旨亦獨何哉 蓋在 先朝 韓重等事納斯
賈官中官弟姪濫叨封爵門廨後驟得美官金紫雜沓
於班行車馬喧填於道路至於厥備陞遷尤為驟易倚仗
權奸之勢竊弄威福之權串同查子誣捉奸細妖言不信
法司燬成深奸大罪或一年而兩次類奏或乘便而陳乞

陞官神人共怒道路與嗟幸賴 皇上飛龍九五開國
成家數年冒濫黃緣一 詔盡行裁革或追奪 謫券而
為民或削除職級而歸伍事出至公裁之 聖斷臣民恪
守孰敢愆違今邦音等屢悞頑冥肆行抗奏自非依憑城
社倚任錢神何敢乃爾蓋不思嘉靖乃正德之改元而倖
門不容於再闢 詔旨又 中興之命脉而 新政豈可
以阻撓然隄防一決潰突滔天末流難制與守者孰敢少
得而慢邪其奏內稱見在食糧者止百十餘人似欲以少
自恕而幸其或可見容也然一人破例千百隨之容一人
是容千百人矣况百餘人乎况 中興一 詔挽人心於
聖明兩朝詠抄 卷三 十六 許三守
既去之餘圖治化於更新之始昭如日星天下共見 朝
廷紀綱法度率此為立理亂攸關誰得冒犯今必欲違之
是壞亂紀綱法度欲轉嘉靖之治而為正德之年矣且正
德元年治道未始不善而二年之後竟爾變之非遽變也
亦由小人潛通僥倖之門而執法者因循不守方徇情以
示私耳卒至極亂大壞幾危 社稷幾廢不遠可復昭邪
故孔子贊易乾則致謹于幾坤則致戒于漸良有以也况
前日查革之餘邦音等尚有旗校之藉若果奉公効勞自
有崇進之途何苦憐憐焉為非分無益之求自罹于罪戾
耶又况 聖恩浩蕩不追既往與物自新邦音輩自合安

分贖刑以觀太平之盛可也乃敢暴逞狂悖之詞甘蹈姦
發之罪蓋由爾米法令不行事尚姑息以致人情玩忽卷
成奸究之風上下相安而不自覺矣臣等伏望 皇上大
奮乾剛痛懲從事守 維新之 詔直使群小不得以抗
違申渙汗之 綸音俾奸宄不得以拂戾乞 勅法司將
王邦奇等一千人犯收捕下獄從重問擬遵照 聖旨押
發邊衛充軍以為小人欺罔之戒庶法令昭明俾進者知
所止矣

重降 明旨大懲奸黨疏

曹橋

頃因旗校王邦奇等乞恩比例復職 陛下答之曰該部
看了來說該部給事中許復禮等反覆論辨其不可乞
將王邦奇等置之於法為小人首亂之戒 陛下則曰該
衙門知道 臣竊疑為 臣嘗伏觀前後 旨意大率曰該部
看了來說者示所司急施行之意也曰該衙門知道者所
謂泛然應之可否之間所司視之以為尋常者也收元
詔書應查應革者一十有三條給事中等官夏言等奉
詔查革官軍旗校三千一百九十員名誠所謂積年宿寇
一旦頓清嘉靖 今日一大機括也其王邦奇等係先年
緝捕陞授人數委的員濫壞事允宜裁革會題言之盡矣
陛下於邦奇等曰看了來說臣竊以為看其所謂徇私有
無之說非看其所謂比例復職之說也乃於復禮等則漫
應之若無大緊要然者仰窺 聖意不知何所主持曾未
幾時輒自懈怠如此其直以為天下戲乎為邦奇等之言
則曰兵部已許我矣為左右之言則曰此彭尚書許他非
關我事夫彭尚書或一時無情之言該司不能舉奏致有
今日玩事之咎固莫能逃且今 明旨之下輕重判然彼
玩不知則謂 陛下亦已許之矣 陛下左右皆將許之
矣所不然者臣等科道天下人心 祖宗在天之靈耳然

則又非獨該部之罪也則其播昏駁古引類呼朋跂足權倖之門抵掌玩侮之術何足怪哉凡其袖手而董黨陰行以倖成者且三千有餘今茲舉以邦奇為試待之以恕則闕然而起繩之以法則帖然以伏此其情狀大畧無難見者也又如淨身男子千百為群雖曰死灰尚有復燃之心張銳張維等鷹隼在籠每遇秋風不無飛揚之志此途一開不可復止決隄而欲思版築之功燧原而後求撲滅之術雖有智者莫能繼其後矣然則如之何亦曰治之而已矣禁之而已矣蓋此關於國家也甚大革之則安復之則危革之則治復之則亂革之則進君子復之則進小人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九 重二元

革之則為嘉靖復之則為正德其機如此一反掌間耳豈不大可寒心也哉近聞該部具本執奏急舉其職以補過也伏望 陛下振乾健之威赫雷震之怒細覽該科之奏持 允該部之言將王邦奇等輩送法司從重問擬以警正餘賢 國家無窮之福也苟或保違可否之間仍前不斷之 旨如此等輩終無寧帖之期嘉靖新政乃 陛下自壞之耳天下事尚未可知也

停止差官以重恤邦本疏

張原

先該內織造局有局事御用監大監刁永等題 請差官前去蘇杭等處織造工部執奏以為不可反覆辨論殆千餘言蓋據時世而極言之事理儘為詳盡不圖聖意竟莫之回而有內臣二員棍督之 旨此事關係 聖政之得失生民之忤戚世道之治忽臣不得不昧死一陳其愚 陛下登極之初將各處新添差出內官盡數取回 聖明洞見萬里或知其為地方生民之害也天下方蒙更生之福不勝幸甚迄今日月幾何而乃復有此差官之 旨何前日知其害人而停止今復不慮其害人而允其請乎皇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二十 原一

今各處地方水旱相仍殍殍載道而南直隸一帶災傷尤甚為今之計正宜加意存恤尚猶恐其無濟矧可又加之以徵科朘剝之擾耶 陛下每遇各處撫臣奏災傷之大府部臺諫以疏論救濟之方累降 明旨發內帑救濟派諄諄戒諭皆欲其家家存恤務使民沾實惠似此所行則是二而差官賑濟一面差官科害所謂實惠者何有存恤者何如也 明旨所許雖止蘇松然蘇源一開俾門再啓於是謀利之人遂援以為例浸淫之勢刀尖不可復止則陝西之羊絨江西之燒造凡買辦採辦管莊管店之數亦或在所不免矣今天下地方大半多盜而陝西重鎮已經

夷虜之所殘殺民或死於饑饉之間... 矣呻吟之聲疾蹙之狀已是遍滿閭閻何以復堪乎此國
竊恐民之無告者或遂於反袂而不軌以逞上梗聖化噬臍
何益夏間風聞浙江鎮守大監梁瑤指稱進貢差人私
將寶貨滿載舢舨前來打點意圖帶管織造比時給事中
竝僑預以為言正欲逆聞其途纔逾數月而大監刁永果
有此請梁瑤當倭賊搆亂之際不聞出謀策以靖地方乃
惟汲汲營求幹圖管織造究其心蓋止知謀利而不知謀
國止知愛身而不知愛朝廷陛下試詳察之彼果何
如人也梁瑤之營幹雖因意僑之言而暫止然實啟其端
矣自後賄託左右資緣官掖以圖委用者皆由此以
施其引伸疏瀝之術致令差官之命竟爾必出而莫之
挽回臣按瑤之擅啟弊端違格詔書致陛下欲眾怒
為朝廷生厲階誤國殃民背公徇利罪可斬也伏望
陛下常懷民惟邦本之心重念民窮盜起之義所有差官
提督之命速賜追寤俟後歲特豐稔人民充足再為議
行仍將梁瑤取回究治以杜資緣則生民幸甚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二十一

憫念窮民亟停差官織造疏 楊廷和

先年各處織造內臣仰惟 皇上登極之初各行取回京
師以姓民困天下之人方稱頌 聖德不已這者不意一
時 誤聽內織染局所奏差官前去蘇杭提督織造 命
臣等撰馬勅書臣等看待南直隸蘇州府并松常鎮等府
浙江杭州并嘉湖寧紹等府今年四月以後充陽為虐入
秋以來大雨不止旱澇相繼災異非常委的地方十分狼
狽本等錢糧不能辦納尚要奏求蠲免若又差織造一應
物料工匠何從出辦撥給非惟逃亡逼迫又恐激成他變
又况經過地方淮楊等府徐邳等州見今水患非常高低
遠近一望皆水軍民房屋田產盡被淹沒百里之內寂無
一粟之煙流徙死亡難以數計所在去處白骨成堆幼男
稚女稱斤而賣母子相視痛哭投水而死者各該地方官
員奏要賑濟該部為因公私匱乏錢糧無從出辦方且晝
夜憂惶計無所處自今至於麥熟之時尚有數月各處饑
民豈能俯首稽顙坐以待斃其勢必將起而為盜俾聞風
陽所轄地方泗州洪澤饑民聚集舟中者已不下二千餘
人劫掠過往客商船隻敢誰何所聞果實未知何日始
得剿平將來事勢尚不可預者臣等職叨輔導實切驚
懼所有前項 勅書臣等決不敢為伏望 皇上俯從六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二十一

科十三道各官所言 憫念地方災傷重大收回 成命
停止織造官員不差 祖宗生靈不勝慶幸如果 袍服
缺乏止照工部覆題着鎮巡三司官計屢物料人匠鎮守
官提督織造則地方既免重困而供億亦不至於有悞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二十三

信 明詔以杜弊源

鄭自璧

近該 御用監大監黃錦題稱該監匠作不敷要將本監
裁革過人役并軍民匠餘選取照舊食糧應用該兵部覆
題奉 欽依這人匠查係以治年以前額設的准選收藝
業精通五百名應用不許各項影射後占欽此臣等聞

先朝權姦柄事政出多門各衙門公營私收集無賴無慮
京儲數萬告空賴 陛下登極改絃易轍 詔令一布如

日中天其剗宿弊扶植綱紀條約雖多而裁革冗食一
節是又元氣賴以綿延 國是因以少定而大愜人心者

奈何痛憤未幾旋自踵效隨革隨覆不恤反汗則是自易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三十四

其 今自悔其法而非畫一之政矣政非畫一豈 帝王
之政哉此臣等之所以駭也自 陛下臨馭以來宵旰

致圖維化理形諸 綸音一則曰弼成嘉靖之治二則曰
共成嘉靖之治注切 淵衷焦勞 聖慮卒使嘉靖之治

渾融完確如金甌拱壁上欣 祖宗在天之靈下慰亦子
雲霓之望而 陛下之心始釋然矣今日之舉無乃崇者

較完者缺欣者變而望者缺乎此臣等之所以惜也年來
各省不祭民戶逃亡過半加以邊務孔殷未及一歲筭去

各邊銀兩不減百萬京通二倉僅有二年之積重之以此
各監局循例效尤難以阻遏將來忘宵狗名按圖索驥

國計者有何擘畫也且 孝廟之時倉
 庫實故雖有正德數年之耗然所耗者耗 孝廟之實
 積可支也若正德則固已耗者也以今日之耗耗正德之
 耗不可支矣脫或各省不登復如往歲此天時人事之或
 然者其何以善後哉此臣等之所懼也臣又思之 陛下
 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
 雖竭天下之財力以供億 闕庭來天下之枝葉以趨事
 恭死良不為過今 陛下方欲用人臣等輒行諫止豈過
 為矯激以取批鱗之罪哉但所重者已渙之 詔今所斬
 者欲匱之糧儲所謹者易追之覆轍所慮者難料之後艱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三五七二
 故敢嗷嗷如此耳連日京師聞有此 旨閣巷紛籍彼自
 仍以某項下進且曰今不得于此衙門彼必得於彼衙門
 一時遊手之人競出安身之術傍觀側聽是豈好消息耶
 况該監人匠見有二千餘名若能日省月試事亦不廢今
 此請乞意將何為且今四方饑饉薦臻妖祥叠見 陛下
 正當脩德飭行百凡供御宜自減損以答 天戒豈可更
 啓此端以興速邇恣然重傷 天地和氣也哉如蒙乞
 賜追寢 成命將人匠不以進取以立冒濫之憾缺名人
 匠 勅該部查照先今題 准事例轉行各處清軍御史
 嚴督司府州縣衛所官員清查正身或戶有人丁即行起

解送監上工仍 勅黃錫等安靜行事毋得偏聞倖聞自
 招物議庶正作不妨倉廩不費而清平之政無疵類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三五七二

從衆論以塞禍源

王瓚

頃者浙江鎮守太監鄧文奉乞換給勅書始而該科執奏於前繼而科道交論於後人言維衆聖意未回事關安危不容遽默故敢不避狂愚再瀆聖聽臣等竊惟天下之事所以行之者三曰理曰法曰勢於理則不可行於法則不敢行阻於勢則不能行以是三者而律鄧文之請始無一可者焉文之請也固欲善管銀場矣銀場利之聚也文斐善管將為國而利之乎抑為己而利之乎為國而交征利者必危為己而放於利者多怨曰然則危俱是屬階於己於國兩無所據欲善理詞訟矣在外之詞訟皇明兩朝錄抄 卷三 二十七從一旨

有司理之按察司總之而詳允於撫按文欲兼理其亦會同撫按乎抑亦任情而為之乎會同則非文之心任情即成民之亂以理為請而乃以亂終之可乎欲兼提職官及罷閑官吏鎮守各官而乃兼提行事是鎮守而撫按也不知撫按其將何事况罷閑之官已無官守罷閑之吏即係編氓彼有何事而亦欲兼提之邪此理之不可者也

大明律內一欵曰在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聞請旨六品以下聽巡按御史按察司并分司取問是鎮守不得兼提官吏也問刑條例內曰在外詞訟除叛逆機密重情許鎮守受理外其餘不許濫受是鎮守不得兼理詞訟也

以此推之鎮守不得兼銀場亦明矣夫律定於太祖高

皇帝例行於列祖而經孝廟顯顯頒行者也文能知

祖宗百世之律例乎此則法之不可者也財者民之心也

管銀場則傷其心矣固未有傷民之心而可以治者也理

訟擊官則奸宄者將挾詐薦賄以求逞善良者皆積怨含

憤而罔伸世未有惠奸宄賊良善而可以治者也夫理不

可法不可勢不可而鄧文乃肆為欺罔甘於首禍朦朧而

請之罪固不容於誅矣向使該部見其詞語含糊少加察

焉而執奏之則當事未定之先未必不可救正而乃輕舉

妄動即與會勅及因該科之執奏然後徐起而覆題曾

皇明兩朝錄抄

卷三

二十七從一旨

謂堂堂本兵國之司命而舉事草草一至於此哉若曰不

知是謂不智知而會之是謂不忠不智不忠焉用彼相若

該部者亦有不得辭其責者矣伏乞陛下因臣等之言

覽前後之奏審事機察利害將勅書收回明正鄧文之

罪戒飭該部之悞惟期治道之有成毋拘成命之已發

則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

收 成命以防後患疏

喬琪

臣等竊惟聖人貴未然之防而人臣有先事之戒蓋事關利害幾伏安危有目前之所不必慮而為他日之大可憂者惟在乎人主早見而預圖思患而預防之耳近該浙江鎮守太監鄧文請易 勅書內織染局太監刁永請差官往陝西織造羊絨袍袂近該科道論劾該部執奏未蒙一俞允臣等遠在南都聞之甚駭以為 陛下明聖而一旦忽有此舉切恐非 陛下本意也 陛下臨御以來節用愛人絕遠方珍怪之物禁 內庭玩好之供一供後之必慎一用舍之不輕憚憚乎周天下之慮以圖萬世之安薄海內外皆有以知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矣今即此二事觀之若有異焉等妄料決非 陛下本意也臣等請衆其甚不可者為 陛下陳之 祖宗設鎮守太監於各省者凡以為安地方計也自張慶請 勅以便已私而兩浙生靈至今受困又况成化弘治年間民廢物阜已不能堪即今水旱頻仍邑里蕭索生民凋敝莫此為甚若走而更加以此曹之剝削而浙之民如之何而可以生活耶訪得鄧文見在浙江以惡給為謀主養無賴為爪牙擅作威福多方害人索枉有分利魚監有供應糧長機戶索取銀兩陵疋富家大戶無故訪等必得重賄方肯釋放知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二十九

收一

府以下官員勒要拜見銀兩方許進見地方軍民甚是不堪道路以目既如此而又 賜之以 勅是猛虎而益之以翼也民不堪止命者必矣 陛下設鎮守以安民而使民不堪命亦何以利於是哉世真浦知履輟在前切恐此勅之換亦非鄧文之福也至於差官往陝西織造羊絨袍袂尤為不可蓋陝西地方連年苦於兵革病於饑饉 祖宗百五十年以來所患者惟陝西邊境之最要也其在今日甘肅則有回夷跳岷河州則有亦不刺延寧固原則有套賊邊警不時支給不暇地年動重臣震歷其境雖收薄効尚未底寧而今乃復有此舉差官一出供應不費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三十

收二

隨公之徒惟利是索有司驕慢恣意誅求陝西地方近已匱於軍餉民情皇皇今復加以科擾必將騷動地方震驚邊庭譬猶抱薪以救火也其不動外夷之覬覦者或責矣陛下宵衣旰食內脩外攘言及邊事輒勞 宸慮今春歲之民尚未全瘳邊方之警尚未寧息而又可重於此等騷動之哉切恐此舉殆非 國家之利也夫天下大勢在東南浙江為財賦之區在西北山陝為藩籬之地近年以來東南民力罄竭無餘西北兵威困憊不振譬之人身元氣索然強自支持其不仆者無幾識治者每為 國家危之今又重以軍民不堪之甚者忽然加之臣等恐天下之大

可憂者必無出於此矣臣等待罪言官有專當而言當
使 廟堂之上有此不令之舉以遺後日之憂一旦變
生噬臍無及異特臣等雖身秩斧鑕亦無以道其貴矣伏
願 陛下不以 成命為難回不以微言為可忽緬念萬
姓之艱危 俯從諸臣之論諫將鄧文 亟賜罷黜以為
生事者之戒另選安靜老成之人以充鎮守陝西織造羊
絨乞如該部所議著令彼處官司照數織造解送來京以
給公用庶幾地方不擾民生得安而後患可以潛弭矣
國家億萬年靈長之休端在於是 臣不勝懇切待罪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三十一枚三

憫人窮以昭 聖德

楊一清

近者被 召赴京途聞 朝廷以內織染局之奏差
官前去陝西織造心竊疑為陝西之民極矣力懼寬之未
有其道極之不得其方愚有是舉則如見火之烈願欲從
而營之似與 陛下平日恭儉愛民之德不類也既入京
師則聞工部尚書趙璜等工科都給事中張嵩王科等御
史陳察王朝用等在陝西則提督軍務尚書王憲巡撫都
御史王憲巡按御史郭登庸王景王昂節有論列俱欲俾
止前項織造取回差去內臣運章以贖未聞尚回 天聽
則又隱憂深念以約人心所存即天理所在內外之論不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三十一閱一 朝
約而同事關地方安危誠非細故乃皆不蒙 省覽而獨
於內織染局之言是用似與 陛下平日聽言納諫之美
不侔也前日臣在閣見發下工部所覆各官奏本大學士
費宏石瑄曾詠與臣擬要當俟該部所擬乞請停止昨日
早送下欲仍照前 旨施行臣等相顧驚愕除仍將原票
封 進外伏乞臣久官陝西近又物自三邊取回生民慘
苦之狀戎虜強橫之勢邊方利害之情觸目興嗟經心抱
痛忽聞是舉若此深作一言則 陛下斷自 宸衷引
之補遺之地將何用哉竊惟天下之事有重有輕
之言有緩有急以輕重言則師以固本安內攘外其

者也而該局所奏各色羊絨織造... 非先王之制又非常用不可無之... 矣以緩急言各官極陳地方凋敝... 殿內變之將作其最急者也... 其緩急亦復不同矣... 年問始有之彼賈內無賊匪... 困 孝宗皇帝采納人言旋行旌... 而 朝廷獨任其怨向非 天啓... 伏辜地方稍得安堵不然事勢...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十一 聖鑒 三十一

以愈窮而盜愈熾... 國家所有監軍... 陝西差官織造... 西各府州縣拖欠各 王府... 有欠官軍俸糧至三五年未支... 支所司矐目束于無從處給... 費加之此地甚非所宜且織造... 取之臨洮蘭州此地凋敝已其... 糶粟米六七升民不聊生若吏... 整則驅之從賊耳夫工部尚書... 道為 朝廷之耳目而提督巡撫... 用以寄一方之命者也今諸臣... 不知逆耳之難入而順志之為... 身有不容不言者耳臣仰窺 聖... 於追改差管已久不可復回然... 弗弗 人君盛德始因該局之 請... 言而罷之則 陛下視民如傷之... 尤於前古下作則於方未若之... 止言各色羊絨見在數少不敷... 懇亦欲該衙門將緊關該用...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十一 聖鑒 三十一

巡官如式織造亦未嘗敢議停止若依其所言 上用既
 不行悞下人亦無所擾似不難從而何必規規於該局先
 入之奏以拂中外之公言哉且 天子至尊無對若服用
 之常必不可缺惟正之供何足為過但羊絨初本庶民賤
 者之服非 宮庭所宜御故常貢之所不及近年奸巧之
 徒造為織金粧花之麗五彩閃色之華人始貴之一袍費
 至百餘金一疋價可十餘兩在先王嘗置諸滯巧之科在
 今日常申嚴後靡之禁從而重之以病吾民 聖明亦偶
 未之思耳不然則 陛下嗣位以來勤恤民隱寬徵之令
 無歲不降 軫念邊方內帑之銀不時及發不以玩好奪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三十五 閏四言
 心志不作無益害有益仁聲善政莫聲名言何獨於此一
 事執之甚堅豈非視之輕而不覺其為害之重若是乎伏
 望 陛下慎守儉德以廣郵民之仁博納讜言以成從諫
 之美乞早降 德音將差去太監梁玉取回一應該織羊
 絨袍服等件交付陝西鎮守太監晏宏巡撫都御史王蒼
 等督同三司官員如式織造陸續 進用惟復照依工部
 所擬令太監梁玉先將急缺 上用龍袍攢造完備定限
 回京其餘可從緩者俟見織未完者俱交付鎮巡等官織
 進一應錢糧寧取諸 務無派於軍民若今年歲荒歉或
 虜情緊急即便具奏 停止待 歲成有收地方無事之日

舉行如此庶使民心不搖邦本自固而各官得以盡心督
 徵還儲防禦外寇地方可保無虞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三十六 閏五

暫停織造以蘇邊民

吉崇

臣見邸報該內織染局太監刁永等題稱供應羊絨袍服不敷奉 欽係是官織造隨該科道交會論奏欲要停止未蒙 聖允仍欲差官見聞之餘不勝憂懼竊惟絨袍止是弘治五年鎮巡官織造一次正德二年差官未久隨即停止後被太監廖變等假此大肆科取算及銖鉞剝民骨髓至今追思無不感頌聖逢 聖明御極 詔革一切浮費二四年間疲瘁之民方脫橫征之厄依棲舊業而窯崖僅洞十常九空重以北虜在套土魯番出沒甘泉亦不刺占據青海四面受敵報無虛日今歲買戰馬明年易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十一 卅七 吉一守

根草攻守之計未成倉庫之虛甚甚平居無事人有隱憂况今流賊竊發平涼雖擒首惡餘黨尚存亦不刺歷枚洮境大肆侵掠掣兵防禦而洮地不產五穀全靠腹裏雖銀一錢止羅糧七八升民經抑買破家幹運供億不前外迫於搶擄內迫於銀糧勢若水火人心驚惶此正所謂門庭之寇腹心之疾萬一其患不止不獨臨鞏可憂雖全陝不得安枕而目也當此困極之時正宜多方休息加意愛養乃復差官織造以增一布之徵求啟百孔之漁獵臣恐貧民甚有不堪其苦者矣 陛下亦嘗念全陝特復總制節發內帑銀數十萬兩接濟軍餉以裕民力至於差官織

造獨不暫為停止臣固知非 陛下之本心也且今西征將士枕戈而卧茹霜而食臣仰窺 陛下雖有絨袍亦當自服之不安顧乃務要差官織造重耗財力疲瘁之民何時得蘇伏望 陛下憫念時艱俯就眾論收回 成命停止差官或暫命鎮巡等官查照舊規減半織造或待邊患稍寧照舊舉行庶全陝之疲民霽用一緩二之恩各邊之軍需無顧此失彼之患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十一

卅八 吉二守

獻忠以惜財費

李廷相

仰惟 皇上頃因 慈孝厭皇后梓宮南村 顯陵即下

南巡之命意欲恭請 陵下另卜吉兆此固 皇上下大孝

之心純篤深至雖書籍所載自古帝王之純孝何以加焉

但臣等區區愚見有終不敢默然著敢為 陛下披瀝陳

之 皇上之南巡有不可必行者五有不可不知者一其

一 梓宮在殯朝夕 上倉雖付託有人而我 皇上遠

去數千里外其純孝之心終恐不能一日忽然而已其二

臣等當備員扈從 山陵每見 皇上聖體中粹少有過

勞輒便咳嗽况今遠去數千里外雖侍衛有人而問關途

皇明兩朝批抄 卷三 三十九 御膳稍有愆期或為霧露所感或為風沙

所觸當此之時欲進不能欲退不可不知何以處之其三

皇太子監國春秋尚幼雖內外付托得人但我 皇上

之心未免旦夕憂繫其四自北直隸河南直抵湖廣三省

地方去歲以來災傷重大人民饑窘甚至相食以苟活且

夕其壯者又皆聚而為盜千百成群傳聞西平鄂陵地方

皆夜攻劫撫按官未曾奏報所以 陛下尚未之聞也况

大 駕遠臨供億不貲雖木部差官畧為協濟終恐悞事

其五北虜自數年以來頗為驕肆窺我邊鄙戩戩人民邊

臣恐恐幸而無事近日京東朵顏等衛夷人亦頗縱橫云

冬以來亦往往失事雖撫鎮等官降級革職以示懲戒而

腹裏之患亦不可不預為之防也 大駕遠出此北虜聞

之安保其不跳梁乎其一有不可不知者自我 成祖開

定燕都即設大倉銀庫收貯天下之財以供軍國之用

皇上入極大統尚有四百餘萬頗為充溢今各邊奏討無

歲日工部借支無止期 大駕遠出支費又不下百餘萬

兩即大倉所貯不過百餘萬而已萬一遠方有警不知

將何以應之臣私相謀維雖有心計如唐劉晏百輩亦恐

無以善其後此今日之國用 陛下所宜急知者也臣等

職司邦計日夜憂懼計無所出大馬愚忠竊敢陳獻以

皇明兩朝批抄 卷三 四十 聞伏願 陛下寬缺鉞之誅特賜採納豈但臣等之幸

寔生民之幸 宗社無疆之休也

慎差遣以廣 仁恩疏

郝杰

本月初七日該司禮監太監滕祥內官監太監李芳傳奉
 聖諭着內官監太監李祐與同撫按官照依 御前發去
 原樣織造如法細膩鮮明不許疎怠違背有了的陸續解
 進寫物與他工部知道欽此續又該本部題為欽奉 聖
 諭事奉 聖旨已有諭了如何又這等說着遵行寫物與
 他上緊去欽此臣等仰窺 聖衷無非以織造衣服 御
 用攸歸或恐造作諸工罔稱上意故特命中官貴成尊理
 也臣等敢不仰承 德意而復為是冒昧以瀆 天聽也
 哉但以為 朝廷迺風動四方之原而政令為鼓舞萬民
 之術恭惟 皇上臨御之初首頒 明詔特召南京蘇杭
 織造臣等俱即回京是以宣布之日遠近傳聞莫不謂
 聖心軫切民瘼首釐弊政舉欣欣然思見 德化之成也
 今歲時未久 詔還尚新 德意綸旨一旦廢隔是 陛
 下之令將不自信於天下矣矧 登極之詔 新政所關
 先後異同法難遵守 帝王畫一之政恐不如是也且臣
 等恭親 陛下即位以來銳意太平 虛懷嘉納銀錢充
 貢特 旨即停遣使監管聞言報稱是其心未嘗一日不
 在百姓也邇何以織造之故不思踐其 明詔而遠遣中
 官復勞東南之赤子乎况撫按各官咸有地方之責者若

皇明高朝疏抄

卷三

四十一

皇明高朝疏抄

卷三

四十一

卷三

陛下專責二臣俾其幹理則隨事效忠人臣之分也孰敢
 不為 陛下進解以時造作如法而自負 明命也耶此
 固事之所可已者也蘇杭等處賦役告煩邇年以來困窮
 特甚今殘喘未蘇督造復徃乘輿服御所用不多而工役
 科派所費必眾且 禁闈近侍聲勢尊嚴大小有司奉承
 恐後一應財物均係脂膏愚民無知必將以為 陛下之
 惠不終於天下也止一事之微重 恩詔之大豈非
 陛下之所當留意者乎此臣等所以不忍緘默而冒昧陳
 之伏乞 陛下俯納愚衷收回 成命仍將應織等物專
 責彼處撫按等官欽遵 御前原樣如式織造陸續上
 進庶 聖恩得以久霑 詔旨不致中廢而 帝王克儉
 之 成德復見於今日矣

皇明河朝疏抄

禮臣類

優老乞言以裨 聖政疏

何天衢

所者 欽蒙 聖上優禮老臣至意 臣欽遵 親詣存問 訖 恩

家宣諭 皇上優禮老臣至意 臣欽遵 親詣存問 訖 恩

加首舊禮 遇非常凡在臣隣 咸知砥礪 竊以古之優老也

五帝憲老 三王乞言 蓋五帝雖不乞言 有善則記之 三王

則養老乞言之禮 非舉行之故 王制九十者天子欲有問

焉 則就其室以珍從 夫貴於天下之老者 以其閱世久而

更事多其於 國家治忽之源 生民休戚之故 知之審見

皇明河朝疏抄 卷三 四十一 福

之真而其言也 如龜卜 著敏足以輔君德而裨政理也 是

故古之聖王優其禮不以人君之勢臨之 而曰乞言尚其

德也 此所以上行下效 治隆俗美 不可及也 已後世養老

若安車之召 徒令尊卑臨雍之拜 祇取美觀 是皆無養老

之實心 安望其乞言乎 無性乎 治之不及若也 仰惟

皇上首出庶物 瑞應昌期 毓德 潛邸之初 已繫天下元

元之望 及嗣登 太寶更新政化 而於普舊尤加優禮 單

恩之 詔存問 高年民七十以上 賜養有差 是與先王

養老之政 異世合符 天下翕然 稱 聖人中興之業 在是

矣 然而乞言之詔 未聞于天下 豈徒隆養老之禮 而未乎

尚德之實耶 臣竊疑焉 夫以人君患無帝王之德 是以不

能復帝王之治 若我 皇上有堯舜之資 有禹湯文武之

德舉 國家而還於唐虞三代 特易耳 夫何憚而不為

哉 臣竊惜之 孟子謂不以堯舜望君 不敬其君者也 臣

敢不以堯舜望 陛下乎 臣見大學士劉健歷事 四朝

垂四十年 孝宗擢居 內閣與今致仕大學士謝遷

尚書劉大夏韓文等 委身匡輔 弘益居多 故在當時 眷遇

特隆 武宗皇帝初政 皆同心羽翼 既而為權奸所擠 遂

不復用 今劉大夏已物故 而劉健謝遷韓文俱在林下 又

如大學士王鏊劉忠楊一清亦皆 先朝耆舊 廢退以來

皇明河朝疏抄 卷三 四十二 福

於茲有年之數 臣者在古謂之 國老 在今民之且 瞻屢

有臣僚論列已蒙 陛下降 勅遣使 賚子存問 殊恩 異

臣之屬奉宣 聖意令其條陳所言陶使上 聞以備采
約則曠世之隆也創見於一時 盛德之光輝高出於萬
古六五帝四三王以顯揚我 祖宗之大烈於無窮矣

好尚類

速停齋醮以光 聖德疏

楊廷和

竊惟人君一身天下根本欲令出入起居事事盡善惟在
左右前後皆用正人耳聞正言目行正道則奸佞之徒不
須斥逐自然遠去異端邪妄之說何從而生臣等先於正
德十六年四月初間已曾具啓請於 昭明慈壽皇太后
乞 命司禮監官將尚冠尚衣等四執事及膳房茶房殿
內答應堂官侍衛牌子等項人員一豫選老成重厚慎密
小心之人以侍 陛下任使其曾經 先朝隨侍壞事人
員不許濫與即蒙 聖旨施行暨 陛下登極之初臣等
又嘗極言其端邪說瀆經亂倫傷風敗俗亟宜痛絕又條
奏 慎始修德十二事駕成牌匾懸置 殿壁其一事謂
齋醮禳禱必須豫絕其端不可輕信不意近來無故不時
修設齋醮 恩寵賞賚過於尋常遠近傳聞莫不驚駭推
求其故皆因先年壞事之徒各名下掌家管家等項人員
計引番漢僧道人等巧言誕說以致 陛下不察誤蒙信
用各該名下人員從來壞事非止一端於今日猶以齋醮
一事試探 聖心夫齋醮之事乃異端邪說誕惑時俗假
此名目以為衣食之計佛家三寶道家三清名雖不同其
實同一虛誕誣罔聖王之所必禁在昔梁武帝宋徽宗崇

信尊奉無所不至一則饑死臺城一則繫繫金鹿朝社五
墟生靈塗炭求福未得反以召禍史冊所載其跡甚明若
使二君當時左右侍皆得正人何至受禍如此哉二君
且未暇詳論如此近日劉瑾建玄明宮錢寧建石經山祠
張雄建慧 寺張銳建壽昌寺于經建碧雲寺張忠建隆
恩宮所費金銀不可勝計其心本欲求福也然皆身被誅
鼠家抵敗亡畧不蒙佛與天尊之庇佑由此觀之則其不
足信也明矣夫何絕邪小人公肆惑不遵 祖宗法度
不畏天下議論至使 宮闈之內脩設齋醮 萬乘之尊
親蒞壇場上惑 宸聽下誑愚俗以為稻田可種利益可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四十七 速二 廿
求災害可除祥瑞可致不知年來遠近元旱風霾災變彼
何不誦一經念一呪以消弭之乎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流
賊往來焚劫殺戮彼何不驅神兵役鬼將以掃平之乎
陛下試以此驗之則其無益有損不待辯矣况 陛下親
蒞壇場行香拜籙亦甚勞矣何不移之以 御講筵脩設
齋醮糜費錢糧亦甚多矣何不移之以 周窮困蓋正道
異端不容並立心既繫於彼則必不繫於此邪說既入則
聖賢之經訓自疎播之天下傳之萬世其為 陛下聖德
之累不小非止虧損 聖化耗蠹民財而已臣等職在輔
導陳善閉邪培養 君德分所當然第以積誠未至言謹

諄諄未蒙嘉納今不得已形之章奏揚言於 廷以為不
如是則不足以聳動 天聽故不避干犯率爾 上塵伏
望 聖明亟納臣等所言特 命司禮監官將前項有名
蠱惑誘引人員逐一查出先將首惡從重究治其餘實緣
阿附者盡數斥逐不使乃前隨侍再 命禮部查訪在外
寺觀同惡相濟表裏僞姦僧道一體治罪又 命光祿寺
備查近來每次齋醮取用過米麪菜果等數又 命內庫
查報各該人員賞過襯施銀兩等物各開數 進呈究問
追奪以杜冒濫更乞大施 乾斷於凡無益齋醮一切停
免惟日以敬 天法 祖脩 德保 身為先務則 聖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四十八 速三 卅
治益隆 聖壽自延而 聖德愈光所以綿 國祚於千
萬年而無疆者端有在於是矣

臣聞易之節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禮左道惑眾者必誅無赦春秋辨華夷中國而夷狄則夷之故杞侯用夷禮則貶而稱子惡用夷也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恭儉出於天性自 臨御以來汰冗省費蠲租責已一切無名寺觀輒弛以利民其於好惡節儉之慎古帝王莫能尚矣近該臣巡視光祿觀正德十六年五月以來欽錄簿者知宮中用度之節自常膳之外少有所取比年以來禱祀繁興調度彌廣有 乾清宮好事有 坤寧宮好事有 清寧宮好事有西天西番漢經廠好事有 五花宮好事有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四九關

乾清宮西煖殿 坤寧宮東次間好事有學習道經日給茶飯者如此之類或三晝夜或一永日或間日一舉或一日再舉 經筵供具日虛設而無所用夫以 陛下明聖可為堯舜禹湯文武之資不以古之聖帝明皇自期日事釋老之教不親儒生師古訓日以脩齋誦經為事傷太平之業失天下之望莫此為甚臣愚以為此輩挾此術進者必皆魏彬張銳之餘黨彘持此術以欺 先帝使生民塗炭海內虛耗至今莫可藥救臣謂此輩一日在 宮中則貽一日之害 先帝已誤 陛下豈容再誤願 陛下亟誅之遠之今朝野嗷嗷咸謂 經筵既疎則忠良正直之

决無此事而後霜堅冰可不寒心哉臣嘗散錢糧每一齋醮豆腐麪筋用錢萬八千有餘以日計之所費不知其幾上萬以月計之不知其幾百萬 陛下頃因 天戒停止齋醮知其費財無益明矣而 宮中猶為之者豈非左右以福曰利益之說欺 陛下也邪臣請為 陛下陳之夫佛者夷狄之一法耳其生死於夷言語侏儻不通中國假使來王不過當 陛下下 賜之酒飯而已今既化之鬼乃崇信而尊尚之不取輕於夷者幾希且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濟視公侯中外無文之神靡所弗統今舉夷狄之神祀之 宮中勞民費財為禱祀之具其佛經悖禮甚焉且古之帝王享祿位名壽全福者莫如堯舜禹湯文武堯壽一百十有六歲舜壽百有十歲禹湯壽百歲文王壽九十七歲武王壽九十三歲當時未聞有佛也考其為治曰嘉言罔攸伏稽眾言已野無遺賢不虐無告不廢困窮又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曰釐脩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滯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罔遠道以干百姓之與罔弗百姓以從已之欲又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

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又曰恒舞千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殉貨危恒遊時謂淫風侮聖言逆忠直遠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又曰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休又曰贖于祭祀時謂非致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未聞有禱祀之說也當時百僚師師萬邦咸寧鳥獸魚鼈咸若天下言治者莫加焉漢文帝迎佛於天竺而佛始至中國梁武信淨屠澄三舍身為奴又講佛經于同泰寺臺城之變遂至亡國唐憲宗迎佛骨而唐業衰宋徽宗惑徐知常王老志林靈素作千道會班金籙道場于天下自謂教主道君言路雍塞恩倖持權遂成靖康之禍自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五十二關三 福有傳以來事佛得禍者有之未有事佛得福也書曰與治同道固不興與亂同事固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陛下上嘉下樂動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詎肯蹈梁武唐憲宋徽之覆轍乎方今天災時變月無虛報京師之民苦於賦繁後更有鬻賣妻子者有無衣裹席行乞者有女子五六裸而餓餒者州縣則徵法煩擾仍以饑饉窮者轉而為盜賊其甚者往往歷爛於兵刃邊境之民日夜望燧荷戈而不得食此其為亂豈難哉景公欲誅祝史晏嬰諫曰雖善祝豈勝億萬人之詛君欲誅祝史修德而後可景公說命有司啟關寬政薄斂責已景公遂愈 陛下以為

今之民怨邪樂邪 天地 祖宗之付託兆民之仰賴其宜如此雖有忠言讜論往往以已有言却之忍斂民怨不忍傷佞倖之心忍拂元臣弼士之諫不忍違寺僧之請此愚臣所未解者也 陛下勿以民怨為不足懼秦末民怨矣勝廣起漢末民怨矣黃巾起唐宋末民怨矣黃巢金元熾書曰不見是圖又曰民可近不可下不可不懼哉臣願陛下思 天地付託之重念 祖宗創守之艱以民怨為必可畏以人言為必可恤時御 經筵召儒臣咨諏善道召大臣諫臣察納雅言清心省事為靜養君德之基節用愛人為深固邦本之計伏願改西天殿為寶訓殿 祖宗御製諸書盡貯其中西番殿為古訓殿五經諸子書盡貯其中漢經殿為聽納殿諸臣奏疏盡貯其中令司禮監同大學士楊廷和等共選內臣知義禮小心畏慎者司其鑰鑰 陛下經筵之暇朝夕游息其中凡誦習道經者盡數逐出無使左道夷狄之教得以榮惑 聖聰則壽何以不若堯舜禹湯文武治何以不若唐虞三代哉

丞誅讖感遺教以隆 聖治疏

張紳

竊聞治功難成而易敗邪術易惑而難祛奇辨之不早而去之不力未有不敗其垂成之功而陷已覆之轍邪正盛衰之分理道得失之判不可不察也 陛下英明神聖追古帝王自入正大統以來凡覆轍之弊不憚更張而治平之望已有端緒頃者 大內之間禱祠繁興上而 乾清坤寧等宮下而東次經殿等處或三晝夜或一永日名為吉祥好事脩建不時傳聞宮中以此成俗而又特於 乾清宮令內臣十數人專一習學經典講究科儀嘗發逾渥龍幸日密夫齋醮之設宜就寺觀之中而禱假之宮闈修設之徒例用緇黃之派而顧屬之內堅議者皆以 先朝罪人各名下掌家管事人員自分不逞挾此邪術以為嘗試之計而 陛下耳熟諛誑之言心遊七釋之教不覺隨其愚弄曲奉淫誣親臨壇場不以為異流聞四方播傳後世使 陛下有泰道之謬蒙好佛之名太監崔文等之罪固有不容于死者矣而該太學士楊廷和等題為慎選左右速傳齋醮以充 聖德事極言虛誕誣罔利害望 陛下特命司禮監管查出盡感誘人員從重究治并責緣阿附之黨盡為斥逐更欲 陛下日以敬 天法 祖修德保身為先務廷和等腹心大臣義均休戚其為慮甚遠

其為 陛下甚忠伏讀批荅 旨意便云覽卿等所具

見忠愛朕已知道了而前項讖感阿附之徒置之不問則耳旬日重疑人心夫去不善而不能遠大學之所謂過也知惡而不能去郭公之所以亡也往年小人集謀吳亮輩寔挾此術以誤 先朝殷鑒不遠殊為可惡茲復踵其故智上累 聖德使 陛下不知其非則亦已矣知之而猶惑于其說昵於其人彼必以為崇尚之深非物議之所能搖愈肆奸欺凡以中 陛下之欲者無所不至因而干撓政事牽復群邪傷太平之業失四海之望其為可慮不但一節一月小小虧損而已也切計今日寧遠君子而不忍斥其徒寧畧人言而不欲違其教亦以倡此說者皆謂 聖明一心敬信可以延年可以已疾交謹不已用堅 上心而不知神慮淡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古之聖帝明王深懼尤物之惑周女戎之敗昔慎之遠之福慶用昌正不必過崇妖妄以徒事無益之請也昔宋太祖嘗問養身之術而王昭素以寡慾為先真德秀進言於理宗以親賢為致壽之道昭素之言詞約意盡而德秀之論懇切詳明其意以卷阿寔召康公廣王心之詩既曰爾安命長矣弗祿爾康矣而繼之以有孝有德以引以翼何者情慾易感德性易移近妃嬪褻御之時多而親學士大夫之時少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五十三神一書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五十四神一書

則逢迎弱惑罔非物慾豈惟敗德抑以傷生惟有孝有德者以引之於前而翼之於後則日聞正言日見正論其心恬淡而和平其體優游而泮渙保身長世之道要不出於此者臣等側聞頃來嬪御女謁充積閹惟而其間一二人者號為黠慧柔曼為惑尤甚是怠於日講疏於經筵一切施行漸多頗僻葆養愆度時見違和小人窺見間隙遂以前項左道上逆 聖意殊無所忌夫以齋醮為足恃而恣無已之欲於宮壺之間以荒淫為無傷而要難必之福於夷狄之術講筵一暴而十寒引翼日疏而月遠甚非古之帝王所以求福不回親賢保身之道也伏願 陛下思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王孟神士

祖構之艱難恤人言之旁午深察邪正之辨深探理亂之歸亟從廷和等所謂先將崔文并一樣蠱惑誘引人員竊緣阿附表裏售奸之黨通行擊送法司明正其罪尤望 御 講筵以親道德之士日謹闡闡以塞情實之非或言今治亂人心向背務嚴包桑之戒而咨諏之益詳或鷄鳴淑女屬階婦人務慎貫魚之寵而取舍之有定如此庶幾道體不奪於人心劉德不悔於彙昵有以養性情之正有以培壽命之源政治光於 祖宗而名壽加於堯舜區區齋醮之舉無益有損且無足置之牙頰者矣

乞信大臣守職以光 聖德疏

張萬

臣惟君出令者也臣承君之令而致之下者也今出於公孰敢不行以自取夫抗犯之罪也哉惟拂於道於是乎始有不取承令之臣矣近者 陛下誤聽太監崔文奪取刑部見監犯人李陽鳳等付鎮撫司問該部尚書林俊等執奏不發 陛下責其違旨竟以奪之臣工相駭又老私議皆謂 祖宗成法鎮撫司因送法司問未有奪之法司而付鎮撫者也惟正德年間劉瑾錢寧竊 國威而移 主權始變亂之不圖嘉靖之治復有此舉以 陛下明聖豈昧廢繁直以崔文巧於蠱惑 陛下為其家蔽致然耳夫祖宗立法深意攸存萬世子孫慎守非 陛下可得而更之法官可得而曲從之者也况刑部為天下首法之地法不能守何以不極恣奸長暴他日不可救藥自今始矣此臣等所以執奏而不敢曲從者要亦有見夫取罪輕而守法重也且君之於臣忠信重祿大臣尤加隆焉凡以欲其奉公守法以稱成治理而臣之自信所以結主之知以兔圖報稱者亦惟以此而已 陛下即位以來優遇大臣每出 溫旨俊尤荷獎留顧非以其學術之正名實之隆爾耶迺今 旨意嚴峻不亮其執法之公是視之以愛悅之臣耳愚用褒留為哉夫俊不得其職必不安其位不安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王孟神士

萬一

其位必去狗一宦豎而使老臣去 國臣甚為 陛下惜
之且 聖諭近又曰着鎮撫司從公問是為俊等不能從
公者乎竊原 聖意欲遂崔文之計而又不安廢俊等執
法之公故不得已姑為是少慰之詞耳豈所以推心置腹
而敬信大臣之至意也哉然崔文所以傲 寵而不可解
者徒以設醮修齋妄言不可必之福以欺 陛下諸臣連
章論劾竟置不問遂使驕橫得志以致 祖宗成法至文
而再亂之必待其釀成瑾寧之禍始為之虞則晚矣伏望
陛下少曲 睿思大奮 乾斷俯從左都御史金獻民之
奏科道諸臣交章之論仍將李陽鳳等付法司究問崔文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五十七萬二
治以誘引變亂之罪則直氣爭揮群情稱快而中興之治
遂邁商宗矣

闢異端以隆治化疏

鄭慶雲

往者 聖體彞示遠和 臣等奏請務學親賢保 聖體以
慰群望一節實自古帝王初天永命之本也近見邸報伏
聞於 乾清坤寧等宮復開番漢僧經殿設齋醮 陛下
親臨晚拜行香受籙或永日一舉或一日再舉甚至三晝
夜通舉名為吉祥好事又於 乾清宮特令內臣十數輩
專一演習經典講究科儀豈將以求福田利益邪臣等聞
之將信將疑且憂且畏近日遠近聚談皆謂 陛下初無
此心蓋因太監崔文招引先年罪人張銳各名下堂管家
人執挾邪術以蠱惑 陛下耳且此輩豈真為 陛下求
星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五十八 往一
利邪不過乘此以亂聰明以自為權寵計也况佛為教不
足信乎自古人君信佛之篤而得禍之重者莫如梁武帝
人臣論佛之詳而見道之明者莫如唐韓愈愈以佛為夷
狄之法惟誕不經歷述自古帝王壽考皆本於反身循理
之實而非緣於事佛之故至謂後世事佛尤謹享年尤促
教語尤後世人臣論佛者之所當法也梁武帝之於佛圖
登珍膳廢而不食宗廟廢而不享雖其自有之身亦三度
舍之而不恤崇信可謂至矣卒之侯景蕩城之禍佛皇之
救此萬世人君事佛者之所宜戒也然猶異代不足覽觀
先帝遣使自蜀西徼外入吐蕃直至西天迎取活佛以七

八年之久入萬餘里之深靡費億萬佛亦未有幾成大亂而西南遂以虛耗至今悲怨之聲尚猶未息各處創建不正淫祠及前王諸王佛子俱經 皇上所痛而親筆者也陛下豈偶忘前日可戒之轍而復蹈之也豈古之帝王為不足法而乃下效梁武帝之所為耶不然或以臣等論佛之害未盡明悉而韓愈氏之言亦不足信耶此臣等之所未喻也况 官闈深邃地隔塵凡設立醮壇紛紜誦讀誠為瀾瀾 陛下以萬乘之尊百神之主乃自傷身夷狄之教傳笑天下後世光祿寺每日供設費用不貲今民窮財竭正貢不給額外何堪誠有如諸臣之所憂者然臣等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五十九

徐二阮

憂蓋又有甚于此者先儒程頤有言曰人主一心攻之者眾故凡有舉動則左右憚壬之徒皆將各挾其術日夕窺測以為投間抵隙之地或以女色或以貨利或以遊觀否則察知人主之意不在此教者則必倡以神仙之求餌以金石之藥教以房帷之邪術啓以宮觀之興造一竅微開群蠅畢聚人主之于好尚可不謹哉今諸邪者必謂 陛下經筵日廢而禮義之念幾微 聖体違和而壽祠之說可入萬一 陛下不悟而輕信之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彼小人輩但知希圖富貴利己為身至於誤君誤國彼又奚恤伏望 陛下舍已從人反躬思道將太學士楊廷和

其尚書喬宇等科道官張紳屠儒等所奏詳加覽察痛懲其非速將太監崔文及罪人張銳各名下家人拏送法司明正其誅 上行私之罪祈禱之事再不舉行習學之人盡行罷去自今以後古訓是師而不惑於異術之支離正人是近而不移于左右之引導清心以寡欲保身以保民則年不祈而壽自永災不禱而福自至矣非惟臣等之幸實天下國家莫大之幸也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六十一

徐二阮

禮臣下以勵節行疏

葉奇

臣聞為治之道君有賴於臣故隆禮貌以禮其下臣有賴於君故勵節行以報其上此二者勢相殊而實相資所謂上下交而德業成者也使為君者不以禮貌禮待其臣則為臣者必至於屈辱其所志斷其所學則庶耻不立庶耻不立則節行不脩其所以輔成君德以弘治化哉臣請以今日之事為 陛下言之邇者郭九臯為東廠接愛密告之詞葉寬羅璘為陳萬善 請房慶之事 陛下赫然震怒郭九臯則差官校拿解來京葉寬羅璘則拿送鎮撫司打着問節該科道官會本論列而臣猶言之不已者正為 陛下惜禮貌臣下之道耳何以言之彼郭九臯知府也葉寬即中也羅璘員外也此三臣者皆大夫秩也 陛下嘗以爵祿賞能之矣 陛下嘗以剖司府治委任之矣 陛下之吏民亦嘗俯伏而敬畏之矣今固事未見其可罪而執縛以下之獄臣恐貴尊之道殆非若此中庸曰辟臣 陛下不察而休之反怒而罪之則所謂禮遇之道安在哉古者刑不上大夫蓋以其爵尊特在尊貴之列故有賜死而無戮辱亦所以禮之也今以天子貴寵委任之臣吏民俯伏敬畏之官一旦因事而束縛之係縲之使下民小吏皆得以謁言而榜笞之此豈可以公衆庶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六十一

奇一

見哉此正漢臣實誼所以涕泣而為文帝告者也蓋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讐夫君臣猶父子也寇讐之言雖若過當而手足腹心則非溢美 陛下何不察之且如郭九臯遠在外方其罪狀臣所未知若葉寬羅璘不過為 陛下愛惜財物而已而其心實所以盡忠也今不察其心以其違拘而執之有如昔臣柱衍之封還內降陽城之慟哭裂麻李沆之引燭焚詔者則 陛下將何以處之又宋臣朱熹言宋朝有超越古今八事而其一亦曰遇士夫有禮夫禮下亦君道之常也宋之人君亦三代以下之中主也尚能行此以超越乎古今 陛下以堯舜之資豈可以自處於中主之下哉臣惟冀 陛下有以察之則造福於天下 國家者非淺 陛下儻不以臣愚之言為然今日擧一官明日擧一官則人皆重足而立諫者皆以言為諱有識之士皆思見幾而作愴夫小人皆彈冠相慶矣自古未有君子退小人進而天下不亂者也 陛下試與思及此獨不可為寒心哉臣願 陛下察臣之言翻然改悟待臣下以禮節卷臣下以廉耻將解郭九臯之吏校追回將葉寬羅璘釋放今後諫官言雖未當亦優容之如前日罰俸之臣悉從寬宥免則臣等人人感激思欲効勞惟恐廉耻之不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六十一

奇二

立惟恐節行之不備有愧乎 陛下之權待他人皆如此
欲治化之成何難哉

明而朝野少

卷三

本三

固政本以隆 聖治疏

汪思

臣惟天下之治忽在於政事之得失在於輔
臣之賢否上有願治之君而下無輔治之賢下有謀治之
臣而上無任賢之實天下卒歸於亂而已故夫輔臣者政
本所係不可以不慎也 國家自 太祖鑒前代專恣之
弊不置丞相政分六曹 太宗乃有內閣之選謀議機務
票擬 旨意無專恣之虞有輔佐之益法與意俱善 累
朝相沿獲有成效正德年間始沮於劉瑾再沮於錢寧二
沮於江彬進議而不允者有之擬 旨而擅易者有之甚
者大小章疏或從中以徑批或沉匿而不奏內閣備員而
皇朝朝野疏 卷三 六十四 固一
已丞乎其無所知也政本屢拔枝葉凋瘁天下日入於亂
甚可畏懼天啓 陛下應運中興舉由舊章一洗近弊群
工言之六曹奏之內閣議之 宸慮裁之百司行之天下
仰之何其盛也改元以來事漸可議 即位之詔多付空
談陳乞濫於近習恩蔭私於舊邸元兇逃於誅極愉邪徂
於狎昵陟罰異於 宮府詞責輕於著舊論之累積而不
可入也爭之盈庭而不可回也臣民出重衽夜惶惑於是
有不省章奏之疑有不任內閣之疑有左右蒙蔽之疑是
三疑者人多重而不敢輕為 陛下告也近因御史余
翱之論而 陛下報之曰各衙門章奏朕皆親覽與內閣

固確施行一遵累朝舊規張佐事朕小心畏懼未嘗敢
縮音一發群蒙皆開莫不煥然以釋而後耀然以喜然徐
思之又有大疑者焉夫既云與內閣商確施行矣則今
日內閣猶新政諸臣也何關失之漸多而不滿天下之大
望也豈空言欲之陛下惑之而內閣姑順之歟豈內閣
言之左右幸之而陛下姑棄之歟豈陛下咨之內閣
陳之而左右巧阻之歟不然必陛下實有所不省內
閣實有所不聞而左右實有所蒙蔽者而聖諭云云殆
亦自覺非是外姑設此以相答邪臣愚知陛下必不肯
也陛下有堯舜之資必能成堯舜之業以光祖宗之
聖明兩朝疏抄 卷三 本五箇二文

治然而春秋方富閱歷未熟所賴左右狎臣盡小心畏懼
之節以無損 聖明內閣重臣竭股肱輔導之忠以大弘
德化而乃使根本不固闕失多端惑衆心以致屢 聖諭
此臣之所大懼也夫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故
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而今也 聖心不
得明於下庸愚不無疑於上科道近臣顧猶若是况疎遠
乎當今內閣不賜 召對章疏不聞面議 陛下所謂商
確者不過司禮監往來前之而已縱見信從亦恐不能罄
所欲言矧或有已言而不得畢達已達而不得盡從者邪
內閣如是况余臣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誠望 陛下念

內閣為政本所係不以尋常輕率視之迫省前失究其所
由果係內閣諸臣阿順不諫則是貪祿固寵誤 國蠹政
書曰臣不匡君者其刑墨使臣等得而劾之 陛下從而
罪之別選賢俊以圖治安其或為 陛下之不信左右之
所播是 陛下外託為商確之言而實有朕殊不覺之奸
以間之於左右矣則望 普明離照大奮乾剛逐其所不
可親而置之掃除之役信其所不可踈而延之坐論之禮
政本既固 帝載用熙 聖德光明衆志安定而天下之
治不隆 祖宗之盛不復堯舜之業不成者臣未之信也
大抵 先朝之綱紀壞於正德之權奸 陛下起而救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本五箇三 個

不可不痛加懲創豈得復循覆轍猶人有飲毒而殆者幸
而醫師甦之乃謂毒不殺人聊試再服其有不遂殞絕者
乎臣自奉 綸音踈息累日欲言不敢然食 陛下之祿
冒 陛下之官有懷不吐罪實難逃故不敢終默伏惟
鑒螻蟻之微忱寬斧鉞之嚴誅 俯賜覽觀試加採納則
豈特微臣之幸實天下臣民之大幸也

故人臣優臺諫以隆 聖治疏

李錫

臣竊惟人君之於群臣古人論之詳矣皆以為君則元首也大臣則股肱也臺諫則耳目也體貼親切比擬明者垂之簡冊萬古不磨是以人非元首固不足以為人非元首而無股肱耳目則執持運動瞻視聽聞皆無所資動作不前險惡冥瞶亦塊然一物何足以為人哉是知元首至焉股肱耳目次焉人君之於大臣臺諫亦猶是也是故人君知股肱吾藉之以運用也則於大臣不可以不敬知耳目吾藉之以聞見也則於臺諫不可以不優不敬大臣是自戕其股肱也不優臺諫是自賊其耳目也戕股肱者敗賊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李致

中

耳目者危此皆漢唐末路之弊政君天下者所當深以為戒者也尚古君臣之間都第一堂稽拜抗禮所以敬股肱也野木朝旌闕門明目所以優耳目也故曰大臣不可以不敬也是民之表也又曰諫諍輔拂之臣國君之寶也明君之所尊厚也古訓昭然寔今龜鑑洪惟我 朝酌古定制列六卿以分理庶務設臺諫以糾察百寮今之六卿陛下之股肱也今之臺諫 陛下之耳目也 陛下於即位之初遍徵故老欽重臣所以敬股肱者至矣側席求言虛心納諫所以優耳目者至矣中外欣然臣工交慶皆以為三代不足追唐虞不足比矣夫何使始勤終怠判為

兩途開元天寶迥然一治漸不克終人心失望且如刑部尚書林俊退休有年甘老林下固無求於 陛下也 陛下

下下詔徵之林俊翻然就道固欲共成嘉靖之治也 陛下下於俊言聽計從宜矣夫何於執奏之間往往令其向話遂使齊志而歸此非所以敬俊也戶部尚書孫交碩德重望偃仰丘園亦無求於 陛下也 陛下下詔徵之孫交碩德冠而起亦欲共成嘉靖之治也 陛下於交言聽計從宜矣夫何因其違拂多方搜索令其向話此非所以敬交也至於工部尚書趙璜不奉 欽賞之詔為國計也為大體計也於已無異焉 陛下入都督陳禹言之奏擊其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李致

中

屬官下之鎮撫使瑞躅跼待罪古之敬大臣者似不如是也以至吏科都給事中李學曾慎大柄審大號之奏是故賢國之良砭也咸望 陛下嘉納 陛下既不納矣又從而罰俸一箇月何以服天下之心禮科給事中章僑因東廠接受民詞奏擊知府有糾劾之奏是亦救時之急務也咸望 陛下中止 陛下既不止矣又從而罰俸三箇月何以作言官之氣禮科給事中劉最糾劾太監崔文盛感聖心侵剋 內帑風聞言事官職也 陛下受崔文之佞輒令劉最查明來說且 內帑銀兩外官不與久矣 陛下令劉最查者不過快崔文之忿惡劉最之劾耳豈其

有意於國計而欲會計之分明哉竟調外任尤為已甚夫不敬大臣則大臣皆將告老所謂有元首而無股肱也不優臺諫則臺諫皆將解體所謂有元首而無耳目也陛下將孤立於上孰與共理天下也哉伏望陛下頓悟前非速遷令是體祖宗建官之意鑒上古相體之情以股肱而待大臣而體貌之有加以耳目而待臺諫而優容之必至以執奏為忠以敢諫為愛勿疑其違拂勿計其小過勿聽左右之感勿受讒邪之間勿移於始終勿偏於愛惡勉留林俊以其致昇乎慰諭趙璜以宥其屬下孫交愈加敬禮李學曾等免其罰俸劉寂仍留供職則朝廷有皇明高朝疏抄 卷三 太九敬主 雍穆之風天下仰嘉亨之治臣工幸甚 宗社幸甚

除邪妄以彰 聖化疏

夏言

比者恭遇 皇上詔及群臣欲除去禁中釋教奉建一兩官以備一代之制一時廷議翕然仰贊 皇上篤養盡制之孝關邪崇止之化盛德大業光前振後矣今月十一日伏奉 聖旨命太學士李時同臣言入看即所謂太善殿者臣等看得殿內有金銀鑄像鉅納不下千百且多夷鬼淫孽之狀仰惟 聖明燭其誣妄不經一旦奮然舉而除之甚盛舉也但臣見諸几案之上及懸度梁柱之間與夫金函之所藏貯者為物尚多不可識辨問之守者但云是為佛骨是為佛牙枯朽摧裂奇離硯碯計不下千斤臣惟佛法之入中國自漢明帝時始然不過人誦其書習其教而已至唐高宗朝乃迎佛骨至京師其臣韓愈上表極言其邪穢不祥不宜以入宮禁憲宗不能聽且深罪愈竟遠斥之臣意自是厥後人莫敢矯其非凡番夷持以誑惑中國之人而名為佛願佛骨者相傳於道由是流入天子宮禁之內歷世皆然而不以為異今殿中所有未必非勝國所遺 累朝以來亦必以為彼法則然未嘗深究以延至今茲者恭惟 皇上躬堯舜為湯文武之實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乃始議徹佛屋穢像使詭誕之形不得漬留清禁此真卓越千古之見出於尋常萬萬者也然殿宇像

設既除所有前項佛頭佛牙之類皆屬穢汗不宜使之尚
存臣請乞以此物 物下所尚茲之草野一切掃而靜之
以永杜愚冥疑惑之端實為 大聖人非常作為有神名
教甚大功德固極臣等不勝其後世幸甚

重延納以隆新政

胡應嘉

恭惟 皇上嗣登太寶 新詔一頒臣工懽慶薄海內外
莫不顙顙然以向 至治臣等叨列侍從尚有一念忠愛
之愚欲為 陛下獻者竊以君臨萬邦機務至眾諸司奏
牘剖析為難自古聖明之君未嘗一日不接見大臣商確
治道所以國家能保又安虞廷風動之化謂非都俞吁咈
之所致哉我 國家之制 太祖以來 列聖相承躬躬
臨臣下以決庶政所以達四聰臣等策者每至於日昃弗
恤也迨 英宗皇帝以冲年即位軍國之計尚不能對眾
慶分當時輔臣楊崇等權一時之宜創為早 朝奏事之
皇明尚朝頭抄 卷三 七十一夏二

例所奏者惟取常行教條先期擬答 上陳臨時止依所
陳者傳 旨而已自此之後遂相沿以為故事上下之情
未通擬票之詞難盡懷忠愛之心者每建議復舊情未舉
行至 孝宗皇帝雖循往例以奏事然奏事之外其接見
大臣及諫諍誦讀之官日不遑暇從容延訪虛懷聽納故
弘治之政於我 朝稱獨盛焉今 陛下以長君而踐祚
正宜 親決庶務然萬機至臚而 孝忠方殷諸凡舉措
非資於大臣之商確不可苟 端居法宮之中一切利弊
得失盡憑紙上以察詳則章奏浩繁紛至沓出閣臣之擬
票未悉者不獲 面達而 陛下自竭聰明以臨之誠恐

聖慮必煩 聖躬既煩則 聖躬必勞且倦矣倦心一起
 百弊俱生左右投間抵隙何所不至此不得不慎之於始
 亦不可不防其漸也臣等乞自今 喪禮稍暇 強抑哀
 情 軫念國計每日早 朝事畢必復慶 文章錄毋輒
 入 乾清宮雖云 梓宮在猶然 聖人之大孝固不專
 於休戀 靈几也三四輔臣不時接見凡事之有關於興
 革行止者必與之商計剖決及一應 賞發委任除拜之
 類亦皆一一與之詳酌事屬六部則 召對六卿義當疑
 難則 顧問儒臣 溫顏款語務悉其底蘊期了悟於
 聖心則事至而無礙滯較之徧閱奏章獨管神智者其勞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七十三重三
 佚難易為何如乞 陛下深思之急圖之萬代瞻仰真在
 此舉也臣等又查得昔之宰相入內平章國計必使諫官
 隨入諸所陳奏皆得預聞而我 國朝之制六科亦輪官
 於 殿廷之左右執筆紀錄 聖旨注寫簿內亦古諫官
 隨入之遺意也今各科之須知開載頗明不知廢自何年
 伏乞今後 延接大臣之時科臣亦得更番隨入大臣有
 奏事不忠敢肆欺罔者許即忝正之或對仗彈劾以可折
 其是非或退上封事以詳析其可否則大臣敷奏益存敦
 畏之心而 陛下之延訪必得事理之當 聖心有開明
 之益 聖慮無煩擾之累且大臣之人品自莫逃於 聖

鑒忠直者必正人也諛諛者必小人也而諫官亦不得挾
 私妄論邪正臧否於此皆可辯之當今首務孰有急於此
 者故敢據竭誠悃以為 陛下先及之也伏乞 特加睿
 斷即 賜施行則 聖政之隆將與都俞吁咈者同其盛
 而 聖體亦得以垂拱仰成坐收延納之效矣若止循故
 事一 朝而退言語不交商確無自似非君臣一體之義
 致將閭闔萬里之遙而海內之所以拭目於 今日者恐
 不足以吞其憐憫之至念也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七十四重三

孟圖覽本顧問以隆泰恭疏

溫純

臣讀易至泰而曰坤上乾下至否而曰乾上坤下乃知君臣與天地等天地交而後化工可成君臣交而後萬幾可理自昔聖帝明王以及我朝或慮老或乞言或顧問或形諸章奏今慮老乞言不可復矣顧問章奏即漢唐宋之主亦未有不須此以為治者我皇上御極以來朝講勤矣言路開矣臣竊斥矣獨覽本顧問二事雖言官往往言而該部未暇為皇上讀者豈非以皇上即位之初服制未闕在古有三年不言禮乎又豈非以政務旁午奏牘雜陳欲皇上一一而問之一一而覽之將涉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七十五 溫純

於勞而無其要乎今先帝之喪已畢中外臣工莫不以高宗遺訓成王訪洛故事仰望我皇上我皇上必思有以答臣工之望者臣計今切務則莫如覽本顧問而已何者往歲臣在山東聞皇上於講筵之暇以石州殘破下問輔臣臣不勝欣躍以為聖天子留意邊方如此不惟臣欣躍而海隅蒼生莫不傳頌九邊將領莫不警惕是我皇上一言即可以興邦一怒即可以安天下儻由此日與大臣商確時政則其所激發臣又不知當何如也我皇上何惜一言而不為天下計哉方今天下災異頻仍盜寇弗寧閭閻多枵腹待哺之狀邊鎮有脫巾

種之苦我皇上誠於此時勤顧問覽章奏中必有以備僕大司為皇上言者諸臣言之皇上採而行之留意而天下太平之期可坐致無難也且覽章不必於諸司之章奏而盡閱之也蓋諸章奏有關於聖躬者有切於民隱者有招擬題覆為各衙門之所當徑行者於此辨之不移卷而章奏可覽也顧問非必於天下事理而泛問之也歷代何由而興衰君德何由而進退中國何由而又安四夷何由而肩服於此審之不終日而問對可悉也伏望皇上乘此諒陰之餘俯順臣民之望勅下禮部會同內閣九卿諸臣再加詳議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七十六 溫純

如果臣言可采合無行令閣臣俟皇上日講之暇將票擬過諸司章奏分為二等凡招擬題覆為各衙門之所當徑行者不必煩瀆其關於聖躬切於民瘼邊疆者另開節要進呈御覽即時面請應否采納施行我皇上一有疑難更或召閣臣或召部院諸臣特睿天顏俯賜清問必使歷代興衰之迹君德進退之由與夫安內攘外之要昭然如在目前始若勢分懸隔久之而上下情孚將見都俞吁咈如家人父子譎然於一堂矣國家億萬年無疆之運不其永乎於休哉

進召對錄疏

張國彥

近本月初八日伏聞 陛下御 文華殿日講該太學士

李春芳等 而奏言帝 荷蒙 天語優答一時大小臣工

莫不舉手加額欣欣然有喜色而相慶曰美哉茲二十

來未有之盛事也雖問巷小民亦皆同聲 祝頌播為美

談使自今能行之無幾則內外人心其歡欣鼓舞又當何

如欽惟我 世宗皇帝晚向恭默坐致太平自世俗觀之

鮮不謂 天子之尊無庸與臣下接談矣而不知所以勵

精圖治培四十五年有道之基則自往年 君臣契合情

意浹洽中來矣臣等嘗伏觀先臣太學士李時所紀在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文華殿

對錄始於嘉靖九年和壇賜 文華殿 事中間一政令之行止十人才之進退固不 宜召臣寮

虛心究論 面決可否與家人父子無異雖堯舜禹湯文

武之聖何加焉其功在當時澤及後世有由也我 皇上

臨御以來 郊廟必親 朝講必勤首 幸太學 躬行

大闕凡 祖宗良法美政無不脩舉而 而對一事獨久

未施行豈 先世典章無據抑 陛下特有待而為乎臣

等備員耳目叨直論思深有見乎今日 朝政之大莫切

於此者用是不辭冒昧將本科所載 召對錄二冊刪去

繁文撮其大要可為萬世法者總計共二冊二十九條各

照次騰寫裝潢成帙隨本 上進雖掛一漏萬無能聞

先帝之鴻猷而觸目警心寔可為 聖上之龜鑑伏願

陛下留神省覽 銳意遵行速 下該部查照 累朝燕

見事規 欽定簡便儀注以後或 經筵事竣或退 朝

餘暇不時將輔弼大臣及九卿侍從等官隨宜任便量一

宣至 御前俯垂清問令其直言無隱倘遇軍國大計聽

該管衙門候文華殿進講畢揭其略節 而奏取自 上

裁如此則 聖心日益開明政體日益疏暢非特 君令

臣共奠 宗社于有水而繼志述事益將行 孝治于無

疆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七十八進十

留用老臣以光盛治疏

嚴用和

臣等竊惟人材之有舍理道所關而老成之去留所係尤重故人惟求舊垂訓於書而召彼故老詩旨亦諄切矣良以老成人之不可無也若吏部尚書楊博詎非臣之耆舊所當愛惜留用者乎博自筮仕迄今啟歷中外餘四十年于茲矣民事邊情譜歷開練故先帝試之曰能擢置銓衡留為 陛下股肱之用博亦感戴眷知秉公守正竭忠圖報誠於 國家無負此大小臣工所共知也今以題覆差誤之間不當 聖旨着令致仕而去夫身為大臣得致其仕而去 陛下之恩禮不為不厚而博之獲此不為不榮矣但以 朝廷大體而言則不可不留之以樹儀刑以時事多艱而言則不可不留之以共求治理以才在博而言則不可不留之以展畫所長以人心公議而言則不可不留之以孚服眾志臣等列職諫垣官俸進退皆得與聞若或備員倖位臣等固不敢冒陳以瀆 天聽有臣如博乃相規長往不為一陳於 陛下之前是以蔽賢緘默亦奚以為伏願 皇上特發 勅旨將博仍留供職以付任使俾其勉圖後效仰答 鴻恩臣等無任激切祈望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十九留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

修省類

災異修省應制陳言疏

楊一清

邇者 皇上以災異降勅令文武群工同加修省次日臣又欽蒙 聖意責臣等盡言仰體 聖懷俯省已過如臨淵谷無地自容 聖諭拳拳惟恐不自知其過臣等不言蓋嘗助臣以繩愆糾違之章矣然實未有可繩可糾之事亦安敢妄贊一辭但政事之缺失或未能當於人心用舍之乖違或不能協乎公議大臣未聞執奏言官不敢論列皇上無負於天而群臣之負 皇上則多矣災變之來豈無所自臣等職在密勿若先事論列似非大體待其言有未盡自當明白開陳今觀群臣條奏固多節財惜費與民休息之意顧亦有捨陳腐之言者祇應故事立新奇之論者窒碍難行間有切於救民敷事又聞報罷是 皇上應天以實而臣下之應詔以文而已竊謂今日之務在修省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安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厚不在煩苛 皇上誠以今之天下為治耶否耶安耶非耶然自古有危亂之跡者圖之為易無危亂之形者防之為難惟在君臣上下無以治安自恃而常以危亂自防嘗聞前代之臣有告其君者曰為國者有不危懼者五深可畏者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清福

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
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虫蝗不足懼也賢士蔽匿深可畏
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循深可畏庶道消深可畏
譽大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也以為不足懼也非其
不足懼也知其可畏而修德以弭之則轉禍而為福其曰
深可畏者其變無形而其禍甚烈其勢若緩而其伏最深
今日之弊實恐隨此臣謹就其急且要者曰舉賢才以備
任使曰收人心以固邦本曰求直言以防壅蔽敢為陛下
下陳之 聖明在上賢俊登庸宜無所謂蔽匿者宜令吏
部再加訪舉釋幽拔滯登之要途任賢位能無拘常格凡
皇明兩朝疏 卷四 三 清

而後可責其成因襲之弊其來也久吏部近亦稍創革
宜仍令再行查處官能舉職者不必教勅待其政成事立
而超用之遇有員缺亦就近推補免令奔走道路荒廢職
業行之以漸官得安乎其職而久任之規可從而定矣至
於按時切務莫先於恤民今小民之失業甚矣 朝廷雖
下蠲租之令而黃放白催比比皆然部檄雖有定額之派
而指一科十歲復如是民之迫而為盜固其所也切觀天
下之民貧者皆同而北方為甚北直隸八府為尤甚山東
河南山西陝西次之今年雨澤愆期禾苗半稿盜賊蜂起
有供輸之費挑泮河道有力役之勞而南直隸徐州豐沛
等處地方頻年漕水飄蕩屋廬淹沒人口今不為之所將
無民矣乞 勅戶部查照將北直隸八府今年夏秋蠲行
蠲免勿徵其秋糧待八九月間覆勘如果有收止徵一半
以寬民力 王畿安則四方安其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南
直隸淮北州縣徐州豐沛等處亦乞將夏秋蠲其半租秋
糧待收成時日視其歉力為定奪其他各處奏報災異
照例令撫按早為覈實具奏蠲免此收人心固邦本感乃
和氣之至要也比直隸及各省十分貧難地方所蠲錢糧
事干起運給軍勢不可缺者查支在庫官錢代民輸納如
官庫無積乞將淮浙等運可解到官銀量蠲一二百萬兩

代補民糧或折作價銀赴各該衙門應用庶免弊端之
陪弊貽帶微之害以負 皇上寬恤之恩其他軍需料物
歲徵月派源源不絕民何以堪宜 勅禮工等部通查如
常賦之不可缺者災傷地方量為停徵或量折價銀若係
額外之徵從省稍紓民難至於直言不聞凡今日喫緊交
病之處夫六科十三道以言為職 陛下令其直言而各
官所陳多浮泛語竟無人敢以直言上 聞者直言既
不上 聞則伏奸佞慮何由而知諛諂面諛之人進矣然
不但言官當直言大臣遇事尤當直言若知之而不肯言
言之而不敢盡是誠有負 陛下克謹天戒樂聞讜言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四 清四

意美乞 勅各衙門大臣各宜就其職業所在盡心言之
無或顧忌若事有未安民有不便繼 成命以下亦當執
奏科道官過凡用行政之失失心以匡正之勿以有所
觸忤輒為忌避尤望 陛下弘天地之量齊 雷震之威
取其言之善者即 賜施行言之失當者亦必包含不加
譴責則直言上 聞官利必糾民隱必達于以廣四方之
視聽于以決天下之壅蔽 陛下恭已於上群臣奉職於
下天休蒞至庶幾在此不但 天意可而災變可消而已

蠲災修省疏

朱鳴陽

臣等切見本月十一日 清寧宮後房火臣等竊惟 聖
德休明 天心眷格固宜災變不生庶幾純嘏駉集迺
大祀回鑾之初遽有此咎雖云人致實則天為雖曰小災
實關大體 大心方享而警戒之意尤專咎徵所行而指
示之機特顯臣等交獲思惟妄意揣度典禮失中欵直言
廢簾欵爵賞太濫欵刑罰縱失欵外戚驕盈欵近幸干政
欵有一于此皆是召災况茲數愆各有指驗臣等請為
皇上備陳之頃者所論典禮甲私情則有傷於大義尊
皇號是反戾夫天倫不特基國以為非 皇上亦自知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五 陸

不特人心以為非 天心亦且非之昔孔子在陳聞魯災
曰其禮之宮乎踰禮故也漢傳太后欲與成帝母等號齊
尊火焚其所居之鴻寧殿今茲之火切近 清寧 上天
之心備極仁愛豈非以大禮不可喻而人言所當恤故耶
聖心於此固為惕然雖上而 宮闈之心行不因而警動
者乎循指示之迹以體仁愛之心致警惕之誠以圖消彌
之效此其尤為先務者也大本既端餘弊當枝几有致災
之因皆切修省之實 先朝不用直言馴致蒙蔽 聖明
御極言路始開然近日以來 聽納漸倦持道心之論或
厭而不從爭大禮之章多留而未報不意新政之初已襲

嚴家之舊人謂正士道消則火此蓋其一也裁革冒濫
明詔方行錦衣之緝未清而冗流濫進雜趨之途方塞而
幸際大開文希京官武國世襲皆稱 興利為詞不知公
義安在雖 明旨嚴加禁革而鑽刺猶復自如是革冒濫
而又增冒濫所謂放賢官非其人則火此又其一也
權姦亂政天下憤心稅法由全重違物論所據擬禁寺宇
孰非釜爨民膏而共家人產養一皆撥奪民利必項盡數
折錢一體沒官庶為絕去禍根稍釋民怨今 明旨於寺
宇則曰不必動於產業則曰不相干是誅惡而又縱惡所
謂茂繁法律則火此又其一也明君之于外戚翼之以賢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六 陸

加既徇乎私於是大小之臣持公論以抑私情而立言始
不川矣希進者恃 藩邸之私而冒濫始多亂政者恃調
護之私而大法始廢外戚恃 宮掖之私始妄請求貴近
恃逢迎之私始得干預孔子名不正之論至是無一不驗
有美伏望 皇上仰畏 天變俯恤人言推災之所自由
知禮之所當慎不必強加夫 皇號而必先端其本原
聽納無倦容受必弘 大號渙汗而不渝 大綱總攬而
獨斷抑外戚方驕之勢杜僥倖進取之門 興邸臣係除
原係科貢出身并護衛官員陞任者不動外其餘納銀等
項人員并軍厨匠役人等近因比例陞受職役者通乞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七 陽

嚴父修以答 天心疏

程啟克

臣等竊聞 天心仁愛人君故出災祥謹告必於大亂之
 世斯有異絕之心故高宗則雖維兆祥太戊則廷彞致異
 二君者畏天脩德遂至中興 陛下聰明仁孝端拱淵默
 即位以來刻削弊政逐奸黨誅黜管弄親近儒臣治軍
 恤民勤政講學繼天動靜語默俱能克享 天心 上帝
 鑒臨斯須簡在茲者禮成初 郊災變遽作 皇天之子
 陛下雖父子親愛不是過也然天人相與殊甚可畏 陛
 下獨不思仰答之乎蓋以人事忽於幾微天災昭于顯著
 事成積漸變不虛生 清寧宮 兩宮所居也災及小房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八 九十一

剝林以膚也意者狗情之禮有戾乎天常僭逼之名有乖
 乎典則非 陛下無道之孝失儀禮報之經遽薄大宗志
 情所厚且外政撓于風旨親昵肆于貪求輔臣執議而因
 仍空付于從違禮官建明而奏得率多子規避加以經生
 之邪說因而佞倖之獻諛違天理以遂私昵之情彼 母
 后以箝天下之口廢百代之典章貽萬世之譏議臣等以
 為不正大禮不拜禮官不能黜邪說走背應天之虛文矧
 夫 國是漸搖初政漸收正人漸遠諛巧漸進 肯由中
 出而 內閣不知則是任賢之貳奸黨獄成而曲為庇護
 則為去邪之疑講學廢于 經筵視 朝權乎故中諫臣

斥逐耳目有獲蔽之虞大臣疎遠股肱有痿痺之患司禮
 之權重于宰相樞機之地系于宦官近雖譴謫而復潛家
 覬覦名雖汰汰而實巧為影射適臣則貪污乾沒經累劾
 而遷除邊將則饋師庸夫尚依違而未黜考察或遺于大
 惡舉錯少戾乎群心在田之賞賚太多 藩府之乞陞未
 革庶退之風未獎忠鯁之氣未倡禮樂不興小大之典常
 未正刑罰不中輕重之罪犯不孚此皆臣等昧于糾慶令
 茲多失上千災變致屢 宸衷伏望 陛下仰畏天明俯
 從衆聽正大禮以隆 聖孝親大臣以輔 聖德齊官府
 之體以肅 聖政嚴大小之治以弘 聖化毋徒虛惠故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九 九十一

重期于上當 天心仍將臣等罷斥以懲緘默之罪庶幾
 禎祥必至災變不生是 宗社無疆之休矣

乞脩省以消天變疏

周 珩

臣伏祝 陛下紀年嘉靖以來孽火晦霾猛風驟雨江湧地震之變洵至沓告不可殫述而 陛下修省之詔亦見再下矣蓋凡史冊所載雖叔季余闕而天之降凶亦未有甚於此乃者又有星流於中天光芒異常及震雷迅烈人有被其擊殺者其災異亦太甚臣愚不肖天官五行之學姑以春秋之義証之魯莊公七年晝夜中星隕則成周失政之應也魯僖公十六年晝隕石于宋五則宋襄穢師之應也魯隱公九年晝大震電則公子翬搆逆之應也又僖公十五年晝震夷伯之廟則季氏之手之應也夫星失其度雷異其常而其應皆捷不誣况逾日之間而二變交作其災異亦太甚矣夫災祥者禍福之應也得失者災祥之感也天人之際毫髮不爽則 陛下亦思所以自省乎臣昧死請撮其時政之大者言之古者以誹謗而置木梟言之不聞也前御史曹嘉以彈劾過當然亦思舉其職也陛下雖置而不問以勸來者可也乃以遜辭偏請且奪一階以寬之遠方而且連坐念事關闕之旁助以盡其法大嘉閱可罪也獨不為求言乎古者命來傳以斬將機之易搖也前總兵官李隆以私憤謀害撫臣行路所共知也 陛下雖即車中斬之以威不軌亦可也乃復滯時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十一

珩

越歲至於斷案已成猶若赴所在以勘罪狀若將與為之地夫隆可矜也獨不為死者慮乎古者中官馮懼雖丞相以檄召議辟蓋慎近習之易縱也前太監崔文縱家奴以公斂民利其勢亦薰灼矣 陛下雖付之廷議以嚴首惡之誅亦可也乃復庇及其奴追坊成命奪法司以歸之鎮撫是文輩有回天之力而官府無復體之視矣夫文可寵也獨不為覆霜成乎又有甚者 陛下之人子 以公議則當專意於正統以私恩則當置後於安陸此不易之定理也 陛下於 興獻帝日計尊崇之典而欲自擬於名號樂數之間至使裡祀無主而不擇親賢以為之後則公議既失而私恩亦未為得也夫人事既失於下則天變自動於上未有有其事而無其象有其象而無其應者夫有以感之則亦有以消之有以感之者我也可不慎乎臣故望 陛下慎選 宗室近屬之賢以至祀安陸 復曹嘉閱闕以大啓言路亟出崔文誅李隆以明正典刑仍詔在廷之臣上封事言得失以成 維新之治如此則一德格天而災異不足引矣不然雖 綸音日降宸慮日瘳亦何裨于灾咎之應哉臣又覩 陛下於灾異之來其始也未嘗不懼然比來似亦幾於玩矣臣仰窺 宸慮豈不以灾異久而未應將終於無應而不足懼耶昔成周川竭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十一

珩

地履應在十年季曆太白經天應在三世蓋微而著久而益徵天之示人信矣史之所占明矣伏惟 陛下欽若昊天日慎一日惟知人事之所當修不敢恃天變之可幸則天下幸甚

皇明兩朝疏

卷四

十一

脩德以應 天數疏

注 俊

祠祭清吏司察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寺少卿樂護等題臣等先推得嘉靖三年正月五星以次聚于營室但其象為太陽臨近當隱伏而不見今候其象果伏而不見則其數一定而不變矣夫數不變而象暗聚則其降精流氣亦必成祥自古五星之聚莫不有大福莫不有大禍惟視君德之淑慝何如其占書曰五星之聚是謂改易王者有德受慶于孫蕃昌無德受殃離其國家百姓流亡蓋天道無親福無常主故五星之聚有福有禍其福靡不在德其無德靡不受禍如五星聚房周祚以昌皇明兩朝疏 卷四 十一

聚於南其齊桓用蠲漢軌有東井之聚宋盛有奎宿之聚是四者皆當更革之際一宿一禍培栽得傾昭然在德惟天寶聚於尾箕而唐德弗稱遂有祿山之亂而唐業衰焉今 陛下以聖德中興而五星之數適有聚室之祥可不益修 聖德愛養黎元以成此大慶乎簡易寡慾修德之大儉用省財愛民之實伏乞 陛下鑒此 天數之大克已約躬勵精而實行之使人心悅而 天意孚則此五星之聚莫大之福 陛下真有以承之而可以為 宗社生靈賀矣臣等職司占候竊照禍福之祥莫有大於五星之聚者至於修德應天之實則非臣等之所能盡意更乞

延訪文武群臣博求修補變民之道而實行之以及內外
左右莫不交修協贊以承此大慶必不使 天眷別有虧
顧則 宗社生靈不勝幸甚占書又曰天下共謀則五星
聚于宮室則所以內修外攘以銷夷狄盜賊之謀者似亦
不可不加之意也伏乞 陛下及大臣圖之等因頌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審呈到部省得欽天
監掌監事光祿寺少卿樂護等題稱禍福之祥莫有大於
五星之聚者仰祈 修德愛民以承大慶更乞 延訪群
臣博求其道而實行之又欲加意內修外攘以銷夷狄盜
賊之謀其言切至深為有見臣等仰惟 陛下正位凝命
皇明兩朝號欽 卷四 十四 全

外形稱揚之容事 天恤人中懷慕之敬適五星有聚
室之祥所謂有德受慶千孫蕃昌 陛下實當之矣顧星
家占說以自古五星之聚有大福大禍惟視人君之德何
如 陛下於此可不惕然大有動於其中而益加慎乎昔
堯授舜以天下命之辭載於論語者最得其要曰咨爾
舜天之曆數在爾躬曆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
節之先後有不可易此言舜有天下乃曆數所歸非已得
私之也繼之曰允執其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凡事一循
平天理之當然而已無所預焉中之一言帝王治天下之
心法也終之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蓋民惟知本本固邦

寧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足民為
保天下之先務也 陛下起自潛邸 入承大統天公協
應萬姓悅服所謂天之曆數在爾躬者 陛下既身知之
矣 臨馭以來起居視聽之微以至於用舍好惡之著惟
理是從不屈於欲所謂允執其中者 陛下已允蹈之矣
正德年權奸用事冗濫靡費無餘而天下之財盡歸
權室公私亦立國非其國向非 陛下起而救之則已無
今日矣今天下之民生理未復而又重之以水旱非常之
災流移轉徙餓殍相籍 朝廷屢議賑恤而在官無可發
之理在民無可待之儲相顧儲計無所出所謂四海困
窮者即積漸至此而 陛下實承其弊意大投艱 上天
之託于 陛下者甚重乎也拯溺天下之望于 陛下者
甚切自非敗絃易轍大有所為其何以上承 天託而下
慰群情哉伏望 仰稽天象俯順時宜圖任老成斥遠群
小崇敬畏戒逸欲嚴諸一心自足以為祈天永命之本其
他齋醮祈禳異端小說不宜輕信以啟僭門以傷治体至
於足國裕民則 今日之務莫急于此必先儉約必端好
尚必慎差遣必重爵賞必戒興作稍可得已即 賜停止
務求安靜休養生息假以數年天與之時人盡其力則生
理庶乎可復而 國用亦自有餘矣臣等待罪禮官是家

皇明兩朝號欽 卷四 十五 全

之說素所未習不敢引山濬以贊 天聽至於惠通吉
從逆心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天命靡常於有德永言配
命自來多福則聖言之若出一口傳曰畏聖人之言伏皇
垂情經典充舜為師執一中以臨庶官資四海以永綏
天祿應 天之實莫大於此其欲修攘以銷盜賊夷狄之
謀者合無候 命下之日移咨兵部徑自查議具奏仍乞
勅令各該衙門同加寅畏勉修職業凡事有關係 國休
民生至計者許其明白敷陳上 請施行以共成嘉靖之
治以答 皇天之眷實 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應 詔陳言以答 天戒疏

節該奉 勅諭文武衙門官員近來江北江南并湖東等

處水旱相仍地方飢饉人民相食所在盜賊成群應天鳳

陽并河南山東陝西等處元旦同時地震方冬雷電交作

山崩地陷災變非常近日京城風霾蔽天春霖雨澤愆期

上天示戒朕心懍惕爾文武衙門官員各宜仰体朕懷同

加修省九政教有未明刑賞有未寬寬抑有未伸困窮有

未恤與夫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俱要一一着實舉行事應

奏 請者其條具以聞欽此欽遵於此仰見 陛下遇災

憂懼之誠臣等不勝感激夫變不虛生由人所召惟至誠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十七 十一

可以格天惟修德可以消災昔太戊修德而祥桑柘死景

公善言而災星退舍天人感應不誣也仰惟 皇上聖賢

粹美天性慈仁 內廷燕濼游玩屏迹 外朝臨御尊嚴

若神且帶春秋精盛志慮精明其一念所存豈不欲媲美

祖宗以上希唐虞三代之治乎 登極之始銳意更化斥

逐奸和釐革宿弊海內欣欣咸望太平之盛治自頃來

明詔以漸而更張老臣相繼而引去去冬及春災異叠見

稽之 史冊古亦無是哉 國家百五十年所未有之變

也臣等每讀奏報徒切憂惶列侍班行不覺愧汗嘗聞古

子謂賦龜曰子之辭是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

夫賊何人猶能以刑罰諫王臣等切守法曹奉職無狀
幸奉 明詔導之使言而刑有未當寬有未伸又臣等之
所職掌故敢不避煩勞謹條具以 聞伏望 聖明俯賜
采覽着實舉行庶刑當而冤伸矣具可彌矣臣等不勝懇
切待罪之至為此開坐謹題請 旨 一近來法司問擬
囚犯多干 內降倖恩廢法未易悉舉其最大者如王欽
王錦罪當誅死賊至百萬忽奉 詔旨贖罪俱免舉朝驚
愕莫知所由今王欽等雖以發遣聞其在京家產尚且不
贖乞 勅法司議擬將本犯家產盡沒入官以助賑濟
亦足少紓神人之憤 一各營牧馬草場侵費百萬事雖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十一 董 三
遇革賊應入官今把總等官俱免提追兩廣總兵朱麒縱
僕為患屢經奏不行革回而厥後之賤併蒙曲貸即此
二事揆之情法不無太縱乞 勅法司查照追究以為
國害人之戒 一殺人抵命國有常典近時內官石明因
追積債毆死平人聚証明白法當成獄乃因妄訴冤枉斷
發充軍如此則殺人者皆得不死而死者何辜乎古者一
婦含冤三年不雨其幽憤不平之氣上干 天和實非細
故乞 勅法司究問如律以彰法行自近之義 一原任
給事中劉取私用大卮原任御史黃國用出牌送入罪囚
當治而充軍降職不已過乎至重羅洪載所坐不應即中

顏如璠所坐諸禁罪固難解而調任四籍不已甚乎近如
給事中鄧繼曾以所降 諭旨未慙觀聽言雖狂率理宜
優容乃下獄降謫以後事有不是者誰復敢言乞 勅吏
部通查先後褫謫官員量酌叙遷以明 聖世終無棄物
之意 一南京戶部署員外郎李崇近該守備衙門奉奏
不敬繼而言官申論事由攬頭徐浦等計謀陷害見今稟
發應該就彼勘問仍勞 駕帖遠望下獄單詞無証事難
追究乞將李崇解回南京法司問明奏 請發落以平物
議 一試監察御史馬明衡朱淵因 聖旨康惠慈壽皇
太后聖旦命婦免賀一時不知出於 皇太后懿旨輒有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九 董 三
論列事雖欠審心亦無他乃同下獄試監察御史李本陳
近署員外郎林應聰列疏論收真霽 天威曲着言責乃
并下獄雖 聖心降孝欲自明而臣職效愚豈宜深咎
乞將諸臣早 賜寬釋以懈群情 一國家定制每歲秋
後處決囚犯今法司之囚三年不決矣前二年 初政大
喪猶有可諉去秋審畢照舊監候外議紛紛成謂中間干
碍奸黨如廖鵬齊佐王獻藍輩欲求緩死所以一槩不
誅此失政之大者也今聞各犯往往以王欽為比奏乞饒
死如此則王法盡廢可為寒心乞 勅法司將各犯奏詞
立案牢固監候聽決 一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問理

刑名送大理寺審錄無冤重者奏請輕者發落近時
司罪囚或取付鎮撫司改問其鎮撫司取問供由徑自奏
請發落如此則法司皆為虛設矣乞自今以後一應罪囚
俱聽部院問擬本寺審錄其鞫送鎮撫司打問者仍送法
司擬審歸結

皇明兩朝政抄

卷四

一千四百五

天異陳言以消天變

仲選

臣等竊惟古今天下未有無異之國惟明哲之君能修德
則災變為祥不能修德以應之則災害必至走故春秋
書人君正心術之要典也記災異而略祥瑞唐臣張守珪
亦曰古者多難開國殷憂啟聖則志銳情苦則慮深
故能轉禍而為福由是觀之天君於災變之來正所以動
其憂勤之心而啓其治平之機也夫是為損而固已為益
惟來其應之實何如耳近該禮部類聚年四方災異
歲無虛月皆出非常此亦咎徵之見必有所感臣等見之
實為寒心既而伏觀聖諭曰四方災異非常朕心朝夕

皇明兩朝政抄

卷四

二十一

憂懼又曰此非下民所咎朕之失臣等稽首三嘆以為
陛下此言即禹湯罪己之言也陛下此心即周宣遇災
而懼之心也固宜上格天心消彌災變而和氣充於兩
間美有君如此何忍負之然臣等聞之應天以實而不以
文動民以行而不以言感召之誠亦唯於人事驗之而已
人事修則天心格人事乖則天理違必然之理也今日之
災異無亦以召之也歟臣等妄議或者聖學之未敦
也政權之下移也小人之未遠也忠直之未錄也百官之
未勵也民生之日蹙也武備之廢弛也有一於此皆足以
上干天和臣不揣愚陋敬條七事上陳天衷陛下采擇

其一曰教 聖學上帝王之治與經生異經生之學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已至於帝王則不然所以講明道理察識事機以為用入行政之本非小補也 陛下翠帷天開鴻儒日侍所以啓沃之者無不周至固已匹休帝王矣 陛下或用人一人其人之制行才器其當與否恐未必盡知也 陛下或議一事其事之始終利害其成與否亦未必盡知也 陛下或等未敢盡以為然使時或有此是亦 聖學之未救也 伏願 陛下燕閒之時召密勿儒臣顧問天下政事四方動靜或行一大政令儒臣及該部陳說事狀利害始終備細 聖心瞭然施行或大臣有缺或用方面臣亦與之評 聖明兩朝雜抄 卷四 二十三 遜二

不免于下移而無惟乎 天變之屢見也臣等伏望 陛下下廊雖照之明春 乾剛之斷用入行政之間惟以理法是準以 威憲是遵無以一時之喜而遽賞人有人無以偶然之怒而遂罪人刑人至公正使人不得以窺伺其意則威福之柄不至下移天下之政皆出於一而 天意可回矣其三曰遠小人臣等讀易見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其卦為泰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其卦為否所謂泰者世道平治之謂也所謂否者世道不得其治之謂也天下否泰係於君子小人之進退如此是故不遠小人不足以應天變也可知矣今太監崔文以邪術而得侍 左右張德 皇明兩朝雜抄 卷四 二十三 遜二

下者皆克守常憲者或或復鹿匪人或苟且公事或私
通關節或公行賄賂文雖死而大節有虧外可觀而內行
不足有一於此是皆臣職之未勵也其何以輔君 君以
格 天意叩臣等伏乞 聖諭除天下官員及嚴加考
覈外其酌京百司庶職酌京科道劾其不才不職者咸
罷黜之以應 天意以勵臣工則百官各修其職以輔
陛下之明明矣其五日蘇忠直臣等聞之匹夫結憤六月
飛霜一婦含冤三年不雨天人感應之機至速也前者在
廷之臣或論事忤 旨在外之臣或守法被戾 陛下怒
其狂妄皆置之罪謫或如豐鹿等為民如馬明衡等降靈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二十五 忠直臣等

方如馬卿陳通等調外任如呂柟等不幸而死如王思襲
紹宗等罪之誠是也然原諸臣之初心皆欲效區區之微
忠以受知於 朝廷無他志也今而或死或謫或降或調
使之抑鬱而不得其志也是豈 上天生才為世用之心
哉近者 陛下於衛道等諸臣憐而祭之皆復其職而以
上諸臣獨不被其 曠蕩之恩此災異之所以屢見也臣
等伏望 陛下天地父母之心哀而憐之或漸復其官或
量移近地不幸而死者旌其忠而錄其後俾生者得效其
愚而死者得暎其目自然和氣充溢而 天意可回矣其
六曰蘇民困天地生物以人為貴故立君以生養之使各
得其所故曰民牧此天意也 祖宗盛時民戶計一千六
十五萬有奇而民口六倍其數當時差派不煩徭役不重
催科不擾為守令者又皆寬厚平恕之吏是故庶民得安
災變不作自正德以來流亡頗甚且以南直隸一方論之
始遭流賊之變民之死者什三繼以水旱疾疫之災民之
死者什五加之權姦煽毒酷吏肆威死者不生散者不聚
拾室又空蒿萊滿目較之前日民散不及者已大半矣而
差派如故徭役如故不惟如故而又增之催科日煩無有
寧日為吾民者大家怨咨小家巷泣殘酷之吏日新月盛
天地一大父母也視民皆其子也如之何而不動心哉此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二十五 忠直臣等

災變之所以頻仍也臣等伏願 皇上體 上天仁愛之
心悼下民流亡之苦乞 勅該部行各省地方會計民數
如百里者撮為六七十里如五六十里者撮為三四十里
量其里分審派均徭盡去貪殘酷暴之徒而求寬厚平恕
之吏以休養之一切不急之征暫且停止待其稍稍振起
然後徐復其故則民生少遂民困少蘇而 天意可回矣
其七曰振武備臣等觀之往事凡地震冬雷水雹之災皆
兵象也今 聖明之時當萬無此然災變不已必主荒歉
善蒲之盜伺隙而動不可以不深慮也且以南京而言
祖宗根本之地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軍職皆驕于徒事文

上面不識戰陣士卒皆士人唯充私役而不辨什伍凡牛力精壯者皆私役於守備坐府坐營之家輪番上直多者百餘人少亦不下六七十人其條操守備者往往皆老弱不堪之徒且其紙盔布甲殊不精明木刀竹弓全無堅利書曰有備無患今平居如此萬一有卒然之變欲驅之以荷戈向敵豈能濟哉往年流賊橫江而下士卒望風奔走宸濠動變選閱累日不足應用無備之患固已如此此亦救變之不可緩也乞勅南京兵備會同守備及點軍科道等官嚴加簡閱更替老弱凡年力精壯充私役者盡數退出歸之行伍使其充實訓練弓馬務求開熟點視器械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二十六 卷六

務求堅利其有武藝不精兵甲不利者本管官一体住俸待其完熟然後開支如是久而行之則人各自奮而士氣百倍武備不期飭而自飭美臣等特罪言官義當陳力平時不能隨事納忠匡救關失致夫災異迭見驚惶 聖心此皆臣等不職之所召也謹畧陳愚見以塞萬一儻言有可采少 賜施行仍將臣等罷斥以應 天變以昭人臣不職之訓臣等無任隕越待罪之至

務實勝以終天戒疏

劉世龍

臣伏觀六月二十九日 明旨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

宗廟尤重朕聞太變不勝驚惕茲 五祀神靈必煩泰慰

其祭告及省之儀禮部使開具來存此誠 上天示戒務

要應之以實勿事虛文繼觀七月初三日 明旨又云致

災之由端在朕一人欽此臣三復 天言不勝感激乃作

而嘆曰明明天子真大有為之君不世出之主也臣愚何

幸而躬逢其盛哉 臣聞 天眷有德變不虛生仰惟 陛

下仁政蓋奠天地同流而非常之災猶復不免推所從來

實惟中外大小臣工職守無狀以致上干 天和災及

祖廟 陛下乃輒引咎自歸復令諫官極言時政得失即

此一念天監在茲昔周成王啓金縢之策天乃反風宋景

公出罪已之言星為退舍矧 陛下修省之誠務欲見諸

行事之實臣見 天心上格和氣日臻 宗社無疆之休

端在是矣 祖宗在天之靈其有不慰者乎臣職非言路

本不當言又有所懷不能自已故重有感於 陛下畏天

之誠敢不乘時以效夫野人芹曝之獻謹以時務之重且

大者列為三事仰瀆 九重誠以 陛下繼天立極有感

必通故寧冒好名之嫌以少伸其圖報之私非敢為無稽

之談以自取夫不韙之戾也伏望 陛下察臣懇切之情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二十七 卷一

怨臣狂妄之罪深惟為治之不在多言俯念過者之或有
一得曲 賜優容少加省覽則臣愚不勝幸甚天下臣民
不勝幸甚 一曰杜諂諛以正風俗臣聞天下之患莫大
於風俗之不正而風俗之不正由人心之壞使之也人心
之壞非由他也由患得患失之心使之也夫患得患失之
心勝則寡廉鮮耻之徒多寡廉鮮耻既繁有徒而正色直
氣日以消滅則平居之所恃以專主庶民臨難之所恃以
仗節死義者焉攸賴哉今天下之風俗人心臣不知其成何
氣節也刻薄相尚變詐相欺諂媚相師阿比相倚仕者日
壞於上學者日壞於下如脂如膏為鬼為蜮彼倡此和靡
皇明兩朝疏抄上卷四 二八 刻平

之欺謙已以來忠諫之益仍 勅大小臣工各盡厥職務
協和以共圖成功毋朋比以私植黨與事閑 九重則明
白開陳利及萬方則懇切敷奏可者獻之否者替之不以
事之小而互相隱蔽不以勢已成而巧於遷就獲乎上者
勿以之而置於下壞於已者勿以此而責於人將見四方
之風莫不感動人心一移俗尚自美如此而天心不應者
有是理乎臣恐 陛下所謂應之實者似亦可以少備採
擇之萬一也 二曰廣容納以開言路臣聞天下之患莫
大於上下之情之不通而人君之德莫貴於使人得盡其
言之為美夫上下之情不通則貴賤之形迹日隔而壅蔽
皇明兩朝疏抄上卷四 二九 刻平

真知 陛下為堯舜之主而必欲使斯世斯民同享堯舜
之治而後已也臣觀 陛下臨御以來犯顏敢諫之臣其
之 先朝尤為獨盛其故何哉良以 直主難逢明時不
再故凡苟有志於用世者咸思乘時自奮以承 德意之
萬一其幸而得言者亦必又覆轡度而始敢冒犯乎 天
威雖其一時所言或激切狂置未能悉中乎時宜而其中
心所發則忠愛憂思惟欲求盡乎誠節較諸循循然取
寵以固位者蓋不侔矣今而放逐既久悔悟日深險阻備
嘗事体自若是 陛下之所以抑之者乃所以成之也
陛下何不悉加寬宥以遠追堯舜湯武之盛軌哉臣以為
皇明兩朝疏 卷四 王上 聖德
非獨堯舜湯武為足尚也三代而下如漢高祖晉武帝雖
皆自為之主要之亦未聞乎王道與周則以高祖為終
紂劉毅則以武帝為極盛當時 君非惟不以加怒抑且
笑而受之垂之青史以為美談而一臣狂且之過亦自難
掩則凡言之當不其得失固在臣耳而於君德何加相焉
伏望 陛下念成才之難懷有容之度凡諸臣之一切以
言而獲罪者皆其既往之愆固以自新之路原其事情以
次擢用其不幸而故者行令原符官司存恤其家仍令自
今以後大小臣工凡有所見許令自陳奏其敢言之氣以
無負其報主之心將見天下耳目所聞見益足以裨益

陛下之聰明天下之血脉相貫通足以培植 宗社之根
本 盛德大業殆將與堯舜湯武並隆而漢晉二君不足
道矣如此而天人有不孚和氣有不應者哉臣恐 陛下
所謂應之以實者似亦可以少備採擇之萬一也 三月
慎舉動以存大體臣惟帝王為天下之宗師而舉動尤人
君之大節一動所往四方為綱一時所行萬世不泯此其
關係豈小小者而可以不慎乎哉仰惟 陛下臨御以來
動輿天合博大纖悉何事不周而臣猶復惓惓不能自己
於言者誠念生逢堯舜之君而惟欲快覩雍熙太和之治
也臣聞之孔子曰敬大臣則不眩又曰君子篤於親則民
與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誠以大臣為中外臣僚之衆
率勲戚實國家休咎之相関苟非有大不可而不容以必
貸焉者猶當曲為之處而不可輕廢棄也臣惟 陛下之
於大臣必先知其才之非常而可托故委之以重任而不
疑夫任之既重則禮之宜優或或忽焉而去之又急焉而
召之又或因事而械繫之籠羈之則何以為人臣者勸哉
夫臣於君也猶子之於父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也是故
其進退榮辱之際惟其 命而莫之違也而 上之所以
處之豈容不察其情而全其体耶臣愚以為 陛下歷試
之餘其人果無足取則宜因事託詞省令自効以禮而退

如其素行無缺委任既隆乃偶以一時喜怒輒從而顛倒
之 陛下固已付之無心而不知天下傳聞殊失觀望恐
非所以御人臣之道也至於故舊如近日張廷齡家憑寵
為非勢所必至罪既難議法在不容此在 廟堂自有定
論臣何敢贊側聞長老之言 孝廟在時待之過厚或至
釀成今日之事殆未可知矧彼豪貴之徒焉知盛滿之戒
自貽伊戚今復誰尤區區逆豎亦何足惜獨念 孝廟在
天之靈 太皇太后垂老之景乃至不能庇其骨肉之愛
於情忍乎 陛下孝養兩宮心如日月海內臣民孰不稱
誦恐於此際殆亦不能不為一動心也頃見通報創造神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三十一 刻六
御閣啓祥宮特令二三大臣督理其事此固 陛下尊祖
愛親事亡如存之義臣則以為南京 太廟之灾方在日
前 陛下修省之誠正帝 天表 五廟之靈俟俟焉何
所於依安慰之儀皇貴人皆有待抑其煨燼之墟未知
應否重建如不可已則今日工役之重且急更有過於此
者乎矧興作頻年四方彫敝災傷变故到處相聞此又民
勤於食時誦舉廢之候似宜劑量緩急而為之以漸殆未
晚也他如日用起居之常 萬幾應酬之際凡有關於
聖躬者尤望澄心定慮熟 思審處謀之於始以圖其終慎
之於微毋待其著則本端而物無不正 德盛而業日益

隆人事故修於下天心格於上和氣氤氳安爽清彌信而誠
隆長之慶端在是矣此皆狂妄之談不識忌諱之正不知
陛下所謂應之以實在此亦可以少備採擇之萬一乎否
也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三十一 刻七

順人心以回 天意

何維新

五月二十日該 內閣聖傳示 聖諭事今日賞時

上天示戒于謹身朕實勝所致也卿等其 奏回慰已

雷火非人為之必有所謂脩身之宜當如此諭

示御臣伏讀於此見 陛下惕然悟修者之幾至明也

五月二十一日該禮部具題本日奉 聖旨上天垂戒朕

切感懼致招在朕勿以他諉自二十二日始朕與卿等修

省如例大臣不必自陳各衙門大小官人但要思盡厥職

如果有關係 國家大計善言各百陳說來行臣復讀於

此見 陛下誠兢自咎欲聞善言來修之實以對 天命

此 陛下之誠心至切也為臣子不能上休 聖心以其

實於 陛下者是欺 天者也臣不敢不盡其愚切惟

人君之至尊也崇高富貴之勢生殺予奪之威皆擅於一

已天下之人莫不尊之畏之孰敢抗其勢而犯其威哉所

得而配者惟天而已矣人君受命於天奉以行道所以

宰制之者亦天而已矣天之於君也猶父母之於子也非

天不肖父母不肖子絕而不愛有過則教而戒之未改則

重而斃之以復其善以成其愛天之於人君非無道之世

亦不為棄絕之有過則必重懲之而畏而改則悅而祐

其愛敬之而不畏不懲則怨而即之亦不終傲矣

是一傲戒之間而人心懍懍之幾天命之向背國勢之安

否繫焉甚可懼也 陛下雷火之傲即反躬自訟求修

省之宜祈善言之進此深望 天心之微求治保安之機

也故臣今日不以有傲為慮而以受傲能畏為美何者人

心玩則易忘感則易奮愈則明愈聖不能保其必治昏

則中才之主亦能勿危為安故聖明智之君惟恐其無傲

無傲則易安而怠美在中才之主恐其傲而不畏不畏則

亦矣夫於祭天之微也 陛下聖智仁孝勵精圖治英明

廣運制作成定孟子所謂大有為之君天下古今所共仰

而愛之者天心無私其肯忍負 陛下者哉降傲嚴守誠

示仁愛之端致傲戒之切俾 陛下因警而感感以思奮

奮以立勸朝兢夕惕而無懈其所玩庶不負 上天深愛

之意故今日之傲乃所以安全之爾臣願 陛下今日修

省之實加之意而已臣何慮焉昔者漢文之世災異迭見

可謂傲之至矣然文帝能行修省之實以致之民恭儉學

下化民以德臺幣百金之費后宮衣不曳地可謂不敢輕

廢天下之財匈奴三入而三拒之未嘗窮兵絕塞可謂不

敢輕用天下之力止葦受言前席賈生除誹謗妖言之罪

可謂能受天下之善數者乃其大者爾至於節目之詳史

不盡記以故順人心以召和配天命於有求術國昧於後
喬傳芳聲於異代此 天心仁愛而不已雖暴斂而無害
也下至武帝雄才大畧之房實高祥瑞之文日見繁萃致
海內虛耗幾於亂下何也有所恃而無其微矣天故縱之
備文帝畏所斂而治武帝樂所恃而替人君察於此二者
可以鑒矣故曰惟命不干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此之謂也我 皇上心揆堯舜道憲 祖宗下視漢文未
足數者然聖王取善不遺下體賤如芻蕘尚擇而用之而
况文帝為世師者哉此臣所以惓惓望 陛下修身之
餘蕪取文帝之可法者覈其實而效之民心悅而 天意
皇明兩朝疏狀 卷四 手木植

苦有司實惠不至無所控訴 陛下不可得而見之也財
之所生成於人力秋毫之入皆民膏血 陛下所得而
知也至於農事艱難未獲而償稅弗符天下民輸稅辛苦
萬狀勞弗得息 陛下不可得而見也 陛下即位以來
遇災則有賑過 赦則有免 息至溥矣然而臣工不能
上承 德意科歛百出加以貪汙浸漁之害催徵之吏一
下小民破產窮切舉室罄盡 上覃恩而下則壅澤不流
而害則浚民雖至愚豈得不怨此 陛下不可得而見也
又况今日督邊糧者以糧草告竭主兵柄者以軍餉告竭
司會計者以糧貯告竭督工程者以銀兩告竭凡形諸奏
章博之群議此公用之困 陛下所得而聞也至其工作
所以耗竭之故與夫邊軍渴望之者 陛下必不得而悉
知也百姓困於下公用竭於上州縣征稅之貯上供殆盡
內帑累世之積日漸消耗況比有邊虜之備南與問罪之
師中有土木之役入之有限出之無窮古人所謂以有限
之財填無窮之浪費者及今不為之計則雖有智者亦無
以善其後矣謀 國重臣宜時止宜舉民之疾苦論時之
利害度事之可否量勢之緩急一以實告於 陛下 陛
下仁息浩蕩明照萬里使臣備知矣天下呻吟若此公私
靡之若此天下事勢可否憂急又若此則將惻然而惕惕

然而思譬猶屠人執無罪之牛羊將割殺之以市其利屠者雖死而止苦使陛下親見其苦迫之狀號咷之聲則必急為之解而不忍坐視親見斯民困苦之實寧忍視其斃也哉臣以是知陛下之必不忍也但惜今之議者多不以實告乃取倡為加賦之說是但知固一已寵幸之私而不為陛下惜天下生靈之命但知濟陛下今日之事而不為國家顧後日無窮之計謀國之臣若此其欺公誤國甚矣陛下宜整飭之以為監戒夫天下猶人身然今有羸病之人神昏氣餒手足不能動履召醫以治之尚恐其不起乃復加之鞭撻則立見其死矣天下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三十一 四五

詳察天命之微審安危之繫亦在乎熟思之而已夫為其所當憂者謂之仁已其所可已者謂之智為其所當為者謂之義陛下衆建宮宇以備規制安南之役以誅不庭天下臣民皆知陛下之不可已矣皆知理勢所必為矣然臣當推之夫能舉鳥獲之任者必肯育之徒也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出語人曰吾足以舉百鈞是謬也今民力殫財竭公私交困可憂之時也工役之繁師旅之興是莫大之任也以可憂之時勝莫大之任是猶責一雛之力以勝鳥獲之任也人皆知其必不能矣故臣願陛下今日為其所當為已其所當已者且夫兩宮之建與山陵之役所關至重勢實不可已矣至如沙河功德二處之役則在所可緩矣夫力能舉則併時可為臣何敢冒死以阻陛下但近者該覆題沙河之役以七百萬計則功德之改作亦不下二百餘萬矣至於右都御史毛伯溫議處征南軍餉亦須四百萬此皆大約選度之議乃若工程顧情侵剋私弊則有會計所不能盡者軍門犒賞日期久近則有意外所未及者今日之利搜羅殆盡往者納粟之利所得不過百萬尚不足周年之用而天下已數數然謂陛下輕爵以獲利所獲不足以償所失事之至此可謂極矣今復以千百萬之數責取於困極可憂之時臣恐雖有

聚斂之臣亦皆無所施其術矣今之計莫若緩沙河功
德二勝之役伊力以圖兩宮之成余以漸積為之亦未為
晚至如安南之征臣且不敢論其利害直為財力不足恐
大事一舉勢不可止民益困用益窘而師尚未旋於此之
時將何以給之夫財非神造鬼設之也用不足其勢必厚
徵諸民民不支則去而歸諸盜驅民之盜仁者不忍也况
古人舉事貴於萬全欲以圖成慎於謀始臣望 陛下再
以臣言思之如臣言謬妄則罪無悔尚有可採則量時
之可否勢之緩急事之利害民之疾苦若此寧稍緩之以
俟歲和時稔積漸以圖成則此舉臣見其利無見其害也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四十 趙 主

災異陳言以裨實政疏 曾鈞
臣等竊聞帝王之世天不忘儆人不諱災明主不怠側身
之誠良臣不忘格主之念故得休徵協應而治化獨高真
符載於圖錄榮光流於竹帛不可訛也然大臣以休國為
義則謀於廊廟也無隱情小臣以懸關為心則效之斧鑕
也無異語故夫翊襄鴻運圖惟 化機又在於臣道之各
盡而已茲者風霾示戒於京闕木冰告異於 留都水旱
連災於各省虫蝗分害於河南此咎徵之見於天者也疾
瀉致淫於河洛流離轉死於湖襄盜賊兢作於東南胡虜
驛騷於西北此變故之見於人者也夫以 陛下道格玄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四十一 趙 主

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又曰節用而愛
人使民以時孔子大聖也言足為萬世法臣願 陛下事
事師之則民心不搖 天心益享內憂不作外患自消實
宗社生靈長久之計順人心以答 天譴之至意也臣待
罪言官今數月矣朝夕惶懼未知報稱臣雖不敏非不知
前車之戒然 陛下以言責臣臣不能以實對則不惟自
欺以負 陛下亦且獲罪於天矣故臣一得之愚不自隱
諱亦忠所 陛下之分職也

窮德合黎庶天下既已治矣而災異復此沓臻何也董仲
舒所謂天心仁愛不誣也 陛下憂形於色引咎在躬發
德音采群議令勿事文飾 陛下下一念 天地 祖宗實
臨之故得三元效靈百神受職甘雨應禱生民樂業祈
天求命之道端可識矣臣等見聞寡昧其何能仰 聖謨
之萬一顧臣等待罪言官職居缺替苟有見聞不敢緘默
謹拾遺議冒瀆 宸嚴 曰用人二曰理財三曰備邊四
曰彌盜用人之術莫先於謹習理財之術莫先於舉要備
邊之術莫先於審機彌災之術莫先於察情何謂用人之
術先於謹習士習之弊 謹習之成弗嚴也前漢之分弗

明也今之為滿中令者多以措剋為能事以苞苴為計
途苟且文書曲釣聲譽而為之監司者每不能蓋激揚之
實或以喜怒為工拙以舉毀為軒輊以奉承為舉劾而銓
司又或以虛名為查訪以交際為壅遏故士或以守璞而
沉下俸或以挾資而釣顯權得以成風感而為冷亦有由
然故曰蕪污之介鼎嚴也大臣者所以甄別賢否愛惜名
器以為國綱者也循資以處常品越格以待異才宜其自
有定規而人莫之干也今一有員缺則自衛以求進交爭
而不慚是以 涼師有據講之號每聞之人曰茲缺也將
與某人代之者其人而代某人者又某人也已而果然則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四上 聖時
亦以為固然而弗恤矣夫如其宜用則何待其求之如其
不宜用則何聽其求之如求之而不得則人不求之矣故
曰靜躁之分不明也至於大臣之自處則亦有可議者古
者大臣慮四方今則守局而循常矣古者大臣恭儉以率
物今則躬奢而競靡矣古者大臣被論則惶恐待罪今則
強辯而傷休矣古者大臣上 殿相爭如虎下 殿不失
和氣今則私闢而相傾矣故夫忠佞之辨惟 陛下加之
意而已矣何為理財之術莫先於舉要昔人謂天之生財
只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今也問之於官則府庫實矣問
之於民則閭閻困矣推求其故或者制用者不得其經也

夫所謂司國計者謂其能川其故而行之以酌盈濟虛之
術也若握美執籌而僅僅於升斗出入之間當何以守
財者耳昔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一謂因之而書其德
轍因之而錄元祐皆以職時事之變易稽財賦之盈耗酌
同異而施籌畫臣等願 勅下戶部以歷年事例茶稅成
書以每年之所常入制每年之所常出較其大分所餘幾
何於各衙門之凡有錢糧者皆准而輯之既知登耗之由
須酌調停之法講求經常可守之規以周倉卒不虞之用
而後可也正如諸葛縉之不可已者先定其則於會信母
使冒破次程其度於興作毋使虛濫終稽其實於閱支毋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四上 聖時
使侵耗則物力不屈而事功可勸有宜速不速可完求免
者則巡視官恭劾而重慶之則亦不俟他求而財用自足
矣所謂備邊之術莫先於審機者機之所在功之所由以
成否將之所以不得其心以馭之非其宜也兵之所以不
得其力以養之非素也此必至之機也近者兵部奉 旨
會推論固多端矣亦有所不必論如烽燧間諜之類一將
官之能耳將得其人此有不舉耶若夫會推將材之議臣
等亦以未必能得何也熟聞呂馬芳謂諸畧非將也機機
作於鬼神氣脈谷乎胡鵬肝膽半於士卒忠義發於天性
乃將也若專徇其曉勇則闕張之無故卒不免於敗矣

取其議論則趙括焉設用之而遂窮故將者非一日之攻也積而後見者也天下未嘗無材項居本兵與任督撫者有真誠為國之心將保其志而後可以得真將也若一時論薦而遂欲付之恐不免於虛文方今將官縱腹削以允夔夔用要結而營保陞賞緣得任苟且圖存陛下之所謂不輸忠畏法蓋天鑿之矣近者羽國公郭勸制為之說曰武臣之失機者非不能勇蓋因寡不能勝殺又曰將官多被撫按官不諳軍旅逼其出戰夫不責其素脆之不習而輒談於其力之不修不責其忠義之不生而輒原其失事之非罪恐三軍之衆聞而解體四夷之人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四十四 四十五

因而生心故必公於擇人信於行法而後將可得而議也夫大臣有聯軍之義有一絲之成而後可以集事芻糧之不儲也明矣但兵部知足食而不漲求所以足食之法則曰請多發倉銀戶部則佛然以為不係於無食也兵部不聞戶部之虛實戶部不聞兵部之緩急皆非也太倉銀兩固無可發非謂盡計終不可以不儲民稅道負罔無其徵矣而窮兵或不可以不恤乞勅下各邊巡撫官備查其在若干通欠若干其追徵而得之足支若干時其自後盡徵而無欠也足支若干當其無待於仰濟矣乎其有可以區區乎必為久長之計勿為旦夕之謀而後兵可得而

食也所謂彌盜之術莫先於察情者盜亦民也親夫親而執干戈則為盜飢寒所迫不足以保其室家故弱者轉徙而就亡強者奮暴而為劫固其勢也故撫臣賑濟之惟法有司寬恤之以宜則亦當漸還於田畝矣然又宜火弛私鹽之禁以開其生路明跡黨與之誅以發其二心若其連搆兇徒為之魁首投倚巨室籍其富藏此其必誅不赦者近聞北直隸山東等處盜居家肆劫州縣畏而不敢問守備巡捕等官則公受其財而私為之地養盜貽患則賊之堆也宜急治之江南太倉崇明等盜駕下舟浮滄海掠居民劫官庫截商船而又勢足以遠護其家官軍欲守之則日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四十五 約五

月難計欲擒之則出沒無時亦大患也至今湖廣江西等處則又有老奸猾賊為之宗深山大澤為之險勢大不可以卒議伏乞勅下各處撫按等官亟為之計務多方以捕追無姑息以養亂或懸賞功之招使地方居民財力足以抗賊者許其以家力計擒之而酬之以官或為向導或助兵糧者則視其勞而為之賞及今猶可為也臣等竊聞各處礦場所得每不償所費而無賴之輩耽於礦也尤不少此亦彼之窠穴也伏乞勅工部議罷之亦可以緩急之虞矣凡此皆書生迂愚之見知非經國之遠猷然一之誠無所為國難不能盡其誠畧而亦或得其端端

惟陛下下賜之覽觀 下該部詳議可否 上裁之臣等
不勝戰慄懇惻之至

明兩朝疏抄 卷四 四六鈞本

因變陳言以謹天戒疏

趙錦

臣伏見今者正月之朔日有食之夫食之變雖賢效可
推而春秋日食三十有六亦未有無其應者故聖人書之
以示災至于食在正旦古人所謂變見三朝災非常有應
為尤重臣謹按春秋所載先賢所論皆以為陰盛陽微之
象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或婦乘夫或臣了背君
父又山東淮徐之間連歲大水四方地震疊見章奏皆為
陰盛之類書曰天有顯道廢類惟彰故自古未有不召而
自至之災亦未有有災而無應之理恭惟陛下遇災而
懼同符大禹必能上回天心左右之臣亦必能極言時
政之闕失以上副陛下脩省之實臣愚雖身在萬里而
志切效忠謹以天意驗之人事醜虜驕橫時肆侵陵閣臣
怙寵擅作威福竊以為有若影響之不謬者敢昧死為
陛下陳之伏讀 皇明祖訓有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
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
因之雖有賢和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
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
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
當蓋前代政在中官則有望美之禍政在外戚則有新室
憂至于委任臺閣最為得策而用或匪人猶不能無專

權亂政之失我 太祖高皇帝因李胡之敗長慮遠筭于
是始嚴丞相散其權于府部諸司而總之 朝廷上不
失其操柄下不嫌于僭逼此 聖祖之慮所以獨絕乎前
代也 成祖文皇帝時始命解縉楊士奇等七人入直內
閣然初皆編修待詔等官終永樂之世亦不過春坊學士
之職蓋取其足以代 王言備顧問而職輕員眾則無專
恣僭竊之虞此 成祖之制所以深慮乎後世也 洪熙中
楊士奇等始以 東宮舊恩兼領保傅景泰中王文復以
保傅之重兼領承宰于是內閣之權日以重而 祖宗之
微意寢以失矣 列聖相承循為典故故議者以為今之
內閣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非 高皇帝不諒丞相
本意然當時諸臣雖身居宿寮與講議猶不敢招權市
寵賄賂公行于外故內閣之權雖重其弊尤為未極頃者
夏言以貪暴之資廁跡 禁扉今大學士嚴嵩復以姦佞
之權繼登台鼎怙 恩寵以張其威權假刑賞以行其愛
憎事無大小咸欲稟承于己人有少違則必陰中以禍于
是百官懾息諸司望風天下之事未以聞于 朝廷先以
聞于內閣其人者鈐司 禁扉本兵之用舍尚書先以白
于內閣必許可而後敢 奏其清要之職優厚之地非內
閣之私人與通賂者則不可得邊臣遇有功罪則必扣剋

皇明兩朝雜抄 卷四 因于

月報行賂于內閣賂入則順指諸司曲為擬議無功
者受賞有罪者免刑體勘之臣明知其冒濫而不敢以
上聞執法之司心知其冤抑而不敢與申理至于宗藩
戚之封襲文武大臣之贈謚亦惟視賄賂之厚薄以為遲
速予奪而莫之顧諸司之章疏必先呈臺而後聞四方之
奏請各具副封以自違謂之揭帖白事之官班候于其門
者日無虛刻請求之賂輻輳于其室者不遺微小其請申
外臣僚之陞除致謝朝 覲進 表公差給由之圭物繼
遺大者千百小者數十奇珍異彩水運陸輸者則又視為
常例希寵干進之徒妄自貶損稱呼非類頌美功德比擬
不倫奴顏婢膝于其前而薦恥掃地者則臣所不忍言也
蓋昔者散丞相之權而分之于府部諸司今則合府部諸
司之權而悉歸于內閣雖前代丞相之專權亂政何以加
此 陛下天縱聖神 乾剛獨運自以為子奪悉由手
宸斷題覆則在于諸司閣臣雖參與謀議不過票擬擬
裁而已而不知諸司之題覆則已先受其風旨閣臣之
擬莫非西存其曾臆群臣敢怒而不敢言 陛下何由
知之今言雖莫逃于 天誅而尚猶得以播其惡 擬
剛暴而疎濇其惡為易見高恣佞而蔽深其惡為難見
此諸臣有指其惡狀之狀者有列其高貪穢之迹者

皇明兩朝雜抄 卷四 因三

下之所執聞無俟于臣言臣本外臣不知內事至于當
固 陛下之術則固四方之所共知者臣請試舉一二而
陛下自察之蓋高窺俟逢迎之巧似于忠勤諂諛側媚之
態似于恭順能引植私人布列要地以探諸臣之動靜而
先發以制之故少敗露善以厚賂結交 陛下左右親信
之人凡 陛下起居意向無不先得故多稱 旨 陛下
見其小有所詳以為非盡從者而不知高成聖心所不經
意之事稍為執論以絕 陛下之疑 陛下見其外若無
與以為非招權者而不知高意所欲則制諸司題請而
莫敢不從或俟 聖意所發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因事
聖明兩朝疏抄 卷四 因四 科
機所會從而執之以肆其毒使 陛下思之則其端本發
于 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于內閣幸而洞察乎
聖明則諸司代高受其罰不幸而遂傳于後世則 陛下
代高任其咎高則有丞相之實而無其名有丞相之利而
無其害故怙 寵作威招權納賂高契言等而立心之深
為術之巧則高非言之所能髮鬚也高粗有文學性亦警
敏 陛下久加寵任而不疑屢抑人言而不信竊意 聖
心必以為高有可用之賢而無閑尸 國家之安危耳然
自高輔政以來惟恩怨是酬惟貨賄是好政權悉歸于掌
樞而府部諸司皆不得其職故銓司之黜陟不當而文臣

多奔競貪冒之流本兵之用命矣而高亦無所不為
之志邊臣之功罪不明而戰士解帶將帥之稽勳日眾而
卒伍耗弱封裝非賂不行而大典日壞贈謚非賂不得而
國是日淆群臣悼除中之禍而忠言不敢以 上聞四方
習貪墨之風而閭閻日見其愁急十數年以來使 陛下
欲致太平則群臣不足以 承 德于左右欲遏醜虜則將士
不足以禦侮于邊隣財用已竭而外患未見其底寧民困
已極而內變日虞其將作善者雖中材之主而輔佐得
人皆足以致治今 陛下躬至盛之德 總光舜之盛
憂動萬幾三十有二年矣而天下之勢其危如此非高之
聖明兩朝疏抄 卷四 因五 科
姦邪何由以致之中外之臣見其流害天下貽憂 君父
懷抱鬱鬱思欲為 陛下一言者亦久矣每竊私議以為
昔漢光武不任三公其後政歸閣宦卒有王甫曹節之禍
萬一 主上因一二匪人之故盡疑左右之臣則後世必
有以斯言為過者相顧莫發卒至于今上干 天變洪範
有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言
于而家凶于而國 皇明祖訓有曰當未知之初一槩
用既識其奸退亦何難慎勿姑息惟 陛下換開之頃
思而徐察之至于醜虜驕橫則固 聖心之所軫重
于防禦諒在周詳然自庚戌以來臣見 陛下營

之武勇以足兵矣竭天下之財賦以事邊矣搜天下之逸
遺以任將矣行不次之賞抄異洲之威以風示中外矣重
血戰之功寬損軍之法以展會諸臣矣二年以來雖仰仗
皇威虜無深入而封疆之臣猶復擁兵自護引日偷安未
見有堅甲利兵真足以制醜虜之死命而紆 陛下宵旰
之憂者何哉朱熹有言其本不在乎邊鄙而在乎朝廷其
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自頃閣臣行私邊帥用倖以
稽剋為得計以營求為有能遂致 朝廷之上用者不賢
賢者不用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是則紀綱一壞雖有百萬
何益于事書曰悼德允元而難士人蠻夷率服詩曰小雅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四六

前後諸臣不論他人而論高則非以其甚贊 陛下明矣
前此徐學詩等曾經論高又必將謂臣為其鄉人報怨夫
人臣忘其身以事君則謂之忠人子忘其身以事親則謂
之孝忠臣孝子不多見于天下是忘其身之難也今臣以
螻蟻之微上干 雷霆之威死生未測身家莫保以此而
為其無干之鄉人雖至愚者不為也况御史何維栢等節
經論高彼又將誰為乎 陛下聖明必不惑于其說若高
別生飛語曲為中傷或將臣疏傳聞于外先為辭以激
陛下之怒使臣言無自而入此則非臣之明與力所能及亦
惟區區盡死節而已臣職在諫諍目擊天變深惟安危所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四六

盡廢四夷交侵故內有張仲而後外有尹吉甫內有魏相
而後外有趙充國自古未有小人在內而將帥能成功于
外者也臣願 陛下觀上天垂象之顯察 二祖立法之
微 念操柄之不可使移 思紀綱之不可使亂得高舉
賜罷黜以應 天變以後閣臣得如 成祖故事斯為上
策若 陛下以為循用已久勢難卒變則請慎簡其人
不許侵與府部諸司之政府部諸司亦不許事老閣自仍踵
弊風如此則 朝廷清明紀綱自正醜虜雖橫臣知其不
足平矣高素在術數善 傾陷閣臣斯言必將自謂其贊
陛下故人曰為姦邪 陛下左右贊之臣非上高一人

亟拯淮徐亦不以固中原疏

賈三近

臣接得總督漕運都御史王宗沐揭為異常風雨海嘯河溢地方重大災傷事內稱本年六月七月以來淮徐揚州諸處雷雨連日大風非常黃河瀾漫淮海齊發簸揚震蕩天地晦冥城廓頽損田廬蕩平陷溺人民哭號震野似此大變亟宜蠲賑等因臣見之不勝驚惻夫自古甚隆極治豈能盡保斯世斯民無逢災害哉放勳之世浩浩乘凌天乙之時焦金流石當時國無指瘠民無流亡以其勤恤儲豫者周也是故事有輕重情有緩急人值手足之患始安方而徐理之至於腹心之疾則秦越人之所驚也非常察血脉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十一

子一

調元氣未可收效旦夕間矣今令事者孰不謂領表連丘遠左告警饋餉不繼數請 聖其事誠重而其情誠急也然以此較彼領表亦猶手足之患也淮揚徐沛則腹心之疾也蓋 國建都建關中洛陽異東西北面阻山為守惟南面而 侯天下責賦北面而輸之沂流而上之中直一縷爾故 社稷宜當與也山東其衢途也淮揚其門戶也運道其咽喉也以此言之其事更重而其情更急也目今淮徐之民疲殘極矣沃壤之區匪為洪波不黍之場廢為茂草歲苦昏墊民不得耕者垂二十年流離展轉蓋強半馬猶有二三遺黎未就溝壑日呻吟于悽風

苦雨之下敝衣不掩膝藜藿不充口尚以通脫征輸械鑿

審楚相追迫焉如此凋殘如此愁苦可憐其重罹此災變而不一為之所哉且此地非他也即治錫塗山之墟也東連滄海西接河南抵大江北羅齊魯周環數千里非里蕭條廬烟稀澗其人趨捷僥倖易動而難制中間離場礦穴皆盜窟也瀕河愚氓更惑于福田利益之說崇信白蓮無為諸教百十為群男女雜處說法誦經夜聚曉散無亂之形有亂之萌臣竊為寒心焉夫以趨捷僥倖之民備凋殘愁苦之狀更懼此漂沒陷溺之災人情嗷嗷欲其不為奸邪寇盜不可得也况水為兵象尤當豫防及今苦不大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十一

子一

破拘擊速為曲屢恤賑窮省過蠲賦惠此一少元元但恐 國家之憂不任 嚮瞻而 中京矣臣等味愚待罪民省目擊耳聞竊抱寸心積新弊船之懼用是不避忌諱披瀝上 陳犬 主軫念此方蒸庶重遭帖危 勅下該部速籌破格蠲賑仍 申飭州郡有司無事虛文務廣實惠其一切救荒弭盜事宜聽彼處撫按諸臣悉心講求不在震懼威嚴而在撫安經畧不在攻擊外邪而在調和元氣庶使淮徐甦息而有千運艘可保無虞中原奠安而一二遺微不足深慮矣

修省二

脩省陳言以復初政疏

汪俊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南京禮部等衙門尚書等官奏金等題先該禮部咨為 勅諭事節該本部題奉 欽依 上天示戒災異頻仍朕心憂惶特降 勅諭思與在京在外文武群臣同加修省凡關係吏治民隱興利除害政務都要着實舉行以回天意欽此欽遵備行前來臣等仰窺 聖心遇災知懼即古帝王勅天時幾之心也臣等仰惟 朝廷四方之準 君心萬化之原皇極

建而休徵乃應中和致而位育自臻尊自 皇上入繼大統以來昭德塞違勵精圖治章積年之宿弊復 祖宗之成規動無過舉宜足致祥顧自去年四方頻告災青風潮水患之非常氣霧暎曠之繼作加以盜賊竊發胡虜跳梁循有外徵皆臣等不能將順 德意病國厲民之所致也敢不痛懲已往思補將來於凡軍民利病吏治得失可以便宜興筆者畧以次第舉行其於事關重大者各另條具奏 請外臣等復有一得之愚敢為 九重之獻詩口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蓋言保終之難不可一日而或懈也竊

觀 陛下臨馭未幾政漸弗終 天心仁愛特示警以兼

以民貧財盡賦重役繁嗟怨之聲足以上干和氣 陛下可不幡然慎終始以慰蒼天人之望歟臣等請試言之陛下登極一詔百度咸負天下拭目想望至治比來凡百舉措多與 詔旨背馳百司罔遵萬民失仰此 詔令不能如初未慰夫人之望也 陛下即位之初擬添庸回任用耆舊 內閣部院之間極一時名德之選蓋 陛下在藩邸之時已知諸臣之賢故用之而不疑如大學士楊廷和等嘗 召見便殿詢以機務可謂信用得人矣記曰故大臣則不眩夫所謂敬者聽其言行其計不徒禮貌之而已也比聞諸司章奏或不關 內閣票擬 旨意或竟

從中改師傳重臣諮詢踈闊至於緊切事情下同諸司疏請 陛下徒答 溫旨未見依從此必左右計竊政柄而讒言得行乎其間也蓋大臣必有自安之勢而後可以責其體國之忠 人君必有一定之見而後可以遂其必為之志今貌敬而心疑名任而實阻則諸老臣者咸懷顧慮有去志 陛下欲誰與共理乎此任賢不能如初未慰夫

人之望也 陛下即位之初求治如渴聽言如流九卿科道凡百建議朝請暮報未有不允納者比來諸凡政務但干涉威儀宦寺雖九卿執奏科道交章一則曰已有旨了二則曰已有旨了事若遂非跡同拒諫此德納不能如初

未慰天人之望也 陛下即位之初鑒 先朝名器之濫
冗食之繁凡傳陞乞陞官校匠役人等一切釐革儲蓄稍
充 國計有賴曾不幾時復蹈故轍比來宦戚之家

藩邸之臣或爵以侯伯或官以錦衣至如已故大監趙山
等弟姪趙雲等相繼陳乞亦得千百戶之除爵非平亂祿
非軍功日新月盛無有紀極是 朝廷之名器益濫而府
庫之儲蓄愈缺將何以勸功而給用乎此慎惜不能如初
未慰天人之望也 陛下登極旬日科道糾劾奸黨巨惡

俱 命錦衣衛擊送都察院鞠問刑部大理寺擬平人謂
積年墜典一旦舉復比來非機密重情俱下鎮撫司問臺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五十一 汪三 仰

諫論列而不從法司執奏而被詰此法守不能如初未慰
天人之望也 陛下即位之初 命戶部將 御馬壩上

等倉場正德十六年合用糧料草束比常減半坐派以蘇
山東河南北直隸小民困苦 恩至溥矣其以後年分仍

令科道官備查馬匹牛羊實在數目照數會計以免冒濫
事方舉行人皆欣忭乃因大監閻洪等飾辭瀆 奏遂寢

香穠穢弊彌深此恤民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
陛下即位之初查遣法王佛子國師禪師田圃人于永等

禁黜左道一歸於正比來誤聽太監崔文舉感之言乃於
禁嚴之地修設齋醮或蓋日而厭或連日不止耗蠹財用

溷瀆 官庭此崇政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 陛下
即位之初 神氣精明體幹充盛仰瞻 天日之表鬱有

松柏之姿比來 聖躬時或違和 天顏未能如舊豈
盛之年忘在色之戒歟燕閒之地違養心之道歟此保固
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凡此有一足以干和况無之
乎是未可諉為適然之數而弗加之意也中外皆曰
陛下初政所以清明者政出公朝而左右不能預也今政

不能如初者政在左右而公朝或不知也臣等竊惟政不
可一日不在 朝廷權不可一日移于左右所謂政在
朝廷者非必天子之獨運也以機務之繁多也設公卿以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五十一 汪四 仰

代理之慮視聽之壅蔽也設臺諫以糾察之股肱有託耳
目有寄是謂政在 朝廷主威重於九鼎國勢安於泰山

自古帝王制御天下標此術而已不然則 內庭外朝之
勢隔而信任有所偏宦寺女謁之情親而聽受有不察名

曰總攬而權實移于下矣伏望 皇上上憂天命下悲人
窮思 九廟付託之重念萬姓仰戴之勤側身思過修德

格天重 詔令以彰天下之大信公賞罰以示天下之無
私時 召大臣諮詢治道票擬付之 內閣勿因請謁而

中改刑獄付之法司不以喜怒而他移科道論列可行者
務見于施行諸司執奏當從者毋拒以前肯停止齋醮而

之濫如趙雲等決所當革也查點倉場馬牛減派糧料草
東必使戶部舉行毋因浮言廢格至于寡欲乃養心之要
術女色為伐性之斧斤此尤 陛下所當兢兢戒慎不可
須臾忽忘者蓋人當血氣未定之時正加意培養之日使
嗜慾能節於壯強則精神自固於永久萬一後時而悔噬
臍無及矣伏望 陛下保齋 聖躬深自愛惜見可欲之
事則思曰恐戕生也居得肆之地則思曰恐損德也嬖媚
進御以時寢食順養有節慶壽若猶在廣庭慎幽獨如臨
師保則 聖壽萬年之固可必子孫千億之祥可冀矣以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五十一 洋平 宗

上數事乃 宗社之至計安危之大幾保邦之要道

陛下於萬幾之暇虛心省覽決意施行將見 天人慰悅

和氣流通災異潛消休禎協應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等

分忝臣鄰義關休戚惓惓犬馬戀 主之情無任懼懼願

望之至等因題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

司案呈到部看符得南京禮部等衙門尚書官秦金等題

為修省陳言復政光 聖德答 天戒教事乃稱為

宗社之至計安危之大幾保邦之要道望 陛下於萬幾

之暇省覽決意施行將見 天人慰悅和氣流通災異潛

消休禎協應一以即忠愛至誠溢于言表除本部并各衙門

先已題奉 欽依各另欽遵外合無候 命下之日仍行
各衙門并咨南京禮部轉行各衙門各照先奉 勅諭內
事理着實修省勉修職業消災異其有未盡者仍聽各
衙門另具 奏施行尤望 皇上垂情省覽前項章奏
一一見之施行不以泛言祝臣下而以實德答 上天如
此則上下交修一於真誠和氣未有不應而災變未有不
消者也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五十四 洋平 宗

務實德以存心 天戒疏

彭汝寔

臣等聞之應天以實不以文感人以誠不以迹三王以還莫之能違也邇來風厲霧集旱雷天之變於上者累矣地震泉竭揚沙雨土地之變于下者亦累矣群小漸長盜賊公行萬民失所至草妖木異之屬靡不失節人物之變於中者亦累矣三變類仍庶徵休咎甚可畏也昔人有言怒予之天猶可為也忘予之天不可為也然則今日之災異譴告是雖 皇天震怒而其仁愛之心亦惓惓矣於此而不求所以應之之實誠恐天之怒為予棄如秦漢末世也近自閏四月以來伏覲 皇上再下交修之詔固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五十五

次一明

已遇災而懼之心咎在臣等失職尤宜速 賜罷黜矣是故上下之忠邪未辨朝野之三五未紓迎合叛禮者不禁養寇資亂者未戮長鯨巨鯢多得漏網 賜莊乞第多無厭足此皆臣等不能 明目達聰之責也臣等願 賜罷黜以為進賢退不肖之倡庶可以助 皇上省災之誠而或足仰答 天心矣至其 淵默靜滌之地所以感召而流通者則不能無望於 陛下之身與心與學也書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帥尹惟日亦惟其職之大小為貴立望陛下念省驗之係於日月者瑣細而分省驗之係於一歲者重大而要所以存心為出治之本講學為明心之功者

時不可以寒暑而間也地不可以幽顯而殊也人不可以

疎近而別也 皇上英膺中外給聞嘉靖改元亦已非歲

而春秋之進已逾志學矣豈可徒恃堯舜之資而不務堯

舜之學乎側聞 經筵所講者不啻如過耳之好音問難

畧無恐不可以言心得也黃閣票擬者不過付文移之批

答召對不聞恐不可以言師資也近見先少師李東陽所

記燕對錄皆我 敬皇帝與三元臣及今大學士楊廷

和等自相商確時政之大者凡諸司題奏賢問可否各

擬票 而賜裁決親御 宸翰批而行之以及都察院大

臣莫不詢其政務久或移晷多或連日藹然家人父子之

情故自弘治以來深仁厚澤至今四方歌誦不已者皆有

得於 召對講求之功何近日 高拱深居付諸臣以文

移而召對之不聞也狎近群小而親賢樂諫之不聞也惟

其本諸身與心者無復實學是以行政之可適用人之可

間皆有所不能無者矣燕閑虛糜於女寵腹心委託於貂

璫二廈諸張乃得緩死天下所切齒也李隆蘇縉俱得無

恙志士所枕腕也禱戒之日擅打強臺俯面者誠不可也

而修省之時鎮撫司以報復奪辱主事羅洪職司乎巡司

小吏抗違中貴若有罪也而內臣夾帶私指越度不問以

三案解巡檢陳景貴可乎崔元狐媚蓋群枉之赤誠百凡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五十五

賈緣者多矣乃敢謂止因家人而繞一屬託平將輪狼肯
蓋戚里之裕整既得富貴足矣乃敢以非類之子而上祀
興廟乎昨者災異上言如禮科等筆中張紳劉濟等所
論近日得失切中時弊皆我皇上所宜極力俯從者也
却乃照常批荅真可為長太息也凡若此者不能若嘗修
車而欲望 天意之回人心之感亦已後矣臣等私慮過
計莫知所言伏望 皇上俯察下情仰承 天意凡
聖學之所未修時政之所未便銳意興舉則天意之不回
人心有不感者臣等所未信也

陳言修省以消 天變疏

華湘

臣聞王者配天象地故其政事與天地相為流通政事之
修則休徵應焉政事之失則咎徵應焉蓋善惡萌於此而
災祥見於彼故曰天人之際甚可畏也夫陰陽之氣充於
兩間苟不常而失節無不緣政而起若或一法之拂其情
或一令之敗其度天必垂象以示其譴是故震電雨水隕
石生彗孛入於斗鸛鶴來巢於魯六鷁退飛於宋四時之
感五行之反春秋書之呂氏紀之劉向志之悉本於人為
之感而莫有爽焉者也人君於此能謹天戒而克省其愆
雖有其象而災可弭不知所畏則禍患生而傷敗至矣竊

觀本監觀象有臺候風有竿今年五月日在戊寅而雷震
焉臣嘗考之九陰陽疑結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
雷故震之為卦一陽在下二陰在上乃陰閉乎陽而不得
出之象然同日擊物之虞或於城堞或於梵宇而獨發於
觀天之所者為甚夫天豈無言乎天意以臣乃掌占候之
官也頻年以來星變於上地震於下怪異數興於四方天
之譴告明矣而臣不能悟時政之缺以竭愚衷是以
上 罪之而震怒之形然臣敢不蒙死而為 陛下言
哉粵者舜之為君古今稱曰著也格于文祖之日首明四
目而達四聰誠以人君之耳目蔽其聰明則紛錯眩昏而

是非賢否之實消然顛倒而莫知所從如秦之二世惑於
趙高淳之武帝惑於朱异隋之煬帝惑於虞世基遂至天
下大潰而不聞此萬世之迹也抑惟陛下承漢唐曆數
攸歸起偏剔垢凝神化理凡有利所當舉而弊所當革者
品式條貫規制畫區見於弛張予奪之間有倫有等方其
即位之始優禮公卿獎臺諫屏權倖以抑私賜汰冗濫以
省浮靡祛釋老以斥左道罷工作以蘇疲役清名爵之冒
審刑獄之施深仁美意篤於政元之一詔內外嚮風華夷
仰德罔不跂足以待而思見其德化之盛不啻如漢文
帝之感山東也奈何所復者不旋踵而壞治者已漸不如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五十九 湘三 文
其始矣臣請得而言之古之君臣之相與意氣字洽而怡
然交歡於一堂臣有言焉而君聽也臣有謀焉而君行也
故致治之盛不可及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者此也今也
形迹疏闊而外朝一接都俞呼咈之語取不可聞或併
與其優禮者而皆失之此不如始者一也 國家以言寄
於科道則諫諍乃其職耳凡朝政之得失臣工之邪正生
民之休戚自不可苟焉而緘默也使可苟焉而緘默官何
以諫名也陸贄曰天不以地有惡禾而廢發生人主不以
時有小人而廢聽納以見人主不可以不受諫邇來言者
封章奏牘自有所陳而於鯁亮之諫論不聞其 嘉納三

二以勵其氣則今之諫官始為 清朝之剩員此不如其
始者二也近習之臣 聖王出而撫世酬物其慮之也夙
其防之也固惟恐其乘間伺便以移吾之心志蓋其漸靡
積染之習膏水非鑽也可以穿石沒綆非鋸也可以斷幹
故賈誼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習與不正人居之不
能毋不正茲固聖王所以防之之意也彼其匡君弼國如
勃貂管蘇如鄭象呂疆今邊未可謂必無其人然有依憑
城社席寵飾詐者衝決於其中則不能併而抑之此不如
其始者三也頃年太倉之儲終歲告匱而邊徼遺租不下
數萬蓋由食之也不量其所生而入之者不足以供其所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六十一 湘三 福
出蘇軾曰不知有急將何以加之則冗食不可以不裁也
近復見夫闖闖亡聊之人私門奔逐而鼠穴肆出將如襄
時之不可救藥此不如其始者四也彼邪說之為人害也
久矣誑以福利之報而人心為之陷溺則浸淫沉痾國事
日非韓愈曰人其人火其書盧其居是豈但以吾民衣
食滿卮而深患痛絕之若此哉今以 萬乘之尊而俯臨
其誦經之壇不獨不能斥而遠之反恣之而轉令盛也臣
不自揣緬念往轍竊於此恒懷潑室之憂焉此不如其始
者五也日者都城內外營費不貲西山諸寺魏葉相望而
殿殿殿之不疑天下莫不頌其為帝王之盛節今復以其

當驚於民者而 賜威里史選謂自古受命及繼體守文
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威之助焉所係如此苟不
節之以禮而順縱之以奢不思再植之木其根必傷豈所
以保全之乎况 紫宮之建司空之力竭矣復令新其甲
第是停之未幾而勞之即至此不如其始者六也然猶有
二焉則甚於此者臣請復得而言之昔者帝王垂拱於上
而奔走聯屬天下之人有賞有刑賞必當其功雖微不遺
所以示勸也刑必當其罪雖貴不赦所以示懲也天下之
人無有不樂而畏之者今也則不然無功者獲賞而擢爵
以啓其僻門有罪者脫刑而長奸以反乎成獄則善何所
勸惡何所懲哉之數者皆所以召乎淫氣而刑賞猶頭而
可驗者焉蓋天有四時春其為陽而於君為仁賞者君之
仁也秋冬為陰而於君為義刑者君之義也刑賞不中仁
義乖則陰陽變戾而災害於甚乎起災害起災禍乃設齊
致難而求以禳之是已無悔過之實而欲天之悔禍所謂
惡影而疾走也其見於政其施於行者如此輔臣言之而
不聽大臣言之而不聽諍臣言之而不聽 天心或有時
而愈怒將何以應之乎臣竊私憂過計 陛下所以漸不
如始必有蔽之者也臣不敢遠據往事為言近以正德之
事觀之 先帝之資明睿天成而事變之來確然獨斷唯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六十一 池守

其感於群枉是以十六年間流寇弄兵而北方騷擾播
作亂而南土震蕩災庶愁困疆圉靡耗物力悉屬而海內
蕭然則繼其後者豈可不熟計而痛鑒之哉念我 皇祖
簡飛淮右親冒矢石以取天下艱難危苦甚矣 陛下控
符臨御 上承先緒任大而守重苟不夙夜憂勤砥節修
德以衍萬世之基則無以慰 宗廟不來之靈答衆望無
已之望也臣觀三代以還入繼大統莫有賢於漢之文帝
者夫由藩邸而踐天子之位乃國家交會之際上天仁愛
必出災異以啟其衷故文帝之世天非無變帝能率下以
德而民應之國富刑清登於大道故呂祖謙曰九四百年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六十一 湘平
之漢用之不窮者皆文帝之留也臣如實誼猶痛哭流涕
太息其當時勢之事以為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
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 陛下試觀今日之事果何如耶
名器濫以假人而天工未勅財貨盡於供佛而天物不惜
議理違乎常典人心有所弗和不能行天之春令也總天
踵其故習節鎮無所職能行天之夏令也散法滋惡言傳
萬口不能行天之秋令也 錫宅興工勞費百端不能行
天之冬令也由畿甸而海宇民則苦於征來而鮮康阜之
樂土兵則疲於腹削而率瘠弱之羸卒吏則失於磨滌振
刷而不多見乎修正庶耶之士以純俗日漓紀綱漸弛天

下之事不容不寒心而眩目者難以縷數而徧及譬諸臆
 心受病之人貌年動傲常時外視之若無病者而其元氣
 已索然矣苟不及其未深而療之養以參朮之膏濟以薑
 苓之米處於閒靜之室而無所勞則厥疾何由而瘳哉方
 今之勢何以異此固不可因循惕玩而不思所以治之之
 本唯在修德而已美心之不正則德不可修學之不講則
 心不可正故宋朱熹屢以是言進於其君而厭聞不用宋
 室卒於不競君子所以不勝其慨也臣聞陛下經筵進
 講之後退而尋繹其所講存養於道獨體驗於施為察理
 欲之機决存亡之故辨別君子小人之分日召公卿以講
 皇明兩朝疏 卷四 三十一 湖本

也月漬 天威罪不容死 願造室以待斧金之誅
 皇明兩朝疏 卷四 本四 惟

急勵 聖志以答天變疏

恭 武

臣奉都察院劄付巡視東城本月初十日該黃軍等坊兵牌黃軍等呈稱本月初九日總中巡地方城上旗竿天雷打碎一根張見地方洪派寺天雷打碎旗竿一根轉崇地方官城上旗竿天雷打碎三根鐘紀地方史洪家天雷打碎燈竿一根孫玄地方任人陳觀家天雷打碎棧房春一根李朝地方東官中房內天雷打碎枕頭房柱一根具呈到臣臣不勝惶駭夫中國四夷之望素師中國之望東城五城之望旗竿東城之望也地莫近焉者也物莫危焉者也况天不虛加以人而感變不虛生以類而應且天行

皇明兩朝疏 卷四 本五 六十一

律者天之怒氣以張其健者也其於其遠而於其近不於其郊原而於其都中是宜無事於其間其殆以 陛下剛德不足而為是春暴激烈歟 陛下取法取其殆以 陛下下肆志偷安閉塞不警天張其怒而歟 陛下震恐耶其殆以遠在各省邈不之知必於耳目所親聞而歟 陛下下悚然動心而速改也其殆仁愛之切眷顧之深以 陛下下聖賢猶足為善而為左右小人所蔽惑如慈母之赤赤子從耳而手之者耶臣請以 陛下之所以得罪於天天下今日之所致怒於 陛下者八事焉為 陛下言一疏之初就危切至昭格之德精潔無瑕始入 朝而霖雨效

靈未逾年而麒麟獻瑞 陛下敬天之德聞於天下近日以來徒務修省之虛文絕無感通之實意祈禱之禮雖行而所以動遵禮法克享天心者則未詳審錄之 命雖下而所以昭宣冤枉挽回天意者則未修 陛下敬天之志息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者一也踐祚之初愛民如子詔書一下中外更生蠲免逋之稅以蘇窮極罷不急之務以解倒懸 陛下勤民之德聞於天下近日以來頗以崇高為樂而不以生民為意地方苦於奉幣而於生事害人之未聞 輦轂散於征末而於機聲稱首者之不察老弱盡於溝壑膏髓困於虎狼 陛下勤民之志息矣天之

皇明兩朝疏 卷四 本六 六十二

所以致怒於 陛下者二也踐祚之初深惟舊制畫整正德變亂之章悉復 先朝畫一之典任官則專之吏部而恩幸以裁減獄則下之刑曹而嚴衛不預 陛下法 祖之德聞於天下近日以來偏信耳目漸肆更張或以義舉而襲內官之封或以內侍而侵司寇之職吏部之銓選阻撓既多法司之律例更易殆盡 陛下法 祖之志息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者三也踐祚之初訪於耆舊廉棄振拔賢俊登庸委三公以論道而輔相之職日展於九重任九卿以分職而更張之化漸達於四海 陛下禮臣之德聞於天下近日以來專事虛拘罔存實意 勅由中

出內閣不得其詞法以私行 六尊不得據其志或
以執法而反貽回話之羞或以抗章而徒取 溫旨之嫌
陛下禮臣之志意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者四也踐
祚之初虛心請益廣詢博訪言聽計從納犯顏之章則稱
為有理取切時之疏則許以舉行彙諫效其悃誠曰野
芹獻 陛下納諫之德聞於天下近日以來漸覺憎厭
言涉權貴則付之該部知道事在匡救則批以已有旨了
或謫之外任以摧其鯁介之風或加之罰俸以挫其英發
之氣 陛下納諫之意意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者
五也踐祚之初務學為急時下經筵常親翰墨雖在 先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李七 李七
帝哀疚之中不廢儒臣進講之禮 而近日日明
勸苦既深而淫養益到 陛下講 陛下近日
以來益加廢弛竊謂讀之末而不 務口耳之
文而不察躬行之實稍及寒暑則 適值忌辰
則大典報罷無孜孜不已之誠有訛詭自滿之態 陛下
講學之志意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者六也踐祚之
初澹無所好左規右矩清心寡欲自早 朝以及晏罷了
無側偏之私由 深宮以及大庭悉皆光明之行 陛下
修身之德聞於天下近日以來始昭宮闈之愛始懷戚里
之私以小易大陳萬言之請不可從也則重違其意而不

恤道路之沸騰今得無辭將輸等之請不可從也則受
命如響而不顧賞賚之後靡上違 祖訓下拂人情猶且
坐執 聖心牢不可破 陛下齊家之志意矣天之所以
致怒於 陛下者八也凡此八者在天下有離散之勢在
縉紳有危疑之慮在 陛下有切近之災在 社稷有動
搖之患在 祖宗有付託之羞在子孫有瞻仰之累 皇
天固 陛下之父也父固所以愛其子也安有父見其子
之危而不為疾聲大叫以趨之哉安有父愛其子之甚而
不為嚴詞正色以叱之者哉天固愛之而 陛下固拂之
父固怒之而子固違之呼臣不知其終矣伏望 陛下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李八 李八
上體天心大策 聖志必修天理必過人故必親君子必
遠小人必進高明必絕汙下必虔恭寅畏以敬其天必節
用愛人以勤其民必率由舊章以法其 祖必賤貨貴德
以禮其臣必虛己受善以納其諫必誠心下問以講其學
必舉動不僻以修其身必好惡不偏以齊其家由是而天
不喜者未之有也由是而不變為景星為慶雲者未之有
也由是而不為鳳凰巢於阿閣麒麟遊於苑囿者未之有
也而皆始於 陛下之一志其幾亦在乎能策與不能策
之間耳臣下冒 天威不勝惶悚之至

臣聞君父一也子之事父必期於承順順志致至樂於家
庭不然父怒於上子懼於下則步所謂嗾非家人之家矣
臣之事君必期於都俞咈誦至和於堂陛不然若怒於
上臣懼於下則步所謂不非泰之道矣臣伏見近日科
道諸臣論列時政亦屢矣陛下一切拒而勿聽甚者詰
責又甚者罰俸又甚者左調是陛下未免震怒於上廷
臣未免惴懼於下君臣懸絕天壤不殊此固泰之象耶否
之象耶此臣區區犬馬之念蓋不敢不特言也伏惟陛下
下踐祚之始嘗詔廷臣言事矣亦嘗聽其有言矣亦嘗
皇明兩朝錄抄 卷四 七十九

行其言而茂昭鴻烈矣今耳目固未易也而背馳乃亦臣
伏思之陛下豈為是在執兇中右執劾言之故智耶殆
聖心有疑於諸臣之言故愈言而愈怒愈怒而愈拒也夫
勳向有言執狐疑之心求諛賊之口若是則講張肆幻詐
臣獲遺天下事將日入於弊而豈敢上聞矣可勝感乎臣
仰窺聖心所以致疑於臣言者其必曰每一指摘輒敢
爭論不已是慢令不恭也獨不觀唐有諫魏徵者曰徵凡
所諫諍不從不止意以陛下為幼不同於長君而太
宗深拒其說益信任徵以啟真觀之盛今不察其所論之
是非而類疑其慢令得乎又必曰廷臣論事特過歸於上

以邀其名爾獨不觀唐玄宗幸年追論宋璟好名無其
其疑璟之心已醞於既相之後李林甫因傳其說而伐之
位夫以景治以林甫亂而始終莫之辯此所以迷復之由
也今不察其所論之是非而類疑其邀名得乎又必曰廷
臣每論事必多雷同附會是特為朋黨自庇也獨不聞唐
德以陸贄當於張滂諸人而裴正發遂得恣其傾擠之奸
以熾其亂本察其所論之是非而類疑其朋黨得乎夫
慢今無上邀名植私朋黨亂政人臣之大戮也大人非喪
心失志抑安忍自棄其身以徼大戾借使有之亦不過失
於詿誤失於過激迹有迹似而實非也然此亦萬一耳今

皇明兩朝錄抄 卷四 七十九
以萬一之似而疑紛紛者之作直果皇極之道乎臣愚欲
望陛下自今凡廷臣論事一以至誠臨之聽之必行行
之必果不幸而有詿誤過激之論亦必曲賜優假以作
其氣而凡所謂慢令邀名與夫朋黨之疑固不當復萌於
宸慮也臣又按今天下諸路風霾地震赤旱凶饑之變幾
無虛日則自古災異之甚未有甚於此時此正求言納諫
上下交脩惴惴然不遑暇食之際也故傳稱宋仁宗以日
食風災勅有司廣開言路陳得失而當時言事者至有削
封缺牘字皆方寸又有謂今之天下非陛下之有底忌
禍諱而仁宗計不暇計今廷臣字畫小誤賢令回諱諱言

神計遂成嚴譴果求言納諫以消天變之道乎詩記宣王
雲漢之災其曰我心悼著憂心如薰則君身之謂也其曰
罪人不周無不能止則群臣之謂也今九重斬於聽納
廟堂沮於職守成倖怙於籠呢科道懷於罪罟果上下交
脩以消天變之道乎臣愚仍望 陛下急詔中外言得失
仍許大小臣工自今有官守者得舉其職有言責者得進
其忠如此則政事可修生民可阜而和氣之薰蒸猶不足
以回天之心弭天之變則經義皆不可稽而感應之理
矣臣不勝戰慄惶恐待罪之至

災異頻仍盡傾省罷造作以答 天心疏 賀桂

臣聞天心仁愛人君故屢示災異以譴告之敬畏則福生
怠忽則禍至此必然之應不容毫髮違者我 皇上建極
紹統獨赦之仁誕敷 郊祀之禮悉舉固宜中和致而禘
祥集矣然竊見邇者災異非常天裂地震人妖物恠山東
河南則蝗蝻遍野北徐東吳則洪水滔天四方奏報殆無
虛日歷稽傳記未有災異之甚如今日者也是宜籲 帝
告 廟脩實政求直言節有限之財罷無益之作汲汲焉
圖所以消弭之方猶恐其或晚也廼內官監太監孟冲以
朝燈驚山燈題 請奉 旨行工部取辦物料一時傳聞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災十一 万
莫不驚駭以為 聖旨示儉朴為天下先假令時和歲豐
亦不宜庸心不急之務况當此災異迭見財用缺乏之時
何暇為明年詭好晏樂之且乎昨又該欽天監奏稱明年
元旦日食十六日夜月食臣竊以為當其時 皇上遇災
而懼方將減膳撤樂避 殿省躬之不暇矣雖有泰山等
燈將安用哉且今之時何時也寇賊並發羽檄交馳矣兵
政不可不豫講也而恬然無定筭連歲不登萬姓無告矣
荒政不可不豫圖也而晏然無長策府庫虛矣未聞豫求
料理之計人才乏矣未聞豫求選舉之道紀綱日廢矣未
聞為振起之圖風俗日薄矣未嘗豫圖轉移之方願獨

于釐山燈之可已者若是謀之豫而圖之速耶殆非所以
恐懼備省咎 天心而慰人望之道也伏乞 皇上思天
命之艱念民力之已竭將前項燈作 俯賜停止庶可
以轉災為祥保泰致治民心悅而 天意得矣

脩省陳言以答 天戒疏

蕭一中

近禮部捧到 皇上勅諭內閣爾文武衙門官員各宜仰
體朕懷同加修省凡政教有未明刑賞有不當寬抑有未
仲困窮有未恤與夫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俱要一一着實
舉行事應奏請者其條具以聞欽此臣聞畢陶蘇歌於舜
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而釋之者曰元首明則
股肱良而衆事皆安由臯陶之言而推之則今日修省之
事臣下固當分任其責而躬行於上為之先倡者則在
陛下耳臣竊念利弊之所當興革有關於天下 國家者
其條件甚繁臣不敢縷舉以瀆 天聽謹以 勅諭中四
事為 陛下下之所謂四事者何曰政教曰刑賞曰寇劫
曰困窮是已臣伏思 朝廷政教固亦多端若夫 登極
一詔斷自 聖心而頒之天下可為萬世法程此亦政之
大者竊見比來漸次更張與初政皆夙遠甚使人信之而
復疑之至於近日大禮一事 廷議據經守正而 陛下
顧惑於挂奪之邪說以致建室之議不蒙報罷且自 歲
旬以及四方俗漸澆訛民無定志士無定守是政教誠有
未明也臣聞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
五用哉則刑賞者天之刑賞而非人君之所得私也竊見
比來傳乞多自 內降擬罪不出理官故刑福海瀆錦以

梓秦肅奉夫人之故而授錦衣衛千戶王欽王錦以賈
綠奸巧之計而獲倖免死罪他如陸宣張祐等本無勞勛
而濫冒皮作局副使李洪石明等罪至殺人而止於充軍
降級若近日馬明衡朱淵李本陳迓林應驄言事忤

旨而逮下 詔獄尤其甚者是刑賞誠有未當也至若冤
抑未伸臣竊以為不在所禁之人而在所害之人如見監
犯人廖鵬王獻齊佐藍華罪大惡極所在被其荼毒而臨
決之時彼方百計 奏辯希圖苟免固知 聖心洞察不
為所移但不令即蒙誅戮則無辜被害之人冤抑且未獲
伸矣又邇者災變頻仍饑饉載途民之困窮已極荷蒙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七十一 中火

聖慈發內帑飭重臣以賑貸 恩至渥也臣竊以為大臣
不親理而付之所司苟所司未得其人祇足以糜 朝廷
之費而窮民固有不沾實惠者矣况織造差遣不免於騷
擾土木之作大勞乎民力則困窮有未恤也臣願 陛下
聽朝之暇于此數事傲惕深省察其所以而究圖之 登
極一詔信而勿二建室一事罷而勿行又敦本以先天下
崇化以風四方嚴禁傳乞而邢福海陸宣等濫授之官特
賜裁革罪下法司而李洪石明等應犯之條究問如律王
欽王錦雖已發遣而百萬之賊仍行追併馬明衡伍臣固
犯忌諱而逆耳之忠即 賜祥宥如此則政教明而刑賞

當矣廖鵬王獻等嚴加牢固而臨決之時速行誅戮以謝
伸冤雖有 奏辯在所不聽雖土木等二事固業已為之
而俯念災傷特 賜追寢以全民命至賑濟之令尤行申
傍如此則冤抑伸而困窮恤矣臣備員言路惟思竭忠以
圖報稱而况當 陛下脩省求言豈容默然而已也惟
陛下少留神則災沴可消和氣可召 宗社生靈不勝幸
甚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七十一 中火

脩省陳言以副 聖懷疏

顧濬

近該蜀京通政使司手本內開嘉靖三年二月十五日欽

奉 皇帝勅諭備述災變戒勉文武官員同加脩省以承

和氣者臣等伏而思之 陛下之言及此是即古先聖王

克謹天戒以康兆民之心也天地鬼神其實臨之臣等請

為 陛下條舉而疏陳之可乎蓋變不虛生以類而應故

人事一失則天變見于上地變見于下自古至今其理決

有不可易者 勅曰政教有未明信也蓋今日之政豈有

令卒軍政與夫荒政者何也為軍將之情未通也為士馬

之力多耗也食糧則積案盈箱臨事則空伍離次勇勿藉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七十五 頌一

蓋按於權門 庭嬴者僅見於執戟所養非所用也所用非

所養也竹籬木刀倚為長技露體空腹日為勁兵此今日

軍政之弊於 留都者如此三年九年既不積之於平

日達權濟變又不能善之於臨時粥可鬻也行於一鄉一

邑則可群列郡之窮民而鬻粥以養之可乎行於時秋時

冬可也行於春馬夏馬可乎米可給也或以五日之殘喘

而待十日之所養錢可散也或以十日之所費而收五日

之所復初借則貧富皆窮而富者或不借移粟則轉輸不

繼而養者非所養藉名則強者上弱者下而里書之弊橫

生漫賑則近者來遠者集而作偽之風延蔓聚之或不能

散散之或不能聚仁非其人則惠填溪壑善非其策則尸

比丘山此今日荒政之弊於東南者如此今之教莫有甚

于邪說之為害者師生之情既疎而紙筆之文太勝朋友

之義既薄而虛空之習已多閉目搖頭妄稱道學異言異

服翫惑人心或駕言周孔而行多盜匪或詆忤程朱而跡

似癡狂或公論不容而故下苛者或議禮多險而脚踏兩

邊或厚餽士人而汲引之心勝或肆筵致餞而僕隸之膝

頓堂官首領攘臂喧呼而體統甚乖暮夜宵天舉動卑污

而僂優為狀由捷徑則廉恥掃地索高爵則鬼媚欺天道

學實為偽學比黨成為惡黨此今之邪說之為禍於士林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七十六 頌二

者如此 勅曰刑罰有未明信也蓋刑所以飾怒耳惟公

則刑一人而天下知所懲賞所以飾喜耳惟公則賞一人

而天下知所勸夫何 京師大辟以神術而連歲滋出入

之望 留都大辟以故慢而小吏得以移故殺之權衣裳

在笥而傳陞乞陞之禁未嚴第連雲而 賜宅 賜莊

之 旨未息御史馬明衡等雖犯忌諱適足以明 主聖

臣直也而未見矜恕禮部尚書汪俊不為迎合實足以見

愛 君以禮也而徑為賜歸壞 朝廷勸懲之典貽萬世

美刺之譏此今日刑賞之弊于天下者如此不殺賊則臣

死之魂不散不勦強則弱者之情不通諂諛行則骨鯁棄

徂詐長則直諒消碩志者或以欺名愛國者或以忤罪權
 勢熾而寒素走 君門遠而事情鬱府部以顏色之厚而
 應死者每不死郡縣以困固之滯而宜生者常不生桎梏
 嚴而情法不應絃筆勝而出入多頭或會參而蒙殺人之
 名或盜蹠而得伯夷之譽此今日冤抑之情誠有如 勅
 諭所慮者蘇松以北徐淮以南窮困之情誠可痛哭去年
 無春既又無秋今麥田盡死又無春矣嗚呼犯此三者小
 民何以為生哉故或御井其甚或兄弟相離或夫棄其妻
 或父遺其子向也食死人固以求生今則食生人不待
 死白骨轉轉飛鳥不集氣息奄奄嗚呼不止如鄭俠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七十七 項三宗
 派民之圖也方今 聖德當天澤又下究但賑濟之銀屢
 頒而實惠未流蠲免之書每下而催徵如故官司之勤惰
 相錯而里書之開報未明况至荒之虞以賑濟為先而蠲
 免為次次荒之虞以蠲免為先而賑濟為次然蠲免須蠲
 於未徵之先而賑濟須賑于未死之日及其既徵而蠲
 者何事既死而賑賑亦何為其間蠲非所蠲賑非所賑又
 有不可言者執簿書則惠何稠登求實惠則名固太虛此
 今日窮困之情誠有如 勅諭所慮者雖然政教也刑罰
 也冤抑也困窮也四者之中尤以政教為要而利害之說
 豈出四者之外 勅曰利有所當與弊有所當革然利弊

不相難本相尅者也弊革則利興弊興則利革非弊之外
 別有所謂利也今日之利弊臣等謹按 勅諭中再申明
 之冗食之患除則食糧者皆用力買闕之患除則用力者
 皆勇士人力既齊則自健將帥既良則下情自通此今
 日弊革而利興於軍政者如此執一者執一以害一融通
 者通一以利二故可粥則粥而不泥於錢可錢則錢而不
 泥於米理先蠲免則賑濟在所後理先賑濟則蠲免在所
 後薄書之弊革則籍名者皆窮民滯滯之弊革則需思者
 必救死勤者既勸則惰者思奮立法有人則用法斯善此
 弊革而利興於荒政者如此體認之功多則空虛之學廢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七十八 項三宗
 大道之門闢則捷徑之路塞申明目張膽之氣則閉目拙
 頭之習自亡崇法言法服之教則異言異服之術俱悉道
 德一而推而端者遠心跡明而一音著者去崇節義則輿
 勝自疆尚燕恥則市道亦敬惡黨一破善類必揚偽學既
 消正學自長此今日弊革而利興于教化者如此不通關
 節則 京師大辟何以滋出入之望能開故慢則 留都
 小吏何以移生殺之權立論在官采擇在 陛下也寬息
 謹則正氣作司禮在宗伯斟酌在 陛下也累從違則大
 禮平嚴傳陞乞陞之禁則封爵賞慎 賜宅 賜莊之
 則 國用足此弊革而利興於刑賞者如此誅賊所以

明克勤強所以助弱息毛邪則忠義何為不揚累權勢則
寒素何為不作顏色希而後公道信固則空而後生意多
此今日弊革而利興於究抑者如此戒情則勤者舊舊退
私則公者益進去固則惠流去偏則澤徧去刻則政平去
名則實大去為禮之非禮則俗正去為利之非利則財生
今日江南之地民窮極矣而風俗之太侈如舊也大率一
歲之中婚喪酒食衣服無益之費不下數萬須要裁省去
後有仍前過侈者嚴加責罰以厲風俗立為永制江北之
地民窮尤極矣而麴糶之為害如舊也大率一歲之中淮
安以百萬石之麥為麴糶耗天下一千萬石之米今者官
廩或平價相買或勸借一半賑救饑民仍嚴立禁約時下
不許作麴作酒販載出入以濟饑荒不為常例如此則今
春無麥可以有麥今春雖饑可以濟饑此弊革而利興于
困窮者如此雖然生變却災固出於以上八者然此猶有
說焉蓋 京師天下之本也 朝廷四方之極也今日
朝廷之上其弊多在於相擊而成災耳或以君子攻小人
或以小人攻君子或以君子攻君子林評事彭尚書言
進則言路闕宏之謀立史道重嘉之說上則閣下虛大禮
之議堂類立而綱常亂 國其掃而天下橫皆足致變故
天變于上而天道不清地變於下而地道不寧饑饉死亡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七十九 碩本

了無停息者是豈無所自哉故攻小人不如處小人處小
人不如化小人然時攻而攻時處而處亦謂之化攻君子
不如畏君子畏君子不如愛君子然不攻而畏不敬而畏
不謂之愛與其攻人不如自攻與其自攻不如自化化之
者未有不動人者也然而握其樞以運天下者賴有今日
聖天子在上建禮樂中和之極立天地綱常之主但議禮
之家主禮以寓情者如禮部等衙門尚書汪俊等主情以
議禮者如刑部主事桂萼等桂萼取米京矣至於汪俊則
放之使去然後前日之議即在 廷集議之說也明有日
月尚有鬼神建室稱考之議顧無輕為動作以為 陛下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八十一 碩本

大孝之累蓋禮得則尊者愈尊禮失則尊者反卑禮官執
奏必有說且今夫常人之家禮有應得雖道傍之人亦從
而奉承之况 陛下乃天下之父母也惠澤威福孰不愛
而畏之乎借曰甘奉承常人而不奉承 天子罪當萬死
雖至愚不為也觀此亦可以亮俊之心矣伏望 陛下復
回汪俊還其舊職令其與在 廷諸臣從容詳論諸臣執
禮於下 陛下持平於上務使情不掩禮禮不間情綱常
之主既立中和之極乃建萬世之典一定 兩宮之好益
深父子之名既正 祖宗之靈皆安 君臣相和 朝野
服習王教之首既端諸福之物皆至雨暘時日月明而天

道以清山川固禾黍多而地道以寧於此而災不弭疹不
消和氣不感召以副 陛下終夜惶惶憂軫元元至意者
未之有也所有條奏事宜臣等謹乞 勅下該部集議立
為前件施行其事關 陛下者恭願 陛下留心焉

自効以彌天變疏

楊言

臣等聞變不虛生感召有自近者 上天垂戒 仁壽宮
災 皇上特勅諭群臣同加脩省臣等度 陛下之心畏
天變也成湯高宗 天變奚宜至哉蓋責在公卿有司而
不在 陛下罪在諫官而不在 聖躬 朝廷設六科給
事所以舉正欺弊今欺弊日積 天遣不可遏也吏科
失職致 陛下賢否混淆進退失當尚書林俊等見幾而
去大學士蔣冕等不可而行學士豐稟等給事中張漢卿
等編修王相等抗諫而或謫戍或為民或箠死張聰桂等
始捷徑以竊清秩終怙勢以認重臣戶科失職致 陛下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八十二言 五
儉德不聞而陽和地土張嶺等請素無厭塩商掛號崔和
等貪饗大肆禮科失職致 陛下享祀未格於神而 廟
社精靈無併懔之庇兵科失職致 陛下法度廢弛而查
勘錦衣濫職湖設山海抽分增收匠役五百陛賞奏帶人
員刑科失職致 陛下刑罰不中而元惡如藍華等脫籍
沒之法諍臣如郭楠等施扭械之刑工科失職致 陛下
興作不常而局官陸富等乞全支俸糧 內監陳林等請
抽解木植凡此數端乃 陛下之急且大而所以拂天理逆
人心傷和氣者多矣是故 皇天赫怒示以大變上以動
陛下修德之心下以顯諫官不職之罪也然上下同其交

修而仁君重於責已伏望陛下益崇敬畏之心克念災變之由進君子退小人還謫戾之官復為民之職恤窮死之後監課地土蘇農商之困抽分抑解免征貨之貪賞籍沒者正其法加叔解者亮其忠濫帶員賞者明其罪乞陞求俸者削其官將臣等速賜辭黜以彰不職別選賢能以充任使復行六部以條利弊興革之宜慮之遠念之深行之誠持之久如此而夫變不彌治理不臻中興之業不隆且康臣等未之聞也犬馬之誠不知忌諱萬死萬死

亟修省以回天意疏

何起鳴

臣奉命遣往四川祭告回還四月十九日申時行至陝西西安府興平縣關外忽遇地震從省城東南起往西北去訖有聲如雷平地起仆不常處望城內鄉村灰塵墮天臣不勝驚駭急奔城內遍閱垣廬十室九訖及至咸陽涇陽一處較甚一處至高陵則舉城無完室舉室無全人悲啼之聲徹於四境訪之臨潼咸寧長安等莫不皆然如咸寧之壩橋柳巷涇陽之回軍永樂傾倒如平地昆沙里米仲良之十五丁奉政里陳朝元之一百一十九丁全家俱覆且地裂泉湧崖崩窟壓為變異常詢之父老云自皇明兩朝以來三月朔四日戌時地震動以來未嘗停止前此損傷人畜房屋數多今次比前又甚幸而今次尚在晝間人民被傷較少若是夜間吾民無堪類矣今地震無幾時人皆扶老携幼飲痛抱傷野處露宿魄下居身考之載籍以來未聞有經月而震震而有聲如雷者也臣聞之董子曰國家將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仰惟陛下臨御以來郊社親矣朝講勤矣臨雍耕藉大興舉矣惟國用之艱難而留心樽節慨違事之久壞而亟勅圖新黜遠左近裁抑

元員凡所以畏 天命而悲人窮者以次舉行幾無遺策
固且尊迎善氣疑承 天休乃今地變異常如此是曷故
哉臣反覆思之無乃 天心仁愛 陛下故預示非常災
異以警告之歟其及身修德以為至治之圖與臣敬為
陛下陳其修省之畧惟 聖明留意焉 一曰修聖德中
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先儒直德秀曰人主修
德講學則天下安昆虫草木亦得其所何也人君一心即
天地之心而言動舉止喜怒哀樂閑天地之動靜其中節
與否天地之位不位因之如響之應聲影之從表無毫髮
差也今茲地震夫豈無因臣願 陛下覽此惕然與思
皇明兩朝錄抄 卷四 八十五 三

君子小人消長之際是係於言路之通塞也臣愚以為求
直言不如求納諫納諫在於怨諫臣唐陸贄云諫者多長
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戾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怨
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此皆為盛德 陛下求
賢若渴從諫如流往者建言得罪諸臣今皆一 起用如
近日給事中石星陸鳳儀正所謂諫之狂誣也 陛下攬
載舍弘之董獨不能容此二臣耶臣願 陛下俯允臣言
下之諫部將星與鳳儀查照胡應華等例及時起用並希
聖聰益弘諫納輔臣親臣也凡有封進虛懷聽受九卿大
臣也凡有執奏曲暢允從科道諫臣也言之而是則重加
皇明兩朝錄抄 卷四 八十六 三

發泄天之示人顯美為令修省之計豈可徒事虛文大小
臣工必虛其心以為天下通天下於一身啟清明光大之
治協而下異同之心振偷惰苟且之氣乃乞 勅諭百官
改高既往思補將來在輔臣則悚然自省曰我何如而可
以變阻陰陽在九卿則惕然自省曰我何如而可以克勝
重任在撫按則愾然自省曰我何如而可以為君保民以
至百司庶職莫不友已自修各求稱職各該衙門自隆慶
元年以來一切 題 奏并及 登極詔內事宜中開有
難格未行者遂常開列前件着督舉行在京衙門各將見
監囚犯一一審錄有可疑者無拘成案請 旨處分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八十七 陽明

陵至重生靈荼毒可憂 天語叮嚀該部通行各處鎮巡
等官預計其糧多備火地深溝高壘以能保境土為先不
專責其執俘而失守信地者必戮據險守隘以政占先鋒
為勇無輒罪其失律而規避親望者必誅行邊大臣據實
整理務究其弊源無苟且而增其益倘各調鎮巡乘時調
度在固其聲勢無懈肘而避任推艱各懷忠君愛國之心
共收戮力同心之績如此而妖氛不靖 中國不安者臣
未之聞也 五曰恤災患切見高陵等處地震異常小民
被災重甚宮室傾圮生計蕭條既沒者骸骨無與塗埋幸
存者肢體多損折齒賈絕跡於市農者無意於耕訛言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八十八 陽明

已則必呼父母呼天者謂天之尊而能庇佑我也呼父母者謂父母之親而能撫摩我也今之縣尹非民之父母乎高陵等縣地震之變又不特疾痛痾瘵已也為若令者果如痾瘵在身而曲加撫摩之耶臣固謂不得而能也昔者鄭災裨龜推象謂鄭必復災子產弗信臨事而備至於費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鄭不復災此以德消變之驗矣今日陝西地震不止一二次災傷不止數十家為有司者亦悲人窮而吊其災乎臣亦不得而知也所據災變異常凡在地方官員應該考察但念三年大計朝廷總有處分已稱明允更難再議臣愚伏望 皇上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小九 宋本木

勅下吏部備查陝西被災州縣正官凡在庸劣者亟議更調缺人者速行銓補就於新科進士內選除即更調之中寓考察之意不惟瘡痍得撫摩之望而地道自安翕闢之常矣參照臣濫叨耳目之官平時則含默苟祿已負負乘之差承之禮神之遣中途則抱病遷延安外恤私之罪終變之來職臣之由謹齋沐尅責其職能斥外臣待罪該科職在采風目擊災變若不據實呈馳上 聞則上負朝廷下負蒼生臣之罪益大矣伏望 皇上以天變為可畏以民若為可懼俯納臣言痛行修省仍 勅該部詳臣所言倘有一二可采亟議施行 宗社幸甚天下臣民幸甚

脩德政以弭災變疏

方鳳

臣聞天變之來鍾或然之數而人事之感召有必然之理故古之明王一遇災變必下罪己之詔或致省躬之誠而不敢易以處之也 陛下臨御以來方及年餘災異數見遼陽大水山東西陝西福建廣西等處風烈星隕天鳴地震久旱疾疫死亡相繼民困已極今年南京 內府火災延燒國學號房及百餘間近于七月二十五日申酉時分惡風暴雨夜以繼日冲撞搏擊天地震撼瓦石飛走孝陵石欄倒壞樹木傾折一千三百餘株國子監等坊牌并城中房屋倒壓大江平湧潮水丈餘儀真居民漂沒及千餘家商民舡隻覆溺無數浮尸填塞觸目痛心變異之大未有甚于此者 臣思所以致變之由未必不因人事之感召而 陛下德政之可脩者尤所當急 臣敢昧死言之經筵雖曰日講而未聞有咨詢之實甚至有愆期而不御者宰臣濫加爵賞而未聞有延納之禮甚至有累月不得見者免租之 詔方下而追徵益急是失信于窮民沙汰之法方施而傳奉繼行是縱姦倖違信內使之言而使御史貶責主事被執益長貂蟻之勢從外戚之請而使無功受封無名賜第漸張閹閹之威欺君誤國如張銳等罪當萬死今則止于克軍而百萬私藏仍歸舊室當惡害民

如浦智等罪不容誅今則止于降級而入官職物還給本人凡此皆蠹政之大且要者其他一時之失一事之弊雖梯乎人心之公而不足以致上天之怒者臣不敢一一細陳以取煩瀆之罪伏願 陛下痛加警省勿視泛常不必遠求古之帝王但思我 孝宗之所以致治者其道何先及 武宗之所以致亂者其失何在則一心之中理欲自判萬機之際得失自明善者師之而君子必進而惡者戒之而小人必斥左右之親信者必察其誠偽而不可委以腹心臣僚之老成者必展其才猷而不當求之形迹賞罰必公毋奪于私請而至于濫縱政令必信毋惑于群議而有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十一

所改移凡百章疏必由 內閣或行或止必取 上裁而擅自批發者必加重譴使言路大開新政日益而不可安于小成以自足仍 勅內外大小衙門官員一體備有務求實驗毋視虛文則災異可消休祥可致而天下之治其原蓋不出此矣臣千冒 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脩急務以弭災變疏

鄭大經

臣聞安不忘危者聖王圖治之心警戒相成者君臣保安之要古帝王所以致治未亂保邦未危者率是道也恭惟皇上御極以來孜孜求治不遑暇逸宜泰寧之效日臻太平之象可見也夫何維新之氣象一時雖若改觀而實政之未修宜治化之未究也推本所自無乃 皇上求治之心雖切而意怠或有未純經治之文雖飾而踐履之有未至與頃者禮官恭請 皇上宣召大臣諮訪時政臣工欣然幸都俞之盛復見於今而治化之隆媲美於古美儀章條上竟爾寢閣以至諸臣建言事關 君德言涉 宮禁者一切格而不行是以上天仁愛之意屢申四方枹鼓之旨不絕臣下怠忽之意日甚而治化未登於理也不由然哉臣請得而備論之語致治者莫先於用人莫要於理財二者在今日尤為急務焉何者胡虜強於西北而跳梁之念不忘粵寇竄於東南而憑陵之禍未熄湖湘之水患滔天 畿輔之蝗蝻徧地近且京師陰雨決河雲霧四塞陰盛陽微之徵莫大於此顯應隱憂所關 聖慮方至切也為今之計若不預儲人材以備任用將來之患胡以禦之第時尚清修求菁方之士於今也恒難必加意按羅虛心延訪不問顯晦資格取其長十可以禦侮者十數人焉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九十一

十一

破格推用或列職卿二或分布幾補平於材官將上亦
加邊遠或簡自下僚或起貧賤其姑取其勤不責其全或
實之營中或儲之督府萬一緩急藉以措手而至於倉庫
之際弗計其能否而姑試之以聽其效此方今急務也至
於用財一節尤為緊要極天下之大無終歲之儲當計者
焦勞苦思之所得不足以補一朝之漏卮夫中人之產必
會一歲出入以為準不足必節縮經營為長久決不忍坐
視窮乏以至於憊也以 國家全勝之天下經費匱缺一
至此極而尚恬然莫為之計倘寇賊之警突發無已而旱
澇為虐聯省之民且待命於上焉計者固將束手以聽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九十一 經三

充斥俾各以職條對商確計慮務求寬濟夫 宜召訪問
不必遠法帝王我 祖宗 先帝皆有已行故事見於交
泰召對等錄可攷也 皇上試一行之 聖心所注自能
感格於 穹蒼 德意所宣亦將震勵乎百辟而又中
勅大小臣工實心幹濟無事虛文用人理財二事為今時
之急務悉照原行條上方畧無致凝沮則 君臣合德人
心之鼓舞自神 上下交修事功之率作自倍由此以圖
治功庶事執體要而可以次第舉矣再照人才之生也不
數而用之貴及可為之時方今兩京卿寺及在外藩臬之
長咸備六卿之選督撫之任者也在位固多才行相稱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九十一 經三

策以濟燃眉之急將取之官與籍藏藩於按劄之無餘抑
 取之民與膏澤竭於誅求之殆盡惟加意節縮去其奢財
 者而已伏望 皇上親今日之弊思將來之患慮先根本
 深自損抑由 宮闈以及 朝著之大日 服御以及
 賞賚之施多方裁省以端化源仍乞 勅下戶部會計四
 海九州之租賦閩市山澤之權務一歲所入幾何 朝廷
 中禁之經費六軍群吏之資贍所出幾何九漕主客之
 餉原額幾何今增幾何 王府之祿糧先年幾何今增幾
 何逐項覈實開且揭帖查照督理屯並都御史龐尚鵬題
 造會記錄每季 進呈 御覽 皇上時一披閱 聖心
 皇明兩朝歷代 卷四 九十二 臣等
 必有惕然不寧者該部仍以所核數目刊刻成書備給文
 武大小衙門遵照原行各陳所見或節其冗費或裁其冗
 濫可減者減可革者革逐一裁酌以備米用當事臣工各
 宜宵心區畫度長挈大剖繁析滯異有以裨 國計以濟
 時艱若近日裁革冗員或僅革卑官下職足為了此幹辦
 之臣恐聚議十年無資毫取之用徒見文移雜沓紛然可
 厭後日事窮執促答將誰執諸臣試以會計成數時一展
 玩有人心者亦必悚然不寧矣伏望 皇上天語叮嚀
 戒諭諸臣勿謂時可苟安而日恣玩罔無以事有主者而
 漫不經心務期戮力修職無墮後艱 則倡導於上既開裕

用之源而責實於下益弘不匱之用矣臣待罪 責目擊
 時艱反覆疚心杞憂深切敢以時政最要者不避瑣屑敬
 用塵 瀆干冒 宸威不勝懇祈之至

皇明兩朝歷代 卷四 九十四 臣等

皇朝兩朝疏抄卷之五

附遺類

請有言官以彰 聖德疏

張居正

昨該吏科給事中石星疏陳時政冒犯 天威伏奉 御批石星
這厮惡言訕上好生無理着錦衣衛拿在午門前着打六十棍
為嚴當差不許欺縱臣一聞此 旨不勝驚駭仰惟 皇上聖德
寬弘 天覆地載即位以來故大臣體群臣祿不能赦小過至
言官論事往往曲 賜含容未嘗輕加罪責今日有此嚴分不
知石星所言何事 致觸聖怒如此今日于該科取其原本觀之
乃知石星所言委為狂妄不知事體如鰲山燈在正月二十間已

皇朝兩朝疏抄

卷五

有一

即撤去 皇上于宮中將受一切戒省在廷之臣方切仰戴而星
乃信其謬聞輒肆誣詆至于 經筵日講已奉 欽依擇日舉
行陸鳳儀差為 聖訓已奉 旨嚴分不許救擾而星乃吹噓為
獲 為言此其狂異無識之甚言在廷誠為有罪而在 皇上
亦有不能忍受者矣但臣懼甚之愚竊以為科道乃 朝廷耳目
之官職司糾正必平日養其剛直之氣實其觸冒之誅而後遇事
敢言無所畏避四方利弊得以上聞我 皇上登極之初特下明
詔廣求直言故大小臣工莫不以幸際昌辰遭逢 明主凡有
一得之愚比肩願獻于 闕下今若因此一事將石星逐
加重譴四方聞之必謂 朝廷求言特虛文耳轉相告戒

以言為諱雖有忠謀當論四方利病誰肯為 朝廷言者

石星一人固不足惜然因此折言官之氣開忌諱之門則
于 聖明從諫之盛養豈不有虧 明詔求言之初意豈
不相背哉且自古順耳之言易從逆耳之言難聽于逆耳
難受之言而能曲容之乃為盛德臣追思 皇上昔在

藩邸 臣因進講漢光武殺直臣韓歆事反覆開導言人臣
進言之難嘆惜光武以明聖之主不能容一韓歆書之史
冊甚為盛德之累荷蒙 皇上改容傾聽又于官中 御
書文武獻納四字置之座側是 皇上因臣之言有所感
悟而欲廣納忠謀以追堯舜之治也今一聞直言遂尔加
罪則 皇上昔時所以感悟于臣言者其心為何如哉臣
又訪得石星原任行人去年十月間始選為給事中草野
之人少不更事乍被選用職司言責不量深淺急于圖報
故發言狂妄如此原其本心實亦無他今既杖之于朝則
妄言者已知所警乃又盡褫其職發為編氓臣竊以為過
矣今大臣皆持祿養交莫肯盡言諫官皆懼于 天威不
敢申救人臣絀默若容恐非國家之福臣受 皇上厚恩
備位輔導有朕肱心膂之託誠不願 皇上有此過舉伏
望 聖慈采納狂愚 曲賜寬宥將石星召還原職或謫
降外任以倡敢言之氣以開自新之門則言者之狂妄益

皇朝兩朝疏抄

卷五

有一

隆外任以倡敢言之氣以開自新之門則言者之狂妄益

無以解于天下之公惡而皇上包容直臣之美宥過赦
罪之仁將垂之萬世而有光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三

停取銀兩疏

張居正

昨者恭親 聖諭欽取戶部銀三十萬兩隨該戶部奏稱
邊費重大國用不足欲乞 聖明停止取用等因奉 御
批已有旨了臣等看得 祖宗朝國用邊餉俱有定額各
處庫藏尚有贏餘自嘉靖二十九年虜犯京師之後邊費
日增各處添兵添馬修堡修城年例犒賞之費比之先
朝數幾百倍奏討請求殆無虛日加以連年水旱災傷百
姓徵納不前庫藏搜括已盡臣等備查 御覽揭帖計每
歲所入折色錢糧及蓋課贖事例等項銀兩不過二百
五十餘萬而一歲支放之數乃至四百餘萬每年尚少銀
一百五十餘萬無從措慶生民之骨血已罄 國用之費
出無經臣等日夜憂惶計無所出方與該部計議設慶支
持目前尚恐不給若又將前項銀兩取供 上用則積貯
愈虛用度愈缺一旦或有飢荒盜賊之事何以應之該部
所以懇切具奏誠事勢窮蹙有萬不得已者也仰惟
皇上嗣登太寶屢下寬卹之詔 躬行節儉以先天下海
內訢訢方幸吏生頃者以來賈辦漸多用度漸廣常此缺
乏之際臣等實切隱憂輒敢不避煩瀆披瀝上請伏願
皇上俯從該部之言將前項銀兩免行取進仍望 念國
儲之日乏懷儉德之未圖節賞養以省財用 停買辦以

寬民力如上供之費有必不可已者照祖宗舊制止于內庫取用至于該部所儲專以備軍國重大之費庶國用可以漸裕而民力可以少甦也臣等無任惶悚頓首之至

直言天下第一事正

安疏

海瑞

臣聞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惟其為天下臣民萬物之主責任至重凡民生利病一有所不宜將有所不稱其任是故養君之道宜無不備而以其責寄臣工使之盡言焉臣工盡言而君道斯稱矣昔之務為容悅阿諛曲從致使災禍隨塞皇上不聞焉無足言矣過為計者則又曰君子危明主憂治世夫世則治矣以不治憂之至則明矣以不明危之無乃使之反求嗚呼莫決趨舍矣乎非通論也臣受國厚內莫請孰有犯無隱之義美曰美不一毫虛美過不一毫諱過不為悅諛不暇過計謹披瀝肝膽為陛下言之漢賈誼陳政事於文帝曰進言者皆曰天下以安以治矣臣獨以為未也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夫文帝漢賢君也賈誼非諛計備也文帝性仁頗柔慈恕恭儉能有近民之美優游退遜尚多急廢之政不究其弊所不免弊以安且治當之愚也不究其才所不能陛下天資英斷睿識絕人可為堯舜可為禹湯文武下之如漢宣之勵精光武之大度唐太宗之英武無敵憲宗之

志平僭亂宋仁宗之仁恕舉一節可取者 陛下後
即位初年剷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舉其大槩一
以養心定冠履以辨分除聖賢土木之像奪宦官内外之
權元世祖毀不與祀祀孔子推及所生天下忻忻然以大
有所為仰之識者謂輔相得人太平指日可期也非虛語
也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呂
裨謙稱其不盡人之財情是也一時天下雖未可盡以治
安予之然貫朽粟陳民多康阜三代之後皆稱賢君焉
陛下則銳精未久安念牽之而去矣反剛明而錯用之謂
遙興可得一意玄修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脂膏在是也而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五十五
脩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 朝綱法紀弛矣教行推廣事
例名節濫矣 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疑誹
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宮人以為
薄於夫婦天下吏貪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自
陛下登極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賦役煩增萬方則效
陛下破產禮佛日甚室如懸磬十餘年米天下極矣天下
因即 陛下改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首飾而
無財用也速者嚴高羅相世蕃極刑差快人意一時
焉為然嚴高羅相之後猶之嚴高未相之先而
則世界也不及漢文帝遠甚天下之人不右 陛下久矣

内外臣工之所知也知之而謹詔詩云衮職有闕惟仲山
甫補之今日所賴以弼斐匡救格非以歸正諸臣責也夫
聖人豈絕無過舉哉古者設官是來東疇足矣不必責之
以諫保氏掌諫王惡不必設之也木絕金彌聖賢不必言
之也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建興宮
室工部極力經營取香覓寶戶部差求四出 陛下誤舉
諸臣誤順無一人為 陛下正言焉都俞吁咈之風際善
開邪之義適無聞矣諛之甚也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以
從 陛下昧沒本心以歌頌 陛下欺君之罪何如夫天
下者 陛下之家也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内外臣工有官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三五三
守有言責皆所以冀 陛下之家而磐石之也一意玄修
是 陛下之心惑也過於苛斷是 陛下之情偏也而謂
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顧身念重得一官多以欺敗
不事事敗有不足以當 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 君心
臣心偶不相值也遂謂 陛下為賤薄臣工諸臣正心之
學微所言或不免已私或失詳審誠如胡寅捩亂政事之
說有不足以當 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 君意臣意偶
不相值也遂謂 陛下為是已拒諫執 陛下二事不
當之形跡憶 陛下千百事之盡然也 陛下誤終不釋
諸臣欺 君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

君長勞今日之謂也為身家心與懼心合臣職不明臣以
一二事形跡既為諸臣解之矣求長生心與惑心合有辭
關于臣君道之不正臣請再為 陛下開之 陛下之誤
多矣夫端在修德修德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止說修
身立命止說順受其正蓋天地賦子于人而為性命者此
盡之矣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不終下
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存至今日使 陛下得以訪
其術者陶仲文 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既死矣仲文尚
不能長生而 陛下獨何求之至為天賜仙桃藥丸怪妄
尤甚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因則其文以畫八卦禹治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四 直四
水時神龜負文而列其符因而第之以成九疇河圖洛書
實有此瑞以洩此萬古不傳之秘天不愛道而顯之聖人
藉聖人以開示天下猶之日月星辰之布列而曆數成焉
非虛妄也宋真宗獲天書於乾祐山孫奭諫曰天何言哉
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後得樂由人工槁以成者也茲無因
而至桃樂是有足而行耶天賜之者有手執而付之耶
陛下玄修多年矣一無所得至今日左右奸人逆 陛下
玄修妄念區區桃藥之長生理之所無而玄修之無益可
知矣 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率臣下分理有人天下
無不可治而玄修無害矣乎夫人幼而學既無效君澤民

與士之學壯而行亦無效君澤民殊用之心太甲曰有言
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言順者
之未必為道也即近視嚴嵩有一不順 陛下者乎昔為
貪竊今為逆本梁材守道守官 陛下以為逆者也歷任
有聲官戶部者至今日首稱之雖近日嚴嵩抄沒百官有
惕心焉無用於積賄求遷積日洗滌然嚴嵩相之後猶
之嚴嵩未相之先而已諸臣寧為嚴嵩之順不為梁材之
孰令甚者貪求未甚者族日見稱於人者亦以廟廟山林
交戰執中鵠突係違尚舉故事繫已格物任天下重使社
稷靈長終必賴之未見其人焉得非有所牽制其心未能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五 直五
純然精白使然乎 陛下欲諸臣惟予行而莫違也而責
之以效忠付之以翼為明聽也又欲其順乎玄修土木之
誤是股肱耳目不為腹心衛也而自為視聽特行之用有
臣如儀衍焉可以成得志與民出之之業無是理也
陛下誠知玄脩無益臣之改行民之效尤天下之安與不
安治與不治由之翻然悔悟日視正朝輔宰九卿侍從言
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道君之誤置其身于堯舜禹
湯文武之上使其臣亦得洗數十年阿君之耻置其身于
皇陶伊傅之列相為後前明良喜起都俞吁咈內之宦官
宮妾外之光祿寺廚役錦衣衛恩廕諸衙門帶俸舉凡無

事而官者亦多矣上之內厨內庫下之戶工部諸廠殿段
絹糧料珠寶器用木材諸物多而積乎無用用之非所宜
用亦多矣諸臣必有為 陛下言者諸臣言之 陛下行
之此則在 陛下二節省間而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
金也一節省而國有餘用民有蓋歲不知其幾也而
陛下何不為之官有職掌先年職守之正職守之全而未

行之今日職守之廢職守之苟且因循不認真不盡法而
自以為是敦本行以端士習止上納以清士途久任吏將
以責成功練選軍士以充召募驅縲黃遊食使歸四民責
府州縣兼舉富教使成禮俗復屯塩本色以裕邊儲均田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六五六

賦丁差以蘇散舉天下官之侵漁將之怯懦吏之為奸刑
之無少姑息焉必世之仁博厚高明悠遠之業諸臣必有

為 陛下言者諸臣言之 陛下行之此則在 陛下二
振作間而已一振作而諸廢且舉百弊剷絕唐虞三代之
治粲然復興矣而 陛下何不為之節省之振作之又非
有所勞於 陛下也九卿總其綱百職分其任諸撫按科

道糾舉肅清之于其間 陛下持其大綱稽治要而責成
焉勞於求實逸於任人如天運乎上而四時六氣各得其

序恭已無為之道也天地萬物為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物
熙浹薰為太和而 陛下性分中自有真樂矣可以贊天

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道隨天通命由我立而

陛下性分中自有真壽矣此理之所有可旋至而立效者
也若夫服食不終之藥造與輕舉理之所無者也理之所
無而切切然散爵祿精神玄修求之懸思鑿相繁風捕
影終其身如斯而已矣其可乎 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

天下第一事也于此不言更復何言大臣持祿而外為諛
小臣畏罪而面為順 陛下有不得而知而改之行之者
臣每恨焉是以昧死竭忠悵悵為 陛下言之一反情易
向之間而天下治與不治民物之安與不安係矣焉伏惟
陛下留神宗廟幸甚天下幸甚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七 五七

一法令以全治體

余贊

昭得先該、欽天監官某等題稱躬請、清寧宮後被
 災處所者得方位有礙不宜蓋造節奉、欽依着該衙門
 預備物料修理該工部議各慶財竭民困奏派物料恐非
 所堪要將沒官房屋高整者量留數慶以備將米別用其
 餘變賣價銀以備修理題奉、聖旨是沒官房屋變賣價
 銀都准你部裏收貯以備修理之用欽此近該司禮監傳
 奉、聖旨東城思城坊把抬巷東首犯人錢寧房屋一所
 實與皇親邵茂住皇城門大街北犯人廖鵬房屋西二所
 實與皇親邵輔等住坐東一所并街南房屋俱賞與奶子
 皇明兩朝朝抄 卷五 八 余一

劉氏住該衙門知道欽此隨該工部題稱各慶高整房屋
 飾經奉、旨賞賜、皇親將輪將山將壽壽恭邵喜喜國
 夫人訖止有錢寧及鵬教慶身今、大婚禮在通將米
 三宮戚院例該賞給房屋創造一舉不堪傷勞派行天下
 豈能濟急香得犯人數內王蒙江彬王準三所亦願相照
 合無分給、皇親邵茂等居住所有錢寧等房屋仍存留
 以備後來、三宮戚院賞給等因奉、聖旨已有旨了欽
 此臣等愚昧不知所云果准工部所議量留以備將來別
 用之、旨乎抑且變賣價銀收貯以備修理小宮之、旨
 乎或如司禮監所傳賞與、皇親邵茂等居住之謂乎友

獲意惟莫知所措竊惟信者君之大寶晉相晉文區區

獲意惟莫知所措竊惟信者君之大寶晉相晉文區區
 龍國亦知以信自守卒成其業况、天子君臨萬方政令
 之出朝更夕改天下臣民將何以適從哉、陛下天資英
 偉學風成法祖意重求治心切臣等固思必不為此也
 邵茂等垂涎甲第萌覬覦之心故動、心圖為求索之舉
 而陛下篤念慈親重違、慈訓遂不顧前、旨而有此
 傳奉也夫邵茂等戚屬之疎近人品之賢愚與夫劉氏阿
 保之恩臣等不知其詳固未敢泛論也但邵茂等叨濫
 皇恩係承餘蔭已四十餘年矣非不知、累朝憲章也乃
 乘時射利鑽刺之謀徒知棟宇連雲可愛也獨不念被家
 皇明兩朝朝抄 卷五 九 余三

賢妃各號房依住之苦乎徒知、皇親戚院可得也獨不
 體將來、三宮戚院將何以給賜乎徒知以一己之私欲
 可飽也獨不思、朝廷之大信不可以不守乎爰自正德
 以來姦黨相繼弄權、先帝又加巡幸天下之民缺骨灑
 髓已不堪命矣幸而、陛下起自、輿藩入承大統中外
 臣民所以仰望、陛下者何如皆以為堯舜可期而三代
 以下中主不足論也雅熙可待而漢唐以來小康不足論
 也今、陛下臨御幾年矣天下塗炭者未起呻吟者未息
 邊方警報殆無虛日軍士缺糧動喻數年間諜之聞音及
 巡撫白日之內搶劫都城、陛下試思之以為天下果難

熙乎抑小康乎况近日以來火災旋起黃霧四塞人息於
馬變不虛生此蓋 陛下聰明仁孝有慎治之心故 天
心仁愛屢降災異以譴告之也而 陛下所以答之者何
如 詔書已下日濫革矣而今日所陞者 藩邸之牧圉
也明日所陞者 藩邸之廝徒也是冒濫可革而獨不革
於藩邸舊人矣傳乞罷矣今日所賞者 皇親之莊田也
明日所賞者 皇親之房產也傳乞罷而獨不罷於將
邵教矣蓋 陛下之在興府則興府之人固 陛下之
人也今日 君臨天下則天下臣工孰非 陛下之手足
乎天下人民孰非 陛下之赤子乎自 陛下一身而言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十一 余三 本
則邵將之家固 陛下之親也自 祖宗列聖而言則
先朝戚畹孰非 陛下之至親乎天下各王孰非 陛下
之骨肉乎今天下之困窮已極而饑寒餓殍者誠不知其
幾也不聞有實惠之加而所加惠者惟藩邸之人 九廟
之神靈在天而子孫蕃衍又不知其幾也未聞有存恤之
典而所賞者惟蔣邵之家夫臣民所以仰望者如彼
上天所以譴告者如彼而 陛下所以答之者如此災異
可息乎否也 陛下反而思之將以為何如天下後世又
將以為何如其於 新政能無少察耶該科所以畫惟夜
皇心竭慮勤動懇不避煩瀆為 陛下開陳者正欲

陛下撫安生民轉災為福為堯舜之主雍熙之治也而
陛下聞之如石投水乃曰已有旨了臣等待罪該科莫知
所謂不敢緘默冒昧 上言伏望 陛下留神省察覽狂
警之言以天變為當畏以民困為當恤以 祖宗創業之
艱為當念以天下之神器為當惜以心制事以義制恩將
前所 賜皇親邵喜等房屋量加裁省分給邵茂等居住
將錢寧廖鵬房屋 特降諭旨依該部所議 明示存留
以備將來別用仍戒諭邵茂等毋入下人之言毋聳 官
闈之聽安靖保身共享嘉靖之休必不得已只如該部所
議將王璫等房屋量為給撥仍乞 勅司禮監以後凡有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十一 余四 本
營行事件務下 內閣及該部詳議可否奏 請施行毋
得傳奉以箝人口庶法度畫一而治體可全私恩杜絕而
新政可隆矣

陳獎端以圖美業疏

張達

竊惟 陛下臨御助二年於茲常思殷鑒勿遽之時汎掃紛
更一歸憲度使士風頓回 國是大定天心克享臣嘗追
而思之此何等精明何等氣象當時進言者往往以不克
終為戒蓋慮夫今圖難終政成或必非謂行之未及踰年
而舉措遂漸乖背也臣歷觀史傳自古人君善始者多克
終者寡不暇具數如周穆王唐太宗皆新致太平而卒之
為後世嘆息者然猶朕動幾二十年未有若今日 詔惠
未乾而渙汗隨反治效未臻而弊端旋復者也 陛下居
常慕遠軼堯舜之上區區周穆王唐太宗顧足異哉方

皇明兩朝陳抄

卷五

十二

美一本

陛下即位首下詔曰 先朝勵精雖切化理未孚茲欲興
道致治必當鑒故鼎新故一時號令政事煥然可述不但
如臣前所名狀而已夫何力行未久 新化首乖事有昨
以為非而今以為是人有昨以為不肖而今以為賢變黑
為白朝令夕改臣實不知其端臣請以今日之事與初
即位異與正德年同其或有正德年所未有畧舉一二言
之惟 陛下垂聽 先朝常建新寺崇佛教矣而今日之
齋醮繁興先朝常壁辟小濫傳乞矣而今日之爵賞普施
先朝嘗頒內降遺政本矣今日事之不關於宰執者非一
也 先朝嘗棄濬濟略大獄矣今日法之不行於貴近者

非一也科道會本而責以奏機豈獎勵忠言降黜之初心

大臣執法而詰令回詆且 召用典刑者德之本意至如
崔元封侯將輪市寵陳萬言乞 西安門斬宅 先朝嘗
戚未有若此之恩幸也屢鵬擊獄劉輝得官率降復差官
就彼勘問 先朝罪人未有若此之淹縱也戒風守邊未
諱歸 嗣今日之外寇多梗也礦徒弄兵毒流諸郡今日
之清池有傲也四方萬里災傷日聞幾向股肱來牟絕望
民生無聊過 先朝也恒賜肆屠雨土示冷天變頻仍過
先朝也凡臣撥拾僅惟疏節其餘蒙蔽 陛下背理盡政
禍民虞國未能觀縷塵清者柝不知幾伏惟 陛下赫然

皇明兩朝陳抄

卷五

十二

美一本

大奮剛明之威遠覽古今之變行一事必曰吾嘗以此等
為 先朝要政躬親革之矣今何為而復行用一人必曰
吾嘗以此曹為 先朝奸人躬親去之矣今何為而復用
退 朝之時清閒之症深惟 社稷之固規恢億萬之計
絕者欲之委使身當強固無以怠惰委政柄勸學問之功
使德常清明無以邪奸竊天機則治何以不若商宗善尚
以不昔屢舜彼周穆王唐太宗信不足歸矣不然天下之
事變無窮 國家之治亂莫測 先朝承 聖皇熙洽之
餘今日當正德紛更之後事殊勢危艱然此明 陛下苟
因循姑息不盡反目前之為臣切未見其可也臣懼憂之

性不能隱默豈不知犯忌諱者有 雷霆之誅拾細微者
享富貴之利顧臣今日之所得能幾何而不為 陛下陳
之臣不勝惓惓憂惻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十四美玉

撫善端以寬無辜重者舊以保至治疏 陳相

臣聞天下之政不出於一而人君之心惟在所發然養之
之要惟在於善端發見之時擴而充之使用人行政亦莫
不然則施之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臣待罪諫官日
者見科道為諫都督陳萬言房屋事荷蒙 聖恩免究鴻
臚寺宣讀六科十三道諸臣謝 恩仰燒 聖心聰聽之
下若有人不安者臣以為此 陛下本體之明也又觀昨
者百官早朝侍明天下驟至 陛下即宣鴻臚寺免其奏
事此 陛下不忍人之心也大小臣工孰不稱慶以為推
此而治于政何有夫何仁心獨見於明廷而天光不照於
豐鄙臣敢以近日之事數之萬言 欽賜房屋 陛下不
忍之恩也而尚書趙璜因認罪即申葉寬等以之繫獄
者為不用恩焉耳陶洋革去管事 陛下本心之明也而
太監萬景時之獄留知府郭九皋之妄等者為不用明焉
耳崔文左道亂正王法之所不赦言官交章論劾 陛下
不忍罪之而反忍於奪法司之權遂使舊舊大臣如林俊
者一旦致仕李巽疾帶私律例人常有罪御史累次奏
辯 陛下竟不察之而反感於聽狹偏之訴以致盡職小
官如程景略者久禁淹獄尚書百官之表舉事體所關非
輕重奏不收不慎今 陛下不曰回將話來則曰且不查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十五相一

充是果敬禮大臣之道耶科道 朝廷之耳目設官以諫
為職風聞不敢不奏今 陛下貶斥加於前罰俸繼於後
是果廣開言路之道耶臣恐自今以往林俊去而九卿之
心灰矣葉寬等罪而百司之體解矣郭九臯之被掣則守
牧地方者寒心程景賢之受誣則懸請閣監者喪膽天下
臣民以為如此而苟安如此而取敗如此而見賞如此而
受罰其不相率於苟且將就之習者幾希當此之時

陛下高拱穆清之上深居法宮之中聲色雜於前便佞諛
於後閹宦弄權而怙勢戚耽特寵以張威臺閣不得預政
科道不敢盡言 陛下雖有堯舜之資湯武之志必不能

皇明尚朝疏抄 卷五 十六月初十中

脫正德之余習而成嘉靖之新政矣况今邊方軍餉在在
告乏留都民疫家家未保而地震水旱之迭見盜賊重蝗
之四出此正 上天示戒之意君臣修省之秋也及今不
圖求派安救臣若懼罪不言 陛下以臣為何如職天下
以 陛下為何如主而我 太祖在天之靈亦不瞑於地

下矣伏望 皇上推不忍之心擴本明之德在深宮此心
也對太廷亦此心也待近臣此心也待遠臣亦此心也覽
于思致曲之言誦孟軻善推之語不溺於聲色不惑於近
習誠心任賢虛心納諫慰留林俊以全起用之初心釋放
葉寬等以昭天下之公議辨明郭九臯等之冤獄免除李

學自學之罰俸時 親內閣日 御經筵如此則 聰明
不蔽而雍熙之化以臻 聖德日新而堯舜之君可並矣

明尚朝疏抄 卷五 十七

曹吉祥三見於逆瑾雖奸謀弗遂 固非其國矣

陛下之所知而亦崔文之所習聞者也臣等謂今日崔文

之惡不戢必將與三逆暨同 陛下當為 國家計崔文

亦當自為身家計不然則其臣等所知矣傳曰星星之火

勿於燎原涓涓之滴易於滔天今乃不知撲塞而復倡起

之徒將何極夫小人輩之所以竊取權柄擅作威福希圖

貴乞求恩澤旁伺左右毋涎涎指回顧却走而不敢竊

發者以 朝廷有言官在耳恐一遭彈劾罪無所容也今

陛下罪一言官則彼小人者譙然而起自以為得計凡可

以遂已私圖已利萬一如臣等前所云者無不為之矣彼

將謂此後諫官必不敢言而已不必有所畏憚也如此不

亦可懼可愛也乎臣等又伏覩 陛下登極新詔凡在

先朝有因以言得禍於死者贈官叙蔭於廢者叙復起遷

振作士氣開廣言路實 中興第一美事不意一二年間

至此極也况今天變遭於上人事垂於下四方饑饉賊盜

生發此正 陛下脩省 召求直言之日奈何復舉動

是乎伏望 陛下即將劉家 召回昭舊供職崔文早

賜罷斥毋使其惡日深為 國重患且致天下之人窺見

陛下不能容 言諫縱使長奸親小人而遠君子也 臣

罪言官義辭難避乞恩之言惟 陛下采納焉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十九 省二

何工作器織造以固邦本疏 張漢卿

竊惟眾非心后何戴后非眾固與守邦君民上下相為一

體故民安則國本固而隨以安民危則國本顛而君未有

能獨安者古之帝王當已裕民日慎一日深圖不見之怨

所以自為社稷計也近該南京守備等官徐鵬舉等侍郎

席書等給事中曹綱等御史梁世驥等各處巡撫都御史

李元時柯天衢陳鳳梧孟春巡按御史趙光田美鄭光瓏

穆賈俞集林鉞范永鸞等知府馬曾田賦曹闈龍誥干貴

胡績宗等銜所指揮等官張勝軍餘許聰等各奏告南北

直隸浙江江西河南四川等處地方各被十分重大災傷

九旱逾時繼以霪雨或狂風驟作江湧海溢或時疫流行

闔室病死即今蘇湖淮鳳之間涿水橫流糜民廬舍一望

成湖或依岡附木以居或莖草剝樹以食或賣鬻子女僅

得二三十錢或鬻一妻僅得銀數錢者甚至無人收買委

之通衢而去抱之投水而死郭門日昇死屍五六十人骸

骨枕藉日里無烟而湖廣地方父子夫婦兄弟貧食無路

一時自縊困窮之極甘就死地豈惟四方近御史盧瓊奏

稱畿甸之間隆冬男無完衣婦穿暑布遮道號哭不忍見

聞豈惟畿甸京城通衢委巷乞丐男女救多裸體骨立深

夜號呼雖 九重深閣靜亦可徹中官貴戚誰不見聞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十一 御一

於白晝通都盜賊公行洪澤濟陽之間蕭聚已至數千水
勢未消二麥未種來夏難望秋成又未可知救濟之
策今已窮促將來之憂尤有甚者頃年各處豐歉雖或不
同乃若無一郡不被之災無一年不災之虞雖折辱三百
餘年來未有如此之極也仰惟 皇上祇畏天威勤恤民
隱特納輔導大臣及部院科道之請發太倉之金截歲漕
之粟不急征徭一切停止且責撫按等官用心賑濟務使
小民得沾實惠 給音賑恤聞者感泣雖堯禹之心不是
過也但惠民之政方行而厲民之事已至致 陛下徒有
憂勤之名小民不蒙 恩惠之實則為 皇親陳萬言之
皇明兩朝野抄 卷五 十一 卿士 十一
營建第宅差大監吳勳等之蘇杭織造勞民傷財可已而
不已也且土木營繕不急之務近以災傷奉 命一切停
止而萬言新宅 尤不急之大者則必行而不已雖經該
部執奏科道論列未蒙 命允即今深冬寒沍疲勞萬卒
賑災呵東汲汲完美甚至于一不用銀七八十兩畢工之
費不知幾百千萬見今上 部缺之錢糧各項物料未免派
辦困窮之民豈復堪此且近日多官議賑 內帑太倉至
無可發之銀多方湊借得二十萬兩萬言之宅其費如
彼若移以救民全活何止千萬餘家顧以一時營建百萬
上臺之命亦何忍而為此乎况邸報相傳四方災變萬言

亦有人心者乃欽慈遂欲恬不辭避又豈萬言之福哉昔
我 太祖大內宮殿新成制度不侈喜謂侍臣曰朕夙夜
兢惕弗違底寧凡有興作必量度再三不獲已而後為之
恐暴殄天物剝傷民財不敢不謹夫 太祖之時財力百
倍于今 宮殿興作且不敗侈 陛下為威靈取作弊不
量時宜而為之可乎臣等以為此大下不可不巳者也清軍
刷卷不急之差近以災傷奉 命一切停止而內臣織造
之差尤不急之大者則已革而復爾雖經科道交章諫止
內府大臣九卿等官相繼執奏未蒙 命允內外喧呶驚
嘆率謂先年織造中官虐害地方蓋自京畿直抵蘇杭水
陸舟車往來騷擾民間鷄豚索然皆空聚隨人等者利為
害不可勝言 詔書裁革實快人心今者群邪競進賄賂
交通左右壁得之人蠹或蒙蔽後開前隙 陛下誤從其
請 親批御翰力拒忠言此豈 國家之利哉昔我 太
宗服敝垢之衣語侍臣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自
念當惜福故安澹澹更進因備稱 太祖見 高皇后躬
補緝故喜曰富貴勤儉如此正可為子孫法故常守 先
訓不敢忘夫 祖宗循儉恒福實乃家法 陛下正宜恪
守率行崇尚恭儉適違信差官再開弊端 極生靈上累
聖德臣等以為此尤大不可不巳者也况先王 民之饑

則猶已饑之一民寒則猶已寒之今旱沴之災遍於天下
豈止一民之饑寒 陛下為民父母不忍忽天變棄人言
以興工織造為急萬一宇內困窮盜賊駢發米價上騰
膏肝之憂何乃重服飾愛感賦而忘天下之大計乎爾若
大學士楊廷和等議罷織造 陛下迺以其擬執拗拒之
且數奏而意未從夫內閣大臣以輔導為職即占之三公
坐而論道者也一切政務宜與圖可否而後行之今謀議
既不密預至其有言批荅如此豈君臣協心圖治之道乎
昔 仁宗賜大學士楊士奇等錄圖書各一其文曰純德
糾謬仍 命之曰卿等皆國家舊臣凡政事缺失或群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二十二 十四 大
言之朕未允或卿等言之朕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其
非惟再三言之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無缺政民無
失所夫 祖宗以純德糾謬求匡輔之益 陛下以其擬
執拗塞忠誠之路以此消 天變召和氣臣等未之聞也
即今奸小并興于內而政治日非災變叠見于外而止民
日苦不圖嘉靖并平之望願指出於正德所未有者乎此
又臣等之深憂也伏願念 天心儆戒之意思下民蕩折
之艱將陳萬言房屋工作暫且停止待豐稔之年再行從
省計議其見差織造人員 命令內閣不必擬寫 勅書
即 賜停止仍查黃綠黨惑近世之人并投幹茶隨人等

通行拏送法司問罪其應用 龍衣等項查照該部原議
止行彼處撫按衙門依時督造供用務使不缺永為定法
再不必議差內官以開弊端尤望體 祖宗敬 天恤民
與其委任大臣之意凡一應事宜務從 舊制而與內閣
議擬然後施行其九卿科道凡覆奏執建等項 留神
察覽使天下政務一出正大之途左右群小不得抵間請
乞以紊 朝廷庶幾君臣之情上下流通和氣可致災變
可消邦本永固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二十四 十五

罷征邊關商稅以通貨財疏

劉穎

臣切惟國家立制至為精詳 祖宗慮患至為深遠苟可
以利 國家安邊徼而無損於生民不始禍於來世在
祖宗朝當先為之矣有待於今日興利生事之臣哉夫
祖宗立制商貨征稅悉有定規稅止一不稅其二征於彼
不征於此非不慮潰防之費也亦非無所為漫不為之所
也其休國之深慮慮患之至計有非私智邪謀瑣瑣小夫
所能窺測其為 聖子神孫萬世帝王基業之慮蓋不淺
淺焉臣嘗稽夫古帝王之治天下所以抑末固非利其利
也關畿不征所以禦暴誠不忍病民也我 太祖太宗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五十五 中

有窳字法古以治內而兩京則有宣課司之設外而府州
縣則有稅課局之設魚課有河泊所之設鹽鐵則有場冶
之設至於木竹有工部抽分廠之設舟船有戶部鈔關之
設其取利於民極為纖悉而周密矣顧於沿邊諸關則未
始有商貨之征也 陛下繼承丕緒遠追古昔近法
祖宗正德年間添設抽分及 皇店之數凡以病民而罔
利者 詔書一切裁革臣有以仰窺 陛下之心即
祖宗之心而 陛下之政一古昔帝王之政天下臣民稽
首欣慶其老肅者咸願頌更無死庶幾見 德化之成也
今太監李能不能仰承 德意豈惟漁利顧乃陽假修築

邊關之邪謀陰濟漁獵罔利之私計欲於山海關抽取往

來客商門單使用以備城堡整臺修築之費上以榮感
聖聰使 陛下聽之而無可疑下以掩蓋公論使天下非
之而無可舉事若出於至公心實懷夫規利信有如該部
之所奏論者謬蒙 陛下允從其請而亦禁制其弊不許
侵欺此 陛下之心雖有在於利國實又損夫病民真公
天下之 盛心也然古人有言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誠
使李能之請一出至公而無私有利於國不病夫民臣有
知其決不可從也何也夫商賈小民棄父母離妻子涉山
海之遠冒關塞之險以負擔石之貨正欲圖錐刀之利以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五十六 聖

為生耳且所經過稅務部駁驗稅抽分輸於官者屢矣今
復抽取門單使用幾何而不重病之也此其不可者一也
沿邊關塞地方寒苦物產稀少民用不貲未免仰給客商
今若又使客商告病則財貨將不通矣財貨不通民用又
安所取給哉此其不可者二也又况 祖宗設立邊關止
以譏察非常盤詰奸細耳城堡墩臺小有坍塌摘撥軍夫
隨時修築其有重大工程不貲費用則兵部奏行工部派
辦物料應用素有定處其儲慮亦已周矣固不在於剝削
小民錐刀之利以為 國家斂怨生禍之胎也此其不可
者三也矧財者民之命民之有貨財猶具有脂膏骨髓也

今使剝民之脂膏吮民之骨血以成賊其命則怨心橫生而禍不可測矣諺曰鳥窮則啄獸窮則搏人窮則變今使激之而生變萬一有如前日妖人之殺主事者起於倉卒夫豈不為國家治安之累乎此其不可者四也且孟子有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臣願陛下慎勿蹈其言也臣愚莫識愚諱伏乞 陛下重念邊關干係匪輕毋規小利致昧經 國之圖亟收 成命勿徇偏私之請則 宗社靈長之福天下萬世之幸也惟聖明留神采擇臣不勝欣慶願望之至

陳愚惻以附錄忠疏

林俊

臣待盡海濱尋中風疾手足不仁口眼失位遂就醫藥備後事繼聞有西北之報漕輓供億恐煩 聖鑒臣受知四朝叙復起廢者屢屢竟無能久于位以宣有微勞 陛下新政之召臣兼以老矣又無能久于其位力乞休致願蒙 賜勅給後給廩歲時存問臣疏辭未允強顏登受臣今氣息奄奄安望久居人世者哉臣自按察使乞歸已無起望附虛壙臣父墓之傍備納蛇馬前項致仕 恩典及身後葬祭通乞停免以為臣存歿之安臣又做古人遺直遺表之義僭有獻馬夫議禮如訟見各不同包而容之德之大也若粉墨大辨恐未足以服其心臣伏讀 明詔仰見 天地之大日月之明於斯有悔存卹叙復日候而久未聞也昔成湯改過不吝 陛下儼德嘉彝於湯何有哉伏望 聖降溫旨以答幽明慰人望臣又聞古者撻人於朝與象辱之而已非必欲壞爛其體膚而致之死也亦非所以待士夫也成化時臣及見廷樞三五臣容厚綿底衣以重羶疊袍猶林褥數月於血始消正德時逆瑾用事始啓去衣之端重非 國體所宜釀有末年諫止南巡撻死之慘幸遇 新詔收卹士氣始回不謂又偶有此臣又見成化弘治間 詔獄諸 旨惟叛逆妖言強盜奸生打

著問刺虎殺人打着問其餘常犯送錦衣衛鎮撫司問鎮撫奏送法司議罪中間情重始有來說之 旨部寺釋奏始有降調之 旨今一槩打問無復低昂恐舊地失查非祖宗仁厚之意即此二事似宜循舊臣又見去歲以來舊臣謝道殆盡 朝善為空伏望 聖明留念既去者禮致未去者慰留與赦三大臣時加延接又有碩德重望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輩乞引自近以禪 聖德圖 聖政臣舌梗意長檮書難盡無任懸結愛顧之至

皇明高廟疏抄

卷五

二十九林二

乞省無益之費以昭 聖德疏 雷應龍
近該稽考光祿寺錢糧見有所謂鷹犬肉虫蟻食者計每歲猪肉一萬六千五百餘斤綠豆粟秋共五千二百餘石臣竊疑 陛下即位以來謹身節用惟日孜孜未聞有珍異之好為耳目之役也今畜養禽獸者所費若是豈以為小事不足恤乎夫聖如周武王受一醵之貢似不為過其臣召公奭即作誥致戒謂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孔子筆之於書垂訓萬世 陛下豈未嘗念及此乎况今災異連年民窮財盡前項牲口雜糧多係小民典田產貸子女方能辦納固不可使糜於禽獸之口又况近因祈寒京城內外乞食貧民死於凍餒者道路枕藉而莫之能救何忍使無用之禽獸反得糜食飽於百姓之膏脂也孟軻氏謂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陛下抑豈未嘗念及此乎速者臣未暇論昔我 太祖高皇帝因句容縣有虎為害遣人捕獲之奏養民間飼之以犬參軍宗思顏言其無益 太祖即忻然取二虎一熊皆殺之分其肉以 賜百官此誠萬世之所宜法也伏望 陛下念小民輸賦之甚艱察禽獸之無益屏去鷹犬虫蟻之畜俾免肉豆菽粟之供為天下惜財不為玩物而輕費民財為 聖躬全德不為玩物而重累 聖德則

聖德之隆將可近 聖祖而並周武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三十一

慎子奪以全大體疏

潘應龍

臣惟子奪者 朝廷之大體也予所當子則足以初天下之善奪所當奪則足以懲天下之惡當子不子當奪不奪則為子奪失宜予所當奪奪所當子則為子奪顛倒非惟此善長奸而 朝廷大體所損非小也臣姑以昨日所見二事言之吏部為順時令宣治化以彰 聖德事將因誣劾及言官事議禮致仕降調已故為民充軍尚書等官楊日等起用寬釋優恤復職緣由擬議上一 請無非順

陛下前旨該部看了來說之仁心也戶部為遵例報中正課接濟邊儲減削益引虧陷民商資本乞 恩請給原贖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三十一

以蘇商困事將投托勢要報中引益虛出通關擾壞益法奸商李勤等下法司提問從重發遣緣由察詳上 請無非將順 陛下前旨照例查革再奏擾重治不饒之義斷也 陛下正宜充仁義之初心完子奪之大體則何善之不勸何惡之不懲哉今於吏部之議則 曰罷於戶部之議則 曰李勤等元送問夫楊日等天下之所謂賢也李勤等天下之所謂奸也賢者棄而置之奸人遂而有之不將近於予其所當奪奪其所當予乎二 旨偶同一日臣已不勝疑愕其何以傳天下示後世也夫三代以後賢人君子多見謫斥或不能盡其用而奸偽小人徃徃

得志如楊且以下諸臣及李勣等似亦無足深惜臣所深惜者朝廷予奪之大體正况是舉也使楊且等重增其名李勣等厚固其利而朝廷獨受予奪之失然則臣之此言豈區區為楊且輩及李勣等謀哉伏望陛下移眷李勣等之心加諸楊且諸臣移棄楊且輩之心加諸李勣諸人仍勅吏戶二部將楊且等生者起用死者存恤將李勣等查革並引仍送法司問罪則予奪適宜喜怒中節朝廷之體不虧而天下之善惡知所勸戒矣

戒逸豫以光 聖德疏

高世忠

臣考周公無逸篇商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以休懼不敢荒寧高宗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周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晏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不敢愆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故豈享國長久自祖甲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因嗣或克壽始知儆戒者帝王保治之心逸豫者世主危亡之漸也仰惟皇上臨御以來早朝勤政日講勤學故事神祇孝享宗廟凝神淵默端拱深宮一念動慎錐古帝王亦不是過近者孝奉兩宮觀駢泛舟昨又欲以端陽令節着標錫宴雖率由舊典自能樽節但臣有意外之慮請為陛下陳之臣聞舜造濬器諫者十餘人夫舜以大聖人處雍熙太和之盛濬器細物若無害也而諫者猶恐其為侈靡之漸至於十人而不止當時不以為迂益彰舜德之高明今陛下之德無愧于舜近日有此二舉其將以為逸樂之漸臣待罪言官豈容緘默以自愧于舜庭之十臣乎然此實非出于陛下之本心也左右必有援先朝故事請者否則豈能遷移聖心平日勤植之素樂聽而勇從耶蓋諷訓功烈盡善盡美者祀宗精神心術之所在也萬代如見固聖子神孫繼述之

妻其或因時成事行於昔而泥于今者亦當通其變而使
 民宜之也臣近親 旨意轉引故事如鎮守都文之撰
 勅則曰這勅原是先朝舊規如太監張忠之乞陞官近則
 曰這陞官授職亦依做先 朝事例則皆近習附會欺
 陛下以濟其私 陛下已入其機而不悟矣臣恐自茲以
 往巧立機關旁引故事以誘 陛下于嬉于遊于敗于荒
 于聲色于貨利于土木于滯巧于紛更者接踵至也臣不慮
 陛下無悅心之物而慮 陛下有為物所累之心矣臣觀
 正德初年 先帝未有闕德特因左右一二小人之誘日
 漸月化卒流蕩忘返不可收拾 先帝初心未嘗其至此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三十五 戒一守
 也始而漸漸而化而成矣尤物迷人逸樂蕩性誠可畏
 也誠可惧也殷鑒不遠可不加之意哉且 陛下以為今
 日之治與舜之時何如在 朝之臣果如九官之相讓乎
 在外之臣果如百工之允釐乎內之九州果皆康衢之民
 乎外之四夷果皆有苗之格乎十六相果盡舉四凶果盡
 除庶績果咸熙四靈果畢至乎臣竊以為未也方今之時
 正虞廷君臣更相戒飭之日詎可謂天下盡已無事夫位
 信爾可樂乎哉伏願 陛下存雖休勿休之心嚴無逸乃
 逸之戒 慎起居以節嗜慾遠昵以親傷臣以義制事
 以禮制心毋以一日二日可樂而以匹夫匹婦或能勝于

則謂彼之徒自不敢肆面欺之詐如昔日之誤 先皇而
 臣于 陛下庶幾無愧于十臣之望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三十六 戒三編

臣於此仰窺 聖意固欲從寬放還諸臣矣但側聽既久
未蒙慶分乞 勅該部查照前 旨即 賜敘選使諸臣
再觀 天日之明則四海共孚維熙之治矣 一規大臣
之失近該侍郎張聰詹事桂尊攻大學士黃宏過失似
非九官相讓自僚師師之風也節該給事中尚鴻御史張
祿等劾奏伏蒙 陛下而賜優容俱有 溫旨勉留是固
聖明信任大臣畧其細過之至意也但恐此三臣者各懷
忿忌積日愈久積怨愈深而挾私之計多於奉公之心也
是豈 國家之福哉如蒙仍照舊鴻等所奏當罷黜者亟
賜罷黜當罰治者量為罰治或 召之面諭戒以和衷使
皇明兩朝頭抄 卷五 三十八 四二 中

暨傳修理又該工科亦奏前事俱未 俞允臣竊惟事有
大小工有緩急夫 仁壽宮者 陛下所以奉養 昭聖
皇太后又出於 尊聖皇太后之慈訓事關 皇上孝敬
之大節此工之不可緩者也雖竭天下之財力亦當汲汲
馬為之若夫 玉德等宮則皆在所緩耳今欲一時脩蓋
未免有時繼舉贏之患非 陛下節用愛人之心伏望
俯從該部該科所奏 特勅修蓋 仁壽宮其餘 玉德
等宮暫且停止則財用易給工力易完 皇上孝敬兩宮
之盛德益昭著於天下矣

皇明兩朝頭抄 卷五

三十九 卷

懋人心以隆治道疏

楊爵

臣惟人主一身萬化本原獲至尊之位障艱大之責用人行政是非得失方在幾微而關於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者即甚可畏也是以聖帝明王深察乎此制治必于未亂保邦必于未危事無微而不謹時無暫而不慎為大於其細而圖難乎其易然後天人交與而可以延國祚於永久矣方今天下大勢如人羸病之極內而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病即欲拯之無措手之地以臣觀之其危亂之形將成目前之憂甚大也大抵因仍苟且兵戎廢弛倉儲空費公私困竭奔競成俗賄賂通行遇變變而不愛非祥瑞而稱賀諛誂面諛公肆欺罔士風民俗於此大壞而國之所恃以為國者掃地盡矣撥危亂而反之治安此在陛下所以轉移率勵之者何如耳况當朝 觀大比之期百司多士濟濟來趨延頸思化人人切仰極重不可及幾夫則難濟伏願 陛下汲汲於此時留心焉以為善後之圖也臣以病若林下者八九年謬蒙 聖恩賜之起用權以其目之官任以糾劾之責受 命以來早夜耿耿思國事日非而臣於 國恩有未報至於痛心流涕者有之臣請畧舉目前之所見大要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以貽聖心之憂者為 陛下告誠不忍默然保位以上負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四十一 楊一

陛下之洪恩下負生平之所望也伏願 聖明垂察焉

竊惟天下之患莫大於以危為安以簡為利實則可憂而以為大可樂法家拂士日益遠而快意肆情之事無敢阻礙於其間積弊而至於蠱則不可得而救矣此實天下之患也往年夏未入秋恒暘不雨畿輔千里已無秋禾既又立冬無雪暖氣如春元旦僅雪即止民失所望洵無聊憂皇之切速近所同此正 陛下徹樂減膳率臣下以祈惠寧之時也而在 廷之臣如大學士夏言數人者乃以為靈瑞而稱頌之其欺天罔人不亦甚乎其不幾於安危利害而以大可憂者為樂邪孔子告顏淵為邦在遠佞人若是而謂之佞人者非耶大臣之職輔君當道志於仁而先天下以為憂者也無忠亮體國之心而居人臣之極位所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欲天下之治安可得耶又如湘國公郭勛者中外皆知其為天下之大惡 朝廷之大惡也勛之舉動踪跡豈能逃於 聖鑒維 陛下盛德優容不忍即罪 神謀遠慮自有所處臣愚以為奸不可近惡不可長若止之于微過之于漸則 朝廷優禮人臣之體貌未失而動戚之餘尚亦得以保全而善終也或使檢惡肆毒潛干政柄則群狡趨赴善類退處其為天下國家之禍日益深矣治道去其太甚者此其為害治之人之甚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四十一 楊二

當急去而不可緩也凡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君人者奉天以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民不得則其心不能無怨民心怨則天意可知矣古者民勤於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不可得而至于離散離散無所歸而至於死亡臣近巡視南城兩月中凍餓死者八千人此一南城一廓耳共計五城未知有幾目所不及見而在於千萬里之遠者又未知其有幾孰非陛下之赤子也而顛連無告委命溝壑蓋望一豆羹旋食以延須臾之生而不可得也此正陛下愛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木之功十年于此矣而尚未止

卷三

四十一

楊中修

工部屬官添設者至數十員又差部官遠修甬壇以一方士之故凌民膏血而不知恤則民何以得其所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窮民之力盡民之財是自斃其本根也而國何以為國乎昔漢文帝惜百金之費不營一臺故海內富庶隋氏以盛修宮室而至于亡國願陛下以為鑒戒則宇內生靈之慶也况今北虜跳梁內寇竊發警報日聞加以頻年災沴上下一空百計取之愈為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於天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之世君臣每以勤敬之道交相敬戒其見於經傳者不遑暇食武王以敬而勝紂故能壽考蓋則治隆熙泰是數聖人所以崇德益壽善政和民之道不外乎敬與勤而已矣周公召公之相成王也周公以逸而戒之召公則以敬而勉之蓋敬逸之間身之修否政之理亂所由分此固周召忠君惻隱之心也陛下即位以來之勤勵雖有為不遑寧處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其於堯舜三王之遺意已心得之矣數年以來因聖體違和朝儀間缺經筵未講大小臣庶朝恭辭謝未得一觀聖容數奏復逆未得一聆天語若是者今已久矣夫天位者艱難之器非逸樂之具也陛下一身天地百神賴以享之軍萬民賴以安一日二日有萬幾之繁近聞聖躬調順大獲福履中外臣民罔不歡慶况此春氣漸和人思新化庶官入觀雖離肅肅來自萬里之遠者孰不欲鞠躬盡瘁北而舞鸞望龍顏以慰快觀之心乎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正今日之事也若未得瞻于咫尺天顏之下以仰有孚顯若之敬臣恐人心日益怠惰中外日益渙散而致危亂者三也執左道以惑眾聖王所必誅而也今其言異服列于庭苑金紫赤綬賞及于方巨不意陛下睿睿先物明見萬里而所為一

卷五

四十二

楊中修

不遑暇食武王以敬而勝紂故能壽考蓋則治隆熙泰是數聖人所以崇德益壽善政和民之道不外乎敬與勤而已矣周公召公之相成王也周公以逸而戒之召公則以敬而勉之蓋敬逸之間身之修否政之理亂所由分此固周召忠君惻隱之心也陛下即位以來之勤勵雖有為不遑寧處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其於堯舜三王之遺意已心得之矣數年以來因聖體違和朝儀間缺經筵未講大小臣庶朝恭辭謝未得一觀聖容數奏復逆未得一聆天語若是者今已久矣夫天位者艱難之器非逸樂之具也陛下一身天地百神賴以享之軍萬民賴以安一日二日有萬幾之繁近聞聖躬調順大獲福履中外臣民罔不歡慶况此春氣漸和人思新化庶官入觀雖離肅肅來自萬里之遠者孰不欲鞠躬盡瘁北而舞鸞望龍顏以慰快觀之心乎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正今日之事也若未得瞻于咫尺天顏之下以仰有孚顯若之敬臣恐人心日益怠惰中外日益渙散而致危亂者三也執左道以惑眾聖王所必誅而也今其言異服列于庭苑金紫赤綬賞及于方巨不意陛下睿睿先物明見萬里而所為一

保傅之職坐而論道古人謂官不必備惟其人故非道隆
德盛極天下之選者不足以任此責今聖而界諸廷惟之
徒輕之葦流品之濫至此極矣且 陛下以天縱之聖資
為 上天之元子若遠宗帝王之道近守 祖宗之法細
旃廣廈之下與公卿賢士講論治道則心正身脩與天地
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和氣致祥罔有天災則山川鬼神
莫不寧矣安用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之地而藉
之以為 聖躬之福耶其非 聖天子所以崇正遠邪平
平蕩蕩奉三無私以化天下之道也臣聞風聲所及人起
異議彛傑之士聞而解體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於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四十四 楊五志

聖德國政所損不細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
古人有言君聖則臣直 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懷
納諫其於狂直敢言之士往往矜宥故一時臣工恃
陛下之能容敢以直言冒干 天聽言過激切而獲罪者
亦多有之自此以來臣下懷危慮禍未聞敢有犯顏直諫
而為匡救進心之論者昔人論求言之益以為勉強以聽
不若悅而從之悅而從之不若導之使言蓋人臣持祿保
位者多而忘身以徇國者少雖識見有明暗言論有得失
在 陛下明目達聰必別取舍於黜陟賞罰付之公論則
可矣若震之以 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太僕寺卿楊

最者出而身即死近日翰林院左贊善蕭循換羅洪先
等皆以言辭斥此於 國體治道所損甚多伏願 聖明
少致思焉成湯大聖人也仲虺稱其政過不吝從諫弗咈
高宗有商之令主也傳說告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此二君作聖之功為萬世 人主之龜鑑也臣非區區為
一楊最等惜也但歷觀古今以來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
以任諫而興以拒諫而亡者也今而後雖有素懷忠義之
心者非仄心任進甘退在園亦必深自晦藏為保身計矣
孰敢發法言以論天下之事哉臣恐忠盡杜口則諫說交
進 上德不能下達下情不能 上通安危休戚無由以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四十五 楊六元

見而 堂陛之近即遠於萬里矣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
危亂者五也此數者關於天下之治亂 國勢之安危貽
聖心之憂誠未已也伏望 皇上念 祖宗創業之艱
難思 今日守成為不易察臣忠悃 覽臣所陳 賜之
施行戒飭夏言務篤忠貞之道以報 國家崇禎禮遇之
恩於郭勛則諫有以裁抑而保全之止土木之功開諫諍
之路屏邪妄之行 陛下仍以慎獨養天德以天德堉王
道以慰人心以祈 天佑則莊敬日強而眉壽永于千億
虛靈昭物而忠邪莫可遁逃其為 宗廟社稷萬萬年無
疆之福 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福者端在此矣

續雷殿工作疏

劉魁

臣待罪部即近奉本部劄付恭蒙改建祐 國康民 雷殿委臣管理琉璃窯窯做造軌瓦等料工作臣雖庸愚敢不竭力效勞仰稱 德意臣前奉部劄內開欽奉

聖諭恭建 太高玄殿板房起蓋 大字川堂 陽德門

登豐門委臣管理兩窯工作做造軌瓦等料前後用過黑

鉛紅銅三萬餘斤該價銀一千二百餘兩木柴九百五十

餘萬斤該價銀一萬七千七百餘兩土作匠做過六萬七

千一百餘工該價銀四千六百九十餘兩至堪子土馬

牙石煤炸等料雖撥軍搬運亦是顧車脚價所費又不知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四十六 二 福

幾何兩窯如此其他木石等項工作更有倍於茲從可知

也以上各工尚俱未完今又有 雷殿之設近該 內官

監會派各作顧匠二千名每日該工食銀一百四十兩顧

夫三千二百名每日該工食銀一百二十餘兩至銅鉛并

木柴等項物料又百倍於茲從可知矣本部因見錢糧無

措題奏暫借光祿寺供用銀兩戶部見貯脚價前米應用

臣思得光祿寺錢糧乃 上用之數戶部錢糧又濟邊之

且豈可那借別用且 廟工未建每切 聖心况屬毒運

年仰厯 聖慮湏是財用充足方克有濟臣愚萬死伏望

皇上將前 雷殿工作暫行停止責令所司各審財用以

歲 潮建以足備見今時漸河寒土木工作亦難動乎

就令做造不無速成不堅虛費錢糧如 聖諭已定工不

可停前籍沒部助等家財亦有數萬餘兩見貯 水運庫

乞 勅該庫將前項銀兩發去各工應用其光祿寺戶部

錢糧事難那借如此則 皇上不惟遂祐 國康民之心

而又得安內攘外之道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愚叨竊

中內二十餘年常恐一旦溘朝露填溝壑無以為補報之

地敢因職業所關冒死 上陳伏乞 聖慈特寬容錄之

誅 俯賜對非之採臣愚萬死不勝幸甚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四十七 三 福

聖德淵 魏時亮

欽惟 皇上登極至今 節儉之德聞於天下昨降慶元

年十二月內該 內閣傳奉 聖諭戶部未見在庫銀兩

若干較幾年用該部以銀數僅發三箇月餘上 聞計一

年之內尚欠八九箇月沿邊百萬軍士餽餉無從給發荷

蒙 皇上軫念 親瀝宸翰 特賜聖旨遣銀兩軍糧如

何缺之至此朕於各樣用度上分減省正供之外未嘗妄

費分毫你每慮宜悉心措處以濟國用欽此大哉 聖謨

真 宗社無疆之福四海億萬生靈之福矣何者今天下

空虛極矣四海百姓困窮極矣所謂僅發三箇月餘者尚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四十八 崇一

以太倉銀庫言之若各衙門與各省直之府庫即正支外

求一月之餘積有不可得故昨者 賞遺借之 皇上內

庫銀兩又責差三四御史徧括天下之財以補隆慶元年

蠲免之數尚不敷用我 皇上軫念缺之至此者但言戶

部之缺之而尚未知天下之缺之為尤甚也乃若天下百

姓則啼饑而號寒者徧野流離而輟轉者盈路加以今歲

各處荒旱南自閩浙北自淮鳳西自川峽愁苦怨嘆之狀

在在皆然此真民窮將有盜起之時臣下皆當危懼之日

所在官司欲發倉庫以賑之而在庫無可賑也欲 請內

帑以給之而 內帑無從給也夫民窮莫可為救又若此

必我 皇上所尤憫念者故在今月惟仰賴我 皇上之

節儉以開億萬小民之生路耳乃九月二十九日司禮監

傳戶部恭捧 聖諭具此貓睛珠寶石珍珠來欽此臣等

伏見傳 宣戶部之時舉朝咸謂此當秋防之日我

皇上必憂邊餉不足而 召諭之也此當天下告旱告災

之日我 皇上必憂百姓賑給無措而 召諭之也今

諭之者為買貓睛珠寶等物大小臣民無不驚愕臣等竊

聞聖帝明王不貴異物惟貴安民當此小民不安之日而

貓睛寶石云者饑之不可食寒之不可衣所謂異物我

皇上何貴視焉况此異物乃 官中之庫藏所必有者原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四十九 崇二

自足用矣必責之戶部召買也漢文帝惜百金之費為中

人之產不肯妄費如貓睛者一顆不啻百金千百金之積

千百之生靈膏脂在焉 皇上損此有用之財以買此無

用之物諒 節用愛民之心必大有不忍者矣今一開召

買珠寶之端實深損 皇上節愛之德稍知忠愛我 主

敢不力為諫止乎祖宗累世節儉相傳自我 聖祖深鑒前

代奢侈之害碎胡元水晶之漏却陳氏鏤金之床有司奏

造 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飾者皆令以銅為之 曰朕富

有四海豈吝於此然儉約非身先之何以率下開奢汰禍

亂之源未有不由小以至大者 聖祖儉德如是 聖子

神孫世世守之遂使天下富安府庫充足傳至 先帝初
 年 祖宗之庫積厚矣自末年小人欺誑開召買貓睛珠
 寶之門以及土木齋醮等費遂致 祖宗累世之積寶用
 盡竭而天下之民力盡疲 皇上登極效 先帝之初年
 除未載之弊政四海之內惟若更生乃今忽傳此 諭豈
 我 皇上節儉之初意哉大小臣工天下萬民不為此一
 物惜而為我 皇上之 節儉聖德惜為府庫空虛百姓
 之困窮惜 先帝末年費猶可辦以府庫猶未盡空百姓
 猶未盡窮也今者 國匱極矣民窮極矣萬民仰望
 皇上節儉如望時雨臣有人心者孰敢不力贊之 先帝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五十一 崇三
 承 祖宗富積之後不節儉猶可以支持 皇上繼 先
 帝虛耗之餘一侈費必難以措慶倘有以 先帝末年故
 事為 皇上言者乞我 皇上憐念天下府庫百姓不加
 罪之必深絕之仍 崇節儉之 聖德焉昨 皇上十分
 減省未嘗妄費之 旨出自 親灑宸翰惟時 聖諭一
 問吏部朝 覲官一問戶部錄而我 皇上獨於戶部獲
 旨特灑 宸翰賜下臣等固仰知 皇上留心節儉已至
 真足以動 天地配 祖宗克光 先帝之令德也今猶
 睛碌寶石珍珠之買此寧不可節儉乎非 皇上所謂用
 度可十分減省者哉寧可謂之正供可以妄費哉 聖謨

洋洋言在人耳天下之民方切傳誦要必永保 聖謨於
 恤民乃所以示仁於 聖旨乃所以示信於 制用乃所
 以示議於 祖宗繼述乃所以示孝後際之開甚非 國
 家之福也且當此 國匱民窮之極又萬萬不堪此者寧
 不大可隱憂也哉伏乞 皇上法 祖宗累世之儉念十
 分省減之 旨思府庫空虛之極憫百姓窮困之災仍
 賜收回 成命將貓睛珠寶等物一切罷買此後惟 一
 意尊尚儉省以光 帝德以濟時艱永底四海之生大降
 九重之福由是則費用既有府庫漸充天下百姓可安
 國家元氣可復久安長治之休可綿之億千萬世而弗替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五十一 崇三

併止 欽取銀兩以裕 國計疏 李春芳

昨者恭親 聖諭欽取戶部銀三千萬兩隨該戶部奏稱

邊費重大 國用不足欲乞 聖明停止取用等因奉

御批已有旨臣等看得 祖宗朝國用邊餉俱有定額

各處庫藏尚不贏餘自嘉靖二十九年虜犯 京師之後

邊費日增各處添兵添馬修堡修城年例犒賞之費比之

先朝數幾百倍奏計求請殆無虛日加以連年水旱災傷

民生殷納不向庫藏搜括已盡臣等備查 御覽揭帖計

好稿所入折色錢糧及監課贖贖事例等項銀兩不過二

百五十餘萬而一歲支放之數乃至四百餘萬每年尚少

銀一百五十餘萬無從措贖生民之膏血已罄 國家之

費出無經臣等日夜憂懼計無所出方與該部計議設法

支持目前尚恐不給若又將前項銀兩取供 上用則積

貯愈虛用屢愈缺一旦或有飢危盜賊之事何以應之該

部所以懇切具奏誠事勢窮蹙有萬不得已者也仰惟

皇上嗣登大寶屢 下寬恤之詔 躬行節儉以先天下

海內訢訢方幸更生頃者以采買辦漸多用度漸廣此缺

乏之際臣等實切隱憂敢不避煩瀆披瀝上 請伏願

皇上俯從該部之言將前項銀兩免行取進仍望 念國

儲之日之 懷儉德之永圖 節賞養以省財用 倖買

辦以寬民力如上 供之費有必不可已者照 祖宗舊

制止於 內庫取用至於該部所儲專以備軍國重大之

費庶 國用可以漸裕而民力可以少甦也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五十三卷

因事納忠以備採擇疏

賀一桂

臣巡視西城近奉 聖諭選民間女子臣獲執事聞命之初竊嘗欲畫其愚異俾停止繼思 皇上登極例應選進一次是以不敢竟 瀆然一念拳拳無已之心終求之有不自得蓋荒荒之戒古人所謹其漸誠不可長也茲欽遵 聖諭已選三百名 進則供使令矣臣愚以為新者既入舊者宜出何則陰類盛積必干陽性女謁幽閉 宮闈其鬱憤怨曠之氣誠足以上及至和結成災疢青人君父母天下當以心為心故撫子女則知人皆有父母之思御妃嬪則欲人皆有室家之願 陛下發政施仁將草木群生均得以自遂者忍使深 宮中多怨女子乎况 進新出舊皆成例也汰去冗積亦節財省費之道臣願 陛下宣別幽滯以基休禎臣又聞天子以天下為公財無私入費無私出今戶部所出之財戶部所出莫非陛下之用 陛下所宜加意者惟有節愛之方焉耳伏覩戶部接出 聖旨取銀三十萬兩來欽此臣愚竊聞不勝驚異以為 陛下惟正之供皆有常度適者該部會其所入計其所出一歲尚欠銀一百五十餘萬兩民窮力屈百計歛求終無所措體 國者方用深憂今一取忽至三十萬兩不知此銀從天降乎亦從地出乎其取之也將以為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五十四

私藏乎亦為公費乎皆臣愚所未解也夫財者民之命民者 陛下之民也萬姓嗷嗷待 陛下宜若以愛惜而保全之况靡費之源一開則橫流之害無已恐紛紛自此多事矣臣願 陛下詳覽得失之故深為 社稷蒼生計將前項銀兩 併賜停取留為軍 國不獲已之需庶不至廢削窮民以傷殘其命而所以培養元氣興化致理者在是矣臣本菲劣謬蒙 拔擢汗辱諫諍之官雖捐身殞首無能報塞竊見不邇齋色不殖貨利成湯所以稱聖臣犬馬微忱因事效忠所拳拳致望於 陛下者惟此為至伏乞 留神加察焉天下幸甚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五十五

慎政令以崇 國體疏

劉思賢

臣等於隆慶三年十二月初一日伏見都察院等衙門接
到 內閣傳奉 聖諭近來災異頻仍多因部院政事不
調假公營私聽信刁風濫受詞訟誣害平人致傷和氣着
廠衛暗訪來奏欽此欽遵是等仰見 陛下遇災知懼保
安圖治之盛心也臣等特罪臺端於諸臣政事不調于召
災沴不能糾正致煩 九重嚴命儆惕有仁臣等愧死無
地尚復何言但廠衛暗訪一節實係 國體安危不敢不
為 陛下陳之夫天下之政猶之一身 天子元首也輔
臣腹心也部院股肱也科道耳目也恭惟 祖宗立法以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五十六賢一

機務付腹心之臣以幹理付股肱之臣以糾劾付耳目之
臣用即弗疑疑即弗用而人主從容高拱鏡鑑自得上
焉推亦以御下而下不懼下焉輸赤以奉 上而上不猜
一體相成泰象斯舉此時廠衛之設止於盤詰奸宄譏察
非常而官員之賢否政事之得失毫髮不得干預 祖宗
之制蓋甚善也後因奸佞肆權創署西廠潛奪 威福流
毒縉紳 先帝即位首鑒此弊一洗更新故四十五年以
來百司庶府莫有敢欺亦莫有忍欺者相孚相與之情真
可以媲美都俞吁咈之盛矣設今部院有不能盡職之臣而
付道等官不能糾舉在三四輔弼日侍 左右自足備顧

問資 鏡照奚必以咨訪之權付之廠衛哉且訪日暗訪

則事必真秘恐以是為非以無為有不可為徃日西廠
之事可鑒也况廠衛既得以訪部院則部院之位望日輕
輔弼之忠悃難達 陛下不惟疑股肱疑耳目且疑腹心矣
數者皆疑是所信者獨廠衛耳疑既多則臣下之情阻信
既獨則壅蔽之患生此端一萌可為寒膽方今 聖明在
上如太陽常照群陰退伏即廠衛諸臣固未必敢私作喜
怒仰負 任使然覆霜堅冰勢以漸至 陛下以耳目寄
之群小群小之中萬一有韋瑛王琰者鼓勵其間雖使呂
強復生而臣等能保其不暗前轍乎此大小諸臣所以改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五十七賢二

觀易聽而不能自安其職業也伏願 皇上推至誠以體
群生 本大公以弘聽納部院政事不調 明加譴責或
令科道等官指實奏 奏下輔臣計議恭候 宸斷其暗
訪一事再乞 聖明酌議應否施行廠衛諸臣有乘機收
置奸徒妄生事端希張氣燄者仍許臣等訪實究則群
疑自釋庶職畢脩 明良交泰實在於斯臣等不勝陪越
祈懇之至

聽忠言信詔首以防欺蔽疏

李巳

近訪內 承運庫署庫事尚衣監太監崔敏等道稱急缺
 年例金兩寶珠等項乞令戶部買進以備關領等因隨該
 臣等懇 請傳旨奉 聖旨照先年例買進欽此又該戶
 部又覆執奏 聖旨發銀買進金上緊催來用欽此臣等
 恭捧 諭旨堅確嚴切已竊度 聖意之難回矣又知再
 行陳 請必激怒 聖心禍且不測然思 君愛 國乃
 臣之素志糾正封駁又臣之職掌苟少益家 國雖生死
 有不計者豈敢巧為規避遂終緘默臣是以昧死再陳冒
 犯鈇鉞惟 陛下其矜察馬臣等伏視 陛下登極之詔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五十六已一 卷

其於金珠寶石等項停止採買而又一欵有云收府各衙
 門供應錢糧朕加意節省用自餘該部務查照弘治年
 間及嘉靖初年舊額酌量徵派其以後年分加派者盡行
 革除將革過數目奏知仍造冊送科備照如各衙門假以
 缺少為由行文加派及該部阿奉准行者科道官即時察
 奏治以重罪欽此夫 陛下之出此 詔旨也豈虛假以
 欺人耶蓋誠 留心省節如意 國儲以實心而行實政
 也是故 成命一頒懍厲海宇以為有 君如此太平可
 立致矣何數年以來左右近習干 請紛紛奸巧百出咳
 惑 聖聰動搖 國是遂至賈玉賈珠不一而足使

詔旨既出而輒更 成命方行而忽易美意良法徒託於

空言社鼠城狐肆然而無忌天下臣民已失其仰望之初
 心矣不意又有如太監崔敏等指稱缺乏復行故智雖經
 科部執奏 陛下終未 俞允夫政令者人主之大柄天
 下之所取信百官之所承式蓋不可以不慎者故易曰渙
 汗大號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此聖經之格言 大君所
 當慎守而不易也今以 朝廷新政顧前左右夕改朝更
 有如此則 陛下詔旨皆為虛文其何以示 大信於天
 下乎且尚書乃 陛下親信之臣臣等亦 朝廷耳目之
 寄 陛下於大臣言之不聽於言官論之不從不知此外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五十九已二 卷

可信從者抑又何人臣等竊料 陛下之意不過曰貴為
 天子富有四海雖買此珠玉所糜耗幾不知抵鑿按珠玉
 林碎猶在古先哲王教訓 聖祖行之俱有然蓋曰此
 等玩好寒不可衣饑不可食徒為移易性情靡費財用以
 故棄而不惜為今 國家後十分克實 陛下猶當慎
 乃偷德惟懷柔國以希登至 聖祖之芳跡矧今廟廟空
 虛矣小民困竭矣裕藏所公不足以待一年之出矣逾方
 年例奏發者無時省有饑饉者不巳可計之臣等干
 方那補百計撐持尚且不給茲以一玩好之故而用數十
 萬之費何以區處何以借况各處錢糧舊欠者亦

詔蠲免新派者催徵未至大倉雖有所蓄贏餘正宜存積以備經費尚可聽其不經妄用而無繼於後耶方其事下該部大臣懼執奏以為不可無非省費裕國之意而乃不蒙俞允者蓋山崔敏等獻諂希寵惟欲積財貨以奉私求蓄詐懷奸意在假供用以充私橐以致陛下惑於邪說而正論不從隨於奸計而忠謀不用誤國欺君莫此為甚若不及今杜漸竊恐將來效尤肆意希求轉相欺蔽不至於空人之國不已矣臣等為陛下切憂之伏望皇上念成命不可紛更大臣所當信任將該庫奏討金珠等料俯從部議申信詔旨一以昭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六十三

五

陛下之儉德一以全

朝廷之大信其太監崔敏等惑

聖心罪在不宥伏乞

速行罷斥楊憲諸臣仍乞天語

嚴切戒諭使各奉公守法仰承

德意凡明詔所在除

華者不許妄計阻撓以遂覬覦今後內臣凡有奏請悉

付所司參詳可否既而該部執奏斷在必行敢有徑請

內批欲遂奸計者即係欺罔并聽該科糾劾重治如此則

命令畫一朝政肅清雖有權奸不敢欺蔽矣